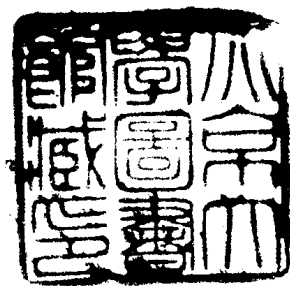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四〇七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9 787533 306151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四〇七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毫米 16開本 45.125印張

1997年7月第1版 199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圓

集部第四〇七冊目次

集部・總集類

明文遠不分卷(二)

〔清〕徐文駒 羅景泐編
東北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刻本

.....

明文遠不分卷(二)

〔清〕徐文駒 羅景泐編

東北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明文遠無

卷數》提要

明文遠

甬江徐文駒子文論次

西昌羅景泐亦渾同題

贊

春秋諸君子贊有序

方孝孺

○新○然○而○未○得○則○於○古○人○乎○求○之○讀○春○秋○左○氏○傳○
余取友於當世而未得。則於古人乎求之。讀春秋左氏傳。得數十人。心慕焉。聖賢所稱較著者。不敢論。少展乎聖賢之道者。不敢取。自石碣以下。十有五人。取其事贊其美。以爲法云。

石碣

國之所恃。在老成人。以國爲家。不私其親。知以發謀。勇以戡亂。雍容談笑。坐拯世難。侃侃石子。衛之父師。先事而諫。微若著龜。始不吾從。弑逆果作。徐發一言。元兇就縛。春秋所書。纂弑孔多。誰能討賊。不煩干戈。雄才勁節。英識大器。仇牧晏嬰。視之有媿。世悅苟難。滅親是稱。臨危善斷。卓乎難能。嗟衛之微。臣有石子。嗚呼九州。敢謂無士。

季梁

賢知所居。國小猶強。文謨武猷。屹如金湯。荆楚之隨。可坐

而取久而不亡。以有君子。其在朝廷。敵國震驚。有旅若林。莫之與京。及乎棄賢。奸雄相賀。世無人望。雖強易破。長孺在漢。子儀在唐。叱咤指麾。威行萬方。彼真非思。忽不知貴。我懷生民。今也誰恃。

臧儋伯

戡禍弭亂。世貴乎兵。兵之所加。治其既形。心術之微。禍亂所自。孰能治之。諫臣之事。在昔魯隱。矢魚於棠。其事雖微。其志已荒。有臣儋伯。憂其漸解。昌言正色。以訓以戒。天稔其禍。聞善不為。鎮巫之難。實兆於斯。聖之求諫。匪曰觀美。

明文遠

萃情既宣。萬事畢理。自以為智。厥棄人言。纂弒將行。至死不聞。諫之不用。鮮不亡國。我思若人。中古遺直。

公子友

魯有季子。社稷大臣。處人所難。不失其仁。莊僖之間。兄弟多故。叔牙慶父。交素主度。親為骨肉。義存君臣。縱則廢法。斷傷乎恩。酌事之中。酬酢萬變。龍驤虎踞。蛇豕屏鼠。才優於為。齊以無私。春秋嘉之。志其來歸。周公東征。克討文武。烈烈季子。不忝皇祖。後世之士。量小才輕。大故臨前。驚怖失聲。聖賢至公。狗道忘已。後國先家。季子所耻。

叔盼

士處衰世。若行泥塗。孰能超然。不受其汚。叔盼之賢。高潔蓋世。非義之祿。笑而不視。兄也有國。匪君斯君。獨深恥之。安乎賤貧。我拙我履。可以衣食。我身雖勞。吾義已得。彼為富貴。千乘萬鍾。其外雖通。其心則窮。人之所趨。不我能止。我之所志。不以易彼卑卑。小夫利達。是圖朝譽。夕臣犬豕。不如伯夷之清。子臧之節。周公之孫。魯邦之傑。

劉康公

道在天下。莫不與聞。能知其真。千載一人。春秋之間。何國

月七

無士。名言至論。卓卓可紀。有偉劉子。獨得其宗。矢辭豈多。妙合大中。孰養其原。以定厥命。必有事焉。勤禮致敬。後乎洙泗。先乎唐虞。聖賢有傳。不謀而符。生民夢夢。飲食作息。道之不明。誰達其極。三代君相。治之師之。建德下衰。以法廢之。上曠其職。下悖其紀。孰非天民。嗚呼劉子。

范文子

霸國之士。尚利與功。納君於邪。不思其忠。孰若夫子。謙微慮遠。以勝為懼。勇於從善。鄢陵之戰。楚師大崩。矢中其王。蠻方沸騰。衆誇威強。獨有憂色。外患盡寧。非計之得。彼昏

不戒以幸爲常。上肆下陵。禍興蕭牆。先事有言。衆謂廷怪。深謀弗從。卒履其敗。六國滅秦。晉亂平吳。全盛之邦。多忽。永圖烈烈。夫子非霸者佐。以道事君。大臣之亞。

子臧

恒人於利。錙銖必競。亦獨何心。力讓千乘。仁義可樂。名節可尊。月取瓦礫。棄遺與璠。纂紱紛紛。孰非臣子。先生醜之。恐其污已。高不忘世。潔不亂倫。大鎮社稷。爲曹宗臣。秦楚有王。雄霸中國。戰不足利。十載汗辱。去彼取此。時能與偕。以利易生。果何人哉。

臧文仲

衆人之生。莫不有死。死而可傳。舉世無幾。有美大夫國之。典刑仁義之言。煥如日星。其身有終。其名不沒。後人宗之。指爲口實。晉楚之盛。豈乏世卿。貴富一時。事無餘名。大夫立言。後世是式。念哉勿忘。尚懋厥德。

祁奚

賢才之生。國用所資。觀其進退。治亂從之。一人在朝。善類興起。欲知其心。尚視所舉。彼也吾戚。此也吾朋。人以爲此。吾舉其能。孰爲隙譽。孰所怨惡。吾取其才。餘不暇顧。心無

黨私。爲國得人。苟利於國。違恤我身。古之君子。自信不苟。不以毀譽。輒變所守。嗟世之人。匪矯則偏。或遠之用。或親之捐。有徇大公。舉譽與子。取謫逮咎。終莫能以道不勝。爲治功日汗。豈特夫子當世所無。

魏絳

晉有敗夫。好兵而復以一笑。故幾亡人國。天鑒凶德。卒傾厥宗。三郤受誅。假手厲公。充文魏子。以兵爲戒。斬和戎。夏晉以昌大。悼公之世。屢合諸侯。續業文襄。政教具修。意之所嚮。靡有不服。羣賢在位。魏子之力士。不知道以戰爲嬉。

明文憲

孰能無爲。坐制四彝。

孟獻子

世無材智。不免於削。非有仁人。何以爲國。晉號多士。聚乎有文。穆穆獻子。其德可尊。用侈國貧。言利愈密。宣成之間。苛政橫出。夫子是悼。勢莫止之。昌言在人。後世紀之。乘馬之微。雞豚不畜。富盡天下。恒患不足。古稱盜臣。或以爲才。我懷夫子。莫知我哀。

季札

士之制行。不必於同。取舍進退。惟義之從。苟同其跡。不度

平義尚類古人非德之至嗟嗟季子賢且有文博達通微
世鮮其倫使之有位變龔以夏極文之績不足與伍天將
喪吳焉重脩懷晦德潔身效節子臧道之廢興蓋曰有命
行非子光止豈子病衆人何知爲譽爲尤孰明子心其惟
春秋世教日衰戰爭求位季子有知當爲流涕

子皮

大人無私物我同視善出於人與已無異人之勝已善者
已能翼而扶之與之俱升授之國柄躬率以聽賞罰弛張
必從其全此謂盛德自古難之懿哉子皮爲公卿師僑實

明文遠卷

國楨社稷是賴振經立則國勢幾大非子知人羣枉執容
鄭之有政夫子之功紛紛鄙夫識闇量淺已則無能惡人
爲善世之不治豈曰無賢就起子皮吾爲執鞭

子家羈

魯有盜臣擅國自恣昭公寡謀蹙以失位遜齊居晉淹恤
八年惟子家子奉以周旋自有可爲謀猷甚遠拒而不從
卒以喪返使用其言動合事機豈其終身棄國不歸久而
滿恭困而無怨義不近名忠不避難考德千載難乎其全
夫子之節允也可傳晉文五臣世嘉其績彼也以才夫子

以德

知人論世尚友千年而先生忠義激烈之氣往往溢於
言外

明文遠卷

七

蜀三守贊

方孝孺

李公冰

處厲民之時。而為惠民之政。非仁者不能也。與一方之利。而流萬世之澤。其才智足稱也。幸而治乎蜀。使斯民違乎難而樂其生也。不幸而仕乎秦。使後人論其世而賤其名也。夫因時而宣上之德者。易為矯時而反古之道者。難行也。如公者。為人之所難。而能取信於上下。殆非秦人也。三代之英也。

文公翁

明文遺卷

八

漢初之治。猶有秦風。刀筆程才。賤德右功。矯矯先生。知政之首。閎俗之麗。化民以道。肇建學宮。俎豆詩書。英俊如雲。從於後車。蜀人聚觀。爭服章甫。儒教顯行。齊於鄒魯。兩漢之間。號蜀多才。孰啟其端。先生所培。惜其不遇。惠止一州。使秉國鈞。四海蒙休。俗吏卑卑。僅圖旦夕。孰能起之。俾輔邦國。

張公詠

為政匪難。患才之卑。才優於事。乃克有為。惟忠定公。萬夫之傑。屢剖郡符。有聲烈烈。威惠所被。梁益其尤。坐鎮西南。

分天子憂。時其寬嚴。陽舒陰慘。談笑指麾。奸強破膽。豈惟善政。可配古人。卓行危言。為世名臣。將相無功。名隨身逝。誰能使民。廟祀百世。乘風騎氣。公神在天。嗟彼儉邪。敢執公鞭。

三公皆守蜀名臣。公嘗為蜀王府教授。故有是作。

明文遺卷

九

三賢贊 有序

方孝孺

聖賢之道。以養氣爲本。今之人不如古者。氣不充也。氣不充。則言不章。言不章。則道不明。予竊有意於道。而患委靡不振。思起古豪傑而與之遊。求於往昔。得三人焉。曰。司馬子長。曰。韓退之。曰。歐陽永叔。三人皆氣豪辭雄。有振衰立懦之功。因各爲贊辭。特觀之以自勵。將由此進於聖人之道。非敢以是爲足也。作三賢贊。

司馬子長

三代之隆。斯文顯然。惟太史公。震盪奮發。江河之深。泰華

明文遺卷

十

之高大。包宇宙。小析絲毫。唐虞盛德。湯武峻功。春秋之辭。楚漢之雄。韋編竹書。金匱石室。千載遺亡。公手紀述。掃胡晦蒙。揭茲日月。上翼典謨。下昭大法。彼敗降者。名將之孫。公白其辜。覆謂多言。凡人受辱。孰不就死。所不死者。建大名爾。名立不磨。赫赫炎炎。比績丘明。功孰少多。卓哉英賢。允矣良史。何人無知。卷伯是擬。公去千年。斯文湮沒。紛紛鄙夫。敢繼公筆。

韓退之

漢後七代。道喪言替。不有先生。孰興斯文。先生之生。志豪

氣雄。手扶百川。注之使東。刮垢去腐。煥其一新。詆排佛老。扶起孟荀。誰與朽骨。天子是迎。請投水火。以滅禍萌。鳴咽鱷魚。爲潮之毒。帝念南氓。俾往殲戮。大海茫洋。五嶺蒼蒼。發爲文章。震盪激昂。山不足高。海不足深。斯文在茲。無古無今。惟鄭孟子。仁義干戈。先生在唐。與之爲徒。呼此何時。愈下彌衰。先生不生。孰扶孰持。是氣長存。磅礴上下。有繼椒醖。不在來者。

歐陽永叔

宋至仁宗。文治告成。實生偉人。以鳴太平。偉人爲誰。曰歐

明文遺卷

十一

陽公。宗孟繼韓。蔚爲文宗。五季之末。支離黷昧。公曰。嘻哉。非予疇繼。剛頰剗華。去其艱深。大獲咸池。厥音沉沉。如玉之溫。如波之澄。不撓不驚。既暢且明。伊周以來。以文致窮。千載惟公。躋身顯融。既掌帝制。亦預國政。正色危言。以犯以諍。維蜀有蘇。出公門下。謂公斯文。可比韓愈。公之謂蘇。托以斯文。後世誦公。哲於知人。何哉。鉅儒以多爲貴。人也。可欺。天也可畏。

遜志先生之學。卽孟子養氣之學也。故其文一馮千里。慄悍不可禦。三賢文亦以氣勝者。讀此贊可以知公意之所存矣。

尚友五贊 有序

方孝孺

有憂世之志而無經世之才。有經世之才而無成物之德。欲以有爲於天下。皆古昔之所難也。聖賢之跡不見於世也久矣。慕事功者多。破於卑近。務高遠者。每病於難行。吾求士於二千載之間。功業赫然可稱。而秉心操行不倍於聖賢之道者。得五人焉。皆天下之才士。今世之所未聞。而余之所願學者也。故贊其盛。以識余之私。因是五君子。以望乎聖人之大全。此余之志也。以五君子爲足法。而不以大者自望。非余之志。亦非五君子之志也。

明文遠卷

十二

諸葛武侯

漢治任法。難乎大臣。惟忠武公千載一人。綜覈萬變。以義而動。虎躍龍驤。天下震恐。極其智能。亂不足平。天實厄之。大勲無成。成敗紛然。處之甚暇。論其所存。伊呂流亞。古學不傳。士氣益卑。公心不亡。百世之師。

陸宣公

士不知義。以國爲外。媚悅取容。自爲身計。嗟吾先生。慨然哀之。君非堯舜。魏見色辭。諫書如雲。指訐遺闕。忠邪義利。不少撓折。事雖多違。言則長存。用諸天下。可安黎元。豈若

俗儒以文媚戲。先生見之。當爲流涕。

范文正公

古之至人。忘已徇民。一夫顛連。如疾在身。此義不明。貴我賤物。以民自奉。恬不加恤。孰若先生。惟民之憂。飲食夢寐。四海九州。先事而言。庸狡所忌。就其所成。允足經世。世之通患。溺於故常。聖法皇猷。嘗以爲狂。誰能致遠。而舍車馬。敢謂先生。不在天下。

韓忠獻公

明文遠卷

十三

生民難謀。天下大器。必能容之。而後可治。大人之量。喬嶽巨川。未嘗有爲。萬物資焉。豈若淺夫。露其才智。初如可喜。卒敗大事。堂堂魏公。宋之宗臣。元氣流行。爲初爲春。欲名其功。公本無作。視其用舍。爲民憂樂。世彌遠矣。孰尚嗣之。我觀九州。悠悠我懷。

司馬文正公

儒者之澤。大行於民。伊周以來。惟公一人。始未可爲。萬鍾不受。逢時多艱。爲世父母。凡民之心。惟久乃安。欲其仰從。聖人猶難。亦獨何修。政化其速。誠於爲善。四海悅服。用術相欺。惟恐不深。公神在天。汝果何心。數公人物。卓絕千古。贊辭磊磊。落落雅興之稱。

云敬贊 有序

方孝孺

捐其軀有益於天下。君子之所樂爲也。而況身不至於死。而有益於世教者乎。宜乎趨義者之衆也。然而人寧舍其生以徇利。而不肖勉其身以爲義。死於利者。首交於世。而爲義死者。歷數百年無一人。豈其所重在彼。而所輕在此哉。知利之可以養生。而不知其可以傷生。知義之或至於殺身。而不知殺身之可以不朽也。古之仁人義士。視刀鋸如飲食。恬然就之。而不辭者。其好惡寧獨異於人哉。見義明而慮道遠。如是而死則安。如是而生則辱。如是而富貴

明文遠卷

十四

則足耻。如是而貧賤則可樂。故其取舍之際。斷乎其不苟也。師弟子之義。與君臣父子等。古人蓋甚重之。漢之時猶未變。夏侯勝爲孝昭皇后授經。勝卒。后素服五日。以報師傳之恩。夫以帝后而爲師傅服。羣臣不以爲過。則當時之俗。猶可見也。風化成於上。雖以強臣亂賊之威。指叱鼎鑊。以待天下之士。而士生乎其時。猶有赴難蹈義。正色疾趨而不顧者。此漢所以爲盛也。與王莽之殺吳章。欲禁鋼其子弟。門人多更名它師。而平陵云敞幼時爲大司徒掾。獨自劾吳章弟子。收抱章尸。歸棺歛之。當時以是高之。比爲

樂布而敞竟以是名後世。敞學術不可考。後嘗仕莽爲魯郡大尹。其行已未能無可議者。然其事師不以死生變節。誠志義之士也。哉。章弟子千餘人。賢於敞者必衆矣。畏禍惜位。竟泯滅無聞。而敞之名與朱雲相上下。慕義之士。其可不勉乎。夫不以貴賤生死爲厚薄者。非知道君子不能斯心也。任社稷托幼孤。將無所不可。非若淺夫小人之不足仗也。余是以贊之。以爲弟子事師遭變故者之法。贊曰。人之趨勢。皆若可託。觀於生死。乃見厚薄。朝以爲師。暮則背之。人實易誑。心其可欺。嗚呼云生。志剛氣烈。曷以知之。

明文遠卷

十五

偉然大節。妻子在後。銖鎖在前。所見者義。吾何恤焉。吾身可恤。師其可負。視更名者。犬齒之伍。道喪名散。俗益壞偷。而恭背違。犬鼠所羞。不趨其難。矧徇其死。我獨何人。嗚呼云子。

云生仕莽未得爲漢室完人。然卽其事師一節。卓卓不朽。自可爲萬世法。宜其希直所心折也。方公師事景濂。景濂死於蜀。適公爲漢王府教授。維持調護。竭盡心力。又爲之表章身後。以雪其冤。讀此贊。可以觀公師友之義矣。

楊喬贊 有序

方孝孺

富貴不可輕也。然人不能輕富貴。則不能處富貴。捕虎者未嘗畏其爲虎。故帖耳受尾。而惟吾之擒。知其爲虎而畏之。則必爲所噬矣。人惟內有所重。故視外物也輕。天下之物。舉不足動其心。然後可以用天下之物。一爲物所動。將爲物役之不暇。而何暇用物哉。東漢固多節士。及其衰也。貪儒者處大位。而君子皆困於下。故小人得志。以至於亡。不然。當時之士。皆王佐才也。得一人。且可鞭笞海內之盜賊。况若是其衆乎。楊喬不在郭林宗。徐孺子之列。然吾觀

明文遠卷

十六

其人。不出孺子下。蓋其志可尚也。人有慕富人之財。而挑其女以逃者。爲利所役。視富人若王侯將相。視其家若鈞天帝宮。而不知其爲可恥也。由君子觀之。苟不以義則崇堂邃寢。猶蟻穴然。珪組之貴。與直荆無以異。曾何足願乎。萬乘之主。天下之至貴也。妻帝之女。人臣之至榮也。喬惟恐爲所汙。餓死而不辭。此其心豈可以勢利奪哉。使喬不死。命爲大臣。屬以天下。漢猶可興也。桓帝不爲天下慮。而爲一女計。可謂不知人矣。喬之賢。豈可以女子誘哉。然桓帝雖不知喬。而知愛其才。則後世之不如桓帝者多矣。獨

喬難遇耶。吾常喜孺子爲人。飢不可得而食。寒不可得而衣。以爲孺子與林宗。猶夷與惠。雖不可以優劣。而孺子尤可慕。蓋漢季一人而已。及觀喬事。壯其志。喟然歎曰。孺子不孤矣。吾求友於古人。舍孺子與喬而誰取耶。世皆知重孺子而不知喬。可恨也。作楊喬贊。使人知重喬者。自余始。贊曰。

明文遠卷

十七

人之器量。有小有大。或盜一錢。或讓天下。天下雖大一錢之積。觀其用心。大者可識。吾謂楊喬可爲三公。屈以非義。萬鍾不從。曷由知之。有大人節。帝女不娶。利豈能奪。其中所重。在義與道。視卓操輩。穿窬之盜。伊誰可方。孺子之倫。永言尚友。卓哉二人。

振衣千仞。俯視八荒。讀此等文。想見正學先生何等胸次。

田疇贊有序

方孝孺

智勇人之所有也。善用之爲難。忠義人之所慕也。審處之爲難。天下非無豪傑之士。而功不見著於世。何耶。豈其智勇之不及。忠義之沮喪。與用之失其時。處之違其機者衆也。苟或不用於曹操。則可以比子房。董卓。呂布。不爲逆亂。則可追韓彭。廉丹。王尋。爲漢而死。則可以與周苛等。而皆不免於君子之誅。其迹同。而其所爲異也。漢末之亂。酷矣。余求奇士於其時。得一人焉。曰田疇。忠不避難。勇不畏死。奮然感劉虞之遇。而思爲之報。譬公孫瓚既亡。謂可以盡

明文遠卷

十八

力者。漢室而已。故應曹操之辟。既而知操非忠漢者也。故辭封侯之爵。介不同俗。清不倖倫。忠在樹功。義不苟合。其才良。其行果。蓋豪傑之士。非常時奸雄所及也。論者眩於成敗。使操以成功見取。而疇之志義不大章明於後世。豈不謬哉。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若疇者。庸非其人耶。其不成功者。命也。豪傑之士。制於命。而不獲施者。衆矣。善觀人者。觀其志。不觀其事。觀其器。不觀其位。由是而言。士之不幸者。獨疇乎哉。吾是以悲而贊之。其詞曰。吾之觀人。不於用舍。考其所存。以第高下。譬諸龍駒。垂首

糞車。豈以其賤。斥之爲駕。齊侯千駟。如南面王。仲尼之嘆夷齊有光。漢季分爭。得國者操。吾獨何爲。田疇是悼。操雖據國。犬鼠之雄。殺后無君。天下不容。奚若田疇。忠義蓋世。委質劉虞。身死靡二。使受之命。爲漢大臣。殺操復漢。必不顧身。嗚呼。鄙夫惟利。是就誰能爲疇。我與爲友。

誅奸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盜國曹瞞。斥同豚鼠。真是千古快論。

明文遠卷

十九

李太白贊

方孝孺

唐治既極。氣鬱弗舒。乃生人豪。洩天之奇。矯矯李公。雄蓋一世。麟游龍驤。不可控制。批棟萬物。覆盎乾坤。狂呼怒叱。日月為奔。或入金門。或登玉堂。東遊滄海。西歷夜郎。心觸化機。噴珠湧環。翰墨所在。百靈護持。此氣之充。無上無下。安能瞋目。開於黃土。手搏長鯨。鞭之如羊。至於扶桑。飛騰帝鄉。惟昔戰國。其豪莊周。公生雖後。斯文可侔。彼何小儒。氣餒如鬼。仰瞻英風。猶虎與鼠。斯文之雄。實以氣充。後有作者。尚視於公。

明文遠集

二十

竭力摹寫綽為太白生色。蓋公與太白其文章皆以氣勝者也。

孔璋贊

有序

方孝孺

所貴乎天下者。非謂兵甲之多。玉帛之富。擅海內之地。擁百萬之師。無術以守之。而至於敗亡者衆矣。天下安恃乎此。蓋人之羣居。必有其望。百人聚兵。關之不止。一人叱之。卽愧作謝罪。而引退者。此必人之所望也。欲服天下之心者。必先求天下之望。而尊之。所慕愛敬屬。欲俎豆之而不可得者。使之立於朝廷。則民焉有不歸者乎。故周之興也。以伯夷高光之興也。以得張子房卓茂而賓師之。武帝有汲黯。諸侯惴畏而不敢叛。代宗相楊綰。唐幾中興。斯數君

明文遠集

三十

子者。其容貌非動人。才力非能與奉旗斬將者角。然而聞其風烈。奔走順從。惟恐不得視其輝光者。德弘於中。聲名著於當世。有非才藝之士所及也。故一才一藝。治功可稱者。可以有。可以無。而名德為四海望者。國家興替之所繫也。唐天寶之亂。世皆咎其不用張九齡。信矣。然吾觀是時。有名之士。如李邕。泰和亦一世望也。而元宗不能容之。所信任者皆小人之尤。聞之可為凜凜。而元宗不悟。是豈特足以失國而已哉。殃不逮其身。則幸也。當泰和之被繫。張說輩皆擠搆之。欲致之死。而布衣孔璋獨上書請以身代。

璋信奇士乎。而唐之君臣爲可愧矣。國不惜才。而使布衣惜之。斯世果何如也。吾感璋之義。讀其疏而爲之泣下曰。元宗之治不足觀矣。賴有孔璋耳。作孔璋贊其詞曰。世有英傑。生民之望。國能尊之。天下可王。如海如河。魚龍所依。既據其依。孰不畢來。唐李泰和。亦天下士。胡不存之。欲寘之死。天將亡唐。故褫其魄。人望既隕。唐幾不國。我謂元宗不若孔璋。義聲洗洗。暴於四方。布衣愛士。而國惡之。我思孔璋。孰知我悲。

國不惜才而布衣惜之。真是可泣可涕。三復慨然。

明文遠卷

三十一

袁安臥雪圖贊

方孝孺

士必有守。乃果於爲。苟賤卑汙。大節已累。烈烈司徒。處困不折。志行皎然。與雪俱潔。登庸三朝。作社稷臣。萬乘安危。寄公一身。羣賢朋好。海內震恐。正色揚言。憚不敢動。孰能使然。惟氣直剛。養諸衡門。施於廟廊。臥雪有圖。千載作則。貪夫視之。尚喪其魄。

一卧雪圖寫得天地震動其事其文金足千古

明文遠卷

三十一

待制華川王先生像序贊

方孝孺

傳曰國之將興必有禎祥其得人之謂乎故善觀國者不觀其甲兵之雄財粟之多土地之大而觀其得人賢否誠得其人弱可強敗可成不得其人雖威力富庶敵於海內亦不免於亡天將授人以天下亦必授之以守天下之器賢者之所在天下之所歸也當國朝之始興地界於群雄之間最微矣然是時有數君子者皆起而從之識者已知天命所屬既而或以功業定亂或以文章贊化卒能合四海於分裂之餘不越十年遂致平治嗚呼是豈非天哉烏

明文遠卷

二十四

傷王先生子充在數君子中博辨通達以文章名上之爲吳王授江南儒學提舉司校理陞禮部侍郎兼引進使轉起居注出同知南康府事及上即天位召入議禮改漳州通判會詔修元史遂徵還與金華太史公俱爲總裁及史成拜翰林待制未幾而出使西彝雖未獲究其設施然其有益於國者大矣世之趨近功者恆謂儒者不足爲時重輕此非知本之論譬之人身彼一才一藝者猶手足耳目然而賢者則元氣也人見手足之能持行耳目之能視聽而不知皆本於元氣不亦惑哉某幸受業太史公而以未

識先生爲恨先生之子紳以畫像見示乃敘而贊之曰

天眷有明勃然龍興豈惟智謀得人乃成其人伊何匪將匪相爰有君子海內之望望旣歸之孰能違哉彼王彼侯小大咸來惟華川公蔚其文雅位雖不崇名動天下人知其名豈知其心我懷德音山高海深

賢者爲國家元氣千古名言與孟子二老之論相表裏

明文遠卷

二十五

御書贊 有序

方孝孺

中書舍人臣樂義以忠謹蒙寵遇。皇上爲更今名而御書以賜之。會臣以校文來京師。義以見示。謹稽首作贊曰。惟天不言。以象示人。錫美番光。景星慶雲。聖人憲天。與天同德。誕宣至文。以立民極。包犧之畫。神禹之疇。昭揭天心。臨照九州。後王稽古。莫不有作。孰能巍然。前聖是若。明明我皇。聖與神通。煥發天章。衣被萬邦。竭夷昧谷。啓童鯨叟。大訓宏謨。傳誦人口。惟是御書。世則罕觀。如彼瑞物。時見人間。虹光寶氣。上燭霄漢。見者稽首。心駭目眩。臣義何修。乃克有之。天錫嘉名。孰與之。焚幣人萬言。理有未足。惟聖一辭。終身可服。君臣之體。父子之倫。遠之天下。邇之修身。由義而行。罔有弗至。對越幽明。浩然無愧。古人作聖。敬立義行。推其緒餘。可臻治平。衆兆寡知。舍此弗踐。心學無傳。事功靡建。義尚念哉。祇奉聖猷。天子命汝。俾自慎修。如山如河。如鼎如璧。以利萬物。以鎮社稷。前有千古。後有萬年。爲一不義。以負於天。天之所賜。惟德可守。鬼神相之。終古是保。

寒義蒙讓皇帝賜名而靖難之舉率先迎附其有媿此贊也多矣文字昌明俊偉自當傳世

赤壁圖贊

方孝孺

○此○然○而○起○發○心○動○魄○
羣兒戲兵。汙此赤壁。江山無情。猶有慚色。帝命偉人。簪山之蘇。酌酒大江。以滌其汙。揮斥元化。與造物伍。哀彼妾庸。振斂腐鼠。明月在水。獨鶴在天。勿謂公亡。公在世間。奇氣絕倫。非此不足。與東坡方駕。

明文遠卷

卷

三十七

馬圖贊 有序

方孝孺

昔人之論馬。多以升天閑。被服御爲貴。故畫者喜極其形。容。以余言之。物貴乎全其天。而莫累乎不得自適。使馬受羈勒。備法駕。有韓哀伯樂之徒。以爲御。猶不若羣遊自肆之爲樂。况御非其才。任非其道乎。同郡高君。示余以唐人所謂三馬。頽然天放。得馬之性。非深於物理者不能也。因爲作贊云。

麒麟騶虞。貴不可羈。強加御轡。於馬爲疵。世人不察。以此爲美。飾之金玉。非馬所喜。嗟此三駿。乃馬之龍。棄違天閑。

明文遠卷

三十八

追雲躡風。羣飲於江。江水欲竭。仰天大鳴。氣薄日月。伯樂視之。振鬣奔馳。况肯俯首。駕君鼓車。龍性難馴。誓與馬伍。輝塵上天。雨水九土。

見地不同。議論矯然自異。亦若神龍舒卷。不可方物也。

司馬溫公贊

錢福

連茹拔茅。維公在朝。青苗保馬。維公在野。公之再入。旋乾轉坤。重覩慶曆。公之云亡。陰凝冰堅。馴致靖康。嗚呼悲哉。誠竭於已。命屬於天。天若祐宋。曷爲其然。數語括盡司馬公一生何等筆力。

明文遠卷

義鶴贊

高啓

吳報恩寺浮屠之顛有鶴二巢焉以遊以宿出返必俱一
日其雄呈頸輪索中奮翼自擲空懸弗脫雌下首大鳴若
領於人衆憐之莫能升遂宛轉而絕雌依其傍弗去羣鳥
欲磔之輒引喙怒逐不使近速毛骨盡化乃已余居龍寺
東嘗見其彷徨飛旋形貌慘悴風雨之夕哀淚噉噉若號
慕然余念夫世固有伉儷相悅者矣一旦失所天哀未改
而已他適塗膏自媒唯恐非艾晨眺夕嘆曾無含悵世嘗
以禽喻惡人寧不辱是鶴哉題贊曰

明文遠卷

嗟爾鶴乎維鳥之特倚雄死自守禦鳥之賊倚獨棲於標
夜失其匹倚哀嘶返顧不啄而食倚厥質始化豈貞之鬼
倚匪魯黃鶴孰配爾德倚

物且有然可以媿婦人之有二天者敘次悽楚警心動
魄

震川先生贊

王世貞

故太僕寺丞直文淵制敕歸震川先生諱有光字熙甫崑
山人也生而美風儀性淵沈於書鮮所不讀而尤遠經術
長於制科之業自其爲諸生則已有名及門之屢恆滿而
先生方以久次膺貢尋舉應天省試第二人故相張文毅
公治時主試得先生文而奇之大以國士相許然至公車
輒報罷行年六十而始登第又不得館選出令湖之長興
隄三載僅遷判順德府高新鄭共座主也以大相秉銓憐
先生屈拔爲太僕丞尋以太僕入司制敕氣稍發舒而浙

明文遠卷

之臺使復苛撻之先生方屬疾鬱鬱不樂遂卒先生於古
文辭雖出之自史漢而大較折衷於昌黎廬陵常其所得
意沛如也不事雕飾而自有風味超然常名家矣其晚達
而終不得意尤爲識者所惜云贊曰風行水上渙爲文章
當其風止與水相忘剪撥帖括藻粉鋪張江左以還極於
陳梁千載有公繼韓歐陽余豈異趨久而始傷

論震川者多矣求其言簡意盡莫有若斯贊之善也婁
子柔常謂司寇晚年識益高而心益下讀此信然

明文遠卷

甬江徐文駒子文論次

西昌羅景昉亦潭同選

受業羅仰銓慎訓參閱

議

治河議

宋濂

比歲河決不治上溪憂之既遣平章政事鬼名御史中丞
李某禮部尚書泰不花沈兩珪有邸及白馬以祀又置行
都水監專治河事而續用未之著乃下丞相會廷臣議其
言人人殊濂則以為河源起自西北去中國為甚遠其勢

明文遠卷

一

湍悍難制非多為之委以殺其流未可以力勝也何也河
源自吐番桑甘思西鄙方七八十里有泉百餘泓若天之
列宿然曰大敦腦兒譯云星宿海也自海之西又灑為阿
刺腦兒二澤又東流為赤賓河而赤里出之水由西合忽
闢之水從南會也里水之水復至自東南於是其流漸太
曰脫可尼譯云黃河也河水東行又岐為九派曰也孫餘
倫譯云九渡也水尚清淺可涉又東約行五百里始發渾
濁而其流益大桑甘思東北鄙有大山四時皆積雪曰亦
耳麻不莫刺又曰騰乞里塔譯曰昆侖也自九渡東行可

明文遠卷

二

三千里乃至昆侖之南又東流過澗即澗提二地至哈刺
別里赤與納鄰哈刺河合又合乞兒馬出二水乃折流轉
西至昆侖北既復折而東北流至貴德州其地名必赤里
自昆侖至此不啻三千里之遠又約行三百里至積石從
積石上距星宿海蓋六千七百有餘里矣其來也既遠其
注也必怒故神禹導河自積石至龍門南到華陰東下底
柱及孟津洛汭至於大伾大伾而下隴為二渠北載之高
地過泮水至於大陸播為九河趨碣石入於渤海然自禹
之後無水患者七百七十餘年此無他河之流分而其勢
自平也周定王時河徙碣磧始改其故道九河之迹漸至
湮塞至漢文時決酸棗東潰金隄孝武時決瓠子東南注
鉅野通於淮泗決郡十六害及梁楚此無他河之流不分
而其勢益橫也逮乎宣房之築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
其後又疏為屯氏諸河河且入於千乘間德棣之河復播
為八而八十年又無水患矣及成帝時屯氏河塞又決於
館陶及東郡金隄泛濫兗豫入平原千乘濟南凡灌四郡
三十二縣由是而觀則河之分不分其利害昭然又可觀
已百漢至唐平決不常難以悉議至於宋時河又南決南

渡之後遂由彭城合汴泗東南以入淮而向之故道又失矣。夫以數千里湍悍難制之河而欲使一淮以疏其怒勢萬萬無此理也。方今河破金隄輸曹鄆地幾千里悉爲巨浸民生塗溺比古爲尤甚莫若浚入舊淮河使其水南流復於故道然後導入新濟河分其半水使之北流以殺其力則河之患可平矣。譬猶百人爲一隊則其力全莫敢與爭鋒若以百分而爲十則頓損又以十各分爲一則全屈矣。治河之要孰踰於此。然而開闢之初洪水泛濫於天下禹出而治之水始由地中行耳。蓋財成天地之化必資人

功而後就或者不知遂以河決歸於天事未易以人力強塞此迂儒之曲說最難成事者也。濂竊憤之因備著河源以見河勢之深且遠不分其流決不可治者如此倘有以問於上則河之患庶幾其有瘳乎。雖然此非濂一人之言也天下之公言也。

蘇湮洪水帝不界時所謂湮者卽後世障水之智也與其障之何如疏之治河在分其流千古確論。此議作於元至正間必不可廢禹貢曰導河自積石未窮其源也漢張騫云河有兩源一出於關一出葱嶺唐薛元鼎

云得河源於崑崙皆傳聞非目見也。迨元起朔漠太祖征西夏至黃河九渡蓋在崑崙西南憲宗命旭烈征西域六年拓地四萬里而河源則在域內所謂星宿海者始目見之潛溪援據詳審蓋從國朝典故中討論而得可以垂示萬世矣。歸震川政禹貢論後有云元世祖至元十七年使驛治運河土番朶甘思西鄙星宿海所謂河源者始得其真與此可以互証

孔子廟庭從祀議

王 祿

孔子廟庭從祀者凡百有五人。自濬臺破明至孔鯉七十
一人皆受業聖人之門而承聖人之教者也。自左丘明至
許衡三十四人皆傳註聖經尊崇聖學而有功於聖人之
道者也。蓋自唐貞觀二十一年始以左丘明至范甯等二
十一人從祀廟庭。及宋元豐七年復增荀况楊雄韓愈以
世次先後從祀。左丘明二十一人之間。淳祐元年乃以周
敦頤程顥程頤張載朱熹列於從祀。景定二年又增張栻
呂祖謙咸淳三年又增邵雍司馬光及元皇慶二年乃以

明文憲卷三十九 議上

許衡繼宋九儒居從祀之列。所謂三十四人者也。以今論
之。漢儒之從祀者十四人。而猶闕者一人。董仲舒是也。唐
之從祀者一人。而猶闕者一人。孔穎達是也。宋之從祀者
九人。而猶闕者四人。范仲淹歐陽修真德秀魏了翁是也。
元之從祀者一人。而猶闕者一人。吳澄是也。自夫孟軻既
往。聖學分釋不明。邪說盛行。異端並起。歷秦至漢諸儒繼作。然
完經翼傳。局於顯門之學。而於聖人之道莫或有聞。惟董
仲舒於其間號稱醇儒。其學博通諸經。於春秋之義尤精。
所以告其君者。如天人性命仁義禮樂以及勉強遵行正

誼明道之論。皆他儒之所不能道。至其告時君罷黜百家。
表章六經。以隆孔子之教。使道術有統。異端息滅。民到於
今賴之。則所以尊崇聖學者。其功殆不在孟子下。以荀况
之言性惡。楊雄之事新。莽猶獲從祀。而仲舒顧在所不取。
何也。秦火之後。聖經闕逸。漢儒收拾散亡。各為箋傳。而偏
學異說。各自名家。晉宋以來。為說滋蔓。去聖既遠。莫可攷
證。學者茫昧。不知所歸。唐初孔穎達受詔撰定諸經之疏。
號曰正義。自是以來。著為定論。凡不本於正義者。謂之異
端。誠學者之宗師。百世之取信也。是其所以傳註聖經者。

明文憲卷三十九 議上

較之馬融鄭康成輩。功無所與遜。且何休註公羊而黜周
王魯。王弼註易而專尚清虛。害道已甚。然在祀列。胡獨至
於穎達而遺之也。聖人之道。或著之事功。或載之文章。用
雖不同。而實則一致。三代以下。人才莫盛於宋東都其間
慨然以聖人之道為己任而著之行事者。范仲淹而已。其
言以為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雖伊尹
之任。無以尚之。况當其時。天下學術未知所宗尚。而仲淹
首以中庸授張載。以為道學之倡。蓋其為學本乎六經。而
其議論無不主於仁義。雖勛業之就未究其志。而事功所

及光明正。大實與司馬光相上下。自聖道不行。世儒徒知章句以爲事。而孰知聖人經世之志。固不專在是也。歐陽修與仲淹同時。實倡明聖賢之學。而著之文章。其易春秋諸說。詩本義等書。發揮經學爲精。其欲刪諸經正義。緯之說。一歸於正。尤有功於正道。其爲言根乎仁義。而達之政理。所以羽翼六經。而載之於萬世。至於本論等篇。比之韓愈之原道。夫復何愧。而世之淺者。每目之爲文人。夫文以載道。道因文而乃著。雖經天緯地者。亦謂之文。而顧少之哉。然則如范仲淹之立功。歐陽修之立言。皆可爲有功。

明文遠卷三十九 議上

於聖人之道者。韓愈司馬光既列從祀。則此二人固決在所當取者也。自周敦頤接聖賢千載不傳之秘緒。而程頤兄弟承之。道統於是有所傳。迨朱熹有作五經四子皆有傳註論述。統宗會元。集聖賢大成。紹程子之傳。其中更學禁其道不行。於是真德秀魏了翁輩作力以尊崇朱學爲己任。而聖賢之學乃復明。真氏所著。有大學衍義讀書記。魏氏所著。有九經要義。大抵皆黜異端。崇正理。質諸聖人而不謬。其於聖人之道。可謂有功。而足以續朱氏所傳之緒矣。是則此二人者。固又當繼朱氏而列於從祀者也。及

元興許衡起於北方。尊用朱氏之學以教人。既有以任斯道之重。而其時吳澄起於南方。能有見於前儒之所未及。孝經大學中庸易詩書春秋禮皆有傳註。鑒括古今諸儒之說。而折衷之。其於禮經尤多所刪正。凡以補朱氏之未備。而其真修實踐。蓋無非聖賢正大之學。則其人又可謂有功於聖人之道。固宜與許衡同列於從祀。而不可以或遺也。按祀法有功於聖道則祀之。是七人者。其有功於聖人之道如此。而從祀闕焉。此甚不可。蒐累代之曠典。昭萬世之公議。舉而明之。固於今日矣。又按聖孫孔伋故列孔

明文遠卷三十九 議上

鯉之下。而曾參亦在曾皙後。咸淳三年始升配享於顏孟爲四侑。東坐而西向。父以從祀立廡下。而子以配享坐堂上。尊卑舛逆。莫此爲甚。聖人之道。在於明人倫。而先自廢亂。何以詔後世。借曰曾子子思以傳道爲重。然子必當爲父屈。昔魯祀僖公。躋之閔公之上。傳者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以爲逆祀。今孔氏曾氏父子之失序。非逆祀乎。是故曾參孔伋今當降居於曾皙孔鯉之下。又司馬光於程顥程頤爲先進。張載於二程爲表叔。而位次皆在下。其先後次序。亦不可不明。咸淳之從祀。徒依朱子六賡以周二程

邵張司馬爲序。而不知朱子之贊。特以形容六君子道德之盛。初未嘗定其先後之次。胡可遂據以爲準乎。是故司馬光張載今當陞居於程顥程頤之上。若夫荀況楊雄何休主弼之徒。有不當與於從祀者。茲又未敢以遽數也。嗟乎。天下之禮。有侶緩而實急。侶輕而實重者。以其有關於名教也。公議所在。就得而廢之。況乎禮文之事。自儒者出。則於有功聖道之人。禮所宜祀也。而未稱於禮者。固不得置之而不議也。是用疏其爲名教所係。而公議之不可廢者。列之如右。庶幾議禮之君子。有所據擇云。

論次精詳有光祖豆議孔廟從祀者常以爲準

明文遠卷

前江徐文駒子文論次

西昌羅景泐亦潭同選

受業羅仰錡慎調參閱

論

井牧

胡翰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萬民。故天下之利。聖人不私諸己。亦不以私於人。井田之制是也。井田者。仁政之首也。井田不廢。仁政不行。天下之民。始敝敝矣。其後二百三十二年。而漢始有名田之議。猶古之遺意也。又其後六百有三年。而元魏始有均田之法。猶古之遺制也。先王之遺制遺意。由秦以來。僅一二見。又皆行之不遠。天下之民。益敝敝矣。爲政者。南而以子萬姓。一夫之饑。猶已饑之。一夫之寒。猶已寒之。就無是心也。而訖莫之拯焉。方漢承秦苛虐之後。民所脫去。湯火未遑。蘇息高帝因而撫之。迨及文景之世。國家晏安。無事宗戚大臣。憑籍貴高之勢。爭取美田。宅以爲子孫利益。郡邑富商大賈。周流天下。貲累鉅萬。治生產。畜牧膏壤十倍。上僭封君。編戶之民。無立錫之地。則卑下之爲役爲僕。不暇顧其身。貧富不均。勢所馴致也。故董仲

舒言於孝武以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抑兼并名田者占田也占田有限是富者不得過制也其後師丹孔光之徒因之令民名田無過三十頃期盡三年而犯者沒入之議者以三十頃之田周三十夫之地也一夫占之過矣晉石苞令民男女二人占田百畝丁男女有差有國食祿者有差或十頃或五十頃兼以品蔭其親屬自啓奸端矣民無恆產不能制之專事要求之間不勞民駭衆坐獲井田之利此吾所未喻也殆不過爲兼并之開耳非有資於畝畝細民能無不足之患也故名田雖有

古之遺意不若均田之善李安世在魏太和中其得君非神聖之主也其得民非歸馬牧牛之時也以魏國之大獨能均其土地富其經術差露田別世業魏人賴之力業相稱北齊後周因而不變隋又因之唐有天下遂定爲口分永業之制而取以租庸調之法口分卽露田也露田夫四十一畝婦人二十畝而率倍之口分八十畝而不倍惟歲易之田倍之永業卽世業也夫家受而不還皆二十畝所以課時桑麻也民有多寡鄉有寬狹田有盈縮狹鄉之民受田半之爲工商者不給而在寬鄉者給之亦半也老疾寡

妻妾給之三十畝四十畝雖不耕不可無養也當戶者益之二十畝雖已有田不可不優也以此均天下之田貧不得粥富不得兼猶懼不能守吾法而乃聽民粥永業以葬粥口分以遷是以小不足而大亂法也何掠於敵振窮恤貧民獲保息周典也何惜而不爲之粥而加罰永徽之禁抑末耳議者如宋劉敞又以魏齊周隋享國日淺兵革不息土曠人稀其田足以給其衆民獲其實唐承平日久丁口滋多官無閑田給受民不復獲其實徒爲具文不知隋唐之盛丁口相若耳開皇十二年發使均天下之田狹鄉

明文遠卷

一夫僅二十畝隋之給受何加於唐也唐雖承平日久貞觀開元之盛其人戶猶不及隋何至其田具文無實也敞言過矣但狹鄉之民多而田不盈永業之田粥而民不固如陸贄所謂時弊者勢馴致也時弊則法亦弊故均田雖有古之遺制不若井田之善周制九夫爲井井有溝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有洫四甸爲縣四縣爲都都有洫地方百里是爲一同治都鄙者以之夫間有遂遂有徑十夫有溝溝有畛百夫有洫洫有涂千夫有澮澮有道萬夫有川川有路萬夫之地三十二里治鄉遂者以之孟

軻氏請野九一而助國中十一使自賦蓋二法並行遂人匠人多寡異數而內外相經緯焉王畿之內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六鄉六遂居之六遂之餘地爲甸地距國中二百里卽公邑之田天子使吏治之者也甸地之外爲稍地距國中三百里大夫所食之采地也稍地之外爲縣地卽小都之田距國中四百里鄉及王子弟之疎者所食之采地也縣地之外爲甸地卽大都之田距國中五百里公及王子弟之親者所食之采地也此王畿之制井田常居十之六其不爲井者四鄉甸地耳其曰夫三爲屋屋三

明文遠卷

五

爲井則出地貢者亦三三相任如井田之法八家樹藝一夫稅入於公孟軻氏所謂皆十一者是也鄉遂之地萊五十畝或百畝二百畝而都鄙之田或不易或一易再易是亦名異而實同也地有肥磽爲之井者必有收以濟之所謂萊與易者則皆收也故小司徒曰井收其田野井者其正也收者其變也井地均不必收也井地不均必收以均之也由是達於天下雖有山林川澤不可以開方制者以井收授之以貢助取之諸侯之國可按而定也楚人東南之要服也焉掩爲司馬度山林鳩澤數辨京陵表淳鹵數

量潦規堰潄町原防牧隰臯井衍沃量九土之入修千乘之賦況中國之地無山林澤藪之阻無淳鹵疆潦之患原隰衍沃舉目千里夏后氏用之以爲貢商人用之以爲助而周人兼用之以制畿甸經邦國其法可考者往往存於周官之書其不合者以孟軻氏爲之權衡豈不較然也哉故嘗以爲井田之法行有十便民有恆產不事末作知重本一也同井金耕勞逸巧拙不相負齊民力二也奉生送死有無相贖通貨財三也貨財不匱富者無以取贏絕兼并四也取以十一天下之中正更無橫斂五也比其丘甸

明文遠卷

五

革車長轂於是乎出有事以足軍實六也一同之間萬溝百洫又有川滄戎馬不得馳突無邊患七也畎澮之水潏則疏之旱乾則引以溉注少凶荒八也少壯皆上著奸僞不容善心易生以其暇日習詩書組豆養老息物成禮俗九也遠近共貫各安其居樂其業尊君親上長子孫其中不煩刑罰而成政教十也一舉而十者具矣何憚而不爲乎其謂不可爲者蓋亦有二焉丘甸縣都其間萬井爲溝洫者又萬計包原隰而爲之窮天下之力傾天下之財非數十年之久不克潰於成也非大有爲之君不能致其功

也。此不可者一也。中古以降。淳厚之俗薄。澆偽之風熾。恭儉之化衰。功利之習勝。經久之應少。僥倖之敝多。以限田抑富強。猶有撓之者。况使盡棄其私家之產乎。以均田授農民。猶有不能周之者。又况生齒滋衆之時乎。怨歸於上。奸興於下。此不可爲者二也。以余論之。二者何足厄吾事乎。古者步百爲畝。漢人益以二百四十爲畝。北齊又益之以三百六十爲畝。今所用者漢畝步也。今之五十畝。古之百畝也。漢提封田萬萬頃。惟邑居道路山林川澤不可舉。餘三千二百二十九萬頃皆可墾。元始初遣司農勸課。定

明文遠卷

六

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千三十頃。是時天下之民一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戶。以田均之。計戶得田六十七畝。古之百四十畝也。家獲百四十畝耕之。未爲不給也。加之簡穡。則工商祿食之可損者。又不知其幾也。雖唐盛時。未徵民戶。不過三百八十萬。至開元七百八十六萬。亦不漢過也。以天下之田。給天下之民。徵之漢唐。則後世寧有不足之患乎。田無不足之患。則取諸臣以與民。天下皆知吾君之不私也。天下有如下式者。且將先吾民而爲之。孰不智。於下也。秦長城之役。秦延萬里。墾山墾谷。募兵三十萬而

阿房之作。督又徙刑者。又七十餘萬。郡邑之民。發謫徙邊者。又歲不休息。不德甚矣。天下怨誹。未聞有一人違者。况下令如流水之源。固民心之所欲也。王政之所本也。今先取一鄉之田。井之。其制定。其事便。其民悅。然後行之一郡。取一郡之田。井之。其制定。其事便。其民悅。然後行之天下。天下之制定。事便而民悅也。亦何異於郡郡乎。是天下之田可井也。事不勞者不末逸。欲長治久安。而不於此圖之。亦苟矣。唐太宗嘗讀周官之書。至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慨然歎曰。不井田。不封建。不足以法三代之治。人

明文遠卷

七

君負有爲之才。操可致之勢。其時又非難也。封建議而不行。井田知而不復。君子蓋深爲唐惜之。吾聞春氣至。則草木生。秋氣至。則草木落。產與落必有使之者矣。物莫知之也。故使之者至。物無不爲。使之者不至。物無可爲。上之人審其所以使。故物莫不爲。用管商之法。孰與先王之制。天下皆知其非民利也。而齊秦舉國聽之。其故又可知也。以先王之制。使若管商者爲之。以紀人事。經地利。吾知天下之田可限也。可均也。亦可井也。此無他。善操其所使而已矣。忠信之逆賞罰之極。上之所以使也。以井田之制。爲必可行。規模次第。是能禹心王道之大者。當與遷志先生論相參看。

立後論上

田汝成

立後之禮。先王起之以存宗。後世沿之以定亂。何言乎起之以存宗也。蓋先王明倫之教。莫大於嚴父。嚴父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之義。與禘祭同道。幽淡元遠。非仁孝者不足以知之。故禮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嗣者爲小宗。繼別之子。是爲大宗。百世不遷者也。上以承祖廟。下以收族屬。猶木之有本也。沒而無子。則族人推其支子之倫叙相當者爲之後而奉之。使廟祀有主。而族屬有依。故禮曰。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大宗不可絕。故族人以支子後。

明文遠卷

大宗非大宗而立後者。古未有也。蓋有之矣。或者以義舉之乎。於禮未之有載也。何言乎沿之以定亂也。後世宗法廢而姓氏亂。統系無考。人但私其近親。以相敦附。其下者仁讓陵襲。而參商競起。雖同胞屬裏之戚。亦有別籍異居者。沒而無子。則魂魄無所依。產業無所屬。攘奪乘之而悍。叛作。故王者立法。取上古存宗之意。而著爲律令。凡異居無後者。則近親推其支子之倫叙相當者爲之後。而主之。幽以慰死者。而明以養生者。所以弭禍亂而敦繫倫也。然則立後有二義矣。一曰大宗。一曰昆弟之異居者。在上古

則如此。在後世則如彼。要之存宗之義。公也。禮也。定亂之義。私也。法也。禮以明人倫。法以待末世。夫立後者。將以抑人本生之愛。而他屬之。非人情所樂與也。必甚不得已而後爲之。假令身爲繼別之子。死矣。有母弟存焉。卽可以承大宗。不必取子於弟以續之。而後謂之繼別也。身爲繼嗣之子。死矣。有母弟存焉。卽可以承小宗。不必取子於弟以續之。而後謂之繼嗣也。身爲同居死矣。其父儼然臨之。有母弟存焉。則死者之主。自當耐祭。不必取子於弟以續之。令別爲一廟也。故凡言無後者。必其兄弟咸無。而其父又

明文遠卷

或先世或雖存而盡矣。無可望矣。然後取諸傍枝以續之。非甚不得已不舉也。近世立後之義不明。而泥於其說。不究大宗小宗之禮。同居異居之法。一父數子。一有短折。卽割兄弟之子以子之。名爲立後。何其狃聞見而昧本始也。甚者或於爲人後者爲之子。而曰爲人後者不得顧其私。此承前之說。所以得寵於世廟也。親謂所後曰父母。謂本生曰伯叔父母。嗚呼。父子天性也。而可以假借爲哉。在禮爲人後者服斬衰三年。爲其父母期。是易服以明大宗則有之矣。易父母之名以爲親。於禮未之有也。故禮曰。爲所後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

服之爲其父母何以期年也不貳斬也何以不貳斬也特重於大宗降其小宗也是知古者立後之禮專在大宗大宗者合族之所公重也受重於斯人不得不以尊服服之以尊服服之而不爲降已親之服猶未足以明所後者之爲重也以尊服服之又爲降已親之服然後可以明所後者之爲重而繼祖之道盡此先王制禮之精意也故人道莫重於大宗亦莫重於父母大宗不可絕者尊之也父母不可絕者親之也尊尊親親仁義並行而不悖者若欲變易其名以爲親是未深考乎禮也在禮爲人後者爲所後

明文遠卷

者之祖父母父母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者此其爲服以義引之而親亦屬乎彼是爲所後者爲之而非爲已也爲其父母期爲其昆弟大功爲其姊妹適人者小功皆降本服一等者此其爲服以義壓之而其親仍屬乎我是爲已爲之而非爲所後者也如欲強易父母之名以爲親使悉從所後者以爲屬也則古之後大宗者不必親昆弟之子矣凡同宗之子皆可爲之則固有大功小功昆弟之子者總麻袒免無服昆弟之子者使一從所後者以爲屬則當一從所後者以爲服然未聞有爲其父母爲大功

爲小功爲總麻爲袒免爲無服者而一從期年是以知天性之親先王未嘗割之使絕也故戴德王肅之疏有之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期居倚廬言語飲食與父在爲母同其異者不祥不禪雖除服猶心喪三年其制服之重如此而乃欲易名以爲親是未深考乎禮也故禮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卽乎人心之安而已大宗雖重不可以奪嫡以其受於本宗者亦重也支子非受重者也使受重者後已宗非受重者後大宗可謂卽乎人心而兩安者矣然支子所以後大宗者爲推其嚴父之心以尊祖也乃今以尊祖

明文遠卷

之故而令不父其父豈先王立教之心哉故禮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猶女子適人而爲其父母也服則降矣不貳斬於舅姑矣而父母之名猶存焉如使爲人後者去父母之名而降其稱反女子適人之不若也然則爲人後者於所後之親宜何稱曰在禮有之顧學者未之察耳禮謂其伯父曰世父世者繼世以尊祖也如以昆弟之子後伯父叔父宜稱世父伯母叔母稱世母於其沒也稱世考世妣而已於所自出之親宜何稱曰宜稱父母於其沒也稱考妣而已夫稱世考世妣而加其服主其祭所以明所尊

也。於木生而降其服。不敢與於祭。仍稱考妣。所以明所親也。尊尊親親。並行而不悖。而立後之義盡矣。

引經據典。斟酌情理之中。此與永嘉所以告世廟者相表裏。

立後論下

田汝成

古稱爲父後者。非謂諸子皆可以爲父後也。必適子乃足。以當之。適子者。大宗小宗之統也。身爲小宗之適。則五服之親。皆其所統。故禮曰。適子不得後大宗。以支子可也。而漢初之詔。猶云。賜民爲父後者爵一級。蓋適子之謂也。古

明文遠卷

稱立後者。非謂昆弟無子者。人人爲之立後也。惟大宗乃舉之。故禮曰。大宗不可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非大宗而立後者。蓋義舉也。於禮未之有聞也。古稱爲大宗後者。非必親昆弟之子也。有以從昆弟之子後從世父者矣。有以諸孫後祖者矣。有以諸曾孫後曾祖者矣。有以諸元孫後高祖者矣。故禮曰。爲人後者。斬衰三年。不名。所後爲父者。以所後不定。難以豫著其名也。後世宗法不明。而嫡子庶子皆稱父後。立後之義不明。而同居異居昆弟之無子者。皆爲立後。稱謂之義不明。而爲人後者。伯父叔父皆易

爲父。而以孫後祖。以無服之孫後遠祖者。禮既不行。名亦不著。非先王之本旨矣。雖然。生今之世。異居而無後。則族之強無狀者。或將攘其所有。而死者無所依歸。故近世立嗣之法。雖與古昔殊科。而弭禍亂。以惇彝倫。亦律令之所不廢也。若昆弟同居而無子。而有父母臨之。又從而割昆弟之子以爲子。則於禮無當矣。乃今細民之家。惟慮其昆弟之無後也。不幸昆弟無後。則汲汲焉分其支子以嗣之。將以併其所有。是先王明倫之教。反爲薄俗焚利之資也。子家尊大夫。小宗之適子也。生伯兄暨子。伯兄生二十六

明文遠卷

年而夭。予甚傷之。又一年而子崇薨。生。予傷伯兄之不祿。而嫂氏之無聊也。嘗曰。是常後兄。又一年而子季弟生。又十有一年而薨之。母天屬續之。晨嘆曰。薨乎。我魂依汝以飲食也。予甚患之。然欲措語。則重傷嫂氏之心。墨墨抱戚而薨。竟以斬衰傷其母。又七年而嫂氏天。屬續之。晨亦嘆曰。薨乎。汝必後我食。我計至官在。予復患之。惻然無以折衷也。以其事兩請於尊大夫。尊大夫艱然。賜之書曰。嗟乎。小子成。胡爲乎以明經舉進士哉。在禮立後者。惟大宗有之。子非大宗也。適子不得後大宗。爾之子適子也。別籍

異居者不得不立後以定亂。爾之兄非異居者如此而漫云立後立後於禮何當。况乎衡之母所誕惟衡也。抑衡本生之愛以後人弗仁。強適子以後小宗。非禮乎。譬則本矣。一本而三枝。一枝槁而二枝茂。未聞截茂枝之蔓以接槁也。且子儼然臨之。而二子競爽。不為無後。又何必割爾子以鼎立為三也。禮不云乎。凡喪父在父為主。雖子有妻子之喪。亦父主之。統於尊也。又何必以爾子之為喪主也。予既得書頓首受命。然猶懼邑人之弗察。而訾予之薄德。背信也。故詳論之以明予心之始末云爾。

明文遠卷

議論凌合典禮足以為法然而今人之知此者鮮矣

讀鹽鐵論敘

周天佐

鹽鐵起於漢。漢大夫謂必可行。漢文學謂必不可行。廷論爭是非。累數萬言。汝南桓寬撰次而成書也。夫論治尚三代。論文自二代而下。漢又近之。今讀其書。豈惟文近哉。其世風亦未甚遠云。漢以下鹽鐵俱不復爭矣。其間非無賢良文學如漢者。蓋亦安於漢大夫之議。至宋熙寧之爭。則書前諸法。漢言利之臣未之及者。嗟乎。義利之辨始於孟子。惠王宋軀一言及利。孟子爭之。仁義數言而止。余觀漢文學之論。其雄辨持正。蓋學孟子。而漢大夫所云。視惠王宋軀又蔽且下矣。蓋漢去戰國時已數世。太史公曰。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夫以其數言爭之也。以累數萬言爭之也。或安之而不爭也。皆世使然耳。噫。俎豆之世。不必言打尊。打尊。壞飲。英茂之世。不必言黃紵。土鼓。今去漢蓋千百年矣。豈必宗其論哉。然而猶存其意焉。不亦可乎。余以督儲出廣川。不得如同官議論之益。愛其書於錢穀職業有相發者。嘗取而讀之。從而為之敘。世愈降。則言利愈密。青苗之後。又日甚一日矣。何論鹽鐵也。讀此慨然。

明文遠卷

六經師律序

吳 沆

嗚呼兵者國之大事也。聖人之所罕言而不敢輕用者也。古之時文武爲一塗。士之塗未嘗不知兵也。後世析文武爲二岐。而兵之學寡矣。有能言者。下之人不以爲狂。則上之人必以爲譎。幸四方之無虞。宜無事乎此也。苟或有警。將求若人而用之。不亦遲乎。古之兵謀戰策多矣。歷代以來散亡略盡。今之存而顯者。七書而已。七書者。司馬法六韜。孫子吳子尉繚子三略。唐太宗李衛公問對也。前代嘗以之頒布武學。今天下誦習之。謂之武經。世之談兵者。尊

明文遠卷

之仰之。真猶儒者之於六經也。夫行師不法聖人。則是爲暴。曾謂彼七書。而可以爲萬世不刊之典乎。何當時之學陋而不悟也。以七書考之。三畧尉繚子已有可疑。漢志雜家尉繚子二十九篇。兵形勢家又有三十一篇。今書有二十三篇。則不知果有本真否。三畧三卷。經籍志云。下邳神人所撰。其亦信然乎。若太公六韜。與李衛公問對。則灼然依托者也。其爲古書而可信者。司馬法及孫吳乎。太史公稱司馬法閔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究其義。漢時存者百五十五篇。班固入之於禮。今之存者僅五篇而已。蓋昔

者齊威王使其大夫追論古司馬兵法。附以先齊大夫田穰苴之說。號曰司馬穰苴兵法。五篇之傳。其穰苴之遺乎。然亦非齊之全書矣。呼先生之兵制。盡在古司馬。而今不可得見矣。宜孫吳之歸然而厭高也。班固志藝文時。兵家者流。總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而孫子冠其首。觀夫十三篇之書。備奇正。用機權。審彼度。已先計後戰。變化開闔。其用不窮。亦深妙矣哉。雖然。謂武之書爲秦漢兵學之祖。則可謂三代之兵學。亦若此。則不可。聖人之兵。昭文德而威不軌者也。所以生人者也。非殺人者也。禦亂也。非爲亂也。尚

明文遠卷

義也。非尚詐也。孫子曰。兵者。詭道也。吾恐其非聖人意也。世道日貶。民論日卑。論將師。則以勇壯擊刺爲賢能。語行陣。則以奇譎設伏爲巧妙。若曰。我將動之以仁義。行之以禮讓。雖三尺之童。亦指以爲迂濶而不切矣。昔者荀卿子之非孫吳。有曰。彼孫吳也。上勢利而尚變詐者也。又曰。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值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伊呂之將。子孫有國。與商周並。孫吳之徒。皆身戮於前。而國滅亡於後。報應之勢。各以類至。其說可

謂當哉。至楊子雲亦復不喜孫吳而曰不有司馬法乎。子雲之不喜孫吳其意美矣。然不知當時子雲所見司馬法乃古之書耶抑穰苴所述之遺耶。聖人於師中之事雖未嘗一一悉言而其宏綱大用則豈不可得而窺哉。蓋兵之始作也非聖人之私意也。天地之所造設聖人觀法之而已。掌之有其官。定之有其制。教之有其時。備之有其素。歌詩以勞之。誓戒以齊之。上順乎天下應乎人。廓然大公至正之心炳然神武不殺之德。豈孫吳之所得而測識哉。問嘗不自揆度以易詩書禮論孟諸經其言其義有涉於

月之望

師征者輯錄而類聚之定爲五篇。一曰兵象。二曰兵用。三曰兵禮。四曰兵詩。五曰兵訓。總而題之曰六經師律。竊取子朱子儀禮集傳師用篇之意而不自知其不可也。若乃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諸侯之強大僭侈兵法軍制俱非先王之舊。曰侵曰伐曰圍曰入曰追曰擊曰襲曰取曰敗曰滅。聖人不厭其書於簡冊者誠誅其黷武之罪以示萬世之防。學者當自其全經而講焉。不得而盡錄也。至於夾谷之會則以吾夫子之文德武備於是可見。故特取之以繫於兵用之篇。嗚呼有國家者於平居暇豫之日能謹

夫修齊治平之道。兵無由而作矣。如其萬一猶當按聖人之遺經法聖人之運量。豈不足處天下之大事。平天下之大艱。而又奚假於孫吳乎。此是篇之所以一本於經而不容附以他書之說也。天下之事固有以新奇而爲世所好者。亦有以陳常而爲世所厭者。有人於此曰我善爲孫吳則必肅然聽之矣。如曰六經之中未嘗無兵法存焉則必譁然難之矣。習俗之移人至此乎。方當四方合一文治事與之時草茅之士得以餘力及此極知牽綴聖人之經犯非所當言之戒其罪無所逃之然有備可以無患考古所

明文遠卷

以制今世之君子當有採焉

有文事不可無武備。然欲於孫吳之外本諸經以求合乎湯武吾知其難也。識見高議論正過而存之以俟世之好學深思。爾心經濟之大者

彥奇周愈文集序

解 緒

永樂庚寅春予自交廣入朝道經虎頭城下雲南愈憲周君彥奇奉表行在驛舟夜呼相見歡甚出其文一編示余詰朝別去自贛至吉五百餘里晝夜觀之忘寢與食鄉山在望不服應接忽然舟泊文江之游至家而尚在手賓客皆傳觀之共歎君之仕日顯而文與之俱進也蓋君生名家自少穎敏爲學官宣城宣城固名郡君不以爲人師自大也求試禁中問五經百史時務如古所謂宏詞科一揮萬言十解更端辭義俱偉廷中莫不歎服尋除國博不拜

明文選卷

擢刑科給事中。日與三司豪辨。昌言力爭。百辟皆靡。遂超擢今官。當方面之寄。而夷夏之交。勳舊宿將。相與共事。較之他方面。實爲難能也。人有日不暇給者。而君乃從容於文章。若是其富也。非不恃其敏而益勤乎。及今又得其全而觀之。蓋其所經歷山川之雄。又以煦而發之矣。慨予平生所願。與君有小異者。嘗登華嶽。窮河源。而觀於周秦兩漢唐宋之所經營也。有以豁其氣焉。不若君之所歷者。遠且大也。君之視予。甚幸焉。然昔者孔子惟南至楚。西至於河。予與君之所歷。有聖人之所未嘗觀也。聖人之文。有

者。可見議論有易大傳。叙事有春秋。其答問言行有論語。是豈有待於外哉。豈有待於外哉。末一段議論卓卓不朽。舉頭天外。胸大灑然。

明文選卷

文山詩史序

劉定之

予少時得宋丞相信國公指南集讀之。然聞公在幽囚中，有集杜句詩，未見也。及官詞林，始見而錄得之。詩皆古體，五言詩句凡二百首，分爲四卷。首述其國，次述其身，次述其友，次述其家，而終以寫本心嘆世道者。莫如何於人勝天，外勝內而有待於天，勝人內勝外之必有日也。卷目皆公所自分，其先公而後私，盡已以聽天。於此亦可以見而俗本或混之。今皆爲復其初，集首有總序，又有小序，散於章首，其後又有跋尾。序跋中有缺文者，指元之君臣、宋之

明文選卷

叛逆，缺而不書，使知者以意屬讀。今皆補之，而爲白字者，不沒公初意也。不書紀年者，陶靖節削永初之意也。姓某名善甫者，指南集中所謂范雎變張祿，越蠡改陶朱之意也。而其事之難，有甚於指南之時者矣。小序之末，多曰哀哉者，公所以傷其國之亡，憫其忠臣義士之同盡，勸其家族之殉國，而自處其身於死，豈待南向再拜引領受刃之際，而後有決志哉。嗚呼！孔子不以仁許人，而獨以許殷之三臣。孤竹之二子，余以爲若公者。文山之隱，京口之脫，去而不汙矣。伯顏拘於江艦，弘範繫於海舟，世祖維於燕岳，

明文選卷

因而不屈矣。仰藥於庾嶺，絕粒於鄉郡，已而殞首於燕市，死而不悔矣。兼徵箕比干之心，以爲心者，其在公乎？若乃是詩之作，而豈徒矣哉。麥秀黍離之歌，作於其國已亡之後，而其身不可以不死也。懷沙抱石之辭，作於其身臨絕之際，而其國猶未至於亡也。而其身且死矣。國已亡矣，於是乎有首陽采薇之歌。燕獄杜集之作，所謂求仁得仁而奚怨者也。合伯夷叔齊之言，以爲言者，其不在是詩乎？以是心也，爲是詩也，公其可謂仁矣。仁者，天地之元氣，古今之人極，其在公乎？日月之明，風霆之壯，其在公乎？江河之

同善會序

一 攀龍

錢啓新先生倡同善會於昆陵。其會歲以季舉。會者人有
所捐聚而儲之。見有隱於中者施之。於是無告之人。寒者
得衣。饑者得食。病者得藥。死者得槨。同會者人人得爲善。
吾邑陳子志行聞之。欣然曰。夫學豈託之空言。將見之行
事。此其爲行事之實乎。而問於攀龍曰。吾知如是之謂爲
善也。子爲吾言善所從來。余曰。噫。大哉子之問也。夫善仁
而已。夫仁人而已。夫人合天下言之也。合天下言仁。猶之
乎合四體言身。吾於身有尺寸之膚。刀斧割割而木然不
知者乎。吾於天下有一人顛連困苦。見之而能木然不動
於中者乎。故善者仁而已矣。仁者愛人而已矣。志行曰。君
子欲萬物各得其所。而不能使萬物必得其所。博施濟衆。
堯舜猶病。如力之不及。何。曰。務博者求諸人。仁者取諸己。
取諸己者。力所及也。吾取諸力之所及。天下人各取諸力
之所及。何人何我。何大何小。何窮何達。施不亦博乎。濟不
亦衆乎。志行曰。開善者必福。有不然者何也。曰。凡我爲德
於人。非期人之報也。又非施於人所不報。而期天之報也。
求福爲善。故爲善無福。志行曰。

猶弗爲善

必欲其無爲而爲。執途

曰。噫。公

知不爲善之不可耳。於吾之身。刀斧割割而木然者。必死
人也。於天下。顛連困苦而木然者。其死一也。然則吾之
善。如渴而飲。饑而食。飲食亦望報耶。志行曰。善者果無
與。曰。道二。仁不仁而已。仁。生道也。不仁。死道也。天下之
萬有。不同。皆死道也。天下之福。萬有不同。皆生道也。仁則
生。善則福。猶形影然。有爲之心。非仁。無爲之善。卽福也。志
行曰。善。吾今乃知大身。是謂同善。

布帛菽粟之言。寫得沁心。微骨非忠憲公。不能有此胸

坎

仕意篇上

黃省曾

今之張科且設舉網而羅乎天下之士者果何為哉。天下之士乳口而聲習弔而操觚長而依汙以求懸。客於越席之內者又何為哉。予觀夫今之天下求士者不明夫所以求之者而示之士也。應夫求者亦不知所以求之者而為之應也。是以士日卑汚而道日湮。求門愈闢而賢聖者不出。圭組軒符日投於人而天下益趨於不治也。所以然者凡以仕意不明而已矣。古之仕也以民。今之仕也以身。古之仕也以國。以天下。今之仕也以其家。仕與古均。

明文選卷

而意與古謬。揮擺溢耀。作驕發狂。益甚於古人而貪祿墨抱虎臨而狼寢者。何其紛紛也。是以今之天下茅魏而居者。其父之詈言於其子。師之正規於其徒。妻之感額於其夫。曰。何不仕以華其宮也。糠粃而食者。其父之詈言於其子。師之正規於其徒。妻之感額於其夫。曰。何不仕而膏梁其口也。空匱而歷日者。其父之詈言於其子。師之正規於其徒。妻之感額於其夫。曰。何不仕而積夫千金以侈老而利夫子孫為也。是故五尺童子。方辨蒼黃而即皆以此為之心。所以分官以往。各以其官而漁獵於億兆。環九州布

四海。去來乎守令。萬千乎南而各求飽其糝。整之欲而已。輕之者為買賣。加之者為屠沽。極之者乃盜賊而已矣。夫天之立君。君之建臣。惟以安民也。而俾買賣屠沽盜賊之人。以驚擊乎其上。豈天心哉。豈天心哉。此所以民日窮困。率死而寒暑不昌。輪風沴雨。時奔作於宇宙而禮樂無期。而與也。雖拱乎天子之位者。仁孝如堯舜。制作如軒黃。亦且如之何哉。夫天子為安民而求士。士以貴身富家而求用。何其求之應之之不相值也。故其釋褐之初。以至於請骸之日。無非為一富一貴之計。而夙興夜寐於簿牒之繁。

明文選卷

亦不過假此以為圖利之階耳。至於民情之樂苦。歲事之成歉。獄訟之淑慝。生齒之流集。一切置之心外而無問矣。縣以委之於府。府以委之於司。司又委之於六治。如寓於逆旅。然棟梁雖頽。簾陳雖弊。垣牆雖穴。惟曰自有主人而已也。夫今之士所以逆旅夫。國與天下者如此。則同一民也。標枝野鹿。何為不可。而顧乃異其章服。殊其號名。以民而病民也哉。

仕意篇下

黃省曾

仕意不明。則進者驕而退者愧。至無以立存於閭里。而有

道之士亦無以自表於天下矣。今城衛之內有門將將堂觀煌煌而窮極土木之麗者必進士之家也。郊遂之間青疇萬井柳埭百里而肆其畝畝之闢者必進士之家也。役奴下走文衣鹿履泛鵝舄馬賤妾愚婦翠髻瓊冠一珠千金拱如后妃出則象輿者必進士之家也。夫天之立君與大君之所以建臣者其意豈如是而已哉。今且天下而咸風矣。幼之所以誦習者以此。長之所以服儒者以此。通乎帝籍而所以宦貴於四方者以此。族屬之所以相高肺腑戚骨之所以相期友儕之所以相誇以此。父師之所以爲

明文遠卷

北卷三

教子弟之所以爲學者以此。夫此宮室之巍煥田疇之連闢妻孥之華盛得之者爲成器爲罕才爲天人失之者爲不肖爲下愚爲無賴則三者爲利欲之常情也。而且有成器天人罕才之名人亦曷不力驚而爭馳之哉。故庶民偏士之家殘瓦斷甍漏日見雨田無尺寸衣無複再而爲之妻孥者蓬髮垢顏以常井臼凡爲里中之富貴者莫不撫掌而笑之滿氣以凌之而士之見道不明者含其笑凌於胸中。一日富貴亦必求與之相敵而爲仕之意皆冥然不少聞識嗚呼此太和之治所以不復見於天下而亂臣賊

子徧地有之也。殊不知天之生斯民也而無主以綱之則必亂是以立之君君之欲安乎斯民也非臣則無以遍乎天下而繼其耳目蹈履之所不及故古之喻者以爲元首股肱是以建之臣君耶臣耶俱奉天安民而已故茅茨土階鹿裘素馬堯不以爲薄卑宮容膝惡衣被體禹不以爲陋但爲天生民而已初無一毫病民之爲何古之天子且儉約如此而今之進士乃珍奉尊處其身如彼也使上國立君建臣之意雲飄海沉而不著是以彼長於此土此長於彼土互相吞噬互相割剝互相標奪而斬關發篋之盜

明文遠卷

北卷四

緒視爲縉紳之常法游宦之公事而不之怪忌矣。夫人而徒欲富貴也則何所爲而不至哉茲者宸濠之變名爲元老而右輔者僞爲儒而諮謀者宦其地而倒從之者與夫潛不軌之心而鼠伺於高位者欲乘便而起環待於下僚者亦不可以數矣凡此者皆仕意不明而徒以富貴爲心故耳嗚呼仕意不明亂臣賊子其興也乎其能免乎接迹於人間也乎。

明至中葉而後仕事之壞極矣上子束髮受書即務以誨世取寵割剝生民爲事而上天所以立君與人君設官分職之意蕩然無復問者噫可嘆也衣鉢流傳種子不絕吾爲表二作以正之

羣書百考跋尾

蘇伯衡

余自兒童時從長者遊竊聞其道宋乾淳間義烏有杏溪先生於天文地理明堂封建井田兵制律曆之類靡不窮究根穴訂其譌謬資取博而參考精事爲一圖累至於百號曰羣書百考說齋唐公開其升陟分陝之說以爲後方輿地盡在其腹中大愚呂公閱其書以爲是書集先儒之大成夫以唐公之該洽呂公之精詳其推敬先生如此則先生之書豈徒事空言以爲著述者且哉思一見之垂三十年而不可得未嘗不以爲憾也此解後得先生諸

明文遠卷

孫桴而叩焉則散落久矣獨十二五僅存焉耳因出以相示始得見之少償夙願又未嘗不以爲幸也益將求其全書而卒業焉於戲道與氣局嘗相離哉經制之所在精義之所在也先生寤寐先王於數千百載之上疲思耗精於斷編殘簡之中明絕學之指歸示一王之準則可謂至矣而學者方玩思空言高談性命顧以是爲近者小者而弗知甚貴可不悲哉則夫去之未二百年而將遂泯墮無傳豈曰勞而少功云乎亦曰世好酸鹹之異嗜切近之意微誇誕之氣勝云耳且三代之制度托之簡編以傳者其存

幾何朝廷垂意稽古卒然有所訪問往往無以應吾見亦多矣而是書也可措於實用有裨於治道泥墜者既如彼其歷存者亦終莫之講何哉況今無板本則後余而生者將不止不見其全而已此余不惟幸於得見而又撫卷爲之慨且懼焉

羣書有考最足以資實學惜乎其本之不復見也

明文遠卷

康王構卽帝位於應天府

一 劉定之

康王前嘗爲質於金營。而宋使姚平仲劫營。金疑其非。王且嘗與較射。而連發中的。意其將家子。因却還之。汴宋復遣王奉使講解。而爲民所遮止。因此得脫。而遂繼宋統。蓋天畀之也。使其在圍城中。則與諸王并俘以北矣。昔周漢宗室皆分封於宇內。非獨資之如泰山磐石。得以固其存。不幸而亡矣。死灰復然。猶得以續其統。又不幸而統絕矣。苗裔芟衍。猶得以保其姓。周東遷而晉以強宗爲伯主。糾合諸侯。爲周興衛。至於戰國。而燕韓魏居七雄之三。以

明文遠卷

祀姬姓之祖。禍秦虎視東周。不敢不者數百年。自載籍以來。未有若周之長。所謂罔其存者也。漢承吳淝楚戍之強。而犯上。盡封各國支庶。以裂其壤。至於哀平之際。宗室祇屬籍者十二萬人。莫不據士民之上。有王公之勢。莽既盜漢。而光武兄弟。呼於南陽。此十二萬人者。近遠響應。故東京之復舊物。易於反掌。靈獻之末。袁瓌爲璋。猶能兩翼荆益。以資昭烈之興。所謂續其統者也。唐宋則不然。其宗室皆聚居於京師。故朱溫篡唐。而德王等九人。一日同流於九曲池。濮王等數百人。一夜同阮於龍興寺。女貞取宋而

惟康王以出使。孟后以被廢。二人得脫。其舉宗北還。卒見

屠於完顏亮。無一人幸免。蓋無以保其姓矣。夫聚居之也。

樂其易防制。此利之小者。而其後有大害。觀於唐宋可見

矣。分封之也。惡其難約束。此害之小者。而其後有大利。觀

於周漢可見矣。蘇子瞻諸人言封建之害。胡明仲諸人言

封建之利。各有其說。而未嘗言其大利害見於繼世之後

如此。然則有天下者。爲其子孫計。可以無憂於此矣。抑宋

統之幸不絕。而天而康王以續之。何也。曰。宋二百年矣。

仁如慶曆。元祐之日多。不仁如熙豐。崇宣之日少。其不仁

明文遠卷

也。民怨之。而其仁也。民憐之。其怨之也。足以亡。而其憐之

也。足以不絕。民之心。卽天之意也。善得天者。得於民而已

矣。善得民者。以其仁而已矣。

大識大議有天下者之明鑒也

京營兵制考

葉向高

歐陽公有云古之有天下者其興衰治亂未始不以德自秦漢以來鮮不以兵嗟夫兵之重也寧獨秦漢以來然哉蓋在周之盛時伍兩卒旅之法統於大司馬者已載為詳備天子至躬萬乘之尊修秣稔瑤瑤之容以從事於行間故武備日張疆場無虞迨後畿輔稍削弱至不能具一旅之師以至於兵之重也若此矣歷漢而唐而宋代有建置之師以至於兵之重也若此矣歷漢而唐而宋代有建置之師以至於兵之重也若此矣歷漢而唐而宋代有建置之師以至於兵之重也若此矣

明文遠卷

制之患為謀賊矣顧兵政之設易壞難修其盛也南勦北伐威加方外而其弊也至尺藉空虛大司馬四顧張皇計無所設至厠廟堂宵旰之懷也則豈非因循耗蠹之大驗哉蓋明興制兵有五軍營五軍營變而為三大營三大營又變而為團營團營又變而為政府之名始立矣其沿革之由盛衰之故大概有可考焉五軍營者高皇帝所定也籍畱守四十八衛之衆而訓練之有中軍有左哨有右哨有左腋右腋而總之曰五軍無事則戒弓馬習技擊環衛都城有事則簡師命率分統以出事已而休制至善也文皇

帝時仍五府之舊增七十二衛又以龍旗寶蓋等物付三千鐵騎立三千營後征交趾得神鎗火箭之法立神機營為三大營三大營之訓練如高皇帝時而河南山東大寧中都四都司之軍又歲以班操至春秋番練如三大營益詳備矣洪宣之世海宇昇平兵革不試將士賦日以廢壞至於正統嬉恬益甚京營之兵幾不能受甲此已已之變所由興焉于肅愍逢多難之秋深維良策迺於三大營之中拔其驍銳分為十營營萬人其統之之官則隊長統五十人隊官統百人把總統千人都指揮統五千人訓練

明文遠卷

之方則有八陣八陣分為六十四陣纖微委曲咸有條理雖未能盡如祖宗之舊要以救弊舉廢振弱為強斯亦有足觀者矣大抵法久則蠹人久則玩以二祖之盡制曲直勢禁刑格不三傳而遂壞其壞也以肅愍之忠勤景帝之責任日夜焦勞而僅僅得十萬之師為國家用亦足以明兵政之易壞而難修已天順初年務反景泰之所為遂革團營八年而復成化初再革二年而復又增為十二營曰奮武耀武練武顯武曰敢勇果勇效勇鼓勇曰立威伸威揚威振威營萬人京兵八萬蓋以外兵八萬分兩班練之

期年一報代。初十二營之選也。其任者名曰選鋒。不任者歸本營。名曰老家。老家固已孱弱。而所謂選鋒者。歲久而浸失其初。供役於私門。培克於主帥。上下相索。苟歲月無事。愈益脆弱。斯其與老家何異也。庚戌之役。敵叩郊關。而無能以一矢相加。遣都門晝閉。烽燧燭天。肅皇帝震怒。責令廷臣博謀。所以強兵禦敵之畧。諸臣迺請復三大營。改三千為神樞。統以勲臣。督以樞臣。巡以臺諫。省臣其大指。俱如洪永時。而規制為備。上是其議。若為令。及今數十年矣。其盡弊之端。又有甚於曩日者。當文皇帝建三大營時。挽強超距之士。不下三十餘萬。一損而為十萬。再損而幾於無兵。嘉靖雖復祖制。而兵籍存者。不能加團營之數。又缺額者。十之二三。挂名投閑。實差贊役者。又十之二三。則當時亦已無兵矣。况在今日。而欲求抗旌揭竿。射石伏羽之夫。為國家用。安從出乎。此其故難言之矣。夫將之於兵。若家人父子之相屬也。故必休戚相通。而後能臂指相使。今京營諸將。非皆以才見庸。素拊循士卒者也。多賈人子。厚金帛。結中官權貴。而為之請托者耳。夫彼既輸財於此。不得不取償於彼。故有索月錢。需常禮。恣意誅求。若以為

當然而不可易者。國家歲增東南之粟。數百萬石。以贍兵。而兵歲出月糧之半。以贍將。將愈飽而兵愈餓。其有典衣至此安得不敗需兒。而枵腹待命者矣。何以振士氣。而鼓其銳乎。此病在將領之侵奪也。天器不用。則敝士不訓。則衰。今京營將士。教戰之法。歲不過數月。月不過數日。其下操也。日不識進退之節。手不習擊刺之方。相與趨走。吶喊。若角觝拔河。翹木扛鐵之戲已耳。甚者挾無弦之弓。插無羽之矢。懸無鞘之刀。質明而入。未午而出。以為故事。若此耳。又甚者。於下操之日。責追贖錢。漫無統紀。又甚者。豪門占役。市井竄名。冒支經費。按牘而求。其人皆不可考。行伍安得而不消。營陣安得而不廢乎。此病在操練之寡實也。文皇帝集班操之兵。為居重取輕之大慮。非以人眾飾觀為也。嘉隆間。幸供土木之役。番鋪是勞。未嘗操戈執銳。以從事於戎行。弊且寸挺不持。空身備伍。迄於今日。因仍已甚。領班之將。復多貪漁。富者賄免。貧者氣奪。彼其數千里。裹糧赴命。流汗浹踵。而不得休。迺使之營。不急之務。應無藝之工。重為其帥所苦。雖使孟賁烏獲。復任徵發。亦安能昂首伸眉。度功絮藝乎。此病在班操之失制也。先皇帝時。蓋亦深燭其弊。

上下咨嗟太息。求爲經遠之計。而人情久弛。振刷爲難。日復一日。偷安自喜。脫一旦有意外之事。發於倉卒。國胡以支之。誠使改弦調瑟。桑土綢繆。則莫如議任將。必以軍功多者。欲望著者。歟。歷深者。乃充其選。而執袴子弟。勿使之建旗鼓。而坐於將壇之上也。又莫如議責實器械。必精。伍兩必備。蒐簡必嚴。諸游惰者。法。期後者。法。將弗恤。士者。法。堅持而行之。勿因人言不便而遂廢格也。又莫如議存恤。凡士番休至者。毋苦以他役。使得一志畢能。各習其務。曉然知國家所以勤苦訓誨之意。而忘其政履之難。一有緩急。能得其死力而後可也。如是則有將有兵。戎務稍舉。而又時稽其充耗。月程其功效。使所父之謠不興。而六師之勇自倍。卽二祖威靈可復振也。又安在兵制之詳略哉。有明立法之初。兵制非不善也。一再傳而廢弛。始墮紀律。蕩然幾以軍事爲兒戲矣。國勢安得不日弱乎。此亦萬古之明鑒也。

明文遠卷

記論文

孫慎行

江右泗山鄒公。工文章。辨別邪正。以謂自古及今。實有正氣。一脈貫傳。自史漢及唐宋八大家。雖調格不同。其得是訣。一也。自昭明有選。此脈遂大壞。及真西山有正宗。稍爲一清。然世反有艷選。薄正宗者。至出入選宗間。漫無白黑。如紛紛諸選下已。他姑爲酬應。無所稟裁者。則又勿論。然世之名能文者。半係姑爲應酬。輩。等細總古今爲文彙。分別各體。以爲文章一脈在是。又從中間抽一二篇。謂奇特。余初爲諸生。弗甚曉。迨後十餘年。殫力工琢。又數年。搜義理。又數年。涉世事。勃抒所欲吐。然復閱前所抽一二篇。覺弘深老大。去世猶百數武。蓋文之難知如此。因思史漢及八大家。昔人見謂文辭客耳。今細探之。其胸中道行。良有深見。浩蕩無涯。而徐發其一二。故足傳也。史遷曰。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以之顯。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人之得失。其流及上。其經術深湛。如是。老泉云。天之與我。豈偶然哉。千金之子。天子之宰相。求一言之幾乎道而不可得。今文中。曾不知所謂幾道者。何指聖門道術。首言學文。雖非世文辭之文。而文辭未必非其流緒。

明文遠卷

焉。今世俗講學家不及文章。文章家畏言理學。兩失之矣。公夙以學問鳴。宜於真處持有見也。然亦未暇以是繩古今。祇以爲文章全要。一氣呼吸。自始至終。提掇得起。若世俗鬪湊。極力做來。不過六朝粉塵態格。其說尤健。吾嘗心識之。爲人嘗誦云耳。惜所謂彙者。今無從卒業。所謂一二篇者。昌黎科斗書後記。未叔樊侯廟災記。我竹記也。以示之人。恐都未解了。會其孫某屢屬傳表。余以久謝不能應。弟書此以見公一班。公嘗有詩云。文章還大雅。經術潤羣生。肝江多俊秀。應念鳥鳴嚶。公之精神。殊可念云。

明文遠卷

天地間總一神氣而已。明哲在上。則神氣輒爲道術。而功業漠然不見。在下不得志。則神氣散之文章。而摘辭布藻。亦足垂久遠不朽。唐自天寶後。用一人卽一人。卽除一人。卽一人復起。前尊尚蘊。後焰復張。海內精英。盡燦爲窮僻。枯燼。賢士大夫歛起收之。其忠君愛國。憂時閔事。浮沙詩歌。力欲追兩漢上之。以庶幾騷雅。何論魏晉。乃精英散佚。賢士大夫又不盡。而山人遊客羣起收之。以奔走藩幕。朝秦暮燕。媮倖一朝餐養。他日進身。而格調促促已。然淺識者喜其業易成。名易都也。至今連篇大冊。半羅入其中。以

爲唐詩若是。夫士大夫不得志功業。而修之騷雅。此世一厄也。乃騷雅不競。而浸淫爲遊士悲愁乞憐之言。絕無有及古樂府曲調沉遠難工者。此又詩之一大厄也。至艷慕所易如此。畏苦所難如彼。天地間神氣。其終泊無存矣。夫國朝有高楊張徐。近則李何。又近則高徐。大。有意樂府歌行。第不知其騷雅之際。爲何如焉。

明文遠卷

唐之以宰相名詩者。張曲江其一人也。燕許大有名。便不如遠矣。大約驅馳當世。深思苦畫。獨有所用之。安能竭情工拙。以辭賦爲君子哉。嘗以爲唐世之材。如用詩。則李杜之博大爲阿衡。元白之閎瑋爲銓宰。韓昌黎之雄健爲司馬。王楊盧駱之文雅爲翰林。元次山孟東野之直果爲中丞。皮杜之壯志爲鑒察。高之老練爲理官。劉文房王仲初張文昌盧玉川賈浪仙之雍容明秀爲禮臣。陸龜蒙李義山之精幹爲郡國。王績孟浩然之廓達爲客星。他不可一概量。若江湖是馬。大夏丹青豈憂乏哉。唐以詩取士。人才乃畢湊於詩。然而應制省試。類反壘不及格。非獨寸管風簷展錯不及。亦人主好尚。選詩衡量。各有運會。不可齊也。故大家名家之長。應不以是騷。而隳隳者雷鳴焉。一時之

誦百世之伸。一時之伸。百世之誦。蓋有以夫。

論文別有見地眼光識力卓絕一時非膚學所能剽竊

明文遠卷

古六

玉篇

楊士奇

玉篇一冊考其圖書云周陽侯世家蓋吾族兄孟堅之書
余得之賓畿翁賓畿得之蕭子英孟堅內弟也孟堅多畜
書既死無子故遺書無為保藏悉散落不存常謂劉長卿
生子詩且免琴書與別人之句竊以為無後者之慨然今
世儒之家子孫不肖往往取先人書籍及所為文章博易
所好甚者用易酒食視棄之猶棄土直以陷於不孝而為
人所修笑者吾見之多矣如此亦何貴乎其有後哉
購書難守書更難為子孫者不可不警

明文遠卷

古四

太廟祧遷考

于慎行

嘉靖中年孝烈升祔奉祧仁廟萬曆改元穆宗升祔奉祧宣廟皆非禮也大禮已成不敢追議姑備稽舊典以俟議者考焉謹按我朝太廟本以同堂異室分別昭穆及世宗創建九廟奉太祖為太廟成祖為世室而以仁宣英憲孝武六廟為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九廟既災仍復同堂異室之制而升祔睿宗此後寢廟藏主則九室南向前殿祫享則太祖南向成祖西向北上七宗東西相向蓋雖左右分列無昭穆之名而昭穆之倫世次固未少也及孝

明文遠卷

烈祔本與武宗同為一世則仁宗一廟尚在三昭三穆之中而遽議奉祧因此穆宗升祔又祧宣宗於是冬日太廟之中三昭三穆代數始不足矣禮曰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韋元成鄭康成則謂周以后稷為太廟文武二廟百世不遷其下高曾祖禰親盡而毀則文武不遷之廟在三昭三穆之中此七廟之制也劉歆主肅則以高曾祖禰並五世六世無服之祖為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文武世室百世不遷不在三昭三穆之中此九廟之制也今也九廟分建既以成祖為世室不在昭穆之列而同堂時祫又

明文遠卷

以成祖北上出於七宗亦不在昭穆之列則仁宣以下猶當有三昭三穆可也而遽祧仁宣於是英宗一世憲宗一世孝睿二廟一世武世二廟一世穆廟一世是昭穆之數五也與太廟而六矣豈七世觀德之義哉禮曰父子異昭穆兄弟昭穆同是昭穆之序所以別父子非以傳位為世也請言其義古人之制廟皆南向主皆東向及其祫於太廟則唯太祖之主東向如是而為至尊之位其昭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北廟下而南向羣穆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南廟下而北向蓋羣廟之列左為昭右為穆即今太廟南向之位大禘之位北為昭南為穆即今成廟與七宗東西相向之位也故文王稱穆考則魯衛毛聃皆曰文之昭武王稱昭考則邶晉應韓皆曰武之穆是昭穆者父子之名也非以傳位為世也如以傳位為世則兄或為昭弟或為穆子孫何以別故曰祖有功祖有德百世不遷之廟也父為昭子為穆萬世不刊之典也兩漢以來宗廟之制固不相沿然皆以同堂異室為主其昭穆之序固未必盡如周禮而其世數祧遷則皆用昭穆之法未有以兄弟相傳分為二世者也晉武帝追尊七廟則景皇文皇兄弟同為一世

故當武帝之時六代而七室其後惠懷愍元弟兄四主同爲一世故當成帝之時七代而十一室此不以兄弟爲世也唐中宗睿宗同爲一世故開元之時八世而九寶敬宗文宗武宗同爲一世故開成之後九世而十室此不以兄弟爲世也宋太祖太宗同位異坐故當徽宗之時九世而十室其後哲宗徽宗又同爲一世欽宗高宗又同爲一世故當寧宗之時九世而十二室此不以兄弟爲世也蓋同堂分廟制不必同而父昭子穆則一定之序未有以兄弟相傳卽爲二世者也今自二祖之外廟雖七室其實五世

明文遠卷

揆之七廟之制世雖不足而况云九乎然祧遷之失始於祧仁廟而改正之舉在於復宣廟何也在隆慶時仁宗不當祧在今日則仁宗當祧宣宗不當祧以其在三昭三穆之內也孝之於睿武之於世二廟可也以當二世非也以其昭穆同也然則何如而可曰始以宣廟未祧設爲次敘明之寢殿藏主九室南向則太祖居中成祖以下一代各居一室孝睿二廟同室異坐武世二廟同室異坐前殿祫享則太祖南向成祖西享北上不在昭穆之列宣宗西享爲昭英宗東向爲穆憲宗西向爲昭孝睿二廟東向爲穆

武世二廟西向爲昭穆廟東向爲穆如此則祖功宗德之祀既有托而可久而父昭子穆之序亦有條而不紊矣或曰據鄭氏七廟之說文武世室在三昭三穆之中則今之太廟七世也成祖不在昭穆之數乎曰鄭氏之說非也蓋懸度一時之事而未嘗深思耳何也文武二世室可以在昭穆之中者以其父子相繼兩世不遷故昭穆不紊倫序如故也設使文王以功德不遷而武王以親盡迭毀卽文武二室俱存而懸隔數世之後又誰與爲昭穆乎昭穆者父子之稱非可隔數世而論也劉歆曰宗變也苟有功德

明文遠卷

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漢之不遷者五宋之不遷者五若俱列於昭穆則祖禰之廟亦有當祧者矣故世室在昭穆之中者非也世室既不在昭穆之中則三昭三穆之數何可缺其一也故當仁宗未祧則成祖固在昭穆之列仁宗既祧則成祖無以爲昭穆矣無與爲昭穆而百世不遷則不得不列於昭穆之外成祖既列於昭穆之外則三昭三穆之數何可缺其一也或曰昭穆之制爲九廟而名也既復同堂異室之祀則已不以昭穆名矣奈何復以世論曰不然古禮昭穆之名正爲同堂異室而有也何者方其主

藏羣廟廟皆南向。主皆東向。各全其尊。不相凌越。固也。惟至裕享太廟。則太祖之主。東向自如。而羣廟之主。列於北者。取其向明。而謂之昭。列於南者。取其向幽。而謂之穆。此正昭穆之所由名也。奈何謂同堂異室。無昭穆之分乎。漢晉唐宋以來。皆用同堂異室之制。而室有加盈。代無減少。蓋以一世爲一代。而不以一帝爲一代。正是父昭子穆之分耳。三代之制。或七或九。皆據漢儒臆度。未有定論。但今治法後王。禮沿習俗。漢晉唐宋。既皆以九世爲數。今安得降而爲七。既皆以父子爲昭穆。今安得以兄弟爲二世。而

明文遠卷

使代數不備乎。或曰。宗廟之議。嘉靖中如聚訟矣。世宗制禮作樂。講求備至。當時禮官。何以不言。曰。不然。彼時議禮之臣。皆有所迎合回護。未嘗盡以禮經奏也。宗伯夏公本以同堂異室爲主。及宮充廖公。請建九廟。上合聖心。禮官誦而從之。非得已也。九廟既災。遂復同堂異室之制。而昭穆之廟名廢矣。要之二公之意。皆出於傳會。而其或分或合。亦莫不各有考據。唯至升祔之禮。宣祧仁宗。則非二公之意也。且世宗初祔孝烈。嘗欲奉祧仁宗。及閣臣有陰不可當陽位之言。乃藏主於慈孝獻皇后之側。以明祔姑

之議。惟裕享殿座。則設於西向之第五位耳。蓋彼時雖議祧仁宗。而孝烈實未嘗當一世。是世宗之心。亦尚有不安也。及至庚戌升祔。則宗伯徐公。以嚴旨譴責。不敢執奏。遂奉成命而行。然至升祔。世宗之時。仁宗卽祧。猶及改正。而議禮之臣。漫不加省。徐公在位。又不肯遂改前說。而人亦不覺其非矣。可不惜與。或曰。同堂異室。又以昭穆爲世。則祧遷之法。何如。曰。古之祧法。不可的考。第云昭常爲昭。穆常爲穆。蓋祔昭則羣昭皆動。而穆不移。祔穆則羣穆皆移。而昭不動。爲其各爲一廟。而不相凌越。且羣昭羣穆之裔。

明文遠卷

助祭於廟。各從其世爲列。故祔必以班也。至於同堂異室。則以昭穆代父子之名。而非以昭穆爲一定之位。如守祔各以班之禮。則孫居祖位。反爲左。一父居本位。反爲右。一於倫敘何如。故必行遞遷之法。如奉祧仁宗。則宣左而英右。奉祧宣宗。則英左而憲右。前殿裕享。相向之座也。奉祧仁宗。則成左而宣右。奉祧宣宗。則成左而英右。寢殿藏主。南向之座也。是則今日已行之規。自可相沿。何必更論總之九世七世之說。固不必同。然必皆以代爲數。而不以帝爲數。則萬世不可易者。故以爲仁宣之廟。在嘉靖萬曆之

初皆不當祀。祀之非禮也。

斟經酌史論有根據。昭穆之說聚訟紛然。以代爲數。不以世爲數。此理似不可易。蓋昭穆者父子之序耳。

明文遠卷

屯政考

葉向高

國初計畫之臣。相與持籌布策。講求修復。爲國家建無疆之利。而竟因循廢格。日以滋壞。及嘉隆以來。累清屯田。雖時盈時耗。而較其見存之數。大約損故額十之六七矣。蓋在洪永間。遼東屯糧以石計者七十萬。今十七萬。甘肅六十萬。今十三萬。寧夏十八萬。今十四萬。九千。延綏六萬。今五萬。薊州十一萬。今僅視延綏。山西計其初當亦不下十萬。今得二萬八千有奇。是何盈縮相去若此甚也。愚嘗考求其廢田之由。可爲振舉者四。而其可以徐議。未可以卒

明文遠卷

分明於其間。以資從源。此

圖者二。祖宗時屯田諸軍。給與牛具種子。優恤甚至。且不許他役妨其農務。其後邊事漸興。多抽屯軍補伍。於是屯種之人。失其本業。而田遂就荒蕪。此可爲振舉者一也。祖宗時沿邊曠土。盡以給軍。間有肥瘠不同。則令視其農畝之數。而考較之。謂之樣田。其後貪漁將領。多私其腴區。而移磽瘠於軍士。低昂竄易。糧益不均。重以豪右侵奪。而農事益弛矣。此可爲振舉者二也。祖宗時武備修。築城堡。且耕且守。得以爲備。故人皆自克而不虞。邊險稍失。城堡多湮。敵騎縱橫出沒。擾我禾稼。卽欲力耕

厚積徒爲敵外府耳。此可爲振舉者三也。祖宗時賞罰嚴明。政不媮窳。管屯之官。皆殿所積之多寡。而定其殿最。故人人自勵。其後玩愒成風。上下相承。以管屯爲戢者。優游城市。而不見阡陌之巡。以督屯而來者。憑信簿書。而不校倉庫之實。踵弊襲媮。恬不知怪。屯政之廢。又何惑乎。此可爲振舉者四也。若其利病得失之源。則又有大於是者。蓋國初鹽政修明。輸粟給引。賈人子以積粟爲利。各自設保伍。募衆督耕。畚鍤盛於戈矛。墩埤密於亭障。軍民錯舉。守望相助。屯田之興。於斯爲盛。其後納銀例開。無所事粟。商既散歸。屯亦大廢。不數年間。邊事坐困矣。故今議者咸謂鹽政不修。則屯政難復。木木原原。其說當矣。愚以爲守法易。復法難。法在而復之易。法亡而復之難。今鹽引納銀。從來已久。一旦督粟於邊。吾恐度支之令未下。而輸輓之患先興也。兼之軍國經費。半倚商絀。必欲以粟易金。弊且提於見肘。吾恐邊士之腹未充。而司農之計先窘也。所謂可以徐議而未可卒圖者。蓋謂此也。嗟夫。九邊重鎮。國家根本。強敵跳梁。日睥睨其間。而空虛若此。至竭天下之脂膏。猶不能給。主計者徒仰屋而歎。是不亦可爲寒心哉。今鹽

明文遠卷

法之舊。雖未能盡復。亦宜講求屯田之意。專委大臣督以修舉。今沿邊之人。隨宜占懇。所從來。但使荒蕪日辟。穀價不騰。不必紛紛清勘。以滋厲階。俟人心樂趨。邊境稍戢。然後廣徵吏士。搜理舊章。需之歲月。遠收其利。此皆今日之所當亟議者也。夫欲內省民力。外裕邊儲。積豐於庾。士饜於伍。不煩輸輓之勞。無乏軍興之備。以控制邊陲。伸威固國。非屯政曷由哉。愚故畧著其顛末。令愛國者得以考覽焉。

明文遠卷

屯田者足國之本務也。然有一法。卽有一弊。明至中葉而後。宴安媮惰。屯政廢矣。馴至日銷月鑠。以至於亡。可爲深戒。存葉公作以識之。

碑志論

胡侍

夫倬幽貞潛德。流光莫掩。鴻勳駿伐。垂範靡盡。高岸爲谷。而碩懿未存。委骨成塵。而聲華益亮。不有碑志。其何賴乎。故孝子文孫。靡不巧筆詞人。闢其先烈。中世以降。藹然同風。固彌文之通懷。含靈之極致也。而時變道涼。俗靡文敝。墟墓之製。率是誇誣。獎其元忠。則行齊八凱。稱其篤孝。則蹟邁二連。或云散粟凶年。施非望報。或云却金暮夜。清恐人知。苦節與汎相同。貞義敘其斷機等辨。狀景範爲鸞鳳。進躋蹕爲勛華。雖語有精麗。而咸歸矯飾。夫以存多遺行。

明文遠卷

沒獲嘉名。淑慝俱旌。真贗誰別。不論其世。孰匪令人。替明寫照。傳神眉目。盡外素交。卒覩未免。誰何儼昧平生。抵云惟肖。殆令漢臺之畫。耿鄧不分。傳野之賢。旁求靡及矣。意者非分之譽。鬼亦覩顏。無情之辭。後將奚信。而作者無愧色。受者無遜心。觀者無異論。有識之士。所深增也。蓋近世史編。惟憑碑志。碑志烏有。史編子虛矣。又縉紳壽考。乃可君公。才士雅人。方堪別號。碑表之等。俾有王章。夫瑞之爵。金須廷授。乃今賈豎販夫。虛冒君子之號。乘田筦庫。輒出神道之碑。市妾里妻。詐假夫孺之貴。祇以自圖。寧曰兩人。

犯分誣親。慈茲彌甚。且仲叔繁纓。尼宣致惜。重耳請隧。周襄不許。方物則飾馬之具。小麗罰則闕地之罪。均而不學之徒。蔑禮任心。僭侈顛越。秉文之士。依阿緒信。不知所裁。碑表德之器。林列丘隴之間。華袞之辭。波及與臺之鬼。惡風詭濫。其說愈長。冠履混同。無復等別矣。然金石之撰體。異汗青。史法則褒貶兩存。碑志則揄揚獨運。故纂文樂石。表鎮元途。例皆黼藻溫華。斧鉞不用。儻於事理泥閼。便當婉言莫承。勿令回我兔鋒。眩彼來葉。苟或情在難拂。勢不可辭。其於命翰遣言。須存商訂。不識避就。將買費端。蓋雖

明文遠卷

空空鄙夫。平生鉅無一善。猥其可仗。舍其深瑕。裁辨之間。頗加快潤。譬諸刻鷲。略企鵝形。若畫無監。不淪翹翹。庶幾是非不遠。梗概猶存。在彼既獲。稱情於我。亦非曲筆。亦臆章之活術。御物之圓機也。

以選體行文。却字字真切。筆筆流動。非雕葩組麗者比。碑志不古自昔已然。然其弊未有甚於今日者。此文固潯暑之清涼散也。

詩論

顧起元

詩之爲道也。與四經異。主文而誦。讓比物而托。終遊。要
其詞。惟達者能得其意。於言之外。而固者或反失其意。
於詞之內。故曰以意逆志。是謂得之。逆之者之得之。明夫
順之者之失之也。而顧有亘千百年未睹其祕。未發其覆
者。則以世儒守毛鄭之訓。詰爲功令。而不能逆探作者之
心。於千載之上。以是承訛襲舛。遞相臚傳。而終不悟。可歎
也。宋儒誤認夫子鄭聲淫之一言。遂謂鄭風所存。皆爲男
女期會奔佚之情。謔浪嘲哂之語。其失固已不待辨矣。乃

明文遠卷

若周南之漢廣。野有死麕。邶之國風。衛之氓。其語皆爲婦
人女子而解之者。遂真以爲人之道。婦人女子。與婦人女
子之自道也。夫是諸詩。皆所謂采於太史。獻於天子。肆於
樂正。奏於房中。歌於賓筵者也。西漢以下。鏡歌鼓吹。已爲
非古。而旨必雅正。詞多典則。不聞以閨巷纖詞。領於天子
之樂官也。曾謂三代之盛。而乃以後世秋胡之行。孔雀東
南飛之曲。與清廟之朱弦。疏越分曹。而奏者哉。古之賢人
君子。有所不得志於君臣朋友之間。或思有所諷焉。以匡
其失。或思有所諭焉。以白其衷。而其意又未可以頌言而

明文遠卷

無諱也。於是托於閨閤。以寄吾蹇產悱惻之思。谷風。安
知非以明播棄之凶。幸。氓之蚩蚩。安知非以懲匪人之不
終比。而必拘其詞。以爲婦人所自作。則亦固滯而不通。淺
鄙而亡味矣。喬木之思。或借以暴其銷采之好。白茅之味。
或借以揚夫泌水之貞。而一溺於閨門。遂若聖世真有援
琴索偶之夫。投梭拒挑之女。不亦遠於情哉。離騷作於屈
原。楚風之變。而爲賦始者也。以宓妃有城帝之二女。比君
與賢臣而已。媒蹇修以求之。蓋原去古未遠。故其賦猶有
國風之遺意。使非其述敘明炳。比興間錯。則後人又將泥
其語以爲原真有神女之遇。而湘君湘夫人之歌。與後世
之洛神無以異矣。曾謂毛鄭之爲詩。與高子咸丘蒙有以
異哉。嗟乎。宋玉登徒子好色賦。本以諷王之淫也。而後乃
實以玉之東家。有踰牆相窺之佚女。司馬相如美人賦。本
以刺已之惑也。而後世乃真以相如之國中。有弛服求驩
之宕婦。近代尚然。何論風雅作者之深心。往往沉埋。鬱
於千載之上。宜孟氏有盡信書不如無書之論也。
論詩有識。不愧通經。隻眼然。毛公之作詩傳。確有源委
恐亦抹殺不得。善讀書者。察之。

知難論

皇甫汈

宰臣熙載效能舉之公烈士徇名垂不朽之業姬公墮吐
握以相成仲父廣推引以匡白南國乘人倫之鑒西京宏
開閣之風凡挾一材一藝而上不能知者相君之恥也苟
有材有藝而不為時所知者亦士之恥也故朱門起彈鋏
之歌白首多按劍之歎不度上之意而概謂樹黨過矣不
諒下之心而盡謂奔競苛矣嘗聞昔人曰女無美惡入宮
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又曰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
己者容蓋悲時之黷亂而痛相知之難也夫妓如施子艷

明文遠卷

若毛嫱使與無鹽媼母雜處椒房並貯金屋其美醜安所
不能別而用其妒哉獨嘖夫僂僕侍傷勃屑進御恩移剛
扇愁溷蛾眉為君惜耳至若士抱顏閔之行負董賈之才
楚淵雲之思摘屈宋之藻其視朝貴猶鸞鷟之於醯雞賦
騁之於駑駘賢不肖何所不能判而用其嫉哉所恨紫色
淫聲眩視滯聽為道悲耳今古同秋佩蘭服蕙而世多逐臭之夫懷
瑾握瑜而時乏辨璧之吏此匠氏廢斤於郢人牙生輟瑟
於鍾期夷吾與概於鮑叔惠子致傷於蒙莊者也今有江
東獨步視猶中行海內無雙伍於吟等夫翠蚪蜂螭思僻

蒼梧檄膠葛背與露蟬泥蚓並談乎故寧韞韞而罕耀不
欲偃蹇而共芳徒掉知己之難奚悟知希之為貴哉
感慨填膺言之足為於悒茫茫宇宙欲語從誰有心人
惟托之藻墨耳

明文遠卷

上楊遠卷

霍 穎

恭惟先生碩德重望天下注仰起佐聖天子所以慰蒼海
內蒼赤來蘇之望者豈有涯極先生之謨畫日贊宥審者
固非末學所能竊窺一二於萬里之外然輶每中夜聳踴
慶躍不寐者蓋幸見先生以數十年經綸蘊蓄一旦可盡
見諸實事非如世之仕者徒抱負懸懸才猷不及意諸助
業者比又非如世之仕者徒負高位雖欲策勵助業而才
力不及者比是天將以太平事業遺先生之身而我祖宗
鴻謨舊章所以奠安元元綱維萬世者殆將振舉修復而

明文遠卷

莫遺恨也已更切是輶所以聳踴喜躍而竊幸之也宋朝士夫
勳擁虛名動多浮議其未見用人多以大用期之及其見
用亦只如此而已矣嘗謂宋儒學問動師三代而致君同
治之效不及漢唐漢唐宰輔雖不知學猶能相其君以安
中國而制四裔宋人則高拱浮談居事外敵竭民產以納
歲幣苟延旦夕之安履霜不戒卒覆宗社而後已若此者
可憐之天數可徒責微軫而嘉佑康定以迄元佑之諸君
子可獨逃責乎夫所貴乎命世豪傑爲能見兆未形而先
幾預策以制數百年未易測識之虞也況於事勢顯白有

必至之危然猶瞑乎莫覺者謂國有人也可乎宋朝士夫
浮議甚於戰國之橫議而流禍之烈甚於晉之清談顧未
有命世大儒起而掃之今之士夫動多掇拾其唾去之說
以嚙嚙之此士習所以益卑政治所以益弛我祖宗之舊
章所以日益廢格民日益困財日益匱大勢日有不測之
虞而當事君子莫或之省憂也先生際遇聖明言無不聽
謨無不達時幾若此諒不輕易失之世傳三楊入閣極一
時助名之盛不知三楊壞我太祖之法已多矣上下宴安
苟且度日卒貽正統之亂昔李林甫死然後祿山反明皇

明文遠卷

卒鞭林甫屍謂其釀亂也三楊肉未寒即有土木之亂律
以林甫之刑尚可辨乎脫今欲圖治非痛洗三楊以後之
弊而上復祖宗之舊不可也老臣出處社稷是荷區區潔
身一隅之小節則卑官下士之事而非慕以爲榮也爾
心多病魂夢無復燕薊之思矣惟念先生必有仰瞻
者故敢附獻其狂愚舊進三劄錄貢倘可採一二亦芹人
之忱也照恕狂鄙爲幸
議論磊磊落落快人胸臆以三楊比李林甫似乎過當
然上下苟安釀成國禍卽謂平允之論誰曰不宜

詩說

孫慎行

今讀詩於古今慷慨湮鬱之際。愴焉感也。二雅曰。我瞻四方。威。威。靡。靡。危。時。也。曰。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維。彼。不。顧。自。獨。俾。臧。指。之。切。也。曰。皇。父。卿。士。豔。妻。嬭。處。諸。番。胤。躡。之。倫。無。不。具。指。於。名。無。敢。一。隱。也。至。曰。家。父。作。誦。以。究。王。訓。即。於。已。名。不。敢。隱。也。夫。子。錄。詩。顧。皆。特。有。取。者。當。是。時。先。聖。之。澤。未。衰。而。正。氣。尚。完。上。無。誹。謗。之。詆。下。無。悖。激。之。嫌。不。忌。不。阿。而。諫。議。出。焉。古。所。謂。詩。史。詩。諫。者。也。迨。其。後。有。欲。射。諫。臣。者。有。欲。立。法。監。謗。者。而。道。路。且。相。目。莫。敢。言。即。

明文遺卷

黍離大夫其言曰。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蓋隱諷云耳。而二雅之章。熄矣。如是則主縱臣諛。將何逞不可。故曰。詩亡。然後春秋作。蓋言直也。直道之行也。家自爲詩。直道之亡也。聖獨爲經。其褒揚少而貶絕多。至斧鉞。樂於無窮者。豈非詩之大義耶。或者謂南山桑葉等。非詩之正也。夫文王曰。命之不易。無過爾躬。告君者不切。而至耶。頌曰。未堪家多難。予又集於蓼。君自憂者不更道耶。稱詩者。顧云。溫柔敦厚何也。夫溫柔詩之小心也。所謂怨。訢不亂者也。憂其危。不忍諱其詞。而冀一遷改焉。是所以。

爲敦厚。若謂溫柔者不必抗顏。無乃便乎。若以保奸忍惡。爲敦厚。境也。滋甚。繼詩而作者。無如騷。其愛君愛國。與詩人。不二也。然其言敢愁思展轉。而不敢抗厲。至託菰蕭蘭。艾。見意。斯已婉矣。終爲羣小所搆。自沉汨羅。夫家父不聞。以直誅。而靈均何至以婉廢也。班固評原曰。露才揚已。憤懣不容。沉江而死。噫。謂原憤懣。則曩家父諸人。更以何名耶。甚矣。固不知原也。且不知詩。夫原廢而直道不信於暗君。固讓而直道不信於後之人。且不信於士君子。魏晉來。作者代不絕。皆弊於浮藻。其盛者。鳴獨得。蕭然。問遠不關。

明文遺卷

世也。杜甫元白所作諸詩。誌天寶後禍敗之因。皆道之事。後。非規之事前。然千載誦歌其致。能令人可涕可思。歎。而不忍釋者何也。此亦直之未亡於人心也。乃令學士家。顧羞莊言。喜卮語。唯靡靡之號。嗚呼。風之流也。公忠少而。遜全之術多。苟以與世靡靡。無害而止者。豈獨詩云爾哉。其論詩自具隻眼。方見風雅一道。有關世教。而昧者顧。惟爭唐爭宋。矜葩鬪艷。以求之可哂也。

衡州篇爲李太守邦良作

呂 枬

南禮部精膳郎中李邦良有衡州太守之命乃偕其僚同
衡州曰此地前有四守率被訟去而逐又薄弱多病奈何
涇野子曰前四守之去恐非皆衡人之罪也必其心衡人
多未之知耳邦良茲往當使衡人皆知其心乎知其心而
民之不悅者鮮矣又何難於衡州邦良亦聞漢張騫之窮
河源乎西至蔥嶺山星宿海所經之地多浮泥古里炎巴
婆羅阿哇忽魯之種其生率異心鳥喙非人之所居也焉
往返數年未嘗有害又聞夏大禹之遵江漢乎南至彭蠡

明文遠卷

洞庭所遊之處或岫嶠祝融西陽之險三啗巨虛龍會儲
潭之阻其幽多神姦鬼怪非人所安也禹往來且八年未
逢其害蓋騫之人心皆知其爲窮河源以通遠非有他意
也雖虎豹犀兕皆遁避矣禹之人心皆知其爲除水患以
安人非有異謀也雖魍魎魍魎皆潛匿矣若使邦良之在
衡也愛其獅橘以賂上官朝取十筐暮取百莒喜其藤紙
以厚私室日取十一月取十千則其心誠衡人所不知固
有怒及橘藤之少而怨及筐莒之大者矣恐四守者之去
亦猶是也若使邦良之在衡也見姑蔑之南自爛柯以至

明文遠卷

於九龍浮蓋之間凡常山江山之區有田數千頃此不治
其塘州者鞭其背彼不修其陂塋者管其膚農隙方殷之
日無或少息焉太末之北自崢嶸以至唐臺石門之處凡
龍遊開花之野有桑數萬株不浴種者極其足不益纒者
枯其手蠶月方競之時無或少逸焉則見三衢之人莫不
曰鞭笞我者非厲我也欲我之有食也男歌於野矣極
我者非賊我也欲我之有衣也婦勤於機矣則我邦良之
心如日月懸天清流在地莫不仰其照臨而藉其潤澤尚
有一夫不知者哉雖魯公儀鄭子產黃霸龔遂皆可頌
頌矣安可與前四守者論高下耶且邦良質直好善耽學
不倦嘗仕北禮部於法有違亦持之而陳義發言於我則
固已有父母斯民之本矣此其志意風聲衡人已先知之
前云者因邦良自孫之言而解之也
實情實理千萬世守今之金鑑不獨衡州爲然

跋蕭奇士宣平勸農圖

羅洪先

詩有之。蔽帝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爰。古者自天子達於諸侯。卿大夫。非農事無郊行也。然卽其爰舍觀之。輿馬僕從之不繁。供億饋勞之不備。雖無所考。可逆而知矣。宋之守令。署衙必書勸農。則猶儻羊之意。而今制大誥諸篇。所爲規警。何其懇且切也。余自知事以來。接諸大夫甚多。問及土俗者。則鮮矣。况肯以身勞阡陌哉。或以他漫行行越俗。則里正沿門戶。驩呼集器。什謹候積夜達旦不休。至則鉦鼓旌旗。舟車若蜩。田野人素不識官府。或驚走奔竄。懼

此弊在今日更甚

明文遠卷

街笑爲罪。所過禾黍蹂敗。雞犬蕭然。以不速去爲憾。嗚呼。無變今俗。雖鄉置田畯。日歌陶頌。何益乎。嘗聞周文襄巡蘇州。攜一老隸。裝數日糧。乘羸馬往來田間。相水道饑則就僦者易食。日且暮投古寺宿。明旦令老隸自炊且食。食已徑乘馬去。以是盡得民隱。而治行稱最。今去文襄固非三代之遠邈也。而俗已頓異如此。可怪也。吾邑蕭君奇士令宣平。嘗春行勸農。人卽異之。至有繪圖以頌者。夫天下之事。習則忘異。則傳蕭君特稍舉其職耳。而宣平遂有所傳。又可怪也。使天下皆文襄。則蕭君必無此圖。使天下皆

召伯。則文襄之事應不復傳。傳者衆。則行者益寡。吾是以邑邑矣。雖然。稍舉職而民頌之。則知不能舉而加戕焉者。民之怨咨未嘗忘也。知頌已矣。又爲之圖。極其聲容之盛。以張大其事。而懷怨嗟者。不過誹於腹議於巷而已矣。未。有數犯訕上之誅。以白其狀者。是何治民者之處其薄而民之自處以厚也。蕭君文襄同里人。與余爲故交。其存此圖。蓋將以自警。而余於蕭君未嘗以俗言昵也。故因事而爲之規。

感慨世道之言爲守令者不可不讀

明文遠卷

讀北門詩

孫愼行

蓋嘗誦北門詩而深歎古人之知天也。夫身為大夫少肯營取何不得而至以終貧窶委之天非也。君身尺幅立朝法度天實有制不可違也。故曰天實為之。即艱亦非貧窶之謂也。國家有盛世之人材有季世之人材。盛世人材不沾沾以廉節見而於世無所不可為。季世人材即軒軒以廉節見而於事尚有所不可為。苟有懷瑾之志必多獨秀之摧而讓毀多途。幹畧一無伸於天下其為艱也不亦甚乎。而又安望世之我知乎。若徒以終貧窶為莫知艱是則陋而已矣。至王事政事悉加之身。室人推諫亦不復顧此之任與不任。似宜可以自主。而又曰天實為之。蓋賢者處治則為雍容博大為協恭和衷。處亂則為慷慨激烈為獨勞盡瘁。予嘗以漢之君宗即古之元凱宋之儒學即古之臯夔人才未必大相遠勢所推激不得不然。真天之為也。君子出身殉職矯情違利困於身必益於國。縱不益於國未必不大益於名教。正所以順天不違。北門慙憂聖人錄之。蓋萬世處衰季者極則不然。當季世而以盛世之人才自託欲令坦易不見艱難欲令浮沉可免負擔則將容容

明文遠卷

明文遠卷

後福如胡廣輩所為君子謂之逆天而已矣。

如此解詩乃是自出頭地不寄人儲胥虎落之內者舉一例百觸類可通也。

宋紀受終之事。諸老先生辨之詳矣。而僕竊猶有疑焉。受大事也。太祖臨崩之際。顧命大臣。無一人在旁。而又散遣宮人。使致疑於斧聲燭影之間。此其可疑者一也。君薨大事也。史官宜大書特書。以昭示天下後世。太祖臨崩之後。正史實錄皆不載。若為尊親諱然。而見於簡策者。徒出於雜說之紛紛。迄今卒無定論。此其可疑者二也。蓋若曰。為太宗纂弑之禍。實太祖有以啓之。彼不傳於子。而傳於弟。豈誠心與直道哉。特一時迫於母后之私命。勉強從之。

明文遠卷

迨其晚年。亦有悔心。不然。授受之際。文武大臣。胡不使人知之。卒致宋后有召德芳之舉。此其可疑者三也。其崩也。或以為壬子癸丑。或以為夕。或以為夜之四鼓。况宋后母子託命之言。其詞甚哀。其志甚懼。而太宗怒猶未怠。至於不成后服。此其可疑者四也。若改元一事。開國之初。一時人才理會不得。誠有如吾朱夫子之所言者。而秦王德昭俱不得其死。雖非太宗手刃。蓋已知其無傳位之志。故相繼滅亡。此其可疑者五也。嗚呼。因其跡可以得其心。推其顯可以知其隱。太宗至是幾五百年。何議者之不一耶。

為胡陳楊貝之說者。皆以太宗為弑。石門梁氏畧書之。保齊劉氏力主之。若黃文獻公之筆記。宋學士之敘畧。則明其非辜。至吾望墩程先生。篇為之論。何為之辨。視諸公益加詳焉。其所以明太宗無纂弑之跡。可謂詳且審矣。然愚嘗聞之師曰。夜思宋太宗燭影之事。深為太宗惜之。人須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之心。方做得堯舜事業。不然。鮮不為外物所移者。愚恐太宗不能無愧於此。有不待其跡之顯。而知其心之隱矣。春秋書許世子止弑其君。買原其心。本非弑逆。特以其不謹君父之疾。而示履

明文遠卷

霜之戒爾。宋太宗之事。其有無俱不必論。當太祖大漸之時。所謂危在頃刻。為嗣君者。宜旦夕環侍。而不可須臾離也。顧乃退而安寢。一聞王繼恩之召。不俟駕而步雪入宮。不待請而排闥直入。其志蓋在貪位。而不在君也。是誠何心哉。以許世子律之。其能免春秋之誅乎。此則僕之妄意。而諸君所未及也。極知狂率無似。不足取信於當世大人先生。姑筆之以俟後之君子。

宋太宗斧聲燭影之事的。可疑觀秦王德昭之不得其死。可見以許世子之罪。罪之不為刻也。議論平允。此為千秋定斷。

讀春秋

唐順之

春秋王道也。天下無二尊。是王道也。禮樂征伐會盟朝聘生殺之權。一出於天子。而無有一人之敢衡行。無有一人之敢作好惡作威福。是王道也。是故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而以間會發四方之志。天子巡守。諸侯既朝。則設方明而盟。是會盟者天子之權也。其或不出於天子而私會私盟者罪也。故春秋凡書會書盟者皆罪之。諸侯朝於天子而諸侯之自相與也。有聘禮。無朝禮。凡其不朝於天子而私相朝者罪也。故凡春秋之書如書朝者皆以罪其朝者。

明文遠卷一百三十八

與其受朝者。九伐之法。掌於司馬。而天子賜諸侯弓矢斧鉞。然後得顓征伐。雖其顓之亦必其臨時請命於天子而後行。是侵伐者天子之權也。其不出於天子而私侵私伐者罪也。故凡春秋之書侵書伐者皆罪之。諸侯之大夫公子雖其有罪。必請於天子而後刑殺焉。其不請於天子而顓殺者罪也。故凡春秋書殺大夫殺公子者皆罪之。夫侵伐有貪兵。有憤兵。有應兵。有討不睦。有以吳楚侵中國。有以中國攘吳楚。有以中國借吳楚而戕中國者。故戰有彼善於此者。要之無義戰。盟有解讐有固黨有同欲相求。

有同力相援。有同患相恤。有以吳楚受盟。有以吳楚主盟者。故會盟有彼善於此者。而要之無義會。義盟殺大夫有誅叛。有討貳。有復諫。有借以說於大國。有為強臣去其所忌。故殺大夫有彼善於此者。要之無義殺。是故春秋自於稷澶淵兩會之外。並不書其故。而至於盟會侵伐。則絕無一書其故者。非畧也。以為其會其盟其侵其伐其戰。既足以著其罪矣。不必問其故也。殺大夫必名。亦有不名而但書其官。如宋人殺其大夫司馬者。亦有併其官不書。如曹殺其大夫者。此非畧也。以為義繫乎其殺之者。而不繫乎其殺者。義繫乎其殺之者。則其殺也足以著其罪矣。義不繫乎其殺者。則不必問其為何人。與其為有罪無罪焉可也。說春秋者不達其意。而瑣為之說曰。其會也以某故。殺某大夫也。以某故。至於盟戰侵伐亦然。是皆無益於春秋也。而徒為蛇足之畫者。夫春秋經世之書也。其經世也以正亂賊也。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矣。不早辨也。說春秋者亦云。人臣無將。夫人臣而竊其君侵伐會盟刑殺之權。其為將也甚矣。人臣竊其君侵伐會盟刑殺之權。而久假焉而莫之歸也。其為漸也甚矣。故臣子至於

明文遠卷一百三十八

推刃於其君父。而春秋書某國弑其君某。某入弑其君某。者是弑之成也。是春秋之所痛也。人臣而竊其君會盟侵伐刑殺之權。是弑之漸也。將也是春秋之所辨也。孔子嘗自言之矣。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無道而至於自大夫出。無道而至於陪臣執國命。嗚呼。是春秋之勢也。挈其漏於陪臣大夫者。而還之諸侯。挈其漏於諸侯者。而還之天子。是春秋之撥其亂而反之正也。夫周自東遷以前。雖王室已不競矣。而其權固在也。幽。欽。而平。桓。岐。豐之地。委為草莽。濕。洛之

明文遠卷一百三十八

外聲教阻絕。於是尾大之勢成。而諸侯橫變。易禮樂。馮眾暴寡。大小相朝。強弱相規。無一不出於諸侯者。而天子會不得尺寸之權矣。蓋周之盛。王道行。頌聲作。而其可見者莫如詩。雅。蓼蕭。湛露。是諸侯之會同於天子者也。彤弓是諸侯聽征伐之命於天子者也。出車。采芣。是天子之自為征伐。而四裔不敢侵叛者也。故曰。詩亡。而春秋作。詩未亡。天子之權存。詩亡。天子之權喪。春秋收既喪之權。而還之天子者也。春秋所以接詩亡之後。雖一日不得緩也。文宣而下。則諸侯又不能自執其權。而大夫之交政於中國者。

攘攘矣。三桓六卿七穆。孫。季。魚。華。陳。鮑。擁兵樹黨。而王勢孤矣。葵原仲而私交始矣。作三軍。舍中軍。而魯之權罄於大夫矣。盟。溴。梁。盟。宋。而天下之權罄於大夫矣。衍。出。奔。孫。陽。州。孫。越。入。彭。城。入。朝。歌。入。晉。陽。而大夫之為禍烈矣。蓋天下之勢愈下。而春秋之治之也愈詳。桓。僖。以前。列國之大夫。惟特使而與魯接者。則名之。而會盟侵伐。則大夫未有以名見者。夫救徐。大夫特將也。翟泉。大夫特盟也。春秋第曰。人曰。大夫而已。不以名見也。若此者。非畧也。以為不繫乎大夫也。文宣而下。侵伐會盟。大夫未有不以名見者。

明文遠卷一百三十八

雖溴梁之會。其君在也。而大夫盟書。雞澤之盟。君既盟也。而大夫盟書。若此者。非煩也。以為繫乎大夫也。不繫乎大夫。雖葵。吾。陽。明。狐。偃。趙。衰。之勳。且賢。未嘗以名見焉。繫乎大夫。雖劣。如。樂。展。荀。偃。高。厚。華。閱。則瑣瑣以名見焉。不繫乎大夫。雖其君不在。而大夫特盟。則亦弗詳焉。翟泉是矣。繫乎大夫。雖其君在。而大夫綴盟。則亦詳焉。溴。梁。雞。澤。是矣。不繫乎大夫。雖主帥亦畧。而人之桓。僖。以前。侵伐書人者。是矣。繫乎大夫。雖偏裨亦牽連而名之。鞍之戰。是矣。其弗詳大夫者。以專治諸侯之為亂賊也。其詳大夫者。以併

治大夫之爲亂賊也。說春秋者不達其義而曰人大夫貶也。夫書人爲貶彼歷闕之徒以名見者乃爲喪也耶。惟曹薛勝許之大夫始終書人說春秋者曰小國無大夫非也。夫此數君者直爲人役之不暇而未嘗敢執天下之權也。而况其大夫乎。蓋不繫乎其大夫是以終始人之而弗詳。今日書人爲貶則曰齊晉諸大夫偏受褒而曹薛勝許之大夫偏受貶。侯犯南蒯弗征陽虎之徒出則大夫又不能自執其權而陪臣實執之矣。陪臣書賈費書圖成弗克書竊寶玉大弓書得寶玉大弓書而春秋之正陪

明文遠卷一百三十八

臣者又詳矣。故孔子欲往公山佛肸之召而曰吾爲東周云者。卽春秋書墮費墮郈意也。是春秋之終也。或曰盟葵丘盟踐土師於召陵城濮說春秋者以爲聖人予之也。今亦曰是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也。而奪焉可乎。曰是不然矣。桓文之未出也。權雖不在天子而諸侯亦未能盡得天子之權也。蓋其權散桓文之既出也。則權既不在天子又不在他諸侯而桓文獨盡得天子權也。蓋其權聚。譬之主人有千金焉而竊之者十人雖金已不在主人矣。然十人而人得百金焉尚未足以當主人也。而竊之者一人苟一人

明文遠卷一百三十八

而併千金焉則是疑於主人也。權之散臣悖於主權之聚臣疑於主。故較利害則權之散而交關猶不若權之聚而可以紓禍息民。語王道則權之聚而疑主猶不若權之散而未有所屬。隨之屯曰隨有獲人隨而我獲之未害也。而謂之凶豫之坤曰由豫由我致豫未害也。而六五以爲貞疾。故桓文者臣之凶而主之所以貞疾者也。且桓文以前諸侯固有相朝者則亦一二小邦而已。猶未有六服群然相朝者。固有私盟會擅侵伐者則亦一國兩國相讐相結而已。未有舉中國而聽於一人。未有十餘國而共攻一國者。是天子之權未有所屬也。桓文之興五年一朝三年一聘而諸侯之玉帛相率而走於其庭。天子黜屨之前乃不得一人秉圭而北面者。彼齊晉亦慨然受諸侯之朝已而終其身未嘗一涉天子之庭也。衣裳之會兵車之會未嘗有一介請於天子也。是故糾合諸侯同獎王室未有如葵丘踐土者。諸侯之群然役屬臣僕於諸侯亦未有如葵丘踐土之甚者。荆楚攘斥中夏又安未有如召陵城濮者。而搜諸侯以伐諸侯亦未有如召陵城濮之甚者。說春秋者不達其意而曰會於某盟於某是聖人以諸侯授之齊晉

也。夫王室之不競也，諸侯既已盡折而入於齊晉矣。聖人不能挈而還之天子也，其又推而授之以益其逼也耶？夫權自諸侯出，不問其如何而均謂之無道，敵國相征，不問其如何而均謂之無義，不知禮樂征伐之出於桓文也，其爲道耶？其爲無道耶？桓文之戰，其爲義耶？其爲無義耶？使桓文而誠於勤王，誠於攘彘，急病而其柄則倒持也，其分則上陵也，聖人猶必律之以法而桓文且將爲法受惡矣。況其借名勤王而實則自殖，陽爲急病而陰欲養亂哉？滅譚滅遂，本以自肥，執曹界宋爲誦已甚，桓之末年侈然有

明文遠卷一百三十八

封禪革命之心，而文至於請隧以葬，此其去問鼎者無幾耳。又何以責楚也？然則聖人所稱民免於左衽而仁之何也？曰：是聖人之額論功也。而春秋者，顧以明道也。穀梁氏曰：仁不勝道，存王室也。然則說春秋者，曰謹中外之辨，何也？曰：此誅亂賊之一也。夫春秋之所外者，吳與楚楚之先，齊熊爲姬文師，國於江漢之間，而太伯端委以臨吳，蓋皆神明之胄矣。荆人不道，問周之亂，革子以王，蓋亦上國之亦相效而王，是亂賊之尤也。是以春秋從而外之。春秋諸侯中其顯然爲逆者，莫如楚吳，其陰逆而陽順者，莫如齊。

北合漢論更見斷例之精

晉如斷獄之家，吳楚則功意俱惡，齊晉則功遂意惡，功意俱惡，故聖人顯誅之，顯誅之故其辭直，如卒不書樊君臣同詞之類，凡皆直辭也。功遂意惡，故聖人陰奪之，陰奪之故其辭微，如邢遷於夷儀，城楚丘狩河陽之類，凡皆微辭也。夫小雅未廢而四裔不敢交侵，小雅盡廢而後四裔交侵，春秋始書荆入蔡，以獻舞歸，則其踴躍之勢已見，桓文奮而扼之，其鋒稍阻，文也沒而晉弱衰，而楚人之圖北方者，遂日長而不可制，是故春秋書荆入蔡，此弱之未興而楚併中國之始，春秋書次於厥貉，此霸之既衰而楚窺中國之始，蓋桓文之所以扼楚者，其力有難易，而楚與中國之所以盛衰其幾有倚伏，桓起於海濱而所從者宋衛陳蔡皆弱國，故謀之十餘年，結江結黃，連十二國之師，而後能服楚於召陵，文據表裡山河之固，而所從者齊秦皆勁國，故反國一年，僅連三國之師，而遂能克楚於城濮，一戰而殺其專兵之將，然晉之克楚也，得策於結秦而晉之不競於楚也，失策於讐秦，自殺之役而秦晉相讐殺者，歷四五世，戰彭衙，戰令狐，戰河曲，積十餘戰而不解，是晉人自失一強援，自生一強敵，失一強援，則其氣力不完，強敵伺

近則其勢不暇於畧遠。故晉霸之衰而楚益橫者。役之役實然。說春秋者乃曰。殺之役。春秋許晉襄繼霸。吾不知也。夫楚莊者。又蠻酋之雄耳。而遠交秦巴。近攻陳鄭。則是晉之讐秦。非特生一強敵。乃又借益以兵也。春秋書楚人秦人。巴人滅庸。而楚之謀益狡矣。書楚子圍鄭。而中國虎牛之險。淪於彘矣。書宋人及楚人平。而南北衡矣。天下之勢一變也。雖然。於時諸侯固有附楚者。而猶未敢公然附楚也。晉雖已不能盡得諸侯。而猶未肯甘心以諸侯委之楚也。蜀之盟。謂之既盟。蓋諸侯猶憐晉人知之也。列兵之說。

明文遠卷一百三十八

倡而南北之從交見。於是中國諸侯公然朝楚。向之玉帛於齊晉者。盡在楚矣。申之會。空中國而聽焉。齊晉之所連以扼楚者。今楚人連之以扼中國矣。申之會。諸侯獻六王之禮。宋之會。號之會長。楚於晉。則是諸侯甘心為楚役。而晉人甘心以諸侯委於楚也。天下之勢又一變也。至於吳越交兵。而彘禍極矣。書伐鄭。入州來。會黃池。入吳。而晉之所以治彘者。又詳矣。是春秋之終也。或曰。楚橫而齊晉出之。則是中國果不可無桓文也。今日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也。而奪焉。夫賴人之功。以紓患。漸人之權。以資敵。是責鷹。

鵠之搏而繫其足也。不亦迂乎。曰。不然。吾又有以譬之。今有僕於此。鳩黨鑄兵。而王人弗能令也。然盜夜入其室。則其僕揭兵。嚙黨而逐之。以僕為不善也。然而足以逐盜。以僕為善也。然而足以抗主。故天下無霸。而至於四裔縱橫。而莫之禁者。非天下之幸也。天下有霸。而至於臣疑於主。而莫之恠者。非天下之幸也。夫春秋之事。齊桓晉文是也。齊桓晉文之功。定而王道明矣。王道明而亂賊懼矣。或謂春秋誅亂賊者。誅其弑君者也。曰。若是則春秋所誅者。止於弑三十六君之人耳。其亦狹矣。然則所謂誅亂賊者。何也。曰。治弑也。治諸侯之專也。治大夫也。治陪臣也。治彘也。凡無王者。皆亂賊之道也。

明文遠卷一百三十八

一部春秋顛倒爛熟。真可謂鎔成汁化。成錠矣。其擺落訓詁。斷例精嚴。直欲而見尼山於千載之上。說春秋者多矣。胡文定而外。如宋孫明復之尊王。發微孫莘老之經解。趙鵬飛之經筌。明初趙東山之屬辭。皆能發明經旨。不落尋常。假行之習。荆川此作。與數公書金傳可也。此與叙廣右戰功。皆荆川集中壓卷文字。縱橫變化。不可羈勒。而按其章法。步步森然。惟其熟于史漢之法。所以有此。

讀律呂元聲

何 璫

律呂元聲。前兩山李文利氏所著也。其法謂黃鐘律三寸九分。最短。麤實律九寸。最長。宮音最清。羽音最濁。與古法大相反。竊謂此不過一家之言耳。究其實則非也。夫律之短長。音之清濁。皆人所命。則謂黃鐘為長。為短。宮清為清。為濁。似無不可。今所以知其非者。亦以其法象無准。倫類不通。知之耳。古法黃鐘律長九寸。蓋以天地之陽氣。冬至之日始。自下而升。然去地上。猶遠。故埋黃鐘九寸之律於地中。以候之。氣至則律管灰飛。以此為驗。若黃鐘止三寸九分。則安能與地中之氣相接。若謂候氣之法。十二律之管。埋於地中者。皆齊其下。不齊其上。則十二律之管。氣至當一時飛灰。又何以別於黃鐘。此其法象無准一也。律以候氣和聲。聲氣皆屬乎陽。老陽數九。故黃鐘九寸。若謂三寸九分。則不知何所取義。此法象無准二也。樂聲與人聲。各有五音。而人聲尤為自然。喉為宮音。舌為商音。牙為角音。齒為徵音。唇為羽音。此人聲之自然者也。李氏亦謂此為可據矣。然為宮音。豈非以其聲之深長而濁乎。故古法以長律之音為宮。以配之。唇為宮音。豈非以其來之短淺

明文遠卷

五十五

而清乎。故古法以短律之音為羽。以配之。今李氏乃謂宮音最清。羽音最濁。則與人聲之宮羽相反。此倫類不通一也。李法謂數少者音清。數多者音濁。及論五音之數。則謂宮音五十。商音八十。角音九十。徵音七十。羽音六十。宮音五五十。最少。謂數少者音清可也。商音次清。乃八十。羽音最濁。數乃六十。又安在其少者清。而多者濁乎。此倫類不通二也。若謂宮土音。故數五十。羽水音。故數六十。則商金音。數何以反八十。角木音。數何以反九十乎。土濁水清。理不可易。今乃謂土音清。而水音濁。何居。此其倫類不通三也。既以宮為清。而羽為濁矣。及論樂調。則又謂麤實為宮。則夾鐘為羽。又安在其宮清而羽濁乎。此其倫類不通四也。此六者音。其大端餘瑣瑣者。未暇細論。然則其法之非也明矣。

明文遠卷

五十六

見得定折得倒。存此為留心雅樂者之一助。

讀呂氏春秋

方孝孺

呂氏春秋十二紀八覽六論凡百六十篇。呂不韋爲秦相時，使其賓客所著者也。太史公以爲不韋徙蜀，乃作呂覽。夫不韋以見疑去國，歲餘卽飲酖死，何有賓客，何暇著書哉？又稱不韋書成，懸之咸陽市，置千金其上，有易一字者輒與之。不韋已徙蜀，安得懸書於咸陽？由此而言，必爲相時所著。太史公之言悞也。不韋以大賈乘勢，市奇貨致富貴，而行不謹，其功業無足道者，特以賓客之書顯其名於後世。況乎人君任賢以致治者乎？然其書誠有足取者。

明文遠參

其節容安死篇，識厚葬之弊，其勿躬篇言人君之要在任人，用民篇言刑罰不如德禮，達鬱分職篇皆盡君人之道。切中始皇之病，其後秦卒以是數者債敗亡國，非知幾之士，豈足以爲之哉？第其時去聖人稍遠，論道德皆本黃老，書出於諸人之所傳聞，事多舛謬，如以桑穀共生爲成湯以魯莊與顏闔論馬與齊桓代魯，魯請比關內侯，皆非其事，而其時竟無敢易一字者，豈畏不韋勢而然耶？然予獨有感焉，世之謂嚴酷者，必曰秦法，而爲相者乃廣致賓客，以著書，書皆詆訾時君爲俗主，至數秦先王之過，無所憚。

若是者皆後世之所甚諱。而秦不以罪。嗚呼。然則秦法猶寬也。

議論識見都非庸輩所有。結句無窮感慨。尤有萬鈞氣力。

明文遠參

讀戰國策

方孝孺

文武之道。至於春秋之世。委地矣。孔子之作春秋。傷周道之衰也。夫豈知春秋之法。復委地於戰國之世乎。嗚呼。朝覲會同之禮。不修於天子之庭。禮樂征伐之柄。或輕易於諸侯之雄。君臣上下之紀。壞而篡弑爭奪之事起。此孔子之所甚痛也。然其時天下諸侯。猶知以尊周爲義。狼攫狐顧。而不敢肆其無厭之欲。蓋道之在人心者。尚有未泯耳。及乎戰國。則不然。諸侯或遣一介之使。而讓周。或興師臨之。而徵其鼎。或責王入朝。一旦而遂滅其宗廟。其所自來者久矣。功利熾而仁義銷矣。游說行而廉恥衰矣。謫詐盛而忠厚之風息矣。觀乎十二國之所載。繁辭瑰辨。爛然盈目。及求其指意。非謀以奪人之國。則以搖人之位。非間人之骨肉。則皆眩惑人之事。或大言僞禮以激之。或佯疑曲問以入之。或卑聲屈禮以冀其哀。或正貌詐心以釣其名。或揣其志而施其計。非不博且富也。欲一簡之合乎道而不可得。豈惟不合乎道。欲一簡如左氏所傳公卿大夫之言。亦不可得矣。先王之遺澤。餘化浸盡。而國家繼之以亡。豈不哀哉。然其待士之禮。猶有存者。故得以廣聽周知。匡

明文遠來

七

明文遠來

扶其國。久而後俱并於秦。至秦之始皇。則自任其智。棄天下之士。而不用。燔三代之言。而不法。巍然獨伸其尊。以爲可恃。而其危亂不旋踵而即見。於是戰國之遺法。復委地矣。悲夫。

義正詞嚴。後一轉更有不盡之感。

讀戰國策

方孝孺

文武之道。至於春秋之世。委地矣。孔子之作春秋。傷周道之衰也。夫豈知春秋之法。復委地於戰國之世乎。嗚呼。朝覲會同之禮。不修於天子之庭。禮樂征伐之柄。或輕易於諸侯之雄。君臣上下之紀。舉而篡弑爭奪之事起。此孔子之所甚痛也。然其時天下諸侯。猶知以尊周爲義。狼獾狐。顧而不敢肆其無厭之欲。蓋道之在人心者。尚有未泯耳。及乎戰國。則不然。諸侯或造一介之使。而讓周。或與師臨之。而徵其鼎。或責王入朝。一旦而遂滅其宗廟。其所自來。

明文遠卷

者久矣。功利熾而仁義銷矣。游說行而廉耻衰矣。誦詐甚而忠厚之風息矣。觀乎十二國之所載。繁辭瑰辨。爛然盈目。及求其指意。非謀以奪人之國。則以搖人之位。非間人之骨肉。則皆眩惑人之事。或大言僭禮以激之。或佯疑曲問以入之。或卑聲屈體以冀其哀。或正貌詐心以釣其名。或揣其志而施其計。非不博且富也。欲一簡之合乎道而不可得。豈惟不合乎道。欲一簡如左氏所傳公卿大夫之言。亦不可得矣。先王之遺澤餘化。浸盡而國家繼之以亡。豈不哀哉。然其待士之禮。猶有存者。故得以廣聽周知。匡

扶其國。久而後俱并於秦。至秦之始皇。則自任其智。棄天下之士而不用。燔三代之言而不法。巍然獨伸其尊。以爲可恃。而其危亂不旋踵而卽見。於是戰國之遺法復委地矣。悲夫。

春秋變爲戰國。生民之困極矣。戰國一變而又有焚書坑儒者。出世道尚忍言哉。議論昌明多少感慨。

明文遠卷

人固

武王誅紂

方孝孺

余讀春秋見其紀時書事少者止一二言多者不過數十言斷斷然傳其所信而不敢肆竊嘗疑之以爲當時史官所載必詳矣孔子曷不盡舉而書之奚爲簡略若是哉及觀左氏穀梁公羊三子之傳各述其所聞甚詳或曲說以傳經或因經而構事肆情極論無復顧忌初若可喜徐而推之率多虛詞而鮮事實往往不足以得其要領而愈致人之惑然後知孔子謹嚴其詞若不敢盡者憂天下後世之至也孔子嘗繫易以辭矣反覆詰難至於理彰意竭而

明文遠卷

後止何獨於春秋而不盡其辭蓋道可以智窮而事必以實著與其循疑而失實以爲後世害不若著其可信者之爲愈也故曰多聞缺疑又曰吾猶及史之缺文也此孔子之意也司馬遷之爲史記其志以作春秋自擬亦非不知春秋者矣至於紀載往昔之事奇聞怪說無所不錄而於三代之本紀多背經而信傳好立異而誣聖人其他微者未足論若武王與紂之事見於書最詳而遷乖亂之尤甚牧野之兵非武王之志也聖人之不幸也武成載其時事但曰一戎衣天下大定不書紂之死者爲武王諱且不忍

書也他書謂紂自焚死意爲近之武王之於紂非有漢傳

又何說

宿怨特爲民去亂耳當斯時使紂悔過遷善武王必不與

師而踰孟津及紂兵已北使紂不死而降武王必將封之

以百里之邑俾奉其宗廟必不忍加兵於其身也况紂已

死乎吾意武王見紂之死也必踊而哭之命商之羣臣以

禮葬之矣豈復有餘怒及其既死之身乎遷乃謂武王至

紂死所三射之躬斬其首懸於太白之旗又斬其二嬖妾

懸於小白之旗此皆戰國薄夫之妄言齊東野人之語非

武王之事遷信而取之謬也漢高祖魏文帝皆中才之主

非有聖智之度高祖猶能不殺子嬰文帝猶能奉山陽終

其身曾謂武王聖人而忍其君至此乎吾決知其不然矣

苟信遷之言是使後世強臣陵上者煎醢其君而援武王

以藉口其禍君臣之大義不亦甚哉吾故辨之以爲好奇

信怪者之戒

議論正大筆力沉雄有益人心有關世道

議

論

正

大

筆

力

沉

雄

有

益

人

心

有

關

天下之勢最患於成

張居正

天下之勢最患於成。成則未可以驟反。治之勢成。欲變而之。亂難。亂之勢成。欲變而之。治難。譬之霖潦之時。淡雲薄霧。皆足致雨。雖日光暫吐。旋即彌覆。陰之勢成。故也。亢旱之歲。日光酷烈。潤氣全消。雖雲霓旋興。旋即解散。燥之勢成。故也。天亂非一日之積也。上失其道。民散於下。貪吏虐政。又從而驅迫之。於是不逞之徒。乘間而起。堤防一決。雖有智者。無如之何矣。夫吏之被訐也。以虐政毒民。然茹其毒者。恆不能訐吏。而訐吏者。皆武斷鄉曲。素不畏官法者。

明文遠卷

也。盜之起也。以迫於饑寒。然饑寒者。不能爲盜。而爲盜者。皆探九亡命。喜亂好鬪者也。彼方含毒挾刃。以圖一時之發。而爲人上者。又以亂政驅之。藉其怨憤。無聊之心。以鼓其好亂不逞之氣。焱至火烈。一旦遂欲撲滅之。能乎。故識其幾而預圖潛消之上也。不幸而至於是在上者。有人引咎罪己。拯罷困之民。誅貪賊之吏。使天下之人。係心於上。而未墜離。則盜賊之勢孤。而應之者少。數年之後。根本漸固。人心漸安。不逞之徒。其忿已泄。而其勢日殺。庶可解散耳。然至是。國家之元氣十損八九矣。故勢之未成。中材可

以保圖。勢之既成。智者不能措意。賈生之論曰。借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此不揣事勢之言也。夫天下怨秦久矣。當此之時。雖伊呂何益乎。

論有深識。往鑒昭然。其筆力亦勁可截鐵。

明文遠卷

送徐先生歸嚴陵序

高啓

嚴陵徐先生大年嘗被召至京師與修元史書成上進
擇纂修之士官之先生以老乞還甚力會春官議修
爲一代之典乃復奏畱之未幾其書又成先生固中前請
大臣知其志不欲強煩以事乃命有司具禮傳送以歸其
鄉都之大夫士相與祖餞幙府門外有言者曰先生之學
宜備顧問先生之文宜寧綸綍先生之經術操履宜在成
均爲學者師今皆不可得顧令以布衣老於家歸雖先生
之志然豈不爲司人物之柄者惜哉奈進而解之曰皇土

明文遠卷

始踐大寶首下詔徵賢又責郡國以歲計貢士欲與共圖
平治甚盛舉也故待賈山澤者群然遷庭如水赴海而隱
者之廬始空矣朝廷待以庶秩猶梓人用材鉅細畢取豈
獨於先生有遺哉蓋先王之爲政莫先於順人情亦莫先
於厚民俗力有所不任者不迫之使必爲義有所可許者
必與之使自遂所以人之出處皆得而廉恥之風作矣今
先生以齒髮非壯厭載馳之勞戀考槃之樂抗辭引歸上
之人不違其請者蓋將縱之山林使其鳥飛魚泳於至化
之中以明吾天子之仁又將以風厲海內使皆崇退讓而

息躁競也順人情而厚民俗實在於是故寧失一士之用
而不惜以其所得者大也不然先生豈苟去之徒而大臣
豈棄材之士哉况先生之歸也必能著書立言以淑諸人
誅歌賦詩以揚聖澤則又非潔身獨往而無所補者也尚
何疑哉吾又聞漢祖中興嚴光不屈後世莫不高之今先
生之鄉即光之鄉也嘗遊其耕釣之處山高水長相贈遺
風必有邈契乎千載之上者矣今之歸其無負於風昔之
志哉若余遭逢明時不能裨益萬一懷恩苟祿而不去於
先生蓋有愧焉矣於是言者是之請書貽先生以識別

明文遠卷

趙護朝廷却又幹旋隱士精思讜議有關世道人心不
媿作者

送陳德遵詩序

楊士奇

余與德遵家居里巷相比。幼而學也。亦苦相類。仕而官也。職業相聯。於論議趣向亦靡不相契。余去鄉二十有五年。德遵亦十有餘年。水木本源之念。皆未嘗斯須忽忘也。幸遇明天子推恩官其先世。又俾得以展省歸顧。余之菲薄。辱在公卿。不敢先其私。而德遵親捧命書。還登先人之丘壠。拜頌薦告。以昭寵貺。而中其孝思。退則會其族姻鄉閭。以寫夫久別契濶之懷。何其榮且樂也。於是士大夫相與賦詩贈之。而委首簡於余。余因之有感。夫族姻鄉閭之素

明文遠卷

厚於吾徒者矣。始來而優之也。愛之視之。莫速其達聞其需一命。進一職。則居者交慶於家。行者樂告於途。曰吾邦之華也。又聞克愼厥行。修厥職。則老者典歎。少者典慕。曰吾邦之華也。而間有勿率於道。則閭閻以戚。而猶幾其改之以不忝吾邦也。嗚呼。其忠且厚於吾徒如此。吾何以報之哉。古之禮。君子雖貴且富。不可以加於其宗其鄉。而吾鄉前輩尤致謹於斯。百年之間。耳目所及。舉其大者一二。人元盛時。先少傅吟窓先生。以翰林待制朝列大夫歸。恂恂謙溫。不改其布衣時。而歲時宴聚。問巷閭。無貴賤貧富。

明文遠卷

一以序齒而傾寫無間。洪武間。劉槎翁先生以吏部尚書歸。尤謹下鄉里。於親戚鄰曲。雖至貧賤。恆相與歡洽。雖童那接之。不見有情容。雖畜一騎。未嘗以行城市中。君子於族姻鄉閭。其道無不然也。前輩遠矣。後生寡昧。無聞。挾其貴富。忘其桑梓之恭敬。忽父兄之交游。矜傲澳忍。其為薄如此。夫安知富貴之不可終恃也哉。幸吾鄉之未見斯人也。而吾道路所見。蓋不少矣。每與德遵道論及此。未常不共駭異。愧汗。而何幸德遵之歸。以繼前輩君子之行。以答鄉人老長愛厚之意。蓋君子之行。必信於鄉人。而後可以信於天下。德遵尚以吾言歸。驗諸來者。其毋俾淪胥於薄也。

溫柔敦厚。長者之教也。曲學小生。得一官。即睥睨桑梓。此文固其藥石。

漢慮論一

方孝孺

慮天下者常圖其所難而忽其所易。備其所可畏而遺其所不疑。然而禍常發於所忽之中。而亂常起於不足疑之事。豈其慮之未周與。蓋慮之所能及者。人事之宜然而出於智力之所不及者。天也。當秦之世。而滅六諸侯。一天下。而其心以爲周之亡在乎諸侯之強耳。變封建而爲郡縣。方以爲兵革可不復用。天子之位可以世守。而不知漢帝起隴畝之匹夫。而卒亡秦之社稷。漢懲秦之孤立。於是

明文遠卷

七國萌篡弑之謀。武宣以後。稍剖析之。而分其勢。以爲無事矣。而王莽卒移漢祚。光武之懲哀平。魏之懲漢。晉之懲魏。各懲其所由亡而爲之備。而其亡也。皆出其所備之外。唐太宗問武氏之殺其子孫。求人於疑似之際而除之。而武氏日侍其左右。而不悟。宋太祖見五代方鎮之足以制其君。盡釋其兵權。使力弱而易制。而不知子孫卒困於外敵。此其人皆有出人之智。負蓋世之才。其於治亂存亡之幾思之詳。而備之審矣。慮切於此。而禍興於彼。終至於亂亡者。何哉。蓋智可以謀人。而不可以謀天。良醫之子多死。

於病。良巫之子多死於鬼。彼豈工於活人而拙於活己之子哉。乃工於謀人而拙於謀天也。古之聖人。知天下後世之變。非智慮之所能周。非法術之所能制。不敢肆其私謀。詭計。而惟積至誠。用大德以結乎天。心使天眷其德。若慈母之保赤子而不忍釋。故其子孫雖有至愚不肖者。足以亡國。而天下不忍遽亡之。此慮之遠者也。夫苟不能自結於天。而欲以區區之智。籠絡當世之務。而必後世之無危亡。此理之所必無者也。而豈天道哉。

大意欲人主修德以結天心。實理實情。該括全史。

明文遠卷

漢慮論二

方孝孺

藥石所以治疾而不能使人無疾。法制所以備亂而不能使天下無亂。不治其致疾之源而好服藥者。未有不死者。也不能塞禍亂之本而好立法者。未有不亡者也。人身未嘗有疾也。疾之生也。必有致之之由。誠能預謹於飲食嗜欲之際。而慎察於喜怒悲樂之間。以固其元氣。而調其榮衛。使寒暑燥濕之毒。不能奸其中。雖微藥石。固不害其爲生。泄敗之。壞傷之。而恃藥石以爲可免於死。此死者。交首於世而不悟也。夫天下固未嘗好亂也。而亂常不絕於時。

明文遠卷

豈誠法制之未備歟。亦害其元氣故也。夫元氣者。天之所賦。人也。人君得之則治。失之則亂。順其道則安。逆其道則危。其治亂安危之機。亦有出於法制之外者矣。人常拘拘焉。盡心於法制之內。而不盡心於法制之外。非惑歟。聖人之法。常禁之於不待禁之後。而令之於未嘗爲之先。故法行而民不怨。欲禁民之無相攘奪盜竊也。必先思其攘奪盜竊之由。使之有土以耕。有業以爲。有粟米布帛以爲食。而後禁之。則攘奪盜竊可止也。欲禁民之無爲暴戾詐僞。而不率倫紀也。必先爲學以教之。行道以化之。使之浸漬。

乎禮讓薰蒸乎忠厚。知暴戾詐僞不率倫紀之爲非。然後可得而息也。欲其無相淫亂也。必先使之無繆寡怨。曠之思。欲其無貪黷也。必先使之知畏戮辱而重廉恥。天先使之可以無犯乎法。而猶犯之者。此誠玩法之民也。玩法者。非特法之所不容。亦民之所不容也。故刑罰加於下。而民視之爲霜雪之殺。雷霆之擊。以爲當然而不敢以爲非。故民曉然知上之法所以安已也。非所以虐已。愛戴其上。而不忍離。卒有至凶極悍之徒。萌無上之心。亦無由而成事。以其能固民之心也。不能使之安其生。復其性。而責其無。

明文遠卷

爲邪僻。禁其無爲暴亂。法制愈詳。而民心愈離。欲保國之無危。是猶病內鑠之疾。而欲求活於針砭。及其死也。不尤養生之無道。而責針砭之不良。嗚呼。曷若治其本邪。民心爲天下之元氣。千古名言。議論淡醇。綽有根柢。

漢慮論三

方孝孺

繼世而有天下者。必視前政之得失而損益之。知其得而不知其失。懲其失而盡革其舊。此皆亂之始也。夫有天下遠者至於數十世。近者百餘年而後亡。其先之政。必有善者及其子孫。一旦而敗之。亦必有不善者。苟去其不善而復其善。增益其所未足。而變更其所難循。求其宜於民情。則可矣。奚必使其一。出於已而後為政哉。三代以降。昏主敗國。相尋於世者。非他皆欲以私意更其政。而無公天下之心故也。舜繼堯。未嘗改於堯之政。禹繼舜。守舜之法。而

明文遠來

不敢損益。湯之繼桀。武王之繼紂。反桀紂之所為。復之於

禹湯之舊。損益之而已。未嘗改以私意為之也。以私意為

天下者。懲其末而不究其本者也。周之政。可謂善矣。本於

唐虞二代之為。而損益於武王周公二聖人之心。後世雖

有智者。豈能過於二聖人哉。暴秦起而繼之。見其子孫敗

於削弱。則曰周之政弱。於是更之以強。周之刑過於寬。於

是易之以猛。而不知周之法未嘗過於寬與弱也。當周之

衰。國自為政。苛刑密禁。四布而百出。武王周公之遺意。掃

蕩無遺。民不堪其主之暴虐。於是亡六國而為秦。則周之

諸侯以強與猛而亡。非過於弱與寬也。秦不知其故。不反武王周公之舊。而重之以強。濟之以猛。於是天下怨苦而叛之。非民之罪也。變更之道非也。天政譬之弓然。日用之則調。越月逾旬而不用之。則欹。善治弓者。見其欹則榮之。使其調而已。不善治弓者。則折而棄之。而更以朽株敗枲為弓以射。射而不中乎禽。豈禽之過哉。棄良弓之過也。天下之弓。不能必其良否。惟羿之弓。不問可知其良。以其善射而擇之精也。後世之政。其得失未可定也。千載之後。舉而行之而無弊者。其惟武王周公之法乎。

明文遠來

大意欲後世帝王善法武周之政。本是平常道理。然議論却有獨到處。

漢慮論四

方孝孺

有天下者常欲傳之於後世而不免於敗亡者何哉其大患在於治之非其法其次則患守法者非其人也民心難合而易離譬之龍蛇虎豹然欲久畜之則必先求其嗜欲好惡喜怒之節而勿違其性使性安於我而無他慕之心然後可得而畜也既不失其性矣猶恐後之人未能皆若吾之用心專且勞於是立爲畜之之法而著之於書曰如是則可以久畜如彼則將逸去而不可禁使後世雖庸夫小子能守吾法而不變亦可以畜之而不失此創業者之

明文遠卷

責也法可以治而亂也法可以存而亡也歸罪於子孫而委諸天命可也苟吾法有未盡焉亂亡因吾法以起其可謂之天命乎周之嗣王自成康昭穆以下惟宣王爲賢其他者與漢唐亂亡之主無異然而至於七百餘年而後亡者守法者雖闇劣而其法善也當七國之時周雖已衰使有賢主如宣王者復出赫然奮發舉文武之遺典而修明之諸侯有不斂衽而朝者乎故周之弊在乎守法者非其人而不在乎法漢唐之法駁雜而疎略得賢主則治不得其人卽亂而亡故其弊在乎法不足周事而不可專罪守

法之非人者秦之法固不可得守矣使有賢主繼始皇之後猶不免於亂况胡亥之刻虐乎故二者俱弊而亡者秦也隋之法與秦異而守法者與秦同故法雖不足以取亡而亡於暴虐者隋也此五世之君惟周之亡爲天命秦隋漢唐雖爲法不同而自速其危亡則一而已夫有天下者豈有自速危亡之心哉而子孫卒不免焉者其爲法之過也世之爲法者莫不欲禁暴亂貪猾詭僞盜竊之人而此數者常布滿海內之獄不爲少止豈爲刑罰之不重哉俟其爲暴亂貪猾詭僞盜竊而後禁之而不能使其不爲也

明文遠卷

聖人之爲法常治之於未爲之先使其心自知其非而不肯爲故爲法者不煩守法者不勞而民不敢爲亂易曰積豕之牙吉積牙非無牙也有牙而不能傷也此聖人治天下之法也

申足上篇之意言武周立法盡善在所當遵其氣味疎爽純乎蘇氏

漢慮論五

方孝孺

治天下有道。仁義禮樂之謂也。治天下有法。慶賞刑誅之謂也。古之爲法者。以仁義禮樂爲穀粟。而以慶賞刑誅爲鹽醢。故功成而民不病。棄穀粟而食鹽醢。此亂之所由生也。山谷之民。固多不待鹽醢而生者矣。其害不過羸憊而無力。以鹽醢爲食。不至於腐腸裂吻而死。豈遂止哉。人性非好死也。當趨死之道而違生者。告之者非也。夫仁義禮樂之道。非虛言而已。必有其實。本其實而告之。人寧有不知其美者乎。仁義禮樂之爲人。忌於世者。由夫虛言而不

明文遠卷

爲事實者。始告之以爲仁。而不告之以爲仁之故。彼將曰。此虛言耳。奚可用哉。告之以爲義爲禮樂。而不告之爲之之事。彼將曰。此特其名爾。安足信哉。此聖人之道。所以見棄於世而不振也。持劍擁盾而謂人曰。我善鬪。人必信之。儒衣冠而謂人曰。我善圖。不笑則怒矣。故欲人之見信。必先示之以其事。聖人之爲仁。非特曰仁而已也。必有仁之政。欲民之無饑也。口授之田。欲民之無寒也。教之桑而帛。麻而布。欲老者之有養。祭享賓客之有奉也。教之阪池而魚鱉。牢柵而雞豚。欲民之安也。不爲苛役以勞之。欲民之

明文遠卷

無天也。不爲煩刑以虐之。親老子獨者。勿事胎育而貧者有給。以至於獵而不傷。靡卵。樵而不斬。萌孽皆仁也。其爲義也。必有義之政。上之取之也。有常。用之也。有節。均之也。有分。疆界也。以防其爭。鄰保也。以洽其歡。車服也。以昭貴賤。衡量也。以信多寡。饑寒也。減其力役之征。略其婚娶之儀。學於閭也。使其知長幼之序。書於鄉也。使其知善惡之效。推而至於安生而達分。尊上而趨事。皆義也。爲禮之政。而使民自揖讓。拜跪獻酬之微。各極其敬。以至於五倫叙而三綱立。爲樂之政。而使民自咏歌。搏雅舞蹈之事。充而大之。至於和樂忠信。不怨不怒。而易使。聖人之用是四者。持之以堅凝。而守之以悠久。如待穫於秋。滂泉於溪。必得其效而後止。四者之化成。天下之民。膠結而不可解。有不齊者。從而以法令之。則令之易服。而治之不難。故三代之民。非異於後世之民也。後世之民。常好亂。而三代之時。未嘗有一民爲亂者。治之者異也。仁義禮樂入其心。民雖知可以爲亂。而不能。賞罰旌誅動其心。民雖欲爲亂。而不敢。不能者有所恥。而不敢者有所畏也。治天下而能使人恥於爲非。雖無刑罰可也。恃法威而使民畏。民其能常畏乎。

及其衰則不畏之矣。三代以下雖有賢主而不足致治者。欲使民畏而不知仁義禮樂之說也。故爲治不可以不察也。

湛淡於經術而筆力足以達之。此種文字與歐曾相先後可也。

明文遠卷

深慮論七

方孝孺

謂必積德而後王乎。漢唐奚爲而有天下。謂天命可以偶致乎。項籍李密奚爲而不有天下。此世儒難通之論也。然匹夫之家。致千金之產。其先必有忠信之人。謂王者而不由於積德。固不可也。漢唐之高祖。或起於隴畝。或興於世族。非有數十世之積累。如周之先公而傳數百年之久。謂不由於天命。亦不可也。然則安所決乎。有累世之積。而又分明有聖人之德者。必王。王必久而後亡。成周是也。雖無積於其先。而有聖人之心者。亦必王。其亡也。必與積久者異。漢

明文遠卷

唐是也。二者俱不足以王而得位者。僥倖乎天命者也。暫假之而已矣。秦隋五代是也。故天之立君也。非以私一人語從左傳而富貴之。將使其涵育斯民。俾各得其所也。善於知天者。不敢恃天命之在我。而惟恐不足以承天之命。不敢以天下爲樂。而以天下爲憂。視斯民之未安。猶赤子之在抱。養之以寬。而推之以恕。澤之以大德。而結之以至誠。使其心服於我。而不能釋。然後天命可得而保矣。今牧人之牛羊者。欲其久而不易。必蕃息之。長遂之。使其人喜悅而不忍易斯可以久牧矣。苟鞭箠之。飢渴之。死於其所授。而欲求

其不已易寧可得哉。欲知天命之未與促視乎創業之主。可見矣。創業者之仁不仁。天命民心之所去就也。創業者不患法制之不修。刑罰之不嚴。而患乎教化不行。風俗不美。誠能施教化。美風俗。其後世雖有冥愚暴悍之主。天猶容而不違絕之。周自文武以降。更足以亡國者數君而亡。豈天私之而然哉。思創業者之德而不忍也。夫既無先人之積。可恃以不亡。又不及已之身。修德以庇其後。而曰天命在我。何往而不為。秦隋五代之歸哉。

上下千年議論確然不易此一則千秋金鑑錄也

明文遠卷

殷民叛周論

周洪謨

或問武王之伐商也。書曰前徒倒戈。攻其後以北。是言王者無敵也。又曰。筐厥元黃。昭我周王。是言人心悅服也。夫何天下甫定。武王既崩。而四國殷民。煽亂不已。雖化訓三紀之久。而閭閻之猶艱。故大儒謂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方。八篇。皆謂殷人不服周而作。又謂方殷之虐。人如在膏火中。歸周如流。不暇念先王之德。及天下稍定。人自膏火中出。即念殷之先王如父母。雖以武王周公之聖。相繼撫之。而莫能禦也。由是觀之。則所謂倒戈執筐。

明文遠卷

於弔伐之日者。不幾於虛文乎。聖人以至仁伐至不仁。何其人心之不易服哉。南阜子曰。是蓋不然。向之倒戈而不敵。執筐而來迎者。非商之臣也。乃紂所虐害之蒸民也。所播棄之耆老也。其後不服周而念商者。非商之民也。乃紂所比昵之罪也。所崇信之姦回也。何以明之。書曰。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足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於百姓。以姦宄於商邑。又曰。爲天下逋逃。王萃淵藪。則商臣之黨紂虐民者。皆天下之姦回罪人。不可謂不衆也。故孟子謂武王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而。

朱子以爲皆黨紂虐民者也。然滅之云者。豈嚙類無遺哉。不過殲其渠魁。而餘孽之猶存者。不知幾千萬人。誅之不可勝誅也。既之不之誅。而子弟念其父兄之死。臣僕念其國統之絕者。憤怨不已。故乘三監之隙。而脅其民以叛也。今夫盜蹠一呼。聚黨數百。猶能糜人之國。其故何哉。脅之而已矣。豈有紂黨之在。淵藪者。猶衆而不能脅四國之民以叛哉。故多士曰。予大降爾四國民命。多方曰。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皆謂商民爲所脅者衆。故寬宥之。而不加誅也。雖以四國民命爲言。而曰商王。曰爾殷多士。曰殷侯尹。

明文遠卷

氏曰。胥伯小大多正。則實告殷臣。而非告殷民也。至於畢命曰。毖殷頑民。亦指殷之餘孽而言。故下文言世祿之家。鮮克由禮。茲殷庶士。席寵惟舊。則極數殷士之惡。而無一語以及殷民也。數千載之下。讀者不得其意。乃謂殷民既怨殷而歸周。又叛周而思殷。且或謂周之頑民。乃殷之忠臣。大殷之臣。就有忠於微子箕子。而叛周者。非微子箕子。乃紂子武庚及其餘黨耳。使誠以爲叛周者。非紂餘黨。乃前日塗炭之民。則聖人伐暴救民之意。終無以自於天下。後世而亂臣賊子。得以借口矣。子故爲訂正之。論古有識。自具隻眼。如此方不愧負讀書人。

罪言論

皇甫汈

天子設臺諫之官。重言責之寄。蓋以刺百寮。察萬民也。匪徒利害得失攸係。而人之賢不肖關焉。唐虞敷奏。上可達聰。漢魏疏陳。下將清憲。今則給事科分。御史道置。權備糾繩。職司彈劾者也。明哲之庭。若屈軼之指。佞夫鷹鷂之擊。無禮在物。且然矧伊人乎。飾驚彰其發隱。冠豸示以觸邪。使簪筆立朝。貴戚斂手。以避持斧。按部貪墨解綬。而亡辜被憚。其威稜臺閣。欽其風采。庶幾絕薛之概焉。自昔孔光之奏董賢。發其奸回。任昉之按劉整。數其疊愆。亦可以脇

明文遠卷

息動色矣。近觀章奏。跡涉風聞。事同毛舉。若盜嫂撻翁。無而爲有也。鄰釵似虎。疑而爲信也。殺青兼兩。意苒懷珠。似而爲真也。展季覆寒。目以爲挑。子取奔疾。坐以爲矯。此泥其跡而不亮其心也。或希指於權赫。若路粹之誣文舉。或乘隙於寵衰。若子處之責商君。或逞忿於己私。若劉隗之誅孝純。或媒孽乎善類。若牢修之排元禮。既乏劉隗。切正之義復罕傳。盛勳直之詞。諸諸鄙言。每汚尺牘。帷圍踐行。亦濫惠文。明主望諷。當加欺謾之誅。詩人交亂。宜申投畀之罰。乃敢鼠忌。憑附。不肖網疎。繩墨單微。群賢株連。雖衆

口易鑠。而百足不偃。致綴旒有蒙蔽之嗟。負材典創置之嘆。此非進言者之罪乎。

當日黃門柱史之橫其弊實然。使不鳴不飛。使馬是戒。則又有江河日下之歎。吾無責耳矣。

明文遠卷

條侯傳論

方孝孺

此文原因史氏發起手得體

天下之賞罰必有所受。受於人者必制於人。大夫受於諸侯。諸侯得以賞罰之。諸侯受於天子。天子得以賞罰之。惟天子之大柄受於天。而天不屑屑然與之較。古之聖人恐其無所畏而肆也。於是立史氏以書之。史氏者所以賞罰天子而立天下之大公於世。故天子之所賞而濫。天下莫敢問。史氏得以奪之。天子之所罰而僭。天下莫敢言。史氏得以予之。天子之身所為有當否乎。其下者莫敢是非也。史氏秉大公之道是非之。故天子之賞罰信於當時。史氏

明文遠卷

之賞罰信於萬世。天子之賞罰可以賤貴一世之人。而史氏之賞罰可以懲勸於無窮。榮辱於既死。君子謂史氏之柄不在天子下。彼以其位。此以其公也。使史氏之予奪而不以其公。後世何所取信哉。漢初輔相之臣多出於一時亡命屠販刀筆之流。其人皆習熟世故。迫於利害。善避禍趨變。而堅守臣節。求諸高惠文景四世間。如王陵周亞夫輩無數人。而亞夫尤得大臣體。在景帝時以爭皇后兄信及外國降王之封。作臣遂用他事下獄以死。夫封無功者以亂先帝之法。納外國之叛臣。以啓為臣不忠之心。此誠

宰相之所宜爭也。亞夫爭之，豈為過哉？彼景帝者，私刻忍人也。欲封其後之兄，而亞夫不從，其心固有殺亞夫之端矣。特未得其名耳。及降王而不封，其怒宜愈甚，特無以屈其說，故忍而未發。官甲楯之告，景帝方幸其有名以誅之，遂卒置之於死，求其所為事，確乎有大臣之風。景帝罪之者，私恨也。為史者宜有以明之。而司馬遷反詆之為守節不遜，以取窮困。嗚呼！人臣如亞夫，乃可謂之不遜乎？夫朝廷之禮，君臣之分，固有當遜矣。至為一事而亂舊典，起邪心，為害於國甚矣。苟阿意希旨，從而附和之，此小人反覆

明文遠卷

之計，謀一身而不顧職業之所為，烏可謂之不遜乎？人臣者以義守職，以忠事君，利害有所不恤，苟畏窮困而安利達，則無所不至矣。亞夫之心，豈以窮困為戚者哉？遷不稱其能守官而詆其不遜，不閔其死，不以罪而悲其困窮，史氏之論若此，何以信於後世？此吾嘗論遷善紀事而不知統善陳辭而不能斷，有良史之才，而不達君子之道。亞夫傳之類也。

偉論英思，着力為亞夫洗刷，史遷可作亦當心折其言。

讀漢鹽鐵論

方孝孺

鹽鐵論六十篇，漢桓寬所著。當武帝時，兵革游興，財用匱竭，而均輸鹽鐵之征橫出，天下疲弊。孝昭即位，大將軍請詔郡國舉賢良文學，問民所苦，咸願罷鹽鐵酒權，均輸官御史大夫桑弘羊爭難之，以為不可罷。寬襲其意，而設為問答之詞，以盡其辨。善乎其言也。於呼，為天下者，曷嘗患乎無財也哉？天下未嘗無財也，苟用之以節，治之有道，夫何不足之有？以漢言之，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免民租者近半，其時非有均輸鹽鐵之征，而府庫充溢，錢貫朽不可數。

武帝之天下，即文帝之天下，而又加之以百出之歛，未嘗免一歲之租，宜其富矣。而反愈困乏，何哉？蓋文帝節儉，而武帝征伐營繕，以糜費之也。人君苟不節儉，雖積金齊秦，而蓄貨擬江海，不至於亂，未見其厭足也。武帝之天下，宜亂矣。而文景之澤，猶在人心，重以霍光知所緩急，從而稍稍罷其害者，故一變而弭元元之憤，不然，漢豈可冀哉？此書也。其於道德功利之際，論之當矣，不特文辭足法而已也。

讀史之識名世之言，可鑒覆車，可垂金鏡。

原墨論

皇甫汈

貪墨之吏未有甚於此時者也。與金輦壁京邸爲場，需爵賣官，朝堂爲市，持衡者若操籌焉，謁選者若登斷焉。蓋朝通百鎰，則夕蒙百鎰之酬；夜納千金，則旦受千金之驗。取之者若探之囊而予之者若出諸袖，由是弊券交於豪門，質貸遍於鉅室，郡邑小吏足跡未涉其庭而收責者已先至其境矣。不取諸民，將運之鬼乎？天中人之性，未有不貪得者也。爲官室之美，妻妾之奉，服御之華，翫好之飾，有限也。廣置豐積以長子孫，有涯也。微寵於利，其用無窮，揀營

明文遠卷

謝過其費莫算矣。夫取諸人以益己情也，割所有以與人，豈其情乎？是謂亡於秦而取償於齊，雖黥墨日報而貪污不止者，勢也。矧今之大臣蕭曹爲秦晉，丙魏爲潘楊，班寮締爲世睦，椒戚引爲譚私，歲時餽問動以億計，吉凶慶弔百兩是將，一切奢僭豈特永履諸緣賈生痛其爲外塗屏錯跼賢良斥其爲蠹而已哉？雖殷賁苞苴之行，漢矜匱乏之餽，而忠由官邪焉紆民困乎？別有聚徒講學取徑於終南，招友酣歌納賄於長夜，官惟擇美寸簡信於斜封，地或求良東閣高於西邸，致太宰不能得人，主上亦欲除吏惜

哉！未聞按蜀郡之輸貨不避曹騰，發求昌之鑄金直侵梁冀者也。由是探宸衷於闈監，排禁闥以錢神，此明王哲后貴乎威福獨攬，嘖笑自愛，絕請託之私，杜婚媾之隙，中籍沒之典，嚴漏泄之誅，草不宣於掖庭，樹無談於溫室，源遏上流而風庶乎其少息與。

貪墨之弊自昔已然，長此厲階，至今爲梗，吾獨歎其目甚一日耳。

明文遠卷

就詩論

張治道

正德辛巳。客有謂作詩無益鄙而不爲者。因作此以答之。且以發舒己意。爾何物隱者。苦思就吟。寒暑不輟。饑餓問。間得之則悅。弗得則患。無我先生見而問曰。詩何物耶。而子就之深也。余聞富貴者修身之符。功業者名譽之本。二者生民之所急。世道之所先也。若詩者。虛言而窮實者也。子何損實用而苦虛詞。捐修身之符。忘名譽之本。棄其所樂。而就其所苦哉。何物隱者。怫然怒。慨然笑曰。子但知詩爲一時之虛言。而不知爲一身之實用。但知作詩之苦。而

不知作詩之樂也。且詩本於天命之性。原於人情之宜。合乎日用之常者也。肇於唐虞。演於周。盛於漢魏。枝蔓於六朝。而變於唐。雖體裁不同。而引情發性。未始或異也。今之詩。卽古三百篇之末流也。國風歌於閭巷。二雅陳於燕饗。三頌奏於郊廟。由此觀之。人情非詩不宣。神明非詩不感。風化非詩不行。此特其大者。若夫喜非詩。則怡悅之情。遇而不流。怒非詩。則拂鬱之懷。結而不暢。哀非詩。則流而必傷。樂非詩。則荒而必淫。此詩之大段也。方其思而未得之時。情隱於未決。思泯於未抽。四時運於無迹。萬物藏於無

形。鬼神莫窺其際。造化莫測其情。斯時情滯於無方。性懸於無向。怔怔怳怳。繹而未形。醫醫軋軋。收視返聽。瞳瞳矐矐。瞑目涵慮。一志定情。雷霆震之而不懼。魑魅促之而不驚。五音六律。耳無所聽。趙女燕姬。目無所營。又不足以養心一志哉。及其情與物觸。應與感通。五情畢具。萬慮皆萌。拈而成句。屬而成章。手舞足蹈。自莫知其所之也。詠造化。則收藏顯伏。陰陽失其權衡。詠山河則峻秀吞吐。時變其標格。詠草木禽獸。則殊形異象。歲功失其運用。詠朝廷軍旅。則尊嚴威武。朝闕不足以爲尊。劍戟不足以爲利也。

明文選卷

卷之八

不亦補造化而助歲功哉。且庇身奉欲者。富貴也。顯身揚名者。功業也。斯二者。內有所求。而外有所制。得之固足以償欲。失之亦足以罹禍。趨而成貪。就而成黷。盡而成困。覆而成敗。位不相與。分不相親。若詩者。則不然。取於內而無所求。感於外而無所制。敘情於一心。而人不病其拘。放情於六合。而人不責其蕩。隨意而安。而人不指其貪。奇花異草。因材而取。而人不議其黷。情淹慮滯。思而無所。而人不斥其困。意蹟情蹶。蕩而無歸。而人不鄙其敗。若夫崇山峻峯。隱秀埋靈。詞客匪遊。騷人匪經。品題不及。吟咏不行。斯

時也。覽勝者不之其地。採異者不列其名。山嶽俗而無靈。草木慘而無精。使顏謝經麓。曹劉升巔。見景生情。逐意成篇。模靈寫奇。呈怪探元。記之典籍。勒之巉岩。當世傳其奇。後世慕其異。山靈載悅。草木生氣。一經品題。傳之萬世。若夫朝廷之上。君臣胥悅。燕饗時行。殺核未徹。情抑鬱而未伸。心盤桓而未泄。當此之時。工師獻頌。大夫呈章。宣德達情。罄竹闡揚。來遊來歌。爲龍爲光。管絃失序。琴瑟匪張。於是使瞽盲歌詠。載之典籍。傳之百世。諷詠無數。若夫郊廟之間。焚燎既舉。鐘鼓載陳。尸詔無語。神明感而來通。宗祊

明文遠卷

求而無所。當斯之時。繼之以歌詠。奏之以篇章。一唱三歎。美哉洋洋。神人胥悅。如在其傍。若使載我清醕。潔我牛羊。歌詠不行。神靈俯仰。鳥足以動幽達。明哉若夫。戊夫遊子。度隴行關。涉彼危濤。陟彼崇山。卒然相遇。會而承顏。哭泣不足。以爲哀。笑語不足。以爲歡也。當是之時。述別離之苦。詠行路之難。攜手行答。載歌載歎。山川忘其疏。跡流離忘其饑寒也。當此之時。縱使有金帛之贈。車馬之親。卒然離悅。別後成塵。紙非可錄。客非可陳。又鳥足以道。情感人耶。至於棄婦寡妻。窮房遠處。寄怨含嘆。寂寥無語。明月當戶。

淒風飄杵。心搖搖而靡依。淚涕泣而如雨。縱使琴瑟在御。笙歌置前。怨結靡釋。情抑匪宣。當此之時。竭情抽思。操觚染翰。與與時旋。倏然成篇。幽閑忘其寥落。浩嘯奪其悲涼也。由此觀之。詩也者。所以宣鬱抑之情。達和平之氣者也。使富貴可畧。功業可忽。唐虞不必有慶雲之歌。周公不必有東山之詠。四時不必傳。百代不必重也。嘗聞好驚險者。以行坦爲勞。寶敝帚者。以懷珠爲賤。人情不同。不可強而一也。由今觀之。空山窮島。不如朝闕之榮也。荷衣葛巾。不如冠裳之華也。咀雲嚼芝。不如珍鼎之美也。刮腸潤腹。不

明文遠卷

如談笑之樂也。造化忌其鍾鑿。鬼神畏其嘲咏。山靈避其探索。花鳥愁其形容。宜乎知道者之所不取。養元者之所深惡也。若夫騷人墨客。栖身獨處於烟島之中。青山壁立。明月高舉。洞澗哀壑。雲林霧澈。淒風有聲。悲鶴無侶。富貴者之不少矣。功業者又豈肯暫處哉。於是抽我幽思。發我祕藏。探異索奇。飾藻麗章。山不藏幽。草不匿芳。倏然成篇。與造化而翔。翔世不與爭。物不與妨也。斯時也。朝闕之尊。嚴孰若海島之放曠。冠裳之華美。孰若荷衣之樸散。肥體滑膚。孰若刮腸潤腹者之無災。嗚呼叱咤。孰若捫心瞑目。

者之無怨鬼神喜其闡揚山靈悅其標榜造化與其流通也。又孰苦而孰樂哉。無我先生頽然悟縮然退曰。若余者誠所謂飽死鼠而笑人之驚膏者也。不亦謬哉。不亦謬哉。藻思遒勃秀色芊綿刻景鏤情窮工極巧詩學之足貴也。信矣。然韻語駢辭終似賦體不當類之曰論。

明文遠卷

物初論

朱右

或問天地果有初乎。曰。有人物果有初乎。曰。有。然則有初必有終。曰。惡乎。無方噫。氣之太息也。混沌沌沌。冲漠無始。一氣既復。陰陽遂判。清濁以分。高下以形。非天地之初乎。於是萬象森羅。已具有初。而迹未形也。天地一陰陽而已。人物固囿於陰陽以生者也。陽生有六。是謂之乾。陰生有六。是謂之坤。陽生子中。極於午中。乾道立矣。陰生午中。極於子中。坤道成矣。乾坤者。萬物之父母也。常一陽初復。二陽既臨。陽在地中。草木生焉。故草木之本皆居下。而未反。

明文遠卷

居上。陽在下也。三陽既交。四陽漸壯。鱗介群生。羽蟲次之。故魚鼈身橫。飛鳥兩足。而昂首。陽未足也。五陽健而決。膏脂生焉。故獸形近人。至於六陽既全。乾道始備。人斯立矣。故人首居上。足固在下。得天地之全氣以生者也。陽以生之。陰以成之。自午至子。為六陰成物之氣。故能全乾坤之德者。為聖人。聖人得天地之全氣。而盡性踐形者也。詎非人物之初乎。然則易而終。曰。生長斂藏。一歲之終。滋育消滅。一物之終。非吾所為終也。若夫生物屏息。天地無有。斯為終矣。曰。終當奈何。曰。有終必有初。作物初論。其大意多本佛子。常與元會運世參看。

雞柳宗元封建論

黃省曾

王天下者。計乎生民而已。非可僅曰子孫利也。計在子孫。未有能利其生民者也。不能生民利。而能終庇其子孫者。鮮也。故堯舜爲生民。不恤其子。所以熙雍各得其所。後世爲子孫。不恤其民。此唐虞之治。所以不再也。宗元封建論。大抵爲子孫也。卑乎淺矣。故其指謂天下之權。必隨於我。以秦人之法。可盡一於萬世。嗚呼。天下豈有不仁之郡縣哉。使郡縣永安。莫徒郡縣之可也。然而封建亡。郡縣亦亡。何獨乎封建利民者疑也。譬之服餌。郡縣之害。猶黃也。

明文遠卷

封建之益。精術也。確黃破例。孰如精術。沃補者之爲得乎。天下天子有也。天下之亡。係於天子不仁。非封建亡之也。使其不仁。郡縣亦亡。始皇是也。故三代之興也。以仁。其亡也。以不仁。果非封建亡之也。仁者何也。利乎生民之謂也。不仁者何也。不利乎生民之謂也。封建之制。術之仁者也。何以爲仁也。盡天下生民。而田宅耕桑之國之。君以養之。訓之。諸侯弗能者。黜而移之。民有能賢與庸之。若其庸而已。非若郡縣之紛紛也。封建各保其土。子其民。而富康之。郡縣者。視其所治。若傳舍過客。然極其指取而去之。貪

滿者方謝。美渴者繼來。歲羅天下之餒虎。而臨乎其土。又有土之豪右。以銷戕之。求生民之不盡。從而斃。不可得也。故曰郡縣者。術之不仁者也。宗元曰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其言非也。若以封建之制。二帝三王皆欲去之。而不能也。夫欲去之者。必制之不善者也。不善之制。帝王不能一朝居。何至含容勉忍。沿非襲誤。傳諸二千餘年之久哉。夫莫大乎以天下與人。堯直徒手而授之舜。又莫大乎取人之天下。湯武皆以臣子而有之。其奮發神武而無難者如此。所

明文遠卷

謂大有爲之君也。豈有封建之制。知其不善而不能去之耶。果其可去。則帝王去之。不當於一毛。且二帝三王不能去。而秦始皇何人。則又一朝遂能去之。是二帝三王之有爲。反出秦始皇下矣。以二帝三王欲去而不能。是其說之太謬。而誕肆者也。宗元又曰。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降於。堯王下。堂迎觀。陵。焚。東徙。爲諸侯。盛強未大。不掉之咎。其言亦非也。封建之典。前古莫究。大畧見於唐虞。既已分之。萬國。則又五載一巡。四朝以敷奏。明試其功。然後車服庸。焉。又考績而黜陟。幽明之量。厥德而有乎邦家。其士人慈

惡如防風四凶者則誅放而奪之國非若後代公侯世襲雖有愆過亦不之變也。孟軻氏不云乎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播克在位則有讓有不朝則貶爵削地而六師移之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由是觀之封建諸侯其權未常一日去天子也。詩曰時邁其邪莫不震疊載見辟王曰求厥章此之謂也。周之衰也不狩不朝敵國相征而有以失乎封建之初故淪於亡耳。蓋不狩不朝則休戚不聞於天子國有荒虐之

明文遠卷

君無從而去之。據諸侯以交伐則是周之亡也在於封建之壞非以封建亡也。天子不狩則號令不行於天下諸侯不朝則不復知天子之爲尊故鄭伯射肩楚子問鼎勢宜然也。况以極定之微不幸祖考無以君乎天下時有湯武則南巢鹿臺之禍遇矣。豈特射肩問鼎之侮哉。宗元又曰秦有天下裂都而爲之郡邑廢侯衛而爲之守宰據天下之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爲得也不數世而天下大壞有由矣。亟役萬人暴於威刑竭其貨賄咎在人怨也。卽其言而論之則郡縣亦無救於

不仁而亡昭昭矣。使郡縣之雖有不仁之天子亦可救而不至於亡。斯郡縣之得也。無救於亡而且以爲得何宗元貴郡縣而賤封建劣帝王之盛典而優秦人一切之政於其上也。漢之封建病於太溢而無檢不廣之於帝王之後及大德之賢又無周家田宅符朝司馬之制班固所謂漢興懲戒亡秦孤立大啟九國跨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同制京師矯枉過其正矣此其紛紛多故非封建之罪也。宗元謂漢有叛國而無叛郡則獻帝之日袁紹守渤海曹操守東郡而孫策守會稽皆以其郡而叛安得謂之無

明文遠卷

叛郡耶。欺侮甚矣。宗元又曰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予則以爲周之衰也王者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之作大抵傷周室之無政也。政不失春秋不作安得尚謂周之有政也。予則以爲得在於制失在於政周事然也。既失於制又失於政秦事然也。宗元又慮孟舒魏尚之術黃霸汲黯之化非郡縣則莫之施行夫封建之行亦必賢有德者乃君之爾非曰不肖落頭概可使南面也。所謂孟舒魏尚黃霸汲黯之治在其中矣。雖然使郡縣之行吏治皆若孟舒魏尚黃霸

汲黯者。惡乎不可。惟其郡縣也。而使彼豺狼不厭之人。以漁獵乎其土。致使民無聊生之日。此予所以爲郡縣病也。宗元又曰。諸侯歸商者三千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資。以勝商武王。不得而易。徇之爲安。仍之爲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私其力於已也。私其術於子孫也。其言非也。若然。則湯武所爲。一切出於私意。乃若後世竊國奸雄者。流爾。非聖人光白之謨矣。卽如其說。湯武資於三千八百。不能廢易之矣。舜禹之興。出於揖讓。初無三千八百之助。何所不得已。而亦不廢易之耶。知舜禹無所私。而存

明文遠卷

元五

乎封建。則知湯武亦無所私。而存乎封建也。宗元又曰。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嗚呼。何其識之苟而言之易也。先王之法。至秦盡廢。誦笑三代。自號皇帝。而子弟爲匹夫。焚典坑賢。何所不極。三正且棄。而以冬十月爲歲首。郡縣之制。亦猶是也。行郡縣而併萬國。以爲一人之養。天下之私。莫大於是。而宗元以爲公者。毋乃非人之見乎。且慮聖賢生於其時。無以立於天下。宗元之意。蓋以必貴而爲聖賢之立也。夫聖賢之生。樂行憂違。其窮與達。無往不立也。豈必區區爵位之廢。乃謂之立耶。此乃後世兒童之見。拘組綬而

揮霍者之心。何宗元之鄙。一至是乎。且封建之世。野無道。賢共惟帝臣矣。而又歲進其士。升之天府。至於郡縣以來。守不禮才。令不薦士。使天下俊傑鴻朗之輩。懷珠含章。老死巖穴者。不算數矣。何得謂郡縣之而聖賢盡立於天下也。察宗元之論。無一而可。何世儒惑其強詞而不悟也。道理正大。議論昌明。子厚封建一論。膾炙千載。徒以其強詞悍氣耳。逐段披駁。見得是折得倒。

明文遠卷

元六

贈滁陽王定遠郭公廟碑

張來儀

洪武十六年十一月七日皇上親蒞滁陽王事實召太常寺丞臣張來儀論之曰王之恩德注在朕心今滁有廟祀而碑刻未具甚闕典也汝其據此為文於石臣來儀謹拜奉命謹按王諱子興姓郭氏其先曹州人王父少好術數常與異人遊得其書年長未娶南遊定遠邑人神其術將有為叩之必驗邑中富翁家有處女以聘未許嫁王父過其門翁以女命求卜數成曰此貴人也翁曰誓未配王父曰翁能不鄙我乎則妻之翁曰諾既而娶不數歲夫婦家

明文遠卷四十七

碑三

贈生子三女一王中子也始生父卜之喜謂人曰是兒得佳兆異日非常人必大吾家既長兄弟別籍三人皆善殖產元末民間有造言者王誤中其說信之甚篤忽不事作業而妄散家財陰結賓客至正壬辰汝穎兵起王識天下常變乃召所結賓客子弟拔濠梁據之時皇上潛住居民間為謠言所逼懼禍將及挺身入濠梁抵其城為門者所報將欲加害人以告王王親馳活之撫之麾下間召與語異之取為親兵居數月王謂曰汝單居當為汝婚王暮歸與夫人飲食語及斯事次夫人忽惋惜謂王曰方今兵亂

議前上王與夫人收

正當收召豪傑是子舉止異常若不撫於家而使為他人

后本馬公李女此不說

之親是失智矣王悟遂以女妻孝慈皇后是也王為人勇悍善戰時軍帥四人名位皆在王上王素剛直不屈人下每遇事四人瞋目語難而王剖決通敏數以非語侵之眾故含忿未幾客軍首帥彭趙以兵來駐濠二姓皆僭稱王王等遂為所制一日眾挾趙勢拘王於獄將害之皇上自軍馳歸或曰勿往曰再生父母有難可不赴乎遂入王家明日彭帥聞遣人釋王以歸明年夏還故里收元卒七百獻王王就令將之又明年夏染末疾未差王聞元義兵欲

明文遠卷四十七

碑三

歸將說之左右無可使特過寢門示意趙趙因請扶疾往卒說降之得其精卒三千既而彭趙東屯泗州因挾王以往時皇上方駐滁陽知眾不可共事獨堅守以待復遣人賂彭趙左右賂行王得縱歸滁陽王兵共四萬其麾下僅萬人皇上所部三萬有奇明年乙未主命守和陽既而信流言親至和陽視師值王警人亦駐其中聞王至移軍異處皇上禮送行者俄為所難王聞驚得疾尋卒歸葬滁州夫人張氏生三子長戰死次為降人所陷幼與羣小陰謀伏罪次夫人張氏生女一為妃生蜀王豫王如意王女二

不龍法外蕭切丁一勝

洪武元年天下既一。剖符行封。追思更生之恩。實帝業所始。乃封滁陽王建廟。墓陽命有司歲率滁人祭之。臣來儀伏聞自古帝王之興。雖受命於天。未始不付乎人。蓋必有所祐助維持之者。亦得與以享其榮。傳之無窮。而施之罔極。惟我皇上奮布衣。提一劍而起。外無尺土一民之助。而王能脫危難。識潛微。納於武室。授以兵柄。慨然不少吝惜。遂肇大業。可謂有知人之鑒矣。及今大統既定。四海一家。推本尋源。實由於王。爰建顯號。俾永永血食。蓋非王無以開萬世之業。非皇上無以永王之名。臣謹卽是爲銘。銘曰。

明文遠卷四十七

碑三

皇受天命。發跡濠梁。方其始興。附於滁陽。滁陽先知識聖於微。聖有大難。王脫其羈。取彼神龍。翼之風雲。浴日咸池。滌其垢氛。龍騰日升。伊誰之功。有相自天。實啓王衷。皇奮無旅。王命予之。皇室未嫺。王命女之。謀行諫從。肝膽弗疑。妻非之言。終莫我離。秉鉞專征。付以閭外。顛強蹙驕。有衆日大。變生於意。卒疾於驚。何啓其緒。弗享其成。皇明日昌。旣臣萬方。剖符錫爵。乃侯乃王。爰念舊恩。極天罔報。一飯必酬。矧有大造。乃封大郡。乃建廟庭。乃復滁人。護其園塋。祠官孔嚴。報祀春秋。器酒銅羹。黍稷羊牛。王其來歆。母曰。

無後。王女皇妃。三王挺秀。王支百世。王有廟祀。焚禁者。雄孰王之似。小臣受詔。作此銘詩。勒著貞珉。以永無期。有明三百年基業。托始滁陽。傳聞異辭。當以是碑爲據。以碑中事實。俱高皇帝所手授也。

明文遠卷四十七

碑三

勅修河道功完之碑

徐有貞

惟景泰紀元之四年冬十月十有一日天子以河決沙灣久弗克治集左右丞劉暨百執事之臣於文淵閣議舉可以治水者食以臣有貞應詔乃賜璽書命之行天子若曰重咨爾有貞惟河決於今十年東方之民厄於昏墊勞於廛築靡有寧居既屢遣治而弗即功轉漕道阻國計是虞朕甚憂之茲以命爾爾其往治欽哉臣有貞祇承惟謹既至乃奉揚明命戒吏飭工撫用士衆咨詢群策率興厥事已乃周爰巡行自北東徂西南踰濟汶沿衛及沁循大河道

濮范以還既究厥源流因度地行水乃上陳於天子曰臣聞凡平水土其要在知天時地利人事而已○名○古○可○為○十○天時既經地利既緯而人事於是乎盡且夫水之爲性可順焉以導不可逆焉以堙禹之行水行所無事用此道也今或反是治所以難蓋河自雍而豫出險固而之樊斥其水之勢既肆又由豫而竟土益踈水益肆而沙灣之東所謂大洪之口者適當其衝於是決焉而奪濟汶入海之路以去諸水從之而洩隄以潰渠以淤勢則溢旱則涸此漕途所爲阻者歟然欲驟而堙焉則不可故潰者益潰淤者益淤而莫之

救也今欲揀之請先疏其水水勢平乃治其決決止乃堵

○四○南○下○近○以○爲○疏○

其淤因爲之方以時節宜俾無溢涸之患必如是而後有成制曰可臣有貞乃經營焉作治水之開疏水之渠渠起

○北○疏○其○水○

張秋金隄之首西南行九里而至於濮陽之深又九里而

至於博陵之陂又六里而至於壽張之沙河又八里而至

於東西影塘又十有五里而至於白嶺之灣又三里而至

於李準之崖由李準而上又二十里而至於竹口蓮花之

池又三十里而至於大滸之潭乃踰范暨濮又上而西凡

數百里經澶淵以接河沁河沁之水過則害微則利故退

其過而導其微用平水勢既成名其渠曰廣濟開曰通源

渠有分合而開有上下凡河流之旁出而不順者則堰之

堰有九長袤皆至丈萬九堰既設其水遂不東衝沙灣乃

更北出以濟漕渠之涸阿西汶東曹南鄆北之田出沮如

而資灌溉者爲頃百數十萬行旅既便居民既安有貞知

事可集乃參綜古法擇其善而爲之加神用焉爰作大堰

其上槌以水門其下緣以虹隄堰之崇三十有六尺其厚

什之長伯之門之廣三十有六丈厚倍之隄之厚如門崇

如堰而長倍之架溝截流欄木絡竹實之有百餘之儀蓋

大治其決

明文遠卷四十五

合土木火金而一之。用平水性。既乃導汶泗之源而出諸

山。滙澗瀨之流而納諸澤。遂濟漕渠。由沙灣而北。至於臨

青。凡二百四十里。南至於濟寧。凡二百一十里。復作放水

之閘於東昌之龍灣。魏凡八爲水之度。其盈過丈。則放

而洩之。皆通古河以入於海。上制其源。下放其流。既有所

節。且有所宣。用平水道。由是水害以除。水利以興。初議者

多難其事。至欲弄渠弗治。而山河沁及海以漕。然卒不可

行也。時又有發京軍疏河之議。有貞因奏蠲瀕河州縣之

民馬牧庸役。而專事河防。以省軍費。紓民力。天子從之。是

役也。凡用人工聚而開役者。四萬五千有奇。分而常役者

萬三千有奇。用木大小之材。九萬六千有奇。用竹以竿計

倍木之數。用鐵爲斤十有二萬。鋸三千。繩百八。釜二千八

百有奇。用麻百萬。荆陪之。藁秸又倍之。而用石若土。則不

計其算。然其用糧於官。以石計。僅五萬而止焉。蓋自始告

祭興工。至於工畢。凡五百五十有五口。於是水官佐工部

主事臣訓。參議山東布政使司臣雲鵬。僉山東按察司事

臣蘭等。咸以爲惟水之治。自古爲難。矧茲地當兩京之中。

天下之轉輸貢賦。所由以達。使終弗治。其爲患孰大焉。夫

白之渠。以溉不以漕。鄭之渠。以漕不以貢。而工皆累年。費

皆鉅億。若武之瓠子。不以溉。不以漕。又不以貢。而役久弗

成。兵民俱敝。至躬勞萬乘。投壁馬額。神祇而後已。以彼視

此。孰輕孰重。孰難孰易。乃今役不再期。費不重科。以溉焉

以漕焉。無弗便者。是以軍國之計。生民之資。大矣厚矣。其

可以無紀述於來世。臣有貞曰。凡此成功。實惟我聖天子

之致。所以俾臣之克效。不奪浮議。非天子之至明。孰恃焉

所以俾民之克寧。不苦重役。非天子之至仁。孰賴焉。有貞

之於臣職。其惟弗稱。是懼。矧敢貪天之功。惟夫至明至仁

之德。不可以弗紀也。臣有貞嘗備員翰林國史。身親承乏。

不可以嫌故自輟。乃拜手稽首而爲之文曰。

皇莫九有。歷年惟久。延天之祐。既豫而豐。有部以蒙。見沐

日中。陽九百六。數丁厥鞠。龍蛇起陸。水失其行。河決東平。

漕渠以傾。否泰相乘。運維中興。殷憂乃凝。天子曰。吁。是任

在予。予可弗圖。圖之孔亟。歲行七易。曾靡底績。王會在茲。

國賦在茲。民便在茲。孰其幹濟。其爲予治。去害而利。惟汝

有貞。勉爲朕行。便宜是經。臣拜受命。朝嚴夕儆。將事惟敬。

載驅載馳。載詢載謀。載度以爲。乃分厥勢。乃隄厥潰。乃疎

厥滯分者既順。隄者既定。疏者既濟。乃作水門。錐制其根。
 河防永存。有埽如龍。有堰如虹。護之重重。水性斯從。水利
 斯通。水道斯同。以漕以貢。以莫不用。邦計維重。惟天子明。
 浮議弗行。功是用成。惟天子仁。加惠東民。民是用寧。臣拜
 稽首。天子萬壽。仁明是懋。爰紀厥實。勒茲貞石。昭示無極。
 鋪叙河事甚悉。可式將來。文亦莊雅合體。

明文遠卷四十五

碑一

漢愍帝碑

邵寶

世有存之足以爲亂賊之戒者。君子存之有不毀則無以
 懲夫人而示天下後世者。君子必毀也。於其毀也而有所
 易。則其不正以歸於正者。君子則以義起焉。此皆關於萬
 世之綱常。而不專於往事之褒貶。蓋天下之公論。而非一
 人之私心也。古今篡竊之雄。首稱曹魏。其惡有不待論者。
 始其爲禪受也。實在許之繁城。實自領郡。得達觀其故都。
 有堽焉。曰禪受。皆誇詡之述。有碑焉。曰禪受。皆矯誣之詞。
 千載而下。指而笑之。讀而唾之者。不謀同心。不約同聲。此
 所謂存之足以爲亂賊之戒者。存之可也。其地有廟焉。以
 祠魏文。南面帝服。儼然臨之。雖易姓改物。彼亦有不能泯
 者。然當其親爲篡竊之地。而舍此與彼。則凡彼之所爲。謀
 以欺後世者。今皆墮其智計之中。吾恐儒先筆削之旨。終
 托之於空言。而亂臣賊子。將益無所忌。此所謂不毀則無
 以懲夫人而示天下後世者。毀之可也。壇固存也。碑固存
 也。而獨毀其廟。則他日必有復舉以奉之者。卒亦何貴於
 此舉哉。謂宜易所祠。以祠漢之愍帝。而其臣孔融配焉。彼
 以其新。此以其故。若將驅而逐之。撥而反之。使奸雄之徒

明文遠卷五十二

碑八

不得一日立乎其地。此所謂於其毀也。而有所易。黜其不

正以歸於正者。以義起為可也。應之居勢同寄生。然猶

天下之君也。融雖意廣才疎。而忠言義色。至不容於賊操。

亦足以愧夫北面稱臣。上表勸進者矣。帝不稱獻而稱愍。

從昭烈所諡。且漢之君非魏之所得諡也。凡此皆所謂以

義而起者。嗚呼。君臣之分。有大防焉。順逆之際。有大法焉。

彼奸邪之所不敢動於惡。即動焉。猶必有以文之。豈獨懼

夫天下之將攻之哉。亦以大防大法之所在。雖後世有不

得而逃也。若曹氏之於漢是也。然當時郡國之中。既無一

明文遠卷五十二

人仗義執言。揚旗伐鼓。以討其篡竊之罪。而在廷在野。又

無一人登西山。蹈東海。以明大義於天下。蓋畏威附勢。無

足惟者。至於後世之君子。亦以空言無補。因仍苟且。視大

防大法。而不一顧念焉。抑獨何哉。存其所宜存。毀其所宜

毀。而易其所宜易。此吾輩讀春秋學孔子者事也。况職在

守上乎。是故寶雖不敏。不敢讓。雖不避。不敢辭。

讀史至漢獻之際。多少不平。得此快舉。雄文豁人胸臆。

曹瞞父子千載下。尚有忸怩之色矣。

會稽典史吳侯成器生祠碑

徐渭

會稽典史吳侯成器。徽之休寧人。其始仕會稽。常海上寇

初入內地。侯以能將兵知名。於是承大吏命。提兵守水陸

阨塞。歷浙東西南直隸。與賊遇。大小數十戰。斬賊首數百

級。生獲數十人。還虜者亦以百計。凡戰之處。休止督發。設

守出關。有方法。禁士卒無毫毛擾居人。又能舍死先士卒。

民多知其功者。往往就所戰處。為建祠刻石。今曹娥江其

一也。父老某等來告。厥成請予序事。予感而歎曰。曹娥一

弱女子耳。當其嬰變。乃不知有門外事。至其赴父之

明文遠卷

難。壯大江。蹈洪濤。慷慨激烈。有猛丈夫之所不敢為者。夫

典史下僚也。動為人所指。儼然何異一女子。至其常國艱

難。乃惟知曰吾臣而已。其仗劍舍身。以當事。乃不復知有

他計。此其人皆以忠孝性。植歷千萬古而同一道。今其詞

若廟岐然相望。豈偶然哉。詩曰。

伊昔孝娥。垂竿統珥。當斯之時。一女子耳。憤江痛父。不得

屍所。被髮亂流。娥猛如虎。今之仕者。沉伏下僚。儼然長歎。

則怨其遭。有寇在庭。就敢攘臂。世將棄戈。何況邑尉。桓桓

吳公。天植忠孝。先國後身。與娥一道。啓宇崇功。娥江之泚。

祠水相望照映江水

慨當以慷悲憤激烈令讀之者一往情淡

明文遠卷

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

華蓋殿大學士贈太保楊文忠公神道碑

趙貞吉

惟皇天篤我明之祐。間出哲臣。爲社稷隸。二百年間。如仁和于公暨新都楊公。乘所遇時。力於隸事。最著矣。蓋正統己巳。土木北狩。正德辛巳。威武南征。隕空沉陸。變起非常。非有握補天之器。挾科斗之能。安敢投手其間哉。傳曰。仲之生爲齊也。仲在則齊存矣。往事二際。社稷之計。賴二公居多。安可忘耶。于公已表於憲皇之世。楊公之沒久矣。頃

明文遠卷

者恭遇我皇上奉我世宗皇帝遺詔。復公之官。加贈太保。謚文忠。廢一孫爲尚寶司丞。一孫入監。遣官祭葬。恩數備至。嗚呼休焉。不忘臣下之勞。其國家有道。靈長之福乎。於是始肯談謫公行事矣。楊氏宗廕。改寔墓祠而祀之。以碑辭屬予。噫。公希世之英也。予茲之論。豈敢苟耶。公事業詳其家傳。謹撮其大者。以引士評之。先導可乎。公名廷和。字介夫。系出湖廣之麻城。五世祖世賢。避亂入蜀。居新都。父春湖。廣提學僉事。母葉氏。以天順己卯九月十九日生公。幼以奇穎。舉於鄉。少年讀中祕書。才器廟廊。鄉先達司馬

余肅敬風重之歸老之日。獨持大明律與白曰。介夫常相天下。爲我熟此以助他日謀斷。蓋若侑三十年修文講讀。聲譽茂籍。時輩視之。已若麟角鳳毛。然久之以正德丁卯。自南戶部尚書同長沙李公辦閣事。是時孽瑞之焰。毒蒸寰宇。數年內駭奔未息。南平北討。政府黯然而長沙亦倦念去。欲令公代已也。嘗語人曰。吾於文人有一目之長。若經濟事須歸介夫。夫余公識公於早歲。李相察公於同事。非楊氏之鮑叔哉。壬申冬。季去公始獨任。時公丁憂。朝議奪情。疏亟上。議得寢。惟令撫按官與坐守。長隨刻服。制日

明文遠卷

促上道。此起用輔臣之異數也。噫。公再進而時事益難爲矣。毅皇帝匹馬捶居庸關。踰上谷。入雲中。望獵陰山。旋以威武南下。則五位虛拱。將踰歲矣。嗟。嗟。自宸濠播亂。訛言載路。包藏禍心者。可盡防禦。人心將渙。大勢將傾。仕者詠同車之招。居者懷恤緯之憂。此何景耶。公血誠隻影。周旋其間。遠奉綸音。近承茲旨。大合衆謀。小事獨斷。竟俾邊無鳴鎗。衛寡驚拆。安平且泰。侯上之問。嗚呼。可不謂公勞已乎。大駕至自通州。事勢愈急。四家銳卒。環布蕭密。最貌在側。磨牙談舌。儼機事有一髮之類。則禍不測。可忍言耶。嗚

呼。危哉。公外示安徐。密祈內旨。許其從事。始以一刺給彬入賀。獸吻縛之。按押虎之機。此蕭張擒信之智也。旋以便賞犒思歸官。卒令掃迹出關。成逐羊之勢。此周勃收軍之勇也。軍收而司農之印。可不倒矣。信擒而捐鄆之臍。可不焚矣。嗚呼。可不謂公功已乎。然後清宮警道。迎真主。開明堂而治之。布明詔與天下更始。而天下大定矣。嗚呼。可不謂公忠已乎。當是時。公之勲名著矣。風烈高矣。將造物者亦忌公耶。尊親讓起。而事之大難處者。亦隨至矣。遂以癸未冬去位。蓋公去而時事日異矣。聞長老云。公始定策迎

明文遠卷

立之際。亦援往代母子故事。以動宮陞矣。蓋以安社稷爲急。不恤其他也。逮詔中外。上於時無難焉。遂行之耳。心豈有他哉。四子起而持之。是矣。第無肯亮公之心耳。公可辯耶。公嘗歎曰。衆尤交責。吾何逃哉。義之尤我。命也。人之尤我。遇也。事之尤我。時也。吾惟有去已耳。夫以公之圖機達識。豈不知詔者上之令也。不便雖不易之孰禦。特以處君父骨肉情禮之間。身任兩宮之責。豈敢操一切徑情之說乎。必推心紮度。劑量而調適之。以和無禮之至禮。係忘名之完名。俟秦陵掃宮役作而徐圖其後。豈必盡脫哉。然欲

卽以回執禮正名之論則勢不可也豈非命哉公之決於去以免義我尤也以此夫往在漢廷博議是者不以加秩負者不以奪精據經研義非擊搏之司是常求裁無減異之屬四子之於公奚爲異乎豈非過哉公之決於去以死人我尤也以此世復有不齊之論出於意見之偏鋼於習聞之久附聲和響齟齬實繁徒致聖主懷怒疑有諷嘆罪且不測豈非流俗未易卒變時固然哉公之決於去以免事我尤也以此夫以公之功勞靖忠而博此三夫慘惻焉懼補過之無地也人臣之道豈易盡哉悲夫易曰王臣

明文遠卷

寒塞匪躬之故詩曰我思古人俾無尤兮殆公之謂也夫君子曰去易事也而公之去則天下惜之者爲大業之未終也然聖皇念公則未嘗已也何則漢宜偶一思故劍而左右測其意在於儼微我世皇亦數起用舊臣而因識皇心之默有於定策豈不然耶故十年之內九重懷鄉意切矣然環詔雖勤而膚效未奏也假令公垂老尚在則皇慈豈忍俾終於棄捐乎應知佩可宵還劍當畫合矣惜乎天之斬之也恭惟我皇上知世皇之意也改元之初一洗釋之嘉勞憫忠以慰仁人志士之心勸忠臣孝子於來裔裔

乎盛德曷以加哉往者奪門爭甚於公之譴乃英皇獨難之爭者曰不如是則今日舉無名而于公殲焉時惟憲皇帝知英皇帝之意也則改元初亦爲先雪而嘉勞憫忠於公復完嗟乎二公力於公家其忠同其受報亦類顧不異哉乃若我二聖之心則如天之覆也如地之載也如日月之照也窮劫贊頌不能盡矣傳公幼讀書日以卷計長於學無不貫惟以資經濟故於當代典章條格人才政蹟邊防阨塞軍伍錢役叢瑣遠邇心計耳濡如身親周旋而抵掌可述酬答機務之際殆裕如也張未以東厥功乞封

明文遠卷

已持內旨引內官劉馬兒劄要公公曰劉以功封其族人非封自身也事載岳公類博稿中取示之乃已其談笑解紛易易如此而不知由於夙昔之精博也至當大事智勇奮溢臨九死而不回此則非人易及亦非可易測者矣初報草威武勅已殯死達嗣君未至承制專斷者廿七日駕抑奸雄如秦如瓊稍疎皆足以死新詔裁革人數十四萬八千七百餘歲省太倉粟一百五十三萬餘怨者河海諸日終日想出一張殺人檄於是公出入護以衛士益岌岌鄰死矣然而不死也者才也亦忠也有默相焉者耳論

者謂公委任半於古人而功勛倍之。往代以負荷危艱名世者皆當出公下。信矣。獨公閣僚廣東梁公之論尤確。梁公曰：天生斯人，以了今日之事。大匠之任，不可代也。於是虛閣中首席，俟公起復至而居之。斯則公未卒而論已定如此。故公少時嘗夢天門開，遙瞻棹楔，曰：際昌時而公顯。其老也復夢天門開，有二簷導公冉冉以去，而公卒。公殆天人稟間氣而生者耶？公在位，一辭伯爵及太師太傅，三辭錦衣衛千戶廕，再辭文職四品世襲廕，居家儉素，食不兼味，衣命服外皆布素。子第科第相望，不以爲喜，曰：此末

明文遠卷

事也。謹言行修身齊家，斯人道之大者。幼不好弄，比老而聲伎不一至於前，位極人臣而居處同於寒素。顧濟物之心，則拳拳無時已也。公生多宦遊，每歸則爲鄉人建一惠局，初通水利，灌涸田萬頃，鄉人德之，號爲學士堰。次建坊，牌費修縣城，城成賊至，救生命以萬計。次置義田於城西，北以贍族人，蓋三歸而修創利物業三焉。公之加意人間，世何如哉？若他言之詳，當有如王巖叟馬末卿輩書之。今未易舉也。公上三世皆贈如官，元配黃氏贈一品夫人，生子慎，正德辛未科及第第一，繼室喻氏內江人，封一品

夫人，無出側室蔣氏封壽人。生子惇，兵部主事，恆中書舍人。先公卒，惇舉人，女二，長嫁修撰余永勛，次嫁舉人劉大昌。孫男十人，同仁、寧仁、生員志仁、湖廣都司經歷其仁、廕生斯仁、生員有仁、舉人興仁、指揮同知右仁、尚寶司司丞資仁、力仁。公以嘉靖己丑六月二十一日卒於正寢，於時惇以議禮謫戍永昌，以撫臣議奏許一奔喪已而惇悅公而諸孫幼，公處淺土者四十年，紀綱家務以付惇，繼室黃氏云：氏遂寧黃尚書第三女，有才志，幾幾楊氏嬰曰：矣，亦天以報公勤勞王家也。嗟乎，宜孟之仁，成季之勲，天之所

明文遠卷

以報公者，豈有既哉？貞吉曰：惜乎予言也，陋不能爲公重。聊持論以後之賢者耳。因憶年二十時以諸生謁公公器之，去四十五年得矢公薦藻之餘，俯仰人代，傷慨悲歌爲之歎歎辭曰：

坎坎擊鼓，導江之浦，雲頂山前，鶴化仙鶴，鳴壘畔雲行雨。聊騁目兮四顧，望夫君兮容與，九疑雲淨喜同峯，三峽濤平愁枉渚。愁莫愁兮夜未央，思莫思兮東方曙，衙門空閉鎖松筠，水遠山長會能取，跋靈駕兮未來，情娟娟而延佇。

右迎神

擊鼓其鏜鳳山之傍松鳴風兮聲琤琮霞泥月兮容蒼蒼
眇一夕兮千生昭君子之輝光琴瑟齊御千徽張妙舞並
奏進樂方樂莫樂兮兼相忘醉莫醉兮無何鄉天庭忽有
靈華飛薪傳火兮燈光光儼雲駢兮羽蓋顧形骸兮難將

右侑神

其嘯金沙之郊雲漠漠兮水滔滔嘯於岫兮鳴於阜
君乘舫耶乘舫石嚙月兮山嶠掀髯扼腕談何高登樓懷
慨意初消喜相逢兮雲中簫愁相追兮洞中濤百年惟會
在今朝君不留兮我心勞忽空明兮潛足寒獨立兮逍遙

明文遠卷

右送神

氣局大結構嚴思力厚命筆下字點滴不苟文忠公兩
朝名相非此不足稱之

林泉讀書齋銘 有序

方孝孺

士不知所爲學久矣文辭以爲華記誦以爲博古之學者
雖不外乎此以求道然道不在是也錢塘徐君文以林泉
讀書名其齋余喜其好學之篤也誦所聞者以銘之銘曰
斯人之生去物無幾幾乎兩間惟性之美恃美勿學爲醫
爲庸庸擴天明厥惟學功孰治於學而遺其事口習心游
卒淪於僞或懲其害力於躬行物有不知將躋於冥又或
不然去學絕爲惟心之求異端是歸三者殊科昨道則一
幸有聖謨岐其如日匪學奚知匪行奚臻主敬立誠卓爲

明文遠卷

上四語○提下是○分釋

天民萬理紆紆樑之如髮春融海濶水長泉達內刻其機
外轉其戕不吝以戲不驕以亢以聖爲準以賢爲徒大道
是趨廣居爲家勿溺於汚勿盡於邇日運天行真語確履
細行宏猷小紀大綱察於纖微徵於家邦誰謂天下難乎
治平各充其需禮叙樂成學之成功庶其在此豈若偏岐
僅足一已俗學卑卑爲俗攸咍非有君子孰能與之錢塘
之墟有書有齋我思古人於以永懷

實見得聖賢之學知行並進體用一源故議論深醇不
墮影響不落邊際

詹事現聞姚先生墓誌銘

黃道周

嗚呼。堅龍氣降。濟發之茂。不迫殷周。其道德豪傑之士。皆驟起無所承。自有漢而然矣。間有之。隱隆蟬綿。印浦之數。可得而稱焉。若吳門姚先生。世有懿徽。發爲文章。甕口方舟。沐浴天下。予聞其語。嘗見其人矣。先生諱希孟。字孟長。有虞之後也。明興。有祖榮者。擇配黃。盛年而寡。高皇帝首以節行風勵天下。旌其門。史臣蘇伯衡爲之作頌。於是姚以義烈起家。二百有餘年。文太君始毓先生。先生淵源明德。值貞元之會。卓成名世。宜其然也。榮生華卿。亦以節孝

明文遠卷

稱華卿生叔威。叔威生梅谷。梅谷諱翊。始著高隱。胡生。嘯艇君。丞丞生白堤君。厚。爲沂州判官。厚生五涇君。圭。爲武涉令。二世皆明經。不樂折腰。而嘯艇以吳文端公婦翁。嘉遜以老。蓋自梅谷而然矣。古稱戴顒。宗測皆遺世。遐舉。爲有嗣異人。是唐子畏所爲梅谷圖者也。五涇治武涉。不二年致仕。遷室施生。穎菴公汝。敝爲南國子生。以先生貴。贈如先生官。武涉之捐子舍也。贈公年方十四。毀瘠踰禮。既娶文太君。是稱母師。實舉先生。先生未週歲。而穎菴公辭世。文太君方二十有二。坐茶蓼中。乳血襍哺。又以征徭之

粟。從父借雞穀。弛擔施太孺人抱先生。躋公堂對簿。是日先生正週歲。居堂上。弄爵笑視。施太孺人歸。哭告文太君。文太君乃益哭。然心喜是兒有福。是堂上人既三歲。嬰疾幾廢矣。諸大母衛之哭。忽一夕。聞庭中聲。鈿然如大鳥翼擊而去。質明。遂瘞。是所謂大鳥覆翼者歟。自是岐嶷。善占對。異於常兒。外翁文衛輝公。以少府致政歸。太君數攜先生依外家。見其先世懸籤積軸。輒別識位置不爽。衛輝公每肅客。輒呼先生出。周折爲儀。詫客云。是吾宅相無雙也。於是相國湛持公。甫總角爲諸生。長先生僅六歲。以甥

明文遠卷

舅篤朋歡。衛輝公嘗云。姚孫與吾兒異。日常比珪。廊序雖湛持與先生。亦自謂吾甥舅。於當世有二無兩也。湛持公既蚤登賢書。困於南宮。凡十九載。先生始舉於鄉。兩人相視。謂吾甥舅如檜柏。株葉無殊。其飽霜雪耳。及己未。先生登第。湛持後三年亦大奮去。二公之於學同業。識同趣。操操同。厥品藻同旨。音吐同微。體質同魂。而先生文采沈澁。騷雅合致。包裹六代。邈乎踔舉矣。先生既登第。當選庶常。諸前輩咸以人望推屬先生。獨私念有東觀。當三年倚問如何。又東事方棘。諸食肉者日發幣南下。誼不得以一官

貽母憂且需次補廷評之籍而太君獨發緘鼓先生讀書先生於是磨選也明年具版輿養迎京師而東事亦稍靖冰玉之供爲熊九解瘳韓蒲州劉南昌二公每見先生必竟日宗社大計盈庭未發者必先咨先生格落翰飛都人競誦於是楊忠烈公入爲給諫左公光斗在臺班與先生同道相勗每言世界卽有缺陷只方寸間缺陷不得耳乃庚申七月神廟退升光宗卽位甫旬日遽豫內醫崔文昇侍藥無狀浹月遂稱大行中外哀慕又有停封移宮諸憾事忠烈先後發疏皆從先生質疑義先生亦匡直不辭云

明文遠卷

史子

故事詞林與言路踪跡微疎先生獨謂青史法從離若蟬翼卽後世誰從明其是否者既授檢討爲史官於兩朝實錄多所論定於時名賢盡起田間葉文忠當國鄭忠介趙忠毅王莊毅馮恭定高忠顯皆在九列而湛持以鼎甲領望與先生朔朔及同邑周忠介嘉善魏忠節日夕講析首善之堂商古權今或值先生未至而諸老必嗒然若失也先生既道廣折節下士賓從雲歸顧慎許可門無賦刺又每出東西坊必遣蒼頭報太君食寢數反乃已亡何湛持以建言歸王莊毅馮恭定先後去國先生念太君初喜微

又已丑實錄未就不得發片語與涓陽偕南居一年請假歸蓋自先生歸而時事大變諸君子感感如漢黨平問矣里居既三年逆魏愈熾楊忠烈再疏討罪萬工部捶死而逆魏手滑先生與湛持日夕惋歎周中丞起元引賈彪事勸先生北上先生曰吾不爲范滂足矣至河而反是何人乎入問文太君太君欣然曰爾行觀之爾志行洗篤旣必不及旣抵畿而楊左併視忠毅忠憲同日解職舉朝汎汎方領玉璽河清致符命之奉先生以太夫人筦簞未安勉就房考是乙丑二月也考竣所獲如陳唐姜閔梁馬岳楊

明文遠卷

史子

悉天下名士一時罕倫先是冬黨既已發諸君子就檻中繫繫無一免者先生出對友朋凝涕在睫入侍太君怡怡湯藥如平時太君亦微覺外間有異疾日就遂不起先生三日絕水漿扶視出國門徒步哭踰血目鹿舟行至淮上見邸報知奸人受逆聞旨已得削奪之命先生入撫棺泣然出曰經年來皇甫威明之恥懷之久矣今成吾志又不於親存日奪捧檄歡是天之厚吾親也星馳歸卽金涇阡之旁誅茆作丙舍廬於斯金涇阡者先生所葬穎菴公子爲之作碑者也於是緹騎四出銀鑄相望先生念袁夏甫

在土室中穴垣視母。繫我獨無亦大慟。所死丙寅三月。縱騎至吳門。逮周忠介。齊民數萬為呼冤。梓旂尉殺之。當事者愠。欲遷禍於湛持及先生。先生數擬從三閭之役。而朝議憚吳民恐東南遂巨測。僅戮五人。餘實不問。先生始放跡湖山。高笑縹緲幽探林屋。自號閭生道人。閭生之餘也。先生初號現聞。與內典通。既以多難奉母。故彌精於竺乾之言。前輩中涉獵是學者。稱內江趙公。先生才似內江。顧內江用而先生不用。則先生閻深矣。丁卯秋。熹宗不豫。逆璫謀變。先籍海內清流五十六人。欲勒白盡。先生名在

明文遠卷

史三

籍中事未發。而今上從信邸登極。海內殆慶更生。不月餘。誅逆璫。毀天下所在逆祀。明年戊辰崇禎改元。以太子贊善徵陟三階。以右庶子充經筵。日講官知制誥。先生在講筵。本正叔淳夫之意。積誠悟主。又善為言詞。嫻威儀。法異并致。每出班。黼屨必為改容。諸前輩咸心儀先生。然諸奸人謀翻案甚厲。閣中諸老以次罪去。又敵適薄城。諸不靖者。借為風雨。值枚卜。遂罷會推。授錢宗伯之脫。先生心非之也。湛持又有所排擊不動。於是餘輔擯難欲先去。先生次及湛持公。庚午秋典北闈。而冒籍之毀發。攘柄者猶以

冒籍不足阱先生。遂移冒籍而誅文。因下二武生獄。久之。獄上。先生以官詹坐鵠秩。嗚呼。是足以快其舌。掩文昌矣。猶慮先生以文行被主知。恐一旦發夢。廼陰摘先生講章中語。腹夷之深。先生弗知也。嗚呼。先生於羣小。豈有誅觀之威。破柱之痛。而仇猜若此哉。不過謂先生才耳。先生才而用。則諸番徒悉不得用。諸番徒不用。則此此簞簞者幸。枕籍就死。故其極費如此也。以予所見。則先生才悉歸於道。先生為文章。韵事包燕納許。搖筆傾世。而未嘗以是自詡。一也。先生與人交。無大小先造。驅車肅容。不憚寒暑。見

明文遠卷

史三

一善事及閭巷。嫩蹟輒手記。脈言恐忘。二也。徑草蕭然。木瓜不入。賓歸如水。竿牘不出。三也。儀觀如神明。而不作貴客。不作介色。謝諸紛喜。四也。自宗族閭里。嘗負我者。幸德報之。未嘗訟誅一事。五也。天下才人。率以是五者傾敗。而先生無有。願以才誦何也。予從其長君宗典。見癸卯歲發願文。謂之五律。一曰十不忘。一曰三勿起。一曰六勿言。一曰五恥。一曰三長。率番悟合修。權借慈願。實歸沐浴。蓋與湛持公株葉共之。丙子五月。示微疾。端坐焚香。湛持公實記其事。不十餘日。湛持公亦去。陶陶未父。是之謂矣。蓋自

公逝而岸谷屢遷又有甚於曩時者嗚呼公生己卯歲月日卒丙子歲月日享壽五十有八元配馮宜人繼王宜人子二長宗典國子生娶孝廉張翼度先生女孫男二廷修山修次宗昌縣學生娶趙文毅公子敘州知府隆美公女蕃衍子姓備家乘中且葬爲之銘曰

一言幾道貴於玉積玉盈腰安所支千言幾道貴於穀積穀如山安所貽清閨之堂天爰立額壁眉奎南斗入絳趺之館天旁求驂軻服孔連春秋天之相人文行耳人之相天何異是上帝精微達相理現前大施納芥子諸種種者

已如此不朽之言但皮裏玉書萬年託石史

旣敘不搭架子瑣瑣碎碎頭緒極多却是一氣到底而照應關鎖之法俱備忠孝之人其言炳如也。論一人而當日邪正倚伏之機國家治亂消長之故了然在目文字之有關史事者。啓禎之季諸公爭以禪悅爲高亦是一病今乃見之碑板直謂借禪歸聖得無有傷名敦乎石齋一代偉人亦復濫觴至此吁可怪也

喜友堂銘

方孝孺

真素先生家於海隅自其先人兄弟共居爰議築室燕衍以娛卜諸溪南龜協其縣除荒剔穢以葺戶牖先生左處諸季在右雍雍愉愉子姓先後徵名陶詩命以喜友名成益喜與客飲酒酒半有客離席而歎揚弁啓齒以言子所爲喜者吾能論之凡人喜幸出於憂患病者喜愈客者喜還困者喜舒危者喜安又有人焉緣物而喜誇者喜權譁者喜市荒者喜色貪者喜賄相彼所喜先生不取恂恂骨肉思義有加一室團樂其喜無涯此於人情相去幾何且

明文遠卷

子不聞兄弟之間非特於今古人所難歌形斗粟詩賦然其豈曰無家兄弟爲仇先生之居雖陋弗完我行其庭爾篲爾垣先生之身雖隱林阜我觀其私爾足爾手食不待分羹并餐居不待華同溫共寒霜露之晨風月之夕行吟接履坐誦聯牀三畝之宅五畝之原第擣於後兄耕於前旣孝且友從容話言飲此醇醴盎然春溫凡登斯堂與飲斯醴歸視其家孰無兄弟先生之喜不私諸己將令吾徒聞風而起將令吾居未爲孝里先生聞之欣然而喜衆賓醉酒先生起舞取酒酌季且笑且語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

至情至性之言讀之心動

兵部武選員外郎贈太常少卿諡忠愍楊公繼盛墓

誌銘

徐階

公諱繼盛字仲芳別號叔山忠愍者諡也國朝之制非大臣不得與於易名公位下乃得諡者今皇帝御極邇觀化源謂公死諫節甚偉宜尊顯以勵士大夫故奉遺詔贈公太常寺少卿廕子應尾爲國子生而特賜今諡其義則取諸危身奉上在國逢難云初公舉嘉靖丁未進士授南京吏部驗封主事師事大司馬死洛韓公盡通其天文地理太乙壬奇兵陣之學名聲重一時辛亥遷兵部車駕員外郎

明文遠卷

史記

郎當是時大將軍仇鸞驕然心憚敵欲利啖之以緩兵請與敵爲馬市有成議矣公上疏斥其不可者十辨其說之謬者五鸞因抵公撓邊計惑衆心詔錦衣衛逮公置訊獄其貶伏道典史踰年擢知諸城詩遷南京戶部主事又遷刑部員外郎調兵部之武選嘗獨居深念至夜分配張安人問其故公曰吾受上恩思有以報耳安人曰嚴相國方用事此豈君直言時耶公不應而心自計欲報恩其道莫如去姦人使不得亂政遂以癸丑正月疏論少師嚴嵩十罪五姦請召二王問狀公意以嵩在位久其黨與布滿中

外上即問必不肯言而今皇帝以明聖在東府冀一名問可盡得其實嵩更借以爲讒詔逮公訊所以引二王者公其對侃侃至斷指出脛不易詞詔杖公百送刑部獄即史君朝賓議從輕比而其長吏皆嵩黨竟當公詐傳親王令旨絞公之將受杖也或遣之蚺蛇膽却不受曰叔山自有膽或謂公勿怕公笑曰豈有怕打楊叔山者及繫刑部創甚吏畏禍莫敢視公公乃自破篋碗刺右股出血數升已復手小刃割左股去其腐肉旁觀者咸爲戰慄公顧自如

明文遠卷

史記

虛丹心照千古平生未報恩而作忠魂補天下相與涕泣傳誦之嗚呼士方平居語及節義往往扼腕張眉目自謂能之一旦臨患害僅如毛髮輒心悸色變不敢出一詞或走匿以規苟免有能自奮如其言者寡矣未有蹈必死而不悔者也偶出不意蹈一死及既脫幸深自懲創毀方以爲圓又或自滿足不復肯爲危言正色者有矣未有慷慨激烈赴再死而不顧者也公始作仇鸞偶不死奔走絕塞間稍稍微用去訊繫時無幾痛苦之狀宜猶在心曰張安人所以語公與古牛衣之說亦何以異而公不懼不惑卒

太僕少卿米友石先生墓誌

倪元璐

吾於十年以來之事。有二慨焉。遠六七年。權奄用事。作者必死。然非曰媚之而後生也。而人不能不媚。曰不媚即死。文其求富貴之謀為救死。此童子之智。而昔之所稱持局之傑。則皆為之。此一慨也。近一二年。外寇并發。誤者必死。固非曰我不肯死。即得不死也。而不能死者。曰不死將有為。文其畏死之情為冀功名。此不可以欺童子。而今之所稱救亂之才。則皆為之。此又一慨也。嗟乎。富貴如此其可欲。而死如此其難。是故吾於米友石先生夫婦之節。樂得

明文遠卷

卷六

而稱之矣。米氏在宋。以南宮顯。入明曰虎者。由晉陽徙關中。累功官金吾尉。數傳為贈公文學。文學生贈公某。即公父也。並以公貴。累贈至中大夫。自公父始由關中徙京師。生三千。公居仲名萬鍾。字仲詒。以好奇石。故號友石云。生有異徵。及長。孝友備至。於書無所不讀。自其少時。文章翰墨之譽已流天下。然益務精苦。夜讀必達曙。以為常。遂以甲午魁本經。明年成進士。策令未寧。未寧民悍喜爭多。雖毗殺人者。公以仁義化導之。其俗遂變。時贈公就養於官。未幾病卒。公當奉喪歸。未寧之人如失其父。奔哭執紼者

明文遠卷

卷五

千餘人。重賈相隨。至都門。升其堂哭踊。乃去。服闋補蜀之銅梁。時播會既殲。遺種猶多。盤踞為患。公設法盡擒獲之。根株於是蕩然矣。久之。調六合。值稅瑞璫。掠江南北。橫甚。公縛其黨數人。立榜殺之。瑞甚憾恨。顧無如之何。凡公三仕為令。並以卓異徵。乃當衡以公蠲強。無意大用之。量移廷評。公安之無愠色。其在廷評。多平反者。旋遷計部。奉命分權河西務。大疏梗塗。行人呼便。所節省金幾如千。又以其羨築河堤。為畿輔永利。尋改繕郎。視陶清源。爬梳積弊。殆盡。天子才之。擢叅浙藩。分守金衢道。多異政。嚴溪有八虎。幻形為祟。公移文禁之。遂絕。擢江西觀察。分守江饒。於是逆璫魏忠賢。矯竊擅政。黨禍大興。而江西為甚。先是奉帝黃中介先生以甲元疏請緩刑。小人以為此熊江夏說客也。忌欲殺之。至是。魏冠印訊。當公司獄。公曰。今欲不死。黃公無直黃公。直黃公則黃公死。乃故曲列其辜。纔下死一等。黃公卒以是不死。久之。以資遷山東右布政。當是時。璫禍愈烈。公居京師。與璫鄰。璫目不知書。而浮慕名士。求公書翰再三。卒不應。已又屬其私人。謂公即少屈曲。上卿開府可得也。公笑曰。乃公即要富貴。少年時稍垂頂沒后。

上卿開府。遂已十數年。今老矣。豈有三十。年共姜垂老。獻笑者乎。拒之甚力。瑞大怒。然未有以中也。會公從江右歸。道經金陵。時中貴人守備金陵者。方爲瑞。搆祠祝尸。開公至大喜。使使奉金帛求公數言。彪炳上公。公怒罵其人去。中貴人恚甚。以聞瑞。瑞怒益甚。乃噬其黨御史倪文煥疏。祭公瑞人魁也。削籍爲庶人。公遂不敢居京師。當此之時。瑞怒未懷。其黨日夕謀殺公。更亟會上登極。瑞及其黨相繼伏誅。於是以廷臣言起公京卿。時卿署充塞。而公又潛然恥自陳列。久之不補。於是冠通城下。京師戒嚴。公感憤。

明文遠卷

上書條戰守事甚具。已奏勅督師袁崇煥使外。冠踰蓟門。如枕席上過。咎安歸乎。崇煥當斬。時崇煥功罪未列。人猶以爲李郭公。獨昌言請誅。其始皆爲公危。及其後乃始服而壯之。於是得旨起補太僕寺少卿。理光祿寺寺丞事。守德勝門。敵退。上嘉其勞。下部紀錄。明年春。上朝日於京郊。公將事有恪。時公望重。主爵期大用。公而已病。杜門月餘。一日蚤起。呼水盥嗽。索所畜奇石兩枚。怡弄許時。忽起端坐。遂卒。公先配淑人李氏。蚤卒。今封淑人。陳氏。其繼室也。陸有士行。當公以避瑞禍。變服浪遊。曹淑人清源公長。

子壽都。以應科試。抵都。奸黨爲毀室。取子之謀者。中夜奄至。壽都踰垣得免。潛歸清源。泣告淑人。懼一旦禍不測。淑人葬猶曰。若能爲卞壺子。吾卽范滂母。夫何慮哉。聞者異之。公病時。淑人日夕呼天號泣。請以身代。革之日。一慟氣絕。既甦。諸子及親族泣共慰之。淑人瞑目不聽。曰。吾何以獨生。再慟遂絕。嗟乎。人亦有言。天作之合。豈不然歟。倪子曰。畢萬死於牖下。公履尾亦不啻而有千年之喪。美新祝楚之徒。安在哉。若淑人之殉烈。吾以其爲命婦故難耳。今或以其爲命婦故易之。世無通論如此。已婦享其千困。不

明文遠卷

能死。猶以清旌。况淑人乎。銘曰。其時奄濁。道在鬚眉。彼一君子。其生有爲。其時儒懦。道有闡幃。此一君子。視死如歸。於都瑋哉。寫忠義人骨力。嶄嶄如生。千載爲之神竦。本是夫婦雙銘。題目不載。婦人從夫之義也。張說爲蕭濯神道碑。妻章氏出事。實於內題。則不別楊炯爲王義重神道碑。其子師本陪葬。亦不別爲標題。自唐至元。皆無夫婦同列者。同列之例。起於近世。大夫古意矣。

陳烈婦墓表

徐世溥

烈婦名有華字去華姓王氏金谿縣學生應蕃之女而陳其諱字正夫者之妻也丙戌冬金都御史郡人揭重熙出兵過金谿襲撫州敗績於文昌橋復走金谿金聲垣王得仁自南昌來追放兵大掠自黃通至石門士民無老弱盡殺之枕尸七十餘里婦女悉擁挾以去邑為之空烈婦赴水死十一月七日也年二十有二嫁其諱纔五年無子丁亥十二月十六日始克葬於東城外柳源附姑許氏墓右後五年金王死南撫道通其諱始克具啓尋余乞為銘且

明文遠卷

屬為求諸詩歌以彰厥婦焉世溥讀而歎曰烈婦之不愧也以夫子存而夫又郡所推篤行能文章者也嗟乎金王之暴荼毒徧十三郡枕籍至不可聞而女子亦什居三四焉或夫婦同死或從母死或從女死同妾媵死或姑姊妹同死或與鄰媼嫗死其不及為人所聞見而不傳者可勝道哉夫名與身孰親女子之能自貴其身也甚於男子彼身之不惜而奚有於名雖然此亦生者所以致其無可奈何相耐於無窮之意而已而亦未嘗不足感激夫生者也若曰身之不惜而奚有於名則反而用之男子女子豈可復

問乎是吾以感正夫之誼重為君慰而因以悲夫不及知者乃為銘表之曰

從一而終婦人之常遭時鼎沸刀解冰殤知幾何哉曾天相望不過筆墨孰知潔芳皎皎烈婦義比沉湘誰謂清冷而若探湯而我因君曾彼幽光事同跡異湮沒不揚身名俱沒實可悲傷焉葬之宮河伯之疆聚斂貞骨與君偕藏君其求索相與嬉翔洗滌魂魄偕游帝鄉勿以未聞眷戀下方真性不朽虛名可忘其照星日視此銘章

烈婦幸而傳然其不及傳者何限真可惜也銘辭班剡

明文遠卷

古雅有關世教

趙氏客遊述

一 茅 坤

客有趙廷瑞者雲南大理府太和縣人也。字子龍。別號中嶽。少讀書能文章。補博士弟子員。數省試不第。輒棄去。然故嘗習青囊。所歷名山水。必按青囊以指畫風氣融結聚散。向背之畧。或驗或不驗。將客遊中州。且訪異人也。於是囊一瓢。浮家而出。由貴陽入蜀。久之。泝江流下荊州。謁武昌。北轉許鄧。渡河洛。捷漳。治以次於燕。又久之。無所遇。所過帝王陵寢及古今將相名賢學士家墓兆。必仰而眺。俯而步。哦吟規度。驗或六七。復東遊泰山。過闕里。南窺鳳陽。

明文遠卷

以達於金陵。而高皇帝及武寧中山以下諸侯王百戰之處。稍稍徧矣。已而過浙。訪天台石梁及錢塘西湖之間。獲從予同年侯二谷陳敬亭兩方伯遊。兩方伯公壽藏。金君所卜築也。於是挾陳方伯贈文及侯方伯公所為書以抵予。時萬曆乙亥也。君年六十。而所當江湖間亦十有三祀矣。予頗奇之。前問君家。君曰。吾離家時。兒重華僅七齡。所從母與姊妹及蒼頭輩殆六十口。存亡不可知。稍出陳方伯所贈文讀之。大較悲君之衰且老。而亟為束其裝以歸者也。予亦投之以詩曰。近獲陳琳江上檄。知君家世傷昆

明丁年數卷青囊出。白首一瓢滄海情。萬里關山花外夢。王孫芳草客中程。夜依南斗看天象。已卜使星馬首迎。座上客互起而歌。歡飲且醉。並督促君。君亦唯唯。豈謂君別去五載矣。猶栖遲東海。并匿錫山道中。君所遺妻已沒。重華壯且冠。年二十一。而君客遊萬里外。杳不得君遺之以音也。於是日夜歎歎而號不自已。葬其母。嫁其姊與妹。請路郵於郡太守而出。當是時。其姻黨及閭里間金危言沮之。華哭而題之壁曰。少小違親十五年。思親不見日淒然。從今即與家人訣。不覩親顏誓不還。於是族子以下共

明文遠卷

為之太息。以去。華復謀曰。吾少不諳父貌。即道逢之不識也。榜其背曰。萬里尋親。又恐父東西南北之蹤。無所從也。別為緝寫里系及父年與貌數千紙。所歷州郡都會之次。輒題為榜之宮觀街市間。已而又曰。聞武當之山名天下。吾父好名山。當或過之。且聞山之神故靈。於是踰漢河而西。禱之武當。蓋萬曆戊寅十二月二十有二日也。紫霄宮道士問攜之過太子巖。巖之陰有字曰。嘉靖四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雲南大理府人趙廷瑞朝山至此。蓋君所故嘗遊而書之者。華讀之。興且慟。道士謂曰。若父異遊年

以十二月二十二日駐此若今過之復同月日可以卜逢
若父者之兆矣於是華亦尼而書之曰萬曆六年十二月

從其葬

二十二日雲南大理府趙廷瑞之子重華蹤父至此由南
陽潁壽東涉淮西以汴金陵又卒無所遇謀曰今且渡江
矣開三茅峯冠江以南吾再禱之禱訖宿觀音寺夢元帝
鈞簾而坐華哭而前訴云云帝呼謂曰汝父猶未死如是
者三覺而爽然從丹陽過毘陵前復被盜攫其貨以去所
遺者獨前請郡太守路郵耳當是時華窘甚且行且乞次
橫林觀音寺忽一老僧杖錫而前雙眉覆眼始浮百年者

明文遠

也前謂曰孺子何從來華曰吾雲南人吾父出訪中州諸
名山不歸者十有七載矣吾是以萬里裹糧蹤父至此而
猶未獲也不幸為盜所窘且奈何僧曰汝胸所囊者何曰
路郵輒出以示僧僧笑曰汝父猶未死客無錫南禪寺中
汝第往又顧囑他道人導之老僧忽不見明日偕道人過
南禪寺俄而遇君君鬚髮皓然白矣華心疑屬父而猶未
敢請也伏地曰吾雲南人吾雲南人君亦絕不識華貌且
以為故鄉人也於是攜之同道士南齋坐華泣然曰吾父
離家遊中州故萬里蹤訪以至於此君得無即吾父已乎

君笑曰吾離家已十七載所遺兒比僅七齡存亡不可知
焉能到此華於是前攜君而哭并出所囊路郵以示君君
讀之始驚且前問母及姊妹以下華隨一口晝始未父
子廼相攜哭而慟所與俱道人及寺中他客遊者亦相繼
助泣俄而寺遠近及城以內外諸縉紳先生明日轉相告
為之過寺而刺本末其為嘖嘖太息不能已鹿門山人聞
而異之次其事如左系之以言曰中嶽山人者特潛宿不
收古之葬曠之士也若華者嗟父之客遊於外也不憚萬
里陸則穿瘴癘冰雪之棧水則犯魚龍波濤之宮間關路
頓殆且百死卒之天矜其困假之神夢及異人者以遇嗟
乎抑亦奇矣吾故哀而錄之附古者蓼莪之詩庶幾乎異
日者不致露零草莽也已

明文遠

尋親萬里感動神人孝子固當不朽。敘次生動亦極
縱橫變化之奇

諸葛孔明

方孝孺

以庸常之人而問於賢人君子者。人之情也。以賢人君子而求所不及於庸常之人。此非人之恆情。而君子之盛節也。爲天下之大事者。必力行乎衆人之所難勉。使所爲果有服乎天下。然後可以驅馳籠絡天下之士而用之。苟無以大異乎衆人。則爲人役之不暇。何暇用天下之士哉。諸葛孔明以布衣至於爲相。而人不以爲速。以討賊爲己任。而不任將帥。人不以爲自用。兵敗而功不成。人不以爲無勇。斷一國之政。賞罰予奪。無所貸人。不以爲專。世皆謂孔

明才智之可以服人。而不知不自肆其才智而取諸人。此孔明之所以服人也。三國人才。吳爲衆。魏次之。而漢又次之。然漢之孔明。二國之司馬懿。周魯張陸之徒。皆不能及。當是之時。天下一孔明耳。而無所與議。及其爲相。顧乃深資於僚佐。而懇懇求忠益之言。以孔明之賢。豈待乎僚佐之益舉全蜀之士。豈復有出於孔明智慮之右者乎。賢人君子之用心也。遠而期望也大。常自見其不足。而不見其有餘。常恐已闕之。不問。而不敢謂人言爲不可。惟不自恃其才智也。故能用舉世之才智。苟露其才智。與人角錙

錄分寸以求勝。則有才智者皆吾敵也。吾安得而用之。孔明之爲相。欲然虛已以求聞已之過。秦漢以下爲相者。皆不及也。而陳壽之徒。比之爲蕭何。豈不辱孔明哉。事功之成敗。不可以論人也久矣。禹稷與天地釜。而顏子陋巷之窮人。伊尹佐商有天下。而伯夷餓死。無以自存。其身之所處殊。其所爲又殊。其志之所向亦殊。孟子獨謂顏子可比禹稷。伯夷與伊尹皆得聖人之一偏。若孟子可謂善觀人矣。夫善觀人者。不以所至爲優劣。蓋成敗利鈍。天之所命。雖聖賢有所不能爲。聖賢之道。寧有不至哉。其所不

明文遠卷

能者。非道之過也。以孔明之賢。興漢而致治。其素所蓄積者。不幸而功不成。天也。安得以成敗論孔明哉。推孔明之心。伊尹周公之亞也。而其所未至。道不逮也。使孔明開道。則爲聖賢矣。惜乎其未有聞也。於呼。道不勝其才智。茲其所以爲孔明也。歟。然其過秦漢之士。則遠矣。用人而不自用。是孔明本領正大處。亦是孔明才智高處。從此立論。最得要領。其評斷俱極精確。

周官一

方孝孺

余始讀詩大雅爾風見其積累之盛而得周之所由興然猶異之曰何其久也及讀周禮至於大司徒卿大夫州長黨正之法然後慨然歎其慮民之詳詳字是帶子曰盡在是矣而天下易也莫難於一天下之民心民心可一也莫難於使民心咸出於正道無加於堯舜求其治之法以爲必有異常絕特之事而其書之所載止於正德利用厚生斯三者何足爲異哉然而越數千載卒未有兼三事而行之者則聖人之治天下固不以求異也盡其道而已斯民也無以養生

明文遠

則死無以致用則勞無能正於其德則愚以利言之愚不若死之甚也以言乎義生不厚不過於死人不知德必至於爲亂故聖人尤以爲先武王周公豈好爲煩細不急之務哉官室衣服欲其緻且同墳墓欲其族兄弟師儒朋友欲其聯比問族黨欲其相保愛葬救州與鄉欲其相馴相賓或歲一讀法或月一讀法善有可稱者書之惟恐不及過有稍著者戒之惟恐不改其日夜提掇督勵斯民而訓之者雖父兄之教子弟不若是密也計其時之民不在於田廬則在族師問胥之庭不治稼穡則問仁義禮樂之教

蒐狩則習弓矢祭醕則肆俎豆曷嘗暫放其心而弛其力哉其法之詳如此故爲之民者有忠順而無乖逆可使以義而不可刮以勢六七百年之間強諸侯狼顧焉視者莫敢先發陵上之言必至於周禮盡廢而後肆道之化民也夫豈微哉秦不識其深意視爲無用之虛言而焚除之由是斯民如放豚逸馬肆然法度之外而不可復制情者爲盜悍者爲亂桀黠者雜出於徒囚之中馳逐海內咸有爭天下之心至於今而未已人情易於縱肆而難於檢制釋先王之法服而被髮左衽去揖讓拜跪而倨傲怠佚順乎

其適意也欲反而盡復乎古不亦難乎然而不行其道終不足以爲治不顧一時之怨而興百世之盛典非明以察之勇以斷之堅忍以持之者不能也庸人習於苟且習上畏乎造端然則何由而可復耶君以身任之而不奪於流言臣以道揆之而不泥於近利三年而成十年而安繼乎其後者能推而守之武王周公之治可幾也

論本經術足以頡頏歐曾

賈武

方孝孺

禍恆發於太忽。而事多敗於不斷。爲天下之大事者。當畏可恃而危。垂成不以己之有恃而易人。不以彼之不足備而肆志。故所舉無不成。而身完功立。賈武之謀誅曹節王甫。其志可謂忠矣。而身不免受其殃。世常悲之。不知武有以致之也。宦官擅政。天下之所同惡也。陳蕃及同謀之士。天下之所稱以爲賢者也。女爲太后。而身爲大將軍。以天下之賢而誅天下之所惡。宜乎去之如拉朽。發腐事之成。可以萬全。而卒不成者。以恃其可成而忽之也。宦官之威。

明文遠卷

行於中外久矣。其根幹盤結。官省甚固。爲誅之之計。當使策謀預定於外。一旦會在廷之臣。白太后及帝。轉而誅之。如雷霆之擊。山嶽之壓。使之不服。生變。拱手伏辜。則不盈朝而大患去矣。今武則不然。自五六月謀之。至於九月而始發。言於太后者再三。而蕃復上疏陳其罪惡。請太后宣示左右。及攻其同黨。不嚴爲之備。而從容歸府。使宦豎得發密奏。劫帝爲變。其失計不已甚乎。孰大於此。猶恐其囁而○以○兵○自○衛○尤○節○市○宮○省○久○吏○更○可○謀○誅○之○而○不○爲○備○哉○武○蕃○之○賢○非○不○知○此○特○忽○其○不○足○畏○故○耳○爲○計○既○疎○遂○使

太后變遷。身亡家滅。海內賢士。戮殺殆盡。而漢隨以亡。其志雖忠。其才不足稱矣。小人之謀害君子。其爲心忍。爲慮周。爲計決。故君子多不能免。君子之誅小人。持以不忍之心。行以疎略之計。而不虞其足以爲害。故反受其禍者甚衆。此天下所以治難而亂易。忠義之士。於是無所成功也。有國家者。可不慎其始哉。

議論老辣。法度精嚴。予嘗謂蕃武之敗。皆其自取。讀此爲之心快。

明文遠卷

嚴光

發論便正大

方孝孺

君之處世必乎仕則忘其身必乎不仕則忘其民忘身不智也忘民不仁也皆非君之事也譬之水之在川通則流障則止隨其所遇而水不與力焉故隱不求名仕不規利各當其宜而已嚴子陵之不仕光武或以不事王侯為子陵之高子陵豈為名高而隱者哉使有意於隱而假寒不屈以邀人主之尊禮則樊英之流鈞祿位之術耳吾知子陵不為是也賢者非事君之為難而行道之足貴故量其主而後入察其幾而後動不使吾君有得賢不任之

明文遠卷

此意極在得

議吾心有竊位負國之愧子陵與光武布衣研席之舊知其志趣德量之淺深審矣苟光武推誠善任子陵寧不少貶相輔以濟斯民乎以其事觀之不任三公而政歸臺閣大臣以切直死者有之羣臣以非議而見罷黜者有之子陵剛介人也推求曲盡不默默以固位必諤諤與之爭光武豈能堪之與其用而使主人主有疎薄故舊之嫌則孰若不仕以全君臣之義哉此子陵所以為君而後世莫能窺其本心者也王良友人誚良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往來屑屑不憚煩也嗚呼為此言者其知子陵之志也乎易曰

君子見幾而作子陵近之

說子陵不是高隱一流知人論世善於讀史。以君子見幾之義許子陵篇中四箇君子煞有意在

明文遠卷

麗統

方孝孺

三代之時。人才皆本於學。故有才者必明於道德之要。知
道者必通於爲治之法。自周室既衰。主不知所以教。下不
知所以學。於是人各就其性之所近而攻之。而學術治才
析而爲三。天下之士。明於經術者。未必能見諸事功。優於
世務者。未必能本於學術。其弊至於秦漢之間。世主以儒
生爲無用。而司馬徽之論人才。亦謂儒生俗士。不識世務。
識世務者。在乎俊傑。其謬豈不甚哉。儒者之道。大之無不
該。細之無所遺。近不以爲易而不舉。遠不以爲迂而不爲。

同無有不達乎世務。而可以爲儒者也。其不達世務者。謂
之非儒可也。安可謂儒生不足用乎。自後所稱者。觀之若
諸葛孔明之言論事爲。其不中乎道者鮮矣。謂孔明非儒
者。不可也。然徽以孔明麗統。稱吾竊有疑焉。論者惜統
早死。故功業不及孔明。余謂使統不死。終非孔明比也。孔
明之學。庶乎王道。而統之言。皆矯詐功利之習。劉璋之迎
昭烈。或說昭烈就取益州。昭烈恐失信於天下。統則請就
其來迎而襲殺之。昭烈之不卽從。所以堅益州之民服從
之志。猶有王者之用心也。統獨切切焉欲奪璋之位。其器

量何淺哉。王者患乎德不弘。道不治。不忠土狹民微也。昭
烈居荊州之地。能喻之以道。俾民樂生而趨義。吳蜀之民
固將棄其主而歸之矣。苟爲不然。以四海之衆。而見奪於
亂臣。所少者豈地與民哉。統不能輔其主以仁義。數大信
於海內。而導之爲齊桓晉文所爲之事。其才智不足稱矣。
安在其爲俊傑哉。或者以昭烈得益州。故能抗吳魏。不知
其不能興漢之業者。自取益州始。昭烈非有匹民寸地之
基。特以區區之信義。感激人心。所至人皆樂從之。及乎虜
璋而據其位。由是魯肅得以讓請關羽。孫權得以分裂荆

明文遠卷

州。而昭烈之聲威損矣。此功名之心勝。而不知道術故也。
先王之智謀兵力。非能遠過於後世。其能以弱制強。以小
服大。獨何耶。以其養才立教。無不可用之學。無不知道之
人也。夫行一法而使弱可強。小可大。雖不求功利而功利
豈不遠哉。而世主顧忽之。以爲儒生不可信。謂之善治。殆
猶未也。

士元之才不及諸葛遠甚。使漢無諸葛鼎足之勢。不成
失一士元於昭烈之成敗。未甚有關係也。剖斷分明。千
古確論。

張九齡

方孝孺

張九齡爲相而能使元宗無過太子不廢小人困不得志九齡出而綱紀壞唐室漸亂而幾亡國或曰九齡古所謂大臣哉曰九齡忠矣而不能擇義善事君矣而未善處身安得爲大臣乎古之大臣正其身以爲天下準不可以位拘不可以恩狎立乎朝廷而君不敢爲非義邪佞畏伏而不可肆待之以禮則面外貌少衰則引而去之其決於去就非不欲行道爲欲行道故必審於去就也楚王戊不設醴於穆生生日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醴之不設何遽至於鉗哉然禍發必有幾人心之敬怠必有漸不設醴必至於不進食不進食必至於不命之坐不命之坐則必至於笞辱僞言笞辱僞言又不足不至於鉗而不止然則不設醴之去戮辱直毫髮間耳烏可不預爲之計乎九齡臨事規諫近於以道事君者惜其知不可爲而不速也九齡必欲殺安祿山行敗軍之誅宰相職也且已知其有反相寧可已乎當元宗之不殺九齡宜以死爭之爭之堅不許則宜如褚遂良還笏而請元宗苟悟而從則可除天下之害不從亦不失去就之義而無愧九齡爭之不力而己焉

明文遺卷

千古明

元宗以王夷甫見詆又忍而不去元宗寧不以貪富貴疑九齡哉九齡於此固可去矣及沮牛仙客之封李林甫以書生侮九齡而元宗亦深慢之無復敬禮之意其當去也明矣而復不辭終至見斥而後去何其昧於幾而不知義九齡欲爾而盡其言乎則二者可以見矣欲爾而行其道乎則未有待人不以禮而可以行道者也九齡之賢必不慕區區之富貴然觀九齡之事若未能超然於富貴之外者豈其心在君與國而不暇爲身謀耶世未有謂其身而可正天下者九齡或未思之乎使九齡獲聞聖賢之道以

明文遺卷

千古明

古之大臣自望其事功必不若此而止也自道之不明通達者流於權詐卑陋者局於貪鄙求之於唐如九齡者不過數人亦豈易得哉然則九齡雖未足爲古之大臣亦可謂唐之大臣也夫

論有深識不是刻意吹彈讀此知後世人臣去就之道其有當於古聖賢者未易數數見也

懼讒三首

一歸有光

班孟堅爲劾通傳贊云書放四罪詩歌青蠅春秋以來禍敗多矣昔子聶謀桓而魯隱危欒書構卻而晉厲弑豎牛奔仲叔孫卒邱伯毀季昭公逐費忌納女楚建走宰嚭諸胥夫差喪李園進妹春申斃上官訴屈懷王執趙高敗斯二世殺伊戾坎盟宋痤死江充造蠱太子殺息夫作姦東平誅皆自小覆大繇疎陷親可不懼哉自漢以來其如此類覆邦家者何限然小人之害君子而國與身亦受其禍故史得而載之若人有陷人於不知之中如射工沙虱使

人與國家受其陰禍而世莫能言之已又逃其人刑天譴此尤可痛也。明文選卷一百一十一 余謂人刑可逃天譴必不免。

唐史載盧絢嚴挺之皆爲明皇所屬意李林甫竟以計去之使明皇若初不知此兩人者至於人主之所不及知者林甫能容之進乎德宗時李希烈反徵遣使而難其人盧杞薦顏真卿三朝舊臣忠直剛決名重海內人所信服遂陷魯公竟爲希烈所殺小人之於君子鄉上之所惡則毀以害之鄉上之所善則譽以害之杞之於魯公是也人主非至明安得不墮其計哉詩曰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有

視面目視人罔極君子不幸與之遇能自全者鮮矣

韓文公爲人坦直計無所致惡於人爲國子博士相國鄭公賜之坐索其所爲詩書卽有讒於相國者又有讒於李翰林者語曰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千古同慨君子之致惡於小人豈有知其所以然哉文公作釋言以自解既自云不懼而何爲作此文累數百言以此見文公懼讒之深也

青蠅貝錦何世無之何日無之文公作釋言正是懼讒之甚此意最好雖然叔孫之毀仲尼臧倉之尼孟氏於

聖賢豈能增損毫末哉彼小人者舍沙射影爲世詬厲徒自成其豺虎不食有北不受之人而已予嘗欲作警讒一首以廣其意讀震川三作爲之慨然

明文遠卷一百三十三

甬江徐文駒子文論大

西昌羅景泐亦渾同選

受業羅仰銓慎調參閱

說上

天說上

劉基

或曰天之降禍福於人也。有諸曰否。天烏能降禍福於人哉。好善而惡惡。天之心也。福善而禍惡。天之道也。爲善者不必福。爲惡者不必禍。天之心達矣。使天而能降禍福於人也。而豈自戾其心以窮其道哉。天之不能降禍福於人。

明文遠卷一百三十三 說上

亦明矣。曰然則禍福誰所爲與。曰氣也。曰氣也者。孜孜焉爲之與。曰否。氣有陰陽。邪正分焉。陰陽交錯。邪正互勝。其行無方。其至無常。物之遭之。禍福形焉。非氣有心於爲之也。是故朝菌得濕而生。晡陽而死。靡草得寒而生。見暑而死。非氣有心於生死之也。生於其所相得。而死於其所不得也。是故正氣福善而禍惡。邪氣禍善而福惡。善惡成於人。而禍福從其所遇。氣有所偏勝。人不能禦也。曰然則天聽於氣乎。曰否。天之質茫茫然。氣也。而理爲其心。渾渾乎惟善也。善不能自行。載於氣以行。氣生物而淫於物。於

是乎有邪焉。非天之所欲也。人也者。夫之子也。假於氣以生之。則亦以理爲其心。氣之邪也。而理爲其所勝。於是乎有惡人焉。非天之欲生之也。朱均之不肖。而以爲子。非堯舜之所欲也。螻蜉生於人腹。而人受其害。豈人之欲生此物哉。曰然則天果聽於氣矣。曰否。天之氣本正。邪氣雖行於一時。必有復焉。故氣之正者。謂之元氣。元氣未嘗有息也。故其復也可期。則生於邪者。亦不能以自容焉。秦政王莽是已。曰。斯之壽操懿之得其志。而子孫享之。豈天之有所私耶。曰氣之復也。有遲有速。而人之生也。不久。故爲惡

明文遠卷一百三十三

之人。或當其身而受罰。或幸享福祿而無害。當其身而受罰者。先達其復者也。享福祿而無害者。始終乎其氣者也。以懿繼操。以裕繼懿。不於其身。而於其後昆。謂天之有所私不可也。故見禍福而謂之天降於人者。非也。氣未復而以禍福責於天。亦非也。不怨天。不尤人。殀壽不貳。修身以俟。惟知天者能之。

天說下

或曰天災流行。陰陽舛訛。天以之警於人與。曰否。天以氣爲質。氣失其平。則變。是故風雨雷電晦明寒暑者。天之喘

汗呼嗟動息啟閉收發也。氣行而通，則陰陽和，律呂正，萬物金育。五位時若，天之得其常也。氣行而壅，壅則激，激則變，變而後病生焉。故吼而為暴風，鬱而為虹霓，不平之氣見也。抑抑憤結，迴薄切錯，暴怒溢發，冬雷夏霜，驟雨疾風，折木漂山，三光盪摩，五精亂行，晝昏夜明，瘴疫流行，水旱愆殃，天之病也。霧濁星妖，疊背覆氣，病將至而色先知也。天病矣，物受天之氣以生者也，能無病乎？是故癰癘天札，人之病也。狂亂反常，顛厥披猖，中之病，氣而不知其所為也。雖天亦無如之何也。惟聖人有神道焉。神道先知，防

於未形，不待其幾之發也。堯之水九載，湯之旱七載，天下之民不知其災。朱均不才，為氣所勝，則舉舜禹以當之。桀紂反道，自絕於天，則率天下以伐之。元氣之不相，聖人為之也。曰：然則人勝天與？曰：天有所不能，而人能之，此人之所以配天地為三也。曰：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非與？曰：此天之本心也。而天有所不能，病於氣也。惟聖人能救之，是故聖人猶良醫也。朱均不肖，堯舜醫而瘳之，桀紂暴虐，湯武又醫而瘳之，周末孔子善醫而時不用。故著其方以傳於世。易書詩春秋是也。高文光武能於醫

而未聖，故病少愈，而氣不盡復。和安以降，病作而無其醫。桓靈以鉤吻為參苓，而操鑿之徒，又加鳩焉。由是病人於膏肓，而天道幾乎窮矣。曰：然則元氣息矣乎？曰：有元氣，乃有天地。天地有壞，元氣無息。堯舜湯武立其法，孔子傳其方。方與法不泯也。有善醫者，舉而行之，元氣復矣。作天說，天以氣為主，氣有邪，有正，畢竟以正氣為主。至於裁成輔相，全靠聖人論，皆有補世道，以視屈原天問，子厚天說，其理解直高出一層。

雷說上

劉基

有夫耕於野。震以死。或曰畏哉。是獲罪於天。天戮之矣。劉子曰。噫。誣哉。何觀天之局也。一夫有罪。天將自戮之乎。天生民而立之。牧付之以生殺之權。而又自震以討焉。惡用是司牧者爲也。曰。夫鑒於民有隱慝焉。人罰弗能及也。而震以威之。微顯闡幽。神道也。曰。惡是何言也。古帝制刑。以爲天下均。故執刑如執權。因罪之輕重而前知之。又不敢專而聽於天。曰。天討也。夫是之謂贊天地之化育。今日天又自以震戮人罪。吾不知天之所自。戮者以何等罪乎。謂

明文遠卷一百三十三

說上

五

其積之極。人不能勝而戮之。耶。則天下之爲人子而不孝。爲人臣而不忠。爲人長而不慈。爲人幼而不遜。爲人友而不義。爲人妻而不順。賊義而戕仁。縱私而滅公。倚勢而行。姦乘約而肆淫。人言而獸心。陰慘而陽和。磨牙吮血。腹膏刮骨。擅威作福。殘害正直。而道於司寇之誅者。不爲不多矣。豈司雷者有所畏乎。乃不一有戮而庸夫乎戮焉。使彼有以覘天之意。而謂天之所怒在彼。而所容在此也。則恃以不忌。是天以震勸逆而濟禍也。豈天道哉。必不然矣。曰。然則雷何物也。曰。雷者。天氣之鬱。而激而發也。陽氣團於

陰。必迫迫極而迸。迸而聲爲雷。光爲電。猶火之出燄也。而物之當之者。柔必穿。剛必碎。非天之主以此物擊人。而人之死者。適逢之也。不然。雷所震者。大率多於木石。豈木石亦有罪而震以威之耶。

雷說下

或曰。雷有神焉。有諸曰。人曰有之。曰。然則雷神所爲而非氣矣。曰。否。雷與神皆氣之所爲也。氣也者。無所不能爲也。忽而形倏而聲。爲雷爲神。或有或無。不可測知。人見其忽而形也。而謂之神。夫神也者。妙萬物而無形。形則物矣。是

明文遠卷一百三十三

說上

六

故有形而有質者。有形而無質者。有暫者。有久者。莫非氣所爲也。氣形而神寓焉。形滅而神復於氣。人物鬼神。或常或變。其歸一也。曰。旣爲神也。而曰不能戮人罪何耶。曰。神形而暫者也。彼且不能久。其形惡能求罪人而戮之。

平實之理。足以辨疑解惑。世俗龍車石斧一切怪妄之論。皆儒者所不道也。

史說上

黃省曾

武宗皇帝晏駕之明年。大興史事。內則開千館以作述。外則盡郡縣以纂修。嘗聞之師少傅太原公曰。班固死。天下不復有史矣。此誠不滿於今之史也。古之史也。掌載有專官。言動有記注。故所撰皆實錄。今之史也。於一世之終。而追筆乎數十年之事。在位者或去而老。老者亦復物故焉。得盡精神而貌而詳書之也。所以成者。惟前後奏疏與墓銘二端。奏疏之言。亦多淆亂。真實嘗觀宋之人。如伊川考亭。成大儒也。一則目以爲奸人。一則比以爲正卯。惟其所

明文選卷

恨而致訟焉。若此等疏。亦可遂信而書之乎。至於今之言官。紕繆尤甚。則奏疏不可盡據矣。古之墓銘。惟述生死歲月。以爲陵谷之防。至於後來爲子孫者。於其先之沒。莫不盛揚其善。指空捏怪。無有窮極。試觀於今之世家。孰無銘銘就無善。則是凡有銘者。皆可書而傳也。何堯舜之代。尚有凶人。而今皆比屋可封之君子乎。是大有不然者也。以罪而黜者。誌得掩其罪。以墨而去者。誌得蓋其墨。愚嘗曰。墓志立。天下無惡人矣。十文九誣。何足爲信。然則爲史之道奈何。曰。亦惟以天下之公是公非者爲之而已矣。有是

心而位館閣者。豈少哉。獨沿襲之不善。則其流未可卒改耳。愚嘗有志於此。而無風雲之便。徒抱恨於丘壑。設使馬遷不世。太史班固不預蘭臺。則抱恨亦若省曾而已。烏能成一家之言。光照日月乎。嗚呼。有其事。不得其人。不可語史也。有其人。不專其事。亦不可語史也。必有其人矣。而又專其事。則遷固之業。何難爲哉。何難爲哉。

史說下

聞之長老。高廟實錄一百八十餘卷。學士解公輩掌之。文廟實錄一百三十卷。大學士三楊諸公掌之。修高廟時列

傳。有洪武之記注。有金匱之勲券。以是一時鷹揚之佐。制作之臣。咸得軒軒磊磊。與神功峻德。並耀而無缺沒。至於修文廟時列傳。不知當柄之臣。何故抹殺其事。每載一人。不過述其姓名科甲轉歷歸老。如由狀然。中間畧見其爲人若何而已。雖有殊功顯謨。竭力社稷。抗法萬世。一切不錄。皆隨飄風春榮以漸滅焉耳。噫。造偏之人。亦不仁矣哉。自是歷朝以來。遵習爲法。善者無大褒。惡者無深貶。而勸懲之意亡矣。夫蹇蹇匪躬之士。所以捐生命。棄墳墓。焦心慮。以建尺寸之功者。徒恃青簡之名可垂耳。今又不然。則

人亦何所勸而忠盡生哉。爲史若此。大非國家之福也。昔遷固之史。每傳一人。則不特功德言語了了無遺。模寫如畫。又且并其形態之狀以鋪張之。今專官已罷。固不可以望此矣。然亦當稍徇其意。縱橫求之。寧煩毋畧。盡錄其長。務令不朽。若於今可證之時。遂忍致其落落。則年移世改。文獻凋零。固將盡一世英雄之善。而掃蕩之矣。雖有良史之才。又烏得鑿空影響而書之哉。或曰。造偏之人。以善惡難知。而性情無定。不若平平書之。爲無愆也。殊不知善惡難知者。天下亦鮮。設有是人。何不遂書其難知之狀。其他

明文遠卷

如有善七。而有不善三。則書其七。而不掩其三。何爲不可。有不善七。而有三。則書其三。而不廢其七。亦何爲不可。善善惡惡。隨其劑量多寡。而信書之。如寫真然。凡而目口鼻肥瘦長短。一一與之差別。則亦何爲而不善哉。特山作偏之人。無其智。又無其才。且或挾妒嫉之私。存禍殃之懼。故縮避含糊。草草應制。求塞史官之名而已矣。以是訛承謬。至於今日而猶未已也。廟堂之上。賢俊羅盈。必有能變之者。史學之公久矣。募寫弊病。十得二三。其實有不盡於此者。安得起馬遷班固而問之。才學識有一不備不足。以成史以昌黎之才。不敢自任。况後世之庸庸者乎。石室可藏名山不朽。未知此僅將復誰寄。

虎銜魚說

張含

春秋推災度云。四方煩擾。衆氓失思。則虎銜魚矣。禹山子曰。奚翅魚乎。奚翅魚乎。今恐不免於銜蝦也。蒙邇停都見漁石公蜡謂蒙云。前之廿歲監司。鮮以賕著。近鮮以不賕著。方岳滋倍焉。况銅章名實皆銅。墨綬名實皆墨。卽下無議矣。又曰。士也固窮之節。女也偶影之操。婦也。監司而賕。殆六珈而姣者也。方岳而賕。殆翟服而嫖者也。銅墨而賕。殆十金中饋而奔也。蒙復於公曰。昔者之賕。鑄穴踰墻。今也之賕。連闔洞房。昔也之姣。叔孫僞如今也。之姣。衛渾良

明文遠卷

夫昔人有云。臣父清惟恐人知。臣清惟恐人不知。今也反是。前茲之賕。惟恐人知。今茲之賕。惟恐人不知。賕非美名。曷曰惟恐人不知。曰不知。則何爲來哉。由此觀之。虎奚翅銜蝦哉。傳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是確論。不是戲論。江河日下。奈何奈何。

捕漁者說

李賢

湍之北崖有港焉。水自湍流。涯而為淵。始容小舟。入百步外。漸闊成潭。水深莫測。相傳有龍隱其中。魚大至尋丈。戲躍自得。觀之者環步垂涎。而不敢犯。有漁者不勝其欲。獨棹往捕之。飽其船以歸。潭亦寂然。無所靈異。里人見之。驚其得大。且多。爭問其所。白漁者。斷不以告。由是潛持竿。潛聚帛以賂之。始告焉。求者既多。告之亦衆。衆懼前所聞。猶豫不往。漁者利其賂。曰。傳有龍者妄也。昨者吾捕良久。寧不興起耶。能我從者與俱。於是隨以往者十八九。惟一不從。

熟計之。謂龍處必深。彼必舍其未知耳。其可再乎。獨不從。已而漁者進。從者繼之。至潭。方捕之頃。水忽湧溢。漁者不知所在。餘皆驚亂。迅雷大震。雲匝地。烈風暴雨。驚電閃燦。漁人溺死過半。得附岸者。神飛心悸。不知言語。飲食者累日。惟一不從往者。無恙。嗟夫。漁之貪利而路害也如此。人之趨附權勢也亦然。方見其赫赫矣矣。可以富人。可以貴人。莫不趨之附之。百計效勸。以徇其所欲。已而天道一還。權勢既滅。趨附之人。逮禍莫逃。與從漁者何擇焉。惟守道秉義君子。能遠之耳。錄其說。以爲士之立身者鑒焉。愚矣。附熱實。頗有徒讀此當爲心悚。

常州新建關侯祠記

唐順之

嘉靖三十四年。倭寇繼亂東南。天子命督察趙公文華。統師討之。師駐嘉興。軍中若見關侯靈。誓助我師者。已而師大捷。趙公請於朝。立廟於嘉興。以祀侯。事具公所自爲廟碑中。明年倭寇復亂。趙公再統師討之。師過常州。軍中復若見侯靈。響如嘉興。趙公喜曰。必再捷矣。未幾趙公協謀於總督胡公宗憲。渠魁徐海等悉就擒。趙公益神侯之功。命有司立廟於常州。侯之廟盛於北。而江南諸郡廟。倭自今始。或謂江南古吳地。吳侯警國。吳不宜祀侯。侯亦未必

明史文苑卷五十六

故吳祀此。未爲知侯之心。與鬼神之情狀者也。先儒有言。人皆謂曹操爲漢賊。不知孫權真漢賊也。按侯所事。與所同事。當時所謂豪傑。明於大義者。先主孔明而已。孔明猶以爲吳可與爲援。而不可圖。先主亦甘與之結婚。而不以爲嫌。惟侯忿然絕其婚。罵其使。損不與通。竊意當時能知吳之爲漢賊。志必滅之者。侯一人而已。權遜君臣。亦自知鬼域之資。必不爲侯所容。非吳斃侯。則侯滅吳。此真所謂漢賊不兩存之勢也。侯不死。則襄樊之戈。將而指於建業武昌之間矣。然則滅吳者侯志也。侯之志必滅吳。豈有

所私讐於吳哉。誠不忍衣冠禮樂之民，困於奸雄亂賊之手。力欲拯之於鼎沸之中，而涼濯之使吳民一日尚困於亂。推侯之志，一日未已也。然則侯非讐吳，讐其為亂賊於吳者也。讐其為亂賊於吳者，所以深為吳也。侯本欲為吳民斃賊，而先斃於賊。賁志以沒侯之精靈，宜其眷眷於吳民矣。由此言之，侯之所讐，莫如亂賊。其所最讐而不能忘尤，莫如為亂賊於吳者東倭。恣克稔惡，以毒螫我吳民。是亂賊之尤，未有甚焉者也。其為侯所震怒而陰誅之所必加，翼王師而助之攻也，亦何怪乎神人之情不相遠。未可以為杳冥而迂之也。竊謂吳人宜廟侯，侯亦必歆吳之祀。於是郡守金君豪以趙胡二公命，擇地得城東隅，巍然一笑，下視城郭，方可二畝。相傳所謂中軍帳者，曠無人居。君以為廟侯莫此地宜，於是樹以穹宮，而地益勝。古樹數株，適當宮前，森陰倏忽。若侯降止，郡人來觀，莫不喜躍。強者賈勇，弱者思奮，抵掌戰手。若神恭之然，則諸公之為此舉，非特以答侯之功，其所以作郡人敬愷之氣，以待寇者，所助不小也。久之，金君遷去，郡君惟中代守，有嘉成蹟，增之式廓，爰勒碑以紀其成，而請文於郡人唐順之。其詞曰：

明文遠卷五十六 記六

揭揭關侯，惟萬人敵。天稟義姿，志必殲賊。北向揮戈，七將皆殪。匪曰後吳，勢有未及。欲拯吳民，為賊所先。精靈在吳，死而炳然。陰騰吳民，至千餘年。東南不淑，天墮妖星。高僧海究，克遂再生。競為長蛇，薦食我吳。侯靈在焉，能無怒乎。裔刀如雪，手變不展。渠魁倔強，悉就烹鑊。帥臣避讓，豈我之力。陰有誅之，實徵侯福。徵福維何，作廟以祀。東南廟侯，自今其始。毘陵翼隅，古稱將壇。若有待侯，見兵踞蟠。天陰勞罷，長刀大旗，生欲拯吳。沒而來思，侯德吳民，無間生死。么麼小醜，永鎮不起。郡人入廟，踴躍歡喜，競如赴敵。強跳弱起，誰鼓舞之。侯有生氣，說出關侯，所以眷吳與吳民，所以祠侯之故。議論深切，千秋耿耿，真是不可磨滅。

明文遠卷五十六 記六

建陳渡石橋記

唐順之

陳渡橋去郭南十里而近。當邑西南諸鄉。與宜興金壇孔道。近郭而又當孔道。故往來於其上者。踵相踐也。橋故以石爲之。其始作與其既毀而易之以木。皆不知在何時。今獨有石趾在耳。而橋木又不一二歲。又壞。壞則輒更而作之。夫屢壞則病行者。屢作則勞屨者。而費且不勝計。非石不可以久。而莫之能任也。會有浮圖人德山至。遂慨然論於橋旁之人曰。吾力能辦此。衆皆曰。然。因請山爲主。而相與以貧富爲率。出錢若干緡。不足則山使其徒募錢於四

明文遠卷五十六 記十

方。共得若干緡。買石若干。募石工凡若干。其財取諸願功之家。而不費官帑之一錢。其力取諸備食之夫。而不勞公徭之一卒。始於某甲子某月。訖工于某月。嘻。可謂易矣。蓋山之爲人。吾知之。有粟必以施餓者。而終歲自食糠粃。有錢可以易衣。而嘗衣碎衲。行雨雪中。其苦行有足動人者。是以募人而人爭應之。役人而人不敢愛其力。宜其成之若是易也。於是友人蔣君英王吳君鎮之爲之請書其事。夫橋梁王政之所有事也。徒枉缺而國僑致譏。川梁墮而單公以刺。然特語夫長民者耳。矧所謂浮圖者。固與世漠

然絕不相值者也。山口不粒粟。身無全衣。以此自足。而絲髮無所假於世。亦可矣。乃復能急人之病。而閔閔於一橋之成也。如此。則彼長民者。固衆之所跂而望以庇焉者。耽耽而屈。飽祿以嬉。其於人之疾疹。貼苦。則簪簪而莫知。蓋先王一切所以捍災備害。生人之道。泯然盡矣。其所缺者。寧獨一橋也哉。嗚呼。此不爲而彼或爲之。其亦可以觀世也已。德山某所人。其橋旁居人出錢者。凡若干人。

記一石橋却論到王政廢闕。此不爲而彼爲。生出無限感慨。是何等布置。何等識見。文氣亦峭潔有神。

明文遠卷五十六 記十

惜陰軒記

宋 濂

人之異於物者。豈特形貌而已哉。亦必有道焉。爾荷徒伙食以生死。生無補而死無聞。則物皆然也。奚擇於人乎。古君子所以汲汲而不懈者。非徒求過於物。且求異於庸常之人。非特求過於人。且求所以治安之而後已。蓋天之生君子。所以爲民物計也。凡民之生。豈皆怠而嬉哉。其所趨者小耳。彼幽探而遠取。多致而急售。相時乘隙。以徼十一之息者。汲汲於財者也。朝造而暮謁。曲譽而巧頌。嘲俟顏色。以覲人之喜悅。信任者汲汲於勢者也。術長而飾智。本

明文遠卷五十七 記十一

能而逞功。上以欺乎人。下以欺其心者。汲汲於名者也。是皆有所利而爲之。莫不窮心力。竭思慮。目不暇瞬。而身不暇安。亦勞且勤矣。而君子何取乎。君子之所務者。狗乎道。不徇乎人。利乎民。不顧乎身。若禹益之治。洙水焚山。澤周公之制禮樂。孔子之作春秋。孟子韓愈之闢邪說。皆焦心苦思。東西奔走。食不待飽。而衣不務華。至於終身而後已。曷嘗爲其身哉。上以憂斯民。下以明斯道。爾君子之所爲固如是也。會稽翁昌齡。由國子生。再擢爲監察御史。名其燕居曰惜陰。其有志於民者乎。夫人常患無志。有志矣。患

不學而妄行。學矣。患無位而不得見於世。得位矣。患非其職而不獲爲。今昌齡沉篤而專。懇非無志也。讀書而能文。非不學也。國家內外之官。各不可越其職。而御史於天下事。無所不宜言。則又居乎可爲之位矣。以利民之心。行利民之政。夫何難哉。昌齡且興而夕息。坐斯室而思之。民或有未安者乎。所以休養之者。或有未至者乎。思而得焉。則以告乎上。日程而歲較。吾之所爲。果不負斯職與斯民則惜陰之名爲不徒矣。苟曰簿書而已矣。獄訟而已矣。是則衆人之事。爾雖勤且勞。余何取於昌齡哉。

明文遠卷五十七 記十一

泛說愛惜光陰語。便鶻突。士君子擔當世道。固當爲其遠且大者。試思禹之三過不入所幹者。乾坤何等事耶。文從大處立論。最有識見。

大觀草堂記

唐順之

尚書西磐張公既歸老於家以書來屬余記其大觀草堂者曰願子爲我言大觀之義我雖老矣而不敢不勉也蓋余嘗獲聞公之爲人進無驚於寵辱而退無詘於隕獲躬盛德之容而謙乎其若不足甘委順之節而坦乎其若有餘其幾乎古之與天游者歟竊意所謂大觀者公既已獨得之於心而人不能知而余也執器而不通於方曲學而不見乎天地之全是儒之陋者也而惡足以知公之大觀矧公之所謂大觀蓋得乎心而寄之草堂者也公之得乎

明文遠集卷五十七 記十一

心者既濶乎其不可窺而想像乎公之草堂之景則其戴形肖貌露情獻態森然而萃以縱乎公之所觀者吾又未能卽而登焉以觀公之所觀也而惡足以知公之大觀而又惡能爲公記之雖然余未能登公之草堂以觀公之所觀而嘗登吾之草堂以觀吾之所觀矣方吾之心閒而無事以逍遙乎草堂而觀於魚鳥之飛鳴而潛泳煙雲之出沒而隱映融然若有凝於精爽然若有釋於神是以物無逆於目目無逆於心而心無逆於物一旦情隨事以遷勃焉而有闕於是而心逐逐焉而目眈眈焉凡向之飛泳而

出沒若有凝於精而釋於神者衆皆不知所在矣徐徐焉闕解而機息乃始還而觀之則草堂向之草堂而煙雲魚鳥向之煙雲魚鳥也於是爲之撫然而一笑嗟乎嗜欲有蔽乎其中則凡物舉皆得而匿乎其外物舉皆得而匿乎其外則雖與之游乎瀛海之表而騁乎塊漭悲虛之域亦窅然若無視也而况於草堂乎夫大觀者通宇宙而爲觀也故謂吾草堂之景非公草堂之景不可謂吾所觀於吾之草堂非公所觀於公之草堂者不可則願以我所觀於吾之草堂者而記公之所觀於公之草堂者以爲公之能得其大觀蓋不蔽於欲而物不能匿也

明文遠集卷五十七 記十一

只一草堂寫出無數名理非潛心學問者不辦。昌黎作滕王閣記描情畫景步步虛設到底不曾目見此作亦懸空摹寫步步是實仍步步是虛正與昌黎同一機軸

明文遠卷五十八

甬江徐文駒子文論次

西昌羅景泐亦潭同選

受業羅仰錡慎調參閱

記十二 書室

華川書舍記

宋 濂

華川書舍者烏傷王君子克學之所也烏傷有大澤曰

華川唐武德間嘗置華川縣不久而縣廢今之所謂縉湖

者卽其地也子克之居直湖之陰猶繫之以舊名志乎古

也子克之志乎古豈止此而已哉上自群聖人之文下逮

明文遠卷五十八

諸子百家之文咸萃舍中日冥搜而精玩之大肆其力於

愈出而愈無窮以濂同受經於侍講黃先生之門也請

爲記書于舍壁濂雖稍長於子克視子克之辭鋒橫厲百

未能及一縱強顏欲記之將何以云耶雖然子克弱冠時

濂見其輒曰子克他日當以文知名今始十年而子克

名動薦紳間識者遂以濂爲知言濂雖不文寧不爲子克

一言乎嗚呼豈易言哉日月照耀風霆流行雲霞卷舒

變化不常者天之文也山嶽列峙江河流布草木發越神

妙莫測者地之文也群聖人與天地參以天地之文發爲

人文施之卦爻而陰陽之理顯形之典謨而政事之道行

咏之雅頌而性情之用著筆之春秋而賞罰之義彰序之

以禮和之以樂而扶導防範之法具雖其爲教有不同凡

所以正民極經國制樹彞倫建大義財成天地之化者何

莫非一之所爲也自先王之道衰諸子之人人人自殊

管夷吾氏則以霸畧爲公孫龍氏則以兩可辨說爲列

禦寇氏則以黃老清淨無爲爲墨翟氏則以貴儉兼愛

尚賢明鬼非命尚同爲公孫龍氏欲屈衆說則又以堅

白名實爲莊周氏則又以通天地之統序萬物之性達

明文遠卷五十八

死生之變爲慎到氏則又以刑名之學爲申不害氏

韓非氏宗之又流爲深刻之鬼谷氏則又以押闔爲

蘇秦氏張儀氏學之又肆爲縱橫之孫武氏吳起氏則

又以軍形兵勢圖國料敵爲獨荀况氏粗知先王之學

有若非諸子之可及惜乎學未開道又不足深知群聖人

之凡若是者殆不能悉數也日以多道日以裂世變

日以下其故何哉蓋各以私說臆見譁世惑衆而不知會

通之歸所以不能參天地而爲自是以來若漢之賈誼

董仲舒司馬遷楊雄劉向班固隋之王通唐之韓愈柳宗

元宋之歐陽修曾鞏蘇軾之流雖以不世出之才善馳騁

於諸子之間然亦恨其不能皆純摅之群聖人之文不無

所愧也上下一千餘年惟孟子能闢邪說正人心而文始

明孟子之後又惟春陵之周子河南之程子新安之朱子

完經翼傳而文益明爾嗚呼文豈易言哉自有生民以來

涉世非不遠也歷年非不久也能言之士非不夥且衆也

以今觀之照耀如日月流行如風霆卷舒如雲霞唯群聖

人之文則然列峙如山嶽流布如江河發越如草木亦惟

群聖人之文則然而諸子百家之文固無與焉故濂謂立

明文遠卷五十八 記十二

言不能正民極經國制樹藝倫建大義者皆不足謂之文

也士無志於古則已有志於古舍群聖人之文何以法焉

斯言也侍講先生嘗言之子克亦嘗聞之濂復取以爲子

克告者誠以子克將以文知名於世不可不以群聖人之

文爲勉也濂家芙蓉山之陽距子克之居不二舍而近他

日謁子克於湖之陰仰觀俯察天地之文退坐書舍中又

參之以群聖人之文則濂與子克各常有所進也子克以

濂言爲然乎雖然濂言參矣子克幸爲我刪之

源源本本囊括萬象。全學昌黎送孟東野序東野序

靜學齋記

宋 濂

三代以下人物之傑然者諸葛孔明數人而已孔明事功

著後世或儕之於伊呂固爲少褒或又以孔明與管仲並

稱則卑孔明矣以其事言之管仲輔桓公僅以齊霸孔明

奉昭烈於艱難之中尺地一民皆奪之於群盜之手徒以

大義震撼天下裂天下而三分之使孔明後死後主足輔

復漢之舊疆致刑措之治於孔明何有哉在管仲未必能

爾也以其本心論之管仲所陳於桓公而見於行事者皆

微權小智雖假尊周爲名其意則富強其國而已同君子

明文遠卷五十八 記十二

所羞道也孔明常干戈鞍馬間所與其主論者必以德義

爲先其忠漢之心至於瞑目而後已至今誦其言想其人

真伊呂之亞乎史氏不知其本心謂孔明慕管仲樂毅之

爲人嗟乎孔明豈二子比哉孔明於聖賢之學蓋有聞矣

其所謂學須靜也之言信古今之名言也止水之明風撓

之則山嶽莫辨渾天之察人撓之則晝夜乖錯况方寸之

心乎古聖賢之成勲業者道德於不朽者未有不由於靜

者也蓋靜則敬敬則誠誠則明明則可以周旋物而窮萬

事矣苟雜然川其中偶然應乎事卒然措之於謀爲其不

至於謬亂者鮮哉孔明之學惟本乎此故其所為當世無

及焉為學下是辨學孔明之道至今無有非焉者而又從效慕之區區霸術之徒固

不能然也然世之慕古人者吾惑焉古人所以為聖賢者

其道德著乎其言其才智形乎功業而存乎冊書非徒以

其名稱之美而已也苟欲效乎孔明於孔明之所學必無

不學也於孔明之所能必無不能也而後可孔明之所學

而有未至也孔明之所能而有未能也而曰學孔明何可

哉於孔明且爾况乎學孔孟之學者而可徒誦其言乎哉

近代之所學者浮於言而劣於行孔孟之言非特言而已

明文遠卷五十九

也雖措之行事亦然也學者不之察率視之為空言於是
孔孟之道不如霸術之盛者久矣欲如孔明者安可得乎
錢唐羅宗禮名其絃誦之室曰靜學庶幾慕孔明者余欲
勉其成也辯孔明之為學與學孔明之道以告之

惟靜可以成學千古名言得此文為之發明當是武侯

知已杜工部云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最

善評諸葛與此作正可參看也。兩截文字格法緊嚴

其竿頭進步處尤見本領

環翠亭記

朱濂

臨川郡城之南有五峯巍然聳起如青芙蕖鮮靚可愛其
青雲第一峯雄深實繞乎峯上旁支曼衍蛇蟠磬折沿城
直趨而西如渴驥欲奔泉者是為羅家之山大姓許氏世
居其下其居之後有地數畝餘承平之時有字仲孚者嘗
承尊公之命植竹萬竿而構亭其中當積雨初霽晨光熹
微空明掩映若青琉璃然浮光閃彩晶瑩連娟撲人衣袂
皆成碧色冲融於北南洋溢乎西東莫不紺聯綠涵無有
虧欠仲孚嘯歌亭上儼若經翠水之陽而待笙鳳之臨也

明文遠卷五十九 記十三

虞文靖公聞而樂之曰此足以抗清寥而冥塵襟乃以環
翠題其額至正壬辰之亂烽火相連非惟亭且毀而萬竹
亦剪伐無餘過者為之彈指咏嘆及逢真人龍飛六合載
清仲孚挈妻孥自山中歸既完其閭廬復構亭以還舊貫
而竹之萌孽亦叢叢然生三年而成林州之壽俊與其有
連者咸詣夫仲孚舉觴大第為壽且唱曰江右多名宗右
族昔時甲第相望而亭榭在在有之古幽勝而挹爽瑣非
不美也兵興以來有一債而不復者矣有困心衡慮倖脫
於震凌者矣有爬梳不暇遷徙無寧居者矣况所謂遊觀

之所哉。是亭雖微。可以卜許氏之有後。足以克負先志。前承後引。蓋未有涯也。飲且酣。相與歌曰。五山拔起。今青巖。幾六千君子。今何師。師鳳毛。禪徒。今啄其腴。秋風吹翠。今實累累。運千載。今動遐思。歌已而退。壽俊中有陳聞先生者。謂不可無以示後人。乃同仲孚來詞林。請予爲之記。嗚呼。昔人有題名園記者。言亭榭之興廢。可以占時之盛衰。余初甚疑之。今徵於仲孚。其言似不誣也。向者仲孚出入於兵車蹂踐之間。朝兢暮惕。雖軀命不能自全。今得以安乎。畔壑崇乎。書詩而於暇日。怡情景物之表。豈無其故哉。

明文遠卷五十九

記十三

蓋帝力如天。撥亂而返之正。四海致太平。已十有餘年矣。觀仲孚熙熙以樂其生。則江右諸郡可知。江右諸郡如斯。則天下之廣。又從可知矣。是則斯亭之重構。非特爲仲孚善繼而喜。實可以卜世道之向治。三代之盛。誠可期也。予雖不文。故樂爲天下道之。非止記一亭而已。仲孚名仲麗。嗜學而好修。士大夫翕然稱之。

兩截文字却又歸重後截從歐陽公豐樂亭記脫胎

看松庵記

宋 濂

龍泉多大山。其西南一百餘里。諸山爲尤深。有四旁奮起而中窅下者。狀類箕筐。人因號之爲匡山。山多髯松。彌望入青雲。新翠照人如濯。松上薜蘿。份份披披。橫剪數十尋。嫩綠可嚙。松根茯苓。其大如斗。雜以黃精。前胡。及牡鞠之苗。采之可茹。吾友章君三益。樂之。新結菴。虛其間。菴之西南。若千步。有深淵。蛟龍潛於其中。雲英英。騰上。頃刻覆山谷。其色正白。若大海茫無津涯。大風東來。輒飄去。若復爲構煙雲。萬頃亭。庵之東北。又若干步。山益高峰。巒益峭。

明文遠卷五十九

記十三

刻氣勢。欲連霄漢。南望閩中數百里。嘉樹帖帖地上。如薺。君復爲構。唯天在上。亭庵之東南。又若干步。林樾蒼潤。空翠沉沉。撲人陰。屢一動。雖當烈火流金之候。使人脩脩有挾纊意。君復爲構。清高亭。庵之正南。又若干步。地明迥爽。潔東西北。諸峯皆競秀獻。狀令人愛玩。忘倦。兼之可琴。可奕。可挈尊尊。而飲無不宜者。君復爲構。環中亭。君詩書之暇。被鶴氅衣。支九節筇。歷游四亭中。退坐庵。虛。回睇髯松。如元夫鉅人。拱揖左右。君注視之久。精神凝合。物我兩忘。恍若與古豪傑共語。千載之上。君樂甚。起穿謝公屐。日歌。

吟萬松間。履聲鏘然合節。與歌聲相答和。聳松似解君意。亦微微作笙簫音以相娛。君喟曰。此予得看松之趣者也。遂以名其庵。廬云龍泉之人士聞而疑之曰。章君負濟世長才。當闊冠壓境。嘗樹旗鼓。殲戈矛。帥衆而擣退之。蓋有意植勲業以自見者。今乃以看松名庵。若隱居者之爲。將鄙世之膠擾而不之狎邪。抑以斯人爲不足與而有取於松也。金華宋濂竊不謂然。夫植物之中。稟貞剛之氣者。唯松爲獨多。膏味昧思之一氣。方伸根而蘊者。萎而斂者。莫不振翹舒榮以逞於一時。及夫秋高氣清。霜露既降。則皆

宋明文遠來五十九 記十三

黃質而無餘矣。其能凌歲寒而不易行。改度者。非松也邪。是故昔之君子。每托之以自厲。求君之志。蓋亦若斯而已。君之處也。與松爲伍。則疑然有以自立。及其爲時而出。剛貞自持。不爲物議之所移奪。卒能立事功而澤生民。初亦未嘗與松相悖也。或者不知強謂君忘世而致疑於出處間。可不可乎。濂家青蘿山之陽。山西老松如戟。度與君所居無大相遠。第兵燹之餘。巒光水色。頗失故態。柄柄於道。路中未嘗不慨然懷君。何時歸。濂當持石鼎相隨。采黃精茯苓。烹之於洞雲間。亦一樂也。不知君能余從否乎。雖然。匡山之靈。其亦遲君久矣。鋪叙有情。典贖中不乏奇崛之氣。

任光祿竹溪記

唐順之

余嘗游於京師侯家富人園。見其所蓄自絕徼海外奇花石。無所不致。而所不能致者。惟竹。吾江南人斬竹而薪之。其爲園亦必購求海外奇花石。或千錢買一石。百錢買一花。不自惜。然有竹據其間。或芟而去焉。曰。毋以是占我花石地。而京師人苟可致一竹。輒不惜數千錢。然纔遇霜雪。又稿以死。以其難致而又多稿死。則人益貴之。而江南人甚或笑之曰。京師人乃寶吾之所薪。嗚呼。奇花石誠爲京師與江南人所貴。然窮其所生之地。則絕徼海外之人

宋明文遠來五十九 記十四

視之。吾意其亦無以甚異於竹之在江以南。而絕徼海外。或素不產竹之地。然使其人一旦見竹。吾意其必又有甚於京師人之寶之者。是將不勝笑也。語云。人去鄉則益賤。物去鄉則益貴。以此言之。世之好醜。亦何常之有乎。余舅光祿任君治園於荆溪之上。徧植以竹。不植他木。竹間作一小樓。暇則與客吟嘯其中。而間謂余曰。吾不能與有力者爭池亭花石之勝。獨此取諸土之所有。可以不勞力而蓊然滿園。亦足適也。因自謂竹溪主人。甥其爲我記之。余以謂君豈真不能與有力者爭。而漫然取諸其土之所有。

者無乃獨有所羨好於竹而不欲以告人歟昔人論竹以爲絕無聲色臭味可好故其巧惟不如石其妖艷綽約不如花子然有似乎偃蹇孤特之士不可以諧於俗是以自古以來知好竹者絕少且彼京師人亦豈能知而貴之不過欲以此鬪富與奇花石等耳故京師人之貴竹與江南人之不貴竹其爲不知竹一也君生長於紛華而能不溺乎其中裘馬僮奴歌舞凡諸富人所酣嗜一切斥去尤挺挺不妄與人交凜然有偃蹇孤特之氣此其於竹必有自得焉而舉凡萬物可喜可玩固有不能間也歟然則雖

明文遠卷中

記十四

使竹非其土之所有君猶將極其力以致之而後快乎其心君之力雖使能盡致奇花石而其好固有不能存也嗟乎竹固可以不出江南而取貴也哉吾重有所感矣

竹比君子天然當有此一段議論墨床書榻何可一日無此君也詞氣傲兀托諷不少

明文遠卷

甬江徐文駒子文論次

西昌羅景泐亦渾同選

受業羅仰銓慎調參閱

記

西峪草堂記

唐順之

靈寶陝洛之衝也環而山者以數十而西原獨當其僻處西原蔽秦山之南委蛇數百里散而數者以數十而西峪又獨當其最深處峪口偏仄始疑路窮忽然中開更出異境茂樹淺草森陰蔽虧水泉澗澗若驚蛇出沒草間其人

明文遠卷

一

鹿視而穴居可二十餘家於是許君廷議游而樂之乃卽峪口作草堂於其上仰而眺秦山俯而顧西峪烟雲竹樹隱見千態不下席而盡取之其勝又於是爲最己亥歲予見許君於京師君爲人嚮達魁岸尤以兵自雄余固意其必且爲國家建萬里勲也一日與余論草堂之勝且曰吾將去而休於此矣余笑而詰之曰君不聞馬文淵昆弟之相笑者乎夫鬼才傑士其所寄意必於奔湍洄洑之川噴噴崦嵫之峰決滌千里之野極世間險怪瑰偉超曠之觀然後足以饜其耳目而發其跌宕濩落不羈之氣若夫耽

水竹之清幽。蔭樹石之蔚奇。此則窮愁枯槁之人。漠然無所振於世。而有以自足其樂於此。夫固各自爲尚。而不能兩得也。今君試料才氣。與文淵少游。竟何似。國家且北收河南。南繫交會之頸。假令據鞍躍馬。今之人孰能先君者。乃欲乘欸段。優游閭里。自比少游。其寧可得耶。三門之間。洪河巨石。怒而舐擊。碎碎礧礧。若戰鼓然。百里之外。有聲而發。而又秦漢以來。百戰故處。過而覽者。莫不躊躇慨然。想見手揮弋。濺血虓虎。暗鳴之雄。此皆險怪環偉。世所駭詫。且近在君衣帶間。君何不寄意於此。乃欲自託於寂寞。

明文遠卷

背鬼才。饒士之好。而就窮愁枯槁之所樂。此又何說耶。噫。嗚。吾知之矣。君居河上。豈嘗受河上公語耶。故曰。養辨於其訥。藏勇於其怯。然則君之欲爲彼而姑爲此也。其有意乎。倏而螻屈。倏而虎躍。則余不能窺也已。

反題議論別是記中一體。其波瀾曲折。照應緊嚴。則又一字無滲漏處。○磊何自喜。想見荆川公好事之意。

尚志齋記

方孝孺

今人多不如古也。而莫士爲甚。以其無志也。吾嘗試於衆。曰。周公孔子與吾同也。可取而師也。顏子孟子與吾同也。可取而友也。衆若駭然而驚。愕然而相顧。怩然笑予。以爲狂。嗚呼。甚矣。今之士之無志也。寧獨不思乎。口之所食者。周公孔子顏孟所食之粟也。身之所服者。周公孔子顏孟所服之帛也。寒而火。暑而風。廬而居。車馬而行。晨興而夕寢。莫不與周公孔子顏孟同。目能視。耳能聽。手足持且行。亦莫有異者。何獨於道而疑之乎。使此四君子皆若世所

明文遠卷

妄傳神仙鬼物之不可形象。則不可效之矣。今其人生而居有鄉。沒而相傳有子孫。其德行文章。具乎書。可徵其所。以爲聖賢爲學之大第。可考而知。奚爲而不可效之哉。且此四君子者。其性與吾同。其形與吾同。其能四耳。而三曰六五。常而二。其心耶。而吾心之所具者。亦未嘗闕其一也。彼何獨可爲聖賢。而吾何獨不可爲哉。是有故也。周公人臣也。思兼三王之所爲。孔子顏孟皆匹夫也。而或自比文王。或謂舜可得而及。或羞比伯夷伊尹。其所志如此。其自視其身何如哉。天之生身也。豈特養夫區區之口體。至死

而已哉。亦將以輔天地所不及而助之養斯民耳。然有命焉。或不得位以施其澤於當時。則著諸書而傳之乎後世。惟伸其道而已。窮達不足以累之也。惟其不累乎窮達。故處之廊廟而無喜色。困之畎畝而不動其中。其中之所存者重。故視乎外者輕。志已素定也。豈若鄙夫之爲哉。所志在乎富貴權術。得之則爲榮。失之則摧挫。而欲死。自君子觀之。與犬鼠何異。而或自以爲適者。所志者卑故也。故志乎富貴權術而不志乎道者。自賤其身者也。謂其身不足以行道者。誣其身者也。謂周孔顏孟爲不可及者。棄其天性者也。是三者皆君子之賊也。余友金華俞君子嚴。請名其讀書之齋於太史公。公名之曰尚志。余病乎士之無志也久矣。故告之以其說。

軒翥中極其精實提撕警覺足以振發天下之卑汚庸儒者

靜齋記

方孝孺

某郡郝君仲安治關市之征於浦江。恐夫躁心煩慮之不足以應物也。闢小齋於公署之旁。陳書史於左右。公退則斂膝澄坐。以養心。名之曰靜齋。而願得予言。天靜之爲學。著於易。述於禮。而大傳於濂洛諸君子之書。人皆謂之余不敢援以爲郝君告。然余少時常從諸老生遊於市。修衢廣巷。車馬往來。鼓吹闐耳。珠玉錦繡之肆。交陳乎前。余憧憧而行。不知其所底及。暮而歸。失道者數四。至家而思之。凡觸乎目者。漫不能記。而老生方坐而爲人言。所遇馬幾蹄車幾輪。鼓吹幾部。道中人語者歌者爲誰。所語何言。所歌何詞。何爲道以行。行凡幾異。皆識之。無所失。余大驚。以問老人。曰。子知子所由志乎。心之爲物。靜則明。動則眩。子不見夫鑑乎。妍媸小大畢應者。以其靜耳。使人持而搖之。與破甌何異。余曰。敢問吾心何以不靜乎。老人曰。嘻。子何見之暮也。子見夫車馬得無願乘之乎。子見夫悅目而娛耳者。得無願有之乎。人惟無欲。視寶貨猶瓦礫也。視車馬猶草芥也。視鼓吹猶蛙蟬之音也。則心何往而不靜。子有欲之之心。有雖欲靜而明得乎。余聞其言。始駭而悟。退而

養吾心三年果與老人無異今也雖處於廊廟之上置余於寶藏之中余心未嘗動也。是非情偽紛錯乎前而應之未嘗勞也。郝君之爲是職與遊乎市者略同矣。而人咸以無欲稱之。其庶幾知夫靜者乎。苟能無欲雖手執筆而聽訟口斷曲直而目察銖兩中之寂然者未嘗少變也。奚必處一室而後能靜乎。浦江俗好淳古異人才士必有隱於市者郝君試密求而問焉其必以余言爲然矣。亦只無慾故靜之旨而別出一番議論以郝君治關市之征故也。淺淺中發出至理何等新索。

明文遠卷

藏器軒記

方孝孺

無其器與有其器而不良而望用以善其事者百工之所難也。今欲爲室堅美之材山積於前而無規矩斧斤以治之雖有絕世之巧將安施焉。使削蒿爲規矩採鉛爲斧斤而命公輪成室雖假以歲月營以智力必不能有所就。故用非其器猶無器也。無器而治室且不能成况天下乎。仁義禮樂治天下之器。三代盛時在乎位者既皆持此器而用之又教天下之士使人各藏此器於身以備公卿大夫之選是以有位者無不知道而凡民無不學道故上下相安而成治也。易及秦廢禮樂仁義而不修盡舉三代爲治之器焚之而用其剛虐私刻之法以挾制黔首猶以爲未足復使黔首皆以吏爲師而習其所爲故方其盛時閭閻山谷之民岌岌不敢出氣及其衰也一旦發憤奮起以戕其君亦何其易哉。用無其器上下相猜而不足以成治功無怪其然也。自秦以後稱治者惟漢與唐宋其所爲雖過於秦然或以小慈爲仁或以似正爲義或飾繁文以爲禮樂其器不與欲以致三代之盛終不可得矣。三代聖人之用此器也驗之於身而誠推之於家而和然後發之於政。

教故人之從之者信而化之也。遠苟無本以行之，則虛器耳。人將從之乎？今皇上有意崇古之治，立學校以造海內之士，歲擇其良納之太學以教之，以備公卿大夫之選，猶古之制也。於是太學之秀皆奮然磨礪其器，以致用自期。天台李宗魯尤其傑出者也。乃以藏器名其軒，豪傑之士固有及時復古者矣。況上之人方以三代之道望於士，士可不以三代之道自望其身乎？後世之君臣非皆不如古也，其不足以復古之治者，器不善也。以規矩為方圓，以斧斤為斲削，自三代至今無有異獨仁義禮樂不宜於今之

明文遠卷

三代而下具如此器識者少矣。章法亦繁嚴一線不走一步不亂。稱先則古極似石守道徂徠集中文字

後樂齋記

方孝孺

匹夫而憂天下，無位而論世事，時俗以為狂，而君子之所取也。以言乎位，內而公卿大夫外而伯牧守令，祿豐者任樂職要者憂重，匹夫固若無與焉。以言乎道，吾之所受於天者異於衆人，若此其遠也。天豈徒以是私我哉？故大而天地小而人物，而與我同類者，或弗遂其性，皆吾之任也。皆吾任則皆吾之所當憂也。安取以身之卑賤為解乎？古之人不敢以衆人待其身，亦不敢以後王望其時，顏回纈然布衣而自比於舜，伊尹在草莽而思致其君以唐虞，非為夸大之論也。道當爾也。夫人在平居已有仁萬物之心，假之以位，其功業執禦乎？故憂天下者，天下之所恃以為無憂者也。鄙夫則不然，務安其身而不恤乎人，悅乎君而不顧乎後世，其未得位則汲汲以求，既得之則極嗜好奉養之華以為樂，生民之難瘁，政治之闕失，若已不聞焉。其心非不欲保祿位，然其所務既私，甚則債人之國，否則自債其身，固有不能免者，以其自為之心大急，而宴安之樂過早也。苟能憂民之憂而圖利安之，雖不期乎身之樂而樂自至矣。寧有危敗之禍哉？余少時誦范文正公之言而

明文遠卷

慕其爲人。以爲賢者固當如是。旣而觀其在仁宗時。不獲大行其志。以死。每慨然太息。以爲仁宗近世之治主。公經國之偉才。猶不相遇。合則世之有志如公。而不值主者。宜乎其多矣。及遊四方。求當今之士而交之。欲其所志如公者。未始一見。然後又知非惟治主之難。而有志者固少也。近於京師。識永嘉戴君思持。思持爲太學生。試事於外數年。有司未之用。賃室以居。糲袍蔬食。困貧殆不可處。思持不以爲憂。每語生民之故。輒深思長慮。如切諸身。然扁其室曰後樂。若慕文正公之言者。余於是私愛敬焉。士之不

明文遠卷

能行道者。憂貧賤慕富貴之情害之也。而思持獨不以此易其心。其異於常人遠矣。夫異常之事。雖微而不廢。古之義也。乃記其齋以告於世焉。
先憂後樂能實發其所以然。非文正不能有此襟期。非希直不能有此議論。兩賢同心相印也。

南思堂記

劉球

予家食時。族人希敏爲言。交趾之叛也。其婦翁彭友直。以古費典史持郡牒撫諭叛寇。寇著職陞新安主簿。未數月病歿。歿時歸道已梗。其子威因費民之懷之也。棄葬費之杜社寺後。意及寇平。發以歸。未幾交趾境土悉爲寇陷。威伏闕城中久之。賴朝廷弘天地之德。宥寇罪。寇亦懼誅。悉遣中國人之鬻其境者歸。威在遣中。逼迫就道。顧勢不得歸。親喪以屬。其親所娶交趾婦。使婢所生子丑奴長而告之。遂行。抵家言於其兄誠。誠憫其親體魄寄葬萬里外。竟遭

明文遠卷

兵塵流離。斬然限爲異域。不得復通道路。往而收以附先塋。哀號攀慕之情。弗克勝。乃名堂於所居之西十里曰南思。兄弟五人朝夕引領南向。必窮神於海濱天涯而後已。託希敏來請記。值予赴京。期迫未復之。其後誠數至京。每至輒三四詣予。請不倦。予念其悲深而意篤。不可以不記。夫交趾壤地遠在禹服之外。其得與失固不足爲中國重輕。然先朝旣平其亂。而郡縣之矣。使爲牧守者。能訓明柔寬賦。漸以禮義之教。如錫光之勵於政理。彼將變彝歸華。必不樂於叛。旣而四野多壘。使爲元帥者。能出奇設

仗天威以討逆。如馬伏波之良於用兵。彼將投首不服。亦不難於平。其叛皆不能然。以致中國冠帶之士。委骨遠徼。不得歸葬故土。故予於友直不能爲之不悲也。況其子乎。雖然。當時吾友仕交趾者三人。有歐陽典史堅者。與友直俱授撫寇。爲寇所執。死炎火中。有謝縣丞子方者。與威同道歸。威親見其舟碎海中。舉家八人皆溺死。不得葬。獨友直葬得地。且有所託。視彼二人。猶爲愈也。誠兄弟之悲。於此其亦可少慰乎。

因一典史發出治葬議論何等關係公忠義人其經濟

明文遠卷

亦卓卓如此

獨坐軒記

桑悅

予爲西昌教官。學圃中築一軒大如斗。僅容臺椅各一。臺僅可置經史數卷。賓至無可升降。弗肅以入。因名之曰獨坐。予訓課暇。輒憩息其中。上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次窺闕閭。濂洛數君子之心。又次則咀嚙左傳荀卿班固司馬遷楊雄劉向韓柳歐蘇曾王之文。更暇則取秦漢以下古人行事之迹。少加褒貶。以定萬世之是非。悠哉悠哉。以永終日。軒前有池半畝。隙地數丈。池種菱荷。地雜植松檉竹柏。予坐是軒。塵壒不入。芻犬日拒。又若左臨大行。右挾東海。而廡萬間之廣厦也。且坐惟酬酢千古遇聖人。則爲弟子之位。若親聞訓誨。遇賢人。則爲交游之位。若親接膝而語。遇亂臣賊子。則爲士師之位。若親降誅罰於前。坐無常位。接無常人。日覺紛拏糾錯。坐安得獨。雖然。予之所紛拏糾錯者。皆世之寂寞者也。而天壤之間。坐予坐者寥寥。不謂之獨。亦莫予同。作獨坐軒記。

笑兀傲岸故當以奇士目之

遺安堂記

方孝孺

孤介之士。離世自適。而以利祿富貴爲致禍之具。志於川世者。驚於可欲。而以守高不屈爲致窮之術。是二者之論皆似也。而皆未合乎中道。古之君子。居乎位者。衆矣。其子孫食其餘澤大者。或封君。遠者或數十世而不墜。豈能致禍乎。隱居行義。苟無歎於心。道德信於當時。名節垂於將來。其後人被服其遺訓。卓然自立於天下。世未嘗乏也。豈果無以遺子孫哉。劉景升僭竊於袁亂。而欲以區區之勢誇龐公。其意固隘矣。龐公笑之。言曰。世人皆遺子孫以危。

明文遠卷

先、招、其、意、

吾獨遺之以安。蓋爲景升發也。由後世觀之。據一州之地。智不能取。仁不能守。身死未幾。而雄豪有力者。逐其子而奪其位。孰若缺畝之安哉。龐公之言。其取驗也速矣。然非所以論出處之際也。當景升之時。使有高光之才。居方伯之位。將使天下皆安。而况其子孫乎。龐公雖賢。安得而輕之。公之輕景升。其無定亂濟民之術。而以富貴爲樂也。以富貴爲樂。而無憂天下之心。能保其身則幸矣。及其敗亡。其子孫欲爲奴隸。尚可得乎。故無道而富貴者。皆龐公之所笑。以爲至危者也。若夫有道之士。則不然。其隱也。

有以淑其家。其仕也有以澤乎民。故其身無往而不安。其子孫無之焉。而不食其報。吾天台龐參父。以公之遠裔。而名其所居之堂曰遺安。貽書候城里。求予記之。或疑參父非隱者。而其堂名必襲祖訓。殆以隱爲高。是未知龐公之意。亦未知吾參父之意也。欲安其子孫者。其要莫大乎爲善。無位而爲善。其事難而爲功。狹有位而爲善。言脫乎口。而民懷其惠。仁發乎身。而化行乎俗。若決水於崇山。而注之澤。浩乎其孰能制之。世之嗜利行私。而不顧者。皆未知爲身謀者也。奚暇計其子孫之安與否乎。參父積學明世務。以進取爲事。而欲遺子孫以安。其所存者。得先人之意多矣。余家與參父之鄉。邑比而壤接。知龐氏之爲名門也。稔矣。參父素力於爲善。繼自今以後。越之東南。世厥家聲者。又參父所遺之安者哉。

明文遠卷

中一段議論駿偉切直。足以警醒憤憤。凡無道而竊富貴者。其三復之。

零陵縣知縣題名記

唐順之

名者其起於古之所以勵世乎古之所以勵世其法莫備於史史之法莫嚴於春秋史家者將以紀善惡而垂法戒而千百年之善與惡不可勝書也則衆而寄其詞於名姓稱謂之間春秋之法微者名姓不登於冊書其非微者則槩而登之是史家之常法而無所擇乎其人焉者也其有不然者或微而名或非微而不名或書其姓而奪乎其名或書其名而又奪乎其姓其靳靳不肯輕予人以名姓也如此而後得登名姓於冊書者足以爲重是史家之變例

明文遠卷五十一 記四

也。今夫人望其容貌而問其人之善與惡者有之矣。過其室廬而問其人之善與惡者有之矣。識其姓名而問其人之善與惡者有之矣。故古之圖容貌表室廬紀姓名使善者因之以久其善惡者因之以久其惡其爲教一也。零陵楚之南徼也。邑乎榔桂之間瘴癘之所濡苗獠之所鄰往往不能得善吏而邑之譜牒亦散佚無可考。自余父有懷公少時則已聞先伯祖平樂公名復者始宰是邑有惠愛及爲永州欲按其故蹟詢其姓與名雖邑之耆老亦無知者考之郡志所載零陵令之姓與名亦無有也已而更索

民間所藏景泰中所撰舊志則稍具其姓名政事歷官大略而其名亦已誤復爲福矣有懷公爲之慨然而嘆因復思國家二百年之間其邑之善令多亦有如平樂公或僅存其姓名而又誤或并其姓名而湮沒焉者常不啻幾人而其奸回饕餮乘令之威肆毒吾民者亦幸而逃其名於後世豈非志於懲勸者之所悼歟於是蒐輯散逸得某君而下若干人以爲是皆令也則槩登其姓名於石以著於世雖然後之人過而指其名有不就而問其爲令之善與惡者乎問焉而知其令之善也雖百世有不愛而慕之如其人之存焉者乎問焉而知其令之惡也雖百世有不嗜而噍之如其人之存焉者乎是則其爲令也善而名之也甚於旂常之載焉其爲令也惡而名之也甚於鼎象之鑄焉所謂美惡同詞其亦春秋之法也嗚呼其善者蓋不忍欺乎其民而漸以自盡乎其心初豈有意身後之名也哉其不善者蓋亦偷快意於一時自計以爲其去官與其身沒之後且影響銷盡人無復指之者豈知更千百年其姓名並彰著而不掩若此嘻其可懼也已

斷例精嚴爲吏者讀之毛骨都竦

蔣山廣薦佛會記

宋 濂

起得興重皇帝御寶曆之四年。海宇無虞。洽於大康。文武恬嬉。雨風時順。於是恭默思道。端居穆清。罔有二三。與天爲徒。重念元季兵興。六合雄爭。有生之類。不得正命而終。動億萬計。靈氛糾蟠。克塞下土。吊莫靡至。然無依。天陰雨濕之夜。其聲或啾啾有聞。宸衷盡傷。若疚在躬。且謂洗滌陰鬱。升陟陽明。惟大雄氏之教爲然。乃冬十有二月。詔徵江南有道浮屠十人。詣於南京。命欽天監臣差以穀旦。就蔣山太平興國禪寺。不建廣薦法會。上宿齋堂。却葷肉。弗御者一月。復勅中書右丞相汪廣洋左丞胡惟庸移書於城社之神。具宣上意。俾神達諸冥期。以畢集。五年春正月辛酉。昧爽。上服皮弁。服臨奉天殿。群臣服朝衣。左右侍尚寶卿梁子忠啓。御撰章疏。識以皇帝之寶。上再拜燎香於爐。復再拜躬詠疏已。授禮部尚書陶凱。凱捧從黃道出午門。寘龍輿中。備法仗鼓吹。導至蔣山天界總持萬金及蔣山主僧行容率僧伽千人。持香華出迎。萬金取疏入大雄殿。用梵法從事。白而焚之。退閱三藏諸文。自辛酉至癸亥止。常於亥日時加申諸浮屠行祠事已。上服皮弁。服搢玉珪。上殿

明文遠卷四十七

記一

明文遠卷四十七

記一

而大雄氏北向立。群臣各衣法服。以從和聲。卽舉麾奏悅佛之樂。有曰善世曲。上再拜迎。群臣亦再拜。樂再奏。昭信曲。上跪進熏蕝奠幣。復再拜。樂三奏。延慈曲。相以悅佛之舞。舞人十。其手各有所執。或香或燈或珠主。明水或青蓮花。水桃暨名薺衣食之物。勢皆低昂。應以節。上行初獻禮。跪進清淨饌。史冊祝復再拜。亞終二獻。同其所異者。不用冊。光祿卿徐興祖進饌。樂四奏曰法喜曲。五奏曰禪悅曲。舞同三獻。已上還大次。群臣退。諸浮屠旋遶大雄氏寶座。演梵咒三周。以寓攀註之意。初。斷山右地成六十坎。漫以堊。至是令軍卒五百。負湯寶之湯。蒸氣成雲。諸浮屠速幽爽入浴。焚象衣。使其更以綵幢法樂。引至三解脱門。門內五十步。築方壇。高四尺。上升壇東向坐。侍儀使溥博西向。跪受詔而出。集幽爽而戒飭之。詔已引入殿。致三佛之禮。聽法於徑山禪師宗泐。受毗尼戒於天竺法師慧日。復引出。出命軌範師呪飯摩伽陀斛法食。凡四十有九。飯已。夜將半。上復上殿。群臣從如初。樂六奏。徧應曲。執事者徹豆。上再拜。群臣同。樂七奏。妙濟曲。上拜送者再。群臣復同。樂八奏。善成曲。上至望燎位。燎已上還大次。解嚴。群臣趨出。

瀛開前事二日。凄風成寒。飛雪灑空。山川慘澹。不辨草木。變輅一至。雲開日明。祥光冲融。布滿寰宇。天顏懌如。歷陛而升。嚴恭對越。不違咫尺。俯伏拜跪。穆然無聲。儼如象馭。陟降在廷。諸威神衆。拱衛周繞。下逮冥靈。來歆來饗。肅蒿悽愴。聳人毛髮。此皆精誠動乎天地。感乎鬼神。初不可以聲音笑貌爲也。肆惟皇上。自臨御以來。卽詔禮官。稽古定制。京師有恭厲之祭。王國有國厲之祭。若郡縣邑。屬鄉屬類。皆有祭。其興哀於無祀之鬼。可謂備矣。然聖慮淵淡。猶恐未盡幽明之故。特徵內典。附以先王之禮。確然行之。而

明文遠卷四十七

弗疑。豈非仁之至者乎。昔者周文王作靈臺。掘地得死人之骨。王曰。更葬之。天下謂文王爲賢。澤及朽骨。而況於人。夫瘞骨且爾。矧欲挽其靈明於生道者。則我皇上好生之仁。流行無際。將不問於顯幽。誠與天地之德同大。非言辭之可贊也。猗歟盛哉。祠部郎中李顏主事張孟兼蔡乘葵。藏善職掌。精祠親親。勝因謂不可無紀載。以藏名山。以揚聖德。於同極。同請瀛爲之文。瀛以老病固辭。弗獲。旣爲具列行事如右。復繫之以詩曰。
皇鑒九有。憲天惟仁。明幽雖殊。錫福則均。死視如生。屈將

使仲一歸至和同符大鈞其元綱解紐亂是用作黑殺盛摩白日爲薄孰靈匪人流血沱若積屍橫縱委溝溢壑二霜月凄苦涼颼酸嘶然四顧精爽何依寒郊無人似聞夜啼鑄鍊爲心寧免涕淚三惟我聖皇夙受佛記手執金輪繼天出治軫念幽潛宵不遑寐爰啓靈場豁彼蒙翳四皇輿載臨稽首大雄遙瞻祝座如覩睟容香疑霧黑燈類星紅梵呪震雷鯨音號鍾五其鬼宿渡河夜漏將半曉輪羽幢其集如霞神池潔清鮮衣華粲滌塵垢身還清淨觀六迺陟秘殿迺覲慈皇聞法去蓋受戒思防昔也忤酣棘塗

明文遠卷四十七

宵行今焉昭朗白晝康莊七其法筵設食厥名爲斛化至河沙初因一粟無量香味用實其腹神變無方動皆克足八其鴻恩既廣氛氤全消乾坤清燄日月光昭器車瑞協玉燭時調大庭擊壤康衢列謠九其惟佛道弘誓拔群滯惟皇體佛仁德斯被無潛弗灼有生咸遂史臣載文永垂來裔十

跋蔣山法會記後附

予旣從祠部羣賢之請爲撰法會記一通自謂頗盡纖微近者蒲庵禪師寄至鍾山藥一編其載祥異事尤悉蓋壬子歲正月五色子如豆或謂安羅子或謂天華墜地之所

變十四日大風晝晦雨雪交作至午忽然開霽上悅勅近
臣於秦淮河燃水燈萬枝十五日將晏獲事如記言及事
畢夜已過半上還宮隨有佛光五道從東北起貫月燭天
良久乃沒已上三事皆予文所未及蒲庵以高僧被召與
聞其故目擊者宜詳而予耳聞者宜略理當然也屢欲濡
毫補入之會文之體製已定不復重有變更保寧敏機師
請同袍以隸古書成茲卷來徵余題故爲疏其後使覽者
互見而備文云

典雅莊嚴叙次有法從班孟堅前漢書得之。是編凡

明文遠卷四十七

記一

濫觴釋老之文多不敢錄間或錄之必其事體有關係
議論有幹旋無害於人心世道者如此作亦幾幾乎附
會矣然當元明鼎革之際龍爭虎鬪膏血成渠冤魄幽
魂茫茫就訴不得已借佛教以滌滌之亦王政所不廢
也甲戌夏月點定斯文因疏其去取之意如此。記作
在前跋作在後以其同是一事故類而附之

巫山縣題名記

李維楨

不佞督學秦中門人張希尹甫髫而試爲冠首待詔公車
者久之始筮仕蜀巫山凡六年蜀當征播之後物力耗訕
希尹施舍已責匡乏困救災患薄賦斂宥罪過時用民民
既小康則爲堅城櫓治防廬浚井泉造輿梁敦秩紀繕署
縣畫郊圻郵表暇陰走集斧藻泮宮而督課其佳子弟六
府三事靡不具舉已修邑乘曰故人舊令之政必以告新
是代吾告也已曰十步之內必有芳草巫山百里巖邑也
爲令者東西南北之人不乏賢矣可使氓氓無聞耶哀明

明文遠卷

三

興以來諸令題其名勒之石而使請記石之上左記爲題
名而設不佞知希尹之雅意在名也第以名論君子疾沒
世而名不稱人有榮名若揭日月而行天沒且不朽故名
者士之所勤思馳騁而上之所藉爲風勸者也三代而下
惟恐人不好名今之從政者所以成名則有分矣有嬌情
刻意乎詭違道以殉之有廣交媚上曲體惠姦以取之有
怙勢倚法迫勒吏民以報之撮徒成黨陳功述德小有歌
謠大有誦賦竹帛有書金石有考郡國有高第公車有薦
廣去而臥轍生而奉簪上下相蒙其弊相沿習爲故常恬

不知怪要之。可欺小人而不可罔君子。可掩旦夕而不可逃將來。齒其人而嘗且。讀其編而怒且嘆。過其祠而笑且唾。譬之齊豹之書盜也。求名而名亡。可不悲哉。惟所爲題名石者。其姓氏里籍。不書行事。而賢智愚不肖。乃在邑人方寸之心。與三寸之舌。三代直道而行。是非誰其治之。縉紳先生能明之。野史能記之。長老通於事者。或傳之。不佞未暇遠舉。嘗宦蜀。見四明陳君。令巫山。亢直不阿。義無苟取。與上官上桷圓鑒。卒坐左官。律罷。巫山人惋惜。涉號通國如狂。彼哉夫。已氏某子甲者。而名與陳君並列。然而

明文遠卷

蕭蕭異臭。衰鉞殊口。執匹夫匹婦而問焉。淵澠蒼素。無思智皆知。夫題名於是石者。可以榮。可以辱。可以賀。可以弔。可以思。可以懼也。詩不云乎。在此無惡。在彼無數。庶幾夙夜。以求終譽。希尹勉旃。人且求多於子。先勞無倦。增修其德。令名未世。惟今日。否則坐貽謫歎耳。亦惟今日。繼希尹而吏茲土者。其不必愛此名耶。不佞所不敢知。若猶希尹之求名於實也。寧無懼於不佞之言。

沉着透快一字一針。然惟當日之守令。可以此言進耳。若今日則狙獒滿街。并題名亦不作矣。可奈何。

尚行書院記

李維楨

隆慶初載。余承乏爲吉士。師事蜀趙文肅先生。先生嘗言。鄒衍論五德之運。理固有之。昔者孔子言仁。孟子言義。荀卿言禮。宋儒言格致。而王文成言良知。今當言信乎。余不識信所謂。先生曰在。蓋去先生三十餘年。而學術益敝矣。虞廷之危微。精一孔門之博約。克復且以爲事障。理障而去之。希心妙悟。合勢自然。當體便是。動用卽乖。枉枉倫常。芻狗名物。互標法門。爭誇証聖。其說洸洋。傲之以所不知。而莫得其端。其趨操苟簡自便。愚不肖者。易合而莫

明文遠卷

覺其非。其名尊美。使人類悅而莫摘其瑕。游談作而周衰。清言競而晉亡。今學術不幸似之。以此爲文學。則廢經史之大義。黜傳注之成說。離章句之本指。五尺童子。拾二氏唾餘。以自奇。師心用智。蹈藉前人。而出其上。以此爲言語。則博名託於効忠。修怨附於嫉惡。冥冥決事。而或以事外之人。掣肘。勿勿逐聲。而或以忌成之口譁衆。以此爲政事。則上下相蒙。利害相仗。毀譽相錯。名實相詭。膠序未聞。揖讓而賢。豪舉郡縣。不問疾苦。而尚擊斷。新進喜凌厲。而老成務優容。長吏失操柄。而下官逞胸臆。區黨橫分。體統衝

央。蓋學術不尚行而馳騁於空談虛聲。生心害政。流禍若斯之烈也。吾友鄒季如嘗三爲主司。銜文武士。又爲天官尚書郎。銓敘九流。能已見於天下矣。退而耕於雲夢之野。遠近士人。負笈執雉。受業者日益衆。爲之精舍居之。監司郡國嘉樂共事。有所供都養費。加繕治焉。號其所居曰書院。書院故嘗有厲禁。季如固辭其名不獲。而名之以尚行。行信也。左氏曰。信爲士。朱子以爲然。士四序何所不有。季如之專言行也。其有所憂慮耶。彼其所進退士。無亦有如孔子失之宰我者耶。孔子之聖也。聽言且觀其行。又曰勿

明文遠卷

取籍。勿取健。勿取口銳。士無行而其籍足以飾之。其健足以任之。其口說又足以折人而恣其所欲。天下孰能當之。行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孔子之行。余所不敢擬議。庶幾爲孔子之徒者。楊秉有三不惑。酒色財。張復之有四不言。廉不言貧。勤不言苦。忠不言効。功不言能。邵堯夫有二不愧。行不愧影。寢不愧衾。黃德思有五不欺。家不欺親。仕不欺君。仰不欺天。俯不欺人。幽不欺鬼神。此四子者。宋儒未常許以入孔子之室。卽今之學者。目爲老生常語耳。余竊有取焉。尚行故也。季如亂而爲諸生。唇而登賢能書。踰冠

而成進士。爲內史。爲天官郎。極清華之選。恆情視以爲無所不滿志。而生平所造。實有困窮拂鬱。人不堪其憂者。以故動心忍性。其行誼日加修。蓋尊人。潛野公躬行君子。母鄉宜人。賢明仁智。儷之。季如甫登第而失父。聚百順以事母。行如季如父母。善繼善述。豈易也哉。有終身之慕。則有終身之憂。夫行寧有已時耶。季如取義於尚行。其所謂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者耶。非旦夕之積矣。孝者百行之本。季如正直廉潔。天下能言之。而不以孝名。以此尚行。何以尚之。從季如遊者。默識而時習可矣。余安得起文肅先生於

明文遠卷

九京而告之曰。今鄒子之學術。非昔鄒子比也。有感而發。切中膏肓。自良知之說盛行。士大夫之講學。空虛者多。平實者少。此文真藥石也。

平播州碑記

陶望齡

皇明奄宅方夏。象寄所耕。極於西南。賡焚落。烏蠻白彝。荒服么麼。前世所弗役。莫不箠使。驅或在職。貢惟播州。古之郡縣。楊氏以唐之季。蒙亂因險。世長厥地。顯襲朝號。內相君民。區裂版章。以淪彝裔。歷宋暨元。羈縻弗絕。雖聖人繼起。洗濯腥穢。包併荒遠。猶取其貌恭。因而建置。蓋仍往宜。今苟便民俗而已。至今皇帝御寓。神武英斷。威德醴。仁風既宣。義殺時舉。遂迺誅夏。截威。抗強。極單。弱。參伐。順建。旬始。隕銷。維播孽。應龍。怙其昏。淫滅。彝紀。嗣芽。

明文遠卷

帷墻以條以蔓。天祿姻黨。遂延疇黎。七姓五司。逢其並整。咸仰天搶地而呼曰。吾君子。匪覆匪載。胡遠獨遺。天子曰。嗟播人。予子。予可弗問。令吏召應龍。置對。通侯抵。未竟。厥里。用反戈於白石。更來言狀。是常誅討。天子曰。豈不或校。命大臣。適往宥辟之。迨至。應龍詭服。請受罰。贖首領。自效。使者宣上指。褫爵赦死。春夏。煦養。父教。母。惡。精。騎。息。憑。倚。慈。惠。長。傲。滋。愚。究。厥。兇。狡。遂。迺。放。兵。擾。境。逆。犯。顏。行。戕。我。將。士。於。飛。練。事。聞。廷。臣。僉。曰。播。徒。蟻。上。不。忍。爪。甲。數。置。之。覆。用。噉。噬。此。自。棄。天。天。所。廢。絕。不。可。有。天。子。曰。

然遂以前巡撫遼東兵部侍郎李公往總師事建督府威

都總統黔楚賜劍一。得擅誅大將以下。而以都御史郭公撫黔。置幕偏沅。以江公往治楚師。咸聽於李公。己亥五月。公至蜀。受事。當三方積平。士。恒。戈。利。捕。獲。弗。屬。公。謂。以。天。兵。誅。小。醜。當。卒。萬。全。取。一。決。而。定。於。是。徵。師。輓。粟。內。修。攻。戰。具。陽。示。無。動。以。紓。之。賊。遂。入。綦。江。燒。王。屏。便。偏。隆。媚。引。九。股。恫。喝。踴。躍。圖。以。林。將。吏。就。懷。捐。公。因。命。之。文。告。賊。志。果。岐。用。緩。深入。明年春。所徵秦。魏。燕。齊。滇。浙。之。師。暨。上。司。兵。畢。集。衆。二十萬。正月望日。公登壇。誓。師。分。五。監。六。帥。八。

明文遠卷

道。進。以。伐。之。推。官。折。枝。先。以。南。川。兵。擣。官。壩。降。真。州。進。據。桑。木。蜀。帥。經。破。楠。木。婁。山。關。再。與。應。龍。父。子。遇。力。戰。大。殲。其。軍。帥。廣。別。擊。斬。賊。大。將。郭。通。緒。夷。崖。門。以。入。再。捷。永。牛。塘。棲。賊。國。上。楚。帥。璘。盡。及。四。牌。七。牌。之。苗。躡。青。蛇。嶺。戮。數。千。人。進。畧。大。小。三。渡。而。黔。帥。亦。再。涉。烏。江。燬。關。以。水。西。兵。抵。於。白。田。夏。五。月。諸。將。士。大。會。海。龍。園。下。公。命。按。察。使。柳。來。視。師。無。何。封。侍。郎。計。至。公。飲。血。茹。涕。責。戰。逾。厲。六。月。五。日。經。應。祥。兵。破。其。郭。二。翼。日。廣。璘。攻。之。城。圯。衆。繼。以。入。應。龍。自。縊。收。其。屍。係。虜。妻。孥。盡。檻。其。屬。獻。闕。下。皆。論。如。法。

斬磔於市。天播人宜。伏莽莽。沉於雲霧。不視天地之太。日
月之朗者。八百年於茲矣。刑制春昨。束身濡威。靈鬼其會。
不敢還睨。其視王人。天吏若異穹壤。一旦更建城邑。揖守
令。仿新膠庠。猱梯虺穴。虎豹憑阻者。皆剗削嶮嶮。廓爲道
周。蒞施羅甸。谿峒君長。震疊懲艾。益祗罔怠。明天子刑德。
我公功烈。於是乎遠。宜標諸金石。昭示萬禩。永殿南紀。用
都司某所向白田之南山。下銳頂。夷樹銅柱其上。就厥趾。
桃源建公生祠。銘功德。麗牲之石。望。陰。舊史作。於職宜有
紀。述遂系之詞曰。播古州縣。端淪於葬。封以順完。地以部

明文遠卷

子三

還明之聲。與鑑先納土。膚使穹階。仍珪璽組。南金象齒。歲
賦於王。稱爾千矛。載啓戎行。天命不滔。妖興德寡。有孽於
房。有謀於社。女戎勝晉。禍水滅炎。大猷弗勝。小醜詎堪。纓
虎冠。蛇搖牙。噴。笑。刃。頓。鋒。刑人以族。高高昊天。聽民則
邇。命執罪人。歸諸尉氏。拳拮就訊。爲我繫囚。既縱而西。鶴
集去。韞。白石弄兵。射天。嗥。主。天吏執言。詩張其語。糾聚姦
慝。公相謹。縶。糜肉播人。用以泰。而。狡捷其梯。免役其窟。再
抗黔師。兇窮罪訖。邊人告。帝。用。惜。簡。命。虎。臣。亂。是。大
賤。伊。誰。虎。臣。曰。維。李。公。佐。佑。厥。庸。維。郭。暨。江。方。師。未。集。恭

城宵壤。公征以詞。俾疑罔告。哀兵輓殺。機沉色開。難知如
陰。不動如山。屹屹王師。有來自東。盧漢擊微。金以兵從。師
既會止。神謀電發。八道進攻。濤掀俗靡。公曰。有命爰取。其
魁。播。開。鼓。聲。若。早。始。雷。拜。跪。扶。攜。百。千。其。伍。有。不。用。命。乃
斯。以。斧。重。關。嵯。嵯。若。審。若。墜。恃。險。與。兵。以。叩。顛。覆。殷。伐。鬼
方。憊。乃。克。之。三。月。告。旋。天。子。之。聲。羅。播。在。昔。陂。池。滌。滌。今
始。會。同。乃。江。乃。湖。昔。爲。蠱。薺。以。飽。威。淫。今。有。四。肢。乃。父。乃
兄。告。爾。播。人。勸。爾。征。役。廢。輿。韋。紱。以。償。帝。力。告。爾。播。人。維
千。百。祀。我。公。之。功。以。名。爾。子。赫。赫。天。威。銅。標。在。南。迭。吳。西

明文遠卷

子三

人。我公是瞻。
義正辭嚴。色古氣厚。李義山所謂點竄堯典舜典字塗
改清廟生民詩者也。此種文自當與韓碑柳雅並壽天
地。

滄浪亭記

歸有光

浮圖文瑛居大雲菴環水即蘇子美滄浪亭之地也。亟求余作滄浪亭記。曰昔子美之記亭之勝也。請子記吾所以爲亭者。余曰昔吳越有國時。廣陵王鎮吳中。治南園於子城之西南。其外戚孫承佑亦治園於其偏。迨淮海納土。此園不廢。蘇子美始建滄浪亭。最後禪者居之。此滄浪亭爲大雲菴也。有菴以來。二百年。文瑛尋古遺事。復子美之構於荒殘滅沒之餘。此大雲菴爲滄浪亭也。天古今之變。朝市改易。常登姑蘇之臺。望五湖之渺茫。翠山之蒼翠。太伯虞仲之所建。閭閻大差之所爭。子胥種蠡之所經營。今皆無有矣。菴與亭何爲者哉。雖然。錢鏐因亂攘竊。保有吳越。國富兵強。垂及四世。諸子姻戚。乘時奢僭。宮館苑囿。極一時之盛。而子美之亭乃爲釋子所輕重如此。可以見士之欲垂名於千載之後。不與其斷然而俱盡者。則有在矣。

文瑛讀書喜詩與吾徒游呼之爲滄浪僭云。

跌宕感慨潔淨而有不盡之味此等與歐曾並馳可也

常熟縣趙段圩堤記

歸有光

虞山之下有浸曰尚湖水勢湍激岸善崩湖埂之人不能爲田往往棄以走有司歲責其賦於餘氓而趙段圩當湖西北尤窪下被患最劇宋元時故有堤廢已久前令蘭君嘗與築之弘治間復淪於大水嘉靖丁酉予宗人雷占爲已業傾貲爲堤堤成填淤之土盡爲衍沃而請記於予嗟夫自井牧溝渠之制廢生民衣食之地殘棄於蒔莠之間者何可勝數有司者格於因循積習之論委天地之大利斯民愁苦哀號側足於尋常尺寸之中率拱手熟視不能出一議而漫謂三代至於今其已廢者皆不可復夫未嘗施晷刻之功而徒諉曰不可復予疑其說久矣觀雷所爲其力易辨而功較然者然更數十令衛蘭侯能之至蘭侯之業敗已又四十餘年爲沮洳之場莫有問焉者何也天下之事其在人爲之耶事有小而不可不書者此類是也

小題大做此等議論惟深於經術者能之

昌平州義莊記

陶望齡

始吾鄉人白居受采率錢爲山會義莊於京師齊化民之外以葬其客死而無歸者而屋其歸而有待者既成前官論張公元朴爲記其事哀越之土壤境愜無以食其生人而俾之客客而不免於旅死若追慕乎古者死徙無出鄉之制而不可得然帝京四方賓旅所驚而越人以貧賤輕去其上以來固亦宜然若昌平陵邑既去國門而邇於塞其城郭公府市廛廬井可以取衣食者視京師不過百一而吾鄉人之聚居者復非少也夫鄉壤弗受人而走於京

明文遠卷

師京都復不能盡受客而旅泊於邊郡以死死而無歸而至委蒿草野無以葬天沉雲霧風悲日曠遊魂滯魄嗚呼於昏烟枯草之際夫其父母兄弟妻子之不顧而問關數千里以死無柩土以掩其骸將亦有迫焉以來而弗能已者耶其家之人引頸遐盼恍惚於道路之訛謬夢想之眞實嗚呼傷哉斯人者當其旅泊邊鄙疾呻嘆還望京師已蕭然有并州故鄉之恨沒而有知且視齊化之藏爲丘首而不可卽此亦生者之深側已膝君驥客昌平最久慕義履仁慨然發議營厚地於某處地若干畝規畫大抵如

京都捐金若干兩所醱鄉人某某等金若干兩役成索余又以記之余嘉滕君之義同於白君而有感於張公之言竊欲越人重徙而速還以懲於斯丘也採山漁水力耕而約食越雖小郡猶足以老何必燕之鄙能富貴人哉妻涼酸楚感入心脾至今日則更甚矣使石簪先生見之當如何也

明文遠卷

困學記

高攀龍

吾年二十有五聞令公李元冲

名復

與顧涇陽先生講學

始志於學

以為聖人所以為聖人者必有微處未知其方

看大學或問見朱子說入道之要莫如敬故專用力於肅

恭收斂持心方寸間但覺氣鬱身拘大不自在及放下又

散漫如故無可奈何久之忽思程子謂心要在腔子裡不

知腔子何所指果在方寸間否耶竟註釋不得忽於小學

中見其解曰腔子猶言身子耳大喜以為心不端在方寸

渾身是心也頓自輕鬆快活適江右羅止菴

名懋來講李

明文遠卷

子五元

見羅修身為本之學正合於余所持循者益大喜不疑是

時只作知本工夫使身心相得言動無謬已丑第後益覺

此意津津愛中讀禮讀易壬辰謁選平生恥心最重筆仕

自盟曰吾於道未有所見但依吾獨知而行是非好惡無

所為而發者天啓之矣驗之頗近於此畧見本心妄自擔

負期於見義必為冬至朝天宮習儀僧房靜坐自覓本體

忽思閑邪存誠句覺得當下無邪渾然是誠更不須覓誠

一時快然如脫纏縛癸巳以言事謫官頗不為念歸嘗世

態便多動心甲午秋赴揭陽自省胸中理欲交戰殊不寧

帖在武林與陸古樵

名粹明與新台人潛心吳子往

名志

談論數日一日古樵忽問曰本體何如余言下茫然雖答

曰無聲無臭實出口耳非由真見將過江頭是夜明月如

洗坐六和塔畔江山明媚知已勸酬為最適意時然余忽

忽不樂如有所束勉自鼓興而神不借來夜闌別去余便

登舟猛省曰今日風景如彼而余之情景如此何也弱自

根究乃知於道全未有見身心總無受用遂大發憤曰此

行不徹此事此生真負此身矣明日於舟中厚設蓆薦嚴

立規程以半日靜坐半日讀書靜坐中不帖處只將程朱

明文遠卷

子五元

所示法門參求於凡誠敬主靜觀喜怒哀樂未發默坐澄

心體認天理等一一行之立坐食息念念不舍夜不解衣

倦極而睡睡覺復坐於前諸法反覆更互心氣清澄時便

有塞乎天地氣象第不能常在路二月幸無人事而山水

清美主僕相依寂寂靜靜晚間命酒數行停舟青山徘徊

碧澗時坐磬石溪聲鳥韻茂樹修篁種種悅心而心不着

境過汀洲陸行至一旅舍舍有小樓前對山後臨澗登樓

甚樂手持二程書偶見明道先生曰百官萬務共革百萬

之眾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萬變俱在人其實無一事猛省

曰。原來如此。實無一事也。一念纏綿。斬然遂絕。忽如百觴
擔子。頓爾落地。又如電光一閃。透體通明。遂與大化融合。
無際。更無天人內外之隔。至此。見六合皆心。腔子是其區
字。方寸亦其本位。神而明之。總無方所可言也。平日深鄙
學者。張皇說悟。此時。只看作平常。自却從此方好下工夫。
耳。乙未春。自揭陽歸。取釋老二家參之。釋氏與聖人所爭
毫髮。其精微處。吾儒具有之。總不出無極二字。弊病處。先
儒具言之。總不出無理二字。觀一氏而益知聖道之尊。若
無聖人之道。便無生民之類。即二氏亦飲食衣被其中而

明文遠卷

不覺也。戊戌作水居。爲靜坐讀書計。然自丙申後數年。喪
本生父母。從居婚嫁。歲無寧息。只於動中煉習。但覺氣質
難變。甲辰。顧涇陽先生始作東林精舍。大得朋友講習之
功。徐而驗之。終不可無端居靜定之力。蓋各人病痛不同。
大聖賢必有大精神。其主靜只在尋常日用中。學者神短
氣浮。便須數十年靜力。方得厚聚深培。而最受病處。在自
幼無小學之教。浸染世俗。故俗根難拔。必理頭讀書。使義
理浹洽。變易其俗腸俗骨。澄神默坐。使塵妄消散。堅凝其
正心正氣。方可耳。余以最劣之資。卽有豁然之見。而缺此

一大段工夫。其何濟焉。所幸呈露而目以來。纔一提策。便
是原物。丙午方實信孟子性善之旨。此性無古無今。無聖
無凡。天地人只是一個。惟最上根。潔清無蔽。便能信入。其
大全在學力。稍隔一塵。頓遙萬里。孟子所以示與眩之藥
也。丁未方實信程子爲飛魚躍。與必有事焉之旨。謂之性
者。色色天然。非由人力。爲飛魚躍。誰則使之。勿忘勿助。猶
爲學者戒勉。若真機流行。瀟漫布茂。亘古亘今。間不容息。
於何而忘。於何而助。所以必有事者。如植穀然。根前花實。
雖其自然變化。而栽培灌溉。全在勉強問學。苟漫說自然。

明文遠卷

都無一事。卽不成變化。亦無自然矣。辛亥方實信大學知
本之旨。具別刻中。壬子方實信中庸之旨。此道絕非名言
可形。程子名之曰天理。陽明名之曰良知。總不若中庸二
字爲盡。中者停停當當。庸者平平常常。有一毫走作。便不
停當。有一毫造作。便非平常。本體如是。工夫如是。天地聖
人不能究竟。况於吾人。豈有涯際。勤物敦倫。謹言敏行。兢
兢業業。斃而後已。云爾。困而學之。年積月累。夙維艱哉。而
不足以當智者一笑也。同病相憐。或有取焉。甲寅孟秋記
忠憲一生學術盡於此矣。其得手處。頗落錢鏐然自是
聖賢嫡子。

李皞如重修黃樓記

董應舉

昔蘇文忠公守徐，值河漲欲敗城，極力捍護，得以無事。乃作樓於城上，墜以黃土，砥水所向以厭水也。其事若近於戲，然自是以後，樓之興廢，水爲戰暴，父老嘗歷歷言之有徵。故樓雖圯而復興，時葺而長存。予以乙巳秋，道徐登焉，入拜公像於樓之下，登而履其上，慨然不寧，以告同年李皞如。皞如曰：「是在我。」時皞如謫判是州而署其政也。越六載再過，而張仲恢爲守，招予游，則見樓下與突拓入丈許矣。坐公其中，登者不犯樓上風檻，直出屬於睥睨，而三關

明文遠卷

其廂前則汴泗二河如虹貫入，來自天際，亘以九里如月內向。左右顧視，則東西諸山若拱若侍，若蹲若伏，若飛舞奔走，求屬人目。下則帶水束抱，流光蕩魄，連艦歌唱，若在席前。倚檻而笑，若浮空倒影，與雲氣相騰，忽不知其身之着世。蓋斯樓之觀，於是乎始大。仲恢曰：「此李皞如所作也。不越尋丈，萬景咸集，何其巧與！」顧予竊獨疑怪夫厭勝之說，儒者弗道。東坡是樓，豈真能彈壓河伯者，而輒以自喜。天下後世游人墨客，相與誦咏，起而修其跡者不衰。且神其事，至於漢武宣房，築於匏子，當時千乘萬騎雷動雲屯。

親屈天子之尊，沉璧馬負薪，爲將相從臣，先築宮其上，以夸世侈觀，非不魁然壯也。今求其處所，已不可復知。况有一遺礫之存乎？而是樓僅數檻，無丹青之飾，瑰麗之觀，乃建而圯，圯而復，復而拓，與二河相敵，萬山爭峙，則是萬乘之雄威，不如一守之遺跡也。豈不盛哉！皞如從謫籍中，能出其心巧，爲名賢收勝，使觀者踴躍，其風韻豈下披羽衣樓頭，歎青蓮後三百餘年無此樂者，漫爲之記。且以志予往來之跡。皞如名春熙，建寧人。今爲比部郎，嘗理姑熟，理摩慶署。徐有奇政，捐俸修樓，其小小云。仲恢名正綱，亦

明文遠卷

余同年晉江人，故有才名。今徐其初政也。

磊磊落落議論之奇，鬱鬱葱葱烘染之秀。

王侯祠兩廡記

高攀龍

天下有事。匹夫能執干戈捍寇賊。卽不幸而死。其一念自足千古。何者。此一念正氣也。惟正氣不可磨滅。天地之常運。日月之常明。山岳之峙。江河之流。皆氣也。聖賢能精之一之。與此渾合無間。卽匹夫匹婦一念秉正而死。其氣未嘗不與之合。然其心非精一之心。故其氣非充塞之氣。譬則盎缶之水。必歸於器。有所歸則聚。無所歸則散。聚則伸。散則屈。伸則神。屈則鬼。鬼則爲厲。神則爲祥。其小大之分。然也。往者嘉靖甲寅乙卯間。吾邑有倭寇。邑之義士何五

本明文遺卷

十五

路等三十六人。奮然持白挺出擊之。賊死城西之塚。丕覲往往有言其爲厲者。邑人卽其死所祠之。簫鼓繽紛。遂爲淫祀。余旣與邑之紳衿建松磁王侯祠於惠山之麓。王侯若寇未至而築城。城甫完而寇至。使我邑萬姓不糜爛於寇者也。吾同年陳公筠塘曰。當寇之熾也。百雉而外白骨矣。義士輩雖敗而死。寇虞其有繼至者。跌駭而去。城以獲全。是則侯之城體也。諸義士用也。矧之手足捍衛其驅者也。烏得而無祀。乃自捐貲爲兩廡列祀焉。有司春秋饗飮。惟謹。自是而淫祠之祀大衰。不知其所以然也。余謂公之

此舉有四善焉。表義息邪。彰往示來。大錫福於邑也。夫一運之醞醇。一夕之妖冶。一朝之寒暑風露。皆足以殺人。與諸義士西塚之死等。而諸義士之死不死也。卽不信視西塚之簫鼓鬼神之情狀。大可見矣。死者有所歸。生者有所勸。天下一旦有事。執干戈爲吾民衛者。必相繼而起。故曰公一舉而集四善。大錫福於邑也。惟正氣不可磨滅。千古名言。議論磊磊落落。足以鼓天下忠臣烈士之氣。

本明文遺卷

十五

遊白鹿洞記

董傳策

域中凡四大書院。予既遊嶽麓石鼓。頃又至白鹿。所未至者。惟陽耳。觀覽既多。然而亦不少矣。白鹿洞之山曰後屏。當五老峯之東南。巖然突起。四山環之。有水自西來。繫遶其前。爲貫道溪。東流出峽口。聲益喧。應如雷。名小三峽。跨溪爲橋者三。東西爲亭者五六。皆可遊眺。既入門。謁先聖先賢祠。坐文會堂。四壁題刻。幾滿洞。嵌山趾。壘石爲之。又鑿石爲鹿蹄洞中。其上爲思賢臺。舊有田二十餘頃。以廩學徒。近以新法廢書院。於是改額爲祠。散其田十之

明文遠卷

八九。文室講堂雖幸存。亦且漸圯矣。予上下徘徊久之。爲之三歎。蓋古之爲教者。既設之學校矣。而又黨有序。術有庠。家有塾。所以振起涵育之者。甚備。故當其時。士有學道之樂。而國收養士之效。迨乎後世。學校既衰。而鄉三物之教。罔聞。好古之士。乃僉建書院。羣師徒講習其中。蓋以廣鄉校之遺意。而佐學校之所不及。卽未能無弊。乃其利爲多矣。是何可廢也。昔者子產不廢鄉校。其言曰。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論執政之善否。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子產之得爲君子也。以是哉。且吾儒往往距佛老而外之。以爲

明文遠卷

抑邪而崇正也。今二氏之宮。徧天下。通邑大都。無慮千百計。皆不能廢其居。而徒自虛其居。以挫沮學者之氣。是不幾於抑此而崇彼也乎。是可慨矣。予又自解曰。凡物之興廢。何嘗之有。白鹿之興也。蓋始於唐之李渤。其後連廢。至南唐昇元中。又復興。其後又廢。至宋太平初。又復興。賜九經置洞內。視昔加盛。其後又廢。至淳熙中。朱子來守南康。力請於朝。又大興。當元末。則大廢矣。迨我明正統以後。乃又大興。今所創構大抵皆百餘年物也。夫其興也。或廢之。其廢也。或興之。興而又廢。廢而又興。若循環然。斯道之流行於天下。歷萬古不可泯滅。飭廢舉。堅存乎其人耳。天之未喪斯文乎。此其人必有存者。予又何憂焉。若乃若者。冒傾軋而德藝不修。遊者盛驕。從而閤闔爲病。學者趨鍾南之捷徑。教者驚江左之虛談。若是則白鹿雖復興。不如其廢矣。凡居於斯。遊於斯。學者。教者。尚念之哉。尚念之哉。名賢勝跡。彪炳寰區。自象山與考亭講義利章後。山川久寂寞矣。得此肝衡。今古感慨。遙淡又增多少氣色。

聖光未明寺記

李維楨

聖光未明寺在五臺山。漢名大孚靈鷲。以藤蘭故。北魏一名花園。以十二院故。唐名大華嚴。以新譯經故。明末樂名大顯通。以多神應故。萬曆三十五年。上始賜今名云。初蒲阪僧福登游蜀。爲文殊師利象。及殿座十萬金。高二十五尺。廣深各十有五尺。水陸萬餘里。將至。議所奉安。僉曰。顯通可。時登僉造大士普賢象。殿制皆同。上聞而賜金三百錢十五萬。慈聖太皇太后賜數倍之。已而上金書佛說服明經十二卷。爲慈聖祝釐。先期有五色雲見於山者三日。

明文遠卷

已而經至。萬目讚誦。自是歲拜上。及慈聖所賜金錢幢幡法器無算。中涓相繼於道。以寺制狹小。不稱上意。革故鼎新。上爲易名。而勅登住持。登辭以老。請得寶塔寺住持僧法須來代。須武陵人。講經都下三十年。其住持寶塔也。亦奉慈聖旨。賜千佛冠千佛衣。有加常等。須既至。乃與登經營。不三年而工具舉。更寺門東向。北爲千手文殊殿。左右爲十方堂。爲淨業堂。南復爲文殊殿。如故時象。進爲三身佛殿。沿顯通之舊。而加麗焉。進爲七處九會殿。事光明通。照佛皆累篋。無柱棟。進爲請聖殿。爲五須彌塔。爲新造。

明文遠卷

金地掘地而得。徐花石若干枚。適與殿等事。其奇異以兩藏經閣。閣亦用篋。猶若漢屬玉之意。其左右則有祖師伽藍諸殿。禪堂講堂。庖庫庫廩。養老居疾。若僧廬。凡十餘楹。維楨與登相識於京師。且四十年。復會晉陽。同遊五臺。而屬爲之記。是役也。楨竊仰窺皇上仁孝大畧焉。比歲左貂左貂四出。權修宮錢。靈昆單圭。切積三殿。久燬。司空曾不得一木一石之用。邊境危如累卵。請餉一切不報。而獨於佛寺金錢無所愛。中外章奏。不甯漏刻之聽。而手書梵夾端莊。無纖微苟簡。凡以祈母后萬年也。此上之大孝也。珠玉不脛而走。萬里人好之耳。天下熙熙。皆爲利來。世衰道喪。仕於朝。工於市。商賈於四方。不遺餘力。而讓財其爲龍斷一也。上業罷利。不能稅收。稅使中白簡。無不簿錄其家。惟仁人能惡人。有賤丈夫焉。惡而征之。至於比丘無常業。寄命於人。不必有清淨戒律之寶。而迹則近。爲大衆明因果。談色空。導之嚮善。不必有福田利益之寶。而意則慈。是以惟諸僧與水旱無告。隱民上發政施仁。恆先二者。數損尚方水衡之供。爲衣食資。裒多益寡。其此類乎。今天下曉然知爲利者不必利。不爲利者未始不利。務本而黜末。以

出世法行教世法。此上之大仁也。然積復有感焉。福登周
行天下。所繕造工非一。費數百萬。錫銖無染。人尊信之。檀
施雲集。上與母后。稔知其人。捐金恣所使。不問出入。迄用
成功。登屏然老。納察於衆。而得法。須法須。一旦能領所素
不習。仰之衆。與諸匠師。徒庸遠近數千人。廩然受。要求如
奉大府之憲。此非知人。善任之效。最較著者哉。一寺且然。
而況天下。今宮府閭閻。股肱心膂。莫知所寄。八座九列。不
具。官署有茂草。政令廢弛。膏澤壅闕。災沴迭見。狂狡觖望。
非冀在易。否爲睽。在詩爲板。爲蕩。杞人過憂。天閔。有如

明文遠卷

以二僧事入告。上瞿然悟。而敬大臣。體羣臣。式序在位。充
采惠。嚙大孝大仁之化。光被四表。是齊王好勇好貨。而孟
子納約自牖之一端也。維楨不佞。因記新寺緣起。而附以
狂夫之言。庶幾聖人萬一採擇焉。

極贊佛法。却仍是歸美國家。有迴護。有出脫。文字醇深。
雅健。一筆不苟。

域外三槐記

沈鯉

里居以藩垣爲域。域之外。吾不得而享其有也。惟吾若有
奇者。予性不奈暑。方盛夏。夕陽毒人。極爲酷烈。而居廬不
堪禦暑也。適鄰人盛氏。以宅來。囑予。不忍受。第假其東
界餘壤之直。吾西垣之外者。種樹。資夕蔭。乘涼其下。盛許
諾。予復與約。言曰。吾假壤以樹。壤而壞。則樹亦而樹也。畢
吾生而已。盛曰。諾。予乃以辛卯仲春。宜栽種之日。植嘉槐
三本。高俱可丈餘。圍兩搯有半。幸雨多及時。無不活者。蓋
一年如蓬。二年如蓋。迨今三適夏。而樹陰迴合。不見夕日。

明文遠卷

時維六月。義和將委轡於咸池。予兀處一室。方鬱蒸不可
當。忽從間西闕。佳景在彼。則亟命兩童子。舁一竹床。與一
几。安寘其下。而吾披襟岸幘。手一編而趨之。矯顧一望。樹
陰周環如幕。斯舉。予不覺曠然一笑。謂吾無一斤一斧之
費。而突起大厦若此乎。少頃。涼颼起。樹端踰垣而至。濯我
煩襟。若故人遠來。灑灑出衷言相喻也。已復有陰雲籠樹
上方。英英而白。忽若然改色。若深潭倒映在空也。樹間有
雜鳥。可百翼。乘風上下。時往時來。睨眄其音。不知其爲彼
爲此也。予樂焉。則更命童子。治具。招邀吾一二弟兄。坐竹

床爲河朔之飲酒後耳熱有賦歸來有歌棠棣有譽嘉樹者或擬爲吾義皇上人而吾獨感時事爲泣然泣下蓋吾同里巷諸公當年起大厦連雲治高臺廣榭以明得意者何可勝數也今皆不知其蹤跡之所在而吾託蔭予郡人之尺壤以遂其苟安乃輒便得之而寬然有餘樂豈有常處哉今而後苟可適吾意不必皆已有爲快矣

逸致遙情先生之襟度可見而世之怙勢以圖百年之業者讀此當如殘夢初回冷然汗下也

明文遠卷

新設商丘縣學記

沈鯉

嘉靖乙巳歸德既升州爲府於是設商丘縣爲都首邑而未遑建學也萬曆癸酉中丞朱公直指褚公探學使周楊二公議請設商丘縣儒學制曰可後學使衷公來始布功令置學官弟子明年郡守鄭公邑侯何公築郡城之乾定址矣已賴公繼鄭公爲守以乙亥八月工竣爲文廟五楹堂三楹別爲文昌閣三楹廊廡廡舍皆具後五歲庚辰鄒公繼賴守郡雅興文治加意茲飭而其僚別駕周公殷公司李陳公及邑呂侯始落成焉故茲學也蓋閱歷多人而

明文遠卷

其勢均不可無紀於是學博張君許君乃徵余言記之余觀國家久道化成所在廣厲學官師儒弟子俎豆規條雍容都雅卽如我庠創始經營設官備物葦多士而教且養之嗚呼盛矣豈不謂文教翔洽視昔屯蒙之風氣日益開而儲材之途日以闊乎養士不以多寡爲盈絀而惟實得其人之爲重得人不以科名官閭爲軒輊而以實有益於天下國家爲足稱昔者平原君嘗慕養士之名而門下容三千人比於諸公子矣及使楚而可與俱者止十九人則十九人之外三千人皆可無養者也毛遂自言處囊中卒

以定從而十九人且碌碌無所短長則一遂之外十九人皆可無養者也士之所以爲益爲絀豈以人數之多寡較論乎上之重士與士之可爲重亦豈在多寡乎何世不察乃不深覈於名實徒見夫科第比肩應仕接踵則愈云人材人材而多之不知科第應仕賢者附之以成其賢不肖者乘之以恣其不肖庸人得之終不失其爲庸人則養士羅才之意正在彼不在此故曰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動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動其心夫安社稷濟艱難斯之爲功名而不澤於道德猶爲有道所薄况區區之科第

明文遺卷

應仕苟爲富貴者耶嘗聞父老言弘成時民間子弟不樂爲諸生學使者至有司趣其能通章句者披之儒衣冠之時能爲文以中甲乙之科者絕少也然而居善俗出適用在鄉鄉重在國國重固不乏人我不敢以爲誦也成弘而後人文日勝咕嚕呼者遍東西家青衿濟濟登賢書第南宮者纍纍輩出然居善俗出適用未必人人皆然而或有差當世而笑士林者我安敢遂謂益也然則士品固有在矣澹泊寧靜不染於世氣卽布素可稱也而又濟之以旂常之代鼎鉉之榮得一士且侈爲名世而况其多也苟

其跳巧浮薄徒志於榮利而鮮克終卽九遷五等不足數也况其剛捷於鸞鵠快意於薜蘿者藉令項背相望祇見謂秦無人耳何足多也諸士共相與講於聖賢道德之學而一洗夫後世媒青紫之陋習處則爲珪璋出則爲霖雨使士不虛養而聖世實收得士之效庶有以酬諸大夫今日之勞哉

樸實無支辭學者之藥石著蔡百世而下其敬聽之

明文遺卷

龍江沈先生泰交始末記

高攀龍

今上在東朝時。先生以贊善侍讀。議壬申四月十日。讀講畢。上出檀扇二。命先生與編修張帙各書詩句。張書唐人早朝詩。先生書魏卞蘭太子頌。既呈。有旨命解說大義。先生倉卒數陳大發。頌中親賢遠奸窮經致用之要。上改容拱聽。命書講章以進。明年登極後。先生每在講筵。上見先生舉止。與他講官不同。退輒與侍璫言某事。某事。沈講官行的是。先生輪講日。亦輒與侍璫言沈講官講的好。先生以外艱歸。又接內艱。上時問沈講官何久不見。內侍以居

明文遠卷

艱告久之。又問內侍云。服未闋。上曰。令先補沈講官官待。其服闋即來。先生以服闋於講筵。見上。上甚喜。曰。沈講官還是舊日模樣。江陵秉政久。以先生志誠無他。齟齬。及江陵病。舉朝官為禱祀。先生獨不與會。江陵故先生得不被禍。及先生晉宗伯。宜某縣產麒麟。旋斃。上聞欲觀之。政府曰。此禮部事。欲先生行文至彼省。先生曰。此端不可開。果爾。天下言祥瑞者紛紛矣。執奏不可。上曰。此小事。沈尚書看得大了。還要取看。先生仍執奏云。麒麟已斃。腐穢不祥之物。臣不敢進至尊。止乃止。先生掌禮。每事與吳縣相和。

鑒相左。吳縣又忌先生得上眷。急欲去之。乘先生請告。遂票旨放歸。上見即曰。沈尚書是好官。何處得這人來替他。溫旨。用吳縣益忌。給事陳與郊承其意。疏詆先生。先生求去益力。上曰。沈尚書不曉我意。苦苦要去。時有老宮人名銀杏者。聞上言。令其姪一小內監。密告先生。先生正色曰。此宮禁語。若奈何輕洩。內監悲而去。司禮張誠亦知之。令先生同鄉廖太監以告先生。先生曰。此等語。張公公不宜語。若不宜語我。廖監悲曰。佳信報公公。乃語此語耶。先生曰。翰林官入內閣。乃其本分事。須要以正進。譬如人

明文遠卷

家女子。其嫁夫乃本分事。忽有人語之曰。某人悅汝。要聘汝。其女子喜而延接之者。必淫女子也。即嘿而不言者。其心喜之矣。必罵而斥之者。為正。何以異於是。廖去先生又對中書高務實述之。曰。昨以此語。廖必不語。司禮幸為我直致之。張誠聞之。甚而先生亦竟歸。後推閣臣吏部首列先生名。上見即欣然首點。四明無能過也。然四明為吳縣太倉的傳衣鉢。素忌先生。又素知上眷先生。大懼。即貽書淮中丞李修吾曰。歸德公來。必奪吾位。將何以備之。此明知先生難進易退。欲中丞傳此語於先生。先生必趨

起不前也。中丞乃亦言先生忠實無他。屬勸其同心輔政。於是四明大憾中丞先生與山陰同召。而山陰乃四明腹心。隨事媒孽先生。先生初入閣。即以沿途所見鑛稅之害。爲上陳之。越數日。山陰語先生曰。鑛稅疏。吾兩人宜再上。先生曰。告君有體。有幾。數日有兩疏。毋乃非體。非幾乎。山陰曰。敝邑人口語不好。便以伴食相加。先生不上。某當上。先生不得已。乃復上疏。上頗不悅。曰。我正向他。他却。不向我。四明山陰聞之。大喜。中計。久之。先生乃謂四明山陰曰。鑛稅疏。此時宜上矣。四明曰。雖上。恐亦不看。先生曰。第具

明文遠卷

疏進。當時一日大雨如注。先生謂兩臣曰。今日乃是上疏之時。兩臣曰。何謂。先生曰。今日大雨。吾輩宜素服躬到文華殿上之。上必動心。兩臣不得已。同先生往。內臣驚問。故先生曰。有要事。第對上言。三閣臣皆素服冒雨。在文華殿進疏。上見疏果曰。必有急事。啓閱。知爲鑛稅。亦頗領之。不怒也。長至日。四明被論。注籍。先生與山陰詣宮門外叩首。上賜飯小閣中。命陳矩陪席。先生見小內史往來竊聽。無何。又見持紙筆竊記者。知是上意。心念曰。此時語勝奏疏多矣。乃謂陳矩曰。某一路來。見鑛稅害百姓。所不忍見。

再三疏。請皇上未見允行。陳矩感額曰。誠然。先生曰。若說害百姓。還是第二義。矩曰。百姓受害。何謂第二義。先生曰。皇上受虧多了。矩曰。何謂也。先生曰。如今人家也要風水興旺。今國家把名山大川都鑿破。靈氣發洩盡了。將來聖躬豈不受虧。矩曰。此利害真不小。時山陰一語不發。飯畢。各謝恩而出。陳矩復命上曰。兩閣老有何語。陳矩備述先生言。上曰。這話說得是。關係我身上的。你去與沈先生說。有甚培補法子。替我補一補。先生對曰。名山大川靈氣發洩。如何補得。但急停了鑛。安靜久了。靈氣自復。便是培補

明文遠卷

的法子。矩以復上。點頭。四明聞之。恐先生獨收其功。急令李九我代草一疏上之。上怒又止。久之。始有停鑛分稅之旨。上有乳母號翼聖夫人者。其夫爲都督同知。一品官也。一日母三疏。要令其姪承襲。上傳旨內閣。准他。先生曰。都督同知。非世襲官。且姪不相姑。亦無姪襲之理。票旨兵部查例。兵部覆無此例。上謂夫人曰。這個人情。他每內閣不肯。我也難做。遂止。又有真人張國祥。自言皇孫誕生。有祝壽功。乞三代誥命。且乞世襲詹事府主簿。上亦傳旨內閣。准他。先生具揭言。皇孫誕生。自是祖宗與皇上深仁厚澤。

結於天心。故天降休美。一道流何功之有。皇上若念其祝禱。勤止可金帛酬賞。國家名器。豈宜監與。上曰也罷。止賞二十兩。幾表裏雲南稅監楊榮。為諸武弁所殺。上震怒。立命提騎逮諸武臣。先生即具揭。首言祖宗取雲南艱難。及其地方反側難定。大開楊榮罪惡諸款。大言榮今被殺。雖非國家法紀。亦見聖德之入人深。其地不忍謀叛。但殺首惡。以一兩人正法。即定矣。若不速下處分。漫遣官逮。是速其反也。上見揭。怒解。即罷遣逮。疏四明以妖書謀危先生者百方。幸上見素定。屹然不為動。先生在閤。以一木屏

明文遺卷

十五

書。天啓聖聰。撥亂反治。一望謹天戒。二望恤民窮。三望開言路。四望發章奏。五望補部院大僚。六望補中外庶官。七望起用廢棄。八望照例考選。九望釋放冤獄。十望撤回稅監。每晨列屏焚香祝天。四明即買內監譜先生咒詛。上一日忽遣人取先生屏覽之。曰。這如何叫做咒詛。譜者曰。牌上寫的。不是他口裡咒的。已又令譜先生穿大紅蟒衣。潛往邊上看牆。上令陳矩訪問。矩明其誣而止。璽手以皇上天聰。天明使無申。王沈朱諸奸亂之。早川先生。當何如哉。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特力議論。辭有大臣氣節。吾見亦罕矣。

遊草堂記

薛瑄

景泰元年九月二十五日。僉都御史李匡約。予泊大理。少卿張固。監察御史羅俊。同為草堂之遊。草堂乃唐杜甫子美避地蜀中時。裴冕為作於浣花溪者。子美詩所謂萬里橋西一草堂是也。當時之草堂廢已久矣。而後世作堂以象之者。則累累不廢焉。至蜀獻王崇尚子美之忠賢。一新其堂。且刻子美蜀中諸詩於板。以示景行前哲之意。每歲時良辰勝日。蜀之衣冠士庶。與夫戴白之叟垂髮之童。皆知草堂之名。而出遊其地。人物車馬。雜運道路。至填溢草堂不能容。由是草堂遂為蜀中之勝跡。雖朝之縉紳大夫。有事於蜀者。亦必至其地焉。予與李張羅四人者。皆以事在蜀。既為斯約。是日早出中和門。度萬里橋。循錦江。西上時霜。降水落。江流之湍急。鏘鳴金石者。有以清人之耳。其洞澤之澄碧。涵虛者。有以清人之目。與凡近岸之疎篁折簳。遠波之浴鳥飛鷺。皆足以娛心意。而供出遊之觀。西行可五六里。有橋曰遇仙。過橋有宮曰青羊。乃道家者言老子降於蜀。青羊肆云。後人因即其地。以為宮。宮西行約一里。過溪橋。扁曰草堂寺者。蓋因子美之草堂而得名也。寺

西行僅半里門扁曰杜工部祠以子美嘗爲工部郎故以是扁其祠云入門有堂三間以奉子美之神後有中堂三間以爲遊者宴息之所最後有堂三間覆之以茅蓋象子美當時之草堂也予四人者相與觀子美詩刻中有所謂雪嶺錦江者蓋皆在今草堂之西南然江山雖如故而詩中所詠當時之物蓋有不同者矣方徘徊間四川藩臬都聞諸公皆至其小酌中堂有綠竹之聲以侑酒焉酒半而起還過青羊宮復留小酌至暮而歸予惟子美草堂不遇江村一陋室耳今去唐垂千餘年當時之草堂已化爲塵

明文遠卷

土而荆榛矣後世作堂以象之者年愈久而名愈新是豈徒以子美詩之工而凌跨古今冠絕百世哉蓋唐至中葉知人論世少陵忠義之氣下爲下及見之爲女子小人蠱惑君心竊弄權柄紀綱大壞逆賊橫發黃屋出奔四海潰亂其人臣平日載高位食厚祿號爲親信而近幸者率多顛顛賊庭受其僞職子美在當時一布衣耳亦嘗陷賊中乃挺然無所污其視失節之臣已不啻麟鳳之與犬豕矣及其拔賊中赴行在肅宗拜拾遺未幾竟以直言去官乃客秦州入隴蜀遂寓居草堂適嚴武鎮蜀奏爲檢校工部員外郎或去或來不離草堂者僅五載焉

夷考子美平日所作諸詩雖當兵戈騷擾流離之際道路顛顛凍餓之餘其忠君一念炯然不忘故其發而爲詩也多傷時悼亂痛切危苦之詞憂國愛民至誠惻愴之意千載之下讀之者尚能使之太息而流涕感慕而興起則子美之忠終始不渝又如此非特不污賊中之一節爲然也夫忠在人心乃天理民彝萬世之所同故後世慕子美之忠則慕其爲人慕其爲人則併慕其所居之室此子美之草堂所以屢興不廢而名永長存也且自子美草堂以來以全蜀之盛歷代之豪族富家高堯巨棟歌臺舞榭蔽雲

明文遠卷

日而出風雨者不知其幾萬億室也今皆消滅泯盡寂無名稱獨子美區區一草堂而爲後世之所景慕興葺遊觀愛賞之不忘名將與天地相爲悠久孔子所謂誠不以富亦祇以異者子美殆近之與嘗讀子美詩有所謂百花潭者今訪諸草堂之側無此潭豈歲久而湮塞歟獨浣花溪在今草堂東北卽青羊宮西行所過橋下溪是也時同遊者布政使張惠按察使茅惟揚僉事劉福都指揮李榮周器廉恭藩臬都閫共六人其餘文武將吏甚衆不能悉書因一草堂而論其人論其世少陵生而千載重開草堂不朽此文亦與不朽

文漪堂記

袁宏道

余既僦居東直之房潔其廳右小室讀書而以徐文長所書文漪堂三字扁其上或曰合稽水鄉也今京師諸塵張天白日茫昧而此堂中無尺波寸沼之積何取於漣漪而目之居士笑曰是未既水之實者也夫天下之物莫文於水突然而趨忽然而折天回雲昏頃刻不知其幾千里細則為羅縠旋則為虎眼注則為天紳立則為岳玉矯而為龍噴而為霧吸而為風怒而為霆疾徐舒戚奔躍萬狀故天下之至奇至變者水也夫余水國人也少焉習於水猶

明文遺卷

水之也。已而涉洞庭渡淮海絕震澤放舟殷灘探奇五泄極江海之奇觀盡大小之變態而後見天下之水無非文者。既官京師閉門構思胸中浩浩若有所觸前日所見澎湃之勢淵洞淪漣之象忽然現前然後取還南市自愈修泖賦諸公之編而讀之而水之變怪無不畢陳於前者或東而為峽或迴而為淵或鳴而為泉或放而為海或狂而為瀑或滙而為澤蜿蜒曲折無之非水故余所見之文皆水也。今夫山高低秀冶非不文也而高者不能為卑顧者不能為媚是為死物水則不然故文心與水機一種而異

形者也。夫余之堂中所見無非水者江海日交於眼前而子不矧子則陋矣。余堂何病焉。

風行水上自然成文勘出至理不煩斧鑿然自有驚濤澎湃之奇

明文遺卷

十六

廉石記

吳寬

石之產於吳者奇形怪狀不可盡述良工采之好事者賞之君子則藐之於此有石焉頑然數尺重而不奇蠢而不怪盡山中皆是物也良工棄之好事者藐之君子則賞之豈徒賞之又從而貴之敬之視其物殆與魯瑯秦璧等非物也人也蓋當漢末吳郡陸公績仕於孫氏為鬱林太守相傳泛海歸吳舟輕恐覆取巨石為裝蓋其廉如此公家要門之內臨頓里之北石甯民家至今猶存而埋沒土中僅露其背過者猶能指而稱之曰此漢陸公鬱林石也然

明文遠卷

未有表識之者今監察御史昨城樊君補巡按吳中聞而美之謂知府史侯簡曰先哲遺物固宜表識且有可以風厲乎人者在顧其石僻在東城非官吏朝夕屬目之所其為埋沒等耳吾將有以置而立之侯以為然於是吳縣知縣鄒璠長洲縣丞王綸相與督役夫曳置察院之側作亭覆之而樊君為名之曰廉石石始僻而通久湮而顯觀者聞然足蹟不絕皆曰古之才御史必以揚清為事樊君此舉雖去之千四百年之人猶且揚之况其近者乎且御史之職在乎舉賢舉賢者可以激勸乎一時石之不朽雖至

於千萬年可也其有功於風紀甚大且久惟昔南中有貪泉焉飲之者見寶貨以兩手攫而懷之物之能移人心如此今之廉石正與此異自茲以往凡過而視之者其廉士固欣然摩娑愛玩以益勵其操若夫貪者將俛首赧顏趨而過之有不動心而改行者尚得為人類也乎石之立為弘治丙辰四月越月而亭成樊君既題其楣曰漢鬱林太守陸公廉石請予為記予美其事故諾而助成之

明文遠卷

一石耳寫出激濁揚清何等關係亦緣前賢名德原足與感後人故一經摹寫淋漓盡致

萬曆壬子吉水六吉孫侯清補虛糧虛丁記

一 鄒元標

萬曆壬子會當審編邑不清丈者九十年有無立錐粒十
餘石者有父子二百丁者有都圖丁糧虛十之九者有祖
父爲中丞爲翰苑爲觀察鵠形受役者有鬻妻兒者有名
家子願爲人奴者有擔簦傳經空所有以給者有孝妻孥
轉徙楚粵滇黔者茅屋石田一望莽蒼風烟悽愴雪涕寒
心年年以履祗請而頻議頻罷蓋收糧多不以則小民惟
有死徙耳西蜀六吉孫侯蒞邑稔知其故私計曰是難以

明文遺卷

口舌爭也自下車陰察民間開墾者手存之筒年餘民漸
以實告侯亟收之今期當審編侯自惟奉聖天子命令茲
土令此子黎民長此安窮不忍乃先以書播告諸士紳
曰不佞代賈茲邦日諸民年年以虛丁根受楚不一爲之
所鴻雁嗷嗷者謂何不佞有懼心焉惟諸君子哀憐計之
聞者唯唯否否有謂各有畛域奈何以此益彼有謂彼雖
各都乎然比落而居不分宵燭末光非仁有謂父母於子
卽貧賤富貴各異皆若子也宜從各上書報有差侯又慮
聽觀之不廣也乃投匭神廟言他事陰察人者立火之其

丁糧詭而未報者盡得其主名又各以先報者錯綜參伍
審之日開墾繁盛未報丁者糧爲加增此如九牛一毛不
見其損虛絕悉與罄除計去虛糧若干石虛丁若干丁諸
窮民真如夙蒙全霧中劃然青天開而果日臨也仁哉我
侯名杜比烈矣鄒子退而思之其此郡也吾邑奈何久罹
此苦莫有援者何則平議之說中之也審役之年上官輒
以問通邑通邑習訛腫故食日聽里甲平議垂拱受成旬
日可竣蓋安靜不與下爭說甚美不知平議二字有力者
爲政小民僉里而居不敢申一喙矧曰公庭平議狀進一

明文遺卷

吏唱名立而退小民卽苦且甘之矣嗟乎上之人豈盡知
乎審者如鞠獄然彼此相質之謂一獄情更數官數年不
能決謂十年物情以一人片餉能得之雖名不擾十年內
赤子茹荼塗炭於敗簷朽柱問者不知其幾矣且平者如
水之無波也風恬浪靜魚龍盡伏始謂之平濁浪排空蛟
螭摧殘望洋者寒索而返亦謂之平乎聖賢論平天下在
黎矩夫平何易言人非爲身謀則爲子孫計深遠必欲得
其平人人輸誠是何聖賢之多耶稍有微焰便思薰灼此
閭閻恆情非我侯公慈明斷竭盡血誠誰能破此藩籬是

天以侯錫我邦人士。出之水火。登之衽席。不然民幾無生矣。元標山谷腐儒。恐後來諸君子復爲平議二字所蠱。常審編不細察。與衰衆寡強弱而衷益之。其爲閭里苦者。復如曩日。謹爲記。以俟續至者取衷焉。要知十年間滄桑靡定。上以審爲主。以平議方佐之。上爲政。小民之情得。上聽平議爲主。審爲故事。下爲政。豪民之情得。夫分符綰綬。謂何而不爲細民地乎。豪民卽稍稍服役。昂霄有路。細民稍不獲伸。搶地無門。元標非與時左。心有所獨知也。吾邑賢才無盡。必有學明一體。心元標之心者。

明文遠卷

丁口賦役不均。最是地方實病。傾吐至盡。惻然情深。爲守令者。不可不讀。縉紳篤桑梓之誼者。尤不可不讀。

趙城縣儒學記

李維楨

趙城有學。自勝國時至明。凡三繕之。仍襲簡陋。無以稱大祀。歲久就敝矣。靈星外道。僅容車。南門當學西方。城內有廣勝泉。從學東南去。形家審曲而勢非宜。不佞季弟標以國學簿。滿簿趙城。謀改作。會左官去。捐月俸八金。以貽後之君子。此其一贊也。既十三年。而得魏人李子思守郡。過趙。釋菜於學。視其狀。慨然圖之。且言學四方皆大道。紫環若帶。宜於其隅。各樹表焉。東南鐘樓易而貌奎宿。其中以象文明。其南民居。切之得若干丈。以金若地。易之而繫池。引廣勝泉。匯其中。泉四周學宮外。蓋不直半壁矣。守其白分部藩臬。晉喬公越詹公督學使者。吳周公皆諾。不佞亦薄助。以徙南門。趙薦紳士庶聞之。踴躍願加一力。凡得八百金。而贏慮材鳩備。量功命日。棟宇齋廡。楮墨黹黝之。祀劉者更置。斧藻爽塏。壯麗閭某月。而博士弟子員來告成。事因進而語之曰。竊聞邑之名趙也。昉趙簡子。簡子在晉。六卿中有聲。孔子嘗欲西見之。至於河而問寶。鳴犢。牛華之難也。臨河而歎曰。美哉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南人者。晉之賢大夫也。簡子須以從政。既得志而去之。刳胎

伐天則麒麟不至。竭澤涸魚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覆卵。則鳳皇不翔。君子諱傷其類也。乃還息乎阨鄉。為槃操以哀之。夫簡子居位六十年。操晉權。夢游帝所。射熊羆。賜翟犬。迨其子孫分晉而國之。為侯為王十餘世。豈無本末經緯以臻此。迄於今。不聞趙之人有觴酒豆肉之饗。孔子轍環天下。欲入趙。不得。委之於命。然而匹夫為萬世師。一言為天下法。春秋饗祀。匪懈匪式。以趙叢爾邑。俎豆之宮。革故鼎新。過國之人爭奔走焉。何也。夫簡子霸者。以力服人者也。非若孔子以德服人。中心悅而誠服。施諸後世而無

明文選卷

旦夕也。故曰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人人有貴於己者。顧學孔子。孔子作春秋。趙簡子事見於經。以十數。侵齊伐衛。戰於鐵。會於黃父。歸於晉。入於晉陽。以叛。納蒯聵於戚。口撻筆鉞。粟粟不貸。而受魯葱靈之囚。必趙氏世有亂。彼其君臣父子大倫不明。而仁義忠信大道不由故也。今孔子而見趙簡子。撥亂反正。計莫先此。趙人士稱孔子之徒。宜以趙簡子為鑒。相與明君臣父子之倫。修仁義忠信之道。內反諸心。外質諸經而足矣。國家二百餘年。右文養士。方領車步。揖讓乎王公之前。改容體貌。唯恐傷之。月有廩

食。中年而貢。三年賓興。唯恐失之。無復胎天巢卵澤涸之患。爾趙人士為龜龍在宮。招為麒麟鳳凰在郊。概以瑞清朝。以紹明。孔子所欲西見趙簡子之意。雪臨河不濟之恨。為趙山川光俾諸大夫亦有辭於人曰。是新學以來所勸相薰陶譽髦斯士也。幸甚。眾唯唯。請勒其語於麗牲之石。確是趙城學記一字移動不得。典則可傳。

月之卷

寧波府修廟學記

楊

皇上紀成化之十有三年。河南張侯振守吾郡。心仁政善。民用輯寧。始加意於教化之地。願廟學。殿與兩廡。甃磚盡剝。遂撤而新之。於是執鬯奉遷者皆坦如矣。士寢食之屋。猶隘或敞。廼爲善堂三楹。寢舍楹二十。於是退食入息者皆裕如矣。學門外數武。卽民居。道隘且。游學與而謁廟者皆廓如矣。教授鄭君璣肆謁余記。時有言者。請尊孔子以帝號。而加籩豆舞份以稱其袞冕。一如

明文遠集

文

天子制。有司沮之。乃遷其說。謂不加帝號。猶可。而籩豆舞份在所必加。朝廷從之。加籩豆十二舞份。此固追崇先聖之盛典矣。然猶未臻於極焉。孔子道德教化之盛。賢堯舜而配天地。自生民以至於今。一人而已。後世人君皆師之。則皆其弟子也。稱爲先師固當矣。若追崇之典。必常臻乎極而後已焉。夫禮因人情。可以義起。周公制禮。追王其父祖。前未有也。師生之義。與父子之恩。同。子可以追王其父。則生亦可以追王其師。況孔子又萬世一人。後王實被罔極之恩者乎。近世人君師孔子而追王之固禮也。而未爲

禮之至者。古之皇帝王皆因時建號。非有等差。自秦始皇稱皇帝。而後世有天下者無不稱帝。其父祖雖編氓伍卒。亦追帝之。而族屬功臣。則皆封之爲王。於是帝爲君號。王爲臣爵。懸絕矣。君於臣禮。當其爲師。則不臣也。況異代之聖師。而可臣耶。王孔子而不帝。是猶臣之也。其可乎。必帝之。乃見不臣之禮。而爲尊崇之典之極焉。在宋真宗已欲帝之矣。其下不能將順而沮之。謂孔子周之陪臣。周止稱王。不當加以帝號。夫謂之周陪臣。則雖公之與魯公班。不可況王之與周王埒乎。既王之則固謂其萬世之聖師。而不以周之陪臣視之矣。於周何預而不當帝耶。故先儒羅從彥謂可加以帝號。而褒崇之。誠百世不易之至論也。今言者遷就有司之說。謂孔子周人。當用周制。王乃天王之王。非國王之王。故不帝。猶可。夫用周制。則當稱魯大司寇耳。安可王之。王之者。自後世尊崇之典。非周制也。在周制則王猶帝耳。在後世則帝之與王。猶天澤之不可混。猶冠履之不可殺矣。尚可以周制論哉。尊異代之聖師。而用當代臣爵。曰此天子也。彼國王也。則亦非正名別嫌之禮矣。孰若初說帝號之爲確乎。我太祖高皇帝之定祀禮也。凡狀

明文遠集

文

鎮海濱皆革去舊封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若所謂東嶽太山之神是已至於忠臣烈士亦止稱當時爵號而革去後世之封若所謂吳泰伯之神是已獨以孔子善明先王之道爲天下師以濟後世非有功於一方一時者比故不稱魯大司寇而仍舊號大成至聖文宣王其尊崇之意極至而無以加矣但當時未有援宋真宗羅從彥告者故未及帝之耳今有司沮言者廼謂舊制而不肯更夫以太祖尊崇聖師之心如彼其至苟聞今議有不幡然更耶彼有司於異端與他政弗能一一尊舊制也而此獨曰舊制舊

明文遠卷

制果不敢更耶又謂孔子之道唯在君臣身體而力行之諡號器數皆不足較夫道在身體力行是已餘亦安可置之如彼其說則明王但奉天道繩祖武足矣而又尊稱上帝追王先公制爲郊社禘嘗之禮樂皆必極其至而足爲萬世式者何耶有司之議過矣然自漢以至於今儒之僻隘者豈獨不欲帝吾聖師雖公之王之諡加數字天子拜之郡縣祀之冕服籩豆舞佾如天子制皆謂不可甚而獻官以皇帝遣而北面揖其禮太重請改東而此豈特不知禮而已蓋亦無是非之心者也然人心之天理自著於久

原缺

重修醉翁豐樂亭記

葉向高

醉翁豐樂二亭皆以歐文忠故開於天下余三過滁陽皆不成遊甲辰之冬以報滿道滁則仲山林先生長僕寺間余來甚喜治具飲余於豐樂詰朝遊醉翁放於琅琊觴焉於是生平之所心艷神往以爲不了之願者至是而始償願其山童水澗求所謂林壑之美蔚然而深秀者差不逮於所聞亭之翼然者寢以頽釀泉之潺然者寢以湮塞而不治也心竊歎之州守盧君方謀修葺而未竟其明年余復至而都仲山先生則以書告余曰吾頃者再遊醉翁矣

明文遠卷

是非與子同遊之醉翁也吾視其途徑甚除其若堂若閣若祠無不飭者其泉之翳鬱者濬而加香且護以周垣毋使滓穢矣其梅之手植於文忠者若增芳妍其亭之爲見梅者則以舊墻之障礙而鑿之甬之門而樓之其池之環亭者疏泉注之毋使處涸又周爲石欄可倚而臨池且望梅也其循池東折復南而爲皆春亭業已久圯則撤而新之榜之曰山高水清又決池水環之復注爲半池如映如鈞疏而爲澗可以流觴矣其餘力之及於豐樂者輪奐奕然可以覽慰凡此皆守君之畫也其木石備作之費爲金

百而醉翁居十之八公帑民間不費一錢凡此皆守君之捐也。夫吾與子之遊於君半載耳而景象之異至於如此。吾恨不得與子載酒其間共賞今日之勝。願吾子記之。奈惟自元祐以前琅琊之山川寂寥無聞。至文忠而始著。自文忠以後。琅琊之山川雖著久而漸以圯廢。至今日而始復。計其時世皆當國家熙隆久道化成之日。良爲不偶。顧方宋之盛。滁介江淮。舟車商賈之所不至。其民得安於畝。畝衣食以樂生。送死守土之臣得因民之樂以流連於名勝之區。而脫然於風塵鞅掌之外。固亦其地使之然者。而

不明文遠卷

今日之滁。則南北冠蓋之所經。中使之所驛。其民困於徵發。而失其本業。蕭條窮苦。無以爲生。爲之長吏者。亦日奔走逢迎。束帶折腰。經營廚傳之不服。而服及於山水之樂。又使其民從之遊而樂乎。蓋其時世之不同。有如此者。守君日夜孜孜。捐循其疲民。而與之休息。故其民雖病而有起色。雖勞頓困感。而常有寬然自裕之意。而守君因得以其暇。蒐訪名賢之故蹟。而復其舊觀。使滁之人。僂僂提攜而往遊者。幾若文忠之盛。以今程昔。其難易不十倍哉。而文忠爲守。雖以蒼顏白髮。頽然於兩亭之間。不憚其

時有如林先生者。以一代名流。從容覽眺。以共增山川之重。是尤守君之可自詫於文忠者也。獨余荒陋之辭。無能望文忠後塵。是爲愧守君矣。爰記其事。以復林先生。先生名某。號仲山。閩縣人。守君名某。浙東陽人。役在萬曆甲辰冬。不踰月而竣。董其事者。爲判官劉如湯。吏目方廷儉。歐陽一記。未擅千秋繼之者。難爲後矣。有景有情。有議論。有感慨。雅足增醉翁之勝。正不必嫌崔顥題詩也。

不明文遠卷

遊驪山記

袁宏道

驪之山鬱然而青。而其水浩浩然。鳴九衢也。古柏森森然。騎東西嶺。故宮遺址。多不可識。山下之民。有雪嶺而杖者。作而前曰。民雖老。猶彷彿憶之。指其歸然而墳者曰。是舉火臺。褒女之所笑也。指其溫然而澄澈者曰。是蓮花湯。明皇妃子之所浴也。問山下之故壘。曰。是嘗綱三泉而開七曜者。始皇帝之地市也。余倚松四顧。蒼茫久之。乃披荒榛。踞危石。楚聲而歌曰。涓涓者流。與山俱逝。今空潭自照。影不至兮。吁嗟乎。茲山崇三世兮。歌竟。浴於長湯。遂登老氏

明文遠卷

宮槐於臺東。過石龕寺。休焉。稍倦。假寐。僧榻忽有丈夫。貌冠修髯。揖余而言曰。吾子失言。夫山奚能崇。使吾幸而遇嚴匡諸君子。豈不亦嘉趣之。茲吾子謂九疊之屏。七里之灘。何遽出吾上耶。又使吾所遭者。爲宣城孤山輩。騷壇之士。豈稱久矣。吾豈復戎吾姓也。余遽然覺。自悼言之失也。復喟然歎曰。異哉。天子之貴。不能與匹夫爭榮。而詞人墨客之隻詞。有時爲山川之九錫也。異哉。今之處士。誰能入山而爲水石所倚重者。吾當北面事之。

節短而聲甚長。勝致遙情。俯仰千古。

大盆石記

楊守陳

鏡川叟居京師。客或以方盆盛巨石遺之。盆高二尺。脰廣僅盈三尺。石之高倍於盆。廣如盆。稍歉焉。置之存養室之庭。以石陷於盆。不甚顯也。乃積土盈盆。樹石於盆土上。石始顯。而庭中群石衆芳。盡出其下。既又實膏土於其脰。以爲原。加奇石於其頂。以爲三峯。於是乎植之嘉卉。被之秀蔓。烟冒之而嵐生。水注之而瀑出。宛然一小山也。叟日玩之不厭焉。然是石也。庸陋堅樸。粗厲廉稜。徒以其高厚碩大。而有隆類岡。有峻類崖。有窵類澗。有突類峩。有呀類洞。

明文遠卷

有紺類谷。故可飾之爲山耳。非若他石之狀樓閣形虎鳳。倚青黃黼黻之章。具湖山雪月之景。怪奇妍麗而可悅者。計古今天下萬山中石。猶河沙市塵然。若此其粗陋。則草窮苔蝕。蛇豹之與群。熊鼠之爲伍。居者弗暇過者弗顧。其誰取之。如彼其奇麗。亦或伏於幽遐。祕於深嶽。有愛之而莫能取其見取也。則必走豪宅。歸勢家。混塵塗。適嘉譚。凡砧几之餘腥。脂粉之殘膩。舉得而汗之。甚或啓爭端。藏禍機。若文僂之醒酒遺突。於監軍東坡之仇池。賈禍於貴戚。又甚則若慶雲萬態奇峯。與太平獨秀神巖。歷國如傳舍。

凡若是者。叟焉得有之。而茲石也。幸爲人之所取。不爲人之所爭。入乎冰清之門。處乎玉潔之庭。漸翰墨之膏潤。染蘭蕙之芳馨。卓立求奠。真將超萬物而闕千齡。此豈非其遭歟。雖然。吾於茲石。亦比德焉。夫堅樸廉稜。高厚碩大。皆君子之德。而隆峻宏突。各有所類。德之備也。實土加石。漸常染芳德之進也。植卉被蔓。德之發而及物也。卓立求奠。德之恆也。其視夫怪奇以駭俗。妍麗以媚人者。不遠哉。孔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茲石亦君子也。故爲之記。

借題寓意壁立萬仞惟文懿公乃不愧此言

愧軒記

顧憲臣

昔柳子厚落職永州。其所謂文辭。往往有無聊之色。至如蘇子瞻又何超然自得也。其詩曰。日啖荔子三百箇。不妨長作嶺南人。可謂知所處矣。予竊惟順逆時也。窮通命也。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何則。以忠臣之事君。猶子之事親也。臣不得於君。子不得於親。所宜日夜省愆補過。兢惕以將之。誠懇以格之。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以俟之。何得以樂憂近歎。樂近盈。是故柳既失矣。蘇亦未爲得也。雖然。是二子者。固有說焉。子厚側儻負奇。有經世心。其

明文遠卷

曠於叔文等。非直冀富貴而已。一旦被不祥之名。以出將何以堪。子瞻高曠拔俗。不能下人。人以故爭疾而中之。非必上意也。若是者。曾不啻浮雲之過太虛。而何足以介於臆。然則子厚之憂。子瞻之樂。並是不苟耳。且非獨此也。子厚誠不勝無聊。卒能發憤淬礪。列於不朽。與韓呂黎金駟。則亦可以洗滌風垢。用自愉快。消其窮愁。子瞻豈不稱超然哉。而忠君愛國。出自天性。顧坐憊血數賈罪。俾譴邪得氣重貽主德之累。則黯慘慙惻。殆有甚焉者矣。此又以知子厚之憂。未嘗無樂。子瞻之樂。未嘗無憂。非恆情可得而

測也。予無似，自度去二子遠甚，敢謬廁於愛與樂兩者之間。惟是奉謫以來，自監司而下，卒儼然而客之，不及以政其州之者老子翁。顧以爲是父母我也，一切供事惟謹，而予靡毫髮報塞。問嘗與諸士有所揚摧，大都不離於訓誥，非能益之也。於是乎歸而求之六尺之軀，矜然故吾，微發困衡，總歸鹵莽。又靡毫髮表樹，怠其職而勤其享，據其名而驟其實，有愧而已。予考州乘，在莊公定山，亦嘗滴於此。甚有恩德。至今人能道說之。若焦泌陽雖貴在日月之際，莫之問也。得失之鑒，昭然甚明。予將奚居哉？因頽之曰：愧軒而爲之記。

明文遠卷

十九

推陳出新議論磊落可喜，而先生返躬克己，不以遷謫累其心，從可攷見。

石鐘山記

羅洪先

漢鄒氏水經載石鐘山，以爲風起微波，激石有聲，不詳其故。東坡夜艤漁舟山下，聽其所以鳴者，本石多竅，遂爲辨以補遺。丙午春，余過湖口，臨淵上下，兩山皆若鐘形，而上鐘尤奇。是時水未漲，山麓盡出，綠石以登。始若仗軾，昆陽旌旗矛戟森然成列，稍濠則縱觀咸陽千門萬戶，羅幃繡幕掩映低垂，入其中猶佛氏言海若獻琛，珊瑚珠貝金光碧彩錯出於驚濤巨浪，莫可辨擇。睇而視之，垂者豁懸側者笋茁，缺者藕折，環者玦連，自吾栖巖穴以來，攀危歷險。

月之望

五

未有若是奇者矣。夫音固由竅以出，苟寔其中，亦復啗然。故鐘之制，甬則震，弇則鬱，是石鐘者，（中）（虛）（外）（實）爲之也。（虛）者大，（實）者小，故出之有餘而應且遠。今夫甕盎罍卣，鈞（虛）器也，注之水則甕盎不若罍卣之聲，此中外小大之驗也。東坡艤涯，未目其麓，故猶有遺論。嗚呼，石本無聲，（虛）猶足以召之，又況人之心乎？是石常彭蠡入江處，衆流迸駛，湍迴洑射，日剗月消，石雖堅，不勝其力之久，故其形亦備鑽研磨刮之工，瑩白如玉，其未入於水者，色黯理疏，頑悍而輪囷，略不相肖，然則風靡波蕩，其亦有助於石而致（虛）者。

固有道耶。因記以俟好古者。

記石鐘山却歸到學問宗旨何等見地。形容刻劃亦古色鬱然。念菴之學全以致虛爲本。故頭頭是道。

文山先生書像記

羅洪先

吾於人有願見而不可得。有欲避而不但已。斯二者生於吾心。咸莫知所自來。謂非天與我者耶。方其願見而不得也。不特聞其容貌。足以想其爲人。幸得至其邦。井觀其手足之餘。亦將歆嘔悲喜。有如相接平生矣。又况爲鄉之先哲。心所甚慕而敬焉者。一旦得其容貌之似其於心何如哉。余生文山先生之鄉。相後二百餘年。訪其居已爲故墟。父老相傳。有寄陳赤岸帖。摹本與墨書絕類。捧讀不能釋手。嘗夜夢先生投刺往來。竊以自奇。每道經螺山祠。輒登

堂四拜。雖衣冠塑像。未知與生存肖否。然低徊其下。恨執鞭門下無從也。嘉靖癸卯冬。泰和王生有訓持先生畫像來。布巾素衣。丰神朗逸。如史所稱。炯目豐下。若或見之。嗚呼。豈非大幸哉。方先生少時。豪宕雄放。彼固一時也多事以來。自奉貶損。雖流離困頓。不改故常。有道者然與。今觀其容貌。與其所服。將致政之日。緩步田野歟。將空坑之後。混跡行旅歟。將脫潤州之厄而北渡。失真州之援而東奔歟。抑被執海上。悲歌慷慨。從容市中。問南向歟。嗚呼。鈞是人也。丹滌魁傑者何限。使人慕而願見。見而足以感者有

凡而在吾之鄉得遂願見者獨先生耳。古人有言死而不
亾。嗚呼。是豈容貌之謂哉。人之惜身固惟恐其亾也。然而
不知惜之何也。有訓以其先人嘗寶是像求之十餘年而
後得。方問學於余。求所以自立者。故於其別敬記以歸之。
悲感橫生。賢者流風餘韻起人愛敬若此。

號城新開學門記

任瀚

號學自弘治壬子至嘉靖己未。諸生無發科者。辛酉縣大
夫句容趙侯舍菜孔子廟庭。出博士清苑郭君等率諸生
進曰。學舍而城而宮。雖有南山洛水雄勝障蔽。不克見議
者以諸生老困場屋。連不得意於有司。咎當坐此。前大夫
嘗欲穴城爲便門。以通地氣。問曰者言於法不利。縣官中
罷。願侯財察。侯報曰。誠門矣。苟利學校人才。卽縣官何必
不利。辟如人家有才子。弟登選舉。其父兄長老人豈必不
安。明日遂移文提學憲副東原朱君。令國中良家子有能

明文遺卷六

九

力任是役。願升爲弟子員者聽。維時師儒以韓生請議可。
不閱月而郭門開。然以成諸生。則問記於前史氏任瀚。記
曰。今天下萬國。不問窮荒絕塞蠻貊瘴海之濱。苟可以建
置學宮。類皆有一二豪傑士。好古博學能文辭。崛起章縫
往往以制科名天下。號國近在成周。東都數百里內。當天
地正中。堯舜三王在位時。聲氣相聞。輦轂相蹂藉。乃今王
風未闕。而絃誦聲不衰。上下六七十年間。不聞有一人凌
跨風雲。應制闕庭者。且不愧東都耶。古者太史令掌勒龜
笑。候王氣陳吉凶宅兆之數。告徵於王。以營城郭宮室。動

罔不利。乃者郭門闢。王氣通。人文興。亦理數所有者。辟如人以巾幘。自辟目睫。終歲無所略。一日撤去。剗然復見。天地日月山海百物。其為神氣休咎可知。諸生自是其有與乎。吾觀郭門以南數百步。瀾然逝者。卽洛水。遵洛水而東。去數百步。歸然峙者。卽燕居堂。夫燕居堂者。魯哀公庚申以前孔子有事河洛所止處也。今天下萬國皆有學。亦復有出戶不十里。與孔子燕居游息處相望。如龍威者乎。諸生出入是門。誠知省察。綢繆如七十子時。毅然興起。以弘道振德。為已任。淬厲不息。駸駸乎升孔氏子堂而入其室。以刻諸石。

明文遠卷六

十一

弊緊在後幅一段地步儘高去俗學便有霄壤之隔

臨海縣重修儒學記

王宗沐

臨海縣儒學附郡治中。更數徙而定於今址。其規制改創。事載先學記中。迺隆慶二年戊辰七月晦。忽大風雨。郡中洪水。平地高二丈餘。頗壞民廬舍。而學廟因盡圯。垣頽椽仄。宮牆齷露。士以病告。時郡守某縣令某。以請於督學副使林公某。議協慮同。始稽贖緩市財。用墾工而修之。起於明年三月。畢於十一月。易朽緝壤。塗丹奏級。凡廟序器位。門廡廊庫。翼然咸新。士居其中。頓去秋喧。而卽新爽。學博士某某率弟子四百餘人。造龍陽山中。而問記於余。乃進

明文遠卷六 賦已

十一

而告之曰。維博士弟子之欲述修學本末也。其將圖有司之功乎。夫當洪水之後。黜黜之餘。鳩材而庀工。使堂廡廊位煥然維新者。有司之事也。而今完焉。是有司之事具也。若士之所以修學者。則異於是矣。昔周之季也。迫於戰國。是時王道不著。而處士橫議。邪說詖行。掉臂其間。楊朱學為義而流於為我。墨翟學為仁而流於兼愛。二子又以彊力聲名遊諸侯。貴顯而樹幟。其學行於四方。士之學其學者。聲和影附。自名一家。幾與聖人之學相為壘敵。有孟氏子生於其時。力起而排之。嘵嘵其詞。以發其弊。而天下之

人方信而不解。願以好辨目之。雖其門人如公都子。猶不能無疑於其師。而不知孟子之心。直以是爲世道之一亂。時無大禹周公孔子。而吾任其責。其排而距之也。以是繼三聖之後。而隆其緒。而後學之士。亦從而稱之曰。功不在禹下。蓋以配禹也。夫禹之治水也。九年於外矣。過家不入。智殫於相度。而身疲於船楫。歷河渭。飭淮漢。周行薄海。僅乃免民於木處。而山穴其勤若此。而孟子以空言口舌。與之金功焉。然則仁義不常之學術。其害乃與懷山汜濫漂擊而堊昏者。若是等歟。楊墨之初爲是也。其自矜以爲仁。

明文遠卷六

十一

義。乃其弊至於禍天下。以勤孟子之擊。然則唐宋以還。士居於學宮。冠我而綦斐。侶俎豆而仰鐘磬。號稱儒者。苟其意一毫不出於仁義。乃徒以咕俚諧偶之文。程中取寵。則其爲弊又將何極。而設當其時有如孟子者出。其辨又何如也。明興二百年。學宮徧於宇內。居士之秀者其中而歲試之。拔其優者以爲公卿百執事。下亦不失爲丞簿博士。士有出己意道說六經四書者。輒以爲公卿。屏去墨說不錄。道術大同。而吾臨海名邑士。尤能以理學文章氣節著於四海。所爲三聖之緒。不在茲乎。然余嘗思之。夫所謂仁

者非他也。自吾心之廓然者也。有所必愛。則雖摩頂放踵。利人而猶不爲兼愛也。義者非他也。自吾心之裁然者也。有所不爲。則雖不拔一毛而猶不爲爲我也。仁之端見於孺子入井。而實於事親。義之端見於有所不辱。而實於從兄。唯自吾惻隱羞惡之真心。而貫之日用流行之實事。則稱物平施。自協天則。而何有於邪說。此皆幾微之間。毫釐千里。楊墨不惟其心而惟其事。如直以其事也。則是仁必待於摩頂放踵。而不兼愛者。不足以爲仁。義必待於不拔一毛。而不爲我者。不可以爲義。牽外事以合心。而不知率

明文遠卷六

十一

真心以對事。有高難之怪行。則矜名者共趨。有可循之途。轍則逐迹者爭附。遂使千古一真之學脈。掩抑而不明。如是則雖孟子微極其弊。謂害於政事。而倡天下以共排也。非過也。然則多士今日所以辨幾微。修正學。以承三聖之統。而遏人心之橫流者。寧有外於仁義矣乎。而所以爲仁義者。亦寧有外於惻隱羞惡。自事親從兄之間。而達之無所不愛敬者乎。夫有司之教。與士之學。其責常相教也。有司視學之類。見而不以闢慮者。其過爲廢學。傍居安處。其中而不知所以爲學者。其過爲負今工。非旦夕程也。財非

棄於地也。有司者固不免於區畫經費。親臨朝夕督之。引歲月而後迄也。若所謂仁義者。則自吾心之廓然。截然。盡惡。惻隱者。一念善反焉。無待於外。而堯舜具是矣。有司既先其難以辭於費。則多士寧後其易。以任於負耶。是不肖某所爲深望之也。是役也。通守某節推某克始謀。縣丞某皆與督相有勞焉。而爲之記者。邑人王某新甫也。不泛記庀材鳩事之工。從學術上發出一段大論。經緯委折。頗似曾王學記諸篇。李太白袁州學記以簡古勝。此則以顯豁勝矣。然古今人終不相及。

代祀高麗國山川記

宋 濂

皇帝受天明命。丕承正統。溥海內外。罔不臣妾。德流惠敷。浹於神人。粵洪武三年春正月二日癸巳。上御奉天殿。受羣臣朝。乃言曰。朕以菲德。惟天惟祖宗是賴。位於諸侯王兆民之上。郊廟祠享之禮。朕不敢不恭。然而名山大川。能出雲雨。以被澤生民者。朕於報祈亦罔或弗欽。邇者高麗國奉表稱臣。已封其君爲王。爵錫以金印。而其境內山川未遑致祭。非一視同仁之意。儀曹其議行之。於是禮部尚書臣崔亮郎中臣趙時泰員外郎臣蘭以權主事臣黃肅

相與具牛醴膳幣。選志慮凝一可通神明之士充使者。以行。有司遂以臣徐師吳名上。既獲命。上出宿齋宮七日。始御翰墨。撰祝冊。至十日庚子昧爽。左丞相信國公臣徐達率文武百司序立龍墀之左右。上服通天冠。絳紗袍。復辟前殿。默思久之。方持香以授臣師吳。置絳輿中。導以音樂。出奉天門。上親迂玉趾送之。臣師吳受命惟謹。以夏五月某日甲子至其國。某日甲子爲壇三成於南門外。攝行祀事。其國王王顯暨諸陪臣先後駿奔。以竭顯相之義。當祀之晨。天氣宴清。海波不驚。祥雲瑞牋。迴旋上下。宛若神靈。

來飲來格。食以謂天子不鄙。彝遠民。龍光下被。人神具欣。雖鳥獸魚鼈之屬。亦得翔泳於至化之中。其於慶幸。古所未覩。爭欲勒文於石。以垂示於無窮。臣師吳聞之。自古帝王以天下爲一家。雖海外要荒之地。視如咫尺。則公羊高所謂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者。固其宜也。肆惟皇上撫有萬邦。壹遵先王成憲。其有事遠徼山川如此之嚴者。豈有他哉。實爲東民微福。使風雨以時。年穀順成。物無疵癘而已。書曰。至治馨香。感於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神既歆厥明德。洞達無間。昭報響答。當有洋洋臨乎其上者矣。臣師

明文處卷五十三 記一

吳不佞請書是以爲記。以昭宣上德。軫念遐方之氓。不翅中國者。當與東海相爲無極云。是歲某月日記。

敘次莊雅存此。見高皇帝開國規模何等弘遠。而所以柔海外。嚴祀典者。俱極一時之盛。歷祚三百宜哉。文字引繩蹈矩。筆筆有法。不失臣子誦美君上之體。

重修瓜州鎮龍祠記

唐順之

龍之祠不秩於三代之典。記禮者謂之四靈。蓋以爲鱗蟲之靈者耳。其祀始見於封禪書。朝那龍湫。今天下大水之濱。無處不有龍祠。宋之儒者論大河之治。以爲不宜祀龍。曰。是天地之功也。龍何力之有。然余竊以爲未盡也。夫天地無爲。而百物之肖像於其間者。莫不各致其能以效其功。而天地未嘗與之爭功。然而百物之功。孰非天地之功也。至於昔人之制爲祀典也。凡有功德於天地之間者。不問細大。莫不群然秩而祀之。以致其報。而未嘗疑於與天

大議論

月文處卷五十三 記六

地分功。然而所以報百物之功。亦孰非所以報天地之功也。吾觀於蜡。而見古人通乎鬼神之情。而悉於幽明之故矣。夫生成百穀以粒民。孰非天地之功。若是則古人爲之禋爲之社以報之可矣。至於大索鬼神而蜡焉者。何爲也。其蜡也。先農先耆庸與坊焉可矣。而至於迎貓迎虎而昆重亦登焉者。何爲也。惟天地之生成百穀。雖一貓虎昆重亦使之盡其能於食鼠食豕之間。而無遺利焉。於此見天地之功爲甚大。人欲報天地之功而無由。則雖貓虎之效一能於天地者。亦秩之祀而無遺靈焉。於此見人之所以

報天地之功者爲甚。漢凡百物之靈固莫不肖氣於陰陽五行而龍得陰陽五行之氣之精故其變化尤靈。猶虎未嘗無功於田而謂龍盡無功於水乎。祀猶祀虎未嘗疑於與天地分功而獨疑於龍乎。且夫天地之間大者不自擅其大而寄於小。小者各務致其小以歸於大其爲力也。大者常逸而小者常勞其功之成也。小者易以爲德而其大者常不可名。故耕鑿之民不知帝力之何有而至於一社之長一邑之令則人煦煦然而嚮之。死則爲之尸祝而俎豆之。此豈可謂忘大君之功德而顛顛於一社長一邑令

明文彙卷五十二 記六

之爲報哉。又豈可謂一社長一邑令之功德而非大君之功德也哉。然則龍何疑焉而不祭於古也。曰百物之祭古矣。又安知古之不祭龍耶。古有秦龍氏秦龍氏之於龍安知其非如伊耆氏之於蜡實掌其祭者耶。所謂秦龍者其無乃羞飲食以祀龍之謂而好怪者遂以秦龍爲畜龍也歟。龍乎可畜其亦非所以爲龍矣。古今大水凡四而河與江爲最。河移徙潰決不常而江獨爲安流。意必有宰乎其間者而龍之奔走以効其靈也亦不可謂無。瓜州據江之衝則其建祠以祀龍也亦宜。祠不知所始歲久圯壞嘉靖

癸卯奉化王侯杏始爲揚州府同知署府事乃斥贖金之餘修之而使道士某來請記。王侯儒者也其爲是舉也必有以通乎鬼神之情而悉於幽明之故矣。余懼後之人泥於舊說而以爲非經之祀也爲之著論如此使龍其安且食於此而無慚焉。且使讀者其亦無以余爲語怪也。本是駕空立論却步步有經術以佐之此文章家以虛爲實之法。逐層展拓濶大莊嚴。

明文彙卷五十二 記六

茹荼齋記

方孝孺

余生七齡而喪母夫人。又五年而繼母復卒。又七年先公奄捐館舍。蓋二十而丁三艱。質素薄苦。多病。重之以悲哀。割心摧臍。殆不能人。竊自悼。當世之人。有垂白而有父母者。焉有五六十而有者。焉有都崇位立大功而及養者。焉不幸者。或偏存怙恃。焉則以為大戚矣。或四十三。孰然為孤。則不自比於人矣。若予者。眇在童孩之中。而尊親頓已凋逝。雖欲自名為人。尚敢望耶。是以自忽忽而不寧。食入口而不知其甘。念昔人之言。以遭喪為荼毒。可謂甚矣。

明文遠卷

因闢一室以居。而以茹荼名之。既以誌其悲苦。又以自勵也。追憶少時狂僭。甫有知識。輒欲以伊呂周公自望。以輔明王樹勲業。自期視管蕭以下。蔑如也。遊行四方。考徵生民之利害。揣度風俗之盛衰。綜覈古今治亂之由。至詳矣。將求所以試之。而復自淺。以為古之聖賢君子。成大業立大功者。夫必俾之先受天下之大患。涉天下之至苦。故其志堅凝而不搖。氣充盛而不衰。智慮明而措置安。不如是。不足以成之也。數年以來。奔走屈抑於塵埃之中。為奴隸之所訾叱。庸夫俗吏之所困辱。心私自喜。間以告於先公。

先公忻忻焉。如不知其駭陋。蓋深意屬之。不幸寡祐。先公遽棄以去。嗚呼。尚忍言耶。天之苦予。一至此耶。苟不自勉。何以白先公於地下耶。然患過而忘備。處安而縱逸者。恆情之難免也。余也。日處乎斯室。而瞻斯名。使中心常若寢平。苦塊之上。立乎先公之前。而與伊呂周公之徒相講說。時乎遇。則有以償昔之所願。否則折衷一家言。以輔翼羣聖人之道。以自立於萬世。庶幾不繆先公之志也。乎。雖然。是亦徒耳。先公不可得見矣。貴加乎衆庶。澤被乎生民。人為榮則有矣。而豈足以追父母之樂哉。茹荼之名。雖終身用之可也。

明文遠卷

情酸意苦。妻入肝脾。有心人讀之。第見一字一血耳。予不幸少年失母。而先君復於辛未見背。荼苦之味。所終身不忍去者。循環諷誦。不自知涕淚之漸漬也。

重修江陵佑聖觀碑記

梁潛

江陵龍洲之上。有觀曰佑聖。相傳唐景雲間。雪菴李真人始來築之。其後有樂間趙真人者。嗣而葺之。室宇煥麗。爲江陵偉觀。元季燬於兵。大明洪武戊申。元靈陳煉師與其徒某復經營之。凡幾年而成。宮門殿廡。高深宏壯之規。悉復其舊。三清天皇之像。太乙紫微北極之祠。以至鐘鼓之懸。燕閑之居。賓客之舍。井甃庖湢之所。無不皆備。而羽人仙客。四方遊遨之士。或仕宦而倦歸。道江陵出龍洲。而不之佑聖者。咸以爲歎也。夫江陵跨衡湘而連吳蜀。於古蓋

明文遺卷

爲重鎮。方盛時無事。其民爭奢競豪。而仙宮梵宇。亦極一時之盛麗。及天下有故。干戈之剛。獨當其衝。則有不勝其害者。而所謂豪奢盛麗者。忽焉化而爲埃塵。廢而謂丘墟。非太平涵育之久。不能如其故也。獨其間佛氏老子之徒。興起廢敗。若甚易然者。其故何也。夫變故多矣。而其澤獨流。興替屢矣。而其教不熄。豈其維持之力。有以勝之耶。然老氏之術。非若佛氏之箝人情而鼓致之。要其本能葆光。敏和以抱雌守黑。柔強勝剛。使天子莫能賓。萬物莫敢臣。故其清淨卑退。無爲之道。亦足以裨世而補治。非獨靈化

飛去。役致神物。禱祈驅馘之。小數爲然也。夫其道不同於堯舜文武周公仲尼之道者。亦於堯舜文武周公仲尼道之外而觀之。則老氏之所以獨立而常存。既債而遽興。而佑聖之建。獨偉然爲太平宏侈之先者。有以然矣。是可書之以告其來者。於是張侯其來。爲令泰和侯江陵人。爲求予文。歸鏡諸石。予既道其道之所以能然者。告之。復繫之以詩曰。

明文遺卷

靡靡龍洲煌煌神宮。靈臺曲館。窈窕穹窿。笙磬鏘鏘。有鼓有鐘。鸞輿降止。百神下從。金幢玉節。彌羅太空。丹霞紫氣。騰光重重。下視九土。九土茫茫。西極崑崙。東望扶桑。混元至道。無體無方。曰清曰淨。是謂非常。闔闢元化。樞紐乾綱。下徹九幽。上摩三光。沕合無間。衍社流慶。福也。於維聖明。穆穆皇皇。與天同體。與帝同行。惠鮮群黎。物以阜康。荆水之陽。龍山倉倉。萬靈衛之。呵除不祥。上祝聖壽。與天俱昌。於萬斯年。敬此頌章。

黃老之學。亦成漢治。蓋公所以見重於曹參也。議論莊雅。自是大方文字。

益菴記

羅倫

南海陳公夢祥僉憲江西結菴於公署之偏名之曰益公
退居之思內有以益已外有以益人也屬予記之夫益求
之而後至求益於利者之市求益於名者之朝求益於道
者將何之哉求諸已而已矣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
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
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珠璣犀象求利者皆知其爲寶
圭組軒冕求名者皆知其爲榮盡其智力以求之若郡塢
之金西園之銅何益於得乎若夫仁義道德天之與我者

明文遠卷

求則得之四海之富天下之尊不能敵也象曰風雷益君
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風烈而雷迅遷善猶風改過猶
雷則其益於已者大矣彖曰損上益下民悅無疆天施地
生其益無方損已之有益人之無如天地之育萬物則其
益於人者大矣益有要乎曰有子見夫水乎水出於山山
不得而有所居者高也水非出於海天下之水莫大於海
出沒日月浸灌天地水出於山而海得其益以爲大所居
者下也海之受益於水大者小者清者濁者黃者黑者海
無所擇焉君子之受益於人猶海之於水也毀者嘗者沮

者○斥○者○皆○反○求○諸○已○而○已○於○人○也○何○尤○夫○然○故○則○天○下○之○
益○萃○於○我○凡○富○貴○貧○賤○死○生○禍○福○若○浮○漚○之○起○滅○於○大○海○
一○無○所○動○其○中○者○況○匹○夫○之○毀○譽○乎○吾○嘗○與○公○言○君○子○之○
學○在○得○於○已○而○已○吾○有○所○得○天○下○吾○譽○萬○世○吾○同○不○足○以○
爲○加○天○下○吾○毀○萬○世○吾○異○不○足○以○爲○損○公○不○以○爲○不○然○公○
求○益○於○內○非○求○益○於○外○者○試○以○吾○言○觀○之○

書云滿招損謙受益發揮精湛真吾黨藥石之言

明文遠卷

共學齋記

一趙 訪

后王降德之道不明。士君子能反諸身以爲學者。千百年來。大略三變。以復於古。而異端不與焉。處汙濁之世。不忍自同於凡民。而又患夫資之不足也。於是乃有佩章紱以矯偏。運甕枕圓以警惰。畫有所爲。夜必焚香。質於神明。念慮善惡之萌。必察焉。而各以其物識之。以觀其消長。蠢動心忍性。不如是不足以有立於時。則自知也亦明矣。於是。有君子者出。主忠孝以飾其躬。以匹夫而立師道。使在三之義。赫然白於天下。後有作者不敢忘焉。其視專一。善名。

月之遠矣

一行則又遠矣。於是又有君子者出。以其得於天而成諸已者。本經訓以淑斯人。使先傳後倦之教。下學上達之旨。復明於世。蓋秦漢以來。學術多矣。至是始歸於大中。可謂罔極之恩矣。自其教行。高明特達之士。翕然歸之。然其間善學者。乃復因其性之所近。端居默識。以及夫反己致曲之功。而後傳之無弊。則君子之學。夫豈易言也哉。溯學於古人而未之能進。竊懼夫氣昏力薄。不足以底於成。題題山居讀書精舍之西室。曰共學。與同志者居而勉焉。噫。人固與庶物並生者也。苟無以反之。則情熾利害之間。將無。

以自別。矧學不至於知至而意誠。其氣機之竊發者。每起於忽。而天理之存焉者。寡矣。彼憤排堅制。高邁卓絕。以自拔於凡行者。亦何可少乎。易曰。智崇禮卑。智崇效天。禮卑法地。聖賢之言。無二致也。羣居終日。而義有不出於此者。何足道哉。乃書之以爲共學齋記。

根柢湛深。所言自有源委。

明文遠卷

表泰山之巔碑記

萬泰

隆慶壬申春黃河汎溢輸道梗澀天子憂皇命恭若曰汝

力雅健有志奉親

其治水踰夏河成灌輸悉盡天子釋豫命恭若曰汝其東

封于時臣恭以八月溼泰山報成績也余乃歷巉巖踰險

絕撫秦碑登日觀已乃陟山巔謁天宮忽緇衣踰蹕目蹕

足蹕招余言曰是泰山巔石也余異之眎其上室如銅也

眎其下砌如砥也而惡知夫泰山之巔而又惡知夫泰山

之巔之石余喟然歎曰夫泰山擅四嶽之尊而茲巔石又

擅泰山之尊乃從而屋之又從而葬之又從而踐履之今

尊貴不揚廢靈異不表見余過也余過也亟命濟倅王之

網撤太清宮徙於後方命之曰第掘地而出巔毋利方毋

毀圓毋斲天成返泰山之真已矣倅乃掘土出之巔石博

十有一尺厚十四尺有奇聳三尺戴活石焉東博二尺五

寸厚一尺三寸西博一尺八寸長八尺有五寸夫約泰山

而束之巔已奇甚矣又摩頂而戴之石斯上界之絕巔青

帝之元冠也余倚活石覽觀萬里俯仰八荒遠睽則扶桑

之日曜其東崑崙之風吹其西近覽則秦碑若正笏叢石

如群圭而齊魯諸阜踞者似金甌者似木曲者似水銳者

似火方者似土枕青陽之絳闕俯元君之幽宮而六極之

大備觀矣彼巔石不表見幾千萬年矣今出之始返泰山

之真而全其尊後來覽觀者尚毋刊毋毀毋斲其天成務

萬世令返其真而全其尊以毋得罪於泰山之神其緇衣

蹕蹕意乎余問緇衣何許人何所受而告余默而不答噫

我知之矣蓋緇衣受之碧霞碧霞受之秦君秦君受之上

清上清受之元始元始受之寥冥之祖

為泰山巔石作碑須有振衣萬仞八荒我聞之概落想

空濶故是當家若仍用書生伎倆描頭画角對秦松有

婉色矣

明文堂

東溪記

羅洪先

吉水蘭溪曾氏所居之傍有峯巍然東峙白寨山泉出其下冷冷潺潺鳴如沸釜少焉浮泓演迤虺盤纒引灌爲東溪春雨驟至潢潦四集其聲壯怒萬雷隱地秋水既澄明月吐華夜氣寂寥心與境會曾君佐朝氏樂之朝汲而暮游暑浴而渴飲洩其餘以溉膏壤歲獲幾千萬斛而魚鼈蒲茨之利不謀於他州而自給於是棄去儒生衣冠製居士服以居非有大故未嘗一日去東溪也嘗自言曰世之泛江湖踰河濟遠名利之所聚而趨焉者我知之矣其始

也利斧資逸徒旅戒糗糒而易舟楫更駕歲月而後能達然猶不免乎風濤之驚湍石之險其峭岸之崩壓暗洑之橫潰晨夕凌突不測之變十恆居其一二焉而所逐者又有得有不得其徒手完歸又其最幸者也吾以是戚心焉吾嘗泊南浦望彭蠡巨浸未之迎觀而神已先褫爲之悲曰茲非昔日陳氏赴南昌之役敗於火攻處耶想其建黃屋鳴旗鼓載兵甲以鱗鱗揚帆而上亦欲決勝一戰係富貴於無窮也乃今所見汀洲宿莽與烟濤過鳥而已又嘗陸走長沙訪賈誼之宅吊湘江之魂又有大慨焉人生逝

水耳逝有遲速時有後先即使功成名遂終不能挽頽波而返故壑吾擇其順而不累焉者可也且泊沒於濁流使人相訾竊指其後孰與吾被髮行歌東溪之上不出戶庭十餘武足以肆志而畢願不猶愈於浮沉之士乎念菴子聞之謂門弟子曰昔也吾誦緇林丈人之事登岸而歎拏船而去孔子拱立向之退而自失以爲是寓言也乃今觀東溪君信矣彼所謂往而不返有懲於溺焉者也雖然豈必仕者之爲溺哉夫人亦有之貴止其所思不出位焉爾矣小子記之吾少與之同師東泉先生吾見其占嘯矣吾

明文憲

見其綴文矣彼非不慕仕者也然乃其樂止於東溪是果有懲者耶抑亦其跡似耶吾不能測也小子記之

予古傷今百端交集却收歸學問正旨纔有地步不然則是泉石膏肓煙霞鋼疾矣

重修涇州城記

趙時春

涇州距塞僅千里。輕騎七日而至。城高不及三仞。陞僅仞。廣不及附庸之雉。稅鹽輸之郭。遭世承平。囑而不講。甚無以副明聖苞桑盤石之至計。嘉靖丙午春三月望。濱海張君守涇。越年能綱紀其民。度時與力。可以築治。庀三之一。其工方尺。令曰。不以監病工。不以工厲民。民趣治役。如庀而止。得歸業。先而犖者。慶。後而窳者。罰。高廣。漢後。視古加三之一。而贏稅鹽屬之。城毋為寇保。民知利病所暨。爭歡鳩役。畢四旬而竣。居者有保。行旅有歸。州人以爲張君庸。

來徵余文記石。以示永久。余白庚寅秋。免夏官士。至丁亥秋。而赴史氏名。與民居者十年。再爲史職。歲三月而免。在民間者又七年。其較民利病悉矣。而最深且鉅者。莫如城。公使之督修城者。有年於道。率不肯城。可否。但具印文。取例賂而去。城不可完。賂不可止。上之嘉猷不下施。下之膏肉富私室。君子爲之太息焉。茲涇之民。何幸而得張君哉。守塞列城。數百官吏文武。倚城而蠶食公私者。滿萬城。如之何。成民如之何。而不死。且盜賊如之何。而不狂。且驚以逆尊上也。徃稅里甲。凡官之役如之何。而又肯聽於監城。

者以自瘠也。安得盡如張君者。舉而屬之以泰吾民之危。苦乎。使余如之何。而得已於言。不以哀鳴以號於世之大。人仁者。庶其隱而揀之也。嗟夫。余以無事而哀有事。世目爲狂。遂再廢不振。今又指摘小民之困。呼喚以取罪。余爲狂迷。以至此哉。楚有狂夫。自投湘江。髮已被矣。漁者挽篙以揀之。尚呼曰。而勿揀我。而趣揀楚郢。吾哀秦師之滅楚也。吾赴清流死矣。幸免爲轉屍。卒溺焉。儒生有祖跣而行。吟冬雪中者。或憫其凍呼之。使就襖。生不肯曰。吾雪能皁。吾民曰。吾喜而賦詩。良不可已。已而僵。手尚握厥詩。余之。

文得無類。此將無謂張君哂乎。君名髦。士字令夫。濱海之。霑化人。先翰林君教諭弟子。以甲午山東鄉進士守是州。孰余之狂者。自童稚。迄今二十有七載。其必哀吾之狂。以仁吾民乎。遂詳而志之。

說利弊如指掌。意高筆古。饒有骨力。

重修長洲縣儒學碑記

一 陶望齡

長洲學宮舊當城北毗齊門內。湫隘庳隘。厥制大弗稱。嘉靖間御史舒公汀始改築之。得福寧寺址爲新學。據向高壇。位置以良。邑人士咸謂吉遷焉。然剏革之始。先取大規或濶疎有弗違矣。歲既久。殿廡講舍漸墮靡不治。補餽飭新實維有待。洎萬曆戊子。而歷城周公以都御史濟寧李公以御史來治吳。長育其材彥而木之。曷序念前績未竟。以虞其墜。親蒞視之。而卽功焉。乃糾役徒。料木甃。丹雘舍。棗之廟鼓篋之堂。有闕有絕。無易其舊。而煥若更始。乃審

形而勢。緩所未賅。締樓於尊經閣之左。方曰聚奎亭。於右爲敬一閣。於東南者曰文星梁。其東畔曰升龍。乃樹其梓枿曰興賢。曰達材。乃治外河。紆其流如半壁。舟行者如縈。向拱揖焉。乃廣內河。闕地九折。注外流委於內。凡役若干。日而竣。用贖金七百兩有奇。用能大續舒公之烈。而詳備其制度。邑弟子來告曰。自吾學宮之遷。而士之登於是者。實蕃盛。是役也。文事其愈興乎。夫三公之嘉惠也。胡可以無誌。視諸永久。則委交於余。余受而次其事。重以辭曰。昔者周道之盛。黨庠遂序。鱗次中國。而吳逃遠弗與。蓋延陵

季子聘使於魯。始得觀四代列侯之樂。而仲尼設教洙泗。子游氏竭蹶數千里。從學其道。士生其時而欲與聞於文。物道術之盛。其難也如此。然仲尼之門。章甫之士。彬彬甚盛。子游氏鯁冠林縫。而名處文學之科。抑其土風清淑。易嫻於文。則從古然也。今建學立師。等於齊魯。士生而讀孔子之書。講其業。非復古昔僻陋鮮聞之患。而長洲吳都會地。其文事不後於芻邑。意者斯道弗廢。流習失真。以爲二三子懼。若文采之未升進之數。其何有焉。夫先王之教。期於使天下自得乎性。而還其質。不愛人之去乎道。而憂其

不能知。詩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蓋用之而能知者。先王特以望於其民之秀。而又非可傳告而旋曉。則多爲方以養之。其纖者至於操縵維服之習。六書九數之事。賓客車馬之容。枝繁葉茂。文飾備具。而其旨乃欲令之蹈習優裕。憬然有以自得乎質性而止。其多駢藻飾者。非以爲文。而所以適於純樸白素之路。故古之教者。文有餘而士顧多質。迨世教陵遲。士皆迂其煩細。憚其勤苦。黠慧趨捷。而謂之能。蕩佚游觀。而謂之達。挑撻城闕。青衿刺焉。蓋先王之文。漸盡矣。而後世之文興。無以自還於質。而至於滅質。又

非特亡質焉已也。禮壞樂頽。投手而戾其節。搖頽而悖其倫。噫。鄙甚矣。而猶或謂後世質遜於古。文或勝焉。不滋謬乎。古者士幼而入學。學成而仕。歸老而師。以士風民。而仕者範士。故士貴而仕者尊。教既衰。其爲士者。非直無大異於日用飲食之民。而知溺其質。甚或先生所棘。寄而不獲與民齒者也。仕者道德不足以師其後學。而趨尚倡率。抑又圯族焉。庠校幾無以重士。仕者幾無以重庠校。而尊貴之實蓋微。其從來遠矣。吳之先既僻遠。無以與被於先王。之文。而後世之文。不幸又最盛於天下。溺其流而日泱泱。

焉。而又奚所歸泊。夫性也者。終古而未始有渝。自反之自得之。今猶古也。出則效其實。處則植其表。爲號也貴。爲道也尊。焉可不自勉。余不佞。異日歸老里塾。非敢謂其昧劣有足師也。庶幾道術諧俗之盛美。與二三子共視之。其無負二公於今日矣。

以三吳文字之盛。正爲文字之衰。慨世之言有補聖教文字。亦溫潤密栗繩尺緊嚴。

滄江書舍記

王 穉

滄江書舍。徐君方舟之所居以讀書者也。桐廬濱江爲縣。君居在縣北。距江不百武而近。蓋唐比部方公勛之別業。而宋名臣方公慤之故居。君間來屬予爲文。記其舍壁。夫書之在天下。可謂博且廣矣。聖人之經。儒者之傳。諸子百家之著述。歷代太史之紀錄。以及天文地理。陰陽律曆。兵謀術數。字學族譜之雜出。敷落旁行。虞初稗官。燕談臚語之僉興。其爲說不同。爲教亦異。而其爲書類。皆學者所當讀而通之者也。雖然。學問無窮。歲月有限。誠有不能徧觀。

而盡識者。而惟聖人之經。則弗可以莫之究也。是故易以明陰陽之理。書以紀帝王之政。詩以道人之性情。春秋以示世之賞罰。禮以謹上下之節。文。樂以通天地之氣運。凡先王之道。所以立天下之大本。先王之制。所以成天下之大業者。皆於是乎在。然自尼於秦。訓詁於漢。聖遠言堙。愈傳而愈失。時異事易。愈變而愈非。其流弊遂有不可勝言者矣。且仁義性命。中誠太極鬼神。皆所謂道也。妙極乎無聲無臭。而不離乎匹夫匹婦之所知。皆講學之樞要。而乃以善柔爲仁。果敢爲義。氣質以爲性。六物以爲命。依違以

爲中。鈍魯以爲誠。元虛以爲大極。冥漠以爲鬼神。或至以
佞爲忠。以詐爲信。以察爲明。以蕩爲情。以貪爲欲。以反經
爲權。捷給以爲才。譎詭以爲術。而世皆謬迷於聞見之陋。
莫之或省。若夫法制之遺。其弊尤甚。井牧以居民。而丘乘
卒伍之不合。則參以管仲穰苴之法。封建以經國。而百里
五里之不同。則托諸歷代之異。郊丘禘祫大事也。或以
郊丘爲二。或以禘祫爲一焉。廟堂明堂大典也。或以爲異
所而殊致。或以爲一廟而八名焉。帝號官儀。悉承秦姓。郊
兆廟室。雜踵漢誤。以及貢賦選舉之設。皆不過一切之法。

而已。嗚呼。六經之書。先王治具之所在。而後世所取
法也。然其爲說之弊。乃至於是。蓋千數百年。宋河南程子
關中張子者出。始克實踐精討。而聖賢明德之要。帝王經
世之規。所以垂憲後世者。乃大有所發明。其後朱文公張
宣公呂成公一時僉典。而當其時如未嘉薛氏鄭氏陳氏
葉氏閻中林氏。未康陳氏。後先迭出。各以所學自成其家。
大抵均以先王之道爲已任。以先王之制爲必行。而所以
立天下之大本。成天下之大業者。咸燦然方冊間矣。然及
於今。學者顧遂因循先君子講習既明之餘。因循苟簡。承

前襲舊習矣。而不察行矣。而不著。甚者以先王之道爲莫
之可行。以先王之制爲無所於用。夫然。故書自爲書。人自
爲人。而學爲空言矣。嗚呼。此其爲弊。不有甚於前日歟。是
故學者之於經。不可徒誦之於其文而已也。必將求其道。
以淑諸身。明其法以用於世。蓋惟誠求而實見。篤信而力
行。然後知人之貴。果可以爲聖賢。果可以位天地育萬物。
而所學不徒爲空言也。予夙有聞於此。竊嘗有志而願學
焉。比與君定交。錢唐辱遣其子膺從予遊。會予亟東歸。不
得與之相講習。故因道予所聞者。書以授膺。以復於君。并

明文彙纂
請揭諸舍壁以爲記

通經爲學者第一事發揮精實具見本領

烏蠻瀧夜談記

董傳策

世稱蜀中峽。粵中瀧。余未游蜀。未獲睹峽狀。迺今游粵。渡諸瀧。真誠江道巨險。即無論府江險最甚。其在左江諸瀧。若烏蠻瀧。其著者也。歲戊午冬。余時以入戍。遡流而渡。越庚申秋。余從戍所出。送家嚴君至蒼梧。出而順流。入而遡流。合往還爲一渡焉。又越甲子春。轅門檄余探海微倭寇。事迺又從戍所出。渡蓋七歲中三渡險瀧。幸無他患。苦良歎。奇遭哉。良歎。奇遭哉。於時余挾橫槎。仙子陸生者。登謁伏波祠。夜泊烏蠻瀧上。談漢事。笑指岸祠。謂曰。若觀此公。

作何狀。夫逸夫之與豪傑士。未易同日語矣。彼所爲窮堅老壯。斷斷赤心報國。真漢奇男子。若屬元修。逸適無意人。世事迺亦過式斯祠乎。陸君曰。嘻。變伏鴻翔。誠當其時可矣。風流遷客。何遽憫人如是。余又笑謂曰。若胡乃殊時論耶。夫嚴子陵。馬文淵。斯二人。蓋同光武時。然子陵委志高。尚就徵不屈。思以其身挽世靡競之風。而文淵垂老功名。屢請出塞。至不憚衝寒涉瘴。以身殉國。夫斯二人。雖殊趣。迺其致非由一轍者與。子陵當仕而處。以矯食文淵當休而。出以矯滑世之微寵。避難者。視二人宜媿死焉。夫談理。

性者類。擯其人爲未學。然彼豪傑士。顧又莫能效。頓拾藩。依機。畫葫蘆云。陸君者。王陽明子之徒也。聆至此。而感頌。收容。余復曰。王先生自此伏波。旣建社稷功。猶不辭思田之役。雖委曲招就。諸黠酋。尚稽正法。獨其憂國奉公。効節。不顧私。良無異伏波武溪事云。屬者安南不廷。皇赫斯怒。三將軍臨關。按兵。承望相指。無能當上。任使者。然無事後。謗忌。迺於是益信王先生所爲。非顧毀譽。計利害者。卽其學。非空談比矣。陸君曰。足下不聞灘聲乎。夫今淙淙奔湍。聽之若激。而覽觀之。若飛舞者。彼其中有不能平也。然而。

明文選卷

巨險迫人焉。自古功名之際。蓋難處矣。故爲嚴陵則易。爲伏波王先生則難。走故烏蠻人。敢忘烏蠻巨險哉。子休矣。談無所用之矣。迺相與假寐舟中。明晨北發。與之舍而談。逸游事。

肝古衡今意中。有多少傀儡。不是泛泛議論。

志殺虎

蘇伯衡

余至高溪之七日有虎夜踰某子甲垣攫其豕豕駭然作聲甲意穿箭也亟舉火燭之不見豕而見虎迹焉然明與二弟俱躡虎跡覓豕行至黃土隴見兩虎叢薄中呼曰虎在此虎在此鄉黨隣里幸與我共殺之不者不惟吾家被其攫諸公家之豕亦恐不免不惟豕不免害且恐及人於是環高溪一聚壯者操刃與挺弱者聲銅鐵器往助甲虎見衆前且行且咆哮作聲威翼以懼衆衆不爲懼益鼓譟環之虎乃躍而起甲之長弟遂揮挺撻虎虎怒爪之其右

股被創甲之幼弟奮戈刺之自啣貫脅一虎隨斃其一猶咆哮作噬人狀然聲戰慄僅若牛鳴衆知其無能也直前刺之於是兩虎俱斃剗其腹豕固在也虎於毛蟲中最暴戾人聞談虎且猶膽掉畏之而況敢攫之乎使其據深山大谷雖日攫麋鹿雉兔以自肥孰得而斃之哉顧恃其暴戾縱逐逐之欲入墟市攫人畜而弗忌得一豕竟殞其命悲夫世之人自謂威權足賴而貪欲無顧忌者其亦知所鑒也乎方甲行覓豕惟二弟從率先衆人刺虎亦惟二弟詩言外禦其侮必兄弟豈不信矣哉甲喪其豕既而斃兩

虎誠若快意者然爲酒食以勞鄉黨隣里費抑亦夥矣一豕又凡不脫於虎口持虎皮上送官人莫不謂其得厚賞以其皮之傷也率於吏議迄弗之賞然則出死力損家貲以除暴虐者上功幙府而欲文法吏無吹毛求疵而欲沾賞典矧可得乎矧可得乎

借題寓慨寫出三層意思第一層爲貪慾者戒第二層爲親親者勸第三層爲有功不賞者惜如此則文字綽有關係不可廢矣此小題大做法也

兩山草堂記

黃淮

永嘉號佳山水其崇大雄傑者率多淪於幽逃城居不能專其勝環城內外可名列而指數者其山有九術者以其上應北斗故名其城曰斗城云九山之清秀穠麗莫若華蓋孤奇峭拔莫若積穀華蓋據城之東積穀由華蓋少折而南拱揖回顧斷而復續曲盡情態郡學司訓劉朝縉甫居於兩山之間北牖洞啓則華蓋之秀色森然郁然近可攬結宴坐堂上則積穀之清氣鬱鬱紛紛排戶而入華蓋之頂有古松數十株偃蹇盤錯宛類虬龍天風間作則松

明文遠卷

聲怒吼若轟雷若奔濤若萬馬馳突振撼林谷聞者毛骨爲之颯悚積穀之麓有龜湖泓渟瑩澈可舟可釣可湘可濯沿龜湖東行數十步有仙人之窟宅曰霞洞嘗見舟光起於其隙煥若霞彩焜耀人目景物可愛者大略若此若夫朝雲暮靄春而秋露雪霜之凝積陰晴之蔽舒變化倏忽莫窮其狀朝縉之居適據其會不出戶庭而華蓋積穀之勝槩皆在目睫間因名其堂曰兩山草堂樂得其所也屬考績來京間過余請記夫人之恆情處城市者厭喧囂處山林者厭岑寂常患不能相有也今朝縉處城市而有

山林之樂其所得可謂厚矣然而兩山之左右前後室廬比櫛居者不知所以爲樂而獨朝縉得之何哉蓋天下之事有所重則有所輕彼逌逌於利欲營營於垢紛者雖有山不暇顧也朝縉心地坦夷神氣爽達不爲形役不爲物累靜觀天壤間紛紛紛紛無非自得之妙故於兩山也仰而視俯而思豁焉有契於中蓋將與淵明採菊東籬漣溪庭草交翠同一天機之流動豈徒景物云乎哉是則名堂之義信有其實而無愧乎古人乎雖然朝縉一士人也自非際遇明時優游致職藉祿入以仰事俯育殆不能遂其

明文遠卷

樂於兩山之間也乎是爲記

刻劃形容善於狀物其佳處尤在見地之高

蕭氏林泉居記

楊士奇

吾邑之南五里所澄江之陰有蕭氏其曰自愚者自少學老子法居黃茅岡之白鶴觀善畫龍吾童子時屢造其存誠之室或戲弄其格筆輒目謂余不及早學爲霖雨事乃欲翻道士墨藩驚起雷電耶而掀髯以笑自愚時年已七十爲人磊落流暢超然塵表也繼識其姪以德恂恂謹愿善畫天神古佛菩薩然亦老矣後識以德之子士信以寫真遊兩京又識士信子于喬益精其父之藝嘗至南京大夫士求之者衆尚書蹇公尤重之後十餘年于喬弟于京

月之卷

來北京其藝加精於寫貌酷似一時京師之寫真者皆稱其難自尚書學士以下幸喜而求之日酬應不暇而於吾家臨摹唐李杜宋歐陽司馬劇程邵張及胡澹菴諸君子皆精妙于京爲人溫靖恭遜不恃其能而益務進吾尤重之問出所得林泉居詩文求余爲記蓋得尚書胡公及翰林諸名公之作可爲富矣非其藝有以動諸公而能得手林泉蕭氏之居也環所居彌望皆平曠膏腴壤宜耕種竹樹茂密石泉潺潺其南則天柱之峯特起而聳秀又南則三顧之山駢立如筆格又南則東綿岡川諸山如屏如帷

連延衍迤其東則匡山雄偉弘博勢鉅而尊其北則潁江茫洋奔放帆檣沂泗絡繹無已而白龍之洲金魚之浦及官府城邑樓榭室屋如蜂房如鱗次皆阻江而望也又阻江而西望則武山嶽然峻厚而尤奇皆可眺可悅宜幽棲者之適而近居之西數百步則陳霸先之故壘其遺跡宛然想像當時英風偉烈不可復見徒見纍纍荒丘於榛荆蒼莽中可爲慨歎然事遠不足究姑卽耳目所及者吾四

月之卷

五十年前嘗經其地於是其旁近貴者有焉富者有焉而一轉目之頃貴者固不可常恃富者亦多消落墮竭甚者其子孫漸盡其居第不爲瓦礫之墟則或數數易主可勝慨哉乃若蕭氏者吾及見其五世愈傳而愈衆又皆克紹高曾之業而愈精方取重於當世間人未已也則知凡世之矜其富貴馳騁快意而不務德者未必可恃而靜真有常不變者可以持久也蕭氏後之于孫尚益勉之手是爲記

低徊唱歎久有餘情其用意全在結處

汧陽縣三賢祠記

高攀龍

汧陽三賢者曰燕公倌。從夫子於遵周問禮之時者也。曰郭公欽。肥遁於王莽篡漢之世者也。曰段公秀實。死節於朱泚之亂者也。舊皆祠於學宮。邑侯夏公始創三賢祠。特祠之。請記於馮仲好先生。仲好一日謂余曰。若是者世之相去也。品之各別也。假令三賢者生同時。聚同堂。其志同乎。同而後可同祠也。余曰。同。曰。有說乎。余曰。天地大矣。惟人與之同者。其才同也。故曰三才。才者何也。生也。生者何也。心也。故人之得其心者。同於天地。失其心者。同於禽獸。雖有賢哲。語之同於天地。必駭。雖有凡愚。語之同於禽獸。也。必憤。是烏知不同天地。則同禽獸。其間不能以髮也。夫子論成人。非謂合知廉勇藝之四子。各文之禮樂。皆可謂成人也。且推之利無苟得。難無苟免。不忘久要者。則不必有四子獨到之才。苟不失其心者。皆成其人也。夫以陳亢終身依聖人。不識聖人。夫子問禮之時。名未著於天下。而燕公首得聖人宗之。視亢等。貴賈何如乎。楊雄號稱大儒。不免死於莽大夫。視郭公。冥鴻威鴻。翔翔雲漢。何如乎。李懷光千里赴難。破賊解圍。不日奸臣之誣。甘為亂

明文遠來

子手

子手

明文遠來

十五

賦而不顧。視段司農一芻何如乎。此心之辨也。三賢者不同品。同於不失其心。心同則才同。才同則與天地不朽。故成人者。其塗甚博。其要甚約。既成其人矣。又惡乎不同。仲好曰。善。卽以記三賢可矣。夏侯名之時。成都人極平實。亦極精微。當與聖門求仁之旨參看。

登平遠臺記

宗臣

平遠臺在省城中東南。閩志三山。此卽所謂鰲峯山也。山固奇。在城中尤奇。宗子入閩十朔未登也。蓋以戎故而客。有好宗子者。乃召宗子焉。凡幾折始上。又折而東。登鰲石臺。天風高揚。萬象蕭瑟。宗子於是仰而思俯而歎也。客曰。大夫何歎。宗子曰。嗟客乎。嗟客乎。客聞其說。余恐客之投顰於地。而莫余飲也。夫閩者豈非記所稱東南巨麗哉。家纓弁人詩禮。農嬉於時。而商歌於塗也。當是時。而登厥臺焉。高山大川。遊雲芳草。罔弗觸吾目也。則罔弗快吾心也。

今何時也。吾見茲臺三。駐軍矣。客亦東眺大海乎。樓船組練。隱隱起也。南睇於江故里。婦日濯錦漂絮。其中者。今健兒飲馬矣。西瞻烏石。蓋有鍛甲礪刃。鼓笳饒吹之聲焉。北闕問井。則父老子弟。被戎執戈者。怨謫盈道也。且千里之內。凶者未葬。瘡者未起。流者未歸。繫者未釋。吾念之。吾不知汗之滂滂。至於踵也。昔何以驩。今何以悲。昔何以靖。今何以擾。斯其故難言哉。夫君子之謀人國也。上愛主。憂而下憂民。憂者也。今帝心常在萬里。而民瘼之洵洵。在吾前也。方請纓枕戈。不暇餐沐矣。客乃欲吾觀高山大

川。遊雲芳草。而嬉乎。此吾所爲歎也。昔元臣據閩之險。以抗我族。皇祖乃命樓船將軍。從大海經搗其穴。空之。帝謨輝赫。日月同炳。乃今策事之臣。顧不能設一奇制敵。而使醜彝往往截海。闖我。此視皇祖諸臣。何如哉。吾歎之。實愧之也。客於是起辭曰。吾不能解大夫之職。而大夫又安能飲吾之酒。請大夫爲客記之。以示後之登斯臺者。毋徒嬉此高山大川。游雲芳草。而忘厥民憂也。宗子於是采客之言。以爲之記。

壯懷雅意。有忠臣烈士之思。不獨鬱鬱芊芊。蒼翠可愛。

。似陸魯望登高文

宋狀元僕射何公顯忠祠記

任瀚

華陽黑水在天地西南去中土遠異代能臣死上不登祀典卽耆舊薦紳亡從得聞號名往往多湮滅不振至莫保丘墓成都仁壽郭北十里所棘楚蕞薄中有斷墟殘碣兆時蠶鼠狐鼠成于窟穴其下爲宋丞相僕射何公藏木主處明御史汝南吳皐喻公按部行縣哀僕射忠勞死事不食境土迺下令斬蕞蕞室益封樹更寘祠宇美門華表百物使仁壽尹毛沂續圖勒狀問記於前史氏記曰僕射諱梟字文縝宋隆州陵井監人政和五年舉進士第一時金

明文遠卷

主始據稱號王室多事宰相王黼承蔡京後深文黷貨主佐金攻遼取燕雲計舉山後諸州割截餉金自決藩衛益增歲幣至百四十萬行路切齒朝士洵洵莫敢抗聞梟爲御史中丞獨上疏奏曰王黼好回專制馮藉寵靈使海內歛望不去必亂社稷請悉去其黨胡松年等謝天下繇是黼松年皆罷免歸靖康元年童蔡既伏誅公稍遷中書侍郎金師攻陷天威軍占沒喝舉部曲南下兩河震盪詔百官集尚書省議三鎮便宜百官多言請割地求成便梟固持不可謂三鎮爲國塞垣三鎮破國誰與守且敵人亡朕

卽割內地盡江淮豈有不來理唐恪耿南仲力爭不釋公屬聲曰河北民亡罪棄地民獨安之且以河北取天下勢若建瓴河北既亡其誰爲中原者帝曰何梟言是然恪南仲寵厚不能奪竟罷梟開封尹已復詔爲尚書右僕射數日師薄城下殿前諸統制敗死敵人縱兵乘城焚南薰門衛士殺傷相藉公猶勃勃率都民巷戰欲以身殉闕庭敵謝不逞烏虜雄哉殺欽北狩公及侍郎李若水從若水詣敵死公與秦檜等奉二帝至燕檜臣事撻懶得南歸約爲間諜公獨伏節不屈日哭二帝所南望中原有能復讐者

明文遠卷

而竟爲賊擒所奪卒走死海上蜀故老嘗說康王典河北帥府事出僕射建炎中興僕射最有功勛宜配享高廟策勞記室而史闕不載誠爲遺憾吾悲靖康之難蔡京爲戎首王黼養亂作成至耿南仲凌遲狼籍莫可援揅然數人皆得完狗馬餘骨死葬東南僕射生不逢明王末路迺得柄用國事已去身走朔漠死委骨瀚海不克歸還其社至削木爲主題封舊山豈不慟哉而故故有祠曰顯忠院不知勅自何代僕射去今五百餘年御史持節勸忠千里間記伐取岷峨一片石照示無極使後來封疆之臣過其祠

行其墟墓將有慷慨悲傷踟躕不能去者知僕射得死所矣誰謂南朝惟李侍郎一人

感慨激昂綽有忠憤盤鬱之氣非此文不足以稱此祠

明文遠卷

成趣軒記

胡翰

凡物之得_○其得_○乎_○已_○知_○之人莫知也_○得_○乎_○天_○者夫知之人莫知也_○天也者莫之致而致也_○雖已亦莫知之也_○易從而得_○之_○惟無係累者_○得_○之也_○扁之於輪_○良之於御_○蒲且之於射_○詹何之於釣_○極天下之技_○自以爲得_○矣_○大叔之田_○虞氏之博_○昭文之鼓琴_○孟公之飲酒_○極天下之樂_○自以爲得_○矣_○由君子觀之_○其溺於物一也_○天下有不溺於物者_○然後至焉_○若靖節先生之所謂成趣者_○其得_○休_○天_○爲何如也_○張君子愚意有弁於是_○遂卽其居室而扁之_○子愚客睦

州城中_○有屋數楹_○僦地龍山之下_○有蔬數畝_○朝挾一童_○以出_○荷鋤耕植_○倦而休_○休而復作_○自食其力_○恆懼不給_○非有三遷之松菊與桑麻也_○又性不嗜酒_○親戚故人_○居中州者爲多_○加以師旅_○歷歲踰時_○不能會合_○相勞問_○非有近局之雞黍與壺觴也_○獨其環堵蕭然_○短褐單食_○其食類焉_○而猶未能無車馬之喧_○如柴桑栗里也_○則子愚之所以成其趣者_○將孰信之_○余以爲萬物一體也_○萬古一息也_○隨其所在而得_○者_○皆天也_○以其所無_○慕其所有_○雖苟得_○之_○非天也_○故子愚之於靖節_○不必同_○不必不同_○各適其適而已矣_○各

適其適者。且莫知其然而然矣。此天也。其趣固天趣也。余
應轉得字
每恨無以得之。問從子愚游。見其甘隱約。樂淡泊。類乎其
順也。未嘗不咨嗟變色。使吾得托於田父野老。相與扶門
一笑於願足矣。安能老而浮湛斯世。猶曰古之人。古之人
哉。

園日涉以成趣。其樂正在自得耳。若事事規摹刻劃。便
為俗不可醫文字。蕭酒須看其用意高處。

明文遠卷

月潭八景記

趙 訪

由屯溪遡流西南入張公山。二百里。盡浙江之源水。皆自
高注下。湍流峻急。灘淺者可揭也。當山水奇處。輒匯為
蛟龍窟宅。自浮游至龍深。以潭名。且十數。而月潭最奇。潭
上兩山相揖。如牛飲於溪。其鼻皆巨石夾溪對峙。如門。其
南有山。諸小水來會。離立參拱。故潭形正圓。其深不可測
也。每春夏溪流大漲。東於石門湧而復墜。則震蕩迴瀾。聲
振天地。勢摧山嶽。齊之所入。溪若歸虛。汨之所出。旋如車
輪。使人目眩心掉。不可端視。其水落波平。則淺淡一碧。瑩
徹無瑕。鳥飛魚躍於溪光山色間。皆悠然自適。夾溪多白
沙翠竹。販舟漁艇往來其間。如畫圖。然而雪天尤為清絕。
此月潭之大都也。朱君伯初父世居潭上。心獨有樂於是。
乃閤其南曰臨清亭。其北涯曰觀瀾。造小舟置筆床茶竈。
其中曰釣雪。其取於是潭者備矣。其於游觀之樂至矣。潭
之北曰平林。竹樹叢密。有隱君子居之。平林東五里有古
叢林曰星洲寺。每與密巖舟其下。意適則澹然忘歸。南七
里有顏公山。相傳昔有隱者於此。僊去。君暇則杖屨獨游。
游輒數日而還。蓋君之所好樂者如此。而廓然無累於其

明文遠卷

中又如此。是故其神不勞。其形不衰。優游無爲。若將終其身而不厭也。於是好事者。卽潭之景物。曰月潭。曰石門。曰臨清閣。曰觀瀾亭。曰釣雪舟。曰平林小飲。曰星洲寺。曰顏公山。爲詩。凡八詠。以貺君。而屬訪記之。訪蓋未之暇也。至正十七年夏五月。始來游於潭上。而切有感焉。時郡邑海經兵火。水村山郭。名鄉甲第。高臺別墅。凡昔之紛華盛麗。相夸詡者。莫不化爲丘墟瓦礫。荒田野草。則人與物之變滅相尋者多矣。惟君與是八景俱無恙也。然則君之不以此易彼也。宜哉。吾聞之智士。無私慮之變。則不樂察上無

明文遠卷

凌許之辨。則不樂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尤。則夸者悲。皆囿於物者也。豈惟固哉。舟已敗矣。而乘風破浪者。方新車已覆矣。而風駕疾驅者。未已。乃若有物使之然。然則世之人。終不以彼而易此宜也。蓋於是重有感焉。遂爲之記。使後之人。知月潭八景之顯於時。實自君始。

敘致有情其見地尤自峻絕

虎啞木偶人記

劉楚

歲乙巳。飢而多虎。夜則盜相迹於道。莫敢捕逐之者。是秋安成山氓有忿人盜已蔬者。以里祠之神。類能威殛人也。則迎致而露禱焉。與相約曰。必得盜見。厲乃歸。否則終露暴耳。其神固木偶也。長短大小。畧與人等。又衣真絳衣冠。大冠。儀狀儼赫。過者不敢正視。旣數日矣。方夜半月朗朗在地。門外勃率。若聞行步聲。其人以爲盜且復至也。亟起從壁間覘之。見一虎逐逐然來。至神所以爲人也。爲之曳尾。睢眦。徬徨左右。欲却欲前者數四。偶人不動。乃稍近對

明文遠卷

踞注視久之。忽有風揚其襟。若將起而動者。虎直前奮攫之。嚙其首。始偶人刻桐爲之。桐木柔脆。歲久且枯。遽飲虎牙。至膠其兩頤。不得吐。嗑虎爲之搖首振脇。跳擲以求解。不可益駭怒。卒踐感頓掉。左右揮拉。始得脫乃去。見者大驚。且奔告其里人。咸來聚觀。見偶人軀幹手足。狼藉道上。無有完者。因私悼神之無辜。惟虎之暴。而又笑其眩瞽不知。以至於此也。其家故畜豕。他日虎復來。伺知之。夜躍入垣內。有虛窗伏半側。弗之覺也。竟失足陷窗中。咆號騰躍。窮蹙不得上。衆急聚挺刃相擊死。因叩首謝神曰。吾神固

聽也。今虎死於是，其譴怒之所致歟？乃相率昇死虎祭而食之，更刻木爲神軀，益製美衣衣之，歸神於祠，盜亦遂絕。嗟乎！虎之毒人甚矣，乃有乘以肆奸者，彼寧復知有天道哉？方虎之匿水偶人，誤也，然冒冠衣而據非其所有者，卒能致禍，偶人其假冒而失所據者歟？及虎之隕於窖也，若有使然者，然貪得不已，自足以喪其身，不必神之所爲，而偶人以毀喪之餘，邂逅虎斃，遂食厚報，亦過倖矣。彼悻悻然不勝於得喪之末，而反覆繆述以逞媚於鬼神者，豈非愚且惑哉？卒之虎斃於窖，盜息於野，天道之應微矣，而警

明文遠卷

本二

戒之機亦妙乎。

借題寄慨文有關係若泛泛然一記則此等事記可不作即作可不存也

采詩樓記

沈 儆

余少小時即愛慕人論詩，每侍翁長者見酒酣擊缶，豪吟朗咏，即不意會輒沾沾喜，及長爲諸生，日困於業，既而學爲吏，日又困於簿書，輒復棄去不果學，吾聞善詩者往往得於所感，昔者司馬子長行天下，故其文多，少陵華詞藻句，多得於峨眉錦江之助，吾松鮮佳山水，又無名寺院及物外奇觀，可資選興，每以爲欠事，余家城東草堂之北，去可百步，皆修坵曠野，嘗與客對坐，雲氣冉冉墮几席，而物外奇觀，鵬英吐藻，悉來獻狀，乃喟然曰：明珠在懷而顧索

明文遠卷

之途異矣乎！乃搆一小樓，樓東西相距無踰二丈，南北稱是，其高倍之，四面不設屏障，八窓洞開，而觴景皆詩矣，遂名之曰采詩。余於是乎得大觀焉，時惠風晨至，靈雨既零，倚樓北顧，春水瀾漫，穉夫始服田事，耕犁相屬，江村農務隱隱可想見，薄暮天宇晶明，九山最高峯頂可一二數，縹緲出雲外，離立聳翠，環以芳洲，洲有多蘭芷雜英，春深翠色欲滴，客有好事者，舉酒酌水，浮觴其上，樵童牧豎爭以爲異，洲稍北有方池，植荷葉數莖，六月退暑，樓居晏坐，清風徐來，荷香襲襲可掬，東望烟霞薄林木，行人時時蹢足

蒼苔水石間。遺影在地。彷彿如畫。月出清光射。踰曉然如練。間聞吳歌。婉婉宛轉。淒切。將人孤子。倚闌而聽。感極生悲。或繼之以泣。時維九月。白露為霜。涼風颭至。楓林落葉。蒼碧如染。雅宜遠眺。秋高景肅。天空水碧。橫塘在左。葉舟放流。帆影隱見。迅駒過隙。不可窮狀。冬夜過長。竹窓易寒。沈沈數漏。箭不易曉。西去古寺咫尺。聽鐘聲歷歷。霜晨即披襟起坐。宿醒睡思。洒然去矣。歲晏作風。樓外積素凝白。客至呼童掃雪烹茗。晚霽開軒。園林珠璣相錯落。又若水晶屋宇。羅列上下。疑是中別有一天地。若不知塵外之有

明文遠卷

觀海也。嗟乎。是其為樓也。甚隘。而四時之景。天地之遠。觀咸於是乎。在。是故其為詩也。日益富。采而詩之也。日益無窮。余嘗怪天地間。雲嵐木石。崇丘絕壁。足以發奇潛老。然往往人跡所不至。即人跡可至。或風雨晦冥。至為塵襟俗駕所苦。亦有遇有不遇。吾采而詩之也。有時而窮。吾獨取夫茲樓不踰足越限。而四時之景。天地之遠。觀咸於是乎。在。是故境與意會。詩以興感。譬之取材。荆楚。槐柳豫章。皆可堂構而材。無雷良矣。余自顧薄劣。越在茲樓。興至慨浩歌長嘯。聲谷。崖谷。然性質天機。空切。總好。至濡毫染墨。竟日不能以句。幸又慙慙。曰。吾負詩耶。詩負樓耶。樓負色欲流。要是即境生情。及與離。給有別。

知止齋記

錢宰

八年冬。詔天下士。凡寄跡佛老。而有志於聖賢之學者。入國子學。俾習知天理民彝。然後授之政焉。余助教庠舍間。因獲與諸茂異交。間過尊經閣。訪黃君伯厚。於東序。伯厚扁其齋居曰知止。意伯厚逃佛而歸於儒。不半載而知所止矣。何其化之速邪。今朝廷武功既成。謹修文教。示之以綱常。道之以道德。化之以禮樂。禁之以刑政。將使天下之士。皆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將使天下之民。皆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化。以世之學佛老者。徃徃

明文遠卷

多聰明。識道理。俾務於學。去其虛而實踐。變其寂而有為。黜其偏而歸於中正。猶反手耳。然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以大中至正之道。化天下後世。俾修諸身。措諸事業。莫不各有所止之地也。是故冠爾以章甫。使知首之所止焉。衣爾以逢掖。使知身之所止焉。正爾以夫婦。復爾以父子。明爾以君臣。使知心之所止焉。伯厚於是乎元冠綦纓。俯仰後先。以正其容貌。以齊其顏色。垂紳委佩。周旋抑揚。以敬其儀刑。以慎其進趨。入其室則夫夫婦婦。怡然乎其和樂而有別也。陞其堂則父父子子。優然乎其慈孝而有

親也。出而仕於朝。則君君臣臣。秩然乎其明良之際。會而有義也。伯厚方且見之躬行矣。其視視髮毀形滅性離倫。達世獨立而高出物外者。夫豈伯厚之所止耶。嗟夫。北辰之止於天也。不偏也。流水之止於海也。不息也。心猶辰也。靜而不偏。則所止者正矣。心猶水也。靜而不息。則所止者至矣。伯厚尚無惑於偏。無怠以息。庶幾始終慎其所止哉。

援釋入儒議論甚正。其洗發止字亦復博大精深。

明文遠卷

重修涇縣儒學記

唐順之

先王本道德禮樂經術以造士。而以士大夫耆老之優於道德禮樂經術者。命之以爲庠序之師。至於閭閻族師什伍之所鼓篋而從焉者。亦無不命於上。而一閭一族之間。亦無非以道德禮樂經術相磨切。是以上無私師。下無私學。周衰王道廢缺。齊魯列國學校猶在。不過粉飾潤飾。而易象春秋十六國之樂。徒以誇於諸侯賓客爲古物玩具。而未嘗以教諸弟子。所謂學官與弟子云者。謂誦禮樂。徒能習其鏗鏘鼓舞而絕莫知其義。其士大夫之有道德者。

明文遠卷

抱其器而私相與教授於山澤之間。不出戶庭而自成庠序。蓋觀於洙泗之濱。所侃侃弦歌鼓瑟者。至數千人。雖數百餘年。諸生以時就其家習禮焉。而使觀者低徊不能去。此其最盛。然孔子在當時。非有司樂象胥之職。沒不與。瞽宗之祭。而弦歌數千人者。亦非所謂司徒俊士之選也。自是之後。西河鄒嶧傳易授詩。紛然彌衆。然皆與庠序無預。漢興立博士。置辟雍。橋門觀聽。縉紳動色。蕃薺武卒莫不受經。然抵以爲太平之榮觀。而當時所謂師弟子者。不在也。濟南關西琅邪千乘世傳經術。隱居教授。生徒至萬。

餘人然亦不屬之庠序。由此言之。王牧與則道德禮樂經術之寄在庠序。而師道爲公王教廢。則道德禮樂經術之寄在山澤。而師道爲私。雖其所寄無以異者。而世之升降繫之矣。國家建學。偏宇內蠻貊。微莫不有學生徒多者七八百人。少者百人。可謂至盛。然而道德禮樂經術之寄其在焉否也。所習者不過乎章句佔仰。所志者不過乎聲利榮名。其所謂高等者。亦惟驚文詞之博。而祇以爲溺心滅質之資。矜廉隅之飾。而祇以成詭激矯誕之習。是以豪傑之士。往往病之。而相與修身治心。詠詩習禮。考業講德。

明文遺卷

於岩居燕處之間。先王之禮樂經術亦稍稍賴以不墜。然庠序爲虛器。而師弟子爲私名。論世者亦太息於斯焉。涇於寧國爲屬邑。而學宮圯壞不葺。午山馮公爲提學。嘗欲新之。未克也。而再爲提學。則以屬之知府尹宇葉令祥。率其民之好義者。使出財鳩工。不足則濟以贖金之餘。董其役於主簿某。而視其成於學官董汝礪鍾維揚曹繼。於是戟門墜池。筍簷在列。登其堂者。如入孔室。而聞金石絲竹之聲。丹雘黼黻。儼而高居。挹其象者。如見聖人。而親申如天如之容。其與古之庠序亦幾無以異矣。而午山公端軌

朝之弊。而刻濯其字句。以當於溫柔敦厚之旨。然其學相萬矣。故變而不化。近而易覓。要其盛衰。可畧而言。律體情勝。則俚才勝。則離法。嚴而韻諧。意貫而語秀。初盛奪千古之幟。後無來者。絕句不必長才。而可以情勝。初盛饒爲之中。晚亦無讓也。歌行伸縮由人。卽情才俱勝。俱不失體。中晚人議論多。而敦琢疎。故無取焉。初盛諸子。啜六朝餘瀝。爲古選。不足論。子昂應物。復失之形迹之內。李杜一二大家。故自濯濯。要之不越唐調。不敢日以漢魏。况三百乎。漢魏六朝。通變其體爲唐。而唐體迄於今。自如。後唐而詩衰。

明文遺卷

莫如宋。有出於中晚之下。後唐而詩盛。莫如明。無加於初盛之上。譬之水。三百篇崑崙也。漢魏六朝龍門積石也。唐則溟渤尾閭矣。將安所取益乎。不佞竊謂今之詩。不思不學。唐而患學之太過。卽事對物情與景合。而有言幹之以風骨。文之以丹彩。唐詩如是。止爾。事物情景。必求唐人所未道者。而稱之。弔詭蒐隱。誇新示異。過也。山林宴游。則興寄清遠。朝饗侍從。則制作莊麗。邊塞征戍。則悽惋悲壯。聯離患難。則沉痛感慨。緣機觸變。各適其宜。唐人之妙。以此。今懼其格之卑也。而偏求之於悽惋悲壯。沉痛感慨。過也。

律體出而才下者。沿襲爲應酬之具。才偏者。馳騁爲誇詡之資。而選古幾廢矣。好大者。復諱其短。強其所未至。而務收各家之長。撮諸體之勝。攬擷多而精華少。模擬勤而本真漓。是皆不善學唐者也。嗚呼。繇三百篇以來得失之林。較然甚著。公臨繼三君子。會萃斯編。如善相馬者。雖千乘萬騎。良駑可觸目而辨。倘以不佞言能窺一斑否。賈公臨而校讎剞劂者。新安吳珪雅能詩。熟於詩學。源流滔滔。汨汨爛然。盈紙自非經笥史腹決。不能如此條鬯。

明文遠卷

尚寶題名記

張治

尚寶司掌印之事。國初建符璽。即後改曰尚寶司。秩正三品。洪武元年。乃置卿一人。正五品。少卿一人。從五品。司丞二人。正六品。其後大臣子弟。以蔭補丞者。無常員。列署在右掖之內。其地至禁密也。寶璽之大者曰奉天之寶。爲唐宋傳璽。惟祀天地用之。凡詔若赦。則用皇帝之寶。立封及賜勞。則用行寶。詔親王大臣調兵。則用信寶。冊上尊號。則用尊親之寶。勅諭親王。則用親親之寶。祀山川鬼神。則用天子之寶。封外裔及賜勞。則用天子行寶。詔外裔

明文遠卷

調兵。則用天子信寶。曰誥。則用誥命之寶。曰勅。則用勅命之寶。勅獎臣工。則用廣運之寶。勅諭來朝官員。則用敬天之寶。勅民之寶。凡寶之用。必請命而後發焉。天子饗祀郊廟。若視學。籍田。勳衛扈從。及公侯駙馬都督侍衛。錦衣衛。則給金牌。牌之制。有龍者。虎者。麒麟者。獅者。雲者。以其官爲差。皇城金吾禁夜。五城夜巡。則給令牌。虎貴巡城。則給銅符。九門守衛。則給銅牌。錦衣校尉入直。則給雙魚銅牌。京官之朝參者。則給牙牌。勳臣以勳字。親臣以親字。文臣以文字。武臣以武字。文武官之與倍祀郊廟及執事人。亦給

牙牌有圓花長花長素之別凡諸得給牌者有故則檢藉而納之親王之國及文武大臣出撫鎮則給符驗御史出巡察則給印事竣則納之稽出入之令而辨其數其事至重也每大朝會則二人以寶導駕先立侍殿中駕出幸則二人以騎從寶行其爲侍從至親近國初類以文學儒臣領其職或兼秩焉尚書郎而下非有才名者不得調勳輔大臣子弟奉特旨乃得補丞他流所不與焉其選至慎也故事曹省皆有題名而符司缺焉嘉靖丁未分宜東樓嚴君以太常少卿領司事乃蒐諸故牘自洪武而下迄于今

明文遠卷

得若干人刻其姓名爵里立石於長安之直廬以稽往而昭來也○張子記之治曰寶者人君所以信其令於天下者也○名者君子所以信其行於後世者也○人君之於寶則設官以守之者○慎其令也○然則君子之於名其賢不肯闕於勸懲者○至遠也○顧可以弗思慎乎哉○夫德者所以慎名之具也○是故人君有慎令而後天下無邪政○是謂治法○君子有慎名而後終身無邪行○是謂治人○以治人而守治法則身安而國家可長休也○嗚呼豈獨尚寶然哉○此東樓所爲題名意也○整齊嚴密一篇班固文字。看他爲東樓作記自首至尾絕無一句贅辭是何等地步。

書記

柯 邈

書一巨編雜山水人物亭臺舟楫鳥獸草木爲四十九葉葉爲書二其首葉則聯書合之九十有七也其間名筆亦多蓋集衆善以成之非尋常可得○後河陽陳公功懋司天官務禮賢而好士天下士夫挾一藝來京師者咸願見公以暴其能故有以得之非公求之而後得焉畫中山水有四時景象亭臺舟楫有遠近隱顯乃若其人則有臨流而洗耳者濯足者有憑依而騁望者坐而觀泉者看雲者垂釣者偶語而相金相對者坐若倦而歛者若將鳴琴者若鳴罷者居而讀書者閑逸而自適者立而侍者執事者渡而擇者載騎而渡者渡不弛轡者騎而游者行而隨者牧牛而牽者牽回首者騎弄雛者涉深而立背者凡四十人牛并犢凡五也物之飛走蠢動有家禽若鳴若翔若啄若息或群而或孤或金而相顧相關爭相游泳相呼而引雛其羽大小九十有七而毛屬之牛熊猿鼠鱗之魚介之龜蟹雜夫蟾蜍蛩蠶之類不與焉植則有笋有竹有瓜菜茄蔬又有粟有芭蕉有雜花諸果有蘆葦苔蘚萍荇點染形色模擬態度雖未一一造極精妙要皆工緻可觀出以示余

屬記其首。余辭不得。稽勲主事武岡劉養正。謂公之所嗜。不專於適情玩物。而於畫法中。皆有以知人之才藝。而於天時之代謝。人物之變更。接於目而得於心。亦格致之一助也。醉翁之意。果專於酒乎。余聞而躍然喜曰。人有一才一藝。可用於世。固不止如動植飛潛之各有所需。設若牛不以耕。粟不以食。則亦未見其有益於世。惟需所宜。則凡列於是編者。無不可以供耳目。禦饑寒。療疾病。大而可以視享贊。資未有不可用。特不能自爲其才耳。今公列官清朝。預人物之鑑衡。別輕重。辨妍蚩。推此可以知天下之才。

明文遠卷

寸長弗棄。其有裨於家國天下多矣。豈玩物適情者所可涯哉。是爲記。

從昌黎画記脫胎描摹刻劃無不工緻。於画法中得辨才之方。議論固好。然恰是銓曹故妙。否則仍泛而不切矣。

義虎記

王猷定

辛丑春。余客會稽。集宋公荔裳之署。齋有客談虎。公因言其同鄉明經孫某。嘉靖時爲山西孝義知縣。見義虎甚奇。屬余作記。縣郭外高唐孤岐諸山多虎。一樵者朝行叢箐中。忽失足墮虎穴。兩小虎卧穴內。穴如覆釜。三而石尚廉利。前壁稍平。高丈許。薜落如溜。爲虎逕。樵踴而歷者數。復遶壁。泣待死。日落風生。虎嘯踰壁入。口啣生糜。分飼兩小虎。見樵蹲伏。張爪奮搏。俄巡視若有所思。反以殘肉食。樵入抱小虎卧。樵私度虎飽。朝必及。味爽虎躍而出。停午。

復啣一鹿來飼其子。仍投餒與樵。樵餒甚。取啖。渴自飲其溺。如此者彌月。浸與虎狎。一日小虎漸壯。虎負之出。樵急仰天大號。大王救我。須臾虎復入。拳雙足。俛首就樵。樵騎虎騰壁上。虎置樵。携子行陰崖灌莽。禽鳥聲絕。風獵獵從黑林生。樵益急呼大王。虎却顧。樵跪告曰。蒙大王活我。今相失。懼不免他患。幸終活我。導我中衢。我死不忘報也。虎領之。遂前至中衢。反立視樵。樵復告曰。小人西關窮民也。今去將不復見。歸當畜一豚。候大王西關三里外。鄰亭之下。某日時過饗。無忘吾言。虎點頭。樵泣。虎亦泣。迨歸家人。

驚訊樵語故共喜。至期具豚方事宰割。虎先期至。不見樵。竟入西關。居民見之。呼獵者閉關。柵矛挺銳。弩畢集。約生擒以獻。邑宰樵奔救。告衆曰。虎與我有大恩。願公等勿傷衆。竟擒詣縣。樵擊鼓大呼。官怒詰樵。具告前事。不信。樵曰。請驗之。加誑。願受笞。官命至虎所。樵抱虎痛哭曰。救我者大王耶。虎點頭。大王以赴約入關。耶復點頭。我爲大王請命。若不得願。以死從大王。言未訖。虎淚墮地。如雨。觀者數千人。莫不歎息。官大駭。趣釋之。驅至亭下。拔以豚。矯尾大嚼。顧樵而去。後名其亭曰。義虎亭。王子曰。余聞唐時有邑

明文遠志

人鄭興者。以孝義聞。遂以名其縣。今亭復以虎名。然則山川之氣。固獨鍾于此。邑歟。世往往以殺人之事。歸獄猛獸。開義虎之說。其亦知所愧哉。

虎亦作如此義事。世之媿此虎者多矣。叙次了了。宛然在目。

宋文丞相祠堂記

羅倫

昔尼一。氣如黃河之水。奔騰萬里。不可止遏。爲臣死忠。爲子死孝。死一也。可以動天地。可以感鬼神。可以貫日月。可以孚木石。可以正萬世之人心。位萬世之天常。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以塞於天地之間。夫殺身成仁。舍生取義。非浩然塞於天地之間者。能與於斯乎。若宋丞相信國文公。是已。公名天祥。甫弱冠。奉廷對。陳君道之大本。經世之急務。文思神發。萬言立就。可謂天下之大才矣。董宋臣主議遷幸。公上章乞斬之。呂師孟偃蹇傲命。公又上章乞斬之。賈似道誤國要君。公當制以義裁之。勤

王詔下。重臣宿將。縮頸駭汗。公提孤兵。獨往當之。敵大舉。三宮震動。宰相脫荒。公挺身獨往。說之。可謂天下之大勇矣。夫慷慨就義。決死生於一旦。中人有或能也。若歷履萬死。其執彌堅。其志彌厲。非仁者其能乎。方公之使敵。詆大酋。罵逆賊。當死。脫京口。走真州。如揚州。趨高郵。抵通州。苗再成逐之。李庭芝疑之。外迫於強寇。內煎於饑饉。無日而不當死。然後遵海道。涉鯨波。歸立二王。開督南劍。收績於空坑。仰藥於潮陽。絕粒於南安。當死。歷萬死而不死。卒之就囚。燕獄。從容南向。而後死。震動天地。照耀萬世。可謂

天下之大忠矣。夫公之忠誠，能堅空山之石，能通七里之神，能作廣陵之風雨，能使敵國上下之敬懷，而不能免買似道之沮。黃萬石之疾，李庭芝之疑，陳宜中、張世傑之忌，何也？蘇子曰：「其所能者天也，其不能者人也。」其斯之謂與？宋之亡也，死國者多矣。陸秀夫、張世傑死於海，李芾死於潭，趙鼎死於池，姚崇死於常，趙世賞死於洪，先君武岡公開禮死於吉安。公制服哭祭之，督府行朝死者不可勝數。雖然，死矣，未有如公之出萬死而後死也。微子之去箕子之囚，龍逢比干之諫，伯夷、叔齊之餓，諸葛武侯之鞠躬，

明文遠卷

盡瘁，備於公之一身矣。自古公國之臣，未有如公之烈也。收宋三百年養士之功，立千萬載為臣之極，不在於公乎？非仁者之勇，浩然而塞於天地之間者乎？公去今二百年，順天祠公於學宮，鄉郡祠公於城南。公之子孫祠公於富田，富田之祠，元季兵變，為橫民所奪，龍鳳間，僉事李公飲冰復之。正統間，知府陳公本濬繼之。景泰間，都憲韓公雍奏加諡號，錄用子孫。今上庚化二年，僉憲李公齡來掌學，事以公九世孫繼宗入學。傳公鄉人，周不憲、胡鼎、謝之是皆有功於名教，可書故書之以詔萬世之為人臣者。惟恐難頭零丁，洋裏孤忠，耿耿萬載，傷心似此，議論雄辭，渾淪磅礴於文字中，亦有浩然之氣者。

大足縣儒學尊經閣記

趙貞吉

嘉靖辛酉春，知大足縣事董子極建閣於學宮之左，以奉六籍而百家之文不與焉。題其楹曰尊經，過予居，請記之。予謂之曰：「美哉子之志於道也。夫六經，聖人傳道書也，尊經所以尊道也。子知夫先師所以述六經之意乎？其當大道不明，邪說塞路之日耶？且上古之世，有傳道之人而無其書，中古以還，著書始繁，去聖益遠，偽作競鳴，而摛擊已勦，逮於衰周，則災災詹詹，假於詭譎流誕之言，以售其私者，多不可勝開，而道喪世衰之極矣。孔子始發憤嘆曰：『嗟乎，吾其述而不作矣乎？』乃取國史所藏，太師所陳者而刪之，存其什一，以為詩書筆削七十二國之史，而著其大法，以為春秋，誦數絕章於太卜之文，而贊二篇以為周易，百代之典，惟周之從，十代之樂，惟韶是學，遂大定以為禮樂。日後之學者，苟得吾之意焉，則即此六者，可以藉手見古人之純全矣。奚必予之自作也哉？於是六籍既出，而群言自熄，如二曜之掩衆光也。二千餘年，天下之談術業者，必歸焉，如江海之滙衆流也。義稍悖，孔氏者，群起攻之，才士巨子之出無盡，卒未有操其觚翰，摩孔氏之墨而與之

角之者。又如天王會同。而萬國來王也。嗚呼。非夫至聖孰能爲此哉。語曰。聖人之言可爲也。使人信之不可爲也。夫使人信之。猶可爲也。使人信於久遠而不解。長世而彌光。若六籍者。愈不可爲矣。非失道之所寓。烏能然哉。是故道者。天地之所法也。鬼神之所發也。前王之所憲也。後王之所決也。其孰能違之。然後知秦之暴肆。罪通於天矣。董子乃慨然起曰。洋洋乎先生之論六經也。而極何足以承之。予曰。未也。予姑盡言之。而子試聽之可乎。夫先師之述六經也。求其約而不可得也。非以爲博也。六物并示者。求其

明文遠卷

統一而多爲之方也。非以爲異也。知恃言不可以明道也。故不作以息諍。而欲擬之續之者。可已而不已也。知忘言不可以明道也。故假述以開先。而欲元解頓悟者。不可已而已也。夫是四者。以爲不法孔子。則不可以爲得孔子之意焉。則皆未也。何則。言不可已而已者。其失也。誕言可已而不已者。其失也。僭求之異者。其失也。散求之博者。其失也。亂管朱蘇氏。以爲後之治史者。有其二病焉。而予亦以爲後之治經者。具此四失也。夫道之不明。豈非四失之爲害哉。董子復起謝曰。疊疊乎先生之論治經也。極也不敏。

敢不服膺。請記其說。歸告同志。遂書與之。

發揮經學。實有見地。不同影響抄撮之言。予欲無言。聖人之述六經。乃求其約而不可得。此論最是。

明文遠卷

虎丘雲巖寺重修記

楊士奇

蘇長洲縣之西北不十里，有山曰虎丘。吳闔閭所葬處，世傳既葬有白虎之異，故名。岡阜盤鬱，泉石奇詭，蓋晉王珣及弟珣之別墅。咸和二年，捐為寺。始東西二寺，唐會昌中合為一，而名雲巖者，昉於宋大中祥符間。載虛熊郡志如此。始清願尊者主此寺，至隆禪師而復振。歷世變故，寺屢壞，輒屢有興之。洪武甲戌，寺復燬，永樂初，性海主寺始作佛殿，某作浮圖七級，繼性海者楚芳作文殊殿。十七年，良价繼楚芳，是年作庖庫，作東廡。明年作西廡，作僧舍，又明

年作妙莊嚴閣。又三年，閣成，蓋寺至良价始復完。价所作閣之功最鉅，凡三重，崇重二十尺，有奇，廣八十尺，有奇，深六十尺，上奉三世佛及萬佛像，中奉觀音大士及諸天像，其材之費為鈔二十餘萬貫，金石彩繪之費六十餘萬貫。又經營作天王殿，以大成良价杭之海昌人，石庵其字。今僧錄闡教止庵其師也。余聞諸刑部主事陳亢宗云：良价嘗從亢宗遊，遂因以求余記其成。余聞虎丘據蘇之勝，歲時蘇人者老壯少，閒暇而出游者必之此。士大夫宴饌賓客亦必至此。四方貴人名流之過蘇者，必不以事而廢遊。

明文遠卷

於此也。然亦有興念夫王氏之嘗樂於此者乎？當是時，王氏父子兄弟，寵祿隆盛，光榮赫奕，舉一世孰加者？而能遺棄所樂，輕若脫屣焉者，豈獨以為福利之資乎？其亦審夫富貴之不可久處，與子孫之未必世有者乎？雖其智識超向高明，正太不足以庶幾范希文之為，而無所係累乎外物，視李文饒溺情役志，下至於草木之微者，豈不超然過之也？而自建寺以來，今千餘年，雖屢壞而屢興，其飛薨傑構，凌切雲漢，與其山川相輝煥，稱名勝於東南，愈久而不衰者，固佛之道足以鼓動天下，亦必其徒多得夫瑰璋蹕絕，刻厲勤篤，材智之人，能張大其師之道，以致夫多助之力也。現璋蹕絕，刻厲勤篤之人，其用意也弘，其立志也確，有不為為之，而孰禦其成哉？嗟乎！若人也，使就於世用，有不立事建功，而可以裨當時，聞後世哉？吾又以慨夫屢見之於彼，而鮮遇於此也。

敘次有體一字不肯假借

明文遠卷

甬江徐文駒子文論大

西昌羅景泐亦潭同選

受業羅仰綺慎調參閱

記

遊太平山記

高啓

至正三十二年九月九日積霖既霽潏氣澄肅予與同志之友以登高之盟不可寒也迺治僦載輶相與指太平山而遊焉山距城西南水行三十里至則舍舟就輿經平林漫塢間道傍竹石蒙翳有泉伏不見作泠泠琴筑聲予欣

然停輿聽久之而去至白雲寺謁魏公祠憩遠公菴然後由其麓循狙棧以上山多怪石若臥若立若搏若噬蟠擎撐拄不可名狀復有泉出亂石間曰白雲泉綬脈縈絡下墜於沼舉瓢酌嘗味及甘冷泉上有亭名與泉同草木秀潤可蔭可息過此則峯迴磴盤十步一折委曲而上至於龍門兩崖鉅峙若合而通窄險深黑過者側足又其上有石屋二大可坐十人小可坐六七人皆石穴空洞廣石覆之如屋既入則慄然若將壓者遂相引以去至此蓋始及山之半矣乃復離朋散伍競逐幽勝登者止者哦者嘯者

憊而喘者恐而眺者怡然若有樂者悵然俛仰感慨若有悲者予居前益上覺石益怪徑益狹山之景益奇而人力亦益以憊矣顧後者不予繼迺獨褰裳奮武窮山之高而止焉其上始平曠坦石如地拂石以坐則見山之雲浮浮天之風颺颺太湖之水渺乎其悠悠予超乎若舉泊乎若休然後知山之不負於茲遊也既而欲下失其故路樹隱石蔽愈索愈迷遂困於荒茅叢篠之間時日欲暮大風忽來洞谷哈呀鳥獸鳴吼予心恐俯下疾呼有樵者聞之遂相導以出至白雲亭復與同遊者會衆莫不尤予好奇

之過而予亦笑其悵怯頽敗不能得茲山之絕勝也於是采菊泛酒樂飲將半予起言於衆曰今天下板蕩十年之間諸侯不能保其國大夫士不能保其家奔走離散於四方者多矣而我與諸君蒙在上者之力得安於田地撫佳飾之來臨登名山以眺望舉觴一醉豈易得哉然恐盛衰之不常離合之難保也請書之於石明年將復來使得有所考焉衆曰諾遂書以爲記

摹情繪景歷歷如兩高公以詩才擅名其文字格老氣蒼亦復規撫歐曾若此

君子齋記

方孝孺

去年秋詔選太學生高等者爲郡縣學教官盧龍王蘊玉來教諭汚陽予獲見焉其色奕然其儀度偉然聽其論事與人之得失當否廉厲而精確使人悚然異肅然敬也是冬例朝京師予獲與蘊玉偕道途往返八千餘里蘊玉不_{予棄也}行必聯轡息必比席食也七箸之與鄰言也辭說之與參歡然有會乎心而若有所得予與蘊玉皆然而莫知其所由然也今年夏蘊玉復來訪予郡學留與坐察其貌加粹以溫叩其言益醇以簡而其志欲然愈自下不倦

明式遠來

論古人之學輒悔其用力之未至予於是歎而深奇之噫何其_{揚○出○}速也古之君子德業赫赫著於天下流於後世者豈特天質之美哉蓋其操志也不盡於卑近其爲學也不安於淺陋平居無事固無時而不學及乎臨政事君聽訟接下御家睦親教人授業行師奉祭以至遊息寢處燕語步趨亦無一事之非學惟其爲學之心常存而不怠是以凡有聲者皆足以悟乎耳不必聞琴瑟佩玉而後邪慮不萌也有形者皆足悟乎目不特閱典謨雅頌而後至理可樂也經乎耳目者顯而天地日月雷霆風雨山川草木

幽而陰陽寒暑之盛衰進退無不足以溫舊蔽而啟新知君子之心曷嘗有斯須之不進哉是以自少而至老耄自恒人而至聖賢如禾黍自盈寸之苗而至於有秋杞梓櫟楠自拱把之植而至於百圍蓋有可必而不可誣者後之士志狹而易肆學陋而易足口焉而無得於心書焉而不求其道少之所習至長而忘長之所有至仕而棄未貴而先驕未老而已懈勉強而僅得者不旋踵而失之豈復可望其進哉位愈高而名愈辱年益加而德彌損不至於小人而不止者衆矣求如蘊玉之進乎道而不怠者烏可得

哉自識蘊玉始一年而已覺其進使每見而每有所進焉其至於君子也孰禦蓋古之學者期至於君子後之學者期至於公卿爲君子矣雖不爲公卿無害也公卿而不足爲君子其如公卿何蘊玉請名其齋居予欲以古人望之也因名之曰君子齋而以其說告之且以考其所進焉所期許者重以周讀此猶見古朋友切磋砥礪之意江河日下求如先生者不可得矣進字是骨子步步提掇照應

草心堂記

方孝孺

難將寸草心報答三春暉孟郊句也故開口提出難字
養親之道難矣。以其滑膩甘美。可以為養矣。則饒財者皆
可盡孝。而古之孝子。未必皆富也。以備采色聲音。可以養
耳。日車馬衣服。可以養身體。則崇於位者。皆可盡孝。而古
之貴者。未必皆以孝稱也。以先意承志。可盡乎孝。則敏慧
者。可以為之。以愈色婉容。可盡乎孝。則篤厚者。可以為之。
而敏慧篤厚之士。不能皆孝子也。然則豈非父母之恩。為
至大。故報之為甚難也耶。故養口體。順顏色。察嗜好。孝之
末也。而非其至者也。必也致其身。為聖賢。而喻父母以道。

文選

使德之在已者。無可憾。而名之顯乎親者。有可傳。然後為
庶幾焉。然亦難矣。果能至是。亦何足報父母之恩乎。此吏
部郎中永嘉楊景衡草心堂之所由名也。景衡早遊庠序。
通春秋學。領薦書於鄉。擢居是官。京師去永嘉數千里。母
夫人在堂。以舟車之難也。不敢奉迎就養。因名所居堂以
見志。蓋取諸孟郊東野之言。昔者詩人謂欲報之德。昊天
罔極。東野亦謂寸草難報三春之暉。皆善言孝子之心者
也。天下之事。無難易。惟自以為不足者。所為必有成。而自
以為已至者。怕不能進乎道。景衡篤志好古。以有祿位。為

時名大夫。亦可謂顯揚父母矣。而退然自託於窮人之辭。
感親恩之難報。其不自足之意。何可及哉。古之君子。大過
人者。無他。亦惟不自滿足而已。為子而自足。必不能底手
孝。為臣而自足。必不能盡乎忠。為學而自足。必不能至乎
聖賢之域。景衡年尚壯強。為學未止。而不自足如此。推此
以事君治人。道德功業之成。可望矣。他日宦遊而歸。奉觴
為壽。使鄉人父老。談事親者。以景衡為法。而後世有稱焉。
則其為孝也。豈有既乎。楊子雲曰。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
舜乎。顏子曰。舜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師舜如之何。亦勉
之。

於為善而已矣。

寸草春暉。千秋名句。求人子之無憾於此者。難矣。發揮
真切。要是天地間第一等議論。莫僅作文字看也。

吉水縣學忠節祠記

彭教

先王盛時道德一風俗同行成乎邇而達於遠政舉於上而服乎下毀譽不僭誅賞無濫士生其間一意修飾而無所回互上之人亦惟好是正直而不眩焉孫叔敖有言國之有_是衆之所非則固有感於先王之盛矣宋故叅知政事文忠公歐陽永叔以古文倡天下以風樂立朝廷以禮義廉恥處進退之際後世至北之韓愈孟氏而猶恨其不盡川南渡之初建康通判忠襄公楊邦乂不肯以城降敵刺血書祔死於位開禧之季寶文閣待制文節公楊萬里

明文忠公

不肯屈附貴勢媒進取開權臣誤國憤恨不食死於家去今二百餘年流風遺烈與秋霜爭嚴嗚呼尚矣然文忠在當時一知貢舉而謀者成聚一入政府而諍者盈庭一移書朝列而如高若訥者亦得以操計而困辱之一賦詩稍及時事而雅有譽望如晏元獻猶懷之終身不置不奉行新政而晚出用事之人相與併排漸傷名爲流俗奸邪致使朝廷薄敬故優老之禮而不恤其見_是於人蓋亦無幾矣至若忠襄文節事不盡傳然竊計一時全軀取寵之徒黨與倡和必有以明焚之用晦超時之變通餒厲之咍道

苦節之匪貞上下其議論者陰消名實之位靜鼓進退之機使天下之人靡然習而安之其於兩公所爲不詬其悖必笑其強況肯相_是哉由今而觀其_是非何如也雖然亦豈待今而後定也時移世變公論隨白乃欲追直其毀譽而正其誅賞則已無及其人無益於事矣嗟夫此豈獨士之不幸哉今永豐之沙溪歐陽氏之先塋故在吉水之淦塘楊氏之子孫具存沙溪故隸吉水故吉水有忠節祠合祀三先生者舊矣歲久修葺不嗣頽毀畧盡江西按察僉事南海陳君夢祥按視學官軫悼廢乃命以贖刑之金

明文忠公

別構祠屋爲三楹於講堂之右孝子亭之北立主奉祀一如故事既邑之人士謂教宜考故詔今刻之祠下教不敢辭竊惟三先生之烈在天下不啻家至而日見之況於鄉邑之間父兄長老所誦聞衍談巷議所道說無亦嘗有扼腕太息於其時其事者乎無亦有歆動企仰願爲之執鞭者乎有志之士尚明道以端其趨養氣以厲其守庶幾三先生之_是而不奪於衆之所非所謂成就一個_是者固於是乎在匪直先生之光鄉邑之望實國家有賴焉陳君勇義彊仁所至能彰善癉惡樹之風聲觀其所_是可以知其

一唱三嘆文有餘情筆墨之外寄慨無盡

郊莊觀音堂記

一趙時春

吾嘗慕元城劉忠定公之爲人。紹聖黨禍久而自信益篤者。公與陳忠肅而已。嘉靖甲申。以舉子請婚於大名。遊忠定公之鄉。始熟公事。又讀其語釋觀音經之刀尋段段。壞者。適外舅氏之堂有此經本。遂從而紬釋之。所舉至衆。然大要不過以無畏力。忘情於利害而已。忠定本從司馬公學。自誠而入。非但忘情於利害者。吾因此頗曉觀世音大義。大類告子之不動心。而其曰無畏者。卽告子之強制也。是年始申大禮嗣。是余登第仕於朝。值郭勛等造大獄。少

師大學士楊公謀去。大學士張公桂公而不克。楊與桂兩罷去。張獨操柄。桂之徒夏給事權附於張。以自救。既廼建議更郊祀以浸漬。引入嚴父配天之說。遂與張相軋。士大夫風俗一變。獨縱橫之術大行。能如告子者亦罕矣。庚寅秋。吾亦以狂言考詔獄。恩貸除名。食貧無以自活。又爲縱橫家困甚。思遠城市。聞南去七十里。有鄭氏之山。鄭氏久無後。羣盜鄭本康惠等穴焉。官軍討盪底定。其稅糧無所屬。里甲困於倍納。因共請吾治之。廼稍芟林莽。遂去虎豹。始通道於白崖山。之巔有泉泓焉。其而正陽爲板屋。菴前

麥以居之。柞山木以市衣。凡十年而大熟。居者成井。廼作屋三楹。屋之前有半焉。下瞰百泉。林壑幽美。學浮屠人間。滿被草爲菴。吾時登禾稼於其側。輒發其語。悵然不能對。問其所業。則曰奉觀音像與經而已。吾因宿樹下。取而讀之。并法華在焉。法華多文藻。其質又不如觀音經也。夫觀世音一言而已。其經已自多。而又況於法華乎。老僕李之華。樂歲之屢豐。而憫觀世音與吾常暴露也。請於衆曰。人柞一木。負一石。束薪以給丐者。嘉靖旃蒙大荒落之夏。觀音堂告成。其制僅足容吾與觀音而已。吾少而狂慙。不自

度量。羨慕孟子不動心之學。年十四舉於禮部。公卿貴人多樂與遊。而吾悍然不敢有所附麗。獨思以一旦自見結明主之知。以無愧於其職。以伸其迂濶不可用之學。既兩遷郎官。再入翰林。言其職事而俱得罪以退。重思自愛其身。以求無負於天之所予。而其侶羅子唐子。又各遠去。獨與邊氓日談干戈。以興其好殺之心。農夫固質樸可道。又役役升斗之利。卒隘吾意。夫所謂觀世音者。崛起西南萬里之外。談笑荒服之中。能不以聞見利害動其心。其視縱橫子真奴僕與。茲吾之所以不以其異於吾而外之也。然

吾之所以與之異者何哉。彼以爲妄。而吾以爲實。彼以其
妄不足動。而吾之實自不能動耳。吾方病彼說之多。而吾
之辭又甚焉者何也。彼既以爲妄矣。妄不可言也。而多言
之。是多妄言也。吾以爲實理。唯恐說之不詳。而辨之不至
也。多又何疑哉。遂以茲夏端陽之日。刻之於石。以與同志
者共焉。

梗概頓挫。節節可觀。其高占地步處。妙在與題貼貼。
本一觀音堂記耳。感慨世情。肝衡今古。剖析學問。無一
不備。是何等佈置。

了齋祠記

徐

自孟子沒。而養氣之學不傳。所謂豪傑之士。殉國之志。死
生禍福。以氣節自奮於流俗者。蓋亦世有其人。然而其
氣或慷慨悲壯。一發而遽衰。或愁苦憂思。遂敗而不振。其
故何也。長江大河。百折必東。而溝澮之水。朝盈而夕涸。彼
其於憤然之氣。養之不素。而所謂慷慨悲壯者。特出於一
時。感憤激觸之所爲。則不必困踣流離之狀。足以動其愁
苦憂思。而敗其氣也。苟出於有所感。事往而氣亦平。出於
有所憤。怒已而氣亦索。出於有所激觸。勢定而氣亦阻矣。

月之

初挽之以憂患乎。若了齋先生陳忠肅公。乃所謂養氣

然之氣。繼孟子而興焉者也。先生沙縣人。宋建中靖國初
仕爲右司諫。以論蔡京卞之奸。罷監揚州糧料院。起權給
事中。又以忤會布出知泰州。謫監建州。崇寧中除名竄袁
州。廉州。移彬州。稍復宣德郎。又以子正彙訟蔡京。安置通
州。大觀末放自便。又以所著尊堯錄忤宰相。徙台州。竟不
用以卒。夷考古今士之蒙被憂患。未有如先生甚者。而先
生處之前後一節。不少貶。以求暫容於時。蓋先生克已尊
賢。虛心取善。所以養其浩然之氣者。非一朝一夕之積。是

故義有所不屈。抑之而彌昌。意有所不屑。過之而必逝。流雖困踣。人以為至艱。而履之若平。夷寬廣之途。屢什屣起。毅然必伸其志。人以為奇偉卓犖。而視之若寢與語。默之常。豈彼出於一時感憤激觸之所為者。可同年而語哉。某每讀先生責沈文。自警詩。論子姪諸篇。未嘗不掩卷太息。以為先生之獨立不懼。邇世無悶。其原蓋出於此。未可直以氣節之士目之也。先生故有書院在縣西一里許。後因以祀先生。及從子默堂先生。歲久甚圯。有司者未之能葺。某謀於教諭李邦光。訓導林順石。愷將出月俸之贏。稍修

明文遠來

飾焉。而邦光等各請以其膳直。鄉縉紳會君侗等各請以其貲為助。則遂屬典膳蕭延會言卿撤而新之。以為今祠自嘉靖癸巳四月庚子。至歲十月乙亥。工以訖。功先生裔孫載興。伐石請紀成事。某因僭論先生之學。使後之祀先生者。知所嚮往如此。若祠高卑廣狹之度。暨諸好義者氏名。詳具碑陰。

忠肅公百折不迴。壁立萬仞。真有得於孟子養氣之學。道破此意。便是了齋。知已文字。激昂磊落。足以稱之。

尚友齋記

方孝孺

生乎今之世。以舉世之人為不足。必求士於千載之上。而友之。其待已不亦太重。而視人不亦太輕乎。非然也。顧在我者何如耳。我誠庸人也。雖同閭共巷之人。皆我所畏。我安敢友之。我誠賢也。我誠有道也。雖空天下無一人。視于載如一時可也。吾安可不友乎。古之人。是故昔者孔子自擬文王。孟子羞比管仲。而願學孔子。斯一聖一賢。其自知也明。故其自許者。當歷百世而無異詞。苟不度其能。而過於自許。若司馬遷之比仲尼。石勒之卑光武。言未出口。而

人且竊笑。將孰信耶。雖然。此要其終而言之耳。學者之志。則異乎是。古今一理也。智與愚一性也。能窮理而盡性。雖即吾身為孔孟可也。雖上取孔孟而期友之亦可也。況餘人乎。浦陽黃君仲昭。年二十餘。好學而警敏。嘗以尚友名其齋。浦陽萬家邑也。其業儒者亦衆矣。仲昭雖賢。豈無一人可與仲昭友者乎。又推之於一郡。又推之湖水之東。其民益衆。如仲昭者。宜亦多矣。又推之於大江之南。極其廣而至天下。豈盡無如仲昭之賢者乎。仲昭肯不之求。而遽取古之人以為友。或者固不能無疑。然而仲昭之志。則

可尚也。古之聖賢。每嘗以衆人待其身哉。世衰俗降。士不知所立志。視古之人。如鬼神異物。然以爲非人所能及。間有以古人自望者。輒指笑以爲狂。嗟乎。今人壞粟衣帛。莫不與古人同。至於古人之道。則自賤其身。而不敢略效之。不亦愚乎。仲昭之爲人。余雖不足知。然斯則古人之志也。是可以尚友矣。顧未知仲昭所願友者何人耳。古之人有賢有不賢。其道有至有不至。仲昭取其賢。且至者以爲友。而以其不賢者自懲。則凡冊書之所具。孰非仲昭之友乎。予頗有志於古。以爲伊尹周公皆所當友者。每爲人所

指笑。喜仲昭之似吾志。故爲之記。若夫古人學術政事之然則虛氣耳。非志也。懿道德仁義之說。尚當與仲昭講之。

一層進一層意盡。方止看其下筆有分寸處。仲昭之學未成。故始終只許其志。此韓歐家法也。

銅鼎記

陸深

海虞王君文潔。喜文博古。嘗獲一鼎。其識曰維紹興丙寅三月己丑太師秦公檜此見宋高宗之思而賊檜之負君德協濟配茲乾坤乃作銅鼎賜實國其罪惡分外深重家廟以奉時祀子孫其永保是蓋宋高宗之所賜而其相秦檜所從受者也。文潔讀之。慨然憐岳武穆之冤忠。而鄙其當時君臣之所爲。若是棄而勿顧。久之當正德辛未秋。流賊入江。江南騷動。文潔又慨然思得若武穆者之爲將。而似有所刺又恐有若檜者以害武穆之成功。乃發憤卽家山作萬松樓以祀武穆。而以所得鼎奉焉。既又範銅像檜跪於鼎

足間。若伏罪者。以向武穆云。是舉也可謂雄偉不群者矣。而文潔固奇士也哉。按史記檜之殺武穆也。在紹興辛酉之冬。至丙寅之春。乃作家廟。遂有此賜。五六年間。和議已成。忠賢盡擯。固自以爲百世之勲也。觀鼎銘所稱。以君而諛臣。若此。計一時頑鈍無耻之士。道盛德誇成功者。何限也。抑孰知百世而下。人心好惡之公。不容泯滅。雖聲色之間。亦有甚於鐘鼎刀鋸之所及者。而況其他哉。人可不自力於爲善也。予嘗道西湖。拜武穆墓下。瞻所謂南枝樹銀瓶井焉。又一桧樹中剖而植其前。同亦謂之秦檜也。疑皆

好事者所爲。又開湯陰有武穆祠。戶外鑄鐵爲槍拜焉。凡一方疫癘者。必禱。禱者輒持筭筆。擊鐵槍。或十百千數。皆如所祝。輒得福。事雖涉怪誕。於此益以見人心之公。而忠賢正氣。流行於宇宙間。鼓爲風。靈昭爲日星。形爲川嶽。真有不隨生死古今而變者。則茲樓也。謂非武穆之所饗耶。而文潔固奇士也。哉。文潔名澄。別號竹泉。

岳家父子冤憤通天。每過西湖。必拜公祠。下馬。佛若靈旗之出沒於左右也。以一時諛德佐功之具爲千萬世懲奸伐惡之資。此記此樓。金當不朽。

明文彙卷

重建放鶴亭記

陳繼儒

宋承五代餘。至咸平景德。朝廷始無事。能容二三隱君子。點綴太平。如陳搏種放。魏野以及孤山之林逋。是已。余嘗讀其詩。因考其世。有賜號和靖處士者。真宗也。賜諡和靖先生者。仁宗也。建延祥觀。詔徙諸墓。而和靖墓獨留者。高宗也。生而唱和。出俸錢以新其廬者。太守王隨也。歿而服肥麻哭奠於廬側。刻臨終絕句納之壙者。太守李諮也。林翁本布衣。逗漏聲光。漸漸爲朝野所物色。粟帛軒車。賁相望於巖穴。豈不婚不宦人之始願哉。計無可謝客。則放舟

明文彙卷

於山青水碧間。而家童縱鶴報之。不得已復還矣。予嘗笑童與鶴不解事。而又多事。山不深。林不密。加以三百六十樹梅花。如桃源引入漁郎。而和靖烏能拒客也。雖然。今有司迫於功令。埋沒舊科中。公署膠庠。不蔽風雨。和靖山澤臞誰遐過而問焉。吾會繇西泠策杖訪之。遇老僧。叩曰。提曼碩建處士橋安在。曰。但見斷溝耳。王庭書和靖先生墓五字。王翁叟張伯雨作祠堂。庖湍安在。曰。久蔓荆藜中。皆零星殘碣耳。李祈結巢居。關於群木之表。安在。曰。僅存數武壇壝耳。余謙構亭。亭圯而李端李鐵翁之有是乎。曰。非

其故址矣。郡人于晁沈種梅繞墓。隄子安送一鶴爲山中司墓。無恙乎。曰梅枯鶴化。游者寂寂矣。若是則孤山真孤隱士可隱。而吾度和靖之靈。尚有不_○安於此中者。非恨其太寂。恨邈年西湖之太喧。又太垢也。魏瑤祠初建第一橋與孤山隣近。一片潔淨地。捲爲毒霧腥煙。雙鶴有知必且啣和靖之衣而遠去之。以餘翹不及爲幸。一朝瑤敗。往時士大夫喪心塗面。稱功誦德者。亟欲仆穹碑。剷去官爵姓字。不可得。獨處士骨雖朽而名香。梅與鶴無一存。而圉圉皆有生氣。孤山如故。冰山竟安在哉。崔使君重建放鶴

明文遠卷

亭於暗香疎影之內。直將湖山邇年之遺穢蕩滌而祓除之。雖謂崔使君爲和靖招魂可。爲和靖招隱亦可。爲和靖起懦而廉頑亦可。如此韻事。豈容復留以逕後人也。崔使君初宰崇仁。不肯作魏祠詩。借漕事中傷。遣緹騎提銀鐃。逮至淮。四日。聞熹宗晏駕。得生還。今皇帝賜環未久。分司浙中。操守峻。而詩文潔。和靖快心於使君。將無邀蘇白諸公。拍肩把袖。而還嫌於此亭之上下乎。若種梅籠鶴歌咏而流傳之。代孤山拾遺補闕。則有使君之子嚴生徐仲菱。陳則梁顧霖調汪然明吳今生在。皆鶴背上人也。是不可

以無記

傲兀自喜。殊有疎影橫斜。暗香浮動之意。當是和靖知己。嗚呼。孤山如故。風將已非。安得復有妻梅子鶴者爲西子湖頭重開生面也。

明文遠卷

承恩堂記

楊溥

皇上嗣登大寶。嘉念蒼生。期底雍熙。圖任老成人。彌綸治化。少師吏部尚書。寒公實爲之冠。宣德七年秋。詔有司若曰。予有輔臣。粵自先朝。偉著德望。暨於今。啓沃居多。予於庶政。咨焉。予於庶官。審焉。克允克諧。實惟其人。欲新厥居。以稱予優禮之意。其綸圖以進。有司明日以圖進。弗稱。又明日更爲圖進。弗稱。上乃自規畫。長有司。題卜地於都城東南。厥位維揚。厥土維剛。揀材於肆。厥木維良。厥石維貞。陶瓦維堅。乃卜日之吉。鳩工並作。裏高以平。築虛以實。引

明文遠卷

繩縮版以垣。厥周。廼建厥堂。翼之以室。廼闢厥路。重之以門。甃之甃之。塗之沐之。不踰月告成。禮先有廟。禮賓有館。庖有廚。汲有井。有庫有廩。以備以收。輪奐咸美。百用俱備。復命大臣燕伏以落之。肴核酒醴咸出。大宦公謂翰林學士楊溥曰。昔晉獻文子成室。諸大夫落焉。當時善頌善禱者見稱於君子。子何以語我。溥不敢以不敏。辭。廼酌而祝曰。惟天佑國家。廼實以賢哲。簡畀平格。復錫以壽。若周之畢公。策名文武之世。相成王。相康王。永光周室。公歷四朝。進位師保。享高年。輔聖天子。不隆太平之運。溥於斯爲國

家賀。又酌而祝曰。明盛之世。惠歸之德。君子享多福。而民咸樂其樂。是以錫馬蕃庶。書日三接。乃惟康侯。溥於斯爲天下蒼生賀。又酌而祝曰。福善之報。惟有德於民者爲盛。古昔名臣。輔君致治。實功允德。予達神明。身被光榮。澤流子孫。與國同久。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溥於斯爲公賀。公酌而復曰。聖天子之恩。篤不敢怠。子亦可謂善頌者矣。謹名其堂曰承恩堂。請書此以爲記。

春容大雅。綽有盛世氣象。

明文遠卷

巡海副使雙華柯公海上平寇記

王慎中

自孔子答衛君問陳之言存於冊學者習傳謂軍旅與俎豆爲二事軍旅之事自有人治之而爲俎豆者莫肯過而問也猶是顛固迂慤挾其盤辟委蛇之業以卑軍旅而恒弱謹細不開於兵亦卒爲治軍旅者之所憾偶有能乎彼者則以爲才之兼而已蓋孔子用於魯爲夾谷之會雍容壇坫之上却萊蕪之兵若逐豚鼠論者直以爲聖人之才鉅而能全有文事而亦有武備卒不知夫軍旅之事固俎豆之所出其盤辟委蛇而徒以恒細見怵於治兵者固非

明文遠卷

孔子之所謂俎豆也故夫嚴固強決稟乎不可犯之武乃其兢惕對越之精而潛深參伍淵乎不可測之幾乃其齋戒神明之用其約束於節文制度之詳優柔乎講習論說

之數而常若三軍之在行不待鋒刃之交鼓鉦之奏而後有制勝之威此孔子之所謂軍旅之事也如是而偶有伐肆絕忽之役以有事於兵而嚴固出於兢惕參伍由乎神明兩軍相接紛紜於鋒刃震動於鉦鼓猶乎其若在堂陛階序之間鐔鼎之逡巡球鏞之擊拊也嗟乎聖人之學不傳而軍旅之事儒者益擯而不講援枹鼓親矢石遂爲武

明文遠卷

人之所守學而爲仕者務自詭於儒以玩安養高荷自矜重掩其恒細不開之愧而已此方今之大患也北歲閩海多警朝廷以爲憂制敕畀按察憲臣以海爲責者尤慎其人而福建實得青陽柯雙華公公之在鎮值島彝佛耶機君長率其會卒浮海爲寇於漳州瀕海爲州而隣於漳者咸苦其害而東歐南粵均以爲警是時天子方勤卹東南慨然於洪波之不靖爲特遣重臣制置浙閩二海軍事符檄下公委重特至而督促亦不少貸公發策決機取成於心所選文武吏士皆得其才力所宜形便所向鼓倡作率各有怒心探畫懷中授之使往公爲之出次海壖增其氣勢兵出不浹旬而薄募舟之所泊其與募戰不崇朝而克之魁長徒從無一能遁者盡俘以來一時蕩平推陷之功播喧海嶺風聲所懾殆窮日出之域嗚呼盛矣公學乎聖人之學其獨得妙粹舍去世儒學曲支離之見而一趨於易簡講究服行旦夕不倦所至與學者發揚宗旨討論歸趣睟乎仁義之色道德之談觀者徒見從容暇適若無所爲而警變迫猝用凶器臨危事奇偉之功捷取而全收意公陰爲揆謀秘怪荒忽人不及知自有戰陣之學如衛靈

公之所問者。惟其藏之微密。出之淡。有不可得而見耳。嗟乎。此乃近世兼才者之治軍旅。公之所能。固不出此也。觀其洶濤巨浪。稽天浴日。艤艫千百。金進班布。雷礮駭發。之機。鉞矛決刺之利。無一不具於胸中。而戰休兵偃。廓然無有。此豈秘怪荒忽之揆。謀籌於形勢之間。動乎耳目之頃者之所能為乎。蓋其以孔子為學。而得乎俎豆之所傳。故見於軍旅之事如此。信可謂盛也。郡侯盧君璧。郡丞龍君遂。與龍溪林尹松。遣使至清源山中。屬慎中為文。以紀公之功。公於是功尤遜。不獨居。而推其美於下。嘗以郡守

明文遠卷

丞贊協圖議之審。邑令奔走先後之勞。而非三君子之助。我亦未知所濟也。盧侯輩思以昭公之功。而圖其不朽。如是之勤。上下相與之間。有以愧今之私已而狹人者。亦可記也。柯公名喬。字遷之。由己丑進士為御史。以直諫謫。而後起。今以福建副使巡海云。

說禮樂敦詩書。邵毅所以作元帥也。軍旅出於俎豆。儒者名言文字。亦照應緊嚴。一筆不苟。

信芳亭記

席書

雷州西湖之勝。聞於海北。然籍紳南遊。過雷州。若不知有是湖者。蓋凡湖山以勝名。則必帶林麓。窮巖壑。有宮室亭榭之樂。而前人又有高人逸士。畱故事以傳。如杭之西湖。越之鑑湖。然後其名始盛。而游者踵至。茲湖皆不能挾而有之。獨其渾涵。漱漱。吞吐。萬象與海上雲日相澄輝。於遐荒杳靄之表。則非意趣悠遠。不以奇麗弘富求山川者。亦不能屢至而自得也。嘉靖己亥。石盟孟子雷謫武雷州。始

叩湖心小島。累土增高。作亭以臨湖。亭成。未及召。而孟子

明文遠卷

遷去。又三年。為壬寅春。僉憲夢山翁子溥。巡歷至雷。游斯亭而愛之。模柳甍甍。已有壞者。為繕葺。開拓。加煥飾焉。而余與泰戎鳳山劉子。經適以事至雷。翁子以其暇日。賜余二人於亭上。酒酣。悲欄四望。慨然嘆曰。賀知章林和靖死。天下湖山。無真主人久矣。其不幸據都會之盛。日酣於笙歌羅綺。又不幸則為勢家之所據奪。欲如茲湖之淪於遐遠。而全其真。胡可得哉。試自亭而望。東阻城闕。西蘸寇祠。其南則走朱厓之路也。昔之君子。蓋有抱忠懷潔。走朱厓萬里。至於傲屋躬耕。九死而不悔。當其時。豈有待於後世。

之。名。哉。率。其。所。以。名。者。諸。君。子。蓋。不。與。也。士。患。不。學。無。以。自。信。爾。既。學。矣。而。有。以。自。信。雖。無。以。盡。知。於。人。必。有。以。獨。知。於。天。者。周。公。之。聖。而。不。悅。於。召。公。七。十。二。子。於。夫。子。亦。不。能。盡。知。也。故。曰。知。我。者。其。天。乎。夫。以。聖。賢。之。徒。同。堂。合。席。猶。且。若。是。況。於。以。遠。外。之。身。遠。巡。求。俗。而。欲。俛。仰。脂。韋。以。求。聲。光。於。上。下。不。亦。重。愧。斯。亭。而。可。悲。哉。余。與。劉。子。豐。然。疎。聽。復。命。酒。酣。飲。因。取。離。騷。所。謂。余。情。信。芳。者。以。名。斯。亭。既。名。而。去。猶。覺。湖。光。之。入。夢。寐。也。

上下今古之際肝衡身世之間感慨激昂寄托不淺

明文遠卷

重修淨居寺碑記

梁潛

惟大雄氏之教自西土入中夏行乎世者蓋千二百年於此矣其爲教以無爲爲宗以慈惠強忍爲道以圓融無染着爲神而又以禍福果報一切之說以警動其徒而引掖之其持已應物之方亦弘且周矣夫自大雄氏之教之行也堯舜文武之道周公仲尼之術導之而弗從禁之而弗止者徒聞大雄氏一言惕然自省畏心生而悔心萌其感應之機亦何其異也豈其說有以動乎其人哉然聰明豪傑之材世未嘗少也習周公之言而或爲之說以左右之

明文遠卷

抑獨何哉以彼教之弘且周而左右之以豪傑之說翼之以雄高盛大之言宜乎其昌熾如此也古筠郡城之西有所謂淨居寺者世相傳以爲唐良价禪師經遊之處宋元豐中蘇樂城與郡守毛公惟瞻嘗往來其中吟咏以取適一時者發郡誌驗之蓋然至今寺之勝大著一郡以此夫蘇黃諸公之在宋也其事業文章非不豪偉一時然信慕佛氏果報之說終身焉不悟抑豈有所見哉元季兵爭寺燬於兵者無遺構大明洪武壬午初郡有吉祥院僧大機者始經營以復之初爲堂若干楹既又爲大雄殿弘敞壯

麗自殿而廡而門而庖寢之所鐘鼓之懸像位之列以次
皆具若干年悉復其故大機勤慎而開敏又率其徒力行
以遵大雄氏之教戒者故所為有成功如此予友潛溪來
屬予記其事嗚呼予之言非有能左右乎大機若蘇黃者
也而大機亦不待予言左右之也獨念吾徒能服聖賢教
戒就事功如大機者幾人也因論述其事以見大機能自
強而有立而吾黨之士或去此而入彼者可惜也

作方外文字莫善於韓柳歐曾以其善占地步如堂上
人判堂下事也眉山則濫觴多矣踵而甚之景濂為最

明文遠卷

斟酌如斯文猶見歐曾遺範

望湖亭記

鄒元標

遡南昌二百里為吳城鎮鎮有高阜踞江而抱諸嶼上有
廟祀龍王往來禱雪者無虛日廟後有望湖亭郡湖在前
一覽無際登臨賦詩代有宗工而荒頽且久市民某等謀
新之時予以司封即赴召阻江上兀坐經堂寺某等造予
請曰昔文忠蘇公自僑耳歸艤舟江渚得石磐雷記茲土
記至今存子里解羅二先生題咏壁間其人其文抑何郁
郁敢以記累執事無使三先生獨有聲稱焉予謝不敏明
年奉旨謁南奉吾母太安人再過江上某等爭持茗菓奉
吾母太安人申前請且曰子浮沉之踪與蘇何異吾鄉人
惟子言是式不減二太史何讓為予不得辭乃周廻亭下
復振衣其顛曰吾今而後知西江人文之盛也夫亭下惟
一市市不過二三百烟其人魚蝦為生俊者卒能誦詩書
取青紫即婦女以節老者數人何都也匡廬北峙礪峯東
矗西山復橫亘而諸水汪洋浮濤拍天浴日風氣闊與入
文湧渤有油然矣乃從諸長老問興廢狀中有廬有塾堂
故者曰昔孝皇瑞辰以聽維時元老如謝如李如劉皆一
時鴻鉅以故宇內寧謐荏苒不覺正德間宸濠購兵市鎮

推殘。賴新建力起而清之。然當時烈燄蔽空。血腥江渚。湖水幾赤矣。肅皇中興底定。垂四十年。庚辛之季。徭徭稱兵。與縣官角。禍及一藩。臣洋洋飽所欲去。市民多亡匿。此湖幾為盜藪。天挺我皇。仁孝肅成。庶幾復見弘嘉之盛。乃連年大疫。赤地數千餘里。村市疫死無算。湖有扁舟載子女望門投醫者矣。言畢相繼以泣。予曰。諸長老且語之云。孟氏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治而不能不亂者。循環之數。挽亂而歸之治者。存乎人。計所談曾不百餘年。而一亂於逆。再殘於賊。三困於饑疫。茲亭巍巍再飾。長江依然。賈

五方之音不同。要以熙皞恬愉。仰戴聖化者。則一。予故樂為之記。俾觀風茲土者。察其安危理亂之機。未雨而微。桑無使奸宄潛萌。挽我父老子弟。以期賢聖化於無疆。此亭巍然與靈光並。我江右尚亦有厚幸哉。

一亭雖小。發出治亂安危多少關係。前賢之不輕着筆如此。

南平社學記

徐階

南平之雲蓋里。故有淫祠。雜老釋氏所為像祀之。里楊生贊予。毀以為社學。既又病其卑陋。即祠之左作新居焉。地高而明。屋敞而固。師弟子講論遊息於其間者。既安且適矣。予乃進其師弟子告之曰。若知此屋之所由作。與吾所以責於爾者乎。夫業賈者必於市。業農者必於野。業儒者必於學。此屋之作。固以別爾於市。拔諸野而登之儒也。然而謀利者賈之為也。謀食者農之為也。謀道者儒之為也。賈不能以謀利。不可為賈。農不能以謀食。不可為農。儒不能以謀道。不可為儒。自三代之衰。外誘深而正學隱。至於今日。益靡然富貴之為慕。師之教其弟子曰。吾將使之為文詞。取富貴焉。苟有工於其藝。雖甚不肖。世以為賢矣。弟子之求其師曰。吾文詞之未能。將就彼而學焉。苟有能傳其藝。雖甚不肖。世亦以為賢矣。師弟子之所為。胥失其本業。而世又賢而助之。為業日勤。叛道日甚。其名曰儒。其實賈與農焉已耳。其居曰學。其實野與市焉已耳。爾師爾弟子苟所為若是。則此屋之作。不亦虛乎。故吾有以責於爾。居其室。必思修其業。享其名。必思履其事。入而孝出

於爾。居其室。必思修其業。享其名。必思履其事。入而孝出

而第是弟子所以學也。率之孝率之弟是師所以教也。愛其親舉之以事君敬其長舉之以事上。孝弟修其身而舉之以齊家治國平天下。是儒之爲儒也夫。故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凡吾之責於爾非有加於常惟本業之復非有出於位惟所舉之稱非有遠於人惟以別於賈與農之爲爾。爾弟子其知所從事也哉。於是胥應曰諾。楊生曰是將久而忘也。請記焉。鏡諸石陷置壁間。楊生名清從予學。儒之知謀道者也。氣體疎淡而矩度又自森然是善學南豐文字。

明文遠卷

新都縣八陣圖記

楊慎

諸葛武侯八陣圖在蜀者二。一在夔州之永安宮。一在新都之彌牟鎮。在夔者蓋侯從先主伐吳防守江路行營布伍之遺制。新都爲成都近郊則其恆所講武之塲也。武侯之人品事業前哲論之極詳不復剿同其說。獨其八陣有重可嘆者。史謂侯推演兵法作爲八陣。咸得其要。自令行師更不覆敗。蓋識兵機者所不能洞了。蓋勝之於多算而出之於萬全。非借一於背城而僥倖於溪入也。惜乎其方銳意以向中原而溪蠻洞獠左跳右跋以裂其勢。外寇方殷。內境自憊。使夫八陣之妙不得加於二曹三馬之梟敵。而乃止試於七縱七擒之孟獲。天威神算不勝於中原王者之區宇。而僅以服南中巴樊之偏方。事機既已遲精力又已虧。勇賈其餘。師用其分以爲大舉。譬之逐盜救火之家。挺刃決水猶恐不及。而內有讎賊自相乘機。怯篋助燎。則雖有倍人之知力亦自無如之何。侯之不幸勢正類此。天之所壞誰能支之。祚去炎漢不待隕星而後知矣。嗟乎國之興亡天也。而千載之下。君子獨遺恨於蜀漢之事者。非以武侯故邪。至其故壘遺墟獨爲之愛惜不已。乃其忠

明文遠卷

義之激人不獨其法制陣伍之妙也。不然則竇憲嘗勒八陣以擊匈奴。晉馬隆用八陣以復涼州。是在侯前已有之。而後亦未嘗亡也。功既有成。而後世猶所罕稱述。況能傳其遺跡至今乎。慎嘗放舟至夔門。弔永安之宮。尋陣圖之跡。維時春初。水勢正殺。自山上俯視下百餘丈。皆聚細石爲之。凡八行二十四絕土。人言夏水盛時。沒在溪淵。水落依然如故。在吾新都者。其地象城門四起。中列土壘。約高三尺。耕者或剗平之。經旬餘復突出。此乃其精誠之貫天之所支。而不可壞者。蓋非獨人愛惜之而已耳。慶陽韓君

明文遠卷

新三

大之以進士出宰吾邑。始至拜侯之荒祠。次觀遺壘。重有感焉。謂慎曰。之眾篆鏤燕然銘石。孰焉爾。人不足稱也。愛其執者不泯其跡。矧侯之地而可忽諸。今陣圖在夔者。有和叔獨孤之記。少陵東坡之詩。四方灼知。而此顧泯焉無所表識。使往來不軌。樵牧者不禁。非缺歟。祠宇行當新之。陣圖所在。欲伐石樹道左。大書曰。諸葛武侯八陣圖碑陰之辭。子宜爲之。夫崇賢存古。以示嚮往焉。循良事也。推表山川。考記往昔者。則史氏職也。遂書之。使刻焉。不剗夔陳言。低徊感慨。摹寫出武侯一段心事。少陵有詩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三復是作。尤爲耿耿。

譚節婦祠堂記

烏斯道

譚婦死節久未有祠。四明烏斯道。嘉政永新之二年。爲洪武十年丁巳五月十有一日。爲擇領宮與文閣西南辟大池。上建祠設主。以補缺典。蓋以婦死而聖人是侯。今祠而依乎聖人。庶以安其靈焉。婦姓趙氏。名逸。不聞古廬陵郡之永新人也。生有淑質。嫁同里譚氏子。年廿有七。至元十三年丙子。江南內附。越一歲丁丑。宋丞相文天祥志恢復。有書約女弟之壻彭震龍起兵。以是歲七月十有九日。兵內外合發。震龍亦未新人。盟同邑張履翁顏司理。先一月起。與降將江西運使鍾榮并榮之裨將蕭明合戰永新。而丞相之兵不至。遂敗。北軍突入城。城中大亂。民咸負攜遁逃。婦抱所乳子。與舅姑倉卒走縣庠。聖人殿庭。軍羣逐至。殺死人。且犯人妻女。不畏忌。軍欲犯節婦。婦罵曰。吾舅姑死於汝。吾保身以生。且不可。况辱身以覲生乎。固不屈。軍怒。因併乳下子。殺死殿庭中。時有屠者避殿庭。相梁上下視婦死事。爲詳。遂傳聞至今。逾百有餘歲。而婦與子之形。在殿庭土磚上。鉅細畢具。後有守土者弗信。以沙石蓋磨。或假以烈火試之。形影愈見。嗚呼。當宋季時。朝廷培植

明文遠卷

新三

起。與降將江西運使鍾榮并榮之裨將蕭明合戰永新。而丞相之兵不至。遂敗。北軍突入城。城中大亂。民咸負攜遁逃。婦抱所乳子。與舅姑倉卒走縣庠。聖人殿庭。軍羣逐至。殺死人。且犯人妻女。不畏忌。軍欲犯節婦。婦罵曰。吾舅姑死於汝。吾保身以生。且不可。况辱身以覲生乎。固不屈。軍怒。因併乳下子。殺死殿庭中。時有屠者避殿庭。相梁上下視婦死事。爲詳。遂傳聞至今。逾百有餘歲。而婦與子之形。在殿庭土磚上。鉅細畢具。後有守土者弗信。以沙石蓋磨。或假以烈火試之。形影愈見。嗚呼。當宋季時。朝廷培植

人物皆以科第進。崇爵厚祿。至白首者。就不以忠烈事。講之稔而責之深哉。及乎版圖失守。神器從焉。而向之崇爵厚祿者。乞降走匿。不服其肯死節者。曾幾何人哉。茲以一婦人能慷慨死節。與同郡文文山光燄相照。垂名史冊。豈不重可慕耶。且其生時精氣素已貫諸金石。不可磨滅。况死於聖人殿庭。聖人之靈尤表而出之者哉。若是祠而歲時祀之宜也。用請於郡府。轉聞於上。冀褒異錫號使風俗益有以勵焉。祠成越十日。從仕郎知吉安府永新縣事四明烏斯道撰。

明文遠卷

節烈之氣千載如新。此事不朽。此文亦不朽於名教。大有補益。

金樂齋記

方孝孺

心無媿戚慕忽而樂者樂乎天。資於物而後樂者樂乎人。天下之物未嘗無可樂也。以無可樂而徒資於外物。則其樂也有時而窮。而吾之樂有時而厭。崇華侈素。妖姝珍怪之於目。繁聲遠調之於耳。肥堅安養之於身。可以樂。亦可以悲。衆人樂之。而君子笑之。君子之所樂。全其受於天者。而不以人爲參之。索之極其明踐之極其誠。持而行之。至於久而不息。則天地之運寒暑之迹。萬物之情。皆吾樂也。豈若資於外者之淺乎。彼快然適意。自以爲樂者。可樂之

明文遠卷

具接於前。則以爲舉世之樂莫能敵。及靜思而熟念之。凡其所樂者。皆可慚而悔恨也。庸有一息之樂哉。古之聖賢窮日之力。常若不及者。求其固有之樂而已。不以窮達動其中也。不以窮達變其樂。斯樂之至者乎。蒲陽黃君資安。修潔而知義處。一室布衣蔬食。若無以自適。而心獨樂之。名其所居曰金樂。而屬余以記。凡人心有所樂。口未必能言也。况君之樂而余能言之乎。然天下之道同也。古今之性同也。余探乎千載之上。而求之。舜之鼓琴。顏子之簞瓢。曾皙之遊味。會乎吾心者。如出於吾心也。况於君乎。余試

與君登浦洧之高丘而望之榮且悴者何爲也感乎吾耳者何聲也晦明燠寒行乎兩間而無氣者何氣也流而逝時而列者孰使之然也蒼乎其退候乎其變化者誰爲之宰也君請爲余言之余當援琴而鼓之君之樂卽吾之樂也吾之樂與舜顏子曾皙之樂將有同乎無同乎人之樂乎天之樂乎君必知之矣余烏足與聞之

胸次洒然自有孔門見地而慄慄迅爽之氣足以達之擬之前賢固狂狷之亞也

明文遠卷

蜀山書舍記

高啓

蜀山書舍者友人徐君幼文肄學之所也幼文嘗自吳興以書抵予曰吾山在城東若干里吾屋在山若干楹吾書在屋若干卷山雖小而甚美屋雖朴而完書雖不多而足以備閱吾將於是卒業焉子幸爲我記之予惟古之君子所取以成其學者無常物所居以致其學者無常地也故弁裳之於容珩瑀之於步豆籩之於陳琴瑟之於樂弓矢車馬之於服度量權衡之於用凡於物皆學也豈專於六籍之內哉往於田入於市處於戶庭覽於山川立於宗

明文遠卷

廟朝廷遊於庠序軍旅凡履之地皆學也豈限於一室之間哉後世講學之道旣廢而人之不能然也有志者始各占山水之勝築廬聚書而讀之雖其所以學之者異乎古然凡事物之理與夫羣聖賢修己治人之要實皆不出於書况安僻阻之區絕紛囂之役得一肆其力於是則其至於成就豈不反有易者哉予幼文以方壯之齒有可用之材而不急進取益務於學以求其所未至豈非有志之士哉而予也北郭之野有土東里之第有書皆先人之遺也遭時多艱弗藏於榛蕪殘壞於塵蠹俛俛焉日事奔馳而

不知返則其荒陋宜有愧於幼文矣尚能爲是記乎然而書此而不辭者蓋姑復幼文之請亦因以自勵焉
抒寫學問之旨有經術有見地蕭疎瘦硬其氣格固自不同

明文遠卷

鄰壁記

爲訓戒諸子姓作也

沈鯉

予甲戌八月請告歸里先君子爲予寘莊田二所其一在城北四十里而與吾鄰壤者爲諸生管渭渭死遺一孤學林猶襁抱樊某氏則遣使以田來鬻予初不知其意謂有所不贍也而渭故有常稔田二所稱饒富何爲其然已探其微意則曰予爲官彼廩然樊也墻覆壓境詎能安業不如早見幾爲愈耳予聞之怡然乃進其使者語之曰歸語而母若果爲門祚衰不能多有田則鬻其他田而需其與吾鄰壤者吾力能庇若非是則先人道業豈可輕棄若恐吾伯者之或軼汝也則吾當求以法使不敢拾汝一遺穗惟而毋自擇樊聽予果鬻其他田數百畝以安鄰壤至今而學林亦壯而受室矣予田卒無改於舊越十有五年戊子余謝宗伯事歸田而先君久厭世吾無廬可居之則假家第之閒宅以居凡五丈卽今亦玉堂是也惟家指甚夥率多有僦居於外者鄰樊盛氏年逾六旬矣且無嗣亦時以鬻居爲言予知其意亦管之意也爲引予管處鄰人之事慰止之盛至今安堵予居亦無改於舊然自鄰管氏至今垂二十年未嘗一日不稱安飽也余卽東拓宅西斥畝

明文遠卷

何益。卽不拓不斥亦何損。嗚呼。昔人有躬耕畝。恥匹夫匹婦。不皆被堯舜之澤者。及乎用世。卒能使鯨寡孤獨。皆各得所。而予乃無當於用。今歸在田。扶此兩鬢。使皆無恙。或稍存此意於萬分一手。抑有愧昔人多矣。惟吾諸昆季子姓。有賡然知足。閔然以賑窮恤孤爲事。而演予此意以傳無窮者。是予志大行也。予乃爲逆意於鄰人之壁。盛德之事盛德之言存此爲萬世之宣成而居鄉者法也。

明文遠卷

瑞賢亭記

吳寬

世所謂瑞者。或昭於天。或發於地。往往有奇驗於人。載於傳記。其事甚異。然特一見而已。至於屢見而屢驗。人爭信之。不以爲異。而以爲常。則其事益不可致詰矣。宋韓魏公登進士第。唱名至公。太史奏五色雲見。人以爲公瑞。吾嘗疑其事之適然。惟魏公其人足以當之。故其事傳耳。然亦所謂一見而已者。吉邑有水曰瀟瀟。自宋豐歐陽以下。諸水皆合於此。東以兩山奔流噴激。亂石間聲如迅雷。其上淵深不可測。靈物潛焉。其西崖有巨石二。屹立數丈。俯

明文遠卷

瞰深碧。狀若人負而立者。父老以爲每夏秋之交。石上采色爛然。如虹如霞。照映水面。則鄉士必有振高科者。郡志載之。蓋其驗久矣。宋天聖間。獨不驗。衆方疑怪。旣而歐陽文忠公流寓隨州。連魁三試。則公固鄉士也。歷元至皇朝屢見之。正統壬戌。若劉文介公儼。天順甲申。若彭侍講教。金以狀元及第。此其尤驗者也。其異如此。初石名不雅。或易以瑞賢。仍作亭其傍。名瑞賢亭。而里人王全璧者。實董役是功。畢亦久矣。又考自宋以來。百里之內。山科第而出者。得若干人。悉刻其名氏以著其驗。於是彭公旣沒。其凡

之子忝同登甲科皆驗於此他日來道其從父時昔之

意求記於予予爲公門下士恐辱公命久未敢復也蓋石

之爲物天下多有之而世之擬高科者亦多於天下其瑞

不驗於彼而獨驗於此其亦有說乎抑科第未足以當其

瑞乎試以歐陽公言之氣節振乎頽風文章變乎陋習天

下後世仰其人品以爲不可及其瑞果係於科第乎若劉

彭二公先後特起平生氣節文章亦欲希乎文忠者其瑞

又繫於科第乎蓋其事雖異非賢者不足以當之彼以科

第云者亦淺之乎知石矣易以今名於是爲稱此鄉之士

或以予言爲然其亦相與以先正爲法則瑞當見之敢刻

石以俟

不沾沾以科第爲瑞而推本於文章氣節之間此是學

識高處

重建覺山寺記

吳寬

由京師東走七百里有關屹然當其衝關之北大抵山也

入山而行石路危峻林薄蒙密凡四十餘里始得覺山

之麓有禪寺在焉寺之建相傳自唐既興而復廢皆莫能

考其歲月入國朝其廢如故虎狼得以穴其上狐豕得以

室其傍而人之蹟於斯絕矣顧荒茅野榛中獨其遺址依

然猶存有高人曰悟定者杖錫來關中知其處曰甘澹泊

而安岑寂者吾儕之分也是山於吾獨宜遂入居之結草

以爲菴紫石以爲牀遺外身世若獨有所得者未幾傍近

之民皆翕然高其道化其德而持金帛以施之者家至視

其金帛既無所於用遂謀復舊規爰市美材召大匠擇日

興功功未及半而定化去矣其子弟本清謂其師之志不

可以不繼也乃益爲復舊之舉清爲人淳朴而無偽韻靜

以有爲而人之助其費者如其師凡其門廬諸殿各有位

置總若干楹寺成群峯後抱遠岫前峙勢若屏几而寺之

宅其間又若人之負而憑之也寺之東北有泉出於石罅

色白而味甘汲之不竭凡僧之日飲於此取給焉山爲寺

而秀泉爲寺而清而人之蹟爲寺而多蓋遂爲一大叢林

矣寺未有記於是清徒步來京師介余同年友蕭君文明求爲之曰茲寺之廢而興其歲月無亦使後人之莫能考也余不之拒夫佛法起於西域而入於中國熾於都邑而延於邊徼行之者非一日學之者非一人其勢必不能反之於彼而絕之於此矣然就彼佛言之其始亦難稽泊之甘岑寂之安以成其道也而都邑者固朝市祖社之所在臣民人神之所止佛既不欲居學佛者且不可居而其徒乃欲高其宮廣其庭以與吾人爭尋常之地於此豈非妄哉有能遠引而去像設其佛於深山大谷之間枕石飲泉

明文遠卷

以求其所謂道者而居之則彼之居既得其所而吾黨之士亦詎肯窮追而深過之哉此悟定師徒登山寺之建所以可取而余於其寺之記所爲以不拒也寺之重建始於正統十年之十月畢於成化六年之十一月記之日爲八年之九月戊申云似進實退似褒實貶抑揚頓挫之間極合法度

放鶴記

沈鯉

予性極好清尤好觀物其在羽族則形質最清者宜莫如鶴矣予極心愛之顧非家常畜者不易致苟求之僅得一偶以寘吾綠竹之軒蕭蕭交映予少有不快則扶杖往觀之飲且食有不甘則對之食伙客詣予予不能款客則指鶴謂曰盍爲若羽士置客無不大飲至醉者予以是好爾駕焉時徧贊於客曰美哉鶴詩乎其衣纔其裳元其翰頤而頂朱裒然一竹林隱者也吾與若其相其死生矣興方濃適見一蠅蜋推糞丸轉輪而行逐逐不休予惡其穢也

明文遠卷

而敗予之興欲斃之不忍姑縱而舍之而一心惟吾鶴是好一日予遠行未歸童子飼鶴者不戒其常餽致鶴餒甚及歸入門忽視其食穢也則駭而大驚以爲吾老且眊也不能審視邪迫視之鶴也予愴焉神喪茫然如有失向對之食伙者欲啖之不出更悔其曩昔之徧贊於客者之甚無常也而耻之欲斃之不可亦縱之而去而向之推丸者則化爲元蟬矣方高棲茂樹之林吸風飲露不需乎人世一粒兩翼飄然如霧縠微渺也不染乎一塵已復見樹上粘一殼肢體備具若尸解然者不知其所化問人告予曰

此所謂蟬蛻卽曩時轉化者之所變化也。予默悔其初幸不使就斃爲歎息無已。嗚呼。吾向來好鶴。謂其質至清也。今若此已惡於轉化。則謂其近穢也。而今又若此。物安可皮相哉。予表而出之。爲世之持衡者存鑒戒。亦因以自儆也。

寄托之言有關世道一爲晚節不終者戒一爲改過自新者勸也

明文遠卷

答林子出書

方孝孺

某愚戇而昧於道。誦聖賢之言。恆惴惴然懼無所聞。以爲庸人之歸。是雖鄙夫稚子有言。尚亦悅而承之。況吾兄之教乎。茲辱書展誦徐繹。自旦至午。不能貫徹大旨。甚知吾兄之相待者高。相重者至也。今天下俗異於古。朋友之義。惟以過相諛譽爲知愛。謬爲恭敬。爲盡禮。切磨箴規之益。蔑然不聞。或少施之。又飾詞而曲拒。無古人從善如流之風。此素所駭歎者。今兄乃遺書獨賜誨諭。是以古道見處矣。倘有所遺。而不以誠答。能不負於心乎。故直明之。幸無

明文遠卷

以爲僞。夫人之心。五性具焉。其中雖寂然靜也。而不能不與物接。及乎既發。則七情動矣。苟動而中其節。如禹之問過。則喜。湯武之怒而安民。文王之哀矜。獨孟子之爲異端懼。堯舜之愛民。孔子之有惡而欲仁。則何不可之有。惟夫七情之發。爲物所蔽。則或汨其本然之善。故聖賢立教。使人寡慾。養心克己以求仁。周子後出。又揭而爲圖。明太極本然之妙。陰陽動靜之理。而言聖人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又著於通書以釋其意。而必曰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其意以爲聖人未嘗不動。

但常主於靜。苟靜而無動。則物而不過矣。欲人在仁義中。正主靜而應於物耳。非欲人強制其本心。如木石然而不能應物也。兄書云。此心一動。則人而獸。是周子所謂靜而無動。此木石耳。心豈能然哉。夫人處乎萬事萬物之間。而欲與之俯仰。裁天下之變。成天下之務。欲其不動。不可得也。惟仁義中正存乎中。雖動猶不動耳。苟此心一動。不論高理與否。卽謂之禽獸。則推之以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豈靜如木石之謂乎。其他衆說皆不出此。兄聰明察理。過人遠甚。奚獨於是而未思乎。殆陽爲弗知。以試某耳。某

明文遠卷

雖不足以知道者。然性命之說。嘗聞諸父師矣。倘以爲未當而辱教焉。以明乎聖賢之旨。則敢不承命。太極圖通書正蒙之理。煞會身體力行過來。故見得分明。寫得蘄嶷明。初宋方之學。所以不失爲朱子之世嫡也。

答林嘉猷書

方孝孺

昔在鄉閭。嗜學之士。妄見推讓。挾策而遊吾門者。無虛席焉。尤以得吾子與鄭叔貞爲喜。及以朝命來教山南。士子衆多。旦夕不少暇。夙昔百事遺忘殆盡。吾子與叔貞之容聲言笑。時往來乎吾懷。居二年。吾子果來。叔貞亦至。於是彌一歲矣。吾倡也而有和。吾語也而有答。吾疑也而有悟。之。吾憂也而有釋。之。吾喜怒之失中。言行之違宜。二子未嘗不有以匡我也。豈特二子獲遂卒業於吾而喜哉。吾所以離親去鄉。食釜庾之祿於數千里之外。而弗戚戚以思。

明文遠卷

佖佖以慚。以得吾子故也。邇者私歎吾子學業之進。而怪其未嘗少言已志。以爲豈誘掖之不至歟。今乃忽辱長書。浩乎其爲辭。充乎其爲氣。推而求其志意所存。可謂卓乎絕出者也。聖賢學術。不傳久矣。學者卑陋。不復知周公孔子之大方。因陳襲腐。自珍自詡。少或有志斯事。謹愿者。爲於守而不知推乎性命之原。達乎政教之統。疎俊者。銳於言而不知本乎倫理之常。踐乎禮義之實。故顯而在位。則不足以淑世。約而在野。則不足以淑人。風俗日偷。而治功難成。禮樂淪壞。而刑罰不措。非以斯道不明故耶。吾謬不

自量其無能。竊獨恥之。而有志焉。以智識之弗弘。才氣之弗勇。世故磨之於外。而疾疢災患糾纏之於內。是以年日長而業不增。空名日聞而德行益乖。每覽古人大賢君子蹈道立德。無所可悔者。未嘗不自責且深悲也。當一念之攻乎心。以爲世苟有同志者。吾必求而與之偕。何幸吾子之所進。乃能副吾之所望乎。世人不能有見於斯道者。非狂則惑耳。狂則足已自放。而不肯務學。惑則賤已自畫。而不敢爲學。苟去是二患。學之終身而不倦以止。不盈以肆。烏有無聞者哉。吾子之所云幾矣。所以自期者是矣。世俗

明文遠卷

無以踰子之志矣。然必曰必爲卿相。諫官御史而後可以行志。則非也。以人不知已。從學事師爲當然。而惡其譏病且亟與之辨。亦非也。君子之爲學。事道而已。道誠得也。表世式民之具在是也。尊主康國之術在是也。傳後立教之本在是也。世有知己者。舉而授之大位。斯道得行。天下之福也。而吾何加焉。世無知己者。委之賦畝蓬藿之中。斯道不獲大行。天下之無福也。而吾何損焉。故吾身之未爲聖賢君子也。是吾之所當憂。而所當自望者也。雖言之無傷也。舜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古之人有言之者。顏子是也。

吾身之未爲公卿大夫。豈吾之所當憂。而自望哉。雖無言可也。言之則爲慕乎外。不患無位。患所以立。孔子固戒之矣。然則吾子之以道自期者。吾之所望也。以位自期者。非吾之所望也。當孔子之時。公侯卿大夫何限。顏子不得升斗之祿。身不得暫立乎朝。吾子以顏子爲得志乎。以富貴於當時者爲得志乎。以吾子之篤厚明敏。固已無疑乎此。所以云云者。殆必有激而然耶。流俗之疑。多生於所希見。天下不識從師學道之事。蓋久。彼見吾子二人者。束書別家。陵重山。沂大川。涉乎蛟鼉之淵。寢乎虎豹之林。而從迂

明文遠卷

拙無勢力者遊。彼固不知吾子之心也。宜其以吾子爲隱者也。使子以從今世之顯人。出政令。擅權寵。赫然爲人所畏服。夸美者而學焉。則人必無是言矣。吾之跡類乎隱者。而世遂謂之爲隱。甚矣所從之不可不慎也。雖然。吾子何辭焉。君子審乎在己者而已矣。使吾與吾子學乎古者。皆獨善自私之術。而謂之忘世。則彼之言當矣。今吾與吾子非堯舜周孔之言。弗存。非修己淑人之事。弗爲。非推之四海而準垂之萬世。而信者無以措吾思也。而謂吾子爲隱。其可乎。其不可乎。彼庸人者。不知之。君子必知之。今之君

子未知之後之君子必有知之者而吾子奚遽鬱鬱於是乎○江○河○之○流○也○其○勢○也○雖○有○力○者○不○可○及○也○賢否本乎學而係乎已貴賤毀譽聚乎命而在乎人而已者吾修焉在人者吾聽之吾子無以鬱鬱爲也嗟夫天之生斯人其必有以處斯人使賢者生而以衆人處之不如不生賢之爲愈也天之愛民亦甚矣賢者之澤不遇於世亦久矣吾子其勉焉擴聖賢之道以善其身近之爲及物之政遠之爲傳後之書不能俱全亦可以一得吾自度無補於世幸而見遊吾門者之有成其喜豈特什百於今哉叔貞好學吾愛且望之不減吾子其以吾言爲然否也

明文遠卷

書辭皆佳餘無所容吾言特以孟子相儼之說未善不敢受而有也能更之乃可爾

看其師弟子期待之情何等高遠何等真切學者必具此器識方得爲天地間第一流人

與郭士淵論文書

方孝孺

吾郡之文闕有間矣僕行四方每見郡人詞令可觀者卽喜况能文者乎是以自見吾兄心洋洋如有所得寢爲加安而食爲加旨非勉勉而然也樂善之誠天性然也繼而又承寄以林君公輔之文且教僕曰試平其可否焉僕昔聞吾兄言固知林君之賢及展而讀之默而味之其思淵以長其辭辨以達不覺叩几三歎反復玩繹遂至夜深乖離旅寓之思爲之頓消而沉伏鬱抑之氣勃然奮起信乎斯文之可以悅人而吾郡之秀不可及也僕不才自居金

明文遠卷

華太史公之門當世士大夫多獲見之矣凡能文有名者皆得而觀之矣至誦其文而使僕喜慚無所遺恨者不數人豈僕識見鄙劣使然哉亦作者鮮臻其極故也太史公嘗與僕言而以爲嗟歎蓋斯文之在人如造化之於物歲異而日新多態而善變使人觀之而不厭用之而無窮不失榮悴息長之常理乃足爲文而世之人多不能與此樂蹇澀者以艱言短語爲奇好平易者以腐熟冗長爲美或采摭異書怪說以爲多聞或蹈襲庸談俚論以爲易曉而不知文之美初不在是也古之名世者真可觀矣以僕言

之秦漢以下文率多記載講論之文耳。求如古之立言者。未之多有也。聖人之言不可及。上足以發天地之心。次足以道性命之源。陳治亂之理。而可發於天下後世。垂之愈久而無弊。是故謂之經。立言者必如經而後可。而秦漢以下無有焉。然而猶足以名世者。其道雖未至。而其言文。人好其文。故傳其言。雖不文。而於道有明焉。人以其明道。故亦傳二者俱至者。其傳無疑也。二者俱不至者。其不傳亦無疑也。以僕觀於今之人。求其成文而可誦者。且不易得。兄望其明道乎。僕所以見吾兄與林君之文。而喜者。莫以

明文遠卷

此也。自古國家之興。功崇而績偉。政舉而教行。天恐其或
○偉○過○理○也○實○和○是○
失墜也。必生博特英達之士。執筆而書之。所望於將來者。
非兄與公輔輩而誰乎。此非僕私於同郡而言。雖太史公
更進○以○文○之○至○者○
亦深望焉。更爲謝林君加意問學。以法六經爲務。倘有所
○聞○處○亦○應○
得。卽以見教。僕之几當不一叩而已也。

議論精明而起伏照應之法點滴不漏。論文大旨大概根柢潛溪其英果剛直之氣則獨有到處

答胡懷秀才書

方孝孺

往年在浙東獲交才俊間其最善者眉山蘇太史平仲臨
海葉刑部夷仲浦陽鄭楷叔度天台林右左民趙象伯欽
陳叔英元采王倚修德日夕相與周旋議論倡酬往復沉
潛乎天人之奧博觀乎興廢之理追琢乎行業而浸灌乎
文章意氣孚洽無所覲慕體不待梁肉而肥心不待絲竹
而暢十餘年來亾落者數人餘多散處他所然猶時得以
書疏相講切當憂而遇笑方思而暫釋未甚於窮獨也及
居山南木石之與徒猿猴之與儔心欲言而口莫與談足

明文遠卷

欲行而物莫與娛諸生講授經義畢輒冥目危坐或取古書緩讀徐吟間有所得無從告語惟仰觀霄漢默默悟遣郡府以朝命燕集不可拒往就末座官僚強飲以酒譚詞盈耳優戲在前未嘗爲之啓齒一笑頗自意無復追曩者之歡矣去冬之長安見唐愚士爲之欣喜又於愚士舍見足下文章益覺胸中慰悅然未知足下之湊也今乃辱惠書千餘言陳述反復筆勢流動上思古人下慨當世偉然有奇丈夫之風自入秦且三年未曾有一人以文相覲豈意乃得之於足下乎撫卷熟覽出入懷袖數日不能舍儼

若重見往時諸君而接其聲容也。文章於士子最爲末事。然非有得於聖賢之意者不能。世之學者衆矣。其用志不專。探索不精。聞見不博。攻習不久。而能得聖賢之意者無有也。是以吾少而好觀人文。非止以其文。蓋將因其文而察其所存。與之共進於斯道也。覽足下之文。於道信有志矣。然而屢稱古之文人。則是所向慕猶有所偏也。賈生韓退之。年三十餘。已卓然樹立。信如足下之云。然使斯二公者得聞聖人之道而進於曾冉之列。則其賢當何如哉。僕鄙陋自度。不足班古人。而年長來閉口不復及天下事。

明文遠卷

於政教舉措得失。漫不復解。而爲信六經有所爲也。以之爲權衡。有所疑也。以之爲著龜。惟愚不足達世之機變。甘以鈍拙自守。人見其如此。亦多竊笑之。又素伉直。不耐與富貴人仰俯。有勢位者。或欲招致。聞其不善諂屈。亦往往不合。欲如賈生之亟談世事。固不能如韓子之汲汲於得位。尤不服也。而足下乃以賈韓相擬。烏可當哉。然賈生之勅漢文以寬大。韓子之酷排異教。尊孔孟。竊有志焉。使天或將庸斯人。明斯道。他日倘萬一有成。未可知也。而不敢望也。凡人當少壯時。志意才氣百倍。及年益增。力益衰。則

沮謝隕穫。有悔往歎今之心。如賈之長沙。韓之潮陽。其英銳之姿。亦少減矣。聖人大賢。志氣隨日以強。德業與時而加。故有進而無衰。既老而彌明。僕之得手天者。未可知已。之可勉者。則猶有可進之地。安知果不若足下之所期哉。僕今三十六。固未爲衰。足下少三歲。使三歲之中。日有所得。其於追僕而出其前。猶騁駉駉。蒲梢而逐伏櫪之駑馬。特易易耳。所願者。先乎道。而後乎文。修飭其身心。而無預斬乎聲譽。則僕之所見。將有大過於今者矣。喜慰其可量邪。比懶作書。尤不敢論古人。於足下有言。不能默然。然世俗之難言也久矣。足下其勿以示人。恐衆人之竊笑也。

明文遠卷

第一等見識。不屑依傍時人。并不肯蹈襲前人。渾雄博大。卓絕千古。

僕居閩五年矣。德薄才劣。無裨聖時。殊以爲愧。而來書獎
予太過。益增慚。視八閩自沙尤之變以來。民多桀驁。下凌
上賤。犯貴相帥成風。而強宗大族。依憑城社。暴橫尤甚。蓋
吾江右所無也。郡縣吏寧違上司之令。而不敢違勢家一
言。以爲上司不過督責。勢家能陷以重罪故也。凡爲政者
脂韋婢姁。輒得美譽。再歲而遷。否則怨誹紛紛。或因以得
罪。僕不能隨俗沉浮。一切繩之以法。桀驁之風。雖少戢。已
不能無謗矣。然謗與譽何足恤哉。僕之所慮有如此者。今

明文遠卷

天下且入於弊而未知所以揅之之方。此甚可慮也。我朝
懲前代藩鎮之弊。以都司典兵。布政司理民。按察司執法。
凡軍戎調發。布按二司不得專。非有符驗。都司亦不應調。
平日所以能前却之者。恃有三尺法耳。一旦有事。白刃臨
其身。厚利誘其心。三尺法焉能制。愚以爲宜稍變舊制。特
詔布政使按察使兼典戎政。而妙選勇畧素著者爲都指
揮。使少寬擅輿之法。緩急調發。二司得以專之。不由中制。
庶可以防患於未然。而救尾大不掉之弊焉。古之善觀國
者。不觀其國勢之強弱。而觀其用人之賢否。今則用人賢

歟。否歟。愚不能知。但見陞一官。進一秩。士論輒譁。然曰某
以親舊當道而得之。或曰某以通書政府而得之。或曰某
以納賄權門而得之。僕始聞之以爲人言不可信。徐而察
之。巧宦者率皆超擢。自守者往往淪棄。亦不能不信也。夫
平居之時。旣徇利以進身。多事之秋。肯捐身以報國乎。不
待智者可知也。愚竊謂當崇獎恬退之士。抑遠奔競之徒。
以共振名教於風頹俗靡之際。夫知人固未易。大抵剛介
寡合者君子也。善柔易親者小人也。於此察之。十得八九
矣。果君子歟。拔而用之。不必親也。不必故也。不必識其面

明文遠卷

也。羣居交屬。不可信也。以此處之。庶幾有招之不來。麾之
不去之士出焉。此二者時弊之大者也。閣下官爲學士。職
號論思。時政之孰得孰失。人材之孰賢孰否。知之素矣。經
筵進講之餘。宜從容陳之。使天下陰受其賜可也。昔歐陽
永叔司馬君實爲翰林院學士。所論奏者。豈徒發揮經義
而已哉。舍二公而他取法焉。非僕所望於閣下也。尊兄少
保先生。實秉國鈞。古人有云。政將及子。可不預慮。而熟圖
之耶。閣下試觀今日治歟。否歟。在廷者孰爲李綱張浚歟。
居方面者孰爲宗澤張所歟。緩急可倚者誰歟。臨難不易

節者誰歟。荷此數者。未有其人。抱火積薪。殆未足喻也。乞留意焉。

所見者大所慮者深。卒之明事之壞。坐此二弊。惜乎有其言而不能用也。

明文遠卷

与三

答王秀才書

方孝孺

前辱見臨。且徵僕文以觀。僕嘗閱世人。不務學道而喜言文。故有所論述。耻爲人出之。以吾子不憚重山鉅海來造吾廬。意氣愿款。非世俗輩可及。特出舊作以答雅意。且冀指別其疵失。以相發明。今乃惠書。猥有所稱美。而以學文之說爲問。僕豈能文者邪。何吾子問之異也。今天下雖乏奇才異能之士。操筆執牘。自負以爲文人者。不可勝計。吾子有問焉。彼將有以告吾子。不彼之叩而此之求。所謂學稼於工。求魚於獵者也。使效其所得。豈足副見問之意乎。

明文遠卷

所見者大

雖然。世俗之文。僕雖未之學。若古人之文。僕嘗學之矣。試爲吾子言其所知。凡文之爲用。明道立政二端而已。道以淑斯民。政以養斯民。民非養不能羣。居以生。非教不能別於衆物。故聖人者出。作爲禮樂教化。刑罰以治之。修其五倫六紀。天衷人極。以正之。而一寓之於文。堯舜禹湯周公孔子之心。見於詩書易禮春秋之文者。皆以文乎此而已。舍此以爲文者。聖賢無之。後世務焉。其弊始於晉宋齊梁之間。盛於唐。甚於宋。流至於今。未知其所止也。唐之士最以文爲法。於後世者。惟韓退之而退之之文。言聖人之道。

者舍原道無稱焉。言先王之政而得其要者求其片簡之記無有焉。舉唐人之不及退之者可。知也。舉後世之不及唐者又可知也。漢儒之文有益於世得聖人之意者惟董仲舒賈誼攻浮靡綺麗之辭不根據於道理者莫陋於司馬相如退之屢稱古之聖賢文章之盛相如必在其中而董賈不一與焉其去取之謬如此而不知其何說也。苟以其文未粹耶則艱險之元結俳諧之李觀且在所取矣如之何其去二子也。苟以其所述者王霸之道不敢列之於文人之後邪則孔子孟子固與荀卿屈原李斯並稱矣安在其能尊二子也。退之以知道自居而於董賈獨抑之。和如獨進之則其所知者果何道乎。然相如雖陋其辭賦猶皆有爲而作非虛語也。近世則不然一室之微號之以美名輒從而文之視其文紛然雜出皆古之所未聞考其辭輕俳巧薄皆古人之所未有而求者以是望於人作者以是誇於時似有所爲使相如之奴隸見之且將棄去而今之士莫知其爲非此又退之之時所無有者也。僕竊悲其陋故斷自漢以下至宋取文之關乎道德政教者爲書謂之文統使學者習焉。違乎此者雖王不錄近乎此者雖質

不遺庶幾人人得見古人文章之正不眩惑於僥常可喜之論祛千載之積蠹爲六經之羽翼作仁義之氣擯浮華之習以自進於聖人俾世俗易心改目以勉其遠且大者窮居少暇未有所成吾子誠有志乎古人之文則願無溺於世俗勿爲一時毀譽所變勿以道德爲虛器勿以政教爲空言則文可得而學矣不然則世之能文者孰不可問僕之昧昧豈足副所求邪

論文字大有發明然貶駁退之頗似太過蓋退之雖從文見道其識力議論根柢六經終非俗儒所易及也

取文當取其有關乎道德政教者此論不朽一切俳優瑣屑之作無補世教何足以污簡墨哉

與友人論井田書

方孝孺

僕向者僭不自量竊傷三代聖人公天下之大典墜地已久見今國家法立令行實足以乘勢有爲舉而措之無所難者故著論井田之事可復不疑僕雖不才亦嘗三思之而熟究之非偶爲是夸談也然每思有志者寡無與論講明之者始見吾子行淳貌古心獨慕焉以爲可語斯事故出而示之意吾子異於流俗人今吾子乃不察其道而橫爲異辭以非之謂不可行於今此流俗人之常言僕耳聽之而幾瞶者也吾子安取而陳之哉且人之言曰古法有

明文遠卷

不可行於今者若井田是也斯言甚惑也古之時席地而食手掬而飲歃血而啗毛衣皮而寢革爲巢爲窟以相居拍手鼓腹以爲樂此其不得已也固不若後世宮室鐘鼓服食器用之美且適也若此者非惟不可行亦不必行以其非中制也若井田者更三四聖人而始大備酌古今之中盡裁成之理生民之鉅方禮義之所由立也古者之世富庶勝於今風俗美於今上下親洽過於今國之盛強且久過於今曷爲而不可行哉人又言曰禹之洪水桀紂之暴虐人民稀少故田可均夫古之時人民之衆後世莫及

明文遠卷

井田雖未行而人皆樂業其端已見矣桀紂之暴非若秦隋之糜爛其民也湯武誅其君而已非若戰國秦漢之際殺人盈城野民何爲而少哉今天下喪亂之餘不及承平十分之一故均田之行莫便於此時而吾子乃援王莽嘗行證之以爲不可益謬矣且王莽之亂非爲井田也歟漢家之老母而奪其璽稱制於海內海內之人憤怒思討其心而食之故因變奮起使莽不行井田海內亦亂莽亦誅死於井田何有哉吾子又謂漢唐不行今欲行之難矣尤非知本之論也漢唐不行者非不可行也未嘗行也漢高祖之世可行也而時無其人導之唐太宗有志於三代之盛而魏徵之流未知先後不能輔之以成大業孰謂不可行也流俗之謂不可行之者以吳越言之山溪險絕而人民稠也夫山溪之地雖成周之世亦用貢法而豈強欲埋卑吏高以盡井哉但使人人有田田各有公田通力趨事相救相恤不失先王之意則可矣而江漢以北平壤千里畫而非之甚易爲力也東海有魚曰鯢身如丘山動則雷震遊則濤湧鰲井之蛙未嘗識也仲其股而自詭曰東海寧大於井乎鯢魚之大孰若吾股乎今未知天下之故而

曰井田不可行者是橋井之蛙之類也。臣僕鄙陋之意以爲不行井田不足以行仁義者非虛語也。仁義之行貴人得其所。今富貴不同。富者之威上足以持公府之柄。下足以鉗小民之財。公家有散於小民。小民未必得也。有取於富家者。則小民已代之輸矣。富者益富。貧者益貧。二者皆亂之本也。或難僕以爲陳涉韓信。非有陶朱之富而豈富者爲亂哉。以此論井田疎矣。是殆不然。井田之行。則四海無閒民。而又有政令以申之。德禮以化之。鄉胥里師之教不絕乎耳。苛取暴征之法。不及乎身。何苦而亂乎。使陳涉

明文遠卷

韓信有一廛之宅。一區之田。不仰於人。則將終身爲南畝之民。何暇反乎。僕故曰井田之廢。亂之所生也。欲行仁義者。必自井田始。吾子欲舍井田而行仁義。猶無釜而炊也。決不得食矣。夫不以釜炊。雖愚婦知其不可。不以井田爲治。士大夫安之。豈智顧不如愚婦哉。抑習俗之移人也。書之降衰。日趨而日下。特立而不變者。惟豪傑之士能之。吾子儼然在縉紳之列。不務明聖人之道。以淑來者。而非先王之制。甚爲吾子不取也。僕訥不善爲辨。性頗質。又不喜爲媚。故直以故告吾子。孟子不云乎。不直則道不見。然則

僕亦非過也。將以明道也。吾子倘有疑於心。當以見教。僕尚能終其說。不宣。

必欲行井田於後世。殆難言之。而其議論正大。自足不朽。逐段剖析。見得明折得倒。

明文遠卷

答閔鄉葉教諭書

方孝孺

郡守王公至辱示以劉翰林黃伯生所爲詩集序且俾有
迹。蓋物之美者無所待於外。有待於外者皆持不足之心
者也。照乘之珠盈尺之璧不幸而置諸泥塗瓦礫之中其
光氣之晶瑩朗潔者固在。及識者得而有之雖棲之於故
篋襲之以敗絮連數十城之價自若也。若夫藉之以良錦
韜之以文匱盡飾乎其外而彰其美以示人則其中之所
存者可知矣。執事之詩僕雖未獲見而伏讀之。然因二君
子之言而求之蓋可以無待於外者也。苟無待於外雖二

明文遠卷

君之言已爲過而况復有待於無能之辭乎。且古之所謂
序云者蓋以明作者之意如詩書篇端皆有小序而復有
大序加其首者是也。小序或出於史臣或出於後之賢士
大夫序之作者皆古之聞人然其中得其言而遺其意執
其意而失其事往往爲經文之累亦不爲少則序之無益
亦已明矣。賢士聞人之爲序猶不能有益於經况今之爲
序者能有益於執事之詩哉。自詩書以下作者莫不有序
或同志者指其德業之所至或門人故交發其所蘊而歎
惜其遭逢初非有求於人而司馬遷班固楊雄之儔又直

明文遠卷

自述已意以抒其奇偉之才固未嘗有待於外也。唐人之
能詩者莫如李白杜甫詩常時無序者白詩李陽冰於
其既沒嘗爲作序然其有無不足爲二子輕重而序者反
託之以傳惟韓退之偶然一言推尊二子至今人誦退之
之文而知李杜之不可及夫執事之詩信美而可傳則不
求於人可也。或自序其意可也。以待後之是非可信萬世
如退之者之一言亦可也。何其授擾於世俗之求哉。且僕
少而不專於學長而奔走於虛譽無暇以學及今粗聞先
聖人之道而欲從事焉其所學既不在乎文而於文復厭
棄不省故陋於文者舉世莫僕若也。加之闇昧庸劣無適
時之資掛名庠序食斗祿以活養妻子言不足取信於天
下執事過聽而求之何爲計之疏也。雖然今之儒衣冠者
不爲乏人以文辭自任者庶列於周秦之疆不彼之求而
於拙訥無勢者有望焉。執事之心殆非偶然者僕雖不能
言烏敢卒愛於吾言乎哉。第執事之詩足以自信而僕又
未之見且劉黃既序之矣是以未能奉命。倘未卽見絕或
以草木相示使得窺賦咏之大端庶幾可發舒所欲言。譬
猶故篋敗絮以藉重寶而增榮則區區之願也。太守志行

甚美可爲湖學薦紳賀。屬患眼無聊不能一。

真識真力一字不從蹈襲中來而抑揚擒縱之法俱備。

金瓶梅

四三

與孔元夫書

胡翰

僕自去年入金陵。因得拜閣下於公署之側。有以見閣下之用心。與古之君子相似。僕鄙人耳。何足以知君子。竊於易而得之焉。蓋陽爲君子。陰爲小人。陽剛而陰柔。陽舒而陰慘。其氣相反。其在人也似之。常以是傳求天下之士。其人正大剛明者也。公平易直者也。則其爲君子必矣。其人溪險柔佞者也。同邪狡戾者也。則其爲小人也必矣。陰陽之類也。故小人難知。而君子易見。閣下在省爲端人。按部爲賢使者。其謀猷言旨。經緯獻替。所以簡在帷幄。措之中

明文選卷

外者。僕固不能悉聞之。悉見之。則謂之不知閣下可也。今以古君子爲言者。豈苟相慕悅哉。閣下見人不修邊幅。握黜陟之柄。下視諸生。猶故等獎。與人言不存形迹。曰是而是耳。曰非而非耳。開心見誠。譬之青天白日。雖庸人豎子。皆以爲磊落明白。則僕之與閣下。有不待悉聞悉見而知其用心者。蓋以此也。以閣下之剛明正大。公平易直。有古君子之風。則凡有懷而不能喻。有誠而不能達者。又安得自隱於左右。僕委巷之人也。非有高蹈遠引之意。以假蹇傲俗。又非有良田廣宅。優游卒歲。以自足。而嘗從問學。

豈不知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耶。顧惟孱弱多病，中年屢更憂患，願發一癰疽，潰血數斗，卧而呻吟者數月，親友不忍其即死，力拯之始愈。少延視息，已近廢人，口輔偏哆，齒牙搖落，幾欲墮盡，故出言蹇澀，舉食久乃下咽。如是者十餘年矣。比罹兵火，竄身山谷，憂懼迫於內，落邪襲於外，自腰至髀遂成重腿，倉卒弗治，馴至足疾，幸其不發，則周旋進退接武少壯間若無異，然或發而不制，則痛楚通夕莫識有生之樂。如是者又數年矣。平生迂拙，百事墮人後，今五十有九矣，形影相顧，子女無一息慰左右，先

明文遠卷

世敝虛焚蕩不存，薄田歲入奉租稅，不暇自治，每上先人墳墓，則痛心疾首，不知涕泣之所從，閣下視僕如此，以為於世何如也。往歲朝廷急於求才，過聽人言，移文見徵，有司敦迫就道，及至金陵，入覲主上，退謁今相國李公於中書，一省之屬見之，始知僕誠羸疾人也。畱省署兩月，察其學與才益，又知其迂濶不及事者也，遂以學校之職授之，特不欲以儒見棄耳。承乏既久，虛糜廩食，無補名教，時取故書讀之，目眇視短，未能終卷，卽已遺忘，將叙次一二文字，擬諸作者，而酬答累之，亦莫能就，學業惛弛，莫此為甚。

今年士人家見錄至公文，仕宦及賢良人才殘疾老病者，容其乞身，不覺喜形於色，及聞閣下持節再臨東浙，則又益喜，庶其陳列自明，有投策之日矣。今乃有非所料者，一旦欲以不肖之名舉而進之，夫亦過聽人言，不探其敦獨衰病有大不可者乎。此雖得之傳聞，萬有一焉，則僕之身與家將俱廢矣。恐累閣下知人之明，且今賢才輩出，慷慨倜儻之士，一切出其所長，馳就功名，豈少如僕者乎。幸察其縷縷之心，非有險詖狙詐如世所謂小人者，則亦可哀之甚也。韓子云：天地鬼神實之在上，臨之在旁，僕豈欺閣

明文遠卷

下者哉。天地鬼神實鑒臨之，閣下為時求才，宜亦為時保養人才可也。夫幼而學壯而行老而休者，士之常也。子長報任安書，柳州寄許孟容書，擅名千古，惟情至也。稱心而出，婉轉凄其，風骨不在，二公之下。

上侯城先生書

王紳

向者不揣愚惑輒獻瞽言於左右蓋祈執事立言著書以振天下之聾盲情激於中不覺觀縷執事以爲然耶談笑納之俾副其望可也以爲非也訶叱而麾斥之不爲過也今既不遂其請願乃賜答以千數百言若有所論辨者尤見執事之德之弘不以言之不善而遺之獨固守其操謙而不變且又道之使盡其言者是豈紳之所敢望哉然而有不可已於言者故不得不終其說也執事懲揚雄王通之徒未明道而著書爲無益於世遂欲躬顏淵黃憲之行

明文遠卷

俾默默無片簡之可傳而後已足猶懲人之病風而惡出畏人之溺水而却游何其矯之太濫而過情也哉且天之生聖人也豈特獨厚其身耶亦將用其有餘以備其不足爾觀乎堯舜禹臯陶益之典謨湯高宗武成康伊傳周召之訓誥若孔子之所以刪述曾子思孟之所以繼繩其大要皆所以成已而成物也以是聖人雖不世出而斯道不終泯者以有斯文之足徵也今執事又謂斯道近世大儒剖析刮磨具已明白縱著書不能加於孔孟故辭讓不爲尤不可也且所謂成已成物之道六經已具載矣孔子無

言可也而猶不忘於弟子之問答孔子大聖也其言該博無遺宜若無以加矣而曾子猶用心於大學子思親承曾子之授且聖人之澤未遠可以忘言矣亦汲汲於中庸孟子時異端雖起荷舉聖人之說而闢之亦可矣乃反覆乎七篇之言至周元公道絕千數百載文獻昭昭尚在也亦必以心得之妙筆而爲書其後若二程子若張子若朱子若呂子輩莫不各以著書爲事其餘紛然作者不服論彼諸聖賢者豈不知天下之道一揆也聖賢之至不可等也然且總總焉若此者所謂畏天命而悲人窮至人之心也

明文遠卷

今執事言行皆取則於賢哲顧獨於斯而避之此紳之所未曉也且執事之所以修於己者美矣而士之所以望於執事者亦至矣正宜寢不安席食不下咽拳拳夜以繼日而圖副人之望尚何暇恬居安處而俯與紳論辨去取乎哉惟執事深思而無忽

兩層議論博大昌明立言之不可已也如是

答戴岳書

黃省曾

吾姑婿定遠公之卒也數年矣吾子不以省曾爲陋而銘書之曠於數年者一旦而諉之於僕僕固非其人也敢不執筆以報吾子之盛心然竊觀今之世自王公而下其溺惡滔天孱細屠販之輩不爲少矣其死莫不有銘其銘莫不稱述其善蓋淫惡滔天孱細屠販之家其藏篋嘗物而不匿不過少爲金帛之捐而稱爲達官通儒者乃甘心俯氣贊贊揚揚而不已此無他天下人心同趨於利而善惡不明故也子試觀於今之人家孰無銘銘孰無善是何竟

明文遠卷

舜之世尚有凶人而茲時何時乃比屋而可封也大人習之而不以爲非君子安之而不以爲陋朝廷縱之而不以爲禁所以醜觀之臣悖逆之子無良之婦皆不妨乎令名而死而春秋不可復作矣愚嘗痛以爲耻誓不爲此文以陷於諛墓之譏今子乃欲予以銘予之先人葭葦親誼固不可辭但當實錄吾子先人之行瑕瑜具存勿誇虛欺誤明白而告予也然後爲子書之精神而貌庶幾不失其故而吾子先人之心亦得無愧於泉下矣子其圖之子其圖之開國勲伐併行略詳求其無忽省曾白
諛墓之譏昌黎尚且不免况後世乎此文亦今日之晨鐘暮鼓執筆者當此然汗下也

明文遠卷

甬江徐文駒子文論大

西昌羅景泐亦渾同選

受業羅仰錡慎調參閱

書

謝太史公書

方孝孺

數十年來師弟子道廢鮮有推所得引人之事執事探索古初根據仁義汲汲以誘拔後輩爲職雖樵朴不才如某者亦收之於門而告以斯道恩意懇篤撫勞不倦待之踰於子姓而進之以聖賢所務此今世之所未聞而古或有

明文遠卷

之者也某辭歸省又辱教之以言引譽過侈期望深遠今於別來旬月間延領西眺戚然懷戀不能自喻某少頗自負長而無成自入執事之門然後得窺見聖賢堂序粗識修已經世之大端僭不量力每有所稱說聞者未深曉多相怪駭獨執事見之以爲當然吝賞歎息喜溢顏而某所以忘其卑賤旅寓無聊之情而有以自樂也夫人之相與處必心相安而後可久若庸衆人之間悶悶然無與語雖享之以八珍之味九韶之音不能安而留也此事於義則師也知己也於恩則拔之於恆人之中而感之也某宜何

如哉然執事之知愛於至愚者非私某也。蓋憫斯道之不
振。於得其人而明之也。某之感執事也。亦豈敢致私德於
執事乎。竭其駑鈍。務學之成。他日萬之一有補於斯世。使
將來有述焉。則庶乎不負執事之所望耳。是亦難言。道之
不行於斯蓋甚久。古之人家焉而長幼序。鄉焉而倫理仿
皆由躬行素積。見信於人而然。鄙心思慕之。竊自惟宗族
數十家。其初本於一人。而今猶或有不齊者。思立為輯睦
之法。以洽其情。欲為祠於冬至。祀始遷祖。而族人各以其
祖對食。祭畢而會飲。其之長。皆以禮義。陳訓舉族之人
皆拱而聽。每月之吉。一會拜畢。則訓如冬至之儀。族之人
有善。則書之。而加禮貌焉。有不善。亦書之。而加教誡焉。立
之學。以教族人之子弟。為置田。以食其不能生者。族殆可
使親睦。貧不足以興事。人雖有聽者。亦未并志。一力以冀
其成。又寧海自宋羅正之以來。有探道德。勤問學者。其在
當時。勵名節。立行義。莫不殫一世之心志。以冀發聞於後
世。而紀載之籍不立。遂使湮廢。不大光顯。邑人多不知其
姓名。斯甚可恨。欲成一書。分析數目。使幽暗者昭章。陋窮
者昌顯。嘉名積行者。獲知已於後。僥倖苟得之徒。知公義

之所存。用為勸懲。存乎風化。而朋友寡少。無從得其實
雖懇切言之。好事者竟未復報。此二端皆細事。度其勢不
甚難行。其為法可不求諸人而備。而成之不易也。如此。况
推明先正之道於天下。其可易言哉。然人恆慮志不足。苟
有志。不有過於時。將有垂於後。不有合於人。將有合於天。
安知今人之非古乎哉。安知古之果異於今人乎哉。而某
奚敢讓焉。近亦有人說執事賜教之言。以歐陽氏蘇氏以
下見期為過。某聞之不應而笑。笑而默然。竟不問其主名。
流俗人省事者。少淳于髡。鄒薄孟子。桓譚。輕楊子。雲容貌
不傳其書。此大儒賢人。猶若此。况淺闇小子。見請於不知
者。亦又何疑。所兢兢者。恐傷執事之明耳。某妄志殆未可
遽以辭盡其大者。將宏廓敷揚其所傳於世。俾人得樂生
達理。其次亦將整齊周公孔子之成法。為來今準。下太翁
當著一書。據所蘊蓄。補藝文之遺缺。續斯道於無極。豈止
與諸子競銖兩毫末於文藝之籍哉。執事之取某者。必以
此。某之報執事者。亦在此。兄曹愚人。何足以知之。其見疑
者。固其理耳。屈原曰。邑大夫羣吠。吠所怪也。夫見市井衣服
持任而至者。多臥不起。視使服三代之衣。珮鳴玉冠。進賢

之冠。揖讓而進。犬必驚駭以吠。信不已。此非有他也。見所未嘗見。心誠怪之。而然。三代被服。豈顧信者之愛惡哉。其所取則有在。其所操守有常。其所遇有時。豈務流俗之合乎。傳記所述。下和伯牙事。皆戰國人急於見售者之言。和之智不足稱。而伯牙亦甚可怪。君子之爲。貴乎待於心。而有以自樂。何必人之知。使舉世之人。皆非子期。牙之琴將不鼓乎。何自待之輕。而取於外之重也。惟楊子雲頗解事。然亦未達乎理。子雲謂後世有楊子雲。必好已書。其心雖不求合當世。而終未能忘乎名也。由君子言之。所爲

明文遠卷

四

果有益於世。而世不知貴。其恥在人。吾何與焉。苟期後世之知。而著書則狹矣。某竊有見乎古人處已之大方。自待頗不薄。日坐靜室。未嘗與人談。有相過問者。可語語之。不可語辭讓而已。見唯見善。皆不及知。自謂可寡過。大毋年雖高。而康強飲噉如六七十人。侍奉粗適。諸父諸兄足事以養。明春之期。不敢後時。離左右遠。思如曩時朝夕而言。不可得。恃見愛見知。輒吐狂談。不覺繁多。傾吐知已之前。不覺壘壘。而希直卓絕千古之志。與大憲公師弟子期待之情。一一見於言表。沉雄博大。

與蘇先生書

方孝孺

去年得叔度書。已知執事念太史潛溪公之德。欲爲論次。軼事以傳。私心喜慰。繼以感泣。旋聞從者校文闕中。不知歸期何時。而某臥病山中。無由遇括蒼路使。欲致一書達所欲言。至今未果。自古聖賢君子。道德言行。信於天下者。如孔子孟子。身沒而言在者。若無待於人之傳。然由門人弗闕其傳也。後世史官無所憑信。往往勦取異聞怪說。以實其事。或不知其姓字壽年之真。讀其書者。至今以爲恨。其次如楊雄王通。俱號一世大儒。咸有所論著。以發其蘊。

明文遠卷

五

蓄。亦若不待人言而後信矣。然雄以作美新媚莽。受訾於世。或者謂非雄所著。殆後人依倣而爲之。通書稱隋唐大臣皆其弟子。識者謂多謾妄。疑非出於通之手。若是者。使其門人有所述以紀是非之實。寧有紛紛異論哉。惟其當時以爲吾師之德行文章。自足以傳。而有輕視天下之意。故天下之人得持此遺失而議之。嗚呼。天地之大。日月之明。無所資於人。而其行度徐疾盈虛之數。猶必俟人紀之。而後定。彼以聖賢君子爲無待於人之言。不亦大過矣乎。吾太史公遠宗孔孟。以爲學。高視雄通。而有餘。其著書其

制行其事君行道固已暴於四方而信於當時傳於後裔之國而誦於綰紳當世雖未有發明之者亦無害其不朽也決矣第其末年遭罹飛語一子一孫死於禍而家遷身故卒之異鄉倘不得有道而能言者白其本心告之萬世曖昧之謫人將憾之非特忠賢受抑於無窮且俾聖朝有知人未明之損豈細故哉宜乎執事有意於闢之也又開下載之問士之蒙誣受誰者何限遠則司馬子長以言語被刑蔡邕以慨歎受戮近則程叔子有貪黷之誣凍水公遭黨之名其他擠於險謫之人汚於朋黨之論生不得訴冤

明文遠卷

六

於朝殿不得返葬於里者不可勝計然其心跡卒光明於後世者賴有明人端士斷以天下之公是非而不惑於流俗一時之私意大者辭其誣於史策小者表阡銘墓以示將來是以士有就死而不恨挫抑而愈光以有人發揚於後也今執事居與公同鄉學與公同道於公有師友之義而公之自朝退休於家也屬望於執事者甚厚且執事當官太史而以論議之作爲己任於公之事而不有述焉何以解後人之疑正流俗之失而慰公之神靈於地下哉雖然公之心不期人之白已也忠義自信而且嘗爲人言事

君猶事父與事天也父不可欺天不可怨順受之而已矣每論古人遇貶竄而怨誅及爲文過於憤激者深鄙薄之以爲不達君臣之義其素所存者如此及乎臨大故遭大禍視子孫之死夷然不少見顏而竄逐之至若返其鄉次於江壩端坐而逝此其身豈以世之榮辱介意哉其信乎已者可以質之幽明而無作考諸聖賢而不愧其於人之謫且譽若推之以爲高也抑之以爲卑也安之而已矣身受其患尚無怨尤而於事行之白不白也復何較焉然而某之有求於執事而欲圖公之傳者非爲公計也爲誦公

明文遠卷

七

之文尊公之德而欲盡知其平生之計也是則斯文烏可已哉自公之亾天下無師後生小子自以爲高而議公者多矣然徐而視之如蚊蚋之羣忽已消而公固自若竊亦見其不量力而徒爲爾嘵嘵也人之賢不肖固有定論文章之高下亦然近時作者漸以稀闊在東南惟執事及徐教授耳徐公之文簡質典重有渾然之氣然推瞻暢急言極論而不竭者實爲執事某往與太史公論斯事過辱特見許與而前輩三數公復從而推獎之然七八年來痛自摧斥向時之可以觀者盡矣今時所業殊與相見時異惟

又說到此已第上
以體乎身見乎事有補乎聖賢而傳之萬世此鄙陋之志
而亦太史公夙昔期望之意也。執事可無以教我乎。士氣
日卑。學術日趨於污下。某病廢無聊。無足負荷斯事矣。惟
執事善自謀。以大宣正學。上報國家。下慰相知者之望。心
所欲言者。無踰於此。而當今可告以此言者。惟執事耳。故
卒一言之。

激昂磊落意到筆隨先生篤於師友之義如此

明文遠卷

八

答林公輔書

方孝孺

僕自京師歸。潛伏與密。不與世人往來。於有聲勢者尤不
喜見。兼以疾瘧彌年。氣力羸憊。未嘗妄出戶限。又素懶作
書疏。由是生平故人如足下者。例成疏濶。瑣上人及同姓
九成回。再承寄至書。撫問稠疊。厚甚。且知足下棄官代父
軍役。旋即蒙恩。復其章綬。行益修。文益峻。聲譽益隆。此固
閭里所望者。然僕私願於足下。則不止此。百餘年來。士大
夫學術卑陋。駁雜不復知聖賢成己正心之大方。苟焉以
釣名取寵。靡陳言記成說。則今以爲知經。撫拾舊補。稍旁
句讀。則自負以爲能文。風俗既成。衆咸趨之。而不可制。僕
誠慙駭無似。亦欲掃末流之弊。復前聖之軌。使古人之大
全。復章徹於天下。質弱器陋。志力不强。疾病侵加。朋友衰
散。獨行而莫爲之徒。空言而無誰與和。不能有所建明之
漸。可見於此矣。於是之時。而求可以共進於斯道者。舍足
下將安望哉。往年在郡城中。相與往復論議甚壯。四顧坐
席皆一時之英。以爲吾輩講習之樂。當自此始。豈知數年
之間。葉公死。伯欽之官北方。足下之京師。廷璧元采各奔
走於饑寒。而僕復偃偃與樵夫野人爲伍。年齒益加。志願

明文遠卷

天

愈乖困窮愈篤嗟夫使吾至此而不獲與聞斯道者孰非
天耶而吾尚何怨乎所可恃者與足下皆未老制於人而
不得爲者吾莫如之何由乎我而人莫之制者勉而終業
必有所可望求諸千載之上有師友焉放諸四海之內有
同志焉垂之百世之後有知己焉一其心而定其志遠其
期而後其獲不有得於人將有得於天不有取於今將有
益於後來然則吾之自處者豈不裕而望於足下者夫豈
薄也哉寄示諸文已詳讀之求之輩流可謂特出而有餘
矣然吾猶願足下以古人自鑑而裁其高下勿爲諸妄小

明文遠卷

生所戲僕輩之不及古人正以好諂自盈故無日進之階
耳使日有人攻擊吾之過闕寧不早有所聞而迷憚至此
哉前時好作文字諂子動輒以班馬韓歐相詆時聞其言
心亦自喜今而思之使果如前諸公亦未足道而況不及
萬萬哉近來絕不喜執筆看古人文辭多不當意不知病
昏而然也抑有以也今年常里長適值海濱築城之役三
夫一抽衆務騷然病餘復患瘡瘍殊無意思與足下言者
滿腹臨紙都忘却僅發一二問周君願君肯安書慰當國
家任賢之時各勉忠藎以立事功有暇時寄書以警發固

陋不宣

其識力議論真有空前絕後之概茫茫宇宙誰復具此
等胸次者

明文遠卷

天十一

答許廷慎書

方孝孺

往在京師士人從濠上來者多能誦足下歌詩固已窺見胸中之一二去在臨海遇林左民張廷璧二子問足下言行滋詳二子自負爲奇才至說足下輒弛然自愧以爲莫及也然後益信所窺之不妄近在王修德所得所錄文章數篇及手書深欲讀之會僕家難作未果寓目輒引去重入京師道塗所行千餘里恒往來於懷及到此獲歲寒事記於友人家覽數行而大驚喜命意持論卓卓不苟非流俗人所敢望也何足下取於天之厚至是邪斯文世以爲

明文遠卷

細事然最似爲天所靳惜其賦於人也銖施兩較不方多與得之稍多者便若爲所記臆時時迫感督責不使有斯須佚樂意此理絕不可曉豈其可重者果在此邪不然何獨忌此而悅彼邪如僕自揣百無所有以粗識數字大爲所困當危憂兢悚時自誓欲以所能歸諸造物甘爲庸人而不可得足下幸安適無所苦而駸駸焉欲抉發奇秘以與造化爭也然其取忌亦大甚矣得微亦蹈其所忌乎僕雖爲斯文喜然竊以爲非計之得也雖然君子顧於道如何耳寧論利害哉自古奇人偉士不屈折於憂患則不足

成其學載籍所該大半皆不得意者之辭也然後世卒光明崇大又安知忌之於一時者非所以爲無窮之幸而悅之於俄頃者非甚棄之耶此可爲足下道聊以發笑且自解耳左民多稱王微仲之賢恨無由見之適見其弟晃仲亦雅士當是吾輩之秀大不凡也僕侍祖母故來此其詳有所難言

一時聊爾不平之鳴遂成千古至論嗟乎文人之見厄於天者多矣其果靳之耶抑所重有在造物不以彼易此耶吾欲搔首問之

明文遠卷

答憲長周友山言弭盜非全在不欲 張居正

辱華翰佳布之惠。深荷雅情。且諗憲從卽駐寧州。因以彈壓奸宄。撫綏善良。甚休甚休。蓋聞聖王殺以止殺。刑期無刑。不聞縱釋有罪以爲仁也。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此孔子箴病之言。是時魯失其政。寵賂滋彰。故言此以警之。若謂徒不欲。可以弭之。無是理也。夫人之可以縱情恣意。行所欲而無不得者。莫踰於爲盜。而乘未持鋤。力田疾作。束縛以禮法。世之所至苦也。安於其所至苦。無所懼而自不爲非者。惟曩由曾史爲然。今不曰吾嚴刑明法之可以

明文遠卷

制欲禁奸也。而徒以不欲率之。使民皆釋其所樂。而從其所至苦。是天下皆曩由曾史而後可也。舜不欲之君也。皋陶不欲之相也。蠻貊猾夏。寇賊奸宄。猶不能無明刑作士。以威之。况其餘乎。異日者有司之不敢捕盜也。以盜獲而未必誅也。不誅則彼且剽刃於上。以毒其讐。而合其黨。故盜賊愈多。犯者愈衆。今則不然。明天子振提綱維於上。而是此七。絲核之學。執政者持直墨而彈之。法在必行。奸無所赦。論者乃不惟堯舜之所以致理者。而獨用懦者姑息之說。哀季苟且之政。以撓之。其無乃違明詔而詭國法乎。執事當弭盜之任。

而華翰所云。又似不徇俗以爲是非者。故敢略陳區區。惟高明裁擇焉。

姑息養奸。此病不可不去。此老雖祖述申韓之學。然其胸中實有把握擒縱在我。固未可容易看也。

明文遠卷

上長

辭建亭

張居正

承示欲爲不穀作三詔亭以彰天眷。垂有永意。甚厚。但數年以來。建坊營作。捐上儲。勞鄉民。日夜念之。寢食弗寧。今幸諸務已就。庶幾疲民小得休息。乃無端又興此大役。是重困鄉人。益吾不德也。且古之所稱不朽者三。若夫恩寵之盛。閭閻之盛。乃流俗之所覽。非不朽之大業也。吾平生學在師心。不漸人知。不但一時之毀譽。不關於慮。卽萬世之是非。亦所弗計也。况欲奢恩席寵。以誇耀流俗乎。張文忠近時所稱賢相。然其聲施於後世者。亦不因三詔亭而

明文遠卷

後顯也。不穀雖不德。然其自許。似不在文忠之列。使後世誠有知我者。則所爲不朽。固自有在。豈藉建亭而後傳乎。露臺百金之費。中人十家之產。漢帝猶且惜之。况千金百家之產乎。當此歲飢民貧之時。計一金可活一人。千金當活千人矣。何爲舉百家之產。千人之命。棄之道傍。爲官使往來游憩之所乎。且盛衰榮瘁。理之常也。時異勢殊。陵谷遷變。高臺傾圮。池平雖吾宅第。且不能守。何有於亭。數十年後。此不過十里舖前一接官亭耳。烏觀所謂三詔者乎。此舉比之建坊表宅。尤爲無益。已寄書敬遣兒達意。府官

卽檄已行。工作已興。亦必罷之。萬望俯諒。

雄襟卓識。度越恒流。然不免怙勢作威。身歿未幾。爲世大戮。其故何也。

明文遠卷

又答王仲緒書

方孝孺

僕資質不敏。明聞道日淺。行己之篤。不逮古人。是以年益加而智愈昏。名益有聞而心益爲之欲然。日汨汨與世伍。語然俯仰。能自異於流俗者幾希。每念昔之聖賢道德言行之懿。未嘗不內咎而深自慚也。足下在友朋中最爲相知。且相與最久。不思有以正其闕失。納之於寡過之地。願以書譽其所未至。而強其所未能。豈僕之所望哉。夫古之著書者。非好爲辭而然也。非慕乎名而然也。蓋以己之所無。由淑乎人。天之舉以與我者。懼其至我而絕也。故從

不明文遠卷

而筆之於書。而公之於天下。如子思孟子周元公之流。其智誠足以知乎道。其才誠足以周乎用。其發之於言。誠足以啓昧幽而垂矩矱。且不戾其所爲也。是以學者傳而信之。如龜策。恃而賴之。如稻粱。尊而抑之。如日月。苟爲名而已爾。夸其辭而已爾。如楊子雲王仲淹之所述而已爾。於道無明也。於事無補也。揆之於其躬。又不能無憾也。則亦奚以爲哉。僕上之未能學子思孟子之萬一。至於楊王之所爲。心又不敢以爲可也。居則默然以思。兢兢以行。勉勉焉。期不畔乎道。而冀其有成。使吾學果能成其身乎。則雖

不著書其所傳者。固在使學焉。而無以自立於天下。縱琢刻其辭。其將孰信之。僕之不易於言者。鄙陋之志。殆有在足下未宜以韓退之之事責我也。夫退之之重著書。有不自滿假之美焉。未可深過。其過在未聞道而言行未能無可議耳。於道有得焉。至和充乎中。至順達乎外。其音聲中乎律。其周旋中乎禮。其取舍好惡。是非進退中乎義。卽之者邪。惡消。望之者鄙吝祛。聞其風者相率而化於善。彌千載而如尚存。若斯人者。何待著書而後有益於人哉。故顏子然然處陋巷。而聖人予之爲草賢首。其後皆漢之黃憲。

不明文遠卷

言論之存者。無片簡焉。當時莫不自以爲弗及。至於讀其傳者。猶恍然想見其爲人。與憲生相先後之士。有爲昌言者矣。有爲政論者矣。有爲論衡者矣。如足下所稱著書三教公。其有益於後世者。或有之。而其人之賢否。視憲何如哉。僕少不自量。亦喜有所著。年長以來。窺見聖賢之垣墻。內顧彌覺不足。非惟不喜爲。亦有所不暇爲矣。每見好名者。不度智之不任德之不類。而亟爲言。往往畔於道。輒爲之汗下。果使聖人之道。世無知者。必待吾言而後明。猶常審其醇疵。而後出之。况斯道自近世大儒剖析刮磨。具

已明白。所患者信而行之者寡耳。今世有賢者作。當以躬
行爲先。一反澆陋之習。以表正海內。庶幾有所益。豈宜復
增以浮辭。而長其虛薄邪。足下謂僕所接見者少。不能副
遐。既僻壤之望。因欲著書以化之。夫以化當世爲職者。賢
士仁人事也。僕也烏敢當。且賢者能化從己者。不能化違
己者。仁人能使善者勸。不能使惡者變。故孔子至仁也。而
化不行於陽虎武叔。孟子大賢也。而藏名賤之。王驩怨之。
淳于髡輕之。彼一聖一賢。且有所不及。而况纖微昧弱者。
顧舉一世而盡化之。以口之不給。而欲假書以傳。僕雖驥

明文遠卷

其爲計不宜若是疏也。且萬世之所共尊。而師其言者。惟
孔孟爲然。今閭巷庸人。讀孔孟之書。猶不知其可用。或以
爲戲笑之資。僕縱著書。其能加於孔孟乎。孔孟不可加。其
能庶幾孔孟乎。道德如孔孟。不能必世俗之信。而僕乃欲
著其荒言。以化世俗。不待智者而識其難。足下不宜以之
相勉也。然足下之心。豈有他哉。乃愛僕之深。處我之厚。而
不知非其任耳。雖然。僕非無志於道者。學道而未至者也。
學未至。則悔吝不能無。過青不能免。必賴朋友以相成。吾
今而後。所望以成己者。舍足下而誰哉。言求所問。時以告

我則足下所云。化今傳後者。其將有在矣。願少緩之。無以
著書爲勸。

言偉論日月不刊一篇理學文字

明文遠卷

答郭慶守書

劉 楚

僕聞之古之所謂知己者惟管子鮑叔而已矣夫管子之所為舉朝之人不之知之而惟鮑叔知之非惟舉朝之人不之知之雖舉齊國之人亦不之知之則當時之知管仲者何少而不知管仲者何多也夫其賈而分利自多非誠貪乎謀事而窮困非誠愚乎三戰而三走非誠怯乎此人知之管仲者也然而為貧也為時也為有老母也非鮑叔其孰能知之哉管仲既未嘗自言所以然鮑叔獨探其情而言之在當時之人其不以鮑叔為佞而阿附於仲者鮮

明文遠卷

矣及其後策魚鹽之利修農工之政而國無不富也九合諸侯不以兵車而謀無不得也進兵楚陘仗義執言而勇無不勝也然後鮑叔之言為正而有信而管仲卒為齊霸功臣使非鮑叔有以知之則管仲毀於貧敗於不利而喪於佞也久矣豈復能少見一日之長於後來也哉故古人之知己必論其遠者大者類如此今則不然棄置大端習玩細娛睚眦渙忽互相推上以同其好者為知己其不同者非之其異乎古之知己矣況足下所以稱道而歎惋於僕者固又非古人之所先急者哉夫書以記姓名詩以咏

情性文以道古今凡具手口習簡翰而稍知義理者孰不能為亦孰不能言也而各有其道焉其道固未嘗不同而亦焉能以盡同哉譬如人之面焉其橫目豎鼻皆然也其笑語食飲亦皆然也今不取其同然者乃遽欲以己之肥而廢彼之瘠又欲以己之黔而識夫人之皙也不亦難哉此不足較也在我固不當以彼之毀譽為憂喜矣況又欲因之以重足下之憤怒哉昔人有飲而醉於室者行道之人過而見之以為己之醒也群聚而罵之其受罵者弗覺也而傍聞者怒焉亦何以異於此哉其荷足下愛助之至

明文遠卷

僕非敢以此少足下也誠懼足下好善嫉惡之心過重或反為其所動而不能以堅所守也故敢以言焉抑君子知己之辱將有大於是者又不直若管仲之於財之於謀之於戰而已也自今以往其進退可否則誠有望於足下矣足下其將為鮑叔乎楚也敢不知所勉哉足下明敏周慎早得明師又善與人交其學日進如草木莠枿之滋長而入莫之覺也其德日修如江河波瀾之方漲而人莫之知也乃猶慊慊然以四十未問道而見惡於人為可愧可感且又欲以僕為師法此不自滿足而過為謙抑以推夫人

者也。豈楚之所能當哉。僕今年四十有九矣。而行不見信於人。學無成於己。徒有以來。譏謗之口。若足下所云云者。其感與愧。又豈不浮於足下哉。抑聞之。文中子云。止謗莫如自修。又曰。何以止謗。曰。勿辨。此古人處己之成法也。既以自勉。仍不敢辨。惟足下其少安而圖之。若所喻高文。則不及見。恐不會將來。尚冀終示也。

當時必有以文字議劉公而郭公代爲之怒。致書於劉。故劉公答之如此。余嘗謂知人。隻眼千古止一鮑叔。至今未有堪並駕者。蕭何於韓信。不能始終魏無知於

明文遠卷

陳平其所知亦淺外。此益不足言矣。眼前議論却自寫得。生新世路風波。須似此立定脚跟始得。

與王修德書

方孝孺

在中華時。日接當世名人說論。恆見所未見。悟所未知。學窮日求以達之。苟快然有得。著於文辭。美惡可否。輒有能辯而正之者。心誠樂之。客寓數年。不肉而肥。姿狀情趣。自覺大異於衆人。蓋非爲悅名譽而言然也。自違離獨處。困伏無人之境。所與往來者。皆閭里同輩。僕口時有所云。彼尚未盡通解。況著之於書。不惑且笑。則幸矣。何能有所發明哉。每自歎悶。恐遂委頓。不復振奮。竊創以爲成人之歸。日讀古書數卷。眼目深念。搔首循舍。獨行。心憶古聖賢。君子道術功業之盛。愧交於心。若無所容其躬。流俗不察。猥見引譽。以爲有文學。知古今。諛言盈耳。夸辭滿篋。彼之意望於僕。則厚矣。其如古人何哉。若此者。以爲知固不可。以爲相愛尤不可也。足下識高而學古。託知之日久。不宜泛比衆人。苟爲稱說而已。近兩辱書。皆未開箴戒。攻規之益。而惟妄相推獎。若真見可敬畏者。當今天下學者。雖不多。然如僕之陋。怯。曾何足數。而足下亟稱之。何足下取於僕之微也。學者之患。莫甚於自小其天。自小其天者。爲小人。善於其所爲者。爲大人。天與我者。若是乎其大也。二帝

明文遠卷

三王以是爲君伊尹周公以是爲臣孔子孟軻以是而立德垂訓於萬世而吾乃以是而爲末技淺智之資上無以贊聖賢之休光下無以輔民庶於治平小其天也亦甚矣不亦深可悲乎僕雖愚不才其所汲汲於旦暮而不敢息者亦欲全其所受於天者舉而措之於用非止若今之所能而已也足下不責我以所未至而妄推我是棄我以爲不足進於道豈相知與相愛之心哉然世之欲效忠者常恐人之拒而不納非惟君臣朋友亦然僕自度非拒人者

此意

常竊怪韓子以斯道自任而不能受善言張籍二書之所

明文遠卷

天三

譏可謂直矣而反覆救護自謂無害於道好無實之談而罪張籍爲同浴而譏裸程夫昔雖同浴而今能譏之則是已悟昔日之非而善敗過者也其言可用吾知用其言而已何必追較其昔日爲此而不聽乎韓子好論道而未足以知道者以其過於自信而昧於從善也夫韓子之賢于載不能數人從善不果猶能累於德况不若韓子者其可不取諸人乎以僕才質固不敢妄論韓子然聽言樂善則自謂過之足下幸察焉得僕之闕則以告我使由是而獲開君子之道相與詠歌質難樂所得於空閑寂寞之區豈

非天下之一快哉

大開眼孔必欲以千古自命視世間事已自足之徒真螻蟻耳

明文遠卷

復鄭好義書

方孝孺

惡書以先府君學行不傳爲僕責。吾兄辭業不修爲僕罪。始而恐既而惑已而思之。斯一事也。固有任其過者而非。非陋無狀所敢任也。夫古之君子於親之存。既竭其志力。以爲養。迨其歿。思其姓名德烈。不昭於天下。於是修身。行務。自樹立以顯揚之。善稱於時功及於人。使人推其所本。而歸德於其親。曰夫人之所立。其父之教也。而其親之名以傳。若孔子孟子。於古昔聖賢遺佚。贊述之者衆矣。而未嘗一言及其親。夫孔孟豈不愛其親哉。知夫已之所立。

明文遠卷

者大親之德。不待言而顯也。已可以言之。而且不言。况肯以人之言爲重乎。若夫以人言而傳者。自漢魏以來。銘墓者始。然其初也。作於門生故吏。故其事爲可信。其後門生故吏不敢自作。則請於世之聞人。其文苟傳。則其事亦因以不忘。僕於先公不幸弗獲同時。執几杖在門生之列。學業固陋。又不能與世之聞人者齒。而古君子之所務。以爲親名者。吾兄之所知也。今不以自責而責之僕。無乃非其任也。且僕求於吾兄者。古人之學也。古人之條教具存。其事始於通萬物之理。而終於盡性知命。始於正身及家。

明文遠卷

而終於仁民育物。由少至老。而不以爲違。由中人至聖賢。而不以爲誣。有未至焉。自訟於心。有未講焉。資益於友。未嘗敢乖本末之教。而施怨於人也。今吾兄所圖。以顯親者。不以道。而曰以辭。所引以爲未至。而歸罪於僕者。亦不以道。而曰辭。如果以美其辭而已。則亦奚取於學。而僕焉敢承是罪哉。雖然。僕交於吾兄幾何年。而吾兄之期於我者。辭也。取益於我者。辭也。則僕之爲罪可知矣。嗟夫。僕少之時。妄自許與。謂聖賢之道。爲可速成。學不得其術。企而望之。茫然無所歸。行乎衆人之途。恤恤乎其自悲。先人之歿。天下未有所聞。每一念之。若不欲生於世。是心也。其與吾兄有異乎。夫內不足光昭其先人。而謂其言可以取重於後世。人皆知其不能也。吾兄何辱命焉。雖然。繼自今不敢不勉。吾兄其益懋乎。古人之學。相與講其是非。而惟道之趨。則僕之獲罪於吾兄者。尚可贖於他日。而吾二人先德之傳。其必有在矣。幸安之。無遠不宣。

圖不朽。先人要在能自樹立。挑燈讀之不覺涕淚之泫。泫下也。爲仁人孝子。爲聖賢豪傑。俱當莊誦此文。

又與王修德書

方孝孺

亦奇示古賦及雜詩數篇。賦寓意深遠。得楚人奇節。詩亦蕭然有出塵之韻。諷詠累日。喜不自勝。某向以安居飽食。無毫髮及物之益。妄不自度。欲蒐輯邑里遺事成一小書。上以招揚賢士君子之潛德。下以爲勸於將來。俾後生小子有所慕而爲善。蓋舉古閭師黨正之職爾。非敢妄竊褒貶之柄而冀其傳也。夫古人之傳世者。豈偶然哉。其事足傳矣。其辭不能發之。則不可傳。其辭與事稱矣。作者之道。德言行不足取信於世。則雖傳而人不之信。今縱使有卓

明文遺卷

十五

然宏偉可喜之績。付之無聞之人。著以不文之辭。亦恐其卒歸於泯。而况者舊淪喪之餘。聞其名者不知其事。言其事者莫考其實。而欲取信於無窮焉。可冀乎。是以嘗爲吾兄言其故而久未成書者此也。忠節孝友篤行之人。既各爲之傳。其他文學貴顯者欲析而二之。則其跡雖有隱顯之殊。而其志行學術初不相遠。以仕者爲宦達。既非所以尊之。俱曰之曰儒林。則亦有以政事稱者。今不敢僭爲區別。通謂之先達列傳。但以時世分先後。而不以仕否爲重輕。竊意如是庶乎不失其序。而無抑揚去取之嫌。若夫

治邑之大夫。其有惠政及民。如陳長官胡汲仲。亦不可使其遺事日就亾失。今爲立良吏篇以處之。凡名姓稱於吏民之口者。皆得附見焉。然宋數百年。歷賢令亦多矣。世絕無所傳聞。往時紀上風者。俱棄而不錄。今亦無所徵而爲之立傳。使其人皆若洪忠宣者。由是而與處顯位。立名績於天下。固不待此而傳。若不幸官僅止此。疲其心思智力。斯一聞於來世。而又不可得。豈非可恨哉。前所問數公。不知曾得其事狀否。第宋末爲文者。矯陳腐之過。喜以新奇亂事實。如君家太常。固未免此。近訪得太常及鄧龍圖墓銘。至於官位。亦以他名易之。讀之殊不曉其所居爲何職。所行爲何事。惟視之太息而已。文之爲文。豈以此等新奇爲好哉。真不識其何說也。夫文辭於學者。至爲淺事。以道言之。正不必求其新奇。惟發人所未嘗言之理。則可謂之新。非衆人思慮之所及。則可謂之奇。如孔子之大傳。有聖人以來。未之有也。子思之中庸。孟子之七篇。有諸子以來。未之有也。周子之太極通書。張程子西銘易傳。以至朱子之所論著。有經說以來。未之有也。以其古所未有。謂之新奇。或可也。然聖賢豈務爲新奇哉。其道明其德盛。其言不

得不高且美耳。故夫外道德以爲文辭者。皆聖賢之所棄者也。近時自倬少時狂謬。所好所業者。不過記誦文辭。而記誦不能博。文詞不能工。則又僅得其最陋者。以是空言凌多。絕無自得之味。思一屏絕之。而以顏曾所以自治者治其心。爲日稍久。覺向時過闕愈衆。苟不早悟其非。幾老死。堯益中與蚊蚋俱盡。而不知天地日月之爲大。深可懼也。吾兄前書有學無端緒之歎。甚見進學之篤。近世之港陋者。正坐易足而自高耳。未能執筆。已斥顏柳不知晉人書法。未能遣辭。已呼蘇子瞻爲阿軾。欲毀棄其文。於孔孟

明文遠集

之書。未嘗詳讀旬日。已指程朱說經之誤。紛然辨駁。不自愧恥。此其人豈復知有天地日月也哉。吾輩當深以之爲戒。求古人崇大之域而趨焉可也。所欲言者無窮。不爲吾兄發之。則無所發矣。然不能詳略道一二。林嘉猷在此。靜篤可喜。不欲其專意爲文辭。嘗痛與之言。凡在此者。亦皆知所向方。但未知終竟如何耳。近鮑民瞻來。其爲人有意於學。俾且讀四書以端其本。知聖賢所言之要。自當知其本末也。鄉里質美者不爲少。但不喜學。故無由與之言。使得數十輩錯布一邑。豈非美事耶。有雜詩數首。書遺嘉猷。

風味出所寄茅栗下。如蹲鸱黃獨不足適口。然或有無味之味也。久不執筆。不復成字。聊發一笑。

其議論真剝膚見髓。爲千古開生面。及說到屏絕文字。以顏曾治心之學爲主。則又刊華就實。潦盡潭清。公所以忠義激烈紹程朱正學之傳。根柢在此。

明文遠集

與張吳縣書

皇甫湜

某無似韜跡山壑。未嘗輕詣有司。昨還自京師。企仰芳猷。乃一通謁。繼辱枉顧。不以鑿坏之節。用失傾蓋之歡。邇者伏聞道體違和。偃卧齋閣。吳民負持稿禾。無所控訴。慙悴顛頓。哀號道路。公不强起。何以慰之。況今歲之旱。異於往時。赤魃爲災。熒惑見象。紅光夜燭。融風晝號。燄石流金。忽歷三月。河乾不激。井泥無禽。七十老人。目所未視。竊念公自下車。刑除苛法。布以仁恩。照了庶情。澤濡萬物。道化大行。民心允洽。災祥不時。其故何耶。昔夏桀之虐。禍延有商。

明才遠卷

劉英之冤。憂在楚相。天之積沴既久。而民之怨毒已深矣。然猶幸其及公之身而降之。是天之不卽棄民於死也。何也。公之德在民心。民之所與。天必享之。人之所歸。神必聽之。公能强起而爲民請禱。又何感之不通。而何請之不得也。天雩之說。有爲神農之書者。備言之矣。泰以穀梁之著論。仲舒之已行。恐無不驗也。吳有白龍之神。載在祀典。凡祭守令必親至其祠。後乃追攝以往。至用更胥。不已。襄乎。王清南時早甚。躬往請之。見其祠宇傾圯。祝曰。雨降而新之。旋車而龍見。入郭而雨沛。清南擢去。祠猶昔也。人則

不信於神。何有。胡可泉下車。適旱。令有司畧做神農之法。爲龍形祠而呼之。躬率吏民。徒步壇社。一時戶設几筵。置水置蜥。兒童幡幢。燈香歌呼。踴躍應時而雨。比之隨車。今一啓宰而不能斷。更則不虔於神。何有。某又聞郡守有閔雨之誠。按公講救災之政。某妄意今日所急。莫大於釋繫。緩刑次之。獨通次之。弛禁次之。勸分次之。防盜次之。六者皆舉。庶乎其能鎮撫之矣。蓋吳自南。公爲郡。訟牒紛積。兩造攝至。扶而囚之。踰時歷歲。不復鞫。囹圄之中。縲紲成群。府治之前。桎梏如市。氣鬱而不泄。延而不已。京房

明文遠卷

曰。歸獄不解。茲謂追非。南岷雖去。其弊猶在。故曰。莫大於釋繫。理官持法不平。恒徇上意。以爲輕重。故誠僞不得。出入在心。非辜而服上刑。不道而獲平反者。有之矣。邇乃赤日之下。執囚而刑之。雖罪在不赦。亦足上下天和。傳曰。刑罰安加。群陰不附。則陽氣勝而常暘者。非耶。故曰。緩刑次之。往今催科無狀。遺逋積負。十有餘年。肅齋在郡。荒歉所停。一切畝算。籍登司徒。爲害莫甚。一旦徵之。民力竭矣。值茲災沴。朝夕不給。何暇治枯樛哉。怨謫之氣。發於譌謠。所謂蠅蟻沸羹。虛譁積亂。失在過差者也。故曰。獨逋次之。吳

原缺

與王待制書

徐

前年冬執事自漳州被召纂修元史去年二月道過錢唐時僕亦自天台襄事而還天遂良觀嗣後於候潮時憶惟往來之地握手道間濶外執事以使者催促之亟僕亦不得從容聽教不勝快快分手之後僕以連歲奔播之餘生事寥落且有寒溼脚疾之苦還適海隅覓一館穀之地聊用養病旋聞文旆至京擢居次對之職與金華宋公同領總裁之命歆豔歆豔今上甫革元命即取十四帝一百六十三年之事修成一代不刊之書所謂國可滅史不可滅

小明文選卷

者於今見之甚盛典也而執事拔自常調用稱其材然亦不可不謂之千載一遇去冬有一人來自京云置局以來未滿一歲自元太祖至寧宗一十三朝一百三十七年之事悉已本據實錄修成上進局中秉筆之士或已授官或已還山去矣獨順帝一朝三十六年之事以無實錄可據分遣使者搜訪故都圖籍列郡文移有關於三十六年之政體者俱收金錄以備採擇足成一代之書邇者縣吏踵門傳致浙省官僚之命云朝廷以史事見徵蓋以此也且云執事以僕爲善叙事薦之當路夫爲總裁薦人以預纂

修此固其職向者道語之時執事不以僕爲不材已欲引而置之纂修之列僕固嘗數露情實以辭之矣今執事又何爲而有意於區區不材且病之人也竊嘗思之近世之論史者以爲莫切於日曆日曆者史之根抵也自唐長壽中史官姚璹奏請撰時政記元和中韋執誼又奏史官撰日曆日曆之設雖曰權倖用事姑以是爲創業之具其法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猶有春秋之遺法而起居住之設亦專以甲子起例蓋記事之法無論此也往宋極重史事日曆之修必諸司關白如詔誥政令則

小明文選卷

三省必錄如兵機邊事樞庭必報百官之拜罷刑賞之予奪臺諫之論列給舍之繳駁經筵之論答臣僚之轉對侍從之直前啟事中外之囊封匭奏下至錢穀甲兵獄訟造作凡有關於政體者必隨日以錄此日曆之所以不可忽也然又慮其出於吏牘未免訛謬或一日之差則後難攷定一事之失則後難增補此歐陽公所以猶慮日曆或至遺失奏請歲終監修宰相點檢修撰官日所錄事有隱官失職者罰之其於日曆慎重如此日曆不至遺失則後日會要之修取於此他年實錄之修取於此百年之後紀志

列傳取於此。此宋氏之史。所以為精確也。僕之所陳。固執事之所熟知。有不待於贅說者。而僕自有知。願識元朝制度文為務。從簡便。且聞史事尤甚疎畧。不置日曆。不置起居注。獨中書置時政科。以一文學掾掌之。以事付史館。及一帝崩。則國史院據所付修實錄而已。尚幸天曆間。詔修經世大典。虞公集依大典為之一代之典章文物。稍備其書止於天曆。而其事則可備十三朝之未備。前局之史。既有十三朝實錄可據。又有經世大典可以參稽。一時預於其修之士。凡若干人。餘人雖不盡識。如胡仲由。陶中立。趙伯友。趙子常。徐大年輩。又皆有史學。其成此十三朝之史。不難矣。今元順帝一朝三十六年之事。既無實錄可據。又無參稽之書。惟憑採訪以足成之。竊恐其事未必盡也。其言未必馴也。其首尾未必貫串也。雖執事高材卓識。提綱挈領。有條而不紊。有如向之諸公。或受官。或還山。既各散去。而欲不才且病如僕者。承乏於後。誠恐不能化腐臭為神奇。以副執事之意。有司不容見辭。逼上道。舟至嘉興。與僕大伴行步不前。謫令賄生奉狀上達左右。乞賜於察。言之當路。別求有史才者。成此盛典。不備。僕何詳明善於論史。日曆為作史根柢。千古名言後之藏筆者。當以為式。

明文遠卷一百五十七

司江徐文駒子文論大

西昌羅景泐亦潭同選

受業羅仰銡慎調參閱

書十論詩

答章秀才論詩書

宋濂

濂自秀才足下。承書知學詩弗倦。且疑歷代詩人皆不相師。旁引曲證。疊疊數百言。自以為確乎弗拔之論。濂竊以謂世之善論詩者。其有出於足下乎。雖然不敢從也。濂非能詩者。自漢魏以至乎今。諸家之什。不可謂不攻習也。薦紳先生之前。亦不可謂不磨切也。揆於足下之論。容或有未盡者。請以所聞質之可乎。三百篇勿論已。姑以漢言之。蘇子卿李少卿。非作者之首乎。觀二子之所著。紆曲淒惋。實宗國風。與楚人之辭。二子既沒。繼者絕少。下逮建安黃初。曹子建父子起而振之。劉公幹主仲宣力從而輔翼之。正始之間。嵇阮又疊作詩道。於是乎大盛。然皆師少卿而馳騁於風雅者也。自時厥後。正音衰微。至太康復中興。陸士衡兄弟則倣子建。潘安仁張茂先張景陽則學仲宣。左太冲張季鷹則法公幹。獨陶元亮天分之高。其先雖出於

明文遠卷一百五十七

太冲景陽寃其所自得直起建安而上之高情遠韻殆猶大羹克飴不假鹽醢而至味自存者也元嘉以還三謝頽鮑爲之首三謝亦本于建而雜參於郭景純延之則祖士衡明遠則效景陽而氣骨淵然駸駸有西漢風餘或傷於刻錢而乏雄渾之氣較之太康則有間矣永明而下抑又甚焉沈休文拘於聲韻王元長局於褊迫江文通過於慕擬陰子堅涉於淺易何仲言流於瑣碎至於徐孝穆廋子山以婉麗爲宗詩之變極矣然而諸人雖或遠式于建越石近宗靈運元暉方之元嘉則又有不逮者焉唐初永

明文選卷一百五十七

陳隋之弊多尊徐庾遂致頽靡不振張子壽蘇廷碩張道濟相繼而興各以風雅爲師而盧昇之王子安務欲凌跨三謝劉希羣王昌齡沈雲卿宋少連亦欲躋駕江薛罔無不可者奈何溺於久習終不能改其舊甚至以律法和篇益有四聲八病之嫌矣唯陳伯玉痛懲其弊專師漢魏而友景純淵明可謂挺然不群之士復古之功於是爲大開元天寶中杜子美復繼出上薄風雅下該沈宋才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真所謂集大成者而諸作皆廢矣金時而作有李太白宗風騷及建安七

子其格極高其變化若神龍之不可羈有王摩詰依倣淵明雖運詞清雅而萎弱少風骨有韋應物祖襲靈運能宜寄襟鮮於簡淡之中淵明以來蓋一人而已他如岑參高適夫劉長卿孟浩然元次山之屬咸以興寄相高取法建安至於大厯之際錢郎遠師沈宋而苗崔盧耿吉李諸家亦皆本伯玉而宗黃初詩道於是爲最盛韓柳起於元和之間韓初效建安晚自成家勢若掀雷抉電撐決於天地之根柳斟酌陶謝之中而措辭窮妙清妍應物而下亦一人而已元白近於輕俗王張過於浮麗要皆同師於古樂

明文選卷一百五十七

府賈浪仙獨變入僻以矯鑿於元白劉夢得步驟少陵而氣韻不足杜牧之沉澁靈運而句意向奇孟東野陰祖沈澁而流於蹇澁盧仝則又自出新意而涉於怪誕至於李長吉溫飛卿李商隱段成式專誇靡曼雖人人各有所師而詩之變又極矣比之大厯尚有所不逮况厠之開元哉過此以往若宋慶餘項子遷李文山鄭守愚杜彥之吳子華輩則又駁乎不足議也宋初襲晚唐五季之弊天聖以萊安同叔錢希聖劉子儀楊大年數人亦思有以革之第皆師於義山全乖古雅之風迨王元之以邁世之豪俯就

繩尺以樂天爲法歐陽永叔痛矯西崑以退之爲宗蘇子
美梅聖俞介乎其間極之覃思精微學孟東野蘇之筆力
橫絕宗杜子美亦頗號爲詩道中興至若王禹玉之踵繼
之盛公量之祖應物石延年之效攸之王介甫之原三謂
雖不絕似皆嘗得其髣髴者元祐之間蘇黃挺出雖曰共
師李杜而競以已意相高而諸作又廢矣自此以後詩人
迭起或波瀾富而句律疎或煅煉精而情性遠大抵不出
於二家觀於蘇門四學士及江西宗派諸詩蓋可見矣陳
去非雖晚出乃能因循德祐而歸宿於少陵有不爲流俗
之所移易馴至隆興乾道之時尤延之之清婉楊廷秀之
深刻范至能之宏麗陸務觀之敦腴亦皆有可觀者然終
不離天聖元祐之故步去盛唐爲益遠下至蕭趙二氏氣
局荒頽而音節促迫則其變又極矣由此觀之詩之格
崇卑固若隨世而變遷然謂其皆不相師可乎第所謂相
師者或有異焉其上焉者師其意辭固不似而氣象無不
同其下焉者師其辭辭則似矣求其精神之所寓固未嘗
近也然唯深於此與者乃能察知之爾雖然爲詩當自名
家然後可傳於不朽若體規畫圓唯方作矩終爲人之臣

明文遠卷一百五十七

四

僕尚烏得謂之詩哉是何者詩乃吟咏性情之具而所謂
風雅頌者皆出於吾之一心特因事感觸而成非智力之
所能增損也古之人其初雖有所沿襲末復自成一家言
又豈現規然必於相師者哉嗚呼此未易爲初學道也近
來學者類多自高操觚未能成章輒謂視前古爲無物且
揚言曰曹劉李杜蘇黃諸作雖佳不必師吾卽師師吾心
耳故其所作往往猖狂無倫以揚沙走石爲豪而不復知
有純和冲粹之意可勝嘆哉可勝嘆哉濂非能詩者因足
下之言姑略誦所聞如此唯足下裁擇焉不宜濂白

明文遠卷一百五十七

五

歷叙詩學源流瞭然紙上其先說相師者規矩法度也
末復說不盡和師者性情自得之機也兼此二層方盡
詩學之妙嗚呼難言矣。章生未必工詩意其言必瞞
等無序故末路一段景濂有規諷之辭

與舒君書

方孝孺

舒君足下。某在鄉黨時。嘗接奉川朋友。輒知足下名。斯時新自京師歸。湖海間人物可數。慨然發不得見之歎。雖未一識足下。然已久存乎心。而著乎目矣。昔有人在京師。以足下文見示。且道足下材質甚美。撫誦彌日。恍然如聯席交辭。神會意領。不知相隔千里。而限以二江也。僕自十五六從先君（學）（經）（古）（人）（文）字。頗思究其端緒。然竊病今人與古不類。自宋中世以下文。未嘗敢觀。時有所得。私述而陰藏之。恥以示人。及遊京師。始出（太）（史）（公）一見。輒曰。

明文遺卷

子吾徒人也。遂送至第。子籍中。由是日獲聞所未聞。然後知斯道如此。而今人之得者。果非也。蓋文與道相表裏。不可勉而為。道者氣之君。氣者文之帥也。道明則氣昌。氣昌則辭達。文者辭達而已矣。然辭豈易達哉。六經孔孟道明而辭達者也。自漢而來。二千年中。作者雖有之。求其辭達。蓋已少見。况知道乎。夫所謂達者。如決江河而注之海。不勞餘力。順流直趨。終焉萬里。勢之所觸。裂山轉石。襄陵溢壑。鼓之如雷霆。蒸之如烟雲。登之如太空。攢之如綺縠。迴旋曲折。抑揚噴伏。而不見艱難辛苦之態。必至於極而後。

明文遺卷

止此。其所以為達也。而豈易說。漢之司馬遷。賈誼。其辭似可謂之達矣。若楊雄則未也。唐之韓愈。柳子厚。宋之歐陽修。蘇軾。曾鞏。其辭似可謂之達矣。若李觀。樊宗師。黃庭堅之徒。則未也。於道則又難言也。嗟乎。此豈可與昧者語哉。今之世不幸。斯事廢缺。賴太史公起而振之。一代之文。粲然始完。人以為公一儒者。於世何所預。而不知公之有功於斯世者至大也。譬猶星辰之於天。鬚眉之於人。初無所預。然而有之。則天象修而人形妍。無則晝夜乖舛。而容儀陋劣矣。蓋公之文一本乎道德。而氣足以暢之。當其發難折辯。紆餘反覆。雄毅弘博。雅而不深。質而不淺。擊刺交前。孤弩皆發。觀者駭眩失免。徐而察之。則固從容閑暇。如無事時。而不失揖讓進退之禮。此公之所以服四方之士。而有誘民導俗之功者也。某之獲見知於公者。又何幸哉。足下太學一諸生。能自拔於千人之中。以得公之稱譽。可謂有過人之才矣。公未嘗易稱人也。公待人雖極恭和。苟非其材。一言不加許。僕不肖。猥蒙公之獎引。以為教。雖自知不足以當之。而心亦私自幸。非幸公之稱以為足也。幸不棄於大賢君子。庶幾可勉以入於道耳。每患喪亂之餘。英

後寡鮮求其人友之以俱而不可遇。故屬心於足下也。亦

結出○白家所意

欲相請說以同進於道耳。僕性愚慙。竊以爲古人之言。有是有非。是其是而非其非。乃爲得之。若以古人爲皆然。則不可也。識者殊少。未免爲俗人所笑。今足下乃病陸士衡文賦。淺狹而有作。竊窺敘述大意。甚美。士衡於道。未有知所賦者。特當時相尚之文。固有志者所不讓。足下病之。誠宜。第其中有不易之論。如曰謝朝華於已披。啓夕秀於未振。又曰林他人之我先。彼未爲無見。但立志有非前人之意。乃不然耳。然其言之善者。亦不可不取。世人不察其

明文遺卷

二十

卷

立辭之說。而徒取其所謂襲凡。蹈故綴緝成篇者。使論誦之。盡氣率不得其句。則不知士衡之論故也。故繼以爲告。足下幸有以教僕。僕亦不敢虛辱。雖然。吾儕之於文辭。當法六經。區區士衡。又惡足置齒牙間哉。

論文之旨。備矣。大意歸重潛溪。欲舒子同進於道。以不負太史公期許之意。是其綱領。達之一字。本於夫子此却洗發得妙。

與趙伯欽書

方孝孺

僕求友於四方十餘年。可友者衆矣。於同郡得一人。曰林石公輔。尤僕之所敬者。公輔氣高而才敏。於人鮮推讓。視人行行然。有不滿之色。前與僕書。獨稱足下。陳元承文。僕固已知足下非流俗人可及。近入臨海。見公輔。公輔說足下尤詳。公輔之友張廷璧。不相見者七八年。其人奇偉。不宥苟伏人。至語及足下。必稱善。因二子而求足下之所造。心已傾之久矣。今乃承惠書。爲論甚大。爲辭甚遠。卓乎有曠視前古之意。反覆覽繹。嘉二子之確於取人。喜吾黨

明文遺卷

卷

之士。果有足望。發於中而見於外。如獲大呂九鼎而載以歸也。僕嘗怪近代道術不明。士居位則以法律爲治。爲學則以文辭爲業。聖賢宏經要典。擯棄而不講。百餘年間。風俗污壞。上隳下垂。至於顛危而不救者。豈無自也哉。私誠恨之。不自知其不肖。亦欲有所發明損益。以表著於世。而習俗卑下。學者格於舊聞。不復知有學術。竊竊謂謂。苟且自恕。或有志而才不足。有爲或才高而沉溺不返。可與言斯事者。惟公輔耳。公輔每與僕言。未嘗不歎朋友足望者之少。而有意於足下也。書之所陳。謂近世文辭不能比隆

於唐宋而有取於僕僕無能之詞豈能過於近世哉使真有以過乎人則亦藝焉而已而足下安取乎是且近世所以不古者足下知其故乎非其辭之不工也非其說之不詳也以文辭爲業而不知道術雖欲庶乎古不能也知道若行路然至愈遠則見愈多而言自異今欲至于窮谷者言其所見不過泉石樹木禽鳥虫魚之狀而已比之遊乎雄都巨邑者見宮室之壯麗車馬之蕃庶人民物產之瑰異變怪其言豈不有間哉故聖賢文辭非有大過於今人其所以不可及者造道深而自得者遠恒言卑論亦可

明文遠卷

爲後世法非剽襲以爲說者之淺也唐之諸儒惟韓子爲近道其他俱不若宋宋之士以言乎文固未必盡過乎唐然其文之所載三代以來未之有漢何足以方之今人多謂宋不及唐唐不若漢此自其文而言耳非所以考道德之會通而揆其實也僕嘗謂求學術於三代之後宋爲上漢次之唐爲下近代有愧焉斯道之盛衰其端微矣非明智睿達不能知之足下何知之蚤邪雖然足下之論近代信當矣抑僕猶有說焉世俗之患忽見而尊聞已之識既不能決是非醇駁互相承傳以自爲異者皆是也足下言

之而僕聽焉則謂足下謂知言士矣所與交者或與僕之見異則無乃以足下爲方人好高而爲驚世之論乎惟君子之所守不以毀譽而變苟慎所言而力於行以古之聖賢爲準而不與近代較崇卑得失則古人且將畏足下近代安足並乎又僕爲吾郡喜者寧獨若今而已乎久不談

戊足下勤厚聊以此奉報適有疾不能躬書論漢唐宋優劣遂爲千古定評宋之所以遠過二代者以有濂洛關閩諸大儒故也文字識高力厚總爲見道之言

明文遠卷

與宋景濂書

趙 汴

初夏已熱，伏惟講授優暇，尊候動止多福。前月中承王總制處傳至所與陶伯仁書，捧領忻懌。訪今春準擬一訪陶公，屢傷風寒，膠理不實，恐途中又增外證，累其本病。一向畏怯，竟未曾往，謹藏襲尊翰以為後期也。春秋屬辭，鉅梓近畢工，敬奉一部求教正。前輩文字板行後，刊修者多矣，幸勿謂已刻之書而吝於指撫也。不肖自少即患體羸心弱，拙於記，且不耐勞，說是書每舉一例，必干涉全經，全傳而近年以來，既於疾病既倦，檢閱尤憚思索，是以因循，歲

明文遺卷

月未能脫棄，所望於鄉先生以校正之助者有二人：汪德初、年以此經發解，嘗著胡傳纂疏出入五十餘家，老於春秋者也。朱允升素留意經學，且嘗同見黃先生，得其著書大意，亦嘗集諸家說為春秋傳。近者汪公學者抄屬辭諸小序去，乃畧無所可否，比相見索觀，盡數葉置書笑云：義例交錯，易使人昏，蓋平日不作如此討論也。朱先生初見舊作集傳序文，即云春秋之說定於此矣，然辭從主人及日月之法，始皆未能信，後見屬辭乃手抄一部，點抹甚精，脫誤處亦時竄定，然而所慮者明經之士未必人人賜

合如此公，則不但無可否而已也。是以深有望於先生焉。其纂述大意，別幅求教，印可一言，并於書首雖荷不拒，然必詳賜考証，視其書果足以贊其意志，然後可以着筆。或有未是，且容証定耳。書止齊作後傳，自謂身後之書，今乃親見刻梓，蓋有共說。劉道原通鑑外紀成時，病眼病瘡，不寐不食，因思李弘基用心過苦，積年疾病，而藥石不效，盧升之手足孱廢，著五悲而沉頹水，遂其說篇末以自哀。今僕寢瘳與昔人同，而負債則異，何則？黃先生壯年合得邵文學，輒棄去之，一家儻來不恤，而自任以經學復古之

明文遺卷

功於六經多自得之說，而書未及成，小子之功也。父兄亦以科第期之，既而自知孱弱如此，定非應世之具，甫冠則令時文如九江，繼以多病，故血氣當剛而反弱，推類疲爾，食小心煩，未嘗有一日之歡，惟於春秋疑義忽有所悟，則胸中暫若豁然而已。今者謝天之靈，幸成其書，而哀瘵益甚，萬一散逸不傳，則是師生兩世虛用苦心，徒廢人事，方來學者以之為戒，無復有堅困窮而盡力於遺經者矣。先生其尚監之。劉公伯溫先生不敢別拜書，恐煩省覽，得一言同賜是正，幸甚。王庸道還過敝縣，知子充有書，而山中

鮮人出入不曾得候領書却奉字然某不此殊矣易勝有罪不宜

東山屬辭爲春秋披剝見髓包涵無際生平精力盡萃此書故其用心之苦一一爲景濂描出後之學者有志於通經復古之事必以先生爲前導矣

明文遠卷

答王仲籍書

方孝孺

家兄長侍俞兄子嚴至得書及所作文序啓封仰紙立捧細誦意厚而誠義純而達不自知手之不釋而心之嚮嚮也世人之於文誰不爲之至於求其可誦者何其鮮哉蓋不得其塗故也士之患多厭常而喜怪背正而嗜奇川志既偏卒之學爲奇怪終不可成而爲險澁艱陋之歸矣且學奇怪者以其美也而奇怪亦非古人之所尚也文之古者莫過於唐虞三代而書之二典三謨禹貢亂征以及商周訓誓諸篇皆當時紀事陳說之文未嘗奇怪詩三百篇亦未嘗奇怪春秋書當時之事雖寓褒貶之法於一言片簡之中亦未嘗見其奇怪禮經多周漢賢人君子所論大其言平易明切亦未有所謂奇怪至於盤庚大誥其言有不可曉者乃當時方俗之語亦非故爲是艱險之文也然則嗜奇好怪者果何所本哉苟謂本於司馬遷班固則遷固之書有質直無華如家人女子所言者唐之文奇者莫如韓愈而其文皆句妥字適初不難曉宋之以文名者曰歐陽氏曰蘇氏曰曾氏曰王氏此四人之文尤三百年之傑然者而未嘗以奇怪爲高則夫文之不在乎奇怪也久

明文遠卷

矣。惟其理明辭達而止耳。而世顧他之焉者。猶之迷人醉
 客。不同途於大道。肆意徑趨。是以卒不免入乎荆棘之場。
 隨狄之居。而終弗獲乎大道也。今足下之所為。非特得其
 塗而已。而又有始終焉。有理趨焉。苟益修於不弛。浚其原
 而導其波。將見汨汨然來而不止。繼乎待制君之聲烈可
 望矣。昔在朝廷。為文者非不多。而人獨推太史公與待制
 君。蓋文之法。有體裁。有章程。本乎行乎意。而導乎氣。氣
 以貫之。意以命之。理以主之。章程以敷之。體裁以正之。體
 裁欲其完。不完則端大而末小。始龍而卒蚓。而不足以為
 文矣。章程欲其嚴。不嚴則前甲後乙。左鑿而右柄。而不足
 以為文矣。氣欲其昌。不昌則破碎斷裂。而不成章。意欲其
 貫。不貫則乖離錯糅。而繁以亂理。欲其無疵。有疵則氣沮
 詞慙。雖工而於世無所裨。此五者。太史公與待制君。能由
 其法而不蹈其弊。而務乎奇怪者。皆反之。此世之公言。所
 以推諸此。而不居乎彼也。斯文者。造化之至理。寓焉。人患
 不能造其極耳。苟造其極。決不可泯滅。有志者。在乎自力
 而已。僕所志尚有大乎此者。省事者少。不欲與人言。雖應
 時作文。又恐人以文人相謂。亦久不喜談。是下愛我之

明文遺卷

深念我之篤聊。以此復命。子最亦甚可喜。須時相與談論
 有益也。

通篇為嗜奇好怪者。着實下針。而於論文大旨。亦復濡
 縷見血。

與華修撰子潛論修史書

陸 粲

得手書。知奉明詔。將重修宋元二史。甚盛舉也。粲也聞之。君子曰。班固死。天下不復有良史矣。魏晉而下。古意寢微。然其辭之鄙近猥冗。則莫有甚於宋元之為史者。夫自孔子修春秋。猶援據百二十國寶書。馬遷為史記。既抽金匱石室之祕。又旁采群籍以就之。故凡有事於史。不先汎觀博取。而能成一家言者。未之有也。今二代之史。乃獨據其當時所謂實錄者云爾。而實錄所據。又不過諸家行狀碑誌之屬。行狀碑誌之辭。能盡善乎。是非善惡。能盡公乎。乃

明文遠卷

至今篇載入。不復刊削。又不問其人何如。凡階級稍崇者。輒為立傳。其間直敘官職遷轉。而事蹟寂寥。如一由狀然。故其書卷帙雖數倍於前史。而文辭乃無一篇可與陳壽以下諸人爭衡。非但筆力不逮。亦以紀載過繁。難於撿括故也。其他紕繆。又不暇悉數。今必痛掃去之。自立機軸。先廣開獻書之路。求諸野史小說雜傳記。詳覈其異同之故。準司馬公通鑑考異例。為一書。使統體既定。然後下筆。大抵以正史訂雜書之繆。以雜書裨正史之闕。凡其人之碌碌不足傳者。事之瑣屑者。奏疏之冗長而空言無實者。皆

明文遠卷

畧去之。期於繁簡適中。是非不謬而已。若祇用舊本。宜易首尾。姑以了事。竊恐後之議今。猶今之議昔。曾不若姑仍其舊之為愈耳。然二書體大。自非在上者優假歲月。無求速成。而諸君子當事者。能任為己責。不肯虛過日時。則未易為矣。至其文體。且當以平正通達為主。不必如今之為古文者。務為艱深詭異之辭。反使事蹟鬱而弗明。此最大忌也。當聖明在上。垂情遠作。諸君子遺不世之奇會。豈徒受大官酒食。藉此為陞轉之計。苟且塞責而已哉。兄何不與文升輩二三同志。以此意昌言於朝。使二史之成。追蹤班馬。為千載之一快也。時難得而易失。竊重為諸君子願之。榮病發之餘。棲伏林壑。弗與世事。默然久矣。偶感觸。輒為知己者一道。惟弗以為迂而俯聽之。且無使不相悅者。知斯言之出於我。而重得罪焉。受賜多矣。極論宋元史事之謬。卓識不磨。然此弊不獨宋元然也。千秋可托。簪筆為誰。正當服膺此作耳。

與友人論文書

陶望齡

僕也。客非能爲文也。與之言文。猶未能學操筆而徒議八
體。雖然。請以所聞與足下試揚摧之。僕聞之曰。發言爲詩
者。咏所志也。登高能賦者。頌所見也。故詩人之賦。外見而
傳諸情。文人之作。內見而闡諸理。由此言之。文生於見已。
詞乃決之耳。以文以足言。實猶言也。今人有身歷之日見
之而言者。有徒傳聽而言者。有意揣想決曰。是將然而遂
強言者。生燕而言燕。長楚而言楚。無待飾其猶善也。傳說
者直之則痛飾之則溢。如百者之說日月。彼殆聲化焉。况

明文遠矣

於意揣想決。從事於冥冥之間者哉。夫妄聽之而妄應之。
而妄言之者。文章家多然也。傳引刻合。祇益爲妄。知道者
未始一盼焉。故孔子之所謂詞達。言有蓄也。如水澄滄淵。
漚決決然其欲溢也。導之而泓然。雨縱之而潏然。洞其
源枯其竇而又不奚達焉。凡文之組織藻繡矜飾乎外者。皆
情。其中之無有者也。凡文有優劣而無古今。非文之無古今。
而其作者不可爲古今。其善古者不必尊古。而善尊古者
不必卑今。桓譚謂楊子雲書過老聃而柳宗元又以韓退
之之贗蕩自恣。楊子雲所不及。雖推獎已甚。然實有所美

非苟相謂已也。如三子者。其見精粗。自少懸隔。如以詞雖
雁行可也。僕稚昧無知識。溺流俗所聞。每見漢以後書。輒
閉目不欲看。後稍知其非。就閱之。深自悔恨。乃知秦篇漢
製。不乏於後。獨今所謂學秦漢者。乃刺謬耳。前代韓柳以
降諸名家。皆務去之者也。而合焉。不爲西京則已。爲西京
未有善於諸家者也。工師引繩墨。度材考室。堂寢奕然。何
必據虎祁而始稱宮。撤其簾闥其廬。何怪於戶牖之殊構
也。然不特唐宋之作。異於秦漢。即秦漢亦異於秦漢。各發
於竅而無襲乎吻。異也。而乃所以同。故一紀載而左氏簡

明文遠矣

嚴國策宏。與太史公加肆焉。一封事也。而警策雄奇若此。
賈董江都劉中壘加粹焉。江淹有言。元黃金碧。亦含其美。
竝善而已。古今盡然。何惑於後世哉。必相摹而後爲文。是
典謨以後。商周不得稱渾噩。又何論秦漢耶。今世學者不
勝貧窶。終身守數十百字。便爲博古。不惟神色意氣去之
愈遠。而哀集累牘。祇以一篇作述。如林僅出一手。更自推
第。勳云。西京建安以還。漸沈欲盡。雖盛世多材乎。司馬子
長之儔。亦未宜若斯之衆也。夫漢儒治經術。議者謂經亡
於漢。今後世謂明多文士。而西京之業。堪於明。僕甚憂之。
足下何以喻我。
馬矯語秦漢者。下針寄意。精思可程。後學

與友人論文

舒芬

文章家序不以芬無似。詔以作文法。是欲引而升諸莊騷。太史韓歐之堂。意則盛矣。然芬竊有見焉。典論失大本。莫適主也。不足爲文章家稱說。唐人不知韓子。曰愈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雖愈何敢望。六經之文哉。宋儒祖是。論紫陽明公。亦云六經治世之文。豈不知易之興也。當商之末。世而風雅多夷。王以下詩乎。春秋則又遠矣。目之以文。且不可。况槩論以治世乎。老兄之論。要亦未離此義。恐古文當始於逍遙遊諸篇。而昌黎則大成矣。六經未可以文法。

明文遠集

摹倣也。書禮紀述。卽事見道。風雅咏歌。以聲和律。什何句。法章法不類之願耶。易始伏羲。不知六畫奇耦。其句法章法。果安在耶。春秋仲尼所筆削也。簡者一字。繁者僅三十。五字。其句法章法。果安在耶。故今之論文者。動稱六經。則亦前人誤之耳。愚嘗以六經常以道論。不當以文論。此也。惟是記誦不勤。體認不明。躬行不誠。而求文擅作者之場。未之有也。蓋無記誦。則古今上下。禮樂名物。器數。無所証據。無體認。則天命人心之微。王道霸術之幾。無所適從。無躬行。則施設注措之畧。操縱闡闢之權。欲布之筆札之間。

而信於宇宙環海之內。必一出一入。而無親切有味之辭也。韓子曰。本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燦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吾取以爲法是耶。非耶。非也。則大鵬圖南。而倍風怒飛。莊生之說信荒矣。芬以作文而主是三者。則遷罔不足多也。苟不循其性而漫焉曰。六經之文。六經之文。則不獨爲邯鄲之步也。法言中說。爲子雲仲淹平生之累矣。伏惟終始教之。

明文遠集

謂文章根本六經。則可。目六經爲文章。則不可。高論破荒。從未經人道。着視景濂諸君子。其見地似更親切耳。

與方子服論詩書

王稚登

子服足下。足下吳人也。吳人之詩。大半騷綺靡之思多。慷慨激烈之音少。足下毅然欲盡洗其陋。於鄉國辭人。及當代開奇發藻之士。舉莫當意。而獨於關西李氏之作。咨嗟擊節。命為絕倡。此則鄙人所未喻也。中興宗匠。夙稱李君。當其文采葩流。辭條豐鬱。山龍藻火之文章。黃鍾玉磬之音韻。宮商朱紫。盈耳眩目。誠亦一代之奇也。然僕以為李君之詩。功崇而業淺。何為功崇而業淺。蓋明朝以來。作者絕響。聲律之學。幾乎掃地。其或為當時所噴噴者。取覽其文。悉皆死聲木色。庸近卑下。不可垂之後世。獨其氣質朴厚。未可泯沒。逮乎英皇之朝。則益猥弱雕瑣。無足采觀。又并其氣而亡之矣。李君生於弘治正德之間。崛起關隴。蛟騰虎視。力挽七朝之廢。身濟百年之弱。指而號於衆曰。古不漢魏。非古也。律不盛唐。非律也。一時海岱英靈之士。翕然趨之。而風雅之學。亦遂復振。今讀其詩。吾獨惜其調高而意直。才大而情疎。體正而律庸。力有餘而巧不足也。何則。矯枉太過。和平不及。摹倣深刻。陶鑄未暇。凡有識者。不言可知。此猶戰國贏秦之後。繼以秦劉。方其持寶鏡。斬

明文選卷

明文選卷

白蛇除繁章。削苛政。其功非不快也。然問其詩書。則陸生而已。禮樂則叔孫通而已。僕以為李君之詩。撥亂反正之力多。粉飾太平之事少。所謂可與創造。難與守成。故曰功崇而業淺也。武宗之時。文士輩出。李君亦輟於關西。徐子白。射於東海。李資弘亮。徐學精深。長才絕力。則徐不逮李。清聲古色。則李不逮徐。蓋李君之才。產於北郡。其地土厚水深。其民莊重質直。其詩發揚蹈厲。吾吳土風清嘉。民生韶俊。故其詩多冲和蘊藉。政自不能一律齊也。僕謂武皇草昧之頃。難少李君。今日全盛之時。當多徐子。何哉。時異而勢不同耳。故曰分路揚鑣。城門一軌。畫虎類狗。識者病焉。足下賤家丘之易。而效邯鄲之步。舍熊掌之珍。而甘嗜魚之瘠。不以謬乎。雖然。匠不為拙工。而廢繩墨。羿不為拙射。而變穀率。三百篇者。詩之繩墨穀率也。今之作者。即不能為三百篇。然古詩必準於建安黃初。律詩必期於開元天寶。詩云。尚有典刑。此之謂也。若夫寄興含思。比物興懷。會義善於一塗。融精義於兩得。則化裁之妙。運於一心。易不六乎。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惟足下努力而已。不滿北地之詩。議論最是。然已推許太過矣。以三百篇作詩。繩墨是第一義。諦審心風雅者知之。

與章楓山先生書

舒芬

芬自成童之時。即知景仰道德。茲二十年矣。昨者始得拜門牆。又值謫限促迫。不得畱旬日。侍左右。聽警欬。豈芬之分固如是哉。芬嘗私論先生在今日。其進德之功。老而益篤。則衛武公也。白首憂國家。則畢公其人也。然論學究極義理之歸。論治酌見經濟之緒。論制作洞達禮樂之本。統會斯文。卓乎有卑公武公之不可及者。又善於作人。天下之士。受答問私淑艾之教者。不勝屈指。則先生真古聖賢之徒。其諸論執事。以一窮達樂貧賤。蓋淺淺乎其論也。是

明文遠卷

則先生果何如人哉。少有志於道德者。其向慕服從之心。當何如哉。芬神思無一朝夕不往來。蘭溪山水間也。惟嘆世之求富貴利達者。往往如意。而芬欲依道德之光。難顧若是。則造物者亦可問矣。雖然。有孔以啓之。必有顏曾。有周以啓之。必有程朱。皆貞元之會。不偶然者。若先生之教。芬雖不獲。海內之士。必有能受之者矣。我朝理學。自薛侍郎吳聘士倡。二公皆精察力行。在孔門可謂庶幾矣。然薛學自薛而止。吳學傳者雖衆。可稱具體而微者。亦惟胡敬齋一人而已。然則先生之學。雖天所啓。授受告戒。關於貞

明文遠卷

元之會者。亦有不可必哉。是後有晉江蔡虛齋先生。執事必嘗與之上下議論。蓋亦今日所無之學也。芬雖得廁其門牆。恨當時無憤排之地。徒苦先生之擊蒙也。陳白沙任資性而忽義理。至今慕其道者。叅以舉業利達之心。遂成鄉原。此風既久。則才識高者。爲王莽。其次爲胡廣。其次爲馮道。生人必受其禍矣。近日王陽明一派。門人頗覺張大。以王之學重涵養而輕講究。不知陽明學聚之功在前。雖老釋之書。亦討論之。既乃敘華就實。見涵養把固之力耳。若初學未有義理磨礪。前言往行以開其智慮。則氣質之昏愚者。涵養雖久。未必能變也。故此教在陽明自爲則可。施之初學。小生恐未可也。芬於斯文之際。不敢妄議。竊以論語君子不重一章。求所入門戶。以爲易簡。而所云主忠信者。內欲存赤子之心。而外全君子重厚之質。不知然否。惟先生閱而命之。恭惟中和合序。不欲徇時起居。惟附上警心詩數章。以爲承教之地。伏楮不勝戰栗。

古人能自樹立者。必承師取友。以爲進德修業之助。讀是書其中懷雅度。可攷見也。議論亦切實深警。關係學術。

答程伯大論文書

朱 夏

古今能言之主。孰不欲雄峙百代之上。而垂聲乎百世之下哉。然而卒抱奇志而不見。泯泯以老死者。何其多也。豈非才識之不逮。故不能成一家之言。以至此耳。三代之後。卓然成一家之言者。纔十數人而止。其餘皆磨滅漸盡。則信乎得之於天者。非超然而不群。則難乎其以文章自命矣。比辱賜書。大抵未能達夫雄深雅健之作。而務為浮薄靡麗之文而已。此甚不可也。僕聞古之為文者。必本於經。而根於道。其紀志表傳。記序銘贊。則各有其體。而不可以

明文遠卷

滑焉而莫之辨也。至其發言遣辭。又奚以剽賊為工哉。今

應第一層

不本於經。不根於道。而雜出於百家傳記之說。則其立論不自其大而自其細。固已自小矣。尚何能與古人齊驅並駕哉。老蘇之文。頓挫曲折。蒼然鬱然。嚙刻峭厲。幾不可與爭鋒。然而有識之士。猶有譏焉者。良以其立論之駁。而不能盡合乎聖人之道也。今無蘇公之才。而立論又下蘇公遠甚。則何望其言之立而不仆焉。古之用兵。其合散進退。出奇制勝。固神速變化。而不可測也。至其部伍行陣之法。則繩繩乎其弗可以亂。為文而不以法。是猶用師而不以

律矣。古之論文。必先體製。而後工拙。辟諸梓人之作室也。

其棟梁榱桷之任。雖不能以大相遠也。而王公大人之居。與浮屠老子之廬。官司之署。庶民之室。其制度固懸絕而不相侔也。使記也。而與序無異焉。則庶民之室。將同於浮屠老子之祠。亦可乎。鑄劍而肖於刀。且猶不可。斷車而肖於舟。奚可乎。韓子之於文也。惟陳言之務去。今雖全未能

應第三層

如韓子。亦宜少刊落矣。乃悉古書奇字。而馴集鱗次焉。不幾於天吳紫鳳。顛倒短褐也耶。蘇子謂錦綉綺縠服之美者也。然尺寸而割之。錯雜而紐之。以為服。則綈繪之不若

明文遠卷

今先生乃欲集群英。以為華為卉。其亦異於作者之見矣。世有婁人。為觀其鄰之富也。日夜攻鑽而剽之。幸而得其貨寶財賄。以為得計矣。一日微者獲之。則蕭然盜也。而至死不悟。且役役焉。割裂而綴緝之。則其氣固已蕭然矣。又何能渾浩如江河。而有排憂之力哉。故夫蘭若翡翠。又烏睹夫掣鯨也。且古之為文。非有心於文也。若風之於水。適相遭而文生也。故鼓之而為濤。含之而為漪。蹙之而為縠。澄之而為練。激之而為珠璣。非水也。風也。二者適相遭而文生也。天之為物也。獨不然乎。纖者穠者。丹者素者。莫不

極其美麗。而造物者豈物物而雕之哉。物各付物。而天下之巧莫加焉。彼有味於此者。三年而刻葉。且文猶樂也。太古之音。和平雅淡。而風俗以淳。人心以正。桑間濮上。淫哇煩趣。而人心風俗。蕩而忘返。使先生而與聞制作。將安取乎。則何獨疑於文也。先王教之曰。苟無毛嫵西施之美質。則不能不借夫粉黛之假。以掩其陋。是朽木可得而雕。糞土之牆可得而圻矣。無鹽天下知其惡也。被珠璣曳羅綺。不足以欺天下之目。使天下而皆瞽也。則可。奈之何天下之不皆瞽也。先生殆未睹天正色也。先生又謂吾五帝論

明文遠卷

其猶元耶。太元擬易而作。然易出於造化之自然。而元也者。出於智慮之私而已。故不能免夫牽合艱難之態。先儒固已譏其勞且拙矣。故今去雄千餘年。而卒無好之者。冷先生乃欲著書以擬元。吾恐其不堪爲覆瓿用矣。先生又謂吾嘗作詩。命其集曰胡盧。且魯論詩序。言詩之用。若彼其博也。而先生直以資人之笑。視古詩之風。亦少貶矣。此亦好怪之過也。先生卒教之曰。其觀吾文也。還以一言。庶有以知君子之是是非非也。宋之季年。文章敗壞極矣。遺風餘習。入人之深。若黑之不可以白。當此之時。非返之則

不足追乎古。先生之心。自以爲過之矣。而烏知其異於彼也。先生之文。始欲其奇也。而卒以拙。始欲其麗也。而卒以惡。始欲其雄也。而卒以弱。其風格言論。莫不叛於古矣。則亦難乎據而言之矣。且先生既與吾異。則僕雖言之而無當於其心矣。僕欲挽先生於迷途。則願悉吐出其中之蘊。取韓孟文日夜誦之。覺已之見。與向者異焉。然後一吐其辭。庶有合乎。僕於學廢棄之日常多。加以怠惰不力。然於作者之風致。竊有見焉。故敢畧陳其說。

明文遠卷

源源本本具有來歷。當與韓柳論文書金傳。對症發藥。固爲伯大下針。然而千古可以爲法。

與胡靜菴書

霍

屢辱君子惠教之厚。感而且懼。內省而又愧。激交并地。生所以引拔後人者。極厚矣。然而生非其人也。生剛。剛。剛。人也。苟不自度而誤為世用。吾知其不惟不足為世道幸。抑亦反為躬行之玷。而自取困也。生昨者五羊之行也。士友舉酒而祝曰。今日惟格君無其人耳。子勉之。韜對曰。古之格君。必德為大人。然後能。子猶未免為小人也。敢辭。且古人之啓沃也。其相與也。果如今之拜而稽首。立誦講章耶。今之人有求稽首誦講章。不可得。苟得之。則幸且耀矣。

明文遺卷

是其足與語格君耶。我不足以與於斯也。敢辭。昨過崑山。與魏莊渠聚三日。乃別。莊渠子曰。聖明求治之心。天地可質而格也。二三子可諉乎。生對曰。譬諸叟大木者。一人之力。孰與九牛。今有置九牛於林莽。黎養於散地。獨疲其筋骨手足。望大木之曳而咫尺也。必不能矣。今天下負九牛之力者不少矣。乃林莽自黎。散地自逸。而自適人亦莫之驅遣鞭策之也。曰叟大木者。果無其人。惑矣。二三君子。天下之九牛也。可無鞭策之及之懼乎。莊渠子曰。九牛非我家畜也。惟幸雨潤草肥。俾黃犢得安眠高齋耳。生正色對。

曰。諸君勿輕退托。今日急務。在薦進多賢。以革陋習。則人心自正。善類自多。而祖宗舊章自復。天下自治。古人求治。有急於退小人者乎。生謂退小人。亦自有道。苟正人在列。正氣日長。舉世士夫。孰願為姦邪。故大賢君子之謀國也。苟能誘一人以為善。是能退一不善人矣。人人相勸誘。以為善。是舉世不善退矣。豈必出逐之云。然是任也。均非生後輩所能也。莊渠子雖是生言。亦自退托。生謂此乃先生與南都列位諸老所不得辭其責者。舟中錄上。當候與居之贊。不恭。惟恕之幸。

議論可傳。想見前賢謀國之忠。不苟推托如此。

與王履吉書

袁 泰

傳曰。心志既通。聲譽不聞。友之罪也。名譽既聞。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泰謂斯言非也。士之遇不遇。由人哉。鴻鵠不能背風而翔。非翼短也。蛟龍不能違淵而奮。非變化不足也。士不能矯時而顯。非材劣也。是以說操版築。呂望鼓刀。甯越商歌。夷吾束縛。孟明累囚。百里奚自鬻。子胥乞食。不韋賈販。買臣負薪。公孫弘牧豎。此則忍耻以立功。包羞以顯節。建高勲於竹帛。流鴻譽於人口。非其材之獨殊。亦由所遇然也。明珠不易工。而長價。良臣不擇主。而效能。智者

明文遠卷

不狗時。以改業。達士不順俗。以詭物。覽消息之分。辯通塞之塗。則螭蛄焉知春秋哉。是故士之屈。非詘於不知已。諫於命也。士之伸。非伸於知已。伸於命也。通乎此而殆者鮮矣。履吉足下。才包乎群胃。而名播於王公。然而材伎不足以弋位。智計不足以存身。文詞不足以眩俗。技藝不足以利用。戢翼於緇罟。汗膚於鹽車者屢矣。此豈有司之罪也哉。夫忌盈者。天之道也。損滿者。神之謀也。多材者。士之累也。危行者。身之災也。固窮者。聖之修也。委順者。德之考也。身名俱榮。難矣。嗟乎。卞和持璧而號。九方臯相馬而嘆。以

今揆古。豈難知哉。泰再拜白。

遇合有時。并知已亦不可恃。議論得未會有從苦心閱歷中得之。

明文遠卷

答俞景文書

方孝孺

惠書以先夫人遺德未傳於世而以銘文見屬辭氣懇惻厚甚此固孝子仁人不忍死其親之美意然某之言豈足傳信後世哉古之傳世者雖不可勝舉而其大較皆豪傑之士道德充溢於中事功見於當時為天下所仰服故其餘言緒論之所及無意於傳而後世自傳之以其抑揚予奪為人之賢否輕重有獲著其名於文章之籍者輒相夸賀以為榮耀至於子孫猶藉為口實此皆以其人誠有可傳而然非特以其文也如范希文韓忠獻公程伯淳諸

明文彙編

子其文辭固與人等耳後世傳而誦之而凡為其所稱者因以炳著章明於天下豈非以其人之賢故耶使徒有文章而大者或不足若柳子厚劉禹錫及王介甫輩其身且不免為世所詆議其所稱引贊譽之人欲望世人之盡信不亦難乎故善為親圖者不在乎得可傳之文而在乎可傳之人其人傳文雖未至無害乎其傳也其文美矣而其人不掩焉縱美而不傳雖傳而不信祇足病其親夫奚補哉今足下慮親之名未著而欲傳之苟以其文則某非能文者苟以其人則某之無能別於眾人也審矣而望其信

於今垂於後世何為計之過而求聞之疎乎且世之風俗漓薄視人之文未論其工拙先舒紙尾覽官位爵職故求文章者必於穹位隆爵之人幸而得假其名輒拜受以去不復問其中作何語蓋習使然也足下不於彼焉求而以某使誠美可傳亦將為人所輕訕冀在俗之信且不能致而何望後世之傳乎使後世之人好尚與人異某他日於道或有所成文或有傳未可知也使亦類今人之為見某素賤士其身且不能自傳而安能傳乎人耶雖然以位而傳者猶器以丹漆而美也杞梓之器固有待於丹漆之飾

明文彙編

其飾既亡而其美亦亡矣若夫金玉之器則不然其美天美也其貴天貴也人欲丹漆之且無所施而况有待於飾乎足下行義文學為士子師於人不妄有所取而獨有取於某意者其相求於丹漆之外也歟此之謂以古人之道見處而非汲汲於流俗之信也然則某亦安敢猥謂見棄於流俗而不勉乎銘墓之文謹如足下之命其可傳耶其無足傳耶其信於今邪其傳之後世而信邪足下有以取之其必有以謙之矣其何敢知焉
文以人傳千古定論世之欲永其親者可以知所取矣如希直者托以千秋之事耶

答撫臺龐惺菴揭

支大倫

蒙微發洪其不道歎目命職廉之比者誠諸故老賢諸聞
間悉無影響而怨家姓氏皆烏有子虛尤無足據過承重
委輾轉思惟彌日亘夜謬謂茲舉必不可爲亦必不能成
請借前箸籌之彼獻計者類云分宜之貴也竟以反坐迄
無後詞奚有於卿貳蓋分宜柄國亂政中外側目僕御克
多資產狼籍故暗死無詞今洪家不過中人門可設雀羅
性不近聲色左右圖史口談性命亦濁世之矯矯者聲者
也比濡於色附盜以賤愛書則然乃倚政府結臺司請張

明才遠志

變幻鑪錘所鍊推方爲竄抵金爲礫坐反唇以大逆目荒
笑爲謗訕人命至重鬼神難欺明法幽罰善福惡禍如火
就燥如水流濕氣類相投而理數有必相值者特善惡之
分數有大小故禍福之叅會有久近俗士徂旦夕而不究
終始覩眉睫而不叅要領若謂茫茫而微倖於不必然耳
愚聞在昔武安侯以酒過殺灌夫詞連魏其俄而武安病
呼服謝罪以死車呂希時幸旨誣其帥胡舜陟死越數月
胡乃白晝執呂殺之羅汝楫附秦檜誣武穆未幾楫以過
死而其子願亦擊死於岳祠王士驪希蔡京旨殺一無辜

明才遠志

婦士驪陡死而京及攸儵皆伏誅載在汗竹讀之凜凜胡
可問也卽邇來路楷趙文華阿黨分宜以白蓮教殺沈練
以失律殺張經以謗訕殺李默時遷事改身伏殺人之法
而分宜亦以叛誅此耳目之所覩記亦不足信乎彼蚩蚩
者又妄謂分宜事敗乃耳今茲且有無涯之望不次之榮
奚咕咕於陳迹爲也夫王如之隙於王敦也敦欲殺之而
無名乃以意陰授王稜稜卽酒中舞劍擊如反命王敦其
希榮勾遇謂交手可得而敦乃陽驚曰如吾慙戚也而稜
殺之因殺稜以謝奸雄欺人背面矛盾彼二心者出死力
爲奸雄資徒名禍而敗名耳何榮之可與哉故守貞蹈義
志遂命立卽有不偶天日可明若前數子者當其得志含
穢資噓奄奄苟全論定禍叢百醜羣奏信妻孥而拙詞對
僮役而報汗矣彼其之子而承風旨力爲從史蓋其心不
附仁義目不知今古遂金帛而魂迷競朱紫而神炫如蠅
逐臭如蜚美九終身憤憤然聲利是憑且不識禍福安問
名義此宣尼所爲歎鄙夫不可與事君也浮雲易散隙隙
易馳膏梁文繡終壓螻蟻肥骨毛爪卒歸糞壤獨三寸簡
冊皎皎耳目千古不磨奈何汚之又聞諸司念職偏強議

且移牒外郡以竟斯獄。則又舛矣。祖宗設推官。非若近日之隨巡承委爾也。念黎庶非法用。又故設法司以平天下之刑。設臬司以平一省之刑。設推官以平一郡之刑。今之推官。溺其職矣。臺司既視推官爲私役。而奔走之以快一己之喜怒。推官亦奔走唯諾。以身爲臺司之私人。而罔敢低牾。然非設官意也。身對大廷。銜皇命。持平一郡。辟辟有。惟三尺是繩。卽主上有令。義且以死爭之。豈臺司所能他委。豈外郡所敢擅行哉。天下方廣。萬世方遠。天命民彝。終當顯露。安能盡塗其耳目也。事係紀綱。不敢依違附和。

以傷雅化。惟卒全之。勿致紛紛。

天地神明昭布森列。何可欺也。明目張胆之言。多少快當。足以戒千萬世殺人媚人者。

與趙大洲

王宗沐

吏來拜翰教。所示鄉愿亂德。與正已率物。使人行有枝葉。皆切俗學之弊。又過以期待不肖。雖執事亟欲人爲善。不復知非其人。然厚意則安敢虛。乃不一醒然反詰已也。幸甚。幸甚。道喪千載。人以其意爲學。夫其意真矣。其途雖少異。然千蹊萬徑。要在適用。彼於聖人之道。未有所害。特其意出於邪。而其說近於正。卒剽竊而緣飾之。則其初本以欺人。其末乃止欺已。其始求於媚世。而其禍乃至賊德。茲非所謂鄉愿者耶。非執事所謂紛紛何時已者耶。習而不察。久而安之。安而著焉。衆共仰之。設又不幸使其得志。居其位而駭於衆。則後生小子。方且以爲不可及。而相率步趨之。皈依之。其始一人。其後合而和者數十人。使又數十人焉。則其說之倡也。如揭旗以示衆目。後之見其利而從之也。則如水之就下矣。嗚呼。是安得不紛紛也。夫中行狂狷。鄉愿其始非不同。而氣所勝習所奪。未能無也。故僕常譬之猶訟者也。中行則直者矣。狂狷則事雖有曲。而彼以其爲鄉村之人。不復知官府之法也。而方且直認以爲是。而屹不可搖動。其訴於官者。雖非法。而其本心未嘗昧。其

原詞未嘗飾也。若鄉愿則其事之曲甚於狂狷。而其詞之直比於中行。又其奸猾之性。硬執之口。熏赫之勢。足以助而張之。聽者方不知所以爲斷。而徇人視之以爲信然。此其得利以歸市人方相以爲慶。而後有訟而不得於官者。將訪而就謀之矣。嗚呼。是安得不紛紛也。夫其自外於吾道者。彼其便身之圖。雖少有得而不齒於衆。則猶或羞之。彼既得係術於孔子。而其陰意之所圖。乃如市焉。則誰爲愚而不趨耶。蓋緣道喪之後。學不求爲入聖。而求爲才能。以才能爲聖。則已種下種子。病根將發。故有以眩之。則靡

明文遠集

然而聽然。此猶其可進者也。蓋以有求之心在。可得而救之耳。初若未嘗有志於求。而直於世上揀一好營窟而居之。則日緣飾而不足。時竊取而有餘。而其本根之地。已朽腐而不堪入土矣。故僕嘗謂今日論學。更不須開立門戶。蓋門戶多矣。塞而閉之。猶未遑也。其切當人心而爲頂門上針者。惟真之一字。是從古以來一顆真人丹也。志真意切。雖萬舉萬差。吾猶信之也。而況其不至於差乎。志非意僞。雖萬動萬中。吾猶棄之也。而况其必無中乎。故匡章不孝。三尺童子之所棄也。而孟子取之。少正卯舉國所視

仁人君子之所取也。而孔子誅之。嗚呼。是果易言哉。孔孟取舍之極。定於內耳。今有號於衆曰。吾學不入聖。不達天德。是淪於禽獸也。是切如飢寒也。又得數人從而和之。則其進於善也。若火銷膏也。而誰能禦之。顧其承絕緒之後。當習染之深。譬之大風在長林之中。其枝葉不披而靡者。則何如種哉。非執事其誰倡之。非執事其將誰救之。僕之志。自髫髻時頗識趨向。敢復自諉哉。顧以爲自執事來。此不獲一面。未得稱述以正有道。而執事昨又以貴體有恙。見示。雖不敢強。但執事此行。得推明所學。以淑後進。亦君子

明文遠集

之願。不可得者。且仕路風塵。奔走南北。誰能自定計。僕按全不遠。然飢渴之懷。不能朝夕。恐執事不日遂背馳。虛此邁會。茲遣人迎執事南行。作山洞之遊。尚可勉強一行。鄙人亦得親承道論。斯文之幸。不肖之幸。其亦何極。三復手教。輒又縷縷盈紙。餘祈面請指示。反經使無邪慝。吾君吾相之責。行且與執事樂觀之。臨楮萬種懸懸。伏乞照原不備。

以真字爲學術之的。千古格言。世間分門別戶說長道短。多只成就一僞學耳。亟當以此文正之。

戒弟書

侯一元

夫係蹄不解。猛虎決踏。危疾在前。孝子進藥。非不痛於身。振於口也。愛有所至。情有所不得不然。凡熟諫之道。異於責善。義方之誨。別於忍心。如使畏不祥而曲阿。慕怡怡而順非。是以一踏之痛。易其七尺之軀。不忍乎介然之苦口。而自詒罔極之恨也。豈可謂知類哉。克己之難。自昔而稱之。柔曼之傾意。尤其難者也。故女戎禍水。聰明之主。以自誤。而吳姝越艷。智術之士。亦以誤人。譬之鬼物之惑人。始者必有以中其意。使如膏火相滋。不盡不止。方李赤之惑

明文遠集

於溷廁也。所見無非清都麗宮。妖艷飮芬者。欲以區區之辨。易其所見。豈不難哉。彼死而有恤。而欲陳之以毀譽利害。不亦末乎。故苦藥所以已病也。苦言所以去惑也。晉經云。疾有不治者二。不可藥一。不治也。可藥也。而不受藥。二不治也。始之以不受藥。終之以不可藥。此忠臣孝子慈父友兄所為流涕長嘆而呼天也。衡塗跬步而揚朱哭之。跬步之失。何足哭也。然至其千里也。則又不及哭也。詩曰。何嗟及矣。是也。曲突徙薪。以告燕雀。燕雀其信之乎。然而有必至之勢。其不至乎焦爛者。幸爾。吾前所謂嗟野葛飲

醖而不死者也。古今以來。獨一曹公。奈何以不貴之軀。天地所界。父母所遺。試之猛獸毒藥。僥倖於萬一乎。夫文人無行。非謂固然。惜其是文而迴是行。猶言斯人斯疾云爾。古今文人。獨一司馬相如哉。屈原之忠。為詞賦祖。賈誼升堂。漢之彥也。昌黎東坡。唐宋名臣。人非堯舜。誰無小疵。然必立行。大節不踰。斯為君子。至如孔孟左國。經史之文。何常不妙絕天壤。但不可以文目之耳。假令天壤間不生司馬相如。無其詞賦。何損於治。何傷於藝林哉。且相如文傷靡麗。故前輩謂其類俳。而武帝亦俳畜之。此何異奕秋九

明文遠集

僚。以一枝垂聲者耶。昔人謂九原可作。吾誰與歸。區區雖未敢妄意九仞之門。至於及肩之牆。不願託足。常思執鞭叔度。對嘯孫登。相與遊於無言。而或發於不得已。則灑灑洋洋。為寒餒帛粟。疲瘵鍼石。卽不能然。猶欲鳴其心之所藏。如春蟲秋蚓。宣寫和氣。自得而止。無用雕蟲。彈極修靡。滌汰如相如為也。今人固無相如。卽有之。吾亦不好。文且如此。況其行乎。而聞以卓氏事自解。此大謬也。且卓氏事相如。寧慕其色耶。臨卽令謂相如窮困。幸來過我。而王孫奇貨可居。故謬為恭敬。以相如壻之耳。已而果大得其財。

爲富人馴致以貴爲郎顯於漢庭則相如本意不在文君甚明讀史者忽之耳如令相如反效其貴財重幣卑禮以求失身之文君吾知相如不爲也若爲之則其家徒四壁者不將愈甚轉入溝中乎狗監未薦天子不聞獨與失身一婦人無用之書數卷而何適矣然則彼雖失行猶爲身謀今杭州諸公慕之名實兩失無相如之利而有其累難以言智矣位尊家溫者其患遲位下家儉者其患速不觀之膏火乎雖同於灰燼而膏之盛者後亡亦理也或者或曰膏雖竭我能續之療雖息我能揚之商賈恃什一之利

士大夫仰俸祿之進而能文善遊者資朋友之助此其所爲續膏繼明之術也悲夫吾所爲碌碌服賈致身榮名抒思竭精者寧爲區區一女子哉武王不斬妲己乎且好色人之天性不知子都之嬌者無目者也而詩人如雲之棄縞衣之樂豈其性與人殊哉誠富貴有美金餘帛何不自置妖姬深宮自娛猶未決裂男女之坊解絕廉節之維求之縞衣綦巾亦其次也夫巫山之雲朝暮而遙人河畔柳枝如林離亭之泣如雨計文君之所當豈一司馬相如哉前袂未分來人復結是何異蹠珍餌行道之中蒙袂者猶

嚙之而聰明之士顧甘心焉何也蓋婦人有挾媚道者其術如鬼神使人神眩目昧而不自制漢史往往見之吾意娼優之家其有傳乎不然何顛冥之衆而覺悟者之寡也商賈負販縉紳之士無知愚小大錙銖而積之貲篋而委之甘心效其力沒首而不悔夫左右戮力治生以奉其主者奴也左噬右搏得狐兔以效之人者狗也今娼優挾邪術媚道奴畜犬豕天下之人坐食其錢財而惑者猶然不悟一旦商者折閱士其什一仕者失官士其資財始匍匐而無所歸爾猶曰相如愛文君豈不謬哉吾觀今世文士

類多虛名昨所觀其人歌詩草書圖畫其品至下而能盜虛聲者正猶下里巴人一唱而千和也易世論定之後吾不知其人當在相如詞賦之科否也恐不能過李赤李赤詩賦固在迺能與李白相亂而因循失足爲廁中蛆後世士羞言之況若人者乎夫蝸鳩之翼難以圖高蜉蝣之衣難以持久故附鳳者千仞附驥者萬里彼悠悠盜名之士安足榮其咳唾而與綢繆應和哉相如之事既其意指不類斯今又西施之顰不可慕效姑效其倩笑者可也觀今之文士非特盜名乃亦盜利故辛垣高魯連以其無求鄒

忌不信賓客之諛。以其有勢。勢移利盡。雖黃隨變。吾觀今世東書相遺。傾肝相示。語卒未有不涉取求者也。此其交游歸趣。大體可觀矣。不待交解於張公子。而龍陽之情。已暴於後言矣。凡斯之類。不可殫陳。區區今者藥石之獻。惟在靜諷六經四子。閉門謝客。使天機有雨露之息。則以子之才。如寶鏡拭塵。邪魅畢燭。刀刃發硎。向之繚繞游絲而斷之耳。以相如之文。明鄒泗之道。以周南之窈窕。易巴蜀之奔亡。斯亦人生之至藥也。於子何如。楮短意長。有言不盡。

苦口之言字字藥石學者當猛省

明文遠卷

明文遠卷一百六十一

甬江徐文駒子文論次

西昌羅景泐亦潭同選

書十四 激發 感情

答郡守聘五經師書

宋 濂

十一月二十七日。承遣使者來山中。賜以書幣。強潮爲五經之師。開命驚愕。不知所云。雖然。執事之意。則甚善也。昔舒人文翁爲蜀郡守。招下縣年少者爲學官弟子。每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蜀地大化。比齊魯焉。執

明文遠卷一百六十一 書十四

事亦舒產是宜。汲汲孜孜。欲追躋於文翁也。然而興學在乎明經。明經在乎選傳。得良傳。則正鵠設而射志定。土范齊而鑄器良。聲流教溢。俗轉風移。反是則政墮矣。此則執事不可不慎者也。濂也不敏。幼卽多病。若藝黍稷與肇牽車牛。遠服商賈之事。皆力所不任。靜自念之。吾將何執以閱世乎。適家藏古書數千卷。因取繙閱。習久成性。遂不欲棄去。然亦藉是以自遣耳。非有所能也。是故家庭之間。未嘗以知經稱之。豈直家庭哉。至於鄉黨州閭。亦未嘗謂其通經也。執事者不之察。一旦強儒之。使服深衣大帶。張拱

徐趨於講堂之上。吾恐人無不嘆之。而所嘆者又恐不止於區區也。執事何爲欲強之乎。况五經自孟氏後。無兼通之者。如施讐之易。大小夏侯之書。輟固韓嬰之詩。尹更始之春秋。慶普鄭興之禮。各僅僅成家而已。濂視數子之間。曾不足負羈縻以從。執事采浮華而忘本實。但見耳目具者。輒聘以爲師。執事倡之曰。某可師也。左右畏威莫敢諫。白又從而和之曰。某實可師也。所以濫及於濂。濂縱不願清議。曲徇執事意。而匍匐從之。矜佩森如立竹。執經問難。欲屏之邪。則所職何事。欲應之邪。則環視其中。枵然無所。

明文遠卷一百六十一

有其於窘迫實有不堪。執事何爲欲強之乎。古之通經者。非思騰鯨口舌以聾瞽時俗。實欲學爲忠孝。而孝者又百行之冠。冕苟於孝道有闕。則雖分析經義如蠶絲牛毛。徒召辱耳。陽城爲學宮時。謂諸生曰。凡學者學爲忠與孝也。諸生有不省親者乎。其有不省親者。卽斥去之。此古人龜鑑也。濂嚴父年垂八十。旦莫弄雛。親側以盡愛日之誠。猶懼不足。乃使棄之以臨諸生。諸生將何以取法乎。諸生尚不欲久去膝下。况爲師者乃可爾乎。世豈無陽城將何而目以見之也。執事何爲欲強之乎。所嚴然尊理勢然。

也。濂以輕浮淺躁之資。習懶成癖。近益之以疎頑。不耐修飾。亂髮被肩。累日不冠。時同二三友徒。跣梅花之下。轟笑竟日。不然則解衣偃卧。看雲出巖扉中。有類麋鹿然。見人至輒驚遁。欲危坐一刻亦不可得。自知獲罪名教。痛思懲艾。卒不可變。此執事素所知。非今日造此飾詞。如此之人。不棄絕則已。安可使儀刑後進。執事何爲欲強之乎。濂雖不能造文性樂之甚。常操觚沉思時。闔扉凝坐。不欲聞步履聲。雖犬猫不使之近。卽近輒拊几大呼。人咸指爲狂易。傳以爲笑。僅章不能就擊磬。遠室中行。或使小蒼頭簡髮。

明文遠卷一百六十一

如捕蝨狀。或摩搔膺腹。使氣隆隆。然降升乃已。若一入城市。衆人叢居。又無遠房曲閣。可下關牡。未書半行。狙伺猿視。大鳴小噪。敗人興趣。寧失萬金之產。乃不怨。苟廢此樂。不如無生。執事何爲欲強之乎。平生樸蕙。視人世百爲顛倒。變幻動如神鬼。或握手視肺肝。乃宿刀劍之慘。或鬪爭紛不可解。則暗致玉帛之好。如此之類。不一而足。明以告我。尚不能通曉。况啟之以端。欲使其揣摩測度。邪。自料決不能與此輩周旋。苟與之相周旋。寧免其見賣乎。况兼目有短視疾。雖月下可讀蠅頭之字。距尋尺間。白晝則不見。

人不相知者必以我爲簡非挾人以濟如水母之目蝦必
有禍我者素無所仰於人不知奚故而自求苦乃如此執
事何爲欲強之乎又自嬰禍患以來得怔忡疾見一夫負
戟而趨心輒驚怖若杵擊下上而無色澤口噤不能對人
近年衰孱日甚酬答稍煩則肩髀頽墮重如壓石急呼枕
熟寐一二時然後漸復其舊自度亦不久在人世者所居
之北有一峯峻甚俗以其如馮翊夏陽之山因號曰小龍
門其間多閒曠之地思誅茆架草室三間以奉老親則志
願畢矣此足一出衆事皆棄嘗日夜計之與執事相契亦

明文遠卷一百六十一 書十四 四

驪甚初無不共戴天之讐執事何爲欲強之乎昔者衛人
有西乞牟問褚師喻曰世傳五鳳信祥徵乎曰有東方則
發明南方則焦明西方則肅爽北方則幽昌其見或有孽
焉唯中央號鳳凰乃至瑞耳曰可獲之乎曰否有德則見
岐山之陽爾非可以力致也褚師弗之信出千金號諸岐
山之陽岐山民疑之羅彩鵲售焉褚師持歸誇諸人人皆
笑之執事之所爲無乃有類於是乎吾婆爲東萊侶道之
邦而龜山考亭之正宗又往往傳諸學者故閭閻之家多
尊道德而賤功利據案談經比比皆是執事不彼之仰而

獨此是強豈棄瑞鳳而愛彩鵲乎古人有云經師易得人
師難遇執事於易得者尚不鑒其僞真況所謂難遇者邪
竊爲執事不取也雖然執事孜孜汲汲以興學爲意何讓
乎蜀之文翁但未能選良師傅其術爲少疎耳今之爲守
牧者不爲不多也而溺冠跨項亦有之矣如執事者又何
可少哉又何可少哉謙非明經者愧不能成執事之意化
吾邦如齊魯故歷疏鄙衰之不可強者如此惟執事采擇
焉儻黜之不制則黃冠野服負親而逃東海之上豈能悖
性徇物疊疊隨人作上下邪禮幣隨使者還千萬情辭筆

明文遠卷一百六十一 書十四 五

不可盡

慙直處多委婉處少感憤處多含蓄處少不如此不得
痛快。八層意思皆從閱歷世故中得之景濂當日已
如此況今日乎嗚呼士君子之自處難矣

答李中綽御史書

唐順之

兄之使聞也一年矣。辱以書下問者數四矣。而僕無一言之獻。豈惟素性迂戇。自度不能。然亦以兄之才力。自足辨此耳。既又自惟以爲兄之才力。固不待人。然屢問而屢無一言焉。是亦不免有負相知。乃輒轉思之。竟無所得。惟有一事。可以少效愚悃。而塞下問之勤者。則言之適在此時。然亦自度非迂則戇也。惟兄亮之而已。且夫撫按之權。最重。百官之所以勸懲。公道之所以開塞。其繫於撫按。亦最重。然而今世所謂勸者。僕竊異焉。僕嘗備員

明文選卷十百四十九

書六

郎署矣。嘗得日開邸報矣。或曰。今日某巡撫。奏至矣。僕不問而知之矣。或曰。今日某巡按。奏至矣。僕不問而知之矣。何也。其所舉者。可不問而知其必藩臬方面大官也。其所劾者。可不問而知其必通判縣丞小官也。其所舉者。可不問而知其必牽朋聯伍。不數十人不止也。其所劾者。可不問而知其必寂乎寥乎。纔三兩人也。如此。則是賢者盡大官。而不賢者盡小官也。則是賢者甚多。而不賢者甚少也。夫使賢者盡大官。又使賢者甚多。而不賢者甚少。則宜其政平而訟理。苞苴不行於上。怨毒不結於下。天

○抑○揚○頓挫全在虛字着眼

下可以卧而帖帖矣。而顧不能然。則是大官不能盡賢。與賢者不必甚多。而不賢者不必甚少也。大官不必盡賢。而賢者不必甚多。不賢者不必甚少。則彼舉大而劾小者。毋乃大官則足以樹恩。而小官無傷於任怨也歟。又毋乃勢弱者易凌。而根固者難拔也歟。而其所舉所劾之多與少。又毋乃厚市恩而薄引怨也歟。如此。則人心奚而得勸懲公道矣。而得不塞也。雖然。固亦有藩臬方面大官。而不舉或反見劾者矣。嘗駭而問其人焉。則是非能勸藩臬方面大官也。亦非其人之果不賢也。或負氣倔強。不善曲媚者

明文選卷十百四十九

書六

也。不然。則受人指嗾。爲之快忿者也。亦有通判縣丞小官。而不舉或反見劾者矣。嘗駭而問其人焉。則非能舉通判縣丞小官也。亦非其人之果賢也。或多援善鑽。最有力者也。不然。則其親與故也。如此。則所劾者。縱非小官。則必負氣倔強。與爲人快忿者也。所舉者。縱非大官。則必多援善鑽。與親且故也。然則人心又奚而得勸懲公道。又奚而得不塞也。由此言之。爲撫按者。固不得以能舉人能劾人爲榮。而必以舉劾之不稱爲可懼矣。今兄之所屬其爲方面大官者。誰乎。其爲州縣小官者。誰乎。僕山澤之人耳。其姓

名且不知也。大官賢乎不賢乎？小官賢乎不賢乎？僕固不知也。賢者多乎少乎？不賢者多乎少乎？僕固不知也。而為是多口者，亦據素所疑於人人者言之耳。然以兄之志剛而識明，秉正而嫉邪，固必不同於人人矣。必能示勸懲而彰公道矣。又何藉於僕之言乎？然僕之為是言於兄，亦非欲兄之不舉大官，不劾小官也。非欲兄之所舉必少，而所劾必多也。大官果賢矣，或矯而不舉，亦私也。賢者果多矣，或避收恩之名而欲矯之以少舉，不賢果少矣，或沽澄清之譽而欲矯之以多劾者，亦私也。雖然，竊以為莫如精舉之舉而欲矯之以多劾者，亦私也。雖然，竊以為莫如精舉

月文選卷一百四十九 書六

而慎劾，則劾者固少，而舉者固不得多矣。或曰：舉劾皆少，則是善有隱而不彰，惡有微而不屏也，是不然矣。夫天下中人多，而最賢最不賢者少也。舉劾所以出於常格，以待最賢最不賢之人耳。若夫小善小惡，則固有常格矣。又何慮善有不章，而惡有不屏也？故僕以為莫如精舉而慎劾。兄意何如？一言之獻，如是而已。惟兄亮之。

說盡當日繡衣之獎精舉慎劾千古格言

與李龍岡邑令書

唐順之

歲凶民萃，賢侯為之心惻，而百方圖之者深矣。輕齎一說，向已而白，茲復具之於書，以為可以佐百姓之急，而裨萬一於賢侯百方之圖，則不敢以出位為嫌也。竊惟國家之賦，其水旱可得而減免者，兌運以外之數也。雖水旱必不可得而減免者，兌運以內之數也。水旱不可以不恤，而兌運又必不可減免，於是輕齎之法，蓋米自江南而輸於京師，率二三石而致一石，則是國有一石之入，而民有二三石之輸。若是以銀折米，則是民止須一石之輸，而國已不失一石之入。其在國也，以米而易銀，一石猶一石也。於故額一無所損，其在民也，以輕而易重，今之輸一石者，昔之輸二三石者也。於故額則大有所減矣。國家立為此法，蓋於不可減免之中，而寓可以通融之意，不必制其正賦之盈縮，而但制其腳價之有無，不必裁之以豐凶之斂散，而但裁之以本折之低昂，一無損於國，而萬有利於民，此其法之盡善而可久者也。以武進一縣言之，歲該價運米五萬四千五百八十一石三斗四合，此其入於國之正額也。本色正耗水脚平米七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石七斗三

合八勺四抄折色銀九千一百五十一兩四錢六分五釐五毫二絲此其費於民之美數也若以銀而權米石以直五錢爲率米七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石有奇爲銀四萬九千八百四十兩有奇與折色銀共五萬八千九百兩有奇若得從輕齋之例石折銀五錢計銀二萬七千二百兩有奇而足縱使加折至於六錢七錢計三萬七千八百兩有奇而足則是民每歲出五萬八千九百兩有奇之中而今出其三萬七千餘兩之數以不失國家之定額而實私其二萬餘之美以自潤也夫五錢者江南之平價也七錢者

明文遠卷一百四十九 書六

折色之極則也若使江南米貴自五錢以上而蒙恩折色或減至七錢以下則其所私之美固當倍之且蓰矣倍之爲四萬則是十萬人凶年一月之食也則是國家不出一粟不費一錢而爲凶年十萬人續一月之命也爲民父母者何憚而不以告乎司國計者亦何靳而不爲乎且夫國家漕運四百萬石之中固嘗定有輕齋四十萬石以待四方之以水旱來告者矣蓋其歲之凶與否與歲凶所在之地不可知而所謂輕齋歲四十萬之額以待四方之以水旱來告者將安用之現自古經費其本折之權率視緩急

而爲之操縱今國家所以遠輸於江南不憚二三石而致一石者正以江南米賤而京師米貴耳近聞京師之米直自七錢而減至四錢而江南米直自七錢而增至九錢其爲貴賤特異常時則是江南以二三石致一石而又不當一石之用也今若取銀於江南而用銀以給京軍之常給米者江南無遠輸之費京軍無賤糶之困此正今日之便宜耳然則非惟無損於國蓋深有利於國而得乎操縱緩急之權者也夫損國以益民猶且爲之國家發帑以賑災者往往有之矣又况無損於國而有利於民而又况國

明文遠卷一百四十九 書六

與民並受其利者乎此事在不疑而必可行者也爲民父母者何憚而不以告乎司國計者何所靳而不爲乎嘉靖十數年間江南屢告災國家亦屢嘗以輕齋與之此其近例試求之故籍可覆案也查得嘉靖十四年蘇松等處災傷巡撫侯都御史等奏戶部覆准除蠲免外兌運四百萬石內准折銀糧一百五十萬石兌運米每石折銀七錢改兌米每石折銀六錢其被災尤重者量准十萬石於臨德二倉支運每石止徵腳價銀一錢五分自此而上嘉靖十二年折兌一百萬石十年折兌二百一十萬石八年折兌

一百七十萬八千石。無歲不有災傷。則無歲不有折兌。此其因災傷而折兌者常例也。又伏讀嘉靖九年詔書。兌運米以十分爲率。量准五分。是時常州一府。該得折兌八萬一千石。此其不因災傷而折兌者例外之恩也。由此言之。蓋有因災傷而行支運。以大寬民力者矣。未有災傷而不行折兌。以重困吾民者也。蓋有不因災傷而折兌。以廣例外之恩者矣。未有災傷而不行折兌。以啗於例外之恩者也。此祖宗之良法美政。聖天子之深恩厚澤。於豐時足國之中。而寓救災恤患之至意。雖旱乾水溢。而民免爲溝中之瘠者。誠戴聖澤之厚於無窮也。

明文遠卷十百四十九

勤勤懇懇。逐步啟發。前人熱腸爲地方如此。今人一遇公事如瘖如啞。噤不敢吐一字。相對如土苴木偶。以致地方利病痛癢。莫關吁可嘆也。

與人論祀鄉賢書

唐順之

鄉賢之祀。關閭巷萬口公論。關國家彰瘴大典。非勢位可得而干。非子孫可得而私。若可以勢位干。則魯國之祭鄉先生於社者。當太牢於三桓。而不當太牢於一樓棲伐樹。制跡之人矣。若子孫可得而私。則三桓之有力。皆當奉其祖父。以從祭於社。與祭於大烝矣。孔子之作春秋。以垂不朽。當大書特書。弗何叔紇之名於鄭僑吳札之上矣。故曰。稱足以誅之。稱足以諡之。此臣子事其君親如事天之心。而不敢以一毫之私與焉者也。此之謂古道也。僕不能自

明文遠卷十百五十八

書十五

謀而能爲人謀乎。草草亮之。
鄉賢一說。大率出於有力子孫。遮掩門戶。及無恥生員。餽餽之計。相共成之。絕無足爲輕重。羅念菴以吉水鄉祠駁雜所祀非類。恥其父與之同列。欲奉其主以歸。此仁人孝子事親如天之心。亦事死如生之心也。鄉黨自好者。生時必不肯與鄉里無賴爲伍。死而魂氣有知。何獨不然乎。旣作答學中書。因漫記其說於後。

鄉祠駁雜荆川時已發此嘆。况今日乎。存此書。與以維世道也。

書張貞女死事

歸有光

張貞女父張耀嘉定曹巷人也嫁汪客之子客者嘉興人僑居安亭其妻汪姬多與人私客老矣又嗜酒日昏醉無所省諸惡少往往相携入姬家飲酒及客子娶婦惡少皆在其室內治果殺爲歡宴姬令婦出徧拜之貞女不肯稍稍見姑所爲私語夫曰某某者何人也夫曰是吾父好友通家往來久矣貞女曰好友適作何事若長大若母如此不媿死耶一日姬與惡少同浴呼婦提湯見男子驚走遂歸母家哭數日人莫得其故其母強叩之具以實告居久

宋明文遠卷一百七十

之姬陽爲好言謝貞女貞女至則百端凌辱之貞女時時泣語其夫令謝諸惡少復乘間從客勸客曰舅亦宜少飲酒客父子終不肯反以語姬輒致撈掠惡少中有胡巖最桀黠羣黨皆卑下之從其指使一日巖衆言曰汪姬且老吾等不過利其財且多飲酒耳新娘子誠大佳吾已寢處其姑其婦寧能走上天乎遂入與姬曰小新婦介介不可人意得與胡郎共寢卽懽然一家吾等快意行樂誰復言之者姬亦以爲然謀遣其子入縣書獄姬嘗令貞女織帨欲以遺所私奴貞女曰奴耳吾豈爲奴織帨耶姬益惡之

胡巖者四人登樓縱飲因共呼貞女飲酒貞女不應巖從後攫其金梭貞女誓且泣還之貞女折梭擲地姬以己梭與之又折其梭遂罷去頃之姬方浴巖來共浴浴已姬曰今日與新婦宿巖入犯貞女貞女大呼曰殺人殺人以杵擊巖巖怒走出貞女入房自投於地哭聲竟夜不絕明日氣息僅屬至薄暮少蘇號泣欲死巖與姬恐事泄繫諸床足守之明日召諸惡少酣飲二鼓共縛貞女椎斧交下貞女痛若宛轉曰何不以刃刺我令速死一人乃前刺其頸

宋明文遠卷一百七十

火焚其室鄰里之救火者以足蹴其尸見嚇然死人因其驚報諸惡少皆潛走一人私謂人曰吾以鐵椎椎婦者數四猶不肯死人之難死如此貞女死時年十九耳嘉靖二十三年五月十六日也官逮小女奴及諸惡少鞠之女奴歷指曰是某者縛吾姊某以椎擊某以刃刺姬罵惡少曰吾何負於汝汝謂姑殺婦無罪今何如姬尋死於獄貞女爲人淑婉奉姑甚謹雖遭毒虐未嘗有怨言及與之爲非獨亢然蹈白刃而不憚可不謂賢哉夫以羣賊行汚閭閻之間言之則重得罪不言則爲隱忍抑其處此尤有難者

矣。自爲婦至死踰二年。而處任氏僅五月。或者疑其不蚤死。嗟乎。死亦豈易哉。嘉定故有烈婦祠。貞女未死前三日。祠旁人皆聞空中鼓樂聲。祠中火炎炎從柱中出。人以爲貞女死事之徵。予來安亭。因見此事。嘆其以童年妙齡自立如此。凜然毛骨爲竦。因反覆較勘。著其始末。以備史氏之採擇。

張貞女獄事

初胡嚴父子謀殺貞女傭奴王秀。故嘗與姬通。後已謝去。嚴以金餌之。呼與俱來。本欲焚尸以滅跡。又欲誣貞女與

明文遠卷一百七十

王秀私而自殺。其造意爲此兩端。蓋今豪家殺人。多纂取其尸焚之。官司以其無跡。輒置不問。故殺人往往焚尸。爲吏者不可不知也。火起。人來救之。嚴裸身着草履。其衣爲血所濺。猝無衣易也。人或謂胡郎事如是。奈何。嚴疾視曰。若謂有何事耶。亟令汪客詣縣。且如所以誣貞女者。會汪客辭臥縣門外。而貞女父張耀已先入告之矣。耀弱人。其婦翁已得嚴金教耀獨告朱旻。及典史來驗。嚴尚揚揚在外。爲路驗者貞女喉下刀孔容二指。尚有血漬噴湧。作人裂其頸。設曰無傷者。盡去其衣。膚背腫寸許。如畫紋。脅及

下體皆刀傷。血流市人盡呼冤。或奮擊作人。縣令亦知作

人受賂。然但薄責而已。一日令晝寢。夢金甲神人兩膊流

血。持刀前曰。殺人者胡鐸胡嚴也。不速成此獄。當刺汝心。

令驚起。問左右。知有胡嚴嚴父胡堂。令因謂堂鐸聲近訛

也。逮女奴鞠之。遂收嚴等。先是姬賁千金悉寄嚴家。嚴以

是益得行金求解。時有張副使罷官家居。與丁憂丘評事

兩人時時入縣。縣令問此兩人。張顧丘曰。老法司謂何。丘

曰。殺一女子而償四五人。難以申監司也。蓋令多新進。不

諸法律。又獄上御史。常慮見毀損。傷律典。故以惑之。令果

問計。兩人教令以雇工人。奸家長妻律。坐王秀足矣。以故

事益解。嚴等皆頌繫。方俟十五日再驗貞女。遂釋嚴等。會

令至學。諸生告以大義。令方慚悔。回縣。趣召嚴等。嚴等自

謂得釋。兩人亦坐縣治前。候獄定。即持金同也。令忽縛嚴

等。以朱墨塗面。迎至安亭。且遣人祭慰貞女。兩人相顧變

色。遁去。安亭市中無不鼓舞稱快。時吳中大旱。四月至於

六月。不雨。及是大雨如注。嚴復賂守卒。焚姬於獄。欲以絕

口。且盡匿其金。令亦疑嚴所爲。然但薄責守卒而已。先是

貞女之死。數有神怪。至是暴姬尸於市。汪客夜持棺欲竊

飲之鬼數百羣逐汪客去令猶以兩人言欲出為從者會
女奴指周綸實以椎擊貞女鞫問數四不易辭令無如之
令終憤憤何獨貸朱昱是夜實共殺者不獨於戶外竊聽而已獄
醒態畢已具兩人猶馳赤日中泊舟所居數里外竟日相謀丘曰
我至大理此獄必反張對人稱嚴猶曰胡公其無人心如
絕奈何此貞女之外祖曰金炳炳父楷成化乙未南宮進士第二
人為涪州知州以卒貞女死時炳家近先往見其尸得全
時世道已如此可嘆可嘆遂不復言及母黨之親多得其金雖張耀亦色動其族有
言而止予論貞女事已詳又著其獄事以志世變即此一

明文遠卷一百七十

事其反覆何所不至獨恃猶有天道也嘉靖二十七年七
月書

貞婦辨附

張貞婦之事邑宰訊鞠之詳傳爰之常昭昭揭日月於天
下矣或疑貞婦之未得為烈也曰其遜於母氏也胡不自
絕而來歸也曰義不能絕於夫也有妻道焉遂志而亂倫
非順也曰其來歸也胡不即死曰未得所以處死也有婦
道焉潔身以明汙非孝也然而守禮不犯噤然於泥滓之
中故以淫姑之悍虐羣克之窺闔五閱月而逞其狂狡也

曰其犯之也安保其不汙也曰童女之口不可滅也精貫
萬世不可磨滅日月誠感天地故庶婦一呼桀夫披靡水不能濡火不能
萬世不可磨滅熬蓋天地鬼神亦有以相之不可以常理論者夫事有先
後迹有顯闇要之至於死而明矣屈子之沉湘賈生猶病
其懷此故都文山繫於幽燕王炎午生祭之以文彼賢者
猶不相知如是哉雖然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
貞婦之事今日所目見者也謂不得為烈者東土數萬口
無此言也彼為賊地者之言也嗚呼綱常與天地終始而
彼一人之噪欲沉埋貞婦曠世之節解脫羣克滔天之罪

明文遠卷一百七十

吾不知其何心也作貞婦辨

形容刻劃面目如生摹西漢之江都易王飛燕合德傳
也辨義精微尤得春秋斷例之妙貞婦為不死矣奸
黨之克千載有餘憤貞婦之烈千載有餘芬淫嫗之毒
千載有餘醜劣紳之貪千載有餘媿至於嘉定令之庸
懦客父子之昏愚不足責也人則憤憤而鬼神告之孰
謂天道不足畏哉為惡者可以懼矣居官者可以省矣
寡廉鮮耻顧利不顧義之徒可以惕然知所戒矣辨當
入一百四十卷以其同是一事故類附之

寄雙江公

羅洪先

今歲不數數得執事書。前兩書幸易有請。皆甚謬。不足入覽。聽盛使貴。一持十月所寄書儀。高文華卷。厚幣重賜。茅屋窮窗。照耀赫奕。犬馬之齒。候及五大表矣。分與糞草同委山野。稱借之過。錫賚之蕃。何以堪之。對之幾至掩泣。愛之深。不自覺其惠之傷。固如此也。感愧豈可言。譬將來日月稍餘。敢不自勉。求少進以副期待耶。執事功業。飽渥日盛。此不獨知戚之喜。謹列狀稱慶。別紙見論。當道欲以軍旅物色。荆川與生者。極力說阻。恐終不免。聞之且愕。且喜。

明文遠卷

荆川命世之傑也。其行峻潔。其學精進。其志堅剛。其精力壯健。世不用則已。小用則小益。速用則速效。而又無擇於遲速。小大之間。此世道之賴也。故可喜。若生非其倫也。非其倫而概求之。故可愕。願執事爲我圖之也。往年銳意功名。以爲人生不展拓則已。立乎其位。務使君享其成。民被其澤。然後奉身以退。斯無視顏。即使卑官下僚。無所厭悔。不幸殺身碎首。亦當談笑從之。故嘗高魯連東海之節。壯少游馬革之語。蓋得之天性固然。不自解也。歸田以來。攻苦茹荼。凌冒寒暑。躍馬彎弧。身習馳突。考圖觀史。而盡險

莫意謂任其職。庶幾卽有其具。不至束手擁位而已。庚戌之冬。警報疊至。當是時。自不交睫者月餘。已而病作。幾於不起。兩年已來。齒落二三。鬚已半白。稍近書冊。則頭眩目痛。夜廢熟寢。卽飲食不甘。乃自悲曰。吾已不復可久。人間世乎。則又自反曰。使吾無身。吾復何爲。則又自反曰。使吾有身。又有所爲。於性分亦何干涉。性分不有大於此者乎。於是回顧嚮之所嗜慕者。蕩如飄風。淡如嚼蠟。脫如振稿。雖妻孥相對。如處深山。收視歛聽。坐以待盡。一切章句。見解。世俗技能。甚若傷我。不能復親。蓋緩急輕重之辨。其勢

明文遠卷

然也。執事知我者。豈不以爲誠然哉。知其誠然。聽人之求而不爲之所何也。違期之罪。在近例。不過爲民而止。拊爲民卽可無事。第不免形迹怪異。驚動耳目。故莫若豫計而默寢之。彼此爲兩得也。執事豈謂當道姑以軍旅行召。旋復他移。或還舊物。其職不過供應入直。講讀諸務。殊不妨碍。此在少年可耳。以向衰之年。俯首視筆。竭心思。微寵利。未見其可。至於假途驥榮。累資待次。尤其所不欲聞者也。憐其早歲登第。立朝不踰再期。枯槁山林。不無可惜。此特待之大。臯爾吾儒名教所守。何事退不失已。進不尸位。其

道同其責同也。且性分固有真貴存乎在我。外物何得而與哉。吾人有迫於飢寒。苦於僕僕不得已而爲之者矣。生幸有薄田百餘畝。歲入可給餽粥。弱子多疾。福量輕淺。正不欲以厚藏美業累之。雖近日移栖。多所稱貸。二僮販易久亦可了。吾何求哉。且仕非爲貧。而吾之官亦非爲貧者所宜居也。夫子有言。邦有道穀。耻之於人大矣。生不幸得之天性者。耻心最重。稍有違拂。輒憤憤恨不即死。自其少時。已不能被華袪新。與群兒競侈。其後取科名。官翰林。他人以爲至榮也。每旦候鐘入朝。坐史館。書公會。出則垂

明文遠卷

鞭緩韉。歸舍偃卧。對食慨嘆。不能甘飽。誠不欲以此身爲秦養物爾。及被罪歸。褫服乘蹇。出大通橋。行道指目。有可憐之色。自顧此身。若釋重負。夫翰苑無政事之煩。有儲養之貴。使當時低徊。守其常度。積日累月。位可序登。然人競進而已。顧思退。人競榮而已。甘受辱。此其不能自解者。亦其福量輕淺一驗也。昨得書。歸語之婦。婦曰。不做罷無若往年被罪。恐嚇人也。嗚呼。婦人之見。何遽至此哉。彼相從於患難。見其害不見其利。又習知其平生所安。故能以是相勉也。聖賢遠矣。東方朔避世金馬門。汲黯願出入

禁闥。趙克國請擊先零。彼三人者。所業不同。然皆視天下如一家。知其力足以任之。故皆無所嫌避。如此天之與我者。何如哉。苟得性分之真。出其緒餘以委曲當時。大小必有所濟。三子者。何足道哉。顧其所不能者。有四。學問空疎。高之不能善世利物。性氣倖直。卑之不能諧俗同人。見識淺陋。內之不能追陪贊御。筋力綿縱。外之不能效死封疆。上負聖主知人之明。下負諸公知己之愛。亦竊以此自悲。卒莫如之何也。已入之置身。有如置器。其安其危。定計於早。大約由己者可以進。可以退。由人者進亦難。退亦難。故

明文遠卷

衰者不可以語勇。病者不可以遠謀。何則。在已有所不足也。生豈不知長往不返者爲苦節。爲我自私者爲末志。而與時消息者爲中行。譬之飲酒。有數升而醉者。有數斗而醉者。有一石而醉者。及其既醉。不可復強。亦性分則然也。故量已而進。進則不辱。非力而取。取必爲災。生自決久矣。去歲與荆川別湖上。論及出處。謂之曰。兄不可不出。吾則終老山林耳。荆川不甚許可。彼蓋足以任之。故其見與生稍異。執事聞之。得無又以爲希高慕大。好奇喜新矣乎。生年五十。縱有希慕。時已不待。虛名無實。於我何有。然而云

云然者。亦稍有見於性分之真。不欲負其平生也。天果有意於我乎。必不令其多疾而早衰。天如無意於我乎。相知雖衆。何能爲我。果有聞於道乎。舍之不足以爲損。我如無聞於道乎。用之益非其所宜。已矣。已矣。幸勿復言。長林遠谷。一介不通。瞑目委形。百念皆弛。考其言無一編之書。責其實無尺寸之效。泯泯默默。以還造化。豈於性分遂有歉乎哉。望執事成之。否爾終爲聖世罪人耳。事有關係。故不避諱。惟執事不以爲迂。幸甚。

讀此知念菴先生之高風遠致。不可躋及。唐荆川晚年

明文遠卷

上

一出人多惜之。終不若念菴之全令名稱完節也。

與友人論文

焦竑

竊謂君子之學。凡以致道也。道致矣。而性命之深實。與事功之曲折。無不瞭然於中者。此豈待索之外哉。吾取其瞭然者而抒寫之。文從生焉。故性命事功其實也。而文特所以文之而已。惟文以文之。則意不能無首尾。語不能無呼應。格不能無結構者。詞與法也。而不能離實以爲詞與法也。六經四子無論已。卽老莊中韓管晏之書。豈至如後世之空言哉。老莊之於道。申韓管晏之於事功。皆心之所契。身之所履。無絲粟之疑。而其爲言也。如例囊出物。借書於手。而天下之至文在焉。其實勝也。漢世剗通。隋何廊生。陸賈游說之文也。而宗戰國。晁錯賈誼經濟之文也。而宗申韓管晏。司馬相如東方朔吾丘壽王諷諫之文也。而宗楚辭。董仲舒匡衡楊雄劉向說理之文也。而宗六經。司馬遷班固荀悅紀載之文也。而宗春秋左氏。其詞與法。可謂盛矣。而華實相副。猶爲近古。至於今。稱焉。唐之文實不勝法矣。而文法不勝詞。蓋去古遠矣。而總之實未漸盡也。近世之文。吾不知之矣。彼其所有者。道耶。德耶。事功耶。茂其實而欲妄爲之詞。身居一室。而指顧寰海之圖。家蓋虛空。而

修談崇高之譽。非獨實不中欵。乃其中欵似影響。方不自快。又安能瞭然於口與手乎。夫詞非文之急也。而古之辭。又不以相襲爲美。書不借承於易。詩非假途於春秋也。至於馬班韓柳。乃不能無本祖。顧如花。在蜜。藥在酒。始也不能不藉二物以胎之。而脫棄陳骸。自標靈采。實者虛之。死者活之。臭腐者神奇之。如光弼入子儀之軍。而旌旗壁壘。皆爲變色。斯不爲善法古者哉。近世不求其先於文者。而獨詞之知。乃曰以古之詞。屬今之事。此爲古文云爾。韓子不云乎。惟古於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夫。古以爲賊。

明文遠索

今以爲程。故學者類取殘膏剩馥。以相饜。次天吳紫鳳。顛倒覆。而以炫盲者之觀。可不可也。蘇子云。錦繡綺縠。服之美者也。然尺寸而割之。錯雜而紐之。則綵繪之不若。今之弊。何以異此。而一二陋者爲之。不足惟也。乃悉群盲以趨之。謬種流傳。浸以成習。至有作者當前。反忽視而不顧。斯可惟矣。學古者知有道而已。道之能致。文不文皆無意也。而况苟以異人之知乎。僕雅不能文。又力薄途遠。方圖其大者。而奚暇於此。輒因執事之論。一出其狂言。惟有以教之幸甚。

源源本本論有根據

與劉一丈

宗臣

數千里外。得長者時賜一書。以慰長想。即亦甚幸矣。何至更辱饋遺。則不才益將何以報焉。書中情意甚懇。即長者之不忘老父。知老父之念長者。深矣。至以上下相孚。才德稱位。語不才。則不才有溪感焉。夫才德不稱。固自知之。至於不孚之病。則尤不才爲甚。且今世之所謂孚者。何哉。日夕策馬。候權者之門。門者拒之不入。則甘言媚詞。作婦人狀。袖金以私之。即門者持刺入。而主者又不即見。立廐中。俟馬之間。惡氣襲衣。褻。即饑寒毒熱。不可忍。不去也。抵暮

明文遠索

則前所受贈金者。出報客曰。相公倦謝客矣。客請明日來。即明日。又不敢不來。夜披衣坐。聞鷄鳴。即起盥櫛。走馬抵門。門者怒曰。爲誰。則曰。昨日之客來。則又怒曰。何客之勤也。豈有相公此時出見客乎。客心恥之。強忍而與言曰。亡奈何矣。姑容我入。門者又得所贈金。則起而入之。又立向所立廐中。幸主者出。南面召見。則驚走匍匐階下。主者曰。進則再拜。故遲不起。起則上。所上壽金。主者故不受。則問請主者。故固不受。則又固請。然後命吏內之。則又再拜。又故遲不起。起則五六揖始出。出揖門者曰。官人幸顧我。他

日來幸亡阻我也。門者荅揖大喜奔出。馬上遇所交識。即揚鞭語曰。適自相公家來。相公厚我厚我。且虛言狀。即所交識亦心畏相公厚之矣。相公又稍稍語人曰。某也賢。某也賢。聞者亦心計交贊之。此世所謂上下相孚也。長者謂僕能之乎。前所謂權門者。自歲時伏臘一刺之外。即經年不往也。間道經其門。則亦掩耳閉目。躍馬疾走過之。若有所追逐者。斯則僕之福哉。以此常不見悅於長吏。僕則愈益不顧也。每大言曰。人生有命。吾惟守分爾矣。長者聞此。得無厭其爲迂乎。鄉園多故。不能不動客子之愁。至於長

明文遠卷

者之抱才而困。則又令我愴然有感。天之與先生者甚厚。亡論長者不欲輕棄之。即天意亦不欲長者之輕棄之也。幸寧心哉。

摹寫蠅營狗苟之徒。曲折如畫。描神取態。頗似司馬子長。

與司官書

楊爵

竊惟執事名臣後裔。儒林節行。自理北司事以來。獄中人盛德之贊。二天之謠。走二人得於耳聞者。亦久且熱矣。往年曾寺丞子如獄中。具道二執事於爵。其垂念曲全之心。甚爲切至。以二人事喻東人云。幹國之臣。當爲調解。此皆二執事痛隱時政。懇切國脉。而爲世道深長之慮之心也。豈特區區爲二人惜哉。在二人未常不銘刻肺腑。感激思奮。益自砥礪。而求不負賢人君子之許可。焉。屢欲修書啟謝。以罪難中多所不便而止。其敢忘此厚德而忍於自薄。

明文遠卷

也。十月初爵以事出窮迫。以死自誓。又不欲苟且泯沒。使死無聞焉。思欲具書以獻主上。以盡垂沒忠藎之識。其書始終千餘言。大抵援古証今。剖析於義利邪正之幾。懇切於安危存亡之戒。欲主上納諫容直。以廣君德。以成君道。與唐虞三代兼美比隆。中間有云。臣以罪處獄中。四十五月有餘矣。延此一息。尚未死滅。此實陛下好生之德。覆載之恩之所及。而陶某等於臣飲食一節。曲爲區處。不欲置臣於死。使朝廷有殺諫臣之名。其心未必不忠於陛下者也。此數語者。實欲以古人之作用。望爲執事之能事焉。諺

云以所重加於所好。爵以人臣以道事君者而望二執事。是以天下古今所同重之道而加之矣。其待之可謂至厚。期之可謂至遠矣。時以楮筆不便。未能稱具。君門萬里。亦無由爲九重獻而徒能以口誦耳。故嘗數語遷者云。我有心事。願告朝廷。汝爲我達之。所以爲此言者。以與主上明賜紙筆。則頃刻可成。稽首以上。雖死不恨。天啟聖衷。萬一感悟。不惟於國家大政有所裨益。而二執事之高義美名。亦因得以示天下傳後世矣。近日獄中嚴戒之故。走二人亦頗聞其詳矣。願事至於此。莫非三命。上則朝廷之法。下

明文遠卷

上

則人臣之罪。在二人敢不修身以俟而順受之乎。但身居言路。職任諫諍。中奮感激。不無觸犯。而雷霆赫然之下。既以微示戒咎而全此生矣。以一時言語文字之狂妄。而數年坎穽禁錮之凶危。則所犯之罪。與所報之法。亦足以相稱矣。今復困以樞鎖。加之以非常之法。而置之於必死之地焉。在二人一時之存亡。雖甚微。而關於天下國家者。爲甚大。故憂憤感悲。盡誠號呼。而慨吾遭際之不幸。此心此情。實不能自己矣。每夜初上鎖腰絡。曰群網曰生網。一人立爲唱之。數人縛而爲之。以此治元惡寇盜之賊。法暴而

加之於出百死爲宗廟社稷慮之諫官焉。則時事至此。真可爲痛哭流涕者矣。况二人家貧路遠。官淺罪深。貧乏已極。於守獄校卒。無毫末德意。推以相及。則舉手之際。有何情分。非有二執事在上。將誰倚以存此生乎。卽今幽室。鴛香。門扇盡鎖。漫漫然與長夜無以異。下地冷木之上。肌膚凜冽。一苦一席之藉。皆事屬觸法。而并爲人所徹去。坐臥起立。輾轉關禁。一飲一啄。率至窮詰。其萬幸萬苦。萬窘萬迫之情狀。視獄中諸犯。其嚴急之過。不啻十倍。聽其言語。察其意向。似欲二人速死以畢事焉耳。竊以爲凡此毒苦

明文遠卷

下

之甚。二執事或未能以盡知焉。借曰知之。則往年仁愛所及。固切切焉。欲全此殘生矣。而今復不以生處之。豈肯以爲數年至厚之德。轉而爲一日之甚薄乎。故二人直慮以爲二執事決不知其如此之甚也。或者以一分謹慎分付。而下之人奉承之者。過於十分焉。此則事勢至此。容或有之。今日切近災禍。二人已身久罹之。天地鬼神。照此衷曲。而志窮慮極。亦已甚矣。故不恤冒瀆之罪。敢以迫切惻素。仰告而無所匿。欲望此等毒罰。仍賜寬恕。但不時預備。若事出不測。則倉卒卽可處辦。決不敢以餘罪有累於二執事。

焉。如此則情法庶幾兩盡。囚繫顛危之歲月。或可以再延矣。雖東人覘視。日在於此。而彼皆二執事屬下哲人。天理之在人心者。未嘗亡。而見其知好惡曉事理者。十常八九。更煩以一言款喻。則若輩斷未有不信從者矣。若二執事不為顧念。而一聽下人之所為。則風寒凜烈之際。羸瘠弱屏之質。實難克堪。而二人相繼死者有日矣。天地間無不死之人。無不化之物。誠使二人一旦命先朝露。倏忽殞滅。為死於諫職之下。求仁得仁。志固未嘗不自慊矣。豈以一死為惜哉。但念天王聖明。堂堂天下。不能容此致身報主。

明文遠卷

之直臣。使竟死獄中。於二執事數年保全之德愛。亦未得終始領之。人臣之禍。朝政之損。主上盛德之累。為天地間留一無窮之悲恨矣。故昨嘗有詩云。九天風色夜蕭蕭。此日君門萬里遙。不是諫臣愛一死。殺身恐累聖明朝。此實二人惻怛悲感。惓惓不已之心也。古人願為良臣。不願為忠臣。二人今日之事。其是非得失。固不容以自喙矣。但慮天下後世有志士焉。其慷慨殺身而存視死如歸之節者。實有鑒於此焉。天下後世有仁人焉。其見幾而作得明哲保身之宜者。亦實有鑒於此焉。所見不同。而好尚斯異。一

時心事。固為人之所取。而亦為人之所戒焉。若二執事身當今日之事。上不使朝廷有殺諫臣之名。下不使忠臣義士吞泣飲恨。鬱抑於九地之下。則經權迭用。有善處之道存焉耳。有祁大夫則叔向得以不死。黨錮之禍。非霍諤不能遽解。而郭楫之語。范滂事雖未就。而高名千古不朽也。二執事有賢者之節介。有能者之作為。故二人敢以古豪傑之事業望之。而欲其成廟社之遠圖焉。富貴福澤。一口之榮寵。名節道德。萬古之瞻仰。於事變難處之際。而綽有處之之道。非吾二執事之高出俗輩。將誰望焉。

明文遠卷

忠肝義胆。渾淪磅礴而出之。烈士抗聲氣。昌詞直固不是搖尾乞生活也。

謝病別徐存齋相公

張居正

居正惶恐頓首再拜。上書師相閣下。居正少不自慎。被狗馬病。伏蒙台慈。得諒其愚。即日南發。遠隔門牆。未一奉音。微徘徊瞻望。竊念正自寒士。非閭閻衣冠之族。乏金張左右之容。弱冠登朝。賴相公甄拔。廁在下第子。深蒙獎獎。雖仲舉知深於徐孺中。即倒屣於仲宣。未爲過也。知己之恩。每懷國士之報。假令相公與周召之業。使如正者。束帶立朝。參制作之任。或拾遺左右。備九九之數。雖不能使惡言不至。門人加親。然進奮短翮。飛翔之用。退效杞梁一介之

明文遠卷

死。正雖至愚。敢不勉乎。小人命薄。分過災生。蒲柳之質。一旦溘先朝露。則終已無以報知獎之恩。死有餘恨。竊不自諒。有惓惓之愚。秋毫少效於萬一。惟相公裁察焉。相公雅量古心。自在詞林。卽負重望。三十餘年。及登揆席。益允物情。內無瑣瑣姻婭之私。門無交關請謁之費。此天下士傾心而延佇也。然自爰立以來。今且二稔。中間淵謀默運。固非謗議可窺。然綱紀風俗。宏模巨典。猶未見使天下改觀而易聽者。相公豈欲委順以俟時乎。語曰。日中必慧。操刀必割。竊見向者張文隱公。剛直之氣。毅然以天下爲己任。

張紀綱

明文遠卷

然不逾年。遽以病歿。近歐陽公。人倫冠冕。擢用方殷。亦奄然長逝。二公者。皆自以神智妙用。和光遵養。然二三年間。相繼凋謝。何則。方圓之施。異用。溫結之懷。難堪也。相公於兩賢。意氣久要。何圖一旦奄喪。誰當與相公共功者。况今榮進之路。險於荆棘。惡直醜正。實繁有徒。相公內抱不群。外欲渾跡。將以俟時。不亦難乎。蓋若披腹心。見情素。伸獨斷之明計。捐流俗之顧慮。慨然一決其平生。若天啟其衷。忠能悟主。卽竹帛之名。可期也。吾道竟阻。休泰無期。卽抗浮雲之志。遺世獨往。亦一快也。孰與鬱鬱願願而竊歎也。

夫宰相者。天子所重也。身不重。則言不行。近年以來。主臣之情。日隔。朝廷大政。有古匹夫可高論於天子之前者。而今之宰相。不敢出一言。何則。顧忌之情勝也。然其失在素廉。人主之爵祿。不能以道自重。而求言之動人主。必不可幾矣。願相公高視元覽。抗志塵埃之外。其於爵祿也。量而後受。寵至不驚。皎然不利之心。上信乎主。下孚於衆。則身重於泰山。言信於蒼龜。進則爲寵爲光。退則爲鴻爲冥。豈不綽有餘裕哉。公孫弘有言。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節儉。身爲漢相。脫粟布被。良史稱之。夫京師內方之極。太臣

庶民之表也。自頃內外用竭。習尚奢靡。其者視褐不完。而在位者或婢妾衣純綺。百姓熬糲不飽。而在位者或賜餐厭梁肉。此損下益上之尤者也。誠宜倡之以儉。視之以禮。弘晏子狐裘之節。覽詩人羔羊之詠。庶儀型百辟。易移侈俗也。夫天子有諍臣。士有諍友。故能動不失則。故有諍生。我美疾滋毒也。端人直士。藥石也。令色孔壬。美疾也。然端直勁而難親。令壬柔而易狎。傾佞之人。未語而唯唯。未言而諾諾。較德則擬於臯伊。論功則卑乎管晏。足使人志滿情逸。受其面諛。此高允所以深疾閹濫。謂其所營尺寸之

明文遠卷

間而貽崔浩無窮之害者也。願相公擇士之端諒者。使在左右。資其匡輔。聞其讜言。亦鴻業之一助也。夫士習者。人才之關也。自頃士氣頹靡。廉恥道喪。苞苴顯於贊雉。倖孔多於亡羊。乞溫逐臭。相煽成風。豈可令明主在上。相公在位。而習弊至此。夫爵祿賞鑒。所以磨世也。廉恥節義。所以建標也。爵祿賞鑒。不足以激上才。止可以勸中人耳。然上才百一。中才者多。令爵祿賞鑒。常歸之廉耻節義。則中才者望標而趨矣。迨夫清議既行。士氣已振。然後相公鎮之以無名之樸。醞之以醇和之氣。卽大化薰蒸。風俗長厚矣。

此相公今日所得爲者。若夫格天之業。致主之功。固非末士所與。且愚蒙未諳。故不敢言也。夫翳蒼之翔。巨以論九蒼之高。蹄涔之游。無以測四溟之深。相公德冠宇宙。知兼衆哲。而下走欲以管窺之見。仰神高深。不狂則愚。且以下賤。干非其分。不知者以爲預結於左右也。然自惟受恩深重。苟有效於涓埃。卽剖肝裂膚。士所不辭。况恤其他乎。古人之言曰。近而不言爲諂。遠而不言爲怨。今將遠矣。不勝感激。繁積鄙懷。臨發潛然。詞不宣心。仰惟相公清閒之晏。垂察狂言。幸甚幸甚。

明文遠卷

江陵作用已露一斑。其議論皆切中事情。有神國計庸庸者。烏足以知之。

與錢季梁書

楊承鯉

讀足下癸未制文。知爲神仙中人。數年來甚欲圖一面。不虞忽見辱也。美秀疎蕩如其文。文可以知人不虛矣。僕涉此道不深。無能起足下意。顧以爲古今詩文自有真骨。黃口執筆。字剽句鑿。百綴成篇。遂抗手高引。謂前無古人。此不以溺自照耳。夫文猶書也。臨池染翰。無不師古人。方其精心畢力。必盡肖乃已。及其成也。必盡不肖。乃成家。故書之爲道。無一筆不出古人。而無一筆似古人。無一筆蹈古人。而閱之真爲古人也。斯書之妙也。文亦猶是也。李于鱗

明文遠卷

作古樂府。謂如胡寬造新豐。雞犬放之。皆識其處。其論精矣。僕嘗駁之。寬作新豐。其材木雕績。墜漆瓦石。戶牖衢道。無不新也。而無不舊也。斯真巧矣。如毀其礎柱。移其屋壁。遷其戶牖。瓦石道路。墜漆之屬。而爲之。而曰巧。何爲巧哉。于鱗作樂府。則移其礎柱。屋壁。戶牖。材木。墜漆。而爲之者。也不可謂不巧。不可謂真巧。夫文亦猶是矣。足下試憑之。外小詩一軸。奉寄。殊不可采。悚悚。

其論文之旨甚精。結構雖小。正不可廢。

寄君夷弟書

陶望齡

少年學文。正宜直尋。勿討多讀古書。多看時賢名筆。浸灌日久。範我馳驅。自是秀穎特達。不可自縛。逸足反慕駑馬也。凡事之難。思求好未能得。其劣下者。何須學慕。但肯自廢棄。失足便成千仞。今人不曉作文。動言有奇平二轍。言奇言平。誑誤後生。吾論文亦有二種。但以內外分。好惡不作奇平論也。凡自胸臆中陶寫出者。是奇。是平。爲好。從外剽賊沿襲者。非奇。非平。爲劣。骨相奇者。以面目波濤奇者。以江河風恬波息。天水澄碧。人曰此奇景也。西子雙目兩

明文遠卷

耳。人曰此奇麗也。豈有二哉。但欲文字佳勝。亦須有勝心。老杜言語不驚人。死不休。陸平原云。謝朝華於既披。啟夕秀於未振。昌黎曰。惟陳言之務去。屢屢乎其難哉。自古不新不足爲文。不平不足爲奇。鎔范之工。歸於自然。何患不新。不古。不平不奇乎。時文雖小伎。然有神機。須悟得之。能悟者。看一句書。明經書。皆明讀古人一篇文字。得其機杼。全部在是。作一篇文。便如百十篇。若看一句止。是一句。做一篇止。當一篇。則何益哉。并其一篇一句。亦非矣。予雖不足及此。於中亦少有領畧。弟曾見我終日翻講章否。做五

篇七篇一歲至數百篇否喜看古書亦有幾段成誦否此固蹇拙慵懶不足多法要其所以亦有故存非專天幸也甘苦之言字字警策

明文遠卷

上君

明文遠卷

甬江徐文駒子文論次

西昌羅景泐亦潭同選

受業羅仰鈞慎調泰閱

書經學

答徐大年書

趙泐

鄭村良遇後每恨相見之晚。簪盍孔艱。慨思晤言。惟重贍。采當臥疾。敝鄉時適有鄭氏使人。匆匆不能具書。急取黃先生行狀封寄左右。凡書所欲言者。何以加此。不作書非有意也。庚子春夏。兩星源山中。友朋自歙至者。言常見足

明文遠卷

一

下所寄書。而忘却取來。自是凡屬數輩求之。至今年春。乃始得見。三復不能去手。莊生曰。逃空谷者。聞人足音。蹙然而喜矣。況於稽經考禮。如面論者乎。幸甚幸甚。鄭康成三禘五帝。六天緯書之說。豈特足下疑之。自王肅以來。莫不疑之。而近代如陳陸葉林諸公。其攻擊亦不遺餘力矣。竊嘗究觀諸名家論著。於經旨似猶有未盡者。於禮意似猶有弗類者。此先生所以不能已於言也。雖然。去古遠矣。豈易言哉。泐嘗歎王子雍有高才好著書。又與典午氏為昏姻。勢望赫然。苟非高明博洽。真有據依。安能議其所短。而

孫仲然獨取聖證論駁而擇之其所辨証必有可觀晉史
既不作志其書復不傳千載而下無所鏡考可惜哉是以
先生行狀中凡諸經疑義○首○畧○存○梗○概○良○以○此○也○其○於○歷○
代聚訟之說雖千百一二而本源制作悉已包涵懼觀者
忽而弗思爾今足下乃能反求經傳具示所疑○豈○非○區○區○
所望於同志者乎幸甚幸甚楊子雲曰衆言淆亂折諸聖
禮家異同之說其來遠矣○苟○不○反○求○於○經○將○安○所○折○衷○乎○
謹按周禮述舊問以答來貺足下其察焉經曰祀天曰祀
天神曰祀昊天上帝曰禋祀昊天上帝曰旅上帝曰大旅

明文遠卷

上帝曰享上帝曰類上帝曰類造上帝曰祀五帝曰禋祀
五帝皆因官屬職掌器物司存言之然其間尊卑遠近親
疎隆殺異同分合有序有倫聖經簡要無費辭非後世文
字比也蓋典瑞言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望旅四望別言
既非祀地則旅上帝別言非祀天明矣○大○宗○伯○國○有○大○故○
則旅上帝及四望亦以上帝對四望言而小宗伯兆五帝
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始以五帝對四望言五帝即上
帝明矣旅者會而祭之之名上帝非一帝也猶四望非一
方矣大索伯禮天地四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而詩

曰來方禋祀以其騁牡四方之神即五帝也故曰禋祀而
得與天地通稱六器日月星辰四望不與焉○大○宗○伯○以○禋○
祀實柴燂燎祀神之在天者以血祭靈沈臨辜祭神之在
地者禋者升禋以祭之名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玉帛燎而
升禋以報陽也自非天神之尊者不得言禋祀明矣大司
樂祀四望祭山川各有樂而五帝樂無文以其皆天神同
六變之樂也又豈但與昊天上帝同禋祀同祭服而已哉
雖然五帝之非人帝可無疑矣其總言上帝與專言祀天
者豈無別乎其祭曰旅曰享曰類曰類造其事曰天子將

明文遠卷

出曰帥甸曰國有大故以及白祈穀與大司樂冬至祀
天神於圜丘夏日至祭地祇於方澤孔子謂之大郊者其
於尊卑遠近親疎隆殺之節亦辨而詳矣若來書所謂天
與帝爲一惟兼言分言有異則經中神號祭名禮物徒異
同而已矣先王制爲一代大典豈爲是辭費以來後世之
紛紛乎○大○宗○伯○禮○四○方○主○作○六○玉○言○小○宗○伯○兆○五○帝○主○建○
神位言足下謂大小各從其類決五帝爲人帝非經旨也
夫五行之神爲五帝而太皞之屬配焉亦云帝此孔子問
諸老聃而告季康子者也公羊子曰自內出者無匹不行

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此郊之所以尚配也。今將迎氣於郊而廢其所配者。主其配者大皞以降。雖有功德亦人鬼也。人鬼豈能司天時而布五氣者乎。陳祥道楊復齋之言曰。天有五行四時。則有五帝。帝者氣之主也。果以五人帝為主。帝則人帝之前其無司四時者乎。朱子又謂凡說上帝者。總昊天上帝與五帝言之。意與陳氏同。諸公雖不主成至此亦不能異也。足下豈弗考乎。王制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此天神人鬼之別也。國語曰。郊禘之牛角繭栗。謂郊謂禘而牲無異文。此所謂禘非人鬼之祭。

明文遠卷

四

矣。又曰。凡禘郊祖宗報五者。國之祀典也。加之以社稷山川三辰五行而別不言祭天地。則韋昭註禘爲圜丘不誣也。祭法以禘郊祖宗對舉言之。與國語同。則四者皆大祭而事體相似。可知其四代配食之帝。一以先後爲次。則四大祭者輕重必有差矣。王氏謂禘者宗廟之殷祭。而郊爲圜丘祀天。以其序言。則先廟而後郊。廟言人鬼而郊不及天神。以其實言。是重祖以配天。而輕所自出之帝。惟廟享也。又謂祖宗乃二廟不遷之名。是郊禘以祭言。祖宗以廟言也。大廟之不遷。又非世室比。顯頊之於夏。契之於商。其

廟視周文武世室亦可同論乎。二世室一曰祖二曰宗可乎。此毋論禮意如何。古人制言有序。名物以類。必不如是之舛駁弗倫也。六天之神。陰主化育。若爲星象下應人事。北辰中居御極。而五帝隨天運轉。以散精布氣於四時。與開闢之初。五天之精。感爲帝王之祖。皆非有得於化原有見於古初者。信不足以及之。然中垣太微昭布森列。不可誣也。况周人立闕官以祭姜源。大司樂享先妣序於先祖之上。則南郊祀感生帝。何必異乎。緯書然於隋。河圖洛書至宋始大顯。使無陳邵二公。亦妖妄之類耳。學者初不見

明文遠卷

五

全書。往往望風詆排。先生嘗謂恐尚有如圖書著策之數在其中。可謂惡而知其善者矣。孫仲然遠矣。安得起陳林諸君子而質之。然先生論宗廟之禘與鄭氏三禘亦不苟同行。狀中可見。其謂成王以殷禮祀周公。因詩言白牡以辨明堂位之誣也。足下乃取何休氏周公生有王禮之云。誣斯甚矣。魯郊非禮。春秋所書非一端。但非成王賜之耳。其謂魯禘文王於周廟者。因魯有文王廟。而辨於周公廟。禘文王之僭也。魯無廟主。藏於稷廟也。魯既有文王廟。安可虛而不祭。但爲藏主之所乎。明堂位又無典不至矣。上

言祀帝於郊配以后稷下言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自車服旌旗以至樂舞廟飾皆天子也而獨不敢言上及文王吾家伯循欲推王禮以說魯禘其論起於唐末而不兼群廟之說子程子蘇子由陳祥道諸公皆無取焉足下謂之古今通論可乎向來嘗感楊信齋譏鄭康成讀祭法不熟王祐讀大傳不熟杜氏主康成而兼存王肅未知讀書生熟如何然康成所得有在祭法外者雖信齋未可忽也王肅親注家語而自廢五天帝之說苟無卓然之見讀書雖熟猶不足恃而況不熟者乎學乎後世而欲觀古人如此

明文遠卷

每爲讀儀禮通解君子惜之此先生教人所以貴乎致思也足下如有意斯事則聖經賢傳與諸名家成書歷代史志具在區區廢忘久矣何足辱下問乎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內外之說註腳已具右方六經補註爲人借去一時無他本可奉寄當俟後便圖之然此書頗難看涉游江湖間嘗出以示人鮮有好者金華黃公與夏先生尤不悅以其多引而不發也其論五經大旨皆已槩括入行狀頗以平日耳聞綴而緝之庶幾將來君子得以考觀其尚有能成先生之志者乎自遭亂離此事姑置而又以蚤衰久病雖

嘗竊有撰錄未能脫稿其尚克與先生之學使有傳乎雖然所謂學足以明聖人之心志在以六經爲明晦者先生所望於當世君子學者而未見其人也惟足下勉之則所以大肆其力於遺經者必有上達日新之功非俗學所敢知矣書辭已繁不復他及又未知何時可達左右臨楮馳神不宣

東山經學甚深讀所著春秋屬辭可以想見而論禮復精核至此開國大儒罕有其匹。窮經有識多學者藥石之言

明文遠卷

七

與鄭叔度書

方幸瑞

承吾子意厚。過稱僕之文有足觀者。慚愧彌日。不能自解。非謬逆盛意。以辱知己。願私情有異於此者。鬱而不發。無以答君子一笑。故敢畧說其一。僕聞古之人。未嘗以文爲學也。唐虞夏商。遠不可徵。然觀於詩書數十篇。中紀四代之功德。因若耳聞而目見。至周制作大備。孔子稱其文。特言其禮樂憲章之盛耳。故雅頌之所陳。詰命之所述。易禮之所論著。峯然而崇。淵然而深。炳然而章。明肆然而易。直端大斯謂之文矣。而豈有意而爲之哉。譬如登泰山之

明文遠卷

天九

巔。極乎目之所至。而水則江海淮泗。山則崑崙龜蒙。周秦齊魯。滕薛梁鄭。衛趙韓魏。人民之繁。鮮土地之廣狹。皆得之於心。故言之而不誣。問之無不知。澤中之夫。升尋丈之丘。而望焉。所見不過東阡北陌。鷄犬牛羊。蹤跡輒逞。智以談於人。終不暢達。而順適何者。所見高下之不同也。故人有知道與否。而文何以異此。自漢以來。天下莫不學爲文。若司馬相如楊雄。亦其特者。而無識爲已甚。夫屈原之離騷。憂世憤戚。呼天目鬼神。自列之辭。其語長短舒縱。抑揚闢闢。辯說詭異。雜錯而成章。皆出乎至性。忠厚介潔。得風

人之義。然務以忠情達志。非拘拘執筆凝思而爲之也。至於其徒。寔失師意。流於淫靡。而相如與雄復慕而效之。窮幽極遠。搜輯艱深之字。積累以成句。其意不過數十言。而行爲浮漫瑰怪之辭。多至於數千言。以示其博。至求其合乎道者。欲片言而不可得。其至與澤中之夫何異哉。自斯以後。學者轉相襲倣。不特辭賦爲然。而於文皆然。迨夫晉宋以後。萎弱淺陋。不復可誦矣。人皆以爲六朝之過。而不知實相如之徒。首其禍哉。向非唐韓愈氏。洗濯刮磨。而力去之。文殆未易言也。僕少讀韓氏文。而高其辭。然頗恨其

明文遠卷

天十

未純於聖人之道。雖排斥佛老。過於時人。而措心立行。或多戾乎矩度。不能造顏孟氏之域。爲賢者指笑。目爲文人。心竊笑之。從總角輒自誓。懲以爲難。不易至孔子之堂。與而顏孟之事。皆在所願。學者苟循其路。而望其廬。烏有不至哉。復以欲知古人之道。必識古人文。字故時習章句。凡有所感觸。亦間發之。其意在明斯道。非爲文也。而吾子猥譽其文爲可觀。此僕之所深懼。而不敢居者也。雖然。吾子見其可而稱之。乃愛僕之至。而樂其有所成名。豈有過哉。願失者僕耳。僕奉先人之遺體。二十有二年。學雖未至。而

知其味者亦已數年矣。而身不能由之。口不能以告。乃徒假紙筆爲事。宜乎吾子之以文稱我也。僕今而後不知過乎。夫人不生則止。生而不能使君如唐虞。致身如伊周。宣天地之精。正生民之紀。次之不能淑一世之風俗。揭斯道於無極。而竊取於文字間。受訾被垢。加以文士之號。不亦羞聖賢負七尺之軀哉。僕齒年尚富。又受君子之誨。自謂不至此不止。而儕侶之中。無誰與語。吾子明達敏慧。乃肯降屈爲僕友。此真僕所願而未獲者也。夫道有可言者。而不言則何以見。愚陋之心。冀盡所懷。不覺近於誇大。惟諒之勿怪。

明文遠卷

闕從古未闕之見發從古未發之言時先生方少年乃其志氣識力已自嶄絕如此此所以成就卓卓爲三百年忠臣義士之冠也

明文遠卷

甬江徐文駒子文論次

西昌羅景泐亦渾同選

受業羅仰錡慎調泰閣

書論學校

上蘇恭政天爵書

趙汭

明文遠卷

汭生窮山下邑。賦性愚拙。自其修於身者。猶扞格不勝。是懼於四方事。蓋不待言。是以當科詔。屢領羣材。棄進之秋。而終不敢持不足之資。以侑倖於一得。蓋羽短則蜚近。足蹇者步遲。理勢則然。非由矯飾。而閣下一見。乃獨憫其沉淪。欲進諸俊選之場。以增益其所未至。噫。閣下之心。豈徒爲汭發哉。計天下之賢者。閣下莫不皆欲其出爲世用。不賢者。閣下莫不皆欲進而教之。願小子不敢當厚意。推閣下之用心。收效於天下可也。是以姑蘇舟中。侍坐時。嘗以郡邑學校廢弛爲言。而使命亟來。言不及究。故敢伸其說以書。閣下幸一覽焉。竊聞天下之患。莫大乎士大夫廢學。而民不知義。使士大夫皆知學。而民知義。則學道愛人之政舉。而尊君親上之俗成。政舉則漁奪椎剝之風息。俗成則倍畔崩離之禍無。自而生。其得失蓋甚明也。三代盛時。

教民養士之法達於天下。皆由內及外。相爲終始。漚官從政。悉取諸其成材而用之。其或上下不相應和。聽其散漫四出。而欲一旦收共人以充任使。恃其心以爲垣墉者。蓋未之有也。國家混一天下。許文正公首開成均之教。以輔成治世之隆。列聖責成。具有明法。故雖小有廢墜。易爲興舉。郡邑無遠近大小。廟學具修。先賢歷履民間義塾。則爲學官者不可勝計。亦云盛矣。乃獨教養無法。師弟子去而

明文遠卷

二

不常。其甚者大抵與市井聚徒相類。材德之成否。何由可見。田租廩粟盡蝕於庸人鄙夫之手。往往傳舍生員姓名連簡累牘。以待稽考。奸民更相劫持。所在金穀狼籍。殊甚前代。欲聚士而教者。嘗患無以食之。我世祖皇帝定制。郡邑長吏不得擅用一錢。獨在學校者。捐以與士。無所愛惜。其恩德甚厚。而士終不被其惠。真可爲長太息者哉。其失在生員無定額。選補考察升貢無通法。爲教官者又皆循資而來。故長吏得以好惡爲緩急。風紀之司亦無從而察其實矣。大抵下之於上。不從其令而從其意。今貨物粟米之政。督責嚴密。間不容毳。而有材興化之方。漫不知省。西方祕密之教。行乎王公大人之上。禱祈禳祝。朋呼膜拜。家

自爲俗人自爲法者。又紛然於卿大夫之間。道宮佛宇。所在增盛。支流旁出。與居民雜處。不可勝言。而所謂先王之道。人倫之教者。天下郡邑之間。湮微泯廢如此。欲士大夫皆知學而民知義。難矣。竊謂爲今之計。當從朝廷定爲條畫。使郡縣長吏擇民間子弟之可教者。大學小學隨所在。參酌爲額。其流官子孫皆補郡學生員。鄉貢罷歸。願入學者聽之。數多則均諸書院及廩食有餘之處。大小學職由科目入官。更采前代優崇之意。陞其品秩。均賜印章。使得以成官府嚴簿籍。治田糧。行賞罰。其專任訓迪。則大夫士

明文遠卷

三

之老於其鄉者。有官而需次者。山林與學者。皆得爲之。然必使諸生求其道。德經藝可爲一鄉一邑師表者。長吏卑辭厚禮以延致之。身率學者而敬事之。以盡古者公卿大夫隆師取友之誼。田租寡少者。許於官田添給。或從義民中獻其所有以爲教者。則以國學成規爲準。又取前代法本經外益以吉凶二禮律令書算。皆許兼習。其敏學修行恬靜有守者。則長吏加禮貌以表異之。縣間歲較其優者。貢於郡。其不與者得推擇爲縣吏。甚不率教者。屏之郡三歲。試其中等者與鄉貢之士偕行赴省。不與者得擇爲郡

吏自行省罷歸者卽郡學講業以俟再貢自鄉舉者亦須試於郡而後遣以革凡庸輕妄玩擾場屋之弊凡郡邑較試只以經又對策合爲一場長吏親臨糊名謄錄而後考諸經各取一句爲題則非通全經者不敢倖中經題臨試各擬十數以上使一人射而取之揭以示衆則請託不行凡部使者至學諸生皆得貢名祇謁間取一二觀其所業以覓屬之假託占籍者去之如此則爲士者蒙教養之實在官者獲師友之益然後可以塞債吏冒儒之路廣賢才進身之途回斯民向道之心一四海未同之俗而又必察

明文遠卷

四

之於幾微持之以悠久使善人日多而世鮮乏材之歎民風漸美而人懷尊上之心庶幾學校之設不終於其文者乎夫先王恐斯民之易散而難聚易分而難合也故養以井田教以學校而因其法以維持之收其賢者能者而共理之使中外遠近均齊方一精神徧攝喘息貫通天地之間共爲一體卜年雖近終必過之今土宇廣大亘古莫備蓋有前代帝王之所願見而不得者旣以畫地爲限揭其品彙之名以分異之而親疎貴賤崇卑勞佚之殊益懸絕矣惟教民育士無間邇遐苟以濶於事情不爲修舉則所

以一道德向風俗起斯民之視聽而結其心者果何在乎今聖天子求治如不及旣選賢守令以嘉惠疲民則興學育材移風易俗此其時也閣下以人材世道爲己任志念所存見乎辭也故敢忘其僭妄竊述是說以獻焉法先王鄉校之實成許公未究之心以贊國朝治教之美於無窮非閣下尚誰望哉京學之盛必有成法亦可推之天下否汴居家養親讀書與有少進以無負於門牆惟靜修先生曹學士虞先生碑文無由一見爾干冒清崇不勝悚息學宮茂草自昔已然必區畫如東山人才庶幾有日長

明文遠卷

五

之勢學政至今日不可問矣黃口小兒坐擁先生之席榮備牙儉同登萃鹿之場玉石不分淄澠莫辨安得有却金如楊伯起者一起而振斯文之脈乎

又與鄭叔度書

方孝孺

自發義烏信。引領西跂。視日如年。今兩月矣。忽奉手書。乖聞之思。愛厚之意。僕心之所同。而不能言者。斐然溢乎翰墨間。捧誦循環。且歎且羨。病懷得此。若脫垢汙。而濯清泉。不知疾痛之在躬也。所可憾者。太常丈及范先生皆傾逝。斯道寥寥。無所係屬。近時海內知名之士。非窮困即死。不死即病。如僕之愚。不足比數於士君子之林久矣。然自去冬得疾。瘡疾輾轉至今。屢愈屢作。寒熱之餘。伸紙握筆。欲有所論著。未能終四五行。欠伸掉栗。已欲就枕席。不知天

明文遠卷

天廿三

予奪禍福。竟如何。今世人雖不見甚壽者。然山谷間。恆人年八九十。或百歲者。時有之。如前之二公。使之少緩一二十年而死。誰以爲過。而忍奪之。孰知其故耶。僕今始三十。氣力志意。使已如老人。但髮未白。面未皺耳。家兄長僕八年。數年之前。居喪過哀。被疾苦僕狀。尋常患肩背痛。不能出。僕雖可出。亦未嘗出門。於世務都不通曉。問里小兒。挾奸舞弊。狼貪鼠黠。變態百爲。視僕僕懦可弄。輒私相目。謂真愚人。獨賴季弟頗解事。近者按田造園。及他細事。壹以諉之人。頗謂其能。而病夫因得安居以養拙。拙益甚。家

落。有田數十畝。小民見其不足爲輕重。棄不爲佃。萊棘盈疇。家人報絕糧。輒笑曰。古人有三旬九食。瓶無儲粟者。窮者豈我獨耶。且天下之得其願者。少不得其願者。皆是也。吾縱自憂其如衆人何。因相與大笑而止。處塵埃中。不慣與流俗往還。厭其喧鬧。每欲縛一椽於萬山絕頂。人跡所不至處。從一二友生。讀書嘯歌。以自樂。伐木誅茅。非有力者不能。因自歎。非惟古之貴富人不可效。欲效畸人靜者。巖棲谷汲。以自快。亦莫之遂。吾之貧困。過古人遠矣。貧富貴賤。豈學道者所當掛口哉。恐吾兄別我久。思我深。欲知其所自處。故盡發之以當談笑耳。蘇公平仲近因黃巖人寄書來相問。意甚款款。頗自悼聯事者皆非同輩。難與言。思解去而不得。世所憤懣者多。固宜有此歎。然古之君子。豈皆擇世而居耶。亦當安之而已。太史公千載之託。未得其人。煩其作一文甚好。功行之詳。只用僕所述歷官記。泰以後所見聞足矣。若欲明白公之本心。僕雖無狀。他日不敢辭也。公無恙。日嘗欲收僕。中以婚姻之好。還家言之。而祖母不許。公亦繼以事去。遂不相聞。平居常以爲恨。然公所欲親厚之者。欲世講師友之契耳。此身倘有樹立。誓

明文遠卷

不敢忘。但魏學術荒陋。無所建明。孤負期待。以損知人之
哲。然僕之無成。亦朋友之辱也。吾兄可徒譽我而不我教。
憐我而無以處我乎。金華以道術相傳者百餘年。范公之
亡。有繼其後者否。吾兄亦宜勉之。拳拳愛慕之心。舍此無
可視者。德輶如毛。人鮮克舉之。愛莫助之。惟厚自貴重。以
扶植斯文。

朴朴質質。全以真意流行。而波瀾起伏之致自在。胸
中開濶。筆底沉雄。隨手寫來。無非精理。

明文遠卷

與晉溪王先生書

霍 韜

向拜領教。翰直氣射人。未嘗不欽服。第憾率直太過。恐難
乎與今人處也。今之人。大率取依阿軟媚者。習遂成俗。故
凡遇直率者。即羣咻焉。曰其人龕鄙。遇恬靜者。即羣咻焉。
曰其人立異。遇豪杰者。即羣咻焉。曰其人肝膽難測。皆攢
而不用。其用者。必軟熟無氣。易駕馭聽使者也。此輩人在
太平時。極見忠厚。可托。不幸事變。倅至。委身寇庭。而削戈
內向。皆是也。今之豪杰。伏在林壑。豈可數計。然而當路者
未見引共馳驅。何也。蓋將求其通姓名者。與識面者。苟不
通姓名。與識面。雖聖賢彼不用也。雖有公薦。彼猶諉曰。予
未通名。未識面也。夫豪杰而必求其識面。然後信而任之。
則夫真豪杰。豈可以而至也。用世者所以多不得真豪杰
也。豪杰且不得。況於得真聖賢而用之。是無怪乎人心世
道之千古也。聖上極眷注先生。惟當路者不無世俗之見。
故先生不見信於世。亦以是也。主竊謂先生一代奇杰也。
今之人未足言伍也。小試三邊。聊為之兆。雖然。全陝沃野。
周以王。秦以伯。漢唐四三百年基業也。外嚴武備。內勸農
桑。尋秦漢富饒故跡而修焉。漸復西周之舊。惟先生茲行。

明文遠卷

文七

是賴關中故多豪杰。薦剌所及。諒不求識而與通姓名者。報國以進賢爲第一重事。尚西意不一。直截痛快。負用人之責者。當三復此書。

小文遠卷

救荒書

侯一元

夫救荒恆言。其一曰平價。平價者。欲令凶歲用樂歲之價也。糶者有餘。糶者不足。損有餘補不足。故曰平。此善政也。愚竊以爲欲平者。仁君之心也。而不平者。物之情也。書曰。惟齊非齊。故必以平寓之不平。而後可幾也。昔耿氏常平之法。穀賤則增價以糶。貴則減價以糶。此在官者也。若民則惟害之避。惟利之就。有父母所不能諭。君長所不能制者。乃天性也。昔范文正知杭州。歲饑。穀貴至斗百二十文。范公更增其價至百八十文。告諭遠近。於是米商大集。價亦隨減。包孝肅知廬州。亦不限米價。米更以賤。此固以誘致境外之米。然可以推見人情。誠價貴有利。則境內之米亦不必煩告戒而自出矣。常平所謂增價減價者。蓋就時價而稍增減之。故曰價平而止。若豐凶獨守一價。則何所用其增減。而又何平之止哉。夫以官府之粟。無愛於民。猶必隨時低昂。其勢然也。况在民者乎。今境外之米。或不可望。境內之米。亦宜用時價。而少損之。庶幾民之從之也。輕其猶有不從者。然後勸粟之令可時下也。其二曰勸粟。勸粟者。亦平糶之意。但其權稍出於上。所以開民之故。各教

小文遠卷

之以相生相養之道亦善政也。愚竊以爲勸粟之意本欲以有餘補不足也。然凶年非巨富之家鮮有餘粟。中富以下則足以自給而已。責中富以巨富之事是使舍其父母妻子之養而養人非補助之本指矣。江浙之民其貧富以田爲差故欲辨其產者惟按其田則可知也。愚以爲諸有田數十頃者爲定其高下之差使以差出粟官爲主其價用時直而稍損之若今所謂勸借者則粟有定數猶愈於鄉民無已之求也。輸之於上猶愈於人自爲政之舛也如是民必樂之其五頃以下至一頃者勿賦以粟而亦不得

明文遠卷

上三

受粟比其與責民自料其產自出其粟者相懸矣。蓋使小民呈報則有賣富誣貧之奸使富人自糶則又有冒妄不實之奸而其甚可憂者小民群輩自入富人之家爭以攘奪爲事法不可勝則爲亂之漸也。此俗一成中人以上人自危矣。又所謂饑民者謂其無田可耕無家可倚而令皆椎牛釀酒攘袂奮臂相與約誓而爲饑民而其無田無家者反不能自列於上則是善人常饑惡者常飽彼惡少年不喻上之德意方且以爲衣食之本情其所有事而趨之傷化之大者也。其三曰閉糶。閉糶者非先王之法然今

之郡國各有分地人惜其粟人愛其民百郡皆然而一郡獨否則病何者無入而有出也。故閉糶亦爲不得已之政愚竊以爲天下一家均爲生民以百郡之廣必有有餘不足之處因而通之則俱全之道是以先王禁遏糶也四海譬一郡一方譬一縣方今閉糶之政在列郡行之則不得已也。何也。以他郡之政他郡制之也在縣邑行之則仁政必有壅遏偏枯之患矣。何也。以一郡之政制於一人也就一縣而言之則諸縣豐歉不同矣。就一縣而言之則諸鄉豐歉不同矣。譬之決渠水以救涸澤渠雖稍減澤亦得滋

明文遠卷

上三

水平自止渠澤兩利非必竭渠以附澤也。凡人之情先自爲而後爲人誠使五縣之間各得通流相爲出入則其出者必有餘者也。入者必不足者也。不待爲之却慮而民自得久之則五縣若一仁無不貫矣。愚小子竊惟涓塵以必赴爲勤海嶽以并容爲大。伯宗多知而梁山之議乃效於將車之役夫。威王明主而治齊之理乃發於自售之醜女。古今大賢若此者非一。蓋議有不可用而言無不容則人自竭而理畢具矣。伏見明公哀矜之心浹於窮民明威之治訖於豪猾。令無不行法有必用將以兼舉周官恤貧安

富之政而并包五縣之民此千載一途也故某自忘其將
車求售之陋而欲有獻於溪哲遠聽之前誠珍莪子而昧
太牢矣伏惟明公矜而察之幸甚
未必盡救荒之策然三段議論自不可少

明文遠卷

五

答茅鹿門

蔡汝楠

楠自結束承兄錄爲心知之友奉教良多然每一親遇兄
見彌高客歲握手前山之麓一夕晤言之間徧匝宇宙結
以心期楠益歎兄厥修之益當不可量是時楠方困於新
州又繼之以慘怛痛結之時徒傾嚮慕未暇尋繹別兄之
後以輟哭之晨痛自思惟三年恭默古人非塊然繫囚以
忍瘡痛必有不言之思不動之覺於愁抑之中得震警之
意偶於一日瞥然若狂哀驚兼至雖未能修其所情聊能
悟其所修遂欲千里馳書以告於兄如得醍醐以飲兄弟
式好之懷方不能自己而聞兄且有左官之命南北踪跡
未有定所遂遏而不發耿耿至今夫以兄奇瑋介特千載
令名人而爲吏部以世人之拘瑣齷齪傾搆擠陷出而判
廣平皆世道之所有故聖賢於五福六極茫然不齊之氣
無不歸之於天至於立言及太史之文先儒謂借史才以
發已蘊非天下萬世之公故不必觀其自叙而太史公爲
人之狀已散見於諸傳矣韓文最醇其友人張籍貽之書
曰近日甚怪君爲駁雜不實之文以累於道程夫子亦云
韓子之學華蘇文忠見放之後友人畢仲游貽之書曰近

明文遠卷

知君以言得罪。銘箴序記之文。務爲炫耀。以夸世。是亦言
語之過也。四先生之文。所以不免有道之議者。各以其不
平而鳴。遂多太過不安之詞。非有德雍容之象。其自謂不
受煩瑣。憑藉文藝。而能不失所憑依。而餒故君子。但嘉其
文。而非所以通於論道。使四先生而達孟子知言之指。則
立言亦甚可懼也。昔者孔子當道之不行。不得已而竊比
老彭。孟子之言曰。詩亡。然後春秋作。太史公欲以區區之
褒貶。附於春秋。何其不自知哉。春秋之旨。本於詩。大雅清
廟。悠揚婉微。怒者不激。喜者不滯。使雅頌常存。則春秋有
魯史在。何必作也。且平王以前。未嘗無史。孔子之智。豈不
及紫陽之爲綱目。自伯禽以後。皆爲之筆削哉。繼詩而興。
明其不得已也。惟其立言之意。出於不得已。故其所是所
非。不改於詩人之旨。寓直於婉。不改於詩人之詞。使聞者
微而知勸。懼而不怒。此夫子之立言。視數先生者。何如哉。
卽夫子之不得已而言。則夫子窮而可以忘言。達而可以
行道。夫子又安何如也。故立言者。夫子之末節。而夫子汲
汲於修德爲先。忠信爲業。爲吾人安身立命之學。至於所
謂忠信之道。大端亦在修省言辭。恂恂便便。閑閑侃侃。修

明文遠卷

省之用也。至於六經刪述。修省之準也。建大中而不過。積
和順而不詭。立至德以示天下後世。而不以文詞稱。斯道
之在人。至今若揭日月而行者。蓋猶衆流之必有源。萬木
之必有本也。舜傳說膠鬲困窮拂鬱。而動其獨知之心。忍
其欲流之性。心性者。窮之所謂本源也。名爲世忌。而益之
以偏激。無本之文。是惡影而奔也。故與其卽枝流而述本
源。不若反本源而自然不窮也。以是大行。以是窮居。以是
卷之至密。以是散之至大。焉往而非至性。焉往而非惟愉
恬暢之地哉。凡兄之文。富而不麗。奇而有典。弟不敢以兄
所自知者。贊兄。乃以弟白知者。致規於兄也。請兄自今而
後。不入煩瑣之思。不作奇特之想。既不必如所論作意立
言。又不必如所論夢逃人世。但密求本源。安身立命。豈不
坦易。豈待依憑。而種種心聲。亦無出於此。不然。激而成文。
文則美矣。而無以考德。則兄不可以不省也。兄肯裁示。尚
有以復不次。
鹿門小小結褵。尚非荆川道思之匹。推許太過。恐鹿門
不足以當之。然其針灸處。深中要害。

移已故宗子相書

王世貞

友人浮繁吳郡王世貞再拜隕淚移書故憲使宗君子相
吾與子相琳宮托宿風雨如晦雞鳴把袂不謂今日者遂
乖各天每小展念五內摧礪記僕扶服奔難時得郵信將
子相一札問僕難所從起今何狀作何策宛轉片語千致
讀之嗚咽涕涔涔下也適會卒卒無南去之便因循報章
今便已矣子相雖號就奄漠然而遺藻煥發英聲踔躡僕
邁禍屬毛銜冤刺骨塗炭以來雖後息守魄而萬念陷冥
子相如生不佞猶死則幽明之執未岐抑塞之衷尚可暴

明文遠卷

也向僕隸爽鳩後至稱條案杯酒然諾之好而已既
當事貴人驟識賢者峻領藻鏡衣襟薦紳三事以降莫匪
還往而僕方逡巡守刀筆敗喪羸馬甘其僂陋乃子相不
鄙從前顧尚書所得傲帶悅之下榻論心斷金稱利使僕
忘棄援上之誠厭射鰈居之操濟南吳興二三君子牽挽
左右亦既斐然么麼諛側之士謬意傳會吾黨可以獵取
浮名掩疵遂欲尋響而來聆聲而去既戾厥望便生謬心
以僕與子相爲奇貨賣之嗜者簪鼓牙舌指指諱忌子相
既不獲安鳳池而僕之餘浸徑沿尊人沫血迴腸方寸蠶

蠶欲逝不可在生無術試爲子相數辛丙中故五六年僕
南使子相移告半之實得三年耳休沐之夜率相過從擊
鮮釀醇刻燭命題賦就輒吟吟罷輒飲飲過輒醉鼓掌掀
扇談究古曩比興所繇之旨上下數百千歲汗隆之調角
勝自賢往往移丙連五無復知旦坐是奇聲不得盡闕時
時有聞人間然未嘗與子相隻語及長安中人事也毋論
子相愼密雅重僕卽狂不檢獨不念家大人出沒荊棘爲
於垣累乎且爲文章不已其效能使智者妬愚者厭弱者
獻譏力者出秘大抵勢當然耳其所以乃在慕同調薄異

明文遠卷

已疏易親賤踰貴少加長增傲益情遺落富勢脫疏寒暄
親暱麴蘖倦罷禮數此數者僕不幸與子相間有之彼長
安人事大小如蠅蝶之度大空何挂吾子相之目也今謂
吾黨日夜簞屨煩非刺長短不亦繆悖大冤哉至又謂僕
與子相當爲文哭竹書姓名人以聳動大臣令甘心我記
其人自陷辟後不佞竊以國家於法已盡矣念居平游好
脂肉絮酒一力掩助長揖而退當寬大顯信之朝所應
脂習可免提湯同日之誅足矣豈有形之翰墨以千大僇
者哉子相之於斯人固未半而也今者謂文出僕又謂出

子相謂出僕也者。陽爲子相也者。謂出子相也者。陽爲僕也者。其陽爲二人解也。是不欲吾二人一存也。於乎。令吾身當之易耳。而以中吾尊人哉。僕雖存。故不如子相也。且僕年少不更練。誤錄有司。肉血躁熱。氣志衡厲。每多籍康嗜醉之癖。而負觸斗抗名之傲。間懷傳班投筆之志。自庚戌變後。尊人忽被非常之命。潯治兵革。僕虞深巢幕。過自懲刈。跬武山嶽。搖吻鱗尾。功名二端等之啖蠟。第令太宰御史考吏時。稱有不謹。王生削職於計。遂矣。何圖青蠅之巧。變白爲黑。迅霆之濫。擊蟄逮株。僕不憚左手奉尺。牘右

明文遠卷

手握歐刀於北闕之下。所以拜跪乞哀。延旦夕之息者。冀日月之廻照。而雷雨之有時。憤激暴仇。非有益於生存。故也。事本末獨子相知之。僕吞聲久矣。不敢白之地上。白之地下耳。嗟乎。子相。僕獨何心。苟住世間。不記單闕之歲。西邸中語乎。子相謂僕夜夢黃衣而牒者云云。吾不復能久矣。僕夢亦如是。因相與詫嘆。慨然久之。笑曰。彼真以爲能死余耶。即使曹蜍李志。雖至今生存何益也。子相夢旣以稍稍警。何獨難僕哉。德甫來言。子相則不能無王融中郎恨。作此寂寂。竟鬱拂釀病。審爾子相。不亦明珠抵鵲耶。居

又聞子相之大人當得報投井幾絕。救之乃解。子相寧能恻然逝也。若婦奇妬。未有子痛哉。吾爲歌三章。詩近體二章。其所欲吐而不敢者。固不啻是。茲與子相約。異日與得沐恩赦。奉家大人南還。以救水之間。當徒步哭子於邗溝之陰。按所著書籍。汰次其事。與於鱗序而傳之。脫不諱。亦欲子相治一容膝之室。泉臺傍待我也。僕與子相朝司命君。詰所以拮据我輩之故。彼而神也。其寧無覩顏而杖辭也耶。

欸欸言情悲感交集。酷類司馬公報任安書

明文遠卷

答陳兩湖論文

羅洪先

僕自少嘗有文字之癖。稍長聞學。不忍役心此事。嚴禁者十餘年。久之不能自已。竊漫爲之。而蹊徑繆誤。知不足觀。尋復罷去。近年不復計其爲文與否。直欲自見已意。肆筆所書。陳言熟語。參雜無擇。固知絕不類文。而血氣日衰。又不能洵洗煅煉。則已自分棄擲於人必矣。兄本以文名家。乃時時相向。虛心借問。如不及者。可笑也。當其肆筆時。亦竊以爲文有源委。非人所能強爲也。夫子不云乎。辭達而已。是辭其後也。將以達意。意實先之。故有蓄意而不盡形。

明文遠卷

之辭者矣。未有辭至而意不足者也。意不足辭無所爲至。譬之於水。混混有源以出之矣。然後克擊而爲濤。渟渟而爲淵。迅駛而爲湍。縈迴而爲瀾。衍迤而爲波。光浮紋感。沫濺洑射。隨其所遇。各效奇巧。以盡變態。而又晶瑩澄徹。不入滓穢。至其經流之連絡。又且詰屈宛復。自源達委。靡有斷絕。使人迫而觀之。心神昭曠。徘徊而不能舍。夫文不可。以強爲也。何以異於是。古之人有能之者。必其中有自得。實見此道之流行。橫斜曲直。小大清濁。無所不在。於是觸幾發微。或緣彼而歸此。或卽古以顯今。細則取巨。巨則取。

細。常藏於變。變藏於常。紛紜輻輳。不可終窮。雖欲不爲波濤。瀾湍之類。不可得也。辭盡其變而意始融。意融而後辭乃益至。雖欲文之無傳。亦不可得也。不見丹訣禪偈乎。辭若鄙俚。然而終必傳者。其中誠有之也。僕則安能爲。若兄之文。脫去往日蹊徑。正與僕同。而造辭之工。則沉穠敷腴。句殲字刮。使讀者茫然停思。而後能悟其措意。如送范東明文立論正大。無復可議。獨欠專欠斷。時復野戰。雖多淵瀾。却於經流不免分殺其勢。此僕一隅之見。非所語於大方。不識以爲疵蔽否。兄往日論遵嚴文。亦云肥皮厚肉。然。

明文遠卷

此但據其辭云耳。眼前人若遵嚴文。忒殺有見。雖辭甚豐厚。然其意之所起。皆出入變化。不啻拘常而就卑。故其辭皆能究其意之所極。而後止。不徒爲應酬而已。惜其頗費探索。非盡胷臆流出。視荆川不免讓步。然終必傳無量也。冬至後因病默坐。不復對客。承遣使多遺。又有重委。不敢虛辱。輒破戒草此。惟教之。

文章以本色爲第一。所謂真精神。不可磨滅者是也。念菴論文與荆川一轍。過遵嚴遠矣。

答耿楚侗致理安民

張居正

丈田賑飢驛傳諸議讀之再三心快然如有所獲蓋治理之道莫要於安民究觀前代孰不以百姓安樂而阜康閭閻愁苦而危亂者當嘉靖中年商賈在位貨財上流百姓嗷嗷莫必其命比時景象曾有異於漢唐之末世乎幸賴祖宗德澤深厚民心愛戴已久僅免危亡耳隆慶間仕路稍清民始帖席而紀綱不振敎習尚存虛文日繁實惠益寡天啟聖明雖在幼冲猶心治理僕每思本朝立國規模章程法度盡善盡美遠過漢唐至於宋之懦弱牽制尤難

明文遠卷

金語今不必復有紛更惟仰法我高皇帝懷保小民之一念用以對越上帝莫安國本耳故自受事以來凡朝夕之所入告教令之所敷布惓惓以是爲務鋤強戮凶剔奸釐革有不得已而用威惟欲以安民而已奸人不便於己狠言時政苛猛以搖惑衆聽而迂濶虛談之士引動晚宋衰亂之政以抑損上德矯捍文網不知我祖宗神威聖德元與宋不同老辣稍拾餘無裨實用徒以惠奸究賊良民耳世儒達治者勘雖勉遵上令而實未得於心所以宣上達下者苟以具文規勉罪責而已比見公諸所條布訓辭雖若

嚴整而肫肫愛民之意藹然於言外以是服公之高識宏抱非世儒所能及也願益自信而堅持之監軍道裁革爲便彭湖賊未必卽是真倭但嚴備以待之不必勤於遠也人旋附復拙稿末卷有歸政本末謹附一覽

此老綜核名法之學傾吐無餘其本領自是斬截

明文遠卷

答太倉王相公

馮琦

自王給諫建議後。視象而得。予假未嘗有也。講僚得給驛賜金幣。已爲異數。至於厯詔旨。定期程。前此未有也。詞林贈別。上煩元宰。百年前有之。然不過片詞隻韻。若夫連篇盈軸。又親灑翰而贈之。前此未有也。近世贈言。不過誇詡遭遇。與夫悵別道故之詞。若夫談涉世之難。盡舉生平藝險。苦悲歡夢覺之境。以相告。而憂其相靡相忌。前此未有也。語曰。無言不酬。無德不報。夫士之相與。在相知心耳。言感則已淺。言酬言報。則又淺。雖然。以吾師披腹心教。我獨匿意隱情。無一言片辭相別。夫乃以我爲非人也。頃者吾師移書諸司。戒無輕言建儲事。須冬初併力廷諍。此背水陣法也。言不聽而諍不已。而以去就決之。此如駿馬下坂。勢不可止。愚則以老師當以此事決去就。不當以去就決此事也。此事在持之堅定。而不在處之決裂。卽如友朋相與。過失相規。爲勸解之辭。則易。爲決絕之辭。則難。隋文帝曰。吾於高顗勝兒子。比其去。冥然忘之。人臣之不可以身要君如此。夫建儲大典。不出於上。而決策於下。在人主必不安。處人主不安之勢。而過用其盛氣。撓人主之

明文遠卷

我獨匿意隱情。無一言片辭相別。夫乃以我爲非人也。頃

者吾師移書諸司。戒無輕言建儲事。須冬初併力廷諍。此背水陣法也。言不聽而諍不已。而以去就決之。此如駿馬下坂。勢不可止。愚則以老師當以此事決去就。不當以去就決此事也。此事在持之堅定。而不在處之決裂。卽如友朋相與。過失相規。爲勸解之辭。則易。爲決絕之辭。則難。隋文帝曰。吾於高顗勝兒子。比其去。冥然忘之。人臣之不可以身要君如此。夫建儲大典。不出於上。而決策於下。在人主必不安。處人主不安之勢。而過用其盛氣。撓人主之

逆鱗。而激之以不爲。又激成宮闈騎虎之勢。而使不得不爲。其爲社稷計不完。今第從容委曲。反覆開導。延頸爲太子死之意。堅不可奪。而其氣彌平。其詞彌順。以俟上之裁決。正魏公所謂此事當如出上意者。幸而聽大善。不則請預教皇長子。卽兩皇子並出。亦須明立等差。端今日之蒙養。正異日之倫序。儲雖未立。固已定矣。若二者皆不得請。然後以廷臣之上策。爲老師之退著。要之言者自言。且無及去就。去者雖去。亦無忘君國。明決忠厚。人臣皆合如此。而况受恩深重。禮絕羣僚者乎。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人

明文遠卷

上本二

臣不敢意其必成。以爲功。亦不敢意其必不成。以爲名。據事理守典章。欸欸朴忠。正不須文聖經賢傳。如臨古法帖。一筆似卽一筆佳。全體似卽全體佳矣。是事也成。天下誰敢不服。是事也不成。而諍。天下誰復不服。從此紛紛之說。皆當杜口。而十餘年來所由紛紛者。亦請爲老師畧陳其槩。門生入官。獨見丁丑以後。事於時上成其勢。下成其名。天下議論。乃始萌芽。至壬午之冬。而下之爲議論者。始勝於時。回邪屏斥。忠讜登用。人心國論。庶幾得其平。而排擊不已。角立而爭。至乙酉之秋。而下之爲議論者。始敗。於是

天下厭異同之議。習和衷之論。而其末勢乃至異者外。同者內。天下異同之論。乃復益起。而已丑之冬。而下之議論者。復勝。則又排擊不已。例立而爭勝。爭勝不已。其勢必敗。敗不久。其勢復勝。同為異根。異為同始。大如風輪之持世。小如水車之激水。相循相軋。無窮已時。故有勝有敗。互勝互敗。而未常得其平。譬之味然。非飴則苦。齏也。譬之藥然。非烏附則大黃也。夫治病者。不計虛實。而輕以大寒下之。輕以大熱補之。藥以治病。而反以為病。後來者治藥而已。未及治病也。故寒熱之性。有勝有敗。互勝互敗。而血氣未

明文遠卷

上六三

常得其平。夫人。吾人也。事吾事也。相與語是非耳。何譬何隙。而成兩敵。血氣有餘。即成火病。病已。則復為血氣。天下紛紜。惟在考其實。修其本。以服之。天下私耶。惟公以服之。天下偽耶。惟真以服之。服之自佳。不必論是非勝負也。夫我一人耳。人且千百。兩目難以視衆鳥。一心難以應衆機。衆口難調。衆怨易結。善解結者。當於結心。結根若除。諸妄自滅。切觀今之議論。因事而起者一二。因言而起者八九。就言而論。因章奏而起者一二。因言語而起者八九。以老師忠孝大誼。燭如日月。文章氣節。神識力量。天下推以為

赤幟。而比遂見疑於悠悠之口。且昔之疑人在事後。而今之疑人在事先。此何故也。或以言入。或以言出。以言入者。必有所傳會。以見其親。以言出者。必有所增減。以見其不黨。夫裁節文義。更易訓詁。即古人之言。誰不可疑者。兩喜溢美。兩怒溢惡。是開甲乙之論。成人我之嫌。此既傳聲。彼又躡影。聲影相傳。何所不至。處之之道。法莫如大疏所謂。不爭不講。而不爭不講者。不但不形於章奏。亦願致慎於口吻。夫事待言明。其味已淺。意因言晦。其疑轉深。古之慎言者。身在事外。則逃之元虛。身在事內。則歸之功實。問四

明文遠卷

上六四

方之水旱。考六曹之職掌。稽吏治之廢興。詢備邊之虛實。一切是非毀譽。絕口不道。傳構何由而起。議論何自而生。不但市虎可銷。抑且海鷗可狎。夫天下未嘗無事也。事之初起。往往甚小。因議而漸大。因爭而益大。事已觀之。又甚小。故善處事者。大事當使之小。濃事當使之淡。漸小漸淡。則漸無事矣。此議不立。則彼機不生。後隙不開。即前嫌漸弭。譬之作文已盡。必有問答。以為波瀾。若無波瀾。勢將自止。夫相猶的也。射名者趨焉。射利者趨焉。相猶舟也。順風者乘焉。逆風者乘焉。言法便者。言法不便者。皆有所挹取。

於我者也。何也。言便者以附我爲利。言不便者以抗我爲名。欲名者得名。欲利者得利。而我獨受其弊。故謀國利用衆。持身利用獨。用衆所以爲勝。而用獨所以爲不敗。郤克破齊。王剪伐楚。用衆也。趙雲文鴛。出入萬衆。單鎗匹馬。所向無前。用獨也。若使二人將數騎入堅陣。左顧右盼。則難以濟矣。衆之紛披。其勢必寡。與其用寡。不如用獨。用獨之久。勢必得衆。我在是非得失之外。介然孤立。則在是非得失內者。皆來取衷。而我持其衡。我持其衡。則人輕而我重。我重則物自附矣。內閣之有事權。與得衆也。以漸其失之。

明文彙卷

上六五

也。必以驟失而復得也。又必以漸失。吳君之吳也。若迫得之。則事又未可知也。大抵今日之事。上下兩難。然下紛易定。上隔難通。至公血誠。天下斷無不服之理。惟夫中外相隔。上下不交。則雖有善者。無如之何。古人謂安有知政事而數日不見天子者。况乃彌歲經年。不承音旨。下既無由接見。上又未盡聽覽。六部能題覆而不能使上。內閣能票擬而不能使下。卽不知大權將安歸乎。自古基禍。往往在英明之主。而禍不見於英明之世。彼能以法繩下。其下凜凜。懼以身試斧鉞。而以其家爲撲滿。故猶惕而未卽逞。至

於後世。無前之英明。有前之隔絕。而爲禍始大。此如人之有瘡疾也。膚之內。膜之外。鍼石藥餌之所不及。以肥甘奉之。則邪日盛。以藥石攻之。則氣日虛。奉之而不可繼。則必攻攻之而不克。則又必奉之。比侍老師。仰屋而歎。場龜意念深矣。此類勢成如虎。未成如兔。搏免者但患其窟穴深耳。獵師手一矢。臂一鵠。可伺隙而取也。戊子之役。則幾如搏虎。建旂鼓聚卒徒。雖有千群萬騎。僅以當一矢一鵠之用。反以震驚山靈。陷籍士馬。雖能取之。所損實多。不言則滿朝無一言者。一言卽滿朝無不言者。言官之疏。既以同

明文彙卷

去之

聲。救言官之疏。特出異例。上安得無疑。而輕外庭乎。凡致君側之惡者。必上憑主斷。下仗公論。而中乘其相疑之勢。董澤之蒲。不可勝計也。而不可以苟射也。不必得則不爲一爲。則不可不力。惟慎與果。乃可以濟。惟老師審圖之。議論斐亶。波湧雲蒸。要其赤心忠告。實從肝衡時事。甘苦朝局中得之。歷練老成。可以經世。

王少湖先生傳

馮時可

野史氏曰。夫學者博觀元覽。猶必考信於躬行。孔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然則爲學在躬行。若斯之切也。而世儒紛紛。務張皇以立門戶。奇說渺論。出蒼天而入九淵。綜厥行事。曾不異於塗之人。此何以責焉。余雅多王先生行誼。因載其事以勵學者。先生名敬臣。陽湖王公庭子也。始孩而倍母。畜繼母郁安人。所以餌代乳。故體甚羸。稍長。就外傳。誦書輒了了。讀詩至野有死麕章。廢卷曰。孔子放鄭聲。而是詩何爲存哉。必漢儒誤入其已。

明文遠卷

先生

刪者。宋儒承陋而不能辨耳。陽湖公不能難也。年十餘。值清明節。書几云。天何以清。人何以濁。天何以明。人何以昏。見者驚其早慧。陽湖轉國子博士。先生年十四。隨侍長安。誦四箴註。悟孔子求仁之旨。而歎曰。學在是矣。心者動之主。心無妄念。則非禮之動安從生。夫天下之事。未有不攝於此心。至其體習而心忘。則至精所感盪。而神理爲之曲中。如輪扁之斲。規矩矩矩。其精柏也。由是居處必以禮自準。雖燕襲必正襟危坐。無惰容。踰數年。父命先生應舉。泣不忍離。再被命始行。陽湖雖久宦。家無資斧。先生歸而虛。

居甚隘。則寄寓天王寺中。鬻書易粟。有饋餐者。却之不已。

則書壁云。不食嗟來食。寧爲溝壑夫。其人乃止饋。年十九。

籍博士弟子員。執贄謁莊渠魏公。而考道焉。時學者皆力。

爲奇傑。文自振。而先生獨默坐澄心。曰。學不聖賢。雖虛詞。

凌厲。君子不貴也。年二十一。婚盧氏女。相見如賓。朝夕共。

省。郁安人而郁安人性下急。臧獲稍拂意。卽沈潰至毀器。

擊床。先生宛解之者。萬方不聽。則踞而進湯。安人擲之地。

固入寢室。先生蒲伏待命。未得。久之。天旦矣。陽湖觀察建。

寧先生從游。居二年。陽湖請終養歸。而先生當戶晨昏。伏。

明文遠卷

先生

臘奉盥請。祗觴豆。僇爨無不躬親。有招先生飲者。以妓佐。款。先生見曰。吾何以衣冠坐塗炭邪。稱疾而返。自是遂絕。燕會。祖母命得老疾。先生進匕劑。逾月不解帶。既沒。擗踊號泣。如孺子慕。至見陽湖。則拭淚不敢爲毀容。陽湖服闋。祭藩江右。而先生奉郁安人於家。視修。隨惟謹。先後嫁妹者三。皆傾橐以助。矜禱愈於已女。治閭內外。井井不施。捷而舍中。兒無敢通飲食狎游者。陽湖致其仕歸。則先生每擊鮮邀文太史主吏部陸尚寶過爲親娛。不令知所繇置。陽湖出飲。無論寒暑。必逢衣大冠。送於中堂。戒侍者曰。若。

任也。乃公或飲逾量，須若節之。迨歸雖夜，分必擁篲迎於戶。或風雨則逆諸途。已酉歲得寒疾劇甚，見所倚簣微傾，曰：「此非得正而斃也。」侍者整之，將死，歎曰：「長者在堂而身先蒿里哉！」死逾時復蘇，經旬而愈。則以陽湖命養病別墅。次年始歸子舍，而配盧氏失郁安人驢。先生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閉戶省愆，不御內者，十有三年。」陽湖疽發於背，先生親自吮舐，臥床下者數月。陽湖慰令少休，無苦也。卒不敢寧。戊午歲郁安人終，哀如喪祖母。三年未嘗見齒，人不知爲繼母也。旣而長子卒，陽湖爲置二媵，先生雅

明文遠卷

不欲也。陽湖曰：「若虞燕女溺志而不虞我一綫息哉！」先生乃勉從。數歲不乳，竟謝遣之。甲子督學耿公聞其行，超格賞焉。強之赴京，以親老力辭。郡邑或交以僅謝不納，而惟以坊金惠三族曰：「此國恩也，願共霑之。」陽明老而足不良於行，先生復絕內移床，俯親所臥。如是者三年。久之陽湖病轉劇，一夕十數便。先生臥不交睫，微聞警欬，則躍然起立，爲代鳩杖。未几陽湖捐館，則哀如喪郁安人者。遺田數百畝，以其租贍三族曰：「此父遺命也。」宗人莫不感泣相率而來。陽湖總者如功，功者如基，至賓客慕義而聘，唱者亦

視喪郁安人什倍矣。先生鮮兄弟，友愛諸從，病瘳如其身。諸表姪率子視焉，開館舍勵之學，婚嫁必任，不以歲誦辭。至其自奉，則一食脫粟，終歲單絀，蓋五十年如一日也。嘗命僕以銀器質子錢家，逾年贖之。而子錢家誤與金器，促僕還之。子錢家勞僕以布，僕不受也。曰：「主行德而我顧爲利乎？」陽湖嘗謁客歸，途遇他家僕倚醉踞而罵，與人辟之。其人愈益詬詈，直至廳事，呼姓名，撻擊戶扉，諸蒼頭忿欲復之。先生曰：「是不逞異常，當暴死。」若無庸輕六尺以與較。婉言謝之。其人歸不數日死。里中服其早見。先生嘗謂

明文遠卷

議論不如著述。著述不如躬行。故遇人多杜口不談。自見耿公，公勗之曰：「子須以言論棗輪後人。」聖賢無獨成之學，俗雖敝不可諉也。由是多所勸諭。五十以後，弟子來從游者四百餘人。或刻厲相責，諭一意事聖賢學，不爲兩端自解。諸賓客聽講者，戶外趾常徹。諸生以二六日會禪與寺，辨論鋒起。先生徐以約言定之，莫不渙然冰釋。常云：「學者不可標立門戶。門戶若立，增長言詮，爲弊滋大。吾道至公至大，惟不見乎道，則有是非。有彼我，苟見乎道，則方寸大觀，物無不可。萬派千枝，不離於一。又何是非彼我哉？」先

生於學無所不窺。而尤以慎獨爲標的。曰聖賢論學。總先於慎獨。身體之自可見。慎獨之要。曰研幾也。審則也。盡之矣。幾善惡也。研之而後知。否則或混於惡矣。則帝衷也。審之而始得。否則雖善而不精。非天命人心之本體矣。又曰。親長之際。祗席之間。慎獨之基本乎。薄其基。何以成九仞之山也。成其本。何以發千霄之木也。又曰。學者眼界不高。則不足以達神化。胸襟不大。則不足以侔天地。骨格不堅。則不足以負荷無窮。聽其言者。興起甚衆。吳俗慕魏晉放逸。吞雖儼檢。先生益繩以法。冠婚喪祭。儼節品式。準於家

明文遠卷

先五

禮遠邇相效。爲者不敢踰。而拙者有所遵循。自是風俗一變。先生檢柙若處子。而奮迅行義。則如壯夫。慈愛若柔門。而諄切誨人。則若嚴師。其與門弟子所稱述。皆庸言庸行。無有驚世駭俗之論。至於優而柔之。曲而暢之。使人日改月化。而不自知。則有出於言語動作之外矣。余自黔歸。與先生談樵學問。甚洽也。曾與予論文。曰。弁州四郊。吾懼其啓學者以靡闢也。徐迪功著撰甚富。而行者三四卷。吾貴其能捨矣。彼不能捨者。有三多欲也。好勝也。自是而不知也。有是三者。斯賊道哉。又曰。六經文之本也。今之爲文

者。舍六經而效子史。本之則無。譬之祠惡池。以爲河。祠深林。以爲岱。何當耶。諸生有專事靜坐者。有汎覽子史者。先生曰。靜坐則繫心博觀。則奪志。豈所謂主一無適而通達萬變者哉。自是諸生學之有鵠矣。先生不尚言而言自諱。然聽之有味。不工文而文自斐然。玩之無窮。所著有父訓家禮。卷游武夷記。行於世。馮子曰。天下之言學術者衆矣。守虛靈者。以溟滓爲宅。執象器者。以筌蹄爲與。猖狂叫喚。詭僻固陋。而不自知其非。至其下者。則佔俾爲學。齒頰爲師。卑卑焉以逐時好。取世資而已矣。尋常踐履。視爲贅行。

明文遠卷

先六

若夫嚴於屋漏。以對越上帝。人欲是域以上。達天德。獨先生有焉。昔蔡中郎作碑。惟郭有道。無愧予之傳先生也亦然。

少湖先生慎獨之學。真切不浮。可爲千萬世論學者法。至其返躬實踐。不事聲華。謂之篤行君子。夫何讓焉。

謝孝子傳

顧璘

謝孝子名廣字志浩祁門人系出南唐銀青光祿大夫詮之後由大嶺三遷而居王源山詮公十六傳至忠是為廣父母汪氏父性消逸出買梁宋間神僊遐舉事志竊慕之遂遊名山求至人以圖不死不歸其鄉廣幼母教之學年十六授春秋於從祖方伯廷憲公讀穎考叔遺美事廢書泣曰古人一義不忘其親余有父失養不顧獨何心哉抑聞朱壽昌失母求之五十年竟獲廣不生空桑乃忘父母耶顧母氏無他兄弟侍養即納婦李入門七日決計出行

明文遠卷

經擔簦誓周四方以與必見次大梁得父於小窰旅邸號泣抱持如得再生父摩其頭曰兒孱孱遠來良苦今與兒歸矣相依旬月戀戀顧慕如嬰兒已父忽變前志顧乃給廣往汴北取浮貲云同歸會伯龍起偕兄祿自魯山來會因託二人代侍緣父惑彼道淡得間即脫去滅跡矣此還蹕踰幾絕莫知所適忽傳父在魯山即匍匐往尋弗得有郭駝氏者儒生也哀之因館穀為圖計諸儒生來唁盡憐愛之欲挽留就學取科第云爾父聞之必來廣以書復諸生其畧曰舜不得親雖攝天子之位猶怨慕而懷憂若余

則失其親矣乃欲務虛名沮實念是誠何心邪仕以求忠安有不孝而可為忠乎已矣吾求吾父矣辭旨懇款諸儒生不能強咸嘆曰孝子孝子聽其辭去歷陳蔡鄭衛之墟達於荆襄及於河上皇皇如追戚戚如喪舟涉陸阪弗御酒食夜則稽顙北辰以控精懇凡諸寄宿之舍輒勸人修孝悌行感動甚衆人亦每每導送窮索幽險渺不得彷彿母在家病作族黨寓書召之歸歸乃持母泣曰天乎何置我於威風間邪人有襁抱稱孤者毒矣我幸有父而不得見有列鼎調膳者福厚矣我徒有母而不得供菽水雖謂

明文遠卷

非子可也仰天大號聞者酸鼻既侍母疾愈聞武當有道入影嚮類其父即叩哀辭母以死為誓嚴戒步拜以往腰貲販賤營給口食至則非是又聞終南山中多學仙侶乃衝暑雨躡冰雪歷風濤崖磴之險深入窮探艱苦萬狀足痺且跛竟不得遇匍匐河汴又十餘年形羸髮禿悵悵待斃而已家又報母大病倉皇顧天挽輿兼程歸至家跪牀下泣曰兒罪當誅求父弗得復棄母養天地不覆載矣於是躬奉湯藥衣不解帶嚕涕必手乘之踰三月而母安又數月乃復遠巡進曰兒初意父志神仙索居方外窮矣事

久不可料。嘗聞河埠館人云：有徽商每二三年駕巨舶一至貨盡即去。述其容貌行事儼而翁乎。兒因置行篋在彼。計今秋冬當來。欲往候之。天其或者遂此也。母許之。乃輿痺往候。踰年又不至。彷徨計無所出。長號而歸。母亦老且病矣。日維率妻子竭力供養。結樓日北望。與父來歸。又以意繪像。朝夕哀臨。或夢挽父裾。不能留。則號哭達旦。至動鵲鳴。凡飲食及其所嗜。輒投筋不食。迨母氏以天年終。乃具父衣冠招魂以窆焉。哀慕之心。至老不替也。年六十有九。忽疾作。且起命製衣衾。仍口占曰：正氣還元造。餘辜積

明文遠卷

厥躬。一生行止定。千載是非公。遂卒。卒後二十年。其子祚錄其孝德。委悉成帙。謁余為之傳。予讀之。移晷乃盡。訝焉。踰年未敢捉筆。問其鄉人曰：信然。乃作傳著其槩。論曰：父母所由生也。是謂之親。生致其愛。死致其哀。豈待慮而能哉。其或事變外迁。弊精殫力以濟所願。固亦天性之自然。非有加乎其外也。唯夫世教衰替。寢鋤德色。往往路人其親而後孝子得著其譽。吁亦痛矣。如謝孝子之事。間關險奧。憂愁疾苦。亦云窮矣。而特念專篤。至於益棺。猶抱遺憾。斯天性純良。無懈於薄俗者乎。其可謂篤行士矣。至行如此。與朱壽昌尋母何異。乃既得復失。則孝子之不幸也。嗚呼悲風木。觸緒傷心。每讀此等文。不勝嗚咽。

二孝子傳

耿定向

二孝子都逸其名氏。予聞諸長老先生言。為紀其大凡云。其一丐子也。行乞吳市中。吳門有貴人。月夜道橋上。聽其下有歌唱聲者。下覷之。則丐子也。坐一老嫗塊上。以所丐得酒。捧缶而跪進焉。唱益以侑云。貴人訝詰之。丐子驚嘻曰：僕妻人聊為阿母歡耳。貴人嗟良久歸。明日轉相語。稱異焉。後時時人窺之。見所娛其母者多類是。自此諸貴人每宴。輒置餘豆間。曰以待孝乞兒也。吳下至今口其事云。其一居浙之長興里。蓋椎魯人也。獨事母有至性。其舊業

明文遠卷

俱以養母故至衰落。僅餘屋數椽矣。其從父猶贏於貴。一日飲諸嫗。呼孝子侍。嫗多豪貴人。僕且腆甚。孝子未及舉。即私念曰：今何緣得致我母前耶。則時時目左右。盼每伺賓所不顧。急摘諸甘脆品。裹紙納袖中。未見一再御。即御若未嘗旨焉。紙盡而袂已盈盈矣。縮縮逡巡席間。復私念曰：今何緣客罷。即致我母前耶。會席闌酒酣。主人出金卮酒。貴客貴客不勝酒。以卮置樓簷間。覆以瓦。先問歸。俄侍者報亡其卮。眾客欲自明。約曰：請急扁戶。令人入袒檢之。必得乃已。孝子兩手捫袖中。至羞澀也。余卒不得計。即謬

曰由我語出之則曰匿他所矣至後再語之則又謬曰求諸所不得或爲他人乘也奈何然當卒償之耳諸辰從父貴所償孝子願鬻其屋且曰幸稍寬我俾先儼屋奉母居令無訝也不爾懼傷母氏心從父雖噴悲聽其語亟道母氏已默默心動矣無何貴客憶前厄乃折簡主人語以故且曰昨蒼黃歸未有白也將無枉君家僕耶主人如言檢之得急呼孝子至孝子猶謬對如初從父曰癡兒吾業已得厄知非若矣顧若何苦自誑負不避名孝子始吐實淚淋漓下曰某苦不能勉奉母氏歡而兒女態若此比諸貴

明文遠卷

客在設令把我袖將大詬我且重爲叔父羞故寧爾爾從父大感悟曰若欲孝乃力不能我卽羸餘兩豚犬兒能似爾萬分一不耶乃召前坐上客遍語之曰是子如是如是忍與吾兒二視哉卒三分其產令得終奉母氏焉聞其族里至今多禮讓人謂遺風所漸云贊曰

孔子有言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乃丐子殆契足乎世之力能具五鼎八珍前羅而不能令其親一開顏者豈少哉令人脈脈感愴矣或曰行乞至訴恥辱親也不知彼營營競進者視乞墻行何殊矣究所止能以親顯不耶懷

肉至自誣事若甚駭可憫乃其顧養一念卽古穎封人奚加焉卒感叔氏風施後世有以也夫
事本瑣瑣存之足以厲世有心人讀之定當潸然淚下也

明文遠卷

七之三

沈嘉則先生傳

屠隆

沈明臣字嘉則四明之櫟社人以文行高東海稱櫟社長後進咸尊事之曰嘉則先生為人高朗洞達父文禎賈僕用賈敗而先生起窮巷從里中授諸生業迺獨喜爲聲詩弱冠上書郡守華亭沈公幾萬言沈洋自恣沈公讀而記之曰奇士補博士弟子居恆好廓落大節風流自命慕謝安王猛之爲人慨然思以功業自見時無有能用之者悶放之氣一發之於詩歌束髮濡毫染紙百韻俱落倏忽淋漓其上矣鋒穎旁射觀者辟易酒酣長嘯聲碎錡如出金

明文遠卷

石濶達自喜竟莫窺其際也世廟時東方兵興督撫尚書胡公辟置幕下抵掌談黃石不獨垂空文自見也胡公爲人豁達有酒失善嫚罵所喜輒賜千金所怒箕踞張目其人立死劍下先生匡以大義正色無所阿公亦雅憚先生遙見爲起立其見敬禮如此胡公行部太末及七閩先生皆從行一日公燕將士爛柯山上酒酣樂作命先生作饒歌鼓吹十章先生援筆立就至狹巷短兵相接處殺人如草不聞聲胡公矍然起將先生鬚曰何物沈郎雄快若是宜視陳孔璋輩猶小兒至今石刻山上之閩中借賓佐躡

大王峯把酒呼武夷君意態縱逸旁晚一世客有言某歌

姬妖麗者時胡公業已被酒呼健兒爲我取以來少選麾

下報姬且至先生正色起立曰明公可以行矣胡公醺醺

登車去其輔胡公以正皆此類也及胡公以功見譏死請

室中賓客星散先生蒿目而走哭墓下持所爲誄徧告賢

士大夫曰東方自島夷內訌百姓子哭父妻哭夫無寧歲

胡公親犯霜露冒矢石而芟除禍本安固疆圉功曷茂焉

而以讒死臣不佞心傷司馬冤願爲司馬瀝血白狀以故

司馬死而其事卒白則先生力也自是先生遂淪落湖海

明文遠卷

間往來吳越泛錢塘登海門慷慨想慕鴟夷子揚靈處稅駕吳會浮五湖涉洞庭諸山至華亭拜二陸先生墓下畱金昌尋要離專諸之遺跡往往託之詠詞寫其胸中跌宕遂杖馬箠遊金陵捫鍾阜望國家王氣而日醉吳姬肆中片語一出豪傑才俊咸逡巡避席謂天上歲星再謫先生亦自任不疑也姑蘇王元美吳興徐子與武昌吳明卿新安汪伯玉輩咸高才玩世而先生以布衣遊其間晚好朱緋衣與二三曹偶踞坐長林之下或白日行游市中觀者如堵先生自若也屠子與先生故同里閭不相往來時時

從他處竊讀先生詩若文輒自失也。先生一日於張司馬公所見屠子詩若文歎曰耳。屠生十年餘乃今得之。司馬公曰若欲見屠生乎。吾爲若致之。一見如平生。酒罷期至。邸中談味達曙矣。先生爲詩兼漢魏六朝唐人所長。而尤善自出奇。揮霍雄渾。不以氣傷格。不以格掩材。居然大家。文益疏宕有奇氣。迺其魁偉大節。洵不媿其爲文。世人徒知先生以其詩且不盡也。近世作者或乏長材。則詭而跳諸偏枯以爲險絕。而務掩其短。每撰一篇。杜門而首蒙襍。被搆以累月。穎至爲禿也。而出號於人曰吾鈞元尚奇。夫

明文遠卷

苟情至。卽莊語而可。安事奇語。則艱僻類出奇者。而按覆其旨。猶夫人耳。何不遵大路趨。而崎嶇走間道爲。問與先生論至此。爲撫掌。必若先生所謂遵大路而趨者也。後世而不廢殺青之業。則有先生在也。風流跌宕肖其爲人。於立身大節更寫得磊磊落落。當與石簣徐文長傳參看。

侍御方公傳

鄭之元

公名震孺。字孩未。直隸桐城人。遷壽春。父曰大引。以節俠著聞。母孔太孺人。誕侍御之夜。夢正學先生來。因命是名。公五六歲。肌肉皆香。恍惚憶因中事。舉萬曆癸丑進士。爲福清葉相國門人。相國心器重之。訂以館選。公偶因太孺人小恙。一夕遁歸。相國驚異。贈以詩。有竟然拋却鳳凰池之句。蓋心知其非尋常科甲中人矣。明年謁選。授福建沙縣尹。縣屠牛有稅。歲數千金。公悉行禁革。其爲政清廉。不可犯。然大端以教化簡易爲主。故沙之人戶戶祝之。滿三

明文遠卷

年考舉卓異第一。明年擢湖廣道御史。是時神宗末季。諸要人把持朝權。橫分區類。海內名賢多所禁錮。侍御銳意開闢。力請開門戶之禁。前後所薦。加趙忠毅公南星。高忠憲公攀龍。鄭公三俊。熊公明遇。李公邦華。魏公大中。鄒公維璉等。相繼登八座。爲一時名臣。卽今十五年後。聖天子破格枚卜。舉朝共推孫公慎行。劉公宗周。曾是公當時特疏以請者也。其人倫之鑑如此。會光宗皇帝賓天。熹廟以冲年登極。逆璫魏忠賢交結客氏。表裏爲奸。浸浸將不可制。公潛察其微。上三朝艱危之疏。屢以在牀在旁爲言。欲

嘉廟首逐忠賢。遠客氏。忠賢恨之入骨。辛酉正月。公巡視南城。瑄甥傅應星。強奪人妻。公窮治之。閉應星南城獄。瑄踵門長跽。以請。公笑曰。有執法御史。無執法御史。逆瑄快快去。謂劉相國一環曰。我與南城小方。豈宿世冤家耶。五月。遼陽不守。公一日上十三疏。凡添設巡撫。疏通海運。調邊兵。換司馬。語中款款。確然以于忠肅自任。而一時倚以爲安。亦以忠肅共推之。是時遼陽新破。河西風鶴皆驚。自廣寧至三岔河。凡三百里。無人烟。公痛哭於朝曰。諸君遂棄西河耶。若以其地爲荒野危險。臣請自往犒師。臣

明文遠卷

本柔脆書生。當此炎天烈日之中。猶有熱血黃沙之想。凡以激天下忠臣義士。使其心東向耳。雖然。吉凶悔吝。生平動臣一出都門。將不得再覲天顏矣。願皇上識之。是時逆瑄既以公爲釘附瑄者。又以公爲屑。惟恐其一日不出。纔至通州。而廣寧卽真之議上矣。公隨上疏曰。當此主憂臣辱之時。臣不敢憂死。惟是越二十七人而差臣。後來必有以攘差中臣者。嗟夫。臣何差不可攘。而攘僅僅一衛之差。攘刀頭誓死之差耶。願皇上識之。讀者多泣下。六月。公至西河。不居驛宇。不修巡方威儀。選死士五百人相從。虛虛

實實。示以不測。旌旗相望。是時羅一貴劉徵方爲馬前卒。公一見奇之。卽特疏請爲大將。後兩將殺敵兵無算。鎮武城破。力盡矢窮。猶西向再拜曰。吾以此一腔血報方公也。其識拔英雄又如此。壬戌正月。公差滿回前屯衛。造冊候代。而吳主事淳夫。徐主事大化。逢璫意。乘間疏論公攘差下部院議。總憲鄒公元標。奮筆曰。御史保全山海無過。且有社稷功。不知大化是何肺肝。偏欲中傷善類。罷免之。而給事中郭興治。遂借道學以攻總憲。爲大化報怨。正以逢璫意也。鄒公遂。公亦移病歸。乙丑。逆璫勾連南樂相魏廣

明文遠卷

微毒焰大張。羅織忠良。將興大獄。募叅方御史者。賞京堂。郭興治再應募。追論公河西賊私。逆璫矯旨遣緹騎逮問。而苦於對簿無律。乃密囑緹騎曰。逮死御史更佳。緹騎至徐州。卽先遣人焚公宅第。倡言有旨。彝三族於是家人星散。僮僕多焚死。其傳公已成灰燼。而公實在府廨候問。讀緹騎無可奈何。乃趨就道。公至都下。法司究問坐贓至六千四百。一曰一比。幾斃。楚公有弟曰震仲。震鼎亦兩俠士。乃遍走海內。負意氣者之門。於是東省則華東張公海客。房公北直則質公范公性叅李公楚黃則武舉黃公共

公助僅完賦之半其一半則抄扎戶族以竣株連之極
慘矣擬罪必欲坐以死大司寇李公養正三爭之獄屢持
不決而揚州守劉鐸在獄作青辭告於帝逆瑞誣以咀咒
併誣公與鐸杯酒交通遂擬斬丙寅九月事也不數日即
當伏贖西市公與惠給事世揚慷慨賦詩安之若素臨期
皇長子生得停免公雖暫免而逆瑞愈不能釋於懷日遣
邏卒一人曰馬牌者伺公與惠給事諫動靜旦必以問名曰
打事件公日坐一土坑上屏絕家屬人施與飲食則飲食
不則閉目寂然其邏卒始而伺既而相忌已而感化至日

文明文遠卷

市餅餌良心之在人不死公歲時或一具佳饌公疑其有毒邏卒跪泣曰
此我妻某氏聞老爺精忠手治以獻者也公因賦羅刹成
佛詩贈之故一年之內所打事件不日惡疾舉發則日危
在旦夕逆瑞稍稍疎於防與惠給事幸而相延者皆此邏
卒力也丁卯八月秋審將及公知倖不可再饒乃白若年
譜易序見志所賦詩有孤臣九死原無恨要典三朝幸有
名之句已自分必死矣至九月今皇帝御極日月重光逆
瑞以大逆不道族誅義子乾孫皆不免於是刑部上疏理
公冤十二月二十五日為萬壽聖節上傳旨特釋公及惠

給諫於獄兩公策馬出刑部門兒童婦孺擁觀如堵至馬
不得前群北向呼萬歲此亦足以見直道之在人心矣亡
何給事中曹師稷邵英陳獻策等御史馬如蛟倪元珙等
上疏言天寶畱方惠兩臣以遺皇上碩果靈光不可再得
其速加以不次之擢爾時長山相國與公同門欲索重賄
公笑曰使方子而行賂當魏瑞時已九列矣遂被格不用
而公自謂與楊左同被銀鍊下獄者共十七人今纔得兩
人在不啻再生矣白骨再肉華衣重來即蔬食水飲疇非
天恩若使作宦海汨沒之想便是冥頑不靈男子名其居

文明文遠卷

曰懺菴額其闢曰樗園樗園落自愉快焉或曰侍御之自愉
快誠得矣唯是天固畱之而人固棄之魏瑞日欲殺而偶
然漏之今之君子其以為當用而忽然錮之其謂天下後
世何哉其謂天下後世何哉
野史氏曰以余觀侍御立身大節即剛腸鐵骨何以加焉
而眷眷友朋又何其溫以厚也人遂以是為侍御詎料是
豈窺其汪洋者哉曰香山處微之奇章間不得名其黨呂
黎於實錄未嘗假借而傾倒於柳州夢得豈廢如墳如荒
哉侍御嘗言天下無一才可廢廢之則成疹癘卓哉金石

之言。具隻眼者。以待御爲廣大教化主可矣。
忠肝鐵石千載不磨。甲申之變。先生竟以身殉國。真日
星河嶽之間氣也。

明文遠卷

長沙守季彭山先生本傳

張元忭

自新建公倡道東南。四方之士興起而從之者。無慮數百
千人。而彭山季先生及門最久。稱高第。先生敏慧絕羣。尤
四字是。季公一生命脈。刻鵠好學。弱冠領鄉薦。尋丁父母憂。終兩喪。不入閨閣。自
是家居者十二年。未嘗一日釋卷。每讀一書。必竟其顛末。
乃已。或有疑不憚屈已問辨。上自經史。下逮星曆度數地
理兵農之學。靡不窮究。然皆務該博。未窺領要。既而師事
新建公。獲聞致良知之旨。乃悉悔其舊學。而一意六經。正
德丁丑成進士。時年三十有三矣。猶自以學未就不欲仕。

明文遠卷

新建公勸之仕。乃出自建寧。理召拜侍御史。自侍御史謫
揭陽簿。稍遷弋陽令。蘇州貳守。南京儀部郎。又自儀部謫
判辰州。尋遷貳吉安。終長沙太守。先生敏歷郡縣。所至輒
有聲。其平訟獄。寬繇賦。賑饑捍患。績甚衆。然皆他有司所
能至。當利害是非之衝。他人所縮首畏避。噤舌不敢吐一
言者。先生挺身危辭。無少避也。在建寧時。值宸濠反。江西
新建公方發兵討之。而建寧有分水關。自江入閩道也。先生
請於所司。身往守之。會巡按御史某以科場事檄郡守與
先生並入守。以書趣先生。先生復書曰。建寧所恃者有吾

兩人爲人心所係耳。設因科場棄去，不爲地方計，是棄人心也。他日欲復收之，寧可再得，且兵家事在呼吸，而科場往返動計四旬。今江西勝負未可知，士冠生發叵測。微吾兩人其誰與守，卽幸而無事，當此之際，使試錄列吾兩人名，傳播遠邇，將以爲不知所重，貽笑多矣。拒違按院之命，孰與誤國家事哉？守深服其言，竟不往。其令弋陽也，安仁桂公復召入相，道經弋，雅重先生，一見握手求教。時方忌新建功，將奪其爵。先生爲言國家於人臣錫典固不宜過越，然顧其人何如耳。爵上公加九錫，分茅胙土，誠不可施。

明文遠卷

於溫懿操莽其可靳於周公乎。桂公爲之憮然。先生仕凡再謫，而卒以譏罷。其以御史謫也，坐論救御史馬明衡。朱泚馬與朱所陳處慈壽太后及肅皇帝兩宮間事，已下獄。且不測，公獨抗疏救之。舉朝以爲難，其以南儀部謫也，時方排講學者，鄉公守益爲主客郎，與先生日夕講論，不輟。會鄉公以疾乞歸，當事者搆以微事黜之，并連先生。其在長沙，政尚嚴，鋤擊豪強不少假借，豪家苦之，競爲蜚語入京師。中先生竟以是去。先生在官凡二十餘年，所至輒聚徒講學，孳孳不倦。在揭陽時，新建公始建崇文書院於南

寧，使先生主教事。士至者以百計，先生爲發明師旨，提關啟鑰，中人心髓。士翕然宗之。南寧至今傳新建學，大抵先生力也。在辰州時，辰故新建所嘗經寓地，其於良知旨士往往有聞。一聞先生至，執經者滿庭廡，先生爲擇辰陽書院居之，親爲講授。士多所奮起，保順兩宣慰相讐殺，變且作。先生遺尺牘諭之事，遂解辰陽之學者至今猶誦而思之。其在吉安，講學於青原山，時講學者多以自然爲宗，而厭拘檢。先生懼其失，因爲龍惕說以挽其敝。大都以龍喻心，以龍之驚惕而生變化，喻心之主宰常惺惺，其要歸乎自然。而用功則有所先，間以質諸同志，或然或否。先生亦自信其說不爲動。既罷官歸，則載書攜諸子就居諸禪寺，誦讀其中，手自校讐，迄晝夜寒暑無間者凡二十餘年。所著書有廟制考義、春秋私考、讀禮疑圖、四書私存、孔孟圖譜、樂律纂要、律呂別書、書法別傳、說理會編、詩說解頤、易學四同、凡十一種，爲卷百有二十。大要以已意近發師說，遠會聖心，節解條貫，悉歸於一而後已。非特經義爲然，卽典章政令之出於古爲今人所不及見者，有乖於理，悉掃除之，必歸於一而後已。既又窮九邊考河故道，索海運之

明文遠卷

寧，使先生主教事。士至者以百計，先生爲發明師旨，提關啟鑰，中人心髓。士翕然宗之。南寧至今傳新建學，大抵先生力也。在辰州時，辰故新建所嘗經寓地，其於良知旨士往往有聞。一聞先生至，執經者滿庭廡，先生爲擇辰陽書院居之，親爲講授。士多所奮起，保順兩宣慰相讐殺，變且作。先生遺尺牘諭之事，遂解辰陽之學者至今猶誦而思之。其在吉安，講學於青原山，時講學者多以自然爲宗，而厭拘檢。先生懼其失，因爲龍惕說以挽其敝。大都以龍喻心，以龍之驚惕而生變化，喻心之主宰常惺惺，其要歸乎自然。而用功則有所先，間以質諸同志，或然或否。先生亦自信其說不爲動。既罷官歸，則載書攜諸子就居諸禪寺，誦讀其中，手自校讐，迄晝夜寒暑無間者凡二十餘年。所著書有廟制考義、春秋私考、讀禮疑圖、四書私存、孔孟圖譜、樂律纂要、律呂別書、書法別傳、說理會編、詩說解頤、易學四同、凡十一種，爲卷百有二十。大要以已意近發師說，遠會聖心，節解條貫，悉歸於一而後已。非特經義爲然，卽典章政令之出於古爲今人所不及見者，有乖於理，悉掃除之，必歸於一而後已。既又窮九邊考河故道，索海運之

舊跡。別三代春秋列國之疆土川原。則又涉淮泗。歷齊魯。登太山。又歸而自江入閩者踰年。見聞既廣。學益精進。其書往往能決前人所未決之疑。粹然成一家言。當世號稱博洽。如唐公順之。王公愼中。皆以經學相推尚。其所至與所居士多。以此師先生。而先生亦以此教人。皓首而益勤。迨卒之年。蓋七十有九矣。疾且革。猶進門人講易於榻前。聲聲如平居時。先生磊落不羈。表裏洞達。卽有過不爲掩覆。嘗斷建寧獄。當死者三。已著案後。覺其誤。大悔之。此擢去。悉爲記達諸司。令後斷者得據記以解。其訟過之勇如

明文遠卷

此性剛介。不可干以私。朋友有過。或面折之。至不能容。然與人羹坦。無圭角。喜引掖後進。有一善亟稱之。不吝口。人以其是樂親之。以理卜禍福。或奇中於數年之後。至以堪輿術家之言。疊者特爲說以關之。家居不問生計。篋無餘帛。原無餘粟。先生不以爲意。惟讀書談道。怡如也。不嗜酒。然喜。恒豆觴邀同志。與登泛挾冊以往。詠歌講說。盡日忘疲。處家庭多濶略。教諸子亦疎其節目。使歸自得。至事伯兄東所公。問視膳寢。出入必告。雖皓首一如童時。其愼密又如此。先生歿且十年。而鄉之縉紳若諸生。益追思之。相與

建祠禹蹟寺西林。實先生舊著書所。以祀先生。又買田若干畝。以供歲祀。先生名本。字明德。別號彭山。越之會稽人。彭山著書甚多。間有好異之過。然自是一代學者。文於精神處。一一寫出。龍惕一書。乃彭山論學宗旨。其時同門諸子。玩弄光影。流入禪機。故先生欲以主宰爲重。又論龍戰於戰。其血元黃六陰。晦極而陽未嘗亡。猶人心昏蔽已甚。而天理未泯也。陽在陰中。惺然復覺。以爲受侮於陰。將自振焉。故與之戰。主於戰者。陽也。故以龍言。而所戰之地。在陰。當陰陽有定位之時。天元地黃今

明文遠卷

陰陽相雜。猶理欲未明也。故曰其血元黃。此皆先生特出之見。其易學四同。謂四聖皆同也。至大傳則以爲泰漢而下。學者之言。祖歐陽氏之說。春秋私考。則公穀之義。例左氏之事實。摧破不遺餘力。詩說解頤。不免惑於子貢之僞傳。如以定之方中。爲魯風。謂春秋書城楚丘不言城衛。以內詞書之。蓋魯自城也。故詩之秉心塞淵。騷化三千。與騶篇恰合。由是以三傳小序。皆不足信。著法用四十八策。虛二以爲陰陽之母。分二卦一揲。四歸奇三變。皆同。除掛一外。左一則右必二。左二則右必一。

左三則右必四左四則右必三既以大傳非孔子之言故不難改四十有九爲四十八耳此皆先生信心好異之弊也間有疑長沙之政及家居著禮書將以迎合時相則誣之者過矣

明文遠卷

節婦虞氏傳

許相卿

節婦虞氏錢山董湄之妻也少慧知書年十六歸董歸董及兩月湄暴得感疾強死節婦褫魄驚慟一日三四絕復蘇痛且自念從一大義也同穴信誓也殉義成信計莫如死潛治後事以身殉家衆覺兵防之節婦不獲逞則長慟曰吾即不死終不能與生人事耳於是盡屏常所服用髮免麻桌以居哀哭無間晨夕姊妹弗參語笑丈室重局攻苦食淡時董方饒樂獨瘁瘠如枯禪苾芻尼人爲弗堪顧甚安之間詠菊云移種春苗愛護周柴桑無主爲誰秋寒芳甘抱枯枝萎蓋墜飄風逐水流詠竹云一片貞心古井泉清寒徹骨自堪憐相看歲暮青青色歷盡冰霜戴一天節婦死計不遂終怨無已曰吾不得從官人死得復見官人如生者快長瞑乎乃自貌其夫額準眉目耳輪郭倩輔兩頤重頤榮齒絳唇皙肌黝鬚如其平生募工刻畫而私潤飾之然工得形似耳意態風度溢於雕繪粉墨之表則節婦情屬神解會手應心得十五焉既成大哭曰官人今果如生矣且酒炙饗之自是日必薦語必告事必禱盥櫛湯沐昏旦寢興裘葛更襲無異生人之奉十五年一日也

夫感通之實精誠之極也。節婦於夫誠積而思專夢耶寤耶。而目若見之。而耳或聞之。家衆老穉駭而走相告曰。木官人汗簌簌下矣。又相告曰。木官人舉哀指揮矣。兒婦人口語張甚。舅謙木強人也。恚曰。兒乃馮爲厲耶。亟取火之。節婦無可奈何。大慟曰。吾長已矣。由是食則祈死。泣必淚血。黯爾鬱悵以終。節婦死時年五十一。以伯氏淞子升嗣。淞好文與予善。故爲序列之著於篇。

明文遠卷

卷八

機而難易懸矣。是故江漲待符貞姜溺。旅舍斷臂王婦決。惡疾偕老宋女貞。早寡終養孝婦義。自刑全節梁行高。浴室畢命陰妻壯。殘刑顯操魏婦。激投崖輯死二寶勇。血書清風王婦烈。禮殿血象譚婦靈。是其節何可軒輊。而難易自非一律也。故仲由結纓。王燭伏劍。槩之荒庭十九年。不屈之臣。同一節耳。而子卿險艱倍十百矣。節婦亦云悲夫。刻劃摹寫奕奕有生氣。論更意高辭健。古色斑然。

葉伯巨鄭士利傳

方孝孺

葉伯巨字居升。寧海東蒼里人也。好讀書。年二十餘有名於鄉黨。選爲縣學弟子員。善說禮。凡朋友有婚喪。必禮相之。爲人耿介。不能藏人短。見人不善。立折之。不顧其喜怒。人知其無他。終亦不恨也。以年長通經術。陞入太學。未久。詔諸生分教河北。子弟伯巨得平遙縣。待諸生如子。諸生亦愛之。如父兄。洪武九年。星變。下詔求言。伯巨曰。今天下有三事最切。其二事易見而爲忠。小。其一事難知而爲忠。大。此三者積於吾心久矣。縱不求。吾猶將言之。況有明詔乎。卽爲書言三事。曰。分封太侈也。求治太急也。用刑太煩也。今四方已平矣。民庶思治矣。而不務以寬厚御之。視誅殺人如滅螻蟻。使人不獲安息。欲以圖治難矣。夫圖治於亂世之餘。猶理絲於棼亂之後。緩之則端緒可得。欲速則膠結而不可理。今病民之不安。奸邪不止。朝夕異令。賞罰不準。君勞於上。臣困於下。治烏可致乎。此二者。人皆知其不可。然非敗之根也。所謂分封太侈者。天子畿內地方千里。而燕秦晉楚踰千里之國。以封年少未達事之王。無事則易驕佚。有事則易爲僭亂。此人所未知。而臣所謂爲忠。

明文遠卷

伯巨爲書言三事。曰。分封太侈也。求治太急也。用刑太煩也。今四方已平矣。民庶思治矣。而不務以寬厚御之。視誅殺人如滅螻蟻。使人不獲安息。欲以圖治難矣。夫圖治於亂世之餘。猶理絲於棼亂之後。緩之則端緒可得。欲速則膠結而不可理。今病民之不安。奸邪不止。朝夕異令。賞罰不準。君勞於上。臣困於下。治烏可致乎。此二者。人皆知其不可。然非敗之根也。所謂分封太侈者。天子畿內地方千里。而燕秦晉楚踰千里之國。以封年少未達事之王。無事則易驕佚。有事則易爲僭亂。此人所未知。而臣所謂爲忠。

難見者也。其語皆切直。上大怒曰。小子乃何敢疎間吾家骨肉。我見之且心憤。況使吾見見之也。速取以來。吾將手射之而啖其肉耳。伯巨至丞相。乘上喜。乃敢奏。詔繫刑曹問狀。瘼死獄中。其同時言事有鄭士利。字好義。亦寧海人。嘗爲縣諸生。其兄士原以儒薦爲河南懷慶府同知。

幸遇合傳史記之法也

遷湖廣按察司僉事。士利因告於師。去侍其兄。遊學有名。洪武九年。天下考校錢穀策書。空印事起。凡主印吏及署字有名者。皆逮繫御史獄。獄凡數百人。士利兄亦以河南時空印繫獄中。天子方怒空印事。以爲欺罔。行省大臣二

明文遠卷

十餘輩。守令署印者。皆欲置之死。佐貳以下。榜一百免死。爲軍遠方。丞相大夫。皆知空印者。無他罪可恕。莫敢諫。士利獨歎曰。上不知以爲空印大罪。誠得人言之。上聖明。寧有不悟。懷欲言之。適星變求言。士利曰。可矣。既而讀詔。有假公言私者罪之。久之。士利曰。吾所欲言者。爲天子殺無罪。爲可痛耳。吾兄非主印者。固當出。需吾兄杖出。乃言。言吾死不恨。其兄免死。出。士利乃爲書數千言。言獄事。而於空印事最詳。其意以爲誠欲漢罪空印者。恐奸吏得挾空印紙爲文移。以虐民耳。臣以爲文移必完印。乃可。今考校

明文遠卷

策書。合兩縫印。非一印一紙之比。縱得之。亦不足用。況不可得乎。且錢穀之數。府必合於省。省必合於戶部。其數誠不可懸斷預決。必至戶部而後定。省府違者。去戶部六七千里。近者三四千里。待策書既成。而後用印。則往來之難。非期年不可至。故必先用印。而後書。此權宜之務。所從來遠矣。何足漢罪。且國家諸法。必明示之天下。而後罪犯法者。以其知其不可而故犯之也。今一旦捕而誅之。則何以使受誅者甘心而無辭乎。朝廷求賢士而置之庶位。得之甚難。位至於郡守者。皆數十年所成就。通達廉明之士。非如草菅然。可刈而復生也。陛下奈何以不足罪之罪。而壞足用之才乎。臣竊爲陛下痛惜之。其書既成。欲上者數矣。而未決。每歸逆旅。則閉門俯首而泣。泣數日。其兄子侍行者。疑而問之。曰。何所苦乎。士利曰。吾有所爲耳。我以觸天子怒。必受禍。然殺我活餘人。我更何恨。遂持書詣丞相府。士利短小。容貌如常人。兄丞相禮頗倨。丞相問何書。士利曰。吾將爲天子言之。丞相何問也。丞相因御史大夫入奏。上覽書大怒。詔丞相大夫雜問。誰敢若爲。必有主謀者。士利笑曰。願吾書可用與否。如何耳。且吾業爲國家言事。自

分受禍人誰爲我謀乎辭卒不屈然猶輸作終身而竟殺空印者

筆有奇傑之氣其傳神生動從司馬子長得之此人此文俱堪不朽。葉疏尤有關係遂爲三百年奏議之首以高皇之英察而廟堂至計社稷遠圖非惟不見聽且見殺焉亦所謂自貽伊戚也

明文遠卷

二孝子傳

王叔英

余在衆中往往聞孝子慈弟義婦事未嘗不爲之感激流涕欲錄傳之以爲世觀而恨不得其詳洪武某年間有兄弟二人以其伯兄坐法當死各自縛爲當刑者哀訴於午門願代兄死上問其故二人者言曰臣少無父非兄無以至今日今兄當刑臣誠不忍見兄死而獨存故願以二身贖兄一身惟陛下聽之上疑其非誠或有教之者因許其代而戒行刑者曰第試其人如有難色則殺之無難色則舍之二人者皆引頸待刃遂止不殺一時見聞者無不歎

明文遠卷

息泣下上大嗟異之將赦其兄命未下御史大夫陳寧獨以爲不宜以是不得赦卒殺其兄此可謂慈弟也又得婦四人焉其一人夫爲變得罪臨刑戒之曰吾死汝年少貧無以爲守當再嫁耳慎弗嫁軍人農夫樵夫庶可相保也語時當淚壘上謂夫曰汝尚未知吾志乎遂投於壘而死其一人夫臨刑脫首簪市酒肉啖之曰吾當與子共死也竚視其夫河橋上夫既死即自投於河又其二人妯娌也其夫兄弟以黨人受戮家人財產盡沒於官婦人則當給爲官婢其妯娌二人相謂曰吾夫已死吾二人縱無他辱

於義猶難獨生。況又有他辱乎。遂皆自經而死。是四婦者。可謂義矣。余欲各爲之傳。以傳於世。既不得其人之姓名。與其事之詳。以是輒不得發。以余一人所聞如此。則余之所不聞者。可勝道哉。余觀前代史傳。求其事之卓卓如此者。蓋寡。豈多有其事。將亦如余之不聞其詳。而不得錄邪。抑異時誠少有之。而特盛於今耶。余故不得而深辨矣。然幸而得其詳者。烏可使之無傳乎。余於同邑得一人焉。曰陳圭。於同郡得一人焉。曰朱煦。皆孝子可書也。作二孝子傳。陳圭字錫元。台州黃巖人也。其父叔弘。與其鄉人多讎。

明文遠卷

圭嘗諫之。後其讎人以賊告叔弘。罪當死。圭以狀告於通政司曰。圭爲子。不能以諫其父。以陷於不義。得罪死。此圭之不孝所致。義當罪死於圭之身。原圭父使將自新。誠不勝至願。通政司以聞。上大喜曰。不意今日乃復有孝子。宜赦其死。俟天下百官朝覲。將播告之。爲天下勸。頃之。刑部尚書開濟奏曰。罪有常刑。不宜屈法。以開僥倖之路。請論如法。遂聽圭代父死。而謫其父叔弘。隸兵雲南。聞者皆歎圭之孝。而惜其死。嗚呼。圭之死。固圭之志也。於圭何憾哉。朱煦台州仙居人也。家世儒者。母楊氏。性嚴急。遇諸子未

嘗借色辭。少不如指。必督學至馴。伏乃已。煦事之盡恭順之道。其伯父二人。長季敬。次季誠。煦皆善視之。二伯父俱有令望。嘗稱之曰。是姪真猶子也。其父季用。由薦知福州府。洪武十八年。詔天下盡革今歲以上有司積歲官吏爲民害者。季用視事僅五月耳。以例起入京。吏一以法論坐。作城頒役。嚴督重刑。日用錢數十緡。季用又病痢。被楚謂煦曰。吾資力豈足堪此。吾旦夕死矣。汝勿深憂。但敢吾骸歸葬耳。煦惶懼不敢離左右。復戒二弟熊正。共守不敢少寐。季用由是不得死。時役告枉者甚衆。令益嚴。告而請隸。

明文遠卷

兵雲南者二人。被極刑者四人矣。煦不顧死。而陰與父僚友同役者謀曰。吾無術以脫吾父矣。訴不訴皆死。萬一吾父由訴獲免。雖戮死萬萬無憾。遂陳其辭於通政司。通政司爲陳於上。上觀其情。遂赦季用。而復其官。同時以煦告得免復官者一十四人。皆拜煦父謝曰。微君有孝子。吾儕骨肉爲城下土矣。已而煦感疾死。其十四人者。哀臨猶已子。季用傷煦死。病益甚。亦死。或者以煦冒死得免爲幸。而他又以其父子終俱死爲命。嗚呼。爲煦者。知盡子職而已。其他曷足計哉。開張名教義當大書特書。比類言之。亦太史公牽連合傳之法。

朱學士傳

朱同

朱升字允升休寧人後徙居歙幼師鄉貢進士陳櫟剖擊問難多所發明櫟深器之至正癸未聞資中黃楚望講道溢浦偕趙汾子常往從游明年春歸講學郡城紫陽祠始作書旁注是年秋登鄉進士第丁內艱後四年戊子省授池州路儒學正庚寅始之官學之田歲入富於他學而官吏蠶食之弟子員日僅一飯教養無方師生解體升始至則舉吳文正公澄鼠牛之喻會出入整齋厨去宿弊晨興講授以身示法江南北學者雲集明年淮甸兵起又明年

明文遠卷

壬辰秩滿南歸而靳黃之兵至撤矣自是連歲勝負相等而所居僻在窮山雖避兵奔竄往往閉戶著述不輟越五年丁酉大兵下徽被旨召見上潛邸冬辭歸明年梅花初月樓成宸翰書四字賜焉嗣後連歲被徵受命卽就道不辭比至見上有所訪問後亦不强留也吳元年丁未授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次年聖上登登大寶改元洪武車駕幸汴得告歸省丘墓冬末再行尋以年高得請致政而歸明年庚戌冬十二月以疾終年七十二自幼爲學卽以列聖傳心爲主踐履致用爲工上窮道

明文遠卷

體幽探元化謂聖人精義入神之功或寄於百家衆技之末是以一事一物莫不旁搜曲揆沿流溯源謂濂洛既興考亭繼作而道學大明於世然後學者往往循途守轍不復致思其已明者既不求其真知而未明者遂謂卒不可知豈前賢所深望於後人者哉加以詞華浮靡之習蕩其中科舉利祿之心誘於外是以聖學明而復晦飄流忘返慨然思所以救之於是考六書之源究制作之始以得名言之義味詞助之旨以暢指趣之歸而聖賢之心見於方冊者始可得而見然後旁參之以傳注之文究極乎濂洛之說熟玩乎其所已明而深究乎其所未明嘗曰先儒傳注之意所以求經之明也而近世舉業往往混誦經注既不能體味乎傳注而反斷裂其經文使之血脉不通首尾不應知味樂學何所自乎於是始作諸旁注離而觀之則逐字爲訓合而誦之則文義成章綱提目舉一覽可知其有訓而未類疑而未安者必窮研極慮不合乎聖經不止也嘗曰旁注之作也知其靡者以爲小學訓詁之入門悟其妙者知爲研精造道之要法平生之所以有得於聖經之蘊者以此此學道之大槩也於易則有以見夫河圖洛

書之異也。而源則同。先天後天之殊也。而實則一。序卦之說。則本乎吳澄之卦統。以總其綱。表章乎蕭漢中之說。以極其趣。他如四卦從中起之故。方圓往來逆順之妙。著七卦入之實跡。用九用六之微機。卦象神奇卦變之定法。貞晦元吉之大義。三陳九卦之要旨。諸如此類。有得於前聖之心者。旁注不足以盡其蘊。則又列於前圖以表之。而千古不釋之疑。於是乎定。於書則蔡沈受命作傳。惜其成於朱熹既沒之後。門人語錄未卒之前。是以猶有未備者。乃參考諸說以折其衷。成書傳緝。補其缺而正其僞。又直約

明文遠卷

之曰書傳補正。以翼之。而朱蔡之旨於是乎備。他如禮經大祀未審。春秋書法未明。三聖執中之本旨。孔門求仁之要義。中庸知仁勇之統。尊德性道問學之說。孟子存心養氣之異用。風人詩章之體。音韻之說。諸如此類。皆涵泳玩索。有得乎聖賢之旨者。其異也。非立異以要名。其同也。非雷同而苟合。今不能悉錄。平生處己以儉。待物以仁。思以濟鄉鄰。異以處患難。犯而不校。寬而有容。是以遐邇宗師。小大咸服。然天性剛直。不肯苟同。以其出自公心。人受其責者。亦未嘗怨也。自幼學至於捐館。六十年間。雖出處不

常。未嘗一日釋卷。編錄考索。日益月加。動成卷帙。所著書有易書詩周官儀禮禮記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孝經小學旁注。讀老子孫子亦為旁注。他如小四書小學名數醫家諸書之奧義。奕書之說。皆有紀錄。茲不盡載。其在國朝有所擬議。隨即廢毀無存。制誥表箋前後文藁若干卷。俱藏於家。

全以議論為叙。大發揮經術。輝映儒林。

明文遠卷

特進左柱國少師兵部尚書恆岳朱公傳

陳子龍

公諱燮元字懋和浙江山陰人也家世以仕宦顯公爲人沉毅詳審好大畧研學慮事皆務精實不尚浮夸質直潔行進退必以禮自其爲諸生時已如此舉進士拜大理寺評事五載遷寺丞奉命慮囚山西平反者三百人時有土豪以罪叱殺七人白臺使者至郡邑長吏咸爲所持獄久不決又輦金錢京師賜貴要爲請寄公至晉首按其辭驗公語衆曰天子命我治獄非一切縱解也廷尉天下之平無罪而收與有罪而舍冤等耳竟特奏論殺之朝議稱其正直出守蘇州蘇財賦甲天下凡屬邑賦應輸府藏者邑先爲贏羨資吏乾沒公立條程使邑自封識不關決吏手卽屬邑亦無名徵民贏羨矣公有撥煩才卽治劇郡多暇日也以其間集生徒較讐經史勉以道義吳士丕然變風蓋四載遷廣東提學副使所取士多鉅儒顯人有借譽津勢者立黜之御史某以巡按至自貴倂於公所錄外強以二十人檄藩司令與省試公大怒曰我奉勅專治士若何爲者敢撓我法謂我難一官耶盡除其名榜爲首數人

明文遠采

明文遠卷

於市御史恨刺骨忤害無所得人多直公而薄御史者御史以罷去而公在粵滿六載念其父母年老棄官歸鄉里家居者十年喪母服除起家陝西按察使分行隴右行部過首山見一老者心異之下車與之言益知其異也求載與俱歸老者欣然從之公遂師焉數月盡得其風角占候遁甲諸書并古兵法臨別拊公背曰幸自重異日西南有事公貴極人臣矣又二年遷四川右布政使先是朝廷以營建殿門採木於蜀令右使董其事凡奇材大木生深山絕險遠異日郡縣委吏督工徒入山斬代置大壑中候暴漲乃得出集於涪州吏因緣爲奸吏不願竣役類言不中程如是者二十年費水衡數十萬官吏坐是逮繫至沈命者不可勝計公疑其事立趨駕至涪第其上下而簡料之凡五日而贏異材一千七百餘章盡釋諸累囚而以不及選者給高貴商算其直由江淮達京師官無資焉蜀田沿海內悉加賦公過料蜀田正其疆界每畝均徵三釐歲省賦七萬五千有奇蜀人德之又明年晉左使是歲天啓元年也公既感老人言又夜則仰觀見參井之墟有大兵氣

急議數軍實募材勇人莫有應者至秋而蘭會反蘭會者
奢氏其種人猥穢也洪武中歸附命爲宣撫司世守其土
數傳而至奢從周無子奢崇明以疏屬得立崇明性陰鷲
謬爲恭順凡有徵調罔不應命人皆狎之子寅尤雄狡負
勇力納亡命拯護若黨友奸民何若海等爲之用蓄不軌
心聞敵大入遼左其爲逆益決上疏願提精卒三萬入援
因此以益治兵械遣其黨樊龍等將兵之渝城故增其籍
倍所調王大中丞往蒞之餉弗繼也激其衆殺大中丞以
下官吏無一免者遂反陷渝州時九月乙卯也已未變聞

明文遠卷

至成都率國惶駭公方以入覲就道矣蜀王自出國東門
同百姓擁道遮留公公慷慨以討賊自任衆大喜於是遣
信使乘傳持符發石柱羅網龍安松潘威茂建昌諸道兵
入援下令募白徒集市民治守具米粟在二百里內者悉
斂入城甲仗金鐵麻泉油炭之屬當軍需者分督所產各
郡邑守令凡二十餘日守禦粗備而偵者至賊分兵四道
奢寅自統木廣遵義兵自仁懷出合江賊將羅乾象朱國
恩等統羿子出納溪彝來化等自渝州奢崇明白長寧招
合徵外雜種蠻彝及納我亂民各不下數萬皆會成都時

郡民多懷異端有倡議城不可守者公手劍誅之因與衆
誓曰衆心不一內奸不除不用間牒不任死士力戰於法
皆不可守今日願先諸君死此城願諸君無負國家誓畢
則報賊陷內江所過州縣三十有七皆望風而下前所遣
將屯守裨木龍泉諸險隘悉潰敗公乃急斂四門屯兵登
陣而守門未扃而賊至矣賊聚其戈戟若叢林直薄城下
以誇其衆大治攻具攻城凡三晝夜公百端禦之殺傷甚
衆又先遣人決都江堰水至濠溝賊治橋因得少息賊反
計久奸人刺客布滿城內而無賴惡少年輪情於賊爲其

明文遠卷

耳目乘間竊發瀕於危者數矣適有天幸謀洩前後受誅
者二百人賊如期至輒縣首示之賊氣阻相拒十餘日賊
於四面立望樓高八九丈或升高屋登浮屠以窺城內或
告公曰賊設瞭望必四出擄掠其中虛空公遂命死士五
百人突出奔賊營賊無備斬其三將燒雲樓而還越數日
賊又造陽橋陽橋者後如梯前懸橋高數十丈以牛繫百
頭推之瞰城城中有驚死者公專以火砲擊牛中其當
軛者牛駭返走公乘勢縱兵擊之大勝當是時諸道援兵
相繼至或轉戰得至城下或敗潰以去然賊兵亦日益增

四面立屯無退意城中漸蹙神將劉養銀告公曰寇深矣難以力爭有諸生范祖文鄒蔚然者被脅賊營遣孔之譚來約賊將羅乾象內附不可失也公遣之譚復往夜半乾象縋而入公見之乾象意驕甚與公譚久之惟問江以南山川景物不及兵事酒半酣起跪曰公天人也乾象敢不唯命賊旦夕滅矣公又命善醫者蕭德往來賊營賊梟惟乾象與廖鎮權鎮權既中彈死親信惟乾象既歸正賊舉動無不知而德等亦時時來告賊心疑待左右東溫衆心始攜公又使牙將周斯盛偽爲書約內應以誘賊賊以名

馬美人饋之又令斯盛自潛出盟而質其來使設伏以待之崇明果自至甫懸一人上松潘守兵不知被誘也大噪崇明驚走伏起獲其從者數人城中氣百倍力戰燒其早船攻具而援兵益集公知賊且走造水牌數百投錦江順流下令有司沉舟斬筏斷橋梁嚴兵以待賊逸夜半乾象等內變賊營四面火起崇明父子策馬走僅免乾象等皆來歸餘悉奔潰時正月之晦成都圍凡百日解朝命得達公已擢都御史撫蜀專討賊許便宜賊之遁也郡縣得公密教者皆預設備四出截殺賊死者數萬被縛遞俘者不

明文遠卷

絕於道賊渡瀘始得休息而我兵以餉不繼追弗及死是賊以圍成都久不下其僞相何若海誑檄諸彝我已得成都遍檄金帛行賞購之二月水西遂起兵犯黔水西者安氏與蘭世仇殺宜慰安位幼弱安邦彥支庶也擅其政聞蘭已得蜀亦欲乘間據黔而蘭又交倚爲逆解仇盟詛相綴連又漸招合諸彝勢復逞公以三月大出師復江安五月復建武長寧擒僞相若海所遣別將及酉陽石砭之兵復重慶殺樊龍六月復瀘州七月楊將軍喪師於江門遵義再陷八月公督諸將吏分兵進討賊亦殊死戰至明年二月轉戰以數百計勝負畧相當卒不得要領朝廷加公少司馬總督三省公拜命會諸將議曰我之久不得志於賊者賊以合強我以分弱也於是列營納溪陽爲進取而陰令大兵會長寧四月我兵壁青山岷乘霧奪險而入石砭兵亦來會遂入永寧五月破蘭州燒其九鳳樓蕩彝其巢二賊走客仲壩水蘭界也我兵以其間盡平諸彝落降者撫定之時出兵窮追而賊轉展入溪箐不可卒得然未蘭已定開疆千有餘里諸將吏咸願郡縣之以爲分賞地公曰公等皆欲自營以欺明主不爲封疆萬世計溪山密

箚其民猶鳥獸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遂上奏以外四里高腴之壤歸永寧衛隸敘州內四里溪險磽瘠分給降將使各守其土爲天子保塞二會窮賊寄託遠遁勢已瓦解然所居絕險卒誅之恐徒費兵力稍寬以歲月當懸首北關下是時水西方覆黔師於大方崇明意頗倦且病寅驍勇自如乘勢復擾蘭公輒擊破走之安氏亦恐蜀師之綴其後也假兵於崇明出沒蘭界以拒蜀公於是重購降彝阿友阿引等佯得罪叛去大懸賞捕之或令販鹽布市弓弩住邊界久之寅不復疑悉召用之因得通外間約死士

明文遠卷

斬其腹心將賊左右漸稀意念徬徨益疑其下拷掠阿友備五毒以刃穿其左足一晝夜阿友終不服釋之寅益不自得輒痛飲阿引等乘醉夜刺殺寅稱官兵至餘賊盡奔焚其屍以首來獻時天啓七年二月也先是朝廷以黔事急加公兵部尚書賜尚方劍督貴州先是寅誅公移鎮渝部集分兵一意討水西而以父喪歸明年上即位錄平賊功加少保資金幣蔭一子錦衣衛指揮使世襲秋詔公仍總督貴州雲川廣五省軍務巡撫貴州公抵黔周觀形勢卽上狀曰竊見黔中山林溪阻苗彝錯處惟上下六衛一

道經通逆苗剽勇嗜殺當示以必戰師已踰險如鼠闕穴中將勇者勝若專在撫循至秋水涸寇必大至士不得解甲者八年於茲矣算不定計不立緩急失序首尾衝決爵秩太易則衆志競將領太多則號令禁此前鑒之最明也如臣愚策據險要立營壘飭兵馬練戰士以待其至坐得致敵之術曩者諸將較坐靡廩食無以塞責竊取小功自相矜誇此最無益邊計所殺或係他種非反者或掩戮降人報功次失蠻彝心違聖朝柔遠之義今大兵所誅叛逆耳環黔皆苗安能盡殺御以威信皆良民也六衛腴田非

明文遠卷

此屬誰爲聖耕者若殺不當罪是毆之歸賊而自樹敵也臣當使肘腋安定軍伍充實觀變而動用奇迭出期於滅賊不敢優游以稽天誅天子可其奏公於是大簡諸將賞功罰罪更易署置各當其職人心大和乃檄滇兵下烏撒杜安邊助逆路蜀兵出永寧抵赤水扼四彝要害而親移師駐六廣逼大方鬼師莫德說邦彥曰安邊在烏撒滇人不敢南下永赤之兵牽制我後我當先破之取永寧以昇奔氏取建武六縣以昇法舍然後挾烏鎮以臨遵義併黔及滇大事可圖也邦彥從之以反費等防六廣小阿烏謎

等防遵義阿鮮怯等守鴨池三岔各自號元帥而邦彥號四彝大長老崇明稱大梁王六月先抵赤水公謀知之授言守將許成名伴不勝拔營去之未且戰且守誘賊深入薄永寧城公知賊已入誘卽令林兆鼎從三岔入王國從六廣入劉養鯤從遵義入邦彥聞有王師惠甚恃其勇欲旦夕先破永赤之兵還拒諸將急索戰成名與永將侯良柱鄧圮等約夾攻賊圮等兵始交成名與羅乾象繞出其背奮擊之賊大潰士馬自擠壓死者數萬計崇明邦彥其德等受創漢其斬其首當是之時邦彥無不人人震驚崩壤鳥獸散王師威之可枕席上度而蜀將以爭級發憤拔營先歸餘賊得稍稍遁去公移檄安位諭以內附許自新位豎子不能決其羣自復集兵迫脅諸小種號二十萬以抗王師公大會諸將授方畧且誡之曰水西地深昧而多山險谿谷之間篁箐之下霧瘴陰雨莫辨昏旦林多腹蛇猛獸卽不戰鬪而兵易疲且陸不通車水不度舟奉饒者無達也我深入險阻陷賊伏中率以此敗困獸之鬪未可輕也必屯險要四面迭攻漸次蕩潌使資儲空竭賊必自斃諸將謹受命於是焚蒙驛剔巖穴截溪流繩懸度

盡發精卒馳百餘里或斬樵牧或焚積聚暮還歸屯使不可測凡百餘日所得首虜萬餘拔所鹵生口數萬軍行得嚮導輒發窖粟就食而賊饑甚斗米五六金劉養鯤又密遣其客入大方燒其宮室懸榜而出安位大恐乞降公弗許要以四事曰而欲降者當如先朝制通九驛獻故殺王巡撫者及苗部遁人併貶爵不得稱宣尉安位從其三集四十八日出降誓不敢叛公受之而黔人自軍興來歲食楚餉百萬不樂罷兵恐無所資相與作亂曰水西我不共戴履者也必盡戮無使遺種殺其使奪其所獻馬公立斬數人乃定而水西亦厭兵再遣使乞降公爲上奏詔許之公遂上善後疏曰臣惟邊徼雖安不可忘戰制彝之法必先內固水西自河以外六目九司之墜亦頗廣衍今已悉入版圖沿河要害臣所築城三十有六所近者控扼彝地制出入遠者聯滇蜀通商賈皆立邸舍繕郵亭建倉廩烟火相望部曲相保壘壘木樵較聯不絕虜必不敢卒入爲寇也鴨池安莊計河旁可耕之土通溝洫者不下二千頃事定之後無慮常屯萬人入賦水田十二畝旱田六畝稍益之使自贍鹽酪芻茭出其中諸將士皆身經數百戰披

草萊立城郭。咸願得尺寸以長子孫。卽割新疆授之。使知所勸。謹條便宜九事。不設郡縣。置軍衛。不易其俗。彝漢相安。一也。地益墾闢。聚落日繁。經界既正。彝不得以民不耕地漸侵軼。二也。黔地險瘠。仰食於外。今自食其土。省轉輸之勞。三也。國用方匱。出太府金幣以勞諸將。不足以酬之。爵轉輕。不若以地於國無損。四也。既許世其土。各自立家計。經久永遠。爲折衝。五也。大小相維。輕重相制。無事易以安。有事易以使。六也。春夏治農。秋冬治兵。耀旗河上。揚威武。使敵日備我。七也。從兵民之便。願耕者給之。且耕且

明文遠卷

戍衛所自實。無勾軍之累。八也。軍耕抵餉。民耕輸糧。以屯課耕。不拘其籍。以耕聚人。不世其伍。使各樂其業。九也。臣布置有緒。謹昧死以聞。上從公奏焉。崇禎五年。加少傅兼太子太傅。七年。論戮邦彥功。加少師。賚金帛。蔭一子。錦承衛指揮僉事世襲。八年。一品。再考滿。加左柱國。九年。公出師誅擺金兩江巴香狼壩火琪五洞叛苗。悉平之。水西之勢益孤。公又通上下六衝。并清平偏鎮四衛道路。凡一千六百餘里。設亭障。置游徼。商賈露處。道不拾遺。滇中沐氏土舍曾名聲作亂。朝廷命公討之。名聲伏誅。蜀師侯良柱

貪橫。公劾良柱不法狀。時有爲之根抵者。又因未寧爭級事。修怨於公。遂以蘭界發難。龍場壩者實水西地。水苗相仇殺。爭此地。時屬蘭。時屬水。其後結盟。崇明敗。水西假之以居其地。抵大方七十里。去永寧且六百里。山箐峻險。不產五穀。蜀人欲爲設官屯兵。以自廣。公上奏曰。臣惟禦彝之法。治以不治。既來則安。不專在攻取也。今水西既已納款。錢蘭安敢負固。惟當明定疆界。使諸彝自耕牧。遵往制職貢賦。數世之利也。若設官屯兵。臣愚以爲不便。夫守邊者。但聞扼險。不聞入險。此地陡臨彝穴。四面孤懸。中限河

明文遠卷

水。不利應援。築城守渡。轉運煩費。捐有用以事無用。且內激蘭彝。必死之關。外挑水西。扼吭之嫌。兵端一開。未易卒止。如臣襲雷同之見。創可喜之談。誇開疆闢土之功。此人臣一時之利。非疆場之福也。書上。明詔詰責數四。公持前說。及推勘地界。卒如公議焉。安位死。無嗣。朝議又欲用兵。郡縣其地。公上書力爭之。遂傳檄彝目。布上威德。諭以出降。諸彝感公誠信。爭納土獻重器。公分裂疆土。衆建諸彝。使其勢小力分。則易制。各欲保土地。傳子孫。則不敢爲逆。遂上奏曰。水西各酋。恃其險固。向阻聲教。今安位殄絕。疎

族遠條紛然爭立。臣奉明詔。一切禁止。聖威遠暢。有苗來賓。納土獻印。相繼於道。臣惟水西有宣慰之土。有各目之土。宣慰公土。宜還朝廷。各目私土。宜畀分守。籍其戶口。徵其賦稅。殊俗內鄉。同於編氓。大方西溪谷里。比那要害之地。築城戍兵。足以丕振國威。永銷反側。夫西南之境。皆荒服也。楊氏反播。奢氏反蘭。安氏反水。西滇之定。番彈丸小州。爲長官司者。十有七。二百年來。未聞有反者。非他。會之好叛逆。而定番之性忠順也。地大者。政虐之資。勢弱者。保世之策也。今臣分水西之壤。授諸酋長。及有功漢人。咸

明文遠卷

俾世守。凡彝俗虐政苛斂。一切除之。使參用漢法。可爲長久計。制曰可。西南遂抵定焉。十一年春。公薨於黔。年七十有三。凡黔蜀之民。訖於彝裔。爲罷市行服立祠。計開天子震悼。賜祭九壇。遣官視葬禮也。公軀幹洪壯。年六七十。伏轍如少年。室無姬媵。堂無翫好。性介潔不苟取。所至人服其廉介。鎮黔蜀垂二十年。軍資贖鍰。不下數十萬。皆籍之於朝。居處節約。如韋衣之士焉。其爲人明敏而有度量。雖立矢石之下。軍書旁午。從容晏笑。應之各有條理。居軍中久。未嘗有記室。章奏書檄。皆身定之。諸將校或起卒伍。或

奮奴隸。或由降虜。公因材任使。各當其用。用法嚴。犯者雖素所親愛。必誅。卽有功。所養卒不遺賞。故人樂爲之死。御彝人一以忠信。不妄殺一人。彝人懷之。相率親附。故所向成功。非專師武臣力也。內江有牟康民者。隱士也。佯狂。常兵未起時。嘗語人曰。蜀且有變。平之者朱公也。及亂。公召之不至。凡有軍事。密以咨之。無不悉中。公在黔。猶時時致書爲公畫籌策。公薨前一年。忽不知所往。後人覓之於秦蜀間者。此亦首山老人之流。豈所謂幽贊者耶。公子三壽。宜襲錦衣衛指揮使。兆憲襲錦衣衛指揮僉事。兆宣後軍

明文遠卷

都督府都事

陳子龍曰。奢酋以梟雄之姿。憑藉土地。窺伺國費。奮戈重臣。席捲千里。有吞噬益州之志。公無寸兵一卒之任。徒手而角之。遂全名城。復州邑。彌虜穴。申天誅。此功麓川播川侈矣。天啓之季。政在閹寺。公紀功之章。不歸重閣。闕以此失侯。遭戕。其後再定黔難。鎮撫西南。安民納土。此尤彰彰者也。夫自漢以來。通道西南。彝者疲所恃以事無用。故王者之道。叛則誅之。服則舍之。不貪其土。不臣其民也。公不爲功名之計。力抗郡縣之議。有嘉折首。不窮兵威。因俗制

宜分疆裂土使弱而易制垂永久利忠臣之節可爲萬世法矣。易曰師貞丈人吉公其庶幾哉。
老謀淡算爲國家計久遠西漢之趙充國也鋪敘整齊頗似班孟班范蔚宗手筆

明文選卷

南宮生傳

高啟

南宮生吳人偉軀幹博涉書傳少任俠喜擊劍走馬尤好彈指飛鳥下之家素厚藏生用周養賓客及與少年飲博遊戲盡喪其資速壯見天下亂思自樹功業乃謝酒徒去學兵得風后握奇陣法將北走中原從豪傑計事會道梗周流無所合遂泝大江游金陵入金華會稽諸山蒐覽瑰怪渡浙江泛具區而歸家居以氣節聞衣冠慕之爭往迎候門止車日數十兩生亦善交無貴賤皆傾身與相接有二軍將恃武橫甚數毆辱士類號虎冠其一宵召生飲或

明文選卷

曰彼醜不可近也生笑曰使酒人惡能勇吾將柔之矣卽命駕往坐上座爲語古賢將事其人聳聽居樽下拜起爲壽至罷會無失儀其一嘗遇生客次顧生不下已目攝生而起他日見生獨騎出從健兒帶刀策馬踵生後若將肆暴者生故緩轡當中道進不少避知生非懦儒遂引去不敢突冒訶避明日介客詣生謝請結驪生能以氣服人類如此性抗直多辯好箴切友過有忤已則而數之無畱然與人議論斬必勝然援事析理衆終莫能折時藩府數用師生策其雋驟多中有言生於府欲致生幕下不能得將

中生法。生以智免家難。貧然喜。事故在。或饋酒肉。立召客。與飲。陷相樂。四方游士至吳者。生察其賢。必與周旋。款曲。延譽上下。所知有喪疾不能葬療者。以告生。輒令削牘疏所乏。爲請諸公間。營具之。終飲其德。不言。故人皆多生。謂似婁君卿。原巨先而賢過之。久之。稍厭事。闔門。寡將迎。闕一室。度歷代法書。周爰漢硯。唐雷氏琴。日游其間。以自娛。素工草隸。通鍾王。惠求者衆。遂自閤。希復執筆。歆慕靜退。時賦詩見志。怡然處約。若將終身。生姓宋名克。家南宮里。故自號云。

明文遠采

贊曰。生之行。凡三變。每變而益善。尚俠末矣。欲奮於兵。固壯。然非士所先。晚乃刮磨豪習。隱然自將。履藏器之節。非有德能之乎。與夫不自知返。遠道德者異矣。

屢變益上。南宮生所以可傳。文亦磊落。自喜綽有奇氣。

給諫惠公傳

丘志克

三秦之中。有所謂惠元孺先生云。凡語及先生。卽燕褻時。無不肅然改容者。而兒童走卒。直曰延安夫子。而不敢姓名也。公名世揚。父承芳。仕至南京工部郎。以忠孝世其家。公生而穎秀。一日十行下。弱冠舉萬曆丁未進士。令華陽。不畏強禦。然獨有召父杜母之謠。三年入覲。清風兩袖而已。擬授工科給事中。候命不下。公索米長安。靜觀時事。見至尊以厭薄紛囂。故慎重言路。然人愈少。權有所獨歸。一局未終。又換一局。其最狡者。外連政府。內結皖璫。於是四

明文遠采

海善類。當門者鋤。入山者然。幾如一鐵圍城。不可搖動矣。卽間有一二有心者。思一奮筆。發據其不平。而外憚羣焰。筆戰舌。恒而不敢下。徒有仰屋私嘆。公獨毅然曰。我得其要領矣。因以一疏攻某某。而羣謀遂破。是時方禁銅名賢題之曰東林。題之曰門戶。而諸君子多以羽翼光廟被譴。於是又題之曰東朝之黨。公又毅然上疏曰。言東林則東林已耳。而又曰東朝。夫豈有臣子拱衛君父而可目曰黨乎。識者韙之。亡何光宗皇帝賓天。二月聖政。比隆唐虞。而變生倉猝。楊給事漣受光廟顧命。恐以熹廟托李選侍。

聖躬未安穩。故有移宮之議。公是其說。然亦不過事定之後。因眾議紛呶。辨言害義。爲一剖晰。其是非耳。顧未嘗身先之。而身與之也。乃後來羅織者。至謂公青衣小帽。交結內侍。王安石以成移宮之議。豈不馬牛其風哉。公人品趨向。雖大段與楊忠烈公相合。而意見落落。每自孤行。或見諸公汲引太熱。必規之曰。吾輩言官。司議論而已。至於登進正人。雖關係世運。然自有主者。我等不當與聞。人多服其遠見。以故公先後省垣。在長安不過數月餘。皆乞差里居。其避勢焰也如此。天啟乙丑。逆璫魏忠賢柄政。羣小附之。

明文遠卷

教保升木。既矯旨榜死楊左諸公。鎮撫獄。又逮方侍御震孺。論死。併遣提騎逮公。過潼關。獨吏部郎孫公必顯無改平生。爲周旋慰問。十一月逮至獄。鎮撫許顯純坐公交結內侍。搖撼官府罪。不赦。公抗論不服。大呼二祖列宗。知臣之心。於是先後杖五百一十四。拶無數。夾十七遍。脛骨俱斷。氣息如絲。而抗論愈堅。呼二祖列宗愈厲。先是殺楊左時。羣小以獄詞未具。無以服天下心。乃復下公刑部。具供狀。欲與方侍御駢斬西市。是時御史徐揚先掌河南道主司審。徐大化爲僉憲。徐兆魁爲大司寇。王堂審。揚先詰問。

公曰。你說邵尚老等是小人。今果是小人否。公昏瞶中。徐厲聲曰。諸公見地高明。或以爲君子。若世揚愚昧不明。到底以爲小人。丘御史兆麟曰。此人殺機又動矣。是日會審御史十餘人。獨王御史業浩悽然不言。人以爲有禮。次日會審。大化問曰。爾如此面孔而不死。當是何意。公又厲聲曰。天雷之以磨障公等。兆魁曰。今日當了却磨障。趨杖公三十。以轉側故。加杖又七。公舊傷正劇。新刑倍慘。血肉淋漓。不能下炕床寸許。獨心內微溫。喉間氣息未斷而已。司寇更屏絕公家屬不與通。而方侍御已先在獄。持公大痛。

曰。元孺竟先我而西耶。公漸甦。侍御親奉餽粥。至躬爲服。夜公瘡楚甚。二便皆不能舉。侍御負而下炕。復負而上。至夜半不敢怠。或床褥不潔。侍御皆手自洗滌。越春徂秋。如一日也。公偶覺必瞪目曰。世間乃有朋友如方子哉。或痛其呻吟不可忍。侍御微言曰。真忠元孺。恐不受痛。公瞿然良久曰。此是何意。侍御曰。此便是吾儒立命之學。亦名曰禪。於是公言下大醒。從侍御問禪。相與恩讐平等。六合一家矣。一夕公受煤熏氣絕。侍御爲公治殮具。守公側如孝子。禮經一日夜復甦。故侍御獄中詩。有一覺還元萬事平。

偶然蝴蝶又莊生之句。蓋實錄也。丙寅秋審決囚單出共四十二人。公居第一。次方侍御。明旦行刑矣。是日大金吾張公懋忠治酒爲公賦別。泫然泣數行下。公獨笑曰。送遠行人而灑淚。將無增其離思耶。乃顧方侍御曰。子云何。侍御曰。曩與公言矣。真元孺恣不受殺。公復大笑曰。豈有假元孺侍御曰。此是隨大千俱壞轉語。公未臻此境。且防散亂。自作主人。勿戲論也。公領之。遲迴至三鼓下。俄傳皇太子生。得停刑。公與方侍御俱得不死。公繇是益精心禪觀。六時研究。每與侍御交相刻責。謂我等此時日月。正稽叔夜顧視日影時。惜叔夜浪費於廣陵散耳。明年聖天子御極。逆璫以大逆族誅。十二月萬壽聖節。公與方侍御特旨釋放。此時柄政者猶多魏璫餘孽。公雖釋。尚謫戍隴西。明年御史馬鳴世等再理公冤。始還公原官。與起用。又以有中格者未卽起用也。然薦剡爲滿。四海九州望公之出。不減司馬再相君子得興。想亦屑曉間事矣。

野史氏曰。世皆畏元孺先生。以爲百尺無枝。太孤冷人耳。所謂得其半。遺其半。非知先生者也。元孺戟手而與人揖。似冷而急。人患難。軀命可捐。則熱持已一介必嚴。似冷而

朋友之莫能自振者。必多方區畫。使俯仰無累。則熱大節。目虛不肯纖毫假借。似冷。至人有片善微長。雖素與讐怨者。必啼噓歎賞。則熱。故深知元孺者。不惟不畏而遠之。且有至性人。決不悠悠泛泛。嘔就焉。以舉世未有如其熱者也。噫。使世界多元孺其人。君臣朋友之間。豈宜落落如此哉。

浩然之氣。百折不迴。今附璫者已如屠豕。而公名長在天地。可以鼓千萬世忠臣義士之志矣。

徐文長傳

陶望齡

徐渭字文長，山陰人。幼孤，性絕警敏。九歲能屬文，年十餘，倣楊雄解嘲作釋毀二十，爲邑諸生。試屢雋，胡少保宗憲總督浙江，或薦渭善古文辭者，招致幕府，堯書記。時方獲白鹿海上，表以獻，表成，召渭視之。渭覽罷，睜視不荅。胡公曰：「生有不足耶？」試爲之，退具藁進。公故豪武，不甚能別識，乃寫爲兩函，戒使者以視所善諸學士。董公份等謂孰優者，卽上之。至都，諸學士見之，果賞渭作表進，上大喜，悅其文。旬日間，遍誦人口。公以是始重渭，寵禮獨甚。時都御史

武進唐公順之以古文負重名，胡公常袖出渭所代謬之曰：「公謂予文若何？」唐公驚曰：「此文殆輩吾後。」又出他人文，唐公曰：「向固謂非公作，然其人誰耶？」願一見之。公乃呼渭，偕飲。唐公深獎歎，與結歡而去。歸安茅副使坤時游於軍府，素重唐公。嘗大酒會文士畢集，胡公又隱渭文語曰：「識是文誰筆乎？」茅公讀未半，遽曰：「此非吾荆川必不能。」胡公咲謂渭茅公雅意，師荆川。今北面於子矣。茅公慨而面赤，勉卒讀。謬曰：「惜後不逮耳。」其爲名輩所賞服如此。渭性通脫，多與羣少年昵飲，市肆幕中有急需，召渭不得，夜深

開戟門以待之。傾者得狀報曰：徐秀才方大醉，噪罵不可致也。公聞反稱甚善。時督府勢嚴重，文武將吏庭見懼誅責，無敢仰者。而渭戴倣烏巾，衣白布潌衣，直闖門入，示無忌諱。公常優容之，而渭亦矯節自好，無所顧請。然性豪恣，間或籍氣勢以酬所不快。人亦畏而怨焉。及宗憲被逮，渭慮禍及，遂發狂，引巨錐刺耳，刺深數寸，流血幾殆。又以椎擊腎囊，碎之，不死。渭爲人猜而妬，妻死後，有所娶，輒以嫌棄。又擊殺其後婦，遂坐法繫獄中。憤懣欲自決，爲文自銘其墓曰：山陰徐渭者，少慕古文詞，及長益力。旣而有慕於

明文遠卷

道。往從前長沙季先生究王氏宗旨，謂道類禪，又去扣於禪。久之，人稍許之。然文與道終兩無得也。賤而情且直，故憚貴交，似傲。與衆處，不浼袒裸，似玩。人或病之。然傲與玩終兩不得其情也。舉於鄉者八，而不一售。僦數椽，儲瓶粟者十年。一旦客於幕府，典文章，數赴而數辭。投筆出門，人爭愚而危之。而已深以爲安。其後公愈折節等布衣交，畱者兩期，贈金以數百計。人爭榮而安之。而已深以爲危。至是忽自覓死。人曰：渭文士且操潔，可無死。不知古文士以入幕操潔而死者衆矣。乃渭則自死，孰與人死之。渭爲人

度於義無所關。時輒疎縱不爲儒縛。一涉義所否。雖斷頭不可奪。故其死也。親莫制。友莫解焉。平生有過不肯掩。有不知耻以爲知。斯言蓋不妄者。其自名如此。然卒以援者力獲免。既出獄。縱游於金陵。北客於土谷。居京師者數年。獄事之解。張宮諭元忭力爲多。渭心德之。館其舍。苟甚驩好。然性縱誕。而所與處者頗引禮法。久之。心不樂。時大言曰。吾殺人當死。頸一茹刃耳。今乃碎磔吾肉。遂病發。棄歸。既歸。病時作時止。日閉門與卿者數人飲。噉而深惡。諸富貴人自郡守丞以下。求與見者皆不得也。嘗有詣者。伺便

排戶半入。渭遽手拒扉口應曰。某不在。人多以是怪恨之。晚絕穀食者十餘歲。人問何居。曰。吾噉之久。偶厭不食耳。無他也。尤不事生業。客幕時有餽之。洮絨十許匹者。遂大製衣被。下及所嬖私褻之服。靡不備者。一日都盡。及老貧甚。鬻手自給。然人操金請詩文書繪者。值其稍裕。雖百方不得。遇窮時乃肯爲之。所受物人人題識。必償已乃以給。費不卽餒餓不妄用也。有書數千卷。後斥賣殆盡。幃篋破弊。不能再易。至薪菜寢年七十三卒。渭爲諸生時。提學副使薛公應旂閱所試論異之。置第一。判尾牘曰。句句鬼語。

李長吉之流也。及被遇胡公。值比歲公思爲渭地。諸僚官入謁。屬之曰。徐渭異才也。諸君校士而得渭者。吾爲報之時。胡公權震天下。所出口無不欲爭得以媚者。而偶一令晚謁。其人貢士也。公心輕之。忘不與語。及試渭牘適屬令事將竣。諸人乃大索獲之。則彈擿遍紙矣。人以是歎渭無命。而服薛公知人焉。渭於行草書尤精奇偉傑。嘗言吾書第一。詩二。文三。畫四。識者許之。其論書主於運筆。大概昉諸米氏云。所著文長集。闕篇櫻桃館集。各若干卷。今合刻之。註莊子內篇。參同契。黃帝素問。郭璞葬書。各若干卷。四

書解首楞嚴經解各數篇。皆有新意。渭父鏹以龍里衛戍籍領貴州鄉薦。始至龍里也。土人譁之。鏹以教讀自晦。授童子孝經。故謬其讀。土人咲曰。是不足逐也。已而得薦仕至夔州府同知。渭貌修偉肥白。音朗然如鶴唳。常中夜呼嘯。有羣鶴應焉。二子曰枚。枳。

陶望齡曰。越之文士著名者。前唯陸務觀最善。後則文長。自古業盛行。操翰者羞言唐宋。知務觀者鮮矣。况文長乎。文長自負才性。不能謹飾節目。然跡其初終。蓋有處士之氣。其詩與文亦然。雖未免瑕類。咸以成其爲文長者而已。

中被詬辱老而病廢名不出於鄉黨然其才力所詣質諸古人傳於來禩有必不可廢者秋潦縮源泉見彼沍喧汜溢者須臾耳安能與文長道修短哉文長沒數載有楚人袁宏道中郎者來會稽於望齡齋中見所刻初集稱為奇絕謂有明一人聞者駭之若中郎者其亦謂之桓譚乎

刻意摹寫有抑有揚要不失為布衣之傑。文長與沈明臣嘉則同客梅林幕中篇什之富麗徐不如沈文章之奇崛沈不如徐然其任真自放不屈節於權貴則一也以視投身鈴閣獻諛乞憐爾劄戟門爭妍取寵真不

啻黃鵠之於鸚鵡矣

明文遠卷一百九十九

甬江徐文駒子文論次

西昌羅景泐亦潭同選

受業羅仰銡慎齋閣

傳十四 節婦

二賢母傳

宋 濂

瑞安有大姓曰吳氏世守禮度而嚴於昏嫺柳州教授堤生子欽年近弱齡挺欲為之擇配久且未成或曰同郡胡節有容德且達宦之後可室也乃遣行媒知名節之父悅焉六禮既備故節來歸於欽內外宗暨媼御而下宜之生

明文遠卷一百九十九

傳十四

子璟鞠育至長為娶縣人林廉廉名卿孫粗習書傳翊翊然勤翼翼然抑畏節愛之不翅若親女廉亦事節若母懷妊九閱月璟以病死未死執廉手涕泣惓惓以養親存孤為託廉諾之後三十日廉生一男子且悲且喜曰吳氏之宗其不為赦氏餒鬼乎未幾欽亦卒節與廉遂首垢面自稱曰未亡人誓撫遺孤以不墜其家後六年元政日紊四方寇盜蠡起市魁都伯各聚農為兵陽號保障陰則倚藉為姦有利吳氏多貲欲奪廉之志廉年二十有餘爾善自閉拒不可撼遂有謀殺其孤者廉懼棄家挾姑而遁擇隣

境大山。匪焉艱難。備嘗室如懸磬。無絲毫怨懟意。惟飭厲兒以學。無有寒暑晝夜。年三十九卒。節撫棺哭泣。竟欲無生。益督兒事。書詩勿怠。又二年節亦卒。兒名奎。今爲巨儒。州人識與不識。咸稱爲吳氏二賢母云。

太史公曰。吳氏之系。何其危哉。當環瀕亡時。荃在母腹。男女未可知。林氏毅然以存孤爲諾。非見義明如瞽。日能然乎。使林氏之足一移。吳氏宗祀墜矣。此其功非再造其家者乎。譬猶狂瀾東奔。欲舉隻手以障之。抑難矣。予謂林氏具五美焉。其不畏強禦一也。富而能貧一也。炳於幾先而

明文遠卷一百九十九 傳十四 二

不陷於虎口三也。干戈紛紜之中。鬻環釧市書。厲子以學。四也。終始一致。不爲浮議所惑。卒令終於牖下。五也。夫然故其能以節操顯著者。宜哉。雖然。不爲之先。孰爲之後。非胡氏挈綱振維於上。則林氏筑筑然無依矣。是則胡氏者不爲尤賢乎。賢哉二母。如楚之雙璧。光彩交映。見者動容。如越之雙劍。光芒閃鑠。不可狎玩。誠可謂無愧於葵倫者矣。嗚呼。女婦且爾。則凡愛人家國之寄。委棄若土梗者。果何心哉。

守節難守節以存孤更難閨閣之姿凜如鐵石可以媿丈夫而巾幗者

柳氏二節婦傳

宋 濂

柳氏二節婦者。上虞柳宗遠妻。唐及其子桂之婦。陳也。初唐年二十三歸宗遠。事其姑孝。越二年生一子桂。而宗遠卒。或少唐恐其難寡居也。以語試之。唐忿曰。吾喪夫命也。婦不二醮義也。命夫使然。義出於人心。吾縱不畏天。能昧吾心而負義乎。且吾姑老。吾子少。吾去之將安求乎。益苦心瘁力。營粟帛以養姑。命桂學詩書於鄉先生。姑年八十餘乃終。而桂長遂娶陳女爲婦。陳歸桂逾年。桂亦卒。陳年甫二十四。或閔陳無子且少也。勸其再配。陳哭曰。此豈人

明文遠卷一百九十九 傳十四 三

所言乎。吾姑不負吾舅。吾敢負吾夫乎。吾寧卽死。柳氏牖下。不願聞此語也。乃去膏沐。屏華靡。與其姑相依以居。姑食然後食。姑寢然後寢。家內外事必告而後行。姑婦孝愛如母子。歲時具殺醪祭。柳氏亡人二婦筑筑然拜階下。輒涕泣不能相視。後以某子某爲桂後。今唐年六十。陳亦四十。鄉人咸稱爲二節婦云。

史官曰。夫婦者相扶以生者也。相扶以生者人道之常也。不幸遇天折臨患禍。夫不獲婦其婦。婦不得夫其夫。是豈人情所願也哉。斯變故也。夫人處平居無事。雖至閭閻。皆

可以勉事有出於難處者雖奇偉丈夫時時猶有失焉況婦人哉若柳氏姑婦皆在少年喪夫處人之所難堪以至於老余讀其事未嘗不爲之歎息也人常患後世俗不逮古是烏可槩言乎二婦之所爲擬之古賢婦何讓乎余因門人朱瑋請爲列其事使繼此執筆者有取焉

孀姑婆婦相對凄然卒能全令名以終老宜景濂之特爲作傳也

明文遠卷一百九十九 傳十四

王節婦湯氏傳

宋 濂

婦以節名非常也變也變而不失其正不亦善之善者乎若王節婦者是已節婦名慕貞姓湯氏世居武林施水坊父榮母戚氏慕貞生十七年同里王君暹聞有容德俾其子常莫鴈納爲室既歸三族媼御交譽之常字彥常少有遠游志既生女及男驥元至正乙未出商番禺已而之桂林後六年死焉慕貞二十七矣遙望南海淚眼無乾時上承舅姑米薪鹽醢之費靡不經度不足使蒼頭貿易以給舅姑忘其子之亡舅嘗患疽慕貞稽顙北辰乞以身代疾

明文遠卷一百九十九 傳十四 五

乃瘳舅有女兄二人年耄無所依慕貞迎還於家忠養同其姑夫之季弟曰暉娶史氏有二女貧不能嫁慕貞擇良婿治嫁具遣之暉與史旅死三衢慕貞不憚千里之遠取二喪藏諸先塋其訓驥尤切俾事賢傳受春秋三傳之學國朝洪武癸丑取浙江行省第六名文解貢入成均選授爲吳王府伴讀朝夕陳訓於王久之拜監察御史近以使事入闕過其家方嶽大臣泊部使者交謁於門問母夫人無恙人爲慕貞榮慕貞不自樂也且曰我未亡人爾自意危如朝露不復有今日幸視驥加長歲時持一觴酒醉土

家墳上底他日九泉見彥常無慚色爵祿之有無皆天也
奚暇計哉君子愈賢之嗚呼婦之青年喪夫最號多艱儻
居貴富家有像勝足以備驅役閭廬足以蔽雨風粟帛足
以供衣食猶可自安苟或斃斃弔影室如懸磬忍寒夜織
機聲與候蟲齊鳴達曙不休自非鐵心石腸未必不爲之
動也學士大夫讀四庫之書平日抗手論天下事何處更
有豪傑一遇絲髮利害反眼若不相識視女婦未嘗知書
者乃有所不及可勝嘆哉濂於慕貞之事不得不爲之紀
載也夫移風俗美教化之道慕貞實有焉因具書之以厲

明文遠卷一百九十九 傳十四 六

爲人婦者

贊曰婦以節名初非美稱唯王婦湯守變以貞心堅同石
操榮如冰太史作傳永揚休聲前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
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金華宋濂撰
節婦有令子亦天所以報其節也委曲抒寫有酸楚處
亦有感激處

周節婦傳

宋 濂

節婦姓趙氏名淑宋燕懿王之裔安定郡王令諲九世孫
也令諲從高宗渡江南居越諸暨遂爲諸暨人父孟德有
文學生二女節婦長且賢尤愛之授論語孝經列女傳皆
能通其義年十八求宜壻者得同邑周本恭歸焉始歸而
姑卒既而舅及兄公妣氏亦相繼死兄公子顯宗尚幼節
婦相夫飭喪治葬咸盡禮育顯宗如子歸十一年生三男
宗善宗祚宗政宗政始生時天下亂夫嬰疾甚恐不起顧
節婦曰今兵革四興嗣子單弱如此我死爾能自保乎節
婦嚙指流血泣曰天在斯吾有不能保孤兒者天實誅之
夫卒節婦年二十九墜跌號泣泣間含食哺諸兒不暫出
戶限明年國朝克諸暨與僞吳分邑拒戰兩兵交焚掠家
皆無纖毫存節婦抱兒及顯宗從一勝出走匿惟持田籍
以行深山窮谷間飢餓顛踣削木屑采藜藿以食或閔其
艱勸之曰呱呱者何足恃奚爲自苦耶節婦怒不與言
剪髮示之益自裁戮厲色峻辭使人莫敢近兵定而歸
富民侵主其田殆盡節婦持田籍與辨卒賴以完知州田
若賦高其行欲上其事於朝節婦曰宜然耳何足上聞力

辭不願乃復其家節婦感泣日治麻纓爲布帛以繼乏絕市詩書教諸子夜焚松脂於室坐諸子兩傍而口授之或怠瞢首俯輒咎咄不少恕諸子皆凜然畏憚如嚴君視其色變卽憐恐莫敢舉目視及長遠從名師遊所友善士相過則喜爲之置酒否則憤歎竟日節婦以兄公早沒惟顯宗存爲之昏娶先於已子羞服與諸子同人不知辨諸子遜弟皆有士行宗祚入爲太學生以文行稱人咸謂節婦善教所致云

史官曰世之傳節婦者多貴殺身爲難能至於守義不二

月文選卷一百九十九 傳十四

者則略而遺之余甚惑焉鋒刃之威迫於後湯火在前有所不顧此人情所能勉至於困窮災變切身凍餒顛踣而不渝其志存人之孤非篤於禮義者其孰能之若周節婦是矣嗚呼此豈特賢於女婦而已哉

流離顛沛中污泥不染其勁節可以勵世至於市書課子一洗姑息之態尤奉爲女師可也

王貞婦傳

宋 濂

貞婦名順榮字靜安姓王氏台之黃岩金沙里入性莊毅日處深閨人不見其面其父廣東元帥嗣奇之慎擇所配年十七歸同邑楊伯瑞伯瑞以才用世累官行樞密院斷事官階從四品得封貞婦河南郡君至正間貓獠兵侵天台伯瑞帥師往扼之弗勝遂遇害貞婦時寓四明年二十又七生子慶壽始兩月聞夫亡躑躅欲求死親屬交相慰解遂護喪還葬於鄉屏鉛華弗御戴道家冠被鶴氅衣脩然如塵外人未嘗輕於笑語人請之則曰我未亡人爾尚

明文遠卷一百九十九 傳十四 九

何心追逐世好耶鄉里小兒欲媚上官以貞婦美姿容嗾使聘之不從將以威劫其去貞婦遽引刀斷髮痛詈不休事遂寢越三年有權貴人聞其賢強委禽焉貞婦度不免拊膺長號呼曰楊樞密何在楊樞密何在妾將相從於泉下因悶絕仆地嗟人挾齒以藥灌之移時乃蘇俟間執慶壽手曰吾命婦也不敢虧節以辱汝父汝父亡我非不能死以汝年幼將誰育之卽不育歲時何人持卮酒以酌汝父墳乃忍死至今今汝已十齡吾復何憂我將死於汝父之墓言訖泣而行慶壽號訴從母林氏林亟往救貞婦

以刀自刎不殊。林奪刀挽之。歸環守至旦。稍解。貞婦復斷髮如初。樵貴人曰。此烈婦不可強之。強之不祥。嗚呼。女婦之質甚弱耳。扣盞足以駭走之。今貞婦乃不爲威武所屈。若是。非其秉志剛見義明有不能也。世以丈夫自居者。冠帶儼如。步趨鏘如。議論謫如。人倘以女婦目之。則類然怒去。及究其所爲。一遇小利害。則甘心喪其所守。似婦人女子之不若。抑又何說哉。然自兵亂以來。婦人徇節而不屈者。或自刎死。或墜崖下死。或赴水火而死。固人之所難。此特出一時義烈所激爾。有如貞婦處孤燈敗帷間。淒風蕭

月之卷一百九十九 傳十四

蕭然中人。歲積月深。必有甚不能堪者。恆人之情。寧不爲之少衰。貞婦之操。則愈堅如鐵石。百折不撓。豈不尤人所難者乎。使一鄉之得若人。必有率德而勵行者。由是達之一邑一州。無不皆然。其於移風俗。美教化之道。有國家者。蓋有賴焉。是宜爲之傳。以俟觀民風者。

贊曰。昔夏侯令女。夫死不嫁。遂致斷髮爲信。或感迫之急。乃割耳與鼻。誓不欲類於人。至今想其遺風。猶凜凜然可畏也。今貞婦截髮絕人。其厲操蓋與令女同。若其持刀自刎。比之割耳鼻者。且欲并身而捐之。其志爲益苦矣。嗚呼。令女不可見有若貞婦。其所謂異世而同符者。非耶。將門節烈之婦。英氣逼人。固當與夏侯氏女後先輝映。

孫孝子傳

趙貞吉

孫孝子者。餘姚孫長公也。名堪。字志健。忠烈公之長子也。世系綿邈。語具忠烈傳中。公歷官都督僉事。贈都督同知。頃以御史上其事。旌爲孝子。不稱官。重孝子之行也。孫孝子生有異質。無所不學。雄於古文詞。而不屑爲舉子業。談經濟之略。而不營仕進。慷慨慕古忠孝大節事。器識出行輩人上。故有盛名於鄉矣。當正德己卯。奉母家居。而江西之難作。變聞卽洒涕挺戈從之。至則逆魁已擒。因改治忠烈之殯。一慟而死。蘇時遂贖其兩耳。當是時。陽明先生哀

明文遠卷

孝子之悲憤。而爲文以弔忠烈。曰。公爲忠臣。公之令子爲孝子。故世之稱孫孝子者。自王公始也。孝子乃結廬忠烈之墓所。三年而孺子泣復墨衰九月。又歷三年而不色喜。於是有一莖九葩之芝生於墓左矣。久之。上念忠烈之事。錄孝子入禁衛。孝子乃與其弟塤陞約曰。終天之痛。已不可爲。吾以未死之年。奉聖善之養。似可勉竭也。續光緒而酬國恩。其在二弟乎。始治宣武里第。率二弟以奉太夫人。者無不備。明年嘉靖丙戌。孝子以才中武試第一。大司馬嘉魚李公嘉其賢行。而孫孝子之名動於京師。然孝子則

痛其先人之烈也。又自傷已之不可離親以有爲也。故敘其果毅之氣。恢奇之才。精絕之藝。惟思親怡母之爲計。沉抱幽懷。默以待老。不復顧世之知我矣。獨時時事翰墨。作爲怪石幽香寒英奇嶠遠水滄浪諸數十百本。流散人間。其寄情若此止耳。室抄膝姬門無雜賓。祭祀必齋。室家振振聚美百行以光二人。則孝子之志。日夜孜孜焉。孝子嘗自敘曰。先人之變期一慟而死。此殘年者爲老母。爾耳。其言棲絕如此。故孝子之視生也若浮。其視死也若休。其於世也若暫寓而寡儔。其於名利若不可與謀。其氣素剛。其言

明文遠卷

素莊。其在太夫人之前。則氣和而言柔矣。是時孝子漸已耆老。二弟亦皆貴顯。諸郎孫俱入高等。而孝子旦夕率之爲嬰兒之嬉於太夫人之前。則無不翕然愉愉以從。太夫人偶有訶責。孝子必長跪於前解之。音辭惻愴。故太夫人卽警然意釋而無傷。太夫人每哭。忠烈甚哀。孝子率闔室助之。畢哀。旋必百計以求其意平。諸子第徐察孝子所獨居處。常有淚痕。宛在枕間。終不令太夫人聞也。癸丑之秋。孝子年七十二。而太夫人始捐館。孝子毀甚。初孝子雖老而健。過壯夫。以縮於水漿。故建極厄。愈烈烈不可奪。旅

大錢塘一夕隕石於江。涌水盪舟。衆共訝之。明日孝子以不勝哀。卒於旅處。嗟乎。若孝子疇昔所自敘之言。信矣。概前之卒。與殯前之職。蓋如一日也。豈非至性不可解於中。而卒能不食其言。以成其絕孝也歟。

論曰。歷選古之孝者。七十而慕。自重華以來。或有之矣。然未若孫孝子之於二親。哀公養存。各極其情。若此之至者也。抱茲至德。以配忠烈。可謂能子矣。

慕寫如生。奕世下讀之。令人悽惻。

月之卷

陶菴先生傳

高攀龍

陶菴先生者。歸子季思也。蘇之崑山人。名子慕。字季思。其父故太僕震川先生。諱有光。歸子兒時。卽有至趣。嘗掛酒衣帶間。見一卉一石。佳者輒引酒自賞。其餘童孺所弄。一切覘眎無所屑。及長。苦心爲文詞。濃味沉情。而出之以輕聲遠度。飄飄乎如被濯以醴泉甘露。而蕩以清風。被以鮮霞者。辛卯舉南畿。乙未從京邸交於嘉善吳子志遠。過錫山。交於高子攀龍。三人相得歡甚。時高子築室於蠡湖之上。曰水居。吳子築室於祥蕩之上。曰荻秋。歸子常三對公

明文遠集

車不第。又兩喪婦。得廢疾。築室於崑之西村。曰陶菴。三子者。遙相過從。凡席湖山。衣被風月。飲食圖史。見者以三人相對一室。終日默然自怡。而不知其所事也。然歸子病相尋不已。遂屏跡陶菴。陶菴者。縛茅爲屋。棟樑爲牆。屋後樹梅。庭藝菊。杞室中。琴一張。書數百卷。一爐。一藥囊。一瓶。他無長物。歸子鼓琴讀書。晏坐默識。窮天地之無垠。察品物之有自。陶然不知身之病也。時復行吟溪畔。覽物從容。作小詩自娛。客至煮蔬沽醕而已。歸子自居陶菴。不與衣冠之會。不詣府縣。不受當路問餽。不爲宗黨爭訟。伸白不

明文遠集

爲子姪應試于請。雖甚貧。養其子之孤者。養其弟婦之寡者。雖甚病。於人倫事未嘗偷惰。少孤事諸兄友愛特至。平居無疾言遽色。農人牧豎。相與依依如僮僕。周念僮僕如子弟。其病愈久。其學愈進。客有至陶菴者。登其堂。未見其人。不知塵念之從何去也。見其人。未聞其語。不知和氣之從何來也。飲食焉。笑語焉。退而慨然以歎。油然而思。人人覺其形穢。不知心腹腎腸之胥易矣。此所以爲陶菴也。或問高子曰。歸子何以願學陶也。高子曰。嗟乎。使歸子而得志。所謂斷斷休休者。其人與。而以病廢。所自鑿足者。東籬南山之味而已。此誠天下高士也。而使歸子以高士名。則世不幸也。崑山令王公時熙嘗造歸子。屏騶從。載酒肴而往。歸子欣然納之。清言彌日。時以爲白衣之致。及卒。學者稱爲陶菴先生。而以傳屬高子。高子謂吳子曰。惟子則能傳歸子矣。吳子曰。子弟傳之。凡人之美人懼溢。歸子不懼溢。天下之美備是矣。高子曰。予懼予之得其郭郭而遺其神理也。吳子曰。不然。歸子如冰壺。內外瑩徹。其郭郭者。其神理也。高子曰。善。夫吳子之傳歸子也。歸子有一子名奉世。歸子遺言教奉世曰。人能親近賢者。雖有下才。不至墮

落吾無以貽汝。貽以此言。歸子得年四十有四。其卒以丙午十二月二十日。

山高水長。季思有此遠致。真不媿震川子矣。文心孤峭。雅足稱之。

明文遠卷

陶三

王進德傳

方孝孺

王進德者名敏。台之寧海人。其上世多爲儒。以進士官於宋。而從兄璞字蘊德。尤文而賢。進德兒時。從長兄竊觀縣庭。見縣令威儀甚盛。歎曰。吾豈不足爲彼耶。從兄聞而奇其志。因令入縣學爲諸生。同舍治經爲文辭者。易進德年少。問其文法。靳不以告。進德憤且奮。兼日夜攻習不休。踰年。輒出其上。進德氣剛有廉隅。不與人爲款狎。其所爲事。每欲異恆人。其家固貧。當其爲學。饑渴歸。取杯水飲。休休然。若飫梁肉者。人非其類。雖欲飲食之。不能也。嘗與其友

明文遠卷

夜讀空舍中。夜半鄰女叩門求宿。甚哀。其友欲納之。進德扣門勵聲罵曰。吾在此。誰敢入此門。因疾呼使聞於外。其友愧謝不敢出聲。女遂去。後學舍諸輕蕩士。指目進德。相戒不敢爲非義。或飲酒歡笑。聞其欸步。卽皆畏避。始易之者。至是皆歎服之。會太學徵郡縣士。遂貢於京師。試列高等。廷議遣太學生分教北方。賜衣陛見以行。進德得太原時。天子方注意太學。學中少年被寵顧。異甚。入預近事。外官見諸生秀才從京師來。奔走伺候。若貴戚重臣。其分教者亦多驕橫。奴視吏民。不爲禮。進德獨以禮自約束。如平

時不復過涯分守令敬愛退相語以爲儒者不可竭犯落
鎮主將苦其清介異已欲試其所爲召使飲酒床幃婦人
於偏室酒酣納進德其中鑰門以去進德入見婦人大呼
排門取鹿馬乘之逃還主將驚謝稱之以爲難後徵分教
諸生還京師郡邑恐其入奏發已罪多賂以金錢貪者受
至數百千緡進德一揖辭父老卽行無毫髮私奉旨監收
嘉興新城糧後督舟運糧輸蜀峽江悍急行者多舍運舟
陸行爲自全計進德坐舟中不顧曰主事君命也死生天
命也祇君命以俟天命何以陸爲後自全者多以失舟獲

明文遠卷

罪進德拜監察御史旬日以例免歸再起爲刑部司獄坐
徵法輸作赦歸暴疾五日以洪武十五年五月初八日卒
於家年三十有二進德容貌端偉有威重慎交與不挫屈
於人而善事父兄得孝敬意其所從爲學從兄蘊德方進
德卒時爲紀善於燕王府還書與弟琦相吊極痛惜之琦
有文章謹操行有名然常語人謂不若進德葉伯巨居升
郭濬士淵皆奇士伯奇以上書論分封事死濬亦言事後
以他事死二人皆負豪氣不服人至稱進德自謂弗如
也

贊曰金華胡翰先生高介人也嘗與余論獨行士自言於
衛得一人曰汪瑋昔至京師見瑋故舊仕斥不用弊衣
繩履間槩然卒以窮死然其論議瑩瑩不少貶而進德亦
喜瑋爲人古所稱方以類聚者進德與瑋之謂耶跡進德
操持可謂篤義君子矣而所遭乃如此子罕言命其以是
夫
篤義之士竟以天死胸有無數感歎形容刻劃面目如
生

明文遠卷

凌漢章先生傳

慎 棠

先生姓凌諱雲字漢章別號臥岩湖之歸安人也世居歸安雙林村因號雙林凌氏云先生自幼善屬文補弟子員屢試連不得志於有司乃喟然歎曰丈夫志在萬里顧屑屑研析章句如置身矮屋不能擡頭是鴻鵠抑志於燕雀也乃屏舊廬以遊遊至山東太山下見古廟前病人氣息垂絕嗟歎者久之忽遇一道人在傍問先生曰汝欲生之乎先生曰固欲生之耳乃命公驗腿氣之冷熱先生曰氣尚蒸蒸然汗微出也乃針其左股遂蘇因語公曰此毒

明文遠卷

先生

氣內蔽非死也毒散則生因與語本輪根結終始順逆之法自是引伸觸類妙悟神解有未之或知者姑即予所而受於先君與傳聞於父老者言之信哉予先君南槐公病哮喘日夜吼不絕聲至不能就枕且絕粒者五日切脈者以為虛也法宜補藥投而病愈甚計無所出就先生而問焉曰如諸醫言是有餘而以不足治之非也此寒濕積也穴在頂針必暈而若死者半側須假四人以分扯其髮使勿傾跌針入果昏眩踰時予祖父母皆行哭先生乃言笑自若少頃氣漸舒復加補始出針針微染血因而嘔吐痰

積將及一斗餘先生曰病根自此拔矣先生兄天章亦稱

明醫有男子病後舌吐狀如懸物天章語乃弟云此症乃病後近女太早夫舌者心之苗腎水竭不能制心火病在陰虛先生曰然其穴在左股太陽是謂以陽攻陰先生曰然遂如其穴針之久之舌吐如故兄亦茫然自失以問先生先生曰失在於知瀉而不知補先生就視之轉而補者三其舌以漸而入遂不復懸又河南淮陽王病風臥病不起者三年矣請於朝數省明醫畢集針與藥交治之不效先生至投之以針不三日而行動如奔真為起廢臨行贈

明文遠卷

先生

之以詩云千般藥餌渾無効分寸針芒却有功甚者感恩刻骨圖其形以祀之焉又金華有一富家婦少寡淫火方熾遂致喪心始見屋柱緊抱之若有所繫久之雖見婦杖諸微物即以兩手爬之甚至裸形野立亦不為恥時先生年已七十令渠就針先生熟視之曰是謂喪心乃先命二人殄其左右手并扼其二肩忽以冷水噴面欲令其忽然驚惕且云針後用帳以蔽之計其心正而知恥也指擇既定乃以針入其心穴名曰鳩尾補泄兼用不驗時婦人狂疾頓除復語其家人曰宜以好言慰解以泄其憤庶

病不復發矣。又先生某年日夜泊吳江。有憲副陳冷菴子
息臨產。胎不下者三日。夜其心痛如割。遂呼號遠地。惟求
以自盡。至夜分燈火煌煌。出以迎醫。先生起而詢其所以
然。因語主人曰。何必多醫。假吾一針足矣。衆目之爲狂怪。
且曰。姑試之以觀其收也。先生即燈下以針刺其心穴。針
出。孩亦應手而下。如瓜脫於蒂然。問何以故。先生曰。此謂
抱心生也。針出則手舒。手舒則胎下。因即兒手掌驗之。針
眼甚明。衆醫皆搖手吐舌而去。夫母之心與其子之手相
爲聯屬。母之命與其子之命相爲存亡。差之毫釐。兩敗俱

明文彙編

傷無疑也。非洞見臟腑意與神通者。孰能與此。以此名聞
當寧。召試之太醫院。乃出銅人以衣蔽其體。命先生就針。
針無虛穴。則知先生之醫得心應手。要非襲取所致者。且
公性素節達。不事居積。凡親戚之貧而苦於饑寒者。婚與
喪不能舉者。橋梁道路之修葺有求於先生者。先生曰。吾
貧不能爲汝助。但至某日。吾設座施針。卽其所饋遺者計
其數之所盈。與之而止。其輕財樂施有可述焉。抑予又聞
之。先生少年與晟舍閩莊鬱戴山王長史。偶望日以行香
畢步出東門。有相士前進而揖。閩曰。伏犀貫頂。玉帶腰懸。

揖戴曰。好一金肚皮。但有科無甲。揖先生曰。既非科甲出
身。又不以異途入仕。惟有名高天下。後閩官至尚書宮保。
戴以進階腰金。先生大名垂之宇宙。至今不朽。然則先生
之術殆天授非人力也。故傳以表其神異云。
論曰。予讀史記謂扁鵲得桑長君方書與異藥。飲三十日
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臟癥結。以爲作史者特神
其說。以誇示天下後世。及觀吾漢章凌先生之醫也。信哉。
夫湯液醴灑。攝引吐納。均之所以治病養生。至於濕熱壅
腫。手足痿痺。甚至毒氣內攻。存亡係於呼吸。有藥力導引

明文彙編

之所不及者。非針砭以補泄之。死可立待。故曰取五脈者
死。取三脈者。惟奪陰者死。奪陽者狂。誠毫髮不可僭差者。
是故唐之狄梁公去鼻贅而却絹千疋。高誼流芳。梁之道
人慧龍能開帝冑之雙瞽。後世有述。今觀先生之五醫。其
起廢生死。効信若風之吹雲。明乎若見蒼天。與唐之狄公。
梁之慧龍。入於神聖者一也。卽其胸次豁達。不事居積。乃
知古之技術文章。大過於人。不惟聰明得於天縱。而其心
解開拓。亦非物表。亦自與人殊云。
論醫學本末。針灸在湯液之先。而其取効亦速。有遠過
湯液者。然而其理微矣。雙林凌氏至今以針灸名。數傳
以後。浸失初指。往往以庸術欺天下。則又不能爲利反
能爲害。安得起漢章於九原而問之。

石孝子傳

戴良

石孝子者四明山農夫也。家世貧賤。老屋數楹。隱隱叢薄中。孝子早喪父。獨與其母居。一日以事出。則告其母曰。兒出。母居此。無侍養者。幸往依女氏。待兒之歸也。母曰。諾。其女氏家去母甚邇。孝子謂母可。即至。竟行。後二日歸。首過母所。寓而母未嘗至也。孝子即心驚。倉皇抵舍。忽見壁間一巨竇。覘之。則虎子三。據其榻處為穴。孝子知母已為其所害。即慟且盡殺虎子。復磨一斧。堅執立竇內。頃之。母虎循竇入。即斫其首。碎之。取肝腦磔諸庭。而復大慟。以斧指

明文遠卷

天曰。吾雖殺四虎。而吾母之仇未足以報也。乃更跡壯虎所行路。持斧阻崖石待之。壯虎果跑哮過崖下。孝子奮而前。當斧首連砍數斧。即斃。虎雖斃。孝子亦隨死。僵立不仆。張兩目如生。而手所持斧。瘳不可奪。鄉鄰走乎。咸凜凜欲亡去。獨常捕虎者相率拜祭。而神之。蓋余至越。聞諸宋先生元僖云。

論曰。父母之仇。不與共戴天。是以齊襄仇紀。而有紀侯之去國。魯莊仇齊。而有乾時之戰敗。蓋寢戈枕甲。仇在必復而已。其可逆計強弱。蓄情抑志。以苟其生。哉。竊痛宋氏南

遷。二帝客死金國。稱兵以復仇。誠不可朝夕緩也。而顧有沮於奸議。卒使終天之恨。竟莫一伸。是果何為哉。當時議者。孰不以宋弱金強為說。以孝子觀之。宋雖弱。豈下於一夫。金雖強。詎勝於五虎。孝子能行之。而宋之君臣反有所不能。設使孝子之事。見之於彼。曰。主國議者。亦可少媿哉。嗚呼。若孝子者。嗚呼。焉烈烈焉。雖與岳將軍輩比質可也。讀史至宋南渡後。奸人得志。多少憤惋。此文固有為而發。

明文遠卷

毅齋王公小傳

羅洪先

正德間逆瑾僭權。威虐縉紳。縉紳中稍懷恥者。鮮不見忤。得禍而先。大夫在武選。以事不關白。幾就逮。余每聞人談瑾事。輒恨當時大臣不能相正。則已反。蒲伏乞哀門下。思駕其勢以自便。是禍縉紳者。不在瑾而在此數人也。然瑾得肆威虐。大抵皆藉口祖宗之法。以持人短長。使大臣各思自盡。無所缺失。不得其職。則斷斷相誣。繼之以去。瑾雖凶悍。烏能累犯衆難哉。及讀象山王君子長所撰毅齋公墓志。始知余言未至也。公嘗爲御史。連上疏指斥時事。被

明文遠卷

九

杖朝堂除名。既歸。猶以他事論輸邊。其疏有曰。救亂之道。貴防於未然。及其已成。噬臍何及。漢之黨錮。唐之甘露之變。其所由來。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嗚呼。可謂至論矣。瑾之勢至是已成。而公云云者。蓋自盡其職。不復虞其禍之及也。瑾伏誅。諸謫徙者皆復起。當道卿公故嘗直己。竟抑不用。嗚呼。用不用於公何與。吾獨念瑾未振而縱其萌惡。瑾已敗而幸其餘威者。不知凡幾人矣。而卒逃於後死之誅。則是可恨也。說者多咎韓忠定伏闕之請不行。爲縱瑾之漸。夫幾事不密。韓或有之。至於洩露取媚。以致報復相尋者。

指西○謂

誰歟。然竟爲時名碩。老死牖下。一時被禍之人。妻孥流離。

道路。困阨病餓。隕絕於瘴烟荒塞之外。言之使人掩泣拊心。不下於黨錮甘露之慘。則公爲幸多矣。彼其流離困阨。

既已不暇他顧。而病餓隕絕於遐方者。文倉猝於嚴禁之時。其多湮沒無聞何疑也。而公有子子長。能暴白行事於

既往。使不肖亦得以欷歔感慨於數十年之後。方思追戮始禍者以爲後鑒。則直道豈必盡屈。而逃刑者顧可久恃哉。子長慷慨自許。必不辱公。余與相信厚善。故傳其事補

史文之闕。公名渙。字時霖。弘治丙辰進士。初令長樂。有善

明文遠卷

九

政。爲御史。所上諸疏。皆可誦。生七子。而樞最顯。卽子長云。

婉轉激昂可垂世鑒

周主事傳

楊爵

周主事名天佐字弼號磻山福建晉江縣人登嘉靖乙未進士授戶部廣東司主事以言待罪死於獄中楊爵曰

凡天佐其他行實爵未能詳知今不記姑記其死之歲月

日時與其所由以死焉耳辛丑年春爵以監察御史上封

事大略謂雪雨不可為祥瑞而頌之謂權奸不可為忠信

而適之謂土木之工不可不止謂朝講之禮不可不修謂

邪說之妨政害治者不可不斥謂讜言之益國與民者不

可不聽凡此皆爵一時愚昧之見狂妄之詞信有罪矣二

明文遠卷

月初四日干冒宸聰初五日械繫下獄十三日夜復蒙笞

撻備極拷掠血淋漓衣前襟盡成赤紫色桎梏梏鎖晝夜

困苦間伺警惕罔敢疎寬坐臥處血流地上可手扞之履

襪衾苦之類為血所沾若滯於水中然天威震動之下人

人悚懼謂爵必死而不可救矣延兩月餘夏四月初九日

九廟災天子詔百官使言時政闕失天佐應詔上疏其畧

曰陛下以宗廟災變痛自修省凡政事闕失許各衙門條

陳且欲務關國體民瘼不許泛濫彌文虛應故事仰見皇

上畏天之誠求言之切治道更新之會轉災為祥之機也

大小臣工孰不感惕思効其愚乃今闕政猶有在而忠言

未盡聞此何故與實以聖明采察之度未宣而臣下畏望

之心猶存也蓋示人以言未若示人以政求言之切乃示

人以言耳而御史楊爵之獄未釋是未示人以政也臣時

即欲冒昧上陳但聞詔書且下意曠蕩之恩必首及楊爵

今復不蒙恩宥臣展轉思之心實未安况明旨既許條陳

苟有所見寧忍終默國家置言官以言為職楊爵所言之

事豈逃睿見惟以過重犯怒誠可矜察而爵今在獄中已

經數月且聖怒之下一則曰小人一則曰囚犯以盡言極

明文遠卷

諫為小人則為絀默逢迎之君子不難也以奉直納忠為

囚犯又孰不能為容悅寡過之臣哉言行君子之所以動

天地也人君一喜一怒上帝臨之陛下試一思焉其所以

怒爵而罪之者果合於天心否耶昔人謂雷霆之所摧折

萬鈞之所覆壓者爵既遭矣身非木石命且不測萬一先

朝露而殞是使諍臣飲恨直士寒心楊爵一身之利害不

足深惜而所關係聖德之損益不細也方今陛下恭默思

道畏天勤政聖心洞然臣願察爵之疏原爵之心特賜釋

放仍乞明示嘉納不吝旌爵之忠謹以風天下之直則聖

德如天地之廣。如日月之明。由此而天意不同。未之有也。疏上有詔。周天佐筮六十。下鎮撫司獄。牢固梏囚。天佐體幹細弱。其手梧微寬。可自脫出。守者以鐵鍊貫梏目中。令不能轉側。絕其飲食。三日死矣。當此九重赫然之際。爵實延一息以待旦暮之盡。而人孰不以爵爲戒哉。天佐以未信疏遠之小臣。執以是非好惡之常理。奮筆於言論之間。而納其區區之忠。竊焉宜其言出而身即死也。故法凡死獄中者。司官必具題死者日時緣故。請監察御史刑部主事各一員驗其屍。然後出之。蓋慮有不得其死。所以重人

明文遠卷

命。廣德愛也。天佐筮之甚重。兩臂爛裂。腹上俱青黑色。驗者御史主事立屍傍。吏驗屍訖。高告曰。遍身上下並無他故。止因急病身死。御史主事即據其所言。題請出屍。未驗屍時。天晴日燄。俄而雲霧橫空。震雷微雨。屍既出。雷已。天佐妻某氏候於門外。見屍出。以頭觸地幾死。柩寘寺。無不悲痛。民有張弼者。祭於柩前而哭之。人曰。子與舊相識乎。曰。否。吾傷公以忠諫而死。是以痛之深也。嗚呼。可痛哉。可痛哉。爵與天佐未嘗一相識。亦未嘗以名相通。天佐初下獄。爵不知天佐爲何許人。亦不知其言何許事也。既而知

之。思欲以識其面貌。然各閉於幽室中。困於梏鎖。又天佐以救爵。故下獄。故獄戒諭甚嚴。凡厠所往來。必問其期。未得一相遇焉。然爵一念惻惻。洒泣。恐天佐不能堪其困苦之甚。而思有以寬解之。呼一人即膝上手作困卦二字。以潛慰天佐。乃示以困亨貞大人吉无咎之義也。聞天佐首之。且微有笑顏。獄中人有以宜自寬心語爲天佐慰者。天佐應之曰。事吾所自爲。則死吾所當安。吾心何不寬乎。五月初六日下獄。初八日未時死。爵亦未得親哭其屍。終不得一見其形容也。死之次年。福建一士夫來獄中。爵問以

明文遠卷

天佐事。其人曰。天佐年甚少。風神清秀。當謂其少年柔順而已。不知其己之剛烈。能作如此事。傳聞其無子。死時一女在。既死之後。又生一女。未知是否。又聞其父母兄弟俱在家甚貧。亦未知是否。柩停數月。其妻歸葬於閩中。嗚呼。遭際之不易。蓋自古皆然也。士當總卹。藏而修之於家塾焉。承師模範。執典訓。必明與心誓。而期以終身之踐履。事親無或有。不孝焉。事君無或有。不忠焉。及名登仕版。身荷天工。此心所在。君恩所在。固造次顛沛而罔敢易也。顧以脂韋依阿之風勝。而三極大中之矩泥。然於流靡波蕩之洵

湧而承以孑然獨立之一身斯時也必欲上不負吾君下
不負所學其不殺身而成仁世之恨者鮮矣天佐之死天
地爲之震動萬人爲之流涕焉嗚呼天也命也不肖得之
罪也復何尤

周公以忠諫死年纔三十有一敘大真切面目如生合
王道思墓誌銘讀之其事其人千古不朽

明文遠

東溪廖孝子傳

解 縉

張鏗伏質報父讐曹娥沒水求父屍不幸而死吉翎代父
受刑黔婁爲親請命幸而不死然皆自分必死矣幸不幸
有命焉人尚憐而著之王子安省父南交溺於海廖自公
省父大寧溺於河死命也而心不展志不伸不其重可憐
也嗚呼宴安固樂於奔馳闐闐固樂於行旅人不知命也
有定焉當死也居亦死行亦死自公雖未嘗必其死然曷
嘗計其死且而死於省其親也若死於見女子之手者乎
於是王子安死千年而自公繼之自公幼能文章跟經矚

明文遠

史淵涓耿節恂恪恭敬儼然貌不逾中人而所當爲奮發
如霆不可測其父敬先謫大寧三四千里水陸奇險自公
歲往省不以寒暑需有大父有母有叔父有弟姪有妻子
家人衆多當離別忍淚背睫間強顏笑語慰帖老稚出門
及童奴客從相處曲折良難敬先粹然有德君子也然能
動其愠喜自公見輒喜慰甚自公平生愛人一家人愛之
自公幼孑然孤立人見者皆爲變色自公死時洪武某
年某月某日也其弟自勤祭以文綢繆纏綿痛苦情切甚
讀之使人墮淚初廖氏嘗大顯於吉吉稱東溪廖氏有名

自公大父退省先生卓行舉世不可測與予叔父刑部公
原祿相謂親家敬先兄弟三人皆賢亦皆仕有名聲其季
敬已尤高潔不諧世特與予善自公兄弟四人皆善予嘗
歲時過從見其一座三人跪起列侍森森郁郁或舉觴
論文川華月映顧盼如在圖畫中識者多云是家不偶然
必將昌大未幾敬已沒敬先謫去自公死倏燦間慘然淒
斷若此何也贊曰
玉也不必以圭璧驥也不必以羈的中道而折衆所與嗚
呼斯人而斯溺

明文遠卷

欸欸言情淒然筆墨之外。格律高神致雅詞氣潔

莊節婦傳

吳國倫

太史公常悲嚴穴之士名湮沒而不傳嗟乎嚴穴之士猶
有稱者而獨處身泥垢若所謂男而得婢女而婦奴卽有
奇節不得負青雲之士以傳豈賤其人而羞稱之乎夫管
仲父之舉甯戚也以婢知其詩周大夫有其婢賢爲能忍
辱甘死以全其主父母不可謂細行矣曾不得少概見至
如翟家婢青死其主女卽因主女見列田古及今其不得
有所因而稱者又何可勝數乎予所聞里中莊八兒死節
事竊不勝其悲矣八兒郡富口人莊寧女寧父祖三世爲

明文遠卷

卷九

莊家奴遂冒莊姓八兒年十六嫁劉學良學良亦人奴子
越一年病卒葬舍傍八兒報喪甚哀日舉案進食哭奠於
墓屢絕復甦久之爲舅姑所厭欲嫁之八兒以死拒又數
月有少年傭耕者見八兒悅之求爲贅壻其舅姑業已納
聘而使八兒母從吏之八兒自度不能抗伴許焉傭遂爲
期以請至期八兒與其奴方晨春私謂奴曰明日不相春
矣奴不解其意少選又與奴易簪曰他日見替毋相忘也
奴益疑之至暮忽改新粧出拜舅姑舅姑不知其訣也以
爲將受壻而喜之須臾入室自經死夫八兒以人奴子爲

人奴婦至微賤矣。又年少質弱。卽依違其舅姑。非有門閭可損寶訓可辱也。顧獨視再適爲汚。而甘死若飴。茲不稟稟丈夫女哉。彼以富人子而有文君名。人子而有文姬豈得與八兒論貴賤哉。語云金生沙礫。珠出汚泥。信矣。信矣。存此爲世之死節者勸。不當以賤故廢之。

明文遠卷

先

王承奉傳

張居正

王承奉大用者。霸州人也。逮事敬皇帝。爲奉御。侍慈壽皇太后於仁壽宮。毅皇帝時。陞御馬監太監。賜蟒衣。內苑乘馬。通顯矣。然性刻廉剛直。弗能下其儔輩。以是不得久內庭。出爲遼府承奉。是時遼莊王病。不能視事。委政國妃毛氏。國妃賢通書史。沉毅有斷。而承奉從內佐之。所釐正國家事。不可勝道。頃之莊王與國妃相繼薨。嗣王立。王聰敏辯給。而嗜利刻害。及長。多不法。常去數百里外遊戲。有司莫敢止。故無所憚。然心獨憚承奉。承奉好直諫。王積弗能忍。乃曰。承奉老矣。宜免朝請。於是承奉希得見王。王少無子。所幸樂婦生子。置外舍。久之。王有痿病。度終無子。乃取外舍兒內宮中。時兒已八歲。詐曰。宮人某氏子。欲以聞於朝。故事。王子生。承奉司卽具所生母姓名及產媼狀。關相長史。乃得奏附玉牒。王以其事下承奉。承奉愕曰。王安得有子。承奉乃不識何宮人有娠及產子狀。不敢奉令。王大怒。曰。老奴敢爾者死邪。於是盡捕承奉諸用事者。皆榜笞數百。被重罪。欲以迫賜承奉。承奉終不爲動。王乃召承奉。繆爲好語曰。而不知予之爲病耶。事成而後有主。而富貴可

長保獨奈何爲他人忠承奉伏地叩頭流涕曰老奴受國厚恩死無以報顧此事涉欺罔法例甚嚴王子非眞子外悉知之。後有發者禍且不測。老奴死不敢奉命。王謬謝曰承奉言是也。乃以計紹奪其印而自署承奉名行之。承奉既見欺無可奈何。懟以首撞壁大呼曰生不幸爲刑餘。又棄外藩。今王所爲如是。吾弗能匡救。禍且及矣。誠不忍老見刑獄。卽閉戶自經。繩欲絕。會有救者得免。日夜涕泣。竟至失明以死。國人悲焉。太史張氏曰余在司局好問先朝事。諸老閤語及孝廟時。輒流涕有哽咽者。及歸楚見王承

明文遠卷

先十六

奉憶往事。猶能歷歷道也。語具別錄中。天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何敬皇帝時。人物之茂。乃其斯隸亦莫不有大臣風節焉。觀其臨議執正。毅然不爲利回。不爲威惕。雖壯夫哲士。何以加焉。第令久內庭。堯樞密。如近時興安懷恩輩。詎足多哉。余以是知敬皇帝之澤入人深矣。筆力嶄嶄寫木強人。如畫後段。追想到敬皇帝之澤培養人才。故闢宦中亦有賢者。是其用意高處。

張簡肅公傳

羅洪先

國家當盛治之時。必有維持培植之人。生乎其間。其傳厚純實。剛介平恕。若出於天性而不可已。未嘗有矯戾眩飾。纖靡憐薄之態。入於見聞。是以朝廷刑賞簡當。公議清明。天下趨向咸歸。一時君子恃之。得以無恐。譬之少壯之年。元氣充滿。起居以時。嗜好有節。自足以凝精而握固。不待服食導引之外助。嗚呼。此其所係如何哉。某數歲有知聞。先大夫與客談。皆弘治時事。且於當時六卿大臣。江右有安成張公。浮梁戴公。二公行事。酷類古人。至若剛嚴難犯。

明文遠卷

有奇力

張公又其最也。我朝政在內閣。士之始進。以翰林爲極選。競進者率規計恐後。公與華容劉公堅避不往。且曰。願就部曹。習聞民事。爲國家建勲業。甚幸。沒沒徒老文字。竊所恥也。於是自兵部郎中出。爲浙湖兩藩。擢副都御史。巡撫山陝。進尚書都御史。掌院事。歷仕凡四十年。所在咸有樹立。縉紳之間。倚以爲重。其後閣議用事。憚公執法相尼。一日假內降促令致仕。公去而紀綱廢矣。悲夫。公致仕時。理遣人道偵之。禁假官舟。且不得與有司見。公乘敝艇至徐州。洪石敗漏。適先大夫以工部治洪。夜且半。聞扣署聲。

問之知爲公也。於是密往慰勞。時寒甚。衣盡濡。乃解裳治具相授。鷄且鳴。易所乘便舟以行。臨發。公慨然曰。吾受先帝厚恩。恨莫能報。賴君復生。吾有孫當以今夕事語之。必且遂吾志也。先大夫漣泣而別。後洪先既長。見公孫御史。鰲山詢其所聞於公。良然。御史者。即公所指之孫也。御史嘗爲余言。公初爲郎中。奉使畿內。夜遇盜。刼其囊。得俸銀七兩。慚悔而去。一日。屠人告衙隸易公銀。同官給之曰。焉知非張衙銀乎。屠叩首曰。張衙惟有俸銀。以是知之。是時爲浙右轄。母貴家口衆矣。日料肉止一斤。公子某以歲久。

明文遠卷

來省體魁碩。食兼數人。公笑曰。吾固慮汝不飽也。尋遣歸楚中。任滿庫羨金二萬餘。公盡籍錄之。副在諸司。歸見路夫人。戲曰。汝嘗笑吾貧。今羨二萬。不已富乎。自夫人侍公至是。始聞戲言。則爲應曰。得子孫無饑寒。常如今日足矣。於是相顧一笑。公不獨在官無所私也。卽以小物餽遺。亦必有義路。夫人卒。有以悅奠者。公返其人。御史從旁問故。公曰。悅以爲奠。知我廉矣。不知悅非奠物也。我故返之。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觀夫人之言。與其處于者。益可信矣。此至隱細者也。當陝西用兵。卽有俘獲。止以地方。

事入奏。不爲張大語。故事。兵部多幸。外功冒恩賞。卽公所爲妨已。數窘詰之。竟不少變。及督漕運入京。諸閹用事者。聞公名。樂與結納。因李西涯。戴浮梁。傅新喻。三公通姓名。復以名香爲壽。冀得往謝。公固辭曰。三公以公會故。朝夕某則不敢。三公強之。公不得已。各報以幣。使者纔入內城。急追還曰。幾誤矣。吾平生無內交。忍一旦自敗乎。其後劉公薦公於上。上曰。朕非不知張敷華。但或難爲人耳。公之處已若此。然遇人無問善惡。休戚相迥。不爲峭厲。山西鎮守閹人劉瑯。以公不便已。入賄於朝。移之陝西。及代者至。

明文遠卷

相視無禮。悔思至於泣下。掌院當考察京朝官。三山林公爲吏部。欲清汰鄙薄。以厚風俗。公於中獨多保全。有坐帷箔謫者。咸欲黜之。公曰。彼不幸而有遭。非其罪也。曷謫之。使自勵。嘗曰。寧失不明。無爲不仁。林公亦莫能奪。瑾之害縉紳也。多詞倉庾之虧。以爲奸賊。公坐楚中。耗糧三百石。禍且不測。翰林武公康公與高陵呂公皆公賞識士也。康恃瑾鄉里。故以弄語調瑾曰。公陝人也。陝人愛張某如父母。恐相薄耶。瑾意始解。其後呂與御史云然。呂素鳴康之冤。言之將以揚康也。然公忠厚之報。於是乃見。夫喜功者。

易於矜而持正者近於刻。公捐辭美秩。視若贅疣。竊念一時意氣激發。若可矯強。至於功名之際。不事表暴。與人款款。而自操之潔。凜於冰霜。非博厚純實。剛介平恕。迭用而不悖者。烏足以語此。古人有言。人臣執法而不求情。盡心而不近名。出死力以捍社稷。使天下之心繫於一人而已。不與公不其庶幾乎。宜其遭遇聖明。先資早效。以身壯國。建擯斥而不悔也。蓋嘗因先大夫所論推之。當弘治時。朝廷之上。未嘗無小人也。雖其憚於公議。限於刑賞。欲亂君子之所爲而不可得。亦以君子者。以其道相勝。是以得久。

明文遠卷

於位。稍行其言。以遂其維持培植之力。若公者是也。彼徇俗以就功名之會。委曲以拯時勢之艱。斯人也。吾莫得而詰矣。惟任己者。悻悻以自是。噉噉以自異。其始未嘗不藉口於公輩也。然儼寒之慮。或奪於妻孥。利害之機。或間於朋友。賣直則訐陰細。而忘大體。好剛則觸凶虐。而啓毀端。理不制欲之流。誠不勝私之積。內乏堅凝。外無孚感。卒之不免於矯戾眩飾。纖靡慙薄之歸。而小人相乘。翻爲鑿邪。國家元氣。因以摧傷。若是者。視公何如哉。使其有以自勝。即不幸擯斥矣。其於世豈竟無所補哉。此余所以語公行。

事語若頌而不厭也。御史所述皆志銘行狀所未載。且憶先大夫遺言。不敢忘忽。竊緣世誼。別爲列傳。抑亦備史闕文。冀或風於君子云爾。

持世之言。有關名教。自古壞天下事者。固在於真小人。尤在於偽君子。誠得此論而存之於國。是其猶有濟也。

明文遠卷

李揆傳

耿定向

李揆者。余里中人也。名學梅。初爲臬司幕下掾。當世宗賓天。詔下。諸司哭。臨時。揆伏庭下哭之。獨哀。督學顏冲宇氏義之。因晉署司刑功曹。云。揆兄弟凡四人。揆爲嫡且長。餘孽子。揆父。雖諸孽而疏。薄揆。田宅便利者。悉與諸孽。諸孽富厚。而揆獨窮。其大父不平。欲訟諸官。揆跪大父膝下泣曰。第吾足手。父鍾愛弟。卽愛我。奈何以腐鼠傷父意。且也。孫訟子。以子懲父。匪翼。大父乃已。里人稱其讓。尋母死。揆廬墓所者三年。往見廬墓者。率爲廬居。或爲茆。乃揆笑。

明文遠卷

拮据生理。出出必返。卽溪夜必至墓所。一夜至墓近溪。滿忽雷雨暴作。溪漲不可渡。乃持蓋立溪上。望墓踊號曰。母見在此。母兒在此。如是者達旦。又一夜雪積數尺。許鄰有者。儒張姓者。意揆苦雪。或他之也。深夜往。矚之。席。藥。卧。雪中。翳沒不可辨。環視久之。始見雪中隱隱一髻。張益嗟嘆。轉語諸人人。近歲其父死。亦廬墓側如喪母。里人稱其孝。揆前從事刑曹也。憲長方某氏。亦廉其賢。特令督臬獄。舊吏督獄者。值慮因時。可坐得若干金。乃揆受令。卽自梅獄。

中曰。諸囚犯於刑者。中多以賄放。上令吾督獄者。勅法耳。

若干法。而睨賄。何如此囚。一毫不以自免。且從家裹糧具。餽粥以飼囚之。無告者。又有囚法不應死。揆檢牘得其情。請於憲。長生之。絕口不言恩。其人懷百金致私。爲同曹。揆取後察知。德由揆也。乃置酒。飲間。吏薦幣加金爲壽。揆婉然振手去。人又稱其廉。且仁。云。揆往歲。傷介紹。謁余。余重其行。見之。揆故古貌。又冠履敝惡。賸然一田夫也。余間與友人談經史。或舉其凡。未悉其末。或憶其意。偶忘其體。揆從旁代對。每多助。余始知揆亦常涉微經史者。詢其少師。

明文遠卷

里儒張高。高師郭先生慶善。甫善甫主文成之門弟子也。其行誼。蓋有本矣。耿子曰。夫也。命夫。其不幸而不生於元和。永建之年乎。藉令生丁其際。久已公卿矣。乃揆故不善治生。其家日落。里人無識者。咸矬其迂。而行輩或反嫉其矯士貴遇乎哉。雖然。若原憲高柴輩。得聖人爲依歸。則又不可謂不遇也。揆幸受知冲宇矣。

淳龐樸樸。懋當入壹行傳中。近時那可復得。

陳見吾傳

張元忬

自考亭朱子倡道於閩中。一時及門高第。砥行植節者滿郡邑。故閩中之學。在有宋光寧之世。爲最盛。迨明興以來。朱子之書布四方。家傳而人誦之。然特習其說。以獵取科第。影嚮剽竊。而朱子之宗旨轉晦矣。自蔡虛齋陳紫峯兩先生相繼出。乃始一洗俗儒之陋習。獨採朱子之精微。而閩中之學。在皇明正嘉之間。又最盛。見吾公蓋紫峯之從弟。自少卽稟學焉。盡得其衣鉢之傳。而統承於虛齋者也。然當兩先生時。陽明先生方講致良知之學。獨異於朱子。

明文遠卷

世之爲兩先生之學者。泥於舊聞。相率而排之。公既尊信兩先生。而亦無疑於陽明之說。嘗與人論學。有云。陽明先生懼人謂格物只是窮理。窮理只是讀書。故以格物爲主。於行。懼人以致知爲致聞見之知。故加一良知於知之上。非良知不足以言知。非格物不足以言致良知。又云。陽明之學。入頭處在格物。要妙處在慎獨。獨者。獨知也。獨只是良知。慎獨卽是致良知。此學初無足異。不知世人緣何而異之。又云。宋儒之學。萬公之中。不無一失。陽明發明其所未至。將以爲宋儒之忠臣益友。而非欲拾彼之短。以形己

之長也。今講陽明之學者。輒援拾宋儒之短。以爲口實。詬

養德之學。則爲薄德語。講學之事。則無益於學。而徒使陽明得罪於先儒。可爲深戒。由是推之。公於朱王二子之儒。蓋皆超然自得。而非徒依傍口耳。私開戶牖者。使論學者。人人如公。則二子之說。不惟不相悖。而實相濟矣。尚何辨論之紛紛哉。公姓陳。名讓。字原理。少穎異。不群。爲人奇崛。迥異不爲蹈襲語。嘉靖辛卯。舉閩省第一。尋登進士。授紹興府推官。聽獄稱平。暇則進諸生校藝講學。士彬彬興起。天真祠之置圭田。三江閘之捍海患。公區畫贊襄之力。爲

明文遠卷

多徵拜監察御史。遇事敢言。無所諱避。執政愛其才。令所知論之。曰。賢御史稍須安靜。公卽對曰。爲我謝相公。御史非安靜官。由是與執政性齟齬。肅皇帝既嗣大統。迎興獻太后入仁壽。張太后悉以藩妃禮遇之。兩官以是有卻。巨俠劉東山者。睥睨兩宮間。將以奇論取富貴。乃令其黨搆誣張鶴齡兄弟有逆謀。左道咒詛。詞連宮禁。逮繫無辜數十百人。都城騷動。諸司不敢出一語。於是公方視東城。遂捕東山下獄。究其彎弓射父之罪。東山度不可脫。益令其黨告變。且誣公爲張氏羽翼。併下公獄。公從獄中上疏。謂陛下

有帝堯九族既睦之德而東山乃敢對陛下倡言漢武巫
蠱之禍陛下有帝舜克諧底豫之孝而東山乃敢對陛下
公言暴秦遷母之事宜亟正典刑以安宗社上覽疏意稍
解會西曹鞠東山所奏悉無驗併其黨坐欺謾伏誅公得
還職京師宴如當是時徵公仁壽宮危人心搖矣已而興
獻太后登遐廷議遷興獻帝合葬天壽公以藩王不宜入
祔皇陵乃借堪輿家爲言顯陵氣脉不可洩又重於勞民
請以袞帔交葬便上初覽奏怒甚投疏於地少頃復取視
曰此言亦是於是遂定不遷之議而執政從劾擠公竟賜

明文遠卷

罷然公身雖退而言則已行矣公在臺中二年疏屢上皆
侃侃大計獨此二事尤人所不敢爲不敢言者咸謂公有
社稷之功焉既退休里中日夕靜坐讀書孜孜學問口不
談當世事惟地方利病所關輒不惜齒頰疊疊爲上官陳
說爲人剛方廉介見者竦憚然與之久處談論慷慨真意
溢出人益信慕之上自承天還猶問公姓名臺使者至閩
輒以公薦於朝而執政終忌之置不用家居十五年而卒
隆慶改元錄先朝諫者贈公光祿少卿所著有見吾文集
二十卷邵武府志若干卷行於世夫公始終出處大致如

此世之知公者徒謂公爲廉吏爲直臣爲博雅之儒爲剛
介之士而不知公之學其所見者定其所造者深其所養
者粹蓋真有以紹紫峯之家傳振國中之未響凡其平生
所表見凜然偉然者皆其所學之緒余而非襲取於外也
公歿未幾其子孫無以具饌粥予往嘗見其子某於溧陽
蓋短褐不完予甚憐之頃者走二千里外來謁予請爲公
傳且曰吾父之事行誌若狀旣備矣惟學術所統承未有
發其微者是以竊有請也嗚呼某之志若此亦可謂知所
重矣故予傳公特詳其學之所自以附於誌狀之後

明文遠卷

閩學一盛於光寧再盛於正嘉如見吾公亦其一也極
盛而衰天道循環之理宜今日持鑑於吾浙者搜金白
晝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耳

贈光祿少卿沈公傳

徐渭

青霞君者。姓沈。名鍊。字純甫。別號青霞君。生而以。始補府學生。以文。汪公文盛。以提學副使。校浙士。得君文。驚絕。謂爲異人。拔居第一。嘉靖辛卯。遂舉於鄉。戊戌。成進士。始知深陽以政。御史憚之。卒得詆徙在平。再徙清豐。已乃擢經歷。錦衣衛以諫。庚戌冬。敵入古北口。抄騎至都城。大殺掠。時先帝倉卒集羣臣議於庭。大臣以百十計。率姘姘不敢出一語。君獨與司業趙公貞吉。歷階抵掌相倡和。慷慨論時事。嚴氏黨執格之。君遂托辭。詆嚴氏父子。又上疏請兵萬人。欲出良渚。以西護陵寢。遮敵騎。使不得前。因得開都門。通有無。便不報。無何。又上疏直詆嚴氏十罪。有詔廷杖君五十。削官。徙保安。爲布衣。以。當時君懷憤之日久。而忠不信於主上。乃削木爲朱丞相。槍象。旦暮射捶之。隨事觸景。爲詩賦文章。無一不慨時事。罵訶奸諛。懷忠主上也。當是時。邊人苦敵殘掠。而揚順者。方握符鎮宣大。敵殺人如麻。順不敢發一矢。敵退。則割漢級以敵首功上。君飛書入轅門。數順罪。順痛忌之。承嚴氏旨。日夜奇搆君。及甲寅。敵復寇大同。右衛順計不出前敵。

明文遠卷

先主

君飛書益急。而君在邊久。當思結客以破敵。或散金募土人豪宕者。爲城守保安計。又散金市遠粟粥僧舍。活萬餘人。順謂諸事非放逐臣所宜爲。可以叛搆君。遂以御史巡宣大者路楷會疏入告君叛狀。嚴氏父子從中下其事。棄君宣府市。連坐死者五人。既又馳捕其長子襄。械抵宣府。杖繫糜且死。會給事中吳公時來疏上。有詔建順楷襄。免戌。時丁巳秋月也。先帝始再聽諫。臣鄒公應龍。林公潤等說。悟向者嚴氏奸罔。斬世蕃。西市。奪尚官籍。其家再踰年。而先帝崩。遺詔錄嘉靖以來以言事得罪者。皆得贈光祿寺少卿。蔭子一人。今上立一年。襄復疏父冤。順楷坐死。上感君慙。爲制文命省臣祭其墓。

明文遠卷

先主

外史徐渭曰。余讀離騷。及閱青霞君塞下所著鳴劍小言集。籌邊賦。扼腕流涕而嘆曰。甚矣君之似屈原也。然屈原以怨而君以憤。等死耳。而酷不酷異焉。雖然。死。不酷無以表忠烈。今夫子將缺且折。其所擊必巨堅也。君結髮廬越山。至入仕。至放居塞垣。其時。言之人無不駭心。墮膽者。然其要卒歸於孝親忠君。少時君父翁賸其室。走京師。誓終焉。其後君舉於鄉。入京。恣要其鄉人爲供具。長

聽請歸其父翁哀痛慟號路人無不洒泣者父翁遂感動
亟命駕歸翁姬相歡如初跡君所為孝如此其忠固有自
哉然余嘗至京師過君故舍舍傍人為余道沈大夫盛時
車騎集門如流水及禍起門可張雀羅所不去者永嘉張
尚寶遜業鄉人胡通政朝臣耳然兩公者卒以此得禍悲
夫宋玉為屈原弟子原死玉作些招原魂余於君非弟子
然晚交耳君徙居塞垣時余並寄所怡詩一篇愧宋玉矣
徙筆凌霜千載下尚有生氣文長亦振奇之士故刻劃
至此

明文遠卷

孝烈婦唐貴梅傳

楊慎

烈婦姓唐氏名貴梅池州貴池人也笄年適朱姓夫貧且
弱有老姑悍且淫少與徽州一富商有私弘治中富商復
至池一見婦悅之自拊心曰吾無頭風何以老嫗虛拘哉
乃密以金帛賂其姑姑利其有誨婦淫者以百端弗聽迫
之弗聽加以箠楚弗聽繼以炮烙體無完膚終不聽乃以
不孝訟於官通判慈谿毛玉亦受商之賂倍加官刑幾死
者數商猶慕其色冀其改節復令姑保出之親黨咸勸其
吐實婦曰若然全吾名而汙吾姑非孝也乃夕易袿襦雉
經於後園古梅樹下及旦姑不之知也將入其室挺之手
持桑杖且罵且行曰惡奴蚤從我言又得金帛且享歡樂
今定何如而自苦乎入室無見尋之至樹下乃知其死姑
大慟哭之親黨咻之曰生既以不孝訟之死乃稱姬心何
哭之慟姑曰婦在吾猶有望婦死商人必倒賊吾哭金帛
不哭此惡奴也尸懸於樹三日顏如生樵夫牧兒咸為墮
淚每歲梅月之下影影見其形冉冉而沒有司以磔於府
官之故終不舉余舅氏喻士積薄遊至池州聞其事作
詩弔之歸屬懷為傳其事嗚呼婦生不辰遭此悍姑生以

梅爲名。死於梅之株。冰操霜清。梅乎何殊。既孝且烈。汗青宜書。有司失職。咄哉可吁。乃爲作傳。以附露筋碑之跼。其烈難其烈。而且孝更難貞心耿耿于載不沒。

明文遠卷

湯琵琶傳

王猷定

湯應會。邳州人。善彈琵琶。故人呼爲湯琵琶。云。曾貧無妻。門前有石楠樹一株。構茅屋提出大節。母以居。爭之。世幼好音律。聞歌聲輒哭。已學歌。歌罷又哭。其母問曰。兒何悲。曾曰。兒無所悲也。心自淒動耳。世廟間。李東垣舍琵琶。江對峯傳之。名播京師。江死。陳州蔣山人獨傳其妙。時周藩有女樂數十部。咸習其技。罔有善者。王以爲恨。曾往學之。不期年而成。聞於王。王召見。賜以碧鏤牙嵌琵琶。令著宮錦衣。殿上彈哀笳十八拍。激楚動人。王深賞。歲給米百斛以養其母。曾由是名著大梁間。所至狹邪爭慕其聲。咸狎暱之。然曾頗自矜重。不妄爲人奏。後征西王將軍招之幕中。隨歷嘉峪。張掖。酒泉諸地。每獵及閑士。令彈塞上之曲。戲下。顏骨打者。善戰陣。其臨敵。令曾爲壯士。曾乃上馬殺賊。一日大雪至榆關。馬上聞感策。忽思母痛哭。遂別將軍去。是夜宿酒樓不寐。彈琵琶作感策聲。聞者莫不隕涕。及旦。一隣婦詣樓上曰。君豈有所感乎。何聲之悲也。妾孀居十載。依於母而母亡。欲委身無可適者。願執箕箒爲君婦。曾曰。若能爲我事母乎。婦許諾。遂載之歸。襄王聞曾名。使人聘

之居楚者三年。偶泛洞庭。風濤大作。舟人惶擾。失措。會匡
坐彈洞庭秋思。稍定。舟泊岸。見一老猿。鬚眉甚古。自叢菁
中跳入蓬窗。哀號中夜。天明忽抱琵琶躍水中。不知所在。
會自失。故物輒惆悵不復彈。已歸省母。母尚健。索婦而婦
已亡。惟居旁坏土在焉。母告以婦亡之夕。有猿啼戶外。啟
戶不見。婦謂我曰。吾遲郎不至。而聞猿啼。何也。吾殆死。魂
魄不即逝者。以久不聞郎琵琶聲。與郎一訣耳。倘歸。為我
一奏於石楠之下。會聞母言。掩抑愁痛。不自勝。夕陳酒漿。
彈琵琶於其墓而祭之。自是不復彈。猖狂自放。日荒酒色。

明文遠卷

值冠亂。負母鬻食兵間。其生平所彈古調。百十餘曲。大而
風雨雷霆。戰鬪與夫愁人思婦。百重之號。一草一木之吟。
靡不於其聲中傳之。而尤得意於楚漢一曲。當其兩軍決
戰時。聲動天地。屋瓦若飛。墮徐而察之。有金鼓聲。劍弩
聲。人馬辟易聲。俄而無聲。久之有怨而難明者。為楚歌。
淒而壯者。為項王悲歌。慷慨之聲。別姬聲。陷大澤。有追騎
聲。至烏江。有項王自刎聲。餘騎蹂踐爭項王聲。使聞者始
而奮。既而恐。終而涕淚之無從也。其感人如此。會年六十
餘。流落淮浦。有桃源人。見面憐之。載其母同至桃源。後不

知所終。

軫石王子曰。戊子秋。余乞食遇會公路浦。已不復見。會曩
者衣宮錦之盛矣。明年復訪會。會在土銓中。作食奉七筋。
於母。人爭賤之。予肅然加敬焉。會仰天歎曰。世鮮知音。吾
事老母百年後。將投身黃河之岸矣。予凄然許會立傳。越
五年。乃克為之。嗚呼。世之淪落不偶。而歎息於知音之寡
者。獨會也乎哉。

琵琶小技耳。却寫得淋漓悲壯。感慨激昂。然其根本在
一孝字。曲高和寡。千古傷心。作者寓意在此。

明文遠卷

高氏諸傳

高攀龍

嗚呼我高氏之起於儒也自黃巖公始矣黃巖公雪樓公長子也諱材字國文號靜成七歲能作偶句時有誣雪樓公者公願偕至縣庭令占句試之如響應令大奇賞與果餌筆紙爲扶誣雪樓公者十歲能文以嘉靖辛卯舉鄉試其人剛果英邁重名節多智畧邑中有顯者奴笞一孝廉一文學於途諸孝廉文學譁甚求直於太守孝廉中有最辯口得顯者金中撓之公曰去敗羣者事乃濟乃計歸之而後力申大義諸奴皆伏辜既令黃巖有尚書黃綰有才

明文遠卷

名家累巨萬侵細民又爲良知家言令至卽稱門生惟所願指紀綱之僕至令庭爲設便坐訟獄以意左右公初謁尚書尚書謬引上坐公卽上坐公亦謂尚書何以教令尚書曰今學者大患好名如漢之黨人唐之清流是矣宋之名士盡於史高之一竄悲哉公曰向也卽非清流究竟死等耳以清流死不勝耶尚書默然一日其僕大帽華衣直入令庭言事公曰若何爲者視其衣笞之民大喜皆暴尚書諸不法事得數百贖公束之送尚書自爲理盡反侵奪民地田尚書大寤令其子棗金寶飾美姬至錫冀餌其

家壞之計卒不行語具太學公傳而公治嚴訟責主訟者

凡獲奸猾數人隸之官訟事一不讐輒問誰爲此以欺公也訟遂大簡盜責主捕者盜發過期不獲囚諸捕以次出捕捕盜盡乃出之盜屏息役責主田者以若干役隸若干田計田承役役乃均一年而庭可羅雀所携惟二蒼頭圖書蕭然以間引名士啜茗咏詩而已有顯者奪民地民訟之公驗果民地也第以二詩批牘曰一片青山一片金百年人有萬年心鴻溝未必常爲限倏忽浮雲變古今踏遍青山山轉義問山不語奈山何若無山下累累塚料得爭

明文遠卷

山人更多顯者慚而還地於民一奸胥世掌軍籍爲膺冊誣民而匿其應解歲衣食之所從來久不可詰公一日忽入胥家破壁得真冊所出入千家公立杖殺胥盡釋誣者卽日清勾所補軍伍起解不擾良民并焚其冊又有無名冊霍御史核之急里胥相連斃杖下公進曰奸弊誠有之今死杖下者非爲奸者御史怒曰如令言何以清勾爲公曰固也非所論於台昔方國珍聚烏合之衆據茲土高皇帝惡之盡籍爲軍旋散亡此冊在永樂時已不可問徒殘民無益御史愈怒曰如是盡令爲政也頃之部使者魏公

至御史告之。魏公曰：「令言是也。」御史乃喜。一聽公，六邑得無擾。於是六邑民皆號公「真鐵漢」，事不決，爭願一得當公而倭且突至。巖無城，寇至，公猶坐堂皇，矢及案。公曰：「去無之，死此矣。」崔丞呼曰：「以公得民深，可出拯民死。」掖公後壁出。公乃募壯義數格殺賊，公亦數數幾死。持數日而吾衆集，賊遁去。公曰：「吾死矣而幸生，乃今身吾有矣。」遂歸。自公懸車至捐館，凡二十有四年。攀龍猶得十餘年見公，不問生產，不治官室，不近聲色，不內寢，不外遊，不接賓客，不事博奕，不畜玩好，不服華好衣服，門不納僧道師巫俳優，所

明文遠卷

居書齋三楹，寢室三楹，中庭時植百卉，四壁瓶罍鼎彝者二泉也。喜食蓮芰芋栗，喜吟杜詩，喜談古人節義事，喜文。中子言散廬足蔽風雨，薄田足具饘粥，讀書談道，足以自樂。時誦之，輒摩腹長笑。訓攀龍輩曰：「謹以養神，勤以養志。」神完則志銳，志銳則學成。後攀龍游海上，雁宕諸山，過嚴肅拜公祠，祠宇甚治，香火甚嚴。祠前居民爭指余曰：「此高一合孫也。」余不解其語，問父老，則曰：「噫，我公聽斷敏，民以訟至，持一合米事竟矣。往有周太守者，案無留牘，民畏米半升，結一訟，人呼周半升，而公加敏，故號高一合。」又曰：「倭

戲時有擒賊數人，公訊之，曰：「煮商也，胥奪吾金，又誣吾盜，公鞠出其橐千金，即取饅饅之氣，煮也。」問橐中裝幾何，皆符。公曰：「賊劫人金，寧知數乎？」立釋之，還其橐。又曰：「倭去，公有罰銀千八百金。」吏白曰：「方多事，此足自衛。」公曰：「吾不受人錢，誰當受吾錢者？」悉輸之府。又曰：「按察司都吏權最重，守令庸事。」巖有都吏沐歸，爲人居間，公怒曰：「汝吾民也，何敢爾？」笞之十。後公以倭事問勘，適當吏，吏乃謂其儕曰：「此文不取縣令，勿有所冀。」又曰：「台之倭自撤海船始，海船者募閩人習倭者備倭，人給異等餼，倭平久，舟兵卒以

明文遠卷

間輸倭貨至，大姓得直，且稱貨復往，以爲常，而亦有遂緣爲奸，劫商船者。監司遽撤之，諸大姓受輸貨，見船撤，遂詈其直不與。黃尚書家爲多，諸兵無所歸，又銜諸大姓，又素習倭，遂搆倭入寇。我兵格殺倭，往往有生擒舟兵者。舟兵大言曰：「黃尚書令吾等來殺高令公爾。」諸監司皆喜，謂公曰：「尚書齟齬公久，此足報矣。」公曰：「豈有是哉？彼自恨沒其直耳。」尚書問之大慚服。父老言細事不能悉志，志其大者。嗚呼！此豈其以聲音笑貌強得者耶？公生弘治戊午九月十一日，卒於萬曆乙亥四月七日，年八十八。祝黃巖名宦

樊惠山黃家灣生男子一人女子三人

有精銳處亦有寬厚處史漢所紀循吏不是過也高氏之世有令德也宜哉

明文遠卷

錢大可傳

梁潛

可大名瑛姓錢氏本吳越王鏐之後歷廬陵刺史瀝再世曰和自廬陵徙吉水又四世曰程程之子誠可皆以科第有聲而可大之祖本和號梧岡先生者尤篤行之士也可大生十八月而孤稍長性穎敏年十三以書經中臨江路賞試既又中撫州路賞試然是時元祚日非紅巾盜起所在皆爭爲雄長自至正丁酉五六年士大夫顛頓甚矣可大奉其祖及其母崎嶇以避之走廬之富田遷泰和之梅岡既又禿其邑之大洪尋又奔雷川最後奔廬陵之李坑李坑路極險盜又追及之梧岡被鎗不死縛之以行可大聞卽冒白刃奔訴乞以身代盜并繫之可大訴不已梧岡亦哀訴其無子唯此一孫耳兩人因爭相代死情亦悲慘賊憐其意遂兩釋之可大方脫時其母尋亦被執而可大妻張氏子名希金笑千古窮伏叢薄中窺見賊已執其姑卽自出迎謂賊曰我姑老矣請釋姑而縛我賊熟視良久卽解縛其姑縛張氏張氏既就縛擲所攜袖中雙鞋與其姑訣曰婦無用此矣且行且睥睨其姑稍遠卽罵賊不復肯行遂死之變故倉卒之傾而一時憤然求死以全生者若素約然何其可

悲也。國朝兵定，有司以可大之賢，凡三薦之，皆以親老辭。親既沒，終身爲之悲痛。梧岡故所築樓，可大每一登之，輒流涕。因名之曰思樓。其孝行篤至，世蓋少見也。然其爲人頗豪傑，慨然以氣自負，鄉有劇寇嘗殺人，有司憚不敢捕，以屬可大。可大立捕殺之。年若干卒於家。一子曰遂，志今以科第得官，爲山東按察僉事云。

贊曰：吾嘗過錢氏所居，其地今所謂錢塘者，愛其山水清曠，因登高而望焉。其南數十里外，峻峰躍起，視衆山特高。云其北卽宋丞相文信公故居也。諸老人言丞相往事，與

明文遠卷

史傳所記殊異。因言可大之避亂也，居其山下最久，其被執也亦幾不免。余旣壯其山川，又聞可大之事，思見其人而不可得也。因爲之傳云。

孝子可傳孝子婦孝而烈尤卓卓可傳千載下讀之有風肅如神骨爲竦

胡巫傳

劉楚

庚子夏閏五月不雨，州民以旱告。守土者卽齋沐，出宿城西延真觀禮法師之能祠雨者，飭壇壝，合群祀，具儀物，無敢不弔。旣三日不雨，有一男子揚言於市曰：我則有雨，乃不我求而求彼，彼焉能有也。市人走致其說，守土者驚喜，命羅致之。要諸途以見，問曰：若能禱雨乎？曰：能也。曰：將有戒備否乎？曰：毋爾也。且請盡撤向之祠禱者，則敬勞之曰：凡吾所請者，民也。果致雨，當厚報效。因命徒卒數人從之，俾給勞焉。其人乃去，爲壇設位於通市，要守土者拜而祈焉。

明文遠卷

焉以環玦擲廷中，踴躍出望。若見若聞，卽自書揭於門曰：某與神約。某日雲雷來會，某日當大雨三日乃止。是日自州長以下，至吏民農賈，無不稽仰瞻敬。謂雨之至者可跂而待也。比明日，日乃益熾，其人叱咤鞠踞，唇焦力疲。又明日，至於三日五日七日。雲卒不興，陽日以亢。州使人詰之，則曰：方龍之布有五，予咸檄而至矣。獨一龍爲九天使者所繫，故雨不得行。言已，又時時引觀者睢盱指示之。衆人固不見也。他日請詣他祠更焚檄焉，旣又不雨，則又出其所繪神秘禱之，以哀告雨，又不果。公府使人候之，益急，乃

擗然以身殉於路。且行且拜。裸袒頓跣。叩首出血。流汗被
臆。喘不得息。則又曰。神告我矣。是龍匿於江之某潭。其速
具舟。吾載而下索焉。衆弗之信。益固視之。自是率夜號於
市曰。天乎。何雨之不降也。今衆強我不我舍。號已。則又語
市人曰。曷不具薪焚我以速雨乎。言已。輒長號不已。市人
童子聚觀而憐之。問之。則爲世奉婺源神胡。座之孫子也。
自某日閏二十九日。天卒不雨。巫遂遁。歲與大旱。劉子聞
而歎曰。嗟乎。言之不可易也。如此哉。矧欲罔天功以爲已
靈者乎。今以已物託於人。雖執券以求之。猶或得或否。而

明文遠卷

況懸於天者。人固不得而測也。古聖人所以春旱而雩者。
亦惟行吾理之所可知。而盡吾之所可爲者已爾。若後世
叩頭反風。積薪致雨。雖本於所感。然不可以爲天下後世
法也。今胡巫籍其濡狡。以環玦簧鼓禍福於人。其倖而獲
中者不少矣。而不知雨之不可以倖致也。於所不可倖者。
猶悻悻然欲專觀之。以掩人之知。而貪天之功。其不亦愚
甚矣乎。卒至不酬其言。顛沛狼籍。欲求脫去而不可得。是
可哀也。嗚呼。豈獨巫哉。世之挾私智小術。謬爲大言以欺
人者。卒至禍其君。喪其國。不知自怨自悔。猶哆然遂之不

置。彼不足責也。而上之人終亦不悟。方且厚歸其德。自服
其過。若有與其所爲者。苟或一僥倖焉。則遂謂其果有
回天不世之功。而不知其誣罔之禍大矣。之人也。豈非斯
巫之罪人哉。

借巫說法爲大言欺世者。痛下針砭。介甫輩有慙色矣。

明文遠卷

兵部主事贈光祿寺少卿王冕傳

朱睦㮮

王冕字服周洛陽人也。正德十二年進士。授萬安知縣。踰年宸濠叛。所過屠燒無孑遺。諸郡縣長吏多望風潛走。冕開變。即奮義募勇。得死士數千人。會都御史王守仁帥兵至。冕以衆從。時我軍已復南昌。濠解安慶圍還。救至鄱陽。湖兩軍相拒。濠盡出金帛犒士。殊死戰。自晨至午。我兵不利。王守仁憂之。我而風順。冕密白守仁。以小艇實葦於中。擬建昌人語。就賊艦乘風舉火。濠兵大驚。遂潰敗。焚溺死者無算。濠易舟扶宮女四人而遁。冕追及。濠投水。水淺。濠

明文遠卷

不死。遂并宮女執之。檻送京師。伏誅。嘉靖初。論功。守仁封新建伯。其下爵賞有差。而冕仍知萬安縣。久之。稍遷兵部主事。命守山海關。甫五旬。而妖卒作亂。侍吏欲搜冕趨避。冕曰。不可。吾有親在。乃亟趨母所。執兵以衛。賊至。執之以刃。脇不從。遂見害。守臣疏聞。詔贈光祿寺少卿。仍命有司建祠祀之。子西星舉鄉試第一。

忠孝之人千古不朽。然而有明之功。賞薄矣。

烈象傳

楊師孔

事有以一著保安危。一物關成敗。居恆視為平平。而識微主愷者。尤必謹之。蚤焉。歲乙丑。當雷鳥聯水蘭大舉。憤兵再出。鷄聯四省震驚。六詔目中。視昆海一杯。不足當飲馬矣。懷山彌壑。峰峰搖帳雲連。夙將名王。望前鋒惴惴不敢輕試。賊騎分三路下。東南一路尤銳。鋒不可當時陶兵象馬初到。有陸姓小將。銳若初生犢。主者置之此路。非無意也。鋒刃未接。合營面而無人色。主師叩天誓師。三軍振奮。賊果先以東南萬騎奔突。排山倒海。陸將兵不滿千。幸陶有名象一隻。象奴馭之。素得神機。深伏小壟。鼻中飲水。泥數斛。賊騎恬不知。騰奔而下。象突山咆哮。號吼躍起。丈餘萬馬辟易。鼻中水泥噴作雲霧。直搏賊鋒。勢如猛虎。舉足踏賊。人馬俱如糜。復用鼻捲一悍賊。拋向天墮地。踐感皮骨無完。陸將引兵乘勝追逐。喊聲四起。馬奔壑。人潰野。器械山集。揮刀發銳。我兵刀劍盡敵肉。溪壑漲賊血。十年來滇兵之捷。未有如此勝之大。且速且全者。抵暮收兵。象尚勃勃。具餘勇。馬龍通城百姓。携壺漿芻食。望象稽首。叩以謝。大日剎發遂病。通體出箭鏃計三升餘。鼻中一矢。盡

運遷又日象盡瘁矣嗟乎據三會惡敵六詔兩進只拉枯朽中外洶洶不可保得此一象演雲數百萬生靈轉危爲安易亂爲治間不容髮孰謂象之功可泯耶嗟乎設使象知有人我知有衆寡知有趨避必憧憧於勇怯卽念我衆寡趨避矣藏伏不深沈機不預敵必因變設奇勝敗不知誰屬所謂無心合道善藏爲勇不意於一象見之也馬龍人業已封塚立碑余代庖守安普聞見最真特表出之以告黔陽臣子之謂心封疆者捐驅報國必先忘人我象一物且豎大功矧具七尺靈萬乘者肯出此象下耶

明文遠卷

捐生報國物且有然爲人臣子者當知所勵矣

胡應炎傳

高啟

胡應炎字煥卿常之晉陵人宋樞密副使宿八世孫也父聰淮南節度計議官咸淳中應炎登進士第授溧水尉未赴元丞相伯顏南伐師次常境知府王洙遁朝廷以姚闓知府事復命將軍王安節都統劉師勇將兵雜守之闓等至常見應炎喜曰君吾劇孟也得君敵不足破矣署節度判官應炎歸告聰及兄應發弟應登曰吾家世受國恩今戎馬在郊王室將危是吾立功之秋也父老兄弟當奉以出避吾身許國不得復徇家矣聰應發並曰吾與汝雖父子兄弟然於國則皆臣也圖報之義彼此同之豈可臨難而獨免乎乃命應登侍母及護妻子出城囑曰善避以存吾宗不幸城亡吾必死之今與汝訣矣旣應闓命卽選民之壯勇者三千人自將乘城爲閭畫曰吾州京師北門不可失守然城庳塹狹兵皆市人非素所撫循者而北兵銳且衆乘勝遠來其鋒不可當恐未易與戰也宜樹木柵傅城益調粟繕械爲守計聞然之初洙遁時其客王虎臣盜郡印自稱知府詣伯顏軍門獻之伯顏不知其詐命還守常而遣兵與俱及城闕等已先至不得入反以民叛告伯

明文遠卷

門忠○義

顏怒命元帥唆都率步騎二十餘萬圍之。應炎與安節師
勇分門出戰。各屢大捷。殺其將校甚衆。功上進直祕閣。圍
且久。元兵多傷。樊唆都請益師。伯顏遂以西域諸部兵來
會。攻圍益急。餉援俱絕。唆都以柵堅不可拔。剽近野得婦
人。剗乳煎膏沃其上。發火矢射之。火熾柵焚。又運礮石擊
樓堞盡毀。食盡。唆都偵知之。遣使呼應炎語。諭使出降。應
炎罵之。且截紙縷置盂中。若湯餅狀者。以筋引示之。曰。吾
食甚足。若欲得城。需金山長老也。金山長老蓋諺語。謂無其期。
唆都聞之。曰。能破城者金山長老也。世呼寺主僧爲長老。

明文遠卷

故云。卽趣召金山僧至軍。問以攻城之策。僧不知爲計。周
行視城曰。是城龜形也。東南其首。西北其尾。攻尾則首愈
縮。其法當攻首。從之。城遂陷。師勇遁。問安節死之。應炎率
民兵巷戰。至孔子廟前。衆潰。猶手刃數人。力屈遂就擒。唆
都讓之曰。若卽嘗多殺吾將校者耶。應炎曰。吾欲殺汝。何
將校也。恨力不及耳。唆都怒。腰斬之。時年二十七。兵入屠
城。聽應發皆被殺。民匿溝中免者數人。余爲兒童時。嘗聞
父老言。元兵取常時事甚悉。及壯觀史。多所未載。豈蒐采
有失而致然歟。抑著作者有所諱避而弗錄歟。或其事多

繆悠。初皆無有。特好事者爲之說歟。是皆不可知也。每竊
恨焉。近遇胡輔江上。問爲予言其祖應炎死節始末。與予
昔所聞無異。斯固足徵矣。夫以虎臣之奸。唆都之慘。與僧
者妄言而幸中其事。雖微。猶不可使泯。況應炎之忠烈。教
然如是耶。因撮其語作胡應炎傳。以補史氏之闕云。
慷慨激烈。視死如歸。亦文山秀夫之亞。吾於是而嘆宋
德之入人者深矣。

明文遠卷

陳烈婦傳

傳占衡

烈婦字去華。金谿名方伯如水王公孫也。嫁諸生陳其謬。正夫有才色。年二十二。隨母避亂鹹塘。正夫時病足。謁醫客路。會兵數萬。自石門蹂縣西諸村落。殺老弱無算。將近鹹塘。初正夫大父蒼梧令元亭先生。生平解書。多祕珍者。盡予謬。謬尤愛蘇文忠書。醉翁亭記。真筆。常自袖之。出必藏烈婦所。是日平明。烈婦改服。遂首棄簪珥。衣襖。獨持一手。卷著胸前。與其母倉卒從鄭家源。食時。兵噪。呼自後至。烈婦孱不能前。哭地上。欲遲其父。翰卿及弟惟矩。而翰卿已晚行。見殺不來。母強掖之。稍前行。得一池。汪然深淺二尺許。烈婦止不動。麾母曰。娘老矣。疾走走。無返顧。告陳郎求我屍。此池。急置卷池旁。一躍入池。死。母尋亦死。三日兵盡。翰卿屍先得。或傳言烈婦入軍中矣。當是時。民追贖妻女。係道。正夫意不樂。直視久之。第踊且哭曰。若尚不知吾姊耶。吾姊前與母發鹹塘。語絕痛。誓必死者。但南求。無北索。我係姊不妄言。遂共行到池上。亡有衆。皆曰。死三日。半而肉不浮乎。正夫不聽。使人澗其水。則烈婦在焉。出之泥。若一折藕。浴而斂。肌顏玉雪。唯十指甲盡脫。血凝。時

明文遠來

傳占衡

明文遠來

傳占衡

兵所過。女子無佳惡。馱以副馬。或連繩縛去。踣溪水。輒衣帶漂波面。長戟鉤取。亡完者。烈婦脫不自奮。入泥中。入泥中不力者。幾不得死。正夫及是慟絕矣。始謬祖母吳孺人。從肯特孝。烈婦嘗讀書。見崔澹之妻及呂正獻夫人事。謂君子曰。妾學此足乎。正夫不荅。而甚大其志。雅相賓客。事舅姑孝謹。溫溫無間言。家人以爲長者。然立大節。乃在宋共姬曹娥間。近世儒者不能及也。正夫痛之不已。以書告其師陳惟易。問所以禮之者。惟易報曰。必某也。爲其作傳。其卷之也。疏衰絰而出。以杖拜賓。不辟尊者。卒哭而牀。期而除。食肉飲酒必戚。三年然後娶。有子則服烈婦之黨。如其母之黨。皆加於禮一等。

冰清玉潔。亂世所難。烈婦得死所矣。予每遇此等文字。不忍不錄。以爲一女子而能嶄嶄立大節於天地視烈丈夫殆又過之名教綱常。賴此撐拄耳。

周汝衡小傳

顧璘

周汝衡蘇人也。上世善陰陽星曆之學。國初徵隸欽天監。遂徙家金陵。又以醫行。至汝衡資絕人。見世工率習近世脈訣。方書諸雜家說。不究本原。即見病莫知從來。一切揣度施治。乃悉屏去。衆習書。獨取內經本草難經等書。徹晝夜讀。務窮精奧。初爲小兒醫。輒有奇効。聲稱欽然。時有楊茂者。學古大方脈醫。群工視爲迂怪。背笑之。獨考功王欽珮與余等數人尊信之。時時賴其効。汝衡好其論議。獨相與往來。講究甚密。益歷闔域。由是吾黨並重汝衡。後楊茂

明文遠卷

死。南都病家獨爭迎汝衡。凡汝衡至。診病立方。多與衆殊。指諸富貴家。所饋金錢。恒倍它工。汝衡獨知斯道深永。或失手。則殺人。重於用藥。遇有故輒不赴人召。及赴召。或見病疑。輒不投藥。大率如倉公所設意。繁以重。故諸人弗測所操。或謂其難致。汝衡終不言。又善談名理及神仙幽怪家說。每過士大夫。言即移日。多失諸富貴人召。故所獲金錢。反不逮它工。士大夫久益愈重汝衡。余家人病。無貴賤。必迎汝衡。汝衡無不至。藥亦皆應手効。余嘗問之曰。若子於醫。可謂入室矣乎。汝衡曰。噫嘻。言過矣。言過矣。夫醫者

明文遠卷

聖人之學也。非盛德莫能操其慮。非明哲莫能通其說。如銓者。尚未能營藩籬。安敢望堂階乎。是故士有能知草木金石昆蟲之藥。辨類審性。析經致能。弗乖其宜。弗亂其忌。是謂知物。知物者。巧士有能知人之疾病。溢於四氣。薄於五臟。動於七情。見外知內。按微知巨。占始知終。執生知死。由是以審施湯液醪醴鍼砭按摩之治。是謂知證。知證者。工士有能知臟腑之所表裏。經絡之所離會。榮衛之所輔勝。命脈之所消息。選物設方。制於未形。體微發慮。決於衆惑。是謂知生。知生者。聖士有能知天地之情。陰陽之本。變化之因。死生之故。立教布法。使人轉氣含精。以握樞機。汰穢葆真。以固根柢。疾疢不作。神乃自生。是謂知化。知化者。神。夫神聖者。上智之能事。未易異及。工巧之道。術學之所造也。醫不臻此。不足以名業。請借事實譬之。是故不知藥理。盲投鉤試。是將兵者。使人以弓刺而引矛盾射也。察病不定。揣摩施治。是相國者。昧國所患。而寬猛倒施也。尚焉得爲將相乎哉。此敗亂所以接跡於天下也。銓爲此懼。是以聞召如赴難。臨病如對敵。探七握勺。兢兢如不得已。心有所重也。今怒者乃以慢詆。安得戶說而家告乎。已矣已。

矣。盡吾之心。慎吾之術。苟餉吾口而已。請勿以醫名我可也。東橋子歛衽謝曰。仁哉汝衡。知道之難而不輕治人。其所全活。可勝量哉。昔者齊桓公欲相鮑叔牙。叔牙曰。如欲霸天下。必管夷吾可相。秦始皇欲以二十萬卒伐荆。王翦曰。非六十萬不可。此真知將相之道者也。故卒有功於人國。汝衡之於醫。殆類此夫。余患世之人終不知汝衡爲作小傳。

軒岐祕典垂法千年。自粗工藉爲糊口之資。遂至殺人如草。可痛也。茫茫宇宙。無一人知醫者。觀汝衡所論。庶

有合耳。

明文遠卷

樓寧生傳

朱言

樓寧生出滑。伯後名壽。字伯仁。世爲許襄城大家。元初。父官江南。自許徙儀真。而壽生焉。性警敏。習儒書於韓說先生。日記千餘言。操筆爲文詞。有思致。尤長於樂府。京口王居中。客醫儀真。治方脈術。有時名。壽數往叩之。居中曰。醫祖黃帝岐伯。其言佚不傳。世傳者惟素問難經。子其習之乎。壽遂受之。既終卷。乃進請其師曰。素問爲說備矣。篇次無緒。錯簡不無。愚將分藏象經度脈候病能攝生論治色脈鍼刺陰陽標本運氣彙粹九十二類。鈔而讀之。難經

明文遠卷

又本素問靈樞之旨。設難釋義。其間榮衛部位藏府脈法。與夫經絡腧穴。辯之博矣。而闕誤或多。愚將本其旨義。注而讀之。何如。居中曰。甚矣子之善學也。善哉子學之得其道也。予守師說者。子識卓理。融契悟前訓。子過我矣。他日以醫名世。其子也耶。自是壽學日進。益參考張仲景劉守真李明之三家。而大同之。據其所得。投之所向。莫不中肯綮。既又傳鍼法於東平高洞陽。得其開闢流注方員補瀉之道。又究夫十二經走會屬絡流輪交別之要。至若陰陽維躋衝帶六脈。皆有繫屬。而惟督任二經。則苞乎腹背而

有專穴諸經滿而溢者此則受之宜與十二經並論乃取內經骨空諸論及靈樞本輸篇所述經脉著十四經發揮三卷疏其本旨釋其名義通考隨穴六百四十有七而施治功以盡醫之神秘他如讀傷寒論針診家樞要痔瘻篇及聚諸書本抄爲醫韻皆有功後學故其行有治驗所至人爭延致以得授寧生診視一決生死爲無憾生無問貧富皆往治報不報弗較也遂知名吳楚間在淮南曰滑壽在吳曰伯仁氏在鄞越曰授寧生云生年七十餘顏色如童行步輕捷飲酒無算人有請雖邪寒暑雨弗憚世多德

明文遠卷

之其治法往往奇中人間能言之故記者頗多其徒曰采表者者成編以傳其在儀真御史中丞八臣亦家焉其內人病艱於小溲中滿喘渴門僧寶頗知醫投以藥麥梔芩諸滑利藥而闕益甚召壽侯其脉三部皆弦而澀壽曰經云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所謂水出高源者也腫中之氣不化則水液不行病因於氣徒行水無益也法當治上焦乃製朱雀湯倍以枳桔煎用長流水一飲而溲再飲氣平數服病已端君寶母六十餘亦病小溲閼若淋狀小腹脹口吻渴邀壽診其脉沈且澀曰此病

同治吳學齋書卷之
在下焦血分陰火盛而水不足法當治血血與水同血有形而氣無形有形之疾當以有形法治之即以東垣家滋腎丸服之而癒三寶廉使仲之妻泰不華尚書妹也病滯下晝夜五七十起後重下迫且娠九月衆醫率爲清暑散滯痛苦尤甚壽至診視曰須下去滯衆以娠不肯壽曰素問有云有故無損亦無損也動即正產乃以消滯導氣丸藥進之得順利再進滯去繼以清利溲苦堅之劑病癒而孕果不動足月乃產童氏婦年三十每經水將來三五日前臍下痠痛如刀刺狀寒熱交作下如黑豆汁既而水行

明文遠卷

因之無妊招壽診視之兩尺脉沉澀欲絕餘部皆弦急曰此由下焦寒濕邪氣搏於衝任衝爲血海任主胞胎爲婦人血室故經事將來邪與血爭作痠痛寒氣生濁下如豆汁宜治下焦遂以辛散苦溫理血藥爲劑令先經期十日服之凡三次而邪去經調是年有孕丘仲山女纔八歲病傷食煎燂內悶悶口乾唇舌燥黑腹痛不可忍或以剛燥丸藥利之而痛悶益甚壽遂以牽牛大黃清快藥爲丸以伏其燥利而癒天寧寺僧病發狂譫妄視人皆鬼壽診其脈累累如薤苴子且喘且搏曰此得之陽明胃實素問云

陽明主肉其經血氣並盛甚則棄衣升高踰垣妄罵壽以三化湯三四下復進以火劑乃脫然如故馬萬戶妻體肥而氣盛自以無子嘗多服煖宮藥積久火甚迫血上行爲衄衄必數升餘面赤脈躁疾神恍惚如癡醫者猶以治上盛下虛丹劑鎮墜之壽曰經云上者下之今血氣既盛溢而上行法當下導奈何實實耶卽與桃仁承氣湯三四下積瘀既去繼服既濟湯二十劑而瘡楊子縣吏陳某當臘月鼻衄至正月九十三日始定其脈實而數治法與前證同蓋馬婦過服剛劑陳過食煎炙飲醇酒皆積熱所致也

明文遠卷

鄧千戶二婢子七八月間同患滯下壽至診視一婢脈鼓急大熱喘悶曰此必死一婢脈洪大而虛軟微熱而小便利曰此可治卽下之已而調以苦澀苦堅之劑果一死一瘡張佛兒暑月患中滿泄瀉小便赤四肢疲倦不欲舉自汗微熱口渴且素羸瘠衆醫以虛勞將峻補之邀壽至診視六脈虛微曰此東垣所謂夏月中暑飲食勞倦法宜服清暑益氣湯投三劑而病如失記其在儀其時所治若是什無一二焉至正間趙璉守杭州以同里知壽且邀之與俱過嘉興汪澤民病怔忡善忘口澹舌燥多汗四肢疲軟

明文遠卷

發熱小便白而濁衆醫以內傷不足擬進茸附趙彥博爭之未決固招伯仁至視其脈虛大而數曰是由思慮過度厥陽之火爲患耳夫君火以名相火以位相火代君火行事者也相火一擾能爲百病沉厥陽乎百端之起皆自心生越人云憂愁思慮則傷心汪君平生志大心高所謀不遂抑鬱積久致內傷也然抱薪救火望安奚能遂命服東垣補中益氣湯朱砂安神丸空心則進小坎離九月餘彥伯抵書云汪之疾瘳矣尹安卿妻妊五月病咳痰氣逆惡寒咽膈不利不嗜食者浹旬招伯仁診視其脈浮弦形體清羸伯仁曰此上受風寒也越人云形寒飲冷則傷肺投以辛溫劑與之致津液開腠理散風寒而嗽自安矣旣之錢唐館郡守第時出治病卽瘡屬縣有不能之治證皆來就伯仁臨安沈君彰者病自汗如雨不少止面赤身熱口燥心煩輿來杭城舍客棧盛暑中幃幙周密自云至虛亡陽服木附藥已數劑伯仁診其脈虛而洪數視其舌上胎黃曰煎藥誤矣輕病重治醫者死之素問曰必先歲氣無伐天和木附之熱豈可輕用以犯時令邪又曰脈虛身熱得之傷暑暑家本多汗加以剛劑脈洪數則汗益甚悉令

撤幔開窗。初亦難之。少頃漸覺清爽。爲製黃連人參白虎等湯。三進而汗止大半。諸證亦稍解。既而兼以既濟湯。渴則用冰水調天水散服。七日而病悉去。後遍身發瘍疹。更服防風通聖散乃已。其同縣陳元善。病氣發則臍下築築漸上至心下。嘔漏痛懣。手足清。喉中漉漉而痒。脅本痛。疲目不欲視。頭不欲舉。神昏昏欲睡而不寐。惡食氣羸。凡控引小便數而欠。年未三十。疔瘡若衰老人。劣劣不自持。伯仁視其脈沉弦而澀。曰。是得之憂鬱憤怒。寒濕風雨乘之。爲肝病也。屬在厥陰。故當脈所過處皆病焉。厥陰肝也。張

明文遠卷

從正云。諸病皆屬肝。素問云。肝欲散。亟以辛散之。遂取吳茱萸佐以姜桂。及治氣引經藥。兼製回練等丸。每十日一溫利之。三月而病瘳。俞彥良亦臨安人。病嘔血。或滿栝。或盈盆盎。且一二年。其人平昔嗜市利。不憚作勞。中氣因之侵損。伯仁視之。且先與八寶散。一二日服黃芩芍藥湯。少

素問云。脈至而從。按之不鼓。諸陽皆然。此爲陰盛。隔陽得之。飲食生冷。坐臥風露。煎其武湯。冷飲之一。進汗止。再進煩躁去。三進平復如初。杭妓有患心疾。狂歌痛哭。裸裎妄罵。問之則瞪視默默。其父母固邀伯仁診視。脈沈堅而結。曰。得之憂憤沈鬱。食與痰交積胸中。涌之皆積痰。瘀血復與火劑。清上膈。數日如故。既而左丞楊完者。統苗兵守江浙。民頗不安。居會故舊陳性中。王叔雨。招乃挈家渡浙江。往來鄞越。居虞姚間最久。人皆稱之曰。櫻寧生。初叔雨寓錢唐。病傷寒。他醫至皆以爲瘕證。當進附子。持論未決。其弟熙賜。調櫻寧生曰。舍兄病亟。惟幾生。忍坐視不救乎。至切其脈。兩手俱沉實而滑。四末覺微清。以燈燭之。偏體皆赤斑。舌上胎黑而燥。如芒刺。身大熱。神恍惚。多譫妄語。櫻寧生曰。此始以表不得解。邪氣入裏。裏熱極甚。若投附必死。乃以小柴胡湯劑。益以知母石膏飲之。終夕二進。次日以大承氣湯下之。調治兼旬。乃安。比來上虞熙賜館於魏氏。一日乘盛暑。肩輿入邑。途中嘔血數口。亟還則吐甚。胸拒痛。體熱。頭痛。病且殆。或以爲勞心焦思所致。與茯苓補心湯。生至診其脈洪而滑。曰。是大醉飽。胃血壅遏。爲暑迫

明文遠卷

上行。先與犀角地黃湯繼以桃仁承氣湯去瘀血積宿。後治暑卽安。陸用和病惡寒發熱頭體微痛苦嘔下泄五日矣。其親亦知醫以小柴胡湯治之不解。招櫻寧生診視。脈弦而遲曰。是在陰當溫之。爲製真武湯。其親爭之。強與人參竹葉湯。進卽泄甚。脈且陷弱。始亟以前製服之。連進四五劑。乃効。人始服櫻寧生之賢於人遠矣。余子元病惡寒戰栗持捉不定。兩手背冷汗浸滿。雖厚衣熾火不能解。櫻寧卽與真武湯。凡用附六枚。一日病者忽出人怪之。病者曰。吾不惡寒卽無事矣。或以問櫻寧生。生曰。其脈兩手皆

明文遠卷

沉微。餘無表裏證。此蓋體虛受寒。亡陽之極也。初皮表氣隧爲寒邪壅遏。陽不得伸而然也。是故血隧熱壅。須用硝黃氣隧寒壅。須用桂附。陰陽之用不同者。無形有形之異也。魏士圭妻徐病寒爲痢。自臍下上至心皆脹滿攻痛。而脇疼尤甚。嘔吐煩懣。不進飲食。櫻寧生視之。脈兩手沉結。不調曰。此由寒在下焦。宜亟攻其下。無攻其上。爲炙章門氣海中脘。服元胡桂枝散佐以礞石諸香荏苳青皮等。十日一服。溫利九藥聚而散之也。士圭守其法治之。果効。王宗祥之父年老病臍腹瀉痛。其里醫爲溫中散寒。卒無驗。宗

祥固邀櫻寧生往視。脈兩尺搏堅而沉。曰。此大寒由外入也。寒喜下。因爲痢。治宜在下。加沉降之劑。引入下焦。數服尋瘳。陳伯英病肺氣焦滿。櫻寧生視之曰。病得之多欲善飲。且殫營慮。中積痰涎。外受風邪。發卽喘喝痰咳。不能自安。爲製清肺泄滿降火潤燥苦辛等劑服之。既安。衆詰之曰。是出何方書。名何散飲。生應之曰。是爲混沌湯。聞者皆大笑曰。混沌湯有用也。潘子庸得感冒證。已汗而病。數日復大發熱。惡寒頭痛。眩暈嘔吐。却食煩滿。咳而多汗。櫻寧生診之。脈兩手三部皆浮而緊。曰。在仲景法。勞復證。浮以汗

明文遠卷

解。沉以下解。今脈浮緊。且證在表。當汗。衆以虛憊難之。且圖溫補。生曰。法當如是。爲麻黃葛根湯。三進更汗。旋調數日乃瘳。時淮南丞相方公分省四明。聞櫻寧生名。禮致見之。館穀畱城中。一日公圻戴穎仲以使事往奉化。雪中且進冷食。病內外傷惡寒。頭疼腹痛。而嘔。診之。脈沉且緊。時伏而不見。曰。在法下利清穀。當急救裏。清便自調。當急救表。今所患內傷冷飲食。外受寒沴。清便自調。救表裏急。以桂枝湯力微。遂爲變法。與四逆湯服之。昨時服附子一兩。明日則脈在肌肉。唯緊自若。外證已去。內傷獨存。乃以

丸藥下去宿食後調中氣數日即安。方惟益患消渴。眾醫以爲腎虛水竭。陽不能上升。合附子大丸服之。既服渴甚。舊有目疾兼作。其人素豐肥。因是頓瘦損。倉皇中召櫻寧生視之。生曰。陰陽之道。相爲損益。水不足則濟以水。火不足則濟以火。未聞水不足而以火濟之。不焦則枯。乃令屏去前藥。更寒劑下之。蕩去火毒。繼之苦寒清潤之製。竟月乃平復。適方明體寵姬新產受寒。四肢逆冷。脈沉弱。亟令取向所製附子大丸三四粒餌之。立効。生曰。不得於彼而得於此。蓋用有不同耳。丘彥材平居苦胸中痞滿。憤憤若

明文遠卷

怔忡狀。頭目昏痛欲吐不吐。忽忽善忘。時一臂偏痺。召櫻寧生視之。當關以上。脈溜而滑。按之沉而有力。櫻寧曰。積飲滯痰。橫於胸膈。蓋得之厚味醇酒。肥膩煎炙。蓄熱而生濕。濕聚而痰。延宿飲。皆上甚也。王冰云上甚不已。吐而奪之。法當吐。候春日開明。如法治之。以物撩咽中。須更大吐異色。頑痰如膠飴者三四升。一二日更吐之。三四次則胸中頓爽。平復矣。龍君澤分院餘姚。其室張暑月中病。經事沉滯。身寒熱自汗。咳嗽有痰。體瘦悴。腹臍刺痛。招櫻寧生至診視。脈弦數六至有餘。生曰。此二陽病也。素問云。二陽

之病發心脾。女子得之則不月。二陽陽明也。陽明爲金。爲燥化。今其所以不月者。因其所運也。陽明本爲燥金。適遭於暑。暑火也。以火燥金。則愈燥矣。血者水類。金爲化源。宜月事沉滯不來也。他醫方爲製歸茸桂附丸以溫經而未進。生曰。夫血得寒則止。得溫則行。得熱則搏。搏則燥。復加燥劑。血益乾。則病必甚。亟令却之。更以當歸柴胡飲子爲之清陽瀉火。流濕潤燥。三五進。而經事通。餘病悉除。龍君曰。微生幾爲人所誤矣。宋無逸餘姚大儒也。病瘧積損。體弱難下咽。六十餘日殆甚。櫻寧生聞而往視之。脈數兩關

明文遠卷

上尤弦。疾久體瘠而神則完。生曰。是積熱居脾。且滯於食。飲法當下。衆疑而難之。藥再進而疾去其半。復製甘露飲。柴胡白虎等劑。浹旬而起。如故。後四歲無逸客昌國。病頭面腫赤。妨於飲食。或進以姜附。櫻寧生爲製劑。清上散火而痛無逸。曰。嚮得清涼藥以濟危急。否則誤於剛劑矣。德之不忘。嘗以語人云。夏思忠病胸膈脹痛。心怔忡。嘔逆煩懣。不食。情思惘惘。不暫安。目眈眈無所睹。櫻寧生視之。六脈皆結滯不調。無復參伍。甚怪之。既徐而察之。其人機深憂思太過。加之脾胃內傷。積爲痰涎。鬱於上膈。然也。素問

曰思則氣結。又曰陰氣者靜則神藏躁則消。忘飲食自倍。腸胃乃傷。其是之謂乎。爲製祛順丸服之。旋復平和。思忠曰。吾疾諸治罔効。始以爲天下無藥。茲服生祛順丸。乃知天下有藥矣。金丙病韓自行邀櫻寧生往視之。脈數而散。體寒熱咳血痰。生曰。此二陽病也。在法不治。當以夏月死。至立夏果死。自行愀然曰。櫻寧生能知死。必能知人生矣。乎。方德明七月內病發熱。或令其服小柴胡湯。必二十六劑乃瘳。如其言服之。未盡二劑。則升發太過。多汗忘陽。惡寒甚。肉羸筋惕。乃固請櫻寧生視脈。微欲無。卽以真武湯。

明文遺卷

進七八服。稍有緒。更服附子七八枚。然後瘳。夏子韶雙病瘳。當六七月。他醫以爲脾寒胃弱。久服桂附。後瘳雖退。而積火燔熾。致消穀善飢。日數十飯。猶不足。終日端坐。如常人。第目昏不能視。足弱不能履。腰膝困軟。肌肉虛肥。至初冬。子韶謁櫻寧生。往候脈。洪大而虛濡。曰。此瘳證也。長夏過服熱藥所致。蓋夏令濕當權。剛劑太過。火濕俱甚。肺熱葉焦。故兩足痿易而不用也。東垣有長夏濕熱成痿之法。當以此治之。食日益減。目漸能視。至冬末忽自起。下咽行步如故。其姪夏仲儒因拘畱赴海。積恐怖。心常惕惕如畏。

人捕之狀。櫻寧生視之。脈豁豁然。虛大而浮。體熱多汗。曰。凡病得之從高墜下。驚仆擊搏。畱滯惡血。皆從中風論。終歸厥陰。此海藏之說也。蓋厥陰多血。其化風水然也。有形當從血論。無形當從風論。今仲儒之疾。是走無形也。從風家治之。兼爲化痰散結。佐以鐵粉朱砂丸。良瘳。鄭高卿母倪病瘳。寒熱嘔涌。中滿而痛。下痢不食。年五十餘。殊困頓。他醫爲清脾氣。理中。脫不効。邀櫻寧生視脈。沉而遲。生曰。是積暑與食。伏痰在中。當下之。或曰。人疲倦若是。且下利不食。烏可下。方擬進參附。生曰。脈雖沉遲。按之有力。雖痢而後重下迫。不下則積不能去。病必不已。其母弟倪仲權獨是之。乃以消滯丸藥。微得通利。卽少快。明日復加數服之。宿積腸垢盡去。向午卽思飲食。旋以姜橘參朮淡滲和。平飲子調之。旬餘乃復。王敬中母病反胃。每隔夜食飲。至明日中。尺皆出不消化。他醫以煖胃之藥。悉試之。罔効。敬中謁櫻寧生。言且固請往視脈。在肌肉之下。甚微而弱。生揆衆醫用藥。無遠於病。何至不効。心歎然未決。一日讀東垣書。謂吐有三證。氣積寒也。上焦吐者從於氣。中焦從於積。下焦從於寒。其脈沉而遲。朝食暮吐。小溲利。大便秘。爲。

明文遺卷

集 407-411

下焦吐也。法當通其秘。溫其寒氣。復以中焦藥和之。生得此說而喜起。嘆曰。其合於王母之證與。但王母大便不秘。遂再往視。轉治下焦散寒。以茱萸茴香爲君。丁桂半夏爲佐。服至二三十劑。而飲食晏然。生曰。經不云乎。寒濕所勝。平以辛熱。其是之謂與。俞德明嘗病傷寒。經汗下。病既去。而人虛。背獨惡寒。脈微細如線。湯熨不應。櫻寧生乃以理中湯劑加姜桂。藿附大作服。外以草撥良姜吳檉桂椒諸品。大辛熱爲末。和薑糊爲膏。厚付滿背。以紙覆之。稍乾。卽易。如是半月。竟平復不寒矣。此尤治法之變者也。顧機仲

明文遠集

病傷寒後。勞復發熱。自汗。經七日。或以爲病後勞。將復補之。櫻寧生曰。不然。勞復爲病。脈浮以汗解。奚補爲。以小柴胡湯三進。再汗而瘳。胡茂林子婦魏仲彬妹也。新產二月。惡露不行。臍腹痛。頭疼身寒熱。當隆冬時。衆醫皆以爲感寒。溫以薑附。益大熱。手足搐搦。語謔目攛。仲彬固邀生往診。脈弦而洪數。面赤目閉。語喃喃不可辨。舌黑如焦。燥無津潤。胸腹按之不勝手。蓋燥劑搏其血。內熱而風生。血蓄而爲痛也。生曰。此產後熱入血室。因而生風。卽先爲清熱降火。治風涼血。兩服。頗爽。繼以琥珀牛黃等。稍解人事。後

以張從正三和散行血破瘀三四服。惡露大下如初。時產已十日矣。於是諸證悉平。万明禮內人盛暑病洞泄。厥逆惡寒。胃脘常心而痛。自腹引脇。轉爲滯下。嘔噦不食。人以中暑霍亂療之。益劇。櫻寧生診其脈。三部俱微短沉弱。不應呼吸。曰。此陰寒極矣。不亟溫之。則無生理。內經雖曰。用熱遠熱。又曰。有假其氣。則無禁也。於是以薑附溫劑三四進。間以丹藥。脈稍有力。厥逆漸退。更服薑附七日。衆證悉去。遂以丸藥除其滯下。而臟腑自安矣。生之活人。率類此然。頗有不盡述者。生嘗語其徒曰。予在儀真時。聞友人王

明文遠集

德全言。江西有醫士曰黃子厚。爲術精詣。其治往往出人意料。有富家子年十七。入病徧體肌肉拆裂。召子厚偕門生四五輩往診視。各以所見陳論。皆未當。子厚乃屏人詰病者曰。童幼時。曾近女色。犯天真乎。曰。常十三四。曾近之。已。子厚曰。得其說矣。褚澄云。精未通而御女。則四體有不滿之處。後日有難狀之疾。在法爲不可療。後果惡汁淋漓。痛楚而死。又鄰郡一富翁病泄瀉彌年。禮致子厚診脈。淡句莫効。子厚曰。予未得其說。求歸。一日讀易至乾卦天行健。朱子有曰。天之氣運轉不息。故開得地在中間。如人弄

碗珠只運動不住故在空中不墜。少有意則墜矣。因悟何者。富翁之病。乃氣不能舉為下脫也。又作字持水滴。吸水初以大指按滴上竅。則水滿筒。故其接則水下。濡無餘。乃豁然悟曰。吾可治翁證矣。即治裝往。翁家驚喜。至即為艾炙百會穴。未三四十壯。泄瀉止矣。生自少識之後。在鄧胡元望女生始六月。亦病泄瀉不已。因教以前灸。即瘳。子厚在至治天曆間。術甚行。虞文靖公嘗有贈醫士黃子厚詩云。

史右曰。予幼喜業醫。遇醫士輒近之。睹其治。往往誤藥死。

明文遺卷

若以試其術然。予懼陰殺人而莫之罪。必不迫於天刑。遂棄不復習。襄城櫻寧生壽。能活人反掌間。而奇驗若此。時人為之語曰。世以人試術。生以術活人。其相去奚啻千萬。予聞盧扁曰。間病之陽。論得其陰。間病之陰。論得其陽。舍意曰。吾以脈法治之。而瘳。生其有得於二子者與。

熟於素問難經之學。故所詣獨精。其治案可為萬世法。家君遂生先生。博極羣書。而尤達醫理。於伯仁之學。韋弦佩之。嘗曰。醫至伯仁。真軒岐嫡子。其所著書。具在。當與靈蘭秘典同壽。千年嗚呼。後人之知此者。鮮矣。

魏純傳

薛瑄

魏純字希文。山東高密人也。其先世多仕者。至其父為官。江南希文就學於江南。初治易。後明春秋詩書大義。亦皆知之。其父為績溪令。時希文客金陵。一時達官貴人聞希文名。屏勢就見。請文。因合幣羅致館中。俾訓其子。余未幾。人有所指摘。語及希文。謫戍邊。寓薊州玉田縣。先君子未幾七年。教訓其邑。希文復誨諸將官。子於學宮。復瑄因得納交為心友。自是往返凡十年。議論連日夜不舍。瑄之疎劣。賴希文規輔之益為多。先君子官滿去。希文徒步送。

明文遺卷

數十里。執手為別。別三年。嘗一得書。自是信音不相聞者又三年。其後先君子丁大父母憂。起復至北京。時希文亦以薦至吏部。因同薦者有所不合。復退於初。又二年為宣德元年。侍從有薦希文學行者。復召至京師。集試吏部。文既合格。將上其名於朝。以官之。而希文竟暴卒於旅次。是年某月某日也。明年春。瑄在河南。始聞其訃。先是瑄有詩懷希文。考希文亡日。與瑄作詩時。皆在宣德元年冬。豈非交情之密。默有感觸於中。而不能自已於言乎。嗚呼。瑄嘗觀古人論富貴貧賤。必皆曰有命。瑄少猶未之信。年來

經涉既久。數數考之於己。驗之於人。然後有以見夫富貴貧賤。蓋皆有決然不易之命。而非人之私智所能去取也。以吾希文觀之。其賦質粹而明。其爲學正而純。其立心必欲一毫無愧於屋漏。其制行必欲一事不悖於天理。是則以德言之。希文之賢。固當見用於時也。處營伍僅三十年。超然自適。不爲顯者煇耀。而有自沮之色。其貧至於床無完衾。身無完褐。耕獲薪芻之事。靡不備嘗。而操行堅如金石。略不少變。其所處蓋有古人所難者。而希文優處之以時言之。希文困極宜通。當不至於終困也。至於忠信之行。

明文遠卷

積於中。徵於外。武夫小子。皆信其爲善人。而起尊敬之心。縉紳大夫。皆知其爲君子。而咸欲其得位於時。是則以人事言之。希文名實孚於遠邇。亦當顯於世也。三者皆無絲髮可疑。而乃卒至於窮死。不得一試其有。則所謂決然不易之命。豈不信哉。瑄又竊有疑焉。夫所謂命者。果何自而然哉。蓋出於天也。天必貴有德。福仁人。希文乃不克蒙其貴與福。則所謂天者。竟何如哉。豈貴德福善者其常。而貴福差爽者不得其常乎。果天道自然。而然初無心於其間乎。抑人之生也。適丁其氣之清濁厚薄不齊。而非天之所

能爲乎。是皆不可知也。或者又謂天於善人。不有以福其躬。必有以昌其後。是又未可必也。雖然。古之所謂善人。君子者。顧自處何如耳。固未嘗以命之厚薄爲輕重也。昔固有貴爲卿相。富累千金。生無益而死無聞者。命則厚矣。其於道果何如哉。以希文之賢。雖卒至於窮死。其德行名譽孚於人人。其自處者。既已無愧於道矣。命之厚薄。奚足道哉。奚足道哉。瑄與希文交最久。情最密。始以希文之不遇質之命。而自疑。終以希文之無愧。揆之道以自解。又恐希文之潛德懿行。久而或泯於世也。遂作傳以志於私。億以傳之悠久。且俾世之君子。當力於爲善。而無疑於命云。漢情助致無限悲悅。從太史公伯夷傳得之。

明文遠卷

明文遠卷二百

前江徐文駒子文論次

西昌羅景泐亦潭同選

傳十五

烈婦

受業羅仰錡慎調叅閱

蔣貞婦傳

宋 濂

蔣貞婦德新世居歙之黃山自幼莊靜父忠甫爲之擇配鮮有當意者年二十有八始歸同郡羅宣明宣明鄂州刺史諸孫家法素謹貞婦奉尊章處先後咸底禮度中外稱之弗置至正壬辰斯黃妖寇起破州郡屠戮人如刈草菅

明文遠卷二百 傳十五

蔓延將至歙宣明散家貲募兵保障鄉井已而兵大集歙城陷官軍復者再三宣明功爲多癸巳夏四月元帥沙不丁治歙城以宣明慷慨仗義俾分築一百三十尺宣明之家索於用兵其計無所從貞婦盡售奩中物相之宣明忘其憂乙未冬十二月祁門縣惡少年構浮梁劇盜來犯歙宣明謂貞婦曰我素負殺賊名賊必不貸我汝宜相從軍中如何貞婦曰婦人在軍中兵氣恐不揚子獨不聞之乎妾有兄弟在香山岩柵頗可守妾往依之君努力自愛勿以妾爲念也遂灑泣而別丙申春正月歙城復陷宣明

請兵江浙行中書賊聞宣明妻李在香山攻之益力二月

天雨雪寨破賊大肆焚掠初貞婦以宣明從征不忍茹酒

肉至是炮炙行觴命左右醉飽以二子驢兒馬兒屬蒼頭

奴詹寄詹勝寶曰事勢至此我誓不受辱一死決矣然不

可使羅氏無後汝宜護二兒還主翁也言訖勝寶負驢兒

出勝人挾馬兒繼之貞婦又繼之遇賊石崖上賊遂褫其

衣貞婦力拒賊攫貞婦髮貞婦齧其臂爪其面出血罵曰

死狗奴汝何不殺我賊怒斫其臂以刀舂之墜崖而死驢

兒見母死哭罵曰賊賊爭忍殺吾母他寇曰何等小物敢

明文遠卷二百 傳十五

爾耶橫槊刺其背死勝寶遁寄不勝怒執木戟擊傷數寇

與勝人皆遇害日將夕寇退貞婦從姪蔣志道從積屍中

緣崖下見貞婦屍如生傍有衣篋類有物率然動啟視

之馬兒在焉亟抱以歸宣明云

太史公曰喪亂之餘女婦以節著者有矣若歙之蔣氏何

其烈哉夫以柔脆之身竟欲抗如虎之盜自非義激於中

視死如歸其氣不如是之明也大抵故家遺俗詩書之澤

弗替宣明又能奮揚而飭導之使一門之內婦死於夫子

死於母而一蒼頭之微亦能爲其主捐軀此殆難以聲音

笑貌爲也。然則宣明亦賢矣哉。賢者宜有後。篋中之兒。所以能獲全於今也。

剛毅之氣。留於婦人鬚眉。丈夫對此。不無慙色。婦死節。子死孝。僕死義。皆足不朽。

王媛貞阮傳

宋 濂

王媛貞阮者名淑。棗城人。均州守阮容之子。歷陽王瑀之妻也。瑀故名閭。淑亦出右族。好禮而貞一。陽和陰肅。懿聞流三族。閭瑀以材起家。爲裨將。當戍夫槩。夫槩與敵土犬牙。瑀將邏騎偵其營。敵意勁兵壓境。悉力迎戰。瑀知不能免。陷白刃前。邏騎皆逝。瑀尋被執。以不屈死。淑慟曰。夫者婦天也。吾天傾矣。尚何所仰哉。遂蒙被泣臥不粒食。賸人以食進。淑麾曰。去。吾不食矣。已而氣貼貼若絲。先後僅屬。賸人又以藥進。淑復麾曰。去。吾不藥矣。如此者七日。竟終。

年甫二十三爾。淑葬金華城北黃塢。其顛有異瓜生。蔓一而四實。其色光翠如沐者。君子謂淑能知貞道矣。貞道明則常倫定矣。詩云。鬢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麾他此之謂也。

頌曰。翼翼貞阮。執行有常。夫戍而俘。盡然隱傷。不食以死。其節煒煌。瓜瓞之生。天旌厥祥。

絕食以完其節。貞而烈矣。描摹生動。直得腐史之神。

朱烈婦傳

朱濂

烈婦宋^音字新金華潛溪人。美姿容。幼即讀書。知大義。摘管作字亦莊正可觀。既長。歸烏傷賈明善。足不妄踰戶閭。雖家人弗聞其語笑聲。一宗謹曰。是端簡靜默也。賈氏有婦矣。父母亦賢之。不忍其遠去。左右越一年。令與夫來居潛溪。烈婦孝養益謹。見諸女讀古烈女事。則慨然想其為人。既而曰。是亦不難爲婦者。當壁碎而潔。無寧瓦全而穢也。歲戊戌十月。西兵擣蘭溪。遠近大震。烈婦不自安。同夫避入浦陽城寶山中。未幾。鄉民嘯聚倡亂。樹旌纛。執劍殺人如刈草菅。烈婦亡匿灌莽中。爲游卒所執。乃抽銀條。悅求解不聽。將亂之。烈婦以計給曰。吾有珠貝可直數千緡。昨夕瘞山前坎中。爾幸無急我。急我將死。於爾何利。不若導爾發之。游卒悅其言。從之行。至深淵側。竟躍入死焉。時十一月十四日也。其兄濂聞而哭曰。天乎。烈婦在家爲淑女。歸人爲良婦。既淑且良。縱不備有胡福。其豈不得考終於寢乎。不知何爲而遭茲兵禍也。嗚呼。自古莫不有死。當是時。執法之大吏。秉鉞之將帥。守土之二千石。或有不能。而烈婦獨能捐軀徇義。死固死矣。千載猶生。視彼弗

明文遠卷二百 傳十五

五

避親撫其行實。著爲私傳一通。所以白烈婦之志。他日傳之竹帛。詔諸海內。良史氏職也。非濂之所計也。

景濂一代儒宗。復有烈婦爲之女弟。珠光玉潔。不媿名門。蔡文姬有慙色矣。

明文遠卷二百 傳十五

六

死而若死者何如也。縱遭兵禍。又何傷焉。然而婦之守貞。猶人子之當孝。人臣之當忠也。烈婦之死。恆道爾。何足深美乎。雖然。是固恆道爾。而非易致也。人之所欲莫甚乎生。苟所見一髮未盡。則幸存之念興。幸存之念興。含辱忍垢。何所不至哉。想其臨淵之時。貞剛之氣充塞上下。天不足爲高。地不足爲厚。日月不足爲明。視區區微生。直鴻毛輕耳。不然。何以能若是之烈也。徵太平日所言當壁碎而潔。毋令瓦全而穢者。不亦允蹈也哉。烈婦之事。與軋之寶氏。越之王氏。無大相遠。求之千百。而不一二見焉。濂因不

謝烈婦傳

宋 濂

謝烈婦，金華人。年十三，適蘭溪吳履，奉尊章處宗族，以禮性勤而剛，事非義毅然弗行。鞠撫衆鰥，紛箴補綴，常至夜分。雖血貫指，不自寧。履貧而宦游，家政一聽婦。能弗墜。戊戌春三月，西師破睦州，游騎日壓境土。婦懼急，謂履曰：「妾聞西師鐵騎逾十萬，數出則塵埃蔽天，白日爲黃。既得睦，必東窺婺，謂其不至者，妾也。」卿讀書號男子，宜察知之。妾衰瘦如鬼，旦暮禍及，決不能孥弱，幼遠遁。苟若先買舟東下，爲上計，否則歸妾母家。母家南有池，卽有急，

明文遠卷二百 傳十五

七

以身餒魚鰲爾，誓不受污以病君也。履重於行，給曰：「勿恐，有履在也。」冬十月二日丁卯，履出城南，婦復申前言。且祝履曰：「宜急旋，稍緩，瘠無及矣。」履復答如初。越四日辛未，婦見潰軍被血衣，東奔不絕。謂履人曰：「事急矣，候鷄再號，裹糧挾季女以東。」媵人負小兒從。明日壬申，力憊甚，婦猶手牽女，且行。且泣曰：「汝父不得復見矣。」吾與汝死，卽死耳。身不可失也。遂避入金華山中。媵人後視，婦不相及。葉小兒道上亦泣去。已而游兵四出，赤幟徧山澤，東西作呼嘯聲。虜女婦無筭，度不可免，力疾捫蘿而上，抱女投崖下。

死。履歸求之，夾日始得尸。母與女相向，其貌如生。時嗚呼人極之所由建者三綱也。使臣子之於君父，皆如婦之弗畔其夫。國家安有喪亂之禍。哀哉。嗚呼世之號士君子者，平居暇日，高自稱譽，無不曰：「我學周公仲尼之道，苟指爲婦人女子，則勃然怒去。」一旦君父有難，輒或竄或伏，不翅狐兔。是婦人女子之弗如抑又何說也。然自兵興以來，女婦以節著者亦頗見之。未有若婦之烈者也。夫豈樂死惡生者哉。誠以義塞於內，與其生而抱愧，寧若死而就安。推其所志，神明可通，金石可貫，衡嶽之層雲可開，非細故也。

明文遠卷二百 傳十五

八

藝倫風教，於是所係爲甚重。濂故爲文道其事，使濂言行，人心或不亡者，當自省矣。嗚呼，彼有家而奉箕箒者，孰非人婦，孰非人婦哉。

贊曰：戊戌之變，濂女弟藝亦以秉節沉淵死。後烈婦特三十有六日爾。濂悲之，淚落弗止。聞有如藝者，必謹叩之。或歷其地以訪焉。間嘗過金華山中，問烈婦投崖處。悲風四集，林木怒立，猶凜凜有生氣。豈其貞覓烈魄，猶足以感人耶。烈婦雖死，其弗死矣夫。

刻意摹寫烈婦貞毅之氣，千載如見。

三義傳

周是修

一義者古泰和鳳岡胡如林之犬也。有元初胡爲泰和巨室。如林胡氏之傑然者也。富而敦詩書。重交游。喜射獵。常入山以所畜愛犬自隨。防虎而射之。冥搜抵絕壁中。卒與虎遇。機未及張。而爲虎所攫。仆地將噉之。犬見主危。亡命以赴。縱嚙虎尾。虎棄人而從犬。則退走。喧呌聲動岩谷。虎復攫人。犬復以死進。噉如是者屢。故虎不暇噬。而如林已魄散不省矣。旣而旁林之樵者訝犬聲之異。群趨而視之。虎稍驚却。犬奔伏主身。苦覘其傷者。樵者知爲如林。併力逐虎。如林移時乃甦。迨歸賞樵者。樵者辭曰。公所以得免於虎者。是犬之功也。如林感其義。撫愛不下所生。數日犬以駭膽而殞。如林慟之。具棺斂。以人禮葬焉。君子聞之曰。勢迫主危。去死一間。爲畜犬而能捨生赴救。勇黠若此。卒脫主難。死以義稱。爲人臣食君之祿。而有不憂社稷。市私賣國。臨難苟免。貽唾罵於後世者。嗚呼。可以人而不如犬乎。

二義者滌陽野湖之鴈也。洪武丙子冬十月。予從王子朝京師。經滌陽。去周道里許。有湖方百餘頃。鴈鷺之團沙以

明文遠卷

居者不翅萬計。王子令將校縱名鷹擊之。鷹發而鴈起。蔽空如雲。鷹竦身直上。拳擊一鴈。還墜湖汊間。鴈據鴈爪嘴。各肆其鷙。鴈殆而音甚哀。群鴈皆迴翔喧呼。不去俄而一鴈下赴以死。敵一鴈繼赴之。其敵尤力。又數鴈下赴之。皆殊死鬪。鷹幾不支。以走免。於是始受擊者與諸赴救者俱定神理。翩而舉空中。群鴈亦喜舞下迎。嗷嗷噤噤然。若相唁相勞而相慶焉。觀者莫不異之。君子曰。義哉斯鴈乎。同類和處。一罹於禍。則勇敢者爭先赴難。格鬪若此之力。世之人爲兄弟。爲朋友。平居權治。自謂魚水之不若。蘭金之莫加。一朝勢窮力盡。或變故卒至。則紛然解散。視曩之同契。顛連困踣。倉皇而失措者。曾不動心。一相拯援。甚者至於投之井。而及下之石焉。比比有之。於斯鴈寧不大可愧乎。

明文遠卷

三義者陝西長安蒲陽里晏氏叟之鳥也。叟性慈仁而無子。夫婦獨居行林中。見雛鳥爲風雨所墜。螻蟻側之。叟惕然不忍。取而救之。歸養以筠籠。月而瘡痍。羽翮稍稍然長。馴擾眷戀。有感恩慕德之意。叟奇而釋之。由所之。鳥乃而止庭樹。旦暮去來。愈相親狎。叟益奇之。名之曰黑兒。

聞呼輒至止。嬰兒席懷抱間以爲常。一日啣金釧泊叟膝上作啞啞聲。若伸其報應者。久之求一雌爲偶。結果庭樹育子而孫。歷二歲說說以十餘。皆馴狎如黑兒之習。叟婦或近出。呼黑兒以護家。卽謹守於門。人至則噉噪搏擊。拒不容入。婦還哺以所攜。則忻躍無任。婦亡一鬚。求之弗獲。呼之曰。得非汝輩啣置巢中乎。少頃啣鬚至。婦前以獻。又二歲而叟卒。晝夜哀號於庭。率其類啣土以益冢封。又歲餘始去庭樹。莫知所之焉。君子聞之曰。世降俗薄。兵凶若臻。士子有流離而失據。顛沛而無告者。幸而長者收而畜之。寒以衣。餓以食。病以藥。凡可以成全而保愛者。無所不至。及其免於患而賴之以壯且強也。其不忘不悖。眷眷而不去。切切以圖報者。幾何其人。或思故里而欲返其初。或因小忿而輒昧其本。邈然無情。飄然棄去者。往往而是。皆是烏之不若也。

明文遠卷

周子因三者而嘆之曰。古人皆云人而無禮無義。則與禽獸奚擇。是果可以一舉論哉。麟鳳龜龍爲聖世之禎。至若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騶虞之仁。關雎之別。皆性中之天。無間然矣。又若晉之義馬。唐之義象。義猴。俱著名傳記。

不可誣也。今泰和之犬則能捐生以赴其主之危。潯陽之鴈則能奮迅以救其類之殆。長安之鳥則又能馴慕以念其人之恩。犬鴈鳥禽獸也。其於狗義且爾。況稱爲萬物之靈者乎。況讀聖賢之書。習先王之道。而名爲學者乎。傳其事以爲流俗之戒。且勸焉。犬之事予聞之先師涪樵胡先生。先生如林之至友也。鴈之事予親見之。鳥之事聞之郢府紀善周添祿氏。添祿常教諭長安。於叟爲鄰比云。借物喻人有補世道文極感慨激昂。

明文遠卷

德安府同知羅先生性傳

楊士奇

羅先生名性字子理以字行。羅故泰和儒家。宋有爲盧溝主簿曰伯壽。嘗判股和藥起親疾。縣表其所居坊曰旌孝者。先生曾伯祖也。曾祖伯霖。祖見可。父穀。禎先生少孤貧。自奮於學。苦志畢力。博記精思。夙夜不懈。既冠。遭元季兵亂。走避巖谷。崎嶇困窮。未嘗廢書卷。性耿介。一言一行必端。不與俗人接。雖至戚或涉邪行。輒絕之。然口未嘗言。海桑先生陳心吾嘗稱先生及楊子淵有冰玉之操。洪武初詔郡縣立學。御史劉昭先知縣。采譽望。聘先生及子淵。鄧

明文遠卷

彥高三人爲之師。時號楊羅鄧。四年中鄉貢進士。明年赴春官。勅免會試。授德安府同知。先是有寇號精李萬戶者。以衆入府治。劫殺郡守以下。掠庫藏。官捕其衆。悉就戮。獨精李逸去。久不獲。詔捕益急。踪跡所過宿。逮繫數百人。詰其遺骸也。問死幾何時矣。曰。一歲。曰。始死時。曷爲不言。又驗其鬚髮皆在。而皓然白也。曰。精李年未四十。此安得是耶。答而逐之。悉出所繫數百人。論之曰。朝廷但欲得精李耳。精李且出。卽汝等幕皆寧家。何爲不自愛體膚。乃甘受

楚毒而庇一賊耶。能從吾言。今與汝等期十日。獲賊卽汝

皆良民。衆叩頭曰。府公欲生我。敢不盡死力。乃悉縱之。七月生縛精李至庭下。民皆以獲賊勞而遣之。命下賦民鐵造軍器。時兵亂初定。商旅未通。郡民猝無所辦。先生居第後治蔬圃。得窖鐵萬餘觔。民爭趨求售。同官亦勸以售。民先生曰。固天以濟民。豈爲我也。悉以代民充賦。有餘皆入官庫。錄兩不私焉。其冰蘖之操愈厲。而郵民之心寢食不忘。爲政以寬恕爲本。惟賦吏無所假。應城縣吏劉仁盜官麥事覺。府逮治之。仁懼逃匿。會按察僉事朱逢吉過德安。

明文遠卷

仁出誣告先生他事。將就鞫。湖廣叅政陶凱吳雲按察副使劉某聞之。馳召逢吉還。謂吉曰。君不知德安有羅同知耶。廿七府之賢守。裁三人。其可以枉忠賢哉。岳州馬知府。沔陽彭知府及先生三人。逢吉卒白其誣。而正仁盜麥之罪。在郡四年。闕知府。皆先生總之。秩滿詣京師。坐擅用棗木染軍衣。爲陳寧所劾。謫戍西安。行橐無數百錢。怡然就役。不以得失置意。既至西安。之達官貴人皆敬禮之。而安於處賤。未嘗一毫干人。郡諸生從之受經。後多舉進士去。是時四方老師碩儒。在西安者數十人。吳中鄒奕獨曰。合

吾輩所讀書庶幾羅先生之半。蓋先生學甚博，為文章切漢詩古體，宗漢魏，近體宗盛唐。書法鍾元常，年及七十卒。士奇少孤，五歲先生取而教育之，有父道焉。明年官德安，又挈以行。又三年，先生有陝西之役，屢遣書督其學。又廿年而捐館。當是時，所以誨不肖者，雖不能盡記，而為道之大要不敢忘也。恆竊私念先生所以修諸躬、施諸人者，皆當追配古人。而今之人知之者寡矣。謹述其概為傳，手錄一通以寄其子賓畿，蓋又欲其子若孫皆圖不辱云。

文學政事操守一一摹寫曲盡羅先生為不朽矣後一

明文遠卷

段感恩念舊固是敘次交情，然塵埃中成就一太平宰相眼光，心力迥出千古。即此更見其人品高處。此歐陽子善學史記之文也。

月娥傳

烏斯道

月娥者，太平蕪湖葛通甫之妻。武昌邑長職馬祿丁公之女，西域人也。少聰慧靜幽，諸伯氏皆明經攻舉子業。月娥隨而誦說，通奧義，及長歸通甫，及葛門事上撫下，凜如禮法。家婦盧見月娥德踰於己，一日率諸婦諸女請曰：「願以諸婦諸女屬之姊，蚤莫教詔之。」月娥奉命惟謹。幼穉之隙，必告以婦道，及援今古烈女，示以為則。以是咸淑其化，既而寇羣起，其一據有豫章，自上游而下，勢張甚。郡邑悚懼，盧曰：「郡有城郭可恃，且有兵守，因使月娥挾諸婦諸女避

明文遠卷

郡城，未幾寇果至，城陷，寇紀綱民事。月娥嘆曰：「吾生簪纓世家，其忍出夫羣下耶？」遂抱所生女赴水死。諸婦諸女咸驚愕曰：「姆之死必安於義，吾可幸生乎哉？」亦相與死水中。凡九人，莫有後者。其姻張綱中為物色死所得其屍，時夏暑方熾，七日不泛，顏色如生。郡人靡不駭異。父老與綱中議曰：「十節同志死，不可異壙，乃於故居之南黃池里作巨穴，同以葬焉。」題其石曰：「女墓。」其弟鶴年相與樹碑墓下，以昭節行。月娥無子，其夫子與家婦盧皆死於寇。鶴年富於經史，有操行，幼時讀書，皆娥口授。月娥幼名也。今亦以

月娥名焉。

論曰。月娥不忍處冠境死。以素習禮義。諸婦諸女之死。以素化於禮義。以禮義死。安於生也。始一人自以死。而九人亦相與俱。何化之深耶。是則九人者。一月娥也。自是而遠。邇化其風者。豈無其人。奚止九人而已。然不惟感諸人也。至若七日而不腐於毒暑。又豈非精氣感鬼神。鬼神爲翊其靈與。嗚呼異哉。

自全其節。又能使九人者相感而共完其節。月娥之德化深矣。此在烈女傳中。高出頭地。不當以巾幗目之。

明文遠卷

九人者其氏不傳。亦一欠事。

萬孝子傳

陳弘緒

崇禎乙亥。楚豫流寇犯鳳陽。震及皇陵。孝子萬公元亨死之。總督漕運巡撫都御史以其事聞於朝。已閱視科臣林公淮陽按臣張公覆覈之。請得旌揚如例。嗚呼。孝子者。鳳陽司理南昌萬公仲實子也。當流寇從姑山永城來。仲實有母之喪。問計業辭上官行有日矣。適因哀毀過甚。杖不能枝。遂卧疾。司理之案牘房。忽人馬洶湧。喧聲如沸。仲實曰。誰與。左右曰。燈市鬧。時蓋元夕云。鳳陽故無城。俄而賊已及於司理之署矣。左右曰。賊賊。覘之則流寇也。司理曰。吾必死。狗國強起披衣。然病甚。輒起輒仆。於是賊急索所爲理官安在。孝子迺注語父曰。吾不得復事吾父矣。急著青衫出大呼曰。死賊。苦索官何爲。吾迺官也。賊遂厲色脅之。孝子大罵不絕聲。賊首怒甚。嘯命旁賊加刃。所持乃庖人食刀。刀無鏑。割不能斷脰。至數十割。孝子乃死。死惟呼阿爹阿爹。賊不知鄉音爲何。卒以爲此理官也。遂置仲實而去。方孝子青衫大呼。其師萬思尹出視之。賊併執思尹。將加刃。孝子復抗聲曰。若所欲得者官耳。何與渠事。賊亦卒舍思尹。孝子不獨以身代父。且以死免其師。嗚呼。烈

哉。仲實爲余言孝子遇害時。賊破裂其青衫。僅存一袖。血斑狼籍。今袖上縷縷層疊。不知孰爲兒之血痕。孰爲某之淚痕矣。孝子名元亨。字爾嘉。小字芳生。十歲通五經。十五補博士弟子員。死之日。僅年十有六齡云。陳子曰。予讀仲實急投胎諸詩。泫然涕下。蓋無日不望孝子之復爲其子也。夫睢陽之陷。張鄧州至願爲厲鬼以殺賊。今大河南北。賊連營數十萬。注矢密於蝟毛。郡邑骸骨相撐拄。孝子方且搏頰帝庭。謀所以洩其如雷之怒。賊不盡。孝子必不肯遽出人世也。審矣。仲實試於風號雨泣。冰裂霜凝。鳥

明文遠卷

悲獸駭之日。呼孝子而以予言告之。常有刀劍鐵騎。颯然浮空而至者。必孝子也。仲實爾時。幸無至於哀感捐生。以重傷孝子於冥漠也哉。

英壯之節。雖死猶生。文亦摹寫有奇氣。

滄州翁傳

戴良

滄州翁者。姓呂氏。名復。字元脩。晚號滄州翁。其先河東人也。東萊先生成公。與其季忠公。自河東徙發。吏部郎知台州事。諱寶之者。復自娶徙寧家焉。大父克德。父居敬。比三世皆早喪。翁幼孤。且甚貧。獨依母氏居。既長。從鄉先生受尚書周易。久之棄去。習詞賦。後以母病。復喜攻岐扁術。而恨無其師。一日遇三衢鄭禮之。逆旅中。卽却爲醫中毛遂也。每謹事之。鄭亦見翁醇謹無他。頗心愛翁。因呼翁語曰。我有古先禁方及色脈藥論諸書。知人生死定可治甚精。

明文遠卷

我年老欲具以授公。翁卽避席再拜。盡得其書。受讀可一年。所試之有驗。然未精也。鄭復教翁日記診籍。攷方藥。驗可否。悉爲參定。不使毫釐失理。又若干年所積爲人治診病。效無不神。自是鄭之病家。及凡遇公過客。以病問鄭者。必歸翁。翁皆樂應之。浙省平章尤咨納失里。在帥閫時。病無睡。睡則心悸神憊。如處孤壘。而四面受敵兵。達旦日。股肢無所見。耳聾。聾無所聞。雖堅臥密室。睡未嘗交也。卽選醫之良者處劑。累月勿瘳。後召翁診。切其脈左關之陽浮而虛。察其色少陽之支外溢於目。背卽告之曰。此得之胆。

虛而風諸公獨治其心而不社其膽之風非法也。因投禁方烏梅湯抱膽丸。日再服。遂熟睡。比瘡病如失。郡人蘇伯友病。勑不止。時天暑脈弱。衆醫以氣虛不統血。日進耆歸茸附。彌甚。則告術窮。家人皆容貌變更。蘇亦流涕長潸泣。命其子強翁診。翁至未食頃。其所勑血已三覆器矣。及切其脈。兩手皆虛。扎。右上部滑浮數而躁。且其鼻赤。查而色澤。卽告之曰。此得之酒。酒毒暴悍。而風暑乘之。熱畜於上焦。故血妄行而淖溢。蘇曰。某常饑走赤日。已而醉酒。向風臥。公診當是。翁爲製地黃汁三升許。兼用防風湯半劑。

明文遠卷

飲之。立驗。童芳仲幼女華。病嗜臥。頰赤而身不熱。命小兒醫三四人療之。皆以爲慢驚風。屢進攻風之劑。兼旬不愈。翁切其脈。左關獨滑而數。他部大小等而和。因告童曰。女無病。關滑爲有宿食。意乳母致之。乳母必嗜酒。酒後輒乳。故令女醉。非風也。及詰其內子李。李曰。乳母近掌酒庫鑰。苟竊飲必任意。潛使人視臥內。有數空器榻下。翼日拘其鑰。飲以枳椇葛花。日三二服。女起如常。時童良甫子年十二。患內癰腹脹。臍凸而頗銳。醫欲刺臍出膿。其母執不許。抱子獨泣。童馳告翁。邀與俱。及至臥內。見一野僧擁爐燭。

炭然銅筋一二枚。烈火中。瞪目視翁曰。此兒病癰發小腸。苟舍刺臍無他法。翁喻之曰。臍神闕也。刺針所當禁。矧癰舍於內。惟當以湯丸攻之。苟如若言。必殺是子矣。僧怒趨而出。翁投透膿散一匕。明日膿自氣合潰。繼以十奇湯下。善應膏丸。旬浹。趙氏子病傷寒。餘十日。身熱而人靜。兩手脈晝伏。俚醫以爲死也。勿與藥。翁診之。三部舉按皆無。其舌胎滑而兩額赤如火。語言不亂。因告之曰。此子必大發赤斑。周身如錦文。夫脈血之波瀾也。今血爲邪熱所搏。淖而爲斑。外見於皮膚。呼吸之氣無形可依。猶溝澮之無。

明文遠卷

水。雖有風不能成波。瀾。斑消則脈出矣。及揭其衾而赤斑瀾然。卽用白虎加人參湯化其斑。脈乃復常。繼投承氣下之。痛發斑無脈。長沙所未論。翁蓋以意消息耳。曾濟寺主僧無爲病。屢已三日。不知人。翁切其脈。右口之陽弦而遲。少陰之脈堅而動。不滿四十動而止。此寒邪乘於腎肝所致。法當以辛甘發其陽。爲作湯三升。頓服。遂起。對客如不病然。一藏已絕。去此若干日。當復病。病卽死。果死如其日。臨川蕭聖泉羽客也。偶遊鄞。造翁告曰。某病兩目視物皆倒植。屢謁名醫。勿喻。翁曰。視一物爲二。視直爲曲。古人常。

言之視物倒植誠所未喻也。願聞其因。聖泉曰：某嘗大醉盡吐所飲酒，熟睡達曙，遂病。翁切其脈，左關浮促，餘部皆無恙。即告之曰：當傷酒大吐時，上焦反覆，致倒其胆腑。故視物皆倒植。此不內外因而致內傷者也。法當復吐以正其胆腑。遂授藜蘆瓜葉，俾平旦湧之。湧畢，視物不倒。植東畢，寺僧述無作族姓孫氏一女子病，厲風爲夫所出。家貧不能致醫。無作過翁，約曰：吾女侄病可念，早昇致就翁診。願僧舍不宜能速爲我治療乎？翁曰：啗他日匿患者於密室，召翁診其脈。翁曰：脈來疾而去遲，上虛而下實，蓋得之

明文遠卷

醉酒接內而風毒乘之。今雖髮禿眉墜，然鼻根幸未陷，肌肉幸未死，遂以防風通聖而益以下藥，下淤血數升，及蟲穢青黑物，并進斬蛇長松等湯，九復佐以雄黃楓油作膏摩之。逾月瘥。餘姚州守郭文煜病噦十餘日，州之以醫名者畢至，悉以附子丁香等臍療之，益甚。翁切其脈，陽明大而長，右口之陽數而躁，因告之曰：公之噦，即古之欬逆，由胃熱而致。或者失察而反助其熱，誤矣。飲以竹茹湯，未終劑噦止。師府經歷哈散侍人病喘不得臥，老醫製麻黃之劑以散其肺邪。翁後至診之，脈口盛人迎一倍，厥陰弦動

精于脈理

而疾，兩尺俱短而離經。因告之曰：病蓋得之毒藥動血，以致胎死不下，奔迫而上衝，非風寒作喘也。乃用催生湯倍

芎歸煮二三升服之。夜半果下一死兒，喘止。哈散密囑曰：病妾誠有懷，以室人見嫉，故棄去之。衆人所不知也。老醫聞之，慚而去。樞密董孟起在帥間時，命翁臨診，俾審新故。病翁切其脈，兩寸俱浮弦，脈法浮爲風，弦爲痛。兩寸屬上部，即告之曰：明公他無所苦，首風乃故病也。蓋得之沐而中風，當發先一日則劇，劇則大吐而後已。董笑曰：然。余少時喜沐，每迎風以晞髮，因致頭作痛，痛則一如公所言。公

明文遠卷

善診，幸余瘥也。爲製龍腦芎犀丸，四分二之一，遂愈。師府從事帖木失兒病下痢完穀，衆醫咸謂洞泄寒中，日服四逆理中輩，彌劇。翁診其脈，兩尺寸俱弦長，右關浮於左關一倍，其目外眦如草滋，蓋知肝風傳脾，因成飧泄。非歲寒所致，飲以小續命湯，損麻黃加木三、五升，痢止。續命非止痢藥，飲不終劑而痢止者，○近○醫○聖○此○者○以從本治故也。純孝廟祝楊天成女壽在室，病不月，命婦人醫療之，不得其名狀。及五閏月，其腹如有妊，求其色脈，即怪。因給之曰：汝病非有異夢，則鬼靈所憑耳。女不荅，趨入臥內，審語其侍媼曰：我去夏

追涼廟廡下。薄暮過黃衣神。心動是夕夢一男子如暮間所見者。卽我寢親狎。由是感疾。我慚報不敢以告人。醫言誠是也。媼以告翁。翁曰。女面色乍赤乍白者。鬼也。脈乍大乍小者。祟也。病因與脈色符。雖劇無苦。乃以桃仁煎下血。類豚肝者六七枚。俱有竅如魚目。病已。延慶寺僧珂瑩中病瘡。翁診其脈。獨右關浮滑。餘部皆無恙。曰。右關屬脾。絡胃挾舌本。蓋風中廉泉。得之醉臥當風而成瘡。珂舞手索筆書几上曰。酒吾先佛所戒。自視髮來未嘗飲。露坐當風。誠所不免。其師天紀在座。卽怒訶曰。汝處別業時。每飲輒

明文遠卷

醉。乃譁疾自誤耶。翁取荆瀝化至寶丹飲之。翼日遂解。語湖心寺僧履師者。偶搔臍中疥。忽自出血。汨汨如湧泉。竟日不止。瘍醫治療勿驗。邀翁往視。履時已困極。無氣可語。及持其脈。惟尺部如蛛絲。他部皆無。卽告之曰。夫脈血氣之先也。今血妄溢。故榮氣暴衰。然兩尺尚可按。惟當益榮以瀉其陰火。乃作四神湯加荊穗防風。不間晨夜併進。明日脈漸出。更服十全大補一劑。遂痊。全本然病傷寒旬日邪入於陽明。俚醫以津液外出爲脈虛自汗。進元武湯以實之。遂致神昏如熟睡。其家邀翁問死期。翁切其脈。皆伏

明文遠卷

不見而肌熱灼指。卽告其季曰。此必榮血致斑而脈伏。非陽明病見陰脈比也。見斑則應候。否則畜血耳。乃去金匱視其隱處及小腹。果見赤斑。臍下石堅且拒痛。爲作化斑湯半劑。繼進韓氏生地黃湯逐其血。是夕下黑矢若干枚。卽斑消脈出。後三日又腹痛。遂用桃核承氣以攻之。所下腹如前乃愈。內子王病傷寒。乃陰隔陽而赤足蹙而下利。踈擾不得眠。論者有主寒主溫之不一。余不能決。翁以紫雪匿理中丸進。徐以冰漬甘草乾姜湯飲之。愈。且告之曰。下痢足倦。四逆症也。苟用常法。則上焦之熱彌甚。今以紫雪折之。徐引辛甘以溫裏。此熱因寒用也。聞者皆歎服。集賢修撰南宏遠奉旨往閩諭土猾。余蠻子。余嘗戮人尊俎之間。以恐之。遂驚氣入心。疾作如心風。比銜使命來鄞。疾屢作。遂逐奔走。不避水火。與人語則自賢自貴。且或泣或笑。翁切其脈。上部皆弦滑。左倍勁於右。蓋痰溢膈中。灌心胞。因驚而風經五藏耳。卽投以湧劑。湧痰涎一類。器徐以驚氣丸服之。盡一劑病瘳。郡史虞東村內子王年盛嗜酒且善食。忽疾作。肥肉頓消骨立。翁診其脈。則兩手三部皆洪數。而左口尤躁。遂語虞曰。此三陽病。由二水不能勝五

火乃移熱於小腸。不瘥則淋。王曰：前洩如脂者已數日，語未竟，趨入臥內，澀及需其溺器以視，則如飴，釜置烈火中，湧沸不少休。翁以虎杖滑石石膏黃柏之劑清之，痛稍却而湧沸猶爾也。繼以龍腦辰砂末之，薰以稗秬食方七沸，輒止。徐姚余慎言子孟仁病，寓湖心僧室以求治。翁至其處，而孟仁方飯，坐甫定，即搏爐中炭雜飯猛噬，且喃喃詈人。翁命左右掖之，切其脈，三部皆弦，直上下行，而左口猶浮滑，蓋風痰留心胞症也。法當湧其痰而凝其神，既湧出痰沫四五升，即熟睡，竟日乃寤。寤則病盡去，徐以治神之

明文遠卷

劑調治之。神宛如初。御史王彥芳內子病，冷泄隔年，眾醫皆謂休息痢，療以苦堅辛燥之劑，弗効。翁診其脈，當秋半雙弦而浮，即告之曰：夫人之病，蓋病驚風，非飲食勞倦所致也。以肝主驚，故虛風自甚，因乘脾而成泄。當金氣正隆，尚爾至明春則病將益加。法當平木太過，扶土之不及，其泄自止。夫人曰：儂寓南閩時，平章燕公以銅符密授御史，俾出入自如。吾兒闕闕玩弄久之，遂失去。平章一日追符甚急，儂心懼焉。由是疾作。公指為驚風，信然。乃用黃犢牛肝和以攻風健脾之劑，服之踰月，泄止。郡守李孝文妻母

癰病小腹痛，眾醫皆以為痼聚，藥之浹月勿愈。繼命翁診，翁循其少陰脈，如刀刃之切手，胞門扎而數，知其陰中痛，癰結小腸也。即告之曰：太夫人病在幽隱，不敢以聞，幸出侍人密語之。乃出老嫗，翁曰：患者苦小腸癰，以故臍下如痼聚，今膿已成，腫迫於玉泉，當不得前後洩，洩則痛甚。嫗拜曰：公神人也。所苦一如公所言。遂用國老將軍為向導，挾麒麟竭虎珀之類以攻之。膿自小便潰，應手愈。浙東憲使曲出道過鄞，病臥而虛羸，召翁往視。翁察色切脈，則面帶陽氣，口皆長而弦，蓋傷寒三陽合病也。以方涉海，為風

明文遠卷

薄所驚，遂血菀而神憊，為熱所搏，遂吐血一升許，且協痛煩渴譫語。適是年歲運左，尺當不應，其輔行京醫以為腎已絕，泣告其左右曰：監司脈病皆逆，不祿在旦夕。家人皆惶惑無措。翁曰：此天和脈，無憂也。為投小柴胡湯，減茯苓生地黃半劑，後換其胃實，以承氣下之，得利愈。副樞張息軒病傷寒踰月，既下而內熱不已，脇及小腹偏左腫滿，肌肉色不變，但醫以為風矢所中，膏其手摩之，浹四旬所，其毒循宗筋流入於臍，赤腫若瓠子，瘍醫刺潰之，而左脇腫如故。既選醫之尤良者在門，更召翁診。翁以關及尺中

皆數滑而且芩。因告之曰。脈數不實。則生惡瘍。關內逢芩。則內癰作。季協之腫。癰作膿也。經曰。癰疽不得頃時回。下之慎勿晚。乃用保生膏作丸。衣之以乳香。而用硝黃作湯。以下之。下膿如糜。可五升許。明日再開。下餘膿立瘥。姬府陳斷事內人病。召翁視。翁切其脈。左口弦而芩。餘部皆和。翁卽起。密告陳曰。夫人病當陰中痛而出血。且少陰對化在玉泉。心或失寧。則玉泉應心痛。痛則動血。而與經水不相關。蓋得之因內大驚。神憊而血苑。陳曰。公醫誠良也。致病一如公所言。翁乃製益榮之劑。且納藥幽隱。再刺卽善。

明文遠卷

苦翁之治病。雖若不甚構思。然其鈎取古法。洞中肯綮。多類此。其於醫門群經及古今方論。無不考索其要歸。他若諸醫爲術之精粗。施治之工拙。亦嘗品彙區別。無一義之或遺。所考群經及古方論。諸多不錄。有曰內經素問。世稱黃帝岐伯問荅之書。及觀其旨意。殆非一時之言。其所撰述。亦非一人之手。劉向指爲諸韓公子所著。程子謂出於戰國之末。而其大略。正如禮記之萃於漢儒。而與孔子子思之言。僉傳也。蓋靈蘭秘典。五常正六元正紀等篇。無非開明陰陽五行生制之理。配象合德。實切於人身。其諸色

脈病名鍼灸治要。皆推是理以廣之。而皇甫謐之甲乙。楊上善之太素。亦皆本之於此。而微有異同。醫家之大綱要法。無越是書矣。然按西漢藝文志。有內經十八卷。及白氏扁鵲二內經。凡三家。而素問之目。乃不列。至隋經籍志。始有素問之名。而不指爲內經。唐王冰乃以九靈九卷。牽合漢志之數。而爲之注釋。復以陰陽大論託爲其師。張公所藏。以補其亡逸。而其用心亦勤矣。惜乎朱墨混淆。玉石相亂。訓詁失之於迂疎。引援或至於未切。至宋林億高若訥等。正其誤文。而增其缺義。頗於冰爲有功。今於各篇之內。

明文遠卷

注意與經相類者。仍斷章摘句。而釋以己意。冀與同志商確。非敢妄議前修也。內經靈樞。漢隋唐藝文志皆不錄。隋有鍼經九卷。唐有靈寶注及黃帝九靈經十二卷而已。或謂王冰以九靈更名爲靈樞。又謂九經尤詳於鍼。故皇甫謐名之爲鍼經。卽隋志鍼經九卷。苟一書而二名。不意唐志別出鍼經十二卷也。所謂靈寶注者。乃扁鵲太元君所箋。世所罕傳。宋季有靈樞略一卷。今亦湮沒。紹興初史崧併是書爲十二卷。而復其舊。較之他本頗善。學者當與素問金觀。蓋其旨意互相發明。故皇志三卷。舊稱神農本。

經漢藝文志未嘗錄至梁陶隱君始尊信而表章之謂此書應與素問同類但後人多更修飾耳秦皇所焚醫方卜術不與故猶得全錄及遭漢獻之遷徙晉懷之奔走文籍焚廢千不遺一今之所存有此三卷是其本經然所書郡縣乃多後漢時制疑張仲景華化元所紀舊經之藥止三百六十五種陶氏進名醫別錄亦三百六十五種因而注釋分爲七卷唐李英公世勣與蘇恭叅攷得失又增一百一十四種分爲二十卷世謂之唐本草宋劉翰等又附益醫家常用者一百二十種僞蜀孟昶亦命其臣韓保昇等

明文遠卷

以唐本圖經叅比增廣世謂之蜀本草至宋常禹錫等補注新舊藥合一千八十二種定以白字爲神農所說黑字爲名醫所傳草石之品可謂大備也若雷公以下蔡邕徐大山秦承祖王季璞鄭虔諸公所譔名本草者凡三十九部三百五十卷雖顯晦不齊無非輔翼舊經焉耳近代陳衍作本草折衷王好古作湯液本草亦刪繁之遺意也竊思舊記郡縣古今沿革不同及一物而根苗異名或同名異質而主療互見者尚須考定俾歸於一可也難經十三卷迺秦越人祖述黃帝內經設爲問答之詞以示學者所

引經言多非靈素本文蓋古有其書而今亡之耳隋時有呂博望注本不傳宋王惟一集五家之說而醇疵或相亂惟虞氏粗爲可觀紀齊卿注稍密乃附辨楊元操呂廣王宗正三子之非周仲立頗加訂易而考証未明季子瑩亦爲句解而無所起發近代張潔古注後附藥殊非經意王少卿演繹其說目曰重元亦未足以發人之蘊余嘗輯諸家之長先訓詁而後辭意竊附鄙說其間以便後學未敢以爲是也傷寒論十卷乃後漢張機仲景用素問熱論之說廣伊尹湯液而爲之至晉王叔和始因舊說重爲譌次

明文遠卷

而宋成無已復爲之注釋其後龐安常朱肱許叔微韓祗和王實之流因亦互有開發而大綱大要無越乎吐汗下溫四法而已蓋一症一藥萬選萬中千載之下如合符節前修指爲羣方之祖信矣所可憾者審脈時汨王氏之言三陰率多斷簡况張經王傳亦往往反覆後先亥豕相雜自非字字句句熟玩而精思之未有能造其間與者陳無擇常補三陰症藥於三因論其意蓋可見矣近人徐止善作傷寒補亡恐與先哲之意不合余因竊舉大要以補成氏之未備知醫君子或有所取也脈經十卷乃西晉太醫

令王叔和本諸內經素問九弄及扁鵲仲景元化之說。稟次而成實醫門之龜鑑。診切之指的。自與近代做託鈴訣者不同。歷代既湮。傳授不一。各祕所藏。互有得失。至宋祕閣林億等始考証謬妄。頗加改易。意其新譌。四時經之類。皆林氏所增入。陳孔碩何大任毛叔王宗卿輩皆嘗審訂刊傳。今不多見。近人謝堅白以其所藏舊本刻於豫章。傳者始廣。余嘗撫其精語。并引內經之辭。作診切樞要二卷。非敢剪其冗複。間亦補其缺漏。且附私說各條之下。以與同志研究。爾脈訣一卷。乃六朝高陽生所譌。託以叔和之

明文遠卷

名。謬立七表八裏九道之目。以惑學者。通真子劉元賓爲之注。且續歌括附其後。辭既鄙俚。意亦滋晦。今代王光國刪其舊辭。而益以新語。既不出其畦徑。安能得乎本原。餘如清溪徐裔甄權李上交輩。皆自撰著。凡十餘家。亦每附襲前說。在叔和之所不取。讀者止記入式歌。以馴至乎脈經可也。病源論五十卷。乃隋大業大醫博士巢元方等奉勅撰集。原諸病候。而附以養生導引諸法。裒成一家之書。醇疵相混。蓋可見矣。宋之監署。乃用爲課試。元復循襲。列筌門之七經。然附會襍揉。非復當時之舊。具眼者當自見。

明文遠卷

之。吳景賢亦作病源二書。近代不傳。太始天元玉冊元詰十卷。不知何人所作。歷漢至唐。諸藝文志俱不載錄。其文自與內經不類。非戰國時書。其間有天真皇人等書。其文若道正無爲。先天有之。太易無名。先於道生等語。皆老氏造意。意必老氏之徒所著。大要推原五運六氣。上下臨御。主客勝復。政化淫正。及三元九宮太乙司政之類。殊爲詳明。深足以羽翼內經六微旨五常政等篇。太元君扁鵲爲之注。猶郭象之於南華。非新學之所易曉。觀其經注一律。似出一人之手。謂扁鵲爲黃帝時人。則其書不古。謂扁鵲爲秦越人。則傳中無太元君之號。醫門做託。率多類此。元珠密語十卷。乃啓元子所述。其自序謂得遇元珠子而師事之。與我啓萌。故自號啓元子。蓋啓問於元珠也。目曰元珠密語。乃元珠子密而口授之言也。及考王氏素問序。乃云詞理祕密艱粗。論述者別撰元珠以陳其道。二序政自相戾。意者元珠之名。取諸蒙莊子所謂黃帝遺元珠使圖象得之之語。則師事元珠子而號啓元者。皆妄也。宋高保衡等校正內經。乃云詳王氏元珠。世無傳者。今之元珠。乃後人附託之文耳。雖非王氏之書。亦於素問十九卷二十

四卷頗有發明。予嘗合素問觀之。而審諸所述。乃六氣之說。與高氏所指諸卷全不作。疑必刊傳者所誤也。原其所從。蓋摭摭內經六微旨。及至真要等五篇。洎天元玉冊要言。而附會雜說。其諸紀運休祥之應。未必可徵實。爲書也。苟啓元別誤。果見於世。又豈止述氣運一端而已。覽者取其長而去其短可也。中藏經八卷。少室山鄧處中云。華先生佗游公宜山古洞。值二老人。授以療病之法。得石牀上書一函。用以施試甚驗。余乃先生外孫。因予先生寢室。夢有所授。獲是經於石函中。其託爲荒誕如此。竟不考傳。猷

明文遠卷

吏焚書之實。其僞不攻自破。按唐志有吳普集。華氏藥方。別無中藏之名。曾其弟子宜有所集。竊意諸論非曾輩莫能作。鄧氏特附別方而更今名耳。蓋其方有用太平錢并山藥者。蓋太平乃宋熙陵初年號。薯蕷以避厚陵偏諱。而始名山藥。其餘可以類推。然脈要及察聲色形症等說。必出元化遺意。覽者細爲審諦。當自知之。聖濟經十卷。宋徽宗所作。大要祖述內素。而引援六經。旁及老氏之言。以開軒岐遺旨。政和間頒是經於兩學。辟雍生吳棹爲之解義。若達道政紀等篇。皆足以裨益治道。啓迪衆工。餘如孕元

立本制字命物二三章釋諸字義。失於穿鑿。良山不考六

書之過。瑕瑜具存。固無害於美玉也。其論諸醫。有曰扁鵲

醫如秦鑑。燭物妍蚩不隱。又如奕秋。遇敵着着可法。觀者

不能測其神機。倉公醫如輪扁斲輪。得心應手。自不能以

巧思語人。張長沙如湯武之師。無非王道。其攻守奇正。不

以敵之大小。皆可制勝。華化元醫如庖丁解牛。揮刀而肯

綮無礙。其造詣自當有神。雖欲師之而不可得。孫思邈醫

如康成注書。詳於制度訓詁。其自得之妙。未易以示人。味

其膏腴。可以無餒矣。龐安常醫能啓扁鵲之所秘。法元化

明文遠卷

之可法。使天假其年。其所就當不在古人下。錢仲陽醫如

李靖用兵。度越縱舍。卒與法會。其始以顧願方著名於時。

蓋由扁鵲之因時所重。而爲之變耳。陳無擇醫如老吏斷

案。湊於鞠獄。未免遺情就法。自當其任。則有餘。使之代治

則繁劇。許叔微醫如顧愷寫神。神氣有餘。特不出形似之

外。可摸而不可及。張易水醫如濂溪之圖太極。分陰分陽

而包括理氣。其要以古方新病。自爲家法。或者失察。則欲

拊圖爲極。則近乎書蛇添足矣。劉河間醫如秦駝種樹。所

在全活。但假冰雪以爲春。利於松柏。而不利於蒲柳。張子

和醫如老將對敵。或陳兵背水。或濟河焚舟。置之死地而後生。不善効之。非潰則北矣。其六門三法。蓋長沙之緒餘也。李東垣醫如獅弦新絃。一鼓而竿。賴金熄膠柱和之。七均由是而不諧矣。無他。希聲之妙。非開指所能知也。嚴子如歐陽詢。寫字善守法度。而不尚飄逸。學者易於摹倣。終乏漢晉風度。張公度醫專法仲景。如循齋賦詩。每有杜陵氣韻。王德庸醫如虞人張羅。廣絡原野。而脫免殊多。詭遇獲禽。無足算者。翁之學問該博。非獨醫門為然。他如經史傳記。諸子雜家。以及天文地志。曆算。兵刑食貨。卜筮釋

明文遠卷

老之書。亦靡不精。求熟玩。故其見之言語文字。皆有考據。可徵。不為浮葩以炫世。至於為詩。尤雄健蒼古。有古作者之遺風。嘗以晦迹丘園。薦為台州仙居縣儒學教諭。後調臨海。及陞本郡教授。俱不上。善著書。有內經或問。靈樞經脈箋。五色診脈切脈樞要。運氣圖說。養生雜言。脈緒脈系圖。難經附說。四時變理。方長沙論。傷寒十釋。運氣常變釋。松風齋雜著稿。各若干卷。傳學者為人恭勤。詳緩與人交。款款常若不自足。狀貌不踰中人。語言如不出諸口。卒然遇之。不知其學之富也。年老無子。而有女門人。生女不生

男人亦以太倉公方之。

論曰。自古有疾。醫參之以九藏九竅之變。通之以五味五穀之資。五色五氣五聲。以視其生死。五毒五藥。以攻其疾。疾其為術博矣。故非聰明治達。知夫天地神祇之次。明乎性命吉凶之數。處虛實之分。定逆順之節。以與神聖為徒者。未易以臻此。若滄洲翁。豈近是乎。翁之為醫。一遵古昔神聖之格言。而且博考載籍。參取化原。著之於方冊。余論次翁事。頗采其意云。使翁自援醫術之中。一意儒學。著書以垂世。可謂稽古之士矣。

明文遠卷

其於醫可謂精矣。大矣。有案有論。採掇菁華。如韓信將兵。多多益善。一篇司馬遷之倉公傳也。得心應手。全在察脈處。有隔垣之視。嗚呼。後人之知此者。少矣。

東園金先生傳

顧璘

先生名賢字士希江寧人。上世本籍永平。曾祖海國。初始徙江寧。先生性資穎敏。岸閣達有巨人度。少學易於吳公彥華之門。窮探妙解。有聲庠序。於時晉江蔡氏著易說行海內。乃與董生林輩推術傳授。盡其精微。以之發科登進士第。乃嘆曰。聖人精蘊。盡於易矣。而妙用見諸行事。則在春秋。學者不通春秋。終不達聖人之用。遂取三傳及諸家之說。研究異同。發所未發。著紀愚若干卷。其自序畧曰。昔壺遂問於司馬遷曰。孔子何爲而作春秋哉。遷曰。周道

明文遠卷

廢。孔子知時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達王事而已矣。夫平王東遷。周室雖微。遺法尚存。禮樂征伐。尚或自天子出。及齊桓主伯。天下宗齊。而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矣。漢梁之會。群臣主盟。降自大出矣。陽虎作亂。李斯見囚。又降自陪臣出矣。此春秋之大勢。天下幾於無君。經不容以不作也。若其誅亂臣。討賊子。內中國。外四裔。崇仁義。黜詐力。尊君卑臣。貴王賤伯。程子所謂大義數十。炳如日星。衆人皆可得而知之。至若有功者或不錄。有罪者或見原。如齊桓違王志而會世子。以

或許之。鄭文承王命而背首止。乃致譏焉。晉厲弑於臣而

書國。蔡昭弑於臣而書殺。晉昭微令。欲示威也。而或取其功。吳師從蔡。欲謀楚也。而或進其爵。桓公無王。定公無正。權衡獨裁於聖心。是非不徇於衆見。此則程子所謂微詞與義。時措從宜者也。學者非深於道。其孰能識之哉。或曰。仲尼之意。發於傳。左氏述事。公穀研理。廣發於諸儒。大備於文定。盡矣。紀愚何謂而作也。曰。今夫山草木生之。而樵者不能盡採。今夫水魚鱉生焉。而漁者不能盡取。聖言淵微義理。弘博傳者雖多。而各有所得。探之益深。推之益廣。

明文遠卷

譬之飲河者。各克其腹。而源不竭。此紀愚所由作焉。夫先生之學。識其大者如此。故其達於政事。恒以王道爲心。不殉俗矜張。以希近譽。初爲仁和知縣。事上以誠。接賓以禮。御衆以義。蒞事以勤。文而無害。寬而不弛。竟與杭守楊孟瑛疏復西湖數百餘頃。民賴其惠。召入爲兵科給事中。時閹孽擅國。流毒薦紳。先生獨持大體。不亢不隨。嘗勘淮安獄。正知府某罪。明周給事自殺之冤。雖拂瑾意。而莫之能害。他如論宗室實錄逆謀。議圻輔平寇利害。於時都御史有治軍無狀。濫殺無辜者。僉見奏。顯君子謂之有識。服父

喪再起轉右給事中時瑾既伏誅錢寧繼起亂政以事見
卿求補外避之遂出知大名府下車以後清淹禁止橫政
繩長吏之桀驁辦點盜之牽誣民以安堵乃繕城浚池興
舉百度修子貢祠又以狄梁公冠萊公有惠於郡爲建祠
置祀刻元城劉公語錄以興學者地瀕黃河民罷障塞乃
建議請疏支渠分殺其流俾無泛溢爲害臺臣是其議而
不果行郡藏有簾金三千兩不登於籍吏言之先生先生
曰吾不忍厚私以負國家遂白御史籍之官入覲言官有
不悅者漫詞誣劾乃改知福建延平府先生曰官非吾志

明文遠卷

矣不往則跡不明因之郡受事者七日卽上疏乞骸不俟
報而歸旋得請致仕日與朋舊爲樂公卿不先加禮未嘗
往見孜孜以興起後進爲念講析疑義終日不倦讓舊業
於諸弟仍出歸橐之餘治其家室婚嫁其友王大僕韋破
嘗貸白金百兩以上往哭之卽曰嗟嗟欽琨母念吾迪以
恤而後於是義聲重一時嘉靖戊子大禮成推恩進亞中
大夫年七十一卒於家子男四大車大輿大輓大輓大車
鄉進士有文行大輿府學生善詩並稱於鄉論曰六經道
之綱也苟舉其綱萬目咸正今仕者治經用世往往夢糾

耗亂而乏治理以文不以道也金先生學易與春秋皆盡
其微斯身心與之化矣故治民則惠司言則直豈非綱舉
目正之效耶夫然後知六經可貴而聖人之道果濟於世
用不誣也

以治經爲綱以直言善政爲目輕重得體人與文俱卓
聲可傳

明文遠卷

明文遠卷一百九十六

甬江徐文駒子文論次

受業羅仰銓慎調泰閣

西昌羅景渤亦潭同選

傳十 孝子

孝子丘鐸傳

宋 濂

丘鐸字文振。汴之祥符人。故御史中丞劉基先生弟子也。通儒學。兼習醫家言。流聲動一時。至正末。父誠爲湖廣等處儒學提舉。鐸侍母馬夫人留吳越。欲御車往從。江右兵大起。武昌陷。二浙繹騷。鐸憂懼不知所爲。急避地四明。暨

明文遠卷一百九十六

傳十

江南皆歸職方。復奉母至南京。每西向翹首曰。武昌有來者。庶幾知吾父之所在乎。已而其父果至。自武昌父子相見。悲喜交集。鐸賣藥市中。以自給。親驩然忘其貧。曾未幾。何母弟鈞。擢會稽上虞巡檢。鐸與父母皆同赴官。夫人疾。鐸晝夜泣禱。上下神祇。乞以身代。及歿。鐸哀慟幾絕。下葬。鳴鳳山之原。哭曰。鐸生也。咫尺不離。吾母膝下。今逝矣。可委體魄於無人之墟乎。乃結廬墓側。朝夕上食如生時。當寒夜月黑。悲風蕭颯。如臨鬼神。鐸恐母寒。夜也。輒坐草。號曰。鐸在斯。鐸在斯。其地多虎。聞鐸哭聲。輒避去。故會稽人

異之。稱爲真孝子。云先是。鐸在四明。從祖父母居汴者八人。貧不能自存。鐸咸迎養之。死皆返葬先塋。人以爲難。其姑適河南匡氏者。年十八。夫亡。誓不再適。鐸義之。養其終身。凡二十年。如一日。然其制行峻絕。它皆類此。文不能盡載也。

爲說者曰。予聞鳴鳳山。當白馬上妃二湖間。人跡罕至。白晝虎狼旁午。鐸孑然獨處。心無畏懼者。豈不以親之體重於身乎。然身者親之枝也。可不敬乎。敬其身。斯孝其親矣。鐸情固迫切。當知以禮自節哉。當知以禮自節哉。

明文遠卷一百九十六

傳十

纏綿妻切孝子如生

危孝子傳

宋 濂

臨海孝子危貞昉字孟陽事親以孝聞其父孝先洪武辛亥進士擢官麟游丞再遷陵川坐法謫役浦江縣貞昉時爲郡諸生聞之奔訴於郡守欲走代之守以其名隸學籍難其行貞昉號泣於庭曰人孰無父哉奈何獨沮於我也左右爲之言獲如其請卽日上道詣京師伏闕上疏曰臣父陵川丞孝先不幸結吏議輸作大江之濱筋力向衰不能執事而大母范氏春秋復踰九十旦旦念之恐染霜露之疾無以遂其菽水之忱終天之憾或及其身臣犬馬之

明文遠卷一百九十六 傳十 三

南方殷願代父作勞使其歸養雖卽死無恨聖天子以孝治天下惟哀矜焉疏奏上惻然從之貞昉乃解儒衣易短製欣然就役施施無難色然質體尪弱不勝負任之苦越七月病卒貞昉通周易兼能學唐人歌詩性剛直讀古忠孝事欽祗久之且曰使貞昉生其時亦當若是爾遇交友患難蹈湯火赴援不爲利害惑卒時年二十八聞者皆悲之

爲說者曰父子體殊而氣同者也故古之孝子不以身自私非過激也宜也有如貞昉者請闕上疏欲代父受役毅

然以死自誓唯知有父而不知有身其殆近於古之孝子者非邪嗚呼死生於人大矣貞昉之死於孝是有益於天衷民彝之重無愧於俯仰無慊於神明奚翅足矣他尚何說哉彼悖德犯上者亦曷嘗不死其死也如敗豚腐鼠人孰稱道之觀吾貞昉則若威鳳之翔千仞可望而不可卽得與失又爲何如哉貞昉之名宜登國史以風厲四方予舊史官也特爲立傳使秉直筆者他日有采焉

身代父役以死殉之不媿孝子之目景濂謂宜登國史誠確論也

明文遠卷一百九十六 傳十 四

孫孝子傳

宋 濂

孫孝子諱惟中字伯庸濰州昌邑人祖明父琳世爲農孝子朝出耕夜歸讀古人書性雅愛宋名臣言行歷歷能道之凡所謀猷恆取以爲則年及壯用推擇爲寧海州史一年貢益都府瀕行會父卒皇皇如欲無生縣有漢昌邑王廢城舉樞葬城中結菴廬其側藉苫以居曠野無人深夜月冷哭聲依稀隨悲風遠聞人爲泣下日啜淖糜二盂却酒肉弗御晨起無火掬雪頰面輒詣墓前拜久之手足皸瘃形容蕉瘁甚或勸其還哭而不對問師韓泰亨師閭巷

明文遠卷一百九十六

傳十

民言於縣縣尹戴友諒弗之信將廉之伺夜半携二蒼頭出風雪中抵庵廬而聽孝子聞足音遙問曰暮夜欲何爲戴嘆息而去以爲不讓古人亟上之府部使者加覆察如縣言請旌其門文達中書禮部不報孝子長身美髯善談古今事遇子弟若嚴師家法著於井落多効之娶劉氏從孝子之化居舅喪亦不近酒肉三載生三子尚志尚文尚德尚志業爲儒今禮部主客主事云
史官曰李璵據益都明被兵掠至洪溝去家三十里年始十歲兵以其童也易之明夜遁俟俟亂行有老父教之曰

兒但從吾指以往卽至家矣明如其言走問隣墮塲中草深滅頂而豺狼左右嗥明竟得還父母亦避兵方歸舉燈索明不得相向哭燈忽作花復自相慰曰我兒其返乎不然此花何徵也言未訖忽聞叩門聲啟視之明也亟挽以入初父止生明今明之子孫逾四十人而惟中又孝行卓卓如此天之不絕孫氏者其有以哉其有以哉
至性至情摹寫曲盡含悲風木者披讀一過不自覺淚之潄潄下也

明文遠卷一百九十六

傳十

歸氏二孝子傳

歸有光

歸氏二孝子。予既列之家乘矣。以其行之卓而身微賤。獨其宗親鄰里知之。於是思以廣其傳焉。孝子諱鉞。字汝威。早喪母。父更娶後妻生子。孝子由是失愛。父提孝子。輒索大杖與之。曰。毋徒手傷乃力也。家貧食不足以贍。炊將熟。卽譏謔罪過孝子。父大怒逐之。於是母子得以飽食。孝子數困匍匐道中。比歸。父母相與言曰。有子不居家。在外作賊耳。又復杖之。屢瀕於死。方孝子依依戶外。欲入不敢。俯首竊淚下。鄰里莫不憐也。父卒。母獨與其子居。孝子攜不

明文遠卷一百九十六 傳十

見因販鹽市中。時私其弟。問母飲食。致甘鮮焉。正德庚午。大饑。母不能自活。孝子往涕泣奉迎。母內自慚。終感孝子誠懇從之。孝子得食。先母弟。而己有饑色。弟尋死。終身戚然。孝子少饑餓。面黃而體瘠小。族人呼爲菜大人。嘉靖壬辰。孝子鉞無疾而卒。孝子既老且死。終不言其後母事也。繡字華伯。孝子之族子。亦販鹽以養母。已又坐市舍中賣麻。與弟紋。緯友愛無間。緯以事坐繫。華伯力爲營救。緯又不自檢。犯者數四。華伯所轉賣者。計常終歲無他故。才給蔬食。一經吏卒過門。輒耗。終始無愠容。華伯妻朱氏。每製

衣必三襲。令兄弟均平。曰。一叔無室。豈可使君獨被完潔邪。叔某亡。妻有遺子。撫愛之如已出。然華伯人見之以爲市人也。

贊曰。二孝子出沒市販之間。生平不識詩書。而能以純懿之行。自飭於無人之地。遭罹屯變。無恆產以自潤。而不困折。斯亦難矣。華伯夫婦如鼓瑟。汝威卒變頑嚚。考其終皆有以自達。由是言之。士之獨行而憂寡和者。視此可愧也。全學史記深情冷韻。當於行墨外遇之。

明文遠卷一百九十六 傳十

葉秀發傳

宋 濂

葉秀發字茂叔其先由括徙金華爲金華人秀發師事呂祖謙唐仲友極深性理之學以餘力爲文輒擢慶元丙辰進士第弟子慕之從其學者歲至數百人初授福州長溪簿丁父憂而歸服除轉慶元府學教授秀發嘗著論語講義發越新意以誨諸弟子且曰聖門授業之源無過此書然義理無窮倘一切沿襲舊說吾心終無所得若欲見諸行事是猶假他人之器以爲用用之於已且惴惴焉不以爲便况欲假人乎哉時鉅儒樓鑰史彌遠妻助鄭性之楊

明文遠卷一百九十五

傳九

簡袁燮皆器秀發與之交而於簡問難尤切每至日晏忘食簡自謂有所啟發得邊詹顧葉四子爲喜葉蓋指秀發也秩滿闕陞循從政郎建寧府政和令丁母憂服闕調安慶府桐城丞金人犯蘄黃二州桐城爲鄰壤萬目睽睽不相保騎兵將迫家人號泣求避秀發叱之曰此正臣子竭力致身之日雖死何憾苟先去之如一邑生聚何修城浚濠日爲備禦計會金人使諜者至秀發擒之亟斬於城門以徇金人計沮不得近邑賴以完事定制闢忌其功不自已出上其擅斬非法降迪功郎未幾再叙改合入官授宣

教郎知徽州休寧縣俄以前事論奪秀發退居餘十年無一毫觖望意獨憤李誠之之冤上書頌於朝初誠之守斬斬陷一城士卒皆戰死無降者誠之亦望闕再拜拔劍自

宋政之類例如此不亡何待

劉議者不錄其忠反咎其不能全人故秀發不平而訟之言辭朗烈聞者降嘆史彌遠當國人有自桐城來者彌遠以秀發事爲問其人歷言撫綏安定之詳且謂某等得保首領至今皆葉桐城之賜不然已無桐城久矣彌遠頷之從容問參知政事宣繪其言同彌遠嘆曰幾失賢矣即日

明文遠卷一百九十五

傳九

起廢擢知真州楊子縣轉奉議郎差監都進奏院越七日命知高郵軍高郵爲淮東緊治時尚釋騷弗寧秀發上五策一曰防海道二曰審邊城三曰擇武守四曰練軍實五曰畜財用而以正人心作士氣爲之本言多聽高沙三十六湖水高而田下隄防不固則千里一壑民且無稼秀發建石埭以疏水勢潞洩有恆無乾溢之病其後馬光祖來爲守行埭上思秀發功構堂樊梁之隄以祠焉尋轉承議郎疾作上書乞致事特陞朝奉郎已而疾甚力劾去貪墨吏人勸其何自苦如此秀發曰不可吾死後彼必殘吾民以逞同列來問疾整襟對坐惓惓以究心邊事爲祝無他

言其忠義出於天性至死不變如此。紹定庚寅九月卒年七十。卒之日唯遺書籍數篋。弊衣一襲。至無以爲歛。當屬纊時。民夢秀發擁高牙大纛入獄祠。民疑其爲神。遂肖像而祠。其中云。秀發夔險一節。臨事唯可以義動。不可以勢利劫。澤物之念。則若饑渴然。居田里日有犯私鑄者。縣令趙善琛欲重其刑而連坐之。秀發曰。刑一成而不變。君子所盡心焉。縱姦固失。傷善亦豈爲得哉。善琛爲之止。有悍戾者曰。嗜鬪富人嫉之。欲以嘯聚之名寘於法。秀發白於郡守鄭如剛曰。血氣之爭則有之。嘯聚則未之聞也。民因

明文遠卷一百九十五

傳九

得不死。秀發卒後。累贈朝議大夫。學者尊之曰南坡先生。所著書有易說周禮說論語講義及詩文行於世。子夢擇孫振祖皆出仕。能以清白世其家云。

贊曰。濂嘗讀國學進士王若訥記秀發桐城斬諜事。未嘗不流涕而嘆也。當金人陷斡。士大夫析圭儋爵者。或納款賣降之不暇。有若秀發者。官僅一丞耳。則不顧妻子。嬰城固守。法宜在所褒嘉。顧以擅斬而罪之。果何道耶。譬有丈夫焉。居深山中。盜欲舞刀劍斂其財。先遣游偵以察虛實。其隸怒殺偵者。丈夫乃不責盜而責隸。可乎。不可也。國之

政如此。將何以致乎治耶。宋自是而微矣。嗚呼。自古當季世。變白爲黑。倒上爲下。若斯之類甚衆。人所不能堪而秀發安之。抑賢矣哉。

備禦之策。政事之才。忠義之氣。三者皆不可泯沒。至於宋政不綱。黑白倒置。則景濂論之詳矣。

明文遠卷一百九十五

傳九

周襄敏公傳

唐順之

公姓周氏諱金字子庚號約菴其先武進人也國初有彥居者以間右徙南京因家焉至公爲都御史復還居武進彥居生贈戶部尚書道信妻贈夫人董氏於公爲祖妣道信生贈戶部尚書廣妻贈夫人張氏於公爲考妣墳墓皆在南京而公始賜葬於武進之惠化鄉公自弱冠爲應天學生弘治甲子舉鄉試正德戊辰舉進士擢給事中陞太僕少卿僉都御史轉副都御史致仕家居六年以薦起爲副都御史陞兵部侍郎轉右都御史尋轉左陞尚書南京

明文遠卷一百九十二 傳三

南京公所生長也因得焚黃先人之墓南京人以爲榮公之始爲給事也於戶右於工左於兵復都於戶凡歷三科爲都御史也僉於廷緩副於宣府於保定右左於淮鳳凡歷四地爲尚書也於刑於戶凡兩部公所歷多在錢穀刑名兵戎劇曹與邊腹要地公爲人淵達警敏自在科中則已練習人情世務章數十餘上度可施行而後言不效迂生敢言而已武廟數游幸晏朝公上疏請復常朝之規退則躬覽章奏以總權綱亦頗見承納時貴寵用事國儲虛於冗食公言京糧歲入三百五萬而食者歲乃四百三萬

乞痛加澄汰便又言中官以迎佛以織造濫討引鹽暴橫道路又言都督馬昂納女弟後宮外議或云已娠請誅昂而還其女後昂雖不罪而女竟被黜及公沒禮部爲公請贈諡亦獨以公爲給事時能陰銷禍孽指此疏也方是時奄幸相繼擅勢尤與言路爲讐不旦暮死則竄少能全者公在科九年卒以老成周慎免於戮辱而以久次得擢爲太僕公貌壞偉善議論其在科中每九卿廷議軍機大事邊境要害衆輒目屬公公口對甚辨聞者莫不心服壬申狼山之捷兵部議有功將士例陞三級公笑曰不然將士有實職有虛銜有正副叅遊實職大而虛銜反小有管哨管隊實職小而虛銜反大今一例陞級則管哨以下皆可爲督府而叅副以上或止於都司首尾倒置非便衆是之癸酉廷議用兵土魯復哈密公極言西邊虛憊而土魯險遠且青海之賊窺伺西寧乃欲遠拯哈密譬之人家囊篋空虛子弟賊獲疲死而盜賊滿門庭將拯門庭之寇手抑急比鄰之災乎衆曰是則然矣如土魯索金幣何公曰彼能效順國家何愛於賞不然勦之未晚也已而卒從公議於是衆以公可屬邊事推延緩則推公推宣府則推公公

明文遠卷一百九十二 傳三

既家居。廷臣交口薦。猶尚以邊事也。公在兩鎮。值寧夏其政事肅大同三變之後。公既素器達不拘。諷有帥臣體裁。又善煦愉。接下。邊人見公色詞。既已心安。公益務寬簡。繩法以休。懷慰帖之。嘗欲答一二走卒。時窮冬多不稔。公見之。惻然曰。邊人窘乃若是。遂不忍答。而百方爲之招商聚粟。廣屯積芻。以時給其食。使人人有重生之心。又爲之葺墩墻。以衛其居。疏石渠以足其水。凡有規畫。期於利盡而人不勞。邊人益愛公。嘉靖甲申。公在延綏。會大同殺都御史報至。公愕然。因入靜室。踞踞久之。喜曰。吾得之矣。乃開門。

明文遠卷一百九十二

傳三

召諸將吏。軍卒盡入環列庭下。謂之曰。若輩知大同殺都御史乎。衆曰。知之。公曰。若輩以殺之爲得已耶。非得已耶。衆叩頭曰。狂賊自取族耳。尚何道。公曰。不然。邊人勞苦甚矣。而又虐使之。是趣之殺也。假令上下素相愛。若父子。彼將倚以爲命。縱授之刃。使殺焉。其誰忍乎。衆大懼。呼叩頭退。當是時。以片言立解。上下疑阻。公自喜得應機之。知居家時。數嘗爲余言之。其在宣府。總督馮侍郎以苛刻失衆心。公數爭之。不能得。侍郎又以引鹽數萬。與其私人爲市。而平時商人無能得一引者。衆固甚怨。會諸軍詣侍郎請。

糧不得。且欲鞭之。衆遂憤轟然而罵。因圍帥府。公時以病告諸屬。奔竄入院。泣告公。公曰。吾在也。毋恐。即便服出坐院門。召諸把總官。陽罵曰。是若輩剝削之過。不然。諸軍豈不自愛而至此。欲盡痛鞭之。軍士聞公不委罪若屬也。則氣固已平。乃擁跪而前。爲諸把總請曰。非若輩罪也。是總制者罔利不卹我衆耳。公從容懇諭。以利害衆。罵曰。公生我。始解散去。而總制自是亦心愧公。延宣皆敵衝。公內撫軍情。外策強敵。關城晏閉。邊畔綏帶。兩鎮四五年訖無敗事。人益以爲才。然公他所施設。其與公不同趣者。或不能。

明文遠卷一百九十二

傳三

不以好惡爲贊毀。至論公長於治邊。則莫得而訾也。自公去宣府八年。而大同復殺總兵。據城亂。公時起巡撫保定矣。遂往扼紫荆。擒大同謀者數人。送京師。會真定巡按李者有疑疾。入某邑。聞銃聲。驚以邑令謀已。欲挾死之。廣平守爭之。又以守亦謀已。至遣吏發卒圍廣平。捕守。一城盡空。公開變星馳往撫定之。上章露巡按罪狀。而臺長庇其屬。爲之訟冤。公復上章力辨。廷論竟直公。而黜御史。巡按於巡撫爲同事。而臺長又於公察長也。公本通達不務爲崖異立硤硤名。然利害大體所在。不肯苟爲姘媵。此蓋公。

所難者其以都御史出鎮淮。淮當士大夫南北衝地。過者或不愜所望。則益易爲謗。然公自如也。丙申章聖梓宮南祔。始奉旨由江。而諸護行大臣至儀真。議從陸。諸官心知不可。而憚於以身任江行之險。恒惛不敢出語。公獨力爭之。極言沿江山險路不可通狀。且奉玉體馳峻坂。上下撼頓萬一聖情聞之。悲惻奈何。議論往返數日。而諸大臣亦密遣人探沿江路果險如公言。乃決從江之議。以銕絙維舟行。如期至承天。遂如期以葬。沿江千里居人免於伐樹發屋役夫數萬人得無走死山谷中。公於是有力焉。及爲

明文遠卷一百九十二

傳三

刑部尚書轉戶部。益能於其官。乙巳致仕歸武進。歸年餘而病卒。年七十有四。公性喜讀書。雖傷及其餘官小史亦用以資其經畧。尤喜爲詩歌。羽檄倥偬中。率不廢詩。上谷榆陽稿皆成帙也。善字書。有晉人風骨。其罷宣府家居。好獎進後輩。與人言娓娓不厭。與士人言言讀書。與俗人言言勤業。莫不取其有益。是時余以諸生候公。公過待以爲國器。及入仕途。公每遺書誨以經世之學。顧榜散無能自效於公者。公且死。以傳文見屬。余不得辭也。公平生儉樸。旣已貴。其自奉如居約時。獨祀先歛客。則極豐潔。曰賓客重事也。

年五十遂獨居。未嘗畜媵妾。教諸子愛而有法。一飲食必有訓。自公旣沒。天子賜之葬祭。贈公太子太保。謚曰襄敏。嗚呼。可謂有始有終者矣。妻夫人吳氏。子二人。仕爲都督府都事。偉太學生。皆好禮讓。能世公之家者也。

襄敏博達之才。可以傳世文。亦叙次縝密。結構整齊。同得歐陽子家法者也。以論諫之切。政事之長。暗立二柱。

明文遠卷一百九十二

傳三

明文遠卷一百九十七

甬江徐文駒子文論次

受業羅仰鎡慎調參閱

西昌羅景泐亦潭同選

傳十一 儒林

二喻傳 儒 南強

宋 濂

喻侃字伯經義烏人其從祖良能與兄良倚同入太學又同登紹興丁丑進士第其季良弼亦太學生晚以特科補新喻尉皆以文學稱而良能最知名侃蚤從良弼學繼受經於永康陳亮復由太學諸生登慶元己未進士第調宣

明文遠卷一百九十七 傳十一

城尉有境外盜狙入尉界內侃登執之歸於府府帥臣丘奇異之乃立所由尉庭下曰盜逃出境尉不執闖入境他尉乃執邪所由尉震恐開禱丙寅金人犯淮府檄令尉二人餉軍由歷陽達鍾離鍾離乃敵衝要法當以重兵護糧護不滿千人令畏縮不敢前侃奮不顧難論鄉長老召募足千數即行道經含山有敗兵回揚言於衆曰我曹潰矣將以糧資敵乎弗去懼殲耳民愕視亡策將逃侃曰事急矣乃命弓率執大斧而前曰設遇敵尉必先死賊也終不負國汝未必死乃負尉耶欲去視吾斧民不敢動卒致侃

於濠糧有美衆謂尉宜得侃悉歸於公府遷慶元府觀察推官丁父憂不赴調隆興府觀察推官真德秀來爲帥素知侃能文見侃與屬吏迎道左爲之改容思論薦之未薦德秀去侃乃以選人爲宜春丞宜春地接贛吉吏珥筆成風民善訟侃爲人忤忤諒直聽必以情民退無後言凡訴臺部者必曰得宜春丞一聽死無憾居久之由承直郎改奉議郎僉書鎮南軍節度判官聽公事改章服尋陞朝奉郎初侃久從諸老游幕中多新進少年議論雅不合侃嘆曰吾髮已種種寧能與翩翩小兒較短長哉遂請祠而歸

明文遠卷一百九十七 傳十一

築室夫人峰下曰蘆隱若將終焉嘉熙丁酉九月年八十四卒子二人宣子武子侃性豪談論今古輒目光如注氣軒軒出鼻召問人莫能抗尤長於文辭通直郎杜游嘗稱之曰質而不俚華而不靡憤而不激怨而不懟不以食膾炙爲美澹乎其有味不以刺文綉爲工黠乎其有光其感時念故推物類情抑揚離合必窮其源以揚其波其不合於律者鮮矣君子以爲知言當乾道淳熙間朱熹呂祖謙陸九淵張拭四君子皆談性命而關功利學者各守其師說截然不可犯陳亮侃起其傍獨以爲不然且謂性命之

微子貢不得而聞吾夫子之所罕言後生小子與之談之不置殆多乎哉禹無功何以成六府乾無利無以具四德如之何其可廢也於是推尋孔孟之志六經之旨諸子百家分析聚散之故然後知聖賢經理世故與三才並立而不廢者皆皇帝王霸之大略明白簡大坦然易行人多疑其說而未信倡獨出爲諸生倡布磔綱紀發爲詞章扶持而左右之使亮之門惡聲不入於耳高名出諸老上皆備之功也已而亮爲世議所扼當路必欲擠之死地凡再下詔獄偁與同志生極力營解幾陷羅織遂脫亮於萬死一

明文遠卷一百九十七 傳十二 三

生之中亮顧偁曰此生死而肉骨也人多義之偁所著有隨見類錄二百卷蘆隱類藁五十卷首論六經之功用云從弟南強

南強字伯強自幼負奇氣父直方以與陳亮類偁從之游時著錄牒者歲數千百人南強周旋其間獨能探深索隱語移日精銳鋒起亮曰喻伯強文墨翰議凜然可畏也慶元乙卯戊午連貢於鄉未幾入太學中監舉月書率占前列上禮部皆不得第嘉定庚辰俛奉南廊對授邊功部臨安府富陽縣尉轉修職郎南強創射樓補闕卒額時其練

習春秋則都肄府中徽幟精明行列整肅覓出他縣上縣民譚甲與丘乙闕譚女以癩死誣丘驚跌所致挾王丙爲左縣以命南強南強召譚與王列於庭且詰譚曰汝以病死女誣人汝不吐實將坐汝譚色動顧謂王曰汝喉我也亟袖案白上言抵譚罪境內多盜販舳艫尾相銜不絕微卒與豪猾爲市弗可敗南強一切禁捕雖犯權勢貽怨譚弗懼也實慶初禮部侍郎真德秀以言事去廟堂風京尹跡其所至欲并以爲罪德秀舟過富春江南強亟見且賦詩爲餞人皆壯之轉承直郎處州縉雲丞未上紹定庚寅

三月卒年七十一南強讀書不爲口耳學必欲見之實踐每至名義可喜事擊節慷慨謂戾契可致初當路欲排善類指陳亮爲根燬煉刺骨罪且不測門人畏其威焰噤不敢出聲南強義形辭色昭著請責言先生無辜受罪將賣恨入土吾曹爲弟子當怒髮衝冠乃影響昧昧是得爲士類邪復走東甌見葉適備陳冤狀適曰子真義士也即秉燭爲作書數通南強又持走越補見諸臺官誦言無忌卒直亮之冤南強爲人不立崖岸而見義勇爲聞朝廷行一善政輒昂首吐氣或有司苛虐彈指長吁終日不樂暇時

旅肴設醴與賓友握手劇談日至再三不倦爲文善馳騁下筆輒數千言不繩削而自合大篇短章恣人取去往往不甚愛惜惟梅隱筆談十四卷尚存子二厚祖堊堊業進士

贊曰自道廢民散師弟子之義缺平居則繆爲恭敬視其影或不敢踐一逢患難輒反目若不相識然甚者至更名他師使俾與南強見之必將嚙去之矣傳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其偏南強之謂乎

永康之學一代人豪然非伯經伯強幾陷虎口不得出

存此爲萬世事師者法也

明文遠卷一百九十七

明文遠卷一百九十八

甬江徐文駒子文論次

西昌羅景泐亦潭同選

傳十三 高義 隱逸

受業 羅仰錡慎調 蔡閱

謝翺傳

宋 濂

謝翺字阜羽福之長溪人後徙建之浦城父鑰性至孝姑母喪哀毀廬墓終身不仕通春秋著春秋衍義左氏辨證傳於時翺世其學試進士不中落晚漳泉二州倜儻有大節會丞相文天祥開府延平長揖軍門署諮事參軍聲重

明文遠卷一百九十八

梁楚間已復別去及宋亡天祥被執以死翺悲不能禁隻影行浙水東逢山川池榭雲嵐草木與所別處及其時號相類則徘徊顧盼失聲哭嚴有子陵臺孤絕千丈時天涼風急翺挾酒以登設天祥主荒亭隅再拜跪伏酌畢號而慟者三復再拜起悲思不可遏乃以竹如意擊石作楚歌招之曰魂朝往今何極暮來歸兮關水黑化爲朱鳥兮有味焉食歌闕竹石俱碎聞者爲傷之然其志汗漫超越浩不可禦視世間事無足當其意者獨嗜佳山水鴈山鼎湖蛟門侯濤沃州天姥野霞碧雞四明金華洞天樓奇挾秘

所至卽造游錄持以誇人若載七寶歸者游倦輒憩浦陽江源及睦之白雲邨尋隱者方鳳吳思齊晝夜吟詩不休其詩直遡盛唐而上不作近代語卓卓有風人之餘文尤嶄拔峭勁雷電恍惚出入風雨中當其執筆時瞑目還思身與天地俱忘每語人曰用志不分鬼神將通之其苦索多類此婺睦人士翕然從其學前至元甲午去家武林西湖上前代遺老尚多存者咸自詫見翺晚明年乙未以肺疾作而死年四十七瀕死屬其妻劉氏曰吾去鄉千里交游惟方韶卿吳子善最親不翅兄弟慎收吾文及吾骨

明文遠卷一百九十八 傳十三

授之韶卿卽鳳子善卽思齊已而鳳等果至與方幼學方翺馮桂芳翁登登之弟衡葵翺子陵臺南以文藁殉伐石表之曰粵謝翺墓初翺以朋友道喪盡吳越無掛劍者思合同志氏名作許劍錄勒諸石未就復爲建許劍亭於墓右從翺志也翺無子其徒吳貴祠之月泉書院云翺好修袍獨刻厲憤激直欲起古人從之游不務諧於流俗意所不顧萬夫莫回也每慕屈平托興遠游自號晞髮子遇談勝國事輒悲鳴煩促涕泗潸然下士有苟合而氣志得者僧聞翺翺自若也所著手抄詩八卷雜文二十卷唐補傳

一卷南史補帝紀贊一卷楚詞芳草圖譜一卷宋饒歌鼓吹曲各一卷睦州山水人物古跡記一卷浦陽先民傳一卷天地間集五卷東坡夜雨句圖一卷浙東西游錄九卷餘倣秦楚之際月表作獨行傳及左氏傳續辨歷代詩譜皆未完所選唐韋柳諸家詩及東都五體詩不在集中

贊曰翺一布衣爾未嘗有爵位於朝徒以被天祥之知麻衣繩履章皇山澤間若無所容其身使其都重祿受社稷民人之寄其能死守封疆決矣翺不負天祥肯負國哉翺蓋天下之士也昔田橫不降漢拔劍自剄客之從死者五

明文遠卷一百九十八 傳十三

百人若翺之志其有類橫之客者非邪吾聞諸任先生云西臺慟哭千古吞聲每讀公淚落吳江隨潮到海之句未嘗不潸然出涕也吾鄉任士林金華胡翰俱爲皐羽作傳然其形容悲憤之意則大旨相彷彿云

李疑傳

宋 濂

金陵之俗以逆旅爲利。旅至授一室。僅可糊餽。以出入曉鍾動起。治他事。遇夜始歸。息。盥濯水皆自具。然月責錢數千。否必詆誶致訟。或疾病輒遣出。病危氣息尚屬。自賄賄未輿。卽輿弃之。而敝其貲。婦孕將產者。以爲不祥。擯不舍。其少恩如此。非其性固然。地在輦轂下。四方人至者衆。其勢致爾也。獨李疑以尚義名於其時。疑字思問。居通濟門外。問巷子弟執業。造其家。得粟以自給。不足則以六物推人休咎。固貧甚。然獨好周人急。金華范景淳吏吏部。得疾

明文遠卷一百九十八 傳十三

無它子弟。人殆之不肯舍。杖踵疑門告曰。我不幸被疾。人莫舍我。聞君義甚高。能假我一榻乎。疑謝許諾。延就坐。汛除明爽室。具床褥爐竈。使寢息其中。徵醫師視脉。躬爲煮糜煉藥。旦暮執其手問所苦。如事親戚。既而疾滋甚。不能起。溲矢與尿同。汗衾席臭穢不可近。疑曰。爲刮摩浣滌。不少見顏面。景淳流涕曰。我累君矣。恐不復生。無以報厚德。囊有黃白金四十餘兩。在故逆旅邸。願自取之。疑曰。患難相恤。人理宜爾。何以報爲。景淳曰。君脫不取。我死恐爲它人得。何益乎。疑遂求其里人偕往。携以歸。而發囊。籍其數而

封識之。數日景淳竟死。疑出私財買棺殯於城南聚寶山。舉所封囊寄其里人家。往書召其二子。及二子至。疑同發棺。取囊按籍而還之。二子以米饋。卻弗受。反贖以貨遣歸。平陽耿子廉械逮至京師。其妻孕將育。衆拒門不納。妻臥草中。以號疑。問故。歸謂婦曰。人孰無緩急。安能以室廬自隨哉。且人命至重。倘育而爲風露所感。則母子俱死。吾寧舍之而受禍。何忍死其母子乎。俾婦邀以歸。產一男子。疑命婦事之。如疑事景淳。踰月始辭去。不取其報。人用是多疑。名士大夫咸喜與疑交。見疑者皆曰。善士善士。疑讀書

明文遠卷一百九十八 傳十三

爲文亦可觀。嘗以儒舉。辭不就。然其行最著云。太史氏曰。吾與疑往來。識其爲人。疑姍姍愿士。非有奇偉壯烈之姿也。而其所爲事。乃有古義勇風。是豈可以外貌決人材智哉。語曰。舉世混濁。清士乃見。吾傷流俗之嗜利也。傳其事以勸焉。疑事皆恆情所難。足以風世。

吳思齊傳

宋 濂

吳思齊字子善處之麗水人祖深有奇才永康陳亮以子妻之遂來家永康父遂武學博士官至朝散郎知廣德軍思齊少穎悟倣遂爲古文即可誦季父國子監丞天澤器之悉授以所學遂用辭章家知名尋由任子入官監臨安府新城稅鎖廳試漕司中舉上禮部不利後從常調爲嘉興縣丞會令以言去攝縣事縣獄多留繫思齊坐獄戶讞問凡株連疑罪悉簡出之死刑多平反事有檢覆得實郡首吏持之上下承望不敢動亟聞部使者黜之郡有盜殺

明文遠卷一百九十八 傳十三

其黨於貨獄蔓延不決下思齊議思齊曰盜攘盜貨與民殊科獄久不斷者由吏教囚以賊累民爾若正其殺人罪置寄贓不問則得矣慮囚者如其言民有育人之子者恆出入父母家一旦忽不知所往其父訟求之思齊召父母至庭一訊而情無隱卒白其事提點刑獄洪起畏辟思齊類田吏或謂通籍可立致思齊曰歛怨以干祿非策之上也辭尋監戶部犒賞酒庫起畏時守鎮江復檄入幕府起畏議築城思齊諫曰京口以長江爲天塹城之何爲卽城徙厲民耳其役遂輟買似道喪母上將以太常鹵簿臨其

喪禮部侍郎文及翁欲上疏言懼禍且中止思齊曰叱嗟而母婢也公不可默也未幾遷饒州節制司準備差遣監察御史俞漸以論謝掌出爲太府少卿畱夢炎當國言堂有勲籍漸劾之過思齊曰公宅百揆畏勢家而屈臺論天下其謂何似道丞相堂貴威力能生殺人思齊以小官中其諱惡不虞宣泄人爲危之而思齊弗顧也俄不願仕請監南獄廟流寓桐廬婦翁方登嘗知饒州以思齊賢每謀以自近思齊不樂依婦勢避去性好施與兄弟孤女無歸者嫁之比隣免女欲殺者食之死無以斂手足者棺之宦

明文遠卷一百九十八 傳十三

游十年田無半畝之增後值宋改物家益艱虞至無僦石之儲有勸之仕者輒謝曰譬猶處子業已嫁矣雖凍餓者不能更二夫也中遇寒疾耳失聽交游苦其聾語未畢馳去獨婆方鳳粵謝翱睦方壽劇談每至夜指畫手書傍觀咄咄而畧無倦意先慕在麗水不能數歸省歲時必遙望隕涕因自號全歸誓不失身以病父母也思齊天性直惡雖行人所難坦然不見崖異心知有是非不知有毀譽禍福學者尊其行爭師之方鳳評思齊之爲人如徐積陳師道君子不以爲過天德辛丑年六十四于瀟湘賢正考

終之事曰俟命錄錄成賦詩別諸友遂卒臨卒神明湛然
無怛化意所著書有左氏傳闕疑擬周公瑾平荊州碑魏
司馬孚贊跋杜詩集陳亮葉適二家文選又做真德秀文
章正宗輯宋一代詩文卷表多未就子三人翼之拱之成
之拱之蚤卒

贊曰濂遊浦陽仙華山問思齊舊游處見其石壁題名尚
隱隱可辨故老云思齊與方鳳謝翱無月不游游輒連日
夜或酒酣氣鬱時每扶携望天末慟哭至失聲而後返夫
以氣節不群之士相遇於殘山剩水間奈之何而弗悲若

明文選卷一百九十一

傳十三

思齊者其知事君不以存亡貳其心者歟士有哀思齊者
云○晚○碣○石○其○如○卷○兮○鉅○海○簸○而○不○移○其○言○信○矣○哉○

子善居官嶄嶄固足稱道然其大節尤在忠義也趙社
旣灰而謝方子善之徒能以遺民故老一伸其感憤之
氣文山疊山而外復見此人千載之餘孤忠不滅

辭多云云由庚則曰太極圖與先天圖實相表裏固不待

預見先天圖而暗與之合先天有圖其辭已具於大傳說

卦中亦不待邵子別爲論議而後明况先天乃伏羲所圖

無非法象自然之妙太極乃周子自出心思擬形畫象而

爲之者先天圖當作先天圖觀之太極圖當作太極圖觀

之圖雖不同而其理則未嘗不一也若曰周子之爲圖盡

在於修之一言使學者可以用功謂之隨時立教至是益

備則可耳切不可謂陰有以補先天圖之未備也先天圖

自太極生兩儀加倍而爲四八以至於六十四左自一陽

明文選卷一百九十一

傳十一

而六陽右自一陰而六陰自然生生不窮皆是天地本然

之妙太極圖止於四象以爲火水木金即其中以爲土說

至五行輒止各有其義未易優劣正不必將先天圖比金

泰較也○相以論語屬詞聯事集爲魯經章句而以大學中

庸孟子爲之傳已整比成卷○質之由庚由庚則又曰記錄

之書非經體也○移易固未爲不可第論語乃孔子之微言

與他記錄者實殊非可以緒分類合也○南軒張子以程子

之意類聚孔孟言仁朱子猶恐長學者欲速好徑之心滋

入耳出口之弊又况孔子之言誠有不可破壞者以今第

一卷首條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類爲夫子出處若
入門人記孔子德容之盛未爲不可第二卷首條堯曰至
公則說乃弟子於終篇特記聖學之傳以著明二十篇之
大旨與孟子篇終歷叙道統同一意亦恐不但思古傷今
而已也今欲尊四書爲魯經唯以孔子格言大訓與問答
之語爲經門人所自言及子思孟子之書爲傳則庶幾爾
夫欲尊之曰經者以其大公至正爲萬世常行之道不可
下同諸子並稱不必類合而經始尊也基栢皆深服其言
由庚於講切義理不立異不苟同虛已精索必求真是之

明文遺卷一百九十七

傳十一

歸雖十往返不厭然其爲人端重寡言笑燕居謹獨盛服
不去身暑月則冠雲巾衣素紗深衣終日澄坐四時之祭
豫戒內外祇事具饌必豐潔冥幣必置名封識如期行事
命弟子爲儼贊奠獻告廟成徹俎而退則以餞餘饗宗人
若冠若昏喪亦皆遵熹家禮問道考德者戶外之屢常滿
其誨學者曰古之人知行並進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未之
能行唯恐有聞若纏蔽於文字間待其知至而後行是終
無可行之日也人以爲名言縣大夫過門問政多以謹義
利之辨及視民如傷告之邑民陰被其賜部使者蔡抗及

郡守趙汝騰趙孟傳先後具書幣請由庚攝麗澤書院山
長雖皆力辭而名聞益顯婦人女子亦如其爲修身踐行
之士也前至元己卯閏五月年七十八卒無子以族子遐
孫爲後平生不務著書雖研濂洛諸家之說以教人僅有
論語纂遺若干卷詩文若干卷瘦叟自誌二卷藏於家

贊曰婆傳朱熹之學而得其真者何基則受經熹之高第
弟子黃榦而王栢則基之門人也至若徐僞親承指授於
熹而由庚從僞游者最久又盡得其說焉及僞既沒由庚
與基栢遂以道學爲東南倡評者謂基深潛冲澹得學之

明文遺卷一百九十七

傳十一

醇栢通睿絕識得學之明由庚精詳暢達得學之通考其
一時化迪之盛入其室者殆如春風和氣之襲人從容一
言之加輒辟而益背而鄙吝爲之消盡嗚呼何其盛哉九
京可作濂當爲執鞭焉

葉公論學之精直得考亭深處一時師友淵源之盛高
山仰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矣

巖西遺典序

符

古昔聖王之治天下也。其綱維世道。考驗風俗。觀隆污。賴諸文獻耳。文與獻實相表裏。如刻子。孰徵。如周禮在魯。非文孰徵。文不足則稽諸獻。獻不足則稽諸文。文獻不足。雖至聖如夫子。亦末如之何已。故外史掌四方之志。而十五國之風。皆足以達於上。而委巷匹夫匹婦之言。亦得以上諸朝。裨官小史所載。無或遺之者。且有采風之使。日勤於天下。是故國無遺事。野無遺賢。俗無遺紀。而天下之疾痛休戚。如一人之忻戚。天下之賢不肖。

明文遺集

如一家子弟。天下之習尚美惡。如一家之仁讓與否。故曰。惟聖人能通天下之故。率由是也。後世則不然。匹夫匹婦之言。謂其俚而不錄。隱居獨善之人。謂其野而不錄。不求聞達者。謂其僻而不錄。殘山剩水。憂時憤世之言。謂其譏世。觸諱忌而不錄。而其所錄。率獻諛標榜。與夫爵位通顯者耳。上下之情。於是乎撻。是非之實。於是乎眩。而道德風俗。世道隆替。遂莫之稽。果孰為傳信之言也哉。吾臺傷山瀕海。其俗朴以直。其人質而不浮。其文覆而不史。雖有作者。不能自眩。抱藝而獨居。隱行甘迓。以及里井之謠感激。

之賦記傳逸載者。不知凡幾。楊君某憫之。而有巖西遺典之集。或者曰。尊鄉有錄。赤城有志。是可無作也。予曰。信若是。則滄海之珠。皆無遺耶。國史所記。段太尉尚有逸事。史記傳聞。而王子言且有拾遺。如段少卿之雜俎。如太平廣記。如朝野雜記。皆不一而足。况幽僻不達於通衢。小說不關於顯達。遺不遺其可必哉。於其遺而泯。不若傳采。傷撫以俟。知言者擇而取之。之為愈。是故識其大。識其小。不可誣也。嗚呼。吾知者。吾記之。人知者。人記之。文獻其興矣。夫天下尚有逸情逸事也哉。

明文遺集

歷代正史所載掛漏者。不知凡幾。拾遺補闕。正鄉邦士君子所有事也。議論昌明。煞有關係。

壽沈母張太夫人九十序

趙貞吉

始乙未予同爲庶吉士者三十餘人而奉母就養京邸者數人耳於時泰州沈吉士德夫之母張太夫人七十設帨之辰館中推尹吉士暨予爲文合歌詩具棗羹栗棗以慶之明日主人稍備酒食宴諸賓於堂而饋其母氏於宮賓致辭曰敬壽太夫人矣有子讀中祕書必爲名世士以光太夫人於無疆母氏使人答曰爲謝諸君茲吾兒得友天下士其庶幾有成未亾人亦藉手以見先子蓋張太夫人義明志潔而通於文事有古烈女風一時稱名母矣此館

明文卷

中一勝事也無何諸君皆散列於職不復有此暇踰二紀昔之爲文章詩歌人已艾然稱老而况於所祝頌之老人哉然聞張太夫人拜九十矣明潔康寧無改於昔豈不異哉德夫時亦乞少司馬身以致養於家而太夫人甚安之夫以仙然不老之親而有翩然勇退之子以事之也豈不勦哉此又海陵近一勝事也於是少司馬公之同舉進士而任於甯都者有九人焉而六人者出於館中予待罪光祿以從諸君之後欲修館中舊事以諗於海陵而諸君復以文事譏予予豈可讓也哉因憶往者予述太夫人事太

夫人讀之愴然以命德夫曰汝母忘趙子之規也蓋太夫人抱志克家於艱以砥礪德夫之業而日有睎目之望予安得不以守身事親之義告之今則器業已成非予可及矣予觀少司馬公涉世有法而始愧予之坎壈矣忠不違親孝不疚義知險知阻一健一順風雨蕭蕭而鷄鳴不已以成其令名以得其親之懽心矣雖古之君子亦幸用是道焉耳豈予可易及者哉故始予之規之也稱義納誨而茲予之爲詞直頌焉耳嗟予蓋涉世而後知此道之誠難也夫太夫人難於其始而德夫難於其終者也何則始之難者母道也亦妻道也母道得而妻道始盡太夫人稱名母宜矣終之難者子道也亦臣道也臣道得而子道始盡則少司馬稱名士奚爲不然哉夫以名士奉名母奚翹海陵之勝事而館中勝事越二紀而復舉則司馬公爲不負夙昔所期而予亦得追於私頌之責決矣撫今追昔敘述有情議論亦復雄駿

胡永之集序

趙時春

蒙谿丈人釋典謁之班通於五陵之墟將謝紳纓以獻以漁力休而歌歌而成章歷閱滋久哀輒成集以示額蒙野人野人駭而問焉曰此豈終南沃野側儻淑聚之英長河鉅關蓄祕涵曠之氣假之於子子無所庸庸爲歌章以暢其聲而有是與曰然曰子胡不賡明良矢卷阿陳車攻賦相梁等比於雲咸章韶之音以鴻皇猷而宣大雅乎曰唯唯否否曰夫華祝楚狂孽壤孽磬其情之歡悲相懸而其音寥然希也子曷以兼而有之而復若是之密且富與將

明文遠卷

運數之升降難窮物理之長短弗齊子亦莫知其所所以然而然與野人昔者追飲丈人之風仰探達者之闕矣夫雷砢電激雲霧曠迷而冥然不已者司晨之節也大風錫於萬仞而斥鴳譁呼於蒿下偃之不畏擺搖之不可奪已霜霰全集萬植摧落群動歸藏蛟龍蟄於重淵而蟋蟀爲牀下之鳴以夜繼晝弗休也王公閉幃薰灼擲扑弗避也雖或尼之必或賸之雖能却之必固生之是非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與夫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者雖天亦莫爲之所也而況於人能爲之乎洪鐘璫絃金聲玉振孤竹之管字文

之鐸劍關之鈴山陽之笛師涓之清角蒙古之襄陽礮雖妍姪殊途其響調震越絕世驚人至矣而今安在哉將人成之人廢之有不足恃者與若然則不因人而成不因人而廢者此其道或可久而吾與子之所共保者其有在於是與丈人輒然而作曰有是哉遂書之爲蒙谿集序
古色意深非淺學所能髣髴

明文遠卷

徐文長三集序

陶望齡

徐渭文長故有三集。行者文長集十六卷。闕篇十卷。藏者櫻桃館集若干卷。行者板既弗善。而渭沒後藏者又寔亡。軼予友商景哲及游渭時。心許爲彙刻之。及是歎曰。吾雖不言。然不可心負亡者。遂購寫而合之。屬望齡詮次。授諸梓。序曰。明興經義盛。而藝文之學寢衰。其好古博物之士。出於餘力。習晚醞薄。或未暇究於精微。其視古文辭如書者。於篆籀蟲鳥。然畧取形似。傲然謂能。而羣目淺短。眩所希見者。高相唱引。遽以爲凌鍾跨王。罷斥虞柳。而不知

明文遠卷

草隸之變蓋久矣。夫物相雜者文。文也者至變者也。古之爲文者。各極其才而盡其變。故人有一家之業。代有一代之製。其窪隆可手模。而青黃可日辨。古不授今。今不蹈古。要以屢遷而日新。常用而不可蔽。然微跡其緒系。又如草隸變矣。而篆籀之法。具存其間。非深於書者莫能辨也。今文人之論。則惡變而尚同。去情而悅貌。詎見事裁已衷。以苟附古辭。夫迫而吐者。不擇言。觸而書者。不擇事。擇言則吐不誠。擇事則書不備。不備不誠。則詞成而情事已隱。然若象人之無情。而上鼓之不洩。故弘正嘉隆之間。作者

林立。古學爛焉修明。而所謂一家之言。一代之製。蓋有其人焉。而亦鮮矣。夫文有常新之用。有必敝之術。接而不勝。遷者情也。多而不勝易者事也。虛而不勝出者才也。饒而不勝取者學也。叩虛給饒。以抒至遷。紀至易。故一日之間。而供吾文者新新而不可勝用。夫安得而窮之。吾兄有文。左國而詩初唐者矣。已則人厭之。而思去之矣。方其自喜爲新奇之時。而識者已笑其陋。此必敝之術也。文長老於庠。隄於獄。一著名於幕府。其爲詩若文。往往濫於法。而畧於貌。文類宋唐。詩雜入於唐中。晚自負甚高。於世所稱主

明文遠卷

文柄者。不能俯出遊其間。而時方高談秦漢盛唐。其體格弗合也。居又僻在越。以故知之者少。然其文實有矩尺。詩尤深奧。古之第士如盧仝。孟郊。梅堯臣。陳師道之徒。所爲或未能遠過也。其書既侈。刻者文取五。詩取八。如文長者。於當代不知何如。而謂文長一家之文信矣。故仍其始名曰文長三集。

於文長無過量之辭。然其稱許也信。文長與王介州同時。時方高談秦漢。文長心弗善也。布衣得職。偏強不肯下。要自成其爲文長者而已。篇中多所諷刺。卽此也。

少陵志序

趙時春

杜陵之名舊矣。少陵子生不能有其地，死不占一隴。歷唐開元至有明嘉靖幾千載，有悅少陵子之道者，長安太微張子適以說御史吉君，即其地祠少陵子，以實所謂杜少陵者。太微子又輯志以傳其考涉者詳矣。恐其雄都偉觀，王公鉅人一時第舍池園服玩遊樂之盛，聲華氣燄之雄，耀山川而貴草木者，可勝道哉。少陵子薄遊寒士，操觚吟詠，立其功，渴得餘瀝，饑扣厭肉，固足矣。彼皆殫志竭力而後有此地，享此樂，然樂之未久而其地已丘墟，陵谷已變遷。姓字已磨滅矣。安知千載之下，以虛名享實祠者，乃昔日子然旅食之少陵子也。世之得失利害安足道。士之榮辱成敗何可量哉。或曰：少陵子工爲詩，詩人祠之，然孔子定詩三百，唐詩人亦數百家，無獨受祠者。或曰：少陵詩不忘君，忠足祠焉。然唐有安史之亂，享祀忠臣甚衆，今其存者無幾何，矧有特志其地而追爲之祠者乎。抑杜子一居朝班，而自北稷禹，備嘗艱阻，而雅持不渝，屯遭亂離之極，而能順適委和，其志有足稱者。士尚志而詩言志，此少陵子之所以祠，而張子之志有足托而同之也。與張子名治

明文遠卷

明文遠卷

十六

道太微其號正德癸未進士爲刑部主事以不得其志棄官歸尤以詩歌名少陵子之旁有虛位焉後有作者必將奉太微子於此矣
感慨激昂雅足爲少陵吐氣

嚴居稿序

王慎中

嚴居稿者。吾同年無錫鴻山華君子潛罷翰林家居所著詩也。丙戌賜第。當今上圖治之始。方招延茂異。思與翊贊。鴻猷輔輶大業之意甚盛。於是選其雋彥。養之館中。得二十人。蓋其慎也。子潛與姑蘇陸浚明袁永之。構李屠文升。在選中。尤以才名最於同館。皆吳人也。會大臣異意。正邪相軋之機未決。朝議靡所定。館中所養。盡除他官。無復留在翰林者。浚明永之。又以譴謫久廢。而子潛與文升最後。乃由郎中改授修撰。陸袁二君廢既久。著書益多。君與屠

明文遠卷

君以文學進。用清顯。為上左右顧問。講讀之臣。復善為詩歌。而吳中之才。雖或廢或用。要為有盛名於時。然文升竟以疾自免。君亦繼以譴貶。自疏乞休。詞學之士。反銅於右文之朝。良有不可知者。昔之以才困者。往往扶持所能之過。憑恃傲睨。以干世怒。而犯神之所忌。故不有忤於人。則必有畸於天。而諸君無是也。君尤冲雅惠良。不以才智先物。厚自處而薄責人。有君子長者之風。而亦以不答。嗚呼。其尤不可知也夫。永之文升既長逝。惟君與陸君在耳。國論方明。論思潤色之託。宜無論君。當有圖及此者。而君所

為詩。顧灑然自立於塵壙情累之表。意象之超越音奏之淒清。不受垢氛。而獨契冥濛。若木居草茹服食導鍊淪隱。聲迹者之所為言。非世人語也。豈其果於自廢。不難與世絕。無復有意於世用。昔日急君上憂民物之志。悔其非計。而翊贊輔輶之盛。如浮漚蘊夢。永棄而不顧耶。嗚呼。人方有意於君。而君乃自絕於人。其為嶠潔肥遯而不汚乎。其亦懷奇抱珍。足以自好。怨而不怒也。予知是詩之妙。含藻發。擅長而成名。其所以自悅者。固其所以自窮歟。雖然。士之得志於仕。顯融尊貴者。未嘗一日無於世。而半語片言。

明文遠卷

合乎古而可傳於人者。不輕使有之也。君雖以詩自窮。其又何憾。民物之事功。惟其無意於為之。迫之而後起。為之而必成。逃世自足者。人將求之。而有意於干世者。不得也。君豈終窮者哉。予既為此序。遂書一通。以貽陸君共評之。當以予為知言也。

千迴百折無限感歎。道思與鴻山書云。僕嘗愛歐公所。作釋雅儼祕演梅聖俞詩集內制集數序。感慨曲折。極有司馬子長之致。昌黎無之也。嘗有意學之。而才力沉趣絕不相近。此序亦頗有其風矣。

迎養詩序

方孝孺

人心果足以動天乎。疾痛而呼。憂患而祈。藐焉而不啻者。固多矣。苟謂果不可惑也。則誠臣孝子心之所願。天必應之。如影響者。世多有之。是則謂天不可動者。非也。謂皆可。以感而致者。亦非也。惟事由乎天倫之正。而立志堅確者。所望必有成。而出乎私情淺慮者。不能也。世之人。以不足動天之事。而妄意其報。及乎弗會。則謂天為幽遠而難徵。是豈知天者哉。若今吏部侍郎東萊侯公景中之於父。可謂能獲乎天矣。公生七年而父坐累謫閩。稍長而母氏告

明文遠卷

以故。輒悲痛自誓。願為學。立身以贖父入膠水縣庠為弟子員。幼書攻文。晝夜靡懈。年二十。以高等入太學。後二年。甲子。遂登上第。擢給事中。以忠慎為上所寵任。而念父之心。未嘗少怠。因乘間叩頭。自陳。請納官代父。辭甚哀切。上聞而憫之。詔還其父。皇太子復承詔。俾乘傳躬至閩。迎以歸。公馳詣謫所。見父。述詔旨。父子相抱涕泣。向闕拜舞。以為更生。廼俱至闕下。謝恩。上嘉其純孝。眷待日益隆。遂累除至今官。薦紳士觀共事。莫不竊歎皇上待下之仁。喜公孝思之有成。相與為歌詩以美之。而友人鄧公禮為屬官。

天曹以書屬予。敘天下之事。其初可以力至者。人之所能

與也。非人之所可必者。非天莫能與於斯也。夫學以淑其身。固人之所可為。至於學成而仕。仕而列乎朝。為近臣。為貴臣。而為聖主所知。受知之深。而不違其願。此豈人之所可必哉。上不違其願矣。使父或有疾。疾則何以償人子之志。今也父子相離。十有五年。而一旦高車駟馬。迎於瘴癘之鄉。而歸致其養。非夫誠心之至。而天有以相之。何能及是哉。雖然。天道恆與人事相符。當海內未定時。子之不得養父者。眾矣。孝思雖切。孰從而應之。今公幸際太平之時。

明文遠卷

上方以孝為治。而用賢恤下。重違人子之情。是以素願獲伸。而無憾。雖天有以相之。自非聖明在位。莫能臻此榮遇也。然則公可不思所以為報乎。夫孝為萬善之原。移事親之心。以事君。則忠莫大焉。推愛親之心。以及人。則仁莫厚焉。公以盛年處要任。當竭誠以輔國家。澤天下。俾後世不特稱公為孝子。而為忠臣。則長見天道之佑。其盛於今者。非止一時之光寵而已也。蓋人恆患乎無志。有志而不息。則所為無不成。予雖不獲識公之為人。然觀其孝親。而知其有志於忠君之業也。故樂稱其事。而以大者望之。

人子之思養其親也幸者少而不幸者多啜泣蓼莪卿
悲風木其爲終天之恨也大矣如侯君者何可易得披
讀一過爲泣然流涕者久之。入後幅歸美君上方得
體裁而氣力亦深厚不薄

明文遠卷

馬曹稿序

陶望齡

劉邵志人物嘗言具體而微謂之大雅一至而偏謂之小
雅蓋以詩喻人耳予嘗覆引其論以觀古今之所謂詩辭
求其具體者不可多見因妄謂自屈宋以降至於唐宋其
間文人韻士大抵皆小雅之流而偏至之器惟人就其偏
而後詩之大全出焉夫人之性有所蔽材有所短短而蔽
者若窮於此而後修而通者始極於彼此恆數也古之人
緣性而抒文因能而效法文以達意法以達材務自致於
所通而不求全於所短如火炎則彌揚之水下則彌濬之

明文遠卷

醴盈其甘醯究其酸不獨無以揉之也而且爲之極焉故
其勢充其量滿其神理所至自足以軼往古垂將來吾觀
唐之詩至開元盛矣李杜高岑王孟之徒其飛沉舒促濃
淡悲愉固已若蒼素之殊色而其流也抑又甚焉元白之
淺也患其入也而郊島則惟患其不入也韋柳之冲也患
其盡也而籍建則惟患其不盡也溫許之冷也患其稚也
而盧劉則惟患其不稚也韓退之氏抗之以爲詰蠅李長
吉氏探之以爲幽險予於是歎曰詩之大至是乎偏師必
捷偏嗜必奇諸君子者殆以偏而至以至而傳者與衆偏

之所奏。夫是之謂富有。獨至之所造。夫是之謂日新。向今諸君子者。舍獨以羣衆。易己以摹古。療偏以造完。將困頓之不服。而服成其能哉。而說者遂謂唐以後無詩。於戲。詩也者。富有日新之業也。無詩焉。是無才與情也。斯人之生久矣。其狀貌有同而莫辨者。耶童而老。辰而暮。酬對論說。有窮而莫繼者。耶。此不求異而異。無意爲新而新出焉。人之材如其面。而情如其言。詩也者。附材與情而有者也。欲不新與異。得耶。鳥之慧者。其效人至數十語而止。善繪人者。其肥瘠動靜。各異態焉。然至百人而止矣。此人言者也。

明文遠卷

非自言也。人貌者也。非自貌也。欲新與異。得耶。然則所云宋以後無詩者。非詩之果窮爲者窮之耳。夫杜韓之詩。信大矣。羣宋人之稱詩者。而畢效焉。不亦至小而可笑乎。蓋望齡之持論。風如此。間與友人沈伯含氏言之。而合譬之。兵然。予談兵。而伯含用兵者也。伯含之詩。情務已出。而格由古造。其材富。故詞博而工。其神完。故氣和而王。其用力久。故鍛鍊組織之跡盡泯。其言曰。子不見學書者乎。其始按古帖。而師之。點摹畫擬。若有律令繩墨焉。而不敢踰越。至其合而忘也。而妙解出焉。以成其爲一家之書。夫語闕。

蛇爭擔之悟於未始操筆之先。不亦遠乎。然則子之論固未盡矣。予曰。然。吾之言偏辭也。待子而完。雖然。使予操故說求完理。以序子詩。懼其爲子辱也。子言子之詣。吾言吾見。是足以序已。

獨到之解。似奇實正。必知此方足上下古今。

明文遠卷

舊集自序

屠隆

今學士談詩文者何其砒虐戰方內哉腹不胃先民足不登大雅嘗試嚶嚶稍比音節輒麥口而薄古人夫古人安可薄也當其卒業此道神搖搖乎蹈忽荒而上之而遊乎九天之而遊乎九淵取精多矣用物弘矣業大以侈矣及其日久論定名言幾何其大者才寥寥數篇耳而今學士往往富極於數百萬言則古人不既拙乎古人之業專精一家而今人好獵衆體及其卒也衆當一家卽奚論衆體矣而災日月爲山川羞後世且遺迹棄之則古人非拙也今學士用諸生談菰起家朝釋咕哩莫爲詩歌尙何速乎身沒而集出出且充棟矣其高者蟬蛻諸生影向古人務作壯語厚自標表目爲雄才高天大海不災乎余自總角學伊吾時有所得多棄而不收思爲大物災今存者什不常一二曾不敢望今之君子而何以夢寐古人爲客語屠子曰往子與客論詩文於京師則古證今甲是乙否此瑕彼瑜攻所彈射言辨矣而持論卒無定子知詩美與惡與何說而定屠子曰余惡知詩又惡知詩美其者美耶夫物有萬品要之乎適矣詩有萬品要之乎適矣今夫天

卷之六

清日出山川晶晶六合曠明黝黑靈雷電交至崩雲走雨惡風裕綵其狀異矣今夫開風之上泰山之巔鴻蒙超忽萬里几席陰崖盤谷下臨千仞紆迴瀕洞龍蛇鬼神宵不可測其境殊矣今夫長波鉅海回蕩六幕天地若翻日月倒行險壯無極也而清溪白石之間淳泓漫漶浸日星鑑鬚眉小大易觀矣今夫鄭衛之郊邯鄲之道茸茸者草耶華灼灼耶歌懷春之章稱勺藥之詩則可謂至麗而方瞳綠睛之夫采芝茹松刻形息景叩大石而譟履屨崑崙而邀榮枯殊致矣今夫翟冠翠翹縞衣綦巾文質整矣洪鐘

明文遠卷

是鼓清濁辨矣然而當之無弗適也夫當之無弗適兩存之也余讀古人之詩則灑然以適而讀今人詩則不適斯其故何也其美惡之辨與余惡知詩又烏知詩美曰若是則空同子所稱金元之樂今盛行民間淫媒而哀思響越而割澆亦快人矣美與惡與曰噫嘻是惡乎快哉余方入耳則驩然而心動已則悄然以悲久則氣索索然而沉余嘗讀古詩歌讀數過稍厭束書起過而復新讀可老也嘗試取民間音讀之能終篇乎何論金元夫宋人亦若是矣此不適之辨與卽余之作吾取吾適也吾取吾適而

惡乎美而惡乎不美吾又安能知之

才情蓬勃固是赤水所長此則範我馳驅歸手法矣其議論稱心而出卓有見地

明文遠卷

誅巫序

史鑑

吳江之俗信鬼神人病率不飲藥惟巫言是聽祀神禮巫之費殆不可勝計富者倒困囊貧者鬻田產勿惜也故其巫日肥而民日瘠雖以衣冠之家亦習以爲常莫有悟其非者成化戊戌馮侯朝京師歸知巫之病民也以爲不治則日深乃赫然下令名捕其魁得若干人悉寘於法餘皆逃奔出境由是邑中之誑民者戢矣嗚呼自異端之說興蚩蚩之氓徃於耳目之習利害交戰乎其中膠膠擾擾其惑也固宜而高明宏博之士乃欲溺而信之又行口議其非躬蹈其迹者甘心而不悔良由不達乎死生之理不明乎禍福之機而天理卒爲人欲所勝故耳間有守道不惑者群邪反從而姍笑之致父不得以慈稱子不得以孝名夫婦不得以義而與也其在乎民上者或昧而不能知知而不能卹卹而不能行者有矣宜乎其肆行而無所忌憚也斯正孟軻氏所謂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害於其政者矣候之是舉蓋欲息邪說正人心哀民窮而憫天命其於死生禍福之說一不經諸心豈不真大丈夫哉諸凡長民者聞候之風苟能推而行之則天下生民之困瘵

明文遠卷

幾瘳矣。某成童時嘗聞諸長老言國朝將置衛太倉大爲屋以貯軍儲。守期率民財有林推官者獨建議毀郡中淫祠足之。嗣後數十年間惟陳侍衛能去學宮之祠非以理者此外無聞焉。然則豪傑非常之人世何其少也。昔西門豹令鄴能投巫於河以破河伯娶婦之說鄴民至今受其賜而褚先生記之亦得附太史公之後以傳。今侯之視豹其有異乎。其無異乎。安知吳江之民受賜不自今日始也。但無爲記而傳之者耳。某故敘其事以俟有如太史公者焉。

明文遠卷

快舉足以不朽特存其序爲長吏者知之

呆齋先生文集序

李東陽

我文安劉公先生遺文若干卷皆所自擇或以類析或以歲次自舉業程試講章奏疏應制代言以至著述賦咏應答之作皆備焉。東陽少竊第入翰林爲庶吉士奉詔受業獲聆緒論謂爲文必神先而約後譬之山焉必出雲雨產寶玉生材木禽獸而朽株糞壤亦雜乎其間斯足以爲獄爲鎮譬之水焉必吞吐日月藏畜魚龍變現蛟蜃而污泥濁潦來而不辭受之而無所不容斯足以爲河爲江爲海古之所謂大家者皆然也。若句鉅字鍊探之而有窮取之

明文遠卷

而無復餘者不過爲孤峯絕澗而止惡足以成其大哉。至其伸紙運思揮毫對客正書旁竄晷不移日稿不易幅而與冊金石施諸朝廷播於四方者往往而是徐而求之則見其淳淳演迤頓挫奔放奇正並用變化而不常者皆相與駭愕歎美以爲不可及。及登秘閣析疑義稽古訓或日咏百詩或一揮九制嘗有質宋人名氏者援筆就案列其世次若普系然乃定爲某人之子某人之姪詞臣學士恆侈言之蓋先生之父石潭封君嘗教其徧讀經史而戒勿作文及見所私著始有八面受敵之譽於是縱其所爲比

得鄉試。怪不在優等。謂不魁春選。無相見也。果以禮部第一。人及第。是其厚積。而後售。持盈而後發。溢乎心胸。而著之藻翰者。無惑乎其大如此也。古稱文章與氣運相高下。卽其人論之。則其情志行業。亦可考而知也。國朝洪武初。肇啟文運。宋潛溪諸公。遠不可見。永樂以後。至於正統。楊文貞公。實主文柄。鄉郡之彥。每以屬諸先生。文貞之文。亦所自擇。世服其精。而後人乃有刻爲續集。至數十卷者。先生餘藁。嘗裒而焚之。於衆所傳誦。或未之錄。今存者不過十之四五而已。蓋雖以教人。而自律之約。乃如此。豈所

明文遠卷

謂小慙大好。猶有非末學淺見所能測識者耶。昔漢劉向。宋劉敞。皆博極羣籍。以文章名。而未見於用。先生純確樸厚之心。隻出流俗。優游翰林。晚始大用。用亦不久。雖其功業未竟。而其文偉然大鳴於時。固一代之盛哉。先生嘗閱東陽閣試。炎暑賦進。而謂曰。吾老矣。縱不死。亦當去矣。子必勉之。東陽雖嗜學。無所底就。目熟遺文耳。存善誘。不知涕淚之交頤也。是集先生之子通判稼。刻於蘆州。本鉅字細。弗便繙閱。其仲子南京太常少卿。稱重刻之時。先生門下士皆散去。東陽獨謝政居京邑。謹爲序其編之首。先生

官至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贈尚書。賜諡文安。學者稱爲呆齋先生。集以齋名者。仍其舊也。若其名字邑里。天下共知之。而誌狀可互見云。

劉公論文之旨甚精。足以不朽文字。春容大雅。極有法度。

明文遠卷

伊洛淵源續錄序

謝鐸

昔晦菴先生嘗取周程張子之書緒正表章以示當世既又慮夫世之學者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於是取其生平出處履歷之詳及其師友之所授受者編而錄之曰伊洛淵源錄以見聖賢之所謂學者皆言行一致體用一源而理之未始不該於事事之未始不根於理也於呼微哉先生既沒其遺言緒論散見六經四子者固已家傳而人誦矣獨其授受源委與夫出處履歷之詳窮鄉下邑之士或所未究則無以盡見其全體大用之學鐸僭不自量

明文遠卷

於是竊取先生之意具錄其碑撰行狀與其師友之間凡有預聞於斯文者定爲續錄六卷以見先生繼往開來九功於是爲大而是錄之不可以不續也嗟夫自鄒孟氏沒而聖人之學不傳其驚於高遠者不溺於虛無則淪於寂滅其安於淺陋者不滯於詞章則狃於功利二者雖有道與不及之同而其爲吾道之害則一也向非伊洛諸老先生相繼迭起於千數百年之下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已任則吾道之害將何時而已邪然自是以來猶有竊吾道之名以用於否塞之世借儒者之言以蓋其

意有所指。

佛老之真其得罪於聖門甚矣凡爲孔子之徒者皆將鳴鼓而攻之不暇顧復偃然求以自附於伊洛之淵源何哉豹窺貂續極知僭妄特高山景行之思在平生所不敢後者姑錄其概而撫其說如此後之君子脫有取焉其亦明道術扶世教之一助也哉

平實正大之理顛撲不破足以羽翼考亭

明文遠卷

潞州貞烈倡和序

王雲鳳

我國家百四五十十年矣。治化浹洽，民族繁富，海宇熙熙，干戈不用，然文驕武惰，上慢下頹，罔念人窮，惟事貪黷，閭閻之下，忽吞相聞，於是梟黠之徒，呼群嘯朋，竊弄弓矢，自知斧鉞延噬，靡爛必至，大肆淫兇，以快目前，所過之地，公私一空，而猶以擄掠婦女為急，庸將怯卒，還遂避之，凡再踰年，厥勢益熾，正德六年五月六日，自青充彰德西上太行，至潞州之西大鎮，居民走匿山林，賊散兵搜索，驅其婦百人有趙氏女，賊擁致上馬，女曰：我良家子，死則死，誓不受。

明文遠卷

文九

辱則投地，如是者三，賊見其美，不肯殺，脇之以刃，女舉止自若，罵賊求死，賊怒，矢落其一目，罵愈厲，斷其左臂而死。程氏者，焦相妻，賊牽之曰：從我則生，否則死。程曰：吾有夫，寧就死，不汝從也。遂仆地不起，賊強曳之，程仰而背着地，曳半里許，膚肉綻裂，血流滿道，罵賊不從，賊殺之。袁氏女年十六歲，與程同為賊獲，見程死，亦不肯行，賊好言慰誘之，罵而不從，被殺。平氏者，王川妻，賊迫之行，見路傍一井，謂同行婦女曰：吾志得以遂矣，抱幼女投井而死。嗟乎，近世士大夫習於阿諛軟熟，以詭隨污合為通才，一遇秉正

守介之士，指為怪異不祥之物，靡焉成風，莫或自振，虧閑爽操，廉恥衰微，豈意窮鄉下邑，閨閣弱質，乃有知節義為美，而挺然各行其志，不與眾同若四女者哉？是時賊中從來婦女，不啻四五百人，皆金珠錯落，羅綺管絃，揚鞭笑語，畧無視顏所驅數百人者，亦倪首莫敢出一語。四女平日非有姆傳教訓之素，世家薰染之風，一旦事起倉卒，獨能却去於群，趨其赴之時，繁耳於伶言甘語之誘，閉目於腥刀血鏢之威，必求一死之為安，非其天資高潔，確有定守，安能偶爾而為之，或以慷慨從容之難易為議，而不察所

明文遠卷

文九

遇之事勢緩急不同，則若王蠲、嵇紹諸賢，卒捐生者，皆將可貶，必如豫讓之屢求殺襄文，山之三載留燕，然後為貴。凡史傳所載拒賊遇害婦女，皆不得與年老守節之棲比矣。豈理也哉？賊自西火南抵趙城，北旋至遼州，歷州縣十餘，自五月六日至六月四日出境，未及一月，四女之外，不從賊而死者，尚有二十八人，自賊起山東已二年，往來三四千里之地，全節婦女，耳中寥寥，何三晉婦女之多賢也？西火百家之鄉，乃有四女之死，何潞州婦女之多賢也？四女之死，皆卓卓可書，而趙氏程氏，其事尤偉，袁女年幼，亦

能處於死生之際。嗟乎。雖大丈夫臨難。又何以加之。初賊既去。州人致仕宿州吏目仇時濟書其事。以授其弟藩藩。儀賓時茂商於儀賓。牛定瑞宿以德。栗廷琛。郝宗魯。白於部使者而疏聞焉。吾觀今戚畹之家。惟以撞鐘伐鼓。沉酣歌舞爲務。而時茂五君者。乃畱意於扶名教。勵風俗之事。其志趨高遠矣。時濟去官家居。實倡首焉。潞之士風如此。則其多賢婦女。豈無白哉。旌命既下。五君作詩詠其事。問者和之。積爲巨帙。將捐俸刻以傳。而徵序於予。嗟乎。四女之死。有關於綱常之常。五君之舉。實爲國家風化之助。故

明末遺卷

爲書之。以待他日史氏之採錄。時茂名森。廷瑞名麟。以德名政。廷珮名琰。宗魯名賢。時濟名相。

表章四女以鼓勵士大夫之名節。激昂磊落文有餘情。

劉成齋先生詩序

顧啓元

詩以持人之性情。天地之神理。寄焉。古人之爲詩也。無亦惟是取真情與真境。緣飾之而已矣。晉宋齊梁。最稱浮靡。然其一時人物之風華。情態之艷冶。可按而求。則神理猶未盡離也。自摹擬剽剗之道。勝稱詩者。往往以其所不必感之情。與其所未嘗涉之境。傳而成之。其音響膚澤。豈不自謂爲漢魏。爲盛唐。然而神理之存焉者。或寡矣。夫所謂神理者。固亦不出乎音響膚澤之間。然是音響膚澤者。神理之變化也。吾才不如古人。學不如古人。思不如古人。工

明文遠卷

力不如古人。所謂神理者。固已寂寥而不韞。秘抑而不發矣。乃欲以音響膚澤間襲取之。以爲工。豈有神理而可僞爲者哉。余蓋觀關西成齋劉先生之詩。而有味乎其言也。先生之詩。以真情緣真境。而以真語出之。其音響膚澤。不摹古人。而特寄焉以寫其心之所欲吐。故今讀其詩。而先生孝友嫺睦之行。寒產悱惻之思。穆然而如覩其人。則以其爲神理之所寄也。視彼摹擬剽剗者。情與心反。境與情反。其真僞何如。嗟乎。夏石彈絲。舞干揚戚。不足以感人。蟲鳥之嚶鳴。草木之變衰。人有爲之驚心動魄者。彼其無作

而然乃天地之神理有待而興則人情之流通也昔王符
請賦頌之徒苟爲僥辯屈蹇之辭疏陳誣罔無然之事以
索見怪於世世人鮮識從而高之由此觀之宜先生之詩
在此而不在彼矣余故因邑父母劉存吾先生之命而序
之存吾先生於先生爲同年友精於詩法而拳拳與先生
之弟司成君哀其遺文如此有古者歌棠伐木之道焉詩
可以觀其此也夫
能以神理爲主便是天地間第一等文字俗學膚淺工
於剽竊不可不三復此言

明文遠卷

唐詩分類精選後序

桑 憚

右唐詩分類精選二十卷凡五千餘首四明呂侯尹吉水
時所選將繡梓以廣其傳其子尚清過予西昌之棲雲軒
求一言於後予嘗注意三百篇而知其意古人之詩運意
而已辭畧點綴而意自明往往餘意出於字句之外如愛
召伯則云弗剪其甘棠則見其子孫臣庶其愛可知如作
樂以合祖則曰我容戾止永觀厥成先代之後有聞樂而
感泣則和洽神人又何待言說耶且興起無情而難接此
雖有影而斟酌難類所易作者直賦而已而其言之厚薄

明文遠卷

又其關於氣化之盛衰如正風正雅皆作於周之盛時是
時詩人皆飲天地之和以發聲故其辭盎然太虛暮晝無
迹九疊伐柯諸詩畧伸情志其風遂變矧風雅變之極安
得不憤激風雲而氣撼山岳哉就以周公所作論之大明
東山之閒又自不能無升降矣况其下者乎繼而離騷之
作比興畧備真有三百篇遺意蓋原之詞本爲憂國畏讒
鬱抑不平而作又安得不馳驚於變風雅之末流哉如九
歌中心不同兮媒勞交不甚兮輕絕最爲善語而使原當
文武之世茲言何爲而發就使文武之世之詩人當原之

世。呼。嗟。嗚。虞。人。之。好。我。示。我。周。行。等。語。又。豈。可。繫。空。而。妄。出。哉。風。雅。變。中。之。變。又。不。可。專。委。之。人。也。自。秦。而。漢。去。古。未。遠。五。言。之。作。古。意。猶。存。如。唐。山。夫。人。樂。章。鳴。漢。之。盛。與。頌。彷彿。而。靈。芝。搖。蕩。等。語。漢。之。風。雅。又。曰。變。矣。降。至。魏。晉。亂。日。多。而。治。日。少。則。能。詩。如。曹。子。建。阮。嗣。宗。張。茂。先。陶。淵。明。輩。將。何。所。飲。以。發。和。平。之。音。耶。大。抵。三。百。篇。以。取。其。詩。之。上。薄。風。雅。當。味。其。意。之。淺。淡。何。如。不。可。專。論。其。詞。之。平。不。平。也。曾。南。豐。曰。自。文。武。而。後。又。千。餘。年。而。有。太。宗。之。治。唐。詩。之。和。順。清。適。太。帝。之。治。釀。之。其。盛。中。晚。之。外。又。唐。業。

明文遠卷

隨。之。可。考。也。就。其。中。傑。出。者。四。家。曰。陳。子。昂。氏。曰。李。太。白。氏。曰。杜。少。陵。氏。曰。韓。昌。黎。氏。間。有。數。詩。畧。存。漢。魏。比。興。而。頗。解。古。人。用。意。較。率。然。一。篇。數。十。言。中。其。意。不。如。風。雅。中。之。數。言。則。又。似。唐。之。制。度。文。爲。足。以。凌。駕。三。代。而。先。王。之。真。德。實。意。僅。存。絲。髮。也。詩。可。以。易。觀。耶。然。後。世。學。詩。之。士。多。舍。四。家。而。他。師。豈。不。以。王。摩。詰。劉。長。卿。韋。應。物。之。流。皆。意。隨。句。絕。而。平。順。易。見。哉。詩。猶。海。也。三。百。篇。爲。其。蓬。島。漢。魏。晉。爲。其。弱。流。而。唐。則。猶。其。中。之。宜。藝。諸。淵。學。操。舟。之。士。至。海。門。而。震。疊。荷。望。洲。之。畔。岸。心。意。俱。飽。更。何。有。希。冀。者。

乎。呂。侯。之。選。此。詩。蓋。剪。其。荊。棘。去。其。傍。岐。誘。人。至。止。是。洲。而。予。伸。以。是。言。又。欲。過。此。而。往。直。趨。弱。流。而。至。蓬。島。也。况。我。朝。治。隆。唐。虞。尚。何。古。之。不。可。復。哉。侯。名。炯。字。文。昭。以。名。進。士。出。爲。今。職。政。通。人。和。歌。謠。載。道。拯。物。之。餘。畱。心。文。字。不。易。得。云。

其。論。詩。能。自。出。見。地。樹。經。酌。史。不。依。傍。前。人。固。是。才。人。心。手。

明文遠卷

重刻陸宣公奏議序

黃道周

陸○然○而○起○少○感○嘆○人○已○察○乃○索○良○醫○國○已○察○乃○貴○謀○士○蓋○如○今○乃○思○陸○公○之○言○也○陸○公○起○書○生○談○時○政○不○數○年○而○贊○密○勿○使○悍○卒○爲○之○下○淪○猜○主○爲○之○開○誠○雖○其○際○會○使○然○亦○豈○徒○文○章○之○力○歟○
提出綱領
史○稱○其○論○諫○十○百○篇○皆○本○於○仁○義○切○當○時○炳○於○後○世○世○之○賢○者○至○擬○於○伊○呂○之○際○雖○已○過○然○如○其○才○亦○可○謂○難○矣○方○陸○公○時○天○下○更○造○大○勢○已○決○藩○鎮○作○而○帑○藏○竭○備○禦○之○師○無○處○不○設○意○使○今○之○賢○者○爲○之○亦○不○過○開○條○例○廣○積○貯○秣○馬○厲○兵○以○待○四○方○之○動○如○此○而○已○而○陸○宣○公○方○從○播○遷○之○

明文遠卷

餘○談○醇○閎○之○事○捨○衆○細○而○舉○大○儲○以○謂○散○財○可○以○聚○民○見○情○可○以○得○衆○源○本○精○誠○以○進○三○代○之○盛○意○使○今○之○賢○者○聞○其○言○亦○以○爲○濶○迂○耳○順○而○心○吐○之○也○然○至○於○今○天○下○無○不○知○誦○陸○公○之○言○者○凡○人○智○皆○裕○於○事○後○而○迫○於○事○前○故○論○多○清○於○事○前○而○定○於○事○後○十○家○之○市○閭○而○被○盜○掣○其○牛○馬○乃○擊○里○鼓○聚○族○子○酒○饌○之○費○無○有○寧○夜○久○而○厭○之○亦○以○爲○循○禮○義○謹○垣○墉○之○可○以○重○保○也○建○中○之○初○陸○公○方○爲○幹○林○馬○燧○討○河○北○久○不○決○乃○請○濟○師○朝○廷○問○公○以○爲○師○不○在○衆○久○必○變○生○徒○勞○輪○輓○而○賊○不○可○得○不○如○委○澤○潞○以○抗○山○東○

還神策以固關內於時朝廷亦心迂其言既而涇卒發難

天○下○騷○然○世○於○是○知○有○陸○公○也○君○子○不○幸○而○生○於○不○得○無○言○之○時○又○不○幸○而○使○其○言○中○則○天○下○不○得○安○無○言○之○禍○君○子○亦○不○得○不○受○有○言○之○禍○後○世○之○人○處○於○事○外○執○鏡○而○測○之○其○故○炳○如○也○然○而○君○子○之○意○盡○見○於○言○者○則○亦○鮮○矣○予○攷○陸○公○爲○相○在○貞○元○之○中○年○天○子○已○脫○於○艱○難○威○猛○獸○爪○牙○之○喻○思○崇○中○尉○握○兵○於○內○於○時○劉○希○暹○白○志○貞○則○既○敗○廢○矣○竇○文○場○霍○仙○鳴○計○又○且○起○陸○公○於○此○謂○天○下○之○禍○不○發○於○邊○疆○則○必○發○於○禁○衛○天○子○之○意○既○不○擴○而○受○公○庭○之○

明文遠卷

言○則○必○獲○而○受○中○人○之○詞○特○其○意○已○蚤○而○言○之○太○察○故○獨○藻○雪○其○身○絕○交○游○卻○餽○問○以○一○意○於○天○子○自○邊○將○贈○遺○刀○雖○而○上○屑○然○不○取○因○而○推○之○以○塞○倖○進○之○門○閉○傳○奉○之○路○以○陰○奪○薈○蔚○爲○天○子○保○其○名○器○如○賞○散○官○卻○邊○餽○及○論○元○從○功○臣○諸○疏○中○其○意○可○推○也○自○陸○公○去○而○後○延○齡○用○竇○霍○始○恣○淮○蔡○翩○然○而○中○官○柄○兵○之○禍○遂○與○藩○鎮○俱○底○絳○斯○而○觀○陸○公○之○意○見○於○言○者○則○猶○未○盡○也○公○之○所○盡○言○者○內○而○治○道○外○而○邊○計○使○天○子○消○貪○疑○之○端○邊○臣○得○捍○禦○之○實○情○見○於○上○民○聚○於○下○卽○不○罷○護○軍○汰○神○策○尉○擅○爪○牙○亦○未○足○

爲難而惜當世無復能知之者予意今賢者亦猶未之知也卽不知但取其所論治道邊計五要九弊八利六失諸篇觀之宜不至於漫試以天下爲倖故復刻之與衆共繹焉

知人論世尚友千年嘆惜陸公之言未能盡用胸中真有無數感慨懷宗喜名法之治而石齋與戢山兩先生每以仁義之說開廣上意徃徃見爲迂濶故持論如此

明文遠卷

送周仲瞻應舉詩序

吳寬

今之世號爲時文者拘之以格律限之以對偶率腐爛淺陋可厭之言甚者指擿一句一字以立說謂之主意其說穿鑿牽綴若隱語然使人殆不可測識苟不出此則群笑以爲不工蓋學者之所習如此宜爲人所棄也而司其文者其目之所屬意之所注亦唯曰主意者而已故得其意雖甚可厭之言一不問其失意雖工輒棄不省其言曰吾知操吾法以便吾之取而已惡暇計其他蓋有司之所取又如此夫國家今日之用人莫急於科第其事可謂至重矣重之至則宜慎之至慎之至則宜精之至然而上下之所爲如此吾不知其何說也夫旣以爲科第爲重則士不欲用世則已如欲用世雖有豪傑出群之才不得不此之習顧其所以習之者無若前之所云則可矣上之人不欲薦揚人才則已如欲薦揚人才雖有休休有容之量不得不此之取顧其所以取之者無若前之所云則可矣所以若前之云者豈下之人所習在是而上之人姑取之也耶抑亦上之人所倡在是而下靡然從之耶嗚呼文之敝旣極極必變變必自上之人始吾安知今日無若宋之歐陽

明文遠卷

承叔者而一振其陋習哉。吾又安知無若蘇曾輩出於其下。而還其文於古哉。太原周君仲瞻侍其尊人大司寇游於南都有年矣。其爲人清慎而雅明。爽而達。蓋予所謂出群之才也。平居脫去驕貴氣習。獨喜與太學畸寒之士相講學。其學長於春秋。而尤好古文詞。以予之同其好也。相好。日益厚。今年當大比。告於司寇公。將就試於鄉。諸友者惜其去而不可留也。則相率作詩贈之。詩成其所厚胡彥超葉昌伯輩過予。俾序諸首。噫。仲瞻之行決矣。以其學之長而少徇乎流俗。其取科第也必矣。然或使其確守所

明文遠卷

學。不從風而隨波焉。世亦未必無歐陽子者取之。蓋文之體。有不定也。而學之志。有定。所以有不定者。時之尚。所以有定者。吾之守。時之尚。自尚。而吾之守。自守。此真所謂特立之士。非流俗之所知。而唯仲瞻爲可以語此也。仲瞻之兄伯常先生官於翰林。固常有意於歐陽子者。仲瞻道經北都。試卽而驗焉。予之年先於仲瞻。而學視仲瞻爲後。蓋天下之困於場屋而拙於科第之尤者。以是頗知其說。而以爲告。若夫由科第以登仕版。所以致君澤民之道。仲瞻之得於家庭者有素矣。予奚言爲。成化七年三月望日。

當日時文之弊已自至此。何徑今日噫可嘆也。時尚不定。而吾之守有定。千古名言。是所望於吾道中之有志者。

明文遠卷

宿少卿奏草後序

張邦奇

嗚呼此嘉州宿少卿奏草也天下傳之國史載之侍御衡陽劉公按蜀之暇爲之校正而翻刊之既又命邦奇序之宿君始官戶曹以是奏也至擯廢以死可謂辱矣而人情顧榮之若此豈非天也與蓋古者上以天御其下下以天事其上。是故喜怒有所不任。則慶刑施焉。而天下以勸以懲。寵辱有所不恤。則身名立焉。而天下以動以變。否則爵賞之加。辱於枯拳。橫斥之及。榮於登崇。吾其如民何。宿君是奏。所謂六患三本者。當時果能用之。則豈獨朝廷幸哉。

明文遠卷

雖一時狐鼠之徒。其禍亦不知若是烈也。然不敢必其少試於上。而顧能使之盛行於天下。以及於無窮。故曰豈非天也與。是故榮辱人主之柄也。而君子之於榮辱。有時乎不在君而在我。夫不在君而在我者。非違君也。必以天事吾君而不敢易也。夫惟以天事君。吾身雖辱。朝廷猶受其榮焉。而況遭時行道者乎。予不佞誤官西蜀。有瘴彰之責。敢因宿公奏草也。發侍御公之志。以爲今日告。榮辱不在君而在我。千古名言。非文定公不能如此。崧巖

山齋先生文集序

歸有光

今天子卽位。十年間。吾崑山之仕於朝者。遍列九卿侍從。幾與大省比。刑部尚書周康僖公。與其子大理寺丞于岐。同時在位。而未嘉張文忠公。方秉國公。父子皆以失張公意。先後罷去。居閒以詩文自娛。康僖公年八十餘。而大理僅餘六十以終。前歲公次子太僕丞以貞。菴漫叟見屬爲序。至是大理孫廷望。還自太學。復請序其祖之文。余及侍康僖公。又辱大理知愛。不可以辭。嘗讀武宗毅皇帝遺事。時寧藩不軌。臨安胡未清爲按察司副使。奏事中陰折之。

明文遠卷

而王府交通近倖。必致胡公死地。禁繫連年。而給事中御史章連上。大臣亦擁護之。故遼左之謫。姑以慰謝驕王。卒賴朝廷清論。而一時薰天之勢。迄不能致胡公於死。方未嘉用事。御史馮恩上書。歷詆大臣。未嘉與吏部汪尚書尤惡其指切。欲傳致之死。會皇子生。將放赦。故事諸司各條事。欵上之。公卿平議其可行者。書之詔中。而大理條欵類有以爲馮御史地。未嘉與吏部怒。大理遂去官。而馮御史亦得不死。嗟乎。直臣端士。世不可一日無。設不幸陷於罪。戮旁觀者不出力以爭之。則囚繫孤臣。廢死無日矣。余每

論此未嘗不流涕歎息也。大理精於法律，或疑其文深然。

論議未嘗不引大體。易州上巨盜二人，一人瘐死，一人病。

此兩人皆死，則所誣引皆不能白。乃備藥之，其後獲真盜。

而誣引者皆出，敵人耶撻松犯邊，獲其兄子郎尚加禿，坐。

以親屬相容隱律減死論。以懷遠寇薦都督馬永任，遂將。

尚書以有前詔，未不許起用。欲奏請曰：若奏不可，其人終。

不用矣。卒薦之。朝論翕然稱服。惠安伯提督團營，尋有旨。

以豐城侯佐之。豐城以侯當先伯奏改勅，下兵部議曰：侯。

先伯者常也。若上所命，則公以下宜皆不敢抗。其在朝可。

稱紀者如此。余嘗謂士大夫不可不知文，能知文而後能。

知學古。故上焉者能識性命之情，其次亦能達於治亂之。

跡，以通當世之故，而可以施於為政。顧徒以科舉剽竊之。

學，以應世務，常至於不能措手。若大理所謂有用者，非有。

得於古文乎？予故述其行事大畧，以俟後之君子讀其文。

而求論其世者。凡為文若干卷，曰山齋者其自號也。

因文集而詳論其生平大節，不沾沾文字間感慨低徊。

關係世道。

戴楚望集序

歸有光

世宗皇帝自郢入繼大統，戴楚望以王家從來授錦衣衛。

千戶。其後稍遷至衛僉事，常典詔獄。當是時，廷臣以言事。

忤旨，鞫繫者先後十數人。楚望親視，食飲湯藥衣被，常保。

護之。故少瘐死者。其後往往更赦得出。如未豐、聶文蔚，以

兵書被繫。楚望更從受書獄中，以故中朝士大夫籍籍稱。

其賢。嘉靖四十四年，予中第居京師，楚望數見過，示以所。

為詩。其論欲遠追漢魏，以近代不足為予益異之。予既調。

官浙西，遂與楚望別。隆慶二年春，朝京師，楚望之子樞衷。

其平生所為文百卷，謁予為序。蓋楚望之於道勤矣，始楚。

望先識增城湛元明，是時年甚少，已有志於求道。既而師。

事秦和、歐陽崇一、聶文蔚，至如安成鄒謙之、吉水羅達夫。

未嘗識，而而以書相答問，及其所交親者，則毘陵唐以德。

太平周順之、富平楊子修，並一時海內有道高名之士。予。

讀其所往來書，大抵從陽明之學。至於往復論難，必期於。

自得，非苟為名者。噫，道之難言久矣。有如前楚望所為師。

友，皆以卓然自立於世，而楚望更與往來上下其議論，則。

楚望之所自立者可知矣。予之初識之，特謂其與詔獄為。

國家保護善人以為武臣之慕義者也及稍與之親觀其
論詩欲上追古作者又以為學士大夫之好文者也蓋不
知楚望之於道如此昔魏舒為將軍鍾毓長史毓每與參
佐射舒常為畫籌一日令舒備偶毓初不知其善射而舒
容止閑雅發無不中毓歎曰吾之不足以盡君才如此射
矣楚望之初不以語予者豈其不欲以自見歟抑何予之
知之之晚耶抑以予之不及於此歟予與諸公生同時間
亦頗相聞顧平日不知所以自信嘗誦易曰神而明之存
乎其人然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老子曰多言數窮

不如守中故黜黯以居未敢列於當世儒者之林以親就
而求正之又怪孟子與荀卿同時而終身不相遇及是而
楚望之所與遊一時零謝盡矣此予之所以為恨而羨楚
望之獲交於諸公間也因讀其集慨然太息而歸之

與楚望相識而不相知寫出無數議論無數感慨得歐
陽公抑揚婉轉之妙

先太守文集後序

方孝孺

愚菴先生既卒其孤某撫其遺文為二十卷將論序之以
傳於世辭不勝夫哀未能也越三年可以有言矣恐世之
人以為私乎親又不果為後二年執書而泣曰嗚呼先人
有道而不能述使大彰明於世小子之罪也其何敢讓焉
君子之言惟其公而已言而公雖子述父事不為過言而
不當由千載之後論千載之上人猶且非之何私之足避
乎周人稱其父如日月之照臨子思稱孔子如天地四時
其言可謂夸矣然而天下信之後世莫敢非之者何耶以

明文遠卷

其公也。不然荀叔以黃憲比顏子王安石以楊雄為聖賢
而比之。而人終不信者以其出於私見也。小子亦公而已
矣。何敢欺先人以欺後世哉。先生之志其大者欲潤澤天
下其小者亦將使道術明乎書風俗成乎身立經世淑民
之法以幸無窮皆未之遂也。遽棄斯世而弗居嗚呼。豈先
生之不幸與抑斯人之不幸也。先生初守濟寧千里之內
士與民相慶先生不色喜既五年罷去慶者咸泣先生如
平時大故垂及猶忻忻不少變先生視生死貴賤無毫髮
入其心豈以志之得失為幸不幸哉。天未欲俾斯民安其

生而復其性。奪先生之年。不使挾斯民。斯民果不幸也。於先生乎何與。先生之言。其憂時憫民之意。猶慈母之於子。無或忘之。自爲學至於仕。自冠至於服官政。不斯須變也。嗚呼。此豈可以勉強能哉。蓋先王之_{道有伊尹之任。諸葛亮之平。范希文之惠。故其言若是之盛也。而先王之道不}在乎言也。後有誦先生之言。考三君子之德。而求先生。則庶乎知言矣。苟以小子爲私其親。不仁者也。謂先生不足儼三君子。不明者也。非小子所望乎後世也。

爲先君作序。矜慎不苟。惻然見仁人孝子之意。志在

明文遠卷

澤民是全篇骨子。而道者志之源。故後段又提出道字。

白鹿子文集序

方孝孺

古之君子。以美其德。行爲先務。而不務美其文詞。窮天地萬物之理。察是非善惡之端。以正其心。謹其言動。使凡本諸身者。無毫髮之可悔。此君子之所汲汲也。若夫言語之華。文詞之工。斯後世之所尚。豈君子之所汲汲哉。然君子之德果修矣。人必慕其人。慕其人。則其文亦爲世所貴理。故文有以人而傳者。以其德之可尊故也。苟不務此。而惟其末。雖麗如相如。敏如枚舉。精奇雄健如柳子厚。亦藝而已矣。君子寧以是爲貴乎。越之諸暨有隱君子曰楊公本

明文遠卷

初居白鹿山。其學一以古人爲宗。務於躬行。言高志大。自他。以孔子孟軻爲師。故人亦俾以孔子孟軻爲師。取與不妄。進退不苟。始而鄉人導之。既而邑人尊之。既而郡人尊之。太史潛溪公以道德文學伏一世。亦甚敬之。至爲之傳稱之曰白鹿子。白鹿子不喜爲文辭。其言嚴厲峻切。警薄矯邪。往往中世俗忌諱。以故一時之人。雖知白鹿子之賢。而死於布衣。今年其孫友載其遺文若干卷。至京師。介甫陽穀公原禮請敘其篇首。予年餘二十時。嘗從太史公。謂白鹿子於家。聽其言論。悚然敬異。而白鹿子見余喜甚。以

古之君子見望今二十餘年公與白鹿子既皆淪謝而予亦頽然無用於世矣因復於友曰人之自修爲善事之必可勉者也修德而冀其傳世立言而冀其行遠此雖聖賢有不能預期蓋幸不幸有命存焉非人之所能及也以白鹿子之學古飭行自當爲天下後世所重蓋必有知德之士慕其人而誦其言然後白鹿子之文赫烜光著於天下有不可掩者矣昔楊雄沒而法言傳文中子死而中說顯事未有不以久而定者然白鹿子之爲人卓卓可稱如此遺文之傳安知不較然著於後世乎

明文遠卷

確是白鹿子文集序字字真切不可移易他人。白鹿子以德重不以文重然文未始不以德重也一路頓挫抑揚全是此意

送陽曲王公參政陝西序

歸有光

陝西省治故長安周秦漢隋唐之所都昔人稱其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而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雖三河天下之中王者之所更居然古今建都之形勝無逾關中者太祖高皇帝初定天下嘗幸汴幸洛將幸關陝時以擴廓帖木兒李思齊張思道之亂戎馬蹂踐所過皆空城千里無行跡而金陵廟祏已定遂爲帝都亦其時與勢不得不然也永樂北遷而萬世之業定矣然以長安爲大省建布政司則前代行省之官蓋周之師保萬民寄任不

明文遠卷

輕也司有使其貳爲參政即前代之叅知政事宰相之亞也拊循教化數千里之地非獨漢京兆馮翊扶風之任也今天子哀憫元元作興吏治未及三載考績之期特行黜陟之典於是陽曲王公以按察司副使分司江南遂晉是官予素受教於公輒附於古贈言之義以贐公之行蓋王者以六合爲家其根本在生民非必其行在所當軫念也長安浩穰稱爲陸海河山土地無改於昔今之感耗甚矣豈非任岳牧者之責乎昔鄭國渠白渠兩渠之饒衣食京師億萬之口至唐杜佑以爲大曆初所溉田比於漢滅三

萬八千頃。是時長安尚爲京師。而佑言已如此。誠如杜氏計。復此兩渠。勸農置官。嚴修障塞。積穀繕兵。以收漠南之地。漢唐之盛。豈不庶幾哉。昔宋慶曆初。是時天下全盛。范文正公請城東京。議者以爲迂。其後乃思其言。先朝丘文莊公亦以幽燕迫近外服。而漕河易噴。欲重山後之守。尋前元海運之法。今以關中百二之險。誠使膏壤千里。百姓殷富。而漢唐河渭之漕。故在於此。以爲國家之陪京。此萬世之慮也。公蚤貴而好學。方有志於經世。而其治吳寬靖文雅。清廉慈愛。吏民歌思之。余不容以頌述。獨以迂愚之

明文遠卷

說贊公仰答天子之寵遇云

深謀遠慮萬世末圖惜也言之而未有聽之者

倪文毅公集序

李東陽

有紀載之文。有講讀之文。有敷奏之文。有著述賦咏之文。紀載尚嚴。講讀尚切。敷奏尚直。著述賦咏尚富。惟所尚而各適其用。然後可以爲文。然是敷者皆用於朝廷臺閣部署館局之間。裨政益令以及於天下。惟所謂著述賦咏者。則通乎隱顯。蓋人情物理風俗名教無處無之。雖非其所得爲。而亦所得言。其所言者。又窮深極博。而無所不得盡。若兩用而兼能者。則一代而不數見也。苟不得其所尚而徒以爲文。則不過枝辭蔓說。雖施之天下。亦無實用。而况

明文遠卷

不見於用者哉。青谿倪先生弱冠舉進士。歷翰林編修侍讀。以至學士。嘗修英廟實錄及憲宗文華大訓。記載之文。祕在史局。世莫得而見也。講讀經幄。根據書史。傳川時事。明爽暢達。有竦天聽而回聖心者。然其功猶隱而難知。及出爲禮部侍郎。進尚書。加太子少保。改南京吏兵二部參贊留務。入掌吏部。如黜濫祠却異物。謹天戒。守舊章。諸疏亦嘗考古義稽古典。極陳利害。辭嚴理正。得古人告君之體。是其文見於敷奏間。天下皆傾耳注目。顯然知勲業之所由建。非苟具簿書循條格之爲者。誠可爲有用之文也。

至其詞賦碑表序記著述賦咏之作長篇大章泉涌山出
聲應響答情興逸發事理兼備游刃於全牛之內安行於
逐水之曲固其天資所得素業所就以鳴一時傳四方者
自先生觀之亦其餘力所及視彼句鍛月鍊章追而句琢
者固其所不服爲亦其所不屑爲先生之父文僖在正統
間以文名有集行於世東陽嘗得而序之先生之文手自
編訂以所號名青谿漫藁知府熊君桂刻於徽州其嗣子
中書舍人霖請予序予與先生同舉進士入翰林志業契
分極親且厚既銘其行事之大獨於文有未盡發者故爲

明文遠卷

序諸簡端先生諱岳字舜咨贈榮祿大夫少保文毅其賜
諡也國朝父子入翰林爲學士金諡爲文實自倪氏始且
以文集繼世梓行者金華王忠文公之外不一再見亦於
此著一代之盛云

意以法行部署井井

鏡川先生詩集序

李東陽

詩與諸經同名而體異蓋兼比興協音律言志厲俗乃其
所尚後之文皆出諸經而所謂詩者其名固未改也但限
以聲韻例以格式名雖同而體尚亦各異漢唐及宋代與
格殊遠乎元季則愈雜矣今之爲詩者能軼宋窺唐已爲
極致兩漢之體已不復講而或者又曰必爲唐必爲宋規
規焉倪首蹈步至不敢易一辭出一語縱使似之亦不足
貴矣况未必似乎說者謂詩有別才非關乎書詩有別趣
非關乎理然非讀書之多識理之至則不能作必博學以

明文遠卷

聚夫理取物以廣夫才而比之以聲韻和之以節奏則其
爲辭高可諷長可詠近可以播而遠亦可以傳矣豈必模
某家效某代然後謂之詩哉顧唯其異於文也故雖以文
章名者或有憾焉兼之者蓋間出而始一見韓昌黎之詩
或譏其爲文蘇東坡之詩或亦有不逮古人之嘆今觀其
宏才遠趣拔時代而超人群也惡可與不知者道哉鏡川
楊先生夙抱古學以文名一世而復深於詩自入翰林三
十餘年積晉巷東觀桂坊金坡諸藁若干卷某得而觀之
竊以爲先生之詩博采深詣典則深厚成一家言當意所

得雜體及七言古似宋五七言律似唐五言古似漢然於其時猶當擇以爲對非苟同時代稱名字者比而愛君憂國感時寫物則得諸三百篇之旨爲深元之盛時稱范德機善作劉會孟善評先生生聖世稱大家殆於范有所不屑某之愚不知於會孟何如也獨自髫髻蒙獎識至於今不改評且益加厚某雖愚不敢以是私於先生蓋其名在天下不待知詩者然後知其爲重也先生歷編修洗馬侍講學士少詹事以至吏部侍郎天下之望方隆未艾於是疑少達多窮之說爲未必然又以見先生之學非於詩焉

明文遠卷

止也棄以文類者若干視詩尤多則別爲卷云

論詩有識而起伏照應之法步驟整法猶見高曾規矩

毛詩折衷序

沈鯉

古人之書有出於千百載之上而泯無可據之迹者欲從而訂其是非明其疑信則安所取衷哉亦曰信之以理焉而已矣前乎此者有賢者之所見與之同焉則其說可信也後乎此者有賢者之所述與之同焉則其說可信也君子之聽訟於人也非家至而人覩之也而以吾心之臆見懸斷於茫昧不可知之鄉卒之而爲曲爲直且判然如蒼素之在目矣彼載籍之無據孰與夫人心之難測乎故曰信於理而已矣秦漢而後六經雜出於煨燼之餘其錯亂

明文遠卷

逸失敗人之疑而不能自決者曾何啻一毛詩也然書之渾厚易之精微春秋之屬辭比事非聖人不能作雖無據曷疑而二戴之禮詞多繁複或足以漢儒之附會雖有據吾不能無疑也執此義以折是非雖羣籍可知也豈獨一毛詩哉蓋詩之有序如今之詞賦先以名篇而後有詞賦之作未有其作傳而其序不與之俱傳者然則毛詩之序當亦爲金傳無疑而或云子夏或云衛宏之作者皆非也方詩之未出也在左氏說春秋往往引詩詞爲喻如栢舟清人等篇皆散見列傳雅與序合則前乎此者信之以左

氏可也。詩既萌芽，有齊魯毛韓四家。後乃三家廢而毛詩獨傳。當其時去古未遠，而碩儒鉅卿博古通經之士，皆籍籍傳誦，而未聞有訾且議之者。豈亦人心之公，是有不得而終泯乎？則後乎此者，信之以當世之好尚，亦可也。而奚其疑不決哉？或曰：朱子之註詩也，深闢小序之說，而去取其間，則毛詩之序，朱子亦既嘗折衷矣。然則信毛氏而疑朱子也可乎？愚曰：不然。朱子之說，據經文而推之，與諸經例論也。詩之爲經，多民間閭巷之辭，含蓄諷詠之，非有所指受，固不得以已意懸斷之。如他經此耳。且如聽人之言。

而知其曲直，凡明者能之。至其人之名氏，非嘗有聞說於人，必不可以想像測度而知也。夫子嘗曰：「關雎樂而不淫，又曰：放鄭聲，是夫子刪取之意，亦可於二說推之也。」而濬奔諸詩，毛詩以爲刺濬，朱子以爲濬者之自作，判之以夫子之旨，則得失將孰歸乎？故曰：信之以理焉而已矣。雖然，詩之本然者在吾心，善讀詩者，取其可爲性情之助，觀感之資，而序非所泥也。如其讀之而有得於心也，雖微詩序而不以爲畧，得其章句而無益於身心，則秦火未焚而三百篇已亡矣。序雖詳也，奚裨焉？孔子引詩諸說，皆斷章取

義，而其許商賜可與言詩，亦未嘗拘拘小序之說也。讀詩者又何必深辨焉。

自成見地，不依傍前人，雖其說未必盡然，要是窮經隻眼。朱子註詩，欲盡廢時序，然二雅三頌之序，卒亦不能盡廢也。其大相刺謬者，惟十五國風而已。木瓜、美桓、公、狡、重、刺、鄭、忽、序，果可盡廢哉？先儒之辨之者多矣。

選詩序

孫慎行

詩所謂興觀羣怨者。要以事父事君而餘乃及多識。若後世人言詩。專以多識先。而君父則缺矣。即於興觀羣怨。茫無歸着。竹林諸賢。不可與者也。其興者。清言寄傲。逃禍之藪也。建安才人。不可羣者也。其羣者。飛文馳議。私門之植也。胡笳獨造。不可哀者也。其哀者。偷生忘義。亂婦之音也。六朝綺富。不可觀者也。其觀者。哇靡沿習。優曲之觴也。是於君父大義。直毀垣揖盜不已。而又何贅流教化之爲。是道也。太宗既弗蒐之正之。高中益煽而揚之。子昂名爲復

明文遠卷

古一振。乃振於調格。非振於義理也。爲周作賦甚已。古今所宗。獨李杜人第知才高百代。衣被詞人。而不知其君父大義。焯如也。子美一飯不忘君。人猶知之。而太白以詩爲諷。烏棲曲清平調。蘇臺越中作。真所謂咏歌之不足。則長言之。長言之不足。則嗟歎之者也。自是繼起者。無不以宗大約一身之窮通。其關涉其興味。猶淺取。而世道之哀離。尼會追古悼今者。波瀾橫於江漢。節概挺於鋒劍。聲韻淒於金石。點綴窮於繡錯。此不蹈彼。今不借前。皆要於極態而止焉。非是道也。不在其選。夫于古此君父。則于古此義

理。若激之弗動。便如無孔之錐。安用硜之。况有遼焉胡越。

不卹宗周。又烏取夫啤音鼻咏者也。蓋自武韋之朝。大泄越之。而諸季益陵彝。卽如維如光曦才美者。尚拓落不齒。非傑者不能自拔已。嘗以四種哀裁之。如太白歌曲。七言古風。有迫挾一世之心。是之謂可興。樂天新樂府。極鋪陳百年之變。是之謂可觀。子美北征秋興。收京歷艱難。而無訛誹。是之謂可怨。太白宮中行樂詞。閨情詩。寫淡至而無艷失。是之謂可羣。諸類是者。若谷藏山峙。不可量也。第爲之舉其凡。又嘗以人格哀裁之。曲江昌黎東野大山達夫

明文遠卷

襄陽大義。爲可興。隨州賓客。柳州浪仙。玉川清聲。爲可怨。襲美微之。美山仲初。文昌樊川。鋪陳爲可觀。其可羣者。集中多有之。卽諸類是者。亦明珠翠羽。間雜不可域也。第爲之舉其凡。他一二篇見奇見錄者。不可竄也。所謂海錯山珍。適口而止。其凡無可舉焉。北海熊陽魯公表聖。大節肩一代人倫。恨不多見其詩也。夫論詩之作。多識與興觀羣怨資也。觀其名。便淡維其性情與品類。而此與隨生作者所最用力也。楚騷極命椒蘭桂芷。虬螭鸞皇。比興。要念念在君國。而無他之。故爲風雅之遺。若諸家從風雅起義。不

第以楚騷起俗。自李杜而外。則昌黎次山。今未見也。諸家故未有楚騷之才。而未嘗不有楚騷之心。其聲烈。其志潔。其致雅。其思沉。金彬彬善用多識之資。於君父間者。大抵楚騷流派。無治世之風。昌黎所謂和平之音。淡泊。愁思之聲。竊渺。懽愉之辭。難工。愁苦之言。易好也。世之觀者。將病我不貴彼之華悅。而貴此之清淡也。予蓋安吾初服。而不以易焉。

論詩而折衷於聖人之言。指歸定矣。恢張名教。籠絡古今。此筆皆典雅名貴之色。

明文遠卷

孫三

別周龍岡序

羅龍岡

先宜人所生。幸存者予與女兄二人。女兄許聘龍岡。龍岡已而以目眚。遂婚於我。踰年而夭。故予視龍岡猶女兄存也。予年十四。未屬文。龍岡時時為語。東泉師舉業法。其後師事陽明王先生。於贛。又時時為語。學問正傳。及冀閭齋為力處。予於是慨然有志聖賢之業。父母憐愛。不令出戶庭。然每見龍岡。未嘗不自憤憤也。龍岡身多病。舉業不竟。然其性行淳實。一無改於相語之時。予雖以二業冒虛名。亦誠有感於當時之語。而年已垂老。卒無所成。白沙有云。白頭不負垂髫志。記得城南就館時。同心之言。一字一涕。當垂髫時。何意遂至白頭。即白頭何意所期止此。交遊滿前。誰復可告。故每見龍岡。又未嘗不自惻惻也。龍岡長予六年。今以太學生待次公車。且三就矣。當語二業時。其自視何若。亦何意遂至於此。昔不能改性行於久病。豈以一命之寄。受變流俗耶。憶龍岡嘗自贛病歸。附廬陵劉子吉舟。劉與陽明先生素厚善。會母死。往請墓志。實以濠事暗相邀結。不合而返。顧龍岡呻吟昏瞶。意其熟寢也。呼門人王儲歎曰。初意專倚陽明。兩日數詢以言。若不喻意。更不

得一肯綮。不上此船明矣。此事將遂已乎。且安得以一身當重擔也。儲拱手曰。先生氣弱。今天下大事屬先生。先生安所退託。陽明何足爲有無哉。劉曰。是固在我。多得數人更好。陽明曾經用兵爾。儲曰。先生以陽明爲才乎。吾見其怯也。劉曰。誠然。贛州峒賊髭頭耳。乃終日練兵。若對夫大敵。何其張皇哉。相與大笑。而罷。龍岡反舍。語予若此。已卯二月也。其年六月。濠反。子吉與儲附之。七月。陽明先生以兵討賊。八月。俘濠。是時議者紛然曰。是附濠而資以爲利者也。或曰。與劉期而中變賣友也。或曰。擒濠者伍吉安而

明文遠卷

攘爲功也。予與龍岡竊歎莫能辨此。見詆先生者問之曰。吾惡其言是而行非。蓋其僞也。龍岡舌尚在。至京師。見四方人士。猶有爲前言者否乎。盡以語予者。語之以解其惑。且告之曰。其及時自修聖賢之業乎。無若予之垂老而徒惻惻爲也。

存此不特見念菴之篤志學問。垂老不衰。而文成公心事如青天白日。無可訾議。亦得表暴於天下後世矣。

送陳直夫先生序

莊杲

余在京師時。見天下之賢者多矣。得與十人者交焉。如陳白沙之大羅一峯之廓。陳直夫之直。李賓之敏。婁克讓之公。潘應昌之偉。意德懋之浩。沈仲律之溫。黃仲昭之暢。林緝熙之雅。皆余所不敢望而及者。余皆取以爲友。是十人者。不以余爲不肖。亦皆有願納交之思。而直夫與余又有婚媾之雅。視他人尤厚。善未嘗不責。過未嘗不規。凡所以教誨余者。無一不盡。而余亦不敢負直夫也。其後余以憂歸。病不能出。是十人者。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與余聚散不常。而直夫亦十年不一見。今年直夫起復御史。余喜得侍時。或聽其議論。以助不及。未幾直夫又與應昌出而掌憲大藩矣。余之喜者。又不能不爲之懼也。余終於何所歸哉。直夫將行過江。與余言別。余留之三宿。不能舍去。直夫亦以遠別。於是極論古今上下人物題品畧盡。凡所箴規。余者亦無不至。直夫視前日。益加直矣。直夫因是謂去其官。居於鄉者十年。鄉之人皆以直夫之直爲好奇。雖直夫亦不能與之以自辯者於乎。直夫果好奇哉。世俗之人。軟美圓熟。上下雷同。不以爲怪。偶見吾直夫之直。抗不容物。

明文遠卷

不常。而直夫亦十年不一見。今年直夫起復御史。余喜得侍時。或聽其議論。以助不及。未幾直夫又與應昌出而掌憲大藩矣。余之喜者。又不能不爲之懼也。余終於何所歸哉。直夫將行過江。與余言別。余留之三宿。不能舍去。直夫亦以遠別。於是極論古今上下人物題品畧盡。凡所箴規。余者亦無不至。直夫視前日。益加直矣。直夫因是謂去其官。居於鄉者十年。鄉之人皆以直夫之直爲好奇。雖直夫亦不能與之以自辯者於乎。直夫果好奇哉。世俗之人。軟美圓熟。上下雷同。不以爲怪。偶見吾直夫之直。抗不容物。

譬之夏雪冬雷見者必駭不謂直夫之好奇吾不信也直夫學聖賢之學以孔孟爲法直夫之奇其殆孟子之英氣伊川之過剛者哉人以伊川孟子爲非聖賢不可雖然聖賢以純粹爲質寬恕爲心攻其惡不攻人之惡見其短不見人之短坦坦乎寬平廣大之地廓落乎天包海納之中而泯然渣滓之渾融形迹之俱化也若夫英氣過剛者不能無少瑕疵圭角一世而凌厲萬古自攻之旗累什累蹄而攻人之陣則雷動鼓行於鴻門井陘之間爲之不少貸矣嗟乎嚴霜烈日果如和風甘雨之可親乎龍蛇熊虎果

如鳳凰麒麟之可愛乎孟子之與伊川吾固知其非顏淵明道之比也直夫於此當何如哉賓之贈直夫之詩曰病來緘口坐今日爲誰開事忌於名近身寧與世猜鸞鳳終瑞物鷹隼亦雄才畢竟將安作煩君次第裁蓋將進直夫於聖賢廣大之中而望其剗削乎崎嶇稜嶒之地故耳故余於直夫之行亦以是爲言非以孟子伊川爲非聖賢也吾聞白沙以東白先生之請將主白鹿洞直夫出此以求印正當知余與賓之爲不敢誑也

鄭啓範北上亭序

舒芬

鄭君將赴闕來別予坐移日歷舉其鄉先哲人忠孝廉節剛健直方之德曰吾之師亦於是乎在且曰近日名士大夫或黨陸而伐朱使吾不知所是言若駭者予以鄭君既學古而師道復近取師於鄉先哲人其識趣可尚矣而朱陸之辨學術之大者乃告之曰今之才智之士欲飾虛聲鼓後進則惟尊德性之說可掩覆也若謂道問學則必窮天地之高厚泰百王之憲章極禮樂之中和語鬼神之情狀與夫萬變之所以應萬物之所以名蓋有不可僞爲者

矣故黨陸者非爲道也未見朱之大全也啓範曰信哉言雖然自二家門人已不相能必有所異同也曰其稟賦異其入道不能以不異其識趣同其至道不能以不同朱不容議矣觀陸與趙生論講明踐履之書是豈偏於尊德性而不知道問學者哉然則二子班乎曰濂溪立德可繼乎聖其立言可列乎經陸子以爲穆陳之徒而詆無極爲老莊之說則知德知言兩失之矣或者謂真高明過於晦翁豈其然哉啓範欣起曰然遂別明日廖君師賢郭君徵卿曰亦有所別鄭子哉予曰識趣者學術偏正之本也學術

若人材純駁之本也。人材者治道隆污之本也。予見其識
趣之高。與予論學術亦切時弊。俾守一官於國家。其無負
哉。廖君曰。仁哉言其書以堅鄭子。
朱陸異同此爲定論。近日之貌爲講學者。剽取異說。往
往右象山而左考亭。皆偏私邪曲之見。所謂蜂蟻撼大
樹者也。

明文遠卷

水厓集序

羅洪先

自聖人之道不明。學者往往溺於神仙之說。大要握固守
氣。可以遺世而久視。故食生與廢務者必趨之。彼方守氣
其於向人出一語。已爲損漏。矧肯與世酬應。役役文字間
哉。惟呂純陽白海瓊則各多所著述。然皆縱逸不範法度。
又出入變幻於怪異之事。不過偶以自適。而溺者傳焉。如
以質於聖人之道。同不同奚足辨也。然聞其說而不動於
心者甚鮮。彼蓋確乎有造。而此失所主。吾嘗卽是以測人
之淺深。未有不驗者也。弘治間京師多傳尹蓬頭。尹善絕

明文遠卷

粒。每食輟又數升。不畏寒暑。或雜乞丐宿閭閻下。人無異
者。而士大夫爭邀致之。不去。願時時假館於水厓彭公。公
是時爲南京刑部。尹來必索食。食已相對危坐。間出幻術
相調。復試以隱語。後公出守兗州。尹涕泣別去。於是人皆
疑公得仙。比爲布政使去位。無以爲家。年八十餘。氣甚壯
盛。日飲水數碗。人益疑之。余往見公。公好議論。張髯傲視。
語琅琅終日不休。公既卒。讀所遺詩文數百首。皆據理道
關風俗。其意欲追作者之軌度。是豈有所溺者哉。當公守
官時。侃侃持法律。多忤人。人遂以是尼之。故其官止於方

伯不大顯而公於去就無少憾尹之戀戀蓋知其中有所主而世之視公者真若羽化獨立無復塵埃垢穢之跡然公固不以是自多也余獨悲世之溺仙者其遺世反不若公而取材於世者其識公反不若尹余又以悲世之溺者固不在仙而仙之於世當亦恆悲其鮮所遇也夫以神仙之說人所易溺者猶且如此又況為聖人之道者耶余幸生公之鄉而先大夫復在莫逆既得見公又得論次行事於墓石茲復集其詩文若干卷藏之家因敘其所存且以悟人之疑者

明文遠卷

竭力洗刷彭公論高筆快然聞念菴先生雅好仙術人且以疑彭者疑之讀此知先生默坐澄心其獨得者固自有在人言未足深信也

漢七畧序

王禕

七略漢侍中奉車都尉劉歆所作自秦人無道燔滅典籍文章蕩然漢興改秦之轍大收篇籍除挾書之律開獻書之路孝武時又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外有太史太常博士之藏內有延閣廣內秘室之府下及諸子傳說皆充入焉至於成帝復遣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典籍既以大備乃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旨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乃詔

明文遠卷七十六 序十

其子歆續父前業於是剖判藝文總百家之緒種別而為七略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數術略有方技略有班固因之為藝文志而於其間頗出入不同其存者蓋六略而斬畧不復可考載籍之興尚矣自聖人之經賢者之傳名人魁士之述作以及諸子九流百氏衆技之雜出誠有終年不能窮其旨累世不能究其業者是可謂廣且博矣然而求之未嘗無其要也求之要分其類而已矣類例之不分學術之所為不明也蓋書者所以載乎學術者也其有專門之學

而學術之異言人人殊。自非大雅宏博之士。為之簿判而區別之。撫末而探其本。邇流而極其源。以分其類。例之所屬。則載籍之廣。何自而求之。此劉氏七略之書。所為有功於載籍也。所謂輯畧者。會粹眾說。掇拾精義。以究大道之變者也。括囊大典。統一聖真。詳傳註之羽翼。破後人之附會。是為六藝之略。兼舉儒墨。推明道德。列名法農雜之流。著陰陽縱橫之術。是為諸子略。備道揚風。論雅正侈麗之詞。是為詩賦略。具權謀形勢陰陽巧技之利。是為兵書畧。曆象五行。形像占驗。著龜夢卜之法。則術數畧焉。矧荆脈。

絡寒溫。佐使神仙。性命之說。則方技詳焉。類例之分。較若畫一。使凡學者一開卷間。得以覽載籍之梗槩。而審學術之所存。無復博而寡要之患。此其為功夫。豈可少哉。蓋向歆父子。為漢宗室。號稱博極羣書。而世所文儒之任。載籍之克內府者。受詔悉加校理。亦既參合同異。別白偽真。刪其重複。正其脫誤。無復魯魚亥豕之偽。然猶慮其類例不可不分。而七畧是作。門離戶別。條同貫異。稽其本旨。明著於篇。俾不勝異之說。莫能相亂。而古人學術之所存。如指諸其掌。謂之有功於載籍。豈非然哉。故嘗論之。十二野所。

以分天之綱者也。其要在明乎疆度而已。九州所以分地之紀者也。其要在明乎疆界而已。七畧所以分書之次。自非明其類例。烏能得其要。厥後王儉之七志。阮孝緒之七錄。率皆因乎七畧之遺。而劉氏之功。於是為不可廢矣。大凡序六藝為九種。諸子十種。詩賦五種。數術六種。兵書方技皆四種。而藝文志所存六畧三十八種。凡五百九十六家。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云。

西漢經術推劉光祿父子。雖歆有慙德。不以人廢言。可也。叙次源流。瞭然紙上。留心者述者。可以法矣。

中庸輯略序

唐順之

中庸輯略凡二卷初宋儒新昌石落子重采兩程先生語
與其高第弟子游楊謝侯諸家之說中庸者爲集解凡幾
卷朱子因而芟之爲輯略其後朱子既自採兩程先生語
入集註中其於諸家則又著爲或問以辨之自集註或問
行而輯畧集解兩書因以不著於世友人御史新昌呂信
卿宿有志於古人之學且謂子重其鄉人也因購求此兩
書而余以所藏宋板輯畧本授之已而呂子巡按江南則
屬武進李令板焉而集解則不可復見矣序曰蓋古之亂

明文遠卷七十六 序四

吾道者常在乎六經孔氏之外而後之亂吾道者常在乎
六經孔氏之中昔者世教衰而方術競出陰陽老墨名法
嘗與儒並立而爲六家爲九流其道不相爲謀而相與時
爲盛衰佛最晚出其說最盛至與吾儒並立而爲儒佛然
其不相謀而相盛衰也則亦與六家九流同夫彼之各駕
其說而其盛也至與儒亢而六而九而二也斯亦悖矣雖
然其不相爲謀也則是不得相亂也嗚呼六經孔氏之教
所以別於六家九流與佛而豈知其後也六家九流與佛
之說竄入於六經孔氏之中而莫之辨也說易者以陰陽

或以老莊是六經孔氏中有陰陽家有老家矣說春秋者

以法律說禮者以刑名數度是六經孔氏中有名家有法

家矣說論語者以尚同之與兼愛尚賢明鬼是六經孔氏

中有墨家矣性不可以善惡言其作用是性之說乎心不

可以死生言其真心常住之說乎是六經孔氏中有佛家

矣六家九流與佛之與吾六經孔氏並也是門外之戈也

六家九流與佛之說竄入於六經孔氏之中而莫之辨也

是室中之戈也雖然六家九流之竄於吾六經孔氏也其

爲說也粗而其爲道也小猶易辨也佛之竄於吾六經孔

明文遠卷七十六 序四

氏也則其爲道也宏以潤而其爲說也益精以密儒者曰

體用一原佛者曰體用一原儒者曰顯微無間佛者曰顯

微無間其孰從而辨之嗟乎六經孔氏之旨與伊洛之所

以講於六經孔氏之旨者固具在也苟有得乎其旨而超

然自信乎吾之所謂一原無間者自信乎吾之所謂一原

無間者而後彼之所謂一原無間者可識矣儒者於喜怒哀

哀樂之發未嘗不欲其順而達之其順而達之也至於天

地萬物皆吾喜怒哀樂之所融貫而後一原無間者可識

也佛者於喜怒哀樂之發未嘗不欲其逆而銷之其逆而

銷之也。至於天地萬物泊然無一喜怒哀樂之交。而後一
原無間者可識也。其機常主於逆。故其所謂旋聞反見。與
其不住聲色香觸。乃在於聞見色聲香觸之外。其機常主
於順。故其所謂不睹不聞。與其無聲無臭者。乃即在於睹
聞聲臭之中。是以雖其求之於內者。窮深極微。幾與吾聖
人不異。而其天機之順與逆。有必不可得而強同者。子程
子曰。聖人本天釋氏本心。又曰。善學者却於已發之際觀
之。是中庸之旨。而百家之所不能駕其說。群儒之所不能
亂其真也。彼游揚謝侯諸家之說。其未免於疵矣乎。吾弗
敢知。然而醇者大矣。其未能不浸淫於老與佛乎。吾弗敢
知。然而師門之緒言。益多矣。學者精擇之而已矣。則是書
其遂可廢乎。是信卿所為刻以待學者之意也。

明文遠卷七十六

序四
中三

六家九流之說皆亂吾道。而佛言近理尤大亂真。同異
之際至難辨也。荆川此序分辨明白。而以機之順逆立
言。愈精愈透。真足以破千古之疑者矣。歸震川

異端亂道。日異月新。非荆川不能破其毫釐千里之謬。
中庸輯畧。罔子思子功臣。而此序又考亭之功臣也。
盡開諸家大意。尤專距佛氏。程子嘗謂佛氏之言。比楊
墨近理。其害尤甚。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荆川作
與此同意。

唐五禮序

王禕

唐五禮者。非唐始有是禮也。自三皇五帝至於三代。五禮
之名未之有。改及唐而損益之。定為一代之制。雖謂之唐
五禮可也。若昔伏羲造儷皮作瑟。而嘉禮興。神農播種。制
飲食。致敬鬼神。而吉禮興。黃帝與蚩尤戰。而軍禮興。九牧
倡教。而賓禮興。堯於中野。而凶禮興。五禮之名。於是乎兆。
唐虞修贊類帝。以為吉禮。遏密八音。以為凶禮。征於有苗。
以為軍禮。群后四朝。以為賓禮。釐降嬪虞。以為嘉禮。五禮
之文。厥用以具。沿夏歷商。而成周五禮之文。蓋禮儀三百
威儀三千。粲然大備矣。故曰。自三皇五帝。以至三代。五禮
之名未之有。改也。三代而下。歷秦漢魏晉。以及於隋。儀章
制度。莫唐為盛矣。初太宗既定天下。賤帝位。即詔禮官學
士。修改五禮舊義。房元齡魏徵等。乃定著吉禮六十一篇。
賓禮四篇。軍禮十二篇。嘉禮四十二篇。凶禮六篇。國郵五
篇。總百三十篇。為百卷。貞觀七年。頒示天下。是為貞觀禮。
高宗以貞觀禮節文未盡。重修正之。顯慶三年。禮成為百
三十卷。是為顯慶禮。而是時許敬宗李義甫用事。其取舍
皆依違不中節。學者不便尋廢不用。唯依貞觀禮為定。及

其後復顯慶禮行事。禮司益無所憑。元宗開元十四年。集賢院學士張說奏唐之五禮儀注。雖兩經增修。而其間頗不合者。莫或折衷。宜詔學士官講求。斟酌古今。定著而頒行之。乃令徐堅、李銳、施敬本等。同加檢校。刪定。功不就而說卒。蕭嵩繼其職。復奏令王仲丘續爲之。二十年九月。禮成。是爲開元禮。一曰吉禮。其儀五十五。二曰嘉禮。其儀五十。三曰賓禮。其儀六十四。四曰軍禮。其儀二十三。五曰凶禮。其儀十八。總百五十有二。勒成百五十卷。終唐之世。迄遵行焉。曰貞觀曰顯慶曰開元。總而言之。所謂唐五禮也。夫禮

明文遠卷七十六 序

先王以承天之道。以理人之情者也。是故設其器。備其物。定其數。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者。凡皆因天道。以爲節。原人情。以爲制。推而示之。天下國家。故可得而正也。然其器其物。其數其文。儀章制度。歷世未嘗相同。而所以制禮之意。本末先後。未有不同焉者也。蓋上世之居也。土處而已。其葬埋也。爲溝而已。至於中古。爲之宮室。不以土處爲不可更也。爲之棺槨。不以爲溝爲不可易也。又其後也。更采椽之質。而兩觀是設也。易瓦棺之素。而文梓是攻也。夫聖人者。豈好爲相反哉。其所謂相反者。乃所以相成。所謂因天

道。原人情。而爲之節制也。故五禮者。自三皇五帝。以至三代。下更秦漢魏晉。以及於隋。其間或因或革。未嘗有同。而制禮之意。無不同也。天抵古今之變不同。儀章制度。不能久而無弊。及其既弊。則必損益之。以求其當。審其宜。而後可行。是以禮之用。在乎適時之變。而其本在乎因天道。原人情。本末先後。求合乎先王之意也。故禮之本。所以合理也。不可不同。禮之用。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此聖人制禮之意也。唐之爲禮。其器其物。其數其文。儀章制度。雖不能一一以合先王之迹。然百代之損益。三變而著明。折乎古

明文遠卷七十六 序

今酌乎文質。求其當審其宜。以爲一代之制者。其本末先後。固不可謂不盡合乎先王之意。而議之也。是用爲之序論。以著其說。庶議禮之家。得以慎所擇焉。五禮之目。舊以吉凶賓嘉爲次。而唐以嘉賓次吉。軍凶次賓。其義類相從。終始無贖。爲足據依矣。

經術深厚。考索詳明。議禮家有所依據。

水經序

王 禕

水經漢桑欽所作藝文志缺弗錄而隋經籍志有兩水經一本三卷郭璞注一本四十卷酈善長注善長道元字也然皆不著撰人氏名舊唐志乃云郭璞作宋崇文總目亦不言撰人爲誰但云酈注四十卷亡其五至新唐志始謂爲桑欽作又言一云郭璞作蓋疑之也按前漢書儒林傳古文尚書塗惲授河南桑欽君長晁氏讀書志謂欽成帝時人也今以其書考之濟水過壽張卽前漢壽良縣光武所更名又東北過臨濟卽狄縣安帝所更名荷水過湖陸

明文遠卷七十六

序十

卽湖陸縣章帝所更名分水過永安卽彘縣順帝所更名則其書非作成帝時若順帝以後人所爲矣又其書言武侯壘又云魏興安陽縣注謂武侯所居魏分漢中立魏興郡又云江水東逕永安宮南則昭烈托孤於武侯之地也又其言北縣名多曹氏時置南縣名多孫氏時置是又若三國以後人所爲也又云改信都從長樂則晉太康五年也又河水北薄骨律鎮城注云赫連果城則後魏所置也此其書又若晉後魏人所爲也意者欽本成帝時人實爲此書及郭酈二氏爲傳注咸附益之而璞晉人道元後魏

人也。是故山海經禹益所記也。而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暨之名。本草神農所述也。而有豫章朱厓趙國常山秦高真定臨淄馮翊之稱。爾雅作於周公。而云張仲孝友。蒼頡篇造於李斯。而云漢無天下。要皆後人所附益。非復其本文。然則水經爲欽作無疑。蓋久而經傳相沿。而欽之本文亡矣。本文雖亡。可不謂爲欽作哉。通典謂郭注多疎略迂怪而已。不傳。今酈注四十卷固完。而舊本往往迷於遷就。有錯簡。金蔡正甫氏嘗作補正三卷。而亦不傳。今唯酈注舊本猶行而已。夫天地之間。唯水爲多。故水者地之脈絡也。

明文遠卷七十六

序十

大川相間。小川相屬。而凡郡縣州道。瓜列碁布。皆因水以別焉。地理之書。始於禹貢。而禹貢之分九州。必主山川以定經界。誠以山川之形。縣亘無易。州縣之設。更革不常。故兗州可移。而濟河之兗不能移也。梁州可遷。而華陽黑水之梁不能遷也。此禹貢所以爲萬世不易之書也。後世史家主於州縣。以爲書州縣更革。其書亦遂以廢。而不傳。以彼之易於不傳。則水經之書。其果得而廢之歟。大抵此書所引天下之水。百三十有七。江河在焉。而酈氏注引枝水一千二百五十一。其源委之吐納。沿路之所經。纏絡枝煩。

條貫亦夥。搜渠訪瀆。靡或漏遺。總其樂而覽之。天下可運於掌矣。故自禹貢以後。此書最爲近古。而不可廢。豈亦所謂萬世不易者歟。顧世之爲地理學者。莫不卽邇而昧遠。就簡而憚煩。而卒亦紛紜而無所據。桑氏之學。廢不復講久矣。不亦惑哉。故予因爲序論。以致予意。抑予之力。豈能重其書。覽者考其迹。求其故而觀其會通。必有能識其要者矣。

卽一論水而經經史緯歷落貫串前輩之潛心學問如此。有議論有斷制。

章氏族譜序

王禪

龍泉章氏族譜四篇。二十一世孫湓之所著。而章氏有譜自溢始。前乎此非無譜也。蓋其族盛於建之浦城。而分於處之龍泉。其居溫之永嘉。娶之永康者。亦本於浦城與龍泉。爲同祖四族。子孫碩大繁衍。在故宋時。每間歲或數年。輒爲會。會則各出譜牒互考。而續書之。曰慶系圖。則其族各有譜舊矣。龍泉之譜尤稱詳備。然皆荐經兵燹。亡軼弗存。湓爲是思。乃因本房小譜及歷代墳記之僅存者。復旁搜遠採。裒集而次第之。著爲是書。本支原派。秩然有序。於

是章氏號爲東南巨族者。益可考不誣。則其族之有譜。雖謂始於湓可也。天氏族古史官之所記也。周有小史。定世繫。辨昭穆。故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於春秋諸侯卿大夫名號統系。左丘明以爲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氏。以謚爲族。邑亦如之。自後受姓命氏。日益衆多。遭秦滅學。公侯子孫失其世。及漢興。司馬遷約世本修史記。因周譜明世家。人乃知姓氏所由出。終漢世有邵氏官譜。應劭氏族篇。王符姓氏論。魏晉以來。有司選舉。必稽譜牒。以考真僞。故官有世胄。譜有世官。宋何承

天作姓苑。復以克廣前志。至唐有貞觀氏族志。元和姓纂。路敬淳姓略。柳沖族姓系錄。當世薦紳之流。無不昉乎姓氏之學者。自五季之後。喪亂相仍。譜牒俱廢。士大夫之習其學者。遂鮮矣。嗚呼。崇德貴功。尚論氏族。此聖人所以維持天下。別婚姻。辨族類。厚風俗。扶世教。大宗小宗之法。所賴以久存者也。自宗法壞而門地盛。門地盛而譜牒興。及譜牒既亡。人始不知其本矣。章氏序系所從來者遠。今溢獨鯁鯁焉。推念本始而究心於譜牒。迄能以亡而爲完。尊尊親親之道。藹然可見。其可不謂知所本哉。雖然。論氏族

明文遠卷七十五 序九

之盛衰。由于子孫之賢否。若漢之袁氏。楊氏。陳氏。唐之柳氏。宋之戚氏。呂氏。其操義風槩。累世不替。皆足以厲天下。矯異代。豈徒以貴富之故乎。章氏在異時嘗顯矣。然則世濟其美。而令聞長世。固有不在彼而在此者。溢字三益。方以宏才粹德。嚮用於時。古稱能世其家。庶其在是矣乎。

句典字核得考見譜學之詳。末一段責成于孫尤有關係。

送孔成夫序

蘇伯衡

惟二年十一月癸巳。知縣孔君克勲。至自清河。越四日。丁酉。朝於闕下。吏部考厥績。以其民孚於而政。俾復往蒞厥邑。爰旨丁未。陞辭。天子登進克勲。申命之。若曰。爾邑濱於河。昔屬天降亂。草竊朋興。剽爾邑民。爾邑民四方出徂亡。宅弗克宅。田弗克田。邑時則空虛。自朕命一二能。之臣。底定中土。爾邑民乃携持厥婦子。復厥宅里。惟爾尹茲邑。亦既越三載。民情民病。亦宜迪知之。朕永念人惟求舊。肆復命爾以往。嗚呼。我民亦孔艱矣。爾曷相厥居。爾曷開

明文遠卷七十二 序十

厥衣食。爾曷屬厥鰥寡。爾尚寬乃事。黜乃刑。夙夜宣昭朕德。用澤潤保乂之。我戎士苟有離厥次。迹於爾土。以焚於爾有民。時則執以歸於京師。爾克俾乃民有生有聚於而邑。罔或怨咨。爾克及爾服。迨以詩書。惟乃子乃孫。是訓。允民亦莫不懷於爾。奔走惟爾之歸。若厥子於厥父母。時乃能。朕則爾嘉。其大用爾。克勲受命。再拜趨出。以告伯衡曰。聖訓聖心。罔不在斯民。克勲雖無良民牧哉。其曷以對揚。伯衡曰。君克勲。惟君世家開孫。克祖慎厥身。嘗列在近侍。克荷眷知。肆簡畀茲邑。君亦既克綏茲邑民於前日。我聞

善厥始斯匪難。善厥終如斯惟不易。矧乃祖仲尼有訓。既庶斯富。富斯教。嗚呼。邑無小大。民無衆寡。治則同道。往其率由茲以終厥功。茲惟無忝乃祖之爰訓。茲亦惟克對揚天子之明命。君克勲念哉。

有意學尚書無筆不肖。古在神骨不在字句正與吞剝經語者不同

明文遠卷七十一 序六

季彭山春秋私考序

唐順之

春秋之難明也。其孰從而求之。曰求之聖人之心。聖人之心。其孰從而求之。曰求之愚夫愚婦之心。春秋者。儒者之所累世而不能殫其說者也。而曰求諸愚夫愚婦之心。不亦迂乎。孔子嘗自言之矣。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斯民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者也。春秋者。聖人有是非而無所毀譽之書也。直道之所是。春秋亦是之。直道之所非。春秋亦非之。春秋者。所以寄人人直道之心也。人人之心在焉。而謂其文有非人人之所與知者乎。儒者則以爲聖經不如是之淺也。而往往謂之微辭。是以說之過詳。而其義益蔽。且夫春秋之爲春秋。以誅亂討賊而已。于而嚴父。臣而敬君。人人有不知其爲是。而弑君篡父。人人有不知其爲非者。哉。人人知其爲是非。而或陷於弑逆焉者。昔人所謂以意爲之也。雖其以意陷于弑逆。而其直道而行之心。固隱然而在也。聖人早爲之辨。醒其隱然而在心。以消其勃然。敢動於邪之意。是以亂臣賊子懼焉。而能自還也。其使之懼者。不逆之於勃然。而動者之不可忍。而膽之於隱然而。在者之不容息。是以能使之懼也。非書其弑以懼之之謂。

也。其懼者。但覺其隱。然而。在者之。忽露。而不覺其勃。然而。動者之。暗消。是以。懼也。非懼其害我。而不敢爲之謂也。故。曰。孔子懼。作春秋。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孔子之懼心。斯。人直道而行之心。一也。斯人直道而行之心。亂臣賊子之。懼心。一也。人人之心。在焉。而謂其文有非人人所與知者。乎。善說春秋者。則不然。曰。無義戰。人人可以知其爲無義。戰也。而奚問其有鐘鼓無鐘鼓云爾也。曰。某三王之罪人。某五伯之罪人。人人可以知其罪之在也。而奚問其功與。過云爾也。曰。亂臣賊子懼。人人知其爲討亂賊也。而奚問。其君之有以取之。無以取之云爾也。以是說春秋。豈不簡。約而易知也哉。可謂以愚夫愚婦之心。求春秋而不蔽於。聖經者也。或曰。然則游夏何以不能贊也。曰。高與赤者。世。傳以爲游夏氏之徒也。師說固宜有在焉者。其猶未免於。說之過詳歟。其諸家之紛紛者。又可知矣。可謂蔽於聖經。而不以愚夫愚婦之心。求春秋者也。余爲是說久矣。儒者。皆牽於舊聞。迂焉而莫予信也。間以語彭山季君。君欣然。是之。於是。出其所著春秋私考。視余。則公毅之義例。左氏。之事實。諸家紛紛之說。一切摧破。而獨身處其地。以推見。

明文遠卷六十九 序三

三

當時事情而定其是非。雖其千載之上。不可億知。然以斯。人直道而行之心。準之。要無甚相遠者。余是以益自信。余。之說。有合於君也。君嘗師陽明王先生。聞致知之說。爲能。信斯人直道之心。與聖人無毀譽之心。同。其春秋大旨。亦。多本之師說。故其所見直截如此。至於地里古今之沿革。姓名氏族之派。星曆之數度。禘嘗郊社禮樂兵賦之纖悉。古今之所聚訟。皆辨析毫釐。務極該實。昔人所稱經師。莫。之及也。以非大義所關。故不擿之序中。蓋余嘗聞李愿中。言羅仲素說春秋。初未甚曉然。及往羅浮後。其說不知何。如。夫羅浮何與於春秋也。豈不以此心空洞無物。而後能。好惡與人同。好惡與人同。而後能說春秋也歟。君老矣。方。且隱雲門之遠。厭文字之支離。兀然洗心以游於無物。其。所說春秋。又當有進於是者。余尚得而見之。

明文遠卷六十九 序三

三

洗發懼字千古隻眼文字亦精深透快。荆川於經學。甚深。故凡所說春秋。都發前人未發。然其大旨。則一而。已。

成仁遺稿序

舒芬

予行篋有文山指南集二冊。集杜句一冊。吟嘯集一冊。又有疊山詩文集二冊。歲久壞爛。亦多磨滅。病中敬補綴之。以是集皆行乎兵戈。忠難臨大節。而不可奪者。乃復訂其訛脫。而宋史本傳與夫祠記銘狀祭文輓詩。則取而各附於後。總題曰成仁遺稿。付書林余氏刻之。嗚呼。成仁之難成久矣。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自非果聞道者。烏能殺身以成仁哉。二先生之所成仁。夫人能言之矣。然有繫於救敗存亡。與滅繼絕。世或未之知也。乙亥文山以勤王兵入

明文遠卷七十七 序十一

衛卽議建四鎮以却大敵。執政者不從。明年知臨安。請徙

此宋相所以亡宋

封二王鎮閩廣以圖興復。執政者又不從。及元兵壓境。始行其言。則宋之亡而未絕者有二王也。故雖國事既去。猶

足以延宋祀三載。向使從其四鎮之議而舉國以聽命焉。

則所救敗存亡必有以大過孔明而媲美臣靡者矣。疊山

得守信州。大結民兵。捍庇饒撫。隱然一長城也。比敵退。執

是宋相誤國

政者欲假軍費罪之何邪。明年敵下安仁。攻信州。人遂不

守。則先生變姓名以去之宜矣。雖其才畧有非文山比者。

是與滅繼絕苦心

然十年之久。猶拳拳以武王太公之典。滅繼絕望仕元之

故臣。是其一念不能釋宋之仁。豈有異於文山哉。嗚呼。使

文山之忠信於前。則宋之祚未必移也。使疊山之志伸於

後。則宋之祀未必廢也。然則二先生所得於道者。不其有

以勝天平哉。一死以成仁。固不足為先生多。雖然。宋亡而

文山幽於燕者三年。元人感其忠誠。將釋之。雷夢炎曰。天

祥出復號召江南豪傑。置吾十人於何地。夫天祥毀家以

紓國難。身九死而不顧。若十人者。安知其終不死邪。疊山

匿於建寧者十年。元人亦屢詔釋江南有罪人矣。雷夢炎

程文海力薦而執之至燕。夫枋得一也。前日共擯之於宋。

明文遠卷七十七 序十一

而今日交薦之於元。何邪。是亡宋者固宋之宰相也。非元

也。殺二先生者亦宋之宰相也。非元也。不知宋之諸君亦

何負於宰相也哉。

論文謝者多矣。從文山看出救敗存亡。從疊山看出興

滅繼絕。忠臣烈士耿耿寸心。千載下尚有餘恨。

明文遠卷八十一

甬江徐文駒子文論次

受業羅仰錡慎調叅閱

西昌羅景泐亦潭同選

序九 宗譜

柳氏宗譜序

宋 濂

浦江之柳氏其先居河東宋高宗南還時有名鑄者扈從
來江南遂家浦江之烏蜀山生一子瀚瀚生森彬森生監
蘊蘊生崇德縣主簿補之崇德生高邨令元贈泗州知州
浦江縣男金高邨生四子其次諱賈仕元為翰林待制以

明文遠卷八十一 序九

文章名天下門人私謚為文肅有子三人皆善士而六孫
能守其學不墜歿後三十又七年而介孫穆書其始徙傳
緒之詳列為譜圖持以示濂濂泣而歎曰天道於是可徵
而文肅公有後矣濂少時幸執弟子役於公門公之為人
其崇深閎博者固非淺見所能知至其端方直易厚重嚴
慈怒氣不形於色惡聲不出諸口不知古之賢者復何如
耳世之妄議恆謂賢者言論足以予奪當世文章足以扶
發至理所為與造物者爭強故天道尤忌之而多難為其
後是殆不然天惟有所不能也故生賢者出而代之為之

政以遂天之生為之教以輔天之成為之文章語言以宣
天之道使善者勉而惡者懼賢者何負於天而謂天忌之
哉其不然也明矣是論也吾意賢者之子孫而不能自力
姑引天道以自恕而非其實也不然自文肅公觀之何其
異於彼哉文肅公之傳今三世其諸孫盛矣固可以見天
道而未足以盡報賢之意今諸孫皆有德積久必愈昌越
十餘世將有傑然秀出者與其間然後可見天道之全也
斯譜也君子由是觀天道焉穆之後人安可忽哉
不泛徵譜謀只就文肅公身上自立議論以見賢者之

明文遠卷八十一 序九

後必昌如此方是柳氏宗譜序

送第上人度海謁觀音大士序

唐順之

自三十二相至於種種恒河沙相謂之曰皆觀音大士焉可也。徧徧塵國土謂之曰皆補陀焉可也。昔諸菩薩未見多寶佛時多寶佛乃在寶淨國諸菩薩既見多寶佛時多寶佛即不離娑婆世界多寶佛無在無不在而人有見不見耳。由此言之求觀音大士者不必補陀求補陀者不必海然而大士見身獨補陀爲著而爲其徒者往往必跨海以求而後得焉何也。吾聞佛家之說以塵勞爲苦海以解脫爲彼岸非離苦海不能到彼岸如非跨海不能見補陀。

明文遠卷一百三 序三十七

或者大士假此以度世而其徒又假此以自度也第之意其出於此乎然則世豈真有補陀者耶其亦化城火聚之寓言耳。補陀之事其誕與信無足深究吾特有激於第之行也以補陀之渺然大洋之外絕不見蹤影至使其徒莫不翕然醉心焉不憚驚波之險颶母蛟魚之毒冀一至焉而後爲快蓋其信之篤而趨之果如此今儒者學於孔氏孔氏之宮巋然可目量而趾援也其醉心焉與冀一至焉而後爲快者何其少歟。嗚呼孔氏之與佛不待較而知也然彼能奔走人於窮海不可蹤影之境而此不能奔走人

於可以目量趾援之間彼不憚措身於蛟魚之窟而此盡地於坦坦之途是何詭之易溺而正之難歸耶豈吾儒言義利乃不如佛氏言死生足以關斯人而鍵之耶藉令第始者不爲彼而爲此其能必至於孔氏之宮如今之必至補陀見大士否耶。諺曰雀翼不能伏鵠卵吾才薄不能熾吾儒以柅第之行而迴其轅於孔氏也第茲行過山陰見吾友王君汝中者其必有以語第矣。

作釋家文字不放倒架子是荆川極有身分處千迴百折波態橫生亦得歐曾妙境

明文遠卷一百三 序三十七

贈訓導丘君序

唐順之

古之職於學者。皆其鄉與國之老。其體貌也甚尊。而其廩餼也甚豐。其在國學。天子至爲之饋醬醕醢。而鄉學則鄉之大夫嚴而事之如師。其子弟之不心服而安其教者少矣。今之職於學者。則異矣。饋醬醕醢之禮。其廢於國也既久。而其職於郡邑之學者。日數溢之廩。月朔而望。抑首促步。揖且伏於守與令之庭。候顏色。怒喜爲欣戚。雖其子弟有不貌而師背而嘲者。少矣。故古之職於學者。常易而今之職於學者。常難。雖然。古者非苟隆其禮而已。固責之以

明文遠卷九十四

序二十八

德行道藝之備乎其身。軌物化導之善乎其俗。弟子執經而雜問。以觀吾之所應。郡邑之鄉大夫。有大事從而乞言焉。以決其所疑。苟一之不副。則其責不可以諉。而今也。課書升散之外。一無所於責矣。于然飽且卧而已矣。故今之職於學者。常易而古之職於學者。常難。然則今之所謂難者。顧待之者則爲薄耳。而居其職者。未嘗不自以爲便也。古之所謂易者。顧待之者則爲厚矣。而居其職者。未嘗不自以爲懼也。古之易者。果易耶。今之難者。果難耶。雖然。抑今有所甚難者。古之道不以責於今之人。而今之官古

之官也。人雖不以古之道責之。而吾古之官也。則亦安得不以古之道自責乎。以古之道自責。則是食今之食。而任古之事。其勢將益齟齬而不行。且夫古者據至隆重之勢。以御其心服之子弟。其教之行也。豈不易然。猶有一再三不變而移之郊與遂。而屏之遠者。是其責尚有所不盡。而况據至卑褻之勢。以御其面而師背之子弟。欲驅之帖帖以就吾教。以冀於育才善俗。如古人而無負乎其自責。其必能乎否耶。然則古之所謂難者。猶或有所易。而今之所謂易者。終有所甚難也。雖然。亦在乎自盡而已。

明文遠卷九十四

序二十八

苟德行道藝之在我者。備則雖勢有所不行。而吾固已無愧於古之人矣。自余爲諸生。所見不啻幾何人矣。求一二入焉。幾於自盡者。而不可得也。及往來仕途。則以詢於天下。不啻幾何人矣。求一二入焉。幾於自盡者。而不可得也。豈古人不相及。往往如此耶。抑其待之者薄。則亦不能自爲才耶。若丘君者。其幾於自盡而爲吾之所求者乎。丘君卑而無所屈於身。貧而無所緇於利。於今之蔽蔽齟齬之態。丘君一無有焉。其德與藝。不知於古何如耳。夫因乎待者之厚薄。以爲其人之隆汙者。有之矣。因乎其人之隆

汗以爲待者之厚薄者有之矣。向使觀觀者而出乎(古)。亦未必不以薄待之。向使德行道藝者而出於(今)。亦安知不以隆且厚者待之耶。余嘗問丘君於學之諸弟子。群然曰。丘先生吾師也。則既異乎貌而師背而嘲焉者矣。古不云乎。教學相長也。自今以往。丘君德益成藝益進。而譽日益流也。然則所謂嚴而事之與就而乞言焉者。安知不在丘君。余既有感於(古)之難與。而喜於丘君爲余之所求。又冀於(古)道之復自丘君始也。因諸弟子之請。遂書之以爲贈丘君序。

明文遠卷九十四 序二十八

借古形今只難易兩字多少變化所謂累九層之臺一層高一層者也。青稴官冷臯比風微倘能莊誦此文不啻晨鐘暮鼓

贈何沈兩公歸蜀廣序

唐順之

嘗聞石鐘之說乎。江自蜀走海數萬里。寂然未嘗有聲。一經石鐘山下。則噌吰鞀鞀。驟發而駭作。夫聲藏於水。本非無聲。偶遇空洞之石。與之相得而一露其奇耳。使數萬里間不一遇空洞之石。則遂終無聲矣。使其爲空洞之石者。不止石鐘一處爲然。而瀨江處處多有之。則聲常滿天地矣。終於無聲與聲滿天地。而聲之在水者自如也。人之遇於世亦若此矣。柏村何將軍之在蜀。紫江沈將軍之在廣。以身繫兩鎮安危。國家倚長城者二十年。松茂線路。關百餘年之寨。而泮河兩江。燧燧帖息。蓋柏村之沉毅。如太阿之在匣而不可測。紫江之敏銳。如太阿之出匣而不可擬。兩將軍意氣不同。而同爲一時名將。項倭寇起東南。驚帥數蹶事。人人以爲非二老將不可。而廟堂亦遂召之。及兩將軍之來。俯仰諸當路間。則舌若膠噤而不能謀。臂若蹠縮不能展。謀焉而率不見奇。展焉而率不如意。賈勇而來。再翅而去。何其智於蜀與廣。而拙於東南也。倭奴恣睢。豈必動於西番南徭。江海沮洳。豈必險於松茂泮河。而利鈍頓異。人或以此歎兩將軍。兩將軍亦未必不以此自歎。昔

明文遠卷九十一 序二十五

者李郭兩公專制一面。則挫安史方張之銳而有餘。及與九節度逡巡相州之役。則熄朝義既灰之燼而不足。此一人也。何哉。權之在不在焉而已矣。使今兩將軍於東南。其所遇如蜀與廣。得自專制。安知不且爲東南長城。使向在蜀與廣所遇。一不得自專制。如東南。卽毫毛之功。未可必立。况能以身繫兩鎮安危耶。嗚呼。士不能自爲材。豈不信乎。兩將軍歸矣。松茂牂牁之間。人人相迎曰。我公歸矣。吾鎮無事矣。兩將軍亦感於東南之垂翅。而慨然於故所立功處。將不有技癢而心動曰。我思用趙人乎否也。然則人

其可無歎兩將軍而兩將軍可以無自歎矣。

前朝武事之病。坐在掣肘。此文殆有感而作。

明文遠卷九十一

序二十五

杏庭摘葉序

宋濂

濂昔受學於河東公。獲見新安洪先生詩十餘篇。心甚樂之。竊意先生之所述。篇章必富。而新安遠在數百里外。嘗愧弗能一見先生。以窺夫大全。及河東公沒。先生之子存心來爲浦江尉。濂始得悉受而伏讀之。不覺歎曰。嗚呼。是豈非詩哉。夫詩未易言也。商周之時。三頌二雅。洎夫十五國風之作。既經孔子所刪。列爲一經。固將與天地相爲終始。若秦漢以來。至於近代。其間彫肝琢腎。以自馳騁於一世者。不爲不多。果能傳之千萬載而弗泯幾何人哉。縱傳

明文遠卷八十九

序十七

矣。求其無愧於孔子之所刪定者。又幾何人哉。蓋必有超絕之識。克以包羅宇宙之量。濟以俊偉光明。無所不通之學。然後始能與於斯。不然。則流連光景之辭。爾尙得謂之詩矣乎。新安爲江東一大郡。自舊多文學之士。及吏部諸公兄弟。以詩倡於建炎紹興間。而作者益盛。流風餘韻。直至於今不衰。先生之生。雖後朱公百餘年。嘗及接鄉之諸老。故聞見甚多。而講索甚精。其發之於詩。和而不怨。平而不激。嚴而不刻。雅而不凡。庶幾忠厚惻怛。有三百篇之遺意者。嗚呼。是豈非詩哉。濂頗觀今人之所講詩矣。其上

焉者傲睨八極呼吸風雷專以意氣奔放自豪其次也造
為艱深之辭如病心者亂言使人三四讀終不能通其意
又其次也傳粉施朱顏燕姬越女巧自銜嚮於春風之前
冀長安少年為之一顧詩而至斯亦可哀矣求其如先生
之作尚可多得耶濂方將謫竄東明山中與二三子共學
焉而存心以四方之士多頗觀之俾濂摘其今古詩若干
首鐫梓以傳先生之詩誠不宜無傳故濂特舉詩之未易
言而先生絕出於今人者序之於首簡惜乎河東公墓木
已拱無從質其說之然否也先生諱猷祖字潛夫由儒官

明文遠卷八十九 序十七

起家四轉而為遂昌主簿遂以休寧縣尹致其事其善政
可稱述而不係於詩者不書

詩未易言而今人之詩則卑卑無足稱道暗用兩意作
杜參差變化仍自綿密整齊景濂最善用此格

汪右丞詩集序

宋 濂

昔人之論文者曰有山林之文有臺閣之文山林之文其
氣枯以稿臺閣之文其氣麗以雄豈非天之降才爾殊也
亦以所居之地不同故其發於言辭之或異耳濂嘗以此
而求諸家之詩其見於山林者無非風雲月露之形花木
蟲魚之玩山川原隰之勝而已然其情也曲以暢故其音
也眇以幽若夫處臺閣則不然覽乎城觀宮闕之壯典章
文物之懿甲兵卒乘之雄萬國會同之盛所以恢廓其心
胸踴厲其志氣者無不厚也無不碩也故不發則已發則

明文遠卷八十九 序十七

其音淳麗而雍容鏗錡而鏗豁甚矣哉所居之移人乎今
觀中書右丞汪公之詩益信其說為必然者矣公以絕人
之資博極群書素善屬文而尤喜攻詩當皇上龍飛之時
杖劍相從東征西伐多以戎行故其詩震盪超越如鐵騎
馳突而旗幟翩翩與之後先及其治定功成海宇敘寧公
則出持節鉞鎮安藩方入坐廟堂弼宣政化故其詩典雅
尊嚴類喬嶽雄峙而群峯左右如揖如趨此無他氣與時
值化隨心移亦其勢之所宜也然而興王之運至音斯完
有如公者受丞弼之寄竭綱綸之道贊化育之任吟咏所

及無非可以美教化而移風俗此有關物則民藝甚大非
止昔人所謂臺閣雄麗之作而山林之下誦公詩者且將
被其霑溉之澤化枯槁而為豐腴矣雖然詩之體有三曰
風曰雅曰頌而已風則里巷歌謠之辭多出於氓隸女婦
之手髮髯有類乎山林雅頌之製則施之於朝會施之於
燕饗非公卿大夫或不足以為其亦近於臺閣矣乎輶軒
之使弗設而托之於國風者若無所用之皇上方垂意禮
樂之事豈不有撰為雅頌以為一代之盛典乎濂蓋有望
於公他日與鹿鳴清廟諸什金傳者非公之詩而誰哉濂

明文遠卷八十九

序十七

也不敏受公之知十有一年故竊序其作者之意於篇首
蕪類之詞要不足為公詩之重輕也公名廣洋乃皇上之
所賜其字則朝宗也淮南人洪武三年四月二十一日金
華宋濂序

鋪張揚厲典贍克腴其鈎鎖照應處仍自一筆不苟

朱葵山文集序

宋濂

文不貴乎能言而貴於不能不言日月之昭然星辰之燁
然非故為是明也不能不明也江河之流草木之茂非欲
其流且茂也不能不流且茂也此天地之至文所以不可
及也惟聖賢亦然三代之書詩四聖人之易孔子之春秋
易嘗求其文哉道充於中事觸於外而形乎言不能不成
文爾故四經之文垂百世而無謬天下則而準之自夫斯
道不明學者觀聖賢之文而悅其不朽於是始摹倣其語
言以為工而文愈削矣夫天之生此人也則有是道也有

明文遠卷八十四

序十二

是道也則有此文也苟能明道而發乎文則將孰禦乎而
能者寡矣斯後世之文所以不逮古也後世之文加之
百言而不知其有餘損其十言而不見其不足以本於
道故爾此非發於不能不言而強言之弊也聖賢之經其
所不言也益以片辭則多矣其所言也刪其一言則略矣
以其不志於文此文所以卒莫能過也故志於文者非能
文者也惟志於道者能之元之末莆田有朱先生文憲以
治經取顯官有政事人皆知之而其所為文世則鮮知之
其孫進士瀟近以示余其言醇而理彰於理不合雖強之

言不言其所言者未嘗不本諸道惟其志於道而不以文名故言文者失之嗚呼人能因余言以求先生之文庶幾得其所存先生字原道以泉州路總管致仕其歷官政事見予所撰墓銘故不著

以後世之文與聖賢之經對勘名言斐亹刻劃湛深世人本領空疎妄希撰述徒辭費耳

葉葵仲文集序

宋 濂

臨海葉君葵仲宋丞相西澗先生族諸孫也葵仲生有異資其文辭之進如榮木升而春濤長日新月盛蓋未已也頃由茂才舉於鄉奉使安南不辱君命以功擢高唐州判官轉知睢寧縣爲學猶孳孳不懈其弟廣武衛知事惠仲類集成編釐爲若干卷來徵予序其請至六七而不倦予齒加長志氣摧攝操觚所云云皆無精魄頗類寐語者讀葵仲文方畏敬之弗暇尚奚敢序之哉雖然不敢無一言也昔者先師黃文獻公嘗有言曰作文之法以群經爲本

根遷固二史爲波瀾本根不蕃則無以造道之原波瀾不廣則無以盡事之變舍此二者而爲文則槁木死灰而已予竊識之不敢忘於是取先窮經一經而次第窮之有不得者終夜以思思之不通或至達旦如此者有年始粗曉大旨然猶不敢以爲是也復聚群經於左右循環而溫繹之如此者亦有年始知聖人之不死其所以代天出治範世扶俗者數千載猶一日也然猶不敢以爲足也朝夕諷咏之沉潛之益見片言之間可以包羅數百言者文愈簡而其義愈無窮也由是去讀遷固之書則勢若破竹無留礙矣權

衡既懸而百物重輕無適情矣。然猶不敢以爲易也。稽本末以覈其凡。嚴褒貶以求其斷。探幽隱以究其微。折章句以辨其體。事固粲然明白。而其制作之意亦皦然不誣也。由是以定諸子百家之異同。若別白黑而絕無難矣。及夫物有所觸。心有所向。則沛然發之於文。翩翩乎其萃也。哀哀乎其不餒也。渢渢乎大無不包。小無所遺也。嗚呼。予以五十年之功。僅僅若此。今年日逾邁。慨茲舊業。反成荒落。將何以爲。爰仲言哉。爰仲諸作。溫醇而有典。則飄逸而有思。致其辭簡古而不麗。其神豐腴而不瘠。可謂能言之士。

明文遠卷八十四 序十二

矣。求諸輩行之中。未見其敵也。進進不已。何古人之不可至哉。予因念其固陋。以平日所得者。序諸篇首。爰仲宜有取焉。雖然。文辭道之末也。爰仲方與有民社之寄。當務爲政以德。而昌其道哉。洪武九年正月望日。具官金華宋濂序。

潛溪一代文宗。其於經史之學。浸灌若此。學文者可以知所法矣。

白雲集序

宋濂

劉勰論文有云。論說辭序。則易統其首。詔策章奏。則書發其源。賦頌歌讚。則詩立其本。銘誄箴祝。則禮總其端。紀傳文檄。則春秋爲之根。嗚呼。爲此說者。固知文本乎經。而濂猶謂其有未盡焉。何也。易之彖象有韻者。卽詩之屬。周頌敷陳而不協音者。非近於書歟。書之禹貢顧命。卽序紀之宗。禮之檀弓樂記。非論說之極精者歟。况春秋謹嚴。諸經之體。又無所不兼之歟。錯綜而推。則五經各備文之衆法。非可以一事而指名也。蓋蒼然在上者。天也。天不能言而

明文遠卷八十四 序十二

聖人代之。經乃聖人所定。實猶天然。日月星辰之昭布。山川草木之森列。莫不繫焉覆焉。皆一氣周流而融通之。苟欲強索而分配。非愚則惑矣。夫經之所包。廣大如斯。世之學文者。其可不尊之以爲法乎。吾友朱先生伯賢。以純篤之資。而畱意於辭章。先秦兩漢。以至近代。諸文無不周覽。用功之久。灼見其是非之真。復取近正無疵者。聚而爲書。蠅頭細字。動至數十大冊。時出而諷詠之。已而嘆曰。學文不本諸經。其猶玩培塿之卑。而忽嵩華之高乎。乃復致力於經。功益倍於前時。越數歲。胸中浩然若有所得。操觚書

之。凡陰陽盈虛之運。民物倫品之理。萬彙屈伸之變。皆隨事而著。源源乎罔知其所窮。且其爲體多而不冗。簡而有度。神氣流動而精魄蒼勁。誠可謂粲然藻火之章矣。濂之有志爲文。不下於伯賢。古今諸文章大家。亦多究心。及游黃文獻公門。公誨之曰。學文以六經爲根本。遷固二史爲波瀾。二史姑遲遲。盡先從事於經乎。濂取而溫繹之。不知有寒暑晝夜。今已四十春秋矣。用心之苦。雖與伯賢同。而伯賢之所造詣。濂固不能窺見其髣髴也。然而太上立德。其次卽立言。立言甚非易也。自孟子以來。致力於是者非

明文遠卷八十四 序十二

不多。求其可與經並傳者。春陵周元公一人而已。元公之言曰。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况虛車乎。是則文者非道不立。非道不充。非道不行。由其心與道一道與天一。故出言無非經也。元公豈嘗拘拘學爲文哉。濂與伯賢交。當共勗之可也。伯賢以白雲葉若干卷請余序。濂故具論之。使知伯賢之文。豈以經爲本。而蹈襲近代以爲美者。其尚有所發也哉。伯賢名右。天台人。著書甚多。所謂春秋類編三史鉤元。秦漢文衡。深衣考鄉子世家傳皆別行。發揮經學理解。湛深不獨爲文章家高占地步。

蘇平仲文集序

宋 濂

漢武帝欲教霍去病兵法。去病辭曰。顧方畧何如耳。濂謂去病真能用兵者。古今之勢不同。山川風氣亦異。而敵之制勝伺隙者。常紛然雜出。而無窮。吾苟不能應之以變通之術。而拘乎古之遺法。其不敗覆也難哉。爲文何以異此。古之爲文者。未嘗相師。鬱積於中。摠之於外。而自然成文。其道明也。其事覈也。引而伸之。浩然而有餘。豈必竊取辭語以爲工哉。自秦以下。文莫盛於宋。宋之文莫盛於蘇氏。若文公之變化倜儻。文忠公之雄邁奔放。文定公之汪洋

明文遠卷八十四 序十二

秀傑載籍以來。不可多遇。其初亦奚暇追琢。絺繪以爲言乎。卒至於斯極。而不可掩者。其所養可知也。近世道漓氣弱。文之不振。已甚。樂恣肆者失之駁。而不醇。好摹擬者拘於局。而不暢。合噪比聲。不得稍自凌厲。以震盪人之耳目。譬猶敝帶漏卮。雖家畜而人有之。其視魯弓郛鼎。亦已遠矣。每讀三公之文。未嘗不太息也。蓋晚而得平仲焉。平仲文定公之裔孫。少警敏絕倫。誦說不勞而習。中歲大肆於文辭。精博而不龐。澁敷腴而不苛。緝不求其似古人。而未始不似也。仕皇朝爲國子學正。近臣薦其才。擢國史院編

修官以賸辭歸。源以翰林承旨致政將還。天子命舉可以自代者。即以平仲應詔。既至復固辭。上亦憫其誠。特賜文綺遣之。天下學士高平仲之文而莫不惜其以疾困也。人有困於當時而貴於後世者。亦有貴於當世而後乃無聞者。其得失久近果何如哉。孰知平仲之困乃所以成其至貴者乎。源重平仲最甚。序論其文所以歎蘇氏三公之不可及。而喜今世之復有斯人也。平仲名伯衡。其先居眉。自文定公長子徽猷閣待制邇來知婺州。遂家焉。今爲婺之金華人。去文定公十世矣。

明文遠卷八十四 序十二

平仲既爲文定裔孫。比合三蘇恰好有此一段議論。故起伏頓挫步步自然。

楊學士先生詩集序

童軒

詩不易作也。作而無補於世教。雖工猶不作也。古詩三百篇。孔子取之。善惡可備鑒戒。二南正雅周頌之音。用之鄉人邦國。可以厚人倫。美風俗。奏之郊廟。可以動天地。感鬼神。其有補於世教大矣。漢魏兩晉之詩。大抵多主風刺於世教之補。亦不可少者。齊梁而下。詞氣浸靡。音律浸微。校之正聲。桀無足取。李唐作者相繼。楊王盧駱首開唐音之端。餘若陳伯玉之高古。岑補闕之工緻。王摩詰之清純。柳子厚之平淡蕭散。亦各以其所長名家。其稱首則有李太白。

明文遠卷

白杜子美兩雄爭鳴。光燄萬丈。今觀李詩古風五十九首。及遠別離蜀道難諸作。大抵得於變風之體居多。以譬而言。殆猶太山出雲。傾刻之間。彌布寰宇。隨以雷車電砲。霍礮礮。及其巖輪一停。則混乎無跡。此誠神於詩者也。杜詩北征詠懷苦戰冬狩等作。要之得於變雅之體居多。以譬而言。殆猶滄溟巨浸。涵雲天浴日月。時或颶風一嘯。則鼉鼉蛟龍百怪呈露。觀者每有望洋之嘆。此誠聖於詩者也。然二子之詩。類多主文諷諫。忠君憂國。憤事憫時之情。往往不釋諸口。謂無補於世教可乎。嗣是而後。又有韓退

之者。以閨中肆外之才。發而爲詩。奇崛演迤。高者可薄漢魏兩晉。下者亦不汨於齊梁。譬而言之。殆猶河源出於崑崙。合流積石。三千里至龍門而下。波濤奔放。百折盤迴。而卒歸於海。此誠一代之詩豪也。矧其志存匡君憂國。屢形於詞。謂無補於世教可乎。宋元而下。以詩名家者。固非一人。求其能接響於三子者。誰與。皇明天啟文運。作者輩出。若今四明楊先生維新。蓋其人也。先生生而天稟異常。在孩提時。或授以書。一二遍。輒成誦。吻間常作吟詩聲。家人詰之。先生笑而不答。甫六齡。入家塾。學對句。九齡。學詩。逮

明文遠卷

六楊三

年十五六。已有所作詩歌五六百篇。萃爲一帙。題曰晉菴稿。旣而業舉子。庚午大比。先生首冠鄉解。浙中。明年遂登進士高第。入翰林。歷官詹事。兼翰林侍讀學士。嘗用未已。文名大振。一時四方人士。求其詩文者。履填於戶。歲月既久。復有詩二千餘篇。又集爲鏡川桂芳東觀等稿若干卷。頃者寄自京師。邀予爲之評。并序其首。慨予自謝病。老懶日甚。學植荒落。惡能知先生之詩評。而序哉。然予辱在先

生同列之後。義有不可得而辭者。於是莊誦累日。每於意會處。輒以數語箋之。仍統而論之。曰。先生之詩。其清奇不

腐。則李太白之詞調也。老健不卑。則杜子美之氣格也。浩瀚不竭。則韓昌黎之才思也。矧其詩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間。恩義篤而倫理明。忠愛孝友交契之情。諄諄惻惻。其於世教之補。抑豈出於三子之下哉。譬猶甫田之稼。疑疑有秋。艾而納之。則如坻如京。上足以美公賦。下足以給私室。非但於寡婦之利而已。此誠詩壇中之名家也。嗟乎。關雎以鳥興。而君子美之。取其夫婦之有別也。鹿鳴以歌興。而君子大之。取其賓朋之有禮也。今先生之詩。篤恩義。厚倫理。其有補於世教如此。藉使推而行之。與民共

明文遠卷

由。則人倫可厚。而風俗可美也。而李杜韓三子。亦豈得專美於有唐哉。是則先生之詩。不可以不作也。審矣。遂序之。論詩有識。不可不存。然楊詩豈能兼李杜韓之長。此等處殊失分寸。

送太學生石大用序

陳敬宗

太學生石大用。薊州豐潤縣人。自邑庠生登太學。有年。處六館諸生間。恂恂謹飭。惟強力植志。務學不少自衛。故自祭酒司業以下。皆不甚知其爲人。正統甲子夏。祭酒李先生困首木於太學。三日不解。炎暑蒸鬱。先生老昏。不能勝大用。蹙然號於衆曰。師猶父也。父師罹艱。而弟子奚忍坐視。大用察衆志不與已合。乃退去。閉戶疏奏。懇請自代。先生亟遣人止之。弗聽。同輩亦沮之。大用奮然作色言。朋友急難。詩歌鵲鳩。况師乎。亦弗聽。竟挾所奏走謁銀臺。銀臺

明文遠卷

難之。且懼之以法。大用曰。生以義死。亦以義何懼之有。銀臺知其不可抑遏。遂以其請聞於上。蒙並釋之。於是在廷文武縉紳。莫不嘆息曰。此前代之所僅有。而近世之所絕無者也。爭欲求識其面。予聞唐德宗貞元十四年。國子司業陽城坐送薛約。貶道州刺史。太學何蕃季償王魯卿李謙等二百人。頓首闕下。請留城守。闕數日。爲吏遮抑不得上。蕃等皆泣涕餞送。立石紀德。集賢正字柳宗元致書蕃等。賀之以爲昔李膺稱康時太學諸生。叩闕執請。僕謂迄千百年不可復見。乃在今日。今大用卓卓如此。余亦謂自

明文遠卷

蕃後迄千百年不可復見。乃在今日也。以蕃等伏闕數日。卒不得通。而大用誠意恂恂。能感動天聽。排釋艱困。於時刻之間。則其賢似有過於古之人也。夫師固不與五倫而五倫弗得弗明。故於三事之道均焉。凡天下之爲師爲弟子者。莫不知有是道也。而謂迄于載不可復見者。蓋以師之爲教。無實德。弟子之爲學。無實心。上下名分。依稀典故而已。而於三事之道。視爲虛器焉。固無怪其不可復見也。先生秉仁迪義。凡所以施教於太學者。無非實德。太學生恆二千人。而陶鑄醇懿。涵虛粹美者。甚衆。大用至是發其所積奮勇。不顧利害。惟義是蹈。此固出於大用之素稟。然亦先生道訓漸漬之極致然也。先生之於楊公。大用之於蕃等。皆可無愧。而凡天下之爲師弟子者。豈不亦有聞風而興起者哉。是歲大用以書經顯擢京闈。鄉試高等。說者咸以爲積善之報。理或然矣。是用播諸歌咏。以爲後世名教勸。詩曰。有偉石生。義激於衷。陳厥恂恂。徹聽宸聰。帝曰。釋茲復厥。章服用顯。名教維新。化育替纓。紹璫爰及。儒紳合詞贊誦。卓哉斯人。模域菁莪。多士攸同。翹楚錯薪。穎脫奏功。維初倡議。衆且望望。爰播誦聲。能弗泚頽。三事道均。

云胡弗尊。茲焉不篤。懸負聖門。師道岌岌。延年植之。陶煦醇懿。明效在茲。左右高徒。前後國士。衆人之中。大用嘯起。山有巨材。羣木蔽之。貢珍明堂。公輸忸怩。天佑善類。靡德弗報。顯擢高科。斯文有耀。昌黎紀傳。集賢致書。我作歌詩。永揚令譽。

激昂磊落。蘊義生風。此舉不朽。此文亦不朽。

明文遠卷

大進三

贈李典籍序

崔銑

高陵李先生守典籍三年。考績得上考。將還南監。司監呂適夫偕銑往餞之。李先生吾友。呂太史仲木之外舅也。吾友之賢。天下莫不聞。先生恬雅沉篤。見客者消其言。將言者去其躁。昔孔子稱子賤。謂魯有君子焉。夫君子者。立教則變。宋有石介者。直講也。太學自介興。故道有可尊。不計乎其官。人有可師。不賴乎其勢。先生之職典籍也。自經而下。咸在焉。凡數十萬卷矣。當年不能誦其辭。累世不能究其學。太史公已病之。夫先王之道。存乎經耳。學者倦於行。

明文遠卷

卷八

於是乎深性命之談。亡其本。於是乎長聲革之飾。始也以經進。而中也與經戾。是故習詞賦曰屈曹而已矣。不曰風雅。習文章曰遷固而已矣。不曰典誥。習訓詁曰王鄭而已矣。不曰伋軻。習事功曰律例而已矣。不曰經術。習元理曰虛靜而已矣。不曰孝弟。習通變曰謀術而已矣。不曰仁義。甚者勦古義而易其文。卑已就而高其論。代增人衍。假以名世。學者皆眩迷而不知要。銑聞之。古詩三千篇。孔子刪爲三百。而後始可誦。法夫桑父母者。詩之行。履六經者。稱士之學。是故經行而習同。習同而德立。德立而化行。化行而後天下聞家可從而理也。被俗學之膏肓。立後賢之準的。論高意切。簡朴不支。

贈楊子任監稅蕪湖序

顧璘

楊子子任將監蕪湖之稅病其雜也憤而作曰吾聞襲芳者匪鮑肆持潔者遠汙泥財利之柄高士所惡政關聚斂仁人感額吾何事於此乎吾寧納機於省乞骸於朝潛伏以從吾好安能抑志苦身以蒙世俗之疑議乎東橋子聞之笑曰異乎吾所聞莫非政也子取其清孰取其雜擇便而順私此巧宦之所希也而謂吾子爲之乎君子務強夫己之所不可易而不患夫事之所不可爲故德成於獨立功絕於羣疑夫然後謂之貞固良玉磨而不磷其質堅也

明文遠卷

子任

水華泥而不滓其性潔也伊尹於君人益頌其忠柳下惠昏夜懷女人益信其介非以己勝者乎子之執是政也公私別則官政清矣義利嚴則中德固矣褒譽置則浮言沮矣若夫操籌而校權金而貢乃斯職之所有事也抑何與於我乎子節高而器遠人方以公輔見期幸毋淺焉自視而今有道者闕子也明日子任遂束書囊糧告行而去結構雖小議論極正今之爲曹耶者唯患不得綰利柄耳一得當則錙銖必悉豚犬不遺要皆以飽私囊肥僮僕也曾何益於公帑哉

送大司成尹洞山赴召北上序

何良俊

吉安之末新蓋有兩先生在英廟時有劉文安先生今有尹洞山先生夫末新雖壯邑然在禁近者亦眇眇下時有一人卽能蹕厲霄漢其所豎必殊絕衆所謂千萬人亦見者尹先生以文章侍從二十年蓋淵然疑重人也方其備顧問參密謀徐出一論卽中機宜衆雖盈廷舉不能加先生故一時推可以定國是者必曰尹先生尹先生云迺甲寅之歲五月擢先生爲南太學祭酒先生奉命而南到官甫七日繼有新命則又以先生爲北太學祭酒時留都

明文遠卷

子任

士人以爲南北太學官等耳其所養士多寡與職業繁簡皆適等不應數易地夫以天子國學之師乘傳而出縣官除道郵驛具供帳不易南北既等又何必往來促數費劇若此哉余曰是不然夫聖天子重得士故撤先生以教國子然自先生之來或者廟堂缺諷議之臣一日國家有大計天子下其事宰相宰相方欲集衆思命百執事議可否百執事又持其說不能下或不能盡當宰相相意宰相曰使尹先生在顧不當折其角耶爲我促駕召尹先生夫南北太學教士之功等獨在北更得諷議之助則召先生惟恐

不速耳。子適以道里供頓爲念。噫。何陋哉。子之見也。然余竊有以告先生。余讀劉文安采齋集。至登極建言。其所陳十事。如戰陣守禦諸事。皆斤斤詳實。可施用。末復歸之議政勸學。則又敦本重內。有大舜修於兩階之風。今東南西北用兵。西北近輦轂。每歲講武。有成畫可守。獨東南久無寇。祖宗之制。廢壞且盡。而南倭狙狡。悍惡。蘇松焚殺之慘。先生嘗一二聞矣。今當事者。日惟請兵聚糧。畧不講求。備禦之策。蓋不能拒之海上。縱其一入內地。則室廬櫛比。溝港鱗次。彼得藏形匿跡。設伏用計。雖有強兵十萬。竟何所

明文遠卷

古八

施。古稱中國甸奴。各有長技。苟乖其長。難以制勝。夫調遣之兵。地利不習。此所謂乖其長者。非耶。且我之虛實。彼皆詳知。我兵既集。彼必遁去。一年之後。遠兵既久。勢必思歸。養兵不用。我亦坐困。不免各散遣之。而倭船復集海上矣。東南之民。素不知兵。正如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今被寇已二年餘。畧不聞訓練一旅。而專恃客兵。無乃亦大過計矣。夫君相側席待先生。先生至。必首問國家大計。國家大計。莫先於此。尚庶幾設一奇書。以副朝野之望。余於先生同郡人也。辱先生知愛至深。凡此皆先生之緒餘。而余猶

言之不置者。蓋以贊先生之決。欲先生不以觀望自沮耳。先生幸深念焉。

不泛陳誦禱之辭。發出實落經濟何等本領。當時倭患半天下。至竭東南民力。以禦之。僅而獲濟。古人所謂前車之覆。後車之師也。吁。可畏哉。

明文遠卷

古六

說齋先生文粹序

蘇伯衡

宋自濂溪周子河南程子倡明性理號爲道學述相傳受至乾道淳熙間紫陽朱子廣漢張子東萊呂子鼎立於一時而東南學者翕然宗之說齋唐公出乎其時又與呂子同居於婺而獨尚經制之學真可謂特起者矣而豈立異哉尚論道統由周程等而上之至孔孟由孔孟等而上之至三王又等而上之至於五帝經制者三王五帝之治迹也聞之曰治本於道道本於心得其心於道而後其治可得而言則經制性理固自相爲表裏者也苟從事性理而

明文遠卷

經制弗講焉不幾於有體而無用乎公之尚之也有不能已者矣立異云乎哉公與其父侍御史堯封其兄饒州教授仲溫樂平主簿仲義皆紹興名進士家庭之間自相師友不惟史學絕精而尤邃於諸經自謂不專主一說不務爲苟同隱之於心稽之於聖人合者取之疑者闕之又謂三代治法悉載於經灼可見諸行事後世以空言視之以治不如古此其志爲何如哉天文地理王霸兵農禮樂刑政星曆度數郊廟學校井野畿疆莫不窮探力索於遺編之中而會通其故不啻若身親見之上下古今和齊斟

酌之以綜世變精粗本末兼該金舉其所造又何如哉使得志而大行焉舉帝王之大經大法於千載之後輔成一王之治俾天下之人復覩唐虞三代之盛夫何難之有然天性廉直利不能回勢不能撓忤物既多謫譴攸歸仕未通顯而遽自引退其欲發之事業者僅推而托之論述此君子之所以追恨而深惜者也所著書六經解百五十卷其書富矣九經發題經史難答孝經解愚書各一卷諸詩精義百卷其書富矣帝王經世圖譜十卷乾道祕府群書新錄八十三卷天文地理詳辨各幾卷故事備要詞科雜錄各四卷陸宣公奏

明文遠卷

議詳解十卷說齋文集四十卷今去公垂二百年薦更兵燹行乎世者惟經世圖譜諸史精義耳其他傳者益亦無幾矣楊雄有言存則人亡則書欲求公於公之書而其書又如此不愈大可惜哉諸孫懷敬爲是極力搜訪得文集焉觀士介所爲序乃重刊本也以發題愚書足四十卷之數且駢儷之什應用之作居多然則亦非彙次之舊矣欲採擇爲文粹嘉惠承學則又懼以寡聞淺見而輒去取犯不韙之罪伯衡曰梁昭明太子統嘗以一人之見去取秦漢至本朝數千百年諸家之作爲文選矣宋姚鉉嘗以一

人之見去取唐三百年諸家之作爲文粹矣他若文鑑之類未易枚舉至於昌黎之文自謂約六經之旨孰得去取之而公嘗掇取二十六篇爲韓子今是舉也猶是意也奚爲而不可使是集出則公之學術庶亦粗足表見後公而作者有志於學而無從見其書一旦得而見之豈不深可籍而若獲拱壁哉於是懷敬採擇論議記序書銘奏議雜著共凡一百五十四首釐爲十卷其發題愚書則置於前詞科仍列於後合十五卷不鄙以序見屬伯衡晚陋何足以知公竊嘉懷敬不墜其來學喜承學之士得有所考故

明文遠卷

不辭而書之且以見公特起於流俗之中絕學之後所蘊之精微所造之高妙不盡在是猶愈於槩乎無徵云爾說齋先生經制之學與東萊呂子角立於時可謂豪傑之士惜乎其書之不盡傳於後世也九原難作吾誰與歸

送趙中孚詩卷後序

趙搗謙

凡古聖賢名士英傑俊良之輩聞於天下後世者皆志之所○作○情○也故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孟子曰尚志孔孟而上三代盛時斯道大明著於六經而卓卓然固不待言夷考孔孟而下如荀況司馬遷楊雄班固陳壽韓愈柳宗元歐陽修蘇軾之志於文韓信衛青班超鄧禹諸葛武侯李勣郭子儀張俊之志於武董仲舒管寧陶淵明司馬光周程邵朱之志於道龔遂黃霸房杜韓富之志於平治蘇武楊彪王導顏真卿文天祥之志於忠江革茅容王祥朱壽昌之志於孝枚乘曹植王粲謝靈運杜甫李白之志於詩程迥王次仲史游蔡邕鍾繇王逸少歐虞褚李之志於書皆極其志而沉潛篤樂者故其名華於後歷千萬代而不漫也下而至於卜筮醫數伎術奕射之流雖不能若聖賢英俊之久遠顯赫而其所有亦異於庸衆人禽獸草木之隨滅者由其心之所在造其間與咀其膚髓而不以勞苦爲辭者也宗人趙中孚有志士也其卒業於寘庠也藿鹽苦淡而不易事其親也勤勞色養而不怠困苦頓弊志於道於孝於詩文者固已足徵今因薦者而登天朝則

於忠於平治之道必能更加其志其不失望於所交歟於其行凡在等夷皆賦詩爲規爲頌既序之矣余復道其志之大者於末簡蓋亦以其已然者爲中孚頌復期其未然者爲中孚規欲中孚之必至於古聖賢名士英雄俊良而後已也中孚其勿以余言爲廣

一志字爲通篇骨子意高筆健老幹扶疎

明文遠卷

史業二門都序

趙貞吉

客問曰經世通分史業二門何也答曰經世通者史氏掌故之書也統傳制誌史之綱而記事之方也典行藝術業之常而記言之章也史有綱而業有常則體有宗而宗有眼故化理可稽而道術不裂是謂史之良也經世之主其能舍諸客曰子學道者曷以史自居噫是烏知六經之皆史乎又烏知仲尼爲史之聖乎六經群言之宗也仲尼萬世之眼也班固陳壽以下不足與於斯言也司馬子長白謂百代史才亦有意於尊孔氏明道術矣惜也統典未建

明文遠卷

傳行不彰制誌鬱而不明藝術漏而不張務多而不要其宗好奇而未具夫眼夫多而無宗者必散也奇而無眼者必亂也烏能原化理而究道術哉予爲此篇臚以八部攝以二門求免此散亂之咎已耳是故臚以八者常歸諸二也攝以二者常求諸一也客未達請詳示之答曰今夫經世之位爲統輔統之功爲傳上所出令曰制下所建事曰誌攝於史者其體恆異而同歸於記事之宗命世之訓爲典翼典之德爲行久習而工曰藝得訣而妙曰術攝於業者其體恆異而同歸於記言之宗是謂臚以八者常歸諸

二也。故知苟得其宗，雖愈多而不散。若夫史所攝體雖異，而眼在於統，統建而天下之治出於一，治一則外王之法行，而傳制誌皆隨之一矣。業所攝體雖異，而眼在於典，典建而天下之道出於一，道一則內聖之學明，而行藝術皆隨之一矣。是謂攝以二者，常求諸一也。故知苟得其眼，雖愈奇而不亂。客曰：何以明之？曰：子亦知用師乎？善將者，虎鈴數明，則兵益多而益善，此不散之喻也。子又知博奕乎？善奕者，馬目穴成，則碁愈劫而愈活，此不亂之喻也。客曰：唯唯。

明文遠卷

柄
夢者理之散者，合之善讀書人，要當具此心手，纔有把

送少師寇張公致政序

董 汜

予瀕海人也。蓋嘗登吳山而望下臨海門，見賈舟張帆，自遠而至，俄傾越數百里，抵岸奇貨山委，市者鱗集，慨然樂之。乃下從舟子而問焉，曰：爾獲利不既多乎？舟子呀然笑曰：子覩其利，惡知其害之倍也。夫天時適逢，舟楫無害，出有入無，駟駿累貲，豈不誠利也歟？乃若盪泊淺渚，四顧無侶，風撞濤齧，靡日靡月，子知之乎？洪濤濶汗，上下嵯峨，蛟涎鰐鰐，存亡瞬息，子知之乎？牟大載盈，馳驅角迅，衣御不戒，爲魚龍獲，子知之乎？自吾同往於海者多矣，蓋有一往

明文遠卷

而覆焉者矣。有一往而迷其利，再往而覆者矣。有再往而迷其利，數往不已，卒覆焉者矣。若此者，利之倍於害耶？害之倍於利耶？吾幸而先登於岸，不覆厥載，子適見之，而謂皆然乎？予於是撫然嘆曰：嗟乎！仕宦之道亦若是矣。往而不知止，溺而不知返，其亦殆哉！厥後予入仕途，迨及三十餘年，以所聞見徵之，或滯於一官，偃蹇數十年而不振，遂以淪沒；或乘時奮庸而歲九遷，一蹶以仕，或宣力畢，知逢禍不虞，或祿位已極，功成名遂，終陷險難，其遲速得失，沉顛靡摧，亦何異於舟子之云？而先登於岸，不覆厥載者，何

其鮮也。蓋吾乃今於張公應祥之去見之。公奮自諸生以擢進士。兩率大邑。遂拜監察御史。久之。擢吾浙按察副使。召入爲大理右少卿。尋進左僉都御史。再進右副已。復爲大理卿。遷刑部左侍郎。出入中外者二十九年。位秩之崇。聲名之榮。曷能逮之。茲以目昔年甫六十四。遂乞致仕。以去。蕭然長遯。節完而名全。仕宦若此。可不謂誕先登岸。不覆厥載者耶。而或者猶以公位未極爲憾。以公操履堅。綜練久。年未至而爲大理爲侍郎。皆席不暇煖。案事於外。其勤且勞。又如比。受其千進。粉入。何階不涉。然而不自

明文遠卷

止。則入海迷其利而數往者是也。公何居焉。况茲之歸。葛巾野服。自肆於沮漆之野。孰與夫波濤曉嶠之危。雲門苾谷。荷亭竹榭。孰與夫舟居海宿之愁苦。姻戚故舊。聚處而談笑。心怡神悅。孰與夫鱉涎鰐鰓。濡柳終日之虞。不迷其利。固無其害。不居其榮。豈有患乎其辱哉。夫居易香山之約。日知臺池之飾。皆昔之同官而能止者也。祖疎傳而歎息。送李尉而盈途。情之所不容已者也。招賈之文。望海之詩。寓言以達志者也。予與公爲布衣交。再會於蜀。而同官於此。念始者傾蓋海濱。後公來爲憲副。實理海道。固熟觀

於海者。於其歸輒以是爲說。

北喻親切議論斐然。後世仕宦者以官爲命。讀此等文。恐格格不入。可奈何。

明文遠卷

張彥輝文集序

方孝孺

昔稱文章與政相通舉其概而言耳要而求之實與其人
類戰國以下自其著者言之莊周爲人有壺觀天地囊括
萬物之態故其文宏博而放肆飄飄然若雲遊龍騁不可
守荀卿恭敬好禮故其文敦厚而嚴正如大儒老師衣冠
倬然揖讓進退具有法度韓非李斯峭刻酷虐故其文綴
繞深切排搏糾纏比辭聯類如法吏議獄務盡其意使人
無所措手司馬遷豪邁不羈寬大易直故其文舉乎如恆
華浩乎如江河曲盡周審如家人父子語不尚藻飾而終

明文遠集

不可學司馬相如有俠客美丈夫之容故其文綺曼嫵媚
如清歌繞梁中節可聽賈誼少年意氣慷慨思建事功而
不得遂故其文深篤有謀悲壯矯詎楊雄醜醜自信未謂
少風節故其文拘束慙慙摸擬窺竊寒澁不暢用心雖勞
而去道實遠下此魏晉至隋流麗淫靡浮起促數殆欲無
文惟陶元亮以冲曠天然之質發自肺腑不爲雕刻其道
意也達其狀物也顯稍爲近古韓退之起中唐始大振之
退之後傑善辨說故其文開陽闔陰奇絕變化震動如雷
建溪泊如韶濩卓矣如一家言其同時則有柳子厚李元

賓李習之之流子厚爲人精緻警敏習之志大識遠元賓

激烈善持論故其文皆類之五代之弊其於魏隋之間宋
興至歐陽永叔蘇子瞻王介甫曾子固而文始備末叔厚
重淵潔故其文委曲平和不爲斬絕詭怪之狀而穆穆有
餘韻子瞻魁梧宏博氣高力雄故其文常驚絕一世不爲
婉昵細語介甫狹中少容簡默有裁制故其文能以約勝
子固儼爾儒者故其文粹白純正出入禮樂法度中南渡
以後真希元魏華甫以典章文物爲文陳同甫以縱橫之
學爲文其他各以其文顯者其衆至於末流而文又弊矣

明文遠卷

元興以文自名者相望於百年之間爲世所稱者曰姚寬
甫虞伯生黃晉卿歐陽元功寬甫敦龐有威儀左右佩玉
故其文沉鬱而隆厚伯生頗疑鉅人談故事遺法竟日不
竭故其文敷腴無涯不可準則晉卿謹慎有禮故其文守
局遵度考據切當不放而審元功博學多識故其文繁多
而不迫至於今則潛溪先生出焉先生以誠篤和毅之質
宏興元深之識發而爲文元功稱其如淮陰將兵百萬百
戰百勝志不少攝如列子御風翩然寒舉不沾塵土用鳴
一代之盛追古作者與之齊近代不足擬也由此觀之自

古至今文之不同類乎人者豈不然乎雖然不同者辭也轉出道字不可不同者道也辟之金石絲竹不同也有聲則同江河淮海不同也蓄水則同日月星大不同也能明則同人之文不同者猶其形也不可不同天地之道根於心一也故立言而衆者文之隸也明其道不求異者道之域也人之爲文豈故爲爾不同哉其形人人殊聲音笑貌人人殊其言故不得而強同也而亦不必一拘乎同也道明則止耳然而道不易明也序帶得好文至者道未必至也此文之所以爲難也嗚呼道與文俱至者其惟聖賢乎聖人之文著於諸經

明文遠卷

道之所由傳也賢者之文盛於伊洛所以明斯道也而其文未嘗相同其道未嘗不同師其道而求於文者善學文者也襲其詞而忘道者不足與論也然斯豈易易哉世有自謂不師其辭者則剽生挾怪雜取艱深之辭數錯成文以飾其鄙陋之意至於不可句讀使人誦之而不曉其意以爲文故如是或者懲其病則弛慢不思輯陳蹈故混不加修甚則取里談巷語猥褻嘲笑之辭書之編簡以爲明道文與道割裂爲二互相訾詆又或見其然遂放言而攻之以爲古之道不可釋以今之文今之文不當學古之辭

三者雖異而俱失之不師古非文也而師其辭又非也可一說不主以爲文者其惟學古之道乎道明則氣昌氣昌而文自至矣文自至者所謂類其人而不悖乎道者也其人高下不同而文亦隨之不可強也嘗執此說竊觀天下之文爲三者之歸者多矣而無愧於古者亦有矣往居京師從潛溪先生學得勾曲張君彥輝之文而覽焉其語疎爽類陶元亮善持論類李元賓意其人必雅飭和易君子人也雖未嘗見而存乎懷今年幸而見之與昔之所意合且得見其文之全其辭不泥乎古務自己出而無艱深俚陋之病往

明文遠卷

往本乎聖賢之道蓋庶乎斯文也已苟精而不倦於今之人又何難乎此某所以不能無感而言也雖然文之道大矣某也何足以知之哉
其論文大旨根柢潛溪而反覆議論一軌於法

顧全州七詩序

蔡羽

辭無因。因乎情。情無異。感乎遇。遇有不同。情狀形焉。是故達人之情。紆以縱。其辭喜。窮士之情。隘以戚。其辭結。羈旅之情。怨以孤。其辭慕。遠遊之情。荒以懼。其辭亂。去國喪家者。思以淡。其辭曲。此無他遇而已矣。予讀顧子全州之詩。知其遇也。全州曩時詩格和平。讀之令人喜。謫自謫。全寄詩七章。皆感慨愁抑。必有所不足也。顧子平日視富貴若浮雲。豈爲是哉。於是乎窺見忠臣烈士之操素也。疇昔哲人執人之政。職思其居。有故而去。憂其終不信於當時。信

明文遠卷

於來世。故居東斷。又返魯。削史去。韓著蠹。寄沅爲驂。以宣暢其緒言。道其志慮。至於憑高望遠。撫時而動。殊方異域。靈山祕水。丘墟臺榭。一奏於目。言爲之變。時有適然。以爲非遇乎。夫王燦之江陵。庾信之關中。子美之成都。其地至今爲天下勝。非山水之間。故有情而弗釋也。乃三子者之發爲文章。憂愁鬱結。一概千載讀之者。未嘗不流涕。是去國懷鄉之情也。夫處興廢而無寓其情。與有情而莫能言。凡庸也。楊子雲曰。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予以爲君子進則愛其民。退則愛其君。若夫取貴一時。權脅萬

棄去而邈邈。拉齒折脅者之所爲也。豈忠臣志士之情哉。華玉忠義奮發。慷慨有大節。自開封府尹左遷全州。全爲國家南夏之鄣。山川秀淡。華玉有淡思惻怛之情。其遇也。詩之鬱結固宜。

山水何情。要在有心人。自爲領畧。纏綿蘊結。讀之慨然。

明文遠卷

大全

甲申止同年圖詩序

李東陽

甲申十同年圖一卷蓋吾同年進士之在朝者九人與南京來朝者一人而十會於太子太保刑部尚書吳興閔公朝瑛之第而圖焉者也圖分爲三曹自卷首而觀其高顙多髯髯強半白袖手右向而側坐者爲南京戶部尚書公安王公用敬微鬚髮頽白爲肩高聳背若有負而中坐者爲吏部左侍郎泌陽焦公孟陽微鬚多鬢白貌貌不受柳面骨稜層起左嚮坐右手持一冊冊半啟閉者爲禮部右侍郎掌國子祭酒事黃巖謝公鳴治又一曹微鬚頽面笑

明文遠卷

齒欲露左手握帶右嚮而坐者工部尚書郴州曾公克明虎頭方面天目豐準鬚髯微白而長左手携牙牌右握帶中左坐者閔公也白鬚黎面而老皺兩手握帶中右坐者工部右侍郎泰和張公時達無鬚頽面聳眉袖手而危坐且左顧者都察院左都御史浮梁戴公廷琰又一曹爲戶部右侍郎益都陳公廉夫者面微長且頽眉濃鬚半白稍右嚮而坐爲兵部尚書華容劉公時雍者而微方而長鬚鬚皓白左手握帶右手按膝而中坐予則而微長而髯鬚數莖白且盡中若有隱憂右手持一卷如授簡狀坐而嚮

左居卷最後者是也十人者皆畫工面對手貌槩得其形模意態惟焦公奉使南京勿及會預留其舊所圖者而取之故僅得其半而已是日謝公倡爲時吾八人者皆和焦公歸亦和焉傳有之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十者數之成而亦數之漸以吾十人者得之於四十年之餘良不爲少然以二百五十人者而不能二十之一則謂之多亦不可也以年論之閔公年七十有四張公少二歲會公又少二歲謝焦二公又少一歲劉戴陳王四公又通少一歲予於同年爲最少今年五十有七亦已就衰追憶曩時之少者壯

明文遠卷

者使猝然而逢之若不相識也且以地以姓論之無一同者以官則六部之與都察院其署與職亦莫能以皆同蓋所謂不齊者如此然據志效力各執其事以贊揚政化期期天下於熙平之域則未始不同語有之人心不同有如其面今固不可以貌論也又何爵齒族里之足云乎孔子論成人以久要不怠爲次而廉智勇藝文之禮樂者爲至茲九人者之才之行彙征類聚建功業於天下固將以大有成唯予蹇劣無似方懼名實之不副而是心也不敢以相負也然則今日之會豈徒爲聚散離合時考而世講之

具哉唐九老之在香山。宋五老之在睢陽。歌詩宴會皆出於休退之後。今吾十人者。皆有國事吏責。故其詩於和平優裕之間。猶有思職勤事之意。他日功成身退。各歸其鄉。顧不得交倡迭和。鳴太平之樂。以續前朝故事。則是詩也。未必非寄情寓義之地也。因梓而序之。以各藏於其家。閔公名珪。張公名達。曾公名鑑。謝公名鐸。焦公名芳。劉公名大夏。戴公名珊。王公名軾。陳公名清。今各以字舉。而予則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長沙李東陽賓之也。進士舉於天順之八年。會則於弘治十六年癸亥三月。

明文遠卷

二十五日越翼日乃序。

脫胎昌黎書記并景濂九賢遺像記刻容刻劃面目如生議論亦綽有關係

滄洲詩集序

李東陽

詩之體與文異。故有長於紀述。短於吟詠。終其身而不能變者。其難如此。而或庸言諺語。老婦稚子之所通曉。以爲絕妙。又若易然。何哉。若詩之才。復有遲速精粗之異者。而亦無所與繫。杜子美以死狗彘語必驚人。斗酒百篇者。方嘲其太苦。而秦少游之揮毫對客。乃不若閉門覓句者之爲工也。是又將以爲易邪。以爲難也邪。蓋所謂異於文者。以其有聲律風韻。能人反復諷詠。以暢達情思。感發志氣。取類於鳥獸草木之微。而有益乎名教政事之大。必其識足以知其突奧。而才足以發之。然後爲得。及天機物理之相感觸。則有不煩繩墨而合者。詩非難作。而亦不易作也。滄洲張先生。於文無所不能。而尤工詩。縱手迅筆。衆莫能及其凝神注思。窮深驚遠。一字一句。寧闕焉而不苟用。晚乃益爲沈著高簡之辭。而盡斂其峭拔奔洶之勢。蓋將極於古人。而不意其遽止也。蘇之詩。在國朝必稱高太史。季迥。合天下而言。亦未見決然有以過之者。使先生生同時。居同地。與相馳逐。殆未知其稅駕之所。而肯不壽以死。寧不爲天下惜之哉。先生尚論古人。雖唐以上。猶有所擇。予

明文遠卷

以一時一郡論之殆非其志亦姑就其所至者云爾若其恬淡寡欲之心端居自守之操官雖久而不究於用天下之所惜者豈止是哉予先生同年進士又同官甚厚先生之卒其孤璉尚在襁褓求其遺詩不可得後靜逸陸先生取諸其從子璉以畱予家而靜逸亦卒因與謝方石吳匏菴二先生錄其若干篇爲十卷文太僕宗儒以付其所部成府判桂刻於淮安書成屬予序因爲題其編之首先生名恭字亨父別號滄洲累官翰林修撰卒時四十有五非難非易箇中自討消息此意非善詩者不能道也文

明文遠卷

字低徊感慨何等曲折

宋氏世譜序

方孝孺

士有無位而可以化天下者睦族是也天下至大也睦吾族何由而化之人皆欲睦其族而患不得其道吾爲之先孰忍棄而不效乎有族者皆睦則天下誰與爲不善不善者不得肆至治可幾矣睦族之道三爲譜以聯其族謁始遷之墓以繫其心敦親親之禮以養其恩譜之法正月之吉會族以修譜也四時孟月會族以讀譜也十二月之吉會族而書其行以爲勸戒也謁墓之法春序飲以申禮義秋序飲以明憲章也親親之道喜戚富貧相慶弔周卹也

明文遠卷

老壯稚弱相敬讓慈愛也役相助也力相藉也難相拯而死相葬也斯三者並行雖士可以成化況有位者乎不難於變天下之俗况鄉閭之近者乎近者宜其易爲有位者宜其易化然而莫爲且莫化者知道者鮮也知道而有位人焉得而不望之乎金華宋氏太史公之族太史公以道德文學師當世道之行先於其族凡可以睦族者無不爲矣斯其譜也譜非公一代之書後世之所守者也非止一家之事舉族之所取則者也使遠而後世衆而族人皆如公之心雖無焉可也苟爲不然有法以傳之猶恐其或廢

況徒譔乎。某是以私附其說於後。俾後之人得以覽而擇焉。由一族而推之天下。將必自茲始。此固公之志也。歟。爲太史公作譔序。點墨不苟。一味朴朴實實。然而所關於世教者大矣。

明文遠卷

倪文僖公集序

李東陽

文一也。而所施異地。故體裁亦隨之。館閣之文。鋪典章。裨造化。其體益典則正大。明而不晦。達而不滯。而惟適於用。山林之文。尚志節。遠聲利。其體則清聲奇峻。滌陳雜冗。以成一家之論。論者固皆天下所不可無。而要其極有不能合者。故君子觀人之文。不必識其而聞其論議。觀其所施爲。而其器識材用之稱乎此。或疑乎彼。斷斷乎其可別已。是雖殊世異代。操吾說以求之。無所不得。矧耳目所接。風聲義槩之在天下。方盛而不可泯者哉。東陽屬青谿倪先生。

明文遠卷

生舜咨爲同年交最深。獲見其先文僖公樂與天下士誦公所爲文舊矣。公居南京有火厄。手投舊藁數帙以出。青谿復力檢得之。雖頗散佚。尚多不能盡錄。公既沒。青谿乃取公所自編訂者爲三十二卷。刻梓以傳。東陽始得而備見之作。而歎曰。我國朝四海一家。奄有六合。光嶽之氣全得於天。自高皇時。宋學士景濂諸公首任制作。而猶未得位。文皇更化。楊文貞諸公亟起而振之。天下休養涵育。以暨英廟之初。富庶之效可謂極盛矣。而劉文安諸公出焉。逮於憲廟。其用猶未已也。時則有若文僖公相與先後揚。

顧其名大著其在景泰間應制賦詩中官常立侯以進自
 餘碑板金石之文雲洞川溢沛不可與嘗奉使朝鮮卽席
 命筆略不構思國人皆縮頸吐舌駭嘆不能已及歸梓其
 作爲編至於今存焉蓋公之雄才絕識學克其身而形之
 乎言與正明達卓然館閣之體非巖棲穴處者所能到也
 故雖中歷巖險晚登通要不得盡見於用而其於典章道
 化關一代之盛以爲後觀者如此豈非不朽之事哉晉孫
 盛作晉春秋傳之外國後有購者於遼東得之宋孫甫作
 唐書甚自珍惜嘗火後歸問其書他不復顧斯文出處與
 此正同然二氏之書卒不見於世者謂其子孫不足以繼
 之也公修英廟實錄未及終青谿繼入翰林以成事告校
 諸前代其班馬氏之風乎且青谿爲學士爲禮部侍郎尚
 書雖美承闕爲當代所僅見行業之著其於公益有光焉
 後世稱江東倪氏之盛者殆不獨文之爲重而文其徵也
 是固不可以不傳已公諱謙字克讓學者稱爲靜存先生
 已未進士及第官至南京禮部尚書致仕卒贈太子少保
 文僉其賜諡也文有玉堂藁百卷上谷藁八卷歸田藁十
 二卷南京藁二十卷通爲卷百七十則哀家集青谿與

其弟工部主事阜輩共藏之而遼海編別行於世云
 議論軒翥法度精嚴此正所謂臺閣之文也然其中有
 感慨有頓挫非一味鋪張揚麗者比

萬曆疏抄序

李維楨

今皇帝臨天下久。耆宿名德。屢有存者。守經據古。危言覈論之臣。投鼠器。探驪珠。不安其位。身且不免。後進無所稟承。紛然殺亂。莫繇取衷。而侍御史吳公昆陵世家賢胄。練朝章通國體。思以發末俗之弊。取程先民。會按部雲中。上谷。自公多暇。乃葦上纘服訪落。迄乎今茲。凡諸臣封事。若干篇。數十萬言。而離其目爲五十。其關切君身者爲首。而總論諸政體。若臣職。若官邪。若民隱。分而屬六卿者。遠而制四彝者。次之。而以上書終焉。亦四十年中朝野得失之

林也。義興陳公。方按河東陝西。相與共校行之。而授某序。所以某俗吏淺聞。不能究宣。然四十年乘空乏之間。充位其官。耳目私所睹記。大都有三變焉。嚴嵩嘉靖末執政墨而善阿。邑固寵。群蟻附。濁亂天下。自壬戌至萬曆凡十年。而歷三朝矣。代者或尚清靜。獎恬退。貴名理。而空談廢實。或高拱輕喜怒。急紛更。重意氣。而太剛易折。於是執政綜核名實。繩下如束濕薪。其知淡而勇沉。偵矚者不得要領。吠影射聲。株連蔓衍。其詆訕言貌。距人千里之外。其極慘酷少恩。此一變也。言路之塞。塞在驕倨而專恣。上益習固陋。不欲

倒殺人太阿柄。執政無一介不取。三公不易之節。以厭衆望。而懲驂乘前車。都俞多。吁咈鮮。上既無所逆於心。見以爲馴謹。而時詘言者以徇之。內不沾洽。而外示包容。強笑語相下。中外章滿公車。謹謝之。賜聞罷而已。此一變也。言路之塞。塞在泄沓而虛靡。上久廢郊廟朝講。厭薄大小臣。不卽除。諸屬鞠爲茂草。奏入不答。常十九。而舞知御人者。因以爲利。曰。默足容也。諫愈磯也。遇主於巷。可耳。粗翹不急。爲而靜正。伏言何在。人不適。政不間。而格非心何日。橫政橫民。悖出悖入。怨歸於上。而下逃其責。此一變也。言路

之塞。塞在眠姪而巧匿。人心世道。譬諸質正。獲之。問於監市履狶也。每下愈況。不溯其源。則頽波不可挽。不緣其督。則藥物不可投。四十年中。情僞微暖。事勢鼎革。按是抄而約畧得之。於以轉移人心。祛詖淫邪。遁之害。綱維世道。歸平康正直之路。良有藉賴矣。我思古人。忠愛無已。反覆必聽。則趙曾之懷牘。范鎮呂誨王拱辰之累奏。舍已從人。同心戮力。期於共濟。則歸登之附名。崔植劉覃之更疏。梁燕劉安世之交攻。多蓄前言。斟酌時宜。殷鑒柯則。事在不遠。則侯霸收遺文。條善政。呂祖謙趙汝愚集名臣奏議。兩公

之爲是抄也。意儻在是乎。不佞病不任。乞賜骸骨歸田。竊比於隱居放言之義。論其概畧如此。老僊安發。知我罪我。敢不唯命。

切實無枝辭。四十年得失之林。藉此攷見文字之最有關係者。前朝執政之權最重。故言路通塞。唯閣臣是視。皆確論也。

贈鄭顯則序

方孝孺

天下之論文者。嗜簡澁則主於奇詭。樂敷暢則主於平易。二者皆非也。文不可以不工。而惡乎好奇。文不可以不達。而惡乎淺易。淺易以爲達。好奇以爲工。幾何不至於怪且俗哉。善爲文者。貴乎奇其意。而易其詞。驟而覽之。壘壘覺其易也。徐思而繹之。雖極意工巧者。莫加焉。若是者。其爲至文乎。聖賢之文。與後世之詞。純駁工拙多寡。不大相遠也。而世人望之若天然。不敢指擬之者。以其不務奇其詞。而奇其意。故舉天下好奇者。莫及也。使其意不能過於衆。

人而惟詞之修。安在其爲奇也哉。日月之在天。躋於東而行於西。昏明於晝夜。盈虧於晦朔。自有天地以來。未之有易也。天固不規。規然求異。以駭人之視聽。然愈久而彌新。愈廣而無窮。則爲奇也大矣。尚何以異爲哉。至於鬼燐之變滅。不可以理推。其跡雖似乎奇。而其爲明也微矣。近代文士有好奇者。以誕澁之詞。飾其淺易之意。攻訐當世之文。昧者群和而從之。而三吳諸郡爲尤甚。此皆挾鬼燐而訾日月者也。其力雖不足爲斯文害。然不除滅而禁斥之。何由復古之盛乎。今天子憫斯世之不逮古。擇太學之士。

而教之吾郡鄭君顯則與焉顯則爲文不好爲奇而亦不
流於易蓋學而得其正者也予竊有志於變天下之文而
患不得友天下之賢誠得如顯則者數十輩其趨古人之
道以自見於世其崇且大者可期也况於文乎今猶未之
遇也烏得無慨然矣乎吾聞文與教化相上下安知今之
文果不古類耶顯則誠以吾言求之有合於吾言者吾不
謂之今之士也

其論文之旨最高而前後層次轉折筆筆照應

改齋文集序

鄒

改齋文集吾友王宜學之遺文也吾獲友於改齋見其學
凡三改改而日進於道故其文亦三改改而日幾於道
宜學從朴齋大夫宦學南都習聞文端公世業博聞強記
以豪爽自許所與遊率四方英俊利人廣座軒然指切是
非成敗莫能撓其鋒至而折人過惡頓發赤弗止既而悔
曰柔克之戒古有良方若蘊內藝復投以剛劑將入於狂
因以改名其齋自是欽華爲實約辨以訥擇直諒而後交
求信國文公遺像出入奉以偕行及自翰林謫三河驛怡
然就道舟過瀧水爲巨石所破緣石跌坐浩歌以自適家
人驚求之聞歌聲迺艤以濟然時或被酒譙罵露其舊習
復自悔曰病根未拔稍懈將復舊益務鞭辟近裏查滓而
消融之既講學虔州深求致知格物之要復寓書烟霞洞
以辨所謂動靜兩忘者弗明弗措其後被召入史館步無
妄趨目無妄視同館達其至曰觀白生來矣蓋特之也而
改齋持不變嘗曰深潛純一之味予恆愧此四字使得永
年以克其學其進於道也孰能禦之天學所以治心也心
所以宣言也言也者心之聲而可僞乎故觀改齋之言始

也。閱而肆中也。慤而介終也。溫厚舒徐而有典則。信乎不可僞爲也。鳧氏之爲鍾一也。而其制異。則其聲隨之。是故鍾之厚也。其聲石。薄也。其聲播。侈也。其聲柝。介也。其聲鬱。長。而也。其聲震。夫是之謂誠中形外之學。改齋沒無子。文頗散逸。其子妍劉教署泰興。教事始蒐輯之。凡爲詩三卷。文六卷。語錄一卷。兩崖朱桂史子禮延而詢之。曰。嘻。吾知已也。迺與義城黃子忠議刻之以傳。往歲兩崖之試禮闈也。文頗不諧。時好議將黜之。改齋力薦之。曰。是卷也不貽。冀而克然自得。必奇士也。遂入式。兩崖宦業日章。徵果收。

筆力嶄嶄斷犀截鐵。其見地更自不同。

改齋知人之明。夫言以知人在。改齋子驗之矣。讀斯集而求之。當必有知吾改齋子者。

澄江文集後序

羅 圯

太子少保澄江先生尹公。既挾其所以用世者。歸老於澄江之上。而江濱之人士。方幸公之歸。而於小子後生有所造就也。然而朝之二三老成。靜而好思。作而會言。學士大夫。欲有所質疑而辨難。與夫新進之士。慕公之名而思識其面者。又未必不私憾公之去也。公之去也。人之惡之而擠之也。方其設筭下石之時。寧獨一快於去公而已邪。至於得公之文而讀之。雖其倉卒之際。亦必終其篇而止。而每嘆其難。其心亦良是公矣。而必爲此何哉。夫人有所惡。

者。必先有所忌。有所忌者。必先有所畏。公之文。既爲人所畏矣。而又自坦易直諒。蕩無城府。以蓋藏之。亦即發其英銳。毅果之氣。以臨事。即公雖卑官末屬。不掛齒牙者。猶不免焉。於其害。蓋其文之著也。而況日與要樞者居。而已出其上。欲免於忌。且惡得乎。公之得全以去。而茲猶有以繫人之望者。幸也。今公身日益佚。心日益休。益得以鑑其精華。而大放於篇章著作之間。常必有出於其在位之日者。夫以其在位之日。而其文人猶畏而忌之。則今之可畏者。殆必有甚焉。而所以忌者。或可少道耳。又況後數十年乎。

日之望公者亦淫淪物故而凡忌公者又能以久存乎至其所可畏者當奕乎獨在而與天地爭爲久長凡附名於公文者尚亦有賴焉楊雄作太元劉歆欲以覆瓿待之而桓譚侯芭獨信其必傳今之忌公者蓋欲擠其身而止耳噤不欲以歆之待雄者待公其亦有見矣乎惜其心未廣而謀之不臧可笑也石埭吳君德純來知公縣得公文一卷於公冠以公號曰澄江文集者將刻之以傳而俾予爲序予與德純皆公之門人也敢俾譚與芭也專美於前哉僭書於後

明文彙卷

肝衡身世曲盡人情乃有此沉鬱頓挫之作自古名流見忌往往類然不止澄江公一人而已

瓊臺吟葉序

李東陽

昔人謂必行萬里道讀萬卷書乃能讀杜詩蓋杜之爲詩也悉人情該物理以極乎政事風俗之大無所不備故能成一代之制作以傳後世非唯不易學亦不易讀也禮部尚書瓊臺先生丘公蚤能詩信口縱筆若不經意而思味雋永援據該博平生所得近萬篇徃徃爲好事者取去晚乃撮其存者分類爲編殆二十之一而已東陽在翰林從公久近見其所編者如探寶藏入武庫心悸目眩應接不暇蓋於此得大觀焉公自嶺海踰江淮以入京師其遠則

明文彙卷

萬里也自裨官野錄以至金縢玉局縹囊汗簡之書未始不讀其多殆不下萬卷也故出其所得爲劇談高論如縑絲炙轂竟日不竭議古今成敗天下之地里風俗夔夔美惡如畫圖指掌歷歷可槩見者而爲文如鰲負山鵬運海氣勢軒揭莫之與抗而不獨詩也然公之學亦於詩焉見之夫去古既遠至唐以詩賦取士士專門而久業句煅而月煉乃有以一句合格篇未成而傳誦人口者此詩之盛亦詩之槩也公之學於詩固有所不屑專而實專門者所不逮彼膚見謗才管窺蠡測豈復能盡其妙哉論詩者以

氣運爲主。亦或以江山爲助。朝熙平百年。禮樂方作。氣運之盛。固有攸微。而嶺海之靈秀。又水銀丹砂。靈芝赤箭。所不能當者。是詩之成。固公學力所就。抑亦豈偶然之故哉。公雖欲辭一代制作之名。以靳於後世。有不可得者矣。公所著有大學衍義補。已上進世史正綱。朱子學的諸書。已梓行於世。而雜文尤多。則別刻以傳。茲特其詩集云。確是瓊山詩序不可移易意。高法密矩。步森然。

送楊太僕序

石 隄

始予讀魯駟及衛定中之詩。以爲正心誠意之學。可以貫通萬事。及草木鳥獸而並育之。故雖孳息之臧好而美大。亦無有能外之者。及觀毛仲之主廐也。色殊羣別。雲錦蔽野。則又幡然疑之。曰。牧養之職。亦貴得其法焉耳。彼王氏者。亦何嘗有塞淵之德。不邪之念。而蕃庶至是哉。比予周遊兩都。得竊觀今天下之馬政。則任法之說。抑又有未足據者。蓋自我太祖高皇帝投戈講藝。以綏邦家。未嘗一日而忘武備。未嘗一日而忘馬也。既有大司馬以總天下之兵騎。於是又有太僕行太僕。又有苑馬。以至署有正園。有長畜馬之官。不可謂不備矣。百疇牧一馬。每歲徵一駒。四戶有馬。備用有馬。其畜馬之民。不可謂不衆矣。牧有場。芻豆有家。馬損有罰。駒不中程有罰。其畜馬之令。不可謂不詳且嚴矣。今兩畿之民。曰吾病矣。吾散財以給馬芻。破產以資馬直。亦無餘矣。今再急吾且逋。以逸吾子女。西北之邊民曰。吾將何以爲生哉。吾恃馬以爲存亡。然馬力數不足。以當敵。馬食有常給。或弗能飽。不幸而斃。家資無所傾。吾且抵馬。夫以國家設官如是之備。着令如是之詳。而公

私之告急如此何哉問其故則曰馬政之不易行久矣則曰馬之難畜甚矣徐而究之則法之所在弊必生焉民馬之不用而商賈售豪右取甚至食祿之家坐而兼利焉孰非思慮之邪而秉心之偽哉以此見聖賢之言果不欺我而詩之所稱亘萬世而不可易者也豐城楊君方震自舉進士積學翰苑歷諫院未嘗一日不講求誠意正心之學其著書立言及爲文章與論諫亦未嘗須臾不以六經之道爲用乃今年自光祿擢陞太僕少卿其於馬政固無難於舉措矣抑吾猶有告焉今天下之士好高騖遠一知講

明文選卷

求聖賢之學率以吏事爲俗務往往不屑爲之甚至司錢穀寄民社職刑名皆一切不以爲意方且謀唐虞論道德離臣言忠遠子言孝下視一世無足當意者豈知堯舜之治亦不過於博施濟衆爲心孔孟之道亦不離乎日用修議論切實臣之常職卽所以盡忠修子之常職卽所以盡孝又何必蒐奇索隱趨周文而貌尼父然後謂之道德也耶噫嘻其亦自誣之甚矣楊君雅碩士其必不以民事爲俗哉有光張君廷賓李君宗岳張設祖以餞聞予言而是之曰方震明德士也秉心致思之論其誠可以爲太僕式矣予曰何

止於太僕由是而卿而相苟用是道鮮有不益於是事者楊君姑再試於太僕從其後而徐觀之
援据經術議論天然却切中當日馬政之弊并切中當日士大夫之弊

送協理戎政大中丞二華譚公還朝序

殷士儋

人臣於國家之事莫難於以身任之也。能任則危機伏於前而不移。浮議作於後而不奪。其究也事定功成而國家蒙其利。然使才不副志。未能灼見其利害之所在而遠任之。則或至於憤事而罔功。適足以履危機。快浮議。而吾身無以自容於天下。任事之難如此。古稱趙營平老成善謀。國世所傳者。坐困先零。上便宜疏數事而止。爾而不知其經畫前定。處之裕如。爲國任事之心。蓋有當時所不及聞。

明文遠卷

後世所不及載者。斯其人可以危機浮議動哉。二華譚公。性沉毅曉暢。兵事夙負經世之略。往歲閩越事倭。嘗屢著奇績。旋以望移薊鎮。開府公至鎮。卽按行寨上。慨然謂將佐曰。吾今而知南北之勢異也。秣馬礪兵。親援枹鼓。角勝負於呼吸者。宜於南。堅壁清野。設奇固守。先爲不可勝。以坐制侵軼者。宜於北。敵在吾目中矣。卽日圖上方畧。謂薊鎮近在宇下。士馬虛耗。歲糜大司農且百萬。緩急實無可恃。蓋戍邊之上。聚則力強。而備疎。散則備嚴。而力弱。敵勢如疾風迅電。不可羈遏。彼出其長技薄我。往往得志。此失。

明文遠卷

地形之過也。夫負嶠之虎。人莫敢攖。十仞之雀。彈者却步。踰險也。薊鎮天險。奈何棄之以與敵共。莫如擇當路塞。與築墩臺。具蘭石布渠。塹壘木樵。貯弓矢火器其中。敵至則據高收保。扼之使不得過。暇則依止耕作。漸復屯種。如此庶內地得以休息。行之數年。邊境充實。然後議戰議守。惟吾所欲。此誠以逸待勞。萬萬必全之策。不然。患未已也。於時上嘉納其說。大興版築之工。東距山海。西連居庸。亭郭斥堠。遠近相望。尋有以踰度阻公者。公益慷慨不顧。日椎牛釀酒。分番休士。曾未踰時。而金城雄峙。屹然改觀矣。迺又廣招募。勤簡閱。奮壯猷之先聲。越拘攣之故見。積弱駸廖。人有固志。會敵擁衆。匿塞下。睥睨者久之。知不可犯。竟引去。由是朝廷始克明公之功。而踰度者歎服以爲不可及。公則慮周日戒。愈飭愈密。而戎政之命下矣。嘗聞君子抱跖弛之才。建掀揭之績者。顧其時亦有遇會焉。當公之修築也。邊儲告空。士不宿飽。公爲植巡功。且撫且役。較營平時難實倍之。然攻營平便宜疏上。嘗再見譙讓。至累疏爭之。始決公計。謀朝陳暮。卽報可。調度經營。一無中制。計所遇會。則什伯踰之矣。稱使非公以身任之。內怵外讞。踰。

得避嫌之便而公後咎餘責誰與成此功邪古之大臣在
邊鄙則邊鄙重在朝廷則朝廷重公知北事異於南亦嘗
有以營事告公者乎擁大纛制閩外賞捐千金而罰輕勞
鼓苟利社稷專之可焉是故其展布也易營卒坐食縣官
半多亡賴寬之則玩愒滋深急之則怨讟易作動見掣肘
即約束無所施是故其振制也難昔李光弼始至軍中壁
壘旌旗精彩皆變彼光弼信善將兵然倉卒臨之豈遽能
起衰廢於俄頃哉良由威望之在平日者有以攝服其心
故爾公策勲南北威望焯然在人耳目天子方甚眷嚮之

月之望

故營制初新不以他屬而以屬公公感激益深則任事當
益力出其屢試屢效者抗皇稜作六師以稱明主倚畀之
意其不可信乎其不可信乎詩棠華之雅曰左之左之無
不宜之右之右之無不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公之謂
也繼公開府者為白川劉公與公從事疆場甚久謂公還
朝有日則以書問言於余余既雅慕愛公而又重劉公請
於是乎言

鑿鑿有經濟不為泛常贈答之辭碩論名言有裨國事

送狄承式青田教諭序

歸有光

予與承式同舉於鄉試於禮部皆不第而承式獨以祿養
為急徘徊都下送予出崇文門外謂當得官浙中因約余
遊錢塘西湖遠則在天台鴈蕩之間欲為東道主人然又
數不果今年始得處之青田青田在萬山中足以讀書談
道優游自適而浙東學者近歲浸被陽明之教為致良知
之學承式為人敦朴敘約不喜論說而中有自得者今為
人師不容默然亦將出其所有以考論其同不同何如也
浙東道學之盛蓋自宋之季世何文定公得黃勉齋之傳

明文遠卷

其後有王會之金吉父許益之世稱為婺之四先生益之
弟子為黃晉卿而朱景濂王子充皆出晉卿之門高皇帝
初定建康青田劉文成公實與景濂及麗水葉景淵龍泉
章三益四人首先應聘而至當是時居禮賢館日與密議
浙東儒者皆在蓋國家興禮樂定制度建學養士科舉之
法一出於宋儒其淵源之所自如此近歲以來處之科第
至闔郡不見一人或者遂目為深山荒絕之區而不知假
令縣歲貢數十輩豈盡謂之才賢得人耶以既粵區區二
百年有文成公為帝者師不可謂之乏人也矣天下承平

日久士大夫不知兵。一旦邊圉有警，束手無策，徒望之勇猛強力之人。如此則古所謂合射獻馘於學宮者，何事耶？文成以書生當方谷珍，起海上，毅然建剿滅之策，佐石抹元帥擒殄山寇，卒以保障鄉里，保全城以歸興王之運。其文武大略，且未可以一鄉一國之士槩之矣。承式入公之里，而與其子弟游，能無慨然有感矣乎？天山川之氣，積二百年，當有發者，况以先王之道，六經孔孟之語訓迪之，將見括蒼之士，必有文武忠孝出而為國家之用者矣。

一篇議論都從文成公身上生出，便覺軒翥之氣虎步。

明文遠卷

龍驤不是書生伎倆。有賓有主，敘次井井不亂。

陳堯勳詩序

顧啓元

凡有韵之文，皆號曰詩。自修辭之士與談學之士，不相為用而交議，於是猶之為詩也。核其實，迺始分道而馳矣。辭者曰：夫夫而以學為詩，是宋人之濫觴也；辭不勝，奈何跳而置諸理？學者曰：夫夫而以詩為詩，是唐人之餘閑也；意不勝，奈何靡而飾諸辭？而世之論者，且建鼓而衷曰：詩有別材，非關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白戰者求其說，而不得，則臚傳而誦之，以是為篤論。夫世亦安有游學而可言材，聯理而可言趣者哉？學者材之府庫，而材之精學所不

明文遠卷

能至也。理者趣之淵源，而趣之深理所不能盡也。然則士欲寄精於風雅，而遠追乎溫柔敦厚之遺，自非博學以驟之窮理，以昌之於以牢籠天地，經緯古今，原本山川，極命草木，徒步虛而炫采，矜弋獲以自雄，不已遠矣。堯勳陳君，莆中之高士也，蚤負雋才，兼善名理，揮麈而談，非關闢濂洛之宗，不出諸口；倚樹而吟，非高岑王孟之調，不麗於思。於是游泳理源者，墮其雲霧；鞭笞藝苑者，避其旗鼓。蓋十餘年來，余兩見君於南都，其學日益精，其詩日益古，有與年俱進者焉。今修辭之士與講學之士，各負其所有餘，而

詆其所不足此之神奇彼之臭腐門非經緯通主逆奴非一朝夕矣堯勲獨冥悟於分歧之始而融象於大通之塗此豈步驟所能區其量哉斯言出而工辭者意不能毋心諱之而然疑作以爲吾第比物連類傳事而稱詩耳渠能坐進此道爲嘗試以三百篇求之嚶嚶趙趙莫莫萋萋其物近矣而天緯神格卽何嘗不要眇也僅管鑄釜輓輶鞠鑿其類粗矣而於穆緝熙卽何嘗不微妙也天保采薇車

明文遠卷

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堯勲洞絕學於千載之上時出而操風雅之權文成纂組聲中金石使在聖門所謂相如升堂陳思入室者未有窺左足而先應者也昔楊雄覽著太元悔其詞賦以謂雕蟲篆刻壯夫不爲夫方州部家元之文與長楊河東機實宙合乃大言以欺人豈意千載而下爲白戰者口實乎吾將藉堯勲瑩此璧矣善於讀詩故善於論詩推見根柢不同膚澤之學

聯芳類稿序

羅 圻

予讀五代南唐書見其一時以文學自見者如宋齊丘其自待以爲司馬遷相如楊雄復生不過也及讀其所爲文調皆鄙俚可笑而其所著化書尤凡近無稽下伍野巫市卜而牽合附會得罪於名教者獨多又況其下者乎乃知衰世厄運干戈漁獵不獨其政之足疵民之不幸而文亦因之以萎蘼不振也悲夫宋有天下百年至於慶曆元豐之間可謂盛矣而海內文學之士泉湧而出雖其將家子弟亦學爲文章衣白衣從進士舉而將帥類多通古今以

明文遠卷

至羈縻之帥築學宮召名士教其子弟如楊日儼父子者則文章氣化亦必積治之久而後盛且洽也今天下之治餘百年宋不足論也人有不談詩書者爲世僂辱三年大比將家子或登高科至四海遐羈縻之鄉邇來亦然不獨內地而已以予所聞貴州宣慰使宋從顯則於文章詩賦攘臂敢爲之間能流傳四方其意欲與中原大家相角遂寧止通古今取科第者之足言乎其弟如晦隱君也秀而亦文從顯與之迭爲唱酬積數十年遂成編帙有所謂聯芳類稿者所以志其爲兄弟之作也今存於家要其歸雖

未必盡皆醇於道而確然可以不朽然其世雖遐方不爲所變而又以其家學播宣敦睦之風爲左衽者之赤幟以風動之蓋有裨於世道非細也視彼築宮教子僅獨善其家而又不知其果能與否史猶以爲賢者亦遠矣嗣使君浩然從類子也綽有父風痛二父手澤之存於是稿也間授於鄉進士周鸞來京師請予序鸞曰是將刻於梓也子陰惟遐方之有是族既有是兄又有是弟既有是父又有是子將必庶幾我中原世家乃已是不獨宋世所無雖古亦未有也而況於衰亂之世乎非今積治之久何以得此

明文遠卷

予政樂爲道之從類名昂號省齋如晦名昂號空菴蓋昂必類而省其政是當如晦乃宜於隱其取義亦精矣嗚呼讀是稿者慎母以其姓同而槩謂其爲化書也

贊穠俗能文章仍歸美到國家文治之盛立言有體而起伏照應更極緊密

贈潘天泉序

羅洪先

聖人之學不明於天下與今之學者不至於聖人其患無他大抵皆悠悠爲之也夫悠悠者徐徐云耳其爲心也於善未始不顯然羨之而於惡未始不沮然慚也有責之者亦曰吾始徐徐云爾固未始怫然以善爲不足爲而復肆然敢於爲惡也夫惟有顯然沮然之心則好惡未始不與人同而又無肆然怫然之心則人好惡之者亦不覺其大戾於己生於其心而無可疚見於其事而過不顯然而謂爲大患何也有人於此指其失而示之其速改者必其情

明文遠卷

所大不安也如強顏引謝笑而不應此豈有甚難知者哉非堅於爲計則忍於自遂而已故顯然於聞善得矣然不免於悠悠焉是爲之不力也爲之不力而有善以相形寧不怫然以嫌乎沮然於耻惡得矣然不免於悠悠焉是爲之不力也去之不力而同惡以相比寧不肆然以快乎其始止於不力耳不知肆然怫然之機卽已伏藏其中是無疚於心者乃所以先爲之主而過之不顯固得以匿其跡而逃人之責也斯不爲大患矣乎天泉潘子時乘之謫釣也嘗以吏事至吉水訪余於元潭之上問學焉三宿而後

能去其將去也。與余誓曰：不踐所言，無再見也。余學之二十有三年矣。悠悠至於今，無聞於聖人之道。而潘子決烈乃若此。嗚呼！其可量哉！戰者之量敵也，一鼓而進，再而衰，三而竭。所憑者氣也。詎逆旅者語其鄉廬與丘壠，莫不盡然。悲號他日，返其真悲，乃不逮意。有時而盡也。彼以意氣別於悠悠者，何以異於是？雖然，世嘗譬猩猩矣。其於醉與繫之具，未始不知之也。悠悠焉卒不免於醉而被繫。有所嗜於物也。苟無所嗜，自不藉於意氣。其顯然沮然之心，孰能禦之？潘子審其所嗜也哉！無若余之及於患而後知悔也。

明文遠集

卷三

悠悠二字誤盡一生。得念菴爲之拈出，學者可以針膏肓而起廢疾矣。

蕭冰厓詩集序

羅倫

詩非爲傳世作也。本乎性情，止乎禮義。詩不能以不傳也。若三百五篇是已。當周之盛，國風之詩多出於田夫閨婦之口。而其辭義之與音節之正，皆可以被於弦歌而爲法於天下。夫豈學而能哉？蓋先王仁義禮樂之教，自閭門而達於邦國，由朝廷而下於閭巷，所以漸其心志而形諸四體，和其聲音而發於文章，有不自知其如此之盛也。王迹既熄，風雅道喪。宏材碩士，句攻字琢，用意非不精，用力非不勤。卒無異空花眩目，好音過耳。夫豈才之相遠哉？所以教而化之者，無其本也。然太極之運不息，則人心之天不喪。是故豪傑之士，間生其中，亦有無愧於古者。若靈均之憂憤，杜陵之忠憤，陶彭澤之冲澹，皆本乎性情之真。合乎禮義之正，關於民彝物則之大。視風雅不知何如。惡可以後世之詩例視之哉？宋氏有國三百餘年，治教之美，遠過漢唐。道德之懿，上承孔孟，南渡以後，國土日蹙，文氣日卑。而道德忠義之士，接踵於東南。其間以詩詞鳴者，格律之工，雖未及唐，而周規折矩，不越乎禮義之大閑。又非流連光景者，可同日語也。若冰厓蕭公，亦其一人矣。公諱立之。

寧都蕭田人登進士科仕至通守遭世搶攘未及上廼自放於詩當其意到則然觀岳馬矯若凌雲鶴媚若春園之桃李蒼若冬嶺之松筠視三君子者不知何如亦南渡以後之高品也公詩宗江西派澗泉趙公章泉韓公雅愛澗谷羅公公爲澗谷所知則其詩可知矣同時以道德鳴者草廬吳公以忠義著者疊山謝公公納交於草廬又見知於疊山則其人可知矣公子士贊註李太白詩今行於世公集舊板燬於兵嗣孫儀鳳繼顯前聞欲重壽諸梓屬其序於予予嘗病科舉之業詞賦之工害天下之學術欲變之而未能乃爲公序而傳之何也喜其近於本不爲無益之空言也

端木澄源方見詩教大有關係後人學無根柢徒以片言隻句奪人目色卑之無甚高論矣

贈餘干章君幹卿西還詩序

謝復

今年春餘庠生章君幹卿偕同志葉君本深侍其師胡君來臣以春秋游祁門求益充其所學既有得將告歸祈人游餘干者若予從弟宣輩辱諸君愛且厚臨別求能詩者送之行且索予詩併徵言引諸直予惟春秋魯史舊名吾夫子修之以垂憲萬世者也漢興始以三傳置學宮迨尼於王氏新說庠序不以設官貢舉不以取士後世學者遂以春秋爲疑書而不之講北方學者尤加眇焉在江南惟吉之安成斬之麻城廣之東莞併徵之祁門凡四處獨擅

明文遠矣

名予祁人也請得以其源流言之祁本下邑未始以春秋鳴勝國時先正環谷汪先生始得聞吾紫陽朱夫子之學於其大父東山居士紫陽夫子一傳爲勉齋黃氏再傳爲雙峯饒氏東山嘗學於雙峯而先生實嗣其傳故其學爲有源委既而以春秋領鄉薦明年會試與主司論議不合退而纂輯諸家疏義以詔後世及先生沒而其傳泯焉後五十年當皇明永樂之季復得予先外祖居周易先生爲能推明是書以教學者繼以是經中禮闈而祁之春秋始復振舉又三年爲宣德丁未適劍江孫曰讓以其外父古

厓吳公所傳中山李氏之春秋來掌學事而中山蓋得於朱子門人張主一之再傳與吾環谷之所傳者同出一源自是業是經者擢巍科躋臚仕後先相踵而祁之春秋遂顯名於天下與安成諸處相頡頏矣遠近來游之士日衆以文行事功著名者亦往往有之而掇科筮仕特其餘事耳諸君才智過人俊游日富且不自滿假游流而上歷三百六十灘忘其險阻以所學來就正焉可謂好學也已第未審其所學者將踵環谷之遺躅澈紫陽之餘潤上迴洙泗探夫子筆削之旨以經世乎抑從特師之說兼傳帶比

明文遠卷

絳章繪句以取科第而已乎吾不得而知也今以所聞歸而求諸方策之間與庠多士互相磋磨日益求其所未至其必得其說矣安知餘干之春秋不由此而盛與江南專是經者相望而起乎此僕之所私而諸君之所當勉也若夫惜別畱連之意則詩言之備矣予奚贅

考亭之學一傳爲勉齋再傳爲雙峯而東山繼之故祁門麟史之學遠有端緒存此則淵源授受可考而知也○自介甫有斷爛朝報之譏而荒經蔑古波流川決舉業家割裂破碎幾於侮聖人之言矣世有大儒如明復

夕惕齋詩集後序

陳獻章

受朴於天弗鑿以人稟和於生弗淫以習故七情之發發而爲詩雖匹夫匹婦胷中自有全經此風雅之淵源也而詩家者流矜奇眩能迷失本真乃至旬鍛月煉以求知於世尚可謂之詩乎晉魏以降古詩變爲近體作者莫盛於唐然已恨其拘聲律工對偶窮年卒歲爲江山草木雲烟魚鳥粉飾文貌蓋亦無補於世焉若李杜者雄峙其間號稱大家然語其至則未也儒先君子類以小枝目之然非詩之病也彼用之而小此用之而大存乎人天道不言四

明文遠卷

時行百物生焉往而非詩之妙用會而通之一真自如故能樞機造化開闢萬象不離乎人倫日用而見鳶飛魚躍之機若是者可以輔相皇極可以左右六經而教無窮小技云乎哉今之能名詩者如吹竹彈絲敲金擊石調其宮商高者爲霓裳羽衣白雪陽春稱寡和雖非韶護之正亦足人之聽聞是亦詩也吾敢置不足於人哉少參任君蒞我省間過白沙攜其先公詩集求一言於卷末予故以詩道略陳之若夫先公吟咏之情具在集中覽者當自得云白沙之學以清虛自得爲宗故其論詩如此

送三峯歸南海序

羅倫

南海之溪有三峯焉。蟠踞廣博，意氣端重，色如頽玉者，兩峯也。風骨峻嶮，氣度軒豁，如神人異僧，使人望而敬之者，南峯也。娟好靚秀，如素女靜姝，遠之可愛，而近之不可狎者，東峯也。烟消霧斂，風清日明，陰陽和暢，萬景熈媚，肩馳間一接佳氣，則精爽飛動，神情怡悅，及夫雲霧欬起，雷電晦明，則神沒鬼出，駭目驚心，倏忽萬狀，此三峯之所同也。兩峯在東良容，君彥昭有之；南峯在玉樓之西，易君德元有之；東峯在魁江之上，陳君秉常有之。三峯之外，在番禺

明文遠卷

者，何氏有矩峯，在東莞者，林氏有熙峯，三峯高出白雲，九曜石鼓大奚諸山，皆僂伏其下，不敢抗視。五峯脈脊皆自崑崙，崑崙在白沙南，世傳潁川白龍所宮，天下文明則見海南諸山，崑崙最高，蒙泉潤澤，可被千里，屯雲膚寸，可雨天下，與羅浮相望，群峯列岫，層巒疊嶺，凡出崑崙者，皆磊落奇詭，特異衆觀，雖跨州越邑，橫河絕海，而端嚴拱抱，尊面崑崙，如弟子之服先師，無違背者。武夷之西，雲谷之東，蔡氏有九峯，胡氏有五峯，成二山之偉觀，此五峯者，不亦重白沙崑崙之偉觀乎？客有好奇者曰：子知南海之崑崙

矣。知西海之崑崙乎？吾能言之。其大蟠天地，其高蔽日月，閭風之苑，元圃之墟，宮天帝而館神人，其入中國者，北紀則嵩華，恆岱南紀則岷峨，衡廬小天下，塊三山，坏五湖，皆崑崙之支脈爲之也。子欲盡天下之大觀，吾與子其俱往。三峯主人同聲曰：諾。吾將由南海之崑崙，陟西海之崑崙矣。遂仗劍長歌，浩然而往。

逍遙秋水舉頭天外，文故似之。

明文遠卷

竹浪齋詩序

顧啓元

余嘗聞人之稱治詩者。以爲必字字句句。盡擬唐人而後。可以爲詩。至其評人之詩。或曰工。則工矣。非唐詩也。非唐猶之乎。亾詩也。嗟茲乎。詩果若是乎哉。夫詩首於風。而風噓於世。世降而風移。風移而詩變。此天籟之所不容已。而元籥之所不能闕也。故古亾是物。今則有之矣。古亾是事。今則有之矣。古亾是言。今則有之矣。古何必俯細乎。今何必仰摹乎。古金峙於廖廓之間耳。惡乎同。其在人也。觸境而生情。而情每以境集。因情而耦境。而境卽以情遷。蓋

月之遠矣

今以昨爲非。而暮以朝爲故。烟雲動植。偷佚憂悲。日代乎吾前。欲一有以爾之。嘗見其變化推移。而莫可以繫著也。吾內感於情。而外觸於境。以其介然不容已者。激而爲聲。歌當是時也。急起而追之。如兔起鶻落。猶恐不及。乃不自抒其情。而尋古人之情。不自寫其境。而擬古人之境。舍真取似。棄我從人。有能赴其所欲言者邪。且使採風者欲論其世。而其事皆往世之芻狗。真境界奪矣。欲知其人。而其言皆前人之僞孟。真面目遁矣。欲知古之所謂群觀與怨多識者。杳然不可復得於篇什內矣。詩果若是乎。竹浪

齋詩草。吾友李君象先之所著也。象先綺歲談經。度越流輩。室無塵雜。居有餘閒。而性獨好吟。遇物揆味。奚囊所貯。不可勝載。君問出其什伍。以示余。余讀之。悠然其有會也。其取象也近。不冥搜以爲奇。其銓志也真。不強傳以爲法。能使誦者如洞其心所蘊之情。而際其身所涉之境。視世之專模擬。而掩本情。飾谿逕。而奪興象。殆有孱然不屑者。且君方盛年。舉其全力。篤意於詩。如騁飛黃。茲白。而當禺中。賜谷之時。誠不知其稅駕所至。要以得古人微旨於形色皮膚之外。而獨出其真境界。面目與三唐作者相証於

月之遠矣

千載之上。使君而竟其所詣。卽前之持論者。欲以法古。倣君。知其不以彼易此也。余向者河漢此道。久而後稍有悟。於霜降水涸之理。妄謂作者必超然獨脫。而後可法可傳。而惜其才志疲薈沓拖。不能復振。故因讀君詩。爲次其兩相合者。如此。願終與切磋究之。卽世不能無疑余言。而因以疑君詩。請以一丸泥爲君東封函谷矣。舉頭天外一破影。響踏襲之言。學者要當具此胸坎。

贈張巡司序

馬中錫

孫人張汝誠以精吏事從公府數年得官爲卽墨古倉氏
又數年以出納底績晉秩爲武進奔牛鎮巡司以姻戚故
謁予官邸視茫茫而髮種種矣予進而告之曰若知巡司
宦之道乎夫官以巡檢名則其職在弭盜而百務貴檢察
然今之盜未易弭而盜之情未易察也昔之盜以貧今則
殷富者亦或爲之矣昔之盜以愚今則號爲士人亦竄其
其中矣昔之盜畏法今則玩而易矣夫搜捉之官巡繳之
卒詞其所如而掩其不備所持者法耳盜玩而易則法不

明文憲卷

足以制吾法不足以制而吾弭盜之術始窮檢察雖極於
精明而無所於用且巡司卑官也高位大僚發蹤指示者
也司督理者以多賤而通音問主案牘者以稔熟而竄姓
名千古通弊勢家爲之居停主人不敢物色貴幸爲之保庇士師不
能盡法卑官何所用其力耶是必端廟堂之本以清於源
振介特之操以勵於節倡輿論之公以正於俗源清則盜
無所庇節立則盜知所恥俗正則道無所容不煩刑誅而
盜可漸平然此非汝誠事而亦非立談晷刻之所能盡也
禦盜則譏察非常得情則哀矜勿喜汝誠之所當自盡者

明文憲卷

如是而已汝誠嘆感言曰是誠難矣誠非吾所敢任矣書
斯言以畀我值清節敏才者將以告之或藉以集事遂書
之

切中時弊之名極有關係。小題大做

張東海集序

李東陽

東海之濱有張汝弼先生者。嘗觀於海而有得焉。因以東海自號。少善草書。雄偉俊逸。自成一家。同時名能書者皆莫能及。碑板卷帙。流布邇遠。至於外國。東海之名遂遍天下。其爲詩清鍊脫俗。力追古作。意興所至。信手縱筆。多不屬稿。卽有所屬。以草書故。輒爲人持去。先生亦自謂刻集太多。欲矯時弊。不復置意。其間清詞警句。時或傳誦。而見其傳集者。蓋鮮。其爲文。隨時觸物。必根理義。不爲華藻枝葉之辭。特自慎重。不苟作。又以無榮故。益加少焉。故以書

明文遠卷

掩其詩。詩掩其文。說者乃謂藝之至者。不兩能。非知先生之深者也。先生沒且二十年。其子廣西按察副司弘宜。亦卒。家又遭回祿之變。兵科給事中弘至。檢諸舊篋。不能十。一又妨諸嫺友所藏。及胥吏所私錄者。得其二三。爲一卷。而時所傳誦者。尚未之備。以續錄未已。隨所得爲先後。將刻梓以傳。以先生之詩之文而止此。甚可惜也。昔之論書者。必先人品。豈惟書哉。人之品。必先道德。所謂道德者。非必禹行舜趨。服堯之服。而後爲至。惟義理邪正。不汨於中。涵養既久。則英華自發於外。如珠藏玉韞。有不可掩者。先

生晚得科第。爲兵部郎官最久。志操耿耿。不爲污合。聞口

論議。無所顧忌。未嘗諂媚。以干進取。中所自負。往往於辭章發之。及知南安。律已愛物。政宜其人。未久而致仕。以去。故其政事。又爲文章所掩。而其文之存。亦止此。豈不重可惜哉。然空青丹砂。金膏水碧。顆拾而塊翫之。亦知其爲至寶。固不必堆盤積筭。然後爲富。而况於文哉。况其人之可重者哉。使後世知其人。之重。則其文益重矣。先生諱淵汝。其字松之。華亭人。其舉進士。在成化丙戌。卒於弘治丁巳。年六十有七。子弘宜。弘至。皆繼舉進士。弘至爲翰林庶

明文遠卷

吉士。世其家。弘正弘玉。弘金。弘圭。皆不失矩範。諸孫之繼而起者。相望。張氏之文獻。固於是乎徵集。旣成。弘至以書上京師。介翰林侍讀學士顧君士廉。請予序。嗚呼。予言豈足爲先生重哉。

一直抒寫而低徊感慨神韻鏗然。每令人尋味於行墨之外。

仕學規範序

方孝孺

所貴乎盛隆之世者。非特以土宇之廣也。非特以武備之強。貨財之富也。風俗淳美。而賢士衆多。禮義修明。而綱常昭布。上而朝廷。下而閭巷。公卿大夫之政事謀猷。韋布之士之論議著述。藹然一出於正。其進行於當時者。既足以導善遏邪。而遺言緒論之傳。使數百年之後。聞者爲之感慕。太息而不能已。若詩之大小雅。周召二南。作者非一人。言者非一事。而其根據義理。忠厚光大。垂之萬世。而無弊。是奚爲而致此哉。道德成於上。教化行於下。漸漬薰蒸。而

明文卷

咸有自得之妙。是以若斯之盛也。繼周而治者。惟漢唐暨宋。而國之廣大富強。皆不及焉。然求其可以配周而無愧者。則不在乎彼。而在乎此也。宋自太祖立國。育才善俗之意。固已美矣。後嗣相承。以禮義遇下。以寬大養民。誠心惻怛。上通於天。天錫佑之。俊哲輩出。三百年間。道術大章於天下。雖周之隆莫得而尚焉。其時大小之臣。材技或有不足。而忠厚常有餘。事功或有不舉。而論議不少貶。著書立言。以羽翼聖人之經者。既皆名世。而可傳。而編輯合粹。衆人之說。以成書者。亦非漢唐所能及。其最有益於世者。若

小學書近思辯志二錄。已大行於時。其次若自警編。仕學規範之類。亦班班爲人所稱誦。賢王殿下治蜀。盛德興學。追蹤千古。嘉言善政。尚友百王。深有慕於宋之賢者。以爲皇明創業。超越漢唐之上。復法宋以爲治。則成周不難侔矣。既重刻自警編。以訓國人。復取仕學規範。將刻以傳示好學者。有敕命臣爲序。昔漢河間王修學好古。從民得善書。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則表章古書。以輔助朝廷之教化。固王者事也。歟。爲治之道。禁之以法。不若諭之以言。諭以善言。不若以前人之

明文卷

言化之。爲易入也。繇宋迄今。百餘載之近。今之天下。猶宋之天下。今之人。亦宋之人也。以宋人之言。而化今之人。烏有不從者哉。使仕與學者。於此書之旨。有得焉。變澆爲淳。改薄爲厚。以誠意正心爲學。以忠厚敦篤爲行。以恭敬事君。以平恕臨民。則宋之舊俗可復。而俊哲之出。當與宋同其盛矣。賢王之所以望於天下者。寧不在茲乎。臣不敏。敢以是爲多士告。書凡若干卷。奉川張鑑時可編次。其詳本序已備。故弗著。特推論其世云。

粹然經術之篇。使歐曾執筆。不過如是。

贈金溪吳仲實序

方孝孺

道本於人心。非幽深元遠不可知也。而人鮮知之。邪說惑之。耳。古之爲邪說者。其言異。其術異。其名亦異。其心亦白。以爲異於聖人之道。故其術易攻。而民之智者不之信。後世之爲邪說者。其言與術皆異。至於問其名。則自以爲儒。問其所宗。則以爲得聖人之傳。故智與儒者皆溺焉。聖人之道。載於經。可知矣。未嘗使人求道於博文約禮之外。聖人沒。明道者莫過於子思孟子。而二子之所言。近而身。遠而天下。要其原則本之天命。語其事則愚夫愚婦皆可知。

明文遠卷

之亦未嘗爲竊冥渺邈之說。使人不可致詰也。後世邪說者。則曰文不必博也。禮不必約也。道之妙不可以言傳也。嗚呼。是果道耶。以聖人之智。廢七十子之偉傑。其過於人亦遠矣。然而必學於詩書禮樂六藝之文。至於終身而不厭。彼邪說者。則曰六經不必學也。必求於吾心。俟其頓明。忽悟而後可。嗚呼。是果何道耶。且經之作何爲也。聖人思已之身。不能常存。以淑來世。故載其所言所行者。使人取法焉耳。今人必謂無所用乎經。而可以爲聖賢。則邪說者果勝於聖人也耶。棄書誦絕念慮。鋼其耳目而不任。而僥

倖於一旦之悟者。此西域之異說。愚其身而不可用於世之術也。而學之。謬自附於聖人。而曰聖人之道固如是。不特誣其身。而又誣後之學者。何其甚惑耶。自斯道之不明。其欲惑斯民者亦衆矣。然墨者不諱其名爲墨。楊者不諱其名爲楊。申韓老佛之徒。各不諱稱其名。故放言而驅之。則人隨以定。其爲害可息也。天下之大害。莫甚於名是而實非。異端其實。而聖賢其名。此士之所以從者衆也。然非彼之過也。從之者愚也。今有人焉。棄稻黍而取橡栗。雖無識者。亦知其爲愚矣。棄孔子子思孟子而不師。而求異端

明文遠卷

之似者。師之。孰謂其智耶。金溪吳君仲實。儒者也。學孔子子思孟子之道。而不變於流俗者也。其爲學甚富。其爲文詞甚達。是皆彼之所棄者。而吳君獨盡心焉。余慕其善爲學也。其自京師將歸。故論邪說之害以贈之。俾告其鄉人。嗚呼。斯道之不明久矣。謂余言爲然者。其有志於道者乎。根柢六經。議論顛撲不破。乃正嘉而後。士大夫喜講頓悟之學。得非先生之所棄耶。

重刻石屏詩集序

謝鐸

宋之南渡。吾台文獻實稱東南上郡。而詩人亦多有聲江湖間。若石屏先生戴公式之。其一也。然當其時。台之人以科第發身。致顯融者何限。而石屏獨工於詩。以窮。豈詩固能窮人哉。蓋天之於富貴。往往在所不惜。而於斯文之權。恆若有所靳。而不易以予人。何也。斯文天地精英之氣。必間世而後得。富貴則倘來之物。趙孟之所能賤者也。故一代之興起。而為將相者。比肩接迹。而文章之士。或不能以一二數。幸而得之。必因折其身。拂鬱其志。俾之窮極。而後

明文遠卷

已。若漢之蘇季。唐之李杜。宋之蘇黃。其於詩也。皆出於顛沛放逐之餘。而後得以享大名於後世。夫豈易而予之哉。雖然。其視當時富貴之極。而泯泯無聞者。則不啻霄壤矣。是以古之君子。寧為麟蹄。無為鴟鳴。寧為玉碎。毋為瓦全。實亦有見乎天之意。其所重固在此。而不在彼也。於呼。豈獨石屏一詩人然哉。三代以降。以道致窮。雖上聖大賢如孔孟者。亦有所不免。然則石屏之以詩窮。亦何足怪哉。石屏之詩。當宋紹定中。樓攻愧鑄吳荊溪子良嘗叙之以行於世矣。弘治初。其裔孫廣東泰政豪。慨念散逸。將重刻之。

未就而卒。今廣之六安學政鏞泰政孫也。將畢泰將之志。而未能告於其守。宋君克明。克明素重斯文。而樂於義者。乃不閱月而功以告竣焉。於呼。石屏之沒幾三百年。而詩又大行於世。石屏於是乎不窮矣。彼世之以爵祿為榮富貴。為達者。誠烏足以知之。

天意輕富貴。而重斯文。實情實理。今古不易。有志者可自信矣。洗發精彩。議論不可磨滅。

明文遠卷

六大家文畧序

顧憲成

二懷蔡伯子敦行嗜古予雅重焉一日攜六大家文畧示予曰此吾先孝廉受之荆川先生者也今將梓而行之敢乞子題其端予曰荆川先生之爲是編也何以哉伯子曰以指斥何李等也世之操觚者甲曰秦乙曰漢相與模擬以爲工則工矣徐而求之果秦乎漢乎否也果秦乎漢乎業已非吾本來面目如其未也優孟且掩口而笑之矣先生目擊而有慨焉故以也也曰然則云何曰夫善爲文者惟以寫其中之所自得而已矣是故韓之前不聞有韓至昌黎

明文遠卷

作而後有韓柳之前不聞有柳至柳州作而後有柳眉山蘇氏父子兄弟自爲知己亦各成一家臨川南豐翩翩雙美不相假也不相掩也夫善爲文者惟以寫其中之所自得而已矣故以也也曰大家云何曰以我役物之謂大以物役我之謂小以我役物是故操縱闔闢靡不在手天之高地之深萬象之往來千載之上千載之下一切紛馳於寸管惟其指使以物役我是故甲曰秦吾亦曰秦乙曰漢吾亦曰漢規規焉咀左馬諸人之批鞭而與肖其萬一譬之剪綵爲花驟而卽之非不奕奕可觀徐而玩之風神色

澤索然無有也奚其文余曰美哉言乎深於文矣不可不表之以詔於世伯子曰不佞何知蓋聞諸先孝廉先孝廉聞諸荆川先生荆川先生聞諸六大家予曰若是卽以序斯編也不亦可乎遂次而歸諸伯子孝廉諱瀛字汝登有潛德門人稱爲少山先生

其論文實有見地深透骨髓王李之學所以不能與二川爭勝也

明文遠卷

宋學士續文粹序

方孝孺

通篇以功字作骨。其層層力。先發處。可名之。功。衆人知之。難名之。功。君子知之。至於不見其功。

而天下陰受其利者。此非聖賢之徒不能知也。周之積累舊矣。由太王傳數世。以及於武王。用八百諸侯之助。而始克商。夫豈一人之德。一日之功也哉。而孟子歸諸太公伯夷。二老。以爲二老者天下之父也。天下之父既歸之。其子安往。信是言也。則武王之武可不用。而周徒以致人望而王。孟子之言不幾過乎。然事固有立乎此而應乎彼者。山獄出雲。而霖雨被四海。人以爲霖雨之澤也。而不知本於

明文遠卷

山嶽之助。賢人鉅儒之於國家。不必有赫然之功。而其及物。常在乎事爲之外。謂天下果興於斯人。衆人未必知而信之。然欲天下之安定。非斯人亦莫之能也。高祖之於子房。世祖之於卓茂。寒旗斬將不與焉。而尊禮在羣臣之上。蓋其道德可以訓暴革奸。智謀可以開惑定事。言論風采。信於人而傳於世也久矣。吾從而尊禮之。則其所化服。豈特事功之淺乎。當元之衰。國朝之始興也。地大兵強。據名號以雄視中國者十餘人。皆莫能得士。太祖高皇帝定都金陵。獨能聘致太史金華公而賓禮之。公始見上。上問以

取天下大計。公以不殺對。上甚喜。俾授太子經。每詢以治

道。公未嘗不以仁義爲言。是時羣雄多嗜殺。好貨。獨上御

軍有法。命將征討。戒以勿殺。所至民歡樂之。議者已謂天

下不足平。及海內平定。上方稽古以新一代之耳目。正襲

倫。復衣冠。制禮樂。立學校。凡先王之典。多講行之。而太史

公實與其事。在翰林爲學士。中嘗爲國子司業。晚爲承旨。

先後二十年。以道德輔導皇太子。聖德寬大仁明。而天下

歸心。愛戴稱頌。洋洋者。公之功居多。海外殊絕罕至之國。

朝貢之使。接於國門。至必門公起居安否。購公文集以歸。

明文遠卷

日本至孳刻傳誦於其境內。而近則朝廷。遠則窮山陋邑。婦人稚子。皆知公爲盛德君子。聞其名。見其文。未有不咨嗟愛敬者。公修身於戶庭之間。而姓氏播於千里之外。蠻貊荒服。皆知尊慕之。使中國之美。傳於無極。其功蓋大矣。而當時之人。未必能名其爲功。此公所以爲盛與。公之學博而知要。其德粹然。與世無競。而端介之氣充養有道。不爲利害所移。蓋仁人長者之風。不見於世久矣。乃於公而見之。天之遺斯世。不亦厚乎。惜夫世未獲盡被公之澤。而公遽以疾終。竊嘗歎天下知愛公文。而不能盡得其意。且

不能盡觀也。以爲公昔無恙時。嘗擇舊文爲文粹。以傳矣。因復與門友浦陽鄭楷。叔度等。取自仕國朝以來所作。復選錄爲十卷。名曰續文粹。以傳於學者。嗚呼。斯文也。公之所爲。雖可以傳世。而不足以盡公之爲人也。後有賢者考言外有無窮之味。多少。嗚咽。論國朝之所由興。而追維德業之盛。以歌咏太平之治於無窮。太史公之功。庶幾可白於後世乎。公諱灝。字景濂。金華人。

明文遠卷

所序者文也。而所論者則功也。抑揚吞吐。多少感歎。纔見太史公文集。關係世道不淺。的是續文粹序。移作前文粹。不得議論光明磊落。刻劃寫照。頗似司馬子長。

送浮圖景協序

方孝孺

周公孔子之道衰。而異端出稍盛。其後其說尤熾。人趨而信之最深。久而遂同。稱於孔子曰儒。釋世主惡其然。欲斥之者有矣。然既撲而愈熾。既滅而復興。惡之者五六。不勝喜者之千百。延至於今。塔廟多於儒宮。僧徒半於黎庶。西域之書。與經籍並用。吾嘗求其故。以爲楊墨名法之流。其說與釋氏雖殊。其達聖人之道則一。然皆不數傳。輒不復續。釋氏更千載而不廢。獨何哉。蓋楊墨名法。淺而易知。不足以動人。釋氏之術。其深若足以通生死之變。其幽若可

明文遠卷

以運禍福之權。惟其深也。故過於智者悅焉。惟其幽也。故昏愚之氓。咸畏而謹事之。而其徒又多能苦身勦行。固執而不爲外物所移。飾儒言以自文。援名士以自助。故其根本滋固。柯修蔓延。纏乎海內。無怪其與孔子同稱也。然孔子之道。猶天然。豈以其同稱而損哉。有一善可取。孔子且猶進之。聖人之容物。固如是也。況釋氏說教。一本乎善。能充其說。雖不足用於世。而可使其身不爲邪僻。不猶愈於愚而妄行者乎。故儒之於釋。縱不能使歸之於正。姑容之。恕之。誘之以道。傳之以文。然後可使慕入焉。四明壁奎協

師年甚少。從烏傷龍門海公爲弟子。性慕儒學。頗至其來京師而將還也。海公屬予有以告之。余非釋氏徒。固無所告也。然協師之居烏傷。視土田之沃。室廬之稠。市廛之富。亦以爲盛矣。人告之以京師爲尤盛。豈不疑之乎。今至京師而觀之。然後知其不誣也。夫人學於釋氏已久。驟而語之以儒道之大。不猶疑昔之京師者乎。在乎造之而已。協師其歸而求焉。苟有得吾之言。則去周公孔子之道不遠矣。

高占地步不失韓歐規矩。若景濂則推波助瀾。反不能

小明文遠卷

如是之嶄巖

劉枬閣先生文序

方孝孺

學術視教化爲盛衰。文章與學術相表裏。豪傑之士。固不待教化而後知也。然先王所以孜孜焉先之。而不敢忽者。以爲天下之人。不能皆生而有文。明吾教於天下。使過者抑而就中。不及者企而求至。道德既一。則萬事畢治矣。當周盛時。微而閭巷之人。遠而產乎遐方絕域。肆口所成。皆合乎仁義之旨。及其已久而衰。著書之士。以千百計。雖不能皆概乎道。而弘博深元。咸有所自得。辟諸黍稷稻粱。雖爲味不同。而皆可以醉飽。未嘗假竊剽襲。浮談虛言。如後世文士之爲也。自周以來。教化詳明。得先王之意者。莫如宋。故宋之學術。最爲近古。大儒碩生。既皆深明乎道德性命之理。遠追孔孟之迹。而與之爲徒。其他以文辭馳於時者。亦皆根據六藝。理精而旨遠。氣盛而說詳。各有所承傳。而不肯妄相沿踵。蓋教化使然也。有元百年之間。宋之遺政。銷滅殆盡。士之能言者。不爲不多。辭采音節。不爲不工。及觀其所至。不過撰取舊說。以爲言。求其學術之所自得。豈惟不及宋之名世者哉。凡生於其時。及見宋之遺風者。自以爲不可及也。寧海在宋。特爲詩書文物之邑。去南渡

國都爲近。故士之顯聞於世者甚衆。宋之衰也。兵刑不振。而教化猶存。取士之法稍弊。而風俗不壞。故其文章雖不能不降於盛時。而學術之醇。終不能甚愧於古。樗闇劉先生少游錢塘。學於宋太學。與名士大夫交。斯時達乾道淳熙諸大儒猶未遠。文獻之傳。盛有可徵。是以先生之學淵博崇高。得聖賢之大要。其爲文章。朴茂質實。不爲異常絕俗之談。而紆餘衍肆。必達其意而後止。索之而愈深。味之而愈長。其視葩藻無實可喜之辭。迥乎其不作也。先生所尊善者。惟同邑間風舒公景薛。南山陳先生壽所友而敬。

明文遠卷

者則剡源戴公帥初。鄞袁公伯長。袁公後仕元爲顯官。名稱海內。戴公文亦傳於時。間風南山與先生皆自謂宋遺人不屑仕故文行雖高。而不大彰著於世。傳而知之者。惟邑人而已。今相去五六十餘年。故老淪喪。知先生之名者。日已寡矣。使又歷數世。豈復有知斯文之可貴者乎。夫學術如先生而不傳。後死者之責也。故擇其尤善者。次爲若干卷。且推其所自而備著之。使知先生自得之深。非近代能言者所及也。先生諱莊。字正。中樗闇其號。所著有周禮輯傳易說今不傳。論文章歸本學術。論學術又歸本教化。真可謂知人論世矣。識力深厚。氣味醇古。此種文字。南豐集中有之。

送南駕部吳君考績北上序

歸有光

駕部吳君之先憲副公。與吾郡陸生鳴鑾之先大夫同在嚴郡。有寮案之舊。陸生是以得從君遊。君將以考績北上。陸生爲君請贈行之辭。且致君之意甚勤。余固鄙野之人。又不閑於世俗之文。其何以辱命。然聞君之高誼久矣。況其情之惓惓。烏得無言已乎。國家自末樂遷都。兩京並建。如古鎬洛之制。百司庶府之在南者。悉仍其舊。而稍省其員額。兵部尚書預掌兩鑰。寄任特隆。而車駕清吏司得以揀選上十二衛之驍勇。羽衛皇宮。蓋古光祿勳之職。領五

明文遠卷

營七署之事。所以佐大司馬。寓兵機於環衛之間。非特掌輿。輦車乘郵驛。廐牧而已。高皇帝以兵定天下。斂百萬之師於神京。國家晏然有泰山之安。於今且二百年。邇者營卒羣噪。極其猖狂。幾如元魏神策虎賁羽林之禍。朝廷紀綱所繫不小矣。夫兵衆之所聚。統馭者或不能知其情。人情不能知其蓄之之久。則憤懣而思有所一出。此固其勢然者。於是欲求其情而加慰勞之。彼方自以爲得而安於自恣。如是則向之所謂情。不生於情而將生於習。彼以其一旦憤懣之氣。而徂之以爲習。國家可一日恃之以爲

安哉。異時遼陽之師嘗驚矣。撫之而後安。雲中之師又驚矣。撫之而後安。此邊疆之患。四肢之虞也。今京輦腹心之地。惴惴如此。然又烏知不以異時之事。無所懲而效之也。即使又無所懲而效之。則吾未知其所止也。天下之變。無不起於微。唐中葉始於平盧一軍之亂。當時不折其芽萌。釀成至於五代一百六十年不可除之痼疾。武宗時澤潞擅命。李德裕請討之。而橫水戍兵叛入太原。奉楊弁主盟。事議者頗言兵皆可罷。德裕遽趣王逢起榆社軍斬弁獻首京師。而澤潞亦平。德裕之爲相。不盡滿人意。而臨事有

本明文遠卷

制如此。故能使河北三鎮畏脇。而會昌之政。稱美於世。蓋天下善者能制其機。羸縮變化。無所不可。獨患因循不決。作於目前之無虞。而制之不出於已。此所以可慮也。陸生言君勤敏於吏事。凡監牧舟艦諸靈。敝多所釐革。而親王之國。兼兵工二部之務。沛然有餘。予以此得君之粗者。今茲北上。必能以天下之大機。贊於廟堂矣。余何詞以助之哉。

一篇大議論。不作泛常贈送之言。而題極熨貼。明至嘉靖而後。將騎卒。將師律。蕩然以致羣盜四起。不可收拾。則以先生言爲著。蔡可也。

贈李明府汝弼序

馬中錫

進士李君汝弼。補襄陵令。人見其風範壁立。制行斬然。正人君子之氣。可掬。遂逆其政。有可觀也。一意勉以入爲臺郎。至形諸筆舌。率皆諛詞。而少規諷。中錫獨謂其不然。夫天下事。未有慕乎彼。而不妨乎此者也。必若而人言。是欲天下爲令者。動輒以臺郎自許。而後不敢怠其政。吾見天下之令。從茲弊矣。譬之食與獵。然一下箸之頃。志在太牢。則其飯脫粟也。必無味。一發輒之初。志在逐麋。則其顧兔母怪乎。其不審也。今期人美政。誘人美官。何以異於是。政

本明文遠卷

恐其致力於彼者。專則用意於此者。雜而規圓且未免乎毀方矣。且今之爲令者。天子何以知其賢。而擢用之也。其必先獲乎守。又獲乎臺。然後獲乎銓曹。而聞其賢於上。乃召爲臺郎也。否則雖賢。不能自達。而欲爲令者。憧憧以求之可乎哉。其弊必將使人背兔以從麋。唾粒以喂肉。巧其政以求售矣。此心一萌。設機萬種。新舉日規。舊學盡負。君子忽焉下流。正人漸爲曲士。爲斯言者。導之也。守有司也。徵科者。有司之所事也。臺憲臣也。繩人以法者也。銓曹黜陟官也。責名檢以進退人者也。然惟巧者能中其暗。尚以

獲其懼心焉。故以徵科中守。則取諸民也。川漁原狩。皆舉

無逸。鱗網合。無亡啼。而守之心獲矣。以守法中臺憲。則法

苟樞存。不顧政之虎逝。而臺憲之心獲矣。以名檢中銓曹。

則布被食餌者。柳比以欺世。而銓曹之心獲矣。大中

大獲。小中之有小獲。不中則無獲也。誰復抱拙而不為巧。

中哉。其寃必至天下之邑。無一賢令。而天下之令。無一善

取。然後已。吾故甚不滿於以官勉汝弼者也。雖然。涇鼎不

可以誨烏獲。而舉鼎者必烏獲。學謳不可以責韓娥。而善

謳者必韓娥。窺聽睨豕。固不可以喋喋獻喙於正人君子。

明文遠卷

而隼鵬鵬鷂之群。詎能舍正人君子哉。是則私有望乎汝

姬。

議論有關係。深情峭致。筆力蘄然。可以藥世之靡靡不

白振者。

楊忠烈實錄序

李長庚

人臣為國家建持大議。規利除害。唯其言之得行也。所為

者大。所捐者小。大者子孫黎民。小者一家一身也。而所謂

行者。有行於當時。有行於後日。行在後日。何必當時。故忠

臣不難以身殉者。一時之禍。而竟以志辭者。後日之行。此

其苦心。原為國家千百世治安起見。不以一時之禍福升

沉計也。彼喜同惡異。慘心毒手。此內瑞之常。原不足惜。其

幸明者。謂天下之良心清議在也。國家不患刑賞一時之

倒置。而患良心清議一時之不在斯民。夫刑賞出內瑞。一

明文遠卷

時之榮惑耳。若使良心不死。清議猶存。則上者抗之。中者

亦不之附也。舉世不附。則瑞止一人。其何能逞。况抗者懼

禍太烈。不附者禍亦輕。何難為焉。乃楊公一疏。初上之日。

人心群然。是之及見被禍。則指為激漸。而指為非。且下之

石明。以為非者。或迫於一時之勢。而暗非者。則并其五夜

之心。平旦之氣。亦化而見。以為真非。天下事至此。可勝慨

哉。茲幸乾陽在御。陰翳潛消。寘瑞於法。盡反所為。寰宇再

睹太平。而郡守胡公下車之日。先為傾囊贖宅。網紀其家

輯忠烈錄而梓之。俾公心事。曉然於天下。一郡之內。而前

有李夏後有胡公。能從患難敵強禦以救忠臣。尤人所難者。一時刑賞賴皇上而正。良心清議賴諸公而明矣。議者又謂今上躬不世出之資。遠軼堯舜。堯舜在上古之世。洪水之災。乃開闢以來。山川未濬所畱之害。非人有意爲之也。舉世之人。莫不以洪水爲當治也。未有一人出而誦洪水之當行者。至於今日。羣然奉洪水而揚其波。皇上一人。不動聲色而除之。此其天縱聖明。千古無兩。一切褒嘉咸出獨斷。出以特諭。可謂千秋殊恩。蓋楊公之疏。初猶疑其太過。及內璫之毒烈日甚。而後公之疏始驗。初猶疑其難

明文遠卷

入及皇上一見之實政。而後公之疏始行。人臣遭時遇主。豈必盡在生前。公死而得皇上知之行之。公不與逆璫計恩怨。不與紛紛者爭是非。獨賴皇上爲知己。公不可謂不遇矣。其前後疏書恩被。詳在錄內。此書行。公於九原下。稽首拜恩。起且掀髯而笑。此一場熱血。不空灑園扉也。激昂感慨磊磊落落。忠烈公死不恨矣。

弇州續稿序

王錫爵

明興二百年。薰釀至嘉隆中。文章始大開。薦紳先生結軫而修竹素。乃其著述之富。體製之備。莫如吾友大司寇元美王公。公撫卽時刻有四部稿。四海內外有目有口者。既驛而傳之已。公自司寇歸病亟。哀所未刻以付其少子駿。駿又沒。長子駕部君續其事。兩閱歲。而集始成。先是四部外有別集者。出於賈人手。稍增損駁亂其間。諸子乃戒諸同志。特就原藁訂疑刊謬。不敢以己意有所甲乙。於是尺牘片牘。名山大川之藏畢登簡。而天下始覩公之大全。計

明文遠卷

公弱冠登仕。中所經大難大危。沉廢者數年。又服官四方十餘年。既又與予結巷。休老。天下士踵慕公。餘波及余。余距戶謝之。猶不勝苦。而公獨泛應不辭。清齋對客。每至夜分。諧唱迭興。頃誦雜出。而不相同。時公老且倦矣。而猶若是。嗚呼。公殆所謂天授非人力也。那那自永嘉已遷。長淮之秀。全注於海。海上千年間。有榮光浮而休氣塞者。其在公與。海月而潮。風而波。彼窮溝積潦。湧之亦潮。揚之亦波。然海能爲衆水。而衆水不能爲海。則有餘不足之符。自然異也。當公少時。一馬士句。何字何度。不有所震發。欲

藉大力者爲幟。而以虛聲撼公。公稍矜。踴應之。不免微露。校○倍○
有餘之勢。而瓶建雲委。要歸於雄渾。迨其晚年。閱盡天地
間禍福盛衰之倚伏。江河陵谷之遷流。與夫國是政體之
真是非。才品文章之真脉絡。而慨然悟霜降水涸之旨。於
紛囂繁盛之時。故其詩若文。盡脫去角牙繩縛。而以恬憺
自然爲宗。卽屏婦小豎。纖善薄長。有叩必得。有唱必和。類
唐而托微。志苦而節甘。采流而神結。泱泱虜球鐘暢。鳥獸
舞。宮商鳴。草木動。因應變化。而不知其所以然。譬之於海。
唯是汪洋浩渺之德。以吐納王百川。而豈必待夫怒濤顛

明文遠卷

波流風蒸雷。陰火夜然。蜃市曉結。駭然見所未見。乃稱大
哉。世人耳論。每歎古今人不相及。夫古人趣簡風質。無苞
直竿牘之糾紛。無毀譽恩讐之窘束。要以各抒所見而止。
故於達意不難。叔季猥鄙。誰復免此。藏心墨兵。資口月旦。
於斯時也。俛然獻酬群好。而能各暢彼我。妙合古作者之
法。此不已較難乎。○請○有○感○慨○不○失○元○美○本○色○蓋公晚而始好子瞻也。夫子瞻之才也。
世之既降。已不免馳騁議論。執道之動。反以見奇。吾元美
獨能離今之獻酬賡唱。而自爲元美哉。夫今世固貌尊元
美矣。輒曰此遷。此固。此漢魏。此盛唐。夫必遷。必固。必漢魏。

必盛唐。句字而儀之。則當公之時。蓋亦有優於歸畫者矣。
傳未數十年。而新陳相變。已索然不見其所有。夫惟作者
心之靈氣。恍惚自來。臭腐神奇。與時相爲無窮。如槐柳榆
柞。皆凡火也。而可以變萬物。故嘉隆之間。與公結軫而起
者。皆以公重。非能重公者也。吾知吾元美而已。

寫出元美身分。與何李輩不同。筆筆分寸。介州之題震
川畫像也。有曰千載有公繼韓歐陽。余豈異趣久而自
傷。可與此序。泰看百年之後。公論定於此矣。

明文遠卷

厓山新志序

張詡

厓山在廣之新會邑南八十里與奇石山對峙如門故又
名曰厓門山環以大海潮汐升降吞吐由之在昔樵蘇登
眺者絕至恣蛇虺麋鹿所宮者蓋不知其幾千百年矣自
宋祥興幼帝浮海始創行宮其上而楊太后與文天祥諸
臣鏖戰死節之始末皆在焉慨夫六飛赴海大風覆舟之
後貞烈忠憤之氣鬱而弗伸者又二百餘年於此矣至我
國朝始表章焉成化丙申邑人白沙陳公甫先生與僉事
鬱林陶君自強議上請創大忠祠以祀文天祥陸秀夫張

明文遠卷

世傑三公又有十六年為弘治辛亥同今兵部尚書華容
劉公時雍時為右布政使泛舟厓門議創慈元廟以祀楊
太后又九年為庚申與僉事晉陵徐君朝文議請入祀典
制曰可持賜廟額為全節祭品視古先聖帝王而視之之
期則先大忠一日也於是乎兩厓巨浸之間英魂義魄貞
烈忠憤之氣勃然與雲厓爭高鯨波爭濤海月山日爭輝
於無窮而香火四時弗絕有司歲仲春率一祭牲牢酒醴
俎豆玉帛襍然前陳往來部使暨騷人墨客登臨乎酹掃
諸篇章不一而足徐君一日顧謂謂曰厓山宜志而未有

志之者蓋闕典也蓋畱意焉詔謝不敏伏枕之餘因與門

徒博採群載次第編輯首沿革次形勝次里域次景致次

帝紀次詔勅次事蹟次列傳次祠宇次祀典次碑文次題

詠次記異次雜著次題名悉筆之所以寓褒也此外如張

弘範白佐之徒列傳反刻石紀功之作悉削之所以寓貶

也編緝既成名曰厓山新志凡一有八卷云嗟乎世之治

亂國之興亡雖曰有數然未嘗不由於人事之修廢姑以

有宋一代論之使當時君臣有古帝王之學以修其身則

出治有本決不至於議論多而成功少矣有古帝王政教

明文遠卷

以新天下則治具畢張決不至於聲容盛而武備衰矣何

播遷之有不幸而至於南渡苟斷斷乎以興復為務而勸

講和者必誅忠蓋如李如岳必任之而勿二如佞如秦如

賈必去之而勿疑則中原決可復而大讐決可雪矣何敗

亡之有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繭戶今此下

民或敢侮予則宋之失於南渡之先者既可慨矣孟子曰

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為不蓄終身不得則宋之失於

南渡之後者尤可痛也嗚呼此志之所以作也夫豈但為

為人臣妾者忠節之勸而已哉志厓山而宋室興亡之故瞭然指掌文字纔有關係

重刻呂氏家塾讀詩記序

顧起元

東萊先生呂成公讀詩記舊南離蜀省皆有刻歲久發漫罕行於世余家有藏本南考功陳君取而諷焉謀於寮程君輩授諸梓既成屬余以序余唯國家功令立詩學宮士所受以紫陽集傳爲宗一切古注疏罷弗肄故成公所記雖學士大夫心知好之而不獲與紫陽耦余間嘗反覆研味參諸往志得其說與文公異者凡有四焉文公取夾漈鄭氏抵謀小序之說多斥毛鄭而以已爲之序成公則尊用小序且謂毛詩率與經傳合爲獨得其真其異一也文

明文遠卷

公釋思無邪謂勸善懲惡究迺歸正非作詩之人皆無邪成公則直謂詩人以無邪之思作之云耳其異二也文公以桑中溱洧卽是鄭衛二雅迺名爲雅成公則謂二詩並是雅聲彼桑間濮上聖人固已放之其異三也文公以二南房中之樂正大小雅朝廷之樂商頌周頌宗廟之樂桑中溱洧之倫不可以薦鬼神御賓客成公則謂凡詩皆雅樂也祭祀朝聘皆用之惟桑濮鄭衛之音乃世俗所用元不列於三百篇數其異四也余又嘗因此放之而覺成公之說長詩序自毛萇鄭元沈重蕭統皆以爲子夏作韓愈

氏謂子夏有不序詩之道三疑漢儒所附託伊川斷以小序作於當時國史而大序非聖人不能程大昌又辨小序古序也兩語外續而申之依范曄方衛宏所綴諸說紛紛迄無定論然詩之有序猶聽訟之有證驗也證驗必於其人與世之近者求之以毛氏之源流子夏貫穿先秦古書自河間獻王已深知其精者猶不足信今用已見喻度靜女采芣諸詩爲若後世子夜之歌估客之樂者鄭樵章俊卿之論是且奚据哉有善有惡詩辭固爾作者之志非美善則刺惡何邪之有故均一濫洑之辭也出奔者之思則

明文遠卷

邪出刺奔者之思則正今第以辭而邪之則叔於田本刺鄭莊也而辭迺愛段揚之水本刺晉昭也而辭迺戴武是直爲後世美新勸晉之嚆矢矣聖人奚取焉迺存之爲亂賊口實哉漢志載衛地桑間濮上之阻男女亟聚會聲色生焉近代博南新鄭著錄言鄭聲淫者謂鄭國作樂之聲過於淫非謂鄭詩皆淫也是以樂記曰流辟邪散翟成滌滌之音作而民淫亂大聲與辭其分固已晰矣青衿安知非以刺學風雨安知非以思賢有女何車安知非以刺婚遵大路安知非以畱君子而必以爲淫昏不檢之人自道

其謔浪嘲晰之語乎。聖人所刪者又何等詩。會是斥穢登良。迺慙實此也。左氏記季札之觀樂也。所歌者邶鄘衛鄭。皆在焉。則諸詩固雅樂矣。使其爲里巷狹邪所用。周樂惡得有之。魯之樂工。又何自取異國淫邪之辭。肆之於韶夏。漢武間也。且鄭伯如晉。子展賦將仲子。鄭伯享趙孟。子太叔賦野有蔓草。鄭六卿餞韓宣子。子驪賦野有蔓草。子太叔賦寒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蓀兮。皆見美於叔向。趙孟韓起。然則鄭詩未嘗不可施燕享。假令盡爲淫奔所作。豈有兩國君卿大夫相見。適自歌其里巷。

明文遠卷

狹邪之謔辭。以黷媒俎豆。下伍伶諱者哉。必不然矣。蓋攷盡宋儒方回馬端臨輩所論著。錯以古今諸賢之言。二書異同。較若指掌。而成公之說。其理似有不可廢者。士君子生千載之後。讀古人書。政自未易。詩又多微辭。尤難臆決。要在衷諸理而是。求諸心而安耳。苟其有得於心與理。卽瑣語和說。持之有故。猶不可棄。況乎賢人君子之言。重席解頤之論。確有師承。可俟百世而不惑者哉。然則讀文公集傳者。於成公所記。惡可忽諸。抑又聞楊雄有言。說說之學。各習其師。范曄亦云。書理無二。義歸有宗。碩學之徒。莫

之或徒。故通人鄙其固。夫考正公逸。稽覈異同。使積滯群疑。泯然冰釋。固通今博古者之大快也。余故詳次昔人所許爲讀二家詩者。備折衷焉。

引經據史大義了然。固是呂氏功臣。未始非考亭益友。畱心詩學者。當三復之。

明文遠卷

杏園重會詩序

謝一夔

起亦莊重

皇上卽位之十有三年。朝廷肅清四裔。賓服而百司庶事亦用簡康。縉紳士大夫得以暇日。少遂燕樂之私。乃三月一日。武庫郎中滇南楊君宗嗣。置酒元寧觀。會同年仕於朝者。凡三十有八人。目曰杏園重會。坐席之序。以齒而甲第先後。官職崇卑不與也。是日天氣晴明。惠風和暢。罇壘既陳。衣冠駢集。諧笑以暢其懷。勸酬以盡其情。伶人歌舞以助其懽。酒半。修撰鄭瑤夫首爲七言詩二律。以紀述其事。於是在席諸君皆倚韻和之。明日宗嗣書各所作屬予。

明文遠卷

言序之用。垂久遠。予惟自古名賢達士。因時撫景。未嘗不燕會以肆其樂。形諸言以紀其實。昌黎韓子所謂飲酒而樂。所以宣其和感。其志而成其文者是已。然邇自往古以迄於今。其爲文字宴會者。不可勝紀。求其彰彰聞當時名後世者。惟蘭亭真率數宴。蓋蘭亭以有右軍真率。以有雷歐諸公故也。然則諸君欲爲斯會。遠圖可不思所勉樹功德。而徒侈詩文可乎。抑予於是因有感焉。昔在庚辰。同與廷對入仕者。百有五十。距今十八年。而與茲宴者。則三十人。中間或職南畿。或遷外服。或以故去官。遽貶黜與壽。

年不永者。已五之四。人生聚散。不啻升沉。罔測如此。苟不乘時勉修職業。以建立事功。不重虛此生哉。書曰。詩言志。歷觀諸君之詩。皆灑灑乎治世之音。而忠君愛國之心。友朋視勉之誼。藹然溢於言表。繼今以往。尚期各隨所任。而夙夜匪懈。以弼成聖天子億萬年雍熙之化。使職業之修。功烈之著。炳炳烺烺。光映簡冊。斯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而無忝今日之會。其或靜言庸違。與世之碌碌者無異。則奚足道哉。三十人襄陽艾天錫。仁和鄭瑤夫。某某。不泛叙交游。而黽勉於職業之大。纔有關係意。高語重。

明文遠卷

卓爾不羣

送童子鳴序

歸有光

越中人多往來吾吳中。以鬻書爲業。異時童子鳴從其先
人遊崑山。尚少也。數年前。艤舟婁江。余過之。子鳴示余以
其詩。已能出人。今年復來。吾友周維岳見余。爲念其先人
相與之舊。謂子鳴旅泊蕭然。恨無以卹之者。已而子鳴以
詩來。益清俊可誦。然子鳴依依於余。有問學之意。余尤念
之。嘗見元人題其所刻之書云。自科舉廢。而古書稍出。余
蓋深歎其言。夫今世進士之業。滋盛。士不復知有書矣。以
不讀書而爲學。此子路之伎。而孔子之所惡。無怪乎其內

明文遠卷

不知修己之道。外不知臨人之術。紛紛然日競於榮利。以
成流俗。而天下常有乏材之患也。子鳴於書。蓋歷能誦之。
余以是益奇子鳴。夫典籍天下之神物也。人日與之居。其
性靈必有能自開發者。玉在山而草木潤。淵生珠而崖不
枯。書之所聚。常有如金寶之氣。如卿雲輪囷覆護其上。被
其潤者不枯矣。莊渠先生嘗爲余言。廣東陳元誠。少未嘗
識字。一日自感激。取四子書終日拜之。忽能識字。以此知
書之神也。非書之能爲神也。古人雖亡。而其神者未嘗不
存。今人雖去古之遠。而其神者未嘗不與之遇。此書之所

以可貴也。雖然。今之學者。直以爲士梗已耳。子鳴鬻古之
書。然且幾於不自振。今欲求古書之義。吾懼其愈窮也。歲
暮將往錫山寓舍。還歸太末。書以贈之。

明文遠卷

黃鶴樓贈別詩序

林俊

黃鶴樓名天下。山延袤數百里。趣鄂城。距大江。名曰黃鶴山。山盡處。石竄然崛起。石之上樓也。傑棟崢嶸。層飛舞。偉然湖南一奇觀。岳陽滕王不及也。予嘗評斯樓。有君子道焉。屹立天南。下瞰八極。俯岷峨。倚星漢。而不知其高。納洞庭。吞雲夢。而不知其大。洪濤勿驚。疾風無靡。寒則暑候。與時偕行。陰慘陽舒。憂樂同態。喧而能寂。特立而不隘。斯其大凡也。登斯樓者。其亦將無取乎。有是江山。存是樓。無是人。其不孤乎。登斯樓者。其將能無負乎。進士金沙馮君。

明文遠卷

時濟杓直沉晦。好問學善記古今事。類然儒者。奉使岐藩。道徑武昌。憲副沈先生思古。暨諸君子。飲餞之黃鶴樓。繪圖賦詩。爲別。俊序其勝。與其所以登者如此。君固取斯樓哉。樓不孤哉。君固能無負哉。異時翹楚士。夫沈懋閔。并振耀古與今。如斯樓。擅名湖南等而上之。其必君也。若曰。凭高眺遠。把酒臨風。旅烟霞。親魚鳥。樂斯樂矣。殆非諸君子之意。亦非所以贈君子也。

風骨稜稜。嶄然有孤峭之色。真是文如其人。

唐詩紀序

李維楨

始黃清父紀初唐詩四十卷。無何病卒。而俞公臨竟其事。益之爲六十卷。則又以爲未盡一代之業。乃倣高廷禮品彙。馮汝言詩紀。紀全唐詩。詩某萬某千某百某有奇。人千三百有奇。名氏若詩缺疑者五十人。有奇。仙佛神鬼之類。爲外集。三百人有奇。考世里序本事。采評論。訂疑誤。碑官野史之說。殘篇隻字之遺。無所不據。摭合之。得某百卷。數年而告成。蓋其難哉。不佞聞聲音之道。與政通。世隆則多隆。世汙則從而汙。三百篇不可勝原。第言成周。周以勤儉。

明文遠卷

儉。肇基其詩。爲邠。愿而厚。詳而中於人情。文王文明。柔順。化行汝墳。江漢。其詩爲周南。召南。婉而有致。恭而不忒。武成之際。公旦相之。反商政。尊周道。其詩爲雅頌。和而正。華而實。晏然而有深思。東周王迹熄。其詩爲變風雅。若板蕩。怒而黍離哀。去先民遠矣。上下千年。汙隆之故。瞭然指掌。匪詩何觀焉。然而以詩論世。易以唐詩論唐世。難。譚者曰。唐以詩進士。童而習之。故盛士以詩應舉。追趨逐嗜。故莫少陵宗工。曾不得一第。右丞雜伶人。而奏技主家。於詩品何損也。貞觀開元二帝。以素爽典則先天下。詩宜盛。而最

聞弱者中宗能大振雅道。即德文兩朝不及中晚人才。樸
越詩宜衰。彼元白錢劉柳州姑無論。昌黎望若山斗。猶且
服膺工部供奉而避其光。僕何也。古者上白人主。下自學
士大夫以及細民。莫不爲詩。而詩盛衰之機在上。後世細
民不知詩。人主罕言詩。僅學士大夫私其緒。而詩盛衰之
機在下。其轉移化導之力。詎足望人主乎。則唐與古殊矣。
樂八音皆詩。詩三百皆樂。唐人樂府已非漢魏六朝之舊。
時采五七言絕句長篇中。僞語被絃管而歌之。代不數人。
人不數章。則唐與古殊矣。六朝以上。惟樂府選詩。眉目小

明文遠卷

別大致故同。至唐而益以律絕歌行諸體。實不相侔。夫一
家之言易工。而衆妙之門難兼。則唐與古殊矣。先王辯論
官才勸善懲惡。於是焉資。其極至於饗神祇而若鳥獸。善
作者莫如周公。僅僅可數他。皆太史所採。稍爲潤色。春秋
列國卿大夫。稱詩觀志。大抵述舊。而唐一人之詩。常數倍
於三百篇。一切慶吊問遺。遂以充筐篚餽奉。用愈濫而趨
愈下。則唐與古殊矣。三百篇刪自仲尼。材高而不炫奇。學
富而不務華。漢魏肖古十二三。六朝厭爲卑近。而求勝於
字與句。然其材相萬矣。故博而傷雅。巧而傷質。唐人監六

物樹風聲。其於爲師又非徒以其位焉者。淫之俗古稱和
柔而淫之士以余所知。其有聞先生長者之風。志於修身
治心而深病乎佔俾聲利之爲陋者。固且有人焉。而在乎
庠序之間。自是淬磨砥礪。融習氣之偏。而歸之渾化。破意
見之障。以致乎精微相虛相染。而成風俗。使人皆曰先王
道德禮樂經術之寄。不在山澤在庠序者。淫之學則然。豈
不盛歟。古者首善自京師始。故司樂象胥之教。尤詳於閭
閻。胥族師。淫爲甸服。去南都三百里而近。是國家之所首善
也。淫之士相與務乎先王道德禮樂經術而風流乎四旁。

明文遠卷

使人皆曰道德禮樂經術之興於庠序者。淫之學始。又豈
不盛歟。於是午山公使學官維揚與諸生張鎰來請記。余
樂爲之記。以告於多士。而勗其成云。午山公名天駟。字應
房。斬人。修學始嘉靖某年某月。成於某月。

學校盛衰興替之故。攷論最詳。波瀾曲折。無限感慨。

重刻伊洛淵源序

張元忬

伊洛淵源前後二編。蓋考亭朱子與黃巖謝氏之所輯。有宋諸大儒先生及其門人之嘉言善行畧備矣。今太宰海豐楊公朝省而暮讀之。既已獨會於心。又將重梓之以公諸四方之學者。而屬序於忬。忬小子夫何知。蓋嘗竊聞長者之餘教矣。天道猶水也。水必有源。源未嘗不一。而其流之所之。支分派別。至不可究詰。要之晝夜不舍。而至於海。則一而已矣。何者。源深而流長也。儒者之於道。有不原於心者。非學也。而稟有高下。見有大小。人有頓漸。則亦安可

明文遠卷

強而同哉。要之不二其心。而皆足以至於道。亦一而已矣。是編所載。無論其門人。卽以諸大儒先生言之。濂溪開其源者也。二程得之於濂溪。既已衍而大之。而伊川終不同於明道。伊川之論橫渠。謂其得之考索。非明睿所照。其於康節。則以爲聖門之別派。豫章延平。並得之於龜山。爲程氏之適傳明矣。而考亭集諸儒之大成。顧於師門主靜求中之旨。自以爲有所未契。是諸先生所不同。有如此者。然此特其所稟所見所入之小有差別焉耳。乃其精神心術之微本之以誠。而守之以敬。槩槩兢兢。務去人欲。而還天

理。則諸先生者。其心同其道同。寧有毫髮之異乎。是以表裏洞然。可以動天地。質鬼神。前乎千百世而無疑。後乎千百世而不墜。所謂源深而流長者。非歟。若夫俗學與異端者。流非不可矯飾眩惑於一時。而要其心。既有愧於周孔。則何怪乎其術易窮。而其傳易泯。此亦潢汚行潦之水。乍盈而易涸者也。然則學諸先生之學者。可徒循其流而不溯其源哉。抑忬又聞之大臣以道事君。而冢宰均於三公。與有論道經邦之責。夫道未有不須學。以至者。今太宰公孜孜問學。潛心伊洛之奧。且將率天下而誦法之。是宜上

明文遠卷

贊一人下進退百官。一出於道而無遺議也。豈非斯世之幸。斯道之幸歟。忬何敢爲佞焉。於諸賢學問宗旨。然曾體會過來。故能源源委委洞徹底蘊。

吳瑞穀詩序

郭正域

古之爲詩者。以才以學以實際。今之爲詩者。以調以句以鑿空。鑿調則不必才。模句則不必學。鑿空則不必實際。而世之寒膚。陳腹。自不見古今事者。皆張空琴而談詩矣。記曰。不學博依。不能安詩。孔子亦言多識鳥獸草木之名。今第淒清其調。柔曼其舌。以爲得詩之聲。瑰瑋則謂傷調。奇崛則爲損致。譬之悅竹枝蘆葉之響。而不見黃鐘大呂。寔聲海濤。莫非元聲也。卽有喙三尺。能與爾食者。道乎。今人之言曰。三百篇皆里巷歌謠。田婦紅女。矢口而成。安事問

明文遠卷

此段漢書可補史記之缺

學爲是不知。嚶嚶趨趨。艘輶鑿鑿。蔓草中唐。參差樸遫。博古之士。見之而心悸焉。夫易用韻言。而判羊承筐。鬼車豕塗。則言理者何嘗不卓詭也。騷寫忠憤。而胡繩若木。豐隆處妃。則言心者何嘗不閎肆也。漢人樂府。秦姬景星。天馬天門。象瑜赤蛟。則宗廟明堂。何嘗不濃郁也。是皆損調乎。傷致乎。由今人之言。是易詩騷。選樂府。反不得玷於王孟高岑之間矣。舍是數者。而暨以鑿空當之。自命於唐人。見謂得聲得致。吾不知其可也。今人祖獻吉而宗大復。以爲不可加一物。不知大復無雄句。而獻吉無綺語。吾未覩其

全也。吾友吳瑞穀氏所爲詩若干卷。其聲調一稟於六朝。初唐而所蒐奇剔詭。皆唐人所未見。所抽思命想。皆今人所未窺。人且以唐人疑之。嗚呼。世人知食唐人之餘。而不知發唐人之覆。是何異摩顛控頤。以挾珠於陳人之口。而玉海珠丘。天地未發之寶。則掉臂而不顧也。嗚呼。非有陶鑄羣品。日新富有者。未可與言矣。瑞穀博學而信砭。所著文集。凡十卷。行於世。則元美先生序之。以爲於麟之徒云。湯盤孔鼎。自與瓦缶有別。瑞穀詩未知何如。而其中一段議論。在文章家必不可少。

明文遠卷

見六

孤憤集序

汪道昆

胡司馬有社稷功中憾者卒死請室今上畢錄先帝故臣功狀置司馬不以聞司馬藁葬山中諸門下士若故人無一至者沈山人爲司馬誄則自四明走墓下哭之初吳虎臣及余二仲氏郊勞山人山人馬首東矣問曰司馬猶彼此名以死山人哭者何山人慷慨言曰司馬功蓋東南非臣一人以也往臣竊觀司馬多大度憎喜自如當意輒予千金不當輒慢罵臣非禮弗食故千金不及臣然坐客多賢豪貴人司馬目攝之不爲禮比臣在坐意獨屬臣臣居

明文遠卷

有戰國餘風

與居臣起與起其所嚴事者宜莫如臣乃今自隕而名不傳臣固未得死司馬所耳臣病三年矣孤憤上通於天且爲臣隕泣又明日諸君東望百里外雨霏霏自大郭來此臣哭司馬時也厥明日出無光頃之雨至與語合於是山人過不佞相與登舍後山出司馬誄讀之四坐憤發不佞起長跼進曰我國家倚辦東南不啻外府天胙司馬幸不蔑東南此所謂社稷功也高皇帝以八議釋有罪必先議功先帝故嘗多司馬功死司馬非先帝意也卽司馬無諭已奈何傷先帝之明不佞先帝舊臣願爲山人壽虎臣

次進曰孤不肖嘗遇司馬前茅孤方引諸少年挾吳姬楚女履舄遮道呵者至曰客何爲孤叱曰毋多言客高陽酒徒吳守淮也司馬歎曰嗟乎此吾故人子引車避之於是人皆謂孤狂謂司馬長者往島夷起吳越率以澤量人司馬提三尺劍全活之何論億兆及司馬不辜死卒無能發一辭非三人則皆暗者矣孤德司馬於今終不能忘孤願爲山人壽次二仲氏進曰凡諸功罪有主者兩生不敢知當司馬時彼都人士莫不藉寵靈被恩澤司馬一旦受法則羣起而誹訾之彼何能顧嘗慢罵我然今喑嫚罵則昔

明文遠卷

抵千金者也彼其視怨如丘山視德如流水謂司馬何食人之德而有二心士之恥也幸山人出且爲都人士一洗之司馬以好士聞今得士矣願爲山人壽酌畢白雲起東海亘青天而西於是相與東嚮酌曰司馬有靈攫甲瞪睜至矣二三子屬不佞揚扈其事則以山人所自賦若爲山人賦者附之

沉雄悲壯刻劃司馬子長似有雲烟風雨繚繞筆下。梅林功罪不相掩其有德於東南甚大而好士一節尤爲冠絕千古予故存是作以表之

送太學趙孝先從軍詩序

方孝孺

臨海趙君孝先爲國子生其父老矣當爲兵京師孝先奮
曰吾不代父誰當爲父言者卽告祭酒以願代狀未許則
言於禮部事聞詔可之釋其父遣歸孝先得命喜不自勝
如疾甚遇藥如積雨獲見日月如羈旅亡聊而獲祿位也
卽變服以行愛孝先者曰孝先誠愛父矣然何不自重也
有才如孝先蓄德踐行如孝先有聲名如孝先旦夕當爲
美官官於朝而以情請上未必不許也而何急自代爲哉
爲世惜才者曰國家地盡四海執干戈職戰守者如林而

明文遠卷

少者豈一兵乎而使孝先爲之也夫以孝先行能用之誠
當其所長於民有補益課其績效孰爲寡多烏可徇一夫
之私願而失良士哉孝先之友方希直聞之曰愛孝先者
非知孝先者也爲世惜才者安知國家之深指乎以已視
人則已重而人輕重者宜先輕者宜後也以親視身則身
輕而親重苟爲榮辱計而忘大義縱得大位何能一朝安
中人且不忍爲况孝先卓卓良士乎聖天子天運神降以
成大業其所舉措不易而密亦明矣豈不知孝先也豈不
知兵之用薄得士之效大也祚之天然將欲暑之必先寒

之將欲成之必先難之昭昭生於太陰隆隆隱於至微安
知抑之非揚舍之非用乎安知萬金之非輕秋毫之非重
乎且士之所學以善俗化民爲本孝先一舉而使天下士
莫不自濯磨奮發知親之不可遺祿位之不可苟由是而
子則爲孝由是而臣則爲忠有益於人紀豈不甚大其於
爲人豈不甚可貴乎於是言者謝曰非聖天子之仁不足
以遂孝先之志非孝先之知學不能處其身以道信乎士
不可不學也乃相率爲詩以美之而余書其說以序之

孝先事卓卓可傳然竭力贊孝先使朝廷受失士之誦

明文遠卷

亦未得體看此文兩層迴護處

送劉任丘序

呂柟

畿甸之縣如任丘壯大而又詩禮文物之地者也任丘之鄉大夫率求於太宰選於衆得吾友靜齋劉子克艱以授之於是吾鄉縉紳皆欲贈之言而謂予與靜齋少同師長同學強且艾恆同遊宜有以言之也五月之望予餞靜齋於西邸靜齋離席曰守臣聞諸君有戒言屬子守臣之與子交也非一日矣若不四字作骨守臣能絕之不必教若不公守臣能絕之不必教守臣如有不然他日何以見吾子也惟夫事至而明有不及政行而法有不立則守臣日夜備備

明文遠卷

而望子以示之者也呂柟曰政自正德以來民力屈思盜而不思良民俗頗思爭而不思睦今幾二十年皆爲之吏者貪私教之也今子已能廉且公是何有於任丘而愛夫不明不法邪雖然今有明鏡於此可以別毫釐照遐隱非不亮也使頓置而側安之則雖以視妍者祇見其耳目偏容貌陋亦可惡矣今有峭壑於此足以止陸越杜役犯非不法也使引索而駕木焉則雖以視儒者祇爲開蹊徑濟其交牕亦可狎矣是故君子惟患不廉不患不法惟患不公不患不明故夫子以不欲止盜而公僕子以斷絕振蒙

能治魯也曰若是則廉公亦非易事乎曰然子不見終南山之禪子真士邪隱幽巖處暗室不接人三十年以爲既定寂仙佛可坐而得也一日有友携入長安城過柳市以東粉娥黛姬妖聲麗曲觸目而塞耳遂忘其三十年之爲功也周京之士年已耆耄家藏古度舊衡自謂傳自夏商以準物不爽分寸錙銖者也他日入於秦市鞅謂其尺冉議其引雖改其鍾澤移其系於是或以千鈞爲輕或以尺布爲長而不自知也曰廉公之難亦至此乎然則何以至之曰吾東郊之圃有株桑其上鳴鳩生數子朝飼之自上有地三層皆不覺其根

而下夕飼之自下而上雖有爭者亦不亂其次以與之未幾數月其子皆喙剛而羽健無或不能飛者矣吾西隣有老媪生數女長如西施已嫁矣次者寡髮次者粗眉次者面黑如漆次者耳短吉士過而弗問也媪乃謀諸姆氏剪髮與髦出鉛與畫眉傾奩中脂以耕之故其環重十銖三年之內數女皆嫁焉於乎子誠如東圃之鳩明矣不行子誠如西隣之媪法矣不立乎訂頑之言如隣媪矻愚之言如圃鳩是故廉則不不廉則不不廉則不不廉則不

議論警策都以此喻出之其快辯處頗似眉山蘇氏。透徹人情字字刺骨

送吉安張太守序

馬中錫

六曹皆官也。世獨多刑官。六經皆學也。士獨好精法律學。謂其一官刑曹。百務皆諳。一精法律。終身取辦。視他官若不足爲矣。故人恆多刑曹官。而刑曹官亦以此自多。予未敢謂盡然。而亦未敢昌其說。成化甲辰。春秋官員外郎張君抑之。以年勞遷吉安守。抑之先君子常贊太平郡幕。有遺愛。民至今懷之。侍御鄒君公輔。郡人也。因謁予文以贈。予往未敢昌言者。今可以言矣。夫大江之西。固多劇郡。然十三郡中。吉安號爲尤劇。邇年俗漸於澆。民健於訟。非得

明文遠卷

長者坐而鎮之。不可默挽其驍突。而漸消其桀驁。豈專刑名法律家所能諳且辦哉。予官諫垣八年於茲。較閱刑書。封駁舛誤。習見所謂刑名法律矣。奸者舞文以規利。廉者彌文以近名。刻者深文以示威。不一再轉。輟喪所有。負所學。惡在其爲諱。而取辦哉。亦嘗習文抑之矣。其爲人務爲長者。其立心恕。其決獄平。其爲文無一切深刻巧詆之辭。其貌謙。其氣冲。虛不自多。精於律學。不自謂爲精。以是爲守。易易耳。豈必取藉於彼哉。若刑名可以取辦。法律可以諸務。則商鞅韓非輩。駕伊呂而失孔孟久矣。夫六經檢心。

之書也。法律刑人之書也。學者明經致用。尚藉之資。奸僞以壞心術。汎法家流。平窺抑之之風度。而上訴其先人之流澤。抑之之賢。固有自來。而牧民者有孚惠心。果非一刑名之可例論也。譬之役徂者然。秦之者固得其用。撲之亦可得其用。相與角於市。無異也。至縱之林木之間。而招之。秦之者但見其來。而撲之者徂見即走矣。法家撲徂者也。抑之秦徂者也。秦與撲其爲道殊。其致効亦異。吉之民其亦知所審焉則可矣。

鷹鷂不若鸞鳳。自昔言之。苛政成風虎。而冠者接踵於

明文遠卷

世吾於斯文獨自有感也

送太守程君之任衢州序

羅欽順

昔陽道州白署其考云。撫字心勞。催科政拙。余嘗以爲拙之一字。當爲巧者發爾。不然未爲得也。夫巧固傷民矣。而拙將無瘠其國乎。國誠瘠。未必有肥民矣。何以驗之。往年賊瑾用事。有司率承望風旨。累年租調之違負者。率之如不及。緣此橫取民財。一郡多者。奚啻十數萬名。爲官借而實則威之以嚴刑。徵諸前聞。是謂白著。吾民皆不堪命。而平無所於告也。巧之爲禍。其烈如此。不可畏哉。然推尋事端。則凡違負之多。未始不由累政之拙。在平時或可牽補。

明文遠卷

序

一旦事變百出。國用且窘。元載之策。勢將必行。斯民安得不重傷乎。是知巧與拙皆不可也。嘗聞漢宣帝論及良二千石。首以政平爲言。要之催科之政。惟平乃善。夫所謂平者。豪傑不得以苟免貧弱。不至於見侵。惟正之供。取必以其時。其非時之調發。必不得已。則審其輕重緩急。而通融之有術。如是而已矣。天有地數百里。民小大以數十萬計。政事之當平者。誠不少。乃若關於利害之大者。宜莫過於催科之政。平則實惠及民。而國用常足。上下之情。兩得爲郡者。庶無負矣。不之君子。可以此言告者。程君汝南。非其

人乎。君初以家學登弘治壬戌進士第。授南京戶部主事。歷陞員外郎。郎中。詳敏寅恭。聲稱籍甚。當道兼采其資望。爰請於上。俾知衢州。夫以君存心之良。得名郡而理之。其致勞於撫字也。必矣。而況在戶部日久。中間屢奉堂劄。有事於外服。其於民情之舒慘。國家之盈縮。緩急之際。可恃與否。夫孰非其所諳。則夫催科之必平。不傷於巧。不失於拙。又當於君見之矣。且爲郡之贈。豈無安養教化可言。而顧於催科是講。則以大學之教。固嘗深致意於理財之道。得然後安養可遂。教化可行。不然心雖勞。竟何益哉。用敢

明文遠卷

序

以此告之君。以附忠告之義。以復其寮友楊君景奇朱君廷輝輩之請。和平切實。不爲浮游無當之言。自古真理學人。未有不留心民事者。

操綬稿序

林 右

吾台郡雖僻處海隅而文學之士往往與上國等歷唐宋來召登史氏者弗論姑以吾同輩視之如方希直郭士淵王修德者森然出爲世雄文章播流於人人異時潛溪太史公見方君之文嘆曰真奇才也遂畱左右不忍其舍去繼見王郭之文喟然言曰吾道台矣公以身任斯文之重天下所則也譬衡之於物豈偏於三君子哉要其實之所形言有不覺而至也余因公言取三君子之文觀之方之文如春氣方至津液之色充滿廣宇飛潛動植各有生意

明文遠參

生吉

郭之文爲蒼鶴摩空飛縱東西初無定適而俊逸之氣自爲人所畏王之王如月墮澄江上下一色淨絕垢氛清明之氣可掬也由是往來三君子不以我爲不可語嘗手書其文以遺余余置諸座右將欲焦心盡氣追步其蹤且不可得思之未嘗不自慊於懷今年王君過鍾離會於客舍出其文使余詳之吾知其爲戲也雖然間嘗聞之物有五也五色之變不可勝窮也物有五味五味之變不可勝盡也色味在物其變在人人之才智不同物各隨其人而變此所以無窮盡也文章之在天地亦猶是也其大經大法

本於聖人其深淺精粗高下輕重則各隨乎其人故自古以來歷代雖遠作者雖衆然體制迭異意氣代殊譬如人也均有其面而面之貌不同非各極其變之所在歟由是而觀則知守色味而不變者非知物者也習前人之說躡其故常而不知變非善文者也修德之爲文不詭不隨惟正是守不泥不專惟義是宜此其文有過於人者其亦可謂善變矣乎雖然吾聞古之君子變已非難使天下皆有所變爲難文自前代以降千人一律如刻符信讀之厭矣則變而通者有不在修德與諸君子哉

明文遠參

生吉

論文章不可不善變極有理解氣體乾淨絕無拖泥帶水之言

六書精蘊序

魏校

嗟周之衰。天王之弗考文也久矣。秦以凶德閔位。強取文字而用之。乃後世惟李斯是師。先秦古文則既闕有間矣。其別出者。多列國未同之書。然則文終不可考與。曰文者。非他也。心之畫也。所以體天地萬物之撰也。古文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心之所同然者何也。天然而然也。心學而明也。貫若一矣。古人之心學。大以審倉頡之作六書也。猶之伏羲之作八卦也。若剖混沌而開之。其道易簡。愚夫愚婦可使與知。不知不足以言道。乃其精蘊。則有學士大夫

明文遠卷

不及盡知者。是故傳久則易以誣。有王者作。議禮制度而考文。心法同也。昔者周宣嘗考文矣。古文之變而爲大篆也。史籀所述也。文字浸以備矣。開闢而後與有功焉者也。心法之微。傳歟。否歟。今固弗能知。矧秦之斯。彼何人也。而其心乃敢曰古亦莫予若矣。茲其萬惡之根矣。大篆之變而爲小篆也。斯實紛更之文字。則大備矣。混沌之鑿也。亦多矣。秦以吏道易君道。天下日擾擾焉。程邈因是。以爲代篆書。六書亦墜地矣。要之二人者。同於輔佐者也。故曰三代而上一宇宙也。自秦限之矣。秦弗稽古師先王而

新書論

歷代師秦以爲故。詎惟六書也哉。校生千載之後。悼斯文之久湮。欲請於上。因古文是正。小篆之譌。擇於小篆可者。尚補古文之闕。多病未遑。則爲之贊發大義。以闡心法。學者毋滯於書。而博之天地萬物。毋徒求之天地萬物。而反求諸心。天機之不器於物也。古猶今也。噫。夫而欲與斯文也。茲其濫觴也已。或曰。斯無道秦百代羞也。請廢斯篆。一洒空之。無寧慊於志乎。曰。斯篆亦詎能盡廢古文。今亦何必盡廢斯篆。天王而考文也。亦惟祖頡而參諸籀。若盤盂書定而一之。斯篆可者取之。其不可者釐正之。惡而知其美。曠若天地之無容心焉。遺規亦然。秦而修之。與俗宜之。翻篆而楷。俾無失六書。掃官府之繁苛。灰書籍之叛經離道者。復歸民於樸。毋或珣琢其天。或曰。噫。信斯言也。古道可還也。六書云乎哉。

明文遠卷

論書之精深入奧。爰而上下千古之識。俱備非莊渠烏足以知此。

古愚集序

羅洪先

語云人之不朽者三。而立言其一。其意以爲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功德無可據矣。表見於辭。庶幾愛者傳之。不愈於草木腐爛無聞乎。余嘗不謂然。凡言藉以立者。謂其發聖靈之蘊。立中和之則。達民物之宜。而垂久大之業者也。不有之身。莫能顯其微。不精於用。莫能述其故。將使迷者悟。而審於行。明者擇。而繼其志。固非可以億中僞爲矣。亡德與功。烏有所謂言哉。自此議興。於是工繁文。逐浮藝。刮截章句。剽竊義意。蒙賢哲之旨。輿而籠罩出入於異端百

明文遺卷

家之流。真屬雜陳得失。金紀知言者。宜無所於逃矣。世鮮斯人。則雷同微譽。豈可勝道哉。此君子所以托刑於秦火也。堯之德。禹之功。典謨之言。皆可謂至矣。自今考之。其足誦說者。卽其身有之。而致之於用者也。是故其常爲典。其謀爲謨。其教戒播告。爲訓誓誥命。其味歎稱述。美刺爲風雅。一也。下此所就有小大。則所及有遠近。皆可以廣天聰。裨世道。故里巷之評。五方所采。朦瞽之陳。三代不廢。言之不朽也。蓋若此。廬陵古愚周先生起家進士。自兵部郎中爲郡守。余嘗從其季子肇慶君以介。讀其愚集所載封事。

剖析弊源。敷達國是。惟恐積滯日久。振刷不易。其與人語。

諄諄授理。道規儆而要約之。至於托典引譬。又皆忠愛惻怛之寓。不肯少自貶損。以徇末俗。卒之不遇而去。希素闇里。恂恂無怨懟色。其剛範不必工。其步驟不必古。不嘖嘖於聲稱。不刻刻於綜察。豈不足徵其實溥其惠哉。余以是知言不可僞。又因以知言無可畧。則吾之取諸人者。要不可以例視也。近世公卿大臣。多好文。其爲書動數萬言。私以名家。甚則托文人華其行事。連帙盈卷。如綴文繡。操葩卉。然非不紛麗觀視。適於用。或鮮矣。豈亦惑於立言之謬。

明文遺卷

歟。余幼從先大夫識先生。既長。與其諸子友善。故爲之述敘於乎。知言者此以求之。可無異於先生也已。先生名夔。字甫敬。

其論甚高。其說甚暢。然子不云乎。有言者不必有德。自古如司馬班范之屬。著書以名後世者。不可謂無與乎立言之列也。固知三不朽之說。終不可廢。

送給事陳君使琉球序

屠應竣

琉球王世子清表曰。臣世被中國厚恩。樹之島夷。以藩屏東海外。先臣真。憑天子神靈。獲終於位。孤臣清議嗣。惟是微於元命。弗敢寧居。謹昧死介陪臣長史潮。以清潮渡海。至表聞制曰。可。禮部議冊典。簡所宜使者。具名上。故事。凡使二人。而正使以給事中往。時當往者。率悒悒憂動色。陳君應和為吏科左給事中。有賢譽。而君亦壯不憚往。乃疏名上。天子素知其賢。報允陞辭。復詔賜玉帶麒麟服云。屠應竣曰。東南彝內屬者。以數十。琉球蓋其一云。高皇帝一

統無外。摘節異域。諸海外蠻。君長振懼威德。交臂屈膝。以稱臣歸化。而琉球始通貢。獻中國。文皇帝時。命使者就立之。王賜之冊命。被以印綬冠帶。世為外藩臣。得遣子入就太學。於是琉球為寵王。駸駸向聲教矣。天子躬至德中。與諸國益效職。無敢墮怠。聖惠光施。存定荒裔。而琉球之使也。陳君實尸之。行矣壯哉。予嘗讀太史書。至相如之使。叩作也。道蜀。蜀守令郊迎。負矢以為寵。而相如亦卒能其使事。子未嘗不灑然心善之也。至觀博望侯傳。則以一介之使。凌絕湖外。結軌殊域。歷上古不王之國。為漢鑿空。

向導。隨流而機。則又遽然喟慕。雖其行不繫於古。有壯志焉。今以行人往來之域。通外邦之內臣。而使若言海外。則怛怛動顏色。奚古今人若是遠也。陳君建盛朝之節。照耀燕趙齊魯之郊。浮江達河。逾於淮。沂錢塘之波。騁於故里。其守令亦將北嚮先驅。若相如然。斯可謂寵矣。而又馳東治。沿漳水。晞無諸之域。橫海東。下梁彭湖。指中山。觀日月所出。沒俯視蛟龍巨鯨之嬉遊也。若陸行牛馬然。蠻彝之俗。振於天使。王侯以下。羽冠螺髻。盡喘息迎謁。而陳君執符被服。拱揖於其上。知不知望之以為從天而下。斯天下

明文遠卷

抑君天子之近侍臣也。雖蠻彝亦將於君而觀式焉。夫言動與取身之經。而使之節也。宜昭皇度。茂貞使命。以風示天子之德於諸蠻。不在茲乎。不在茲乎。夫以陳君之賢。而使事又壯不憚往。其於茲也。吾有以測之矣。意高色古。有誦有規。極波興雲委之致。

贈錢文則序

高啓

韓文公詩有曰我生之初月宿南斗蘇文忠公謂公身坐磨礱宮也而巳命亦居是宮故平生譽顧相似焉夫磨礱卽星紀之次而斗宿是躔也星家者說身命含是者多以文顯以二公觀之其信然乎余後生晚學景仰二公於數百載之上蓋無能爲役而命亦舍磨礱又與文忠皆生丙子是幸而偶與之同也二公之名雖重當世而遭逢排擯謫戾幾不自容仕雖嘗顯於朝而貶陽山謫潮州竄逐於羅浮僂耳之間踰嶺渡海冒氛霧而伍蠻蜃其窮亦甚

矣顧余庸庸雖不能致盛譽亦不爲排謫者所及况遭逢聖明系職禁署蒙恩賜還無投荒之憂是幸而不與之同也然二公之文章德業赫然昭映千古而余早罹艱虞中事奔走學不加修文無可采將泥焉爲衆人之歸是不幸而不能與之同也噫命之所舍既同則宜無不同而何相去若是之遼哉蓋窮達得喪由乎命智愚賢否存乎人存乎人者可爲由乎命者不可必世之人常以不可必者貴於命而不以可爲者貴諸己所以多自恕而倖得也若二公者其道同其文學同故毀譽窮達有不必其同而自同

則余之不能與之同者蓋有在也而豈命之罪哉山陽錢文則能推星以言人之禍福無不奇中士大夫多稱道之將遊湖海徵余言爲贈因書所以自警者貽之且使遇夫自恕而倖得者告焉文則讀書好修善鼓琴斯術其餘事云

波瀾意度落紙雲煙其歸重人事尤足關庸夫暴棄之口

明文遠來

娥江送別圖序

謝肅

深陽達公貫道永越之上虞秩既滿將朝京師邑人士相與送之娥江之滸公欲登舟輟挽止之咸咨嗟感嘆不忍為別於是公起指江以語於衆曰昔吾絕江而東懼弗能佐理以忝朝廷寵命賴是父兄能教子弟能率三年無一事累我我得西渡江趣道千里以觀於天子何幸之深無為不忍余別也衆聞辭以復於公曰自本朝有天下以來官於吾邑者不猛以厲民則寬以怠事不激以為廉則察以為智是皆不知從政往往不免故未有一人得赴中書

明文遺集

以考厥績者考績中書當自公始公無彼數者之失有古道愛之風哉吾等是以於公之別不忍也乃再拜別公登舟送者佇立水濱舟既行猶注目不少瞬而公亦憑柁樓顧望踟躕於時天霽潮平四山如洗木葉飛撼檣涼颼舉之與翔鳥泳漁相上下於中流使人別情紛擾益不能自忍也好事者繪焉題曰娥江送別圖將以寄公屬序於余余謂送公之別不於他所而於娥江也何故蓋娥者曹氏女也其父盱善水以迎伍君為濤所溺娥已死援出父屍事載漢史後世慕之故以名其江然伍君之忠曹女之

孝臣之大節也公嘗以教邑人士今公之去邑人士必臨江以送者非徒不忘公教亦以願公克全大節也若乃區區不忍為別烏足重為公道哉姑併書於圖末而能言者又繁以詩庶乎公之有以觀省也

從曹娥身上發出忠孝大義炳炳烺烺却是天然議論不煩斧鑿

會南豐文集序

王中

無錫安生如石刻南豐曾氏文粹成屬慎中爲序而重以武進唐太史順之同安洪郎中朝選二君之書以勉焉予惟曾氏之文至矣當其時王震序之已無能有益於發明晚宋及元序者頗多而其言愈下予何敢任焉唐君以文名世洪君與之上下其學文亦日有名而二君見勉之勤如此豈有他哉亦慨斯文之既墜而欲明其說於世也故不揆而序之曰極盛之世學術明於人人風俗一出乎道德而文行於其間自銘器賦物聘好贈處答問辨說之所

明文遠集

學術源流

撰述與夫陳謨矢訓作命敷誥施於君臣政事之際自問詠巷謠託興蟲鳥極命草木之詩與夫作爲雅頌奏之郊廟朝廷薦告盛美諷諭監戒以爲右神明動民物之用其小大雖殊其本於學術而足以發揮乎道德其意未常異也士生其時蓋未有不能爲言其才或不能有以言而於人之能言固未常不能知其意文之行於其時爲通志成務賢不肖愚知共有之然而不爲專長一人獨名一家之具噫何其盛也周衰學廢能言之士始出於才由其言以考於道德則有所不至故或駁焉而不醇或曲焉而不該

明文遠集

六十二

其背而違之者又多有焉以彼生於衰世各以其所見爲學蔽於其所尚溺於其所習不能正反而旁通然發而爲文皆以道其中之所欲言非掠取於外藻飾而離其本者故其蔽溺之情亦不能掩於詞而不醇不該之病所由以見而蕩然無所可尚未有所習者徒以其魁博誕縱之力攘竊於外其文亦且怪奇瑰美足以誇駭世之耳目道德之意不能入焉而果於叛去以其非出於中之所欲言則亦無可見之情而何足以議於醇駁該曲之際由三代以降士之能爲文莫盛於西漢徒取之於外而足以悅世之耳目者枚乘公孫弘嚴助朱買臣谷永司馬相如之屬而相如爲之尤能道其中之所欲言而不免於蔽者賈誼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楊雄之屬而雄其蔽也於是之時豈獨學失其統而不能一哉文之不一其患若此其不能爲言者既莫之能知由其不知之衆則爲之而能者又益以僻矣四海之廣千歲之久生人之多而專其所長以自名其家者於其間數人而已道德之意猶因以載焉而傳於不泯雖其專長而獨名爲有愧於盛世既衰之後士之能此豈不難哉由西漢而下莫盛於有宋慶曆嘉祐之間而傑

然自名其家者。南豐曾氏也。觀其書。知其於爲文。良有意
乎折衷諸子之同異。會通於聖人之旨。以反溺去蔽而思
出於道德。信乎能道其中之所欲言。而不醇不該之弊。亦
已少矣。視古之能言。庶幾無愧。非徒賢於後世之士而已
也。推其所行之遠。宜與詩書之作者。金天地無窮而與之
俱久。然至於今日。知好之者已鮮。是可慨也。蓋此道不明。
士之才庶可以有言矣。而病於法之難入。困於義之難精。
決焉而放於妄。以苟自便。而幸人之相與爲惑。其才不足
以有言。則愧其不能。矯爲之說。誣言以自高。而掩其不能

明文遠卷

之愧。以爲是不足爲也。其弊於今爲甚。則是書尤不可不
章顯於時。顧予之陋。安能使人人知好之。而序之云然。蓋
以致予之所感焉耳。

道思雅志師南豐故爲會集作序鄭重不苟綽有經術
湛深之意

送郭君知上海縣序

羅 圻

進士盧龍郭君出知上海縣。縣人在閩下者。合而送之。郊
且重縣之得君也。屬予言之。人皆曰。上海東海地也。盧龍
地瀕北海。同一海也。鹵蕩鹹鹹。其水土同。潮汐颶風。以時
發作。其氣同。魚鹽蒲葦。其產同。在畿輔。比赤縣。其所隸同。
無宜使監司之轄其官之得行其志也。又同。以其生而習
見者之同。而治其所臨者之同。行見郭君政之成也。予又
將何言。君雅雖然。君亦遽謂其信同。邪。君自是而往。三千
之程。舟是馬也。至之日。掀蓬而四顧焉。離離兀兀者。稍也。

明文遠卷

無謂其艾蒿也。煙之濛濛者。墟聚之變也。無謂其野之燒
也。聞其爆然。闕然者。市囂也。無謂其逐駭鹿而噉諫也。帆
之翩翩而纖乎中流者。羅舟也。布舸也。無謂其輓輶之旛
也。入其市而歷錄然者。文茵純綺之肆也。無謂其故供張
而迎令也。坐其堂而訴牒倥傯者。膚受之訴也。無謂其真
椎埋而剽攻也。是蓋不俟終日而已較然矣。其果同乎哉。
晨而六百二十里胥集焉。吏以漕目告。則三十餘萬石也。
君思之。盧龍其亦有是乎。君思盧龍之所無。則知上之所
以用君者。非以其同也。上非以其同而用君。君顧以其同。

而治上海哉。予始欲不言，茲亦不得不言也。請君擇焉。

南北不同風氣，各別意欲爲守令者，知上海之人情土俗耳。陸離光怪，寫出無數波瀾，是其筆妙。圭峰文好爲奇古，居金陵每有所造，必棲踞於喬樹之巔，霞思天想，或時閉坐一室，客有於隙間窺者，見其容色灰槁，有死人氣。吳郡少卿與伊乞厥考墓銘，銘成告少卿曰：「吾爲此銘，瞑去四五度矣。今所傳圭峰稿，大抵皆樹巔死去之所得也。先正作文，其不肖草草如此。」

明文遠卷

送閒寂海上人序

王慎中

佛氏見距於儒，非以其好廣大宮室，珍美服食，聚不耕之身而爲放恣，如近世所名學佛之徒也。殫力於性地，會精於心源，謂之高微，耿而毫髮千里之間，此其所以爲吾儒距者也。近世名徒於佛者，何如哉？惟其宮室服食之知，而猥下隋窳，無復小慧，他能以爲放恣矣。士之名儒者，猶雕雕肝肝，詞費氣盛，以距佛爲功，是佛之得距於儒，既非其所以取距，而儒之力距乎佛，尤失其所以爲距矣。不亦謬而可笑哉？其間固有屏絕聲色，禁耳目之邪，淡節臭味，

明文遠卷

戴口腹之慾，約身勞體，以自苦刻，居無尋丈之安，而行有山跋谷涉之勤，屬屬然奉其教之所謂戒者，以求別於其徒士者，且以爲世所難得，交禮而多譽之。彼亦以此自賢，沾然內勝，謂足以抗吾道而存其教。如吾所見漳州開元間寂上人智海，殆庶幾其人矣。佛之爲言，固存於其經，以大小分教乘，而明聖賢之差別，則守戒不失，蹈人之所極難，猶不足語於下乘之數。蓋自東土所傳離祖而爲宗旨，未可望其門，瞻視彼迦葉以下二十七人，一鑑之照，西土相續如其經所稱云者，又未知羊牛之車，相去如何耳。充

吾儒之所距則摩揭掩室片詞俱泯之旨乃足以深攻細
拆而與之較同異於毫髮之間而上人所守非獨其教之
未亦吾道之所不足致距也上人於佛氏之經該誦而精
誦諒亦勤且博矣其言固在苟求之而思思之而得究其
所至將必有以抗吾道而特存吾方距之不暇而暇與之
游哉上人勉之然吾亦懼夫所以自爲者不至他日復見
上人無所操以爲息邪放淫之本力不足以有距而卒爲
上入之道所抗也吾與上人交當勉之

卓識名言堪垂不朽。看得天下拈竿監拂碌碌庸僧

明文遠卷

尚在不足致距之列心胸見地真在十二峯頭視一切
泛然占地步者又高一着

送蔡君之任南京刑部員外郎序 羅 圯

予既第進士顧視同年皆天下之英也而時方競師唐人
以爲詩詩日相角而品日高中書舍人蔡從善又獨爲衆
所奇一時父母耆老慶索之父母耆老戚索之遠出游者
索之園林勝賞者索之山水草木蟲魚圖畫者索之不則
人不以爲絕卷不貴焉及今爲員外郎於南也得刑部人
有竊議法吏非詩人所宜居者予獨恐法吏不盡皆詩人
也詩之狀物高至於日月列星之繫而其入深也達於淵
泉散於風之吹噓雲之浮游雷霆之剝擊雨露霜冰霰之

明文遠卷

降墜昆蟲草木之生生無窮大之爲海爲嶽爲山爲川微
而入於秋毫纖塵之不可見變而爲日月之薄食爲颶風
爲鬼颺爲稜爲雷之確斧星之墜也爲石爲肉爲狗爲老
人或雨而爲血滄海之堙爲桑田爲息壤爲飛來峯其爲
祥也在天爲慶雲爲甘露在地爲醴泉在物爲芝爲麟爲
鳳而於人也宮焉以居器焉以用冠裳焉以章其身符璽
權衡焉以信群而相害也則城郭焉以守兵甲焉以一暴
亂祭於廟以報習於學以漸陶而又病其拘有壺矢博奕
蹴鞠之具魚龍曼衍角觝之幻至於恠而爲神仙服食吐

納之術放而爲孤雲野水之觀木巢石穴之居樵之斧漁之歌農之耨鼓巫醫百工細黃之流鳥蠻白狄之鑿辨紛如也然必皆羅致之爲詩之囊中物隨取而用焉而後可以言詩又必和以五味使可咀也調以五聲使可聽也施以五采使可觀也嗚呼詩豈易爲哉使其移是心以臨天下之政乎何有而況法吏政之一事耳烏足以盡之予故恐法吏不盡皆詩人也從善行歸過其家省其二親而同官以贈言見屬從善毋遲遲於庭而遑卽其所有事使爲法吏如發蒙然天下於是信之而重詩人望以爲政自吾

明文遠卷

九

同年始不亦可乎

惟惟奇奇不可方物樊宗師皇甫湜杜牧之之流亞也

贈別王道思序

願 璿

夫天將興一代之文必生天資絕出之賢力學好古以成其業考之前代可見已今余觀於海內若王子道思其人也道思弱冠舉進士爲郎讀書過目成誦文詞爛然嘗主廣東試事刻文甚奇余以故志其名今年來爲南京禮部主客郎中會余余稱其試文乃感然曰公固某耶某初學文好擬古最先六經語已而學左氏又之遷固試文則是物也殆楊雄所謂雕蟲技乎近乃愛昌黎爲文日見其難及不知昔者何視之易也璿驚曰有是哉今英賢金易昌黎文而淺晦菴於道子詹質強氣乃遜志如此乎再會則又曰古之聖人必有學後世或失其傳故秦漢而後雖純德篤行之士盛矣終不可以稱聖豈所謂得其門者或寡乎余因敝衽向之曰子真絕出人也今天下有大患二異端惡德不存焉學道務虛學文矜奇其究至於蕩人心傷國體非細事也夫聖人之道自灑掃應對以至精義入神初無二物在安勉之間耳今學者遺躬行而索虛無益不知聖人之靜爲無欲而以爲無事也顧又曰彼佛老之玄寂非罔乎至於文則明道達意止矣淺深大小唯其所造

明文遠卷

十六

六經異體非羣聖人之殊致邪擬之雖肖繪工耳故君子
醜之道思曰今之賢者其言皆異於是某請識之又數月
道思乃拜山東督學之命二者則其所從政也諸公賦詩
贈之余遂書前說爲引是非之衷願吾子終裁之修大業
以承天意其在此行矣

自姚江良知之說盛行而士大夫遂有禪悅之學自北
地秦漢之說盛行而文章家遂有剝剝摹擬之學篇中
所論正爲時輩下針不止悠悠贈別也

明文遠卷

于文

聞幽錄序

高攀龍

我神祖御極四十八年而謫謫諸臣自萬曆五年始於時
江陵相不喪父喪諸臣以綱常大議諍杖者成者編氓者
鼎鼎矣是後以國本以鎮稅以去奸者發奸者以救言者
薦言者推用言者相繼幾三百人迨遺詔錄用無祿卽
世者且半卽存者以酌量裁以冒濫尼不能十而二三何
況沒者忠魂炯炯浩氣揚揚吾不知鬱而爲苦雨淒風抑
激而爲冬雷夏雪兩間醇和剝之萬端此固其一矣幸聖
天子穆穆無妻不下賢宰相休休無善不庸南阜先生爲
聞幽疏者再太宰乃奏勲司案以廷杖獄死者爲一等贈
官予廕餘爲一等止贈官先以七十五人請將益搜其未
盡者旋得俞旨布海內使知爲人臣抒忠誠於國屈於一
時伸於萬世彌久而光諸爲奸利者赫奕旦夕耳嗚呼此
聞幽所以爲人心慮至深遠以爲無煩汲汲者其度量相
越何如哉夫鄒先生固最先謫召用而復錮幾四十年者
吳趙沈艾諸君子相繼沒而先生歸然爲魯靈光天子用
爲御史大夫諸君子卒以先生聞天豈無意乎天之未定
疾風迅霆日月暝晦天之既定水綠山青蜩螗以寧昔屈

子賦遠遊欲長年以觀既定之天而忠臣義士願領沒世者常以年歲之不延悲夫然猶被三朝寵錫際一時明良而及茲典未爲不幸也元相前則南昌劉公名一燦今則福清葉公名向高太宰則涇陽張公名問達少年則定遠盛公名以弘會稽王公名舜鼎勲司則奉化戴公名澳後之覽者考鏡焉

事係激揚語關名教凡百君子不可不莊誦此文

明文遠卷

太白山人漫葉序

鄭善夫

太白山人漫葉者吾友孫一元太初所爲詩也夫曰漫者觸而成聲無謂有謂之云也太初關西豪杰也束髮入太白山爲山人繼入終南汎觀恆岱遵龜蒙慕宣聖遺韵止於鄒魯之郊久之踰江淮下吳越鵬冠布袍獨立於萬象之表志子如也夫高蹤遠影者顧以世爲不足爲乎及讀其詩皆悲壯奇崛感激奮發而卒澤以冲和如神龍在淵變化不測得時而興乘雲雷以雨天下噫是豈忘情遁性爲犁輿來祀者倫乎或曰太初離親戚去墳墓遠遊於方之外與名教或不相蒙者是何言哉孔子曰丘也東西南北人也復欲居九彝屨子陵去齊適越管幼安徙於遼東孫明復隱居於太山之陽邵康節去家入洛四十而後娶古之賢達流寓於外要必有所爲而安焉者獨太初爾耶或曰吳越之人古文人易致名譽太初操觚飾智揭然爲高意有終南之捷者夫以太初之才稍自抑以應今之世何往弗達顧甘心寂寥卒其世以餽無端功名耶吾嘗與太初乘月汎洞庭浩歌漁父傲睨一世似無少芥蒂於其懷又嘗與臥西湖之上見其息深深時乎天壤時乎地久

明文遠卷

要固有道者。吾聞無欲而後可應世。今之應世者可勝議哉。漫葉凡若干。余爲之序。以傳葉而曰漫。則固傳也太初不與也。

瀟洒脫俗。不衫不履。故與山人之葉相稱。

明文遠卷

明文遠卷

甬江徐文駒子文論次

西昌羅景泐亦潭同選

受業羅仰錡慎調恭閱

序

文集

潛溪後集序

趙 汴

潛谿前集九十卷。冠以陳公衆仲序文。浦陽義塾既刻而傳之。後集華葉日新。卷秩未有終也。宋公以書來。俾汴序其意。顧久病廢學。閱歲無以復命。又念與公相_{後知字}有自。蓋管編觀前集。而惜乎陳公有未及盡見者。然則後集固不

明文遠卷

可無序。汴既不敢讓_知。其又奚辭。迺爲序曰。修辭以爲文。非古也。其起於漢之西京乎。太史公傳司馬相如。吾丘壽王。東方朔枚乘。王褒之屬。以善屬文見知人主。然皆不得列於儒林。而孔子弟子別爲傳。謂辭章爲文。而不本於經。蓋昉於此。至唐韓子。宋歐陽公。曾子固。相繼而出。始考諸經以立言。其器識之大。學問之博。志節之固。又足振而興之。文辭之用。於是爲貴。雖子朱子。攢周程之緒。猶且誦法表章。而不敢忽焉。葉正則顯於東南。當道學復明之世。刻意修辭。不踐故迹。而乖離侵畔。自室其源。其視韓歐特起。

於千載之下而不知所尚者爲何如也。是以君子尚論浙東先達。必以東萊呂公爲歸。豈非以其博而知要。能自得師。雖擬諸孔門。游夏之倫而無愧也乎。若夫辭達理明。不繳繞陳言。而固與之合。則百餘年間。莫善於侍講黃公者矣。景濂父生呂公之鄉。而游於黃公之門。其學以經爲師。而尤長於周禮。其出入百家。鈎深索隱。蓋將以自致也。而不但資爲文。其於爲文。直以才高思敏。舒之歛之。無適不宜。而末嘗有意於爲作。當其發文擇術。直詆辭章。爲滌言景濂於文章亦有意攻之非無意作之也此等語終似太過。詭藻爲宿穢。期於剗削刊落。以徑趨乎道德之塗。而於呂

公尤倦倦。咏思嘆慕。若不能自已於言者。則其於輕重之類。得失之幾。察之明矣。別集之行。豈徒欲以文辭名世者哉。蓋訪所^知於景濂父者如此。若夫陳公謂爲文必傳諸師而後可者。景濂父既不以自多。而訪又不足以言之。顧聞之袁公伯長。嘗問於先師虞公伯生曰。爲文當何如。虞公曰。子浙人也。子欲知爲文。當問諸浙中庖者。予川人也。何足以知之。袁公曰。庖者何用知文乎。虞公曰。川人之爲庖也。麤塊而大。齏濃醢而厚。醬非不果然。屬饜也。而飲食之味微矣。浙中之庖者則不然。凡水陸之產。皆擇取柔甘。

調其清齊。澄之有方。而索之不已。視之冷然水也。而五味之和。各得所求。羽毛鱗介之珍。不易其性。故予謂爲文之妙。惟浙中庖者知之。袁公蓋矍然稱善也。自虞公爲是言。學者竊論以爲非黃公之文。不足以當之。衆仲嘗學於虞公。而景濂父黃公之徒也。二公之所指授。信乎有異於他門者哉。善觀斯集者。則得之矣。

議論極高。首尾亦照應嚴密。但景濂固致精於文者也。說得過火。謂其非有意爲作。自是擡高身分之辭。然反於宋公一段立言苦心描寫。不出假令歐曾執筆。當自

明文遠卷

有斟酌處耳

送詩人沈青門序

王慎中

詩人之不偶者。有性靈觸發之能。而無物役拘絆之害。此天民之佚樂者矣。其視富貴之人。宜如檻狙牢豕。閤然於中而不足近。名器寵數。俗所謂尊華者。皆瓦礫塗炭。瑣屑而朽穢也。然予觀唐世詩人不偶者。顧不以謁顯者爲戒。呈卷投軸。左腕右鴈。幾幸一遇。如秦關燕壁。游說之客。結軫馳叩。朝失於此。而暮冀乎彼。皇皇然若有所迫而不得。休。吾未見其能樂也。其時公卿得以薦士。節鎮得以辟官。故不偶之詩人。雖失意於場屋。而多僥倖於薦辟。斯人之

明文遠卷

與顯者遊。固其辭藝矜美。相爲標致。而藉援恃力之圖。爲不淺矣。彼顯者皆有才學詞章名一時。其吟詠風格。非出不偶者下也。顧能不愛屈己以成不偶者之名。如張燕公之於孟浩然。賀監之於李白。柳子厚之於符載。杜牧之於張仲吉。殆不可勝舉。以斯論之。唐世詩人。淪落江湖者。未可爲貴。而諸顯者能成人之名。其道有足尚矣。近世風騷將絕。江湖之上。有能爲詩歌。視唐世難得。何啻千百而一二也。而士大夫取高資。都盛位。蓋有不能爲詩者。以顯者所小在此。而江湖之士。難得又如彼。相求之跡。固當在此

而不當在彼矣。且此之與彼游也。無薦引之門。無辟用之途。彼亦無所藉恃於此。而倡和往反之間。果相矜於藝。而非有皇皇之冀矣。江湖淪落之人。誠可大貴於今之時。而士大夫往往不知。所以成其名。以自附於唐之顯者。豈不過哉。錢塘青門山人沈仕。江湖之能詩者。自壯而強。行游四方。多與富貴之人游。其能屈己以成青門之名。宜必有之。吾未之及知。而知青門無所藉恃於諸顯者。以其來遊閩中之跡。推見之也。青門入閩。泉袍布衾。從一僮。鰲面而微跛。踽踽然憊也。唐之以詩謁顯者。一見則欲廢其半餉

明文遠卷

之享。輟其一姬之貲。如執券責負。倣然必得。何至如青門之憊也。予用是知今之顯者之所以遇江湖淪落之人矣。予閒居寂寞。絕意當世好事之徒。顧辱青門枉與之游。予之不能有益於青門。可知矣。獨不難屈己以爲之重。而又非有文章之名也。雖俯躬匍匐。胡能增昂青門之錙銖。爲青門計。當且改圖。庶幾有遇也。青門顧謂余曰。斯行遇公歸。亦將終隱矣。不復有望於餘人也。斯言其爲謾耶。其非謾也。則青門之踽踽南行。而窮宜矣。古有得人一雙之璧。百鎰之金。盼若毫毛。惟以一言之知爲重。此豪士佳公子

之所爲非所以施之今也青門行四方受雙壁百鎰於人
宜不少矣今乃持嶺外迂廢無用之人一紙之序以歸曰
可以終隱也青門雖自不爲謾世其有不以爲謾者乎是
可笑也

感慨遙深爲青門占地步亦爲自己占地步淋瀝千載
孰屈己以成處士之名如張燕公賀仲監者乎

明文遠卷

沈青門山人詩序

王慎中

往予聞沈青門於顧東橋公談之不置以爲江湖詩人第
一流也出其詩卷觀之卷中旣多佳句又工爲行草書相
與覽賞嘉歎久之而罷知公不妄譽人也時青門詩名
已盛士大夫折節下之或忘形迹與締交盟且滿海內予
始從顧公所知之予則陋矣轉徙宦跡數年斥歸閩海上
無由一見其人今年冬君裹糧南行踰嶺遊武夷度三山
入清源訪予草堂彼此如舊相識予所以驩然於傾蓋之
頃以在金陵顧公所閱詩卷也君顧謂斯行獨有意於予

明文遠卷

再見則出其集曰吾詩非得遵嚴一言未敢以示人人嗟
乎余喜觀君方窺其笈冀見一二而恐不可得乃辱不請
而盡得之駢珠編玉奪目駭視酬接之不暇連數旦夜不
廢而後快窮何其快也夫江湖之人羈窮自放出於無聊
不繫之跡扶斥物彙迂觸景光春撞其鈎棘之腑腸擅極
工苦驚人口頰而施於廟朝則見爲瑣迫傷劇而不可居
觀君樂府古詞雜詠遊適之作近於工者之詞其所處固
然也至於覽觀京都恭睹今上制度禮樂之鉅盛擬爲應
制之篇形容功德頌美撫華麗而有則誇而不浮與學士

達官雍容司存殆要而昆清切者競其體況豈材之兼者固不以所處自爲限局與錢塘繁富明麗江南一都會也君生其上而故少司寇省菴公之季子也習其家學資聞廣益闕國家之況而講中外政俗之變疊有倫非生於窘窶崛側者比也則其長於彼而且兼乎此有不足異也予獨有異焉君恂恂恭敷風致藹然其所謂邊關諸詩意氣激發溢於聲律之外如彈鋏欲邀公子之車歛戶必得美人之首攝衣從虛左之迎猶餘矜色持槩招他人以歌徐出謾言又如睨柱秦庭不辭碎首燕市擊筑髮上衝

明文遠卷

冠使人讀之馮軾而有擊轂之爭隱幾而有按劍之怒抑又何壯也豈其落無用雖託以爲佚而雄心俠氣猶不能自釋時時見於此耶窮者之於詩雖肺腑鉤棘以艱拂工苦擅能亦資磊砢慨懷之氣以昌其詞一日有引而置之在位投筆而起不難立當世之奇功君知已盈海內徒以爲詩人而已無復有意引君者而君亦且病矣斯落落磊砢者將何所洩越其亦日磨歲鏢歸於漸化已矣予叙君詩既論其所長以啟衆人之好又慨其昔壯而今憊也一有感慨有頓挫讀之使人喟然以悲焉鄒歐陽公石曼卿墓表

金輿山房稿後序

于慎行

往不佞慎行請告里居歲謁吾師棠川先生於灤上最後先生出書一編命曰此吾平生存稿也生爲我校之將藏其副行也受而卒業備訛芟煩存其七八以復於先生其年冬先生微病遽爲書報曰歲在壬午吾其有龍蛇之厄以身後累生行也嗟而不對明年六月先生薨於里第馳往伏哭因請諸嗣君畢發篋中遺書則行所手校在焉携之以歸將謀諸同門友圖永其傳居八年邵大中丞在楚走使長安問先生藏書安在行也齋沐三宿拜而効之中

明文遠卷

承越一歲殺青竟矣會中丞還臺請於雲中相君暨汪司馬公弁其簡端而行也謹序其後曰夫所謂公卿大臣之文者以其學術韞籍所以經綸當世之具可載而傳也幸而得盡其用則其文有不見於書而見於金匱石室之藏卽拙而有所不盡則其經綸之業有不施於當世而可考於著作之間者此公卿大臣之所謂文也今夫禹咎繇之謨伊摯之訓傳說之命周召之誥與雅頌渾灝典則爲萬世文章之祖然天下不指爲禹咎繇伊摯周召之文而編之詩書以備一代帝王之制則惟其學術韞籍與治道通

而非一家之言也。降而至漢。齊魯名儒。韋長孺。匡稚圭之流。皆以經術發迹。致位三公。有所敷陳建白。不出師說。而史傳所紀。亦不名爲一家之言。則亦以其關於世務。而非自爲文焉爾。自六朝之敝。以至於唐。爲公卿大臣者。乃始務爲閑侈鉅衍之辭。與文人學士。爭長於毫穎之端。如蘇頌。李嶠以下。各以其文自私。而不關於世之治忽。則學術韞籍。幾無可載而傳矣。古人有云。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獨奈何隘若此者。先生以大戴世經。早列翰苑。傳移考於潛邸。養成聖德。遂翊六龍以升。晉登揆路。僅滿一

明文遠卷

歲。輒上書辭去。金輿之下。爲菟裘焉。而其時年始服官矣。則先生之於世。可謂遇而不盡其用者也。先生之才。無所不宜。其學無所不窺。逸經外史。汲冢禹穴之編。元宗內典。金經玉笈之言。陰陽醫卜。百家技藝之書。當世典章文物。錢穀甲兵。山川阨塞之要。法家比讞之文。一時士人流品。山澤遺逸之材。無不蓄諸胸中。握之掌上。而其藏若虛。其朴若未兆。所謂爲天下豁谷者焉。以此盡其用於世。庶幾翊贊昇平。軼三代而上之。何論漢以下哉。乃其學術韞籍。經綸當世之具。既有所不盡其用。而發之叙述歌詠之間。

本原道藝。體盡事情。往往露其緒餘。有可考而知者。此所謂公卿大臣之文也。先生所著其要者。金華啓沃之篇。有經史直解。別行於世。大者內制代言之文。以絲綸之重。弗敢私也。南宮奏牘。不可盡收。收其艱且鉅者。故今集所刻。於平生撰述。十之五六耳。蓋所謂不見於書。而見於金匱石室之藏者。其祕如彼。而其不用而可考於文者。其盛如此。卽古帝臣王佐。與齊魯經儒所載而傳者。固無以過也。辭章云乎哉。繫吾聞之。濟南自邊宗伯廷實。以文雅淑始。先生與李于鱗氏生而承其後。相與左提右挈。力挽澆漓。

明文遠卷

之習。而求復諸古。雖或各有所負。未必能相下。而有以相成。李公業已用文章立名當世。先生進在大位。無暇以藝文自標。世亦以爲承明著作之臣。自其職業。弗爲異也。乃今觀先生之文。上緣六籍。下浸兩京。沈思入元。鏗音中律。蓋能挽末世而復之古者。卽降而與文人學士定從。於騷雅之壇。猶將執牛耳而會之。况公卿大臣經世之業。章章如是也。豈造物者將靳其所欲用。而永其所可傳邪。嗟夫。先生卽世且十年。墓之木拱矣。而未有片石麗牲。表其爵氏。則銘鐘書旃之外。所流傳於人間者。惟此一編在耳。使

復渾滅而不聞乎彼侯芭李漢何如人也故行也甚愧於先生之托而於大中丞之高誼深有感焉

議論瓌瑋有渾渾噩噩之氣而起伏照應一筆不苟

明文遠卷

大山四

三祀志序

鄒元標

我朝令甲凡仕與隱有聞於官與家者並得祀賢宗示之勸法至善也而最後孝子慈孫有力可憑輒以祖父祖豆諸名賢間業以後裔爵復以後裔賢司教秉鐸者無骨可勝又以俎豆貴人祖父爲贅輒請輒報可不顧所安卽公議凜若斧鉞亡問矣於是諸沈修元夫臨終戒子孫裹足不入賢祠感念良深而始有以他祠爲重者顧祀而至於數識者悼之往黃梅江公刺吉時觀祀必新建乃歎曰吉州新建未張額時諸以學行者聞與濂洛分庭者有人今

明文遠卷

奈何言言良知乎於是鷺洲祀二程夫子外以恩江西昌二羅先生配曰學有兩派吾姑以兩羅先生爲濂洛領袖行之數年新安吳無奇先生守吾吉觀鷺洲祀典專專以理學名曰濯濯鷺渚誰使宋家數百年宇宙拂而拭之至今是我信國文公公不以鷺渚爲湯沐也者諸先生寧安享謂公不聞道乎聖門四科未嘗以顏閔故廢言語政事文學且古有三不習語謂何夫學者學之爲實用維世矯俗使人實受裨幪非以耽守空寂誇虛見爲高也又必有所証驗非泛泛從大人遊分半席瞑目端拱矜莊嚴曰吾

聞道也。吉州人兢耳傳。妄撥勲賢名宦諸臣。吾甚痛之。於是搜國史邑乘。宦於斯。生長於斯。衆著者得若干人。人各爲傳。一稟獨裁。不虛美。不隱瑕。如古史義例。間有欲得者。公曰。彼石可轉。吾心不可奪。有爲乃公得者。在吾何敢。卽都三事有遺議者。公曰。彼生有崇爵。沒祀鄉賢。足落彼事。有公議在。吾又何敢。書成。過文江。謂鄒子當弁一言簡端。余讀而感公所以維世者。良且切也。余嘗有感于吾吉學術蔽人久矣。計新建自嘉靖間始盛行。西江吾吉州前此班班名臣碩儒何都也。而嘉靖年來稍稍息矣。常求之不

明文遠卷

得其故。由古我先輩沉深淳懋。閑然躬修。有言必篤。有行必卓。故麟麟稱盛。最後言愈懶。就愈下矣。蹇蹇匪躬者曰。不聞道。屋漏無愧耻。逐隊談塵者曰。蔽性。此其言豈不脗炙。爲學人士。鵠然諸人。自以之鞭後則可。碌碌腐流。長短人不可不然。夫子於管仲。一則曰如其仁。如其仁。於微箕比干。曰三仁三仁。豈今之談說者。駕夫子上之乎。是說之溺人也。浸人骨髓。後生末學。惟以初入耳根者爲宗。誰復敢昂首碧霄。抉竅剖微。與諸先輩一駁正也。愚嘗謂良知如彼。教家屠毒鼓。可以生人。可以殺人。精於良知全體者

平允。

可以生。溺於良知偏見者。可以死。公之挽吾吉頽波橫議者。力哉。雖然。視瞽宗。瞽宗重。倖門闕。安知雄俊勁特。他日不驚洲爲瞽宗乎。私也。托之乎公。顯貴也。托之乎彰微。黨紛也。托之乎輿論。子大夫良苦。不佞有說以告。夫人之。不磨者。精不朽者。神。齋明盛服。洋洋降陟。上下左右者。何物哉。誠不可掩也。諸先生生前崎嶇冷落。鬱鬱冥冥。故精神不以生存。不以死亡。一坏淨土。供奉諸先生神遊。不爲倭而。又以力可憑。不顧先人所安。闕諸先生席次。諸先生孤持者。必望望而避。是誠可掩。夫子語欺余矣。嗟乎。吾安能

明文遠卷

必斯席。無不速之客。又安能必多來者。有必勝之骨。惟恃有千古真精神。在昭映人耳目。假者自假。真者自真。執爵童子。惡得而掩諸吳。使君志不必孤。使君往。世豈無心使君心守此懿章。不墜者。

鄉祠之濫觴也。久矣。濫觴不已。至以特祀爲貴。噫。可痛也。議論深醇。辭氣修雅。是有關世教文字。

蜀阜存彙序

蔡清

融堂錢先生生丁宋日之暮。蓋不能改廢繩墨以投時好者。間嘗小試仕途。不旋踵輒卷而去之。往往棲托於寬閒寂寞之境。日與聖賢相賓主。與其徒相倡和。與風月溪山禽魚花木相朝暮。而其神之所適。蓋自東極之東西極之西南極之南北極之北。千萬載之上。千萬載之下。皆在其所鞭駕。覽歷之內也。嗚呼。亦振世之人豪哉。其言曰。人間之樂動中見之。天地自然之樂靜中見之。又曰。坐閱群經。觀其規模作制。如四時錯行。如日月代明。無一不與我心。

明文遠卷

相應者。又曰。大包宇宙元無際。微起藩籬卽未純。嗚呼。先生之所自得者如此。以此而見於詩。見於文。又豈區區愚生俗子所庸置其品題也哉。惜其遺藁今不盡傳。是編名蜀阜存彙。則今吾閩右布政使梅軒徐公所收集於散落之餘。而校定焉者也。公將行之。梓命門生蔡清覆校而序之。且曰。其詩文皆自大本大根中流出。與尋常枝葉者不同。清因以此意求之。而得其大致若此。嗚呼。先生沒於淳祐間。去今二百餘年。而其遺藁乃使得吾徐公表章之。是大類昌黎集之見認於二百年後之歐陽公者矣。斯文之

顯晦豈自有其時哉。先生名時字子是其學得之慈湖楊先生簡敬仲。行業詳載宋史。浙之淳安人也。徐公名貫字原一亦淳安人。

高風遠致。髣髴見之老筆扶疎。亦若與澗竹岩松並其修潔。

明文遠卷

送贊畫陳百戶序

王慎中

善騎者不忘馳。善射者不忘發。使其體習於銜轡。致彌之具。而心悅乎罄控縱送之能。使其約束委頓於衢巷里門。曲藉而踟躕。不出一室。目窮於前堵。而足極乎四隅。越日踰時。而不得一逞。則偶然而不樂。故見平岡峻坂。則思介馬而驟。見廣場易圃。則思決拾而起。有其技者。固喜利其用也。勇敢武毅之士。矜鬪樂戰。按劍而語。喜難而幸危。聽鼓聲而意奮。撫介冑而色厲。居閒無事。常有死封疆之心。今將使之耐寒於瓊益盆缶之間。據妻抱子以老。而溘然

明文遠卷

盡一息於牀簀之上。宜其有所不樂也。泉州衛百戶陳君經綸。毅然有勇武人也。百戶固小校。而泉州又內地。君雖矜鬪樂戰。而無所用其勇。一日。以事至都下。自言於兵部。乞隸兩廣軍門。為贊畫官。軍門所轄五管。巖峒牙踞。蠻徭雜種之所畜。有人質而獸知。挺挺呼嘯。所在而有。無日不用兵。君之好勇。而得隸於此。此亦騎者之平岡峻坂。射者之廣場易圃也。有開習之技。而得便利之地。心動於鼓鼙之譟。氣盈於介冑之肅。何其莊也。然亦可謂樂矣。君為此乞。固死是求。計反顧而慮還踵。豈君所以求往之志哉。然

今司馬中丞張淨峯公。實為兩廣總制。吾聞張公在鎮。經

明文遠卷

文緯武。以仁義行師。既已擇其大憝巨酉之不可化服者。蒐羅而誅斬之。其可以化服者。皆以人畜之。不絕以獸雍容尊俎。而偃戈休甲。訖威聲於四遐。君誠矜鬪樂戰。而寇發益稀。兵不輒出。雖時有所用。其勇而已。不愜其矜樂之志矣。張公於用兵。每以律授將佐。不得越教誡違期約。妄有所事。常節其黠而養其銳。不以窮武力為功用。能軍無驟敗。賊無濫殺。君誠好勇。其有所用之。亦且善勝而完歸。又安所得死矣。君於此。毋乃有所不樂哉。夫所為寢食不忘死者。壯士之志也。將死之求。求死而不得。則為之不樂。毋乃過於壯。而苟以蹈一夫之勇歟。予既壯。君往得其地。而又幸其所事之得人。勇有所用。而死之無所也。為序以送之。無使其過於壯。而有所不樂也。

忽抑忽揚。或擒或縱。章法之妙。全於頓挫得之。

左太僕贈別卷序

趙時春

歲秋八月之吉。萬方百執事咸以金函奉賀於大廷。以祝萬年無疆之休。所以大一統昭臣敬也。嘉靖旃蒙大荒落之歲。陝西行太僕寺。則大卿東津左君親拜表以上。於是厥寮春城李君宗室有一子及其子滄江子咸惘然有惜別之色。先期爲會於涇水之津。凡引流通池之處。花卉竹木幽勝之區。咸韻其語以歌焉。而引其觴以酌之。歌而休酌而倦。則執手道別。忻其來而悲其去也。其詞盈帙。滄江子集以爲卷。請余名之以贈其行。蓋凡君之遊。余率與焉。

明文遠卷

而其唱和之詞尤多。故不敢以狂簡辭。輒題其首曰涇津別意。而爲之序曰。詩三百大夫行役。君子勞慰之辭爲多。然四牡憂及父母。山甫式望其歸。申伯之出封。韓侯之辭覲。或遠於親。或遠於君。已不足多。而況於北山之勞役不均。小明之畏此罪罟乎。是不可以方於今日者也。豈非值昇平至樂之世。上下交泰之際乎。歌呼相接於耳。而軒輶相摩於道。吾何憂乎其爲別也。抑盛衰之理相繼。而少壯之時不常也。追唯十七年間。余自祕閣讀書爲郎官。君適登進士。當是時。青睞年少。謂可以致身稷契而樂賡虞虞。

其志氣之盛爲何如今也。少者壯。壯者強。強者衰。而余之愚劣推敗尤不足比數。夫其少壯之變已足悲矣。而又況於衰遲之別哉。夫人之老少離合。如涇流之凍解浮沉耳。何足多憂。然涇之凍解浮沉變於前。而涇未常變也。吾徒能於老少離合之變。而能有不變者焉。吾何爲而憂其爲別也。是以送於涇之津。伸此說以贈之。

情深語至不爲膚廓之言

明文遠卷

六左

送方太僕致仕歸桐城序

趙時春

余自山西督軍罷歸之春。同年進士三桐方君。亦以前御史守泉府。久次稍遷。行太僕少卿。至平涼。蓋自丙戌至是。凡二十有九載。君以廉靖惇德。當世橫流。固非所好。而部符久不至。適有論君猜緩者。君遂請老得允。厥采某請余言以贈之行。天世變之相激久矣。從而靡者。命曰時人。未得爲君子也。舉世以爲是。而質諸道非是也。君子從其非。是者舉世以爲非焉。而質諸道乃是也。君子從其爲是者。夫道亦有時有君子。則君子惡乎從。曰。君子從其允於人。

明文遠卷

情而協於天理者。時汶汶焉。唯欲是嗜。情芬芬焉。惟勢是徇。則君子惡乎從。曰。君子從天。天不可知也。人又悖之。度其久而有定者從之。則天可得而知矣。天惡乎定乎。曰。定諸無欲。天惟無欲。故能久。人唯多欲。其勢暫相合而終相軋也。富與貴之交。逆也。權與利之相競也。詐與術之相病也。榮辱生死之迭橫也。故曰終不可久。而胡寧有定。時之無定久矣。群操敗舸。逆風浪。以奪驪龍之珠。凌蛟鯢之淵。取蝦鰮以恣饕餮。而不憂其握楫覆舟也。君子以其昭昭而蒙昏昏。以其欸欸而辱囁囁。君子之不合於時固也。遊

神於無物之墟。宅身於至正之鄉。腐臭橫逆之區。君子不斯須處也。欲固無如君子何矣。而時亦且奈何。方君其有意於是乎。余將與君歷首陽。濯潁水。陞箕上。鈞嚴瀨。挹往哲之高芬。以抗斯世於軒堯虞周之匹。以尊吾君而振頹風。顧瞻淑季。羿浞操莽。頽元朽骨之墟。蕭然憫悼。方滌之以清流。煦之以和風。使其遊魂清漠中。慚內悔。變化於元凱十亂之徒。豈非久而有定之道與。君輟然而笑曰。吾往矣。遂輯其詞以置諸行李。

明文遠卷

欲辭磊落一肚皮不合時宜感憤之言足以警世

陳重器挽詩序

莊果

予歲之己卯舉進士春官今刑部郎中長沙陳君宗器會予白下舟中時其父封君其兄公器在焉封君則古老蒼勁公器則精敏浩博而宗器則又毫俊英爽可敬可畏自是與宗器聯翩北上相與日親乃得宗器家世之詳宗器謂其兄弟七人皆有可觀稱其兄重器尤不置口且曰於公器不減而自謙其不能過余遂識之於心亟欲見之不可得也丙戌余與宗器同登甲科其後北轅南楫奔走四方與之不相見者十年每見傳記所載如高辛氏之七子

明文遠卷

周之八士荀氏八龍馬氏五常眉山三蘇者未嘗不思念陳氏父子兄弟也前年夏宗器與廉州守劉君用光偶自公暇過江訪予定山握手道故舊懽甚竟一日夜乃去宗器將行出一帙示余曰此吾亡兄重器挽詩也敢請一言以序諸首余曰此豈余欲見之而不可得者哉宗器遂歔歔不自已予亦不能不爲重器悲也予不識重器奚爲而悲世之賢者常少不賢者常不能無賢者人之眼目國之著龜世道賴之以立人紀賴之以正君子有所恃而不怠小人有所畏而不爲不賢常至貴壽賢者常至天死如往

多小成疵

年吾友羅一峯者亦可悲矣重器果如宗器之所稱論亦

不可謂之不賢者余於重器何爲而不悲哉重器挽詩皆今天下士大夫所爲哀者宗器以爲今士大夫皆文章俊傑之士而予山人文章之人文綵絢爛而山人之言野朴絢爛之言美浮於實而野朴者後將可信而傳也嗟乎此吾宗器之慮之過也周公孔子顏回孟軻其死也孰諫孰銘孰傳孰序天下後世稱爲大聖人大賢人者亘萬古不衰名之傳與不傳者人之賢與不賢也使重器果賢也人將傳之不遑暇食使其不賢雖百予山人亦豈能有所傳

明文遠卷

哉矧夫至人無行至德無名以鴻濛渾噩太古之天下又不係於傳與不傳而亦俟乎汲汲於是宗器曰固已諸士大夫之意其可孤哉余不能絕遂筆其言於尾簡以爲重器挽詩序

不曾實見重器之賢故虛立議論激昂磊落從太史公伯夷傳得之

送應太僕得卷序

趙時春

嘉靖丁亥冬余自祕館除刑曹郎於時同年進士之試政於三法司及已任御史郎官評事者六十有餘人入則接席講議出則連鑣繼武閭閻俾倪咸藝其理衣冠俊又時稱盛焉而浙之遂昌倣卷應君獨有偉望於其間又按勲將之侵盜官物者廼往年受流賊金縱之渡河鞠成賁死其狀載後鑒錄中者也將與郭勛姻家欲仍以勢反噬法官君獨先倡與余繼按之御史梁君祖容又按之三法司覆廷按之司刑給事趙君信臣又廷劾之而獄始具二年

明文遠卷

余罷去應君名益振法司有大典非君莫可治劇郡要地衆望必屬君故自郎中守濟南守常州雖忤要人意下遷寶慶守卒得督學湖廣督牧關西而復與余合首尾幾二十年余以閑廢久盡忘官式品儀所習者耕稼野態其勢難處縉紳中而君獨以故舊見收其汙行常見恕其迂言爲可取時復逍遙巾屨於崆峒渚水之間野杯酒道故事爲樂亦往往賦詩倡和顧君見二毛而余亦雙髭白矣更摘示大笑未數月公當賀九廟時嘉靖丙午春初也余爲五言四章有餘悲焉幸其係有代行者復得半歲居而君

又當恭賀聖節矣復爲七言三章其辭稍平而意亦舒益幸其情已伸於朋友而義更盡於君臣也雜以燕遊之詩凡十五章著其合并之樂也卷獨余爲之而他人不與焉見君之不妄交而余之寡諾乃見取於君也他日君政暇時取而觀卷余亦諷詠舊編如見而焉自有宇宙則有賢聖英豪身生間代心符同時獨以紙上數言耳余以此納交於古人多矣後之人其亦有以是而納交於余者乎况與君同年同朝而又再接於鄉視余之有得於前後之人者獨加厚焉而又貽此鄙言可以末交談於卷冊之中固

明文遠卷

不必再識面而相得亦既多矣况余未老而君方大用疆圉戎馬之際安知不庶幾其再見乎故識之以俟而虛其左右方

歷叙交情而風節自見。真讀書人別有心坎別有骨力

顧洞陽詩集序

王慎中

剛柔舒促滯濫泰約之變。人之性。動於其中。而美惡之形成矣。因形以有聲。而得失邪正之言。所由以出。人之居處有養。而踐歷有習。拘焉而不備。則於物之變。有所未嘗。性之動。亦曲而不中。美惡含煥者。固不可語膏粱之豐旨。而低於珍滋之素者。亦豈知蔬茹之有甘。櫛風沐雨。勞筋憊骨之夫。孰知廣廈細氈。安坐徐行之爲適。而雍容都雅。墮弛其四體者。與之談郊野道塗。勤動之故。則不省其爲何。佚樂憂勤之境。士大夫居養踐習之所。閱蓋有

明文遠卷

終身由於此。而不適乎彼者矣。故人之爲言。其出於剛悍苛促。困濫苦約。而無聊者。必其閱於憂勤之所爲。而狎於佚樂之習養者。常柔舒漫泰肆滯靡。而不知節。如是者。莫審於詩久矣。夫和平之聲。不聞於時。而士大夫之能美其言者少也。毘陵無錫顧洞陽公。好爲詩。其學於古。無所不窺。而皆以資爲詩。詩日益工。好日益篤。雖晚而不倦。積日之多。其詩至千餘篇。可謂富矣。約乎禮而不迫。優於興而不放。文質相宣。華實各得。誦其詩。不知其用意立法之至者。亦悅其有和平之聲。洋洋乎其可愛玩而詠嘆也。公

所居天下所稱華潤。膺厚處也。故宦家而先世獨贏於財。士之起糠糲奮蓬藿。惡陋鄙樸而崛興者。非公侯也。仕爲行人。爲郎。爲郡守。以至外臺副使。彌尊顯矣。其爲行人。以諫忤康陵。繫詔獄。杖之闕下。僅而不死。爲郡始爲泉州。起復爲虔州。皆限帶嶺海。荒阻險側。崎嶇而詰曲。又儉窳鹵。確仕所不樂。往爲副使。乃在珠崖大海島上。亂巨侵。犯驚濤。而後至其境。毒霧盲風。炎厲怪莽之聚。故漢所棄地也。身外跡遠。有蠻夷雜俗之治。事機合還。而禍變反覆。畏謗慮患。焦僇造次。而不得休。其嘗乎憂勤之變熟矣。生於佚

明文遠卷

樂而行乎憂勤。所養不以勝其所習。而所習有以克其所養。宜其爲言之美如此。蓋性之效。而非鎔鑄意氣。雕琢句律之所及也。世有履憂勤而悴瘠。都佚樂而宴偷。其性不中甚矣。顧妄意於公之爲言。又烏足以爲美乎。公守泉時。予新以迎婚乞歸。侍公。公詔以詩。予方讀李杜詩未熟也。公數數談建安正始之風。予退而購魏晉人詩讀之。然以尚少。不能解其旨。未敢有所請。今乃得閱其集而序之。信乎公詩之美。蓋有得於魏晉也。予序公詩。獨論其性情之效。以著其所以能爲美者。非苟然也。然予固所謂顧

憂勤而悴瘠者。雖能知公之詩。而尤愧恨於不可及也。
雙起雙應夾發到底須看其迴環頓挫。是少意度多
少波瀾

明文遠卷

抑菴先生集序

蕭滋

太宗皇帝臨天下。首選進士二十八人。入翰林為庶吉士。使盡讀中祕書。為文章。必欲其上。追古之作者。厚其稟。軼而貴其成。當是時。凡在選者。莫不奮勵磨濯。爭先恐後。而表然持出於眾者。不過三數人。而泰和王先生其一也。宣德初。二十八人顯者無幾。獨先生與永豐曾公。臨川王公。偕拜詹事府少詹事。於是三公之文章。內而京邑。外而遠方。不獨縉紳士。雖庸人小子。往往傳頌之。而三詹之名。隱然擅天下。既而曾公先物故。正統中。先生與臨川王公先

明文遠卷

後由館閣出任列卿。其位益尊。其文益重。於是當時稱二王者。無間言焉。希其屬次無何。臨川王公又物故。景泰以來。獨步當時。先生一人而已。方諸公讀書時。太宗屢閱試之。謂曰。文章稱韓歐輩。彼豈天成耶。若曹但力學。患今無韓歐輩耶。蓋先生資性敏絕過人。而又蒙上之作養。克之以問學。自六經子史百氏之言。橫叙鉤貫。靡不為己有。故其為文章。浩乎沛然。不必勞心苦思。而千數百言。下筆立就。其汗漫渾逸。若大河長川。沿洄曲折。頃刻之間。輸寫萬狀。略無凝滯之意。其簡肆高古。若連峰疊嶂。層聳間出。秀氣之發。上

薄霄漢不見刻削之態。蓋其體之鉅。故其聲之震也洪。其畜之深。故其流之及也遠。所以成一家言。而為當世所推重。豈偶然哉。於是其子翰林檢討希稷。彙次之為若干卷。屬序。嗟夫。韓退之之文。李漢序之。歐陽公之文。陳師道序之。皆見誦於當世。今先生之文。而鑑為序。得無陳李類耶。雖然。陳李之序。因韓歐而傳。則鑑為序。未必非幸也。敬序而不隲。先生名直。字行儉。別號抑菴。清忠大節。歸然當朝。老成人。今任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年七十有四云。氣體端凝。雅與集稱。讀此不獨見江右文字之盛。而文

文明遠卷

祖之作人養士亦自有不可及者

贈岳德清序

蘇伯衡

往歲金華同知潘侯叔聞病目。延周漢臣者治之。漢臣出入叔聞所。余數數見之。其徒有岳生者。未嘗不與之俱。漢臣治叔聞之目。凡砭石湯熨。與夫劑之和者。加損一以屬岳生。比叔聞病愈。漢臣辭歸。余亦徵赴京師。余之叨祿於京師也八年。然後得請歸養。及歸後。從人問漢臣。則且死矣。而岳生者。余固忘之。去年冬。有持胡先生遺岳德清詩示余者。言德清余嘗識之。余亦不記其為漢臣之徒也。歲之六月。德清過余。相與問勞。乃知其為往歲與漢臣俱出

文明遠卷

入叔聞所者。固舊相識也。而忘之。則余見德清。安得不喜。且愧哉。德清故鄂忠武王之裔。家於嚴陵。採藥浙水東。名山輿區。往往有其足迹。而雅愛金華之長山。至輒眷焉。不能去。其所至人。莫不虛館以竣。為人治目。比有奇驗。則德清能傳漢臣之業。可知矣。余因問德清。人目病凡幾證。狀何若也。德清引古方書言。目病狀甚悉。大都十七八證。而名狀各異。又問治之。皆有術無術。對曰。唯瞽不治。餘皆有治之之術也。然則天下無不可治之目也。對曰。然。余拊髀曰。嗟乎。德清生亦知余之病乎。余目與人同。而余獨視不

及尋丈尋丈之材。驚黃牝牡不辨。此吾友也。孰視而勿與。揖彼非吾友也。拱手而迎之。以此動輒速。譬招刺。不知此。果類古方書何等證也。生將何以治之乎。然余固能決別。然哲美惡。真廣於尋丈之內焉。生縱不吾治。猶可也。嗟乎。德清生亦知人之病有甚於余。而余之所甚患者乎。乃者。雨不時降。吾婆以旱。溪流斷絕。車無所用。由是地方千里。不問高田下田。鞠為稿穰。黍稷重穰。無弗黃而殞矣。而肉食者若不見而莫之省。且督吏若胥。日夜取常租之盈。其視民之少壯者之有菜色。老弱者之胥為殍也。與督者。○馬○世○

明文遠卷

者。眇者無以異。觀其目。則非瞽非瞶。非眇者。不知此果類古方書何等證也。生將何以治之乎。之人也。固朝廷使之舉錯民之枉直者也。生不有以治之乎。其於賢否是非利害曲直廢置取舍從違。顛倒錯謬。每事類夫此。則斯民將奈之何。德清謝曰。此非目病也。苟非目疾。則何病也。對曰。○從○昌○黎○李○○所○東○○者○○此○此所謂盲於心者也。夫人之所病。病疾多。而醫之所治病道少。况乎以心盲之盲。責醫目者。醫哉。則賤工亦安能治之。雖然。凡人之病。必有由來。得其所由治之。斯愈。此不易之道也。之人之盲也。亦必有由然矣。故竊以為苟治之以

治阿大夫即墨大夫之術。何患其不治哉。又焉用吾醫目者為。余嘉其辯。遂次第其語。以告操黜陟之柄者。且以見余之識德清有素云。

着意在後段文字。借題針世。感慨橫生。即昌黎所謂盲於心者何限也。

明文遠卷

春秋定是錄序

楊維禎

柳子曰春秋如日月不可贊也然則高自立論者皆誕也歐陽子曰春秋如日月然不為育者明而有物蔽之者亦不得見然則將以制育而祛蔽則亦不能不假於詞也經不待傳而明者十七八因傳而蔽者十五六明目者祛其蔽而通其明則其如日月者累累矣予怪三家既有蔽焉而諸子又於其蔽者折宗而植黨爭角是非不異訟牒使求經者必由傳而求傳者又必繇諸子是非紛紛莫適所從經之果果者晦矣世之君子既晦於求經復於諸子求

明文遠卷

生五

念下其其說是添訟於紛爭之中惡物蔽目而又自投於醫者也惟植自幼習春秋不敢建一新論以立名氏謹會諸儒之說而輒自去取之為定是錄說協於經雖科舉小生之人在所不遺其不協者雖三家大儒之言亦黜也吁予又何人敢以一人之見與奪千載之是非何僭自甚亦從其果果者夫之言耳後之君子倘以錄猶未是敢改而正諸豈敢諱乎

說愈多則聖人之旨愈晦末世經學之弊盡然春秋其甚焉者也會羣儒之說而折衷之不敢求同亦不敢立異自是通經隻眼

送照上人東歸序

楊維禎

四明山水與天台金秀說者以比海之方丈蓬萊則其鍾為人物宜有清明俊傑出以應時需也國家開鄉選法已三十餘年而被選之美者僅史駟孫氏程端學氏而來者無繼焉豈其人好隱逃浮屠而去者不少耶以予受交浮屠南北之秀凡數十人而四明寥寥無聞焉晚始得斷江恩師繼得照師覺元才之難也可知已照且不以才自止從游於吾門稱方外弟子連日夜記書數千言屬詩文不千首孜孜自課以為常故其行修業進今日與昨之日不

明文遠卷

生五

等夷也獨惜其學成終歸無於所用不得應吾盛時賢良之選以接史程氏之躅君子不獨為明之才難惜也秋高東歸來別曰照也有母焉久不覲心戚戚焉矧先生篤倫紀之教敢辭而歸予蓋歎照之性近於道而才足與有為也使照還鬚髮加冠巾有祿位民上其不篤吾倫紀之教以行先王之政者幾希以明得才之難而僅得如照者又逃於浮屠而未知其道也故於其去予甚惜之而申言以告之

波瀾感慨極占地步歐曾之家法如此

靜學齋文集序

林右

天之與人富貴名壽皆不甚惜。至於文章則甚惜之。何也。一代之興。位列上公。土封大國。名滿天下。而年至上壽者。不可指數。而文章之士。不過三數人。三數人之中。能使天下後世寶其文而傳之者。無幾人。以天下之大。能者又不過三數人。以萬世之遠。而傳之者。又不過幾人。非天所甚惜乎。不然。何生於世。若是其寥寥也。嗚呼。我知之矣。文章之士。探造化之原。窮聖人之理。究古今人事之得失。推有於無。生無於有。世之顯者可使之沒。世之沉淪者可使之

明文遠卷

顯。馳騁所至。雖英雄不可得而議。鬼神不可得而知。浩浩乎與天地爭功。能蓋天地。非聚夫至精至粹之氣。不足以生斯人於世。雖欲不惜之。不可得也。生之也難。故惜之也甚。惜之也甚。故生之於世也少。理數然也。今夫生數百萬於天下者。何損天地之氣。而天地之氣必因文人而泄。將欲不惜之可乎。世之能文章之士。不知天所甚惜之意。一處草莽。則號呼於人。見夫豪官勢人。甘於奔走不暇。殊不知彼可尊。我可賤也。天何生彼之多。生我之少。則我尊於彼也多矣。雖在饑寒之間。猶為可貴。而乃為彼屈。抑何不

自惜之甚哉。余觀古今之人。其不屈者鮮矣。雖韓文公之

賢。猶不免此。是以吾未嘗不為之太息也。陳君原采之文。其嚴重也。如大雅之執禮。周旋必中矩度。其和通也。如巧夫呈技。斂散反覆。機括轉移之間。出入非在已者。求之於世。如原采者。無幾人。原采嘗言。趙孟之貴。非吾所願。陶朱之富。非吾所慕。使吾文如古聖賢。是吾之心也。其氣節耿耿。不為勢家所屈。疾風破屋。斂衾而坐。誦猶不止。原采豈無人心哉。蓋天所以與我者。甚重。而我不得不自重也。然所以自重者。非恃吾所有。以矯慢人世。乃所以重夫天也。

明文遠卷

昔傳欽之欲見陳后山。知后山之貧。懷金往見。一談之頃。金竟不敢出。甚矣欽之知人。后山之能自處其身也。故今誦后山之文。不衰。原采其后山乎。何陳氏之多賢也。嗚呼。士習日下。士不以文章自重。皆挾以為取富貴之資而已。爾得如原采者而友之。豈非吾之願哉。故敘其文。以見其可重者。在此而不在彼也。

議論激昂大為才人吐氣有志者可自信矣

六朝詩集序

薛應旂

今天下論詩者謂不關理論理者多病詩一及六朝不逞究觀而襲聞傳聽已概擬其侈靡矣嗚呼詩本性情邪正汙隆理無不在不有獨見率同耳食未可與論詩可與論理也與哉故曰商賜始可與言詩也或謂六朝詩惡得與三百篇比不知先民所詢聖人所擇狂夫採薪咸爲陳列故仲尼歸衛而正季札聘魯而觀蓋未嘗遺乎列國之風也齊梁間人士獨非閭巷歌謠棄妻思婦類耶昔王通氏聖之修者也其所續詩今不概見然觀其稱士衡之文以

明文遠卷

及靈運之傲休文之冶鮑照江淹之急以怨吳筠孔珪之怪以怒謝莊王融之纖碎徐陵庾信之夸誕孝綽兄弟之淫湘東諸王之繁謝朓之捷江總之虛顏延之王儉任昉之約以則是其所續者大都皆夫人之詩耳四名五志意義所繫豈微乎哉然則斯集也固不特漢魏之餘波初唐之濫觴也矧夫諸侯不貢詩行人不采風樂官不達雅國史不明變而歷代之風混焉久矣論世以徵化者於斯可以弗之觀耶

小小結構却有理致可思自是才人手眼

東園先生文集序

吳溥

有一書生禮度甚閑挾書一冊詣予招鶴亭下置之几上再拜而請曰某東園先生之子也家君之文無慮數千百篇家君不自愛重稿多爲人持去散而僅存此冊蓋千百之十一耳今將鈐之願爲序以永其傳予曰文之傳也係於人不係乎叙先生之文豈特叙而傳者哉且文之有叙所以叙作者之意也若某之愚蒙膚淺何足以窺先生之奧而敢叙其文乎辭不獲開卷讀之未竟數篇即歛衽嘆曰先生之文甚類老泉某知之矣其氣昌其思沉其詞正而不阿其辨博而不雜老泉而下莫之能及也既而自疑其言之妄以爲老泉特四蜀一布衣耳晚年受薦得一官止於主簿而吾先生少掇高科入翰林爲侍從歷官大司徒其出處顯晦不同若是其文又無一句一字相襲者擬之得非其倫乎既而讀之既思之旬月乃釋然而悟曰是宜其同也某不妄也老泉少不好學年二十七始發憤讀書數年而後下筆成文吾先生初入翰林即歸卧屏山讀書二十餘年其養之也久故其志也慤其積之也厚故其發也遲其見之也真故其聲也實本末一無不同而何以

明文遠卷

顯晦疑為哉。然而微有不同者。老泉處常布而所論皆朝
庭之事。先生服大寮而所作多山林之文。其意有不可曉
者。豈所謂處江湖則憂其君。在朝廷則憂其民。易地皆然
歟。是故無害其為同也。昔者老泉以文謁張益州。益州許
其文似司馬子長。又以謁歐陽文忠公。文忠許其似荀子。
夫荀子古之大儒。子長古之良史。後世之所仰望而不可
及者。老泉以布衣謁名公卿。得如是之稱。不為卑矣。而老
泉當時當之不為深喜。今某為先生門下士。而妄稱先生
之文類老泉。烏能得先生之喜哉。老泉曰。樂道人之善而
不為諂者。以其人誠足以當之。某樂道先生之善者也。非
為諂以求悅者也。是故始終以老泉為言。書諸末簡。以授
於某。

明文遠卷

積厚則流光千古。一轍惟深於此道者知之。議論深
醇。氣體蒼紫。

古詩選唐序

蘇伯衡

詩之有風雅頌賦比興也。猶樂之有八音六律六呂也。八
音六律六呂。樂之具也。風雅頌賦比興。詩之具也。是故樂
工之作樂也。以六律六呂而定八音。詩人之作詩也。以賦
比興而該風雅頌。但詩人作詩之初。因事而發於言。不若
樂工作樂之初。先事而為之制焉耳。於戲。韶簫也。大夏也。
大武也。以至於秦魏齊諸國。其樂之作也。陳之以八音。和
之以律呂。未嘗不同也。而其音則未嘗同也。商也。周也。魯
也。以至於邶鄘衛諸國。其詩之作也。經之以風雅頌。緯之
以賦比興。未嘗不同也。而其音則未嘗同也。樂音之有治
有忽。不係八音六律六呂而係世。詩音之有正有變。係
風雅頌賦比興而不係世。變哉。夫惟詩之音係乎世。變也。
是以有大小雅十三國風。出於文武成康之時者。則謂之
正雅。正風。出於夷王以下者。則謂之變雅。變風。風雅變而
為騷些。騷些變而為樂府。為選為律。愈變而愈下。不。世。
世。而論其體裁。可乎。李唐有天下三百餘年。其世蓋屢變
矣。有盛唐焉。有中唐焉。有晚唐焉。晚唐之詩。其體裁非不
猶中唐之詩也。中唐之詩。其體裁非不猶盛唐之詩也。然

明文遠卷

盛唐之詩其音豈中唐之詩可同日語哉中唐之詩其音豈晚唐之詩可同日語哉昔襄城楊伯謙選唐詩爲唐音錄蜀郡虞文靖公序之慨夫聲文之成係於世道之升降而終之以一言曰吾於伯謙之錄安得不嘆天知言之難也蓋不能無憾焉無他文之日降譬如水之日下有莫之能禦者故唐不漢漢不秦秦不戰國戰國不春秋春秋不三代三代不唐虞自李唐一代之詩觀之晚不及中中不及盛伯謙以盛唐中唐晚唐別之亦豈不以此乎然而盛唐之詩不謂之正音而謂之始音衰世之詩不謂之變音

明文遠卷

而謂之正音又以盛唐中唐晚唐並謂之遺響是以體裁論而不以世變論也其亦異乎大小雅十三國風之所以爲正爲變者矣詩與樂固一道也不審音不足以知樂不審音則何以知詩伯謙之於音如此則其於詩也可見矣此文靖之所以不能無憾也歟平楊林敬伯蚤歲誦文靖之序深有慨乎其衷及遊國學質諸博士貝廷琚劉子憲而知唐音去取出其嗜好也其主蒙陰縣簿暇日乃更選焉非有風雅騷些之遺韻者不取也得七百六首隨其世次釐爲六卷以所選皆五七言古詩故目爲古詩選唐敬

伯之言曰竊聞詩緣情而作者也其部則有風雅其義則有賦比興其言或三或四或五或六或七其篇或長或短初曷嘗拘拘於其間哉又曷嘗曰我爲風爲雅爲頌也因事而作出於國人者則曰風出於朝廷者則曰雅用之宗廟郊社者則曰頌又曷嘗曰我爲賦爲比爲興也成章之後直陳其事則曰賦取彼譬此則曰比托物起意則曰興如斯而已矣奈何律詩出而聲律對偶章句拘拘之甚也詩之所以爲詩者至是盡廢矣故後世之詩不失古意惟有古詩而今於唐詩亦惟選古律以下則置之而况唐之

明文遠卷

詩近古而尤渾噩莫若李太白杜子美至於韓退之雖材高欲自成家然其吐辭暗與古合者可勝道哉而唐音乃皆不之錄今則不敢不錄焉余偉其論之確識之真而選之精也是以備著之於戲此詩選勝於唐音遠甚使文靖復生而見之寧不快於其意必有以發揮敬伯之用心者矣惜乎九原莫作願使余序其篇端也

論詩以世變爲主最有深識源源本本一往皆根經據史之言

贈王仲縉序

方孝孺

饑而食飽而嬉營私而驚利生無聞而死無述者衆人也食焉而思思焉而行不憂其身之窮而憂道之不修不懼其家之無財而懼乎名之弗揚者君子也衆人之所爲切於身而見效近故人之趨事者夥君子之所務事既緩而功亦遲故衆多笑之而不知衆人之所爲又君子之所悲也吾昔年舟還自金陵泊姑蘇城下舟人指城中大第謂余曰此元僞吳張氏官也余問今其家安在則已無噍類矣問其人名字則已莫有知者矣及至錢塘道西湖舟人

明文遠卷

數謂余言林處士事曰此處士故宅也此處士墳墓也此處士曾游之地也余未嘗不爲之太息方張氏盛時據數州之富擅王侯之貴驅百萬之人以給其所欲其車服宮室妾媵珍寶騶從師徒僭擬乘輿而自謂一時之雄矣而今未下十年乃若此處士在宋時破廬弊褐羸童野鶴出入於煙霞水石間其窮困莫比今越二三百載姓名猶灼然在人耳目則區區之富貴者何足道而士之貧賤又何足憾哉且處士持一詩人其自立者非能如聖賢之宏大深遠有以明斯道而淑來世猶能如是况夫君子之希聖

賢者乎吾友烏傷王仲縉年少好學其所志甚美而其鄉人竊笑之以爲迂仲縉告余余恐其沮於衆人之笑也故告以斯說使仲縉知爲學之足恃而益思自勉使衆人知所有者之不足道不暇笑人而自悲也

以君子望王君而深曉以庸衆人之愛憎爲不足較議論正大結構緊嚴中間憑今弔古一唱三嘆波瀾意態尤遲志集中所不易得者

明文遠卷

送喬白巖北上詩序

王雲鳳

朝廷之賞罰政刑進賢黜幽春生秋殺禮樂之度數衣冠之殷盛宮闕之壯麗人物之富繁臣寮之奏對臺諫之敷陳直諫之士各獻其忠技藝法理之才奔走而勤事其巧宦者又突梯滑稽於其間此仕於京師者之所見也上以貪下應以賄上以驕下應以諂徇私托則致人死徙困錮而不顧遇直道則外為好言而陰厄之使不得行是其混清賢否倒置綱紀壞而不恤風俗弊而不問民日窮財日賤閭閻愁苦之聲戚疾無聊之態處處無異舜女無蔽體

明文遠卷

之衣壯夫貧而為盜子戕其父婦毒其夫此仕於外者之所見也是故仕於京師者每有豐亨豫大歌樂太平之意仕於外者則思患豫防履安如危往往長太息而繼之以泣也是故外之情每患京師者之不知而京師者亦每患不知乎外也今聖天子御極遍告群神遣使天下將祀事太常少卿樂安喬君希大當之晉北自雲中歷雁門太原南至蒲凡晉之故無不覽焉予始聞君至逕於高陵渡涇至郊返送之河上同登九巘上太華瞰洪河濯清渭訪文武功召政教之迹尋秦漢劉項爭戰之墟吊魏徵之墓式

楊震之間思丙魏姚宋之為治而歎恭顯盧李之為奸君於是慨然而感悄然而悲奮然而興有尚友千古之志君仕於京師而知外之情在此行矣君修謹懋密好學能文有應變之才有容衆之量有定守而處之以和有定見而出之以遜當天下事於他日成光明俊偉之業在此行矣然予更願君出淺近功利之說去流俗尋常之見以程朱之學為必可學以堯舜三代之治為必可復而細求其故集義以養浩然之氣仁為己任老而不已夫如是則古人何讓焉作詩贈君而以是說先之

明文遠卷

感慨填胸故言之氣剛而辭直其衝今盱古上下千年更復以涌波騰煙雲繚繞

贈禪老清上人授僧錄左覺義序

陳獻章

釋清上人以相術居京師。京師之人欲知所謂富貴利達者，未嘗不之上人相也。而上人之相亦輒應，以故上人之善相名滿天下。雖余之騷魯，退居溪山窮谷，無所事於此者，亦知上人之善相人也。和陽尚廷臣曰：上人豈特能相人哉？上人自祝髮居京師四十年，衣未嘗識華，食未嘗識飽，顧嘗閉閣靜坐，脇不及席，足不及戶外，尋尺之地，以求佛之道。所謂明心見性者，亘五六十載，寂寞苦空，無所不至。人皆謂上人與王公貴人交，可以富貴自處，而

明文遠卷

乃如何也？豈所謂惡逸而好煩者哉？上人曰：不然。農執耒耜出粟以供上，工作貨器以供國家用，兵執干戈以衛社稷，皆亦人耳。吾亦何以異於人哉？吾得世之所謂淡修者，去其勞而惡其逸，蓋亦幸也。苟於吾業有未能精，吾道有未能勤，夫亦不愧於彼哉？上人之爲道雖勤，而其心則又甚公以恕。非若他之學佛者，膠固而不通也。故每語其徒曰：道一也。天下之爲道者，曰老，曰釋，曰儒，儒者常非釋老，而釋老二氏又常自以爲是不少屈。每與之相抗相詆，皆自不相容。此不知何也？吾嘗讀儒者之書，有曰：無極而

太極與吾之所爲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者？似矣。讀書不若

靜坐，與吾之所謂不立文字，直指明心，見性成佛者，似矣。

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與吾之所謂真空絕相，事事無礙者

似矣。夫既似矣，然又有所謂似是而非，一毫千里者，豈將

儒者之說謬哉？不然，必有所見也。人之道，惟其中以爲是

而已。吾之道，果是也。吾則以爲是，而從吾之道。吾之道，果

非也。吾則以爲非，而從儒之道。非從吾與儒也。從道也。吾

知從道而已。夫庸知其吾與儒哉？苟曰：吾業專矣，吾道勤

矣，而執之者非，所以爲道也。至於與王公貴人交也，則亦

明文遠卷

不徒與之貧賤富貴其面目而已。而若今之某廉某忠某，食某佞某君子某小人，上人又未嘗不洞見其肺肝也。上人豈特能相人哉？余曰：古之人謂靜能照物，而上人所以能若是者，有靜以爲之主也。使或不然，而上人之相僧繇之畫也。高閑懷素之草書也。夫豈所謂道也？而今也謂上人爲僧繇高閑懷素者，吾不信也。上人今年以高行得領天下僧錄左覺義事，廷臣與上人爲方外交，偕其戚曹某者求言以贈。夫一覺義豈足以輕重上人哉？釋之道以爲天地萬物爲空，而視我身爲假借，而吾亦不敢以是重煩

上人聽也而乃述廷臣之語余者如此且質諸上人嘗有是言否哉遂爲之序

儒釋之辨毫釐千里於文字中時露一斑是高占地步處

明文遠卷

送劉世美還京序

章懋

成化丙戌春三月廷試進士賜羅倫等三百五十有二人及第出身有差旣而循故事選進士充庶吉士員居之翰林膳以大官而不勞以職務俾之盡讀中祕之書以修其所能充其所未至蓋將儲養成就大其器業以大他日之用其爲人才治道計者至重也惟時在列之士聞中林亨大主世英吉水宋爾章華亭張汝欽姚江邵惟貞天津劉世美蒲陽黃仲昭東安施彥厚洛陽翟廷光淳安商憲衡安成李廷章來陽謝元吉江浦莊孔易石宗海貴溪畢定

明文遠卷

珍新淦何惟一山海鄭克修甬東章元益上虞陸克深海虞李世賢番禺鍾美宣閩中王文魁張壽夫皆一時俊髦而懋之不肖亦獲廁名其間凡二十有四人咸以布衣首際隆遇罔不感憤思奮圖維報稱相與切磨講習端乃心正乃學砥礪乃名節平居論議必以古人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相規勉慷慨自許契誼相投蓋金可斷而蘭與臭也豈非一時之幸哉居歲餘而壽夫文魁相繼以卒亨大復以母喪去存者蓋二十有一人未幾而拜官之命下矣爾章世賢仲昭懋衡與某皆爲翰林編修孔易檢討彥

厚。廷光元益皆給事中。元吉克修汝欽。惟貞惟一。廷章皆
監察御史。世美。世英。宗海。美宣。主事。戶部。而克深。禮部。廷
珍。水部。出視事於濟寧。或官守。或言責。各有攸司。曾未踰
時。而某與仲昭。孔易。俱以罪責補外。仲昭知湘潭。孔易判
桂陽。某亦待罪陵武。遐荒萬里。自分永與朋舊睽隔矣。已
而以言者。畱南都。仲昭暨某。許大理。孔易副行人。其後元
吉。以言事忤旨。出爲南陵丞。惟貞。謫知浦江。美宣。謝病歸
南海。皆道出金陵。邂逅一敘平生。獨恨爾章。又爾物故。徒
以旅櫬過此。某等又相與哭而送之。江之許。追感疇昔。寧

明文遠卷

不爲之慨然也。耶。去年冬。世美適以公事來南都。寓於館
人者四閱月。因得數相過。從間與道舊。則世英復以憂去。
克修諸人亦往往啣命。走四方。其朝夕聚首於京師者無
幾矣。因相與竊歎。向之二十四人者。別幾何時。而去就存
沒。升沉離合。不齊已若是。而況於數十年之後。三百五十
人之衆乎。其不齊殆必有甚焉者矣。雖然。事變之不齊者。
天也。於萬變不齊之中。而求所以齊者。人也。彼死生也。去
就也。升沉也。離合也。天爲所爲者。吾固不得而齊之。若乃
立身行己之道。事君之義。不以死生而變。不以去就而移。

不以升沉離合而異。吾徒之所以自許。有不在天而在人
者。獨不可得而齊乎。齊其所可齊。而於所不可齊者。有弗
計焉。則夫不齊也者。又所以爲齊也。願因世美以諭同諸
志。尚能於人事不齊之後。不忘久要之言乎。世美歸金陵。
大夫士咸詩以餞別。某病於不能詩也。故敘此於簡首。以
道吾私云。

低徊婉轉。歷敘交情。而一歸於修己治人之學。極有根
柢。

明文遠卷

新刻五子書序

楊一清

醫子二卷凡十四篇鵠冠子三卷凡十九篇子華子十卷
尹文子二卷篇如之公孫龍子三卷凡六篇侍御泌水李
公得之伴西安郡僚托之木與四方學者共焉予自始學
卽知慕諸子百家言局於舉業未暇也長齒仕籍稍荒涉
群書顧學無本恐眩於途轍方懷懷近思亦不暇及所謂
諸子云者然嘗竊聞先儒緒論而有以悉其是非矣至是
乃得聞所未聞學所未學信矣哉先民之妙於言然益以
見先儒之論之正也於諸子各透出新神絕不草率焉子蓋子書之始雖篇章外錯不完

明文遠卷

而其文質其義弘實古書剩語鵠冠子不知何如人韓愈
氏陸氏論其雜黃老刑名然矣而其述三才變通古今治
亂之道要不爲無見也子華子叙稱其指歸道德經紀仁
義而其書反類道家者又多勦浮屠先生莊烈黃帝內經
春秋外傳司馬遷班固諸書藻飾而成當出僞手以其辭
氣春容文采煥發故學文者好之尹文子言大道似老氏
言刑名似申韓不必求其真贋蓋無足與者前輩併劉向
氏仲長氏之序皆謂後人所倚托有以哉公孫龍之辨甚
矣而白馬非白之喻堅白同異之說終不可解欲正名實

而名實卒不可正戰國處士其橫議每類是耶嗚呼大道
既隱異端曲學起而乘之言人人殊漢藝文志所載實一
百八十九家昔之君子嘗欲哀而殲之矣予謂洙泗之流
既微濂洛之源未啟邪說害人烈於猛火尚忍從而膏之
自五緯聚奎諸儒闡道士稍通章句卽知尊孔孟而黜百
家雖諸子地○步○極○占○得○好○金生於世適足爲指麾馳使之資况渺焉如綫
之言顧足爲吾病乎且至理無所不寓芻蕘有所當察權
度在我則寸長片善皆可取不可棄此侍御公之志而予
爲述之者也

明文遠卷

序諸子之書却能爲儒者高占地步最有作法

送張子忠之任南昌序

歸有光

張子忠之令南昌也。孫子奇、趙元、和與凡同事於禮部者二十有六人。於其將行。相與餞之。而屬序於予。凡序之爲處者。送行者之詞也。予又辱與子忠善。因不敢辭。蓋昔夫子與其門人論政。載於論語之書甚詳。雖其爲言不一。然皆爲政之道。而於爲政之事未嘗及之。而求其一言以盡

道字通篇符子

之者曰。君子學道。則愛人而已。今世之所患。不知道道。而不能愛人。夫不知道道。而不能愛人。其爲鬼瑣恣睢之徒。固不足言。至其有所樹立。號爲能吏者。不過徒事聲跡之間。一

明文遠卷

時赫然奕然。衆人以爲美。而天下之元氣日以耗。而有不自知者。世亦何賴於此。故學道而能愛人。不啻復論其水土之風氣。與夫時之變化。而無所不可。辟之水能流而已。至於爲灘爲澗爲瀾爲波爲潛爲澍爲沱爲洶爲沙爲瀆爲汙爲汜爲淪爲淫。惟其流之所至。不能預期也。君子能爲道而已。至於爲栗爲立爲恭爲敬爲毅爲溫爲廉爲塞爲義爲平。康正直爲彊弗友之剛克爲變友之柔克爲沉潛之剛克爲高明之柔克。惟其道之所至。不能預期也。夫非特令於楊粵之間宜也。令於齊魯燕趙秦晉之間亦宜。

也。雖至於入爲九卿爲天子之宰相。宜也。今南昌三司治

實實發出爲吏之道

所大吏鎮壓於其上。可以抗而或有所當承。可以隨而或有所當執。且又獨無所以感動諷諭之乎。士大夫登朝著。與其居於鄉者。繼踵接武。裁以法。逆於情。通以情。飢於法。又獨無至公大義。且於道德之重者。不可隆。南州高士之禮乎。其民好計以訟。懲其狡猾矣。獨不可使吏治蒸蒸。不至於茲乎。財賦不若吾吳之繁重。而上供之不可廢。搜其隱匿矣。獨不可恤其災害。而蠲以與民乎。地介江湖。盜賊多有。殲其魁傑矣。又獨不可使開教令而解散。安土樂業。

明文遠卷

如渤海之政乎。昔太祖高皇帝建都金陵。與僞漢爭天下。諸將血戰。堅守豫章。以挫其鋒。迄成底定之功。今忠臣廟在焉。然二百年來。強藩不軌。奸宄竊發。江湖之盜。無處不有。而議者以今日三陸多警。唯江右晏然。以是爲子忠喜。是猶以劇易利害言也。吾所言者道而已矣。吾聞安成有鄒祭酒。吉水有羅論德。方居深山。講明聖賢之學。子忠試往而質之。必以吾言爲然也。

平常道理寫來。却極炯爛極精實。以其切南昌發論。不可移易故也。條電分明。爲吏之道盡於此。

送中書王舍人汝赴召詩後序

章懋

嗚呼三代而下。儒以無用而取人之鄙。薄詘笑者衆矣。非儒之無用也。儒焉非儒而盜名欺世之不足爲用也。安得真儒之效一白於天下而刷此恥哉。吾友中書舍人齊山王先生允達。自其先南稜先生得考亭再傳之學於其外祖通齋葉先生。以儒名家者數世矣。至待制忠文公始以文章鉅儒受知太祖。而身歿王事。弗究厥施。博士公將繼志焉。而享年弗永。皆未覩爲儒之效。譬之火焉久鬱必發。譬之水焉久蓄必流。其有待於先生乎。先生世其儒學。以

明文遠卷

科第起家。官鳳閣典絲綸。在帝左右。令聞日昭。且駸駸乎顯庸矣。而志有不爲。以病免歸。豈天意猶有所待耶。今天子出震繼離。召用羣儒。一新庶政。慨然有意於唐虞三代之治。時在廷之臣。有以先生文行爲言者。部符下郡縣。促令供職。先生猶以疾辭。而郡邑之大夫交勸篤焉。不得已乃起而就道。吾鄉諸士友喜相告曰。儒道其亨矣乎。愛節其道路所經。分爲十詠。各賦詩以壯其行。先生過予言別。出以相示。某於諸君之言。竊有感焉。昔蘇太史平仲謂人之出處皆天。其處而修身。出而行道。則人之所以奉乎天

也。故儒之未用。其責在天。用之而弗覩其効。無以奉乎天者。其責在人。天人交至。則其道有弗亨者耶。今先生之歸。未嘗有意於出。而以公論驅之出焉。豈非天乎。天其或者一試用儒之効於今日。則先生之出。夫豈徒哉。但曉曉易缺。皦皦易汚。盛名之下。其實難副。先生之出。亦良不易哉。唯先生弘遠。謨以裨新政。奉明主於三代之隆。毋使儒爲無用而起人之鄙笑。斯足以奉乎天而無愧矣。先生其敬念之哉。所以倡前人之業。副友朋之望。爲儒道之光者。不在茲行矣乎。某之辱游於先生。非一日矣。敢竊取古人以

明文遠卷

規不以頌之義。而書此於末簡。以道其惓惓愛助之私云。忠文之後。宜多賢者。以真儒相砥礪。真學問規切之言。可告友朋。可扶世道。

明文遠卷

甬江徐文駒子文論次

西昌羅景昉亦潭同選

受業羅仰錡慎調參閱

序

項思堯文集序

歸有光

永嘉項思堯與余遇京師出所為詩文若干卷使余序之
思堯懷奇未試而志於古之文其為書可傳誦也蓋今世
之所謂文者難言矣未始為古人之學而苟得一二妄庸
人為之巨子爭附和之以詆排前人韓文公云李杜文章

明文遠卷

一

在光燄萬丈長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
笑不自量文章至於宋元諸名家其力足以追數千載之
上而與之頡頏而世直以蚍蜉撼之可悲也無乃一二妄
庸人為之巨子以倡道之歟思堯之文固無俟於余言顧
今之為思堯者少而知思堯者尤少余謂文章天地之元
氣得之者其氣直與天地同流雖彼其權足以榮辱毀譽
其人而不能以與於吾文章之事而為文章者亦不能自
制其榮辱毀譽之權於已兩者背戾而不一也久矣
知之過於吾所自知者不能自得也已知之過於人之所

明文遠卷

二

知其為自得也方且追古人於數千載之上太音之聲何
期於折楊皇華之一笑吾與思堯言自得之道如此思堯
果以為然其造於古也必遠矣

議論深切全為王李下針讀收齋題歸太僕集可攷見
也文字潔淨精微悠然有不盡之味

範翁家藏集序

李東陽

範翁家藏集七十卷。吳文定公所著而手自編輯者也。爲詩三十卷。不分體製。以年月先後爲序。文四十卷。則分體彙載。而先後亦隱然寓乎其間。蓋惟輯其所可識而散佚於世者弗與也。公既返葬。其子中書舍人奭刻梓於家。未畢也。比關服上京師。以屬公從子奕。數月報詩卷成。又數月報文卷成。奭持以告予。請予首簡。予覽之。悵然歎曰。言之成章者爲文。文之成聲者則爲詩。詩與文同謂之言。亦各有體。而不相亂。若典謨訓誥誓命。父彖之爲文。風雅頌

明文遠卷

賦比興之爲詩。變於後世。則凡序記書疏箴銘贊頌之屬。皆文也。辭賦歌行吟謠之屬。皆詩也。是其去古雖遠。而爲體固存。彼才之弗達者。窳淺踟躕。欲進而不能。強其或過之。不失之奇巧。則失之詭屈。不失之夸誕。則汗漫而無所歸。於是作者雖多。而文之體益微矣。然言發於心。而爲行之表。必其中有所養。而後能言。蓋文之有體。猶行之有節也。若徒爲文字之美。而行不掩焉。則其言不過偶合而幸中。文以古名者。固若是乎哉。公少以經學爲程試。既而編讀左傳。遷史。韓柳歐蘇諸家之文。欲盡棄其舊業。及爲部

使所迫。取甲科。官史局。文名滿天下。老居臺閣。弗究厥施。而終始於所謂文者。故其爲詩。深厚醞郁。脫去凡近。而古意獨存。其爲文。典而不俗。望而不凡。約諸義理。以成一家之言。由是觀之。則其識見之真正。行履之端恪。情趨之冲泊。無累者。不待挹其容儀。聆其論議。而後可知也。其文之傳世。固不可少哉。晉人謂一人数篇。其漸盡泯滅者。勿論。今求之成帙之間。非世所選者。亦難乎其爲觀矣。知言君子。執體而求之。公之文。其有取之無窮而讀之不厭者乎。然則其散佚者。尚博而求之。以盡白於天下。

明文遠卷

無徒曰家藏云爾

詩文一道。先論體裁。萬古莫與易也。布帛菽粟之理。寫得開朗。令學者有所依據。

送周給事與叔北上序

歸有光

今天下之用人與士之爲天下用與古異者其求之與爲其求者皆非古之所宜有蓋古之士上之人知重之也故士亦有以自重而不輕於進今世則自進而已雖然有至於今而不可易者亦常有自重之義存乎其間而後可以任天下之事蓋孔子孟子之時世已莫知尊用其道而孔孟固未能怠情於斯世亦與之相驅馳而終以不可爲而止則孔子孟子之所以自重者也後世學者守其家法雖至於千百年未嘗變也孟子之於伊尹孔子蓋力攻常時

明文遠卷

好事者誣聖人以成其苟進之私至於百里奚自鬻亦深爲之辯孟子以爲百里奚之所就小矣猶不肯自鬻以成其君夫苟至於自鬻雖五伯之業不可爲也由是言之士之欲托於功名而苟冒以進者雖自詭以有所成亦誣矣臨安周興叔以進士爲令江南入爲給事中時宰慕其名頗示意旨欲邀致之門下興叔卽引疾以去先皇帝之末年朝廷方舉遺逸會新天子卽位一時雲集闕下莫不驟致顯擢興叔宜以時起以觀天子之新政而方且高臥自若國家故事大臣之有告者非有召不得入其非三品以

上凡在廷之臣賜告者皆自赴闕而後天子命以職二年冬興叔未赴闕也而除書獨下於是乃應命而出興叔可謂得古自重之義矣余官吳興往來臨安嘗訪興叔於西湖古寺中讀書著文山深徑迂人迹所不至臨安會城士大夫皆高尚其道今興叔之出真能自重不苟然者給事中爲諫諍之臣天子旣嘉獎直言人得以有所建論每下之公卿大臣亦不逆其言每奏輒行蓋遭時聖明其言之易行如此夫以其言之易行當思其言之難而後可也自古如賈誼陸贄王吉崔實魏徵之徒其言莫不有關於一

明文遠卷

代之治體今天子承統繼祚屬世道一變之會天下治忽之機與人心風俗之所趨興叔獨居深山中熟觀之久矣其必有不徒言者以稱朝廷任屬之意某自念方徘徊於進退之塗未知所裁何足以贊興叔之行願平生受知最深而樂興叔之道行也因爲序之云

三代而後人臣之能自重者少矣漢唯孔明宋唯富鄭公馬君實耳立論嶄巖足以砭天下嗜利苟進之士其波瀾峭折所不待言

范氏族譜序

方孝孺

爲子孫以奉先祀亦難矣。爲常人之子孫非難。而爲名人之子孫難也。爲名人之子孫固難。而爲大賢之子孫尤難。夫嚴蒸嘗守冢墓。保上世之所傳。以自立於閭里。常人能是亦足矣。而欲繼名人之門者。豈止於斯而已乎。行焉必端也。言焉必信也。學必有以過於人。而才必有以用於世也。求無愧於名人。庶乎其可也。而欲卓然立於大賢君子之後。以求無忝焉。則此何足以慰天下之望哉。故言乎家世之可貴。則莫尚乎爲賢者之子孫。言乎道德之難全。亦

明文遠卷

莫難乎爲聖賢之後也。美才篤行之士。子孫能世其家者。未嘗絕。而孔孟之胄。千載無顯人。非無顯人也。祖德崇高。難乎其爲顯也。蜀之范氏。在宋盛時。忠文公景仁。以危言高節。爲海內所宗。而正獻公淳夫。以直道正學。爲元祐名臣。正獻之子元長。復能繼先業。爲建炎良史官。聲猷之美。後先相照。可謂盛矣。元長七世孫煥卿。值元季之亂。圖牒散亡。重緝所知。自忠文公高祖而下。至於今。凡十五世。爲家譜。以示將來。煥卿之子彥良。從予遊。因以序爲屬。古之貴乎修譜者。非特以著世次。紀官位。而誇於人也。蓋將使

後世觀之。而考世德之淳。疵明流澤之廣狹。而益思所以自立云爾。在忠文之時。秉國柄。以好惡榮辱當世士者。莫

如王安石呂惠卿。在正獻時。莫如章惇蔡京張商英林希之流。此數人者。方其志得氣盛。視賢士大夫。不啻其敵。誓必欲擯廢竄殛之。而後快。由今觀之。彼之禍心虐餓。銷滅無遺。而凶聲惡聞。不可掩匿。人至不忍言之於口。而其遺嗣亦未聞有存者。縱或有之。非惟人所惡見。而爲之子孫亦羞稱其世。而不憚其爲人。范氏二三公。雖不獲富貴於時。或遭竄斥以死。然至今尊仰師慕。愈久而益隆。而其後

明文遠卷

人猶能嗣詩書禮樂之傳。久而弗變。則夫人亦何樂爲小人。而不思爲君子之歸哉。范氏子孫。觀乎譜而師先祖之善。戒小人之惡。則爲君子也可異矣。夫有君子而無祿位。族雖衰猶盛也。祿位光榮而君子無聞焉。族雖盛猶衰也。煥卿年八十餘。學行敦慎。鄉人稱之。而彥良亦好學有志。所謂無忝於賢者之子孫。其將在是乎。爲名德之後。則其自立也更難。議論光明。有補世道。明初最重譜學。訓已訓人大都賤榮利而重節義。此國脈之所以久長也。

贈太史羅先生序

邵寶

太史南城羅公以疾在告既愈而將北上也予適視學自
建昌之宜黃道於其里因預爲公餞公二從子城以諸
生侍公起如內予問二生公道所繇城曰由浙浙之道坦
然而遷遷不勝坦其將繇之里曰繇江江之道疾然而險
險不當疾其將繇之既而公出予以問公公曰彼意之耳
斯二道者吾皆不繇也夫浙之道坦矣而迂予嘗繇之迂
非吾所惡也江之道疾矣而險吾嘗繇之險非吾所惡也
然而今之行願皆不繇焉吾將繇鄱陽出安慶渡江而北

明文遠卷

文古

道楚陳宋魯齊趙以至於京師蓋爲道者三千餘里計其
所經濟淮河泌吾將濟焉嵩崔恆岱吾將望焉其歷代帝
王之都聖賢之里神靈英傑之祠墓吾將謁焉其殘碑斷
碣倚壁而臥庭者吾將讀焉其平原沃野爲古井田吾將
考焉其名城望邑爲古封建吾將覽焉其高巖絕壁爲古
關隘吾將徵焉其大陵崇丘爲古會盟之壇其長坂廣谷
爲古戰鬪之場吾又將吊焉賦焉聞者采之觀者圖之可
獻則獻可錄則錄行焉而觀觀焉而學學焉而資吾用不
徒然也昔者吳季札之聘漢司馬子長之遊於今爲勝稱

之不衰吾嘗壯之頃雖西走關陝東涉瀛博南經發越北
抵并冀足跡半天下而獨遺中原臂之語道者遺孔孟談
功者遺禹臯論世者遺唐虞三代君子不謂之知也吾於
是憾焉故雖迂於浙險於江吾必繇之吾且老矣舍是不
繇其將焉待哉予聞而笑曰公之於世誠熟矣奇以爲文
危以爲行四十始仕仕十有六年尚未徙官吾固知公之
不畏夫迂與險也雖然中原之道天下之達道也其所經
誠有如公言者公歸天子所進備顧問退而代言且執筆
書天下事公之職也有所不對對必以大有所不制制必

明文遠卷

文古

以正有所不紀紀必以直直也正也大也天下之達道也
其爲公之中原也大矣而是行不能無資焉雖迂且險亦
何嫌哉因問道而得贈公之說一生者識之吾將徵公矣
豪情壯志俯視八荒其鬱鬱葱葱亦復有蒼翠嶄巖之
色

照元上人詩集序

劉基

予初來杭時。求士於鄭希道先生。先生爲余言。照元上人之爲詩。雄俊峭拔。近世之以能詩名者。莫之先也。余素知鄭君善鑒。而言不過心常懷之。及訪於杭人。無能言上人之能詩者。心竊怪之。及余徙居白塔之下。而上人乃住持萬松嶺之壽寧寺。於是始得徧觀其所爲詩。蓋浩如奔濤。森如武庫。峭如蒼松之棲懸崖。凜乎其不可攀也。而憂世感時之情。則每見於言外。嗚呼。是宜不以詩聞於杭之人矣。夫詩何爲而作哉。情發於中。而形於言。國風二雅。列於

明文遠卷

六經。美刺風戒。莫不有裨於世教。是故先王以之驗風俗。察治忽。以達窮而在下者之情。詞章云乎哉。後世太師職廢。於是夸毗威施之徒。悉以詩將其諛。故溢美多。而風刺少。流而至於宋。於是誹謗之獄興焉。然後風雅之道。掃地而無遺矣。今天下不聞有禁言之律。而目見耳聞之習。未變。故爲詩者。莫不以哦。月。弄。花。鳥。爲能事。取則於達官貴人。而不師古。定輕重於衆人。而不辯其爲玉。爲石。僭僞。愾。此。倡。彼。和。更。相。朋。附。轉。相。詆。訾。而。詩。之。道。無。有。能。知。者。矣。然。則。上。人。之。不。以。詩。稱。於。今。之。人。不。亦。宜。哉。嗚。呼。有

伯樂而後識馬。有匠石而後識梧。櫟自古以及於今。伯樂幾人。匠石幾人。耶。抱奇材而不過以泯死者。不少矣。予既重上人之詩。而又悲夫人之不知鄭先生之爲伯樂。匠石也。爲序其端焉。

曲彌高。則和彌寡。千古嘆息。借題寓慨。胸中有多少不平。古人所以捥腕於知己之難得也。

明文遠卷

文文山先生集序

郭正域

文山先生以大廷第一。拜中秘權學士。職在文墨議論。固得爲詩。若文以吐其胸中之奇。及筦樞密。祗金革。韓章附注。兵事孔棘。安事詩書。迨其走真州。過零丁。避土坑。桁楊在前。斧鑕在後。呼吸存亡。此爲何時。而含毫腐墨。口不絕吟。母已大暇。豫乎議者。以宋黜百家。而顧門理學文章。比其亡也。空言不足以退敵。嗟乎。不得謀臣勇將而用之矣。夫國之存亡。天也。文山以使相空名。輦轂之下。席不得煖。諫不行。言不聽。請尸董宋臣不報。條方鎮團結四事。不報。

明文遠卷

疏賈似道。要君不報。出而治兵。陳宜中。留夢炎。阻之。李廷芝議殺之。觀兵崖山。而諸將計阻之。先生之身。百不當一。先生之志。萬不晴一。顧諸臣壞之。而先生救之。救之不得。而先生死之。國事於先生何尤哉。夷齊且死。廼賦西山。箕子朝周。興歌麥秀。周臣吊亡。悠悠黍離。屈平哀逝。賈命離騷。梁鴻出關。五噫長嘆。越石悲憤。登樓坐嘯。睢陽敵愾。聞遂奇音。忠臣義士。遭陽九而懷百一。往往因篇章以自見。其氣鬱。其聲愁。使人撫髀而隕涕。孔子曰。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可以怨。可以怒。怨則泣血。怒則請劍。能無言乎。夫文

明文遠卷

章之用。以關世運。苟於忠孝無取焉。即藉圭壁而組珠璣。以篇章爲佞耳。所謂口舌之病。曾不比於說鈴和鼓。今文則做漢詩。則規唐。以先生所爲詩。與文參之。似猶不得。咀豆於漢唐之間。然劉歆六藝國師。莽也。子雲符命。美新室也。李陵五言。仕外庭也。陳琳草檄。效當塗也。之問龍門。諛牝晨也。右丞凝碧。迫僞署也。非漢唐之所爲。楚楚者乎。君親之義。何居。人猶艷說而諷誦之。先生之文。顧存而不論。聖人情適意當前。則思如湧泉。志迫神汎。則意若死灰。况生死之際。而長歌曼聲。菁華琬琰。出之無意。沛然有餘。龍翔而虎踞。揭日月而轟雷霆。使人讀之。可驚可愕。可悲可憤。白刃可蹈。黃壤可生。真所謂齊死生。一灰壽。修身立命。塞乎天地之間者也。彼其目中。未嘗有敵。胸中。未嘗有一日忘死。死未百餘年。而敵亦亡矣。敵亡而先生之詩若文。與天壤俱傲也。彼其視夢炎一輩。如蜉蝣野馬。蜚聲槿榮。僅足以供其詩若文之殘膏餘瀝。而發其胸中之礪礪。高皇帝天戈自淮泗起。爲萬姓請命。指先生以叱危素。則先生之詩若文。固聖主聲罪致討之辭也。燕山故先生就義之所。而學宮祠廟。則當時棲居地也。吾鄉會舜徵氏爲郡博。

士能講明性理之學其先世又爲先生里中人遂梓先生
文以教士子語曰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於忠夫
所謂以忠孝教人者乎

層層用意磊落光明而激昂奮迅之氣又復如雷霆風
雨交發驟至以此序文山先生集乃不媿耳

明文遠卷

遂李君知華亭縣序

羅 圻

夢頭叙起看他後來照應

陽曲晉分冀土也潼關秦分雍土也華亭吳分楊土也春
秋之時晉隣於秦婚姻之國且唇齒也然而亦各私其才
量而官之客卿蓋亦無幾焉秦晉局其人而仕也亦舊矣
矧吳擅其雄於海隅邈乎風馬牛之不及於晉也晉人且
不仕於秦又焉從仕於吳哉言偃之宰武城吳人之仕於
中國則有之矣彼亦就其師而學之因而仕焉耳中國之
人固未聞仕於吳者也秦漢一再更天下非春秋之天下
也吳非春秋之吳也循至於今其勢之倒置亦相懸矣盡

明文遠卷

中國之賦不能當江南之半盡江南之賦不能當吳諸縣
之半古稱秦雍爲陸海言陸地物產之富如海然吳海邦
也其真海邪故朝廷官人之法可以治晉者未可以治秦
不使以治可以治秦者未可以治吳不使以治而縣之長
吏尤難空得通經學古辯博之士爲之我陽曲李君前以
進士出知秦之潼關潼關大治而以憂去會華亭方虛其
位而君適至遂承命以往且以旌其前功且以竢有後效
有日進之象焉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吾獨以爲世各有所
遭不獨於其人之賢不肖而已春秋之時管夷吾晏嬰子

產孤偃趙衰之徒。亦一時之雄傑也。而皆沒齒局仕於其國。其列國之山川道里。未必周列而徧觀也。其民俗土風。未必交互而試嘗也。其才之所施。豈僅足克一國之卿。而顧不足齒於王朝邪。由世之局之之過也。今之仕者。果盡賢於數子邪。將亦比肩而已也。如君之仕。未五年。既西而秦雍。忽東而吳楊。更數十年。不知其超忽又凡幾。其進而赫爾其瞻。固不必論也。而周遊壯觀。亦過於數子遠矣。然更秦漢以來。其當世赫爾真者可慕者。而皆與物湮沒於無聞。而數子者。尚如有識其面。然則人苟賢矣。其身可局。

明文選卷

其善名固不可得而局也。矧今非局人之世。而君又有志於古而不局者乎。君前治潼關。主以涼法。而濟以溫和。蓋晉冀秦雍。治體大約宜爾。及是命縣之有名位者。以予之。知君也。欲以聞其政。君笑曰。涼之溫之。與時宜之。於是皆知君之果不局於政也。相與合而餞之。而屬予爲序。

論高色典恰是李君知華亭縣序不可移易一字

杜律選序

郭正域

今律詩奉子美爲規矩矣。中晚學子美。猶然中晚也。宋元學子美。猶然宋元也。昭代詩道昌明。上掩前哲。或肖其貌。或依其聲。或得一體。或具而微。夫皆學子美。未學子美之學也。流俗小眼。但曉聲貌。不以聲貌而以神情。不合而合。罕知其合矣。吾謂善論文者。無如孔氏。善論詩者。無如孔氏。其論文曰。辭達而已。達難言哉。心所欲言。口能出之。口所難言。筆能寫之。才即從心。學不竭才。如畫如話。文至達而止矣。其論詩曰。可以興。情到感生。理舉心動。聽者神搖。

明文選卷

是詩之致。而風人之旨也。曰。可以觀。朝家規爲。政俗嫩惡。得失備矣。是詩之事。而雅頌之弘也。曰。可怨。可怒。遭變遷。難。寄慨未懷。如泣如訴。是詩之情。而騷人之微也。又曰。多識鳥獸草木之名。連類比物。充實光輝。格物致知。是詩之學。而爾雅之能也。又曰。事父事君。夫不本倫常。理道焉責。不正心術。風教何補。焉用詩爲。是詩之理。而易書禮樂之教也。有唐諸家。或以婉約。或以鉅麗。或以勁直。或以宕蕩。或淫靡而令人喪守。或鬱結而令人離憂。或間曠而無所重輕。或感歎而不出榮遇。原本吾夫子之言。則合者鮮矣。

子美其選也。子美自言熟精選理。夫不祖三百篇。不漁獵漢魏六朝。而求子美於子美。吾未見子美也。吾嘗約畧子美之詩。槩有數種。有直抒衷臆。粉澤盡謝。愈真愈淡。愈淡愈真者。賓至所思。曼公劔外諸什是也。有包羅景物。沉酣濃郁。如錯綺繡。如奏管絃者。秋興諸什是也。有和平閒雅。輕重有倫。如鳴和鸞。如被冠冕者。登高閣。夜露下。諸什是也。有危側反聲。崎嶇險健。轉石轟雷。改絃捉柱者。城尖霜黃。諸什是也。有直寫世變。兼之論言。如傳如記。世謂詩史者。諸將恨別。諸什是也。綜其奧妙。不越數端。而於孔氏之

明文遠卷

言亦可以弗畔矣。其有一二名篇。流俗共傳。原屬吟聲。本非心賞。遂成戶誦。落帽正冠。有何佳境。歲暮鄉愁。有何實際。宗匠相沿。習而不察。莫敢平反。往往有之。約而言之。其匠心竭力處。上薄騷選。彷彿風雅。而其率易懈怠處。亦濫觴宋人。比於學究。愚不揣薄劣。謬為拈出。子美有靈。不以佞為賢矣。夫詩之為教。溫柔敦厚。近代詞人。好自夸毗。視高足揚。不溫不柔矣。僕薄輕佻。以為要渺。骨不附肉。不敦不厚矣。溫則情深。柔則興遠。敦則分量重。厚則意念正。微其於杜詩實能貫串。歷落推見。根抵非便何家所能彷彿。

送永春尹謝夢鄰罷歸序

王慎中

仕於州縣。守職而以功獲罪。愛身而以理受惡者。蓋有其故矣。噫。噫。皎皎。好為危激。震耀以驚長吏。異而見謂難能。立鵠以來射。建鼓而招擊。上之人。不忍其下。而出於勝之。故其噫。噫。皎皎。以自見者。乃所以自敗。而貽缺汙也。其不然。則不幸處非其地。腴邑名區。蕃阜麗都。物產之富。被服謠俗。人所愛悅。足以起誅責而召徵求。上意之不副。亦所以買禍。士之宦此者。而欲以功見賞。以理得譽。蓋亦難矣。謝君夢鄰。為永春。所謂守職愛身者也。而以劾罷去。君謹

明文遠卷

畏醇深。言若不出口。內自修教。絕不為表飾。峭露以不堪其上。永春又僻陋儉偏。據群山之中。虎豹之虞。瘴癘之毒。非有珍物奇產。有他侈美。以搖撼人之耳目。而君乃用以得効。嗟乎。仕者欲以功名理行。尊其身而發其志。亦何所望。而勸以効於斯時乎。君蕭然邸舍。無妻子之奉。脫粟之飯。芑藿之羹。人不堪其寡約。而君甚安之。方聞報罷。束書冊。稍衣裘。不滿四五篋。蒼頭奴兩人。蹢躅然行。如窮人窮旅。見者不知其為宦歸也。君行乃因友人謁予曰。其罷去甚恨。如得先生一言。雖去不恨矣。嗟乎。在勢處顯之人。力

足以變置白黑。當時所倚以決賢不肖爲吏者之所輻輳。奔走而求之。幾幸一語之得失以爲榮辱。君既無求於彼。而乃有意於予。文豈以予言爲足以重君哉。昔之廉士仁人。苦思勤行。坎坷淪躓。窮於一時。而因君子之言以白於世。蓋多有之。此豈余任。而何足以副君之所勉哉。母亦以其類愚孤特。觸忤權近。以取廢棄。有與君類者。遂以好其入而思得其言邪。世之所趨在勢處顯之人。君顧好愚。孤特枯槁離群之道。喜其無用之空言。趨舍好惡。俱悖如此。用是以得罷。亦其宜也。雖然。信於已者。不苟同於俗。得

明文遠卷

於內者。無所待於外。君之趨舍好惡。其亦有以獨得而自信也夫。則余言又何能爲君重哉。

吏道雜而多端。莫過今日。有如謝君者。其能不罷乎。感慨曲折無限。低徊千載之下。令人永嘆。

明文遠卷二百三

甬江徐文駒子文論次 胞弟徐文炎季輝 參閱

西昌羅景泐亦潭同選 受業羅仰錡慎調

叙

叙廣右戰功

唐順之

紫江沈公自襲指揮使時。未弱冠。已能馳馬。手搏賊賊。憚之。未幾。調征永安。嘗以數百人持陳村寨。賊塙立山上。公一人拍馬而登。賊却下山。誘公入淖中。馬陷。以吻拄淖中。而騰其足。及於陸。三酋前趨淖。刼公。一酋鏢而左。一酋刀

明文遠卷二百三

描寫入細

而右。夾馬。一酋殺弩十步外。公振頸以過鏢。而挑右足。以讓刀。鏢離頸寸而過。刃着於鏢。鏢然斷。鐵公射鏢者中。缺項。殪左。挂弓而右。掣刀。斫刀。酋於鏢間斷其頰。車折齒。殪弩者。恟失弩。僂而手行上山。公又射之中。脅。既連斃三酋。後騎至。找其首。公以二酋讓後騎。而囊斷頰者。自爲功。餘賊麋而入。箐追兵戰於箐中。斬酋若干級。毒弩中公。膊。整軍而還。驗功。或以斷頰者非全首難之。監軍吳布政怒曰。賊豈伸頸而待斫乎。命紀之以功。遷都指揮僉事。義寧賊寇臨桂。掠而還。巢公追之。巢有兩隘。賊伏兵丁嶺隘。以伺

使熟徭以某隘閉告而導公入丁嶺公策之斬所閉隘而入果無兵守於路擒販者數人以丁嶺之賊告遂牽以導巢而熟徭亦以公斬閉隘告丁嶺之賊賊還趨巢大破之賊奔公獨逐一酋酋騎而走崖窮釋騎跳而下澗公騎跳而下澗澗深沒顛馬浮而岸毛盡濕束濕馬於樹緣澗而求酋酋泗而逃瞞水中影射之血縷水上入水斬之後騎相屬至厓望見公提人頭立水中厓峻不可跳乃尋路從公則賊遁已遠公乘濕馬與諸騎追之猶斬數十級而還

實事三荔浦賊八千餘渡江而東寇諜者告公倉猝率五百人待

明文遠卷一百三

於江岸駐白面塞去蛟龍滑石兩灘各數里諜者又告賊飽而歸將及江公以爲滑石灘狹牽線而濟雖衆可薄也蛟龍灘闊成列而濟衆難圖矣○精○於○兵○法○吾欲奪其濶而致之狹令製旗軍中無尺布伐岸竹揭竿而編筏以爲繆刻頃成數百旗插之蛟龍灘令羸卒數十人守之燃柴烟以疑賊賊至果避蛟龍趨滑石公分兵兩岸而潛以小艦載勁卒數十伏葭葦中賊營於中洲以護濟濟且半公以艦乘流急衝之兩岸軍譟而前有酋騎而水立挺鏢常艦公舍艦跳水斬鏢酋人騎皆踣洲上賊辟易賊濟者西奔巢未濟者

却東走上山而復潛趨蛟龍灘以濟洲賊孤艦軍攻洲兩岸軍始至下水夾攻之洲賊後行擠墮淵溺死無算其前行盡俘之得生口首級若干收賊所掠牛畜之在兩岸者是役也以五百人破八千餘賊公用奇往往如是復以功遷都司同知嘉靖六年岑猛叛聚兵數萬人督府奏誅之一日督府召公計曰歸順岑璋猛婦翁也助猛奈何公素能得土官陰事曰璋女失寵而璋心恨猛徒親合耳公復密語督府云云如此可使璋擒猛督府復曰猛乘上流之勢擁兵建瓴而下則邕梧諸郡危矣奈何曰此不足憂土

明文遠卷一百三

官大率飽富貴戀巢穴所以叛者懼誅耳非有他志也猛離田州而子女玉帛皆在彼或乘虛襲之猛安得不慮乎督府又慮猛且走交趾曰猛走交趾則閉不能歸矣猛安得不慮乎猛果如公所料而岑璋雅敬公公潛使人於璋於是督府進兵分五哨入猛勁兵盡在工堯諸將死讓無敢當者公自請將中哨當工堯去工堯五里而軍進攻隘隘堅復退營五里而糧且盡湖兵五千人請於公願得一飽而死敵公時僅有自齎家糧五十石與湖兵人給之升而官軍縮腹張目以觀湖兵分米不敢言公無以爲計時

左哨將與公隔江而軍。公潛濟江。就左哨將乞糧。而請并
兵攻工堯。左哨將以分地拒公。公笑而還曰。兵糧吾自有
之。姑試公耳。左哨將慚。公還軍。乃夜分軍三百人緣山而
右。走間道。三百人緣江而左。上山。並繞出工堯背。插旗爲
號。煮餘糧爲稀糜。食而遣之。黎明合戰。賊殊死鬪。我軍却
麾而進。又却。公親斬却者一人。而提其頭以令軍。復麾而
進。先所遣間道卒皆已至。登山插旗。初岑璋既與公爲約。
而遣兵一千人陽爲助猛守。工堯遣精卒千人以護女爲
名。居猛左右。璋兵在陣後。望見山上旗。大罵曰。天兵得工

堯矣。潰而却。猛軍見後陣却。亦驚而却。我軍乘之。斬猛子
邪彥於陣中。蹂尸數里。遂入隘。得其積粟。軍始飽。乘勝攻
田州。猛聞工堯破。窘急欲走。交趾而璋卒五百人護猛妻
以歸。五百人獨守猛。指猛所欲走。給之曰。此路皆天兵也。
不如且走。歸順爲後圖。猛不得已從之。璋待於境。相見因
相抱哭。璋以子女歌舞飲食恣猛。困畱之。而潛遣其子報
公於田州。公入田州五日。而諸哨始至。璋所使報猛所在
者。事頗洩。左哨將移軍壓歸順境。索猛。欲破敗公。事自爲
功。璋以二十牛百甕酒犒軍。而謂左哨將曰。猛誠有之。公

無急也。於是醉猛而斬其首。丞送督府。斬他囚首。貫猛尸。
而以與左哨將。左哨將喜於得猛。而抽軍獻猛首。督府則
猛首已梟一日矣。猛死。田州平安。置猛子邪相於福建。而
議設流官。公曰。思恩設流官。反側至今未慙。田州復然。兩
賊且合從起矣。督府不聽。且調公守田州。公請以他將假
守三月。而待希儀治裝。他將守之一月。而田州會盧蘇果
與思恩會王受連兵。劫城。他將狼狽歸。田州復爲賊巢。公
又言於督府曰。兩酋能用其衆。以復故主爲名。今若返岑
邪相於福建。而置之南寧。此奇貨也。可使兩酋坐受縛矣。

督府復不聽。而徵兵數十萬征之。既而失利。督府以罪罷。
新督府餘姚王公至。其所以撫定兩酋。公多與其謀。因薦
公右江叅將。右江故治柳州。柳在萬山中。城外皆賊巢。軍
民至無地可田。而室廬妻子數被焚劫。知府劉璉殖於賊。
知府鄧鋹間出城。弩中其膊。自是諸軍民官必甲而後敢
出城。城兵又疲不足仗。公爲叅將。始議剿五都五都去城
五六里。而巢最險。賊又最獷。所虜獲人畜最富。巢中不聞
官兵者百餘年。公乃以五百兵付百戶蔣紹宗。使擣其巢。
賊蜂出。襲我兵。殺數十人。而隘其入路。使不得返。我兵卽

賊巢爲營固守。而因賊糧以爲食。然氣奪不能戰。賊亦欲坐路之。於是百戶潛遣人焚而告急於公。公卽上馬復聚兵得五百人。入巢爲援。旣至。聲銳者三。因奮擊賊。百戶兵聞鐘聲。亦出奮擊賊。賊分兵爲二。腹背戰。我兵鼓譟斬級。賊不支。然尚橫鯁兩陣中。守隘不肯散。公使人焚而以勝告百戶。百戶亦使人焚而以勝告公。公因謂百戶曰。汝且據巢。毋出待賊。服乃已。不服更夾攻之。可盡擒也。賊素怯。柳州兵最易與。至是。謂曰。汝誰也。敢入吾巢。公使人給曰。是新參將老沈所率。藤峽軍耳。兩江賊熟老沈名而憚藤。

明文遠卷二百三

六

峽軍因咋舌曰。吾固知柳州兵不及此。相持數日。賊不退。然心懼。因熟獠爲解。熟獠者。界漢人生。獠獠間。陽附官軍。而陰附賊。或官軍勢盛。附官軍。賊勢盛。附賊。以爲常。於是熟獠間說於公曰。請爲兩家解。關公度賊尚勁。乃且聽其說。而謂熟獠曰。返我生口牛馬。我兵乃去。賊以所虜生口二十牛馬百四十爲獻。賊收衆奔山頂。而空隘以通百戶兵。公兵與百戶兵牽連行至城。城中人謹始知柳州兵之能戰賊也。公以爲欲大破賊。非狼兵不可。右江狼兵惟那地最勁。乃請於軍門。以那地兵二千戍柳州。柳之有戍狼。

兵自公始。先是賊勢張甚。而熟獠及城中黠吏民多爲賊。詞者。賊耳目。徧官府左右。官府聞動色情性。賊在谿崗千百里外。輒知。凡議大征。或雕剿。口語沓沓。未及聚兵。而手足盡露。以是賊得陰爲備。或伏巖數伺官兵殪之。或先徙妻子畜聚於鄰巢。而自空巢以待官兵。官兵至。徒手無所得。甚者。我所任爲鄉導。往往爲賊誤。我入死地。崩墜崖谷。不戰而糜爛者過半。而賊以耳目故。益知官軍虛實。與民積聚少多。乘虛掠多。所入無一當。而所噬無不飽。我兵築堡增戍。則益紛然。如刻穴守鼠。而賊活脫不可踪跡。公

明文遠卷二百三

七

以爲圖勝算。莫如得賊情。得賊情則莫如謀。而使官府人爲謀。則賊生疑。於是陰求得素與獠人商販者數十人。假以買物召至府。密謂之曰。吾素知若輩通獠。吾不罪若。更與若銀爲販本。若試爲我詞賊。衆感諾。乃人給銀五兩。使益買物散入諸崗中。諸獠雖凶暴。樂殺人。然販者至。則寨寨傳送護衛飲食。恐損一販者。則諸販不至。是以雖絕棧深箐。販者無所不歷。每有動靜。販者輒先知奔走報公。公厚賞販者。而秘其事。雖肘腋親近。絕不得聞。至期鳴銃者三。則諸兵皆聚。第謂之曰。今日出某門。而遣心腹人爲旗。

頭引諸軍。諸軍買貨行。問旗頭。旗頭不知。曰。然則汝何引我。曰。公強我往。我漫往耳。軍行千萬人。其所往。獨公與旗頭兩人知之而已。頃之。剗營設伏。賊果至。遇伏。奔追。殲之。已而賊寇他所。則公軍又已先在。或絕遠村聚。賊度官軍所必不至。而潛寇。則公軍又已先在。賊始驚。以爲神。而我軍亦不知公自何得之也。公始至柳。令諸獠得出入。債買游嬉城中。無禁。諸獠時入府見公。公兒女撫之。父之稍稍擇其巧便曉事者。結以厚賞。使詞賊。後賊發。其火伍中輒報公。公又厚賞之。而問謂諸獠曰。若見我若妻子何不報。

明文遠卷二百三 叙 八

見夫人諸獠叩頭不敢。公曰。試令其來。已而獠婦五六人來。夫人好言慰勞。賞之針線包帕諸物。以銀簪簪其頭。又命諸妾婢灌之以酒。人數大碗。察羣婦中其夫嘗以賊事報者。則又陰摘之。他所勞苦之。曰。若夫爲吾大人盡力良苦。私賞之。包帕銀簪諸物。倍於人前所賞者。而益以珍果美物。塞其袖中。又陰戒之。勿令人知也。諸獠婦既多得賞。又酒醉。踉蹌舞手出府門。獠夫望見之。歡喜爭前掖而歸。巢自是諸獠婦來者至數百人。夫人傾筐篋針頭線尾皆盡。猶不能給。而獠婦相戒以勿令人知者。獠婦又洩之以

所獨得珍果美物。誇諸獠婦。以爲夫人愛已。諸獠婦皆快。快心羨。嗾其夫使報賊。冀已入府得珍果美物。而公間使人往諸巢中。陰以夫人之命。賜物諸獠婦。自是賊中消息。或諸獠不肯言。則獠婦嗾之。使言。或諸獠竟不肯言者。則諸獠婦自以使人至巢賜物時。附耳語云云。若勿向我老公語也。公用兵風雨來去。旣得賊時。率輕騎剿其尤劇者。一二入兵至巢。以管爲繩。繞記劇賊家。示諸軍所捕。繩之內老弱婦女牛畜無一免者。繩之外老弱婦女牛畜無一及者。遂出巢數里。遇平地。度賊援所不至。則停軍審究。其

明文遠卷二百三 叙 九

爲劇賊家婦女牛畜者。收之。其雖獲於劇賊家。而係鄰家與鄰巢者。還之。諸獠得完室家。與見還者。皆喜。以爲往時官軍入巢。見人輒殺。或賊遁。則搜斬不爲賊者。以克級故。賊嘗我輩。我雖爲賊時。得脫。或保孥貲。汝輩雖不爲賊時。見殺。或孥貲爲虜。自今我輩乃有顏面。詈賊矣。公入巢。有惡賊助賊戰者。旣還軍。遣熟獠檄之。曰。若奈何助賊戰。吾剿若無赦。頃之擣其巢盡。殲之。自是凡所勦剿。歷數百巢。竟無一人敢助賊戰者。勦剿所過。他巢或刀弩而門。旣還軍。則檄曰。若奈何刀弩而門。今罰若五牛。不者且剿。自是

所歷百數巢。竟無一人敢刀弩而門。矚者所獲劇賊。多不殺。剗兩目。則兩耳。賞銀數兩而還之。巢自是他賊有所虜掠。多不遣兵。而用剗目者騎而一人。牽以詣賊。使徵所虜掠賊見之。驚曰。某巢某也。震懾不敢隱。盡還所虜掠。而剗目者索不已。賊至出自所有與之。公以給被虜者。而以其餘給剗目者。剗目者每一入巢。則利益多。而為賊者所獲。毋不補所償。則益無利。在柳州所剗目七人。其六人皆為官用。其還巢而復為賊者。輩萬星一人而已。公竟以計擒殺之。公始議發兵。故制欲發兵。必請督府。督府檄下乃發。

明文遠卷一百三

十

公以為吾治文書。吾掾史知之。文書上府。府檄下我府。掾史知之。多人知則洩。又柳去督府千里。待報踰時。坐失機會。而書檄往來水陸。諸巢絡繹。能保不為賊得。於是凡率兵入巢。未嘗先請。既勝。則上首虜督府。而以邂逅追賊至巢為解。於是督府不能以文法詰。而兵謀得無洩。公嘗欲剿一巢。而恐其洩也。乃佯病。所部人問病。公曰。吾病思鳥獸肉。若輩能從我獵乎。因起出獵。去賊二里而止營。軍中始知其非獵也。公耳目多。賊不能盡率走之。他巢。他巢人又嚇之曰。公且剿汝。則又走之。他巢。他巢嚇之。則又走。群

血瘡以死。或餒稿崖谷。公又每以甚雨。凄涼風冥之夜。察賊所止宿處。四散遣人齎火鏡。以筒貯火。衣毯衣毳。帽與草同色。潛至賊所。夜聲鏡者三。賊盡驚。老沈至矣。挈妻子裸而蒲伏。上山頂。兒啼女吽。往往寒凍死。或觸崖石死。不者。且為虎咬。諸妻子更和嗟怨。汝為賊之利。至此黎明下。山。謂之則寂。無人。陰使其黨至城。謂之時。公所遣衣毯者。四散諸巢。同夜舉鏡。明日。諸巢所使為謂者。亦同會於城旁。西巢人謂東巢人曰。老沈昨夜來吾巢。東巢人謂西巢人曰。老沈昨夜來吾巢。則固已更相怪駭已。而謂之城。中

明文遠卷一百三

十

人。則老沈固安坐城中不出也。益怪駭曰。昨聲鏡者。誰耶。鬼耶。諸獠又自相嚇曰。虎咬人者。老沈所使也。自此賊益膽落。或易而為好獠。獠而柳城四旁。一童子牽牛行深山。數百里。無敢訶者。其軍民往往寄牛於獠家。以耕。或索雞酒於獠。獠不敢不與。公在柳先後十三年。名賊宿猾。幾盡。而韋扶諫者。馬平四都。獠賊弩中。知府聘者也。克猾甚先。是嘗七捕之。不能得。至公亦七捕之。不能得。會有報扶諫逃隣巢。三層巢者。公潛率兵剿之。至巢。則扶諫又已與三層賊往。劫他所。而三層賊妻子獨在。公盡俘以歸。計七十

餘人平時公所俘賊妻子盡以與狼兵爲賞至是獨不與而閉之空室中善飲食之公又陰使狼兵數百人怒而挺刀爭奪入室恐諸婦女作欲搶狀公佯執鞭痛鞭狼兵使退如是者三欲以深德諸婦女而潛使諸狼聞之以繫其心公又使熟獠謂諸狼之亡妻者曰吾不害汝但得韋扶諫則還汝妻子矣諸狼四五人來投公公令入室視其妻夫妻相持哭其小子牽其父哭妻曰非沈公吾爲狼兵殺且搶久矣已而怨相詈曰咄扶諫非汝爹非汝娘何不縛以贖我諸狼心割而別復見公公曰欲得扶諫耳諸狼

曰扶諫已逃他巢圖之實難雖然願公切勿以吾妻子與狼兵也吾且爲公緩圖之公曰諾因殺牛犒諸狼而去之諸狼踪跡扶諫所在遂往以言惱扶諫曰還我妻子扶諫不應諸狼因曰我輩失妻子計窮惟有更隨汝作賊耳扶諫喜諸狼乃詭相與計曰今官府虜吾妻子而穿山驛與守堡百戶與巡司俱在山中今往劫之三印可必得也官府懼失三印得重罪以易吾妻子可必得也扶諫曰善扶諫既離巢則黨益孤諸狼因醉扶諫與其黨而縛之置巖洞中而使熟獠報公曰得扶諫矣恐見責可遣吾妻子於

三十里外相易公以爲吾不遣諸狼且謂吾怯於是鎖諸狼妻刃挾之以行至三十里使熟獠諭諸狼曰諸狼且劫妻子者先殺妻子然後戰諸狼請於公曰吾獻扶諫懼讐公可遣三十人至巖洞自取之公慮諸狼有變乃選健卒十五人賞而遣之曰得扶諫吾且賞汝若諸狼殺汝者吾且重賞汝家又以十五人付之熟獠而質熟獠妻子曰十五人者損一人汝妻子盡粉矣至巖洞中果得扶諫而出諸狼聞之五里外懼扶諫往而妻子不至復要公曰必相易於此公又曰吾不往諸狼且謂吾怯於是先遣諸狼中

妻女四五人往言刃挾諸婦女狀諸狼吐舌懼殺妻子帖息不敢動遂易扶諫以歸剗扶諫目截耳剔心手足斬之而四懸諸城門諸狼出入城者見之無不股慄諸狼既熟公威信公嘗訓一巢往征他巢雖懼讐然不敢不往牛畜盡俘以歸獨首虜生計視狼兵爲少耳公亦盡以所俘牛畜賞諸狼其後復調而與之期會天大雨諸狼懼失期乘雨泗溪水沒者六人公勞苦之命沒者人三牛付其家其餘皆遣還之自廣西爲將如韓觀山雲惟能使狼人不作賊至公能使狼攻狼則廣西所未有也十六年而有思恩

岑金之變。初思恩府土官岑濬叛。被誅而立流官以其會
二人徐五韋貴爲土巡檢。分掌其兵各萬餘人。而聽於流
官。然羣民猶悍不樂漢法。數十年間。凡數叛。則數舉兵誅
之。而亦不能定也。當破岑濬時。調兵鎮安。鎮安掠思恩生
口以歸。已而其中一人長大而妓。因託言岑濬子而名之。
曰金。羣民益思亂。鎮安乃潛召其會長。出金而與之盟。曰。
汝小主也。諸酋感泣。擁金以歸。鎮安因要之曰。金立與我
某地幾百里。遂盟金而遣之。諸酋聚兵五千人以奉金。將
攻城郭復故地。諸酋多欲爲響應者。勢洶洶而先時濬既

誅其酋楊雷者無所歸。乃率其黨千餘人詣賓州應募爲
打手。賓州兵素弱。故倚打手。至是雷欲往投金以逞時。公
與兵備皆在賓州。雷入言於公曰。雷小主人在。請往。公方
慮岑金之危。思恩未暇慮雷之在。朋腋也。聞雷言。獨心駭。
以爲金去賓州數百里。而雷應之。表裡相扇。賓州危矣。賓
州危。則咽喉哽。咽喉哽。則廣右盡騷。而何有於思恩。此事
大不可急圖。宜以計欸之。乃婉色好語謂雷曰。汝第往。我
曩征田州。調兵鎮安時。已聞有岑金在。是岑濬第九子也。
雷聞是言。固已刺心。公因叩雷曰。聞鎮安繫金甚堅。何因

出乎。雷詭曰。有計。迺耳。公低聲作自語狀曰。岑氏其復乎。
欲以漢動雷。而呼雷至密所。曰。爲我一言語金。若欲官。必
毋殺人。劫城。若欲殺人。劫城。任汝自爲之。金能聽我言。可
以狀訴我。及諸上司。雷唯唯。公遂與雷銀十兩。而以花紵
方褶之。納雷懷中。爲我寄金。得官後。爲衣衣之。可常念我
也。公復給雷曰。金欲官。非賂我萬金不可。雷曰。金誠當盡
力。然金方倥偬。安能辦此。公笑曰。吾豈遽責金耶。且欲得
一帖爲信耳。自是益信公。無他。勝矣。雷出。公又呼還謂之
曰。我幾忘之。韋貴徐五素。譬汝亦譬金。可善備之。無墮彼

計也。雷詣金。且如公言。金大喜。真謂倚公可得官矣。因率
其兵五千人詣賓見公。至城門。門者懼而報公。請無內金。
公怒罵曰。金非賊。奈何不內。視者以告金。金心益安。率其
衆散入城。而與雷及其親信二十人皆裹甲見公。公曰。金
來乎。雷曰。來矣。金叩頭。潛以萬金帖子奉公。公復笑曰。若
窮鬼。安得此乎。金曰。賴公力得官。不窮矣。願公力諫。不敢
忘報。公子孫。公戲曰。汝土官多不知恩。汝得官。且忘我矣。
况子孫乎。金唯唯。不敢公。乃令其姪出見金。曰。金汝兄弟
也。金得官。他日每一出征。乞金四功與汝。公復爲金計曰。

汝賂我兵備公獨無賂乎金對不敢公曰第寫帖子吾爲汝致公以兩帖子示兵備笑而火之於是遣金詣兵備始金叛而雷且往兵備甚懼公潛與兵備計此事大禍叵測公焚情未熟一語蹉跌敗矣不若一以聽我兵備唯唯及見金但言吾視金有福相以微動之且曰此事一聽沈公明日公詣金營犒之五牛酒五十尊又明日兵備犒之如公公復召雷與金謂曰倘兵馬殺金是吾殺金倘暗箭刺客殺金是貴五殺金非關我事今一以付雷可無賺金也雷乃日夜甲而擁金爲備公復遣其姪至金營與金同飲

食臥起金自是心死於公矣公欲縛金而憚其衆時巡按在南寧將誘金至南寧乃縛之乃請兵備先往密語巡按以故公謂金曰吾挈汝訴巡公吾代汝詞公爲金作訴稿塗抹四五次以示忠於金復謂金曰吾與汝往南寧倘貴五伏人於路暗箭射汝不若易汝土官裝衣青衣雜探史中而先我馬令五千人後行金如公言路中飲食公與金同席語金曰貴五以重賂路吾庖使毒汝則奈何自今以後吾所食汝亦食吾所勿食汝亦勿食可也金如公言而益以公爲愛已行七十里至思籠驛公晨起耳語金曰今

往南寧南寧人皆言汝叛聲甚惡以五千人往則人益疑汝不若散遣三千人而選心腹從卒二千人以往是汝不撤衛而坐息人言也金以爲然選二千人往復行一日去南寧百里公謂金曰汝至南寧久候而諸從人衣糧懼不給不若以千人營於此而以千人從爲便金亦以爲然從金至南寧者纔千人金入見巡按巡按好語慰之曰吾爲汝奏明日巡按遣人至金營犒其衆而雷金以待奏居五六日公度金衆衣糧且盡復謂金曰思恩去南寧近耳何不遣其半取衣糧而坐待糧盡衆且散矣金復遣其半衆

行金所遣千人營百里外者久之亦以衣糧乏稍稍散去而獨五百人尚散處城中公欲縛金而又以爲五百人者迫死而狼鬬則殺傷幾何更欲爲計而金所遣取衣糧者適至則從金者又千人矣公知金未可動問請於巡按公且往南寧而以金從可於路圖金也至思籠驛忽報韋徐將萬人在陽以迎巡按而陰襲金金驚而跳公與兵備巡按聞之曰禍矣公謂巡按且陽爲不知而聽希儀徐圖之公出呼韋徐罵曰汝安得擅兵至此金得官輿不得官唯朝廷所命汝安得私讐之是時金尚駐近地覘伺而韋徐

部中亦有爲金耳目者。金聞公言復還。公行三十里。金道伏候公。公曰。岑金耶。汝尚不知死。黃五兵至矣。可疾入賓州。匿吾叅將府。則黃五無如汝何矣。金馳馬入賓州。公復於巡按曰。金入賓州矣。巡按兵備至。是始有而也。自金往南寧返賓州。飲食起居。無不隨公。居數日。韋徐復私公曰。請甘心於金。公又怒罵。韋徐亦莫測公計所出也。公密請於巡按散遣貴五衆。而後圖金。然是時金衆尚千餘人。與楊雷所統殺手千人。皆在賓州內外。公與兵備計。公可遣楊雷殺手百人。護巡按往柳州。公問謂金曰。楊雷殺手百

明文遠卷一百三

八

人護巡按往柳州矣。汝盍將百人護送四五十里。以自結乎。至五十里。金欲返。公又拉之行。百餘里。金又欲返。公曰。汝獨返勢弱。倘貴五伏人待汝。奈何。今去柳且近。汝何不與雷偕至柳而偕還。金遂以百人至柳。其酋長十餘人皆金死黨。驍健。會金於路。躍馬而墜。公以機責其酋五六人曰。何不護金而令至此。痛扶之。五六人皆病創臥。然尚以公愛金。故被扶不敢悲。公至柳。入叅將府。公命夫人見金曰。金我兒子也。金得官聽調。往來貴縣。吾縱不在。汝必見之。金益喜。置酒勞金與其酋。是時諸大酋其五六人既

病扶臥。獨四五人從金。而雷所部打手百人與金兵百人皆營於城外。柳城故有狼兵二百人。足以虞變。公將縛金。先以狼兵三千人護巡按。三百人護兵備。而以三百人入叅將府待事。謀既定。因酒中戲謂金曰。痴兒子。汝往時懼誅。又懼貴五逼意。常不樂。今無事矣。何不痛飲。金與諸酋皆盡飲至醉。其夜遣狼兵縛之。黎明遣人召雷於城外。狼兵夾墀左右立。雷與其黨三十人見公。公大言曰。非楊雷忠不能成我事。以銀十兩勞雷。取紅紵挂雷。雷愕然。公曰。汝爲之。而汝不知乎。金國賊也。非汝與吾同心誘金至此。

明文遠卷一百三

九

吾安得縛之。雷大駭。泣下曰。雷小主人也。公曰。汝爲之而欲誑衆乎。公意又欲以疑雷於其黨也。雷懼不能言。其黨三十人皆股慄。公且曰。吾且爲雷奏功矣。因見雷於巡按。巡按勞賞之。如公見兵備。兵備勞賞之。如公勞城外二百人牛酒。而令雷率之還賓州。遂令雷齎牌散遣金衆之在賓州者。曰。所誅止金一人。雷既惶恐見給。又虞同行者猜已賣金。相讐見殺於路中。日夜踟躕爲備。奔歸項之遠。發病死。金兵聞金縛皆散去。公乃以金與其酋之病扶者醉而縛者。解巡按府而撲殺之。思恩復安。當是時。使公不先

款畱則金必不至而且攻城殺人使公在南寧賓州縛金則困獸之屬何所不噬使公聽韋徐甘心於金則兩客相開而主受其弊惟公緩之又緩以漸脫金於五千人之手若剝笋然待其爲一夫而後縛之人以是益多公之算而韋徐諸土酋亦益謂公不可測也公見督府於梧時鹽船八十餘阻峽賊不能前左江孫泰將千人送之不能督府以命公先時公泝峽峽中大酋侯公丁嘗謁公公寄六羊令公丁牧養至是遣人取羊於公丁公丁奉羊至潯公命諸鹽船牛酒犒公丁與其從人謂公丁護船上峽公丁身

居公舟尾命其黨乘小舟護船囑曰吾以身質於沈公護不謹吾碎矣公因命班首一人與公丁從人護船至武宣未返時孫泰將與左江兵備問公丁在公舟欲乘間捕之而密言於公公曰此斷不可人信我而我詐之不祥招而縛之不武且獲一人以疑諸將焉用之此斷不可公居常有所徵召雖其溪谿絕尚未嘗不來其來雖桀猾宿惡未嘗輒殺其可論者論之其不悛者必遣還巢而後捕之故公以此語兩人兩人猶豫未決公乃摘公丁告之故曰可亟歸矣公丁大感泣去而公所遣班首護鹽船上峽者

亦至不失升斗公以報督府督府笑曰孫泰將千人乃不知沈泰將一班首十八年七山之役奪兩泰將於虎口功尤奇公胆勇機警善撫士其私財與所得俸祿賞賜半以給諸人爲耳目者其出兵多齎私財以行有先登與斬首者就陣給賞不失頃刻故人爭盡死力公嘗笑曰人以貨財積賄賂而博官吾以貲財積首級而博官豈爲非計哉其征陳村時染危疾所部皆自戕於神前以禱公刀穿足矛刺股鈎刺脊繫鐵鎖項之痛毒諸體皆徧最後至者一人無所施乃箭貫喉爲禱其得士心如此蓋余宦游而得

當世名將數人北則馬永梁震西則何卿南則公震與卿余未之識而識公與永承魁環長貌而氣特沉毅見人頽首下視寡言笑公短而精悍日炯炯燭人議論磊落激發皆所謂偉男子也公與余稍談及廣西事余是以得擢次之公戰功尚多余不盡聞也公謂余言當世固多良將思在牽掣礙礙不能展噫嘻若公者猶爲未盡其用哉歷叙戰功形容如畫龍門之紀項籍孟堅之傳李陵其事其人千秋活現此文直能採其精髓

沈紫江戰功後序

羅洪先

荆川唐太史叙紫江沈公戰功皆柳慶以前事公爲參將最久在柳慶千有三年始移淑瀘故其功在柳慶亦最多其後總兵貴州且謝病會北敵入寇詔屯宣大未幾以署都督僉事總兵江淮二年調廣西三年復爲貴州自淑瀘後每歲必有擒斬然體數被創天陰雨不勝痛楚故數請告其在江淮江淮間素聞公名饒販之警幾絕口無事廣西貴州大小十數戰最大者則有賀崖銅平之役始公爲參將時知狼兵能制諸獍獨土官劄憐不用命每調發

土官與共飲食寢處昵昵耳語如其父兄比罷多與生口牛羊金帛勞遣之諸土官喜競以狼兵從公或土官死其妻割愛子十餘歲者遺來且囑之曰汝依沈爺勿怖遠離我也以是公所嚮輒有功賀縣諸獍據上下礮石諸峒之險出沒焚劫三十餘年未有窺其巢者總督都御史張公岳謀之諸軍咸曰須沈公來沈公不來卽拚死枉死耳而是時公初去江淮雷道中其倖功者日上計策數十張公不納俟公至問計所出公曰此難以口舌對也夫兵貴神速因敵變化道有迂直亦有易險寇有聚散亦有堅瑕日

有遠近亦有便阻謀有巧拙亦有忠佞疑而示之棄而擊之見形而移觸聲而應者何可縷數也而乃欲刻畫進退持已然以待之不已悖乎且今爲將者貪暴而昧算者也夫惟無算故不得不授計於上禁貪止暴上亦不得不遙制之事機敗於札牘之煩緩急左於期會之豫往則空壁歸則詭功而軍又已耗此失之於不擇非任將之過也今去賊巢十餘日爾耳目不接安所得其形狀哉公能聽儀請以便軍計之誠得便宜以行而一不效儀固無所逃刑也公喜執手謂曰吾今乃知沈公遂以諸軍付之入巢數

明文遺卷一百三

除惡務

日而殲龔廷虎等五百餘人餘黨奔富川公曰不窮根株他日拱藥未可量也乃復深入凡五旬得級三千餘俘獲倍是張公上其功實授公都督僉事是役也使張公惑於倖功者之口不俟公至諸軍必觀望遷延功不可成使公制於張公動必仰成卽有功亦不能弭患公多謀善斷凡此類也又明年而崖州變作崖在瓊之南背五指山而大海黎岐兩姓蠻數居之而黎姓最衆土人聚呼爲黎黎有生熟二種熟黎奉令應公徭如制獨畏漢法不敢踐更而歲出更錢其姓頗愚可計給而土產香藥奇貨又重利中

州監使數歲不一至禁網漏弛州縣悉爲奸盜市猾導官
奴戶徵諸黎更錢以便腹削每至墟落中解鞍投鞭分懸
諸黎門戶諸黎悉具其食飲土物相餽然後聽算更錢錢直
十數倍不敢丐免而知州邵藩者既黠貨其所造官奴尤
黠柴無賴既懸戶鞭復給隱之以責黎首那燕飲痛出一
牛以償而以一牛自贖官奴不嫌縛置庭中笞撻之諸女
婦更出叩首服罪不許其子不勝忿強起解縛迫逐官奴
官奴驚走以反狀給邵邵遽上變而官軍者又剛格死那
燕知不免連結感恩古鎮諸黎爲變八年不休都御史歐

明史紀事本末

陽公必進上疏議勦且以公將兵請既報可於是崖感萬
州古鎮陵水五道部署既定刻期待發而公以病愈始至
謂歐陽公曰潭家斷罪必分正從殺人者那燕使那燕殺
人者誰乎今崖感古鎮相煽從逆如虎投奔其勢不可釋
矣萬州陵水未有黨惡之實特踪跡之嫌爾而并欲除之
其視首禍如何哉且其被勦撫定數年未聞有他也疑而
誅之則傷仁撫而誅之則情信儀以爲莫若止出三哨則
兵并而力不分三哨提雖有異志者且被魂矣是公以生
賜萬州也歐陽公曰善遂并五道兵以中哨入崖州而以

左右哨當感恩古鎮俾公總之且謂公曰軍中之事惟所
進退不相尼也公渡海斬不用命者二人諸軍股慄攀蘿
緣磴以入直至五指山下縛其首惡符門欽那燕那捧等
五千四百有奇俘男女二萬餘人既班師而有貴州之命
提開進公都督同知賜金幣公以征黎之年至貴州再征
銅仁叛苗擒首惡龍許保龍七保等九百有奇其入銅平
類葉龍許保之擒由熟苗麻得縣之使過矣且送案
策甚奇公秘不以告人人亦莫有知其說者或者謂公征
賀則索富川征黎則指萬州擒縱迭施猶鬼神不可則度
然識者以爲令之將領忠功不成級不多耳甚者屠村堡

明史紀事本末

掠子女以取盈此亦邊徼故智而領南又其最甚者公生
長其地獨不貽襲且以一言全數萬生靈之命此其心可
與衆人道哉憶嘉靖戊子余計偕至京師聞西粵士人請
公於司馬願得以爲柳慶叅將於是始聞公名其後讀荆
川戰功叙心益慕之荆川既善爲文而公總兵江淮開府
鎮江與公數相見其所叙皆公口中語以故情狀曲盡每
誦之如親見其躍馬彎弧叱咤之勢其借箸籌畫彈劾決
勝睂目霍耀人前又可想也賀崖諸役惜不令荆川聞之
盡入摸寫以補百將傳之所未備然善觀人者即其一二

事亦大要具矣。惟叙柳慶時不著劉現盧回事。豈以爲非戰功耶。劉現盧回者。思恩土酋。與他酋徐五韋貴相讎者也。徐韋與爭峒地不勝。思嫁禍於我。以千金賄他將上變。都御史蔡公經從衆議勦之。而劉盧連敗。徐韋乘勝攻圍武緣。勢張甚。公自柳慶謝病家居。而安南議起。當事數強公堅不應。至是蔡令叅議陳公茂義都指揮白公滋就問計。公大言曰。二公不畏死。事濟矣。陳曰。奈何。公默然良久。曰。非謂即死。顧膽大耳。陳曰。豈少我耶。公曰。不然。吾知公足辦此。以故冒禍出此言也。夫劉盧爲讎所迫。非故反我。

明文遠卷一百三

二十一

其愛生惡死。豈與吾人殊哉。誠用儀計。至武緣盡遣諸軍。而以數老弱卒。白手從公入其營。數言可撫而定也。陳曰。彼賊吾不備。見畱奈何。公曰。彼固求生。安敢犯公。幸論之。曰。若輩爭峒地。今攻武緣何也。且讎家欲甘心久矣。奈何。又以武緣爲口實。若不自愛手。彼感泣悔罪。則又論之曰。今朝廷有事安南。若誠悔罪。胡不束身自效。而還衆兵於峒。讎家其將若何。二酋必踴躍聽命。公以善言撫之。可不棄一矢奪萬人關志也。陳曰。若是而公以爲出言冒禍。何也。公曰。他將得千金。業已舉事。今欲散軍保無危言相激。

乎。二酋仗公以出。保無他慮。今中變乎。吾計行必見讐於他將。此吾禍之所始也。陳毅然曰。吾爲公保之。公起手納贖。陳袖中曰。投之蔡公。此吾之招狀也。二公至武緣。如公計不失分寸。兵遂解。以二酋歸。而他將入千金者。終始相尼。一一墮公計中。不果行。卽此一事。可謂折衝尊俎者矣。余既不獲見公。聽其談論。而都御史張公烜爲余語者。僅得此。且云。今謝病去。自貴州以來。大小諸戰。不知有爲敘錄者否。其秘不以告人。不知何也。法曰。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不戰而屈人之兵。倘公進於是乎。人雖善爲言。亦安所用之哉。

明文遠卷一百三

二十一

沈公名將材出奇無窮。自足不朽。又得敘述於荆川。念菴兩先生筆何其幸也。觀其議論侃侃。直有說禮敦詩氣象。添毫欲活。與荆川作各不相掩。

敘侍御劉公愍災

史鑑

江南在禹貢爲揚州之域。厥上塗泥。厥田惟下下。自頃以來。生聚漸蕃。人功既施。地利斯盡。司國計者。惟取辦目前。不究其本而操其末。故其稅歲益月增。固已不勝其多矣。浸淫至於元季。上弛下縱。兼併之家。占田多者數十頃。少者千餘頃。皆隸役齊民。僭侈不道。本朝任法爲治。而其徒猶陷前軌。不知自檢。往往罹罪。則戮其孥。籍其家。沒入其田。令民佃之。皆驗私租以爲稅之多寡。在當時惟患其不多。不復計其爲民之害也。且歲漕粟百數十萬石。以給

兩京。又有加耗船備車直之費。一切取辦於民。率嘗賦外橫增。至相倍蓰。然而地之所產。不加於舊。吳民竭力以耕。盡地而取。猶不能供。而談者盛推財賦以相高。爲淵爲藪之言。不一而足。殊不知吳民無窮之患。正在此也。宣宗章皇帝愍民之不堪。詔減其什二三。民乃稍得蘇息。然較之舊額。殊爲重矣。往時水旱有司。猶知矜恤。隨以上聞。請免其稅。斯固明治體者之所當然。蓋亦恤其本根。不忍重傷之也。成化十有七年。春不雨。夏又不雨。地坼以涸。塗燥而疏。膏液盡竭。後稍得雨。苗之植者。勃然以興。茫然以茂。識

者固已憂其將衰也。亡幾何時。則向之勃然者。萎。茫然者。槁。及撥其根視之。則已腐矣。與之大者則大壞。與之小者則小壞。甚至盈丘徧隴。蕩無根株。人力糞治。皆不能救。秋七月丙戌。雨。颶風大作。拔木發屋。八月戊午。以往連大雨。常州陽山崩。蘇州洞庭東山崩。太湖水溢。平地深數丈。蕩民廬舍。九月壬申。朔大風雨。晝夜如注。自此至冬十二月。無日不雨。向之禾稼。僅存於腐爛之餘者。悉漂沒亡遺。而有司之欲厲民以覲寵者。建議以水不爲災。既有以足稅。餘尚可充民食。由是交相掩覆。諱言災矣。百姓陳乞萬端。

明文遠集

不見聽。蓋是時吳江亦有王瑾者。倡爲此談。而蘇州劉知府瑀信之。故人言不復入。儒生趙同魯上書言狀。則目爲辯士。以爲爲人游說。斥之。於是監察御史劉公魁慨然上疏論之。其畧曰。今天災流行。害於禾稼。年不順成。江南之民。大小咸病。日瀕於死。今不原其稅。而使有司督責以重困之。臣懼其死亡畧盡。將來之稅。從何而出也。且國家之財賦。莫盛於江南。雖由天生地長。然必資人力。始能有成。是則人者本也。財者末也。夫欲取其末而先絕其本。假令盡得以快目前。然後日之計。固已索然矣。又況未必得乎。

今民窮財匱。相聚爲盜。在在而有。此亦理勢之必然。萬一有狡焉竊發其間。與兵誅討。爲費必多。恐不止所逋之稅而已。臣待罪銜史。爲天子耳目之官。民之疾苦。耳所聞而目所見也。臣若默而不言。是爲壅蔽聰明。曠廢職司。罪執大焉。伏望陛下上順天道。下從人心。憫斯民之顛連亡告。特詔有司。驗其被災之稅而釋之。更加賑恤。以全其生。則他日父而子。子而孫。相率供賦。役應徭役。以奉聖朝於億萬年也。豈取足於一時者所可擬倫哉。疏上。天子憐之。詔戶部從其請。戶部下郡縣覈實。而劉公任滿去矣。繼公爲

明文遺卷

治者。兢兢自守。不復留意民隱。由是一時羣有司。堅守前說不變。遂欲迫取以實之。乃持其奏不上。征求轉急。民不堪命。至賣田宅鬻子女。不能償。民死於杖下。或自殺者。不可勝計。府猶以爲未足。嘗攝一縣令。與丞至責其慢。令曰。非敢慢也。民有被某杖至死者。丞曰。此是某杖死。令不與也。兩人爭者久之。令屈。府大以丞爲能。數稱之。自是吏益務刑尚酷矣。民謳吟思劉公不能忘。輒相驚曰。天子遣劉公來活百姓。今至矣。則皆走往視之。轉相告語。道路成群。至寂不見。乃還居。數日復然。東人而西其望。南人而北其

望曰。庸撫我來。明年大饑。人相食。米斗至百錢。草根樹膚盡。久之不復有人色。餓死者滿道路。或浮屍蔽河而下。繼林木間者。壘壘然也。是時秀水有楊姓者。一日或在家治湯餅。里長來適見之。謂曰。年饑。此饌不易得也。今日當與我共飽此矣。楊曰。爾不可食。我自度不能幾食此。故賣家具爲之。爾不可食。里長不悟。堅欲食之。食竟。楊舉家死。里長亦死。衆始知其先置毒餅中也。長洲一人鬻其妻。臨別妻脫所服衫衣其姑。姑曰。爾去當須此。婦曰。彼既妻我。當衣我矣。姑服此勿辭也。其姑服之。悲咽因投水死。婦大慟。

明文遺卷

亦溺死水中。買者與其夫索價。夫又自沉死。又有鬻妻者。索錢五十文。買者疑其少。曰。吾妻事我二十年。今遭此凶年。不忍見其餓且死也。故不須多錢。爾其善遇之。母虐也。其人如數與之。內二文惡將易之。曰。不須也。足矣。乃往酒家取醉。逕赴水中死。餘可概見矣。郡縣雖行賑濟之法。或煮粥寺觀中。聽人就食。然饑者多。又爲吏人所侵半。所得無幾死者。猶然。是年田不能辟。蕪穢彌望。稅不入。有司復迫稔者代爲之輸。於是民愈困。父老泣曰。劉御史若在。吾屬當不至此極也。天乎。天乎。劉御史今何處也。劉御史今

何處也。淚下不能已者久之。松陵野史曰。嗚呼。凶年常有也。苟有甚不甚焉。又在當時爲民父母者。能援救之爾。近世江南之災。甚者無如景泰之甲戌。成化之壬辰。及今之辛丑。甲戌慘矣。當是時。楊御史貢力請於朝。原其稅。壬辰則應蘇州府丘齊實任之。得從末減。故雖災不害。民至於今思之。辛丑之災。過壬辰而不減。甲戌然民死之多。八九十歲老人。以爲百年間未嘗有者何也。特繫乎劉公之言。用不用耳。蓋彼二公者。方在位。力能行其志。而劉公適丁其將去之時。言而不及行也。嗚呼。公之心豈有異乎。觀其所陳本末之言。又何其詳且明也。然民心思劉公。殆有甚於二公。譬諸赤子之去慈母。罹饑寒者。其情必切於飽煖者也。嗚呼。仁哉。是以究其災害始終之變。與夫公之所以爲民。民之所以思公者。著於篇。

天災流行。百姓死。略盡而爲之。長吏者尚蒙蔽爲奸。此實千古通病。可恨也。敘述酸楚。如見鄭一拂流民。令人淒然淚下。

賀中丞丘澤萬公征倭功成叙

子慎行

自歲壬辰以來。島蕞秀吉。憑恃其險。僭爲封豕雄虺。群食朝鮮之壤。主臣播越。請命於天。詔遣文武大吏。盛徵師徒。深入其阻。倭徒再北。不支。陽爲請款。陰濟厥師。整居海壘。騷不可去。必得三韓之宇而甘心焉。廷議宿師有年。請且寢罷。上益赫然。憑怒。以是蕞爾蠹蟻。不啻殄越。予何以子萬國。乃命御史中丞萬公佐大司馬邢公出討。賜之節斧。以行。公既受詔。馳渡沮水。陳師王庭。傳檄四路將吏。各殫乃心力。備敦熊羆之旅。致國之大罰。敢或不共命。以于

常刑。亦會倭渠秀吉。伏天之誅。戎心方懈。望風而靡。乃使將軍一元。要其酋石曼。扼諸泗川。使將軍貴。蹙其酋清正。樓之島山。使將軍繼。踦其酋行長。路之栗林。使將軍璘。呼餘星而進。肅其水軍。瞞之海上。殲焉。樂浪元菟之間。廓然蕩清。復爲完國。其王若臣。庶震服感悅。稽首稱萬歲。頌再造恩。上馬告廟。群勲。御明堂。受提以策。書命公晉爵右副都御史。賜之御府之幣。世延其賞。客有乘輅而過。以告於予。予曰。偉哉。中丞之伐。則信霍耀鴻臚。丕翦未有之烈。於鑠盛哉。鄙人伏在數澤。竊聞島蕞之難。星紀欲周矣。爰

韓甕樞之佐。所爲周章。衡決借前箸而踣跼。施建旆之臣。所爲執掌駑庸。從白羽而四顧。慷慨憂天之士。所爲乾上頤而陳遊談喜事之傳。所爲做舌吻而議皆是物也。聖上超然躡覽。毅然獨斷。盡格首鼠之謀。選於有衆。得公而任之。遂使蜂屯蛇引之徒。靡於鸛鷀之阻。龜作鱉吞之衆。燼於海若之都。懸最境於藁街。築鯨鯢於狼望。此其殊尤絕迹。矜矜橫朗。緇青縷玉之簡。不能鋪錫宅銘鐘之酬。無以樂矣。客曰。唯唯。子慕公功。未視其大也。曩之披猖而來。豈爲滅貊高句驪。彈丸土哉。朝鮮既食。必軼而入遼海。遼

明文遠卷

海既踣。必制而入盧龍。則憂在左輔矣。爲左輔肩背。勢不得無遼海。爲遼海羽翮。勢不得無朝鮮。是故功懸絕域。利歸都輦。此其爲宗社之福與。子悅而惟曰。客言似矣。雖然。徒大公功。宣喻所以大哉。夫鴻均之播萬品。肖翹靡遺。非慮而施也。大親之咻孺嬰。痾瘥必應。非利而仁也。王者之覆內外。除其疾苦。遏其寇虐。非有爲而爲也。故曰大德不德。是以有德而以統。之盛。借唇齒於瑣尾之邦。以去上一思。推便否於臣僕之國。非所以爲號矣。且自三代以降。捷伐四裔。代不絕書。如漢建元之定朝鮮。則約其地爲

二府。莫不因窮黜之威。遂并吞之計。惡有垣已墟之社。城既覆之隍。取而不居。爲而不有。如今日之盛與。而猶以利害商之。何其狹也。且揆諸情勢。抑豈其然。國家際天極地。經緯萬里。吳越閩廣之郊。以海爲地。與魚服之民共之。倭從俘廓登陸。如出竇穴。誰則爲藩。而卒就殲戮。靡一遺育。即遼左盧龍之塞。一坵垣爾。塞外萬國。鳴笳盈耳。旃裘匝地。又誰藩之。而自受縶縲。羈縻至今也。奈何山海無間之險。九泥可塞。而一以屬國爲藩乎。彼其疾痛呼天。何音之擇。我立弘字小之宜。亦安得不借聲屏翰。以厲士心。其實

明文遠卷

未必然也。聖上爲海內共主。籠綏四方。亦越箕封之國。世在懷保。比內諸侯。蠢茲島奴。敢爲鼉尾。以整我東服。傷鴻明之化。故不憚傾庾掃境。拯之鼎滯之中。豈有較計哉。夫患切同舟。則胡越明其一體。關關異室。則比鄰重於纓冠。此人情也。而於此施不報之恩。需無心之澤。起白骨而肉之。此涿鹿之征。讓其曄煜。而有苗之格。謝其鏗訃矣。故知今日出師之名義。而後上之威德益弘。明上之威德。而後公之勲庸益大。子何算其渺小。而損夫赫赫者哉。聞者言惘然。告退會漁陽諸道大夫。來請調賀之。商曰。夫所與客語。以塞使命。立言有體。深得尊天王大一統之意。非苟作者。

重刊舊唐書敘

文徵明

嘉靖己亥吳郡重刻唐書成乃御史聞人公詮所欲梓行者也書凡二百卷本紀二十卷志三十列傳百有五十石晉宰相派人劉昫所撰命徵明爲之序按唐令狐德蔡等撰武德貞觀兩朝國史至吳兢始合前後爲書百卷而柳芳韋述嗣緝之起義人訖開元僅百餘年而于休烈令狐龜從厥後韋澳諸人又增緝之凡爲書百四十有六卷而芳等又有唐曆四十卷續曆二十二篇皆當時紀載之言

明文遠卷

非成書也晉革唐命昫等始因舊史續成此書然五代史昫傳不載此事豈其書出一時史館而昫特以宰相領其事耶然不可考已或謂五代拾遺文氣卑弱而是書紀次無法詳畧失中不足傳遠宋慶曆中詔翰林儒臣刊修之自慶曆甲申至庚子歷十有七年成新書二百二十五卷視舊史削六十一傳而增傳三百三十有一別撰宰相方鎮及宗室世系宰相世系四表續撰儀衛及選舉及兵及藝文四志所謂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實當時表奏之語而賞制詞亦謂闕博精覈度越諸子良以宋景文

歐陽文忠皆當時良史才而是書實更二公之手故朝野尊信而舊書遂廢不行然議者則以用字奇澀爲失體刊削詔令爲太畧固不若舊書之爲愈也司馬氏修通鑑悉據舊史而於新書無取焉惟周益公稱其刪繁爲簡變今以古有合於所謂省於舊之論而劉元城顧謂事增文省正新書之失唐庚氏尤深斥之乃極言舊書之佳其所引決海救焚引燭止渴之語豈直功僂而已自是一代名言也然則是書也其可以無傳乎雖然不能無可議者段秀實請辭郭晞有吾戴吾頭之語新書省一吾字議者以爲

明文遠卷

失實是矣而舊史秀實傳乃都不書夫秀實大節固不以此而此事亦卓偉可喜柳宗元敘事尤號奇警且鄭重致詞上於史館若是不得登載則其所遺亦多矣甚者詆韓愈文章爲紕繆謂順宗實錄繁簡不當拙於取舍異哉豈晁氏所謂多所遺漏是非失實者耶甚矣作史之難也心術有邪正詞理有工拙識見有淺深而史隨以異要在傳信傳著不失其實而已今二書具在其工拙繁簡是非得失莫之有拊焉彼斥新書爲亂道誠爲過論而或緣此遂廢舊史又豈可哉

謂新舊書各不相掩議論持平源原本本據據其理

明文遠卷一百六十一

甬江徐文駒子文論次

西昌羅景泐亦潭同選

受業羅仰銓慎調篆閣

題跋一

恭題御製文集後

宋 濂

臣聞有德者必有言蓋有德者和順積中精華發外無非天然之文不待勉強而後成譬猶大化流行融液通暢而萬物發舒各得生生之妙精神充衍無往不在故大舜作五絃之歌湯爲盤銘武王造起居之誠皆燦然成文此楊

明文遠卷一百六十一

題跋一

子雲所謂聖人之言炳若丹青也恭惟皇帝陛下統御以來用人文化成天下睿訓諄復惟恐一夫不獲其所天縱聖能形諸篇翰奎壁照耀層霄絢采光被上下萬象動色然而建中於民寤寐弗忘則有虞阜財解慍之歌也夙夜修省常如神明森列左右則湯武盤盂幾杖之銘也仁民愛物之心隨感而見布於方策溫潤淵深統貫乎斯道光芒氣燄蓋覆乎六合前聖後聖實異代而同符也臣供奉詞林幸日侍幾硯仰瞻揮灑之際思若淵泉頃刻之間煙雲盈紙有長江大河一瀉萬里之勢跪捧而觀殷葵周鼎

未足喻其古也太山喬嶽未足喻其高也風霆流行未足

喻其變化也蓋由天德粹純無聲色之好無遊畋耽樂之

從聚精會神凝思至道形於心聲同功造化非言語形容

之可盡也且當萬幾之暇時御翰墨多不畱藁見於侍臣

之所錄者得若干篇臣竊以爲日星昭回於天下佈萬物

蒼生無不仰照聖皇之文猶日星也是宜刻於文梓流布

四海使見之者咸獲咏嘆文明之化熙熙皞皞相與率德

勵行以爲忠孝之歸豈不盛哉於是敬錄如上文與詩凡

五卷續有制作復編類爲後集云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

明文遠卷一百六十一

題跋一

天知制誥同修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臣宋濂拜手稽首謹書

臣子誦美君上其體當然存此以爲珥筆之式

恭題幽風圖後

宋 濂

臣濂侍經於青宮者十有餘年。凡所藏圖書頗獲見之。中有趙魏公孟頫所畫幽風。前書七月之詩。而以圖繼其後。皇太子覽而善之。謂圖乃方帙。恐其開闔之繁。當中折處。丹青易致損壞。命工裝褫作卷軸。以傳悠久。屢下令俾臣題其末。臣聞之。七月一詩。序者謂周公陳王業以告成王。故備志稼穡之艱難。自於耜而舉趾。自播穀而滌場。以至上入執宮功。莫不纖悉備具。而功女蠶績之勤。繼焉。嗚呼。國以民爲本也。而民之至苦。莫甚於農。有國家者。宜思憫之。安之。宋之儒臣。真德秀有見於斯。嘗請於朝。欲繪農夫功女勞動之狀。揭之宮掖。布之戚里。使六宮嬪御。外家近屬。知衣食之所自來。盛矣其用心也。蓋惟皇太子殿下。夫賦懿德。仁孝溫文。而尤留意於農事。每於禁中。藝植麥禾。以觀其成。則其憫小民勤勞。固不待周公之告而後知。然而此心易發而難持。自古賢君。恆存敬畏。至以朽索馭六馬。譬之願殿下之心。朝夕如覽圖時。則四海乂安。無一夫而不被其澤。盛德大業。必將度越成王無疑矣。臣年雖老。日切望之。因推德秀之意。備書篇中。以竭犬馬之誠。云。洪武九年冬十一月壬午。具官臣宋濂謹記。

爲青宮題卷有頌有規侍從者可以爲法

題壽昌胡氏譜後

宋 濂

君子之所爲。貴乎有徵。昔者孔子修五經。書斷於唐虞。詩起於關雎。春秋自隱公始。或餘繁以辭。或從而定之。未嘗敢增益也。其慎且敬如此。故孔子之經傳百世。而人莫能非之。及司馬遷作史記。遠泝博索。於孔子所不敢述者。皆采而實之。其事雖備。而去闕疑之意遠矣。其備也。適足以爲誣。何取其能博哉。族之有譜。所以紀所自出。實則爲尊祖。僞則爲誣其先。而亂其類。不孝莫甚焉。近世之士。不察乎此。多務華而銜博。或妄爲字名。加於千載以上。不可知

明文遠卷一百六十一 題跋一

之人。或援它郡異族之貴顯者。以爲觀美。其心非不以爲智。卒陷於至愚而弗悟也。壽昌胡氏。則不然。於既遠者。皆不敢有所載。獨自其有徵者。錄之。得十有五世。詳親而畧疎。考訛而傳信。附其遺文。及當時所受制命之詞。皆蔚然有叙。是可謂善學孔子者矣。嗚呼。不知而妄作者。其能無愧於斯哉。修譜者名榮。來京師。而以示余者。名翰。皆善士云。

郭崇韜自附汾陽千古傳爲笑柄。何若狄武襄光明磊落。所謂一時遭際。安敢自附梁公耶。譜系失真。希聖慕賢。允道途不相識之人。皆可祖可父矣。試取景濂文讀之。當訛然汗出也。

題陳忠肅公疏文跋語後

朱濂

七峰居士諫議陳公。因上書論日錄事。有忤會布。出守海陵。尋謫武義祠官。未幾除名。勒停編管。宣春崇寧二年正月移合浦。三月五日過長沙興化寺。遇神宗忌日。於是依浮屠法。連轉經藏。造疏六千言。以薦嚴事。疏文用駢儷體。恐不足以盡意。仍以散辭分注其下。首序請改實錄言。蔡中者九事。非國是者七章。其餘辯布之姦。凡所以尊私史而壓宗廟者。無不縷列。既婚告神皇在天之靈。是月十五日。復以別本綴於元豐中王安石所貽手帖之後。又假設

明文遠卷一百六十一 題跋一 七

臣布引咎之辭。作跋語繫之。且手書一通。一遺其姪正裕。一寄其甥李進祖。俾秘藏之。身死之後。出示親戚朋友。冀幸有知之者。蓋公嘗自謂家覆身亡。如浮漚起滅。不足深計。唯神考十九年駿烈茂功。受誣羣小。為臣子者不得不辯。故其所著之書。曰日錄。不合神道論。曰辯誣論。曰尊堯集。曰自撰墓志墓志述。因日錄殺身之由。其言至一萬八千有奇。而語尤哀切。然而諸書大抵皆疏文并跋語中意也。嗚呼。公之愛君尊主之誠。耿耿弗忘如此。真所謂忠精貫日月者矣。焉傷王君禕其八世祖。永年令仙居時。而公

之冢子正彙實為尉。交契之深。遂以其女歸仙居之子嚴州司法傳。今王君家藏跋文。正假托臣布引咎之辭。豈或正裕所秘藏者。而正彙出示於親戚歟。今夫公造此文時。已歷二百四十二年。中更水火兵革。靡所不有。區區一紙之微。初非所謂金相石質。乃能傲兀無窮。世變手澤如新。殆造化者使神物護持。昭示來裔。以遂公忠憤之志。而永會蔡之惡於弗磨也。吁。可畏哉。王君與濂為同門友。而義若弟。見間以相示。因忘其孤陋。而僭書之。若夫君子小人進退。有繫於家國安危者。史臣褒貶。已有定論。茲不復勦

明文遠卷一百六十一 題跋一 八

說云。

諫議公忠義之氣。磊落嶙嶙。曾蔡輩貽臭萬載。

題北山先生尺牘後

宋 濂

右北山何公與其弟子魯齋王公手帖北山平日執謙特甚人有來學者雖誨之無不傾盡而未嘗受其北面之禮此書之稱再拜稱尊兄者猶可見也元思姓汪氏名開之時法先王之孫魯齋少與之同學嘗取論孟集義別以鉛黃朱墨以求朱子去取之意而精於四書之學章伯誠姓張氏名潤之自號思誠子登北山之門垂三十年其微言奧旨莫不盡聞焉二公偶出北山念之形於簡牘間則其於師友之道可謂篤矣王子文名桢嘉定十三年進士襄

明文遠卷一百六十一 題跋一 九

定當必甚精惜乎未及見之也因并識之以爲寡陋之愧云

前賢師友淵源得此攷見

明文遠卷一百六十一 題跋一 十

則領在樂官。故必定之以五聲。若其辭則未始有異也。如易書之協韻者。非文之詩乎。詩之周頌多無韻者。非詩之文乎。何嘗岐而二之。沿及後世。其道愈降。至有儒者詩人之分。自此說一行。仁義道德之辭。遂爲詩家大禁。而風花煙鳥之章。畱連於海內矣。不亦悲夫。於是衆仲之歿已久。而吳公亦不可見。無從質正。姑因三益之詩。爲書其末。以足衆仲之所未言。雖然。濂之語激矣。夫豈知詩者哉。論詩有識。方見風雅一道。表裏六經。爭奇鬪艷者。相隔萬里。

朱悅道文彙後題

宋 濂

右烏傷朱君悅道所爲文一卷。予讀已愛其理明文順。顧謂二三子曰。辭章之弊久矣。梔蠟爲葩。以逞妖豔。非不眩人目睛。比之元氣流行。千紅萬紫。徧發洛陽名園。固自弗侔。何也。生意之動盪。與死色之不澤者。其可以並論也哉。蓋古人之於文。以躬行心得者。著爲言。言有醇疵。但繫乎學之淺深爾。後世則不然。以文學文。皆億度想像而爲之。知道君子。未嘗不一笑擲之也。今悅道之文。論議必本諸經。而翼以濂洛關閩之說。既履康衢矣。長安雖遠。惡有不

至者哉。其視顛連榛莽之蹊。而虎豹蛇虺縱橫交於前者。奚翅萬萬。悅道非惟見諸空言。又思踐履以驗之。此尤度越於人人。予雖畱意於文。造道不深。而出言多疵。深有愧於悅道。雖欲痛自懲刷。而秋髮續紛被肩矣。惜哉。予期悅道甚遠。悅道器宇清粹。誠足以副予所期。他日道明德立。而文益昌。予當在知言之列無疑。故錄與二三子言者。題其卷後云。

脫口必有本領。不爲苟作。以文章一道。生平所致力故也。

題示新縣令烏繼善文集後

宋 濂

世之學者必有師。雖百工伎藝之微，亦必有以相授然後能造其闢奧。況爲文者發造化之秘，貫今古之統，苟無以管攝而闡闢之，則何以盡其變化不測之妙，其不傳之於師矣。可哉。吾鄉修道先生胡公，以光明正大之學發於精深嚴簡之文，訓迪學子，篇章句字皆有法，往往從之者多得文之有趣，其所造固有淺深高下之殊，而體裁終不失於古。四明夢堂噩師，雖居浮屠中能久與先生游，先生爲文之法實與聞之。烏君繼善，自幼學文於夢堂，凡先生所指授者悉以語烏君，故烏君之爲文峻潔如明月珠，起伏如春江濤。因語二三子曰：必如烏君然後可以言文也。若無師授，其可易致是哉？予嘗譬之有美錦焉，使朝市縫人製之，則能中度而適體，委於巖穴之粗工，則左低而右昂，上侈而下斂，錦固錦矣，其如不合何？文之無師授者亦若斯而已。予老且多病，文字一切謝去，不作，縱有一二多仰手於人，獨喜烏君之文親題後而歸之，嗚呼！予生也雖居先生之鄉而不能傳先生之學，其於烏君又豈能無慊於中哉？烏君名斯道，繼善字也。明之慈溪人，嘗知化之石龍。

明文遠卷一百六十一

題跋一

十四

縣今調吉之新水，其爲人溫然如玉，蓋與相稱云。

古人事師之禮等於君親，學問文章遠有端緒，近日後生小子肆心憑臆，握衣請業之禮廢矣。嗚呼！此人才之所以日下也。

明文遠卷一百六十一

題跋一

十五

題余廷心篆書後

宋 濂

右四大篆。爾國忠宣公。余闕爲浦陽戴君叔能書。至正九年。公持使者節來鎮浙部。濂偕叔能往見公。獎厲甚至。且各書齋扁爲贈。公去浙後。江南大亂。荆楚之域。皆爲僞漢。陳友諒所據。公時以淮南行省右丞。分治安慶。安慶前後皆盜區。公獨守六年。小大二百餘戰。未嘗敗北。不幸糧絕。城陷。公遂赴水死。君子稱其大節。與日月爭光。信哉。公文與詩皆超逸絕倫。書亦清勁。與人相類。然其忠義之氣。可以懼亂賊。清惡厲天地。因之以位。君臣藉之以定。斯豈細

明文遺卷一百六十一 題跋一 十六

故雖所書不工。猶當傳之萬世。況能臻其妙者乎。此紙所在。定有神物呵護。見者當如張中丞之詩。段太尉之笏。聳然起敬。不可徒以翰墨視之。公唐兀氏。余闕其名也。字廷心。一字天心。元統元年進士。世居武威。今爲合肥人。翰林學士金華宋濂謹題。

余忠愍死難時。妻死。夫子死。父忠孝貞節萃於一門。宜後學之寶愛其書也。

題六檜堂卷

黃 淮

忿之激於中者。必徵於辭色。徵諸色。其發疾以暴。徵諸辭。其旨婉以深。稽之往古。商相如忿。秦之欺趙。欲以頭與王俱碎。樊噲忿鴻門之背盟。拔劍瞋目。以脇楚王。徵諸色者。也。國風嘆蒼蔚之朝。隋楚驕悲。菰苑之盈室。徵諸辭者。也。色之所發。雖足以快意於一時。而辭之所寓。誠足以垂戒於萬世。其淺深固不可同日而語也。今觀胡襄之六檜堂。其亦忿之徵於辭者歟。襄溫之永嘉人。當宋運日微。屏處華蓋山中。讀書自娛。忿秦檜之誤國。痛入骨髓。然而未能

明文遺卷

伸其志也。遂於當階之下。手植檜六本。揭其扁曰六檜。蓋以六之音與戮同。於以知夫檜之罪。當致顯戮。與他日得以酬其素願云耳。嗚呼。襄獨何心哉。不得已也。當時有若胡澹菴者。上高宗封事。請以檜之頭懸之藁街。詞雖切而不見信。况襄未獲進用於朝者乎。後雖一出。竟以奸權媚嫉。僅止滁陽通判而止。徒使空言與國風楚驕同傳於編簡。良可悲夫。然其氣象從容。辭意懇至。後之覽者。足以寒心而駭胆。誠非僥倖快意於一時者之可比也。九世孫鏞。裒集成卷。鏞之子與復。求士大夫詩文以彰厥美。其亦善

於繼述者歟

忠義之人萬世不可磨滅存此作亦所以誅奸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也

明才遠卷

跋韓國華神道碑

何喬新

右宋諫議大夫韓國華神道碑富弼彥國撰王珪禹玉書國華魏國公忠獻公之文富王二公嘗與忠獻公同居政府其文與書皆可傳也富公以勛業名世其文章不多見今觀此碑敘事實而不俚瞻而不穢殆非穉筆所及蓋宋之諸君崇尚儒雅公卿百執事幸用文學之士故士大夫爭自淬礪於問學在當時雖不以文名其文亦自有以過人如富公是已自元以來所用以為公卿大臣者第取其體貌瓌梧音吐洪暢而以文學進者十不一二焉故雖耳目近事亦情無所知不獨諛以伏臘為伏獵技杜為狀杜而已或譏其然則佞諛者又從而解之曰夔龍稷禹所讀何書絳侯灌嬰重厚少文者也執用人之柄者遂以為當然而不之怪嗚呼以卿相之位而委諸不學無術之人宜夫治之不古若也悲乎

議論關切世道江河日下讀此慨然

明文遠卷

甬江徐文駒子文論大

西昌羅景泐亦渾同選

受業羅仰銓慎調泰閣

題跋

題朱子手帖

方孝孺

君子之與小人較勝負於一時。則彼常盛而此常衰。觀是非於百世。則盛於俄頃者。不足以蓋無窮之惡。屈於一身者。未嘗不光顯於天下。蓋時與事錯遷。雖聖賢莫能達其躬。及其勢易而理存。人亡而謗息。狐狸狗鼠之輩。臭腐漸

明文遠卷

盡而無遺。而論議之公。終不能掩衆庶之口。若徵國文公

朱子與西山蔡先生。屈於小人之事。可見矣。文公西山相

與講說者。孔孟周程之正道。而胡絃沈繼祖輩。極力詆誣

甚者。欲置之於死地。西山營道之竄。公受僞學之目。奪

官祿秩。逐屏從游之士。由小人觀之。曲意背義。取媚於權

姦。以爲朱蔡且將終身名俱滅矣。夫孰知二百年之後。摧

抑困悴者。皎乎若白日之當天。而鄙陋邪鬼之流。以擠排

汗穢爲事者。人之視之。猶睹不潔之物。目憎而氣奪。莫不

欲戮既死之遺魄。以快仁賢之憤哉。嗚呼。亦可爲千古之

鑒矣。西山之竄。在慶元二年丙辰。文公此書。不知遺誰而

惓惓欲告郡守。稍寬西山之拘執。師友之義。尚可以敦薄

夫而勵末俗。非特字畫之可傳而已也。後之觀者。其尚有

所感悟以爲君子之歸也夫。

小人之勝君子者。在一時。君子之勝小人者。在萬世。此

理昭然而狐狸狗鼠之輩。到底不悟。真是無可奈何。

明文遠卷

題受禪碑後

方孝孺

曹氏父子以禪讓文篡竊其事蹟穢矣。當時羣臣仍爲贊
譽以爲舜禹復生。著諸金石。誇耀來世。若誠有足稱者。豈
以一已之故。苟汙無恥而不自知其惡與。將逼於亂賊之
威虐。雖有君子亦莫能自正而從之與。然漢之將亡。其漸
暴於天下久矣。豪傑之士。度不能臣曹氏。宜若管幼安之
喻海濤身以避之。不能決去。低徊眷顧於利祿。勇不足以
死節。智不足以撥亂。包羞取容。競爲諂諛以全身。斯爲小
人矣。若當時羣臣是也。賢士君子國之本也。舉國無一人

明文遠卷

三

焉。其國安恃而不亡乎。此碑所著皆曹氏所謂佐命勲臣。
而實賊漢者也。用賊人之國者。以立其國。國未立而賊與
國將繼之矣。僅一傳世。弱子豎孫。爲司馬氏所陵劫。禪者
猶未死。而受禪之舜固已先亡。以此得者。必以此失。固可
爲千古之戒。而其贊譽誇耀之虛辭。適足取嘲笑於後世
耳。果何益於敗亡哉。

前半幅說漢末之士如華嶺荀彧輩事曹背漢千古罪
人此士君子所當戒也。後半幅說曹氏立國不用君子
而用小人所以禍不旋踵爲典午氏所屠戮此立國者
所當戒也。兩層意思都關係世教非漫作者。

題蕭翼賺蘭亭圖

方孝孺

唐史稱侍臣請集太宗文章。太宗不許。曰。人主患無德政。
文章何爲。因斯言而觀其用心。豈欲以區區翰墨傳世者
哉。而於蘭亭一紙之微。乃設詐謀。命蕭翼賺取於辯才。溺
於嗜好之篤。顧與中主無異。何其惑也。然以人主之尊。不
以威迫勢取。而委曲求之於一老僧。其用心亦厚矣。玩之
沒身。納諸陵寢。石函鐵匣。錮於山陵之下。其藏護亦固矣。
而數百年之後。不免爲有力者所發。則夫世之縱意非可
欲。取之不遺餘力。而謂可以守而不失者。豈非大惑也哉。

明文遠卷

四

此可見爲天下所同欲之物。苟非其所宜有。雖人主不能
長守。惟不溺於物者。乃能不爲物所累。圖之工否不足論。
而斯理觀者所宜識也。圖今蓄於某之蕭君彥祥。彥祥好
學之士。其尚以是觀之。十七年二月六日書
其事甚小。却發出如許大論。抑揚感歎。神味深長。

題褚遂良書唐文皇帝哀冊墨蹟

方孝孺

晉宋間人以風度相高故其書如雅人勝士灑灑醞藉折旋俯仰容止姿態自覺有出塵意陵蔡至於中唐法度森然大備而怒張挺勃之氣亦已露矣唐初諸賢去古未遠故猶有晉宋遺風觀褚公所書哀冊豈後人所可髣髴哉○論○書○最○精○然○不○獨○書○法○如○是○古人所爲常使意勝於法而後世常法勝於意意難識而法易知顏柳之書余一見卽知其美此書八九年○高○中凡三見矣○意○深○遠○今始識其用意之妙正猶有道君子泊然內運非久與之居不足知其所蘊也

明文遠卷

五

一結有關係不獨取其論書之精

題宋孝宗題橙花詩後

方孝孺

人之文辭翰墨非極精妙不能傳乎後世惟帝王及有道之士雖未盡美亦好而傳之然爲天下所尊仰而不敢褻玩者恒在乎德而不在于位陳叔寶隋煬帝之詩宋徽宗之書與畫蓋有見面咄笑其所爲者矣其美而可傳也且若此况其不工者乎故欲圖來世之傳者雖人主之尊亦觀其德而已予嘗論宋之諸帝仁宗法不足而厚有餘孝宗才不逮而志甚銳昔見仁宗飛白數大字慨然想見其時此詩乃孝宗題馬璘畫橙花之作其書法方之祖父不及多矣然使人望而敬之忘其爲區區小技豈非以其志烈之足慕哉

明文遠卷

六

議論軒翥

題米氏山水圖後

方孝孺

自古極盛之世。天人之間。和同無間。粹英秀傑之氣。充盈洋溢。是以賢才之生。多駢發通見。父子兄弟。俱以所長稱於時者。衆矣。而宋東都爲尤甚。相業功烈。則呂氏。范氏。道德之純。則程氏。文章則蘇氏。曾氏。王氏。孔氏。劉氏。其他至不可勝數。而米氏父子。各以畫名家。亦皆擅一時之妙。豈人力所及哉。天欲固人之國家。必生才以植其本。使之扶而立之。輔而翼之。或從而藻繪潤飾之。不如此。不足以見盛大之美也。元輝此圖。乃避地新昌時作。山川林麓。吐吞開闔。有排幹元氣之勢。實可與古作抗衡。不特追配先人而已。當人物凋謝之餘。洞視今昔。慨嘆久之。所見者。大不規規於圖書間。纔見識力。

明文遠卷

七

題靈隱寺碑後

方孝孺

天地間至堅固者。莫如金玉木石。脆薄者。莫如簡筆縑紙。礧石攻木。範金鑲土。以成室。其成也難。其傳也宜。其可久。操筆書紙。率然而成。文非假金石以刻之。宜其易毀滅也。然而世之爲堅固之具者。常托其傳於易毀之物。則豈不以其所托之人爲足恃耶。錢塘佛寺最鉅麗者。曰靈隱。當元皇慶壬子。嘗改而新作之。距今洪武癸酉。僅越八十二春秋。求其一椽一瓦。皆已燬燎無遺。而金華石塘胡公。及吳興趙文敏公。所撰而書之文。述寺之創始。與其山水之勝。棟宇之麗。僅盈尺之紙耳。誦而觀之。當時之事。猶儼乎如在。則夫天下之可恃以求久者。果安屬哉。亦可以慨然而有感矣。石塘在元位。最不顯而行最篤。文最奇。趙公名官高。每得其文。必欣然爲之書。於是又可見苟有足恃。固不以外物爲重。輕而二公之過乎人。必有出乎文詞翰墨之外者。而世之尊二公者。方拘拘然求之於此。而不知求之於彼。不亦重可感夫。

議論嶄嶄。足以興起志士。

明文遠卷

八

題朱文公墨跡後

楊士奇

古人於墓銘碑誌雖細微事必謹然紀名臣鉅公之事無小失者亦難矣韓忠獻誌歐陽文忠之墓其序文忠與尹師魯余安道坐論范文正公被黜與文忠所自志先後不合蓋功績繁重當時止據其家子弟所述書之不及詳考也韓歐同朝最久最相知猶不免此失况文公為張公後輩於追述能免無小失哉而公常以為愧此大賢君子之心也以文公之學之識著一書歷十餘年義例始定而猶汲汲求正於人此皆後學所當師者因拜觀此書於京口

明文遠卷

何彥澄所敬識其後又錄以藏於家云

模楷後學之言可垂萬世

書杏園雅集圖卷後

李東陽

杏園雅集圖一卷乃正統初館閣諸老西楊公而下九人會於東陽公之第各賦一詩二公為前後序圖則謝庭循所作也當時此本蓋家有之予始見於西楊之子太常少卿道承再見於西王之孫順天府訓導綸三見於南楊之孫尚寶卿泰其規置意象皆出一軌蓋當笑談偃仰之餘倉卒摹寫宜有得乎筆墨之外若太常尚寶二君及東楊之孫吏部員外郎旦東王之孫兵部司務仁皆予所與識其鬚髮眉宇固然莫殊也庭循非文士而獲托於鐫俎圖

明文遠卷

畫之間寧非以其苦心好藝茲會所不可無者而然歟且自洪武之開創永樂之勘定宣德之休養生息以至於正統之時天下富庶民安而吏稱廟堂臺閣之臣各得其職乃能從容張弛而不陷於流連怠傲之地何其盛也夫惟君有以信任乎臣臣有以憂勤乎君然後德業成而各饗其盛此固人事之不容不盡者而要其極有氣數存焉然則斯會也亦豈非千載一時之際哉今越六十年而諸家子孫猶能什襲珍視不失其舊尤足以見功澤之澤文獻之相傳未泯也時稱文貞為西楊文敏為東楊文定為南

楊皆以居第爲別其稱文端爲東王文安爲西王亦然今尚寶所居賜第尚在東安門外舊與西爲相近而東第所謂杏園者已易主聞其家亦有此圖不及見也姑識於此卷之末以復尚寶之請云

一圖甚小却想到當日君臣遇合之感何等識見

明文遠卷

刪圭峯集跋

崔詵

羅景鳴者振奇人也故其言捷於異而奮於典其見昭於細故而闇於大然能自治俾詞不亂於類習往西涯公處於劉瑾張求之際不可言臣節矣士惠其私猶曲貸而與之幾亡是非之心景鳴責引大義願削門人之籍寧濠將叛遣使齎金餽景鳴於山中景鳴知之一夕逃去家人莫知其處噫烈矣哉予刪其文亡謂者若干首存者皆可傳觀凡六卷若干首

明文遠卷

圭峯先生作文或樹杪構思或死去數次在前代中自

成一子其尤不可及者大義炳炳廉頑起懦文更當以人重也

蘇子由告身跋

李東陽

右宋蘇文定公輒告身一通。乃大觀二年徽宗造八寶成。肆赦加授中奉大夫者。藏於霍山裔孫文斌。景泰元年。文斌卒。妻仵氏守節不嫁。撫其三歲孤虎。底於成。成化四年。以舊業爲鄰人所侵。携虎持誥。懇於巡撫都御史王公竝。王公見其卷軸斷裂。惟故綾誥詞及三省官名尚書省全。卽尚存。謂仵曰。此爾家世澤。不可棄也。仵以足絹屬六安衛張千戶爲之裝飾。張誣爲質物。責貸金若干兩。有所赴。懇輒遣人遮止之。後仵死。虎孱不能直。張亦貧甚。以誥予。

明文遠卷

范千戶易穀六斛。指揮使張時頗涉書史。掩而得之。弘治十三年。過廬州。爲知府馬君金道其事。遂以遺馬。馬携至南京。裝飾復完。訪蘇氏後。無所得。至十八年。始得虎。乃取而歸之。嗟夫。故家文獻。惟制誥爲重。蓋國之典命在焉。然唐之中世。已有以告身易一醉者。若宋之盛時。此詔方下。不數年。所爲八寶者。凡爲俘物。至於歲久代易。子孫墳墓。皆失其故里。是物之存。乃累經於喪亂之變。累脫於攘竊之手。而後得。可不謂難哉。然則物之存亡。得喪。固有數焉。而馬君之希古好德。公天下之物。而不爲私者。亦不可泯。

也。故既記所建之蘇祠。又爲題其卷尾。蘇之後人。其自今永寶之哉。

事關國家典命。不可不存。婉轉低徊。多少感慨。

明文遠卷

范文正公集補遺跋

李維楨

范文正公常監泰州西溪鹽倉。時海堰久廢。鹵浸淫田中。不可耕。公上書發運使張綸。綸奏公爲興化令。修之。通泰州三州民祠祀公。其後江淮旱蝗。命公安撫。奏蠲江東丁口鹽錢。以故今巡鹽使者行公集於維揚。蓋高山景行之思云。集造次取辦。多脫誤。侍御史彭公屬顧所建小侯。小侯就家藏書相參伍。自嫌未備。且不欲掩前人。別爲補遺一卷。以復公。余謂校書猶掃落葉。隨掃隨有。昔人固已難之。夫書公物也。吾補其所知。以俟後之君子。補吾所未知。

明文遺卷

何足爲嫌。張南軒稱范公本朝第一人。其表章中庸。實開濂洛關閩諸儒之先。文學政事。卓爾不羣。然其時已有言行拾遺錄。今去公六百年。寧無脫誤。余嘗見稗官家。謂公知慶州。作人碑銘。諱一貴人陰事。夜夢貴人吐實。第請更之。公謝曰。隱君此事。則某受惡名。貴人怒曰。不更當奪公。子公笑曰。死生有天命。卒不更。子亦無恙。又公謫饒州。時於州圃北翔慶朔堂。手植花卉。欄爲二壇。旣移潤州。題詩其上。有年年憶得成離恨。只託春風勾管來之句。後人指者數十家。亦云主人當日畱真賞。魂夢還應屢到來。所指

皆所植花耳。而誣公於樂藉有所屬意。不根甚矣。凡書人事實。校人遺集。當鑒此兩則。彭公按揚州日。復書院。修鹽志。持論正大光明。不愧希文。因識補遺之故而併及之。范公千古人物。名在天壤。卽跋中所載二事。亦足攷見生平不敢不錄也。

明文遺卷

題黃東谷詩後

方孝孺

昔人謂詩能窮人。辭窮者因不復學詩。夫困折屈鬱之謂窮。遂志適意之謂達。人之窮有三。而貧賤不與焉。心不通道德之要。謂之心窮。身不循禮義之塗。謂之身窮。口不道聖賢法度之言。謂之口窮。三者有一焉。雖處乎崇臺廣廈。出總將相之機。入享備物之奉。車馬服食非不足以夸耀市井。然口欲言而無其辭。心欲樂而有其累。其窮自若也。無三者之患。心無愧而身無尤。當其志得氣滿。發而為言語文章。上之宣倫理政教之源。次之述風俗江山之美。下

小明文遠集

九

之探草木垂魚之性情。狀婦人稚子之歌謠。以豁其胸中之所蘊。沛然而江河流。爛然而日星著。怨思喜樂好惡慕嘆無不畢見。造化鬼神且將避之。而何慊於區區之富貴者哉。此之謂達可也。雖饑寒流離。夫孰可以為窮。世之人不之察。幸斯須之勢者。多挾其所有以驕士。而不知士之非果窮已之非果達也。象山之東谷有士黃君思銘。過余侯城山中。其身甚約。而其言甚侈。其形容甚臞。而其詩甚麗。出其所作數十百篇。為余誦之。金鏘玉戛。宮鳴徵和。有環奇纖妙之觀。而無枯淡寒陋之態。余雅為之喜。而君復

將自此而西。歷覽天台諸山。以盡巖壑之勝。嗟夫。近時詩人如君之可貴者鮮矣。君行乎世。有知君詩之可貴者。其亦世之所鮮哉。

發窮達二字妙有至理。雅為文士生色。

小明文遠集

十

題許士修詩集後

方孝孺

師道之重。古之君子以之參乎君父之間。蓋以人之有身。非父則莫能生。非君則莫能養。父既生之。君有以養之。而不聞道德禮義之教。雖苟生於世。不若無生之爲愈也。是以於人爲特重。視夫至尊至親之恩。靡不及焉。洙泗門人。視孔子猶父。及既沒三年。猶哭失聲。或築室獨居而不忍去。此與唐虞之世。如喪考妣者何異。自道喪俗偷。倫理廢薄。而師弟子之義尤闕。生無就養之禮。死無爲喪之制。甚者讐疾其師。乘勢折辱。以快其忿。豈皆民性之不逮古哉。

明文遠卷

十一

教者非其道。受學者非其才。故也。誠使師有以爲教。弟子知所以爲學。其有不相親愛者邪。吾鄉林昇嘉猷。始事吾友王修德。修德良士。毅然以古道自整飭。後不幸徙家南中。嫻族無一人顧恤。嘉猷徒步千里。追送泣涕。與訣別。此其義有足多者。嘉猷少予一歲。輒以師禮事予。會予教授漢中。行六千里來學。德業大進。見之者莫不稱其篤行。此其可與世俗弟子同語哉。嘉猷爲予言。里人王頤與其弟陳嘗師修德之友許君士修。許君卒。嘉猷爲集所爲詩。頤陳爲購工刻於家。以傳。其待許君不以存沒少異。若頤陳

之於師。蓋亦當世之所鮮也。嗚呼。予嘗嘆斯世不復有如古人者。今乃於閭里見之。豈吾鄉之民性獨不異於古哉。抑亦父兄長者之化。有以習其耳目而致此也。許君之詩。予昔既爲之序。復書其交友門人事。以見許君之所教者。非世俗所及。而其所長。非特在乎詩。且以諷當時之爲弟子者。使有所感發焉。

說出師弟子之義何等鄭重。近人之知此者少矣。

明文遠卷

十一

題胡仲中先生撰韓復陽墓銘後

方孝孺

爵位所以取尊於當世而非取信後世之具也。達官顯人。苟無足傳。則聲與身泯。隱約之士。道術文學。誠過乎人人。其居雖困。而其所有。昭乎日月之揭。夫孰能掩之。世俗之不察。托傳世之任者。不於其道。而於其位。親沒而圖銘。基之文。往往於位號華顯者求之。甚者或假辭於文士。而寓名於公卿。豈知古之傳世者。固不以祿位而重哉。其陋也甚矣。金華胡翰先生。異時嘗以一布衣入史館。出爲衢府教授。退處田里以終。士之貧困無出其上者。然其操履高介。文章雅馴。當世之士。多自謂不能及之。先生既不妄稱譽。而世俗亦鮮知其文。故四方得其文者爲最寡。吳郡韓君奕。示余以先生所作先府君墓銘。盛有所推許。於知愛先生之文。可知奕之異乎衆人。於先生亟與之言。可信其先君果奇士也。余年二十一。見先生於金華。先生不余賤。待以國士。與語連日夜不休。今亡矣。思重見而弗可得。得其文。如接其聲容。因書卷末。以授韓氏。使世俗知韓氏之求先生之不拒。皆古道也。

高論秘俗可以魏世之重富貴而輕道德者

跋劉府君墓碣後

方孝孺

李元賓文學。在當時最爲韓退之所推。而退之銘其墓。不過百餘言。稱其美者不過十言。然非元賓莫能當也。古人之文。要而不煩也。如此。近世銘墓者。爲言多至數千。少亦不減數百。否則求者拂然有不滿之色。是豈特文之不逮古哉。習俗之弊也久矣。吾友劉君剛。養浩請銘其父處士之墓於太史公。公爲之銘。詞約義該。得退之之意。蓋欲矯積弊而復諸古也。養浩學古而攻其詞。故公以古道處之。由是而求處士之爲人。其亦古之所謂善士夫。

明文遠卷

十四

文章一道古之人尚簡而後人爭樂其繁。識力高下之異也。豈特碑版金石之作。今不古若哉。寥寥數語。然可見文字感衰之別。故爲存之。

書漢三王策文後

方孝孺

武帝朝立三子爲王。策命之文。深淳溫雅。卓然可述。雖三代訓誥。無以過。而諸王或以天死。或以惡終。無一人能保其位。何邪。先王之爲治。自心而身。而推之家國天下。行之也有其本。事不違乎道。言不爽乎行。修之者有其常。是以有所不言。言而人必從。有所不爲。爲而天必應。武帝窮侈極欲。以處其身。而嚴刑重斂。以困天下。其本固已悖矣。乃欲以仁義訓其子。而望其久存。豈人情與天道哉。故以言語爲教者。不若躬行之懿也。以制度立國者。不若道德之

明文遠卷

久也。

警世之言千秋明鑒

書吳學士傳後

鄒元標

復菴先生再起。未一年。歸。竊聞之人曰。是不可令之居人上。居人上必亂政。予哂曰。客未登席。遽逆其罵坐耶。今政固在耶。亂不在吳先生矣。予倪仰古昔。邪之害正。如水火黑白立見。惟陽浮慕而陰肆排擠。譬之幽谷深窞。一墜足鮮有能驤首者。然士君子患心行不真耳。心行果照映千古。而穿而錮。皆欽德凝祥之基。無論其他。吾里羅文毅隱金牛。與世無營。人謂其以鄉約立。置人死地。鄉人欲奏聞至中道。聞其喪止。然耶不耶。劉忠愍枉死獄。鄉里謂其止

明文遠卷

一棺歸葬。予近觀其改葬。一簪挽髮。片骨冷冷白也。二先生遭時坎坷。鄉里人必欲黜之。而其子與孫相繼登仕版。不絕。蓋其磅礴深厚之氣。不鬱不發。不極不光。彼一切祕計。皆鬼神所使。而爲君子用者。不足較也。吳先生官品。與羅劉二公同。而諸子森森玉立。視二先生後裔。猶似未艾。吳先生有知乎。必笑曰。我時人與人。我者吾樂受之矣。再書於末。俾讀者知凡論天下事。與人非屬親聞見。都屬烏有。而野史與鄉里小兒語。當併行磨勘。無輕搖筆端。爲鬼神所使。胎口業殃。悔無及也。名言聳聽。可以勸世。亦可以砥世。

書春秋附錄後

附

金元忠

春秋趙氏集傳十五卷。屬辭十五卷。左氏傳補注十卷。師說三卷。皆居敬所校定。殆資中黃先生以六經復古之說。設教九江。嘗謂近代大儒繼出而後。朱子四書之教大行。然周易春秋二經。實夫子手筆。聖人精神心術所存。必盡得其心傳之旨。然後孔門之教乃備。每患二經學者各以才識所及見之。苟非其人。雖問弗答。其所告語亦皆引而不發。姑使自思。是以及門之士。鮮能信從領會者。而當世君子亦莫克知之。唯臨川吳文正公獨敬異焉。趙先生始

明文遺卷

就外傳。受四書。即多疑問。師答以初學毋過求。意殊不釋。夜歸別室。取朱子大全集語類等書讀之。如是者數年。覺所疑漸解。慨然有負笈四方之意。乃往九江見黃先生。稟學焉。盡得其所舉六經疑義千餘條以歸。所輯春秋師說。悉始於此。嘗往淳安質諸教授夏公。夏公殊不謂然。乃為言其先君子安正先生為學本末甚釋。久之先生復念黃先生高年。平生精力所到。一旦不傳。可惜也。復如九江。黃公乃授以學春秋之要。居二歲。請受易。得口授六十四卦卦辭大義。後夏公教授洪都。先生再往見焉。夏公問易象

春秋書法何如。先生以所開對。夏公猶以枉用心力為戒。特出其夏氏先天易書曰。此義易一大象也。又曰。吾先人遺書。當悉付子矣。先生敬起謝之。然於二經舊說。訪求考索。未嘗少後也。遂如臨川見學士雍郡虞公。公與黃先生有世契。一見首問黃公起居。先生間曰。為言黃先生著書大意。與夏公所以不然者。時江西憲試私請題。虞公即擬策問。江右先賢名節文章經學及朱陸二氏立教所以異同。先生識其意。即具對卒言。劉侍讀有功聖經及舉朱子去短集長之說。虞公大善之。授館於家。以所藏書資其玩

明文遺卷

索。袁公誠夫吳文正公高第弟子也。集其師說為四書目錄。義多與朱子異。求先生校正其書。先生悉掩其新意。極論得失。為說數萬言。袁公多所更定。至論春秋則確守師說不變。先生亦以所得未完。非口舌可辨。自是絕不與人談。嘗以為春秋名家數千。求其論筆削有據依。無出陳氏右者。遂合杜氏考之。悉悟傳注得失之由。而復筆削義例。觸類貫通。縱橫錯綜。各有條理。此左氏傳補注所由作也。既歸故山。始集諸家說有合於經者。為春秋傳。又恐學者枯於舊聞。因陋就簡。於交互之義。未能達悉。乃離經析義。

分爲八類辨而釋之。名曰春秋屬辭。蓋集傳以名聖人經世之志。屬辭乃詳著筆削之權。二書相爲表裏。而春秋本旨煥然復明。然後知六經失傳之旨。未嘗不可更過。黃先生有志而未就者。庶可以無憾。惜乎書成。而黃先生與諸公皆謝世久矣。雖然。習舊主常。雖賢者不能自免。黃先生力排衆說。創爲復古之論。使人思而得之。其見卓矣。使非先生早有立志。公聽並觀。潛思默識。自任不同。則亦豈能卒就其業也哉。當先生避地古朗山時。居敬與妻侄倪尚誼。實從山在星溪上游。高寒深阻。人跡幾絕。故雖疾病隱約。而覃思之功。日益超詣。有不自知其所以然者。因得竊聞纂述之意。與先難後獲之由。乃備述其說於未簡。庶有志是經者毋忽焉。其夏氏先天易說。先生嘗以質諸虞公。虞公復以得於前輩者授之。於是遂契先天內外之旨。而後天上下經卦序。未易知也。嘗得廬陵蕭漢中氏易說。以八卦分體。論上下經所由分。自序卦之意。如示諸掌。然上無徵於義皇成卦之序。下無考於三聖象象之辭。則猶有未然者。及春秋本旨既明。乃悟文王據義皇之圖。以爲後天卦序。采夏商之易。以成一代之經。蓋與孔子因魯史作

春秋無異。然後知黃先生所謂周易春秋經旨廢失之由。有相似者。蓋如此。故以思古吟等篇。及行狀附於師說之後。庶幾方來學者有所感發云爾。
敘次詳悉。源委歷然。人知東山經學之精。而不知其所得於大儒之指授者。親切如此。

題送歐陽澈謨告身後

楊士奇

宋陳東歐陽澈皆以忠言見殺高宗朝後高宗悔之此誥其褒恤之命也蓋初爲小人所蔽追悔之辭雖切無及然覆轍尚可以戒後未幾胡銓韓絳言和議何充言馬伸存趙之功梁勛言金兵必至宜有備皆遠竄雖不死死等耳作忠至此惡貽其克戒也哉嗚呼爲國之忠莫大於殺忠言爲臣之禍莫慘於以忠言見殺此誥至今三百九十年矣雖傳之千載不能使人讀之不與慟也

因忠受禍千古傷心南宋所以不競者坐此存此以爲

明文遠卷

古九六

謀國之鑒

書胡忠簡公封事彙

楊士奇

右吾郡宋胡忠簡公封事彙有周文忠公楊文節公題跋在後忠簡孫掇刻於融州真仙巖劉長吾得之以惠余者忠簡筆法出顏魯公蓋忠義之性有相契矣揭文安公謂此書本左司郎中豐城范瑄舜文所爲將奏之以示忠簡忠簡曰書奏即不免南遷子有老母不可以累母吾以奏之遂有新州之命余近於兩府檢志書見豐水志載范瑄事云爲戶科檢詳時欲與胡銓相繼論奏和議胡首抗章范實從吏之胡之逐又贖其行未嘗云此書范所爲也豐水志作於宋南渡後當得實不知文安何自而云然也然文安云廬陵胡氏楊氏皆國家之元氣故以所作楊氏忠節祠記附此帖之後

明文遠卷

古五

澹菴封事叅之公他疏氣格其爲自作無疑訛以傳訛遂有假手之說存此跋以正之

保安寺建養老堂疏引

高攀龍

昔者聖王老老長幼幼之化行。舉天下之民。自生迄死。皆有恃而無恐。王政熄而二氏興。民之幼而無養。老而無歸者。皆入焉。今浮屠氏之徒。遍天下。能得其道者。百千萬人。不可見一二。而入焉者。資以爲養而已。韓昌黎曰。人其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者。有養也。則庶乎其可也。夫曰鰥寡孤獨者。有養也。是矣。而未盡也。田不井授。民無恆產。無養者。豈獨鰥寡孤獨云爾哉。無錫有保安寺。在邑之南郭。四方僧徒。過於此者。得小憩焉。

湖文彙卷

寺僧某欲建養老堂。以處其老且病者。欲余爲引。其疏余既悲夫養老者。歸之浮屠氏。而復撫然曰。以天地言之。皆人也。以老者言之。皆養也。是宜亟與之。而急勸之。且勸四方之賢者。亟助而成之。古之聖人曰。一夫不獲。是余之辜。吾儕當曰。一夫而獲。亦予之幸。可謂仁之方也已。

自王澤壅於上。而濟人利物之事。多爲釋子竊之。吁可嘆也。忠憲公此文。多少感慨。要之皆衰世之論。

明文遠卷

甬江徐文駒子文論次

西昌羅景勛亦潭同選

受業羅仰銓慎調

雜著

宗儀九首

方孝孺

君子之道。本於身。行諸家。而推於天下。則家者。身之符。天下之本也。治之可無法乎。德修於身。施以成化。雖無法。或可也。而古之正家者。常不敢後法。蓋善有餘而法不足。法有餘而守之之人不足。家與國通患之。况俱無焉者乎。余德不能化民。而竊有志於正家之道。作宗儀九篇。以告宗人。庶幾賢者因言以趨善。不賢者畏義而遠罪。他日於大者有行焉。或者其始於此。

尊祖

人之異於物者。以其知本也。其所以知本者。以其禮義之性。根於天。備於心。粹然出於萬物。故物莫得而類之。今夫形禪而氣續者。人與物之所同也。渴而飲。餒而噉。勞而瘁。逸而嬉。人與物不相遠也。卒之人貴而物賤者。何哉。人能知尊其身之所自出。而物不能也。故生而敬事之。爲之

甘麗豐柔之味以養其口。爲之華軟溫美之服以養其體。爲之采色以養其目。爲之馨香以養其鼻。順其所欲以養其心。猶以爲未至也。於是飭身悖行以養其德。令聞嘉譽以養其名。著其德美於天下後世。使之沒而不忘。久而彌章。意是頂上文替擇而文法陡起。君子之爲人子孫。非以養生爲貴。而以奉終爲貴。非以奉終爲難。而以思考廣愛爲難。藏於墓。祀於廟。自天子達於士。隆卑廣狹不同。而其致一也。故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官師一。庶人寢乎薦。自外爲之制者。由乎人。孝敬之情出於天。由乎人者不可踰也。本乎天者大寧有強之

明文遠卷

者哉。天之命也。人雖至昏弱也。甚無知也。過先祖之墓。未有不動心者。時焉而祀其先。語及其遺事。未有不歎泣者。形氣之感有所受也。非偶然也。故宗廟之制。祭祀之禮。君子以此崇本反始。致誠敬於其先。廬井之氓。則祭田祖。不以歲之豐歉而變。不怠其始也。况於身之所自出者乎。知有其身而不知身之所自出。是謂禽犢之民。知奉其身而不恤吾身之所同出。是謂痿痺之民。是二者雖色貌爲人。而其身物化也久矣。故人而不知本謂之悖。不睦族謂之戾。悖與戾惡名也。世之立而談者。天之所授。與堯舜孔子

不異。由顏焉而顓。由孟焉而孟。不此之務而惟惡名之求。尚爲愛其身也乎。吾懼夫吾族之人。爲痿痺禽犢之歸而不自知也。爲尊祖之法。曰立祠祀始遷祖。月吉必謁拜。歲以立春祀族人。各以祖耐食。而各以物來祭。祭畢相率以齒會拜。而宴齒之最尊而有德者。向南坐而訓族人曰。凡爲吾祖之孫者。敬父兄。慈子弟。和鄰里。時祭祀。力樹藝。無胥欺也。無胥訟也。無犯國法也。無虐細民也。無博奕也。無鬪爭也。無學歌舞以蕩俗也。無相攘竊姦侵以賊身也。無鬻子也。無大故不黜妻也。勿爲奴隸以辱先也。有一於此

明文遠卷

者。生不齒於族。死不入於祠。皆應曰諾。然後族人之文者以譴至。登一歲之生卒而書。舉族人之臧否。其有姁姁相瞞。忠難相恤。善則勸。惡則戒。臨財能讓。養親事長能孝。而悖親姻鄉里。能睦而順。此其行之足書。舉書之。累有足書者。死則爲之立傳於譜。其有犯於前所訓者。亦書之。能改則削之。久而愈甚。則不削而書其名。族人見必掛。雖貴賤貧富不敵。皆以其屬稱。喜必慶。戚必弔。死以其屬服。無服者爲之。是日不肉。而舉哭之。羣祭之。羣葬之。

重譜

尊祖之次莫過於重論。由百世之下而知百世之上。若闕巷之間而盡同宇之內。察統系之異同。辨傳承之久近。彼戚疏定尊卑。收演散敦親睦。非有譜焉以列之。不可也。故君子重之。不修譜者謂之不孝。然譜之爲孝。難言也。有微而不書。則爲棄其祖。無微而書之。則爲誣其祖。有耻其先之賤。旁援顯人而尊之者。有耻其先之惡。而私附於閭人之族者。彼皆以爲智矣。而誠愚也。夫祖豈可擇哉。兢兢然尊其所知。闕其所不知。詳其所可徵。不強述其所難考。則庶乎近之矣。而世之知乎此者常鮮。趨乎僞者常多。淳安

明文遺卷

四

之汪氏錄其身緣而上之。至於魯公之族七十餘世。皆有諱字卒葬。若目見而耳受之者。其心以爲至博也。而博不能勝其僞也。越之楊氏親煬帝之裔。而耻其名之汙。遂避而不言。吳寧之杜氏。越千餘歲而宗漢之延年。晉之當陽侯。是皆知本者之所深惡。而爲之者以爲工也。顧不惑哉。天下有貴人無貴族。有賢人無賢族。有士者之子孫。不能修身篤行而屈爲童隸。而公卿將相常發於隴畝。聖賢之世不能傳其遺業。則葬乎恆人。而經緯大儒多興於賤宗。天之生人也。果孰貴而孰賤乎。四海之廣。百氏之衆。其初

不過出於數十姓也。數十姓之初。不過出於數人也。數人之先一人也。故今天下之受氏者多堯舜三王之後。而皆始於黃帝。譬之巨木焉。有盛而蕃。有萎而悴。其理固有然者。人見其常有顯人也。則謂之著族。見其無有達者也。則從而賤之。貴賤豈有恆哉。在人焉耳。苟能法古之人。行古之道。聞於天下。傳於後世。則猶古人也。雖其族世未著。不患其不著也。孔子子思以爲祖。而操庸鬼之行。則其庸鬼自若也。祖不能貴之也。故吾方氏出帝榆罔。而譜不敢列之。顯於昔者衆矣。而不敢附之。疑者闕之以傳疑。不可詳

月之室

四

者略之以著實。而惟以篤學修身望乎族之人。嗚呼。富貴利達。外至者也。求之不可必得。得之不可必守。守之不能必傳也。仁義忠信之道。備乎心。不求而足。得之可以行。行之可以著。施之盈天下。而斂於身。不見其隘。傳之被萬世。而非威武勢力之所能移。善尊祖者。思是道也。行是道也。天下不惟尊其身。將歸德於其祖。而祖益尊。祖益尊而譜益傳。斯其爲孝大矣。何必趯趯然爲僞而欺且誣哉。

睦族

井田廢而天下無善俗。宗法廢而天下無世家。聖人之立

法所以收萬民之心而使之幸於一者治道之極治功之盛不可忽也故一之所在智者無所措其謀辨者無所措其說勇者無所用其力如裘之領如網之綱如髮之握如鞭之轡如馬之有轡如牛之有紉操之則收縱之則放招之則集撝之則退屈信作止惟上之所令而民不能泰以私先王之民非甚異於後世也其好義而易使從化而畏法寧死於飢寒而不忍爲亂者豈磔斧鉞所能禁哉教之以其所固有故其向善也安今之以其所易知故其趨化也亟當是之時同閭接畝之人猶相親睦信順而大小

明文選

宗法行乎宗族之間爲百世之宗者百世宗之爲五世之宗者五世宗之宗其身則守其訓有所猶爲皆受命於宗子而悍戾爭鬪之風無自而起苟非大姦魁詐不可教令則安有不善者乎故三代之俗非固美也爲治之具既美而習使之然也後世願治之主王佐之臣迭興於世而卒不足幾乎古豈民性之不可化耶其具之廢已久世主便因循而憚改作材士昧遠畧而務近功區區補弊苴漏而未及乎政教之全也民心益離而俗益散矣獨民之罪君子預有責焉吾嘗病之而未之能行則思以化吾之族人

而族不可徒化也則爲譜以明本之一如始遷祖之祠以維繫族人之心今夫散處於處爲十爲百而各顧其私者是人之情也縱其溺於情而不示之以知本則將至於紛爭而不可制今使月一會於祠而告之以譜之意俾知千百之本出於一人之身人身之疾在乎一肢也而心爲之煩貌爲之悴口爲之呻手爲之撫思夫一身之化爲千百也何忍自相戕刺而不顧乎何忍見其顛連危苦而不救乎何爲不合乎一而相視爲塗之人乎故爲睦族之法祠祭之餘復置田多者數百畝寡者百餘畝儲其入俾族之

明文選

長與族之廉者掌之歲量視族人所乏而補助之其贏則以爲棺槨衣衾以濟不能葬者產子者娶嫁者喪者疾病者皆以私財相贈遺立典禮一人以有文者爲之俾相族人吉凶之禮立典事一人以敦睦而才者爲之以相族人之凡役世擇子姓一人爲賢以治舉族之疾其藥物於補助之贏取之有餘財者時增益之族之富而賢立學以爲教其師取其行而文其教以孝弟忠信敦睦爲要自族長以下主財而私典事而情相禮而野不能睦族沒則告於祖而貶其主不祠富而不以教者不祠師之有道別祠之

不能師者則否

廣睦

人之親疎有恆理而無恆情。自同祖推而至於無服。又至於同姓。愛敬之道。厚薄之施。固出於天而不可易。然有親而若疎者。有疎而若親者。常情變於所習也。閱歲時而不相見。則同姓如路人。比廬舍。同勞逸。酒食之會不絕。則交游之人。若昆弟。使同姓如路人。他人如昆弟。斯豈人之至情哉。物有以移之。君子未必然。而常情所不能免也。聖人之治人。以常人之情為中制。俾厚者加厚。而薄者不至於

月之卷

九

離。恐其以不接而疎。疎而不相恤也。故為之祭。酬之法。合之以燕樂飲食。以洽其歡忻慈愛之情。恐其徇於利而不知道也。肅之以鄉射讀法。使之祇敬戒懼。而不至於怠肆。祭而酬。所以為樂也。讀法所以為禮也。約民於禮樂。而親者愈親。疎者和睦。此先王之所以為盛也哉。舉而行諸天下。今未見其不可也。然非士之職也。故欲自族而行之鄉。為之制。其制曰。宗族歲為燕樂之會。四其時。則二月也。五月也。八月也。十有一月也。其物則時祀之餘也。其品則豕與羊各一。酒醴羞果。惟所有而不必侈也。酒以七行九行

序得禮記正義卷之九

明文遠

九

為節也。位以尊卑長幼為序也。苟尊矣。雖稚子猶位乎上也。苟長矣。雖貧且賤以齒也。其言惟孝弟忠信而勿褻也。勿諱也。勿慢也。飲雖醉而勿違禮也。立子第二人為執禮以佐酒。酒至揖請飲。既飲揖請酬。既酬揖請敬羞。二人歌詩。其詩則蓼莪棠棣葛藟東門之杖杜谷風雅之黃鳥之類。貴其能感人而敦倫理也。其數則如酒也。立二人講說嘉言古之人及乎教者。皆在所取也。將歌也將說也。執禮揖曰。請肅以聽。皆拱而坐。坐則肱相比。行則武相銜。舉爵飲酬。食羞皆後長者。卑則旅揖。辭而退。少者送長者於

宋然後返。歲為禮儀之會。三冬至也。歲之初吉也。夏至也。冬至陽之始生也。君子之道。自此始亨矣。宜有慶也。是日昧爽。舉族自勝冠以上。咸盛服造祠下相揖。趨及門。祝啓門以次入。序立以時。羞獻奠酒。皆再拜。班趨出。族之長坐別堂次。長者率羣昆弟。子姓捧觴稱壽畢。皆拜。遂以次飲酒。相拜如禮。典禮以譴至。北向坐讀之。長者命眾坐。眾坐聽善惡之在書者。咸讀無隱。設席於南楹之東北向。署其上曰旌善之位。善之多者。長者命之。酒俾少者咸拜之。典禮翼以就位。署南楹之西曰思過之所。惡之果書而不改

者俾立其下。於是長者以譜所列傳緒盛衰絕續之故明言之而告以常訓曰。爲善如嗜飲食。去惡如去毒螫。慎思哉。勿墜爾先祖之祀。衆拱而聽。皆俯首就班。再拜出。少者授長者杖。以序行。乃還於家。夏至陰之始生也。君子所宜慎也。是日素服謁祠。如冬至禮。不飲酒。不相拜。讀誦之儀亦如之。歲之初吉。慶拜如冬至禮。不讀誦。鄉黨之制。歲爲燕樂之會。其時以秋。其物以祭社之餘。其坐以齒。以德以爵。其禮主於讓。其儀如宗族之會。歌詩說嘉言亦如之。其詩以伐木。魚鼈南有嘉魚。菁菁者莪。賓之初筵。擇鄉人

明之章

子弟羣歌之。其誦嘉言也。耆老之賢者舉以教。在坐者皆起應曰。祇奉長者之訓。凡族人鄉人不與於會者。八悖倫紀者。鬪爭者。相訟者。使酒而酗者。博奕者。過累書而不改者。虐鄉里者。言僞而行違者。皆君子之所棄也。不善者棄而後知所戒。然後善者尊而益勸。勸戒立而俗寧有不美者乎。

奉終

愛敬以養生。哀戚以送死。墓焉而葬。位焉而祭。皆本於禮。而不敢忽者。先王教民之通法也。喪而用浮屠之術。葬而

信葬師之說。資冥報於不可致詰之間。役休咎於無情難驗之川阜。上以爲親謀。下以爲身利者。此古之所未聞也。後世閭閻野人。多趨信而甘心焉。親沒於床。不於禮而於浮屠。不哭泣辨踊而於鐘磬饒敔。非是之務。則人交笑以爲簡。時可葬矣。泥於山川之利否。而不卽葬。或至於終身。或身死而委槽於子孫。甚者子孫恐葬之禍其身。舉而棄諸水火。葬親以禮者。世反非之。爲愚。嗚呼。是何其不察而至於此極乎。彼浮屠之所謂輪回者。果可信耶。天之生人物者。二氣五行也。其運也無窮。其續也無端。先者過而後

理本報子發得明白

者來。未嘗相資以爲用者。二氣五行之常也。自草木而觀之。發榮於春。盛壯奮長。蔚乎而不可遏。及乎戒之以凜風。申之以霜露。昔之沃澤茂美。一旦飄而爲浮埃。化而爲汗泥。蕩滅殫盡。無跡可窺矣。其發生於明年者。氣之始至者爲之也。豈復資既隕之餘榮乎。惟人也亦然。得氣而生。氣既盡而死。死則不復有知矣。苟有焚炙剗割。供樂適意。身且不有。而何以受之。形盡氣盡。而魂升魄降。無所不盡。安能入人胸腹。重生於世。而謂之輪回也哉。天地至神之氣。以其流行不窮。故久而常新。變而不同。使必資已死之人。

爲將生之本。則道化之道息矣。烏足爲天地。倘或有之人。固不知之也。浮屠亦人耳。何自而獨知之。彼以其茫昧。不可揣索。故妄言以誣世。夫豈可信而事其教乎。孔子謂祭之以禮爲孝。則事異。端之妄棄聖典而不信者。其爲非禮也大矣。不孝孰加焉。而聞者顧安之。而不以爲非。胡可哉。葬師之動人以禍福。而其說尤怪。人之昌隆盛熾者。其先必有厚德之遺。賤貧天絕者。必有餘惡之著。山川何與焉。誕者則不然。聞有貴富之人於此。則歸福於其塋塚曰。此某形也。此某徵也。於葬之法宜爾也。聞有貧賤之人於此。則曰。此葬之罪也。此於法宜至於斯也。信斯言也。則人之多財而力足者。皆相率而爲不善。及乎死也。求善地以葬其身。則可免于孫於禍。夫孰肯爲善乎。由大者而論之。繫乎盛衰者。莫大乎國都。殺而河渭無異也。秦帝之亡。漢帝之昌。隋據之而促。唐據之而長。果在於善地乎。帝王之尊。家天下而役海內。使地善而可與。竭智以營陵廟。奚求而不致。而公國敗主相屬。則果不在乎此也。舊矣。古之卜宅兆云者。以神道定民志耳。非視國皇之向背。逆順。應度。目。既如世之葬師之爲也。葬師祖晉郭璞書。其書苟可信。璞

用之以葬其祖考。宜有奇驗。不誣而璞卒死於墓賊。其身不能福。而謂能福乎人。其可信否耶。世之人多信之。不知自陷於不孝而莫之贖也。於乎。先王之禮。一失而流於野。再壞而化於藝。暨其大壞而不可爲。忽乎入於禽獸。而不知之覺。寧不哀哉。天下之人。其小者化爲藝。由藝而往。吾不能知其所至矣。其心搖浸膠固。非空言所能革也。吾獨以告吾族人。親喪必以三年。三年之制。必循禮。勿以浮屠徒事違者。生罰之。死不祀於先祠。葬卜吉凶。而勿泥葬師之說。期必以三月。三月不能至。五月。五月不能止。七月。過一歲者。如違喪禮之罰。必刻墳志墓銘。力不足者。刻其名。俾後有考。作方氏喪葬儀。

務學

學者。君子之先務也。不知爲人之道。不可以爲人。不知爲下之道。不可以事上。不知居上之道。不可以爲政。欲達是三者。舍學而何以哉。故學將以學爲人也。將以學事人也。將以學治人也。將以矯偏邪而復於正也。人之資不能無失。猶鑑之或昏。弓之或枉。絲之或素。苟非循而理之。槩而直之。瑩而拭之。雖至善。不適於用。烏可不學乎。夫學非爲

華寵名譽爵祿也。復其性。盡人之道焉耳。蟻蟻而動。則而鳴者。不知其生之故。與其爲生之道。是以物而不神。冥而不靈。人之爲學。所以自異於物也。匪特異於物。欲異於衆人也。匪特異於衆人。上將合乎天地。拔乎庶類之上。而爲後世之則也。其說存於易詩書春秋三禮。其理具乎心。其事始乎窮理。終乎知天。其業始乎修己。終於治人。其功用至於均節運化。涵育萬物。大得之而聖。深造之而賢。勉修之而爲君子。聖賢君子。非天墜而地出。人爲之也。舉夫人之身。皆可爲聖賢。而乃不能異於物。曷故哉。不知務學之

明文遠卷

十四

方也。今世俗之儒。申申而行。由由而言。磨口頰播簡牘。以誇乎人。知非不博。言非不華矣。而於古之學。未也。何哉。爲其泛而無本也。漫而無統也。可喜而無用也。君子之學。積諸身。行於家。推之國。而及於天下。率而措之。秩如也。奚待詞說乎。以詞說爲學。上以是取士。下以是自期。此士所以莫逮乎古也。嗚呼。無善教。而天下無善士。無善士。而天下無善俗。世俗之陋。其患豈微也哉。余不欲學者之類之也。方氏之學。以行爲本。以窮理誠身爲要。以禮樂政教爲用。囚人以爲教。而不強人所不能。師古以爲制。而不違時所

不可。此其大較也。其小學曰。七歲而學訓之。孝弟以端其本。訓之。歌謠諷諭之。切乎理者。以發其知。羣居而訓之。和賜之以物。而導之讓慎。施朴楚以養其恥。敏者守之以重。默者開之以英。慧柔者作之強。者抑之扶。之植之。推之激之。而童子之質成矣。其大學曰。立四教。皆本於行。行不修者不與。一曰道術。二曰政事。三曰治經。四曰文藝。一曰術。視其人質之端。方純明。知微近道者。與言。考其言行。以稽其所進。試其問難。以審其所造。政事文藝。其材之所能者。無不學也。二曰政事。視其通明才智者。使學焉。治民之政

明文遠卷

十五

八。制產平賦。興教聽訟。禦災恤孤。御吏禁暴。悉民情。知法意。爲政事本。試以言授以事。而觀其所堪。三曰治經。精察燭理。篤志不惑。而長講說者。爲之。四曰文藝。博文多識。通乎制度。名物立言。陳辭可以爲世教者。其極也。試之之日。皆以終月。皆欲其稱其教之名也。教之存乎師。化之遲速存乎人。得其人。推而用之。不難於天下。夫豈一家之學也哉。

謹行

士之爲學。莫先於慎行。行之於人。猶室之有棟柱也。帛之有絲縷也。木之有本也。馬之有足也。鳥之有翼也。聖得之

而後爲聖賢得之而後爲賢君子修是而爲善小人失是而陷於禽獸異類之歸夫焉可忽哉積之如升敵之難而或敗於談笑爲之於閭閻之內而或播於四海九州才極乎美藝極乎精政事治功極乎可稱而行一有不掩焉則人視之如汗穢不潔避之如虎狼賤之如犬豕并其身之所有與其嗜昔竭力專志之所爲者而棄之矣可不慎乎夫口之便於甘肥體之便於華美耳目之耽於所思心志之趨於所樂家欲富而身欲尊者人之同情聖賢之所不能無也然而學道之士禁制克節惟恐是念之萌於中

衣藿食黜好寡欲終身而不敢怠者誠知輕重之分也人之身不越乎百年善愛其身者能使百年爲千載不愛其身者忽焉如蚊蚋之處乎蠶缶之間夫蚊蚋之生亦自以爲適矣而起滅生死不踰乎旬月當其快意於所欲以蠶缶爲天地而不知其所處之微昧陋之民亦若是矣迷溺於聲色勢利以身爲之役而不以爲勞其心以爲至樂也而不知其可悲也甚適也而不知其爲汗辱也均之爲身也聖賢之尊榮若彼而衆人之汗辱若此曷爲而然哉慎行與否致之耳難成易毀者行也難立易傾者名也得之

不能久於身樂未既而憂繼之者人之欲也以富貴利達易汗辱之名猶食烏喙而易死也况倏忽接於耳目者之不足恃乎故人有殺身而徇君親者非不愛身也愛其身甚而欲納之於禮義其爲慮甚遠矣寧死而不肯以非義食知義之重於死也寧無後而不敢以非禮娶知失禮之重於無後也僥倖苟冒於一時而蒙垢被汙於萬世小則閭里識之以爲訾大則冊書著之天下笑之聞其名則唾罵不欲入於耳計其所得曾不若秋毫而賤辱其身使孝子羞以爲父正士羞以爲友遺裔遠嗣羞以爲祖不亦惑哉且人不患不富貴而患不能慎行無行而富貴無益其爲小人守道而貧賤無損其爲君子吾家自始遷祖至於余身十五世矣以言乎貴產則不踰於中家以言乎爵祿則未有以位乎朝者然而不愧於人見推於世者以先人世有積德蓄學操行異乎恆人焉耳遠者余不足知之若曾大父西州府君之純厚慤大先君太守貞惠公之廉介方正視古之賢者豈有間哉吾族之人暨將來而未至者烏可不效也人莫不喜爲名人之子孫而不知其尤難於衆人蓋德大則難繼行高則難稱有善過於人人未之取

也。曰其祖之賢不但如斯而已。有惡未著於人。已責之以爲不肖。曰若之祖何人也。而爲此哉。故生於微宗庸族者。過易隱而善易著。以其特出掩於其先人皆異之。故不求其備也。生於世家者。過易聞而善難招。以其先多顯人而不可企也。嗚呼。方氏之嗣人。奈何而不慎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五者天倫也。數天倫者。天之所誅。人之所棄。生不齒。死不服。塋不送。主不入祠。譜不書其名。行和於家。稱於鄉。德可爲師者。終則無服者爲服。總麻有服者如禮。祭雖已遠。猶及。雖無主祭者猶祭。如是而不能爲君子。則

非方氏之子孫也。告於祠而更其姓。不列於譜。

修德

能爲衆人所不能行之事者。其子孫必享衆人所不能致之福。人之爲善。非爲子孫計也。然天道之於善人。以及其身爲未足。常推餘澤以福其後人。則亦曷嘗不爲子孫計哉。第衆人之計。速而易致。而君子之澤。遠而難售。故趨乎善者常少。溺乎利者常多。衆人每笑爲善之士。爲迂緩無術。而不知天道之所佑。固在此而不在彼也。天下無千載全盛之國。無百年全盛之家。天豈不欲有國家者久而不

墜哉。或一再傳而失之。或未終其身而不振。得之於勞勩。艱難之餘。而敗之於談笑燕安之頃。非其智力所不能。德不足而子孫無所藉以自立也。人之生於德善之家。猶木之生沃土。蚤發而易長。華茂而後凋。硯田瘠墮。雖有萌蘖之滋。牽曲擁腫。終不足觀。則所藉使之然耳。今之人。莫不欲子孫之蕃。賢才之夥。傳緒久而不衰。而莫能爲善。此猶不藝而欲獲也。不獵而欲衣狐貉也。孰從而致乎。故富貴而不修德。是以爵祿貨財禍其身也。富貴其子孫而不力爲善。是置子孫於賤辱之非。爭奪之區。而不顧也。使貴而

明文遠卷

十九

可傳。則古之顯人。與齊魏秦楚之君。至今不失祀矣。使富而可傳。則趙孟三桓之裔。有餘積而無憂矣。然而皆莫之存。何哉。德澤既竭。而後人莫能繼也。先人有千乘之勢。萬室之邑。不足恃也。金帛菽粟盈溢。廩廩不足恃也。惟有餘德焉。爲可恃。而恃之者。身必危。可恃以存者。其惟德修於身。而不懈者乎。德有及乎數百年者。有及乎百歲者。有及乎當世者。有及乎一鄉行乎一家者。子孫之食其報也。恆視所及爲廣狹。道術材略。高世而拔類。或見於事功。佐明主。除暴亂。立法制。或著於書。以陳仁義政教。正人心。於將

亡。過邪說於欲盛。此德於數百年者也。不能如彼之盛。而其所為。可以扶衰拯溺。為百年所依怙者。百年之所德也。又不能然而濟當時之難者。當時之所德也。下此而盡力於一鄉。行法於一家。鄉與家賴之。亦可以及其子。俾不遽至於禍敗。况其所及愈大。則所利愈遠乎。問巷之士。欲澤天下後世。固非其職。然因其身之所居。以為其分之所當為。奚為而不可也。故事親而孝。事長而弟。族焉而睦。嫺焉而義。慈恭惠和。不犯不伐。以此守身而無媿者。其德可以澤其子。推而行於鄉。矜寒恤飢。周人之所不及。而為人之

明文遠卷

二十

所難為。其後嗣有不興者乎。有位而立功。學道而立言。皆人所可致者。孰謂吾族之人。而不能為善人乎。孰謂善而果不可恃乎。

體仁

道理必從源頭說下

天之生人。豈不欲使之各得其所哉。然而勢有所不能。故托諸人以任之。俾有餘補不足。智愚之相懸。貧富之相殊。此出於氣運之相激而成者。天非欲其如此不齊也。而卒不能免焉。是氣行乎天地之間。而萬物資之以生。猶江河之流。渾而齋淪。其所衝激不同。而所著之狀亦異。夫或如

蛟龍小。或如珠璣。或聲聞數千里。而或泊然而止。水非有意為巨細於其間也。而萬變錯出。而不可禦。人何以異於斯乎。智或可以綜覈海內。而闇者無以謀其躬財。或可以及百世。而餒者無一啜之粟。天非不欲人人皆知且富也。而不能者。勢不可也。勢之所在。天不能為。而人可以為之。故立君師以治。使得於天厚者。不自專其用。薄者亦有所仰。以容其身。然後天地之意。得聖人之用行。而政教之說起。故聖賢非為已設也。所以為愚不肖之資。貨財非富匹夫也。固將俾分其餘。以補人之匱乏。三代之盛。是法行於

明文遠卷

二十一

朝廷。達於州里。成於風俗。而入於人心。是以天下無怨嗟之民。久矣。其亡而莫之復也。世之志義之士。猶有推其所。有餘行。其所可為者。其亦先王之所取者乎。然非知本者。不知其意之美也。人之挾所長。以虐同類。由不知本故耳。使人知斯人之生。皆本於天。視人之顛隤陷溺。與已無以異。則民焉有失所之患哉。奈病乎未能。而欲試諸鄉閭。以為政本。救百家之鄉。其人必有才智。貴產殊絕於眾者。雖廢興迭出。而未嘗無每鄉推其尤者為之表。使為二廩三廩之法。豐歲夏秋。自百畝之家以上。皆入稻麥於廩。稱

其家爲多寡寡不下十升多不過十斛使鄉之表籍其數而衆閭守之度其凡歲可得千斛以備凶荒札瘥及死喪之不能自存者其入也先富而出也先貧出也視口而入也視產產多者皆更加息十一不能更則否原之左立祠以祠人粟多而及人博者祠之左右序揭二板左曰嘉善書其人之績板以朱書以青右曰媿頑板不飾書以白書者而私者爲表而不均者漁其利而不卹民者歲再集衆謁祠而讀之以爲戒學之法各立師一人以有德而服人者爲之立司教二人司過二人司禮三人鄉人月吉盛衣

冠相率謁學暇則遊於學問乎師有違過者於師乎治悖教不良者師與其罰其教法如族學之儀

三代而後民漢俗偷由不講敦本之道故也意思真切法制詳明以此齊家卽可以此治國平天下明初儒者不乏辭章訓詁之學求其規爲措置庶幾王道者獨有方正學先生耳

志血櫃

楊維禎

四溪魯吏某積金若干盛以巨木櫃自喜曰吾櫃可支吾一世更積若干遺吾妻妻斃然曰金櫃非金櫃乃血櫃耳吏問故曰林頭舊血漸新血櫃裏黃金壓白金櫃今非血乎血溢沉爾軀若何曰沉則吾在金穴矣曰汝且與金同血又易取穴吏不悟明年以犯律賊殺籍其金妻乞櫃貯尸焚之客有弔者呼小吏吏血湛湛軀大吏吏血流漂杵鐵史曰貪吏妻獨賢惜不得姓氏客弔辭尤警錄以誥虐食

明文遠卷

警世之辭貪夫此類

擬邊平羣盜露布

王 鑒

天啓昌期。薄示無虞之警。神資睿算。旋成不戰之功。氛祲廓清。中原寧謐。恭惟皇帝陛下。嗣登天位。獨奮乾剛。掃一時怠玩之風。振累世因循之習。蓋茲羣盜。敢爾逆天。安祿山之反相。莫逃子壽先知。管叔鮮之流言。尚賴成王不惑。鷗鷖成性。莫懷好音。犬馬怙恩。忽成反噬。陛下怒形文武之赫斯。恩施乾坤之曠蕩。網開一面。計出六奇。置赤心於腹中。推洪恩於望外。故旌旗所指。反側歸心。金鼓纔聞。元惡投首。兵車旣勅。徒勞六月之師。干羽載陳。奚俟七旬之

明文遠卷

格。遂使燕齊趙魏。四郊之狐兔都無。江漢淮沂。萬里之波濤咸息。此皆德符元造。謀協神人。羣策畢收。愚罔遺於一得。神謨默運。道乃出於萬全。四門還穆。穆之風。萬姓覩平之政。臣職居下列。目覩唐公。矜螳螂之當轍車。築鯨鯢以爲京觀。武歌七德。遂完保大之名。壽祝萬年。願進持盈之戒。

言簡意盡。綽有雅質之致。似爭工鬬艷者。故當勝之。

中山盜錄

楊維禎

客有言中山某氏者。聚邑命爲盜。往來江淮間。未嘗掠農舍。鷄犬。賈船子女。必廉某州某郡吏之杏而狼戾者。中夜至其家。擒其主。反接於柱。盜坐堂上。令持刀者剖其指肉。反啖其口。問之曰。痛楚乎。主哀吼曰。痛楚。痛楚。盜曰。汝割剝民膏。痛亦爾。貸其妻子。使野處。悉取其財。置諸通衢。使民爭取之。訖殺其主。焚其室。

明文遠卷

楊子曰。綉斧不聽胥吏也久矣。而盜能之。殲其魁而不逮其桀。仁也。窮幣藏而還之於民。義也。嗚呼。盜而仁義。謂之盜可乎。不盜而不仁。不義。謂之不盜可乎。蓋之毒能殺人。亦能治病。醫之良者使之。盜能殺人。亦能攻盜。亦願其使之者如何耳。吾聞晉文公用中山盜。而伯於城濮之盟也。非文公能樂收而並用者乎。吾故志其事。使用才者。聞知勿俾吏者不仁。而盜者仁也。

多少感歎

石丈人錄

楊維禎

宋元祐中韓相國王汝帥長安築通津大石梁督責有司
急鉅石無所出忽夜夢一文面人自薦曰吾可應命詰其
所來曰吾青州石氏丈人也楊光遠碑五代事居其所以齊封人
辱吾文面之垢若干矣倘起吾泥塗磨洗吾垢與今相公
任津梁以濟世之病涉者非吾之至幸與明日抵某所果
見一穹碣在泥中丈尺應所科磨其刻舉至津所柱於津
而梁落成

楊子曰唐人弔刺藤氏以世之惡文辱藤也五季末有弔

明文遠卷

青之石氏而石丈人自伸其辱予錄其事以慶丈人之獲
溺而重悲藤者一汚而不可再雪也噫丹霞翠琰屈於汚
豈真青州一丈人哉明天子下令使得磨洗砥與梁與明
堂大厦丈人之族不羣然自薦者吾不信矣

俗筆庸文貽穢金石世之欲憑夢以自洗者多矣寄慨
遙溪托興不淺

石徂徠集

楊士奇

宋石守道徂徠集二冊守道與歐陽文忠公同年其平生
見歐公所撰墓志公又有讀徂徠集二詩極其愛重愈歎
之意皆載此集之後余得於翰林庶吉士吾紳古之君子
正直自持是是非非無所顧忌類如此讀斯文者懦夫可
以有立志矣

議論斬斬言不多而有剛毅之氣

明文遠卷

曾孝義先生挽章引

羅 圻

曾孝義先生既沒沒幾四十年士大夫作爲歌詩且盈卷帙又得少宗伯徐公追銘之嗚呼是何其賻於初而耀於今乎嗚呼死如有知寧不展顏於九原如無知乎亦因以託於不朽不猶愈於不齒於人而泯泯無聞者乎彼萬乘之君千金之子其在當世威權貨利求則得之快心適意曾何遑恤至於乖禮離義固無足怪訝然亦自畏其名之靡臧也一旦不諱猶爲無爵者之幸不幸有爵而彌尊而惡彌著孝子慈孫雖欲蓋藏粉飾於百世之下末由也已

明文遠卷

抑而安稔厥惡用沉其宗先聲之美黯黯寂寥下伍間左雖有周孔之賢亦何益矣是三者均也要之吾獨以爲後之說勝不然先生雖孝且義於人蓋塗人也塗人則生不慶死不弔而况後三四十忽爾而輟作乎曰爲其孫作之也孫爲誰名英字世傑恢然長者也今丞江都皆樂從其請云

黃土烏紗狐狸吸盡說到爵彌尊而惡彌著可畏哉身後之餘論也沉着痛快警發多少

華藏寺重修佛像引

高攀龍

華藏爲宋張俊賜塋之地寺爲俊建也俊佐檜賊殺岳武穆王千古而下仁人志士爭欲斬屍揚灰猶恐爲大地之穢今俊墓已在荒烟敗草中爲野狐牧羝之穴而寺尚存寺之存非爲俊也爲地勝也湖山浩渺之致禪房花竹之幽選勝者所必之故寺屢圯而復修寺之修非爲俊也爲地勝也寺僧某修寺旣竣役募都人士整三世之像而欲余爲引語余謂湖山依寺寺依佛像信當修而因爲大衆說佛佛者覺也檜乎俊乎一何迷乎佛之教空也檜乎俊乎千古臭穢佛能空乎知不能空千古之臭穢則當自覺其千古之本心

明文遠卷

逆俊之罪不減賊檜誅奸諛於旣死凜凜秋霜足以吐忠臣義士之氣

節婦文氏旌門頌

有序

錢謙益

洪武七年春三月申午詔旌吳縣民妻守節者三人姚榮三妻黃氏旌門在吳縣之閭門里其實錄中後二百四十二年吳縣有姚節婦文實榮三七世孫汝轍之妻巡按御史請得表署其門如黃氏制曰可於是符下有司行事旌門亦在閭門里綽楔相望焉文之隕所天也為萬曆庚辰子希孟生十月乳哺之餘披置苦大麻與襁相襲也希孟少病嗽齒擊乳迸迷離枕席間不辨血渾中更家難覆巢完卵難危萬狀萬曆乙卯婦居三十有六年與被旌典

明文遠卷四十二

頌四

希孟既以春秋舉於鄉有聞望矣。媿烈則繡黼。振賢則珥璋。煌煌乎圖史之遺。則聖朝之盛事也。黃之被旌。故史臣蘇伯衡作旌門頌。旌門之有頌。古無聞焉。自伯衡昉也。其亂曰。嗟臣事君。猶婦從夫。凡百在位。曷鑒曷圖。伯衡當開國初。去偽吳僭竊未遠。其告誡臣子者甚備。承平以來。偷玩滋有。惟茲閭門。通邑大都。乘軒列騶。過姚氏之宅。里道相逮也。其亦有下車肅揖。攷舊史之訓辭而興起者乎。謙益待罪國史。謹書其事。以遺希孟。俾鑒之樂石。猶伯衡之志也。頌曰。

我祖建國。崇獎節孝。神孫十葉。風聲彌耀。徵節於吳。有黃有文。崇臺綽楔。後先一門。龍宗有鱗。鳳集有翼。維黃自誓。文也是則。是則伊何。忍死立孤。哀哀苦塊。襁褓是扶。哭摧蒼天。泣掩黃口。吳趨罷歌。闔廬崩耦。哀此藐孤。命比垂髮。含飴雜淚。嚙乳迸血。靡晨匪昏。靡令匪冬。寒燈畫青。朔雲夏同。厥孤漸長。維母作傳。教之春秋。岳以七箸。鴻匹不再。豹生有文。是母是子。達於九閭。帝曰。俞哉。媿女前烈。漆書交映。烏頭雙揭。峩峩閭門。甄胄之里。軒車駉駉。有來至止。視彼赭白。問諸琬琰。豈無轅迴。亦有顏渙。嗟此婦嫠。朝齋莫鹽。旌門有仇。過者具瞻。天咫不遠。皇匪爾私。載高食厚。云胡弗思。匪瘳曷章。匪誅曷封。訓於蒙士。式彼女宗。曷鑒曷圖。莫非臣子。載筆作頌。敬續舊史。摹寫盡情。霜淒月苦。誦一而諷百也。

明文遠卷四十二

頌四

祭張睢陽文

倪元璐

維神雄挺。鸛舉。快奇。駿起。南陽。降嵩。睢陽。止水。其氣在鬚。
其義在齒。姬人。鼠雀。盡為國死。祖父官乎。男兒死爾。提許。
掖南。寒安。墮史。有唐上忠。延今永祀。冀讀其書。有泣有舞。
昨經其祠。有額有詔。長春。寓宮。吳昌。別祖。範其雄儀。式於。
下土。持酒酌神。長言細語。凡逢叛人。怒髮勿沮。有臣奸君。
有將迷國。金施神鞭。以裏國斧。廟貌初孩。蒸嘗惟祖。始於。
吟蚊。卒於雷鼓。

忠憤激烈之辭可以勵世

明文遠集

里社祈晴文

方孝孺

民之窮亦甚矣。樹藝畜牧之所得。將以厚其家。而吏實奪。
之。既奪於吏。不敢怨怒。而庶幾償前之失者。望今歲之有。
秋也。而神復罰之。嘉穀番熟。被乎原隰。淫雨暴風。旬月繼。
作。盡撲而將之。今雖已無可奈。然遺粒委穗。不當風水衝。
者。猶有百十之可冀。神曷不亟訴於帝。而遏之。吏貪肆而。
昏冥。視民之窮而不恤。民以其不足罪。固莫之罪也。神聰。
明而仁閔。何乃效吏之為。而不思拯且活之。民雖蠢愚。不。
能竭順於神。然春秋報謝。以答神貺者。苟歲之豐。未嘗敢。
怠。使其靡所得食。則神亦有不利焉。天胡為而不察之。民。
之命懸於神。非若吏之暫而居。忽而代者之不相屬也。隱。
而不言。民則有罪。知而不恤。其可與否。神尚決之。敢告。
其所祈者在神。其責備者在吏。吏道至今日尤不可問。
矣。知有蠶絲。不知有保障。取此文三復之。能不汗顏否。
也。

明文遠集

通劉仲愚先生啓

鄭 真

伏以一鄉高月旦之評。式尊儀範。三傳著春秋之學。肅就師模。仰造丈函。俯陳尺牘。切惟諸侯之行事。見諸魯史之舊文。正次王。王大春。綱常爲正。事繫時。時繫日。凡例滋多。道上合於唐虞。質不能於游夏。粵自漢晉之降。及至唐宋以來。群儒狐疑。諸說角立。據事直書者。膠於一見。隨文立義者。弊至多端。充棟汗牛。黨枯護朽。非躬受聖人之訓。孰能知作者之心。瞻我四明。思皇多士。樓宣獻序止齋之傳。高祭酒爲國子之師。困學名書。溪寧撮其要趣。日抄有註。

明文遺卷

東發緝以成編。程先生接趙太社之源流。袁內翰備高舜元之答問。蓋以發明其旨。匪徒專事夫言。厥今明經。用以取士。巧於新說。晦菴嘗指其文妖。泥彼陳言。元凱空成夫傳癖。仰止前修。永遠就爲後進依歸。論規矩之方圓。必資良匠。稱權衡之輕重。盡同此心。非就有道而正焉。終亦無聞其已矣。伏惟先生。屬辭比事。微顯闡幽。謹人事於三餘。審天時於五始。正其誼。明其道。大明筆削之公。褒有善錄。有功。克審勸懲之正。嘗論晉楚終始。以見彝夏盛衰。贊王國之聲名。登虎榜。掌天門之教。值正臯比。既勇退以來歸。

遂從容而息偃。發蒙部擊。待問鐘撞。謂萬二千五百家爲鄉。誰其學者。而二百四十餘年所載。吾將語之。文通得啖趙之微。安國踵伊洛之派。門溪夜雪。席上春風。伏念某久別蠹編。淡嗟麟獲。饑貧所迫。僅爲糊口之圖。疾病相攻。盡廢傳心之典。顧私衷之欲奮。諒習氣以難除。仰瞻道德之光。足遂聲容之觀。小子成章。狂簡不知所裁。長者大度。寬容庶幾予進。所願掃門而授業。固當敷社以陳辭。致南豐之瓣香。慨云其晚。傳和凝之衣鉢。請繼自今。屬當陽和。幸調節適。早正儒臺之擇。以承翰苑之榮。傾向之私。數宣罔

明文遺卷

既。
傳經受業古人鄭重如此。論春秋亦卓有見地。甬江經學宿有源流。讀是啓可攷見也。

進明律表

宋 濂

臣聞天生烝民，莫不有欲，欲動情勝，說偽日滋，強暴縱其侵陵，柔懦無以自立，故聖人者出，因時制治，設刑憲以爲之防欲，使惡者知懼，而善者獲寧，傳所謂獄者萬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養育群生者也。譬諸禾黍，必刈稂莠而後苗始茂，方於白粲，必去沙礫而後食可食，苟梗化敗俗之徒，不有以誅之，雖堯舜不能以爲治。夫自軒轅以來，代有刑官，而丑刑之法漸著，其詳弗可復知。逮魏文侯師於李悝，始采諸國刑典，造法經六篇，漢蕭何加以三篇，通號九

明文遠卷五十

表箋

章。曹魏劉劭又衍漢律爲十八篇，晉賈充又參魏律爲二十篇，唐長孫無忌等又取漢魏晉三家，擇可行者定爲十二篇，大抵皆以九章爲宗，歷代之律，至於唐亦可謂集厥大成矣。洪惟皇帝陛下受億兆君師之命，登大寶位，保乂臣民，孳孳弗怠，其訓迪羣臣，諄復數千言，惟恐其有犯慈愛仁厚之意，每見於言外，是大舜惟刑之恤之義也。矜憫愚民，無知陷於罪戾，法司奏讞，輒惻然弗寧，多所寬宥，是神禹見辜而泣之心也。唯貪墨之吏，承踵元弊，不異白粲中之沙礫，禾黍中之稂莠也，乃不得已假峻法以繩之，是

以臨御以來，屢詔大臣更定新律，至五六而弗倦者，凡欲生斯民也。今又特敕刑部尚書劉惟謙重會衆律，以協厥中，而近代比例之繁，茲更可資爲出入者，咸痛革之。每一篇成，輒繕書上奏，揭於西廡之壁，親御翰墨爲之裁定，由是仰見陛下仁民愛物之心，與虞夏帝王同一哀矜也。易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言獄不可不謹也。書曰：『刑期于無刑，言辟以止辟，而民自不敢犯也。』陛下聖慮淵濶，上稽天理，下揆人情，成此百代之準繩，實有易書之與旨，行見好生之德洽於民心，凡日月所照，霜露

明文遠卷五十

表箋

所暨有血氣者，莫不上承神化，改過遷善，而悉臻雍熙之治矣。何其盛哉！臣惟謙以洪武六年冬十一月受詔明年二月書成，篇目一準之於唐，曰名例，曰衛禁，曰職制，曰戶婚，曰廩庫，曰擅興，曰賊盜，曰關訟，曰詐僞，曰雜律，曰捕亡，曰斷獄，采唐已頒舊律二百八十八條，續律百二十八條，舊令改律三十六條，因事制律三十一條，掇唐律以補遺，一百二十三條，合六百有六，分爲三十卷，其間或損或益，或仍其舊，務合重輕之宜云。謹俯伏闕廷，投進奉表以聞。律者民命所關，國家大事存此得以攷見源流。

進元史表

宋濂

伏以紀一代以爲書。史法相沿於遷固。考前王之成憲。周家有監於夏殷。蓋因已往之廢興。堪作將來之法戒。惟元氏之有國。本朔漠以造家。用兵戈以爭強。并部落者十世。逐水草以爲食。擅雄長於一隅。逮至成吉思之時。大會幹難河之上。始尊位號。漸定教條。既近取於乃蠻。復遠攻於同紇。渡黃河以蹴西夏。踰居庸以瞰中原。太宗繼之而金源爲墟。世祖承之而宋錄遂訖。立經陳紀。用夏變彝。肆宏遠之規模。成混一之基業。爰及成仁之主。見稱願治之君。

明文遠卷五十 表箋

唯祖訓之式遵。思孫謀之是燕。自茲以降。率號隆平。豐亨豫大之言。鼓倡於天曆之世。離析渙奔之禍。馴致於至正之朝。嬖幸壘惑於中。權姦蒙蔽於外。漢網祇因於疏闊。周網遽至於陵遲。風憲皆爲不捕之猶。將士盡成反噬之犬。由是群雄角逐。九域爪分。風波徒沸於重溟。海岳竟歸於真主。中謝欽惟皇帝陛下。奉天承運。濟世安民。建萬世之丕圖。紹百王之正統。大明出而燭火息。率土生輝。迅雷鳴而衆響微。鴻音斯播。載念盛衰之故。卽推忠厚之仁。僉言實既亡而名亦隨亡。獨謂國可滅而史不當滅。特詔遣巡

之士。欲求議論之公文。詞勿至於艱深。事迹務今於明白。苟善惡瞭然在目。庶勸懲有益於人。此皆天語之丁寧。愈見聖心之廣大。於是命翰林學士臣宋濂。待制臣王禕。儒士臣汪克寬。臣胡翰。臣朱禧。臣陶凱。臣陳基。臣趙壘。臣曾魯。臣趙汭。臣張文海。臣徐尊生。臣黃僊。臣傅恕。臣王鉅。臣傅著。臣謝徵。臣高啓。分科修纂。故上自太祖。下迄寧宗。靡不網羅。嚴加搜采。恐玩時而愒日。每繼晷以焚膏。故於五六月之間。成此十三朝之史。況往牒外訛之已甚。而他書參考之無憑。雖竭忠勤。難逃疎漏。若自元統以後。則其載

明文遠卷五十 表箋

籍無存。已遣使而剋求。俟續編而上進。愧其才識之有限。弗稱三長。兼以紀述之未周。殊無寸補。臣濂忝司鈞軸。幸覩成書。信傳信而疑傳疑。僅克編摩於歲月。筆則筆而削則削。敢言褒貶於春秋。仰塵乙夜之觀。期作千秋之鑑。所撰元史紀三十八卷。志五十三卷。表六卷。傳六十二卷。目錄二卷。通計一百三十萬六千五百餘字。謹繕寫成百二十冊。隨表上進以聞。

一部元史大意。舉括毫端。質而不俚。簡而不漏。此等手法。從歐陽公四六得之。屬對甚工。却是一氣揮灑。

進大學衍義補表

丘濬

國子監掌監事禮部右侍郎臣丘濬誠惶誠懼稽首頓首上言。伏以持世立教在六經。而撮其要於大學。明德新民有八目。而收其功於治平。舉德義而措之於事。為酌古道而施之於今政。衍先儒之餘意。補聖治之極功。惟知罄獻芹之誠。罔暇顧續貂之誼。原夫一經十傳。乃聖人全體大用之書。分為三綱八條。實學者修己治人之要。章句既有以大明聖蘊。衍義又所以上格君心。書雖成於前朝。道則行於今代。惟太祖之建極。嘗大書於殿壁之間。暨列聖之

明文遠卷

紹基屢聽講於經筵之上。既已致夫雍熙太和之治。一皆本乎躬行心得之餘。善推所為者。固無俟乎盡言。欲全其功者。亦須補其闕畧。竊觀衍義之四要。尚遺治平之二條。雖曰舉而措之為無難。不若成而全之為盡善。况有其體則有其用。既成乎己。當成乎人。理固無一之可遺。功豈有一之可闕。善法不能以徒舉。本末則貴乎兼該。每當講閱之時。自起編刷之念。願一人之聞見有限。而天下之事體無窮。居一室而料度乎四方。據己私而折衷乎衆務。亦固知其不可。猶強為其所難。是蓋一念區區報國之忠。抑亦

明文遠卷

平生孜孜為學之志。是以頓忘下賤。僭倣前修。豈不知妄擬非倫。竊亦欲薄陳所見。念惟天下之大。其本在於一身。人心之微。其用散於萬事。一物有一物之用。一方有一方之宜。所以化之者。固本於身。所以處之者。各有其道。事皆有理。必事事皆得其宜。人各有心。須人人不拂所欲。伊欲處之適當其可。必先講之務盡其詳。考古以證今。隨時而應用。積小以成其大。補偏以足其全。巨細精粗而曲折周詳。前後左右而均齊方正。於以衍治國平均天下之義。用以收格致誠正修齊之功。舉本末而有始有終。合內外而無餘無欠。期必底於聖神功化之極。庶以見夫大學體用之全體。例悉準於前書。楷範用垂於後學。稽聖經訂賢傳。剏取無遺。紀善行。述嘉言。蒐求罔棄。附以管中之所見。觀於目下之可行。俯竭涓塵之微。仰裨海嶽之大。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睿智有臨。剛明不惑。學古訓而獲大道。慎儉德以懷永圖。蚤毓德於青宮。服膺大訓。時潛心於黃卷。玩味聖經。開導盡忠益之言。體驗極擴充之力。每躬行而實踐。恆日就以月將。仁孝之德。孚於宮闈。元良之聲。播於函夏。一旦承天而踐祚。萬邦仰德以歸心。大志風成。適符漢宣

登極之歲。小恭求助。肇啓成周訪落之心。首深究於大猷。肅恢弘於至治。凡新政之大有建置。皆舊學之素所講明。廣充格致誠正之功。用臻修齊治平之效。太平之治。端可計日而待也。臣濬下愚陋質。荒貳孤生。生世無寸長。頗留心於扶世。讀書有一得。輒妄意以著書。固非虞卿之窮愁。亦匪真氏之去位。猥以官居三品。慚厚祿以何裨。年近七旬。惜餘齡之無幾。一生士宦。不出國門。六轉官階。皆司文墨。莫試蒞政臨民之技。徒懷愛君愛國之心。竭平生之精力。始克成編。恐無用之陳言。終將覆瓿。幸際朝廷更化。中

明文遠卷

外肅清。總攬權綱。一新政務。僅得微九重之聽。取以備乙夜之觀。采於十百之中。用其二三之策。未必無補於當世。亦或有取於後人。民物於是乎一新。世道茲焉乎復古。好所好。惡所惡。一人永子育乎兆民。賢其賢。親其親。四海咸尊戴於萬世。臣干冒天威。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臣所撰到大學衍義補一百本十卷。補前書一卷。并錄三卷。共成四十帙。謹奉表隨進以聞。
鋪敘詳明首尾一氣

進書表

胡廣

伏以六經之道。昭如日星。經緯乎天地。貫徹乎古今。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用之於身。而身修。用之於家。而家齊。推之於國。而國治。施之於天下。而天下平。蓋世必窮經。而後道明。未有舍經而能治理者也。是以聖王垂憲。必資道以開人。賢哲肇基。必稽古以作範。故伏羲則河圖而演畫。大禹因洛書而錫嘯。孔子刪詩書。修春秋。寓一王之法。周公陳王業。制禮樂。弘百世之規。况乎精一執中之傳。尤重丁寧告戒之旨。如斯顯跡。昭然可觀。自王道既衰。

明文遠卷

異端遽起。熾烈秦火之餘。穿鑿漢儒之弊。其間存者。不絕如絲。莫能究其指歸。一切趨於苟且。夤緣故習。鮮克正之。於呼聖人之道。不行而百世無善治。聖人之學。不傳而千載無真儒。遂令往轍之難尋。益發前修之末歎。夫否必有泰。晦必有明。由夫濂洛關閩之學興。而後堯舜禹湯之道。悉掃榛蕪之蔽。大開正學之宗。不幸累隄狂言。既揚復抑。又因循數百年之間。卒莫能會其說於一。蓋必有待於今日者矣。天啓聖明。誕膺景運。太祖高皇帝天縱之聖。以武功定天下。以文教興太平。首建學校。頒賜書籍。作養人

材茂隆政治四海內外翕然同風欽惟皇帝陛下文武聖
神聰明睿知續承大統紹述鴻勳成功盛德雖三皇而無
以加事業文章與二儀而同其大治已至而猶以爲未至
功已成而猶以爲未成體道謙冲遊心高遠乃者興起宸
斷修輯六經恢拓道統之源流大振斯文之萎靡發舒幽
賸鉤纂精元博采先儒之格言以爲前聖之輔翼合衆途
於一軌會萬里於一原地負海涵天晴日曠以是而興教
化以是而正人心使夫已斷不續之墜緒復屬而復聯已
晦不明之蘊微復彰而復著肇建自古所無之著作續述

明文遠卷

自古所無之事功非惟備覽於經筵實欲頒布於天下俾
人皆由於正路而學不惑於他岐家孔孟而戶程朱必獲
真儒之用佩道德而服仁義咸趨聖域之歸頓回太古之
淳風一洗相沿之陋習煥然極備荷與盛哉竊嘗觀之周
衰道廢汲汲皇皇以斯道維持世教者惟師儒君子而已
未有大有爲之君能倡明六經之道紹承先聖之統如今
日者此皇帝陛下所以卓冠百王超越千古者也臣等
一介書生粗知章句大學賢關渾未造其間與圓冠句屨
固慚列於章縫幸逢熙洽之時謬忝校勘之任每受成於

指教亦何假於施爲樂觀就編豈勝歡慶與天下而同忠
於萬古而有光尊所聞行所知求不負於教育正其誼明
其道期補報於昇平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隨進以聞

此永樂朝進五經大全表也源源本本氣體踈暢

明文遠卷

明文遠卷

甬江徐文駒子文論大

受業羅仰錡慎調泰閱

西昌羅景泐亦渾同選

啓

答樞判汪公同請主商山義學啓

趙 沆

伏以學由義建。典文右武之時。士以禮羅。折簡捐書之日。靖惟寡陋。過欲稱揚。恭惟某官雅望人歸。雄資天賦。持節有光於畫繡。鎮重三吳。過家無間於春暉。堂高四友。拯鄉邦於既溺。慨學校之久廢。當傷戎汨亂。思重攸於葵倫。况

明文遠卷

板蕩動勳。既克全於我里。事有至難。而濟之若易。時非所忌。而斷以弗疑。招學士於駭散之餘。爰中國而受室。求亾書於煨燼之末。雖一卷而立師。謂晦菴夫子之述作。幸存而紫源先生之風猷不遠。當及典刑之未墜。庶幾文獻之足徵。苟至德要言。能恪遵於先正。則良才善俗。庶共見於清時。豈期束帛之將。不棄遺簪之舊。自非高誼。孰念陳人某。樸學無成。半生多難。疾病空餘於皮骨。亂離久廢於簡編。慚始愧以何堪。念依劉之有自。受贍反璧。敢逃越雪之譏。充棟汗牛。奚取郢書之謬。尚圖良晤。以究欲言。款款言情。而風格自老。

石鐘山銘 有序

楊守陳

彭蠡之口。有山名石鐘。尚矣。後魏酈元。以爲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響若洪鐘也。而唐李勃非之。謂如其說。則瀕流庶峯。皆可以貫斯名。蓋潭際雙石。叩而聆之。南聲。則胡北音清越。是石鐘也。而宋蘇軾非之。謂石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何獨此以鐘名。蓋山下皆石穴。微波入之。聲噌吰如鐘鼓。中流大石。空中多竅。與風水吞吐。有窾坎鞞鞳之聲。嘗觀察而得其實。故是耶矣。而周必大又謂上鐘石。高四尺。下鐘石。潤之。餘叩之。皆響。若鐘聲也。石則否。

明文遠卷

復是李焉。余謂波間衆竅。其豐山之自鳴者乎。潭際雙石。其宋左師之每擊者乎。是皆可謂鐘也。然瀕流庶峯。其下響若鐘者。蓋鮮。石之高大。而叩之。函胡清越。如兩鐘石者。亦安得所在皆是。且山之以物象名者。若石鼓。文筆之類。亦豈必爲天下獨。然後名哉。訪名山者。其舟而察諸波間。耶。果展而叩諸潭際耶。抑若大寧之山。嘗有巨石。狀如大鋪。而今已爲波淪之九鼎。火焚之崑玉耶。是皆不可知者。事不目見耳聞。而可臆斷其有無。蘇之戒也。前四人皆目見耳聞而言。猶不能定於一。余固不敢臆斷。顧區區一山。

名何損益於天下。亦無足深辨者。聞之故老。我太祖高皇帝。伐偽漢陳友諒時。駐師湖口。嘗登是山。旣而大捷。友諒殲焉。時群敵惟友諒實強。難克。肆勞六飛。躬駕後戢四方。皆指授將帥。勢如破竹。然則湖口之捷。實天下之基也。方登山時。廟算先定。聖謨孔神。高步遠覽之頃。固已空七澤。而奄八荒矣。抑或山靈水伯。變草木爲甲兵。驅龍魚爲蹕。警以張皇。威助聖武。取凡山川。獲一賢貴。登臨以名於世。皆可謂幸。而是山乃蒙玉趾。親臨龍顏。寵顧一岑。一壑。至今猶有輝耀。何幸尚焉。古之人視河洛。則思禹功。往在元

明文遠卷

季。徵我高祖。民其殲矣。今四海內外。百年之間。庶職恬逸。萬民乂和。雖群動庶植。猶勝於亂世之烝黎者。皆高祖勸定輯寧之勞。而烈聖紹述。煦嫗之澤也。凡登是山者。左顧彭蠡。右瞻金陵。江漢之心。其可已哉。兵部正郎王尚忠。嘗讀書於山之佛閣。間屬余言。故爲之銘。俾鑲諸崖石。用告來者。舍其細而懷其大云。銘曰。

楚有巨浸。漫五百里。曰鄱陽湖。蓋古彭蠡。陽鳥攸居。禹貢肇紀。其委之窮。或扼其衝。有山特起。嵒嵒穹窿。水經載之。具名石鐘。往在元季。有梟橫厲。江漢之間。雲擾麻沸。崇岡

震驚。汜可小惕。天命聖武。舟師徂征。矛戟百萬。馳驅霆鉤。烈火西耀。煌煌赤城。虜劔而遁。岨之湖口。乃躋兩鍾。以望九有。鸞旗前登。羽衛擁後。猿虜群逐。魚騰鳥將。雲霞增耀。木石焜煌。天覽電矚。已空荆湘。王輅方降。捷音沸騰。矢激會殲。厥衆角崩。或者草木。奮爲甲兵。四方群敵。茲虜惟劇。一鼓殲之。餘何庸力。席卷萬邦。拯其焚溺。未康兆民。垂億萬世。峻德穹勳。惟天其至。謂天蓋高。曷足與偃。山有巨石。舊銘禹功。苔蝕蘚剝。有光流虹。相古勲業。亦銘鼎鐘。於皇聖明。式配神禹。宜偕厥銘。以耀終古。厲我臣民。無忘烈祖。

明文遠卷

議論軒翥。虎步龍驤。是山別爲生色。視一切沾沾山水之作。瞠乎後矣。

丁氏半山亭銘

李東陽

潛川丁君繼仁隱士也。作亭於銅山之半。名曰半山亭。其子鴻臚序班銑乞予銘。諸石縣之近區。若曹山之奸雄。治父之怪龍。湫之虛幻。皆君子所不談。麟山之風致。亦未足深論。彼半山者。主荆公之故名也。荆公爭謝公墩詩。議者謂其習氣所發。使其有知。未必忘情於地下。予爲君識之以貽其後人。使知茲亭爲丁氏故物。君之心非有所競。而人亦莫得而競也。銘曰。

明文遠卷

廬之前川有山曰銅。有亭厥中。作者丁翁。雙亮夾飛。層簷闕空。竊半度均。不下以上。吐吞嵐霧。炎薄蒼莽。俯臨平豁。仰抗高爽。羣形羅列。萬象森朗。連山逶迤。如屏如牆。長江重湖。漶漶茫茫。喬林長堤。曲澗方塘。晨暉夕陰。往來其旁。西望槽山。魏武所駐。叢雄一顧。乾割坤據。金卯訖錄。旋爲典午。河山猶在。俛仰千古。歐冶遺山。鳴金旣躍。張干雷邪。光彩淪洛。幻術莫究。九原不作。增有伏虎。龍湫是干。龍亾虎逝。此事長吁。亦有龍眠。麟山故蹟。丹青窈眇。千載泉石。山峙川流。歲月若奔。歸視吾山。吾亭固存。我居我遊。我燕我飧。終我齒髮。貽我子孫。昔有半山。粵惟安石。謝墩王寺。

明文遠卷

名同代隔。我來君去。誰主誰客。平生英氣。所遇成蔽。終焉一歸。誰失誰得。今有半山。若蹈陳迹。彼豪有知。此憾誰釋。物各有主。古人則云。往者勿追。來者有聞。富貴難恃。虛無莫陳。不朽有圖。惟德與文。汝亭不歆。汝山不隳。我銘在茲。垂千百春。

俯仰情深。紀一亭而寓無限之感。何等風致。

王御史殺齋諫

唐順之

余讀殺齋公事而傷之。嗟乎。瑾之禍烈矣。然瑾竟不能殺公於虐。燄橫被之日。而公所劾侍郎某者。乃能扼公於衆。正彙征之後。遂至擯棄以死。然則奈何。獨罪奄哉。余既高公之節。又與公之子挺相友善。乃爲之諫曰。

丙寅初元。是生孽牙。誰爲其虺。忽焉爲蛇。金陵鳳陽。以及宮禁。星隕雷擊。爲國妖讖。公爲御史。執法臺端。謂此不言。焉用矛冠。披腹叫關。變豈虛來。匪實不應。請絕內批。奄見之怒。碎而投地。公再上章。其氣彌厲。弗預爲防。噬臍何益。

明文遠卷

五

黨錮甘露。豈一朝夕。虎豹信信。九關帝居。獻忠不足。賈禍有餘。彼奄熏灼。口出詔制。爵人族人。專行弗忌。長跪者誰。金玉其帶。桓桓台司。望塵亦拜。大杖高枷。慘於炮烙。公竟不免。筋絕骨鑠。始繫詔獄。免歸故郡。謂奄可矣。而又欲甚。再加之罪。百計摺撫。罰米輸邊。積二百石。鄰貸里質。猶不及額。書籍亦空。何况田宅。害氣有盡。彼奄卽誅。公復其官。拔茅以茹。臺章薦公。暨劉及謝。東山木齋大且其行。竟終牖下。繫何人斯。賑而匿米。公爲御史。上章露詆。時維秉鈞。盡力以扼。此士人也。奄又何責。在奄煽虐。究骨縱橫。曷賢不及。

而公猶生。道奄既誅。彈冠生氣。曷賢不及。而公以廢。則奄之虐。猶尚可追。彼奸之毒。其誰能挽。嗚呼。孽狐。麝鼠。何世。蔑有。天焚日晶。潛形縮首。雨晦風冥。紛出爲醜。公也不辰。獨罹其否。小大往來。陰陽纏糾。再拜諫公。我心孔疚。深切。有韻文字。仍自一氣抒寫。

明文遠卷

按察司照磨吳君墓表

唐

文字之變於今世極矣。古者秉是非之公以榮其人之善。史與銘相益而行。其異者史則美惡兼載。銘則稱美而不稱惡。美惡兼載則以善善為子。以惡惡為子。與奪並故其為教也章。稱美而不稱惡則以得銘為子。以不得銘為子。因予顯故其為教也微。義主於兼載則雖家人里巷之碎事可以廣異聞者亦或採焉。故其為體也不嫌於詳。義主於稱美則非勞臣烈士之殊迹可以繫世風者率不列焉。故其為體也不嫌於簡。是銘較之史猶嚴也。後世史

明文選卷十一 墓表下

與銘皆非古矣。而銘之濫且誣也尤甚。漢蔡中郎以一代史才自負。至其所為碑文則自以為多愧辭。豈中郎知嚴於史而不知嚴於銘耶。然則銘之不足據以輕重也在漢而已。然今又何恤。余兩為史官皆以不稱罷而姻戚間里以其嘗職史故往往以銘辭見屬。嗚呼。試點檢前後所為銘。其如中郎之愧辭者有之乎。無也。余進而位於朝不能信。予奪於其史退而處於鄉不能信。予奪於其銘。是余罪也。雖然。予奪非予之所敢也。是以欲絕筆於銘焉。其武幸於一二親故之請。有不能盡絕者。則謹書其姓名里宦系

世卒。葬月日。此外則不敢輕置一言。雖不盡應古銘法。亦庶幾從簡近古之意焉。墓有銘有表。表亦銘也。今予所為表者是。維按察司照磨吳君之墓。據君之族孫進士禎所為狀。君諱文字。從周。號鯁齋。世居無錫之閭江。大父諱某云云。君少讀書為邑諸生。後援例入太學。凡兩試不中第。已而選福寧州幕官。陞山東按察司照磨。不赴任。遂乞致仕。家居凡幾年。病脾。一歲卒。嘉靖某年月日也。年七十有五。墓在閭江第二灣祖塋之大。葬以卒之又明年某月某日。將葬。君之二子恣慰。請余請文。而君族弟從夏實為之。

明文選卷十一 墓表下

先。二子且致君遺言曰。吾死汝必於唐太史乞言焉。從夏為吾母任宜人後母之第。其人恬靜有守。余雅重之。故其為君請不可辭。而余嘗兩會君於京師。其氣溫然謙厚人也。始改官而乞身。賢乎日競不知返者。君之遺言又如此。嗚呼。君豈以余不能為愧辭也乎。故余叙所以不敢輕為銘之說。及所以銘君之故。而謹書君之姓名里宦系世卒。葬月日。為文而授之。恣慰使鑲諸墓上。

若慎不妄許。可尚得古人載筆之意。墓文至今日濫觴極矣。兎園村學究市井賣菜傭一醉可求。千言立借。安得如荆川者出而正之。

斥妄

方孝孺

君子之於衆人。其生與死同。惟生而有益於世。死而無愧於心者爲君子。其不能然者爲衆人。此其所由異也。使飲且食焉以養其生。而於世無補。雖有喬松之壽。猶無生也。不能奉天之道。盡人之性。自致其身於無過。雖談笑而亡。猶不得其死也。古君子所以汲汲若不及者。未嘗以生死入其心。惟修其可以無愧之道焉耳。天之全以賦我者。吾能全之。而弗虧。推之俾明。養之俾成。擴而施之。澤於天下後世。於人之道無所愧。雖不幸而乖於天。迂於人。死於疾。

明文遠卷

病患難。何害其爲君子哉。不能盡人之道。而欲善其死者。此異端之惑也。異端之徒。其立心行已。固已大畔於君子。視倫理之失。夷然以爲宜爾。而不怪其身雖生。其心之已久矣。而猶務乎不死。或尸居以求其所謂性命。或餌金石服草木。而庶幾乎坐化而立亡。以預知其死爲神。以不困於疾病爲高。彼既以此夸眩於世。世之惑者。又從而慕效之。不知其所云性命者。果何道而預知。不困者。果何益耶。孔子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斯聖賢所以爲教。而人所當爲者也。窮天下之理。而見之於躬行。盡乎三綱六紀。而

達之於天道。堯舜禹湯周公孔子之所傳。人之爲人。不過學此而已。生者知此。而後可生。死者明此。而後可死。入乎此。則爲人。出乎此。則爲遐荒鳥獸。不可毫髮去也。異端者。果足以知此乎。其所云性命者。果不異於聖賢之所云乎。其去遐荒禽獸。果遠乎。皆不能然。而能緩死之求。審如其言。能閱千載而不死。與木石何異。曾何足以夸人而效之耶。况其生死。亦與恆人同。其不爲疾病所困。而預知其死之期。特寡慾清心。使然耳。不足以爲異也。苟以隱几而死。爲異。則植物皆立枯。苟以預知爲神。則鳥有知死而哀鳴。

明文遠卷

者。此二物者。亦足異耶。故不能盡人道。雖不死而無益。盡人之道。雖不得其死。猶不死也。記禮者稱孔子將終。曳杖負手而歌。聖人之於生死。宜先知之。然不若是不害其爲聖人也。聖賢之於道。不苟同於人。於迹不苟異於俗。道欲其同。則枉己。跡欲其異。則駭世。皆非聖人所爲也。舍聖人不效。而惟異端怪術之師。幾何而不陷於遐荒鳥獸耶。正大之理。犀利之筆。近日士大夫學仙學佛。多被異端傳染。若失心病瘋者。然惜不取正學先生此文焚香莊讀也。

溪喻

方孝孺

金華俞君子嚴受學於太史公。將歸余送之溪梁之上。指水而告之曰。子知溪流之不息乎。其爲地卑也。其爲量有容也。其爲源深且遠也。茲其所以不息也。九仞之岡。其形嶄然。其勢巍然。時雨過之。如走建瓴。不逾時而失之矣。甕盎之器。大者受石。小者受斗。石滿斗盈。欲加涓滴。則旁出而橫溢矣。蹄涔斷潢。行潦是資。雨霽潦乾。則枯涸繼之矣。斯三者。以其爲地高。爲量狹。而無其源也。夫學亦何以異於此乎。以孔子上聖之資。猶且學乎詩書易禮。至於耄老。

明教遠卷

而不敢怠。知學之不可無源也。當世之人。無足與侔矣。而猶問乎老聃。問乎師襄。問於鄭子。問於太廟之有司。見婦人哭。則問之。見習水之丈人。則問之。其於人無所不問。豈人之智有過於孔子哉。知學之不可自狹也。至於德已成矣。足以比堯舜而友周公矣。人稱之爲聖。則驚駭歎息而不居。而顧自倨於老彭之好古。左丘明之知恥。人問之。農則曰。不如農。問之圃。則曰。不如圃。與三人行。則以爲必有我師。其自卑下者。又何如哉。此孔子所以爲聖也。夫人之患。莫過於自高。莫甚於自狹。而莫難乎不得其源。源乎周。

有其源

公孔子之道。則固終身資之而無窮。用之生民而有餘矣。苟他求焉。吾未見其不涸也。廣其中。惟衆之容。充其內。不拒乎細。於學庶乎有得矣。自貴而賤人。自盈而拒物。吾未見其善學也。歎然而若虛。凝然而若愚。戚戚然如恐不及而失其塗。學而有得焉。庶乎可守矣。嗜名而務耀。銜智而自材。吾未見其能至也。嗚呼。之水未足以喻乎道。取其類而已。子其觀乎海哉。櫟之以九年之旱。而不見其涸。灌之以百川之流。而不見其盈。舟楫載之而不重。蛟龍龜魚鯢鰈蝦蟇巨細金育乎其中。而不以爲功。然海之致此者。其

明教遠卷

爲地卑。其爲量有容。其源深且遠。亦無異乎溪之爲也。嗚呼。子其去而益浚其源哉。無若岡之高也。無若甕盎之狹也。卑取而廣容。得之勿以爲足。守之益致其恭。太史公之爲教。若是而已矣。雖孔子之道。亦若是而已矣。子其行哉。余深有望於子。

三層意思反覆到底善爲學者當如是

東漢

方孝孺

天下之患固不可逆料而預防之也。吾計禁乎此。後世之患出乎彼。吾謀杜其西。後世之患生乎東。禍亂之端。神藏而鬼伏。常發於人所不疑之地。而起於世所倚賴之人。雖知者何由而盡備哉。然古之善慮國家者。每事揆其始而考其終。喜其成而憂其敗。四海之事。千載之業。綜包參覈。於吾之胸中而定。他日爲患大小緩急。推其得失而爲之備。使禍害之發。不至於亂亡。則庶乎可以盡吾心焉耳。固非迷塞消沮能使之久而無患也。武王周公之初定天下。

明文遠卷

其心豈不知封建之弊。必至於并吞削弱而不振也哉。然先王只於道理上斷定而利害大小自在其中若只從恐易此道而更爲異法未必若封建之可以安且久也故利害上起見亦不是聖王曲衷

且勉而爲此。使治之有道者可以無亂。失其道者亦不亟至於亡。不敢過爲矯激難守之法。以爲將來患也。乘舟而渡水。時有覆溺者。人終不以一溺而廢舟。駕馬行遠。或有蹶跌之失。人終不以一跌而不駕。在乎補其罅漏不完之處。習其馳騁疾徐之節。使慎之而已。前漢王莽之篡。在乎元成失道。上無明主。下無正臣。故莽得恃太后之勢而行篡竊之計。非以三公輔相委任之權太重而然也。光武過

明文遠卷

懲其弊而力矯之。不任三公以事。而政歸於臺閣。其後遂成宦寺之禍。而漢卒以此亡。光武以爲莽之得成其篡者。權太重耳。今吾奪其柄。則其害可除矣。孰知宦寺之禍。反有甚於輔相者乎。此不熟究其大小緩急之故也。夫莽之篡。以母后臨朝。外戚預政。而致然。豈委任太專之罪哉。光武能著爲令典。藏之宗廟。俾後嗣有幼君在位。當選厚德大賢之士。爲三公以輔之。而不許母后外戚臨朝預政。則其害可以息矣。不此之思。而惟罷三公之制。宦寺之興。始於此矣。蓋宦寺恆以傳聞閤之命。受祿祿之寄。而妄作威禍。苟外有良輔以持其柄。內無母后爲之依怙。雖曹節王甫充溢乎宮闈。亦何患哉。可疾者不疑。而疑輔相末路之弊也。遂使三公除拜。皆以賂遺宦者而得。雖欲免乎亡。亦難矣。三公之位。古所謂共天職治天民者也。苟擇當世之賢才而置諸位。撫手而責其成功。可也。專橫之禍。何自而致哉。事變亦衆矣。然不察之以至明。推之以至公。處之以至當。狗斯須之細故。而輕於變更。惜哉。光武之銳於求治。而未達乎太體也。
說光武廢三公之弊。雖有關係當存之爲萬世法也。至其反覆議論多從利害上起見。恐於聖王大公無我心事尚隔一針。

甄琛

方孝孺

人君之職。爲天養民者也。然一人至寡也。天下至衆也。人君果何以養之哉。惟用天之所產。以養天民而已。五材百物。不能自察。其可用而用之。故人君者。導之以取之之方。資之以用之之要。使生乎天地之間者。不至於無用。用天下之物者。不至於無節。此君人者之職也。後世人主。不知其職在乎養民。而剝民以自養。凡物之適於用者。盡籠而取之。而與民爲市。於是茶鹽之類。皆蜀於官。而責其稅於民。民弗惟不蒙其利。而橫被其害者多矣。此豈天地生物

明文遠卷

之意耶。元魏甄琛請罷鹽池之稅。其言曰。一家之長。必惠養子孫。天下之君。必惠養兆民。未有爲人父母。而各其醢鹽。富有羣生。而權其一物者也。善哉乎斯言。天下名言也。而當時羣臣有沮其議者。以爲其禁既罷。利歸富室。而小民不獲預。語其障禁。倍於官司。夫利爲豪強者之所擅。特不能制之以法。使然耳。誠能爲之制。俾遠近之民。以口多寡受鹽。立官一員。聽其爭鬪之訟。而不取其利。豈非王政之善也哉。上有好利之君。言利之臣。由是甄琛之言。世俗皆笑以爲迂。而不適於用。不知世俗之所謂迂者。皆先王

之所取也。

鹽鹺一事。蠹弊萬端。其實利歸國家者。什之一。利歸奸商黠賈者。什之九。蜂屯蟻聚。不可究詰。理財者無可奈何。獨其稅而不私於官。此言非唯不可得而行。在今日并不可得而聞矣。

明文遠卷

學辨

方孝孺

人莫不為學。孰知所以為學也。所以食者為饑也。所以衣者為寒也。至於學而不知所以其可乎哉。夫人之有生也。則有是心。有心則有仁義禮智之性。是性也。惟聖人不假聖人亦假乎學。能生而盡之。非聖人之資也。苟不學。安能盡其理而無過哉。故凡學者。所以片言可以興起。片言可以興起。學其性而已。不能盡其性。而人之倫素矣。此人之所以不可無學也。而學必有要焉。何謂要。五經者。天地之心也。三才之紀也。道德之本也。人誰不誦說五經也。而知之者寡矣。苟不足以知其意。雖日誦諸

明文遠卷

口而不忘。謂之學則可矣。而烏足為善學哉。夫所謂善學者。學諸易以通陰陽之故。性命之理。學之詩以求事物之情。倫理之懿。學之禮以識中和之極。節文之變。學之書以達治亂之由。政事之序。學之春秋以參天人之際。君臣內外之分。而學之大統得矣。然不可驟而進也。蓋有漸焉。先之大學以正其本。次之孟軻之書以正其氣。則之論語以觀其中。約之中庸以達其原。然後六經有所措矣。博之諸子以觀其辨。索之史記以質其效。歸之伊洛關閩之說以定其是非。既不謬矣。參天下之理以明之。察生民之利害

明文遠卷

以疑之。踐之於身。欲其實也。措之於家。欲其當也。內燭之於性。欲其無不知也。外困辱而勞挫之。欲其著而不懈。畜而愈堅也。夫如是。學之要庶幾乎得矣。發之乎文辭。以察其淺深。敷之乎事為。以考其可否。驗之乎鄉邦。以勉其未至。日量而歲較。晝省而夜思之功。既加矣。德既修矣。出而任國家之重位。則澤被四表。聲施乎百世矣。處則折衷聖賢之道。稽續古今之法。傳之於人。著之於書。以淑來者。豈不巍巍然善學君子哉。今之學經者。吾疑焉。童而誦之。勦其虛辭。以質利祿。有釜庾之入。以食其家。則棄去而不省。問其名。則曰治經也。問以經之道。則曰吾未之聞也。或者談治亂。講性命。於平居之時。及登乎大位。則惟法律權謀是行。問其故。則曰經不足用也。於呼。是為學經者乎。經而無用。亦可以為經乎。然非經之過也。學之者之愚也。非學者之愚。教之者無其術也。雖學猶不學也。吾故曰。人莫不學。而知所以為學者寡矣。為其近利也。浦陽山中有倪君。正年四十餘。而為學不輟。予慕其好學。而異乎世之所云者。辨為學之道。以贈焉。其論學處實。有本領。內外本末之義。俱備。金華之學。卓然為程朱嫡子。而寧海繼之。文章節概。斷絕千古。固非掠影剽聲者所能彷彿。

世變

劉玉

嗚呼。世變之下。可勝道哉。古之爲士者。知有道德而已。知有義理而已。修諸身而德以立。措諸人而道以行。證諸經而義以明。修諸辭而理以達。雖無心於功名訓詁述作也。而後世之功名訓詁述作莫尚焉。此士習之最隆也。降世以還。管仲出而事公啓。李膺出而名節興。鄭元作而訓詁章。韓愈生而述作勝。道德變而事功名節義理變而訓詁述作。此士習之既下也。然道德而功名。固有依於道德者。義理而訓詁述作。固有達於義理者。迨夫末世。則士之志者。科第而已。士之所營者。祿位而已。士之所習者。咕嚕而已。士之所述者。蹈襲而已。功名變爲科第。祿位。訓詁述作。變而爲咕嚕蹈襲。此又士習之愈下者也。嗚呼。山夷而陸。陸沉而淵。淵潰而流。流溢而海。詩云。汎彼舟流。不知所屆。安得豪傑之士。一挽斯世而歸諸古哉。

江河口下。寄慨遙深。至今日更不可問矣。孰是廻狂瀾於既側者乎。

明文遠卷

可發深慨

兵禮

吳沉

愚讀周官之書。未嘗不歎夫聖人之於兵政。何其詳也。蓋兵之設久矣。唐虞之前。不見於經。而唐虞之際。則士師之官實掌之。士刑官也。兵者刑之大者也。古人所謂大刑用甲兵是也。蠻彝猾夏。寇賊奸宄。此豈象刑之所能盡服哉。兵藏於田賦。徒衆主於司徒。軍師領於秩宗。虞則馬政之司。而共工則軍械之所出也。故兵雖無專官。而事初未嘗廢焉。吁。九官之兵刑合爲一。而六典之兵刑分爲二。亦可以觀世道之變矣。且六官之制。周公之所定也。九伐之法。既專委大司馬矣。而五官之屬。亦互相參領。太宰統衆職。卽百揆之無不總也。宗伯卽秩宗。而司空卽共工也。司寇雖不主兵。而軍刑滄戮。則其任焉。平居則各司其司。以聽上之命。有事則各職其職。以趨上之令。官非虛設。而法非文具。聖人之經制。纖悉如此。設且兵者將使之以殺人者也。聖人不取之於浮閑凶暴之徒。而必取之於勤苦稼穡之農夫。使其爲農之日。不知有兵之害。而爲兵之日。不敢忘農之勞。用之則驅之於戎行。不用則歸之於田里。豈有後世招聚之害。供饋之費乎。此其立法之最善者也。然天

明文遠卷

下之事。不習則廢。不祥之器。豈可以常施於日用之間乎。無故而習兵。是習殺人。也。故聖人又爲之蒐狩之制。因祭而田。因田而閱。申之以戰陳部曲之法。詔之以坐作進退之節。以天子之尊。而遂取禽獸草莽之野。不以爲煩也。不特此也。干戈之舞。射御之方。蓋自童成以及於壯。其教未嘗一日而廢也。至於弓劍之獻。矛戟之進。亦必謹其儀焉。聖人之慮。以爲平時授受之不謹。則當夫倉卒。必有不善於用者矣。王朝邦國之中。朝祭賓享之日。上以射而擇士。下以射而貢士。以考德行。以觀威武。是以當是之時。公卿

明文遠卷

大夫以及士庶。其所以爲禦侮克敵之備。無不能焉。他日用之。民皆良兵。而吏皆良將也。嗚呼。弓矢斧鉞。人情之所畏也。田狩宴享。人情之所悅也。先王以飾怒之具。而爲飾喜之儀。寓至險以順動。而伏天下之所畏於君臣之所共悅。此則其微意之所在也。使天下之人。而皆從容於禮讓之域焉。固聖人之所大願也。不幸而用之。將以除殘去暴。而聖人之心。亦必欲行之以道。殺人之中。而有禮焉。非古之聰明神武者。何足以與此乎。惜夫有虞之禮。不可得見。而成周之制度。可考者。僅若是而已。先王之禮。既廢不能

講。宜天下後世之爭馳於變詐之末。而不自覺也。豈不可哀也哉。

感慨世變之言。澤以經術其氣體從蘇氏得之

明文遠卷

香灰解

楊爵

予復下獄半載爲丙午年三月初七日晨旦東廠使邏者來謁卽予臥側以殘甕藉囚板上相與偶坐者久之獄中穢氣鬱蒸久在內者習不自知從外乍進則臭不可堪乃以棒香一莖插坐前甕縫中焚之須臾香盡灰不散宛如一完香焉予取而懸諸壁上至第五日猶未散因思其故爲作解以散之夫是物也其將中抱憾積憤凝滯於此而有不釋然耶抑焚猶未焚而托此以爲未久耶二者雖有間焉而其精誠感致則一也遭世乖變人定勝天卽一物

明文遠卷

之微而其用之所措固有幸不幸焉耳蓋賓筵廣設幄錦幃羅庖翟薦德恪舉殊儀叶五和切音哦上肅環冕下列笙歌君臣交慶委佩鳴珂旅語之際嘉謀孔多聞善卽聽若決江河王猷下降枯槁洶沱雍容揖遜永息干戈上安下順宇內冲和則唐虞三代之境界也燒異薰以昭明德固已有之舍彼其處而來焚吾獄中焉此何等氣象也瑾櫬掩尸日影不通塵甕負鼠隙引汚風一息淹淹百慮冲冲其與吾環列而偕坐者不過三五囚徒東西南北偶此相逢或十三四齡口尚乳臭之豎子或八九十歲鬚眉皓然之老

翁身披帶索首冒飛蓬額感氣喪肌削腸空縱蓄百金一動卽窮荷校滅耳罪彼不聰手梏足械濃白血紅俯就坎窞仰叫穹窿使聞之者皺眉見之者戚惻甚至於不能爲心則閉目掩耳佯爲瞽聵爾來焚此可謂擇地擇人之未審忽於所入而謬於所從者矣久而不化疑有神明顯彼有志士之不瞑嗚呼其劉忠愍耶抑周蹟山蒲竹塘耶不死正寢死此福堂名垂不朽同彼霄壤與我國家爲龍爲光雖然陵谷有時而變遷金石亦至於消泐故凡合氣成質寓形宇內而爲人爲物者終歸於盡天地如此其大也

明文遠卷

古今如此其遠也不孰不蕩爲灰塵而揚爲飄風乎爾其欲外消息盈虛之常道觀反覆無窮之世變以後天而終乎是固無此理也吾爲爾摩散之再拜而祝之曰匪人焚爾惟爾自焚爾不馨香與物常存煨以烈火騰爲烟氤上而不下聚而不分直衝霄漢變爲奇雲餘香不斷蕊蕊芬芬龍逢比干相與爲羣爾宜自憐胡爲云云理無二致吾以喻人事苟可死何憚殺身願爾速化歸彼蒼旻樂天委運還爾之真拜起悽愴雙淚盈襟嗚呼易化者一時之形難化者萬世之心形化而心不終化吾其何時焉與爾乎

得一相尋也。

借題寓意感慨激昂想見先生壁立萬仞之槩

明文遠卷

直七

明辨

方孝孺

或曰蘇洵子之論明事約而功多其可爲善言也乎曰其謂有大知小知者是也其所謂大智小智者非也聖人之治天下豈用詐術揣量天下之人情以爲賞罰哉亦惟用其誠而已譬之天地之化陰陽誠運日月星辰誠行風雨雷露霜雪誠施寒暑晝夜之敘誠平物之圓乎其中者順之則生逆之則死其生與死天地豈以私意爲之哉物各有以取之耳故物之生者不以生爲恩死者不以死爲怨以天地無意於生死也聖人之於賞罰豈異於是政教誠

明文遠卷

立禮樂誠備五刑五服誠陳隨其功罪而各得報焉爲公卿大夫爲士爲剝爲剔爲墨爲宮爲大辟非聖人賞且罰之也聖人之法賞且罰之也非法有意於賞罰也受賞罰者自致之也故聖人垂衣坐乎廟堂而四海之人改德繕行行於千萬里之外萌一惡心則慄然內懼恐其君之知之而不敢爲修一善行則欣然自喜必其君之已知而不敢怠聖人豈能家察人視而使之然哉誠立乎此而應乎彼此此明之大者也蘇子之言則不然以爲人君之賞罰當若雷霆雷霆之擊物不測故人畏之如蘇子之言是天以

許術待萬物。豈足爲天哉。世以天以雷霆罰暴惡。吾不知其果然否也。使其果然。吾意天遇暴且惡者。則罰之。必不操狙詐之道。盼盼焉。矚人之不意。而使人駭且警也。夫務出人之不意。而使人駭警者。市井相傾之小智。矧知輕重者。不爲。曾謂天而若是乎。苟謂暴惡者。不可得而盡誅。故警一二以懲千百。尤非也。夫警一二以懲千百者。亂邦姑息之政。畏其衆而莫敢問。不得已而爲之耳。非聖人之道也。道貴乎至公。善惡各當其報者。道之常也。今使千人而叛父母。褻神明。惟一人受雷霆之誅。則此一人者。獨何不

明文遠卷

幸。而餘人獨何幸乎。誅止乎一人。爲暴惡者。將曰。天之誅不能遍乎人。吾何懼乎。則其不善之心。愈肆矣。復何畏憚之有乎。故謂雷霆誅暴惡者。未必然也。謂天以不測使人懼者。非知天者也。皆小智之私論也。曰。然則齊威王用此道。而諸侯懼者何也。曰。彼固霸者之餘術耳。烏足語夫王道。且使威王而明。則四境之內。將不能欺之矣。蔽於左右之人。至於九載而後悟。安在其智乎。賢者非特卽墨大夫。不賢者非特阿大夫。因左右之毀譽而賞罰斯二人。其他有賢過於卽墨。不賢甚於阿者。不幸而左右不言。則無所

賞罰焉。則爲鄰國之笑亦已多矣。何震懼之有哉。謂諸侯震懼者。史氏之謬詞也。蘇子信而取之。過也。彼蘇子者。好於奇謀而不知道。喜爲異論而不守經。吾恐世有好其說者。以私智爲明。而禍天下。故辨之。結出作文之旨

老泉學術偏駁。不醇全。講到作用上去。去聖賢大公順應之道。不啻萬里文。最披剝得快。

明文遠卷

民政

方孝孺

治天下者固不可勞天下之民以自奉也。然不能使天下之民知道而易使。亦豈足以爲治乎？當昔之未有君臣也。民頑然如豕鹿猿猴。餒則食。飽則奔。逸跳擲而不可制。欲馴之且不能。况欲使之乎？聖人者出。知其散漫放恣。無所統屬。非久安之道也。於是制上下之分。定尊卑之禮。俾賤事貴。不肖聽於賢。胥吏以至於大夫公卿。由子男以至於諸侯。各敬其所宜敬。而各事其居乎上者。猶以爲未足也。復制治民之法。使五家爲比。二十五家爲閭。百家爲族。

明文遠卷

五族爲黨。二千五百家爲州。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以屬乎司徒。五百爲鄰。五鄰爲里。里四爲鄣。鄣五爲鄙。鄙五爲縣。縣五爲遂。以屬乎遂人。聯之以五。兩卒伍師軍以知其數。習之以師田。飲射祭祀讀法以一其心。書其善以作其氣。罰其惡以折其驕。六畜車輦旗鼓兵器之稽。可按籍而知。老弱壯少可任與否。不必問乎民。而具上有所興作。朝出一言而暮已集。進之則前。退之則却。其民常知恭順忠愛。事上爲當然。不敢少有忿怨避縮之意。三代之時。非不役民也。而未嘗有一民敢發不遜之言。豈其威力足以制之。

明文遠卷

哉。其法素備。其教素明。民皆知道而易使。故也。戰國之君。不知先王之用心。務爲苟簡之術。以君不必如先王之煩密。過慮亦可以爲治。斥絕遺典。而師心自爲。旣已失矣。而秦又并燒除刳絕之。不復有爲治之法。而徒任刑罰以劫黔首。譬之去悍馬之羈勒。而臨以鋒刃。彼有蹄齧騰躍而走耳。安能以可生之身。蹈必死之禍哉？故斯民至於秦而後興亂。後世亡人之國者。大率皆民也。其禍實自秦始。秦之民。卽三代之民。在三代之時。則尊君而附上。當秦之時。則勢狠凶戾。視其君如仇讐。豈民之過哉？無法以維之。無教以淑之。而不知道故也。二家之童。其一自幼教之以拜跪順悌。其一恣其詈言謬語而不禁。他日犯上而賊倫者。必自幼不教之人。其知教者。必不至乎有過也。治天下者。未嘗願天下之不治。而不修致治之法。猶願無死而不食也。致亂之由。非一端。莫甚於治民無法。治民之法旣定。世有叛將亡卒。挾姦而肇釁。繫而殺之。易易耳。亂亡所以相踵者。無賴者爲之倡。好亂之民。皆起而從之也。使斯民皆知君臣之義。或有狂夫怪民。出乎其間。衆縛而告於司寇。何亂之能成。茲欲復井田。行周制。如先王之時。固難矣。獨

不可稍取先王之意爲之法乎。今之役民雖不能廢止於三日亦未至於厲民也。終歲休於家縣官役之以數日之事已若爲所不當爲發憤懷怨而就道甚者或逃匿而不從上之威令方行而民已如此設使不幸而威令有所不行何望其從上之命乎。此治民無法教民無道而不知君臣之義使然也。爲人父者未必皆無過舉然子不敢逆其命者以父子之倫不可悖也。人君之政豈能皆合乎民心苟不知君臣之義少不嫌所欲則攘袂而起其危亦甚矣。烏可以爲不急而不務哉。欲民易使莫如放鄉鄰鄩鄙比

明文遠卷

閭族黨之制執其中而用之爲之正若長者月申之以讀法開之以古訓春秋合之以祭祀和之以飲酒導其忠順之道罰其不率令者遇有徵發以趨事先爲者爲上而厚賞以勸之以訕訕敗類者爲下而屏黜以愧之上之人又能躬行以成俗立學校以明教則民可漸化矣。然必制民之產使之無死亡之憂然後可苟驅不能自存之民從吾之令雖堯舜之仁周公之智有所不能况三代之舊法乎。故民易治也。在乎治之有法法可行也。在乎養之有道。議論新猷不媿儒者之言其筆力騰奮亦復千迴百折

君職

方孝孺

能均天下之謂君。臣覆兆民之謂君。立政教作禮樂使善惡各得其所之謂君。生民之初固未嘗有君也。衆聚而欲滋情熾而爭起不能自決於是乎有才智者出而君長之世變愈下而事愈繁以爲天下之廣非一人所能獨治也於是置爲爵秩使之執貴賤之柄制爲賞罰使之操榮辱修短之權位乎海內之人之上其居處服御無以大異於人不可也。於是大其居室彰其輿服極天地之嘉美珍奇以奉之而使之盡心於民事故天之立君所以爲民非使

明文遠卷

其民奉乎君也。然而勢不免粟米布帛以給之者以爲將仰之乎其曲直除所患苦濟所不足而教所不能不可不致夫尊榮恭順之禮此民之情然非天之意也。天之意以爲位乎民上者當養斯民德高衆人者當輔衆人之不至固其職宜然耳。奚可以爲功哉。後世人君知民之職在乎奉上而不知君之職在乎養民是以求於民者致其詳而盡於己者卒怠而不修賦稅之不時力役之不共則誅責必加焉政教之不舉禮樂之不修弱強貧富之不得其所則若罔聞知嗚呼其亦不思其職甚矣。夫天之立君者何

也。亦以不能自安其生而明其性。故使君治之也。民之奉
乎君者何也。亦以不能自治與自明而有資乎君也。如使
立君而無益於民。則於君也何取哉。自公卿大夫至於百
執事。莫不有職。而不能修其職。小則削。大則誅。君之職重
於公卿大夫。百執事遠矣。怠而不自修。又從侵亂之。雖誅
削之典。莫之加。其曷不畏乎天邪。受命於天者。君也。受命
於君者。臣也。臣不供其職。則君以爲不臣。君不修其職。天
其謂之何。其以爲宜然而祐之耶。抑將怒而殛絕之耶。奚
爲而弗思也。天與人其形雖殊。其好惡去就。不甚相遠也。

明文遠卷

使君命一人焉而治民。而困路之。厲虐之。其有不怒者乎。
怒而能全其祿位乎。天之於君。雖不若君臣相接之明。且
著。然未嘗不明且著也。幸其未形以爲無憂。幸其未至以
爲愛已。嗚呼。其可果恃也乎。

議論極高。却是實情實理。三代後知此義者少矣。

重爵祿

方孝孺

以一人而加乎萬姓之上。聚之爲膠漆。散之爲沙塵。合之
爲手足。而離之爲仇讐。其勢岌乎其可畏也。然而人君處
之甚安。而君之不疑者。以爲天下之人。賤者待我而貴。貧
者待我而富。且曰。富曰貴。吾有以命之。則其勢不能以自
尊。天下皆有待於我。而吾無待於天下。是以籠絡奔馳。舉
世之豪傑。而恆以是驕之。而不知此僅足以致徇世之士。
而不足爲高世之士之輕重。吾以爲人必待我而後富貴
尊榮也。彼高世者。方以是爲道德之累。大言宏論。辭拒退

明文遠卷

避。惟恐爵祿之汙其身。則人君安得以此致之哉。士之可
以自恃者。無窮。而君之所以致士者。舍爵祿則無所可用。
用之得其道。雖不能致高世之士。猶可得徇世者而任之。
操貴賤予奪之柄。而不能用。將使庸夫婦人。咸自以爲高。
而謂爵祿爲不足貴。此人君之大患。而不可不察其故也。
數寸之節。盈尺之綬。何足以貴人。而人知貴之者。以人君
不易以畀人。知自貴重之道也。凡物貴於不易得。而賤於
施所不當與。未嘗拜人者。拜一人焉。則人以爲盛禮。則拜
在所尊矣。逢乞人而與之揖。則其拜爲不足貴。而受其拜

者皆褻而賤之矣。古之爲天下者，能使人以不得祿位爲不若人，其心恆忻然有趨事赴功之心，故上無求才之勞，而下無曠官之憂。執野人市魁而援之以大位，士之賢者必曰：「我何可與之同仕乎哉？」由是處士以不仕爲尊，以遺世爲高，而皆爵祿爲不足貴。海內皆有無求於上之心，人主提其空名將安所用乎？賈於千家之市，欲使千家之人日爲市於其門，猶必權物之價，使人不能賤其物，操區區之空名，欲俾智者盡其謀，才者效其功，勇者陳其力，而不使人知自貴之道，謂之善慮天下不可也。德可以爲公卿。

明文遠卷

吾從而用之於大夫士之上，則居其下者莫敢不服。德可以治民，吾從而加諸斯民之上，則爲民者莫敢不服。上之所_{後○得○精○密}用，舉可以服人心，則高世之士無可容，而爵祿重矣。不能服乎人心，人君之權下爲清言橫議之所奪，而其勢渙散而不收，則何所不至哉。

爵者出於口而無窮，家令之言貽厲千古。先生此論固萬世之藥石也。筆力議論根柢大蘇，然有醇無駁。

樂毅

方孝孺

樂毅不拔二城，夏侯太初以爲庶幾乎湯武。蘇子瞻以爲行王道之過，余曰：「鄙哉！二子之言也。天下豈有行王道而不與者乎？觀人之賢否，當先觀其所爲之事，求其事而不得，當求其用心之邪正。湯武所以伐人之國，其心曷嘗有_{之非行王道○權見}利天下之意乎？不忍斯民之困於塗炭，挾大義而拯救之，使取鈞鈇之非義，殺一介之不幸，雖奉海內之籍而歸之，湯武不肯正目而視也。其心顯然著於天地之間，故拔一城取一國，他國之民惟恐其來之不速，翹足舉首而望之。

明文遠卷

此其爲王者之師也。使湯武之心少出乎利，匹夫匹婦將持鋤鋤而逐之矣。何以爲湯武哉？彼樂毅之師，豈出於救民行義乎哉？特報讐圖利之舉耳。下齊之國都，不能施仁，數惠以慰齊父子兄弟之心，而遷其重器寶貨於燕，齊之民固已怨毅入骨髓矣。幸而破七十餘城，畏其兵威力強而服之耳，非心願爲燕之臣也。及兵威既振，所不下者，豈與卽墨毅之心以爲在吾腹中，可一指顧而取之矣？其心已肆，其氣已怠，士卒之銳已挫，而二城之怨方堅。齊民之心方奮，用堅奮之人而禦怠肆已挫之讐，毅雖百萬之師。

固不能拔二城矣。非可拔而姑存之候其自服也。亦非愛其民而不以兵屠之也。誠使毅有愛民之心。據千里之地。而行仁政。秦楚可朝。四裔可服。况最爾之二城哉。湯武以一國征諸國。則人靡有不服。毅以二國征二小邑。且猶叛之。謂毅為行王道可乎。湯武以義而毅以利成敗之效。所以異也。蘇子乃謂王道不可以小用。小用之則亾。王道特患乎人之不行耳。小用之則小治。大用之則大治。猶之菽粟之療飢。小食之則不死。恆食之則充實。奚可謂菽粟不可少食。而寧噉糠覈之為愈乎。太初曲士不足論。獨惜蘇

明文遠卷

子之易於言也

自出見地要之當時情事實是如此其議論在太府子瞻之上

畏說

方孝孺

人可無畏乎。幼則畏乎長。賤則畏乎貴。鄉則畏鄉之老成。學則畏士之賢者。仕乎位則畏法令。畏小民。畏公議。豈特若是而已哉。食焉而畏無以及乎人也。言焉而畏其背乎理也。居焉而畏其過於燕安也。寢焉休焉而畏邪僻有以戕吾中也。臨財而畏其損吾行也。居寵而畏其滿盈也。舉一事興一役而畏其或勞乎民。或病乎時也。然猶不特此也。見少者而畏無足為之法。見賤者而畏無足為之養。見愚者而畏無以教之。見鳥獸草木而畏吾之無聞而將與之同於漸盡朽腐也。見山林川澤而畏吾及物之利有所不及也。見古聖賢之言行而畏其不可追也。思乎後世而畏其將訾短乎我也。然尚有甚於此者。視乎吾身而畏或不能慎守以辱乎親。察乎吾心而畏無以全所付以辱乎天。天之畀我者為何如。仁也。而或賊之以伎忍義也。而或蔽之以利欲。禮也。或為驕慢之所勝。智也。或為小慧之所淆。以言乎臣而忠或疚焉。以言乎子而孝或滑焉。以言乎大。而或未能用天下。以言乎小。而或未能為天下用。凡天職之內有所闕。皆謂之違天可也。屋滿之間。鬼神臨焉。觴

豆之際。兵戈生焉。般樂怠傲。耽葑存焉。思慮有未純。省察有未至。則爲忽乎天矣。人之於天而違且忽焉。豈不甚可畏也哉。子受父母之命。則佩而思之。一有所違。則世以爲不子。臣受命於君。則奉而行之。一有怠事。則有不臣之罰。天之可畏於君親也。昭然矣。奈何人違且忽其命而不知畏也。夫其不畏者。非其人之過也。爲之師者。莫以告而不自知其所受之重也。使果知受於天者之重。則其起居食息。語默取予之際。其有不惕惕以思兢兢以持者乎。使果知畏天命矣。則所畏之事。將日寡。無所往而不安矣。不知

明文遠集

已覽

天命之可畏。則事物陳乎前者。孰非可畏者哉。是以君子知可畏之理。故無可畏之患。小人則不然。入於可畏而不知止。故知君子小人之分。觀其所畏與否而已矣。漢中劉生仲義事予爲弟子者五年。其爲學篤謹不懈。而持已以禮。蓋粗知所畏者。今將貢於京師。升於太學。而達於天朝。予欲其不負天之所畀。而爲君子之歸也。故以所當畏者告之。太學先生多予之所畏者。其必有以正予言也夫。其尚因予言而有以教乎生也夫。

萬象中涵於畏字之理。洗發得盡。

染說

蘇伯衡

凡染象天。象地。象東方。象南方。象西方。象北方。象草木。象翟象。雀以爲色。取麋取杞。取藍取茅。蒐取藁。盧取豕首。取象斗。取丹秫。取沔水。取欄之灰。以爲材。蠟之漚。之暴之宿之淫之沃之塗之揮之漬之以爲法。一入再入。三入五入。七入以爲候。天下染工一也。於此有布帛焉。衆染工染之其材之分齊同。其法之節制同。其候之多寡同。其色之淺深明暗枯澤美惡則不同。其深而明澤而美者。必其工之善者也。其淺而暗枯而惡者。必其工之不善者也。蓋天下

明文遠集

已覽

之技。莫不有妙焉。染之妙得之心。而後色之妙應於手。染至於妙。則色不可勝用矣。夫安得不使人接於目而愛玩之乎。此惟善工能之。非不善工可能也。夫工於染者之所染。與不工於染者之所染。其色固有間矣。然雖工者所染之布帛。與天地四方草木翟雀其色。則又有間矣。無他。天地四方草木翟雀之色。二氣之精華。天之所生也。天下之至色也。布帛之色。假乎物采。人之所爲也。非天下之至色也。學士大夫之於文亦然。經之以杼軸。緯之以精思。發之以議論。鼓之以氣勢。和之以節奏。人人之所同也。出於口

而書於紙。而巧拙見焉。巧者有見於中。而能使了然於口。與手。猶善工之工於染也。拙者中雖有見。而詞則不能達。猶不善工之工於染也。天下之技莫不有妙焉。而況於文乎。不得其妙。未有能入其室者也。是故三代以來。爲文者至多。尚論臻其妙者。春秋則左丘明。戰國則荀况。莊周。韓非。秦則李斯。漢則司馬遷。賈誼。董仲舒。班固。劉向。楊雄。唐則韓愈。柳宗元。李翱。宋則歐陽修。王安石。曾鞏。及吾祖老泉。東坡。穎濱。上下數千百年間。不過二十人爾。豈非其妙難臻。故其人難得歟。雖然。之二十人者。之於文也。誠至

明文遠集

明文遠集

夫子之刪書也。凡百篇。伏生口授。裁二十餘篇。今之所傳者。孔安國傳古文五十八篇耳。攷晉梅賾。賾在豫章。以安國書傳上於元帝。曰古文者。孔子壁中書。皆科斗字也。安國爲孔子十一世孫。悉得其書。承詔作傳。定爲五十八篇。後又亡其一篇。獻之。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宮。安國以授都尉朝第。第相承。以及塗惲。樂欽。至賈徽。受書於惲。徽子達。傳父業。爲之作訓。馬融。鄭元。作傳注解。古文之授受。明有源流如此。然晉王肅注書。乃不知有孔傳。皇甫謐始得其書。於外弟梁柳。作帝王世紀。往往載之。而柳得於蘇愉。愉得於太保鄭冲。其後柳以授臧曹。曹授賾。此賾得傳書古文之所繇也。賾奏上已亡舜典一篇。至齊建武四年。姚方興於大航頭得而獻之。事亦隨寢。隋開皇中。募遺典。始得其篇。自是夏侯勝。夏侯建。歐陽和伯。所傳皆廢矣。書之傳其詳如此。余嘗以臆論之。楚左氏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意夫子時。諸書固尚在也。胡以盡棄而不錄。安國謂夫子序易。以斥八索。敘職方。以黜九丘。他不經見。母乃太史公所謂其文多不雅馴者邪。梅賾又謂書惟今文

書

顧啓元

四十二篇傳自伏生者爲真。孔壁古文未盡可信。竹簡漆未必能支數百年之久。然晉太康中汲冢周書始出。以爲亦是竹簡所書。去魏安釐王且千餘年矣。千年可存數百年獨不可存耶。隋世求書劉炫之流往往爲之以鬻官冒賞。所謂舜典一篇與姚方興航頭之篇。不知果亡異否。卽航頭之篇。又不知眠梅賾之所亡。果亡異否。而梅賾直斷以古文十六篇盡漢儒僞作。竊論語諸書傳會成之。且更於五子之歌亂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傳說秦誓式微諸篇。持摭遺摭以証其僞者。不遺餘力。其言歷歷。

明文遠卷

有據。然而伏生所授史稱裁二十餘篇耳。而後乃傳至四十六篇。陳氏言伏生書亡秦誓。其後乃出。或曰武帝末民有獻者。或曰宣帝時河內女子得之。然則謂今文所存之書其必出於伏生之口。固亦未有驗也。歐陽修謂日本有全書百篇。乃徐福所遺者。近代倭奴與中國譯使往來未嘗絕。聞其地之五經乃從中國得之。而未聞其有全書也。歐陽所言安知非出於傳聞之誤邪。政使古今之文一一無僞。然二典三謨之文平易明簡。眠秦漢以後不甚相遠。而盤庚酒誥諸篇乃獨詰曲聲牙。其難深至不可乙。世負

而文反近。時逃而書乃遠。此又未可以臆斷矣。大抵六經之學語其師承之自似前者偏處其尊。語其流布之長似後者。猶据其勝。易之費氏。詩之毛氏。禮之戴氏。春秋之左氏。皆最後出。皆奪其前出者。而獨傳於後。後之人亦第知此之爲宗。不復知前之所傳。有出於後之外者。又有出於後之上者矣。蓋自漢以後經學頽然。又何暇語於秦火之前乎。宋羅泌疑金縢非周公之文。其論似不爲古人所欺者。而乃以丹壺記呂梁碑識三皇五帝之事。補二典之所不及。則其事更爲迂誕。至以道家所稱三皇八帝所授之

明文遠卷

天經曰洞神祕錄者。而證爲三墳八索。則支離汗漫。抑又甚矣。善哉孟子之論武城也。取二三策而已矣。夫不得夫古人之不可傳者。而惟言是求。固輪扁之所謂糟粕者也。何必讀書。

敘書學源流瞭然指掌。然其異同真僞之故終是未易判斷。死中求活。歸結到孟子之不盡信書亦不得已焉耳。

妻敬

方孝孺

將興之主。惟恐人之無言。將亡之主。惟恐人之有言。天下固非一言所能興亡也。求其興亡之故。未嘗不自一言始。以一言之善而取之。天下之賢者。必曰取善若是之周也。吾奚爲而不言。以一言之非而罪之。天下之賢者。必曰其諱過若此之甚也。吾曷爲而與之言。人皆欲告以善。是善天下之善於其身也。人不欲告以善。是以其身推天下之善也。有此二者。而欲不興亡。皆不可得也。漢高以雄武之姿。匿智下意。以用當世之俊傑。既薨。剪海內可畏者而廓

明文遠卷

清之。亦可以少休矣。聞其敬遷都之說。即奉宗廟百官而從之。夫敬徒譎之。虜布衣之人。山東之賤夫耳。語其辨。不若陳陸。語其智。不若張蕭。無夙昔之故。左右之薦。卒然脫輓輅而入見。若涉無人之廷。而論國之大事。其術可謂甚疎。其禮貌可謂甚野矣。在廷之臣。見其言論。必且笑其妄。而帝即日下詔。與之俱西。如不能視者。從相之言。不能聽者。觀人之指。屈天子之貴。斂絕世之威。而惟敬之信。當時不以爲輕動。後世不以爲無謀。而子孫果安其利。是知善不必自已出。貴乎能用人之善。人君不必兼衆人之所長。

明文遠卷

在乎因人之長而用之。高帝之才。非能遠過於人也。智非能慮事而皆中也。其不可及者。有容人之量也。唐太宗好學有謀。愈於高帝。然所爲不及帝之盡善者。量不若也。能用魏徵之言。智矣。而幾致不能容徵。誅蓋蘇文而伐高麗。武矣。終以不用道宗之言而敗。太宗器量狹。以能勉強從善。故致貞觀之治。及功成治定。驕氣浸盛。而無以制之。故量盈而惡人之言。古之聖人。明道以勝私。使其心海受而天覆。用其善。不計其化。取其智。不忌其名。任其力。不奪其功。恭默南面。若無能然。而舉世之賢才。咸爲之盡。而莫敢

負之。夫能使賢才皆爲已用。則其所爲。與出於吾心。何以異乎。高帝常自謂能用三人傑。故勝項氏。三傑帝素所重者。用其言爲甚易。未足以見帝之美。疎賤如婁敬。而用之。不疑此。漢之所以興也。

從諫如流。唐宗不如漢祖。最爲確論。借題說法。其意欲爲世之受言者勸也。

尊道篇

顧璘

或問天地之道曰視太極。問人之道曰視天地。問聖人之道曰視人道。曰盡乎。曰盡矣。然則異端之教紛然譁於天下者何哉。曰流妄也。古者包羲氏作。始畫八卦。洩天地之祕。類萬物之情。於是文字興焉。而道統之傳立矣。可以修身。可以治人。可以養生。可以利用。孔子所舉十三卦制器尚象之例是已。烏覩所謂異端哉。其後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迭興。守而傳之。教明法立。無有異說。奸乎其間。於是怠棄三正。則有誅。謾說震驚。則有刑。雖有暴行邪說。不

明文遠參

敢起也。周之衰。聖王不作。處士橫議。百家衆氏之學始興。孔子孟軻起而闢之。卒不得絕。無其位故也。後世之害佛老爲尤甚。儒者世議而日排之。亦勤且力矣。惜乎不揣本原。獨舉吾先王之緒言。瑣瑣然與較曲直。彼且嘵嘵然交辯而求勝。卒使聖人之道降而與之爲敵。此吾儒之罪也。蓋使之觀天地之所生。包羲氏之所作。果孰始乎。是謂本也。物無二本。則吾儒之道源遠而至當。獨尊而無敵。異端之道皆後世流妄者也。執斯言也。雖有悍夫不得不屈。雖有孺子不能不覺。吾何以多言爲哉。且佛老之師聖人之

罪人道之妄也。今之爲佛老者。又倣老之罪人。妄之妄者也。吾儒者不稍寬其始。而務急攻其末。故其辨滋甚。聖人曰虛。老氏曰虛而無。聖人曰寂。佛氏曰寂而滅。學道之偏其流妄固至於此。老氏起於周末。其始或亦本於隱居嘯士。逃山林養性命者之說。佛法當漢之衰始入中國。本生於西裔。無文字之學。直達本原。其始不甚相遠也。百家亦皆有之。申韓之慘刻。儀秦之縱橫。其始固亦本於刑名者流。大行人者之說。其流妄之禍。至於殺身滅國而不能已。後之人懼而息焉。二氏之不息者。其禍隱也。秦漢以後。先

王之教既衰。塗之民不見吾仁義禮樂之澤。而異言者又無禁。於是其徒駕其寓言。奸智詭術。愚不明之民以罔衣食。廢人倫。竭財用。滅聖誣天。肆行而无忌。顧其師之言。則虛無寂滅止耳。其道則苟私其身止耳。豈顧其害若今之甚也哉。故曰今之爲佛老者。佛老之罪人也。堯舜禹湯文武氏作。必取而禁之。不息則必誅之。今使其徒但明而心見而性鍊。而神養而生。守其師說。不以亂民。則固山澤枯稿。自好之民。耳若務光。許由之徒。何山不容。吾又何以多言爲哉。故爾之意曰。佛老非遠可誅者也。其妄者可誅也。去其妄。則其說自微。微則息之。不難也。議論精微。足以破異端。而扶正道。與歐本論相表裏。

定志篇

顧璘

道有仁義實有陰陽致曲成章德乃可立故因資而追琢者易成器也立範而陶鎔者不失其形容也觀古人之成德有由來矣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者伯夷也不羞汙君不卑小官者柳下惠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質有所近抱一而終窮達不能入其心死生不能易其操名譽之成猶白之謂白皂之謂皂苟有目者莫不別色而舉號焉其致素定也故推養女於伯夷之門則怒矣側冠倒裳於下惠之側則漠矣所操殊致安得不異施世之學者不

明文選卷

通大方不程已力游意汗漫無所專執語人曰吾孔子之徒也無可無不可吾誰欺欺天乎夫梓匠輪輿其藝均也其斧斤之器斷削之法均也其攻於木又均也不專一師不守一法終其身不可以稱工况君子之行乎夫孔子之弟子皆學於孔子也自顏淵以至子夏之徒皆大賢也論語乃列爲四科若金玉珠貝之寶不相假名苟無其象門人安所區別乎由是觀之大道無方聖人無名中賢以下定志不早執德不一汎汎然搖惑滅沒而無所附若譬之草木其猶飄蓬也夫

藥石之言可爲多聞靡者戒

別謙篇

顧璘

謙何生乎曰道不可究功不可全衆人不可兼君子兢兢焉耻其不足也是以謙生焉是故堯舜古之有道人也以堯爲父而丹朱傲以舜爲子而瞽瞍頑是不得爲慈父孝子也道烏乎究禹稷古之有功人也禹平水土視天下不能無溺也稷播百穀視天下不能無餒也功烏乎全仲尼古之神聖人也禮不如聘樂不如襄稼不如老農圃不如老圃人烏乎兼由是言之五聖人者勗其所遺憂其所短退退然以下於人而猶恐諸人之予棄尚何矜之有哉今

明文選卷

之爲謙者異於是釣名以從學飾貌以親賢事君不以心報國不以力所求乎身者既僞矣彼且柔口偃躬繁儀下節舉凡人之行無大小是非一切遜避其後曰我將爲謙若是者何與其心曰人道惡盈而好謙吾謙焉福斯集之矣弗謙則禍嗚呼挾大僞以要福是取聖人之道而重爲罔也凶於傲德甚矣何福之能幾書曰象恭滔天此之謂也

發謹字實有至理可爲學者法

2087568

Q
Z121.5
16d



ZW 21101000575335

明文遠無卷數 直隸
總督保進本

國朝徐文駒編文駒有師經堂集已著錄是編輯有

明一代之文前後無序跋亦無目錄其圈點批語

皆用八比之法至如戴良乃元代遺老王猷定已

入

國朝俱收入明代殊失斷限也